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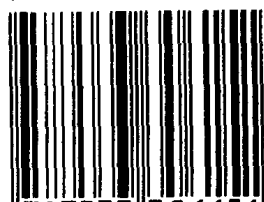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〇三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一〇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52.625印張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圓

集部第一〇三册目次

集部・别集類

嵩陽集七卷

（明）劉繪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七年方顯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嵩陽集無卷數》提要

嵩陽集序

余以丙辰歲與嵩陽劉大夫別而東凡三易星霜
往如迅飇長嚚玄子由所製譪鬻言焉余惟弱齡
同嵩陽筆硯熟廝鄉爲列而被提掖之好不可以
辭也序曰淳濛已拔叢雲宣興風什徽聊麗音亞
興漢魏晉李唐以來諸名家之外無濫選焉蓋嘗
寂在中則言焉必應應而非會則雖高不行矣此
其詩賦之所以泄於天而未易強也
明興化執弘宣鑿胡元之靡而誠意潛溪正學文貞
以迄李何馬呂王浚川諸公各為一時鴻業傾企
云嵩陽慧心妙悟洽覽淵閎雄華艶之標養綜徃
哲之工乘孕璆吐璣流敵采於綸局而論事有掀
翼之激枰彈權近補蜀之重慶守民士敉寧遺有
烈勛竟以觸諫蒙抑於當國焉歸而卜清曠之宅
耕汙腴之墟課厥二子振藻之暇鑿坏結巖棲心
俗外風湍露壑瑩瀅暢情雖誦老驥志在千里每
含蕭理孫扼腕之咤而喜客以敵樂佐酒懸炙延
舟握聿揆詩而宣衷則白傳晏元獻通脫閑雅之
風致也故負逸氣者有真放而專精文字之業者
必颺於不朽嵩陽之發為賦若詩若雜體也或以

欣鉅平戀
廟朝或以有所鬱結而通其緒或以撫景詶物而發
傾倒之真要皆應而會者至其辭之精慱而俊敏
也如旋波移光靡類賦理翠黃赭白騰驁迭騤如
芙蓉嘘紆之津縟錦豔豔以悅人如踊堂閎室之
奧六瑚八羽之為貴如建牙握節指顧騎士而居
鷹之矛水犀之甲咸錚錚以條理此蓋嵩陽之餘
與諸作者相為競名嗣徽矣然其洞觀於蟣八達
之軌極意五嶽奇域之外而杳非蹙足中胝顧軒
扆輕之傷則昕謂求乎大道而無所寓焉者非邪
余曰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不遇則以言達其
才故否泰不窮以嵩陽之才之職而當燕越七緜
之會若辟命而起將借功於緣畫者非尺箠可量
矣而嵩陽無是念也他文集若干卷曰滯遣躭耕
一時取適之所為作也故為序

嘉靖歲在戊午夏六月之吉吳皐渝時撰

嵩陽集

賦

汝南劉繪著

燕臺賦

覽天都之赫奕快飛龍之重葉肅文修而武揱寬休
命兮優浹幸函夏之昌運綴文物而曳蹀瞻玄栫之
上樞桂北斗之巢葉興王之瑞寶巳徵冀方之神籙
乃接猗彼高臺置金煌煌昔耀伯業今表皇疆懷燕
國圖徘徊四望睠乃遺跡雲湧榛荒憶賢王之衛恐
悵孤立而寡與悼先烈之崩塞卧棘塗而匪處嗟召
公之闢國推經營之洪緒中心忉怛夢寐豪雄弓旌
載馳車馬四通千金駿骨冀羣乃空犇韓清塵烈彼
賢風劇辛自南樂毅自東驅羣策而來聚連突騎以
耀武跨營丘以洒憤破七十之𣘻𣝗拓漁陽之廣輻
握玄王之靈宇威秦楚以交臂遂亢名于前古迺令
神帝肇基功績莫比九有一家胡越伊邇邁千載之
黃唐陋一隅之黑子若乃彌迆巨海南峙恒山梅以
遼左遮以朶頹搜江淮之漕渠距宣大之複關北臨
代以俯趙南控奧而攝鑾趙符不足表瑞燕王何足
為艱武格長安文袞伊洛制供周令法參漢約鏈

原缺第二葉

倚崑洞之靈羽兮抱清心以逍遥含金火之秀質兮
矯雲雪於炯霄性高絜以不羣兮騁逸志於廓寞寥
世塵之滓淬兮寧鳴陰而避囂於是一雌一雄射精
千年飲於丹水食于芝田聲必唱和飛相後先鷩風
迴兮流霧竝府翺曉月而共步凌夕氛以雙眠纖趾
踵其逗鄭莬裳頳其蹁躚乃若擇幽是栖遷翔乃集
角睞而依甎影斯立紫蓋交横丹焮駢戢風翩難加
雲羅罔及於是朝蓬壺以飧霞暮青田以吸露飄然
一舉千里迥乎而無驚鷮今夕何夕子何來斯金衣
慘澹玉羽披離鳳蹌吊影龍躍自鶤刷無宛轉頓乏
權奇墮龍胎于欄檻滯天步於階衢嘆落落以分離
苦悄悄而不偶聽松風以側頸窺雲空以蹻首依鬱
犨以欽機印緑苔而停趾竟海風之播盪阻健翮以
難還度九華而墮月雲瀰瀰以閶闔抑挾仙之見惠
乃暫謫于人寰去玉臺之遼絶望帝閽而難攀態佇
停以自竹魂摇摇以誰伍吭黯黯而不鳴翅翛翛以
勸舞風泠泠而入帳月盈盈以當户宵弁鷄鶩之栖
渠而失鵷鸞之玉樹于斯時也今咸無華表之歸巨
君斷射的之箭飛雲縱轡其無踪渡海傳書而難見
吁悲哉曠士不逢世寡知心寤寐靡靡悠哉素襟還

池戢翼有類斯禽當軛囑歌誰懷好音

榮樂賦 并序

昔潘安仁八徙官至博士未召拜辭居洛中自
謂拙于仕宦時以輕軒御母游于郊野賦閑居
以遂情焉夫岳也誠樂矣獨注意于巧拙是猶
闇于求仁之旨也何則鳥乘風而遠翔木向日
而含忻是故宦達榮寵非人情之所樂趣乎君
子視之或時違勢沮忘願耿耿不然則于居正
之茂杜尺而直[illegible]于是抱韞玉之潔抗千仞之
節甘貧篤道以自[illegible]豫若遭明時風休濟清朝
野一情賢能稱官爲負才藝足以自見孰不欲
畢耳目之用竭當年之力外襲珪組之華内顧
同胞之育哉繪生六齡殞其所天太夫人鍾撫
而守之儆悦貞素懷天諒之志訓繪登黌應龍
榜進士十又一年叨拜太守領重慶府悉賴余
章丹朱其輪可謂榮矣巴渝風土與洛相通白
魚青笋供朝夕之養園圃池亭宣伏臘之和樂
亦無有之也於是履素慎執以宅天符屏營典
章以待進退巧也拙也又奚庸心論之耶於戲
王陽叱車毛[illegible][illegible]檄仲由遠負立吾行悲賢哲

足花箪旋生寒飔于南川有苦藥鮮毒草而靈異黃
心爛木蓮以歲綖徵人忠州之鹿江壺燃水之麵叩
稜南川之竹九節長壽之徑朱洞買丹砂於巴市常
盻懸壽杖於江滔沖虛煉蜜而書紫王帽食爪而鮮
尸厥田則披雨決雲陟幐鑿竇朕朕錯畹漉池香醽
禾油油而向爋麥漸漸以垂秀蒿有淵潴泄有澮湊
陽無旱暵陰無潦潰宋均遠山陽之蝗飛曾恭狎中
年之雉雊西門何灌鄴於前史起無引漳於後其林
藪則藍英紫赤茅蕳舉苞撐丹旁陳栟櫚木蘭桂脊
仁頻松杉換檀籦籠篺箭刺天排雲於東中山之梨

不取范陽之栗何偷柿壓烏椑之選筍過淇洹之新
枇杷冬花林檎夏匀熟不畢具於其北遠而陸摘黃
竹水將朱輿荔支傳芳於涪水龍眼披耀於江津近
則鄧橘懸乎丹掌山櫻倩乎絳唇樗棗比弱枝之美
穠李陋鑽核之珍石榴難誇於大宛蒲萄不數乎西
崑其園池則鮮蔬奇種纚屬荓莛蘇蔱蘼莪蓼薤蕪
薁華蕙薺合釆釆菁菁中乃有蘖薑迸紫筍爪脫青
椒花芬藍于氷盤蔗漿寒冽于磁甖白芋包玉而切
膩丹藕削雪以飄馨君乃廨舍相乎安宅堂宇曰乎
椎圖澄清華光翠疊雲扶跂翼鳥革勢甲七都左塗

山之觀右金碧之臺內則館接招賢而開遂外則寺
倚潮音以崔嵬缸橋鶴室窈窕中開彩光繡華焰爛
徘細蕉園碧露之湛渥荷亭丹水之瀠洄中結高樓
雅麗盡裁名曰奉萱孝思洒培紫桂方從綠軒圓材
藻井穀絡芬疏綺鎚溫清却乎炎凛赤敞避乎風埃
彌其和匝蒼埌瑞拂赤搘澹陰釋而涼輕躋景而
暄薄蘭氣靄乎庭闌芝焰飄乎帷幕太夫人盥漱清
暇飲食燕樂年逾七十康惠令德目烱烱而涵明髮
鶴鶴以尚澤猶能釋杖升梯逍遙層樓仰觀山岫俯
瞰江流闌闠周覽乎巴里煙火極目乎渝州巳而出

重扃離密房藏輜軒被玄裳下內階步中堂於是粲
室洒庭簾垂几授童女稱觴孫子獻壽烹兩穴之鮮
注安居之酒霜蘿露葵白薤青韭芳烈溢壺甘旨盈
筵聊拜舞以盡愛日弁喜懼而祈難老於是歙人進
曲雜以下里琴瑟和鳴笙鼓間起乃為歌曰亢音兮
交綺流雲兮華梁青鳥兮歘下歡樂兮未央巳而禮
設三爵舞以巴童鄭雅異宜矯捷春容乃為歌曰蘭
旌兮胥靄桂旆兮凌風魯侯兮燕喜邦人兮與同太
夫人乃却觴離席載色載言義方諄示慈訓重宣克
正彌表式澄彌源遠行媟媟戒德昏昏善無政詬怒

無刑克勿揭標以招指勿忝生以自淪務先施而崇
廣恒淪濼而纏𦾔於是退服敎以嘿惟結丹寸而浩
想窺原本之正性堅真亮以無罔堵苦心之素孽奮
尊羽以邁徃耿明發而有懷聊隨分以色養無祈父
之憂恤非鄒子之忱愴𣽥天地之一瞬慨安樂之難
仗娛人倫之至足從天命之所嚮亂曰協氣涌涌瑞
符煌兮含孺向生欣覩陽兮迢迢天庭鸞雛翔兮熒
熒靈氾招犨黄兮才怱分陝勉懋臧兮修幅儲縹紹
賢良兮鄙人有毋樂且康兮小臣戴德歎賡唐兮

龍舟賦

考荆楚記云屈原以五月五日没於汨羅人争
以舟相拯是曰競渡後人效之以樂遂爲成俗
巴渝猶甚往往有溺者不止元微之與岳陽刺
史詩謂此爲里中遊我自不寓夫民有棄性命
而恣淫樂與危人命而翫之者豈政之良也哉
用是鎖舟嚴禁復語之以辭

矯矯玄螭游波江渚或飲或吸或掠或拒方轉捩于
玄洲倏飛凌于紫嶼鼓翠鱗以引敵搖赤睛而覔偶
巴人之子袪服楚楚譟彼雄尾攘爾靈首漁子泅夫
百人爲侶橦千頃而滅没祈一時之咲語於是靈鼓
既作風旗載颺發謳鳴楫樅金煌煌飛廬兮爲樗馮
夷兮爲檣蛟螓覩而遠逝天吳望而深藏若乃峣峣
磕磕或暗或明激雷噴雪石齒崢崢利機已發蒲鏃
乃迎避險危於一寸以舟師之令名至於懸瀑逆波
滈汗湍沛水伏相雜磷磷湍瀨爰鼓枻以刷蕩快争
先而逐隊煙濤沆漭孰知所届青虯騤兮合遝白蜺
駕兮騈羅風雲攤兮飛杖雷電搏兮騰校既觸機而
鬬怒各投浪以穿波其卻者咄咄以自縮先者讙譁
而亢歌一時恣樂遑恤其他號呶躭躭流連不返載
胥及溺河水浼浼龍亦不能負神亦不能挽民之出
出云胡自矜噫嚱嘻巧士死藝烈士殉名一有所嗜
貪而忘生孰察夫險不可以翫技不可以馮惟茲巴
民勿狃汝行

玄湖賦

緊徃歩之南征濫搖筆於東關鮮曲邑以先防憒時
俗而輙發既僉跌於婉孌亦孔疚於黃髮踐華脱轎
濟河無梁迺紆羣憯懐悦帝鄉豈不邁歸中心惶惶
睠彼羣英毓茲盛世百工允衒俊徒揚枻猥千陋材
伊胡云計長林半葉大鵬一毛披初服以載道尋天
中之故廬揖親戚之弔問啓荆扉以爰居惜乎力之

強仕嘆離索[illegible]謝躇笑刀錐之莫競寄餘景于留侖
快南畝之傚在引舊壑而加疏環流北墅曲抱城隅
長堤外遶內闢蓁蕪西臨閱武東倚舞雩瀰瀰煙水
三里迴紆淵豕數尋潭潭訏訏澄如靜鏡濁如屠蘇
直似注矢曲似彎弧慕小人之學稼匪騁志以恣娛
於是投以嘉魚赤尾白鱗網子高塘拾種漢濵浪花
劍合波影梭新供賓友以薦盤奉慈闈而入饌巨鰯
盈尺輕鲂若斥或跳銚舟或搖歌扇於是乎葱林樓
遝卉木崢嶸或分根於江左鄉移幹於上京若乃桃
如武陵可尋去路柳若灞曲不繫離情蓋追蹤乎漢
陰之拙託志於山陽之名也於是乎靈羽遠翔後集
高鳥倦飛知還昆雞連翩翼翼玉雎和韻關關童子
仁愛丈人清閑利榦不發羂絲罔縶滄洲晏藻冊諸
栖管行行隊隊離離斑斑何止於白鷺羣飛柳外黄
鶯竝坐花間已若乃流景易於伏臘倚態變於昏朝
時亦鼓風楫盪雲橈散野航轉輕舠發櫂歌閭壁簫
宛轉逶逶迴迴迤迤旆搖霧葉舸拂烟梢抱瞿瞿于
歲晚樂親友之逍遙其中則畫以塍畝引以渠川通
以溱溜界以井田茅蒲被雨𥝱穤凌煙種以黄茂秔
杜乃宣望雲卜其雨候占星定其康年二頃已踰諒

免蘇患負郭不理愧比顔賢中則緑蘋迴澤翠葆分
屏牆以冊樘檻以柴荊既𦫿斲于徽户復窈窕于雞
扃中則搆堂五楹頫以廣野睢盱匪飾匪有巨厦與
物同春悪言任者穫以重簷闊[illegible]明農務茲穡事代
食是共重抱小渠後豐高樓石磴迂盤騁望四周矣
啓北窓乃見龍在[illegible]灛灛蔚蔚松楸凝目裂肺交
面湧流廼名依雲[illegible]徹伊幽南有芙蕖開軒可翫冊
葉凝呈白英飄霞媒廣陂之泓涵漾萬燈以光炫疊
石爲橋欄楯皚皚織松爲坊葱倩采采張公書之小
覽崑海北則肝膽野曠禾黍參參先業竟畝足免負
擔東亘百步數畝爲池圖以芙蓉縟綵陸離穿中央
以蜜架聳草閣而注經九家纂述四傳重訂文分今
古派别渭涇集羣賢以雕蟲隨管窺於慕齡西亘百
步方里爲圃雜蔬分畦平原膴膴栗奴千樹横以芋
田亭以芋栗白芋蕭然金收未貧之句取諸杜陵之
編中開箭道花壘[illegible]柿林在下冊葉鮮鮮上有高
臺柵竹結宮秋冬習射大書懐忠鳥號抱月白羽催
風海潮避鹹天山捷[illegible]椎心之未散懐寸冊以求
終於是種蔡百叢五色籠客羨瑶華之夕餐謁精魂
以傾日松亭在左栢亭在右布桂成林列桅作圉籬

菊含芳皖蘭競秀秋馥郁于風軒夏流馨於雲窗若
乃經閣之西闢有二景孔喩爲山孟譬掘井井則貿
管萬竿倏然中開碧梧月胃紫柰煙迴乏深宮之氷
玉邁道渴之黃梅山則基盤磊礫峯削琅玕尖學熊
耳平背馬鞍綠鯨噴溜玄鶩棲巒飛峭巖于風顏穿
曲洞於雲端若乃射圃之東西疇草堂歷杏雨之鳩
度桑煙之坊鶩鳴喧兮浣水雞犬鳴兮緣桑茅結馴
鶴之樓竹搆紫雪之堂鶴曰羽仙聯步在梁鹿曰角
友呦呦雲篁鶴無翠籠之拘鹿免金鑣之防任遠心
之去住隨野性而徜徉堂中之設雲棨雲緗披烟蘿
而棲息搦彤管以寄興破花鳥之深愁詠郊園之清
勝樂琴書之逍遙匪伉歌以宣驕賦歸田兮自適銘
北山兮誰招北有彌堂接彼雲恨想胡羣之夜走振
林藂之清哀南有龍山九日登高招松菊之舊朋追
戲馬之賢豪假山之右草堂之左迺立兩亭盤桂繞
縒左有桃蹊右有杏林紛縱橫其小逕客追隨而難
尋從茲合遝雜樹亘遮有亭盡宜携酒無徑不可通
花若乃凌舟盡日上下迴迴夾岸亭子參差瀠洄或
曰種瓜及期而芸或曰樓稱鏟彼黃雲或曰桔槔引
水九皐或曰舴艋漁子輕刀或曰野雲快其飛揚或

曰秋水嘆彼望洋波中酒嶼雲帘輕瓢水面杏汀雪
鐺可消若夫緝柳爲帷幡花爲檣松栢爲帆群芳爲
叢綝綝紲紲欝欝葱葱兮可以憩好事以適遊遨嘉
客以從容者也嘻嗟哉時明進拙伊誰悲兮歲月悠
悠將焉兮爲孤忠惙恒莫我施兮耕鑿力食敢忽弛兮
斲疏種魚聊自怡兮懷古人兮縱遺後勝跡兮堪噫
宣佚樂兮詒虞誇豪華兮求戒惟於陵之安貧兮杳
絕景以孤騫若矩季之持鋤兮乃遵法而閉門嘆魏
賢之伐檀兮委河干而願遠慕海翁之爭席兮甘憔
悴而息機靡休糧以絕粒兮瞻四方以安歸乃稼穡
爲寶兮藉前修而庶幾 惟湖取名何言乎玄或曰城
北水德淵淵或曰翁鬱窈窕幽然或曰沉潛知白守
玄呼號隨意樂意在焉

五言古詩

安南 劉[illegible]

感述二十詠

其一

大夫抱靈寶逸志起[illegible]驥馳紫電矯鳳傳青天
濯心窺正業覽古思悠然[illegible]伊誰託喧卑嘆孤騫
杖策登宛丘驅馬伊洛川[illegible]公府吐握懷豪賢

其二

被褐曳明珠結髮遊大梁高臺臨曠野攬衣嘆莽蒼
爗爗范叔子名雖乃雁殃側身入函谷危言干秦王
蜻蛉避黃雀四海朝咸陽六合當炎運伯圖直徹霜

其三

西北聳高闕聖人握乾符常山亘鳳垣巨海環龍圖
三關屯虎豹萬國東馬趨竒奕列瑣闥英賢步高衢
彈冠見王貢結綬有蕭朱誰開東閣宴桃李紛俊徒

其四

赤日照中宇流靄彼夕氛悤不報主七尺亦何云
麟袍熒蟬翼持被空香薰大廈高雲紅棟蠹誰復鬪
韓俗者誰子負茲舜與文賈生乖絳灌涌溺成交紛

其五

天苑散雲羅俊羽罩一目但恐鵷與鸞高翔常遠矗
良材集羣賤夏屋匪單木周公嘆已衰漢相亦難復
巧匠班拙工竒士守常祿不見白駒賢長鳴逝空谷

其六

流黃映華月秋階動涼颸織婦當機泣蟋蟀鳴且悲
中使日北來鼓枻如風馳中原百役起野草多變衰
峽江聲巨材天府竭珍貲國乏十年備當軸憂在茲

其七

哀鴈過兆渚悲鳴驚空絃淒淒東園士中夜號且宣
高原絶青草野燒流赤煙兒女蔽惡木婚姻不見憐
乏賑出內帑皇澤溢九淵誰建太平策焜耀中興篇

其八

黠虜連年發跳踉狐塞間邇來逾驕騁傳箭飛三關
馬逐胡風急弓隨漢月彎腥魂污易水烽火徹燕山
主上憂兵甲赫怒張龍顏如何射虎將空持寶刀還

其九

神功廓玄塞旌頭暗無光聖王爾古典六龍閱戎場
周文獵渭水漢武校長楊鼓振三邊氣旌飛六月霜
赤符宣廟略黃雲開朔方微臣識陰甲天子正當陽

其十

天威示不戰聖德慎佳兵士無冠軍勇帥懸破虜名
具裝悉朽頓糈䇲匪充盈捋腹驅頹騎落落散空營
陰山飛妖虜蕭條憐龍城積弱久不勁鳴廬遠神京

其十一

屯牧日蕪沒儲胥歲無積可憐大司農會計亦孔索
哀哉經國老蹙蹙寡籌策公羊致天螭劉宴傷國脉
雜費非常經冗食淆尺籍公家劇然清暮金防私入

其十二

日出上東門照見夸毗子冊轂耀玉[illegible]賓從如流水
短舞醉狹斜長歌淹北里鐵意碎珊瑚內鹽送卮匜
黃金盈私櫝白骨遍[illegible][illegible]綵煙朝躋蜉蝣忘暮死

其十三

漢軍分南北李唐兩府兵二家稍近古強幹蓄枝輕
闡自土木變神機列三營勢途苦紛役號令難申明
困廩日以虛單弱懸空名將軍[illegible]虎節深防梟獍鳴

其十四

西京都兵制南北各分蓄如何列細柳復出昆明原
飛狐間句注霸上連棘門勢散易為制合聚生驕喧
霸文敵郊牧良家宜招延剖符持忠籌計議難與論

其十五

英賢重銅墨妙簡寄岩城王[illegible]迹赤縣虢虢百里焉
伊何藉詬慝苞苴計私蠹兒虎亦東帶獎偷牽長纓
倅尉猙獰列牂羊苦號鳴麤哉挾冊子兀兀談治平

其十六

翡翠巢珠林歲豨王堂陰鶬鴰苦交結姻婭託知心
獵食向千里那討虞羅侵孔鸞泊幽棲孤鳳揚哀音
破柱嘆司隸埋輪良足欽奇士傷婉孌涕泗沾衣襟

其十七

明星夜有爛起坐空長歎媧皇煉五色豈應工程難
精衛填巨海可憐摧溥翰釆釆驕縈子氣象誰能干
當面不交語一言那結歡惜哉際昌景英緒空漫漫

其十八

虞庭遠四害商室儆三風聖神垂衣裳明目達四聰
亮彼台衡老二三代天工帝心恒側顧精誠伊誰通
士人有密友腹心託王公利害焉可保大節存匪躬

其十九

短狐彌當户猛獸劇其側黃熊向人咆魑火黷無色
氣結不能申我憂亦孔棘海潮如雷奔一矢挽難力
翠鳳矯靈羽鷙懼掇其食借劍攀琅干碎首乃為職

其二十

富貴薄秋葉勲藉飄浮雲市兒逐刀錐死士流聲聞
涼子學大道雅志續斯文人生有三事首在酬明君
覽化體自然時異行藏分嬌豪恥榮達瑩瑩去垢氛

梁園

皇風肅名都河山紆舊疆高閣俯三川洪波隨雲翔
姣服媚妖女寶刼儼金裝王孫青絲騎鉤帶盤錦囊
擊鞠垂楊下走盧長楸傍左手挽繁弱右手揮明璫
高鳥墜花間金弾遺銀床少年侈嬌榮四望如環牆
蕭條東門道曲池委榛荒華屋重文雅經學輕辭章
河清表聖瑞騶虞𤰞文明宛洛萃英秀鳳羽飛梧岡

春日東華道上

灼灼上陽花熒熒照高林藻翰綴鳳被軒蓋隨車音
晝漏咽宮水曙鍾飄城闉浮雲起西觀鳷鵲搖層陰
乖違各揚袂惠愛欣合簪扶桑驟朝日靈羽鳴卅岑
騄驥良所慕天工懼難任顧予蓬蘿士白首傾葵心

七盤山

迢迢嶺上路嶺高路多盤一盤坂詰屈峭石森嶻屺
夏冰結軍井實乳觸巖湍再盤徑逾亙飛蘿挽無力
四盤夾戟攢度鳥鮮停翼五盤緣懸棧都盧生憂惶
磊砢錯馬骨長藤裊飛猱六盤望纍纍安足跌齒凸
井幹騰長蜒雪構號蒼兕七盤纖纖垂時見羽人崔
揮手碧雲端萬壑披如撥仁人固險途哲士避勃窣
傷哉岐路悲躊躅此嗟咄

咸陽橋懷古

步上咸陽橋悠悠渭河水亂石清波中破板白沙裏
高渚應七星修岸通千里長樂巳煨燼茂陵亦荒蕪
閣道象天漢侈麗悲迷圖金梁斷煙徑玉柱委蓁區
紫宮照烏鼠蕭條白雲孤枯楊聊駐馬寒流咽啼烏
總轡蹯溪曲閒除過東門飛熊與韋大芳奧伊何言

固原酬總制劉松石先生

碩人信遠邁殊度靄泰清游海倚鴻績窮發要駿聲
三命嚴簡書一身敵長城謀猷方召儔節制桓文輕
虎賁儼油幢龍戰闢荒庭先聲貴不陣攻心識上形
神弩威萬里輜車盟千營春秋明簡稽禮樂觀陳兵
卅來靡南顧緬業南東海燎將相業景鍾來勒銘

華嶽篇贈王翰林淮野

嶙嶙紫嶽峰岩岩儼人掌金鎖懸丹梯世人爭攀仰
信道慰中好關河非遠道挾仙祕華陰騁望紆幽抱
金峰披翠雯玉井吐光氛樹帶蚊龍氣岩低鴻雁聲

奮策登天阻振衣凌風馭玉虬梟青絲冊蓮憶金斿
引索薄層霄翺飛濛塵慮

冬至日贈康對山先生

元冥司玄冬玉璣指北陸驅車度九陂朔風吹肅肅
蟪蛄鳴且悲木落百草腓懸車啓冊谷濛汜揚熒燁
花鳥受榮采霜霰含精睎瑞鳳起岐陽翩翩呈華衣
梧崗乃戀戀婉轉欣來儀四海快瞻覩羣鳥爭相依
所恚失其凰中道自傍徨戢翼極遠岑高鳴向朝陽
焉得有儔侶上下相迴翔從然和九韶明運開景光

長安夜與任中丞談兵

人生有良姿逸綏莫可樹青陽走神駒迅逝焉能顧
何況支離材泯然思遠赴力短心有餘振翼滯前路
提洛宋玉悲弟沾平子賦蕭相奇淮陰安石值王傅
達士奮百世誰能躡高步已無千鎰璞空乘五石瓠
彎弓射攙搶壯士有餘怒拂劍叱金虎髮指那復懼
此志諒覺非今是恐頹纍躭道學精研文人示弘度

曉望終南

終南亦何有白雲多英英嶒岑亘西来魏然臨咸京
中有太一洞窈窕清籟生欝欝古祠映闌闠春鳥鳴
紅泉石乳溜金竈冊光紫經年絕人跡羣實懸空[illegible]
我欲往從之坎壈不能行紛紛消陶道蹢躅傷我情
那能奮飛去倏然學長生

藍田

出車東門坂悠悠度藍田春風吹纚纚紫氣凝飛泉
良璞伊何處耀彩當何年杳然已希潤懿玆芳華傳
焉得溫潤質獻之明光前朝堂重敷蒲宗廟陳瑚璉
碔砆亂璵璞伊誰辨媸妍造化良愛寶沉秘不自縣
神工肯旁捜地靈豈徒然

霸陵

藍田鳳凰塚云是漢文陵陵上欝松栢四圍山峻嶒
下車拜稽首攬衣不敢登亮彼賢聖君玄契道惟深
豈以四海主一甚惜百金籌計非所言中懷在黎元
躬默三十載瘡痍洽衣恩人言事黃老此義諒未曉
卓彼舜禹心動為天下道

四皓墓

赤帝肇靈運群策翕如雲大命已有集芒碭浮龍文
會朝非嬴氏飄然懷靡孤為言避嫚罵絳灌非我群
風雲已不投交結向儲君仁柔與豁達伊誰為可親
伐思古人者豹變應難馴倦轉芳緬想悠哉商南津

商南道中贈同年世可宗

蔌蔌山花青青河柳枝之子鑾方來遭我中路岐
及爾喜同寮兄弟還怡怡彼砠商山道促促難解携
羡爾顏色好風塵不能移無因沽斗酒聊醉春英巵
憇此白石上僕夫苦難隨昔我客長安相聚忽相離
子適荊門道我西經邃陲瀟湘陽紫塞萬里長風吹
長風吹暮雲飄颻不能追登車各惆悵雙鵠矯雲涯

謁韓文公祠

胡風吹中華塗霧蔽日月天綱已傾圮世人爭披髮
賢哲懷大猷怒彼狂瀾逝四天宣徽音大義揚旌發
嬌嬌批龍鱗奮舌叫閶闔精誠貫白日君門莫能達
具錦來內詬帝心覆不察萬里斥炎方關嶺多詰屈
瘴厲不可闢路斷河梁沒峽深煙火稀凝寒侵肌骨
險阻我所安君心何時豁晶光暗濛汜長暮焉所識
天念忘谷磋嶮巇詎可慄讒傷任縱横霏雪諒難遏
嘯歌過中谷金石振林末丈夫抱浩浩艱危胡能奪
下車窺中唐長松垂清樾緬然懷斗山凜凜寒生髮
一時雖寥寥千載乃常覺生氣滿秦峯耿耿增靈物

送靳子愚養病赴任南陽節推

矯矯不可招靈虬誰能馴神物抱逸氣變化俱性真
曠士力迸俗迸拔凌千尋躋莊志逾僻軒樁迹弗倫
天心踈榮名耽道諒自珍一朝謝幽棲牽絲即近新
屈尚不復慝遠顧伊何因迴潔諒自快捧檄為知仰
曼容事薄遊廣德聊從人如使親心悅莫教長官嗔
抱利試南征靖共以為貞夙乎期無負大鄭昭子臣

舒侍御得謫西歸

于南一世才弱齡屬脩望撫時發長嘘奮舌欲宣暢
兩曜開靈景三正裁時亮魏氛應難施吳鉤慮怒仗
遠鵠走鳳羣駿牛偕駢亢達人識治運詎能動中況
具彼英賢資志完道焉喪毋子不偶時許想激高唱
戢華守堅白鎩飛為子悵玄精照狂中感念託淵諒
契侶重仳離明時資引倡

給舍胡甥汝觀得告歸省賦此為別

晨風吹王池華星度雙闕慈詔被小臣税鞅從此發
煩居殊好惡倉別俱嗟咄嗟咄何足陳骨肉在天際
懸絲隨自牽薄羽聽孤揭流雲翔太行黄河杳超忽
子慶南山懷余覡渭陽德瞻親諒貪趨去舊寧秀割
狂夫有迂心向子屢成訥成訥意覆淬炎度而須察
海天盱汶寥雙龍還相拔

川南雜詩五首

其一

勾芒運銜紀玉燭已東遷谷風扇明蔗江紅[illegible]大
一鳥百聲囀叢花千朶連岫雲住朝蓋石溜撥春絃
鴻迹遺汀渚龍角發海邊至人翫造化且爲流景延
好醜脱陳迹悲歡寄惆然遐方獨縱邁容冶不自憐

其二

分珪重連城江關阻且長揚舲烟波澤牽絲歆恭鄉
梯懸鐵織屈坂折石磴長緣亙負山行樊揄晝泯傍
巖嶄眩我目妖蛟噓毒光戒御無引悅野性還徜徉
睠彼雲鴻侶逍遥天漢翔所志翫廖廓豈其戀稻粱

其三

九華春色曉三殿御烟浮霓旌飄五鳳雪戟擁千牛
鳴珂過豹尾提筆轉螭頭辭賦甘泉奏羽獵上林遊
揖遜齊諸公趨蹌先列侯玉節傳荆國銅符下渝州
蓬根自無定含情悵别流

其四

春江漾漣漪紅彩涵夕霞緑蘋逗翠葉紫蔓揚丹華
弱蘭搖微風流馨飄輕沙沙深没人足中林且停車
王雎烔錦綺雙雙行啄花遊子去故國豈不懷室家
空勞九飛魂搖搖斷天涯

其五

朝登青城嶺日夕望林中榛莽被曠野賛葉蒙蘢
木妖結霧晴岩狐嘯火紅虎號印中逵鴟鴞慘高墉
逡巡夏禹宅泝洄蜀王宮安能如飛鵠一唳高春空

成都寄楊升菴太史二首

高臺憶宋玉上林揚馬卿子雲吐鳳飛太冲雕龍成
四客侈雄麗西都躋上京東阻巫峽絶西望峨眉横
岷梁蘊華秀劍閣懸空靈山川盛往迹曠士應迭生
恢論揖天籍毫纖横世名愿予寡文藻西來伊誰迎
雲津無狗監泥濁難飛聲投足躡錦里去去訪君平

又

君平如可問携手凌星纏朝遊白距宅暮陟不周巔
瑣臺遺三素瑤華照九埏寄言披中悅歷歷陳世年
如何世所棄如何世所憐青天忽作雨白衣化爲玄
開心無隱訣住世妙真詮翻飛下翠閣長跪謝居仙
居仙者誰子金方自然妍

瓅瓅花

陽嶺冒春色陰岩繡奇葩一種不辨名輕盈映苕華
折來細把翫柔芬如蘭芽借問行路人云是瓅瓅花
結實比玄飴含蘂炫丹砂握中轉嬌麗泣下成咨嗟
可憐瑣瑰種多少濕泥沙繁枝雜密葉鬬艷王侯家

巫峽便寄孫季泉太史

楚女朝作雲洛妃夜淩波名姝豈再得佳期恐無多
寒漏咽銅壺華燈掩絳羅三星光在户恩情如之何
一朝消息隔雲車遂不過錦箋無一字沾襟淚滂沱
自知舊緣在會當成𦨵歌姮娥未奔月牛女還渡河

感懷

梁苑盛繁麗結交傾名才朏雅論世務吞吐黄河迴
彈鋏燕趙間長歌響清哀豪俠三河集慷慨五都來
攀花醉鄴館折柳度叢臺歌向漸離和懷為田光開
逸氣排閶闔文翰驅鄒枚平陵飛鵬翼狹斜馳龍媒
迷途既已遠卑性終難裁中年解玄理莫與時相乖

邊警

龍庭慘陣色馬頰収戰功塞塵揚惡祲海華煽腥風
骨積胡沙白血濺河氷紅夜紅吸蒼角晝壘連紫宫
三將誇射虎七校爭飛熊雁渠摧寶鈌金飈照鐵驄
陣侶張陳結死交兆逖同夭洞天驕脇戰填閼氏胸
男兒抱陽氣落地心即雄肯容旄頭含年年耀秋空

渝州便寄京師一二知已

蜀河澄千里奎纏爛五星禋宗周典盛品禮漢道平
龍戰奏凱捷鳳儀協頌聲精一配上帝治朗昌群生
幽谷拔茅茹賁園走弓旌伊周既陟華貢鮑相推名
企踊莫可道長慕通精誠遠臣守孤節攀龍流芳馨

嘉州山中便寄同年劉給事

册谷轉陽烏壁天易重輪一山行未盡倏焉成朝昏
松雲多變態花露不常存素中諒坦夷朱華惧飄淪
陽會不易覯雲衢復耻喧西來昌荆棘北望阻轘轅
匪時無良耗咨余不工言

秋日餞劉節推領漢州牧

置酒臨長川張樂憑高樓册峯瞬雲日樹木清以幽
倚蓋望龍華漢江逸東流嬌管和巴曲悲瑟激齊謳
華車歷修坂逸駟駭輕輈罷此歡宴會須臾成繁愁
徘徊岐路間停轡戀匹儔睠彼同官情義分金石投
釆釆芙蓉花芳豔難久留異鄉别契洽安能不懷憂
金風被江華陽鴈鳴中洲衷腸所可訴氣結不能周
攬衣陟高岡從子將西遊仰觀雲氣澹俯聽江聲浮
鮮劍欲相贈徘徊聊唱酬咨乃新明牧去去勿奐猶
暮節難重持久要須終求亮哉懷門關詎肯懸交游

送姊丈胡希尭分教蘄水

文人楊子雲草玄涵清芬韜精契黄理吐氣凝紫氛
獻策明光殿謨道浠水濆一官豈能羈逸思何離群

北發太行道南渡湘潭水黃鵠弄風去冥鴻干雲起
撈月上魯臺九澤寒煙開石柱桂層雲千年孤鶴回
東泛大江波乘興擢清洄羽客尋赤壁童冠浴黃梅
飄然淮楚間偃氣流渥賴手揮龍驟曲目注鳳凰山
周游憚拘束連峰托高躅雪堂擒玉函竹樓泛醽醁
山鳥語花簷踈神清且廉飯擇苜蓿菜腸冽水晶鹽
夜夢程伯子朝逢蘇子瞻贈爾玉華簡一笑意氣間
步光飛鐵英小試何須鶩玩世魯連子愽古鄭康成
傳經汲楚老大雅流金辭

贈素菴張先生

玉樹留僊禽華池泫芙蕖物類各有托性質天所殊
皎皎脩嫮士離垢恥清居倣戴河濱田棲遲山陽廬
觀化而無名窺象識太初俯祕玉女論踞受黃公書
守旃諒已堅悲絲意何迂餐露浥園只醉月翫方諸
雲去山心澹冰消水意舒梅軒契周吏蓮社結長沮
無瑕齊內外不淄一毀譽晚探岐伯術芝桂引年餘
洪崖變綠顏安期相吹噓恧余契芳潔抱經玄已除
望氣識大隱匏繫空躊躇

嵩陽集

汝南劉繪著

五言律詩

曉入左掖

九華初唱曉鳴珮入雲宮漏轉千門月鐘飄五夜風
飛旌清漢上交戟紫虛中聖主憐詞賦誰當一薦雄

天壇候駕

霜鐘傳紫禁緹騎繞嚴城樹拂星河靜花連炬火明
霓旌迎鶴駕月羽候鸞行夾道千官擁精禋協聖情

沙河行宮

金堤蒼靄動複道玉華連殿敞從雲住臺高借日懸
勝岐臨鳳頫象洛引龍川花鳥忻宸賞含[illegible]侍御筵

夜宿沙河簡省中諸兄

離宮披漢時陵寢盛規模控塞紆天府臨畿翼勝區
西山通關近北斗逼城隅畫省誰為賦千年識聖圖

紅門

閟宮含夕照山暗半松陰霧館層峰動風迴萬葉吟
馬嘶龍澗遠人度鳳園深轉壑排天上瑶京咫尺臨

紅門晚眺西山蘭若寄翠禪師

丹梯拂玉繩鷲嶺俯崚嶒月色連三殿嵐光度五陵

花壇應說法竹院已燃燈何日天台路開尋出世僧

北山望黃花鎮

憑高臨漢北天海送邊愁一線龍沙路三河紙塞秋
匈奴當漢縣碣石接秦州誰報關西將狼烽早晝收

奄送　敬皇后梓宮

僊車繞翠微煙霧護靈衣映日龍旌泉翻風鳳羽飛
鼎湖還舊劍星漢識支機已矚椒風遠昌暉曜紫闈

贈谷秀才

才老名逾重身貧意獨狂匣琹暗流水寶劍鬱龍光
夜月劉琨嘯秋風宋玉傷何時謁聖主吐氣賦長揚

老僧

生來窺覺路少小竺峰遊梵久忘塵語禪枯澹俗流
遠公儔侶訪謝客寄詩酬行處山精避於龍挂杖頭

王喬洞

叱馭恣探歷僊巖近驛程碧壇浸石髓丹壁濶瑤精
窈窕含雲影清虛應水聲無因得真訣向此學長生

聞許八丈默齋射獵號西山中

遥傳貴公子校獵黃河湄十年心復動西逐白雲馳
山驛寒更暗巖關宵柝遥星軺連夜發同醉巩川卮

觀許八丈射獵

曉天霜氣歛獵騎縱山圍戰漢風鷹急黃沙月兔
雕弓花外滿玉勒草頭飛向暮歸程遠旌旗映落暉

又

空林寒角動朔吹滿山樓虹逐晴園斷烟隨夕帳收
仙郎葱玉騎公子翠雲裘不是開弓馬平生抱壯猷

訓閭太守

年少風流客銅章重漢官車連花騎舞門擁雪枝寒
鍾鼎傳先世文辭聳大觀姓名御屏上早晚入長安

武功縣酬康對山二首

杖策武亭下蹉跎二十春西來亦何幸猶見謫仙人
酒載黃山郭車迎漆水濱丈夫感知已轉覺意相親

又

著書西巖下宵無人世喧五雲辭魏闕三逕俯周原
習靜猶招我迎賓乃出門瓊琚未能報心醉若為言

對山召飲別業

楚客居還信幽人日日憐東原啓新賞西澼敞春筵
鷓鴣花間醉鳳凰曲裏傳周行如肯示相見詎徒然

夜宿尭雲驛

蕭蕭煙柳晚車馬入山關驛舍寒燒燭征衣夜拂塵
竹風疎弄葉松月近窺人白髮高堂遠遙宵入夢頻

宿白水驛思老母夜不能寐

天涯遊子遠日日計王程紫塞三春使白雲萬里[illegible]

有養叨微禄無才起令名慈闈番義訓忠孝仗平生

襄陵王郊迎置宴

春日平涼道光輝散野晴王人来北極帝子候西城

煙外龍旂影風前鳳管聲内家雍禮度樂善羨東平

孟春廿八日韓王祈雪有應夜宴西書堂

隔年才見雪應帝自王家頃使三陽候仍飛六出花

春輝含地脉瑞氣合天涯延賞朱門裏寒宵醉紫霞

雪夜與繼善王子對局

瑞雪舞春筵探鈎夜不眠闈中逢帝子局裏對神仙

醉興頻浮白枯愚巳入玄梅風搖絳燭鸚鵡任高傳

平涼道中簡张大參

春風連朔氣城角動邊哀陣雁雲中没征人塞上來

空山無草木落日有塵埃眺聽俱蕭瑟王關何處開

暁發鄧州望太和峰

新月分林影微星落野津穰城千里舊戍角五更頻

幔捲山前霧旌搖陌上塵依依傍岩谷遥見武溪春

晚渡小江口

日暝江色淡沙軟浦花繁素沫流龍[illegible]速[illegible]門

賈船月下渡漁火浪中[illegible]然去無因一問源

方山

振策凌崇阜蒼蒼氣漸寒朝暾啓巖壑秋水送江干

石路雲逾碧霜楓葉盡丹從游覓仙宇望望見瑶壇

別常秀才

千里意相合十年交款金[illegible]戒晉鮑子細想思悠然

心遠誰知巳才踈我自憐解携告明德三賦白圭篇

磻溪

大道與時會高年出佐王渭城感熊卜牧野奮鷹揚

磯上風雲護潭中星斗藏千秋經此地猶自仰龍光

春夜酬魏年兄

梁臺一日會兄弟百年情雲路參差隔江天魂夢清

風塵飄洛浦花月醉咸京相見忽相別勞勞嘆此生

夏日遊崔後渠先生山莊

黄閣久虚席青山暫借閑世情多拂意村酒且開顔

野鶴翔雲外風蝉響樹間蒼生應有意早晚望徵還

送友人下第歸秦中

穉子成名易高才縱步艱三年春色去萬里此身還

閶闔誰知巳登樓強破顔可憐蘇季子踟蹰度函關

巫山

翠積揺空水戟排掃遠天峽陰穿日半峰缺補雲全
夏雪凝如玉冬花綿若錢對茲靈境異何必挾飛仙

鷗

青天一片雪泛泛點江雲廣影迴華渚清心遠垢氛
偶然隨鷺侶定不亂鷄群對老忘機久聯翩對夕曛

五言排律

贈同年孫季泉學士

東壁司文盛南郊獻賦嘉辭弘原博典擬古出名家
皇覽捜三輔羣書富五車緑承宮佩草紅奪殿袍霞
香合芸臺霧清除玉案瑕珥貂傳七葉搴鳳擘三花
談衍情俱失孫龍辨自差曠懷窮惠子恢論屈田巴
雛鳳聯册宇神駒奮渥漥絲綸紹世美麟閣擅清華

壽冢宰許松翁二十韻

泰階聯璧映靈寶八龍生橋梓司喉舌鵷鴻沐寵榮
擎天標玉柱含景駕於精弘潤黄河秀氤氲紫氣縈
姬公延下士蕭相覽時英報主傾衷素憐才出性成
烏臺曾吐氣鳳閣早蜚聲御比朱絲直心涵氷鏡清
裴王遜西晉許郭竝東京閣有往斗接門無曲士迎
納言偕八座進善肅三旌大旱甘霖注層陰厭日明
御邪裁躁競扶正拔幽貞上省操彤管天曹理玉衡
夙聞通德論久著大臣名揚歷表淵略騤虬作上征
公孫紛逸駟子姓列雕瓊將冠俱鵷鷺英髦欲請纓
稱觴環列宿曳履拜長庚盛杖優元老皇恩溢八紘

崔都尉山亭十二韻

達人懷散逸高抱契幽居誰識公侯宅能同隱士居
竹蟠珠藥戶茅覆玉華廬翠檻斷靈藥瑤牕置道書
滿桃墻外艶陶柳井邊疏蘿葉濃堪握畦花錦可鋤
談經迎衛冠著論接潜夫進酒投甘果加餐摘細蔬
織松圍閣苑疊石象蓬壺臺上鳳皇曲篋中鴻寶符
悦然似林壑只不見樵漁曲徑常時掃門多好事車

上大司馬兼掌院大中丞王凌翁四十韻

徽降文章伯朝鐘清貴身一生慕慷慨半世落艱辛
豺虎當衙中立鵷鸞班内親遐荒投竄屢宣室召還頻
繹褐參金館讀書近玉扆席分仙罽膳盤試内池鱗
清切文名重雄強諫道伸功曹方入楚團練又經秦
峻秩登蘭省徽書耀棘綦官聯青瑣地直寓翠華春
獸錦三司憚貂璫七貴瞋聖王開道泰賢俊啓幽屯
茅茹登天府仙才叩帝閽星宮資将略象闕肅臺臣
機務兵樞重王章憲府新絳袍依日月蒼佩動星辰
井鉞旌青海參旗動紫宸夜明訏上策傳朗邁朝紳

春氣襲人為廻文二十韻紀之取田山之意而作云

焚香合殿遠勝景得遊觀瀆水岐廻峽塞烟接遠巒
分逕川原抱俯巖山郭肴枌榆亂鳥下栖簷老龍蟠
沄動水搖綠壑披霞驅冊分文五色麗層巒岩攢
熏閣蘭煙細瀙瑩玉露溥羣仙擁羽蓋彩鳳挽鳴鸞
棼棟飛文晝蘚苔障錦蟠芸階馥净界桂闕肅空壇
勤禮瞻真象肅儀仰玉冠赦鷹祈覩壽永言頌國安
蔽皷傳幽谷鄮麈散浅灘氤氳嶂霧晴漠漠夕輝寒
闡樂天空轉泛危仙路盤雲洞瞰飛鶴竹亭迎舞鸞
薰旌望杳杳玉珮疑珊珊芬林快賞暫遠駕逸攀難
欣向花前舞醉從酒後讙醺醺晚上閣日暇盡餘歡

五言絕句

京師九日寓省中

碧蘚侵丹砌蹊桐掩夕扉天街披素景孤見北鴻飛

都門送別

燕山橫壯氣易水動悲歌送子金臺下愁看白玉珂

新月

晦魄光初露山河爽氣通常看朔日後旋賞九秋同

撓出潼關

四海已銷兵崤關險亦平征人車馬出不聽曉雞鳴

月夜望華嶽

玉鉦空懸釣金蓮何處開卅峰未作霧儼賞夜珠來

秋夜登重慶澄清樓

排樹含雲態搖江動月華不堪楓葉落秋思黯三巴

江陵與王給事泛舟

風雲酬夙志烟水治餘情已得抽簪綬何須變姓名

荊州

吳蜀貫長津中原控八垠英雄曾困躓騁望一傷神

夏日翫晋帖

碧硯水浮香華箋玉色光揮毫思妙畫披帖寶鍾王

午睡

逸志肴秋鶴雄心拂劍花翩翩似蝶夢何必翫南華

園中

暇日窺荒園清居愛濬疏臨渠常自濯肉食咲謀疎

自歎

無力競錐刀浮名鶴一毛年来營計拙香飯飽蓬蒿

竹塢

檀欒洪水竹婥約浣溪花古今同一賞清興更無差

七言絕句

元旦早朝

銅渾氣轉開堯日玉律陽回樂舜年萬國衙書同獻
壽百蠻奉曆捴朝天

省中酬李都諫東岡

洞户清輝椰色新泥書朝捧下星辰省中染翰花生
筆池上鳴珂玉作人

報國寺送客

炯飛弱柳寺門開身着朝衫騎馬来送客片時經厯
施那堪候吏便相催

訪李吏部中麓不遇

春風幾度客京華每遇尋君不在家日暮垂鞭獨歸
去宜春苑裏見梅花

趙總兵卿見収

搏兎鷹睛勇冠軍金鈚隨雁矢寒雲可憐白髮馮唐
老誰為飛書叩帝閽

邙山

常咲田文哭雍門不知生死是朝昏黄泉到處英雄
骨只數邙山幾種墳

函關

寒雲四繞舊山河古樹平沙秋雁多躍馬馳車陵谷
變不堪臨眺一悲歌

銅雀臺

英雄横槊弄金杯翠殿新粧甲夜開妙舞清歌雲雨
盡銅臺却咲是陽臺

黄梁盧生

幻術曾傳巧𫋬人呂仙漫道出乾坤世間縱有凌虛
客捴是黄梁夢裡身

龍門

嵐蒸霧雨蛟龍走水湧波濤日月迴吞吐星河天上
轉鞭驅雷電地中開

冬夜宿山中𤓰家

千里紅塵拂客衣喜從借宿到荆扉山中氣暖還居
洞銀燭傳杯雪免肥

長安除夜酬賓方伯

紫微儤客喜常攀幽鳥寒花官舍閑天府河山今夕
見洛城風日幾時還

岳武穆廟

天將寬旌虜氣寒可憐神勇自摧殘細看陶侃石頭
事常使英雄泪不乾

悼唐荆川六首寄京師一二知己

其一

文章年少畔三禮杖鉞今時淨五戎未施奇策傳玄兔空抱精誠貫白虹

其二

鼉蹕當年幸玉毫山中較獵挽烏號英魂一夜歸何處怒濺江潮百丈高

其三

要憑三表繫氊穹軍務勞勞心力窮銅柱未能標塞北玉山忽自墮江東

其四

游談少小說丼羅嬰鑠曾稱老伏波丈夫志氣常如此鵬鳥鳴時奈爾何

其五

歃從帳內應非熊羞向山中作臥龍身世漫隨胡蝶夢功名不上景陽鍾

其六

遠騎龍馬經雲谷復擁樓舡下武林可憐未有封侯骨虛破平生射虎心

嵩陽集

汝南劉繪著

七言律詩

早朝贈蜀中李舍人

絳闕龍光燭太清玉階仗馬繡雲縈烟花萬井迷星館羽衛千廬繞禁城雜樹影含香霧合鳳池波晃月華迎仙郎託諫兼高唱文藻爭傳似馬卿

省中錢王給事使平涼兼覲省蜀中

分曹喜接紫微東諫獵封章誰與同雞舌近含雙闕下鳳音遥出五雲中崆峒花發迎新節劍閣鶯啼指故宮明主只今方側席莫將袪服戀春風

春日早朝值雪

端笏晨趨鵷鷺行仙風吹雪逐青陽西山集霰擡天仗東觀飄花裊御香色奪苑梅爭鬬白寒侵宮柳怯舒黄侍臣共仰龍顔悦曙館抽毫詠歲康

贈驍將口號

旗入寒雲繞絳霞功名三十建高牙結交勇士多分賞恨滅匈奴不問家[illegible]指紅袍翻虎穴獨騎白馬出龍沙射鵰幾度鳴鉦後遊月[illegible]黄玉嶺斜

送内江趙編脩使山東因歸覲省

紫苑儤郎氣作虹手持風節出關東梁山馬去雪初
霽汶水帆田花歆紅勝事應遊宣父里秘經還訪魯
王宮劒南二月風光好莫把嚴程任轉蓬

初秋餞都諫童宮諭張司業諸公倡和走筆訊
之

薦文有客賦長揚錦帙還宜秘苑藏月殿三花傳玉
藥星宮五色報雲章芙蓉水綿澄江影薜荔風飄粉
署香共荷聖朝無闕事相將染翰沐恩光

京師秋夜話周尚文總兵舍中

不信將軍貧徹骨寒燈秋帳夜垂吟胡奴遠適非關
戰死士終歸不為金虎略常懷清塞計犀渠重采報
君心九重召對傳恩渥弓劒光輝動羽林

塞上 五首

其一

漢家節使向金微五路軍書日夜飛白羽朱纓徵上
將火旗雲馬急重圍風高絃響驕胡駛月暗營空死
士稀誰挽金戈還耀影凌霄峰外振皇威

其二

文皇天馬歷龍沙朔雪胡塵避翠華黃霧北開玄菟
淨紫霄南望玉衡斜軍中數氣凌邊草塞外游魂隱
暮笳四首劖門氛祲暗數看似劍拂霜花

其三

昏黃塵色暗雲中都護軍前戰壘空魚鳥未銷青海
箭豺狼盡引黑山戎驕兵嘯月常枕刃上將宣威未
挂弓馬汞憤傷梁鎮死飛狐壇樹泣秋風

其四

黃河套內漢垣長十二金城接朔方葳塞迢迢連沃
壤龍旗裊裊戍風霜向來妖虜通氈幙只遠榆關空
戰場西北甲兵誰可論還期上策出朝堂

其五

應聖當年逐犬戎火飾欵塞慕華風越珠南入炎方
淨宛馬西来絕域通中國正逢周道盛君王不數漢
元功東都今日脩車馬還見興師六月同

天壽山

寶殿陰陰松桂繁葱蒼佳氣轉晴原四圍翠嶂環周
寢百道靈泉遶漢園金館花明開鳳女瑤臺竹密長
龍孫祥煙盡日飛丹宇萬歲千秋帝宅尊

瀠江晚渡

岸夾樓臺花霧暝近看沙燕撲蘭汀連朝雨氣飛雲
夢一片春波下洞庭湘竹堪憐煙杳杳江蘺不見草

青青鳳歌人去扁舟遠漢水多情風自停

渝州送洲駕周子東擢工部員外郎

清華官屬大司空入掌輿圖職事崇黄綬許添老
吏赤符猶有赤絲風柳煙隨馬青門外花露沾衣御
苑中誰道風流何水部恩波已滿蜀江東

九月渡瀘寫除雨興懷寄曹白山劉初泉二學
憲

牂牁南下水悠悠楓落猿啼一繫舟山雨不知秋思
苦江關還向夜郎遊寒洛浦鴻來少樹暗巴渝人
獨愁爲政風流方忝竊西都文藻藉曹劉

晚泊漢陽呑湖内翰走簡

雲移漢口樹依依倚棹長吟見吏稀楚地樓臺連苑
迥吳宫花鳥隔江微片帆自任風波去獨鶴遥冲天
漢飛尺牘江邊訊問訊鳳林詞客憶玄暉

夜宿吳市寺

燈暗雲門鎖碧岑清機獨發夜陰森赤虬座上聞空
樂白象壇中轉妙音逆水浮花流净院跡松留月動
幽林杳衣繫寶誰人識一悟方超前後心

寄友人江于宸觀赴京師就選文學

絲筆當年藻思雄功名羞謁大臺宫向來選士舊流

風老去開心逐野鴻數緊合穿千卷盡一袍只在萬
山中絳紗肯隔諸生席更使儒林重馬融

成都鹿鳴宴贈王解元續宗

歌闌湛露綺筵開遥拜恩光日下來杳靄瑞煙遊月
宇花園繡幄近蓬萊群公高唱標徽省才子新詞擬
玉臺六朝有玉臺詩體 廖詔方迎金馬地雄文先薦五雲台

中江道中偶寓華藏寺

香閣何年結翠岑浮生暫得此追尋飄飄柢樹千花
散寂歷寒空孤磬音山鳥下堦窺淨業竺僧留偈說
空心溪邊莫訝喧羣鹿候吏催行近竹林

重慶演武廠呈夏兵憲

森森羽騎漢軍營今日巴江已洗兵劍閣雲光摇絲
幕雪山寒氣上危旌桓伊笛裏關河遠庾亮樓中風
月清上將由來稱不戰談經時得引諸生

二月過秦嶺

秦雲日日障層巒漢使蕭蕭過七盤水隔仙巖尋不
見烟迷鳥逕去還難青春未放花枝動碧澗空餘雪
氣寒千里那能瞻洛浦遥遥一雁度長安

二月商山道中

遲日空山有客行日光山色轉新晴峯前行津肴春

鴈樹裏笙簫聽曉鶯雲葉含隨幽洞遶桃花半隔山溪明此中便覺逃名好上苑盈何處生

海印寺會同年月中和樹翰林大洲作

銀燭花宮夜復清同臨鴈塔憶題名百年勳業看人立四海豪雄一日情烟散杏林人盡醉漏傳絳闕月初明最憐吐鳳文園客一曲陽春少和聲

春日　聖駕謁天壽山扈從

乘陽二月開宸駕緹騎雕戈擁六軍鶯轉九衢隨鳳管花迎八馬護龍文朱旗半映西山日翠仗全分北闕雲扈蹕從臣誰獻賦羈雌應愧入鵷羣

琵琶

截得龍門一段桐響含清角與仙通鳳頭軸轉分三象龍腹絃調應八風怨比湘靈添寂歷和如綠綺覺悽惚誰家樓上吹羌笛愁聽那堪明月中

春夜與張嚧山對酌和韻

曾向岷峨識玉麟（予領渝州時曾舉張君奇童子）干旌此日駐淮津燈前咲語文章客天畔飛來骨肉人重義不須投白璧衰年却喜和陽春知君不久趨宣室（時張君以詞卿詣陳州別）駕應憶漁翁一病身

秋日懷傅中丞少巖（予[illegible]太宰部議攻予公在考功執論留之）

四海無群苦自離龍驤豹變失風期衡陽文士稱蘭契燕市春風並玉羈識面先從通籍日憐才曾向考功時銜書幾欲遥相訊霜冷湘潭鴈度遲

送山東羅生赴汶謁西亭宗尉

燃藜雕闕慕高賢梁苑征鴻忽隔年刻集奇文應足卷注經箋筆到何編銅池拂鑑漂雲墨金埒新開靜管絃共道齋居迎客少魯生問字却堪憐

莊上隣家童習射自嘲

呼得奚童弄弓矢猶心應愧白綸巾當年躍馬真無賴負氣談兵亦絕倫塞上勒銘非我事花間取醉自由身六句健臂還穿札今古者英得幾人

有感

橋下青衣膺力麤于今烈焰徹紅爐道心與衆同春意達士知予非懦夫莫遣閑爭傷雅量頓令好日不懽娛十年利劒光藏匣一任無因投夜珠

醉中口號

酒力才勝三四盞酒中天地我知真劉伶元是文章客李白終非麴蘖人嵩須滄溟稱大量一腔元氣長春只從晚結花神約日日消消自在身

玄湖送徐太守龍江

片片浮雲伴客還知心語罷淚成斑共憐宦路從人
後却怪才名薊世間醉酒直拚傾北海看花如夢度
春山知君勝有巳時酧莫向江門久閉關

陳生時雍贈箏絃謝之

慷慨當年擊趙缶踈狂今日理秦箏錦囊新解朱絲
直寶匣重添玉柱明高調正宜花下曲煩音不耐醉
中聽燋桐綠綺非無意別鶴離鸞怨未平

七言排律

秋日燕劉中丞池亭泛舟

遥山合浦遶華堂濟楫寒波映綵航三徑烟蘿含暮
景一川霜菊媚秋光旌旗未度青溪曲簫鼓先傳紫
嶼旁觸轉松風迴玉勒約開蓮霧盪牙檣石當陰竹
垂雲影樹拂新花滴露香忽覩鑿渠歸樂圃乍窺雕
磴透芸房峰霞入酒深相感瀑水沾衣濕不妨薜荔
争鮮韋舞袖芙蓉故放送流觴白鷗驚去衣新侶玄
鴈飛來續舊行染翰臨池逢逸少裁詩紀勝有應場
堤邊籍草全蘭采林内攀枝半桂芳訟府經時真潦
倒習池取醉燮佪翔

高陽集

汝南劉紛著

七言古詩

鴈門行送董侍御按山西

鴈門屹屹擁金城荒塞迢迢列玉營峭崖直上劍來
并鋒關橫絕控幽并萬疊懸梯鵬翼息一夫抗戈虜
騎北天柱峰高競虎蹯黃河浪捲遶龍鞭单于飲馬
交河傍狼烽夜照通漁陽右極風塵蕃朧銅鞮霜
本斛強強擻寒神羽邊書狀亂懺戲鏦風雨疾犀甲
將軍天上臨鴈衣直指臺中出少年杖筆氣淩霄日
儀黃山射海潮白馬雄談摧悍將青龍寶氣懾天驕
星宫武庫動金鉞七德龍韜運九重紫燕驕嘶頒内
苑白金力挽足司農鴈行歷歷隴頭分羌笛飄飄寒
外聞雲黑驕鳴朝度絳月明烏繞夜陵汾七校援旂
争决戰五官懸槊如飛電日含還教挽一戈天山定
復傳三箭元戎號令轉金微御史風霜肅武威皂囊
奏入明光裏漢道靈昌振九圍

春夜省内寓直

月轉周廬映宿光烟飄淚署引僊郎初持御府黃門
被巳接天衣侍女香寫前鍾報即長樂户外燈懸[illegible]

建章銀牓初飛被南館羽林墻前睡已滿司隸典挾
入禁齊丞相留對歸家晚珠箔高搴動閤鈴金鋪乍
懸傳漏板虎觀晉盈雲半遮龍池鳥咽冰全斜滄滄
晴空遙度鳳盈盈芳樹暗藏鵷鷺滿天街應聞御臥
廻上苑想飛花丞郎清切達華塵夜深尚剪芸窗燭
起草詔為諫獵章抽毫並和陽春曲天長地久頌堯
年萬國歡騰御從遊共道韶音博士奏還聞珠勝大
官傳方愧小臣空食祿明朝宴會賜金錢

盧江別越舉人小洲

秋吳辰漢白雲消秋江滄水綠楓飄眾中來而清遠
怨陌上行人歌且謠月華流影度中峰柔葉隨人落
上宮將詒芍藥花難就歡賦游龍調未終歡極乍悲
黃鵠散情多莫作白頭嘆連鑣未解凌風臺把袂重
登鄴月觀的的流螢點曲池嘹嘹別鶴彈鸝啼淒雨
侵朝分北葉寒風一夜轉南枝橋館停雲識已晚蘭
舟隱浪去忽遠嵐氣霏微獨駕歸波光明滅空遲巻
祥鸞欲自覆棠陰孤鳳誰憐在棘林離懷難盡蜀山
滄交思無言巴水深芳芝已醉同居味早梅傾托[illegible]
來心

出塞歌贈固原總兵魏時

將軍出塞擁節鉞風高雲鳥天山發陣前俠少爭先
鳴馬上歌童俱勁卒萬隊旗飄玉塞雲六鈞弓抱金
微月鐵柱泉邊秋水清賀蘭峰外黃塵沒西夏前年
虜騎多夜東渾脫渡黃河爭見信陵持虎節還看魏
尚橫雕戈天兵斬獲汗成雨匈奴枕藉血生波殘月
紅城胡騎哭拂風沙井伐軍歌緩轡歸來仍射鵰星
暗轅門照華燭錦屏繡幕舞蹁躚翠管紅牙泛醍醐
犒賞戰士給胡馬執取番奴召胡曲豪士燈前撲滿
喧美人帳底琵琶促天明賀客稱羨同將軍醉酒不
言功捷書入報龍顏悅獻錦雕弓出九重壯年三十
立勳業絕域萬里喻精忠佩印封侯作 天子蒲萄
宮裏宴春風

汪生篇

南陽汪生已白首春風逢我西峽口夜解青絲携玉
壺長揖為歡山中酒自言少年氣沖霄文藻琅琅稱
射鵰獻書未能干氣象江湖書劍空飄颻高陽酒徒
已落魄慨慷平生重然諾豪雄四海半結交黃金逐
手那能惜只今破產身已貧北走燕關西走秦歸回
彈鋏向當路青雲天上無故人我聞此言三歎息汪
生起舞氣指髮天子臨軒網俊才那知丈士老被褐

王户侯

少年百夫長抱劒氣英英髀挹鳥號二十石一發箭月白羽鳴平生射虎更射鵰悔中結客皆稱驍金鞭揮霍起寒霧玉驄躞蹀騰飛驂總披綺書能事義金戈報主心無貳萬里橫行不論功千金自鮮酬知己風雲杳杳名未與向我言之氣轉騰文章愧我非司馬國士憐君如李陵大夫立志在年少登壇事業誰能料君不見終軍弱冠取封侯關門老吏何足道

秋夜荆州同年交王郎中携酒來月泛舟

渺渺滄江萬里澄浮雲盡斂大微清水為寒流天一色星連白露夜無聲寒流白露交相映湘瀾沅芷開天鏡三峽泠泠濤浪遥五溪淼淼氣埃淨竹影交侵潭月移花香不斷浦風吹江光山色相吞薄春去秋来空寂寞春透金堤緑草萋秋涵錦水丹楓落洞庭霜冷玄鴈歸渚蘭汀芷任芳菲曉沉孤嶼留殘月降伴寒潮送落暉錦纜牙檣去無已王孫棹入烟波裡玉簫吹徹玻璃宫輕揺歌扇香風起年少詞鷩丹鳳林琨水常浣錦繡襟濯纓向德滄浪曲擎盃時對芳洲吟濁世喧喧俱可嗟何如江上臨丹霞朝發清猿折楊柳暮橫龍笛落梅花更聽靈妃揮寶瑟還逐神女贈璐華欹看天上支機石歳向明河一泛搓

送童宫諭内方得告歸省兼呈廖洞野學士

金門豪客稱辭宗揮毫吐出秋霜鋒氣臨華渚寒金鳳手接天潢鞚玉龍洞庭水滿濫春雲鴈度湘沅憶舊群平旦飛章辭魏闕來春彩服訪江濆都城三月風日好群英祖帳留芳草別思難裁易水濱歸心已逐荆門道華車寶馬趁芬芳承恩萬里生輝光柳拴飛旆千絲繞花撲征衣五色香海内鉅人玄素子十年不見知何似著書鹿門攜長松行吟楚澤綴芳芷平生交誼君最深此行應訪向陽林滄海明珠應並耀崑崙雙劒還相尋

憂關邊警不平為滅胡行呈一二知己

玉關十日暗塵封漢兵鼓行滅狼烽銀甲照耀十萬重葱海波翻鷩玉龍玉龍橫絶長城外六蕃摧折崑崙峰赤符急天文白羽麾神軍星逐雕弓月風隨鐵騎雲雕弓鐵騎祁連度胡奴夜哭飛狐路將軍伐謀動鬼神徤兒轉鬬開烟霧左賢落馬血濺草冒頓勝挂陰山樹河魁戰不歇赤光揺列缺左拔燕支山右斷弃軋絶旗影翻迴瀚海波馬蹄迸盡天山雪春風射斷交河氷紅波尚帶匈奴血壯士揮戈氣吐虹金

壇授鉞成天功黃風夜吹旄頭死七十二星環紫宮八千萬歲漢道隆天廻日轉浄華風

胡山歌贈李中麓少卿

岱宗氣東奔靈秘吐胡山紆廻未可斷奇瑰向中蟠芙蓉秀色搖空碧一峯去天不盈尺陰雲飛石鬱濆濛崿嶂傾崖掛海東眼前星光何瑣碎掌上日色愁曈曨星光日色互相耀赭氣燒峯海若笑扶桑枝邊鳴陽飛大梴樹上天雞叫倚峯杳杳望蓬萊望見威宣節使催仙客多留人馬跡神工幻結金銀臺巍如虎踞垂三足窈窕更看有中麓萬年石上繡紫茸千

尺巖邊下黃鵠紫茸黃鵠出荆榛曾有山家此避秦曲溪半似武陵路幽崖時有上皇人上皇之人李北海精英蓄洩幾千載雲霧床頭護秘經星辰筆底搖光彩近來知心託李侯我欲從之向韋丘伊呂之事不可見且當與子駕海凌峯汗漫遊

送王經歷赴榆林

君不見王關連日羽書飛為報驕胡不解圍雲沙壓塞動宣府烽火連營照武威將軍虛左推任俠豪士借箸籌兵機旌旆搖搖出鳳京日光塵色壯君行玄漠飛霜開玉帳黑山乘月動金鉦長驅已見嫖姚將

畫計今傳阮瑀名少年我重孫吳略常憶臨戎度沙漠持籌遠揵左賢歸彎弓仰射天狼落只今送君氣轉騰始覺雄心未銷鑠我有龍文寶劍名湛盧欲得單于頸血塗雪花片片未曾試把君仗之西擊胡立功豈必上麟閣不報君讐非丈夫

送顧聖少遊蜀中便寄渝州諸君子

天涯飄泊閶閭客仗劍萬里還西行秦姬當壚作吳曲為君勸酒春風生高歌社遂遊三杯與君別疋馬逶衡劍閣雲征衣直拂峨眉雪空江[illegible]芙蓉萬壑披雲蘚歸途巴渝水聊醉金碧峯棠溪花正艷安居酒

復濃城中士夫多豪賢客中相見應相憐畫舸美杯送明月古臺搖筆凌飛烟倘憶往年一相訊殷勤為我傳芳信離亂中原尚有子兵戈滿地雙蓬鬢靡海萍蹤無定居夜魂巴峽幾凌虛秋風送客腸應斷莫怪山人嬾作書

長歌贈張嚧山

張君十四著才名橫筆風烟動錦城二十射策明光殿天子稱辭似馬卿憶昔江州識君面許啓綠鬢紛翔見闕門老吏嘆終童金閨學士迎王粲新亭袁濤悲秋風羨君文藻爭春豔輶軒遠度碧雞山清政曾

留白馬縣只今重義酬相知千里術阻意不辭[illegible]
華繡照顏色把臂宛似初逢時泰山早兮意氣[illegible]
周事業歸誰曹我今灑酒日欲醉世上萬事如鴻毛
白玉塞黃金闌丈夫聲名須早岀心緒千層巫峽波
相思一片峨眉月

張琹士歌

四月黃霾日日飛郊原秀麥壓漸稀邊城羽書晝夜
急黔首半化為赭衣予顏憔悴為時恤荷鋤溪畔百
憂集空心一片捲白雲手擬山薇不能食嗟哉張生
何處來抱琹直到幽篁叢長揖強我聽一曲調絃促
軫情神開急張緩間發慷慨忽忽小閣生風雷曲罷
逸氣昂眉起高談世事如流水泰山平地反覆間風
塵逢隔湖山裏自言年少恣遠遊東走橫頰西梁州
足跡恨不徧五岳蓬根上天那復愁絳羅吹笙歡可
留綠楊蹴踘踏芳洲天泉到今只如此一十二運知
誰收有酒且醉高陽子勿令戚戚若蜉蝣我聞此言
坐長歎倒心迴腸解塵絆乃知江海多達人彈鋏朱
門擁風岍嗟哉張生吐氣若流虹風雲不聚蔔蔔穹
疆圍多少無賴子橫槊躍馬立奇功五陵豪客自落
魄琉璃匣鋼鳴霜鋒寄言綰組捱珮之人慢矜侈敖

逐豈必皆愚蒙
琴士名子雲[illegible]州牟都無遂狀用 草門子雲乃[illegible]州世襲户侯云

酬阮司訓見[illegible]淮南

劉郎湖上百花開城中[illegible]早来波光下起飛鷗
渡柳邊遂依歸鴈臺桃花[illegible]水望無極鳴儔儷侶紛
相催邯鄲歌裏煙霞落武陵源中醉仙客木蘭舟橫
簫管繁弄枉卧見楚山碧阮翁學儒不住家天台採
藥飯胡麻夜逢儒女贈蒼珮朝謝諸生捲絳紗已見
流泉飡玉乳何須叱石問金華碧山此去孤鶴親翠
逕遲知叢桂新文園肺病遇丹訣常駐煙霞洞裏春

陳副郎索題野松道士卷

問道海山翁因識野松子海山妙化機野松達元理
海山八歲通儒靈二十便欲學長生三十曳裾金門
裏傲岸調咲排公卿薄遊不厭平生志飄然五嶽烟
霞情世上繁華已絕迹結交但有三山客野松原是
箇中人白雲相邀意俱適人傳野松性氣豪我見野
松論亦癖七尺長軀不識[illegible]自[illegible]籍仙都吏濟北
橋邊遇至人但數[illegible]與人異名山到處倚長松岐
袍那復知春冬塵上掃衣談白馬手中挪杖飛青龍
君不見魯連能射聊城[illegible]一[illegible]人不見古今石

儒半任俠世人那識東方倩噫吁嘻世人那識東方
倩

西峡寇辭 并序

予使秦中還宿西峡口夜二鼓火光入驛舍中
人聲讙呼乃汝蔡襄鄧間飢民流竄西奔嵩硖
本来掠西峡旋過下村去徹明有三五父老来
謝曰微使君是夕吾舍皆空矣予登車慨然為
寇辭篇

西山盗寇競斬木居民周防夜上屋小兒牽爺無處
藏月暗荒墻婦人哭予亦周章出四望雲沙慘淡飈
風飈郵亭破壞關吏走燈滅床頭睡兩僕喔啞人聲
風雨飛炬火相維照山谷兵戈鏦鏦動地来蔽蔽横
厲連呼速歛衣挾策坐空堂俟彼来時一相告王入
行李甚蕭索惟有書卷三五束那知盗兒亦良心竟
夕不肯来相觸大呼無得驚使君隨捲旌旗向林麓
東方日出驅車行但恐居人見傷毒居人兩兩向我
言此輩原不事屠戮入市逢人不攫金但取衣袴拆
食啄我聞此言深咄嗟赤子弄兵非所欲官兵追捕
日困急釜魚但免須臾活試看阡陌白沙空村居強
半逃亡屋去年大水漂廬舍今春麥苗雨不足釋鋤

賁憤向四方不能田首戀骨肉一身已自填溝渠何
心更念相殘棘安得會圖獻明光痛哭使彼相生育
招安須有冨青州北海龔君来司牧鴻鴈嗷嗷適故
園黄鳥無食他鄉粟太平黙首服王德紫閣老人謌
玉燭

雙龍劍引寄武功張進士兄弟

漆水之濱躍兩龍雌雄變化騰霜鋒九天挽轉玉芙
蓉妖氛六合潛其蹤太乙神人煽紫焰六丁駕爐搥
精鑪崇崙忽劈瀑布飛冷光射天入太微二十八宿
暗王宇雷驚月走墮桂盤風胡薛卞不知名湛盧鯌
魚何敢伍決雲神物豈無主芒碭帝子遥應取

雙鶴篇贈張年伯 用初唐體

五嶺淨風埃三山結雲色僊宇参差紫翠連瀛洲靈
秘黄金餙神人開宴啟晴暉雲女星官下紫微龍鳳
樓中羣瑞集日月崖前雙鶴飛雙鶴飛来擁軒蓋綝
纚比翼祥空外喉月昏過華嶽峯海雲曉入蓬壺會
冊頂金精轉玉翰緑縹紅采照雲端靈鳳共止珊瑚
樹灑露相飡翡翠盤珊瑚翡翠特相宜雙雙弄影向
瑤池蓮花臺上朱鸞共芝草田中青鳥隨朱鸞青鳥
常相向洞簫纖婉鳴負吭蘭旌桂旆引翱翔瓊殿瑤

宮同和唱此時上帝御丹鑾此日羣僊捧壽杯繽紛
閶闔天花落縹緲青蒼儼樂來天花仙樂歡無已更
看雙鶴連翩起短舞長歌寶樹前僊觴獻壽香霞裡
白言前身是浮丘麻姑與我來同遊桃實三番見玄
圃桑田幾度廻滄洲千年一往人世間萬里恒山今
又還待得靈雛俱矯翼六翮翩翩朝帝闕

嵩陽集

汝南劉[illegible]著

賦

陽春賦

元冥數紀泰始受籙皇皇后帝景命永穆瑞應蒼精
化肇東陸今茲下民云何式穀洽迺浹饇嘒克爾育
伊君爾德靈煦載俯蒸蒸皇睠既震既燠惠物無擇
洽彼九隩咨汝惟欽司命有嚴帝乃諏日協時乘厥
嘉辰其日在虛昴中是除耀心光於中曉闢皇路於
左轉握木德以披甲揮斗耀而指寅襲太皞之徽號
任勾芒之重臣乃冠三春領四時統百官均四海五
氣順布八卦列形嘘炎井之微焰解天池之增冰扇
條風於暘谷廻玉衡之華星持絳符而當令振蒼珮
以昭靈於是宗伯啓儀羣工表列東郊聯事升茲玉
帛朱鸞候斡丹龍弭節灌於泰壇贊奏昭晰儆彼皇
夏浮於函澤各操休氣牲牷茂潔縮江茅以釃清冪
方鼎而飄烈披繡幕以逸張擁翠旗而高揭香旋轉
而繽紛寶騎馳而蝶躞秦姬隊舞以蹁躚郢聖元歌
而飄雪奏黃帝孤竹之管彈媧后靈和之絲鍾考九
龍之虞鼓攀雙鶴之鶱燦都荔之芳焰陳晼蘭之華

鮮珠繻緂纚玉燭熒煌霞旆緔广霧斆雕旍綺花
彩琪樹兮行若乃仰瞻宵路疑睇天門非烟非霧
鬼若神乍有乍無或飄或淪恍惚見帝赫焱有臨駕
豐隆葬招搖旋日轡揮雲翹馳風馭鳴雷稍碾星渚
疊虹橋流霞絳宵烟絹朏明為其睎隊纖阿為其燭
軺紫露潤其輕翳緑雨濂其塵飈帝乃御彼皇幄爰
駐飛軫摩治韓瑞七政虔虔六節氐引閼
逢齊軌困敦調鞠迺遐以和序獺魚祭而應
候柳梯蒖而嚴去麥苗齊而雉雊梅杏翦其丹英梔
桃回其緋秀色而倉庚戒鳴橐甚啓伏鶩鶬禅化玄
鷟歸役蠨飄飄而戒畦虹焯焯以吹霞萍津津其分
葉桐豔豔其綴華谷風搖搖澹蕩協氣涌涌亨嘉綮
英乎有象浩浩乎無涯于時人神欣慶品彙用休百
禮既至萬籟和暴涑餃戒興沓若咸瘳揚俯亢陋振
爾陰幽錦燕云調緵彈諧儔士女騰懽幼艾傻游融
融浅浅丕丕浮浮上交佩于澤國農借耰于田疇工
談技于闤闠商馹儈于方輖公卿助藉以習樂保介
秉參以思揉櫟擾以諧貿之俱周閭閻既陞封疆孔
脩陳迺邊篚置迺置罘灝氣汤滴靈澤橫流油油熙
熙陰陽相嘔兮列鳳章炳煥龍鳥文華錯采懿德非勞

消鋒燧于青徼緘金泥於紫丘榮鏡朗于繼照玄紉
感於六幽悉式愉哉載歌且謠孰强孰弱孰知孰愚
造化週乎乾象靈蠢浴于宏休一元正始于寰宇三
皇重御于神州也亂曰高陽攬轡辭參中實賓耀景
標瞳朧魚物開朗四鴻蒙野馬氤氲搖丹空星座雲
宫下紫宫赤麟翠鳳貽皇風羲年堯日欣昌隆

九卷 并序

九卷者繪當春蜂壞之作也繪托身黄野聊襲
楚調追思靈均沉鬱而汗漫宋玉秋心之蕭瑟
予迺皷躍
皇與神志曠朗當兹春和流澌蔟響谷鳥和音觸景
鳴籟寧無穀乎雖瓌辭綺思不敢竊比二賢其
遺遇汚隆則同節而異撰也風詠暢懷作春卷
焉

絳霄

卷余懷際此正陽兮關獻歲之嘉辰企北斗之東御
兮洽六合之鴻春祭羽鱗之闓繹兮集群芳以郁芬
余思覩九陽之靡兮融洞覽而無垠雲泱泱以濔秀
兮風蕩蕩而搖旭踊余情於絳霄兮披靈幢以迴霽
挽豐隆之駕兮拂招搖以凌厲挾虹霓之雌雄兮俯

沆茫之何際飛銀浦而壼邸兮欣嚴子爲我占之
河鼓之邂逅兮鶩顧余而延之左宿于玉梁兮窺瑤
林之春華復憩彼支石兮躡茸茸之仙莎綴馥蕚於
漢渚兮爛奇服與閒葩搖珊瑚之玲瓏兮披萬樹以
凌霞神翕奏音於丹瑣兮翻赤鳥之欻虛倒織阿以
旁引兮走姮娥于方諸霹靂歷兮耀甲飄電旗兮明
撼控箕尾兮掩攙槍攀華蓋兮招巫陽旦發于龍角
兮夕宿于房周容此春空兮聊茲相羊留參句于井
幹兮弭節乎天梁持玉衡之靈杓兮醉帝壺之三漿
睇八紘之融融兮匪纖濊之蔽也曠光景以流電萱
何陰霾之忌也歎曰雲棧瞑瞑閡飛轅兮星宮翹翹
隱鬱垣兮列缺搖蘧奮當潘兮天蓬垂翼河梁翻兮
哀余惻惻悵天門兮

蒼丘

毖余懷遨彼東陽兮採九陽之靈居何蹉跎而自殢
兮乘俊翮以委隋瞻樽桑之廓景兮馳精魄而蓬蓬
陽侯濫而橫波兮渺阻吾之前路遂不能駕此八龍
兮截天河而飛渡邁蒼丘而直往兮殆亡跨彼靈塞
弗決旬以按駕兮湯逍遙以飛步望羲和之飄蓋兮
或藉余以順風攀扶搖而岌岌兮倏兀崙以上乘飛

廉遁疾驅兮紛五色之斑龍適東華之碩余兮嫣然
指我以翠宮歷崔峨之鱗鱗兮息若木以憐懞左窺
湯谷兮見丹光之曈曨右盱瀛海兮分霧雨之溟濛
玻璨爛兮靈鎖開青鸞舞兮翠翹迴白潛沖兮蛟虬
窟蜃氣接兮金銀臺大桃實兮纍纍扶桑華兮搖搖
孔鶴唳兮歷歷天鷄叫兮嘐嘐紛總總于青陸兮搴
蕙蓖而藉之班陸離于遊渚兮紓余轡而下之歎曰
飛柱稜稜霧濛濛兮咸池湯湯爛融融兮文騏既駕
豗豹從兮長人吐舌錯牙錚兮血趾沾屨嚼先行兮
帝閽煒煒豉子望兮

銀闕

西極兮銀闕璇瑰兮瑤臺三澤兮赤波十巫兮靈崖
花發兮爍爍丹吐兮斑斑白華兮葵韭黃賣兮樓柟
乘雨龍而上兮凌不周之巔使四鳥而遊兮飛歷乎
霽瀾左顧於小華兮坐箭篛之翠林見鳳巢之纍畢
兮卵雜色以縈文鸞鶩向我鳴兮鸚鵡和之以巧音
孅嫚嫩裸以躍兮黃獸舞而媱媱穿曲澗之皎皎兮
乘璁琤之爛爛升玉巒之層樿兮緋素霓以爲慢老
重招我以前兮笑而飯我丹粟柏長琴雙飛兮中途
贈我昴騄轉逢天虞之帝妻兮向月渚而遙浴曳青

碧雄黃兮釋虺蛇之流毒拂白柳之瓊綠兮攪靈風
之首也睎縣于洣湄兮拊玉甲之嵾也田曉月氐諸
域兮關吾心之西牖也柱竹杖于崑崙兮顧不足以
紓吾之惕也歎曰威蒙迢迢越海外兮黃馬而文騁
異態兮常羊之坳飄雲蓋兮軒軒嶭薇不我賴兮心
漾漾兮流濁涇魂慌慌兮遡丹漣結憤鬱兮滯雲軿
懷九招兮偃長旌

炎洲

詧懷兮八海何為兮怦怦悴惓兮不憚焉薄兮南征
懭悢兮六漠迮阨兮屛營迅舒兮飛臂直㩧兮長翮

由　六

炎洲兮熇彩橫連兮赤城丹鳥兮前導祝融兮遥迎
欣頎兮鶺山徑渡兮流奐邈霧兮諸毗堯光兮含靈
羽峰兮挿秀浮玉兮搖瑛澂海兮曲崎丹穴兮熒熒
朱國兮八萬赤水兮迴潆孟涂兮啓余窶森兮先行
瞿父兮不死導我兮長生相如兮珠㡭一飽兮丹菁
湧窺兮砂林迴遊兮鄣亭神人兮二八赤肩兮火睛
霞衣兮炯纏星冠兮霓旌挾予兮恣覽投轄兮海汀
攀花兮四照披葉兮桂榮觧余兮栗烈流艷兮峥嵘
歎曰蒼梧鬱鬱懷舜靈兮桂林八樹㬥余征兮羿戰
鑿齒未息爭兮伏行人語多徃徃兮一身三首栝岑

吟兮海草蓁蓁上虺盈兮撫軾燎竊幽前衡尤踏獨
慶慶易經營兮

閶風

詧懷兮閶風問路兮崐崚憤悁兮焉適誰觀兮長絙
氣軆兮脅迫精越兮摧膚嫭嫫兮如蛸亢腐兮安焉
九老兮憐予挾我兮玄車唉我兮石膽五芝兮相如
采芰兮翠水碧落兮舒徐獲馬兮青津縣馳兮騊駼
繞日兮三匝電掣兮六虛沸空兮寘海弱水兮靈匯
風山兮空響元洲兮㶅彩蓋曠兮燭除赤豹兮嘘光
綴花兮如輪千頃兮三朵照耀兮綠木十洲兮飄香

由　七

甘華兮鐵葉白鵠兮飛翔橈桃兮碧李丹蕤兮沙棠
立單狐之絕峰兮倏投足于𣻌水方𩣡馬于涂吾兮
又休氣于青綺閉幽景于徼篁兮庶極吾之宣朗也
遠鄧林而下兮迺快夙鬱之馳騁也臨鵷鶵之颷風
兮顧不足噓吾之塵穢也浴液女之靈湫兮尚不足
洗俗之坌壤也歎曰維龍之峰截青冥兮相柳之臺
淪血腥兮雷片如席飄水城兮玄蠭蔽空集廣庭兮
一手一目鼓嚶嚶兮黑水如漆凍人骨兮僵卧如蚕
誰能權兮挽我輕輶旆載東兮我思懸圃遊霞隩兮

縣圃

登縣圃兮望縈花之離披洞綺條兮疏寶樹之靈曦
窺霞墻兮渺不知其所極神山玉海兮錯鏤桃與落
藜若梅李之煌煌兮垂琬琰之旖旎紛珠貝之奇譎
兮察名卉而不知週薪穫十匝兮插暘花以為離葉
靡摩于桂簬兮儼摩尼而凌翠翻朱藥玉帳兮層蒙
迷其所如柜花縣于日蘭兮照提雕之萬剞赤柳颸
雜呆兮胃鷸猜于矞臺綝瑪瑙于析木兮洪緋蕋之
葳蕤班醴泉之雲草兮蟠祖洲之金芝綴天花于玄
霄兮挑飄乎繡蓋若芙蓉之萬朵兮幹凌空以參差
剪藷萸于青碧兮挂黃壐于瑤枝烈星精之榭兮燭
礴華之灼灼環藍松百丈兮拂丹龍之曳遝翠栢兩
花如鏡兮爛五色以揚輝天雄吞江珠兮飛茯苓之
赤絲若菊英而金莖兮湛盤露而如飴飄落蘇之流
香兮似旃檀與辛夷揉青蓮蒲昌兮墮杜蘅于月樺
余既好此衆芳兮結玫瑰以為衣滌瀣埃於垢景兮
邑儛都之華滋歎曰開明之西蒴珙樹兮鉤吻烏喙
雜華路兮翠蛇所蟠伊誰佳兮孔雀之巢疇敢度兮
陰阜蔓蔓飛摩烟兮睠彼瑤池訪玉儀兮

瑤池

邕哉絳壇兮環洞壺之芳津招羣仙兮飄天風之璘
珣星冠霞旆兮班涌涌之鳳麟龍笙而鼓兮繞九乏
之流雲娸王喬兮偕曼倩而遨遊造父假我飛轅兮
凌虙子而相伴東王父挾神駒兮登天廣之飛丘鍾
鼓青羽兮邀群衆而且留訪王公于黌堂兮問我以
丹飴之漿遇黃翁于白海兮同洗髓而含光吸玄天
黃露兮播蒼雨於道傍脫布龍下鴻蒙兮問離朱與
方明太帝受以都蒐兮歲一片而休粒仙伯真公兮
衣芰荷而瑤緋洪崖及玉精兮偓佺飲以廿汁北郭
駕辟邪兮子晉吹玉笙也長房戲壺天兮飛真飄翠
旌也居房去熱海兮谷希化星精也擁王母而升車
兮玄鸞奏以春歸之音太真捧靈書兮元女將以玄
文麻姑唱春波兮白鵠和以落霞之琴雙成進瓊膏
兮青雀謹以日津我竊石髓及丹黃兮榮吉光而東
馳食仙椹于玉盤兮卷寶識而懷之嘆曰十洲蜚海
懸玉屋兮馮虛倒景空思服兮縻后爐丹亦有毒兮
兩面之客鶺人日兮代毛反骨伊誰能兮韜精流神
向帝城兮

帝城

緊大夏兮乘天墉馳九光兮叩青童假桂女兮躡霞
蹤越翠殿兮薄陽陵六天迩兮遡瑤空拖虹珠兮飛

月宮翔太丹兮騎靈鳳如〻由兮紫府通謁上帝兮
高穹窿爛通陽兮搖曈曨振懸黎兮撞九龍扣霜條
兮響琱璁駕琈梁兮騰砂虹黃玉礎兮金玲瓏網輔
絕兮鬱青蔥芎桂堂兮靈香濃海燭熒兮肺燈紅寒
六氷兮活井封鼎鎮橫兮五城縱離火合兮獸光融
坎陰摠兮赤乘龍分艮位兮奠飛蓬列巽方兮巨木
峰披翠隩兮班玄駁散瑕丘兮布羣龍由平邪兮穿
瓊瓏經北阿兮尋朱陵麗娟睇兮凝青曈窺明離兮
華帳中抽金鏡兮流精鑠披端幕兮照衆總鷹蛟竃
兮渙氷溶枕玻瓈兮雕黑玒姣姬盈兮紛涩僮耀藻
屏兮薰蘭叢上無盡兮闌羣蒙連釣影兮空林榹渡
廣淵兮飛艨艟奔雷室兮環七重八千歲兮氣復乘
數曰天柱之折西北傾兮圜嶠千辰誰復通兮神九
不熟杳難乘兮載我長春棲黃中兮邕哉皇輿欣遺
逢兮

皇輿

邕哉皇輿之韶運兮宣景夏之鴻風邕哉四表之重
華兮闢海外之溟濛於上皇之攬御兮協五三而載
輿登儁朗于華陔兮絓纓珮以乘虹懸軌蔑以紹駿
兮熙淵昌而郅隆邕已哉五德儆褱中兮雜繹莫之

孽也龍法承景闕兮負乎其誰昧也俟欣余之慶際
兮遊春皇之玉閶也既天表之玄穆兮扈翠華與驂
躣也又嘶鳳於四方兮極神皐之靈槼也邕哉適此
故疆兮陶先緒之嘉林值皇澤滲漉兮暢九垓之廣
春渺棲身丕夏兮復夢遊于八天覽靈景之曼羕兮
跨三神于天津仰協氣之昭晰兮合符瑞于乾宮奠
八柱而馮習兮煥兩儀之祥辰茀妖散斗樞兮文曜
萃于奎井風雹休天遼兮亘長漢而四昴列九壤之
版章兮坤脉泑濔而無響燦玉林金圃兮叔寶呈其
精朗岐嶠羣于帝圃兮招挑沼之翠黃玉蔡漢蓮波
兮鑄銘鼎于昆荊肇靈官龍紀兮啓辟雍于明堂檄
丹冥青徼兮獻共胳于遐方聯谷崙于紫陛兮摘蔡
蘇于馬圃籌古治于碧帳兮遠武陽于外除宓妃嫮
星房兮仳倠斥而不御昆吾耀炎精兮鏐鉛刃而誰
顧杜衡紉申椒兮天馬騁乎飛步璠璵映寶璐兮魚
目難得而廣闍燮商鼎列庭兮又何品乎康瓠余問
靈氛卜吉兮將大觀此九區控青虬紫燕兮飄層霳
以凌霞余已登紫閣之峰兮南抵于蒼梧訪金仙于
峨眉兮跨空同之翠丘遡洪河萬里兮攬此中嶽之
靈居將浮海入天台兮息九華與匡廬泝金瑣連江

兮駐雁蕩而踌三吳收春意于丹宮兮同黙然而悟
嘻招魂乎歸來兮又何思乎閬虛棲此杏花蒲葉兮
愉玄混而與俱逍遙雲鹿海鳥兮識栩栩與蘧蘧魮
兹洪範天與兮尋遺軌于孔周頌昭夏雲門兮浴風
日於皇羲歎曰龍圖流胤鳳曆昌兮春斂滌蕩埃中
陽兮匏器懸鼓絜泉香兮矢文時夏胥樂康兮春絃
琈磬雲瀼瀼兮列耀秀華都荔芳兮陶浴休氣霏煙
慶兮惠爾百姓介昭明兮六呂載歌肇塗飂兮解彼
長劍借允升兮我歌且謠著丹名兮

曉鐘賦　用庚子山體

西窓落月流餘輝清夢初回漏刻微曙鷄斂翼啼欲
歇候雁高翔鼓漸稀麗譙鳴鐘報晴曉點點歷歷徹
重闕初疑楊柳樓前度忽覺梅花池上住出金屋之
麗華入蓬蘆之幽素送寒江之孤舟歷陰原之荒墓
獅明月以搖空雜長風而入樹緩如澗水之流急若
秋霖之怒緩緩急急相遞來棄臣離客中懷摧飄颻
半逐鹿盧轉颸沓全隨城角哀攬短後而興歎按昆
吾而飛腕善永夜之向晨窺明星之有爛明星爛兮
空自憐紅顏去兮愁雪巔咲壯心忽已易慨銘勳其
誰傳歌衮鳳而自伏望九龍以遥戀

琴操二首

綠水曲

杏雨紅初散楊烟綠半消日上金粧麗風迴繡帶飄
含情聽燕語泫淚惜花嬌流瑠波影裏明月蕩輕橈

雙燕離

綺井拔金彩沙版散瓊光老池窺繡幙宛轉弄雲裳
摸絜風前逐牽絲日下翔水晴沾羽暖花落涂泥香
只言永比翼誰期中斷行江天去寥濶海路望微茫
雌飛吊孤影嚾語摧中腸徘徊憶桂殿悽惶戀杏梁

樂府

元會曲

青陽初協律紫極儼垂衣木德舞彤陛雲曲奏金扉
新鶯別啟囀玄鶯上林飛的皪含花蕚霏微帶雪輝
丹啟傳龍節青丘轉鳳旂八風調玉器萬歲御昌幃

鈞天曲

帝筵三殿啟大酺九衢同仙膳調丹鼎神樂應黄鍾
陰陽合簫管風雨問笙鏞三分協激羽九變識旋宫
絳霄連縹緲日觀接曈矓朱鳥飛煒燁翠獸舞融融
新蒔薦華旦芳鮪汎文叢八埏欣麗鵬琴調衛靈[illegible]

春游曲

春光九十日一日莫虛過雪映疎梅影風雜竹當歌
蘭棹戲兩沼玉騎踏香莎名姝調麗曲飛觴莫厭多

鳳臺曲

清夢通華館仙音徹絳霄乘風人不見一片彩雲飄

洛陽陌

歌鍾遶鳳城士女雜春行挾彈誰家子意氣俯咸京

折楊柳

笛裏數初歇歌中怨未收陌頭楊柳色莫遣入高樓
花飄朔雪綴葉暗塞烟浮一枝何處寄搖落亂春愁

春江花月夜

夕江涵晴色疎星漾碧流仙郎拾翠去玉女抱珠遊
紅芳帶迴舸綠奐逗曲洲潭明桃大艷沙白柳烟收
百枝鏡影亂千葉簫波稠香連桂蘂墮輝散雪霙浮
歌釵牽碎玉沾袖奏沉鈎撚花遙望月嬌澁麗華羞

對酒

仙藥傳多誤茲方良獨嘉三漿擬膏味九醞薦瓊華
常將不平色一解借流霞未問量深淺沾脣興即賒
舞娘方蕩駘俠子慢矜誇陶亮綸巾側王戎如意斜
莫教虛竹葉空遣咲桃花百錢聊挂杖何必卧壚家

大堤曲

淥水遶大堤堤上花紛紛相期不相見愁望陽臺雲
君非遊冶兒妾非倡家女黃鵠洲前分終作雲邊侶

芳樹

芳春媚上園葳蕤紛瓊柯艷艷撞飛轂盈盈映舞羅
流香飄乍遠清影散還多絳臺被素華綠池遊丹莎
文禽徘徊飛舞枝兩婆娑蛺蝶繞綠萼輕風隨倦倦
少婦麗新粧空閨傷如何玉腕拂長絲寶靨顰雙蛾
愁看玉驄繁忍見雕輪過欲醉滿桃酒還悲楊柳歌

東門行

洛陽有豪客題柱天津邊彩毫鄉玉匣白馬撣金鞭
上書謁紫宮批鱗蹶萬言六龍迴光景一字華袞宣
吞虬已寒骨黃雀尚聯翩許身委輕塵報主傾微涓
揮步雙闕下直氣凌飛烟白雲遶丹篆黃竹照綠編
口訣朔漠事魂馳龍庭前彎弧射旄頭勒石登燕然
排論武安罪飛鷹嫖姚賢庵駁虔長揚吐鳳隨甘泉
北斗暗光彩東華搖星躔紆綾震貂璫驪驄避簪蟬
待詔聽金鑰承恩侍御筵秋風起西陌弱葉飄東阡
振衣辭魏闕飈舟別洛川悽惶抱[illegible]字慘澹擢[illegible]絃
灝氣撫流雲英辯藏深淵往日黃口子來款白與堅
黠然醉春酒瞪眼窺青天

紫騮馬

削竹搖金鈌曳練照明墻色逼桃花妬跡散蘼蕪香
方思騰瀚海聊且戲垂楊驕嘶蒙容去美人空斷腸

五言古詩

春歌

玄鑾辭窮紀青旂引上春鴻鴈賓東序魚獺祭芳辰
祥風吹流澌渙渙氷花新雲滋潛晴岫嬌鳥爭鳴晨
園池啓初賞聊茲随蹄輪綠葩耀曲塢紫蔓縈飛津
棄捐數歷薄廣陌恣飄淪花霧繞行車欵段驅東闉
愿同擊壤子嘻嘻披荊榛魚龍開色象皇風播九垠

十六

春日居玄湖築舍幷理樹藝四首

其一

槐綬榮世載蟬纓耀重輝清德鮮厚遺况值中葉微
嗟予奮薄羽𩙪風忽乖違披榛理前緒逅廬得所歸
鑿渠廣舊陂結牖開新扉力薄丹艧少覩陋構架稀
清耳鶯傳曲燦目花成圍榮途杳相隔誓與青霞依

其二

蒼精粥丹谷翠芳紛綠堤雲龍啓嘉辰星鳥懸晴曦
誰謂玄湖水彷彿高陽池綠雲拔縟藻碧波漾彤蒐
斬茅葺松閣編荊護花籬舊館鑿蓮淵新軒蔚石坻
鳴鳥一啟去忽覺神理怡避喧悼已晚養僻諒在茲

其三

架竹學虹橋疊石似闇丘凌旦水烟薄亭午花竹幽
中有一草閣雜樹雲陰稠微風動前渚潛響蘭馨流
持坐理冥思寂歷無所求玄溜常在目皓髮何須愁

其四

少伯營海洲列禦居鄭圃人生非羽化棲遲焉無所
藤蘿遶林帷薜豆韋户宇匪云事高尚聊茲免悽苦
太澤穿鰉空榆榆託蜩羽物類各有安造化随其取
栢梁與銅雀轉眄俱塵土達人知止足寄身聊為處

十七

日月不可計川原豈有主數茲渺欵軀天地遇逆旅

二月中於玄湖田課耕五首 學陶體

其一

旧奧勤龍畝元亮理常業緬茲曠達人俱自操畚鍤
老妻亨豆菽稚子或為饁飛燕銜浦泥遊鮮喋洲葉
赤立與枵腹胡能將歲月矧茲三辰開青龍按東節
城柳拂長絲山杏迴紅頰萬機欣向煖嘉苗思將浹
暮星呼亞旅俶載向阡陌叅林鳴曉鷄奧然情神豁

其二

海霞蒸朝旭溪烟蔽桑榆布穀鳴前村耒耒聊啓塗

刈草飼牛飽炊黍啖耕夫土解落英散犁深苗根疏
龍風滄人情林霧飄還廬偶躭田家樂漸與市交疏
清陰抉書策常得古人俱遙謝徐孺子芳軌疇能驅

其三

播穀在東菑嘉苗疏且立甘澤零及時穿塍亂流澮
喜有二仲來濁酒對蓑笠黃鸝郴外鳴白鷗常飛集

其四

昔我踆踆人拙宦經崄阻蜀江濤魚龍泰山寥鳥鼠
瘴癘常在途崎嶇懷悽楚那知旋故疆栖息安樂所
桑麻鬱中林量華理吾土除彼水旱妨優哉歷寒暑

其五

洛陽數二頃成都營桑弄英雄慨殊勲同兹生理忙
所幸籍前庇負郭紆舊疆陂田稱膏沃渠澤還流長
嘉禽祖人耕坐令隰畛荒躬親収穫多那復辭麋鞅
榛莽巳云剪狼莠俾無敗貪頑士所鄙但願充積倉
國租諒有資宵祭皆胥康東山吐明月高詠伐檀章

春日酬陳永阜陳豫庵同見訪玄湖別業

疏池帶城曲結宇搆林篠荊扉聊畢棲樊籠借舒嘯
忽聯德星輝巾駕共歌咲乘茲舞雩興滌言賞高抱
載酒携艷姬流音發要妙盤桓欣暫憩徙倚悠[illegible]眺
蘭葉飄羽觴竹皮映簪帽拿枝黃鳥飛披[illegible]芳魚躍
憶昔同朝籍金紱列華耀方思崑閬遊服色殊常調
未營縱河車且擬玄湖棹高懷無世情悠悠契所好

梅李園觀少年蹵踘

鬱翠交北渚穠華照西園乍疑廬山曲忽似武陵源
婥約誰家子三五來相喧行歌還蹴鞠綺錯紛華軒
盪霧羅衫矯搏風繡袴翻轉勢思遲迎停態相輕騫
緩如明月度壯比驚波奔艷姬攀珠樹凝睇握芳魂
素襪凌秋波丹轂炫朝暾究究穿雙鳳采采散羣鴛
穿風結[illegible]見蹵[illegible][illegible]豪華傳宋帝行蹴肇軒轅蕭苴衍兵技墨
子入雜言説齊蘇辨騁紀漢班史存練材習軍壘鞠
歌戲花村日暮南陌上擲果當車驚郎君貴適意豈
必遊金門

暮春邀張一舜臣崔八勤之偕會友泛舟

釃酒招四鄰鷲舲泛漣漪柔蘭香氣浮擬藻文葉披
笑歌淹芳渡檝蒲聊為娛棗襟亮巳宣赤窂伊誰吐
咄我座中人短髮俱遲暮聚如水上漚散若花間霧
倏然邀高音羣猜豈能顧翹思高駕人文駟儀丹輅
朝遊金馬門夕擾承華路擒文照玉孟策勲懸銅柱
而我何優游青陽叙飛度

春日觀董秀才書舍爲花草

海草無人采淵花空自妍草薑香雲結花媚金珠鮮
海邊自榮謝幽谷常淒然東風吹玄圃五色競取憐
碧石烘丹砂朱欄凝紫烟剪美擬瓊瑰墮枝比琰玦
玉孫點丈纓玉姬裝華鈿稱觴紫霞裏上壽花臺前
物生貴有託孤根難纏綿未能值上苑幽芳還自賢

春夜同郡守馬公泛舟

容與賞心適湛滄湖波停巳倒城螢影復含花樹嚶
歌響遙振葉櫂轉暗兮淨遠澌全和曲宿霧半成屏
泳觴如虬羽醉言傾酴醿攤遶城曲六馬駐雲扃
山 廿
踈簾忘何告姝子還留磬吹笙想浮丘鼓瑟憶湘靈
劉琨欲嘯月馬期思載星絳燈夾岸去迴照孤鶴汀

月夜登樓詠懷

河漢披高樓徘徊聊四望美人守春閨惜此明月光
狂夫去交河如彼參與商自矜龍額貴豈念孤鳳翔
春風陽亭障秋氣迷沙場雁書竟無還關路阻且長
蘭膏委曉沐羅襦掩空床月朗星逾淡風高雲作揚
非無金罍酒醉言試仙方良會難再得屢景謝容芳

園亭自酌

憶昔黄頭郎扶帝升雲陛歔欷趙國屬袪服登犬臺
世事多反覆誰能輕壓揚來[illegible]忽成塹崩石或作雲
逐兎向廣川疾足終能先白日馳且挽黄金去復還
丈夫重富貴胡不爲執鞭春風吹咲語且醉飛花前

春夜同固陵王明府飲高臺

絳燭朗春宵樂賓情忘翕齊侯歡意邑祭子雅懷就
客坐罷雜戲凌高壺矢集未覩繁弱張但避忘歸急
勝笑較奇偶競巧誦銖粒祈爵各奏能賜灌欣升揖
風激梁塵飛氣驕蘭膏歛仰射攻三關漢楚爭先入

春日園亭讀書一首

踈園籍春華幽搆鮮人跡開函覽羣經晴戶照丹冊
甲 廿
孤懷夢忘頻揚景氣乃適棲神古人編無令自消晚
執戟閣上籍中郎座間惜豈若短籬中常羊任朝夕
愧無竹箭敵欲接蘭陵席非堅不較隙雜子聊披擇
才云博典墳吾強庶免誚晉書殷仲堪每云三日不讀道德論便覺舌本間强

雨後理園蔬

曲圃度靈雨蔬甲含新光輕烟散芳畦暄景流荒墻
芟草覃腴鎌致種懸佳稟插籬豁雞去潤膏土蟲傷
諸葛芥可斸周顒韮未長葵似軸川徑芹比青泥坊
未采盈襜綠已想和羹香煎葉堪潄齒含芬聊濯腸
誰云野蘅好終無家蔬常幸晚抱甕拙細履或雲凉

杜牧悅晴無六
折逸園而細倚

聽鶯 五平五仄體

花巖謳微風梆谷散宿霧嬌鶯初調音老鶴亦走頑
響輕如流澌笛謕似泣訴方驚西園閑忽轉北隴度

五言律詩

初春蔺喻大定之陳三公美并遊春諸公

凌旦尋春處莫言花未開仙人碧玉館艷女紫雲臺
一醉連歌去千金買咲回風光已相待數遣曉鶯催

枀枀

淇水初搖影叢臺已作行枀枝翻燕白細葉隱鶯黃
少妾停春線嬌容點靚妝烟中披帝女公子炫華裳

舞女

聽絃隨奏節翹袖候歌數調鶴清還媚學鸞嬌未成
風迴腰梆折塵暗鬢花傾醉笄蔺薰噴橫波似有情

月季花

綠剌含烟鬱紅苞逐月開朝華搖曲沼夕蘂壓芳臺
能鬪霜前菊還迎雪裏梅踏歌春岸上幾度醉金杯

王生棄妾

甘果偏生蠹嬌花却易撓鳳管才同調鴛池已別波
傷心非色改沉想是恩多將死窺鸞鏡悲吟換馬歌

花前與智上人對酌

芳園逢大士把酒說生涯智種懟春夢歷緣歎海沙
渠流極底葉風散席前花柢樹疑甘露何辭醉碧霞

月夜舟中聽燕道士彈琴

花月逢仙侶停舟鼓太和飄飄綠水曲蕩漾白雲歌
卓女何情極田文空淚多一彈能洗耳何必賴陽波

花下鬪雞

傍階逶引敵度檻忽猜羣觸刺牽鈴索飄英點甲紋
羽翮金距合匈濺玉冠分九勝𪅴鳴去雕堂亂紫氛

荅僧人移種芭蕉

靈根帶絳沙拂樹翠旗斜露詎支公院烟分謝客家
莫言披伽葉還想綠曇花何須鸞鹿夢已覺悟三車

薔薇花下聽鄰箏

窺妝羞楚女剪彩笑吴宮捴翠偏縈霧叢香易惹風
葉嬌才半綠花亂不全紅未待銀箏送先令玉斝空

無題

寶曆辭春館清心訪道家綠嬌沾法雨紅[illegible]霞
轡歌陽臺夢遙尋漢水槎武陵憶劉阮洞口[illegible]花

五言排律

草茵

嵩陽集

汝南劉繪著

七言律詩

鄭春事

謾道平分行幸年青祇絳節轉雲怫山梅岸柳丹霞
裹桂檝旌綠水邊花繞舞行迎日鳥隨歌曲度
鈞天誰將勝事還傳遠為報風光似洛川

春日郡守吳公少竹社駕玄湖留小宴

烟霞溪上潛夫住桃李園中謝[illegible][illegible]鶴萬飛鶯捲
旆林鷗故嚇逆行盃不勞白社關民瘼頼有彤襜濟
世才登覽莫辭崖磴逾寒花幾處待君開

種竹

新移脩竹長琅玕曲檻周防早晚看䟽葉含風循帶
綠南枝映水不驚寒烟深晴養龍吟調醉後偏宜鶴
尾冠殘雪半消明月上幾回閑步詠幽蘭

送恭客吳祥雲赴三關趙總戎幕下

星門昨夜耀龍文上將橫戈正立勳應鑒不傳青海
箭漁陽新練水犀軍碧幢夜肅樓前月未識[illegible][illegible]陣
外雲遠客莫辭千里去滿堂珠履喜迎君

人日同房汝勤劉汝望二兄出遊郭外

白髮遊春解惜春况逢此日更相親玉羨雜菜青絲
細金縷纏花采色新陌上爭梅飄絳雪苑邊藉蕙拂
香塵杜陵逸老江湖興談咲何須巧媚人

三月三日偕客泛舟玄湖

桃花水泛映朝曦度柳飛艫翠鬱披旌拂遊絲雲外
繞櫂凌青翰斗邊移鳴儔慈氣同蘭葉豔女嬌歌轉
竹枝文藻空傳王謝盛山陰誰復接芳儀

春日詠懷八首

春日曾看漢苑花長安自古盛繁華九重日月懸天
府百二山河繞帝家共道蔡侯來上谷誰憐賈傅客
長沙孤城此日高臺望鳥轉花飛空自嗟

烟浮五夜轉長廊寶燭庭開萬蕊光鴻度金衢邀知
雪花迎玉女漫飄香鳳書不見傳青瑣龍劍空思借
上方共應一枝沾雨露獨隨幽草媚谷芳

涼州二月然泥傳正是嫖姚出漢年王塞雲橫愁轉
餉金河月冷斷鳴弦健兒戰骨黃沙裏突騎摧鋒青
海邊聞道飛書不論賞將軍灑淚度祁連

銅符萬里赴渝州巫峽巫山今古愁落日啼猿驚客
夢桃花白雪湧江流遙思洛浦情何極相別巴人愧
遊回首功名烟浪渺黃陵灘上一扁舟

蘆溝河畔牆壓氛疊鼓鳴笳禁裡聞北口烽烟通朔
氣中山戍甲亂胡羣關門空鎖漁陽月戰騎誰驅狄
塞雲安定城頭雙砲在揮戈尚憶石將軍
十年猷柱聽朝鷄烏鳥相依宦邸微親着彩衣懽晝
錦遙懸丹詔下册闈鳳凰臺上恩波潤豺虎叢中志
願違日暮青青原上草空將淚送春暉
瀉蕩春遊傷客情緋桃弱柳正愁生西湖花鳥烽塵
暗東海魚龍日夜驚象齒明珠應斷絕羽書弓甲亂
縱横漢家恩澤如天潤玉匣空埋玄菟城
黑龍洞口暗江雲毘頭寺裏淨香焚山中毒草餘坐

甲　三

瘴夜半妖禽不忍聞披髮蠻酋爭部落抽刀腥血濺
衣裙曾將嘯叱風雷起飛草相如檄蜀文

春日吾同年魏大叅集憲副見訪玄湖別業

行吟澤畔一閑身水竹幽居無四鄰塵海幾年分鴈
侶烟村喜遇看花人門同座主情逾密二公同予俱王新林房取
路隔雲山夢入頻杜酒正饒紅杏塢美波重醉曲江
春

絳紗籠白牡丹

隋家花藥未知名直到開元入上京帳外香魂疑度
影檻邊素質似含情紅綃偏映瓊華色彩雲遮添雪
月明分付今年蜂蝶道不須來往苦經營

春初東郊小宴值雪

芳菲翠苑散珠霙玉馬翻雲素靄縈炭入綳幃蝶舞
燕濕沾金縷暗啼驚紫蘭砌畔綃初合黃竹叢中花
未成莫待揮毫歌郢調且聽豔曲醉飛瓊

麗人

秦姬小字杜蘭香春豔粧成照杏梁咲點山櫻初摘
絳嚬含翠羽半分黃蕊掐柏看蝉腰折轉扇鸞開鳳
曲長指下慵彈碧玉調眼前不見侍中郎

古意

甲　四

芙蓉浥露別君難錦帶雙分金井欄雁字幾行滿遼
海龍旗二月轉皐蘭鴛夾機上腸應斷楊柳歌中曲
未殘慢道春風吹苑塞可憐明月鳳樓寒

春遊下莊野寺廻文

年華慶賞快羣芳野望遙亭客路長烟帶綠楊垂露
井日翻紅杏舞風墻聯飛霧陣雁横字泄漏春散鶯
囀簧絃管醉花迷靜院巡開籍草徑飛觴

七言排律

春日遊張莊壽安寺

浮葉神功事杳寘遙禪靜業未難成自疑胡蝶原

夢却與沙蟲苦細争乍覩飛輪麾世隔不須談偈慧
心生西巢海鶴留人話一樹山梅欵客情曲水迷連
熊耳秀達磨面壁熊耳山飛霞常控馬鞍明馬鞍郡中山名絳蓮吐
艷搖沙界青尖合光照化城長明燈色青空鏡能通陰瘴
曉踈鍾光報夜峰晴杯涵然筍茶名香偏細塵拂寒松
風自清洗鉢池中諸水浄彈琴圖上萬山鳴用宗少文事
老僧日暮還相送直到溪邊不問名

歌行

陽春歌

蘭林繡戶照輕紗銅池漾水散流霞鳳皇樓外度仙
家丹殿光搖寶樹花寶樹花風飄揚橫汾燕鎬慶韶
光風歌雲曲轉洞房靈卉含輝沾雨露西連若木東
扶桑

氷開打魚

曲沼縈玄洲層城遶細帶聊傲八節灘白樂天鑿自娛歸敢
云七里瀨玄湖周回七里二月漾流澌春魚上氷外魚上
狐停湓碧波細人傾兮扣舷歌晉書夏統事赤鬣沉沉龍
瀠瀠翠鱗瞥瞥觸橫羅騰細出水如飛劍隋本德潤詠魚劒影
侵波又孟浩然游魚來劍脆掩翻瀲似擲梭借用陶侃事百餘入路消
漾濟千頭溢艋仍揮霍還將半放綠蒲沄莫令盡覆

青莞簿憐生豈意昆明珠漢武游魚銜珠齊性却識濠梁樂
鬧市何須阿堵多允俎寧教滋味薄安得池波通小
海錦鬚銀甲常飛躍

春日飲西郊得李太常寄雪詠百篇喜而賦此

默苑韶華映綠池嬌儔嫺侶醉瓊巵為報李侯寄書
信芸函遙贈郢中洞開緘縝紛銀礫燦春情已逐胡
山馳胡山下中麓子棲身海畔搴芳芷蒸御泠泠琅
玕寒肌膚婥婥氷姿美珠囊綴丹谷寶樹照渠軸舞
霰謝客聯迴風陳王牘懸思此日理幽蘭還似當年
和黃竹赤囊繞積輝玄楮散輕霏文澌渙曲沼墨氣
馥重幃堅凝漢使節沉溺胥人衣華滋圭璧潤湛瀏
雲虹飛一片楊花飄麾亂幾枝梅蕊鬪芳菲方追辭
客金門集忽念征人玉塞歸綺閣春宵斷飛夢嶠崗
千里能相違誰言東莞雕玉龍慢遣甘泉吐白鳳憐
予飡落傷歲華雙鬢滄浪點素花兔園凄凉推齒牙
含毫豈敢爭春葩夜魂幾度凌海涯龍波蜃氣迷相
遮情縈絮思結麻夏蟲常自侈蜉游空咄嗟絕調仙
才思李白豪吟氷柱愧劉叉

暮春射獵銅井山中

風落鎔囊河柳青烟消火井間花零片月掛雲掩銀

鏡雜雲飛來披繡屏繡屏開翠帳起畋兒搖缺山凝
紫采維彩霧中雕騎香埃裡古冶裂玄態中黄批文
兒草頭一點鳴鏑來蛇弓抱月觔筋開紅帕蓋馬蒼
由去白羽推風蒲子四手柔弓綠花開騁濺毛濺血
金鞍冷崖前錦雉墜飛翎天邊白雁無留影更有雄
鷹攫上鞲白雀黄頭月兎愁月兎愁素霓收春星散
林壑夜渚帶山樓樵童牧豎歡相顧野魅封狐嗔不
留竹籬層結臨丹壁旋旆笙歌嬲八澤解腥燔豹醉
獵徒卧夢長揚子虛客

春日寄李中丞藏書歌

山東李侯濟南師書名滿閣誰能知五嶽精靈擢將
選昆明老龍還見遺北斗文昌有光護南正玄蕭無
人竊搜求八索蟲魚朽補完六籍彫殘後銅板玉匣
辨古今天祿石渠呑八九碧函朱麝芳彩棟綠雲翻
軸軒豈能搆廣内應難藏内家傳秘室外家領太常
劉歆七略外則太常太史内則廣内秘室又云中藏領太常御江中一紙青霞裸帝
前小書丹錦囊青霞果丹錦囊用漢武何諫之事七略分奏悼劉尉
一目能收困蔡郎中麓子起稷下麥花翼葉動函夏
搖筆窓前絳雪飛開談座上珠泉瀉公孫已自屈雕
龍田子焉能爭白馬憶昔待詔奉公車墨郎錦綬綰
銀魚周室柱史應再出楚國倚相那得如公卿折節
問奇字　天子巡行載秘書用唐太宗稱虞世南事只今聖德
應玄眷七十二君應莫先侯家代宗譜秘典弘詞恨
勿著封禪

綠雲篇　并序

夭桃詠賢茉莒敘樂柔荑結好芍藥贈情雖美
剌殊應而蔚詞婉思均足尚焉自屈平寒備之
託宋玉高唐之夢迨陳思洛神靈運江妃志咸
有寄頗濫媱焉觀妓之作自晉潘岳金谷集傳
玄有女篇宋齊以下若鮑照謝朓江淹何遜徐
陵庾信諸名家百餘首雕艷鏃芳詞爲可美然
但流詠情景而諷義俱滅矣覩賢遠色聖訓昭
然古之賢豪侍忐而富貴雖或冶容連屋妖潔
異特亞亦知國風好色不淫之意丁巳立春日
諸客邀遊東城偶觀春事嘻嗇群妓數十縟綵
斕淋鬟英投果于時路客目送孌童調咲春意
爍如也余感元亮閑情之思子美麗人之篇略
述微尚非敢移神沉靡曲終奏雅也

東城樓湯漾綠雲流鳳花翠毦鳳芳洲雕臺望遊遊
繡閣披幰靡初鶯轉尚遊遊人思將殢鳳嘴銜霞照

綺羅龍鱗映水度笙歌度笙歌陽絳河麗人連帳踏
香莎飛纓飄風鼓迴丹霧寶釵明璫射綠波乍疑分隊
驚鴻起還似聯翩翔鸞過裊風流雪搖纖弱照水攀
枝美婥約高花就手綰流蘇細柳牽衣縈翠幄縈翠
幄挾飛僄盤睇轉冰圖合情巧倩朱櫻嬌妖容假面
瑤華鮮窈窕身腰稱靡曼肌態妍顧步花移影回語
麝凝烟嫋嫋輕肩翻彩鷁盈盈束骨斷金蟬芳鬢金
粉縟新粧秀項瓔英繞練光細分翠羽眉横黛塵拂
檀煙步曳香歌搖九華扇宛轉明月見舞隨七寶帳
縹緲蓮花漾穠灼炫芳菲浅澹娟清輝行兩挑心如

楚女淩波逶態似洛妃楚女洛妃爭嬿婉巫山伊闕
望不遠但思作對洛人間不顧孫冷隨闇蛇鯨華麗
景羨長安夾道飛甍繞合歡竇氏朝迎綢錦瑟梁家
宵宴舞金盤錦瑟鬧金盤雜珮風堆琅玕五夜淹歌迷
下蔡千金選妓買邯鄲傾豹胎解熊蹯鱸曲已忘竊
華姿信可淩宋姝娥媌淹北里朝朝暮暮笙絲起碎
粉銷蘭爲君死千秋萬歲常如此莫瓊樹陰靡華銀
箏象管去誰家綠珠樓下壓碧玉井中沙佳人留芳
節禍亂生蓬麻魯國男子自有持蔡女悲涼夜雨時
鴛鴦比翼戲芳池黄鵠雙棲共一枝縞衣已羨東門

詠綠雲聊賦東城詞

聞諭京兆興皐自金陵移桂植家園以詩代書
遙有此訊

君昔乘驄躍上蘭燕京五月風霜寒抗疏直入排閶
闔垂虹倒挂攀琅玕此時六龍迴光寵共肩孫鳳鳴
雙翰西登峨眉灑冰雪四塞天漢傾雲端一朝繡斧
去溫室赤城文藻炫霞日擁門豪客意盡歡拂座英
僚氣轉逸白鶴高飛官舍閑五松秀結犀峰出東園
公子花石鮮西第將軍樓數賢綠雲搖華古臺上明
月透酒滄江邊滄江邊雲物改風流六代沉光彩無

事還藉英雄人千年尚有勳名在勸君莫著謝公屐
早爲蒼生振長策勸君莫羨彭澤柳葵心直向酬
明后暫將豹霧養南辰旋見龍光依北斗嗟予風塵
落海涯烟寒大澤悲龍蛇可憐年少不平氣空隨秋
草暗塵沙君才幾倍嵩陽子雲衢況是馳天車商家
鹽梅正須待淮南小桂安足誇

仗劍行送陳兄豫南赴留都中府參軍

蘭皐八月淨烟氛草瘴澶洲結陣雲丹宮按劍分龍
節翠帳鳴鉦驅扃犀旗旗北駛嫖姚將樓船南擁伏
波軍雲沙黯黯江色寒風霧暝暝漢月殘七校橫戈

開樂浪三軍躍馬擕倭韓洪書云猶倭韓別有文園客才名振華翰金閨請長纓幕府抑天策年少學書誇絕奇當場蜂劍光琉璃氣薄飛虹吞瀚海夢隨明月轉燧支蛟吹島霧生蜃吐海濤鶩銜珠開雁陣函犀控龍營丈夫志欲旋頭滅莫遺匣中空浴鐵彎弓射落東海潮回旋蹜遍天山雪南北河山洗戰壓鋒銷凱奏萬年春彩毫誰撰昇平頌還見甘泉吐鳳人

七言古詩

春遊篇

洛陽公子惜芳春綠水香霞照玉人縹帶雙文金縷

細青驄半繫障泥新繡帯青驄過漢水桃花隔面歌歛起翠妝拂袖水雲中玉管調笙花霧裏綠幔爭飛百尺樓香簪轉凝三條市三市歌舞歡何極二八妖姬去無力自矜儇妃醒膝魂翻咲海棠少顏色海棠顏色艷方闌却訝西施帯泗回寶瑟銀箏海下社探鈎六博醉章臺章臺客散日將暮藤橋別引武陵路彩燕偏迴蹴鞠場嬌驄故轉鞦韆樹蹴鞠鞦韆㬉曉烟攀花折柳慶韶年人生適意春應在豈必宜春平樂前

元夕同雛賓觀里中放烟火

銀漢低回度月華瓊鈎寶柱綰燈紗宛轉縈烟隨逥騎徘徊照影逐香車飛蓋遥如平樂曲巷相逢似狹斜百枝然火龍銜燭七采絡纓鳳吐花鳳花龍燭光雲陌鑾童艷女連歌席荷蓋亭亭旗羽翻芝幢渺渺蘭燁燁鸞鸞閣上舞燕仙翡翠屏前淹醉客樅金疊鼓轉層臺絳火銀花迸雜沓乍見朱塵連霧捲還看薰燧亂星回赤熛忽掣金繩斷丹洞齊燃玉璞開蟠空百丈靈虬繞撲幔卞行熱蝶來熱蝶飛飛散籠箔流螢的的穿高閣雷影迎前霹靂鶩瑤光綴後天花落扶桑波上浴奔鯨蕊珠樹底翻丹鶴毒燁熏時

解麝膏殘霞剪斷飄芳靄麝膏芳靄夜將闌蔓延迴戲幾回看鐵鈌爐銷歌曲轉銅街溜滴舞衣單鵲飛玄渚星河沒龍口流珠滴水寒遙思內苑驚山起噴烟射火春霄裏千旗萬隊遶西城地轉天迴連北里豹脂熊髓照無休寶炬輕烟散五侯羽林宅畔龍媒集虢國園中鳳燀留翠焰金砂長夜宴火桂炮鸞拂曙牧魚眼搖燈半明減虹梁霞縷黃昏微黻華富貴目前歡却咲嫦娥補天裂可憐劉向只窮經夜月春風不繫情翩翩公子曾相鬪草閨裏螢誤一生

楊花篇

飛樓綺陌春風狂内苑一處蘇合房秦姬吹簫悲鳳
皇趙后繡被雙鴛央玉手爭團金釧臓羅衫翻厭菜
萸芳作隨彩燕未央宮又逐遊絲灞水東却咲山[illegible]
寒破白還憎團杏牆颻紅一㲉江上㕥清曲天涯望
斷靡蕪綠公子莫教魂自迷飛雪漫漫愁宋玉

春白紵歌

正月僊姑鬬春巧輕衫新剪吳絲繞着上偏教身手
宜舍笑揚眉雙鳳小雙鳳雙飛向舞筵流歌泛曲雜
春絃嬌殷齊上綠雲邊搖鬖鬌足飛纓鮮鳥音亂入
清歌裏花片飛來長袖前荊王半醉日將暮館娃匳

匣爭湏御重裂腥唇美夜珠蘭宮莫放芳華去

春思寄李稽勳一元

綠池蕩漾来幽蘭翠鳥朝飛暮復還曉霧輕縈芳樹
思東風暗落瑤華顡細草萋萋迷去路流雲片片度
春山春山新駐旖旎客金星食昴揮天策横海飛絲
欲釣能倒日扶桒搖挂席只令投足下三宮合掌南
辰暗光奕用楊億禪語匣裏靈虬且自蟠夜冷莫教斗間
碧别鶴三山斷去来神龜吐水重瀠洄南洲桂樹向
誰簇北渚香荃只自開聊憑黄鳥好音寄何時同笑
青霞根

月夜賞花偶觀少年射鴈

西園皎月照芳華綠酒壚愢恍浣紗蕩漾飄英雕砌
滿晶瑩流雪曲欄斜雝雝塞雁分雲隊數行嗏歷天
邊至宛轉留聲作陣飛參差顧影排空字側坐紅衿
俠少年擎杯挑妓騁捷嫖自矜猿臂多天巧十五學
射羽林前搖鞭直向蘭臺轉飛箭常教楊葉穿醉肯
北斗似連珠起取身邊繡發弧虛鳴先散聯翩翼斷
侶還驚後影孤一聲鳴鏑海鵬起雲中不見焦銅矢
電影輕搖加素翎應弦陽鳥芳階裏漢渚聲飛去抢
曳春星顆濇散悲切鴻鵠思聯雲外歌杜鵑空泣花

間血華岳岩嵬風霧寒長門淒冷音書歇當軒俠子
意氣揚綠沉猶自挽空張未言錦瑟娛齊女慢道輕
絲說楚王瑤光晻映碧玉欄露華零落黄金盤此時
豪客俱驚叱此時豔女坐長歎流商激羽夜未闌歌
歡合沓飄雲端吊鴈賞花情態别人間信是有悲歡

美人燈下奪紅箋

吳宮鸞堵啖猩血豹髓燃花流絳雪珠娘十五春情
切雙雙競向芸函揭步搖翡翠斷流蘇朱櫻笑破嬌
嬌咽夜闌春冷繡屏圍淡風彩燕雲裳謗五絲繫命
心欲折莫教一段香霞裂沈郎三月春信疎陽臺路

遠芳魂絶流塵[illegible]

輕搦衹箇説鉛華暗滴湘波寒無限愁腸剪秋葉

寒食日觀表弟鍾二走馬

金埒烟消芳樹開春風恍度漢上臺(臺在鄴城西)麗人拾翠柔中去俠客揚鞭花外來玉勒青絲攤繡雲盤(見説海常觀傳)別種亂飛春錦韉錯落珊瑚色寶鉄粧成翡翠紋闘駟嘶珂氣轉逸竹披練曳縱橫出驌驦明追激電光青虬爭比流星疾當場別有虬騎客羅袂丹纓映芳陌邐變鸞環不輕脫縱蹀突出燕比撥(馬名)輕姦刷景釐宋鸛綠飇吹斷紅霞薄一吼塵飛楊葉驕田四蹄浪捲桃花落半線駿前誰得先一日敷名遍究洛金鈴減響銜鉾長而鞭那復頑驪黄金門烟起海水揚願借龍媒騁戰場

山莊有嫗得石九碎之流隨一握如簪綠色映之覺下墜痛醫不能識

山靈夜走飛烟碧柳谷(出石)風田春脉脉白髮青裙(山長蘇學詩)採茶松花落處鷓九石疑是仙姬乍弄珠擇來冷濇瑩光澤錦雲駮落(石駮落如錦)拾遺記云東山有瑪瑙紅銀星閃爍文機白玉斧輕開慘叵測一團瓊液蛾綠色(南部新書云有石色綠如蛾價值千金)蔡瑚鴻丹(出雜俎)未足捧絳雪玄霜似不得入掌初浮絳蜜香啗喉信覺龍胎食(美石乃龍之食)五明宮中寒水沉(下丹田道書謂明宮寒水石名)五十倍空聞生氣力(嵩山有人墮穴中仙云飲此石漿氣力十倍)持向山醫問繼名華佗不見無人識手撿方書空自咄常山瑤匱誰開蘂識(説零子仙石)不博物從今愧茂先稽散由來恨偎骨但守芳心扣玉壺芙蓉江上窺明月(二句用説海玉壺記事)

艶歌行

翠楣涵日映香軒綺閣雕雲錯象筵縷金細纈九華帳雞綳斜鋪七采氈綠羽分黄開燭淺明璫含艷綴珠鮮步出璇閨還自息手揭簾鈎半藏匿沉花美影撲蛾輝編香濯髮盤鴉色嫣盼澄澄淨水華微津馥馥蘭蟬翼金鳳穿樓曳彩梯玉鸞銜花墜燕泥欲攀秦女空中去怕遣仙郎魂自迷仙郎出入披香殿飛鑾乘驄人共羨雞舌噴烟近御牀鰝頭弭節分宮扇勅賜龍盤繡螢弧雙鞬血鸛金僕姑建章楊柳無全葉長樂金鞍有的顱頭上貂蟬仍世胄腰間寶玦垂花綬銅山借寵許鑄錢玉榻承恩親割柚碧桃花蕊發井欄幕幕朝朝作合歡鴛央寶帶為君解鴛絃錦瑟為君彈滄海桑田隨變改願騎雙鳳彩雲端

燕歌行

春風二月轉燕然斛下榆葉半成錢百丈蒲桃浥消露千條楊柳窣寒烟都護分兵屯上谷將軍受律列居延任俠從來輕歲月紵帶一分消息汶連錢驄馬錦障泥天涯去去隨越忽平原門下擁明璫韓嫣帳底噴蘭香不惜流蘇鴛央結但教信誓思情長人生能得幾歲華流塵弱葉堪出曉盤龍鏡裏春顏變飛鴈林中鄉信除但似南陌蓬根斷不復東園桃李花夜寒露下井梧濕征衣欲寄難相及流黃機上斂雙蛾手擲金梭亂絲澁可憐舊日石榴裙顏色慘澹無香薰歷暗雕窓臘膏沐只恐歸時多見不條一段陽臺夢夜夜常隨劉北雲

十七

家棋歌贈廣平曹超

少年好劍更好奕草閣交談半方客天涯落魄問姓名鬬智爭先相絡繹年來嬾慢百事廢玄洲日與鷗鷺對門前苔花屐齒稀盡把斂名付此輩朗山蒙家吳祥雲漁陽陳真已從軍（真投趙綱戎門下）吳堂結交陸學士（吳堂正陽人陸學士深常携遊京師）三子絕技應堂摩儒生歡呼家計疎夢中著勢皆成書（鄭州歡秀才好象棋與人對局醒時紀其所妙著千勢好事者刻傳名夢入神机）羽林但說蔡千戶當場慣使與[illegible]車北地曹超新有名桃源出手皆能精（象棋譜有桃源精選批）

亢殘局三百勢傳自山東李少卿年少江湖任意走市兒俠子爭相候遍蕩花費不住錢身上藍縷一無有蝎来覓敵臨花前憐客分賭鬪踈籬拂袖輕迎不著意恍如黃鵠搏風烟欣然一咲發清機伏子藏兵美不違已驚步卒無堅壁更訝將軍斃出圍雲車霹靂下掣砲火交加霜倒飛牆失一路衆皆咲須臾格先見窮妙横縱奪稍人所駭單騎斬將誰能料吳卽當局但搖首被笞輸籌坐家誚雄不必擁戟龍沙垣健不必飛鏑平陵圍令觀春聰曹子臨局意使我鵰鶚意氣重飛翻

十八

初春自對池上梅花

臘轉蘆洲變曉吹春田鶴洛漾流澌楊柳樓前寒未去梅花池上暖先知蘭火輕薰漏水咽瑲歷碎遙緹風歇晴暉乍捲漢宮雲凍色猶飛秦苑雪熱嶼盈盈映綺霞綠渠片片繳瑤華仙姿占盡三春艷冰葉能開一夜花一夜花開春風早年年攀枝寄遠道香骨難同淇上枝霜根未比江于草搖漾初疑巴水邊芬薌還似揚州好月華小浣照黃昏此際猶堪惜素魂願隨稍散點琴奏不逐班姬舞袖翻佳人且莫催絃柱一枝西施色如土玉鏡臺前暗綺羅金谷園中罷

歌舞此時惟有嶰中鈞一聲吹入武陵春月明滿山
誰能和還想河陽作賦人

明妃詠

仙姬遠嫁別朝元侍女雙扶辭至尊隆額降色親迴
顧嬌臉橫波欲言遠行不為嫁胡苦一去無由報
漢恩羞束鬟雲付翠鈿强四粉露掩紅蓮雪色如颭
徒自嘆花光堪摘怨空然后宮佳人絕代奇朝朝暮
暮不相宜自是蛾眉妬國色莫把花容怨畫師胡兒
引上渭橋路萬里來河從此去白雪凝成紫塞山黃
沙壓盡龍庭樹夢中幾度長安城思單沛酒未能傾
四帷氈幙皆胡語一撥琵琶猶漢聲當時記在昭陽
殿日待承恩還自怨金類千重此際來玉門一望何
年見黑水東流不復回丹心南向未成灰君得君王
留一念願將雲雨度陽臺

從軍行

秋草滿地代馬嘶海霜凍天胡雁速龍庭月冷流殘
角雞鹿雲蒸暗鼓鼙白日關前鴉鵲集黃昏道傍兒
女啼將軍函犀出燕甸俠少投纓去鄉縣受脈先過
細柳營弭貂思擲蒲萄宴烽火西連胡塵起別有單
于渡邊水七校爭傳舉百營五官盡道開千里燕領
雄才滄海濱龍媒戰騎空山裏仰天歎息淚橫流彎
弧直欲射旄頭悲歌易水雲垂地長嘯胡天月滿樓
井陘獻計已不合齊門叩角誰見收老牛繫組心未
已胄都鼙鼓願須酬彈鋏歸來氣欲振登壇誰繫黃
金印邯鄲城中老廉頗淮陰市上輕韓信十載王門
咲曳裾三杯拔劍自躊躇水邊玄甲耀日景掌上龍
文衝斗壇長揖幕府托燕將願借聊城一箭書

五言絕句

春意

芳條拂岸翠花片染泥香寄言遊賞客風雨亦何妨

夭桃

迸砂含艷葉飄敷弄芳枝若稱東君意還乘少好時

賞花送客遊江南

嘆笑攀花會悲歌恨別期明年賞花處只恐動春思

水上落花

艷分隨弱浪香散裊輕烟未可憐飄泊劉郎此遇偎

美人剪綵花

綺閣方金谷珠幃似上林吳刀方頃刻造化拆芳心

茅芽

香拂珠纓細光瑩寶釧新若將連茹拔執手好相親

春扇

丹鵲分魔少金蟬入袖頻莫言恩寵薄情熱漸相親

酒後

披襟扶趙女岸幘邀王郎柳葉嘶驄去桃花滿面香

女蘿

孤枝含霧濕弱葉褭風輕慘道能攀附原多寡世情

池上梨花

褭霧香魂暗凌波素質嬌可憐流雪影半逐杏烟消

六言

晚發

碧草遙連翠幌紫薇低拂金瓶澹澹窺雲水底蒼蒼擁樹天邊

衣香

鄴錦叢臺千里吳羅荀令三旬客子緼袍何似江離自紉芳新

席地小酌

明鏡空搖碧水輕羅夢長丹沙烟拂袖邊低椰香過杯上飛花停櫂輕歌此處倚樓吹笛誰家醉後舉觴咲傲白雲飛盡天涯

七言絕句

客至

一種春愁對落花主奴強自撥琵琶門前剝啄歡迎去急攜雙環月兒茶

郭外

風前拉客看山藥雨後分僮護海棠却咲野人無箇事四時風雨為花忙

晚觀海棠

臙脂鬭豔映斜陽含咲分明試晚粧繡幕正憐妃子醉綠窗暗度返魂香

月夜櫂歌

月午波寒靜水禽歌殘初拱碧雲林揚舲只詠滄浪去迴棹誰為洛雨吟

鸂鶒[illegible]紅奩碧桃花喧咲

綠衣踏[illegible]傍春點鬢籠紗咲語頻莫訝劉郎看不慣偏饒還是可憐人

舟中獨舞

河陽勝事似淮南仙妾凌塵作合歡上客不須催脫櫂試看水鏡照青鸞

春初避前井汲鯉魚長尺半放漢河去

玉井烟沉春水深錦鱗放去快雲蹤臨流却咲徐公

遡只索仙方救白龍

泛舟夜聞城頭長笛

山陽一去少知音楊柳城邊傷客心夜靜偏来溪口

上櫂迴疑是水龍吟

湖上望月

海嶠烟消湧玉盤清光正照百花灘古今多少鬪爭

事冷對春江来往看

玉鏡涵空淨不塵滄江一片水花新莫言自在春宵

上桂蠹蝦蟇却惱人

續錄

哀貞女詩　并序

貞女世代不紀孫氏先夫死以矢其心言則勇

而貞志則堅而苦且愼容從容行出傑士所難

史傳所聞蓋字而奇節也覽事使人愴怳因為

百韻哀之

丹府星宫瀾瑤臺邃長層城華璐錯阿閣蘂珠裝

嫮婉七龍舞靈觴五鳳將月娥承露液星女注霞漿

象翟隨金母褘褕侍玉皇禮冠搖翡翠文帔曳琳琅

玄靚依仙侶穠纖照麗章乘鸞尋素里跨鶴失天鄉

淅止回昭景畐暉已發祥崩沙占晉室行雨涊高唐

皇胤追周姒娭嫮漢嬙方圓懸日月倫匹肇陰陽

天漢飛烏鵲人寰效鳳凰神妃臨洛水帝女渡河湄

包鹿終偕吉摽梅顧托良仙緣從許氏塵夢托劉郎

緒悅師儀肅施衿姆訓彰尚柔易作則不出禮為防

幂酒能供旨投衣識戒凉流襦朝擊玉裳積晚薰香

儉作絺綌勤令種稑穋翠鈿紛璚式彤管儼金相

顧史心偏切載詩義獨詳蘋蘩調內壼紘誦理中房

野饁遄欽奠晨清思媚姜結心操婦櫛束髮侍君牀

雙帶期同綰両釵誓作行庚庨甘荸布負載厭糟糠

投畚蒙山棗齊眉灞水傍同車欣射雉理釣欲觀魴

之子從黃鵠夫君似樂羊懸弧鶵鷇雛弱冠出珪璋

孝友緣天性中和醞道常靈蛇入合浦神馬騁康莊

茂業辟雍積華標玉宇翔抽心探月露操翰湛玄黃

藝苑開葩藻詞林挺豫樟蜚聲聯岳貫綴彩掩班楊

論道干時泰投書欲自颺雌雄雙劍在濕爍七絃張

志大無知已才高空擅場貢科竟偃蹇玄草但摟邉

阮籍窮途哭江淹恨賦敗傾心懷樂毅攬泗怨昭王

慷慨傾三盃結交盡五方黃金囊裡罄白壁橫中藏

正學悲嗛奔游言嘆杳茫服儒端法象析理辨毫芒

桑樂甘顏巷習傳及孔墻靭附應自快夕死足為慶

珠墜明猶媚蘭銷味轉芳愚貧終是美淵短豈云殤
數盡知全逆貞堅嘆未亡人乎心引怳天只意能量
遲息憐衷被遺蹤失可望輕塵誰倚托匪石獨悲傷
瑟瑟淒風入泠泠清露瀼金刀思偶鸞夜杵伴寒螀
百折摧肝斷九升勞夢長浣沙悲郢渚斑血灑瀟湘
赤雁斷書冷朱鸞掩鏡光緋衣時漬淚進藥每先嘗
心事清如水盟言皎似霜人生公已盡身死意何妨
別恨河山冷吞聲天地荒徇夫須決裂念母復彷徨
伯氏文章顯君門俊采揚題名遊畫省援步出長廊
兩露恩多浩靈雲志已償鳴騶儕翕艤冠豸肇軒昂
經學攻三絕雄才負一乖薦紳推雅重台鼎儇趨蹌
寶誥先榮孝金車更錫康戀闕終有類名闕見綿昌
弭節幽波逝褰衣濛汜滄慮君忘白水早逝待玄堂
不得躬安厝聊為導轜輀烟寒惟漠漠燈暗竇煌煌
並旐經南浦聯鑣度北邙未須啼杜宇所願結鴛央
殲露人悽惻青霞自頡頏高堂多福祉幽路足徜徉
修夜清荃紉靈椐郁葱穰呈媧補西極精衛塞東洋
秀氣衝霄府香魂逐帝驪齊車辭白距攀御抵丹暘
侍女遙迎旆雙成咲捧觴青虬縻逸邏赤豹駕騰驤
溟沼重晞駛支磯更東粧雲霞朝聚綵牛女夜成襄

天上風霜操人間鐵石腸獄冤知婦順心剖見臣剛
陰適呈華夏婁偷翼紀綱粲懸仙夢路毒飲欸之殤
御翰題真媛泥書表淵姬一時稱卓絕千載誌難忘
著論清譽遠陳風瀍俗攘蓮安齊綈繡潘令賦悽惶
斷臂丹青列露筋琬琰光國華流朗潤世寶吐精芒

日本刀歌

海東百鍊金虎神持慶蛟螭泣避津五精黯黯連赤
纈三尺錚錚粼綠鱗紅衫半挽青絲繫光流禹穴千
年鐵眼底搖愰噴寒泉掌上宛轉飛明月滿影常含
鯨骨腥鱟光尚帶蚩魂血浴井冰凝炎焰消沉沙夜
蝕土花飄初發新硎魁結綠鳊宜雙鞬綰滿稍只令
文德敷中夏組縶名王沙塞下矣蓉關前陳赤刀首
稱苑裏歌天馬海邦萬里靜倭韓年年貨器貢長安
島服已經開樂浪將軍還見轉舉蘭玄菟城邊玉匣
暖鴨綠江頭秋水寒

紫騮馬

赤虬翻錦韉白羽耀金鞍流影城霞滅吹風山葉飛
橫出休屠陣能空左角關但令君一顧灑血向金微

劉生

銅雀響玉聲救虜度龍庭代馬血中躍吳刀掌上鳴

醉過平樂觀囉吒羽林兵恐千空託姓藜火照殘經

催胡甥汝觀赴宣府兵憲

白豹關前鐵騎迎看君今日事橫行傳聞烽火通三輔莫遣軍書出五營寒角曉吹邊月暗霜旌夜拂海星明早將塞上風烟淨北望雲鴻報楚城

朱廣文見寄同僚來訪玄湖撲悶

春湖水泛柳含烟滿眼春光搖可憐咲語欲尋花下侶逍遥忽見吏中儂海棠開艷真如醉江鷺飛来又隔年来友正宜歌伐木才高莫著絕交篇

鴈

搖曳高空一羽輕年年何事向南征雲邊結陣經秦塞海上銜書度漢京風雨一聲客魂斷關山幾度月華明上林繒繳須應避萬里常懸江漢情

玄湖春詠集卷終

刻玄湖先生春詠集

嘗聞笠江潘公校士中土錄我嵩陽先生文歎曰此河嶽英靈也先生氣節文章表著當世固不負所知矣其雅韞瀟思時有吟詠鏗鏘宋麗與李唐殷璠撰天寶詞考所謂河嶽英靈者首響格律相頡頏於兹代則益信公有玄鑑焉然平日所著詩賦藏篋不多示人性恬曠瀟散喜登覽遊游雖居要秩觸物興衛略無絓絆逡巡之意年四十歸田即與親厚作會相為宴樂每云山林快意之日以十數計遊樂居七讀書居三即可謂塵世羽化矣其瑣瑣酬應生涯皆漠然者耳得失欣戚不必較也里中燕集亦不攝輪當人甲寅以来過春和多偕客携壺郊遊行三五十里朝出暮歸咲談盡日無景紓懷閒發歌詩顯及同門輯録成帙蓋十之二三也謀之長公玄子手書鋟梓以傳題為嵩陽先生春詠集夫舞雩歸詠知為曾氏暮春之樂仲尼喟然之歎意深且遠不可窺也顯兄弟事先生有年蓋陶陶春風中矣其與諸子追從杖屨但備童冠列耳若先生大意予小子何能以知云

嘉靖三十七年歲在戊午孟春穀旦門人[illegible]顯撰

嵩陽集無卷數 浙江朱彝尊家曝書亭藏本

明劉繪撰繪字子素一字少質光州人嘉靖乙未進士官至重慶府知府事迹具明史本傳是集首賦次詩次書次疏復以詩賦殿後而不分卷帙蓋編次未定旋作旋刊明人文集往往多如是也其詩局度頗宏整而乏深致文不加修飾暢所欲言如春秋補傳序云古之注經者務簡後之注經者務繁古之注經者務簡而經益明後之注經者務繁而經益晦六經之注莫不皆然而春秋爲甚持論頗爲平允至劾夏言一疏但以不戴所賜香葉冠激世宗之怒則非諫臣之體按明史夏言本傳稱賜香葉束髮巾言謂人臣非法服不受帝積憤欲去言嚴嵩因得間之至言得罪下獄帝猶及前不戴香冠事據此則繪是疏或嘗有所受之歟

王氏存笥稿二十卷

〔明〕王維楨撰

杭州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六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王氏存笥稿二十卷》提要

王氏存笥稿序

世稱三秦多豪傑本其山川絶奇自空同李先生以論著高一代華州槐野王子接跡而起兩入者皆人傑云王子拜南京國子祭酒入關省封樹會關中大震王子殞千家嗟乎王子産二華之隩區所云嶽降不虚矣而地圻山崩與行會豈非地紀絶而人傑萎邪余同王子舉進士爲史官日聚著作之庭獨與王子語合退朝輙

相與就舍抒文墨議論中夜不輟以爲常有故則走豎子挾筴進之務相攻錯瑕瑜不掩乃若揚搉古今得失即王子所膾炙余率有味乎其言使余不當於心則王子業已彈射之矣王子爲文法司馬遷詩法漢魏其爲近體法盛唐尤宗杜氏少陵居常好深沉之思務引於繩墨必結排中度而後脩辭初王子屬辭藻麗學士往往稱之及其治業益精去彫敝尚玄素删者謂

誇持可否兩端王子執余手語曰衆言淆亂不且不能自堅使余豈意脩古而無郤顧者公之力也薦紳大夫乞言王子者日益衆王子不喜畢論必求合於作者之軌然後受簡書之嘗與余約曰文章不朽盛事乃今酬應不給無所發明何以徵後世頗擬古詩篇目與公共賦之務竭精殫思一當漢魏比就業相與定其是非他日成一家之言則以是載首簡中庶幾有足徵

者矣乃王子即世余竊恐其所著書不存乃今得其遺書笥中無所失獨無所謂擬古者有志而未就惜哉要以所存者徧讀之亦既足傳矣余不敏惡能定其文顧王子有成言不欲倍故爲之叙次得文若干卷詩若干卷曰存笥稿則王子所自名云爾陸曰余觀作者之林其長短較異即能爲書檄詞而發詩不振抑或以近體取重古體訕焉人有所短寸有所長非虛語也

獨空同先生得其具體王子與之後先入室皆得擅場即關中多材賢此兩人者豈易得哉王子既博學多識與之抵掌論事四方疾苦九邊要害又可坐而策之曾不得終其天年功用未起命也王子質行載本傳中不具論論作者之志如此　嘉靖丁已五月既望

賜進士及第資善大夫南京禮部尚書友人姚江孫陞譔

刻存笥稿叙

余自有識以來即聞海内有王槐野氏玄覽博辯善爲古文而其人奇偉不群慷慨有大節私非慕之迨入仕奔走塵途愧未識其面去歲抵京忽報槐野没矣頃之濫役關中過華山存問其家亟索其文讀之果與昔聞不異因信槐野人品之不苟當如其文之不凡也携入省把玩不忍釋去方事校録適李翁先生自數千里外

以其舊本至繁祛類析益復精粹矣遂檄督學李子校之西安劉守刻之焉刻之者何爲其可傳也曷爲傳之常聞君子不知其人則視其友不詳其行則考其言昔蘇子美没後其友歐陽子叙其文而録之蘇氏之文遂盛傳於世何者天下固重子美而尤信歐陽子也今觀槐野之作文追子長詩擬老杜體裁格製迥邁時輩而要其大意率多右正嫉邪揚激刺譏時洩胸臆以吐不平曲爲引譬以發奇思炳炳鏗鏗聳人觀聽真所謂擲地有聲入土不盡其視子美信足並駕齊驅矣迺李翁復爲之叙録裒集焉譬之梁璆泗磬楚鐵吳鉤雜然並陳而辯識品題之者則博雅君子也人有不信其爲希世之寶者哉然則是刻成使天下由是知槐野人品之奇由是知李翁友誼之篤文獻足徵而古道不没其於風教亦或少裨矣夫寧獨以其辭而已耶

嘉靖丁巳仲冬之望

賜進士第巡按陝西監察御史蘭谿鄭本立書

叙

王氏存笥稿目録

卷之一

序

卷之二

序

卷之三

序

卷之四

序

卷之五

序

卷之六

記

卷之七

行狀

卷之十六

書

卷之十七

五言古詩

七言古詩

卷之十八

五言律詩

卷之十九

七言律詩

贈嚴太史使太梁用舊韻
贈方崖趙年兄之南都
秋赴郊寺同曹王二客夜遊用空同先生韻
九月十二日黄太史宅賞菊次韻
贈李給事移官南都　聞警二首
聞笛　秋思
贈張憲使之閩中　贈蔡使君守衡州
送晁太史使梁次董太史韻
壽介翁相國七十
春日邀諸同好登毘盧閣和洞山韻

五月五日寺集
夏日同敖尹二太史留客部朱憲使郊寺讌集會
大雷雨是時朱得除督閩中學怏暑滯行余為
紀述二首
六月三日作　立秋
秋夜出沃洲胡白湖周吳峰枉過對月二首
贈秦太史使　徽藩便道歸越
贈朱太史使　楚藩　元日
人日飲汪戶部宅次韻
功德寺遊眺

宿碧雲寺偕同遊諸子
西溪亭上次劉太守韻二首　此以下家稿
寶山寺
移山源同舒大行游讌用韻
原州鎮西樓松石公讌集用韻二首
原州魚池秋泛用三泉宮諭韻二首
臨潼初度
冬日同三泉宮諭曲江鴈塔和韻二首
至家貽京邑同好次韻
北窓

送柯獅山自秦移鎮河南
五日和可山戶部韻
洪門留別周給事石厓　此以下行役稿
旅館獨坐
和大宗伯王公五日見贈之作一首　此以下留都稿
登雞鳴山寺
大司寇傾公以古菊留作中月紙用和答之
人日盧通政宅宴集用韻
春寒　南中苦春
烏龍潭上亭子和韻

卷之二十

五言排律

七言排律

五言絶句

七言絶句

王氏存笥稿目録畢

王氏存笥稿卷之一

左輔王維楨著

序

南宮奏議序

上即位之十有五年制度儀文漸已還古乃復欲創未有起未振備一代瓌偉之觀然典在禮官當是時介谿嚴翁為宗伯始也而宗伯明經術習今昔之故然又達情與權

明年丁酉

皇太子生天下咸悅遂請正號　東宮順衆望定國本從之其年會議討安南稱不貢也則討以為且須文告不聽

則伐之無遂勤兵于遠戊戌

上欲尊稱

文皇帝為

成祖

獻皇帝為

睿宗必祔之廟又躬秋享

明堂以嚴親配諸大議皆下衆恐乃悉議如禮咸以為難

己亥

太行章聖皇太后祔顯陵

上痛甚為條悉事宜展孝思焉先是二月

大駕幸承天以南祔故宗伯從計畫甚夥具大狩條中其年

太享殿隆工殿取明堂之意而異其號制則頗采部議用之又言官以故禮部侍郎薛瑄從祀請下議未一罷之翁言獨多瑄辛丑

宗廟災

上趣有司更起之則告費鉅民困宜順變綏圖以安衆心許之是歲也安南聽始謀果降乃奪國號貶為安南都統司給印如禮部議壬寅虜大入寇山西参将張世忠與遇戰死之白為立祠旌忠勸餘者將由是奪虜去不更來其秋上詔宗伯為太學士兼領禮部如故癸卯侍郎呂公柟

卒于家請謚與葬不報呂侍郎者有道仁人也翁疏列侍郎美甚衆願得請比崔文敏公甲辰

宗廟新復從古制采翁論也凡此皆見南宮奏議中翁在南宮所進牘且千數不具論乃論其著者故宰相得燕見天子召對他即大臣不召翁為宗伯乃數入召見與宰相比言多所匡正其事秘莫為傳獨取取在人聽覩者如此刻焉王維楨曰余聞之故老云仁哉

孝皇帝當乙丑選士也私禱于天願天界異才裨國用者是時嚴翁應選中大念誠好賢乃于之賢豈可常哉乃後逮今

天子興知其才委任焉遂竭忠盡智若此惟盛世典章定
籍用明往代莫比焉傳稱好賢之利不于其身于其後人
信然哉語亦有之樹木者芘樹穀者肥小言可以喻大而
人君惟在樹人

鈴山堂集序

自楨承之翰林好覽當世之作者顧其藉不盡有居數歲
乃始獲鈴山堂集讀焉鈴山堂集者今少師袁州介谿嚴
翁所爲詩也夫　明興百八十年矣而作者代起猶之霞
蒸雲變爛乎域中然問之學士或予或否揆之今昔或合
或離若斯集者寔所希遘覩也夫古者今之範也君子之

言也非法不道故美而傳今夫公輸子天下之巧人也若釋
規矩而自創則拙此道明于弘治之間于時作者數人興而
鈴山在其中故蒐奇抉異博者能之望出幻化才者能之然
法以約是二者非好古篤力弗至也凡鈴山之作三者具焉
是故言出而人誦之鈴山故與空同李氏交李詞尚法亟稱
之語在漁石唐翁序中楨既讀鈴山集乃後又會長老先生
習鈴山事者論道之也初翁童丱稱神既入詞垣即用才顯
名乃復即謝告返故所居鈴山之東堂而繹業焉蓋七年往
學于是益日以邃詞日以昌迹遠而名顧近處深巖而朝士
大夫慕焉尋乃游兩都歷數階迨今相且四十載餘矣爲言

累百千澤溢而流貯廣而發要自鈴山始也故總其凡品
繫之鈴山號曰鈴山堂集云歲乙巳楨得請且行從故事
即辭于相公翁乃出集授之命曰歸序矣始翁居山中有日
者談公貴翁拒之詩元無蔡澤輕肥念不向唐生更問年
見再集中由是言之當是時翁于詞篤矣弗以富貴消厥
志也君子立言而垂不朽者誠非易哉嗟乎弘治時士先
實後名用本達末然又安安于退養之節知此公

武舉錄後序

今年庚戌天下貢武士于京師維九月　賓興會試屬虜警
至有司以

天子命具舍而逐虜俄而虜遁比十月有司復以請乃試
臣維楨濫耦　臣瓚而典是役事竣亦宜有序序曰　臣自守
官史局得以覽稽秘書抽尋往蹟暨于近事則深嘆國士
之難焉昔我
成祖之都燕也虜所從蘇而北絕數千里猶尚以爲有北
之患與師窮追至南望斗杓而還當是之時士大夫以狥
國爲榮保軀爲辱猛氣英聲振于殊俗矣正統初虜復入
寇頗二三驍將銳身與戰虜遁則弃去竟不更來綿歷而
及弘治正德數十年間則有烽燧猶之驚電疾風倏起倏
滅士大夫以爲不足憂於是乎干戈有文無與時恬嬉日

有餘快斯視軀重矣
皇上神武輝赫同符
成祖自嘉靖來虜何嘗敢窺關南頃緣邊候稍懈奄焉擁
入奄焉竄逝彼杖鉞登壇者豈少乎卒莫有推輪而答其
背者則信乎徇國之難也臣富攤卷品士時則仰
天視曰是安得徇國之士而取之哉誠嘖之也夫保軀之
與徇國不可同日語矣士不免蹈此者何耶士有三北不
識形便與敵相迫者北金鼓之聲在耳弗審利害者北拙
騎射者北知此則保軀之士衆而徇國之士鮮矣臣以故
按依舊令偏主射技射中多者即文不副射取之文而能

陳形便指利害射又中者亟取之凡以冀徇國之士出不
至為奔北保軀者等爾夫臣之于君譬則手也夫手上以
衛頭下以衛足鎖鄉傳體則搏而扞之臣奈何獨自保哉
故單于盜郊烽火相燭臣不謂惴惴奴[illegible]徒日厲兵馬而
謀南向臣不謂憂臣所惴而憂者惟不得徇國之士奮距
先登俘名王執貴人連綴而獻之 陛下爾誠今任取若
有若人焉則豈惟 宗社是倚亦臣之所大幸也臣竊見
皇上加意遴選思得猛士以衛北之未始一日釋于懷臣
今取者若干人劌斷割則知利上驅使則知賢否稍稍任
用斯辨之矣今有賣珠于市者華其櫝而中亡珠買人以

為美攜歸而啓視之則喟然嗟焉臣懼其與是類也惟任
之哉惟任之哉

順天府鄉試錄序

今年乙卯順天府鄉試廼我
皇上龍飛之第十二科也考試官諭德臣維楨侍講臣煒
皆以
上命至同考試官進士臣復臣漆知縣臣孔堦教諭臣應
和臣樞臣梅臣棟臣大魁臣成式皆以聘至監試官御史
臣冀臣俊皆以
請至北諸執事人衆則皆府尹臣燿府丞臣鏜群至而臣

鏜則職提調董一切簾內外事先至諸臣咸至矣既分之
而各執乃事矣臣乃進提學御史臣馬三才所選士及諸
州六館所選士三試焉乃復加志掄選錄雋者一百三十
有五人焉士既錄簾內外諸臣始相見乃喜而相慶曰嗟
乎良哉選也稱是可以報
天子矣然臣維楨顧有懼焉今者臣手錄以 獻之
上也色勃勃而不能持足盤盤而不能前誠懼之也臣聞
之往古士有才賢而不獲進有司罪無赦進矣而不賢者
不果效有司之罪亦無赦何者不智之故也今夫所貴乎
樹木者樹松柏也其次樹桃李松柏可材桃李華悅人所

不足不任風雨然不與荊棘倫矣即若不意松栢化而爲
桃李桃李又化而爲荊棘特是以譙呵樹者則樹者口噤
莫爲應彼其初固嘗植之也夫樹人亦類乎是者臣恐其
或類之也故懼臣關中人也頃者臣自關中來而渡于孟
津見有轉大木于河滸者前呼與譁後皆應之木翩然如
馳焉當是時也即有齊謳郢調吳歈越吟與夫激羽流商
之奏秪雲下塵之曲悉末之用矣臣以此則嘆以爲修言
無當而繁華沒實故今校諸生之文則直撮大指而棄其
雕蟲蓋竊有悟于轉大木之事也既行而及燕趙之間則
幾內地也在昔燕趙之間猶多奇偉俶儻之士今其人已

往其聲猶存也臣乃頫步躊躇于境上者久之即其人雖
不純于先王之道然以効節不顧身盡公而不狥私固亦
有足多者焉今此諸生以誦說詩書稱引先王則人人能
矣今之受事而奇偉俶儻之氣如彼何故臣猶願諸生之
慕之也今　國家建都于燕四方奉贄納貢之臣繼屬而
至其諸齒角羽毛百物珍異皆　御府所餘常山在其右
遼海在其左厥形險固造物者故設此以作藩垣又　國
家所有然所貴者唯獨節士之幹與忠義之腹耳異日者
諸生誠養有節士之幹而懐忠義之腹則臣凡望下風而
拜之非拜諸生也拜節士與忠義之夫也臣列在交戟之

內最久竊覩
陛下之神明
天授之也即如一日之間　國家之大議凡幾其大事凡
幾然事皆炳于
前知而議皆成于
立斷諸司　上疏而得報者咸抱疏吐舌以爲邦及今此
諸生豎儒耳豈能奔奔走哉然臣私以爲世無粹白之狐
而有粹白之裘所求者博所取者微也若是則臣乃敢以
諸生　進矣而卒應乎奔走之或後也故事士既録順天
府有宴宴諸生諸執事皆在焉臣將挾持前說須請宴所

一一爲諸生道之且因以爲勸焉而先以謁諸同事諸同
事曰夫勸也若是而止歟於是臣應之曰諸執事亦嘗聞
里父之醮子乎里父之醮其子于客位也爲之具三加著
誡詞備矣客曰且更有加乎里父曰無以加也曩吾父所
以醮吾者固若是止矣今吾所以勸諸生者固吾昔所受
于先達先生者也録將　獻臣宜有序引其端乃謹且其
始末如此云

思惠張翁輓詩序

思惠張翁者吳醫國工也年九十卒詩矣子爲太醫院判
京師諸大夫嘗與院判君游者咸爲翁詩之院判君將歸

而薤翁之竟欲令執紼者歌之以送往於是稱輓詩焉夫詩者述也觸事含情不能直宣則歌以送之昔者田橫死其門人悲之比及葬爲薤露蒿里二曲以送之曰薤露者言人命促迫也曰蒿里者言賢愚同一坏也至今喪家傳習之號爲輓歌歷千百禩未之有易也茲輓翁者雖祖沿故體而更造新聲第寫其情不嗣其音何哉横之死可悲焉故歌者聲苦後死者等横因歌送横之曲令翁以壽終以子貴於人情志願足矣則何悲乎固不得直襲舊曲也余誦其詩則繁如零露散如墜瓊總之頌德咏年之指無二軌也夫情之感人猶之風之著物也春聲噓噏秋聲蕭

瑟所值不齊則音隨之變執一律者難與論詞膠古道者難與語化惟達曲識變者能解也諸詩最稱倪判君世其業傳上池禁方諸大夫多予之要以明翁有子故輓者弗得遺也昔公乘陽慶善方數私以教大倉公不傳之子孫謂後莫可嗣耳慶年亦九十死死而目弗瞑矣翁卒矣誠何憾哉宜詩之平宜詩之平

姚母六十詩序

侍御姚子一日過余舍余坐姚子姚子從容問余曰大詩者何也曰志也志之而動人之志者也言喜則躍言怒則憤言哀則改容言苦則口涎鼻酸不能已已故曰詩可以與又曰序者何也夫序理也諸家語各自出犂然雜置序者整齊之約繁總要明其指歸詩三百篇得卜氏序之三百篇一軌也姚子蹶然起坐再拜致詞曰昔在丁未母游年六十諸與孤交者若多才士皆爲母詩之顧獨序無今先生曰序理也願有以理之姚子即持詩觀余盡讀之則口涎鼻酸不能已已夫母年六十也蓋苦哉六十春秋若云游當與其君子姚貢士皆也纔二十九歲耳侍御君兄弟皆幼而又無厚産游傷之絕乃蘇已奮曰吾且振姚氏後竟不令逝者殘無聞乃力自作家給費視諸子獨侍御君異督令學舉子業及歲甲辰余舉侍御君爲進士母游

業年五十七矣盡不踰閾夜不休績蓋五十七年如一日也苦哉苦哉凡此皆具在詩中足動人而侍御言尤悉焉王子曰予感姚母事乃因稽古人之迹而明其志云昔豫讓嘗事智伯矣智氏亡讓爲報仇毀形變聲卒與同亡乃已此非謂貞士奇節邪程嬰爲趙朔客則朔其主也下宮之難嬰不能與乃抱孤兒匿山中何其怯也其後趙孤長復爲趙氏立後乃知嬰弗與者審所重在此也設嬰與下宮則趙孤絕即悖虛斧奚益哉讓所爲必亡者智氏無後嗣所爲報智氏者不得一亡足償之矣故讓爲必亡者非獨勇也無地也嬰弗亡者非獨怯也欲有所立之也夫臣

寧主與妻事夫其義何異哉姚孝貞士卒游第痛甚不與俱
竟能成侍御君振姚氏後令貞士名揚則程嬰之志丈夫
之槩也顧今詩中則莫有發此者余故徵取與比類焉今
士談奇慕節者曰吾誠不愛吾身遂徑往不顧卒或顛踣
自隕尺寸未竪此匹夫匹婦決一朝之憤自塡溝瀆者爲
耳其視姚毋不可同日論矣夫愛生與輕生殊途然皆非
也苟得所處則皆是也若姚毋者以太史公法論之得稱
曰是然其識深遠矣

制府奏議序

總制陝西三邊軍務有若松石先生者今晉大保列司徒

移官南京云先生涖邊越四稔若所發竪若所鴻謨咸載
於議中原州兵備副使滇南李君乞集于先生所刻之居
無何李君去會東山紀君至刻始竣事遂稱制府奏議云
議蓋凡五種君子觀之有五評焉評曰輕軋踰險強督貴
札增陴拒衛浚塹戒饗胡戰弗克胡守弗堅若言邊備校
古宜今威戎扞虜則南仲之謀也顧惟餽餉匱乏之進有後
哭矢烏獲猛矢使枵腹而探來新且先勝也況抹十鈞若
言邊儲殫精竭慮尼陳愁論則諸亮之忠也虜寇我固爲
嘝此鉦小入小挫大入大衄逮乎庚子之捷百七十年僅
此一覩若言邊功概魂奪虜坰咸生氣則衛霍之男也功

雖細必録罪雖眇必罰賞非濫罰非近苛若言舉劾獎
猛勸良策駑磨鈍則小白之公也今者
天子嘉其勞士紳謀其美三臙頌其德四域沠其聲炳乎
煌煌赫赫焉盛矣先生遜弗處也若言陳謝却名如釋辭能
如捨則淵禹之虛也門人王維楨氏聞之曰夫五言者確
矣無遺厥本乎乃丞中曰予觀松石先生殆執誠體國不
二其德者乎夫九信而一違難以語誠始守而終渝難語
不二故誠百嘉之宗也不二萬事之紀也君子而有所樹
立無務于聲色無變于頹壯兢兢屹屹奉以終身然後稱
于世而列于不朽之塗矣先生之制軍也惠敵若辟恤士

若子皆頹悴形人皆信之年踰六袠服官三十餘祺乃愈
謚約躬勅度長算却慮戚戚焉惟社稷之大計是圖靡情
忘焉諸葛武侯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先生當之所謂誠
不二耶所謂不朽所謂本耶季世滋偽士皆務華標而疏
于實蹈群群然緣土舟而行江河也不慮其殆如先生者
豈非鮮哉愚昔祇役西土獲謁先生于轅門乃遂徧觀營
械親聆規畫咸鑿鑿如集中所云未始飾情張偽以炫已
衆代也嗟乎誠哉紀君以使來徵序愚具所論復且綴曰
先生姓劉氏楚之麻城人也嘗聞之其遠祖在唐宋朝有
官經略行中制置今先生以大司馬兼都御史制軍務實

統兩祖之榮養育世之休矣語云將相無種其不然哉其
不然哉

陝西奏議序

侍御雙溪張公有陝西奏議一帙刻之臬司傳之大夫士
或問王子奏議者何曰人臣將
天子之命於四方四方有事條而
上聞
天子曰可則行否則止故奏議者啓
宸聽而達幽遐者也稱陝西者何雙溪按陝西條聞者陝
西之政他無與焉稱陝西志專所也刻而傳者何序有之

涇野先生曰韓後之有事西土者也韓者何為其辭辯也
為其書當也辭辯書當者傳乎夫闡幽昭故稽之在辭樹
大濟類本之在書言弗中欵謀弗投機奏于
天子天子弗聽弗聽弗敢行由是志抑靡究變日益滋是
故鄭人脩辭閫士好謀一時稱之後世傳焉是議也狀淑
慝則術聳而待貌陳利害則披文而見情述因革則繼委
而易感該大人則悚惻而難忘厥識玄玄厥論秩秩讀之
肯娶然與不然之懷焉斯其辭不亦辯與議中皆鉅事而
其建事也就衍於往度參變於今規劃正於中庸會通於
以命革在續纖惓惓煌煌乎之威揚振紀蠹扶家摧闢以
西藉是底寧斯其書不亦當與故能有奏概可隨試隨效
凌駕往哲作法嗣來今之君子寡見其儔矣或又曰漢賈
子非一代之英與乃其陳說治理豈不辯且當耶乃竟孚
憖于文帝焉何也時也賈子不幸而丁漢張子者幸而丁
聖明也然張子賈子之稱與蓋賈子挾練達之智張子抱
閎偉之才張子忘壽於禍福之塗而賈子恒較情於功名
之會智配才敵識不可同日語矣然張子嘗語予曰我生
惟身耳豸繡者君所賜也傾榮尊節則賊身之道矣嗟嗟
烈哉奏議凡若干首張子示予于少華之館問序王子曰
而辭辯而書當而又節挺可傳

少華贈言序

少華贈言者贈能坡劉子之言也劉子將赴
關中者為[illegible]以贈稱少華志治所也昔韓侯朝周周人為
之賦梁山即景抒懷緣物道致有餘感焉贈言既集王子
誦之感作序序曰詩者言乎言者志乎然根之動矣夫貞
芳品材則欲惡殊情紀紕判攻則悅悒異向述欲昭惡闡
悅章悒則言與焉故曰言者志之華標情之外際文以宣
之斯謂之詩今說詩者脉脉而與谷谷而吟泠泠而發鏗
鏗而繹則嘆曰詩在斯詩在斯夫脉脉谷谷意也泠泠鏗
鏗音也其與其吟其發其繹孰使之耶動於志也惟動故

音惟音故詩風噫而葉切怨激而瀨語物亦有然而況詩哉載觀贈言者數十輩有昵留有愴離有述征有觀來有鳩篇有短韵有浩曲有切嘆夫若是累累也然昵留愴離根乎悅政之所乎也述征觀來根乎欲才之所感也鳩篇者廓此者也短韵者約此者也浩曲者濱此者也切嘆者戀此者也潛格默化縱發忽吐靡由要取不屬意必諸君子之動于劉者厥惟深哉今夫春淑氣載發萬彙咸鳴而或則雝雝或則喃喃或則喈喈或則恰恰何弗同耶然逆氣衝和宜靈暢序則諸鳴者一焉知此可以觀贈言矣客有曰先生陳詩采風以考民俗察治道今

天子稽古甄治上下其績劉子持是言往其殆最乎王子曰劉子才而政令問上徹即不詩猶最況爾爾哉

榮壽錄序

榮壽錄者錄壽趙母太淑人言也太淑人有子曰洪洋先生爲御史中丞皆少司馬鎮撫關中在關中而會太淑人七十壽於是關中游君子暨諸鄉君子咸有言稱慶累累數百章大要謂厥母厥子戍中西兩而且祝之下化之至長安也先生出以示王子王生曰夫錄有諸君子之言矣然非諸君子之私也語出民間詞者采之被以華績著之篇什宣之咏歌奏之堂下凡在錄者咸與旅實吐公唱直

和匪昵于比周匪倚于權愛嗟乎難哉夫齊民之言可畏詞人之言本乎齊民者可感夫民無飾情不善僞口德我則悅悅則欲久欲久則祝而又欲久其所親不者反是余嘗讀華封之頌並時日之怨至變色嗟嘆轉徙盤吟爲人上者豈可不慎矣詞人者擘擷風謠章闡物情故愛之言濕惡之言厲美之言繁刺之言絕君子觀之爲愛爲惡爲美爲刺循文省念感由是作詞其可少哉余自訪樂山澤再易歲年乃往往與山澤人遊山澤人問余曰今撫我者誰也曰趙也有趙者誰也曰太淑人也山澤人舉手加額仰天祝曰大人千年淑人萬年至咨咨不已余感之有詩

及得觀茲錄總其言率根愛標美溢如擊玉繁如雜絃乃知衆頌既集君子始文誇不涉誕頌非違群故曰錄有諸君子之言非諸君子之私也先生曰夫吾以錄爲諸君子之言也吾猶不知非諸君子之私也吾吾且謀之梓王生曰錄梓行將有畏焉將有感焉何以故察夫愛惡之情能弗畏乎究厥稱頌之始能弗感乎苟民有愉愉豈吾述即於親歲上三觴觴張五嶽嶽謂之曰榮壽夫榮千里矣去壽萬里矣先生避之遂用爲序而附余詩於錄

刻河垣稿序

河垣稿者今關中提學憲使與槐謝君參議河南時作也

謝君入關時屬余歸在華下得見謝君謝君遂出今稿示
余余又以觀華州守胡子胡子好詞重有慕乎當世之作
者乃輒取而刻焉嗟乎胡子可謂識詞之美矣乃余則悼
其志焉夫謝君白下豪儒人也往在翰林恒與余相朝夕
甚篤余睹謝君不可窮以詞時詰之以事乃謝君能言事
道纓纓分也當其時戎馬漸生矣設令不跌或引而昇之
重權兼曹丙魏之業豈足論哉後謝君既出在外七八年
而虜患愈益甚其時間所能排難解紛之臣至汲汲也乃
因而進者數十人而謝君不與斯其故余難言之矣今稿
中詞云九邊信云廣脫輟將焉馳不可悼哉不可悼哉夫

君子之學將以康世保邦爲也不得則托文以明其志故
余讀謝君募兵行則慨然壯懐焉夫驅生民而就死地所
重在賞先生以耀威爲務所戒在器成敗之機視乎握筭
所急在將而謝君詞皆具焉世徒曰謝君詩人耳淺乎睹
矣刻成胡子持以訊余若謝君詩當右古人誰何之右余
以爲謝詩冲若似韋柳然秀俊者過半蓋自大江以南其
所崇向習効皆若此矣若謝君者又矯矯著聲者也

潘襄毅公文集序

大近世以來凡官人蓋棺則集出蓋坱然塞乎域中矣然
觀旨或厭其繁至欲得祖龍之火燎而滅之爲其奪朱紫
之章而亂其是疾憤之語也非過乃有若襄毅潘公集者
則焉可滅弗彰也當
今上御極之二十年潘公方以都御史使在外督采木之
役其時洛陽孫公爲副使分董其事甚理忽而坐誣奏収
焉孫公抑心抱痛不能自明也乃潘公則爲上書白其事
上竟爲釋之書略曰若如所奏則罪當歸臣不在孫副使
即不如奏亦宜罪逃誣者示讒口之戒嗟乎壯矣夫利害
之臨灼如炎焰彼其不阿指叉舌以重勞臣之咎斯亦倭
矣努引爲已責而脫之罪乎故余讀潘公集至此則觀變
色起坐極嘆其難焉夫所爲貴言者謂其可訓世教也有

言若此則安可滅弗彰也潘公之子曰都事君者學其先
大夫之遺烹不倦傳於弗諼遂乃校行而以序謁余曰先
大夫詩若文在斯願因門下著之夫詞人之詞其指洸洋
幻化而靡有依若恒爲有道者所裁彼其歸又以一門登
矣乃若潘公則道德之準而節士之傳也徒以詞人比觀
焉則戕都事君孝不忘親志不負國克纘其休者余故並
著之焉

王氏存笥稿卷之一　終

太守龍溪夏公大喜用章貢勿應不聽辭謝曰夫人成名微鉅豈不有命哉既貢復為舉人其遠累如此史王子者華州人也故與長沙交惟長沙忠即棄第不待請長沙責為詞甚且長沙艴然曰徃無論已業已拜官第論官于是王子為論官夫官者觀也謂居上者為下所觀也又觀者視也視人之則以律己也又察也反照內省既有而後發之也然有序焉必有觀己而後能觀物必务觀物而後可以為人觀故軒組一也有榮有弗榮階秩一也有貴有弗貴何以故視厥官不問卑峻不論遠邇咸稱光國不觝其官則係籍摧懲托異青紫君子以忝位矣長沙鮑淵大內視

有本其所以游類才豪名碩屢益多有而現容嶽嶽弗懈以弛暗消焉以此三者皆有合于觀之義余信其必觝官也長沙得余言喇甚所以此言言旅于任于及嚴子三子淳微余言為贈嚴子同州朝邑人在朝邑稱才內著長沙嚴子為余道長沙太守即故守西安號夏龍溪者夫龍溪故識長沙越十年乃復為係嗟嗟人生會遇且有數列功名哉列功名哉

壽峰羅先生歸淳化序

羅先生者淳化人也故有岡乃之志用于諸生二十年不得通乃嘉靖甲侯以貢如京師尚滿游于洛陽由洛趙于衛觀于鄴歷于趙游于燕已稅駕于京師先生行遠道不為苦志意頹愜愜大也子曰公案時為考功主事諸與考功游者咸謁先生于考功所生定客謁者問所來詞甚悉先生輒應曰予秦人也不言秦自余見洛之俗侈其民浮其政宜質衛之俗佻其民傈其政宜忠鄴之俗蕩其民佚邪其政宜約趙之俗靡叓其民爭末利其政宜華燕之俗與趙同其民亦同其政不宜大振以近京師一犬肆口能妍媸興壞仕人長之客謁者咸起拜驚嘆稱羅先生以先生非一方士也君無何入太學在太學乃遂與齊晉楚魏吳越人游乃又知齊晉楚魏吳越諸俗及其政宜當是

時松江徐先生為祭酒講先生之治經術之要乃又聞政本在誠心無務威嚴而先生為人故篤中溫厚及論天下政俗愈益辨客聞之嘆曰於乎　國制令天下郡縣各置學造士有司選士之材者貢于太學卒業乃始論官授政非直慎乎是以廣聰牿稗智術也今觀羅先生如此法之立豈不誠善哉夫士窮君足不踰州閭之中目不越堵墻之外欲以辨天下事難矣乃若羅先生苟待士郎四方信所往安弗宜哉君久之先生上名吏部以選次未逮令先生歸待之考功君固留先生而貢除吏卑勞莫有大表樹卓顯即待次謂何且予在嘗足以貴君親留安養吾不

無倂政政之不倂人咸以欽必信其來祭占其今維楨曰
然客言是矣毋猶觀其外遺其內哉廣信實沉毅乃所謂
善厥職者諸大夫君子頗弗䂓也廣信爲郎吏猶問學不
怠凡政俗之異得失之理經權順逆之宜今昔是非之鑑
譬如淵谷百物異聚予私嘗探究之至不測也及觀其行
事不矯不隨不競不却不爲利回不爲勢刼以此兩者窺
廣信知廣信沉毅不直溫恭已也初廣信守欽吏部以大
夫茍補踈略門令天下吏治紛紛靡矣浅者困施懦者隳
綱安望其就順理也夫廣信東南之劇部而舟車之走集
也誠得沉毅之人以使之應至不竭撼至不搖則廣信治

已程品郎署中獨傳氏可吏部論與予合予復申曰夫日
月藏精則人昧晝夜矣虎豹當嵎則人廢樵蘇矣故閭極
俗疑疑者易致強甚于懼懼者雖鞅能沉能明能敎能馴
政之要術君子所珍于北往以告祭野傳大夫號祭野諸
鄉先生聞之曰彼史論傳氏守廣信甚理孰是道也寧獨
嘉一郡哉廣信往六月而王生復次前語以諸鄉先生意
致之稱曰贈云

贈西洲趙先生序

大山東故濟多文學仕士至于今益彬彬盛矣乃濟陽則
有趙露泉氏趙露泉氏者刑部大夫也刑部主法理乃大
夫即善法理問嘗爲綴篇翰人復多予之大夫年三十北
焯然著能如此豈不謂才哉山東人曰今趙所由才者木
其父西洲公教也趙以故迪訓早奮至今歷有名然西洲
公固豪奇士也有司校文論材半嘗冠其邑諸生邑諸生
自以爲弗逮下之乃數試輒阨不第及露泉第乃嘆曰兒
不負予而予負先人矣先人蓋督西洲公學益勤懇云嘉
靖二十三年以出身選貢就序天官天官試其文奇之除
爲登封知縣既往其年刑部右亦擢陝西按察僉事史楨
者陝西人也因謁相見見之僉事君論州縣吏勞劇有狀
念其父在登封于是楨面伏其孝既又曰所不能奪登封

志者則家君從此冀有進取以追光先大夫此勞剌其心
也楨聞之愈益欽焉乃述之陝西諸宦人稱曰孝哉西洲
公乃欲以光其先人語曰不知其父觀其子西洲公方未
遇名彰縉紳間豈非以僉事君謂即僉事守道不渝表見
在位如此其所樹子者非即其所自樹哉子信其必光先
有推上也然光先理博說在孔子顯親揚名及孟子事親
守身論中今不備論孔孟皆聖人其教傳天下後世生其
鄉者有序獲爲趙氏問有序獲者哉抑幾僉事君告且之
官言諸登封循省覲禮陝西諸宦人以僉事君欲議有以
贈西洲公于是楨任其事焉爲之言曰有不溢一詞焉

贈鄭一山序

嘉靖丙午秋詔華州守爲南京戶部郎中守姓鄭氏州人
王維楨聞之竊嘆曰鄭君得遷于蓋有慨于
聖德之大聖度之弘云予幸以侍從獲出入禁闥竊聽睹
天子之行事與居即處深宮養有密然遂念蒼生關四海
也誠用兢兢乃脩祀祈福勤勞夙夜既又念百官之或怠
弗若乃申誠訓示指期咸恭命令勿抵于罰百官亦罔不
祗肅以率庶幾上下一德之象矣乃癸卯春坐從祀
宗廟諸臣間後至者
天子怒讓司儀御史以爲百官怠御史匿不聞是時鄭君

爲司儀乃命御史併後至者悉左遷調澄城令尋從令徙
守守由御史歷州縣獨惴惴念
天子之威日爲守下撫衆求稱
上四海蒼生之意是故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嬰然矜志
御物焉術術煦煦鮮有過累于是部使者皆賢之上書言曰
臣按今守吏治誠無若華州守最若守不援而事集吏
民尚氏賢之始守在御史常用猗猗名即罪謫外服靡有
擲弛亦聞責算園業有實可收幸得比守于斯二者稍從
核捏覈材貨即功能可隨效使者代言無守者一指
天子察言若川河又旌守之懲往而物上也令從令徙蓋
弗追往事云夫仲舒膠西屈平沅湘彼二賢者覓抑滯不
揚矣以守所講值校之大哉
聖德弘哉
聖度邁古帝王遠矣始予得告歸里里中長老若管君輩
咸來訊視問鄭君安罪譴予既爲口其狀以爲鄭君譴非
罪嗣鄭君承遷縣且行諸長老又以予知鄭君宜爲贈乃
遂與群往前颺言曰鄭君鄭君其猶龍邪夫龍化物也能
潛能見能小能巨上下四方靡向弗神君爲御史知御史
在執法即弗徇爲澄城令知令職從守即若命爲華州守
知守在安民即與順治體因勢便政與時遷爲方一節之

士所不能究也即由此而部寺而公孫宜亦若是是故達
人大觀洞性命之原哲夫識時神變化之道

贈方崖趙君六載考績序

方崖趙君者余同年進者也爲御史事
今天子初使江西已乃使貴州又使南京凡三出咸有
功歸今于
天子天子以爲能志之留侍中勿更遣於是趙君之名顯
于
闕下今諸大夫論辨治貝究之士能有銓亡立國事者皆
稱曰趙君六大儒若以先王之術而把家所貴濟當世之

務以批盧正法明詰竹守空言有署量不任如膠舟不渡木駒不駕國家何幸焉若方厓君者誠非易哉㓗趙君自三使選旣六年挾六年牘將趨謁聽

天子考會鄙人樍造趙君謂趙君曰昔臣將對君必從友謀擬得當然後入蓋慎之也君今考郎如

天子按牘問御史使三邦三邦各有狀劾明胡以臻則君安置對趙君作色前舉手曰郎如承問卽對曰臣使江西蓋清戎驅逋逸者歸之伍亡没者廉補之夫軍旣苦凶危而饑食歲役不給以故逃臣于其遣檄有司厚資裝令堅其去毋反顧至則守塹夫貴州者夷方也臣使按貴州覩

俗制令取所不畏畏之間後警犯文諭之不聽再諭乃竟聽冢胥辛馴服役比于編户臣不敢峻威急縛重傷

陛下憐遠一視之仁夫征公家之利以自潤而又滅其彭在法毋貸臣使南京勾檢積案摘其奇出之以懲邪者不以私匿不以舊當罪者若干人夫仕匪以食君之祿君使之人爲其職與公家臣以故稍絕之對如此二者當不惟于是冕然嘆曰趙君達儒哉乃事事各底于理明日

備丁

天子如所擬對仁皆冊與遐慎與論今且復先王之盛安事而可趙君曰噫世繁矣未睹其實也宋儒言治尚高于秋天上上于唐虞遠而不可卽之塗重而不可舉之器易如拉霜幹超尺級比稽其末鮮成事焉夫先王之治之所由盛者士術力務劾與鏤脂刻氷者異也誠人循力務劾也今之天下卽古之天下何弗復哉何弗復哉

豫闪篇贈秋厳戴子之併州

乙巳秋虜衆犯大同勇士王千斤與戰死之王千斤者磁州人儒餘多力嘗持千斤器移數處不爲疲間舞鐵杖躍馬行市中市中觀者咸異之以爲雲長不死敬德更生也虜數至我怯避不與接易之王千斤見虜則趨而前奮杖揮霍手自格殺者數十人會虜圍千斤不得脫遂死然虜

固壯千斤死而環其尸相視齧指蓋自是亦小懲少寇矣戴子秋厳之爲兵科都給事也寔薦千斤其言竟見効如此夫千斤者一旬也士果若千斤君也虜可憂胡患哉今策奉之一法惟昌簡卒擊胡夫卒不從天降不從地出比來乘衆而畔莫能快聞又安所選少哉往戴子言兵累十疏其其大要謂訓練儲積兩者豫闪而務本也了然吾谷嘉尚之焉孔子論足兵乃首足食夫食能旦夕辦哉内天之時順地之利時而調度計而散斂令大飽于伍夫然後至若此乃後教之戰也有向輒克今邊卒短裼不掩形糠覈不克口老幼聚處土圜一室之中相傾乃泣乃責之捷虜

乎夫賁育至猛使枵腹而與强女子鬪則女子勝故馬足芻粟無論胡代皆以致千里也士足衣糧無論强弱皆以任干戈也驅頓兵以郤勁敵非勝算也十人出而七歸非完事也故務在豫內令

主上下明詔議征討惟憂邊陲未寧民生未遂故云不詡廣威斥壤以夸示四夷也若憑

主之威以急功恃空拳而以茫茫決事是爲國家顯飾美名而牖啓釁隙也戴子語于斯理今別駕保州保州控扼三關外障胡虜內護京師亦講武地也于其往言之冀其概于中懷俟得柄則繹而施焉欲予言者祁州太守陳子

及倅王君也與戴子爲僚而王君之子與陳子併予皆同計偕而予與戴子又同進士於戲戴子負才而敢任非早畢名實者其謫外而抵今淹泊也予莫之究竟矣

贈督學李大夫序

余既淹在關中蓋嘗訊求先大夫之風切有嘆于弘治之舊焉弘治時

天子用醇朴爲敎其下化之七無靡業亦無曆儒於時關中敎本好脩之夫翔集

關下以蒞政則各其能以典文必博其趣默默者乃爲有達遂邁者至以決事猶之丙施摧研利劍藏鍔其必章顯之哉夫重者鮮負而鉅者難持乃關中先賢隨所畀予執任焉持焉邁往不沮可謂篤信君子矣斯言也武功康先生爲余指陳其悉茲特記其略云而武功又言治沿敎典導之有本敎由人立施之貴宜乃遂稱引李空同之在江西劉西陂之在晉許少華之在楚三君者皆關中人並用督學顯名余恨不及見李君乃循幸見劉君許君又因習其行事武功言皆信云然劉君許君皆起正德中乃無異弘治之烈者以育于弘治間也自正德訖今關中人士代興迹作彬彬焉稱盛矣其敎本好脩之實視昔人何如也嗟乎余難言之矣以今睹于涇陽李子豈亦一時之奇而

弘治之所謂賢耶李子者沕穆厚裔人也或與言政或與言文李子不爲嘵嘵辯而中咸具焉嘗曰器貫藏神忌露莞今何言荆璞土宋嗟嗟茲爲李子哉李子項歼山東命事往督學語余曰夫督學敎也而治繫之然本之在我矣重茲我負之鉅茲我持之子寧毋助之乎余謝無行問請之乃述嘗所聞康先生之言曰夫空同之道主在伸士節振委靡也而故令尚常也而故令異今去江西數十年其徒誦說不休斯謂强毅有立者也至若劉君謂寬乃敎則涵而育之久之品裁進抑士有服詞罰不倚朴勸不藉賞行乎格之化而楚人追論許君之敎號曰絕倫然究其

指乃謫嚴則無犯繩則無枉通則不閼審則不謬舉此四道而楚人求懷之矣殆明哲君子哉劉官至大司馬許御史中丞空同竟止副使夫以空同之才稍自抑以徇世其勳名不可道矣余既以應李大夫且白諸鄉大夫之祖李子者具列今昔令得以觀感焉

贈侍御齊公再考序

齊侍御者遼東人也其方近塞而與東胡隣其俗尚飛纓走馬其人講干戈戰陣之事禽敵封侯之業乃侍御用文顯豈非士所謂兼才者邪始舉進士除蒲城令會胡居西方者寇邊邑大掠去令爲蒲城理城郭選守卒而時時論

制狄之技無長于炮火利于五兵已又調咸寧是在嘉靖已亥庚子之間邊將有私其筴勝虜者於是秦之人第知咸寧令良令也而不知令更武也既爲侍御持節按山西山西若胡患者連數歲聞侍御來百姓相謂曰意甦我者必齊乎侍御至果以爲大創之餘無用冢法痛之乃捐徭賦寬獄訟扶傷舉仆與百姓從始久之定乃始明法中令飭有司之爲厲者山西大安至檄諸邊制狄之略大祭言繕甲厲兵制器三事其若爲今時所講云侍御出入中外凡六年及此考當大臣考侍御者皆上考最稱練識兵謀是當此時一向之所咨嗟問如宗大臣非溢言矣考之年爲戊申是秋虜諜諜犯宣大虜諜者言宣大牆新城又峻不得絕且約犯遼東曰自遼接薊無牆往得縱語聞侍御因循前議奏曰臣今竊聽胡諜寇遼東遼界虜力稀不能獨應必借援他軍夫虜歲入歲援歲費胡馬三返而倉帑已虛費雖耗而害不息非長計也臣願接宣大而東因山爲障其平地築堵高與山半即虜至不得直犯可省調集供奉之煩且令負牆處者倚而耕作牛羊故縱靡患使驅此則暫費永寧計便而利長可施也及陳增兵制器舉詳備委折茲不盡紀焉士大夫傳其疏皆疑之侍御固負才然謙溫不欲居人右聞人譽則引身退退如弗勝於是

士大夫益賢其爲人王維楨曰夫孤子語孝聾夫論步口言之身不能行之二者非也能行之而獨能言之齊公是也今人望連帥方鎮力求勇任略無遜詞謂烜赫尊重得意也乃不省于權而安所措哉若齊公者豈非鮮哉

贈青岩胡君督學江西序

夫以胡君督江西學者則斯舉豈不誠甚當哉蓋人材之識拔在宰相升進在銓衡其風厲陶成則督隸學政者賴之故此三列者咸各得當斯足矣奈何患世乏才哉曰胡君拜新命諸僚與胡君同中秘者皆嘉樂之頌說之問信有所感非私而已也初胡君在翰林時甫踰弱冠時蜀有二

後其一則內江趙君乃胡竟遷給事中去翰林非其當也豈固命坐彼不坐此哉其後十餘歲胡君忽而仆已又仆而與漸微漸引始歷今階命頻抑之甫胡君能與競乎今胡君鬢鬚逾壯神凝凝定矣夫士至定其神將安投弗善也胡君少而負奇恒以為人臣委質而出茍肯戮力進取安事弗濟故往任諫司輒有所論駁以明己志然本無他腸如世俗獵名自炫之為於是執事者追論之將其人挨為諸生師表誠擇其當也亦命丑達哉鄙人楨關塞間人也塞間人十出九講戈矛戎馬之技乃楨濫典筆劄之役則時時就胡君考訊載籍推探至窮既廢數犯塞烽火達

于右扉則復與講戈矛戎馬之技小折大創之略項胡君為士者師矣余窮執于嘿嘿不能出一語私謂其當稱者可施余安得之哉顧獨以胡君故則慨噫甚焉夫古之人能當其任位副其有則何曰命蹶絀而升殊僞立談而對在人則何曰命將之所予在鵷鴻俗之所否滯任塗泥則何曰命非無命也所由自致命弗能格也惟上專言命於是君平之屬咨當滿摩不下之下烝動於安術家主權脩上唯守自洪浩今若是矣胡君順命而又好脩其可觀之哉胡君拜命將宰相則袁州嚴公爲衡則四明聞公究其事宜傳述久沒趙君而余曰門下典筆劄者之責乎勿令缺逸焉可也

贈諫議趙君使歸省覲序

夫使者將

天子之命行游藩國其威儀車馬甚都也今趙君以給事君青瑣中稱貴近使已歸而抵桐城邑大夫且迎之郊趙君至里門下車步入家升堂拜其父母其父母見之懽甚出乃見邑大夫去乃持觴上壽其車馬在門外笙竽在庭內里人睹者嘆羨傾慕遞相誦說則趙氏光寵矣趙君父曰一竹老人母曰汪氏有五男子四人者皆傳先業治農奉二親獨給事游在京師恒念以為二親春秋各八十老

矣不得旨余何報愀容傷神焉及得乘傳將歸也忽愉愉快矣一竹雖隱在林間然故為儒以不獲伸志休而治理於家用猶欲聞令

天子屏黜絕倫九卿百司皆奉驅使令行若馳威斷若神老人則給事自其悉之給事別家幾年矣兄弟五人者聚會以次則農業則飢穰相代也穰之歲即有惰農田亦入飢之歲即有力大半旅不可得凡人皆因天苟非值時節能損斂安得也趙君歸而抵家與父母兄弟語言其大都皆此矣昔相如使蜀其威儀車馬至以赫視臨邛朱秋外塚史獨不稱其家庭云何則行不遠趙君遠甚及還報命

見漢帝盛言通西南夷無所用願能之余又壯相如能爲
國家止戈定紛非詞人比也今趙君使楚楚事有不便者
幾何種何尤最鉅趙君善詞攬釆而記之即若還而報
命有詔召問楚事則趙君有對矣一竹老人性方嚴自趙
君少而敎之正以故給事在中無婞婞之行亦無矯飭之
節顯名
闕下光施父母咯無累其心此夫益父母年不用丹砂華
父母躬不用綺繡者也趙君且往以其情語交人關中王
生王生爲擬論之如此然王生有母老在關中今守史局
不得省望趙君往竊感愴脉脉矣

送大司馬鳳泉先生歸宜陽序

鳳泉先生者宜陽人也天性忠鯁少而講匡擭之略所居
官多任奈之邊鄙凡虜情兵狀皆明知之聲名甚顯今
天子之二十九年先生爲吏部侍郎其秋虜騎入關南京
師震恐先生受
詔督諸兵以拒虜先生令士皆出郭而陣收郭外民皆入
城民皆以私藏隨虜守十餘日虜不獲一物而遁於是
天子賢之頃之
天子更兵制令十二營兵三分之如舊制爲三營而設戎
政府以總理佐理之官二人遂以先生爲佐理官當是時
先生奏罷中貴人入不得預戎政又罷勳臣不勝任者二人
兵浸浸振焉由此
天子嚞先生愈甚而會兵部尚書缺
天子手批先生爲兵部尚書先生自以遭遇非常思傾身
以報之既拜乃遂條治兵五事上之疏入
天子忽下詔讓先生先生恐即上書納印綬遂罷而歸宜
陽泰中人宦在京師故若先生之門下者凡若千人咸追
而送之郊臨別史楨進而言曰先生且休矣少選之頃
天子且復召先生起矣自楨濫竽供奉之班立在交戟之
內竊覩

主上之英明獨斷論功不問其咎錄大不校其細蓋自天
地剖判以來未嘗有也在昔經國之臣有所謂楊石淙氏
者其人如龍又有所謂王晉溪氏者其人如虎龍所在淵
霄雨興焉虎所在山草木茂焉人問不仰其爲祥亦問不
駭其爲異
上始皆斥之矣後竟皆欲之以方其時說者在側而二氏
復進[illegible]覩昭曠之道拔拘孿之見不奪于三至之口前
世能有之乎語曰臣剖而良推伐而殆言古不遭跌其節
未見也故夫有非常之功者必有非常之議行非常之議
者必有非常之謗謗久而益銷功久而益著皆不勝久則

誇不掩功而跌者卒奮彼其婣婭附時拾社稷之長策徒
以自固其祿位者豈少乎然一跌竟不復振
主上棄之如腐鼠然誠見其莫有賴也故櫝願先生且休
矣召者頃復至矣先生歸宜陽既二年言官復奏之欲以
爲兵部尚書未報若有湏焉先生前所罷中貴人遂著爲
令不得變所與共事號總理戎政者其人驁悍先生故嘗
嫉之卒陷于大辟其明年先生之子王于儀選爲給事中
有司以爲于儀名家子年少有大人風
上因乃拜之今天下傳先生在兵部疏凡幾種獨至請罷
中貴人疏則皆變色嗟嘆以爲難能焉疏略曰今國家之

所患者惟虜所最甚患者惟社弗振臣以爲斯二患者非
深患也所謂深患者惟在中貴人典兵權耳夫今之團營
即漢之北軍唐之府兵宋之禁旅所以衛京都備不虞至
重也其令武臣掌之者謂其明武略其令文臣共之者謂
其竪忠誠其令中貴人監之者謂其防擁蔽總之以厲兵
振威耳今有司馬某臣調團營兵令出戰擊胡而十二
營中□見介人罷弱不任旅較大卒軍罷弱罪屬之文武
二臣不得解矣在營無人者則乃中貴爲之耳外語籍籍
成謂有爲□□脫史之弊是本用監軍反用亂軍矣可痛
陛下即若不赫然立罷之則戚门既橫肆耗蠹其假令虜
踵前智復射一矢于闕下誰與驅逐此可爲寒心者也夫
刑餘之人典在傳公卑之命供掃除之役耳令其參列環
場固已虧体而況于作霖邪臣鬬久服之衆必敝常用之
器必缺請罷中貴人勿使更監戎機亦併軀善後之圖也
天中貴人既罷則什伍克實即于什中選伍于伍中選一
豈其鑄錄時其祿料即可得耕卒以精卒當強虜何患哉
臣故曰二患非患中貴人典兵權深患也臣又覩在營諸
將徒善爲難以効臂臣欲調諸將名將久處行閒諸稱首
之略者俾當各將數人而能今之善爲容者則李廣在軍
而舞卑之徒出王翦開壁而超距之卒奮所以攘外夷安

中國滌舊恥伸新威討無急于此者臣誠憤胡騎志在忠
寸
陛下故縷縷如此夫捋虎之尾必中其螫臣豈不恤顧令
戎事坐而益壞矣願徐爲惘降咫尺之詔定萬世之規臣
不勝大願此疏初下時諸大夫見之驚曰古之言洛下多
才名不虛矣

送柳湄先生赴平涼苑馬寺序

王維楨曰余嘗役平涼境云知平涼苑馬寺事已涼任重
寒役洊閒弊懈營乎移其簡又幾大夫綜之乃命詔開
寂幽憔日门術故市集指衛者命坐呼茶茶已輒揖退坐

私關内吟卧自如興至則約與躡空同理觴咏如此悠悠率用爲常然志士劳人恒不樂就其所即就思去如蹈坑溺中若曰上一僻秩散比之隱夫人云寺少卿柳濵先生者固世之所稱志士劳人也自辰州才晋今官自姚安才改辰州自部郎才刺姚安而發軔崛興則自吾華庠始官五凡遷歳凡二十更可不謂志士劳人耶論者咸稱今遷非先生樂就而先生以赴平涼道華州顧靡有弗樂於是王生欽之賀之以先生綜馬則説馬爲贈夫莫險於山蹄之在馬莫逆於天下至之在馬故馬者允險而到遠者也擇地而蹈不任險遠毛即奇無稱焉有馬於此西起河華北跲

幽燕南徐滇池旋越七澤赤汗血流逸足屢歷四表弗病此其骨與氣不能常有哉然又夷塗平坂讓馬爭超文轅繡轂騋馬爭服束蹄石粟讓馬爭秣仙仗天閑讓馬爭入烟水之陂蒼秋之野抑首什心不一悲號傾焉故殫力任使自其安遇非獨君子馬亦有之先生笑曰嗟允寧論馬而實謂我我倦游人也然趄信適於是王生又說御夫世稱造父爲周王御八駿日行千里周游八極人咸慕之八駿信善馳能一騁千里哉惟御者節其控縱時其奔徐察其休息不竭其才遂千里至也蓋百里一息千里十息八極可周矣嚮疾鞭以速必到崇朝而絶故服騑駐而休力養徤御者之法也授閑技散儲精需晉官家之度也先生又笑曰嗟允寧論御而實謂我我倦游人也安能千里允寧蓋余字余自學于先生而徑官先生執余手而喜曰吾識子在童駒時兹服在
帝輦且範馳驅乃何憂識馬即望平涼去

贈山東右使芹山陳公序

今上御極之二年核天下頑傻不恬之士爲推七用以康世轄民乃得鹿陽芹山陳公舉第六時傳陳公本舉首榜卒乃倏易稍後余童年聞之徃余以使過鄞見後渠先生説與此合余以是蓋亟慕公云其後十九年芹山爲陝西

按察使以參政守慶陽來既三月言按察平者謹者不萱者詳確不紊奸者無辜且死復生者奸悩巧脱而竟繩于理者私白不使售條右縮趾初惲而末服者乃日至余耳是時余皆在里閭而欽之私竒公雅好文才頗又法理如此居一年巡按御史潁川張公列疏爲按察咯曰臣觀所謂陳按察者固所謂頑傻不恬之士哉乃其刑不宽既貰其楙道路臣賢之不甚異有若屹屹卓樹不爲婢嫣婀時封利自點臣誠獨重之且今天下所鮮豈能者哉立者難任按察初以甲科起天下迷今亢踐騰拤位茂抒闓衍士如此蓋千百可一二人恒言舜臣五人不相爲能者按察

實蕪才歷試當効臣言非阿也他薦者多類此無何山東右布政使缺員上以按察徃補若曰按察廉又仁能活人即能養人擢使布政責之養以觀其蕪王維楨曰聖天子夙夜憂勤計安元元者厯至纖悉矣乃今閭閻數困凍餒一不熟即殍逋相望余田處亦値再熟既輸公賦即閭比閭作啼號聲今齊與秦豈異也患在下崇侈而去約上急徵而忘綏不則何困余竟見芹山必告之既芹山以𨒪山東道華州維楨以境内士又所宿好既謁送之郊乃芹山即於邑論民疾苦戚戚在眉間如談人蹈湯火慄不即一引手捄嗟乎此意芹山先得之矣余能有告哉夫

康世輯民使天子之澤濊覃洽霑先山東而遂天下芹山公任之矣芹山昔提浙學明通作人遂有茅袁二士夥選名世既分壁慶陽房氏不犯紊至今秩乃又爾爾御史稱其蕪才凡六効後言繼走而徃卿寺公孤參賛和燮靡試弗功不獨謂今昔也余亦以爲然芹山道華州在二十年冬明年春余修别日約始作序致之

贈張叟渠序

叟渠張氏者字重卿州州人也與予同進士者蓋州州四人焉翰林侍講亦賛大禮科都給事中李仲西兵部主事許仁夫張亦卿四人者皆賢士也然亦于沖和而介李子真静而亮許子方嚴而固張子沉默而辨獨予踈鹵么麼竊幸附于諸君子之末出入朝省簪珮相摩至相親也居十年仲西調理于天雄重卿謫倅于華州而仁夫亦退臥于漳浦銅臺之側漸風萍散矣宦跡岐路庸距有恒哉始人有僞爲玉璽章者覺捕得人事聞上惡之乃並罪有司司者可十人悉從外補于是張子倅華州夫以内外輕重異也以階秩崇卑異也以物情飛沉異也乃張子一視之徃在吉州張子固未始沾沾喜也既乃鍛羽亦未始戚戚憂也在職滿歲人不見其恚色怨詞稱之者以爲淵懿君子也而張子固藏智蓄照與之商特

政校人物能章章道焉予往來鄴下每眺洪川䧺野水流而不洽山崇而不峭風氣渾龐鬱在人目若張子者蓋其鍾靈然哉予嘗在里張子時能過予予爲說雜而總要之命說曰命者令也猶之四序寒暑數既逮而弗可移也數者時也行乎命者也故洛陽才而斥廣川賢而遂命斥命遂即才賢奚論嘗屈國命竟封侯而岸肅亞夫命否當王即削不廢謂天定也鵾鵬思發而沖霄鷙伏德輝而栖枳寸苗秀于高山喬松伏于深谷所値殊也雀或變蛤雉或成蜃此造化之神微而叵測哉夫物殊而所受于天者一也是故君子行法以俟命安心以順時說已張子騣然曰

子言命毋謂我哉吾業已安之矣居無何檄至遷判實慶府邦之士大夫凡數十人群而祖之野予重有戚焉夫以湖海之契散合之跡十年數易往事既逝來雖如何乃于張子行追及疇昔群游之雅有感于今日者如此

贈太守胡公兩臺先生序

夫學者誦說詩書稱述古昔蓋人人能矣至起而試官乃輒悖其所習遑遑而悅上敗度而事私者不可勝數也以余觀於兩臺胡公豈非近世之所鮮古人之所貴哉夫立官而畀之威者所以制恭非令其遂私也有所司必有所監者所以禁邪非令其妄悅也古人之法如此而近世之

俗如彼余慨然有懷焉華在關中稱善地又當午道關中諸使者過太守驗禮逢迎倍於他所則大喜不則怒去遂得罪初胡公之蒞華也吏具斷事白胡公曰事上固有道以前守罪何然乎卒常聽關中民好鬬而重觸憲而吾華在此民前者以千金不死有金不笞凡此前守皆行之自胡公至留人探錢徘徊公門下不敢入犯者悉論如法廉聲震於部中由是視之胡公之治幾古人矣近世能兩之哉然胡公楚人也往余在京師楚人有爲余言胡公者云胡公少負才結學乃竟踣一第楚人皆爲屈之至其貞忘勑躬服先王之義迴詩書之訓雖獨醉之大夫未有增於是也今茲在官果若此楚人言固信哉世恒言楚材余又覩賭楚材最多夫楚何以多材也楚有衡岳之峻洞庭之雄天下稱形勝者莫先焉故孕於物則爲楩柟杞梓以棟明堂鍾於人則爲貞廉俊傑以稗彧治各往往而見若胡公者華人皆異之不獨楨一夫云爾也故古之人取魚必於河取妻必於姜正謂是耳窮鄉下邑彼其所見不越乎咫尺之間求以稱奇著世有乎余嘗究論取才之道有四以擇地則穫售以任子則崇德以尚節則吏節以表賢則士奮四者舉而治化美矣然擇地任子則銓衡大臣之責至尚節表賢部使者之宜有事也頃之監察御史有蔡君

者按華下見胡公異之乃移檄華下表太守甚多美詞大抵皆余言之所具云太守同官解子登子侯子咸共持檄具儀儼然造太守如御史指稱賀太守不敢當請辭三君同請許之余獨楨之官道華下覩其事適喟然而嘆曰夫賞其等則不肖雖唐虞之治舍是無術矣故騏驥不與罷驢同廄而別之則其材見矣芳蘭不與蕭艾同臭而別之則其芳遠矣治不賢不彰士不表不振觀於胡公則他諸若子其亦有所感也夫其亦有所儆也夫

王氏存笥稿卷之二　終

王氏存笥稿卷之三

左轄王維楨著

序

贈南京吏部尚書朴溪潘公考績序

夫朴溪潘公者蓋古所謂社稷之器哉初潘公爲戶部尚書時適楨守任史局輩從之游知其爲人也潘公簡重寡樸而又明於大體口蹇蹇不肯舍一詞及與商政事則不惜辭吻定之矣而金可鑠石可泐公之詞竟不易也衆之所在不與衆趨避之所歸不以智免推所包納則滄溟未爲廣泰山未爲高也楨私以爲潘公長者足可負社稷重

不宜持末盬之技責之且不宜離人臣左右俄而有詔徙爲南京工部尚書斯其故余莫之究詰矣居一年潘公又改南京吏部尚書又一年而楨以從守翰林至南中南中縉紳大夫之倫咸稱一口歎潘公大抵言潘公長者社稷器如小子之所稱者云大度容之於衆集之任才紛難之未理理之任智至於厭服人心鎮撫四方則猶之長者故求才者智者有人而一大才大智千人而一若欲求長者則爲人而一何者其器彌大其度彌寡也自昔郎莅可剸木當不言天下之長者彼固低殊于此也今潘公獨不由有郎莅言耳該有言者

天子方篤念社稷求非常之人潘公必徵徵而鑒頻親察志意則必拊髀歎嘆以爲見潘尚書晚其所褒嘉拔置恒情不能揣百舌不能間也潘公之蜀曰考部何君者楨之友也楨嘗具是語告何君何君亦以爲然有頃潘公爲尚書滿三年當書狀投

闕下聽

天子攷殿行何君與其寮七君者來過楨屬楨詞云以贈潘公往於是楨乃言曰夫楚璞誠珍然必剖而後信焉芷蘭誠芳然必佩而後覩焉潘公誠長者今往亦必身見

天子乃能自異不見不能異前日之南徙是也夫策士挾

術以千世主彼固區區耳猶然守宮門冀幸一見主之顏色彼益謂兩相接則浮言止況大臣乎雖投百狀不博一見也

贈大理卿[illegible]公考績序

今爲

天子守三尺令天下惕然震肅不敢作奸觸綱者則臣在刑部矣至平決論當[illegible]之非議則又於大理責之焉故楨竊念此兩者[illegible]可無長者謹重之人夫法火也煬者失則楨從故自昔[illegible]臣慎之大頃歲大理寺卿缺有司言南京大理卿[illegible]公有可

上乃召還𥙷之盧公固長厚謹重治南中獄稱平徼至南
中南中人呀然惜失之且以須
天子之明旣竭賢者於數千里之外也夫寬𥙷不化則其
罰不降人有抑情即天有鬱氣爲兩省擇人安得不云爾
哉大理丞趙公者楨同年友也與盧公爲寮前盧公未召
時趙公嘗過楨楨從容問曰今斯大理非漢所稱廷尉者
乎趙公曰然漢廷尉張釋之公慕之不楨欲爲之執鞭獨
怏乎不同時也方其爭犯蹕罰金時實以批人主之逆鱗
何其殆也乃張公法視泰山身視鴻毛出身衛法法植而
身榮卒令榮施后世臣主俱顯榮哉榮哉趙公見楨爲執

鞭説嘆之因漫問之曰子守史官古昔史家衆多子其執
鞭於誰氏之門乎曰春秋春秋孔子之刑書楨視其書且
下拜不直欲執鞭也其爲書天子之所罪孔子因而罪之
天子之所罰孔子因而罰之要在明一王之法抑人心之
邪而已乃若魏收之撰魏史牛弘之撰周史此二氏者意
所欲賢則妄益好詞意所欲醜則曲加紕行斯皆輕弄筆
端恣情高下設其人尚在吾道途之不與揖焉趙公凝瞻
視余者久之辭去少選盧公之檄至以吉日戒行南中旌
蓋傾城出送盧公於江上之旗亭其時雪水江大泛溢旗
亭上望趙君嘆曰夫水之道危舟之道安彼有被髮之

子狂而蹈溺非舟人之事也旣人在舟中欸而颶風吹浪
覘側舷簸舟人不爲相風挾拖今執寧所何以稱長年三
老乎趙君慨然曰子且舍是今盧君斯須且別去考昔贈
言代軒之義子安得竟已楨應之曰唯唯今而有語公今
余言安得已然卒亦不能舍頃者之言也

贈石洲張君擢守建寧序

夫化宣而在領郡閩歷大守益赫然顯盛矣顧獨以建寧
令石洲張君往非計也余私竊咨嗟慨嘆之焉今天下承
戎馬之驚潰戕以來騷然靡敝未有寧所又時有水旱之
災民人流亢道路輕徙易挫即若青齊汴宋之間燕趙之

分西至秦北至晉此十數郡者何寧卒一歲無事哉然唯
獨江南完在江南又唯獨閩中完其建寧於閩又稱完郡
蓋浙南漸遠漸安也以彼其所即今長者行能治
之乃何必張君往也若張君者固宜在齊汴宋之間燕
趙之分秦晉之境[illegible]猶新敝而達者公當[illegible]而得利刃
也豈不便哉夫張君者蜀人也負才略慷慨[illegible]京浙江
道御史南中縉紳大夫之倫多稱之余在南中見其人覩
將其行事上征便國家利人民其伏奸宿猾[illegible]在者猶
之去腐[illegible]米炊熟不就也假令張君得馳騁制之措[illegible]要
害之術不以州府困其志何其[illegible]古

昔褰裳方執而爭馳抵足而論烈乃令守一郡不能見張君奇而又遷之完郡將益彝有見余奈張君何哉先王辨官論材所從來久遠矣

祖宗時或以御史遷郡御史或從郡守轉六卿長者若此類者往往而有彼固謂其當也他悉置勿論近世之官人次合貫魚積同累薪次不及不進累不謝不伸雖有賢者懷挾抹之志挾批持之能亦引將逡巡莫敢自効誠格於調也故賢者或老白首始躋大官比其將且颯然衰矣待日十參十當今不能五若是以謂信名者非可哉故時淌而穢雖后稷一物不生老至而官雖有賢者鮮克立功張

君方壯歲能炎暑忍渴饑蓋四方上也不及其時畀重權綰大藩徙令尺寸進如待席蒸人焉余恐其績效不睹未冉冉至矣張君辭其寮往琅邪其寮八九君等莞莞視張君笑一日其寮風竹徐君為余述其事余問徐君笑何以徐君嘿不應余謂之曰今張君揮如此凡在事幾何年矣徐君曰業六年滿矣且欲考而值此余呀然嘆之語曰南道如虎誰官下府非虛言哉

贈濟南太守項君序

項君者故人也越人號稱多士習文法史事而項君益復犖犖[illegible][illegible]作為[illegible][illegible]京刑部郎中有聲稽其南中獄得從寬君評者咸稱曰項君持法平不苦索我不有項君我等其御究終矣初項君起嘉靖甲辰進士也當是時余奉校士之役舉項君項君來見與之言則數稱引先王誦法孔子與世俗殊絕私以為項君竟所至當列儒者之林豈謂其今為理官而介介若此也夫劍之為器也利斷割砕妖魅可謂神矣方其藏在匣中飾以寶玉錯以采繪君子佩之固燁然可親也而出之則見神也此足以贊項君矣項君在南部且六年與海內士大夫游軍采謠俗究徧人情明所興除振廢之道難易之節士大夫與游者多稱之項君余遷官南中項君間從余語久至更僕總之物物中窾肯

也其言曰夫今受世之七率戮力防胡若以為胡寇不至則戈馬休閒中國帖定此謂抹時未稱要務也方今所患不在獨胡而在中國夫大江以南姑無論已至若淮泗之壤多水澤萑葦之藪而人稀其俗慓悍少年椎埋攻剽閭里不相非急則伏于澤中山東俗尚綺靡家務相高其地通漕舟檣鱗集遠方之貨至富人爭市以博利利多則置酒徵樂歌舞雜進連日夜不休其子弟習之爭而羨息不恥作奸以放情而不閑於禮也趙地故多徒兒工騎射閭有戎興召其徒可濟緩急然人鮮厚業官家不為恤輒去而為盜夫水鍾成淵盜聚成夥此弗可弗計也先下之

教河南尚存盖古梁開之域[illegible]稍其域與山東壤界俗轉
相染市坊少年尚鳴絃擊劍以為歡不治生業即有呼
易走爾燕近趙俗與焉一皆上最齊而俗尚織畜其民力
本治生不可感以邪恭人險而好義又陰茶之邪即有患
特用九遊日關坐困一月而十夫可制之此諸方大較也
夫風俗所易所難所宜興除所宜振廢柔吉在有司有司
近民易識其故故府貴之縣縣有開白之府府者交相圖
何變之敢生令不蔽中國而專吉脩胡於計左哉白倫胡
求中國之脈敝不可勝道此人人所睹也獨柰何末之講
也君數月項君擢為濟南太守其察歐氏金氏兩君者就

余請曰公固雅禮項君項君今且為濟南矣亦將有以益
項君乎余謂之曰吾無以益項君余嘗睹項君言論如彼
其當事情也誠使項君因俗效實參視其旨果應即與上
記所稱潁川渤海比一賢者比踵可也吾無以益項君然
項君與歐氏金氏兩君皆鄉也披腹腑示之不肯令已獨
賢名獨歸以此兩君德之為請余言世乃為語曰君子藺
芳無在而非好也則項君是乎

贈少司空橫溪歐先生考績北上序

夫自明興以來泰和歐氏用科第起家者無數十人焉此
數十人者皆天下上也各以才能相帶其鴻業勳名俱崇
於竹帛於是天下言世臣者咸推轂歐氏而泰和門閥遂
巋然稱海內冠矣鄙人楨產在閭中童子時即聞泰和名
慕之及年既壯而進
闕下見今橫溪歐先生先生方為儀制郎中也睹其容盎
盎如也已而考其行復夔夔如也嶠嶠如也因竊謂周世
尹氏之卿而漢任石君之子非私之也彼固謂其賢賢相
肖不欲隤其家聲又安肯負於國乎若歐先生者斯固其
倫類也其後十年余先生官至南京工部侍郎矣余鄙人
楨適以徙官翰林至南中先生風貌稍蒼然改蕭矣其行
發愈嚼然若荊王之璞脫於石也余鄙人誠咨咨嗟嘆之

為大崇臺有基巨木有材寶玉在前則智士眩移戎彖
僚之才卒乃不得陟千仞之位須明堂之用者率此斷毀
迷短折也司空大官六曹重地寧可以倖而致乎當是時
洛陽人東谷孫先生為工部尚書孫先生方履節直而歐
先生精潤修潔兩公者行不同顧甚相敬也一日歐先生
治行將赴
闕下以滿以績視孫先生孫先生謂楨宜翰林無紀述之
事于歐先生績就楨請者之楨于牘中三按則前尹應天
事者十七今二工部事者十三問之曰輔於而成三年績
也例得考焉楨從孫先生得所為二工部者如彼人從

南中人得所謂尹應天者如此於是遠者曰南中人稱
歐先生尹應天時適旱比歲饑沴貴富人至竭金寶分賑
溝渠蓋岌岌矣先生則發廩焉而活者甚衆也歐先生他所
修復甚夥不具論即若振窮乏起僵仆此之爲德深厚矣
主上憂恤元元惟一夫之失所至勤懇也今歐先生以憤
上付所見者止無失所其取何階寵異之哉夫嘘生與吹
枯其難易相絕千里矣論功者宜殿最之邪今潤哉歐先
生有光曰南野先生今爲大宗伯侍
天子左右歐先生行且見宗伯公出牘相視且問楨所云
者當之不也宗伯公楨故從之游蓋瑰瑋博大有休休之

度焉歐之賢自身所睹者槩如此其不及睹者有若在其
耳何衆也人言歐氏宋大儒歐文忠公之遠裔也有譜牒
審諦則歐氏門閥又不獨自
今朝始矣所從来者久也或曰芝草無根醴泉無源非然
哉非然哉

贈南京禮部尚書端溪王公入賀
聖壽序

自楨侍今
天子[illegible]二十年[illegible]諸方之[illegible]賀
聖壽[illegible]八月[illegible]

誕節至於是從東南来者以舟從西北来者以車至則于
旄雲擁帆檣鱗次煌煌乎集于都門之外及
賀之日內廷之臣入諸方之臣以次入而又有蠻夷之君
長陳方物効貢贄者綴立於諸臣後焉班定則咸稽首拜
舞如禮連呼萬歲者三聲殷殷起於楯陛之間徹於雲漢
之上此其中禮文曲折楨不能具而悉然大槩若此矣今
禮部尚書王先生自南京往也固循舊章修恒敬耳至語
萬壽則
主上自爲之矣南京户部侍郎有陳先生者故嘗與王先
生爲寮王先生有大德陳先生過楨索楨言贈王先生聞

楨言若此乃輒前而問曰子謂
主上之自爲壽有說乎楨應曰有之方今四海之內萬事
之紀可謂稱極治矣乃
主上愈益慎蓋內定其神而外理其凡雖堯舜之兢業奚
加焉京師者合五方之人以爲聚其困於疾至可痛也則
濟之嘗藥狂人坐無知抵法者憂恤原而赦之雖黃帝之
仁大禹之慈奚加焉然黃帝之年數千歲堯舜咸過百歲
禹百歲咸稱悠久此數聖人者徒各具一德猶然壽命若
斯今
主上兼之矣推數術理觀之即萬年不啻也故曰

主上萬壽自為之矣陳先生肅然改容舉手而賛曰然哉
然哉已又曰余聞
主上謂欽天帝修禮百神蓋皆敬謹之甚今茲
萬壽則天帝百神固有祐乎楨應曰有之夫既數見瑞符
矣往年外郡獻白鹿頃年內苑麓辰有雀百群翔舞於壇
上夫白鹿者百祿也雀羽族最壽者也其告之矣於是陳
先生乃嘆之曰今茲
萬壽
主上自為之天帝百神又祐之吾屬諸臣誠蹶蹶忭踊然
覚莫之裨徒令王先生以舊章往耳楨應曰誠欲裨有之

惟諸臣加之意焉且壽之義有三夫壽者厚也言人君施
德累仁厚自培植其年綿綿而未已也又壽者受也言天
帝百神儲祉降休人君受之至壽考也斯二義者楨前所
謂者是矣又壽奏也言人臣各遵其職效其業以奏功於
君前君用是以弗勞遂乃歡笑進曆於無疆也楨今所謂
諸臣宜加之意者也今夫執事之臣衆辛勤說不能具即如
陳先生乃可計之臣也上先生乃秉禮之臣也自二先生
在事何嘗一日不慨於中何嘗一物不歸於理若是則
主上奚勞焉今諸執事之臣皆二先生者皆不以勞其
主上是即所謂裨

萬壽也而安云不之裨于御楨列在詞臣主在奉筆札之
役不能為公家効尺寸之勤減秋毫之憂乃今徒以其名附
王先生作亦循舊章脩恪敬耳則固有慄慄之懷焉則固
有慄慄之懷焉

贈南京禮部尚書端溪王先生考績序

禮部尚書端溪先生者開州人也姓王氏初嘉靖壬子之
冬而楨以守南京翰林來也于時六卿之長則見有五人
焉五人者兵部則桂林屠公吏部則徽州潘公禮部則開
州王公刑部則長興顧公工部則洛陽孫公此五人者要
其行能雖殊異然志意皆質直不遷於流俗不沒於藻繢

則楨有慨慕之懷焉明年癸丑春而潘公以秩滿赴
闕下者楨遂贈之詞稱潘公社稷器非米鹽之能諸公見
者皆然之於是楨因而徧請諸公以滿期言楨職在紀述
當盡為諸公書之乃屠公則既以考矣唯王公則今歲七
月顧公十月孫公十一月楨得之則輒前而賀公曰今而
諸公位皆在尚書非輕眇矣比既滿考皆得贈及三世榮
其子　朝廷之所以遇大臣者蓋甚厚矣諸公其幸而熟
圖之哉居無何而屠公坐有念號歸許之乃楨嘆息者久
之以為其為器也橫絕四海而莫之能羈也夫臣寓物
也既歸其下則耳目于是將為已有矣自屠公告而去兵

部不補而以工部孫公攝其事代而海上之警至孫公聞乃即念江海通流若卒至柰何則日夜畫計守南京從諜者見南京之戒備預兵威設戍遂不來楨乃造孫公賀曰今日之政微公銳身為圖則誰肯然者公即欲劾屠公鴻鵠舉弗可得也頃之七月而王公滿期至潘公前為吏部尚書告滿乃改為兵部尚書適而來孫公歸兵部印其寇仍留海上王公於寇雖非其職事然甚憂之諸在南京臺省之長貳凡若干人咸嚴燕進避聲樂候寇之定於是王公且行而赴考也以書止諸執事令毋解禁急憂國之心諸執事既已不能餞王公乃授簡於楨為之曰夫別者情

多故觴之令醉醉而令忘之也送者義重故詞之令宣宣而令播之也予其詞之而以送王公於是楨乃逡巡低回喟然而嘆曰夫今天下風俗蓋靡靡敝矣本之雕巧者勝澡飾者多也幸而有王公者在焉吾猶其見古人也王公之為人也其志潔故其發身其性朴故其德厚魯國之處下未為衍漢廷之周勃未為重也平生幽默而周詳焉然語及當世之故矯偽之行則轍矍然而顧蹶然而起即若負背按劍振乎無敵於前也語曰白璧不雕明珠不飾王公其近之矣夫流而不可還者風也成而不可變者俗也則欲變之令還期不失先民之舊則王公者固宜齊其之

哉

贈柳州太守小江毛君序

柳州太守小江毛君者故禮部尚書三江毛公之元孫也三江毛公居禮部時當今

上即位之初歲有

詔下廷臣議所為

尊崇大典未定固將群秦漢以來諸儒之說而祖其意於唐虞三代之上蓋義起云爾公前與諸臣議弗合乃疏歸久之議既定所與共定者咸至大官進公孤之任焉向令毛公且勿去立頃之而擇其界將必至三公然毛公不少

須也由此言之彼三公位尊重矣乃不能奪毛公之執何其介哉當是時小江君方童少不甚詳其事然獨計毛公所善關中人華巷彭公徙來之跡余入南都為余道之歷焉彭公時為兵部尚書其為人剛方不能濡忍見邪僻之人顧獨數過毛公家所過未嘗不移日也其所論悉邦家大計至不當意所則徹大呼恚忿焉左右皆駭出曰甚桂同味投任一器則二公謂矣小江君之父曰浣亭若輩為思州太守任思州數歲從以夷方之地圖藥物歸無他裝谷或詭而問焉浣亭君謂之曰夫先大夫官尚書非少小矣歸之日宅不西益畝不東拓于其旅沒世俗之好而遺

先大夫之辱乎翙又有嚴訓在也嗟乎峴岩之玉產無弗
良冊穴之雛毛無弗異以余觀小江君曰剌剌誦其先世
事若荊客談其所藏璞以為珎卒之善柳州何翅乎初小
江君得柳州也其里中士見宦在南都者總之十許人期
相約而造小江君賀小江君辭謝曰不敢也自吾大父以
射策魁天下又列在六卿長大夢矣然大父每一拜命輒
惕然懼不為喜諸君獨柰何賀柳州邪其謹畏不矜若此
夫小江君太倉人也今大倉世家有二氏焉其一毛氏其
一王氏者今詹事主簿王君振菴之家也主簿之祖曰司
馬公司馬公之子曰都憲公都憲公之子曰刑部君主簿

者都憲公之從子刑部君之從兄也毛氏王氏其先皆同
德好脩其子孫皆化之稱賢故吳中人指數衣冠世德之
家必推二氏焉下之夫吳自季札讓國以來幾千餘歲其
故風蓋漸漸絕矣而二氏獨能廢不徇世利自機雲兄弟
一唱之后文士嗣興焉甚衆然皆散出異族遞起遞伏固
未有奕葉互秀者也而二氏世文詞不見有一人陋可不
謂難哉二氏之諸君咸相紹而締交于余余關中人與章
恭彭公同鄉里余謝彭公以為弗如不識諸君安所采於
余猶推轂甚余愧之焉

贈別賀梁若之延平序

今南都諸省皆稱間曹而翰林尤甚余以守翰林來凡半歲
過矣則竟日第塊處乃淡取莊生籍讀之及至論海鵬扶搏
事則輒撫卷嘆息焉夫鵬之上搏也乃至九萬里高遠矣是
鵬之能也然非藉扶搖力則徒庶伏海澨即不能極高遠至
九萬里也鵬從伏海澨不動斯與凡鱗常羽殊乎由是觀之
客游南都乃往往苦之者非海之也彼固有所抑也翰林孔
目有梁君者廣東人也為人沉毅瑰瑋有橫馳四方之志乃
亦稱在此余昔聞其則恒要梁君過與談焉梁君謂余與父
討論所為詞何從余慨然謂之曰今吾方厭是而君顧歆艷
之耶揚雄有言壯夫不為蓋其技雕虫能令完璧殘巨木腐

雄既老始悔之所貴君子者固在植明堂於太璋之用耳誠
無雕虫為也吾方厭是而君衡歆艷之耶於是梁君默然一
日梁君復過談其鄉珠璣翡翠上人泅泳而採不恤沒頂歷
木而求不惧瓜烟若是其險難也余為之惻焉夫珠璣處於
淵翡翠巢於林斯二物者去人世遠矣乃二工必得之同謂
其珍異絕非偭俗也賢者投於邊僻而不用即珠璣翡翠弗
若之矣君行可而海上之盜興梁君請余余方歎且安出弭
之余笑而詰梁君曰往者嘗詞而今乃為之令謚與能以一
詩退乎夫天下有卒然之變而未有卒然之功有卒然之
功者蓋謀事而定物事未始有也夫鵬伏於海而有[illegible]

以至乘扶搖則橫馬令諸公在事謂江南爲極樂國無慮乃不講于批擣之術警卒傳則失之余美筆札人也奈何越他人職而言干戈事乎久之梁君擢延平府通判檄至余過梁君賀焉夫珠璣貴而廉賈躁翡翠盛而貞姬惑乃自古嘆之矣何者物尤而欲不可止也君子之黷貨者亦若是耳梁君苦二物之見求其不以自皦其躬明矣乃余以曹署故既已賀復此送之云於是梁君避席再拜而謝曰產在東南隅足跡未嘗踏四方不知關西先生之論謂誇如此茲往固鞭驅前矣顧獨無奈別先生何念先生寂守孤邸耳梁君既去有華亭何君者代其職未至至則余有與談者不寂寂也

贈少司徒芹山先生考滿序

少司徒芹山先生者故嘗以疆學舐文著名海內乃令領度支筭緡錢主軍國之需背所習矣乃先生固舐之先生既得遷南京戶部時會大司徒缺而先生掌其事以爲古者稱効賦於京師命之曰灌輸以言繩繩繼繼如水之流未有絕也于是移檄諸道令各以歲賦入而責治粟之吏甚劇諸道得檄讀其文肅然敬憚之既半歲賦皆至如期惟恐後今南京倉廥穀粟充溢露積于外御府諸藏皆滿稱富國焉皆先生之勞之所致也先生之言曰小人之道猶漆也漆于青則青漆於黃則黃君子之道猶龍也上下風雲隨時而數變是故先生嘗柄文教矣士所造即化其爲參常矣學而明當鍛羽而沉於未位未始以爲戚也乃今矯翼而列于大僚未始以爲訢也於是縉紳大夫之徒咸翕然一口稱先生以爲先生猶龍也既先生掌戶部一年餘會倭內侵淞海上橫甚當是時工部有洛陽孫先生者攝兵部事乃躬自選卒將發而禦倭而按尺籍羋虛見卒率疲弱不任干戈孫先生惜苦之乃以白芹山先生卒空聚太倉粟請關之芹山先生方纖纖務節縮聞孫先生言乃遂上書曰臣聞養貓所以捕鼠而不捕之貓弗

養畜犬所以吠盜而不吠之犬弗畜焉今南京官吏歲食太倉數百萬石之奉乃一旦有急能從軍者不滿十之三四其不能者顧居其六七是居此六七中者固不捕之貓不吠之犬也焉用食乎臣願于其六七中汰其罷其老吏蒙壯士以令省粟奉之此管子所謂開塞通變國以不乏者也臣嘗聞今南京所支粟可數年之積且然其間又且有水旱之灾戎馬之變皆不預于常費臣以爲憂焉大國家有萬年之圖臣願効萬年之慮要其道惟在深究散之役剔浮流之蠹而已彼言富賦者朘民之肉索山海者民之盜貨財則名號濫賦罪則刑律弛臣以爲井夂未計

且害治故弗言先生書奏蓋四事其他三事不具悉[illegible]
其蠹財者書下南京九卿及諸司集議之時史槙不在[illegible]
中乂之史槙逆先生所謂曰亦嘗有以秦越人之決疝聞
于先生者乎大秦越人之決疝也不令疝人見切煦煦然
以手拊其背卒而一疝輒已之今先生言汰去蠹財者則
決疽之類也夫計未發而令蠹者知之則多懼已發而令
蠹者備之則多沮故昔之豪傑柄事恒兵奇務神其家好
術之名而弗辭非畢畢也畏事有不立也先生然余言嘆
之先生之司屬若干人服先生教既久頃之謂槙曰今大
司徒缺久而不補即若補必吾芹山公也已而調工部孫

先生爲大司徒諸司即又謂槙曰今吾芹山公且告滿滿
必有遷代先生之勞積應之曰然夫官人者第稽其公議
人者則程其能誠令官人而背公議人之口則安弗當焉
又安有茲鳳之哦軒鶴之喻也

贈東穀先生考績序

今南京戶部尚書東穀孫先生者前爲南京工部尚書而
攝兵部事其時會倭內發先生與所按兵皆可明白節制
閩難余私爲記之六始倭內來從海上也其兵不過數百人
微眇耳海道以告白兵部先生[illegible]其時[illegible]若
而又暴夜先生立呼火[illegible]

上當此時客皆謂先生疏大逃且須之以觀其定先生固
不肯居頃之諸道書旁午至或一日十數至上海言城陷
太倉言城樓燬嘉定言城被攻甚殆賊衆見者至萬人其
伏兵不知其數先生傳書令諸大夫徧觀之客前言先生
疏大逃者乃皆造門下謝言先生識賊狀睹後事我等弗
及也頃之有得賊諜者白云賊且欲窺江上不但已先生
懼遂集諸守臣謀之有一人前曰苟必欲發兵固須請乃可
耳先生目言者言者率首退不敢復爭先生乃言曰春秋
之義先發後聞謂倉卒之變生也獨奈何守膠柱之見而
不顧急難乎于是自爲令分軍爲六道出屯戍要害處而

各置一將領之而又爲之懸賞格中罰科既已定乃剋日
行宣言曰有來撓吾計者吾奏之不則與若俱伏矢石之
下毋令誤國而徒自泯沒也其日兵遂出乃請糧於戶部
戶部予之當兵出而行都市中卒皆練甲金戈光燭雲日
父老觀者咸拊手嘆嗟以爲老且死乃始此睹何其盛歟
兵出可十日所而倭四皆回舟不來先生繫倭凡三疏其
二疏事既已斷乃後奏焉翰林王生曰夫從古以來[illegible]才
之士非少矣然事每不立者坐有病四焉事勢旁迫利居
其一害居其九筭較分明而怯心生焉此病一也獨智之
慮衆不及睹而駭議隨之自信不固制于衆吻而遂止此

病二也太阿倒持授他其柄動發舉事未見福端先嬰禍
首此病三也投機之會間不容髮而逡巡猶豫未有所决
譬之臨道踟躕坐失千里此病四也斯四者實僨事之根
蹶才之將也今誰持是以驗天下之士百不失一而孫先
生獨無一於四者此大計所由定大事所由成也在昔正
德之季年病討之初禩也傳有樂平裔先生者而又有儀
封王先生者二先生相躡而為南京兵部尚書南中人至
今稱之以為當其時江南保障東不在海北不在江在二
先生之身焉由今孫先生觀之今與二先生出同時當與
足立仕同地當比翼奮皆所謂上應四七下乘五百之運

者也豈可數數見哉孫先生攝兵部時南中人咸事額禱
額先生爲貞兵部已而改南京戶部非其望矣南中人甚
嘆之孫先生自爲尚書蓋遷而滿三年當致臨行王生送
之曰吾欲上書明先生之概乞改上投鉞以答下情懽人
以我爲越俎而阿私好也吾欲蹇謇而事御勤石室而身
在江表懽人以我爲賣直而奪彤管之職也故私獨記之
吾且欲謁歸持持而藏之名山令後世有知者求焉先生
昨以我爲無進于公也二三部者無陽先生見余記語人
曰彼王氏記未稔先生前信然人矣然未稔前爲戶部
而值財用匱也曾歲各巨萬之資以給之既改南京工部
又復省財至不可勝算凡此皆大效少皆遺而不錄何也
王生聞之憮然自解曰夫合浦之珠網者詎有窮哉則吾
有遺錄爲固也

贈大司成見滄茅公奉召北上序

夫見滄茅公爲南京大司成既二年久矣乃者
上念之召之還於是南京縉紳大夫之徒咸儼然造茅公
賀爲夫海鵬扶搏談者奇之鶴突而上高空則觀者翹首
彼其意非徒恭之也固亦有所爲也在昔戊戌之歲茅公
嘗以射策見
天子

天子覽其策爲置第一其所條對累萬言大抵皆國家大
討迨于今十有七歲矣當其策槩于
主心言既有驗而適少召之邪且欲以備三公之列也夫
董子對策論天人之際極矣一遷江都而竟免之迄賈生
言治安之要漢廷公卿皆不能及而貴室之後不復冊見
此二士者才非不傑言非不良少所遭非其時也由今茅
公觀之可謂千百而一會千百而冊遇者矣方今
天下聖德光昭比之日月雖缺可補然其齊之郊患水不
收河南南陽以南米一斛萬錢大改苗恤危以安生元北
土卜所輸虛也茅公郎往而淘

陛下有如

天子使中貴人問茅公道所從來安所見聞具上之茅公由前道往不待該曰臣典在養士斯固未嘗理也夫蔽于之明而塞其澤匿民之殃而重其困此人臣之大忌也昔茅公對策時指陳利害不知有他何其具也豈今日顧略之邪語曰美服人指美珠人估言求之備也故余隨諸大夫後賀茅公禮既成後此望之云茅公為人篤中而自信識大體口不好辯而白黑分明常稱以為仁人出而應世持體不可不弘御物不可不厚聰明戒于太察嚴威戒于太峻一一而聽之雖善學者必取十十而較之雖善丈者

必差其在太學所養六館之士蓋數千人至衆也雁不須茅先生之德者固其股肱利器人共見之乃相扶也語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蓋謂是乎茅公嘗與余游石城山中其時三月矣而桃尚未華茅公訝之而問故余謂其木期雖至猶須日暴之乃發且今四向池塘寒霧相蔽其上只日最難桃欲華能乎故得日稍久梅常後臘得日尚後桃乃失春斯未足訝也余嘗食橘而甘茅公指所食橘謂曰是物一度江則變而為枳矣余以為物善變者非其性也若而松栢在江南如是在江北亦如是有異狀乎茅公與余故同官翰林茲之日又同游南都茅公每過余未嘗不移日也其所論對況引旁徵者至不可勝原然余獨記桃橘之事其他皆忘之則信乎華子之病忘也茅公且行而辭諸大夫諸大夫趣余言贈茅公初余往賀時業已有言望茅公矣更益之不能雖然有松栢之喻在夫是所以贈也

贈大中丞須野張公巡撫貴州序

今

天子念貴州在萬里之外其地險遠其俗半雜夷難治非得博大通方之士以使之則不可以往令有司上可者名有司以張公之名上

天子然之為下制諭張公張公得制其時為南京通政郎以其事問貴州人而貴州人游南京者甚少又以問客嘗游貴州者而愈少乃就翰林王子問焉謂翰林典在史局按輿圖知其方考譜牒知其事宜令言之於是王子受令而以為愚者畢謀智者畢聽古之道也乃為之言曰夫貴州諸夷既已受制稱臣比于內地久矣忽而或叛者與輒敢干紀者公知其故乎彼有所恃也蓋其地多山而山又峭峻蜿蜒同互自為城郭山下激澗千尋環之如帶據之成池是所居國必依此為固彼賊則然首刳面勁以伏之患急則閉關拒敵不發一卒不射一矢雖有百萬之師州

翔而不敢進誠格下險也
高皇帝知其然諸夷既降乃因其故俗官之于貴州置省
廣邊內地之壯士實其中若曰夷安則與安夷動則與定
也公今往撫其地但仰求
聖祖之指于二百歲之上而法其意于萬分之一則得矣
大以
聖祖之威兵甲之力其剪劓若草菅耳乃不滅斯種者非
倦而不能舉也以爲西南夷至衆而斯種頗內嚮將因爲
扞蔽內省也戍轉輸之勞而外禁侵軼之患故第以漢官
命之不純用漢法治之也間者秉鉞大臣苟揚國威不講

前事如雲南沅江之患上以虧天家之重下以啓他夷之
奸此有識之所謂外也夫古號貴州爲鬼方者以其人譎
詐變幻執之無從搏之不得有似于鬼故名之也謂御夷
狄爲羈縻者以言拘之不拘譬猶之羈馬之首縻牛之鼻
其事相類也然馬雖受羈不能不蹄齧牛雖受縻不能不
抵觸其性然矣願公察羈縻之義鑒鬼方之稱視如馬牛
毋與鬼較而劾僕者干威之計僕聞法緣俗立順其俗即
所以行其法威忌將作當其將乃可以明其威彼諸夷相
簒自其恒俗方其信信而爭之際兩不相下則竟必相讐
然畏死亡戀親戚亦固有之滴此之際公若遣一介之使

奉咫尺之書馳入其境以示爭者剖判是非曉以禍福令
各罷兵彼之聽之將不俟詞之畢也僕竊觀大臣之體與
小臣異事小臣競一節持一行即得托名于賢者之林大
臣則問安社稷保封疆不耳公傳大通方人也而又奉
天子之命詔其日夜孜孜思所以安之保之者如饑求食
寒求衣固甚具也僕言胡益于執事哉顧獨念募中一肉
則推食無餘賞賜不饒則超距之才不出兵患輕動動亦
有坰士患弗綏疆亦有道惟公財察而熟慮之毋忽或語
余曰張公故嘗使滇南道貴州矣誠諳地形悉其政俗今
而問非不知也聊爲之耳於是王子愧之曰吾失乎吾今

則燕人若矣昔有越人將渡河燕人從傍而指越人渡處
比入舟又剌剌然語以槳柁之事甚具已而問之越人也
燕人竄入岸叢中不敢出越人入叢引燕人出而謝曰吾
嘗操舟而予言之誠過爲吾謀則忠矣張公其以越人之
視燕人者視我可也

贈大理少卿方厓趙公北上序

方厓趙公者蓋與蒙溪張公同治大理之事爲僚焉兩公
者之治南中獄也其志寬而不急其法平而不頗今南中
人戴兩公之德至望空記拜門欲一日而致之公夫所可
博而求者官也不可幸而獲者名也故余每與兩公會則

觴揖而賀焉誠謂其難矣然而趙公居大理既七年不調
張公自入官歷此且三十年亦不調余因是則嘆然既嘆
之以為聲名畢身之具亦忌身之物也才賢者策足之路
亦賢足之穽也當是時南中有目者劉生嘗言人祿命其
諸淹速短長皆豫決卒之皆驗人皆信之劉生嘗為余言
大理下趙公頃少一當選卿張公少須焉若見兩公至則皆
嗚玉珮躡金門抗跡百僚之上揖讓
人主之前吁鑠哉盛乎若有頃趙公果選而為大理少卿
如劉生言由是觀之數有必至理有固然詎能逃乎哉君
子聽之而已何則子聽令于父臣聽令于君人聽令于天

此理之固然者也任淹者不能激而速無長者不得割而
短此數之必至者也操之者命也故負才賢者而不聽則
失其所以負美聲名者而不聽則失其所以美既余往賀
趙公乃並持是語語張公兩公皆欣然大笑之然劉生以
言趙公抜其術益信于予要附命焉趙公瑰瑋有大略而
不務為皆臣之益常稱以為君子病不得志既得志病不
盡能其欲脫身以出宗之急困素所畏避而公趙公且
搏搏上矣不當公錢間且風中人之印持外制之權矣願
趙公乘此盛時勁能畢智視畏而行令澤流于內功彰焉
里之外譔烈輝光傳于千世此人非命之所能拘也趙公
在南中以同年之故獨時時過余余恒引劉生言趙公必
至大官建大業乃趙公顧退退不肯任則誠其謙乎然亦
過矣何也驊騄耳之乘即不可以請千里介異諸之劍即
不能以拗匹夫非匹夫強而千里遠也亡撩故也夫士欲
建大業則安可不取大官乎從古以來有道之士思欲安
內攘遠扶社稷奠宗廟者蓋以百數才智之士挾策抱奇
負時而堅管晏之烈附五百之蹤者蓋以千數馳說之士
志于藏三寸一堅白縈花結繩將以動人主之聽而伸其
臆者蓋以萬數然往往坐命困不得致通顯儀大位卒泯
焉罷之其能如其志者槩此三等各不及十之一二周知

大官者乃策勳之利器致遠之上駟也趙公何遜而不肯
任乎故余謂其過焉劉生談余命不立以為兒楊攙無成
徒早悔白首耳不如去之山林快也若無何余且將歸矣
而會趙公赴新命之北而與張公爭數十輩共送之潞余
其情而公成謙余信劉生言大篤異乎余故嘗誦楚人之
漢司馬季主之論共讀深明其無事實以為有人寓指其
而今乃真信之矣又焉也

贈暨公御史灘溪閩分巡例序

夫御史者奉
天子之命以按視部中荷其持三尺發百察收所謂拘下

殃民者論而罷之卽所謂承用
詔書稽名歸之矣御史閻公旣得命按應天讀
詔書嘆曰嘻噫今有司鮮有不損殃民者也卽有之亦百
一之獲耳令其旣損旣殃而必繩之法是徒孪其憤無
捄于傷也有司與民吾與有司是上下遞相讐無已時也
何益夫療病者貴治其原不在巫祝安民者貴防其蠹不
在威刑于是乃行而諸部中部中有司或其度不能免者
聞閻公來輒先期解印去矣及閻公至頗且不問有司乃
先■問百姓便益與之圖于是六郡各條便宜事上之閻
公閻公則因六郡俗制六令大之而　朝覲之儀祭祀之

費細之而供億之繁燕會之節靡不犁然著井然分爲令
旣具乃卒爲著犯令之科甚嚴乃先下太平令試行之便
不當此之時有任公者守太平奉令如閻公指行之三月
凡省費若干金果便而有驗于是閻公乃下寧國令次下
池州令次下安慶令次下徽州令次下應天令御史行臺
在太平城中故令下以遠近爲序久之諸郡咸報便上省
余數而六郡之氓遂皆安桃田廬亡有狗吠驚擾之患矣
閻公出行部所至父老拜伏遮道頌功德車不得進至中
道府爲郡人閻公之故交也閻公遺郡人六郡令郡人觀
之旣遂乃報閻公持且賀之曰今江南號稱沃土百物之

所出有司得江南猶之其醢之徙罾魚之獺未有弗歷者
也江南因于有司猶之樹披其枝體朘其膚未有弗病者
也夫人情病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將恐有不逞之徒緣
間而起焉　國家憂僕竊私念之今公所制便宜六令嚴
如峻防密如結絲役之不能過觸之不能亂有司欲殃民
得乎有司不爲殃則民安民安則寇賊熄寇賊熄則惠化
溥洽上下恬愉有司不及非臺吏不見威如此則至治之
風光于一時傳于後世眞所謂捄時之勞臣識體之通儒
也卽今有殊絶賞遇加于公身公不爲濫然可以顯茂異
而厲具臣頗廟堂之議非遠人所待豫聊爲公明所當耳

閻公往嘗按河西河西之宿蠹大猾皆以正法伏辜莫有
遁者威稜甚著视今按應天其體大槩相類而措置不同
昔倉公挾醫而行游四方術隨地輒變顯名于天下閻公
亦云閻公按應天旣一年待代將還報
天子郡人繫官白下不得身與别以書送之曰客由北方
來者皆言燕趙之郊多餓人市或撤肆者以南人相捕
而食焉至于梁宋益苦　伏尸枕藉行人皆掩泣過矣若
此者誠可懼也僕也思西域之異香返伏尸魂然而道遠
不可致思辟穀之術將以扶餓人濟侵歲而海上之神人
不可焉塊然坐而嘆矣之幸今値有公顧公不能化何身以

棣萬靈唯得以尺牘陳困厄之狀公今往而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矣惟闕所得爲者可也聞公才廣而氣直志高而節堅其平生慕汲長孺袁盎之爲人也以爲苟利社稷進恤其他一時搢紳大夫■之徒皆稱之號爲千尋劍閣以聞公蜀人也即取蜀物比況之耳語曰大國多良材大海出明珠信然乎信然乎

贈南京大宰儼山周公序

儼山周公者吉水人也吉水當永樂正統之間故多舉顯名之士至於今既百餘歲矣乃始有周公出焉賢者之生不數其難如此周公方爲都御史守南臺也其時閣中

王生守翰林亦在南中南中諸曹率皆務簡而力避得相從論議故余每睹周公之論則輒欲扼嘆息以爲難能非諛之也今

天子加意治理驅策任事之臣可謂至篤然而品物未盡遂風俗未盡醇者則咎在有司矣周公曰不然夫有司遂物猶有之令遂者有司變俗猶有令之變者彼夫胚胎視月月滿則光磁石引鐵鍼此如指此可以辨已中原之益既平也南中諸臣咸共相賀以爲無事而周公獨于邑以爲歲有水旱者所不能必歲有可付良農者又不能必有司斯兩者溢之所由生也則恐得無復比老成之遂同困士之極慮非沾沾之智所能窺也周公論事常依大體抗慨其論米鹽細碎曲計小數即可以見長取譽周公輒棄而弗舉焉余觀從古以來苟稱願治之朝則何嘗不論才其才者亦盡奮然往往坐剉頓不前何故哉豈才者之咎邪周公曰均之有過才者過半論才者過亦半周公凡與余所論說盡纍纍不可勝記然大要在明大體爲才賢遂萬物變風俗數者而已既余守在翰林典記注之事有臣若此鉄而不錄則余之罪也夫于是次序所聞著于篇藏之巾笥峽上石室焉周公狀貌甚臞若不勝衣然其中屹屹如泰山莫可推奪胸空洞若鑑矣賢不肖較然從外視

之則幽幽默默爲一槩之觀而靡有別異也余既次其言乃并著其人云若頃之周公擢爲南京吏部尚書南中士皆頌曰即安得周公爲眞吏部乎夫所謂眞吏部者謂北吏部也南吏部第操空印不得有昇抑進退有似于假故頌者欲其眞耳周公前守南臺與周公爲僚者曰沱村史公聞頌者語爲之嘆曰難矣哉今之吏部乎於是王生謂曰夫君子所謂難者豈謂其它難哉謂其時難耳夫江河之趨鬼神不能反特世之遷聖人不能拘故按淵而移柱者守由者也酌俗而制事者省世者也車轂行千里而不滯其軸自若也聖人應萬變而不窮其道固在也故曰聖人

不朽時變是守若其智不足以權變道不能以綱維徒持
一節往即行之上世且弗逮矧今之際乎周公以治易起
家明于從時之義聖人之德則何愛吏部雖馬周公自起
家凡幾轉而積至今官咸有功德可紀述士人稱者甚衆
然皆莫若史公詳卒之余別有論撰茲不具而志矣

王氏存笥稿卷之三終

王氏存笥稿卷之四

左輔王維楨著

序

南京吏部尚書致仕兩洲王公七十序

兩洲王公者安福人也爲南京吏部尚書且二年一日忽
嘆曰吾年六十餘而猶此車轍也日月不相貸而役役弗
休如知止何哉吾將歸吾將歸乃上書稱老乞骸骨不報
頃之南京兵部尚書缺復徙公爲兵部尚書南京兵部得
參機務其權次出六曹上報至公愀然曰吾形神蔓痿皆
山人也寧復視事哉爲書且復奏會有

詔許公歸公於是以吏部尚書致仕云夫
明興百九十年矣俗以漸流而靡法以數變而弊
天子念老成重舊故具責之事而返其初意甚篤也以故
九卿大臣用請告謁者輒得罪坐謂規避懷翔視之心乃
公謁歸遂歸
人主不疑固其悃愊章徹誠感于君心非偶幸能獲也公
歸三年而爲嘉靖辛亥厥壽七十公弟大廓先生時以徵
起復爲都御史居內臺不得爲公壽嘆之會公中子拜南
京光祿寺署丞便道歸壽公先生將因署丞致其志乃授
簡於門人楨令詞楨執簡竚思者久之以爲先生詞人之

雄長也先生卽欲申兄弟骨肉情則宜自文之傾又假他
人手口哉乃兹以爲我而我叨史職典紀述之事論廉夫
貞上進退完毁之節與
聖帝明主知人善使之故意先生欲序其大者以傳永久
是乃所爲壽也於是序曰往公貳吏部余蓋親睹其行事
云賓客詣門門者亟通延之入與坐其恭或用私請第應
曰共以白太宰言私者不更來竟吏部不聞其除庇一士
陰入一物也公儀狀魁梧峩班行方爲太僕少卿時
上常視朝顧而見公貌奇之私問之則王少卿也已又得
其前典選司有名繇是重少卿欲引爰拔遂歷崇峻縉紳

之屬咸稱之曰
天子知人其爲上下所予如此昔人謂得賢則駕御風而
行公蓋是乎今歸而居安福山中猶之抱完璧收道劍俛
獻而復還已試而弗缺頃歲以來此一槪耳然又其奇云
云也按王氏俱出姬姓其後世分散四方不可紀惟在
安福者獨盛以治春秋起家冠冕佩玉奕代不絶公兄弟
今最顯者積壽公既具乃復標幟家世猶亦有遜其本之
訟矣

壽大司馬督府大華何公序

薊州故不置督府薊門[illegible]自今大華何公[illegible]

何公蓋嘗有名于嘉靖之初以僉都御史巡撫大同虜酋
不敢窺大同已而廢歸居關中然何公才高頗自負以爲
脫國有兵事且更復問我我臥未安也客從關東來言東
陽軒峯烽燧不熺何公卽喜或有警輒愀然動容若將持
重畀已也居十九年而爲嘉靖庚戌虜酋擁衆從薊州界
入殺掠數萬人而去烽火徹于郊關
天子蓋憂之甚
詔薊州置督府公卿大臣謹擇可者以聞於是大宗伯徐
公果乃言何公已何公徵至
天子信宗伯言陞何公右副都御史尋進兵部右侍郎以

薊州兵爲屬或言令何公守薊虜酋必不侵薊則西犯紫
荊東犯遼陽必有之莫如取三鎭悉屬之何公則東西三
千里俱安枕無事矣於是何公本
詔領三鎭初何公之徵入也縉紳之徒故聞何公名咸造
門下請謁座客常滿客問計何公頗道之客見者輒自以
爲不及也何公廢時年尚壯盛今其髮斑皓矣公曰天祚
國家厚令何公駐薊可也何公陛詔鎭薊州巡撫都御史
與君兵備副使下至將帥以事白大將言什伍虛耗寨垣
不守也何公太息焉乃遂奏募兵築邊及分區列戍數事
上皆允之於是東接山海西連宣大亭障相望旌干林立

蕭蕭乎稱金城矣是時辛亥春也及夏而諸鎮防秋之兵
四面踵至乘聽何公計何公則論較要害部署將所宜
計定下令曰不如令者付之法其遼陽紫荊兩鎮遠各以
檄告設備虜酋往來塞垣下徘徊瞻顧不敢入既秋八月
虜酋度計困乃遣使上書乞脩貢職比三衛
天子不許許金幣市馬且示羈縻因以見我之廣大富厚
焉是時禦有收禾稼登場焉不異野長老頌德童豎歌謠
皆以為得何公晚令昔年虜入而罹禍慘也於是吳君王
君相與謀曰在昔有周有奏凱飲至之禮彼尚謂功成振
旅也今何公在鎮不動衆不血刃而境內宴然如堵於古

人且難焉其涓日持觴壽之宜即為約皆移兩鎮兩鎮報
書如指兩君因間白何公何公曰未也往虜之入也云三
衛有導者大三衛者薊州之藩蔽虜東道之咽喉也誠與
虜通謂之近憂急之則自撤其防寬之則長姦滋患奈何
命有許征三衛者何公列狀具陳其不可即其罪不赦第
除其導者示警足矣頃之何公果得其導者二人俘于
朝
天子嘉其捷疾言効乃進秩賜予寵光光大也而君門[illegible]
白欲壽何公曰待之卒不[illegible]特不釋也何觴之樂不
乃奏在近者歸伍遠者歸鎮各與[illegible]

開暇兩君率諸從事部下者持觴觴何公何公曰諸君幸
今日樂乎故前為壽也吾且有萬年之憂西馬大三衛本
狼子以人畜之終難一邊人降虜者多則我衆減彼衆增
二募兵實邊非攻戰之資三遠道徵卒疲于奔命蔑吞虜
之氣四夫圖目前之急而遺久長之利非計也何公且觴
且論至酒罷未已月餘王君以書抵史楨述其觴之日何
公語楨乃嘆曰夫人苟以就功名不慮其遺難於來者衆
甚也乃何公獨念萬世計古有社稷臣至如公近之矣何
公為人精研有數大放計然之策家居身所致貲數十鉅
萬一起而謀定疆埸若此人生退不免于寒餓進不能取

尺寸之勳安可比丈夫哉楨何公之里中士也相知特深
故云而吾又嘆徐公知何公非尋常見哉

贈七十翁都督孫先生序

夫孫先生官至都督蓋貴重尊顯矣顧獨念其負才卓犖
不得策勳于萬里之外書名于竹帛之間仁出都城門竟
老則亦有慨嘆之私焉孫都督餘姚人也父曰忠烈公忠
烈公伏節而都督君以其故補錦衣千戶已乃中武舉第
一累官今官夫孫氏世以文學而都督君用武興餘姚人言
都督君自其為士時即善馳馬彈射之技常引弓出野飛
鳥走兎不敢過其前斯固天之所生非人能也都督君之

季第曰宗伯君者與余同年舉進士其年嘉靖乙未也折特都督君不忘舊學輒出所賦示余余心大奇之然未肯下也至睹其講兵略論要害猶之泉涌桴答百詰不已則皷竊謝避之焉語人曰令孫君得杖鉞柄事韓白衛霍之業豈足道哉久之孫君但月府中還不令出在外則論官者之拘也孫君呼鄭君為姻家鄭君為置酒任遊者甚衆酒半孫君挽六鈞弓與客較射更十數耦矢連百發不少倦時孫君年已六十往矣其健若此彼其力不能挽彊材不能絶衆乃頓杖鉞登壇者何也庚戌秋虜酋大入為患都督陸君乃言彊弩之利因表孫都督習弩事教弩踰年

而學弩者數千人皆無告成事遂上書稱老乞歸　天子不許於是孫都督仍復居府中夫騏驥伏櫪則千里之能廢矣鳳凰在笯則九仞之覽絶矣今孫君視此兩者奚異也故余覩孫君有慨意之私者也今年辛亥孫君七十歲矣鄭君以余故遊其門中又下孫氏至深請余言壽孫君余謂曰嗣之孫氏兄弟念其先大夫忠烈公事白至其淚目則輒欷歔感動茲往恐不肯任鄭君曰固也願乞一言往於是壬生乃言曰鄭君知劍乎夫劍數試不缺必折匣之匣中則悲鳴然其精具其光完特閟閟射于斗牛之間若孫君之英氣所蓄今得與大敵遇誠不愛其軀孫君能保而至七十不也孫君以不試故壽然非其志矣夫人生由童齔至百年直須臾耳所弗朽者表竪也世有豪桀之才由阨而不得伸今抑白首者何限哉余殊嘆孫君老乃鄭君固壽之意各有主謂也

壽方田李翁八十序

方田李翁者臨安人也其子稱晴山君者為黄門給事黄門君居京師翁在其鄉相絶逾萬里黄門君念之蓋咨咨悄悄有不能奮飛之思焉其言曰我何以官為哉吾翁年八十老矣云曉露易晞冬日易下即吾翁能百年由今相距至之無幾何所可須而補者名也不可待而續者年也脫吾上謁得如請歸也造吾翁膝進一卮吾快之若越鳥

呼林代馬舞風焉我何以官為哉會有時忌不得輒言歸憂在其色方田翁聞始書誡曰郎令念吾然在萬里而不得壽毋亦謂侍几席者情相絶達萬里者神相絶乎夫父[illegible]子也者同氣而異息一體而兩分者也折之不斷遠之不隔天下有茯苓上有兎絲一物不相連然觀兎絲者以為茯苓其本也鐵有畏石而磁石引鐵蚌與月邀而盈虧應月何者精通氣孚而勢弗能格也今吾庶幾郎者在怏志意樹勳所以輔翊
人主固神所注情所鍾也能之而神悅情暢矣不能則神困情悒矣由此言之几席非邇萬里非遠也且吾既[illegible]

方今　國家有事邊陲壯士皆從行間冒矢石而吾不任
戈有財者皆徵貲將資而吾道里遼遠不能負橐粟給羊
穀之食郎苟出一策惟一効吾計誠悅吾情誠暢也安用
念之學女兒欲戲思歸寧哉當門者以其言當罷歸計第
西南望所頌肯用所爲壽者始當門君在翰林與余善余
亦重君抱奇沉篤非世俗之儒一日君持翁書示余且道
平生余甚賢之賀曰是父是子因遂悉翁爲人云翁居里
閈不爲苟同不爲特異里中父老約爲經會經會者講演
佛偈集衆米聽以化道善俗也翁從之至約入公府白事
則不往曰官家自有法禁何用下干上家蓄稍羸即以振

宗黨之急至盡乃已人問之曰此愛大費多藏厚亡翁蓋
習用老氏之宗指焉凡世所謂華艷靡曼之好翁須禁弗
近以故既八十而筋力彊固形神盎溢也方士言服砂辟
穀可能鍊形登舉皆僞妄術而翁殊好之配孺人葉少翁
一歲今七十有九鬪其彊與翁等豈翁得眞術而與共服
之耶審爾則赤松同樂非非之事或有之矣然今翁距所
以壽者誠不坐此也

壽八十翁白泉先生序

始楨童子時則聞記里中長老若葉守郁翁及余席翁司
訓管翁其年皆八十先太公時七十三翁者與先太公游
三翁過太公太公必爲置酒酒中各道平生展心曲未嘗
不指天日以爲證也然司訓翁特達恢廓有容容之度故
其年竟兩翁過焉接是以來物情大變右巧詐鄙長厚見
勢思傾見利思奪陰行不軌而飾容誣善者不可勝數也
於是早折急摧往往而見乃不能延方不効異蓋三十年
若此矣乃今睹白泉先生年八十彼何嘗采藥好方如他
所爲然其神灼灼其骨屹屹蓋信有先世之遺焉白泉先
生者司訓翁之季子也少時號爲管季子有才名乃竟不
中科嗣其父官先翁以通家子與先生交先生官罷歸則
時時張樂命觴與里中故人會極歡而醉乃先公不獲預

會中先生未嘗不念之嘆之也先公嘗稱管先生外嚴內
寬其爲人譬若驚飇曳電爍爍冥冥頃之光霽則萬象不
失里人以爲確言未嘗嫉人之有里中富貴家皆非睚中
物務在信命樂生無苦於志而已若此八十年如一日也
先生會中客若思軒閻公正菴張公南園劉公皆年七十
余以先生躋八十莫之要里中士就而觴先生其日累觴
數日先生拜伏酬酢不怠不亂人言先司訓翁如斯之年
未能若先生彊則先生年且高過司訓翁用理卜之也一
日三公問楨曰若我等竟何如白泉先生吾楨應曰同之
曰安識其同余嘗入華山谷中巖石際老松古柏蓋數十

章高者千尋大者十圍問之山人則乃處幽生遂樵斧不及以故率性任嶔崔巃巃也今而諸公居山林皆能自遂其天無傷於性故決壽同求也嗟乎變詐者伐生之斧也忮害者滅性之波也陟險者促歸之祟也嗜欲者燋命之火也凡我同黨慎戒哉

壽西淵先生胡公七十序

西淵先生者楚之承天人也從其子華州太守來游關中而余小子適以之觸便道歸華下得見先生于官邸則先生者蓋倜然有古豪士之風焉先生曰吾自發承天而北也則涉襄鄧歷商於徘徊乎紫逻之岩念四皓高舉不以

世故滑其中何其大哉已乃踰秦坂陟蓮峰顛嚮於希夷之峽倚竹嘆慕者久之以為時苟不我與則長臥其中足矣而況以保壽命之源也自余聞斯言則甚敬禮先生以先生非常人也太守告曰家大人蓋嘗為士而竟乃弃之云為士時負才氣謂功名可指取已數不偶遂退而栖于野睹世之貴人烜赫顯盛倏然起倏然仆則太息曰我道固是也嗟乎若先生者豈非古豪士之達哉夫崇爵重祿賢者欲遂其志之恩也然禍伏而福伏慶至而憂隨則君子有隱憂焉故或醉而獨醒深而長吁因之泄越精神卑減年數蓋往往然也是非從物[illegible]人學其所受

而游其所享亦貴人自從之非即如商之四皓華之希夷彼其視富貴等浮烟耳故世人莫究其年司命不制其[illegible]也今先生追慕二道人而嘆之毋亦自擬其似耶先生今年七十歲矣往從先生使者言先生歷商嶺蛇徑盤紆過者十休而先生下至險艱矣先生跨馬登降疾於快鷙矯健如此及登華山也躡級捫蘿乘危而不怖尤覽而如歸若斯之氣假令應時護策名嚴廊之上驅馳萬里之途其勳烈可勝道哉故余嘗論國家取材之路宜廣舉業之外更設數科則賢者畢收今士有挾倜儻非常之才不閑於舉制應對之技卒至含抑白首竄伏岩穴泯泯脉脉若

胡先生類者豈少乎余甚悼之焉太守君聞余言關當世之故人情之要請書於與之太守之察解于華子侯于三人皆來三人一口稱太守奉其父母其備母癘人長先生二年而健與之敵余乃曰令君曾所謂備者供養其也太守治華華之民恬然不擾成德太守廣令焉於關中為什伯供養矣此謂顯揚其親壽之而不用詞衆之而不用觴者也三子曰雖然茲我等壽也固須觴而詞願假一言往余謝謂曰前人太守請然余言者即可以為詞也

壽封監察御史東村張公序

東村翁者侍御雙溪先生翁也雙溪按關中兩見春暉恆

咨咨令翁弗置洎代歸關中能文之士咸榮諸歌咏佐以
壽翁於是有頌德者有賦節者有述榮者有紀樂者有寫
康者有稱後者有擬叡者有借祝者其頌德者曰生輝玉
良海渺衢芳允矣君子範我家邦賦節者曰組可斷腰不
可折胡不歸大來二項足田五斗非傑述榮者曰煌煌象
錦口中有爛爛燁燁爛章
天子有詔何以詔之爾子克肖紀樂者曰風軒水榭月館
雲亭花開酒進興至琴横拓三蹊而命侶達萬物而同情
寫康者曰顏赤赤髮玄玄形鑊鑊㲹翩翩駕黃鵠遊碧天
稱後者曰子如鸞孫如蘭出國之居珍罷徒大其閥擬

類者曰解組潛乎達生周乎鹿門乎浮丘乎其翁之儔乎
借祝者曰鶴之集於彼岩亮鶴之飛搏彼扶搖鶴之來千
歲一朝鶴之侶安期王喬雙溪之道華州也以其言言王
生王生曰嗟備矣夫八言者言翁翁自為壽也予有四言
者言君君所以壽翁也雙溪艾然曰四者何也撰南山之
頌耶侈東海之詠耶歌瑤池之桃耶賦漆園之椿耶王生
曰南山崇虛東海飾詭瑤池沭怪漆園肆評予將稽諸理
焉鶴渭之君子之存非親也在朝則樹節在使則樹勛百
年樹德百世樹名大節以植紀勛以經世德以淑躬名以
彰先盛人之極也親之心有弗潛者親得矣有弗安者與

安矣有弗久者與凡雙溪之履四者具焉故曰克壽翁也
翁今年五十有八厥配封孺人少翁一年雙溪君歸也春
酒既泛合燕稱觴歌舞在庭亂以八言怏乎夫壤曠乎今
昔其有幾哉其有幾哉

壽劉大夫父母並躋七十序

劉大夫者燕趙間人也仕於華為才大夫大夫能詩其詩
傳者千里燕山樓外暗幾年來綵夢中披又曰目斷雲為
舍心疑鶴是翁史王子聞之曰嗟大夫戀親哉孝哉蓋自
是知父母俱存云他日見大夫而問父母年曰七十偕問
行曰不肖不佞父早孤色事祇毋既老罔攸懈克懿內相

維德之行我毋有焉問亂曰不肖伯魏仲舉人薛季太學
生為三子有六孫孫稱曾者一尚未艾也王子曰嗟吾聞
劉氏詳而得觀道者三焉三者何大腴十曾殺唐淵長繡
令以其年七十也蓋並生於成化間耶是在淳龐之際矣
可以觀世易稱視履考祥善言天人之會也乃劉協孝
而齊者皆非栽者培之與可以觀感昔王氏以三槐昌閥實
翁以五桂起譽夫其樂何如也茲英冑騈興前輝後爐為
無憂者非■耶是故志暢者神適精凝者形固可以觀養
故曰吾聞劉氏詳而得觀道者三焉既而大夫例當　朝
諸王子而告曰吾幸矣入覲于王歸道于鄉爰登我堂以

趨以蹌有詞侑觴惟吾子之章其母壽於是王子者為歌三疊以介二人壽為瀛海之歌曰瀛之水兮浩瀰瀰仙人下兮光陸離駕黃鵠兮赤虬導翠羽兮朱旄月闕兮瓊閣瑤草兮金芝千年逝兮一日生扶桑兮猶邇為太行之歌曰有巖者山廓而寥兮烏飛不度言海崇霄兮蛇蜓盤礴屹不可搖兮君子有屋勢相朝兮吸露飧霞匹王喬兮為叢桂之歌曰有桂有桂兮當戶君子有酒兮胡不日歌以舞爛品英兮成三秀虬枝兮惟五鳶芳兮宜風含光兮戴雨醉卧兮樹間夢恍惚兮月午歌已大夫曰旨哉渢渢乎可以壽矣夫歌瀛海者大也言乎福非詩謂川之方至者

與太行者高也言乎年非詩謂南山之壽者與叢桂者昌也言乎儷非詩謂松栢之茂者與乎北歌已浩浩昌三四謝王子囅然曰大夫詩人哉達比興之義矣

王氏存笥稿卷之四終

王氏存笥稿卷之五

左輔王維楨著

序

壽太夫人孫母九十序

今年孫夫人壽九十歲矣傳曰九十曰耋言老至而衰謝及也乃夫人顧強健灼灼然有唆桃食丹之容而屹屹乎有鶴停鶴峙之狀茲其故余小子能論焉正德末逆濠構謀思逞不軌東南之大勢岌岌殆矣乃忠烈公出抗庸奮氣力折其角投一身于危易宗社萬年之安此之為德固與三光爭明兩儀參大非眇小矣夫天之道猶酬也忠

烈公既伏節天其或者犯彼不足注此令有餘將報之乎夫壯士入而虹見一言善而星移天人之際應若響答列于忠烈公乎余言非誕哉夫人有三子長曰都督君次曰尚寶君次曰宗伯君三君者皆當世顯名士也夫人自失忠烈公歲至其所誕日則輒楗關感動不肯舉觴三君固請舉夫人謂曰請舉觴云何云壽之夫人曰夫我也安用壽為方先公伏節時我固當俱唯獨以若曹故乃忍而至今每念一逝若殤者不忘痛憊者不忘呻也乃顧欲壽我邪語曰器重難負恩重難酬吾家自先公來荷
天子恩至厚矣今若曹各保北官舉其業上之効咫尺之

勞謝

人主之惠下之光孫氏之門以無墜前人之聞我固樂爲此謂不飯而飽不飲而甘又安用鶴邪宗伯君與余同年最善爲余道之如此余以夫人閨閤者流乃持大義識事情嶷然有古節士達人之槩則知忠烈公者天爲宗社生以定東南之危而夫人者天爲孫氏立以振忠烈之後自有宇宙來所生男女何限若此二人者非漫出偶合也三君念忠烈公業往而幸夫人在年九十最高矣獨奈何重違此指闕踏堂上壽之節乃從諸孫子羅拜堂下固請不肯起夫人令曰起乃遂舉觴揚人外人以幣來者誠勿入

於是薦紳大夫之徒諸與三君游者約曰聞之孫夫人壽誠不入外人幣郎不入固往於是皆往其日會六月大暑汗馬相屬至日中不絶煌煌哉京邑之華觀近世之希遘也先是而有大夫十七人過余舍言且造孫氏願介子之文往而十七人中言乃有兩端一曰我等吳人也宗伯君昔擢士吳中我等與焉夫有德于我者我固圖祝之也一曰宗伯君爲祭酒將教洪嚴士藉而成名者甚衆乃夫人私勸之令寬曰恤其情我等不能忘將亦祝焉余小子奚曰夫跛羿園則花放鵲呼匡則雨來神從所欲福鍾所頌始余以孫夫人之壽也獨天佑之也乃今紀十七大夫語則頌禱之口亦與有助矣嗚呼人不天不成天不人不因吾故著此令砥行脩名之士得以考覽焉而孫氏之芳當世世傳焉

壽敖母鄒太孺人序

今高安孟有兩學士焉兩家事種種每多奇異余爲記之云兩學士者筠泉吳君夢坡敖君也吳君敖君同舉進士又同官翰林出入朝省與接君席[illegible]兄弟不啻夫林雀其枝則啄宮姬等色則姤拘惜[illegible]也兩君生同土仕同館而情義交通翕翕焉豈不謂奇哉往吳君之母當八十也將吳君在　東朝則大息曰我安得富吾母而歸及其

誕日舉觴爲已吳君俄遷庶子視南京翰林院事吳君取道還得歸今年春吳君從[illegible]入爲翰林學士仍視院事天下後以敖君代[illegible]吳君拜命喜曰吾歸矣吾壽吾母有日矣母[illegible]八十也大兩君得歸皆會其母年八十而南北兩[illegible]吳君奇哉異哉吳君爲人[illegible]爲妍媸猥瑣之節固介有君子也若夫敖君則汪汪無根岸究其所抱則浩浩焉陸泰山爲巾焉然兩[illegible]士大夫側目七大夫又知兩君之端[illegible]名護以[illegible]身處閭閻而[illegible]敖母姓鄒氏古邾

子之遠裔也其閫有賢母大高氏之門而教子三遷者不知母何世徙高安久不知母何以開其族之風能通儒術達宦理焉夫仕宦之道與農賈異夫農春不早郊秋荷擔而入以困於為務者也賈子逐利千萬里之外賈巴蜀則以錦綺賈荊陽則以金錫以簠簋為務者也儒者辭親而起家簪紱而事 主困倉倒不為羞簠簋空不為屈以脩身為務者也故農嫗喜穀賈嫗喜貨儒嫗喜脩今敖君歸也顏色華粹步趾不失度鄉孺人見之將卜其子能脩也嗒哉乎可知已初余等與敖君同館者凡三十三人及今敖君行在祖道所者僅十人焉十人中姚江孫母年九十

四明全君母八十餘鄞下郭君父母俱谷六十廣陵洮君母七十又幾余母六十又七或在京或在鄉其親在鄉者又惻惻感動焉

壽汪母楊太宜人序

太宜人楊右尚寶卿七峰汪子之母也汪子先為户部郎中考績癸卯

天子論功[illegible]新 宗[illegible]且[illegible]從而[illegible]

汪子改[illegible]以[illegible]

汪子從內遷[illegible]之乃汪子[illegible]

外皆王臣也[illegible]

上念之不可竟拜今官初汪子請外冀便歸為壽母所其情隱人莫有知者汪子負才績學為詩清亮俶婉雖作牘雲對月諸什懇懇然有北山白華之致世之甘棠耽位遂以弁髦其親者何耶小也今年丁未太宜人六十有八汪子得使荊使䖍將歸而壽焉郎甚喜且行則以告其友楨因問曰古人稱壽由千至萬以迄于無疆有之乎楨對曰嗜人之壽不踰百年故百年曰期稱壽而至無疆者誕也然則魯頌曰萬有千歲眉壽無害者何也謂名永也天地間至久遠者獨惟名物莫得而害之故身脩則名立名立則親顯今距魯且千萬載而僖公有壽母傳繹繹不休頌

所指此也今夫持祿而養者祿去而孝衰戴爵而權者爵移而榮絕是故君子抗節潔行非以市潔也脩詞殖學非以釣奇也脩身永名顯親是問而已今子讓爵如釋遠利如臧而既益以文今時推節七才卿必引七峰屈一指嘆之曰誰哉而有子若此自孔其身于高等而宜人之名因以章灼條而太之引而不息即千萬年至無疆可也於是汪子矍然曰言壽無疆者如此乎吾歸[illegible]即具以告吾二季二季者兵部主事[illegible]泉君[illegible]山君也兵部以嗣大[illegible]翁後進七以[illegible]食皆得侍太宜人而長兄稱春谷君者為南京太[illegible]所三君子[illegible]咸偉語曰深

山大澤龍蛇出焉宜人固賢哉

壽張母陳太宜人序

太宜人張氏有三子而顯者二人二人者督戶部主事中子且戶部郎中少子戶部司國計掌財利出入自二子任官身處脂膏而未嘗自潤於是人號之二介又以其兄弟同貴閭稱曰二張云郎中君曰余等所無汙于其署本吾母太宜人之教也自余等相次食公家太宜人既沾恩誥又高年矣乃唯練裙蕭然不作貴人態即固時時進綺縠羶甘肉太宜人輒麾之不以御已誡曰凡官所爲邪者未有不始于家人欲大而好侈無窮也若等無以老婦故令

傷丈夫之節郎中君槙與同年舉此故得聞而主事君亦恒以語人於是人知張氏有令母或義其言比之敬姜曹嫂齊軫云宜人本姓陳家在揚州揚俗故靡又貴家易致華盛乃獨兢兢于慎約之道以刑家勑子固當興兩君烈烈也丙午歲太宜人年七十時從長子養在家而郎中君使大同給餉勘邊主事君以植賦使浙江皆莫得壽其母後二年而爲戊申兩君各以使事成還戶部相見歔欷不能休痛定主事君曰往吾在浙而值太宜人壽其日吾楗闔默坐不自知其涕之霑于襟也郎中君曰吾于其日蓋思泣顧矜飾于他所[illegible]在官若勸以爲或休我軍檄而私憂也當是之時大同卒倚畔恃北胡索餉郎中君拒之必待斯乃其言誠不以私傷㦄大體有見哉有見哉兩君紛謂若更得使者即取道歸壽太宜人稱所問慰所思君頃之郎中君果受

命催財江西而道由鄉里得以壽太宜人時與郎中君同年舉者初三百二十人越十四載而在京師者止二十五人是二十五人者皆知太宜人者也又知郎中君兄弟念其母太宜人不得見今使獲見且壽之也則相與謀賀而槙爲論讚其事讚曰夫壽者厚也仁孝厚德其次厚養今張氏兩君興而太宜人之德因以章灼恢恢綿綿傳弊靡

已其壽之矣必歸而稱觥乃始云然則攬轡叱馭之倫非哉顧歸而稱觥張君以爲遂其念深矣

奉壽太孺人張母六十序

太孺人張母者都諫張子之母也張子仕爲今官既十年而日侍

上左右者三載法曰三載考績最者子之

恩於是張子承

制封其母爲太孺人張子惟甚是年戊申冬也而太孺人留於家不在都諫所其明年都諫乃爲[illegible]於排闥束帶凡四事各一檢[illegible]而[illegible]上曰[illegible]一[illegible]

金錯朱文硯他更異飾中貯
制詞則獨誠使者負之肩背往令歸涇陽併獻之太孺人
事具將進含其姻選部羅子至見之因以賀其拜誅切怛在
容不為悦羅子曰吾唯解君之悦也而未解君之怛都誅
曰今茲吾母正六十而吾在官無得壽之家故以怛也一
日羅子過楨而具以語楨曰嗟張子嗟張子仰若而言則
崩桃者是而叱馭者否矣則舞斑者是而斷裾者否矣夫
孝權細大無論違依吾將舉其能子而大者有六焉受國
委任出力効績令主有成功則忠惻之子也利害故怵毀
譽故䘏一意奮往必就天下之事而不及顧則強幹之子

也言中儀的閫論罹之人主聽之亦以為然則奉公之子
也卻私請長公非寧仆無悔不倚而立則植公之子也博
辯文麗道古今事務自不失一措之甚可施行則懷奇之
子也手其柄則行不則辭之而藏于山要其竟得名與行
者等則好脩之子也此六子者不在親側不省朝夕之朝
非職乃皆成斯之名名成而親顯矣較之崩桃舞斑者何
眇小也今張子好諫疏每入
上輒嘉納國人無帶與者泰人生不婚娵而張子益無有
所訓不矯不比奉公而任身者也子而君是非尋顯矣公
孫而禰號以進邪且臣窮所生以矣其王君設爵號以勸
其私凡事君者亦為親也而謂依者得進者歟邪贖之雖
子以君諒激張子張子大悦而請楨謝楨調之曰今遣者
抵涇陽太孺人歟
制楨而視之已乃發冠帔袍帶楨而服之而君之長子侍
太孺人于家為開堂布筵請太孺人升於床宗族親偽持
觴進祝賀者充庭光光大矣假令君不立朝不事戰能令
其親有是乎張子益大悦

奉壽俞母裴太孺人序

夫俞子之欲其母孺人之壽也豈異于吾哉夫父母皆教
人子皆愛然子之愛母獨濡濡重者何也父之道嚴母之

道慈教莫如嚴慈者所以成也是故其重之也俞子家在
嶺州俞子既為黃門給事於仕宦得意矣乃悄慼慼弗懌
吟吟嗟曰吾今獨母老獨奈何逆之即其年禁其母孺人
來明年戊申俞子以孺人誕之日觴于京邸為壽而有賀
者二人來怱院周子比部趙子皆俞子之友也二人者因
首事合諸泰人見官者俱之賀史楨與在賀中而賀俞子
畢為楨稱說母孺人既失其先大人獨務力教子也恨不
一日就之晚吾忽忽動心焉往吾母教吾業既撰而束之
恐其傷閒復息之既與息之防其大逆旋復務之乃知俞
母當於俞者此矣自吾細惟母勤勤無傳記見吻桃長年

求卄益竹之非其説誠謏不然然吾欲吾毋長年益竹則
亦猶與幸爲求而咲之也曰庶以報吾親今俞子于吾共
情豈異哉吾列在侍中與俞子並立交戟之内恒與語善
之俞子博達弘術習識當世之故其論遐往萬里近在旦
堵畧悉究竟細逮米鹽洋洋纚纚罔弗中予聽也霸州古
朔方之域俞子生長其間其談兵戎愈益當然言務詳慎
候間不躁動宜投士亦以此多之俞子曰吾莫之敢縱也
吾毋之敎爾也於是人咸謂俞子有毋矣周子趙子當賀
時與衆稱俞孺人年七十又五矣而健於壯婦焉壽乎壽
乎史楨前曰夫榮靡所施於身即年究百歲乃親門爲壽

天之所予子于親莫益之也能榮即親之壽究乎百歲而
名引于千年乃所謂齒之克壽其親者也俞子加孺人以
榮名壽益之矣我乃思之未有也徒與咲桃求卄焉誠謏
哉誠謏哉

壽潘夫人六十序

潘夫人者今南京兵部尚書樸谿潘公之夫人也潘公初
爲户部尚書已從南京工部尚書已改南京兵部尚書今
之爲尚書滿三年以滿告于
天子天子嘉之詔封其配乃爲夫人故其家人遂稱曰夫
人其外人亦稱曰夫人六十之年嘉靖癸巳春也居頃之潘
公復改南京兵部尚書南京兵部參贊鉞之寄務在保障
舊都任莫重潘公自告歸道其家會改官而又値有海寇
之急乃遂以單車來不以夫人從辭曰吾不顧家矣頃之
寇定潘公之甥曰胡生者來省潘公潘公見胡生于楨楨
問胡生曰今樸谿先生來不以夫人從者何也胡生曰往
先生凡之官夫人未嘗不從今固且暫耳户部以前不可
詳已方先生在户部時夫人從先生造公所夫人則下楗
自持自鑰也既先生從南京歷兩部夫人皆從以夫人在
得一意治官焉于是楨乃喟然嘆曰古稱夫人者以夫者
扶也有相扶之義焉稱妻者以妻者齊也言與君子齊德

也今自潘夫人觀之彼于斯二者奚愧焉胡生曰夫人吾
徼之名家子也其端懿莊嚴蓋其天性而先生又時時取
易傳上九孚威之義教之夫人服其敎乃愈莅加篤以故
其家肅肅然也楨于是竊有感于當世之儒焉夫六經之
道始于脩身中于正家終于治國士而治經具斯三者乃
得稱儒今世之儒者方其困而治經如賈求售不顧其業
精與否及既通則輒弃去不當敝帚蓋往往然矣若樸谿
先生者豈非上古之遺教近代之真儒哉凡先生治坊既
已施之家者又欲其用之國今海寇擾攘焉與之一創者何
也由士卒不奮也所以上下信者誠不中也誠自

索而足焉太恭人所嗜獨飯粳蔬筍耳而粳得之田筍得之林太恭人誕日每舉觴則子婦進履諸孫羅跪凡在內翁以及其日來賀者蓋履相接簪相摩也太恭人嘗行游家園臨亭臺視花竹則余必從而奉襟裾余所為壽者皆因也以故恒取恒具無乖志之圖無歉望之事于是王生乃遂摭其事賀之曰夫世人皆以先生負廊廟之器而伏在里巷以為于邑不知先生快之若此也即令先生更得志脫銜門之厄乘堅策肥翱翔四方奉太恭人與俱太恭人有此樂乎先生即欲以其吳產遂所耳能之乎古人有言有天適有人適夫仕宦者適人之適者也不如先生可

謂得天適矣吾誠慕而嘆焉吾謀且西歸吾邦在華山下華山谷中多黃精其前有池有巨鶴可將來之而食吾親以求永年蓋亦謂所因所能而易致者耳吾前所圖云云者果誕而未可遂也

王氏存笥稿卷之五終

王氏存笥稿卷之六

左輔王維楨著

記

核邊記

今

天子念三邊之氓數罹虜害歲誡邊將慎防無令虜入即入奮死戰一創害止意至勤懇矣然終不止此非直敵勢威也敝在將怯而罰不速功罪淆而法未之彰也嘉靖乙巳七月二十三日虜兵二萬餘騎結營邊外三營兒河堪近諜復入寇覘者以報榆林總兵吳瑛瑛即以報總督兵

部侍郎張公珩明日瑛與副總兵李琦併將兵出榆林榆林巡撫都御史張公子立上檄偷仰檄所至給軍食時總督以防秋住花馬池聞即發所部將往花馬池者四將軍軍往擊之瑛故狡智多算度虜入必自寧塞營寧塞則遊擊將軍張鵬分地伏施彼自當我即往必與虜先鋒遇援戰乃與琦故回遂出乃並波羅堡又並威武堡又並清平堡遂逍遙延不與賊兵直乃二十六日虜果由寧塞營擁入張鵬不能禦退避之初虜入寧塞也以為旁有伏軍顧慮不敢前及至所城池門望不見一人乃杉杉南也平復忠[illegible]

虜虜圍琦急琦度不免殊死戰延綏遊擊將軍龍發固原遊擊將軍蔣宇咸以總將道適至兩分守延綏西路參將楊銳亦領兵來與兩軍會咸奮抹琦虜見兵集多度不勝解去琦得免琦兩中賊矢一所殺虜亦數人瑛鵬軍不知所往陝西總兵王縉寧夏總兵李義與登宇軍同遣以為賊犯所自有當乃故逗遛後登宇期登宇以二人同遣不至李琦方免于難又甚恐乃與楊銳等各損兵不擊賊行但依險自保而已於是賊益狂馳獨利頎抵閑林驛汾洛川諸處縱兵肆掠亂如沸湯蓋蹂躪安犯安塞未至延安僅百里耳民居此所者以為山谿崄巇虜故不能到不為

備而諸將又不為遮截突以故虜得極意恣異盤留十餘日而去至八月七日復自所入寧塞營穿牆故道出亦不見我軍一人虜出邊有司籍虜掠男女四千四百五十有四馬羸牛羊十四萬五千二十有四殺傷男女一百七十有四其蹂躪田稼燔燬室廬劫取衣物者稱是不可數計蓋自庚子固原之難此其尤慘者也諸將懼以為為將令內地殘傷若此罪不赦乃交相約莫如帑庚子故智部各偽為虜首分為首偽冊戰狀報上欲罪如此得釋遂者倚傳近者而結謀定成　太保總督倘遠不為察而撫臣雷同不肯發然當是之時巡按御史曹公行部次慶

陽虜所距今寧三百里而近聞之大憤總恩諸將於是上書劾諸將曰臣今觀將不擊賊而善脫罪
陛下仰秋今安邊摘得哉夫寇至不擊彼且謂將偶值怯他因有強者在關吾軍以論功脫罪將輕狎恥小以為若竟不我戰歲侵月掠無有休巳邊圉之弊皆坐此耳令入將軍軍合二萬餘人視虜衆亦相當竟令虜得意去此亦可曰衆寡非敵耶定則愛命惜欲耳行將如此不如無有請法之其詞微連撫臣獨不逮總督有以也書至
天子使給事中鮑公往覈之驗如御史言不鮑公還報
天子怒詔捕下吏治七將軍咸論如法總督撫臣亦皆不

肯惟李琦以與賊戰少有功獲貰焉事已而御史名大顯於是人稱曹御史以為彼將師者皆行僥倖有罪輒解曹御史責諸將諸將不得解此其忠義之誠格于上下無疑阻也史人雖禎倘告在鄉閭其事其人謂可懲往者將為誡始末如此而關中人又言曹公明法立斷不狥習容容宗室惟熇者勢當人也殺人父子熇其人無驗監司變以上命聞訊不服歷十三載而曹公至一訊輒服　公嘗下法他若明任世爭之訟有梁若章之冤仲世發之枉折獄宗為等五人之疑其在獄以死者獲生滯者獲申非行則準之例明勝之鏡皆弗可能也予觀曹先生嘗獨公等

不振矜先物乃行事顧若此敢任人誠不在外厲哉

西嶽廟新置齋所記

西嶽廟置齋所者潼關兵備副使何公記廟功而禮起者也嶽故有廟圮嘉靖己亥巡撫陝西劉陽任公聞其事於天子天子曰新之乃何公則受檄而任事蓋畀諸良者公愼之中晝示勸篤謀務成于是閟宮穹閣巖關修廊宵宵爟爟奕奕堂堂視嶽比椎而埒麗矣何公曰費縮初美飾加往模華無負已又俯俯思思顧而嘆曰嘻闕哉而不齋所耶令祀者奚止夫祀以昭禮齋以萃誠無所無齋無齋無誠無誠無禮無禮無祀貢使可幽耶命作之于是華陰

知縣唐寅主簿閆爾成應命至問費公曰于廟羨問役曰于廟隙問址曰于舊凡以屬知縣簿乃知縣簿愼之又申晝示勸篤謀務成咸公式所議底績何公曰備哉夫鬼如者神廟者委爲翼如者所祀者止焉雨淋露衣而禮不廢備哉故曰置齋所者詣廟功而禮起者也時西閣有王氏子者嶽百里而近與聞議廟事輒稱公有三懿焉客曰三之何王子曰夫化嶽古代美也次之五問隆禮三公比祭則虞周已然而展而祀以增以飾沿代相承太之有改也今廟新且所不備古今所謂議上堂闕戟皆具數攄祠外亭是拓今所望堂而謀東門之外陛獎與何殊代同謀矣不洞制乎歆神介趾祭人達願也乃孔子曰我祭則受福究本則愼齋云是故粢牲非芬洮璧非潔神之覡之視精明之德焉齋之謂矣不明神乎故一作而三懿具者是潼關之能也日公過徵記其言之何謝而不居已赧然曰夫所齋也然有興道焉王子曰興何以曰以山夫山嶽矗直如雪嚴潔如帛三峰英如出雲雨殖百物有請輒答澤如惠如閔如德人考似通士覽玄至則有觸焉者矣觸則悟悟則興興則沾戀棲遲而弗忍去則祈其有助哉王子曰公言之吾洋洋矣况至者乎何公返遂餘所言刻之石爲記公名鰲浙之山陰人正德丁丑進士今擢江西右

叅政沉毅而幹勞伐聪宜不但于新廟置所云

潼關衛脩學記

潼關衛學初正統四年建夫衛肄武而置學焉蓋欲才教教俾之親上嚴長之義明已乃講干戈戰陣之事則化濡而兵強故學名論文而實武之裨也學故在衛東成化十年以避水患徙今所在西徙之時主者苟就聖廟制僉止三丈屋卑而陋他宜有咸缺自予遊京師凡四度潼關見學輒嘆焉當是時指抑嫌勝祖學衛事以爲姚力且百舉頹獨後此問故則主任兵司嘉靖二十一年明同君至於是議謀脩學求學左右十餘家刻官地償之遍當弗計

制乃拓改殿兩廡崇廣皆倍昔始有靈星門有啟聖祠鄉賢祠有名宦祠有神厨庫有敬官衙有號房又於其外横衢竪二坊東扁曰才全文武西曰道備聖賢分區布位增無創有周君之用心如此功且卒周君以憂去會姚指揮亦謝事諸涉木石狼藉而莫爲理二十三年休寧汪君繼賭之嘆嗟焉詢功未卒者于爲甃臺爲葺明倫堂爲泮池學遂完美無缺當是時徽汪君來念遺緒斷周君勞幾廢二十四年予以告復如關望學恢恢燿燿焉目快心焉已見渠水遶城中民就其門汲與人曰是即引滻水自南門入折流而注之泮池又北折而達于黄河則汪君爲也

于是又賢汪君嘆焉是役也費金三百九十兩有奇取諸脩水關之餘者周君罪諸撫按趙公劉公殷公浦公咸可之乃興是二君者之備關也選兵籌食慎費制浮乃此獨務修者重道而育才苟不可亟緩也予抵家汪君按部華州遂問記且勅以訓衛之學者大訓坊之備矣予能有加哉無已則申其義夫聖人之[illegible]觀長長而已兵凶戰危又視其[illegible]長轄焉武山之不[illegible]其爲教也使之誦詩書焉以明此也習干戈焉以衛[illegible]也不閉之夾谷之會千[illegible]附揮兵立折[illegible]以保[illegible]谷[illegible]之好以還鄆[illegible]所謂習俎豆人也故治亂殊[illegible]文武[illegible]兩設互[illegible]而歸治莫辨乎聖人故曰聖人萬世之師也諸士子觀于坊瞻于廟誦于學寧無感發而振勵之乎周君名相癸未進士汪君名尚寧己丑進士並副使周君役指揮姚勝祖經歷王仁汪君役指揮孫埴千戶王楠學既成法皆得書

王氏存笥稿卷之六終

左輔王維楨著

行狀

封宜人劉母井氏狀

西夏人劉君思唐爲山西按察提學副使居無何其母井
宜人卒于家訃至劉君號哭頓地絶復蘇者數四越明日
遂西觸暑候驂大行皇皇望塞行北入關十餘推毀幾於
立骨而華州有王生者劉同年舉者也聞其至吊焉劉君
痛伏地第目睨王生淚漼漼不收已再拜言曰噫傷哉母
訃母之亡也蓋而遯云瘁八禩安乃一發輒至此唐宜[illegible]

能逮侍也罪其何贖又日居恭慈訓乃獲恭從大夫之
後苟沒先德之幽懿不以章顯罪也不滋大哉子尚筆而
聞之以播於是蒐集新故以授王生王生次其事爲狀狀
曰井宜人者寧夏人也父某處士宜人生而凝靜機頴不
類凡育十歲既解女紅女紅絶人家人竟日不聞笑語聲
處士公憐之撫其背曰兒豈徵種種他日其落誰家年十
四歸劉氏質菴公公易其少或不諳婦職乃宜人倆甚諳
事公之父母愈益謹而公及父母閔不悅宜人質菴公賈
維揚家事悉以屬宜人宜人惟出入戒門鑰操井臼躬組
織凡衣物[illegible]無一不出[illegible]人言[illegible]有婦如此吾家殆乃
千碩人蓋宜人姑云碩人常病累三年不愈宜人左右侍
時時供湯藥晝夜跪禱天請以身代死碩人念之疾
革握宜人手而顧其與後於是族黨鄉閭咸嘖嘖宜人孝
子副使君生甫七歲有異質時質菴公賈在外宜人自爲
擇師聘之學比肄業愈勵或脫餘而市奇書讀少間輒怒
之曰汝父悔不學就賈今辛勞百倍占貲幾何嗟汝固非
勞蹈悔邪副使君怵其言學遂茂爲弟子員有聲乃辛卯
舉鄉試明年壬辰舉進士又被選爲庶吉士讀書中秘以改
戶部爲主事核吏部進員外郎擢今官提學山西不數十
年榮名華品徑攬而超躐詎非宜人之教之功而何邪宜

人雖品流俯翔未諳書史頗識理道灼幾機初副使君在
中秘是時宜人來就養飯間中秘士至必訊里氏聆談對
已謂之曰兒交海內才宜善結處務增所未有向僻處
一隅欲此儕侍今副使君循此遂有聲詞林既副使君
爲戶部奉宜人還西與將之京謂延邪患行宜人曰第行
矣無以身念但汝治性卞謹口不正防伐下洽人將中之
道吾性剛乃不稍光合於人乃後爲吏部峻潔自居其已
者陰擠之竟出爲今官而宜人豫見之矣其達如此副使
君始有山西之命私念之親老行不欲赴乃假道歸省日
狄

上未終養章其懇出人同止之怒曰以衛茸茅寒賤致身
金紫君門下報篤一豈顧私情邪往哉其勿我之辭又曰
人才難得進退之際不可不慎與其誤罪寧誤入副使君
奉其言往至則標塗樹準甄德背良崇實宏華賑通刑遠
至夫酌進退平省刑大抵皆宜人所云君六月風教大行
嗟嗟宜人爲古之士女邦媛者非邪嘉靖庚子五月八日
宜人卒卒之日昔孫潛蔚曰道語爾父尚慎展力克官顯
宗光孝恨老身不及見爾嗟嗟傷哉宜人生于成化癸巳
八月八日迄卒春秋六十有八初封安人乃後封宜人時
質菴公亦累封奉直大夫員外郎贈向並榮每歲時宴會

烏紗繡服翟翹霞帔斕爛相輝見人傳羨嗟慕同爲棨德
訶子者勸焉子一即副使君娶郭氏義官德女同宜人封
孫三長潛讀父書侍宜人終娶周氏指揮佐女次濯渤供
幼渤聘陶氏總兵都督女孫女一許聘都指揮保周子某
宜人性嚴整子婦年成立有過恒面斥不貸諸孫皆由撫
視雅嗜儉素雖貴猶服浣濯之衣在賜賀郵狐則油油如
也人皆謂菴福稱德孫愉百年而今已已茂副使君之所
也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宜人某于城南某祖塋之次
E生曰余狀宜人劉以事未嘗不辭衛嘆而紋仰六宜
無詞已即爲事而始二霜不渝足稱至德旌策並茂於宗

既昌天之報錫赫哉按察賢豪天與振之啓之又孰非宜
人者後祿未量光先名世彼處士公者非常睡矣不闡以
播孰悉其懿遂筆之如右

昭勇將軍陝西都司指揮僉事葵軒張公行狀

嘉靖辛丑八月一日昭勇將軍葵軒張公有子曰安世者
以應襲中陝西辛卯省試安世有同年友曰華州王生屬
詣告在里安世以書抵告泣謂余曰先將軍已矣然有大
勳德焉不列諸窨石莫以托弗朽於將走使洛陽請吾師
臥泉先生銘知余者子也知余斯知余父矣幸爲狀毋辭
於是王生擬次來疏按事操筆爲狀曰公諱鵬霄字圖南

葵軒其號也上世直隸揚州府江都縣人曾大父英自胍
渡江從
高皇帝取天下庚申事定授指揮僉事世襲居六年
上忽詔英曰爾隨朕起兵歲久勞多當封之爲侯英辭曰
臣年老子孫薄福甲指揮足矣乞勿授
上從之賜緋袍金帶留侍京訓英傳秤秤初慶陽衛尋改
西安後衛奉
高皇帝命守寅南會省城作
上甽[illegible]月久宋人[illegible]尹從七夫秤者葵軒公之大父也秤
有子[illegible]人曰焿曰[illegible]

文皇帝與詔燒隨侍燒無嗣敏得蔭其官敏稱長者有器
度是為公父配周氏以天順癸未閏七月八日生公公偉
軀通臂豊顋疎髯面如紫玉目若朗星正視不見耳聲吐
如鍾尤精騎射壯膂力年十五襲官初將兵守寧夏已改
守榆林已推衛僉書已又陟掌衛事並能舉職効才一時
寮佐咸推伏莫及公由是有名
敬皇帝時北虜擁衆入寇大將軍武安侯檄公應之公率
騎兵二百遇敵溝受堡公曰衆寡弗當也殊死而已令諸
軍下馬馬盡入堡步戰移日公督擊愈厲忽一虜朱甲青
騅揮刃突來公率壯士許朱三直前斬之朱甲青騅者蓋

虜長云虜懼遁我軍無傷事聞
天子壯之賜白金彩幣若干是時他將兵孔嘣溝者全軍
皆沒坐免者衆人以是咸服公勇而公益[illegible]有名少傅邃
菴楊公者
毅皇帝時來總制三邊事徵公幕下咨兵略建圖畫計山
川夷險之形勢奇正分合之勢炯炯在目楊公異而奇之大
息曰大將才也欲大用不果後環慶地方弗靖行才總制
者知公號公守備環慶陞署都指揮僉事至即懸賞募兵
招商賈廢床娛綺飾成隊戍邊人　虜咸懾服當時稱士
卒環人安之寧夏[illegible]亂[illegible]路　兵合[illegible]州公[illegible]諸將曰賊
據城不出黃河伊邇可引灌使下[illegible]河患不可測矣
於是令善渡者若干人夜奪河船盡使不得南賊聞船奪
度不免乃內自相殺公因攻之約諸[illegible]協擒賊遂平事聞
天子降敕褒諭賜白金若干兩及紅金虎豹衣二襲陞都
指揮同知公以署職加級辭不受居無何擢掌陝西都司
事都司事故關相踵莫之或振公憤然曰不振不立於是
剔姦剗蠹著令布條咸懲斬行[illegible]吏滑猾無敢犯都司
稱治久之蜀中盜起流掠漢沔湘洛間橫不可撲或有薦
都司者而大司馬幸菴彭公亦檄公將三省十九路兵將
討賊公即督三省十九路兵將討之渠魁廖麻子喻老人

相繼授首俘馘以萬計公亦親斬六級其將論功第一有
王給事者來紀功諸將爭紀功率旁門入獨公入紀功中
道王卿之乃獨擯公功弗上又分六級三酬同事者皆晉
秩公止得賜白金及金衣一襲治者檄之又平關中盜斬
獲千二百有奇又平洛南盜洛南盜負山險剽使難其勦
向公念曰此無漢南鄖陽故事指公[illegible]日[illegible]期刊一十日
諭北徙十[illegible]九日孫大服又[illegible]斬其首由迪
後[illegible]收餘黨鄭勳冬寧沒[illegible]公[illegible]不出[illegible]數
年今
天子[illegible]從起[illegible]公總[illegible]

大得志於時楊壯之嘆曰孰謂廉將軍尚可用也令代巡
諸邊乃即疏公掌寧夏都司事不報公曰今之仕宦者余
知之矣不蹊徑舉貶折爾子終不能蹊徑貶折宦而愧於
志楊公去遂杜門謝事後中丞王公御史楊公王公連疏
薦之竟不出公才氣卓犖屢屢著勞伐人謂三錫五等之
階超足可至即公亦自謂非俛俛人下也乃顧連蹇阨塞
不獲大致顯融豈李廣不侯數信奇耶抑時值斷吹而公
操絃邪嗟哉公之待謝也日惟課園觀書絕口世故歲時
家廟展祭畢坐堂上令兒孫及家衆羅拜堂下訓以內政
甚肅生平不疾卒日猶三飯如常得年七十有九先公守

環時夢一老人皓首厖眉兩手捧紅羅䰟公且曰與公約
之得八十尺未稍不足人咸謂壽徵由今觀之信有數邪
公慷慨峻爽絕機械論事可否而裁琅琅傾聽好稽古昔
說先王與言遂旨超悟自得即章縫之士猶或后焉余同
年渭南有劉子文甫臨潼有仵子伯玉葉遊長安與安世
交因獲見公為余道之如此而安世又稱公為指揮總中
軍時有太監劉雲者鎮守陝西肆誅求脅公為附公面折
其非法數事執不從劉怒令無薪毀其宅又令長都司將
能立判寃訟當道有滯獄皆以委之無弗得其情者此豈
非常才負敏達不偶者哉公配劉氏大興尹珣女封恭

人加贈淑人白氏清澗大參行順見良女皆先公卒其婦
德母儀各載大尹康公及總戎楊公所誌中繼室周氏封
州宜副封君純女子三長才耶安世次楊可次齊哥女愛
姐皆殤供白出才娶楊氏榮祿大夫參議邪州女早卒又
繼焦氏中奉大夫儀賓洪女孫男五壽齡巫兒吾台巧兒
皆殤孫女二長聘胡守備降子應巢指揮使靖次聘劉守
備應襲指揮同知天敘俱楊出安世以是年十二月二十
一日葬公兆在咸寧縣光泰里龍首山王尘曰人亦有言
種木自芘種德自昌余觀癸軒公宜力土事迄老弗倦又
讓田於伯仲二氏用饒可謂篤倫敍理者矣有子如安世

富哉夫長安多文士才鄉士生其間者尺寸無譽大微先
生詞壇之鉅師也乃往往稱安世不輟口鳳泉先生拔舉
當代慎與可往校士長安即首錄安世安世遂有名衆聞
中然安世博學負奇氣不欲以武顯虛蔭幾念年不襲仁
辭賦能不作令人語偶時階用當必凌跨時晉招光范藍
所謂傑男子哉癸軒公且卒瞑目悅曰吾有兒才後復何
憾語曰知才莫若父信然哉余竊劣且知公未當慶為此
論俟命世作者采焉

亞中大夫[illegible]使[illegible]使渭川[illegible]求公代

公諱[illegible]渭川[illegible]年九月[illegible]日生[illegible]

封宜人內政整嚴視公克儷側室趙張又克式武余先配
東孺人每往來公家為余道之男子三人長恭大學生娶
兜人薛尊周女次即棐州學廪膳生員娶華陰歲貢生楊
諶忠女季栗與恭俱先公卒女子二人一嫁為知縣王君
贊子讌卒又先一嫁為隴州河南參議閻君欽子生員司
機恭有四子璠瑋珮瓚棐有子女各一珂柯棠繁茂振詵
詵謂非天之報德人邪壬寅某月某日棐將葬公華麓先
塋之次告余期余問棐曰翁昔何著棐曰有仕優則學稿
不自存稿刪居雜興稿凡三種又問何教曰書室中大書
知命安分寬舒忍耐八字于壁意蓋自訓而并訓愚王氏

子嘆曰東氏尚多聞人膴仕若渭川公并鄭亭公皆稱有
道鄭亭在工部余往往從游今既沒乃日想見其為人渭
川公有棐英妙稱奇足紹其業振門閥意鄭亭亦當有傳
昔余欲狀鄭亭而不獲乃今狀渭川故因狀渭川而輒思
鄭亭不置鄭亭諱實字希大號鄭亭官至工部郎中給事
公之子為渭川從弟二公者魁偉莊毅而中復坦蕩而渭
川公軀滿七尺偉加鄭亭面如紫玉坐立如山見者儼然
起敬余既次其事而併著其貌俾世世有述云

贈禮部尚書謚文簡西玄先生行狀

西玄先生者綏德州人也姓馬氏諱汝驥字仲房其先山
西臨■縣人有諱仲淵者宋季兵亂避地綏德因籍故馬
氏遂為綏德人五世而至秉吉秉吉生震震生永盛永盛
為壽官壽官生驄驄號煙山煙山公馬氏自煙山公始讀書為儒
而煙山公數奇稍學竟不第以歲貢為夏縣訓導陞萬全
教諭教諭生四子長汝駿配党氏出次即先生次汝驊次
汝驌皆側室王氏出教諭後以先生貴贈中憲大夫通政
司左通政党毛俱贈恭人先生之生也為弘治癸丑九月
十九日煙山公在夏縣學其夕夢有月墮廨宇中取而抱
之懷覺異之以為子得必顯後煙山公自萬全考[illegible]携先
生歸綏德先生尚幼乃即善舉子業誦書一見輒[illegible]而又

即知聲律吟咏之學試于有司有司異之稱馬生以為年
少而奇非常人也乃正德庚午舉鄉試丁丑舉進士已選
庶吉士尋授編修號為才子能詩然先生為人沉毅有大
節乙卯中　武皇帝欲南狩諫者輒得罪後將負致諫者
先生曰即畏罪亦未為
宗廟朝廷所乎乃奮身抗疏率諸同館士六七輩赴
闕上之疏出先生手切直言巡游行除憂伏椷不可
天子怒罰跪
闕下凡日已又杖之諸士吾都悉謫外而先生調澤州知
州澤故多土府[illegible]特聽州邪小吏侵民利澤人苦之而未

能有禁也乃因事稍懲其左右不法數人為條告誡禁止
又　王以昔來請私好皆使者去已即投書櫃中封之所
請或干法得行又使將謝乃有使者至櫃前啓取書還之
實未發為報曰法誠如是吾安敢低昂徇情乎後皆不更
來陵川令萬者賤人也害人人怨之應得狀議且黜今有
巡按御史者以親故為請解甚力不聽竟致于法威聲震
于部中辛巳
今天子即位錄前諫者忠詔知州復編脩如故澤人舉流
而送之以百千數而前　王以禁不得枉及投書不發者
亦郊祖頌德焉曰馬先生民之父母國之正人也其年

天子用史館推忠加俸一級名由此益顯癸未會試為同
考官以觀上才氣取士七七多數巳乙酉
武宗實錄成有綵幣勞陞脩撰明年母王卒歸三年煙山
公并卒先生連哭其父母至嘔血毀形制起陞南京國子
監司業尋改北監司業會
天子幸太學充講官坐講言辯而正
賜文綺而司業陞于祭酒不得有所規畫然諸生因知憚
馬先生先生持重有儀度居數歲陞南京通政又三歲為
南京國子監祭酒于是先生慨然自任于為司業間筆公
諸生益逸縱之今與諸生約凡所不行耳則紀犯以罰

如然格不解其所約有懲跡遊勸考課揚德行而威儀數
事　今制太學生出散諸曹歷事出序視人不得越而捷
者或因貴關說求越疾出不聽即序及故抑奪之曰以懲
求者蓋自是太學之教彬彬循循多可觀云庚子禮部右
侍郎缺陞祭酒右侍郎當是時少傅嚴翁為宗伯宮詹松
江孫公為左侍郎而
上興禮樂創制度諸大典更起不絕諸公日聚講議而先
生洽覽群集習識今昔故遇可否則開否如鄉平居視之
顧恂恂若不能者嚴翁賢之又嘗為其詩愛重踰等居久
之嚴翁拜相見

上以馬侍郎賢
上由是知侍郎因以其官加翰林侍講學士寵之而先生
故病肺為詩郎愈益工自始仕至今未嘗一日廢書不輟
皆勞獘心神由是復病會久哭其內子彰彰惻惻不能平
遂卒癸卯十一月六日也年五十一
上聞札下內閣問故嚴翁具狀而對
上悼之為遣官致祭護喪歸
勅有司營葬加
贈尚書以其德優崇且又聞家孤貧乃為官作皆殊澤也
今不死得來會歡悲佐

明主濟時其功業可勝道哉公故嘗論政有三要五術六徵七疵八難諸說世其免不及施行矣公性廉不好居積所得俸祿悉以給其宗親戚間無依者第汝驊死厚恤其孤而汝驌亦藉以立有婿十余人數來乞分公應之不少息卒之日御史楊子本深以其女歸逢乾郎中南子逢吉檢討王生維楨皆以鄉故咸會哭其室已共發笥視之無有也翌日嚴翁來弔知之為賻治棺殮而今右相南郡張翁者以繼嚴翁為宗伯與文館為寮又來賻而孫翁又賻時則北館撫孤逢乾而憐之若已子云公初娶郡人劉英女以弘治壬子正月十二日生嘉靖己丑三月十九日卒

年三十八歲有婦德事載墓誌中贈恭人生一子四女咸夭繼娶劉氏故霸州知州劉君璋女封恭人恭人天性樸儉衣不御綺日食一菜脫粟之飲定助公廉又慈家人有生得野雀獻者亟命放之先公五月卒定七月二日也距其生正德癸酉八月十七日年三十有一女幼側室張生一子即逢乾卒十年所矣公室遂無人卒時獨二孤此雖而弟汝驌及汝驊子[illegible]并在哭[illegible]曰汝[illegible]公之長兒也今汾西知縣前歷德州州[illegible]視公病此至亡哭之[illegible]以[illegible]今年夏以千太學生一乾自汾[illegible]以[illegible]年

月日納文館與其配二氏合而碑誌非得當世尊顯者之撰則以示信來世予將衰乞焉予誓諾為狀有乎楨于文館公為館師晚進又甚不肖而公顧謂為小友也接遇至勤行能緒論私竊與多乃遂與紀次其事公所著詩文若干卷公且卒之十日自榻前命楨舉手曰幸為我校此集收之今無散滅亡也予歷官多間曹建立少最致心力獨此耳公談詩當依深嚴忌涉綺浅俗今校集乃自作固如此校定且謀之梓繼稱曰西玄先生集而未能也先生號西玄今刻西玄詩行世者集中十一耳

太孺人馮母狀

太孺人姓陳氏贈監察御史南溟馮公之配今大理少卿天馭之母也馮與陳皆蘄州著姓皆用文學世其家南溟公父曰雷涯公袞州府推官孺人父曰鳳麓翁稱建都轉運使兩翁始為諸生時並有名撥衡而立相得甚歡是時孺人方幼即聰慧可解鳳麓翁稱曰吾女不與凡兒類必不嫁凡子而南溟公且在髫齔所涉筆向文學稱少俊矣雷涯翁亦曰吾子必不令配凡女頃之鳳麓翁過雷涯翁所見南溟公奇之抵試之則大喜相謂曰吾郎殊非凡兒願以女妻而雷涯翁亦雅聞陳氏女令淑為兒配未暇也遂許諾卒納幣焉而孺人[illegible]歸于馮[illegible]年弘治戊午也

于是馮氏子陳氏女皆以自名家子相當且本擇對相與協和甚篤也南濵公既壯有大志恒以爲人生而幸爲男子當勉自堅植柰何憑依蹈籍甘兒女子同也即父官兖州外家運使一如無有孺人自寧外家歸亦絶不道外家富貴事於是南濵公得堅決績學一時流輩咸出其下楚中號曰蘄下生蘄下生自視一第可摘取即他人觀者亦以爲蘄下生非池中物也乃試有司十往十返卒不售且老乃時時嘆憤欲罷業弃儒孺人因間問曰君嘗言楊椎坎壈梁鴻不遇君自謂孰與二氏才南濵公曰此古賢者我安能如之孺人曰誠弗如彼二氏者卒俱困又何嘗君

也至憤憤如此且東隣之子未齔而字西隣之子老而垂髫亦各信所命也而君欲罷業則業之尤矣其柰命何南濵公是之意乃解及嘉靖戊子南濵公竟應貢入南京國子學孺人從是年子大理君舉于鄉南濵公既卒業携孺人歸而雷厓翁卒南濵公坐侍雷厓翁病被病亦卒孺人哀欲死有嫗勸曰媪無甚哀長子天馭未第可視其第季子天駿未立可視其立苟令二子如願足以慰死者何徒嗚嗚摧崩劬窘無歸者爲孺人感其言收泣理殯卜葬至庚寅歲也至乙未大理君果中進士第季子亦爲邑庠孺人泣謂季子曰今而父在者快足矣君無何進士除爲評事已又改御史明年御史奉
詔往督南畿學是時會
天子覃恩孺人得封如今號乃即函
制詞具法服便道歸蘄拜孺人上制與服爲壽已奉孺人入南京行頃御史出試士辭孺人孺人誡曰汝今出行進退權衡安一鄉去即終其身不復錄進固宜審其尤愼所出乎御史唯唯御史嘗試未半忽念動輒歸視孺人孺人怪御史何遽以我歸令士待試者望自後御史出竟事乃始歸令吳中士出其門既藉仕版者百餘人須御史之教勤敏公稍以爲凌跨後先嶲孺人之訓成之也居三年孺

人思歸剌御史疏
請奉以歸又三年
詔起御史復南畿學孺人從已御史擢大理寺寺丞孺人以生長南方不諳北土固不肯與大理俱來大理來則時時念其母使使問興居者趾相錯于道比進少卿孺人爲書報曰兒宦漸達老身幸益強其毋吾外公家念也大理手報書乃庚戌二月訃至云孺人以正月四日卒矣大理俄驚仆地左右呼持之乃蘇問人憫曰母乃[illegible]誠強何遽卒也訃者曰元日尚聞[illegible]諸族子入拜[illegible]越三日倜眩卒實無疾大理起爲位哭哭無休已聍於是同年友

王生維楨弔之因勸止勿哭計所為褁大事者大理逐報哭生楨且追述孺人始末甚詳其大者曰母孺人歸時及事其曾祖母陳祖母羅兩母咸悅母孺人後兩母且卒咸又稱曰賢哉婦昌吾家者是婦也母孺人之母也華氏華氏之父方伯之弟翰林華氏因通孝經小學二義即用以教母孺人方穀童時母孺人故數稱二義加訓戒為言訖復大哭楨勸之不為止楨歸居數日大理伏在苫塊介其門人黃門張君中舍郭君袁君三人者來為詞曰馮孺人行實大理公業嘗口列始末在君耳矣願君條為狀將請當世顯名貴重者銘楨以為狀者彖也苟得彖言一而足乃扱其槩而近彖者著于篇跂名家來為孺人生成化壬寅五月二日卒之年壽六十有九歲生二子三女長子娶張氏季子娶馬氏今為大學生女一存者嫁為生員張孺妻其二早亡凡此法皆得書附于後

左轄王維楨著

誌銘

明浦城簿東丘余公墓誌銘

東丘余公者崇德縣人也名倩字公悅以嘉靖庚子六月十八日卒卒十二年而其孫田舉庚戌進士謁其座主王子曰東丘者吾大父也葬未有銘今幸得見先生願先生銘並以狀來狀則田同年侍御馬君爲之按狀則東丘公者蓋卓然有古達士之風焉狀曰東丘公父曰樂耕翁母曰舒氏生三子長曰仁次曰信次郎東丘公公生而機警六七歲時郎嶄嶄露頭角樂耕翁愛而奇之私語舒曰昌吾家者季子也彼二子者竟且賴之甫十歲而樂耕翁亡舒涕泣曰教季子學卒吾君子之志而季獨好讀書一再誦輒記年二十入爲縣學生而舒又亡季痛二親鍾愛惟學未有就貽二親辱服既除乃辭其二兄出從名師游焉既三年乃歸務名乃就有司試不第甫三試又不第是時東丘公已逾三十或説之曰大貴學籍而貴章甫入留而售者物固有所遇也以君之才而數其不第君何不從都下試且微者視綱不得則徙其處術奈何拔從守一株也東丘公然之乃遂處例貢入南京國子學因國就南京

試其時四方抱藝之士雲集闕下聞東丘公名咸郎訊探
取之皆服以爲出其下郎東丘公亦自以爲四方士今來
集者莫予若也比試又不第竟歸當是會二兄相次卒又
皆無子兩家事無巨細悉來聽公公應之不爲厭兩嫂各
有女已嫁兩嫂聽女每出其藏餽女公亦不問已乃割兩
兄產半分與兩嫂女夫家而兩嫂則竟由爲供養不少傷
其志凡此皆以勞費心神學遂廢于是余氏兩兄雖亡無
助而蓄積田產轉振振起東丘公以身專任故也其後東
丘公年五十餘始來謁選吏部除爲福建浦城縣主簿主
簿裨官壓于長吏不得自展伸而簿固有才巡按御史廉

知之乃檄簿督八縣逋簿往八縣逋應催而完項之浦界
礦盜發殺人斷行旅長吏觀望莫誰何御史復檄簿平礦
盜簿設計禽其魁數十人餘黨解散盜平簿在浦五年一
物無所取獨勞勞奔命無休日將而年又漸高甚苦之日
忽嘆曰夫仕卑者不辭勤若不爲跡伏効一命之職以五
斗粟也其尊者積歲年超遷秩至老白首不肯歸以縻名
大爵也今吾雇是自給終老而簿郎勞兄筋骨祇爲他人
刈薪供炊耳自不得啜汁且移在下僚郎錄之無人振拔
吾何以簿爲哉夫恐恐焉乃上疏乞歸一杖各滿所志也郎曰
解組着山人衣自買所甚女子歸其年戊子也歸三年卒

郊東丘公寄六十里中未冠與公結社爲觴咏交者相約
持肴酒咸爲壽公其日宗族親黨絡繹于六浦之民有持
其邑上大夫文徒步上壽者諸客咸驚問故辞者曰夫自
令簿去而後簿來也浦之民始知簿去而無簿矣以故相
議而遣吾壽東丘公老而好奕以爲奕勝敗之數不可豫
擬或始先而卒欽或先笑而後悲有類乎宦之道焉故奕
得之在早見先收宦失之以欲貌而不知止也故常對客
奕以喻指東丘公好辯有郤與議天下事每爲之爭先事
言成敗利害與俯短與仆也卒之皆驗如其論云客或談
科舉事則嘻嘻笑曰夫此道吾閱已爾之矣命也大命也

夫吾平生最苦業卒不得意吾以誤吾子孫學有命者若
數歲東丘公卒年六十有九以生于成化壬辰十月五日
比卒年得今數云東丘公其先歙人後徙崇德彭和橋安
丘里不知始所徙者有六世祖顯忠生永銘永銘生慶慶
生琳是爲樂耕翁世以貲雄鄉里樂耕翁好施東丘公亦
好施常折券以寬貧人爲族以谷其流無歸者故今余氏
子孫烝烝爲盛矣子三人曰懷忠娶趙氏曰懷孝娶沈氏
皆明農曰懷恕太學生娶鍾氏再娶沈氏獨懷孝早卒孫
男三人長郎進上用娶胡氏次將娶鍾氏次將娶徐氏孫女二
人一適胡泮一許聘曹應科曾孫一人公初配賀氏繼配

徐氏德清徐銀臺女也公子孫攸公阡卜西安丘將以某
年某月某日啓貴氏窆共公丘葳馬史王子方受狀而田
忽以憂歸既一年田走价京師間冀所為請者史王子曰
夫人死者形不死者銘銘曰彼材可涘斲為楯志遠途促
隘騰蹕千里之步空爾學孰高者丘突嶽嶽其巾藏者楚
之璞宰木蕭蕭烏剌冢

明王孺人趙氏墓誌銘

王孺人姓趙氏西安前衛人也夫曰平石公生子曰鶴事
今上為給事中初平石公往來賈江淮間三歲中率二歲
在外不得敎鶴學而鶴少惟馴夫貧甚矣乃孺人自持家

事敎鶴學孺人誡鶴曰大女之績也絲分而日治之則大
帛成安有踈惰成器者乎鶴奉敎惟謹學既十年而舉
進士是年甲辰歲也進士守次給部人公其父母乃遣使往
迎父母而平石公又往賈江淮乃獨載孺人來進士郎後
為言抵江淮請平石公公與孺人已門其家事而平石公賈
方快不來有頃進士授行人奉節使朝鮮而留孺人京師
以其婦周氏侍比歸納得孺人[illegible]中惟早[illegible]數忿
久大[illegible]衣帶閑書而已孺人問曰大[illegible]有何也鶴
應日右者遣使臣則[illegible]之[illegible]朝鮮[illegible]
故[illegible]稱之夫[illegible]行人[illegible]

氷霜句義解說之孺人則大喜稱曰兒今敎志若此不直
揚名異域且與　邦家增重矣明年行人使河南便道奉
孺人歸長安會平石公亦自江淮來行人日日為稱觥讌
燕居無何行人當還報命乃請與父母俱平石公倦游又
以官所局促固不許孺人乃遺平石公侍兒與行人如京
師又明年行人遷為給事中給事中有所論白
上輒嘉納平生遂遂謙溫口不道人短至搏擊姦邪則責
近弗避也孺人重愛子常以為憂居三年而孺人病給事
中方謀歸孺人而病漸劇遂卒給事中伏于舍苫哭甚哀
既殮則念平石公獨在家年老惟聞訃傷其心乃郎後遣

使問慰之給事中余所舉士然又同關內人孺人居京師
余母劉孺人嘗與相逆母劉謂余曰今見王孺人端雅莊
嚴殊不類婦人固宜其子若是也卒而母劉為傷之給事
中將扶櫬歸葬乃杖而來門請余銘投以狀狀稱孺人生
弘治壬子十月二十九日卒嘉靖庚戌十一月十九日年
五十有九初有三男子共二早夭給事中有男侃吉聘舉
人黄勅女有女許聘張四維給事中泣曰母卒時戀戀二
孫按吉矣葬今卜長安來[illegible]里葬待吉嘉靖三十一年二
月初八日也銘曰維趙氏先世有顯人王父岳岳作藩八
閩本家兆邑來遷于秦彼大父者氣亦大振比及孺人家

休未泯誰謂閭處識達群倫誰謂不學敢于有臣出入京
鄉雅弗朱輪有輝載路或嘆或珍南山之石鬱乎嶙峋孤
覬婦是子也傷神傷神何爲曰吝二親生不恒偕沒復一
身嗟乎過矣萬有終藏千秋萬歲隻者竟叟

明處士王公暨配碩人石氏合葬墓誌銘

王處士者華州故縣里人也諱特任字澤民其先世居州北石孟村以石孟徙故縣自諱能者始故縣郎唐鄭縣州西南埋形隱起爲陵林煙藹鬱古謂宅者蕃子孫且貴其後能有五人其一興學刑名從
成祖皇帝北征駕還錄功擢爲金吾兵馬首領遷泗州吏

目先娶宋氏生子來以歲貢爲靈石主簿繼娶趙氏生三子是爲處士母繼又娶梁氏又庶鄭氏又生三子合七人處士於倫第四趙之殂也吏目念處士幼抱置姑氏所姑氏養之比長績學習文試爲增廣生增廣生有俊才奇氣工書皆遂名紙所造郎什第可指取乃性好酒一飲輒引滿大醉乃已一日醉忽中風枯其半體由是業廢然竟不以故斷酒間飲間醉醉後謳歌肝肺如有所悄識者曰處士以疾阨令志不從其志之矣正德十五年八月四日以疾卒年五十八耳處士有子四人長允輔早卒次允弼今戶部主事次[illegible]不能立其家皆其配石氏出

石氏號碩人碩人在室以端慤[illegible]爲父母愛子及嫁爲王氏婦也事繼姑[illegible]庶母鄭[illegible]欲一敬不怠二母賢之常稱之內外親姻姒九六[illegible]無朝夕無怨議者諸日[illegible]爲之禮處士卒碩人[illegible]至疾遂督諸子成抵于成諸子若婦見碩人必[illegible]顏色進退碩人視之亦不以其故解嚴里人曰[illegible]王宗者石也嘉靖二十三年壽八十一歲以七月十日卒卒之時戶部在官訃聞且謁歸文人王維楨定事以別戶部杖拜哭已乃輟慟蹶起曰云往府君葬也固欲志不遂然念之今母啓府君封以祔誌則以累子又拜哭既歸使使以故代州太守楊南

淮氏狀來微辭焉戶部同窮達甚篤恨生晚不克不獲拜處士其行誼則以長老傳聞者甚衆大較爲人尚慷慨立然諾接人郎跡微戚適其意不限畛域遇貴人尤族簡嶄嶄不少降今狀亦云辛卯之歲予與楊氏得拜碩人于戶部家是時予二人者皆舉人碩人已出見之長不御綺言儀敎樸子婦以稱之非與妻狀稱碩人及見孫男女凡十一人王畿王甸[illegible]皆男畿甸戶部子畿戶孫人出聘序生宋希稷女甸聘[illegible]張氏出聘[illegible]尚漢女衡田會先[illegible]之中子命[illegible]女[illegible]女　適

渭南李光先一適生員郭光裕父進舉人一適張騰江李
張號鉅富一適靈寶儒生許俠父默爲御史中丞一適潘
城馬某父升遠武昌府通判於戲盛矣處士雖不及見後
世若此然今談者孰不追曰王處士子孫也葬得日爲卒
年某月某日與之誌且銘曰貴不于躬以貽厥後德卒用
昌維天之明兮義我佳城千伐舍骨峯回水洋惟地之良
兮生也同室卒也同竁二親偕康維人之光我言則傳而
石旣堅千萬斯年曰處士阡

明安陽縣丞致仕半山郭公墓誌銘

吾外舅安陽縣丞半山郭公以今年六月五日卒于家其

子曰岱者走介京師以書沉告曰嗟吾父竟坐前疾不起
矣且卒張目呼岱曰若銘我則累壻王大史連呼曰致意
致意四言言訖瞑于手書爲述戰栗書失隨地拾役讀則
大哭已爲位哭三哭絕復之北也郎其稚與公別公疾且
甚已何謂其至是也痛哉痛哉公兄弟二人稱鳳谷公者
公兄也弘治中督學范恭楊公試華州士公及兄咸蹐高
等遂稱公兩難之稱曰今二俊乃何躍東氏于東氏者指
副使溪所公子今縣者門公時爲上有問是也然郭氏
母實溪所有同胎伯溪所之子若東氏爲公甥則公御史公
刑部公所門公皆出于郭氏爲兄弟故其遊上下然南公
早達二俊乃俞益發憤增修有試輒冠其曹至大比則數
困弗利鳳谷竟用貢爲滑縣丞公丞安陽當其時與郭氏
齊稱俊者又有管白泉氏後亦以阨塞爲盧州學官里人
語曰無爲嶽嶽盍觀管郭言負才氣不大售也初公之貢
于太學也諸海內才藴之士無慮數百公與游皆輒敬伏
之久之司成趙公聞遣子來從曰郭生關中才也從之當
益其雅在安陽六年丞壓于令不專制大施所可旨米鹽
細務一毛輒了乃日爲觴詠有所抑鬱不平盡泄之詩又
爲教民謠數十章成刻文從質令易曉安陽人崔後渠先
生者以文章議論高一代鮮許可見公製每賞之公旣高

自負恃而守彰郡者又鄙其後生故嘗非禮公令爲下吏
勢絕公亦于于過之少謙與容竟以是中傷之遂致仕歸
歸之十年爲嘉靖丁未卒公諱從禮字以行本蒲城人曾
祖瑄以棲霞縣丞歸過華州樂其勝居之遂爲華州人瑄
子[illegible][illegible]二子長曰繼開嘉主簿次曰繼驛丞驛丞二子長
從義號鳳谷爲滑縣丞者也次則公滑縣二子山爲貢廢
通判岱爲太學生公一子卽岱書類禮有名稱禮部儒生
而又有岫者爲汀都主簿於公爲從子郭氏蓋世有長冠
云公三女棋聚者季長嫁生員魏自修縣之知縣大嫁生
員東夏貞祖吏部考功郎中皆碩人宋氏出宋氏爲俗娶

知縣李公傑女傑女入賢嵱有三子祐之一尚在抱郭氏雖
世禄禄入隨費亡盡三子孫立業故官罷輒窘自公謝歸而
管白泉氏者亦從濡還二人者倡里中長老約爲酒會每
六七舉不舉曰公念于家俗及孫爲勸觴間送諸女爲具
食用咨禮接之明遂竭資然公竟不以貧故戚懷訢訢如
也恢恢如也人與居多親愛之亦無急人之難不言人之
過其揚故代州太守楊南淮氏取溫厚且廣四字狀公德
信哉疾比卒里中有問者拜接于户公生成化九年五月
六日距卒年七十有五郎用卒年十月某日葬於在渭縣
公右樹既奉遺令次其生事始終遂銘曰嬌郭翁兮噫彼

畢才崇兮噫傑者固窮兮噫此在崔蓬兮噫彼棟隆隆兮
噫

明四川道監察御史雙洲嚴君墓誌銘

監察御史嚴君者朔邑人也名天祥字叔吉以所居望仙
觀在洛渭二水之間因號雙洲嘗稱以爲人能脩潔其躬
比于洛渭斯可諧十矣以故嚴君脩謹平生無玷節奉行
嚼然若處子六嚴君中嘉靖甲午科進士除爲山西絳縣
知縣絳小邑微夫錢不啻千身兵之日父老遮道攀留
者以千數嚴君時決不假借嘗約束步行其嚴如此稍稍
不敢縱以此召入京已酉選爲四川道監察御史臣二
月嚴君忽鬱鬱不樂或問嚴君曰君官御史何不樂也嚴
君應曰官御史可樂令且責我以能官樂乎吾亦有所覽
觀思慮夫鸑鳳鷹鸇各有所稱皆著其能吾將柰何是以
弗樂也久之嚴君病嚴君父曰堯勳號直庵母李氏弟天
祐舉人嚴君生而孝友六七歲李嘗病罷食嚴君跪而進
食不食輒泣食乃起一日天祐病嚴君身奉湯藥夜三起
問之惟恐其弗閒也嚴君病在京師直庵公聞乃跨馬馳
來視病留天祐事其母李是時六月大暑嚴君相見泣曰
噫翁何觸熱爲也兒病固無害殆傳者誤翁耳又問母李
及弟天祐語刺刺惻惻淚數行下移時不止直庵公居月

餘而嚴君病少間歸既歸乃復遣天祐來視而嚴君病忽
劇遂卒天祐不及訣才數日耳天祐撫棺慟哭曰嗟天乎
吾兄何負而遽令至此乎嚴君配曹氏無子有二女皆幼
皆隨居京師天祐乃扶櫬載嫂若女俱還以庚戌三月十
日葬嚴君于望仙觀之東從親新兆也其後一歲餘曹氏
坐哀毀亦卒天祐啓其窆與嚴君合焉初嚴君且卒也曹
氏提二女伏牀哭嚴君亦哭有頃誡勿哭徐言曰吾視吾
弟厚吾弟視我又甚謹必不令若等無依也吾死而還骨
于家其告父母以天祐之次子允恭爲吾子立之于是直
庵公竟與立如言嚴君舉進士時余識嚴君于稠衆中

敬之既嚴君為御史滿卒余與長安人王給諫子阜偕視棺殮哭之成禮然後去已而天祐至請王給諫狀其兄之行携而同來吾門乞銘余卒不能應去越三年而余還官南都使道還華下天祐復治諸請者三泣曰先兄所不瞑目于泉下者獨無先生一言耳幸以慰死者而絳縣人又言嚴君方任絳縣時恒以後至見縣道經傳說祠側嚴君必入拜徘徊瞻望顧有嚮往相感之思焉一日復過爲有急不得入拜想其側短亭中半見二青衣持檄伏堂下白云傳呼相要公嚴君謝不往顧左右則使者去左右實無所見以為嚴君俗謁然不敢詰第應曰食使者失嚴

君乃語二青衣還報傳公與日者俟我為御史乃往矣言訖就寢頃之驚呼左右大驚汗出述夢中事左右白云自未寢時有之非夢也嚴君默然識左右勿泄卒而從行者始傳其事由是觀之嚴君前為御史輒辭不樂者蓋所念哉彼其稱愛不能官者托說也嚴君生正德甲戌十二月十六日卒嘉靖己酉十一月十九日年乃三十六耳女一許字樊氏一又夭為重可傷悼焉乃為之銘曰人生而良惟神亦然由嚴君傳以上路僕從不敢乘煙霧翔翔九虛以遊以娛然衆弗知嘆息驚顧把持袂摧驕驂窘步我解以文刻諸石幽堂行來視者茲石可稽

王氏存笥稿卷之八終

左輔王維楨著

碑銘

明尚寶司司丞致仕洛原白公墓碑

洛原白公者常州武進人也名悅字貞夫其先洛陽人後徙武進居採菱港白公不忘始故號洛原白公大父昂刑部尚書父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其治官民皆有大功德于世語在其傳白公都御史之長子生而俊才好文詞十二三時都御史與客問報札咸出其手客得札稱善以為都御史能而不知子洛原子為也都御史卒白公以其

蔭補太學生補二年而為嘉靖壬午白公舉順天鄉試雅蔭與弟又十年舉壬辰進士除户部主事當是時白公父行皆大官皆器白公重之而白公又好士如饑渴故所與游非其先世交則海內知名之士也白公故嘗謁關中鄠杜有王太史武功康太史兩公者皆家居慕之乃求使入關謁兩公兩公見白公與語皆大驚遂留其家數十日乃發別而之平涼使所過北地北地故空同李氏家而李氏客于梁死之白公念當世之文所能復古昔者由李康諸人倡始顧獨不得見空同乃俯躬拜帷徘徊瞻顧有愴然之思為其好士如此[illegible]外已又遷郎

中復使江西乃遂登龍虎山奇之閩其東即武夷不遠乃即又放舟登武夷諸峰白公詞調既逸而又善晉人書兩使還出紀游詩數十篇一時見者未嘗不種種稱絕也白公為人恢廓而好義與人游其人當于已心即解劍捐珮以贈不為惜即心內所弗合亦陽浮慕之不終拒也白公以此聲名益顯然亦以此招忌胃禍居頃之改儀制司郎中會　天子冊立　東宮為選官屬
詔有司選補白公補左春坊左司直其年
大駕幸承天歸而按劾從官未至者言官中白公于是白公謫太平府通判久之轉南京後軍都督府經歷已轉南

京吏部驗封司郎中無何復謫河間府通判後轉户部主事又一歲改尚寶司丞白公自登第至為尚寶僅[illegible]二十年官不過六品而尚寶又閒曹不得有建立恒鬱鬱不樂明年庚戌遂病其秋北虜犯京師百司震恐白公臥閣內日引賓客入與計擊胡白公狀貌甚臞每談天下事則踴腷憤發有萬人獨往之氣白十年來棄文詞不理時時習騎射訪燕趙少年俠客與之游人多怪之及是庚戌乃始知其非漫也白公方其父都御史卒時白公亦弱冠也謀危白氏者蓋縱橫至白公挺身抗之卒無害則沉毅有謀自少已然非獨今也又明年辛亥病[illegible]行

詔遷司丞爲江西按察司僉事未拜俄又遣諭乃遂以司
丞致仕云白公有五男子長子啓常禮部主事既且卒起
而振襟端坐謂禮部君曰吾白泰大夫乙丙之裔也歷千
百世而顯者不絕自吾上二世並著勳名于竹帛之間而
吾卒堙沒至此度平生壹壹無愧于前人豈固命哉小子
念之其慎所爲補吾闕也語曰書劃肘驟絆是則我乃似
之矣言已悽然遂卒是時公配楊宜人任前諸子咸跪伏
牀下問家事竟不一語及白公弟代藤怡者爲雲南廣西
府太守是年亦致仕且歸禮部君將扶櫬還葬武進持其
外親錫山吳太史狀謁楨請表泣曰今葬濱仲父廣西翁

至吾翁兄弟殊相愛也既葬則討立石墓左以告來世願
子文之且道其翁遺命若此初白公游關中時余方家食
未之能交也迨余官翰林始與往來甚數則白公者固揭
然有古豪士之遺風焉不直工文詞也乃坎壈終其身吾
不知造化何以生之又何以抑耶白公墓在芳茂山初御
史葬烏龍岡也地卑有水害白公患之後母何淑人卒乃
徙都御史合淑人葬芳茂山而白公即自穿壙其側然御
爲穿仰臥其中曰斯吾返真處也當千[illegible]
復系之銘曰[illegible]摧斧斤[illegible]
璧而碎有珠而[illegible]不[illegible]
乎黄壤不如能綏爾軀英英白公含抑訖死結爲雲虹蕩
爲風馭靈車上征爰叩帝閽籲情道故帝也恍魂還歸九
原冥冥寞寞山鬼窩笑伏于林薄公不爲稍玄宮是栖胡
死胡生我念則齊脅之實鮮前世後白人其何徵者之繫
石

白公生弘治庚戌十二月二十五日卒嘉靖辛亥四月二
十日年五十四初配鄒氏贈宜人繼配楊氏封宜人有五
男子長啓常禮部主客司主事次啓京啓州府學生次啓
詹次啓吳次啓河有五女男皆娶名家女女皆配名家子
孫男子二人孫女一人

益壯先生墓碑銘

益壯先生者朝邑縣人也字伯信名朝璽姓王氏以嘉靖
十六年丁酉八月廿九日卒年六十五其年仲冬九日葬
與其配孟合於是有渭北先生誌葬四年而爲二十年辛
丑其子二策始豎碑隧道刻表表曰先生蓋兄弟六人云
自貫巖余聞者曰朝雍氏山西按察僉事曰朝鎣氏進士
知縣曰朝弼氏今知井陘並郎中君子而先生長郎中君
名奮起進士拜戶部有聲配安人上官氏生六子而顯者
至如此雍有子三省又繼進士歷知府三省又有子傳舉
鄉試於是王氏以科第家關中關中推鉅族無能先王氏

乃先生頗獨爲太學生不顯不表曷知者按先生氣磊才
豪涉傳識爽然困于草野無功業可述而固有大志初爲
縣學諸生謂諸生曰若等郎視我芥拾一第衆誚其狂已
諸先生才於是諸生盡嘆服出先生下郎先生亦自謂諸
生莫已若也弘治中有邃菴楊公者校士關中稱先生奇
之名起乃累試科不第先生則大言曰此一鄉士不足以
爲天下士於是棄業兆馬趨例貢入大學爲太學生結才
盡海內而諸海內才亦靡不以天下士與之名大起而先
生則見他仕京師者或自鼠或媚升士夫得塗善人辟易
乃竊自念曰嗟是可尚求進哉郎返歸時在正德中歸遂

郎其居南洛苑泊村子卜幽構室陳几設關日偃臥其中
几攤天文音樂字韻醫算占驗等書時徙倚自消暇興發
則獨走洛濱弄潺湲狀冷浪曲徜徉沙煙木間倦歸復
臥視世之聲利泊如也鄉人嘲门懶遂號南野懶夫居十
餘年而合令
上改元盡反正德中事黜僻晉良士咸思奮而王氏諸科
第業當棄與頗又動忽憤曰吾郎老然終不可負明時然
世美語云失之東隅收之桑榆遂下帷戀燈熹取故舉子
業肆其力刻厲俗少爲文轉突騁奔放妙使人筆於是又
更號益壯嘗人而人亦咸壯之呼曰益壯先生六及四年

大比先生笑曰此非吾時耶趨漁石唐公選名又起比試
忽疾作不竟十年又趨京闈試又疾歸況不第或曰益壯
數奇又曰物理乘除中豈則乙喬彼浩E則咸其然乎其
然乎先生既阨塞亦告乃始著書見志本蔡氏律呂新書
作私解測天驗人足裨治理太乙　切行世他詩文十數
種藏於家不傳聞北台宰悼命惜時有幽均長沙之遺悲
夫始三策及華州問余表以季父井陘君來井陘君說先
生孝母安人之亡也廬於墓側朝夕拜之泣有鶴至徘徊
如伴侶弗去郎中君杭慨好言事謫置雲南乃徒步送之
還無恚怨色郎中君白人稱孝子有司屢欲奏狀表坊又

微郷欽賓此不應史所謂砥立名行者非耶先生善矣甚
衆業且誌不表表第其大者按誌王氏其先大梁人有諱
賓者避元末兵亂如朝邑占籍由是子孫遂世爲朝邑人
曰聚者洪武間舉人材爲荷大使大使生斌斌典史典史
生郎中君而有先生先生生成化癸巳三月七日娶於孟
又娶於高孟卒有一子長郎二第次三獻　女二第爲士
先生病革二案曰川服和樂丁命兹非其孝之觀氏王子
曰孔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illegible]
六[illegible]
大[illegible]

文繫之銘俾世世有述其辭曰瞻彼洛水有龍載與孕之
凡幾比比實巫一龍何偉光光有曜雷雨不淦田中獨當
爾鱗其固爾靈則神雲乎使御澤我入垠逸以岩落曠彼
磨野竟仆莽墟觀者涕下化爲華蟲得補袞衣化爲虺蛇
得上羽旂死目不瞑我願則達田草谷谷龍也未慨

明贈徵仕郎南京户科給事中懷雲萬公墓碑銘

懷雲萬公者雲南臨安衛人也名祚字天錫父曰昂號雲
軒居士居士卒時懷雲公甫三歲比長則問其母王曰吾
不齊我父何狀母王謂之曰洛爾父其意氣超脫自絕于
塵埃之外似雲其手神盈盈爲昂昂也亦似雲故號雲軒懷

雲公泣自是見雲來輒悲愴不自持乃遂以懷雲爲號云
懷雲公其始祖曰中中本江西南昌人也洪武初中爲南
京天策衛指揮僉事已從西平侯沐英征雲南有功於是
西平侯留鎮雲南中陞都指揮同知亦留守臨安遂有
詔令中子孫世襲臨安衛指揮也中生寬寬生二子長曰
城城亦以軍功陞都指揮僉事次曰珊珊生俊俊生雲軒
居士萬氏以武陰非其序不得官故懷雲公者曾大父珊
至其身皆稱處士不獲見而懷雲公覗竟怕竊自嘆曰夫
爵祿者人主之所予也弗予弗得功名者運會之所遭也
弗遭弗立至若砥脩[illegible]成揩式鄉人則由之吾何修之靡

靡也于是務自振飭壯[illegible]隨世浮沉當居落落見人有不善
輒遠之如賊其不善者望見懷雲公亦輒避匿不與接也
年三十八歲而卒在正德己卯年葬于向隆原祖塋之左
焉卒時有四子其一夭其三文全文彩文光皆尚幼其配賈
雖婦人然丈夫志也懷雲公几卒顧賈抱諸兒前謂曰度
吾平生百舉一無遂于今其數止于斯乎語曰善種者必
發善賈者必售有諸兒在天其或者昌吾之後與雖然絲
棼則織不就教散則業不工子其視諸兒各因其近似督
成之賈涕泣唯唯卒之後如其言教諸兒持門户甚謹距
懷雲公卒十九年而文彩登進士第文奎號克家男文光

爲諸生又四年而爲嘉靖辛丑而賈卒年六十歲當是時
進士君以富順知縣徒跣歸偕其兄文奎弟文光郎懷雲
公墓之右以母賈祔葬焉于是臨安人稱萬氏爲德門以其
善積又善教也其後十年而進士君以南京户科給事中
滿三年赴
闕下考考既乃遂上書曰臣聞先生之教其祭先河謂水
所從出也其至先廟謂宗所由興也臣四世來皆伏在草
間不見及臣之身幸值
明天簡拔擢置之諫垣臣得濫竽其中名號冠簪列在
六[illegible]之後可謂榮矣而臣父若母生臣教臣學臣故得至

器于他所益復下檄諸郡設兵備歲正德己卯言官言濠
不軌也
上遣重臣往欲奪護衛按其事濠恐乃召吉等四人謀曰
今使者來即訊我乃謀事敗矣不如遂反四人曰然因共
定計追壽濠之次日鎮巡諸司咸入府謝晏濠乃伏賊兵
于殿内諸司拜未畢濠奮膺而起立露臺大呼曰方今
天子巡幸在外太后召我監國汝等云何孫公抗聲對曰
旣有詔請出
詔令衆觀之濠見孫公不可奪素亦憚許公乃以問許公許
公曰是安得此悖妄之言乎吾有赤心豈從汝反耶濠怒叱

賊兵縛孫公許公孫公奮臂推縛者指濠罵曰汝賊且不見
天乎天無二日吾豈去一主哉吾死一身耳且見若種之漸滅
也濠怒甚縛者持銅錘擊折公臂曳公及許公至惠民門外
害之其時同謝者或從或默濠立即僞授劉吉太監令提
督軍務李士實國師王春劉養正俱僞授軍師焉令人詣
兵局取兵無有乃括民間農器炊釜造兵器歷二十日始
就濠乃從妃婁氏宮人百餘人發舟擾南京又留兵守南
昌遣所親婁伯之横峰招兵道中進賢城進賢者知縣劉
公源清殺婁伯而濠伏兵鋒攻[illegible][illegible]又不能下濠甚憂
焉其時巡撫贛州都御史王公守仁以[illegible]行部道聞變乃閉

駐節吉安移文遠近令各以兵赴義于是諸郡練卒一呼
響應居一月兵集數萬所過供餉未嘗乏絕則皆孫公前
爲之所也于是吉安太守伍公文定與孫公及許公木主
于文山祠率所集兵以文哭之諸軍皆感泣因遂督兵至
南昌擊破之兵入濠宮宮人留宮中者多自縊死濠駐兵王
家渡聞南昌破悵然曰大事去矣我安適歸矣于是泣下
官兵遇濠于樵舍風逆官兵戰不利俄而風順王公令實
茅于舟順風縱火濠兵焚溺死者無算妃婁氏赴水死濠
易舟挾宮女四人而遁官兵追及濠投水淺濠不死遂併
宮人執之劉吉李士實王春劉養正皆就縛而夌十一閏

念四吳十三等脫而至安義安義人縛三賊獻俘事聞
天子念濠懿親不欲加誅令自裁諸與濠通謀者皆以輕
重伏誅李提學答濠詩有規詞免罪其入濠府中謝宴然
而不能抗義者皆減死謫配居無何而
毅皇帝棄群臣不及録孫公今
天子即位首褒孫公贈禮部尚書謚忠烈
詔江西爲立祠賜額曰旌忠公與許公並祀之廕子堪錦
衣衛千戶世襲公配楊氏封夫人公赴江西時不以夫人
隨公死報至楊夫人哭之哀其時昧旦天劃然忽斷烔烔
若日光考諱曰天眼開矣以濠就擒日考之則此先未捨

一日事也子堪徒跣赴難至而濠已擒伏公棺哭之乃更
治棺殮啓棺公面猶若生異香蒸蒸自棺中起江西人大
詫焉以爲鬼神不欲死之也初孫公至江西治廨舍得古
鏡上深滿中背刻二十有八字其文曰光運扶日月心感
天揚則忠獨難寃天不世內靖斯以昭明牢董奇怪觀者
多不識後孫公死好古者以意辨之其文乃著爲孫公自
始仕歷七官皆有大功德具在國史中孫公三子長堪今
官都督僉事仲子墀尚寶卿季子陞吏部左侍郎三子者
皆天下士也豈天於以報孫氏哉胡公世寧深祕後徙官
卒至兵部尚書王公守仁封新建伯

論曰夫孔子不語神非無神也有之而弗語之也世傳弘
治壬子浙之文場中夜既半場中人見東西立巨人二一
人衣緋一人衣綠合言曰三人好作事已忽不見是年孫
公胡公王公遂同舉卒之寧濠之變胡公發其姦孫公折
其氣王公平其難三人相次成功二巨人告之矣豈非神
哉夫奇現非常之巳不可恒有有之皆天帝意也從偷
職立一節者豈不謂賢以扶世翊運能哉

王太史傳

王太史者無錫人也名立道字懋中號[illegible]乙未進士已
選爲翰林吉士是歲
天子躬御文華殿[illegible]進士乃得選者三十人
而閣中人王維楨在其中時李文康公在內閣月試吉士
凡兩而顧文康公典教習李公文尚溫秀術雅詩婉切乃
懋中文即溫秀術雅詩婉切適與券合一試輒冠吾曾再
試所冠又再試又冠如此至五而顧公又數數稱懋之由
此名顯楨竟試與懋中同案懋中見楨作至閣次則恒獨
居後爲嘆之已規曰子第易了手即可前不易不前也乃
楨固不易其後懋中授編修楨亦爲檢討懋中既爲編修
列史職稱曰夫太史之官立爲北志一代之故集古先之
鑒也乃吾今守其事矣隘而罔識闕而弗脩如職何于是

下僻遠石器拓古墳籀刺取　令事大者皆牒記客時過
其門每見其下楗也蓋自其爲士時日坐一小樓連數旬
不下即宗黨造者無得睹其面則眈咿誦甚其天性也後
十二歲爲嘉靖丁未太史自告起還翰林相見亟稱歐陽
求叔之文粹因須浃詩說唐張司業劉隨州以爲質而近
及索其自作讀之果皆似敬之予亦出作觀太史太史嘆
然曰子自昔固不易而今乃如此太史爲人靜定沉篤寡
世俗靡靡之好既以賦故即復楗門著述如襄時不假告
無何太史病肺相識之輟業已然其向術自兩頰削瘠骨
復稜出又說之歸太史了不應遂以亟太史號兵微頂改海

去
帝側俾戒南曹來若太山去如鴻毛先生曰吁我當往矣
上書白老報曰歸止歸止丘樊畢景共圖萬方念之猶佚
來蘇昊天不弔大星俄殞賢人弗壽聖言安準嗟乎先生
道可康世文學其餘志厄途窮俛而著書著書孔多羽翼
宣尼宗朱斥陸學者以師假令先生年得耆耄遇佇旦奭
將勒勳旂常安號討索也嗟乎先生歿矣不歿者名彼生
無閒何若無生某等鄉邑後學瞻仰在茲奪我耆鑑同情
共悲特念縻爵　闕下負土無從詞不盡哀聊寫深衷

合祭呂涇野先生文

休矣西土歿有呂公身歿名立太華空同淑質自天少敦
貞素年踰耳順厭履彌固令德既昭而詞孔宣闡經翼聖
往紹來傳聖道維何忠孝是止公實踐之有言匪侈始公
魁世人稱溫飽公志弗存食貧甘老解組歸來卿曹右職
爲罪匪影環堵荊棘詩讀羔羊孔稱淵慜今故相觀曠世
同務有訃欸聞哲人其萎群紳用悼
天子曰咨講筵故從卹典示慈道鉅數奇
帝念在茲嗟嗟呂公言方翊揆行等璠璵如春之盎如砥
之平濛汜俄及霖雨公情國士其貫士喪其程某等舊采
新悲衷不臨木瞻深室遂有詞載卹

合祭張陽峰先生文

於乎先生令德純懿如玉隱璞不暴其光而輝衆目書貴
欽若詩詠柔嘉公也蹈之譽徹金華
天子曰咨惟汝予弼位既崇矣厥心乃慄中興之治外攘
內修論思密勿以贊
皇猷旦奭翼姬蕭曹佐漢今古勠力齊功咸爛洪川中濟
有杞斯摧苾苾和羹而失其梅頃公拜
恩佩玉煌煌朝簪駢趨賀公于堂榮枯倚伏則莫可准慶
者出閭弔者旋軫事刖
九五君曰噫嘻感今追昔罷朝撫髀早參經幃末典邦禮

帝聰以闢王制聿起通講好文大昌厥詞賦成奪席奏入
稱奇一朝奄化萬事俱盡死生定數智者勿論公達幽明
瞑目長畢乃今之人思公罔極有身願贖九原不作國中
休祚賢士悲悶靈輀既戒餞筵在門今此京室湘山望奔
騎吹喧塗旌旐蔽天
皇錫異數以象作前有傷公者旅櫬孤征德人不嗣視大
冥冥嗟乎吞存人道忠完碑貫既許公其用究

祭王克衡太史文

王子之行賢者之行而乃遂出川而逝三十八歲而死
朝大夫間者無問識與不識皆爲之泣今余尚重有傷焉

王子撫僚慎微以名其德然亦以是殞其身滴且惻恨
循瑣屑米鹽之問少俶恢大也雖然伯牛之洪也窿然瘠
矣顏氏子之弗遷怒也渙然忝矣此又關人哉夫命猶幅
尺也杼柚既定能益而長乎王子獨柰命何君曰作善以
速殃勑躬而臧性天如是宜實也非然哉非然哉

合祭王太史文

語曰寄珠于人求不越宿藏劒于匣化不踰年共王子謂
乎王子負器而需時畜才而晉閟乃其光益灼灼見也斯
與照乘之珠斷犀之劒異邪則天固靳之矣而弗能收之
邪嘗觀夫東下之波與西逝之烏即彭殤等死耳顧獨念

賢者夭才者促蘊之雖奇施之未逮悲夫昔賈生早萎李
賀弗延君子曰既賢之才而又夭之促之天其謂何乃今
王子又異于兩生云人恒言有不可詰之天今王子君
此豈非不可詰者歟

祭先考贈君文

維嘉靖二十八年歲次己酉十一月丙子越十二日丁未
翰林院脩撰王維楨謹治洒脯果蔬設在旅舍祭于　贈
檢討考君之位曰孤今者叨沐
新命遷秩脩撰矣　國制翰林歷九載滿得陞二級孤以
資進非由已能也始孤教孤今任一職効一事言至今

存矣孤奉之弗懈勉勉在位柰疏鹵淺細何夫詞命之道
關國華采庸詎可疎鹵淺細能也比茲九載至孤捫心惶
悸解緩待黜會
詔以例遷大哉
皇仁貞不棄敝惟矣故事由脩撰而又進浸顯浸重且畀
之艱孤于詞且未良又安能肩其鉅也我毋化是遐思權
脩考君祀孤殆將歸而掃高萊矣人生進不害宦又退不
明孝則忝所生甚矣孤久懷斯念因之申白可不云何夢
以通諭欽哉仰哉

祭王太史夫人文

王氏有爵厥惟太史休矣碩人寔天作比作比伊何等芳
膏実如珪儷璋特衡和芷太史溫溫崇樸去修豈俗之移
惟道是止朝士翕然稱曰君子嗷嗷令名軍獨文似碩人
相之克順克埋斛颿齊偕動符前軌媢于士夫尊愛姒姒
令德允臧匆六織綺碩人之生名宗貴里允也班生翁爲
孟氏懿質既以內戒脩備乃歸于王閭譽遂起　帝
制有嘉受茲幽後幽從戚揚從以錫祉吉凶何期慶吊相
嫓大命奄忽賤此淑姬考祥元吉人皆信之仁賢不祿毋
載坐詞党太史忡忡傷離形逝世隔誰弔宜比目失
泛迎理排枝匹鳧亦州六胡勿悲奄奄遺衾蛛網虛帷物

不毀故而人不追稚楨等四海之人太史同辿太史飩戚
千戚在茲生非金石誰能勿萎或彭或殤造化小兒長旭
夕沒春斥秋䏝理無夕視達者不疑碩人克明安此長華
欽德將祀冠棠有秩

祭王戶部母太安人文

徛歟阿母振王氏宗何以振之子戶部公戶部太公隱德
隆中太公之先奕世朴冲爰逮戶部矯矯奮肅劉晏經國
蕭何餉戎朝簪籍甚里門崇崇伊誰敎者阿母之功太公
剛倡阿母柔隨太公中殞阿母峻持長男戶部驅事宏詞
中男力本勉旃小兒三男屹屹月旦稱徽赫赫戶部卒顯

斷機彼蒼㫓德八袠介祉行有板輿御有嘉旨俄云辭堂
戶部摧毀豈不考終痛我令姒某等戶部與游識母于子
匡閭著誠大家匙美仁族卹孤邪媛同軌月落在天其輝
不死母也云亡遺芳在里戶部跳奔爰即總帷綿謳伊沮
㐌憯在茲

祭趙侍郎母太淑人文

於赫趙氏實生司徒茂功淑問以翼
皇圖昔戊癸服戊從游闕内用給饟利害須史趙屬保釐
洪獄以紓權施經懷厲滯靡迁卒使戰士飽奮誓共忘軀
献祓癸績

天子曰俞既乃訓俗阜財𥟖視悍孤循行勞來定揆迓逾
泰人德趙何以效吾趙有壽母行視有呼呼曰阿母若子
我蘇祝曰阿母千歲是迺人士作歌爰採謠歈作者萬言
一言非誣群言既集予序以傳誰謂比周而德用宣趙從
慶支
韶佐晉邊板輿于邁逐子翩翩無何訃至月沒雲遷悼今
喟往實用惻然我聞阿母誕膺溫惠容止靜專仁逮宗戚
德隆譽延泉源木本令子象賢恭穆仁原視則罔愆胡不
永永副我祝篇豈云弗壽謝彼千年予繫金閨母家澶淵
吊阻臨木望蔽遙阡將使附誄目斷情連尚圖石室令德

用鐫

祭王太恭人文

於鑠王氏厥維藩公藩公載與夫人以崇夫人伊何藩公
之母刑家誠子既順且矩藩公孝之登膺雲遠脩能嫮節
仍倡厥嗣大道既隱末季靡靡如脂如韋俗移志徙矯矯
藩公砥柱橫流信道委命寧沉毋浮孟遵仁義爰念斷織
駿譽用章母訓是力昔在帝卯予于于𥘵我等諸生子與
閣甄舊德允懷日月不戚母也訃聞相告悽切豈不壽考
猶謝百齡豈不榮茂我願未會各隔北坂薊野望遙綿謳
無從焉酧桂椒詞以寫之將之[illegible]衍尚娑珠沉恒焉惻嘆

祭盧太史孺人文

賢豈必壽促延惟命孺人奚傷靈輀既戒還此京室迈彼齊疆嗟哉盧史休茲令匹遠爾云亡偏輪不轉隻翼不飛盧曰予殃孺人歸盧遺貧飭敝人言孟光既盧歷顯一綜內治一秉官常宦常易修內治希遘盧也二良靡黃弗宣如彼宮鍾有聲載揚猗猗蕙蘭春爲戎草秋萎嚴霜盧曰悲乎豈然霜露所懷舊香凛漬遺珮荒忽邂逅交甫不忘矧茲同稠以歌以泣痛於蒙莊有僭來集丞盧之哀酹孺人觴於乎孺人生不踰閾冥魂于邁焉識故鄉冉旐在途依方南指魂兮與翔

祭王太恭人文

世傳閔損王祥爲純孝者謂其母繼而難事也乃茲恭人寔宗伯公繼母宗伯公事既孝而恭人性復慈豈非古人之所難今人之所易哉宗伯公之母亡遺有六男子恭人顧復隱軫即如己出彼閔王二氏之嫗不能安隻孤而況其六乎難矣難矣恭人卒于家訃至京師宗伯公擗踊震悼痛若弗勝彼其中誠有所不可解也宗伯公哀有間則數恭人之懿行幽芳焉曰恭順貞淑事事在躬璧完而珠輝蘭芬而月皎也夫女一德稱善乃茲衆休咸會即古大家奚多焉嗟乎月沒留照蘭死存香苟爲珠璧淵沉愈光恭人逝矣何往何亡

同鄉祭太恭人王母文

繄中憲君厥初作儷是維太張張也云歿李籤來歸令德邵明張有六孤李爲鞠之若雛于腸或世儒冠或號素封嶷嶷光光中有次公爰貳秩宗

天子稱良秩宗德李曰孤等立母氏杖將初李嬰疾秩宗顧禱厥幾無殃其若命何殞先黃髮未秋忽霜訃來自里詫矣秩宗旹決形衰是耶非耶頃之訊定一哭慟僨我曹鄉人趨而就弔勸慰萬方秩宗曰嘻悠悠長訣予阻殊鄉僉曰已哉且乞

塋典榮施黃壤秩宗輟泣伏苫苫奏檄于

九閽維

帝曰俞降制如求瑤割煌煌噫嘻恭人德則鳲鳩嘉問衎芳彼何人斯不字遺孤霜野彷徨芳良俱沉有言之嘔行頌而楊秩宗于歸大隧開念慈儼未藏有司承

詔祀筵有楚左豬右羊靈車載發魂附偕附觀者堵墻匹美遜傳以榮以大計莫爾尚我曹祭茲緋遍未由回首秦疆秩宗爲位群來酬之哀中斯章

祭叔父王次公文

日值上浣而月仲春桑梓任恤咨來自泰余忻坐客安語

遂巡次逹叔氏災丁其身是邪非邪情驚意眞無幾承訃
語合來賀手訃嗚咽毋也愴神室婦在侍泣下沾巾幼女
何知變聴津津哀莫酷斯天胡弗仁既奪余父叔亦沉淪
崩腸刺骨腹轉車輪俯踏厚地仰叫高旻生有夭殤叔也
七旬壽則壽矣奈失所親疾云大劇醫技罔伸五日不寤
千刼長泯嗟嗟我祖行備且醇二父承之兄愛弟馴我年
弱冠卽罹苦辛叔也視之既篤既頻嗣脫于厄忽躍風塵
爲數寔繁勉矣良臣豈不思報石粟則貧撫今憶昔曲曲
難陳靈遊何所我繫陛楯末由登木瞻雲惟聲叔有四男
屹屹振振兩我呼兄稱席上珍二季稍著或號千緡環過

其家釃酒割鮮問欲以事靡令弗遵卒哭之悲感及比隣
訃我詞累詞畧志眞伻來致哀兼祭是詢胡兆之卜我言
可循城南古丘巒乎嶙峋左爽右塏土脈常倫二父啓之
翼挾股跤千秋萬葉有亨無屯往介卜兹既則荊榛垣墉
外繚佳木蓁蓁墳討額
帝將私以論歸從巖魄歲屬艮辰沉沉九關上謁帷擯乘
閶入告有懷充申允兹治質損帝賜錫嘏物之貰斯念誠
寅

王氏存笥稿卷之十一 終

王氏存笥稿卷之十二

祭文

祭叔丈東侍御文

左輔王維楨著

維嘉靖庚子華巖叔丈東公卒其年十月十有二日將奉
公窆焉而史官王維楨者公故女姪婿也以先期與有辭
辭曰我崇我有我載我酒縞帶練袍醉公柩所公氣豪絕
公性慷慨英魂不流聰也如在嗟惟巖公卓哉炎炎孕華
而生肖華而立佩佩者綸矯矯者風光邦衆代急電長虹
乃世弗諧懸車特早歌觴永日丘岡娛老人言龍卧公曰

爲冥遙岑孤杪弋彈何驚巖月溪花青娥白紵彭澤徜徉
東山容與閱年六袠笑口常開袍峥多角庭擁麟胎而詩
而昌有先有後江東王謝關西韋杜言念貴游建節鳴騶
百歲如矢樂不償憂所嗟公者俊鳩逸馬孰安孰危孰多
孰寡所嗟公者俊鶻鐵翮逸騮霜步容弱若生竟阻遐騖
進惟晉陽驟車淮海攬轡都亭埋輪行行者避可謂無具
者哉胡階萋斐成此乜寨雲不爲霖悠悠在山嗟乎仲尼
天知予與不過杜甫窮愁李廣失利或海或桑或帝或貽
星輝日晦尺短寸長數也何常而奚爲巖公傷哉乃亂曰
化而往者同耶令而終者獨耶樅樅若華耶百千萬禩耐

與不朽者公耶

祭趙宜人文

嘉靖庚子仲冬　誥封太宜人上黨趙母郗氏卒于渭南旅所其子四川憲君扶櫬東還道出華州華州人王維楨官翰林檢討寔與憲君同年進者也誼關世好情倣生芻爰歎菲奠申以蕪辭辭曰巴竹甘笋錦水鮮魚子兮克孝手將潘輿大家遂子于渭之里寶婺俄沉雲軿倏起劍門何在路澤巳遙養弗從志歎也爾逃川嶺盤鑑言歸言邁素轂丹旐路人用唶宵猿晝鶴雪館風雞孤魂獨子有泣如潸予也秦人毋適晉族三徙成名爰知令淑令淑巳矣

而貴而榮歿有不朽何死何生四川使者繡斧屹屹後祿雖豐慈訓之力靈兮于征爾家爾庭悃恩執則鄉念儀刑我手椒漿我歌楚些哀緣義起余涕沾單

祭劉隱君文

嘉靖辛丑之秋劉隱君西野翁卒其子華州刺史龍坡公聞訃絕復蘇者數四巳為位以哭華州人王維楨者官翰林檢討惟時謝病在里取昔人七哀之誼而奠杅冲飲風唶德爰託告于茲文辭曰羨余好此奇遊兮遡東极乎蓬瀛覽金臺之故墟兮訊壯夫之殘[illegible]雉者既不可跡兮彪延佇而悱悱兮翁適來[illegible]側而廣光左兮洵好修而[illegible][illegible]驟于千萬里兮恐燕昭未之曾致孰蘭樓玉雜品桂而羅砌兮視十郡其不啻謂一代之簪組兮形栩栩若桎梏倡步則而挾天門兮遂平分此閒世朝晞髮于扶桑兮夕吸沆于沉瀣走浮丘而避潔兮倪麗公而下拜誦皇王之御宇兮風汤穆而熙洽信老安而少懷兮徧谷野其相狎爾其歷寒燠而七十換兮更門帝而化之洵堯舜之逸民兮揆巢由而亞之苟令德其孔宜兮又何必結綬兑也彼乘軒而竟為鶴兮非斯世之所鮮也棄幽融而弗役兮諒嗣彥以取償備倪仰其何恧兮縱偃蹇而相羊白日忽其不淹兮羌俄及乎崦嵫少微晻曖而靡光兮約渝節而殞技

谷瀛島之汱瀁兮紛鶴怨而鳳哭余豈不知古稀之洵矣兮跂彭籛猶謂之蹷仰高漢之茫茫兮下哀雁之嗈嗈傷令子之欒欒兮值風雨之瀟瀟悽旅魂之營營兮[illegible]夜之耿耿瀰灒涕之浪浪兮隨東派而悠悠恨余小子兮茲休明而鍾靈大既不獲承顏兮又重以殊路念猶炙兮沆行兮附馮遂而彷彿依太史之遺則兮推形管而敝詞亂曰燕有隱君曰西野兮令德弗稱于鄉里焉兮既[illegible][illegible]世其英兮推酒[illegible][illegible]兮[illegible]里[illegible]閟弗假兮

祠堂成祭告文

自惟[illegible]年見[illegible]祀先[illegible]然惟[illegible]先君好[illegible]禮以為

庶人祭于寢也考君既歿而化禮得立廟祀先然故宇句
隘計拓而營之未能也嘉靖庚子卒改宅稍敞留地一區
于堂之左擬廟乃楨邵庠游未就禮稱君子將營宮室宗
廟為先乃楨茲顧後罪其大哉丙午楨復告遂始立廟於
寢之虛所製四櫝座遷各主于其中起新模舊孝思焉楨
按典記自大夫以下不列祭及高祖之文又士祭自祖禰
則止謂澤有淺深斯制因隆殺云我高祖按察君始遷華
始對宴啓王裔科第詩書綿至今世滋哉先德寧忍殺之
弗祀曾祖次公我王父父而王父庶子也我考君王父長
子也稱宗王父不得禰次公而考君為宗子寔得祖次公

考君往已祭之楨又考君之長子為繼禰小宗小宗固得
祭三代也遠祭高祖凡四代而楨不為僭也古者代為一
廟制備而象魏今廟止一楹關藏四主即祭寢者猶必及
之而况得廟乎禮殤與無後者祔食于祖考制則各因代
祔今壓隘更置他几不得而夭者孤者又苦無依也將取
歲首終非人生歿之義以元日臘日為位招祭之又萬物
本天人本祖始祖弗祭如情何乃竊古制以冬至之日為
增祀拜之歲一行其廟祭以四仲之月舉忌日臘日並舉
自餘俗為則楨冊烈祖刑于吾君奉先倍孝能為之不為
典嘆乎自宗法不講祀典久湮即學士大夫甘自頽于野

人今廟總度儀法未盡符古然由是得以合先追遠附于
食不忘報之義仰冀諸慈冥冥咸相悊王氏宗廟祀永
永矣

祭甘經歷文

謂壽必賢而公靜淵顧不得年謂仁必嗣而公孝植孝子
乃匱謂才必達而公崛核臺幕不越謂天從人人言恂恂
轉災其身謂理御數吉人儉受于何則厚謂聖言信不審
或順吾茲蹈纍總之天遠默默巫咸不測古今皆惑回也
弗延鄧攸絕傳區公獨憐有櫬在旅仲容斯舉征日煩冀
汗馬塞塗送者傾都或悼或吁桼蜀形親我等故人視衆

猶乎祖奠薤詩以當剝庖以當醴詞

祭外舅半山公文

歲秋八月有伻來諸訃而乞銘主翁納紀予曰吃乎駭栗
不制昔也何健今也何脆嬰嬰遺老盡飲胥繼彼皆泥頹翁
獨揭厲笙杯中物人曰綿世積而齡壽翻以速熙位不當
才休且飯糲因覓酢鄉遂遊無際狀楊氏為載弗備細誌
擬其深以視來裔東門之在遂東曾書或狒而漏或附行
祭奈吾與人奈何納繁艸奔赴門西薇沙秋日下單車矣
門永閉悲離傷絕恒若受制取以銘歸貽者仰儼以照以
祀有七馬討

夫君送之止于郊關魂遊形留癡立不還不還奈何爰郎君詢逝掩一柸一訣長泯吾屬勸斯乃迈其輸往哉宜人翩翩驂驂

祭南恭人文

猗歟南氏二鳳翩翩元方既殂諸孤聃綿諱則振之仲氏最賢爲授弓裘以世以傳有娰凄其慰者疇前仲氏揖戶恭人捧筵飲之食之既誠既爰室無二語歡無際埏產有一雛鳳毛比娟恭人視之與孤同儕出必問往入則白還豈不踔騰之策之鞭仲氏初筵式游于蕪恭人既從內事忘牟宋郡掌平蜀道胥連逐君子邁遂諳世緣夫君倦游

勤功代邊驚車言歸隨以翟鞭恭人拜嫂叙離嗚咽諸孤班謁拊頂摩肩當此之際雛飛刺天晝直金門夜檢芸編恭人念之爰遺素箋八行珠綴總之勉旃忌哉天乎虐物之全天乎忌哉奪人所便夫君悼之影隻形偏鼓缶長歌淚若灌川嫂氏拊牀呼神叩玄彼胡末末此獨斯年諸孤環哭踊地地穿生不由胞痛若乜幾縻書告來即看皇然夢邪貝邪骨解魂遷望雲長奔秋風與旋峽猿吟嘯河水濺濺郎于斯時肝腸百煎迨及門閾觀者嘶塡伏木一叫覆凿彼顛翁也持之甦止語則婉歎金毋翁乃彭鋑郎君慰翁且泣且言鹥不忌疾蒢祀倘存西禮白帝南禮上元東禮木公北禮星垣四禮誠畢意且迈魂禮如罔効爲示惡原我光十洲求丹閭門一样形焚熬粒體温仙人閟惠惡若或援諸背那試坐飲分坤吉已忽作情極聲吞楨乃恭人郎君之姻親也義托葭莩承計縻殘消得曲折春朝罷鎖江蘺可薦驛道愁烟官解放脫執紼空論使來會葬投令飛纛日毋轍遲允引滯跟遺書含人疏剪家閑牲牛羊豕取其山村石雞五門不列三盆物儉而個意則良敦

王氏存笥稿卷之十二終

左輔王維楨著

襍著

雪灘釋代陳子作

雪灘山人者峽江人也關中陳子與山人同官每從山人游見山人瑩表淵中弗激弗涅乃甚禮山人問山人曰公奚雪灘稱也山人曰余蓋依峽水之沂而家焉岩虛境寂則泉聲瀑峽而落延漫平川席展鏡澄又雪時墜玉飄綃彌灘幕峽風噓之塵月輝之動山人則棹孤舟蕩瀁寂光溢波映目曠神怡山中人訪余者輒亦舟從于是灘之上

遂呼山人曰雪灘而余亦自謂雪灘云陳子曰則矣今且官大夫灘隱就列廼猶嗟灘戀雪必繫故稱何也山人曰余愛其時如鷺斯下焉如鴉斯集焉入沙脉脉淵淵泠泠布儀凌波而不爲緇澈裘行峭而不知寒雖余脫跡灘上而神若昔終不以大夫廢吾稱陳子曰嗟雪灘山人躭勝矣吾爲山人闡厥義夫雪澤物也冬窮而蘇故聲序以著功灘匯區也時值旱暵恒分流以濟潤是故同寅始降者以膏潤也雁引弗違者以苔望也君子觀于雪于是虛明以象其體氣施以肖其氣勢于我平則輩以澤宇觀于灘于是蒙蓄以大其源鑑瀦以合其用時于我將則溢而流下山人者雪灘之思思者勝也苟繹斯義則思者遺矣山人戄然曰遐哉理乎子之論也始余于灘之上卧如哀以偃以仰而已矣狂如孟以觴以梅而已矣放如猷以往以返而已矣茲若而言余將謝所思而余稱終不欲廢陳子曰稱聽山人然雪灘非山人實無當

五泉子說

東南之水不可勝記唯海爲最大次若太湖太湖于古爲震澤其水延漫浩森未可津涘既溢而流則區分支別爲號不同流嘉善者稱五涇焉五涇有薛子之居在薛子以居其濱因而自稱曰五泉子居三十年始爲仕仕而政聲

有洽章物情有常變人事有順逆若是弗齊固各有則薛子居學既久諸物咸具仕逾十年自有振矜表樹之業以百指數皆能因政植體不怵于情不詭于衆有定執焉于是人稱五泉子然又或惡五泉子者使不利于是五泉子不得久在內謫居外服而五泉子得衆不以我爲賢也即得惡不以我爲不肖也爲駕部郎中貴重不爲忻也迨出典牧守不謂抑爲戚也于是王子欽焉爲說五泉夫五涇之水分逝各足流日夜無休已將非以太湖爲之本哉不有則絕然望海遂不直達徑奔不必經九華之山三泖之次幾折而後至于其中洄漩激瀠偶會不違或使蛟龍從

其容光景失其觀固亦有之然覽睹于海何者以水之志必于海也夫水之志必于海人之志必于極則何異哉然不畜不涉不達不激不奔水之道如此五泉子之行寔此與類故予欽羨嗟異非私之也五泉子曰於乎予稱五泉安能若子說且予安能底于極乎于是王子申之曰夫水之道順逆必至海唯人亦然乃予豈不爲有惡不爲懾在內不爲忻出外不爲戚誠有合乎順之道矣夫順而往焉弗至哉焉弗至哉

葉母還金跋

夫葉母其可謂難哉夫士習書史之業講聖賢之則也然猶不免金感即不爲感則又振物矜有釣勝希前寔彼以就此均之貪矣夫葉母者弁黛之流閨閤之英固無所謂習書史之業講聖賢之則也顧有此還金事然又非賈名非餌世嗟乎難哉司馬氏好稱良史至爲巴婦立傳啓貪人心謬甚若葉母者可以傳矣

王母太孺人述

太孺人姓劉氏配先君文菴公先君生一子曰維楨楨年二十而文菴公即世初文菴公教楨治舉子業甚力恨不旦夕就功名洎劉性醇慈念孤兒不欲勞弊精神不問勤惰顧禱于鬼神謹每晨興焚香跽膝仰天祝曰天乎我王

有世德至吾兒孤矣天庶其祐之比楨貴母劉敬神愈篤以爲兒成人神相視力也初王氏業替也會又值歲饑楨持故紵衣易斗粟來僅僅朝夕隣有婺婦餓且死母劉收養之至損貞之半以給曰即饑甚吾能活隣婦天獨忍斃我乎于是聞者皆賢劉謂代餓婦報劉者必天也嘉靖丁酉蒙
恩詔得封太孺人文菴公贈翰林檢討徵仕郎如楨官楨爲具翟冠製錦袍進母劉母劉顧涕泣曰汝父安在誰令種之誰則食之一再御輒箱之後楨數冬進紵夏進縠皆箱之不御曰吾美此第非性所安耳癸卯歲壽六十秦俗父母六十始壽子孫爲入諸內外親禮置酒大會稱觴致祝詞是歲母劉從楨養京邸缺不舉越二年乙巳母劉念家思歸不可得楨爲疏請于
上乞送母歸許之今年壽六十加三歲矣歸且入諸內外親禮置酒大會稱觴致祝詞衆癸卯缺事夫楨所祝願吾母者即南山不啻也願猶怛往觸懷念吾父焉祚與似也而章志揚光訓孚勸德則惟大人先生立言亦信伊氏有述云

乞恩送母疏

臣陝西西安府華州人由進士授今官臣故貧年二十背

父獨毋劉氏躬拮据之勞教臣讀書自蒙
甄錄以來臣母凡兩從臣就養京師每于大官分餼街具
嘉行大庾常祿得易紋紵以奉親悦體則何者非
聖恩哉顧臣母離背鄉閭寺踰四稔懷憂致疾歸心甚切
始臣有一弟三妹父歿弟及二妹相次夭折獨遺一妹
嫁爲儒生妻甚困臣母痛死者衆若于心不可解而嫁者
又離隔久每有感觸淚輒數行下然念臣濫竽在列狗祿
代耕不言歸而心欲之抑鬱既久心火上炎乃齒痛如摵
不可忍兩顧頰腫起形神損消至減常食之半臣憂之爲致
醫藥母乃曰我妄病但令我歸家見我女兒可自愈顧安

事醫藥乎臣聞之五內動搖亂如紛絲痛母有懷不疾發
令及于病至傷神易老也臣今者蒙
詔同脩
大明會典職在纂述大者標提綱要次者刪定舛複斟酌
損益皆心爲之臣之方寸今爲亂矣猶能操鉛槧守職業
哉今京師距華州可二千里中經黃河風波太行盤紆此
路故稱難行重以杪秋霜露被徑跋涉險艱必臣與俱臣
母始歸之便臣在待不院脩撰沈坤編脩高儀等往以送
母請俱荷
恩給允放臣與二臣事體相同俱望[illegible]

皇上憫臣私令得比于二臣送劉回籍依限前來供職臣
母子志遂諸礙俱釋與有所論著之版筞以繹舊業荅
明恩臣亦故有痰疾盤結心脾氣平則伏一觸輒發至不
任念甫就館局有悴勞之嫌不敢言去今臣母既懷歸如
此臣又憂惶甚即若不歸臣母子危也伏惟憐察臣不勝
感激仰祈之至

咸寧令齊子像替有引

此咸寧令雲汀齊子像也雲汀初令蒲蒲人德之乃慕工
擬容用志弗忘辛丑之冬雲汀爲公游及華蒲父老越數
十華浮渭奔謁念往泣離持圖以獻若曰考公似者嗟乎

召稱去思張傳遺像貌代音徽湓衛轂響乃如雲汀所獲
詎可言今無古人哉余乃惆懷時政欽厥令美爰製四韻
式闡孤芳替曰傷視彼民雲汀之志民用不傷雲汀之車
彼奪者誰失此人龍爭公弗復[illegible]公之容[illegible]憚依稀
克肖秋穆春煦穎異夫妙將依有托無論一已[illegible]求所似公
麟閣丹霄

大司寇箬溪先生顧公像贊

有我共冠而袍則未服[illegible]狀[illegible]彼[illegible]者誰姓顧
系吳司寇是職仁者之守則以[illegible]仁[illegible]蕆
一究則無維[illegible]于代遠

風微蒼鷹爲徒豈惟蒼鷹更號曰鷙冀非張罪鉤棘仆軀
民生疇重眇于葭莩仰天冥冥不聞我吁籲帝帝遙沉沉
紫極孝娥竟枉越父輒拘從和千咎
帝德良孤以水以旱祟當其區孰孰爲者深文之夫於羙
司寇穆穆鉅儒爰究經術古訓是模欽之恤之嬰孩閔華
彼孩彼詰我原我蘇飛鸞光驪人心與之俱輕胱犯蹕重用
鞭蒲茫茫大楚亢極而巫祈祥導和既沾既濡誰謂儷獲
惟愹似乎黄口豈頌諸衣上流物亦類感省樹集鳥於羙
司寇魁顏巨顱馮馮大厎升坿江湖孔曰仁詩斯言匪廷
陰騭終吉今古同符兹年倪耆杖不用扶眉秀華蓋目炯

驪珠旋嶷嶷立矯矯𨒪趨唐生在側鬻頎瞿瞿箕斂鳥極
彭籛可諭余言罔誕微之斯罔微斯仰斯脉脉動吾

王氏存笥稿卷之十三終

王氏存笥稿卷之十四

左輔王維楨著

書

答王序夫書

過渭再辱光過舊好復修愧汗欲下抵家門閉掃樹奉逃
會有他妨輒止乃勤使人將餽兼及翰諭至自引抑如此
僕甚感之昔在草茅孤陋寡儔狐鼠側目獨公念在攻王
定交五十里之外寺窗燈火偕計風塵所在追隨乃遂驥
附木托厠名張詠之後其時談名成使炎傳慕至云二子
有古道焉迄今二十年間離合聚散屢屢變爻然并婦逐

臣終懷初篚非敢佞也執事高後奮庸有時頗以顯抑伸
困起憤增感至有西施之喻斯蓋筆優之流爭憐妬僭之
云耳非執事所宜有僕甚評之昔者鮑叔既縱夷吾因執
二人者雅相善也乃後夷吾一舉柄國鮑子以身下之夷
吾亦晏然當之不疑不怪相引相推名顯諸侯功在天下
此兩賢千載之芳也楨愚不肖謝鮑氏而斤夫之才鞭
駟管仲然人引正心之學所慊慊者惟共求砥濟趾美前
人期不愧始卒之誼以有光士人之談如是而已人有告
者曰子貢結駟原憲閉門則曲士小丈文雖深道皆之言
勿之惑也勿之惑也少仁此後之後填委不肯竣事嗣

告相將䢖違期棹雪一來慰我夙歎如何如何北去擬在
初始發兼於於困我不得所處以所欲知故喋喋如此

與程松溪司成書

使來枉翰教併書規飭諸之篤如此公抗身服義講聖賢
之業亦既有年今得操化柄造多士矣諒所齊厲指發者
宜不在言語間將誠有所立非作虛事如世儒已也今世
學士崇華亡實往往為治道累高者又飾怪依玄一物不
究托號于內脩自掩寡陋又害道之甚者大學天下之賢
士皆集焉人挾一技名一長犂然不齊于世各得以効其
用至其抑揚剖正咸就實才不蕩不偷以裨治助化于門

下有厚望焉楨桑之鄙人也曾乏咫尺之能因淺末之習
愧齒髦論壯妙有树立顧能窺探賢豪思一砥礪即又不
可得嗟乎河淸難俟人壽幾何將終焉已矣楨慕松溪公
非在旦夕即不識面顧其下接得備篤愍懃者乃敢進說
如此南中縉紳多肎併致力所事作因談日慨有奮飛之
想縛于官守奈何

與孫錦衣書

楨木訥無末品秪以通家故遂辱援引而蹤跡往來特有
恒情竊念公行浙湖海壁立中朝間人殆于有背乃頗取
一王生予王生文又嘗曰王生豈能有取邪毋私昵之不知
其過哉公家兄弟皆賢人君子交之不獨以其文也頃歲
以來休戚隱軫之情比于骨肉今歸順老親願誠甚喜然
令郎生關絕高侶還復疎闊則親又甚戚也行日奉參深
垂固以著于心不具論論今離懷如此惟大篇寵行增我
故慣任途擬依韻答之竟困頓未能候抵鄉廬卒所欲言
哉之冊青乗鴻起便上之不虛

與孫季泉宮允書

頃歲以來公所與楨談對觀磨者皆由衷至情故楨傾腸
瀝膽言無曲理物無隱情至嘵嘵也賴公照察不罪狂迂
頗加賞音此交情與古人可比論矣楨從事文辭積有歲

年乃多牴牾弗合至復自疑頃値李公持格象之見稱為
正路令勿改服因遂自信肆力邁往矣而李公又頌說浮
實令聞者側耳此所謂登高而指故見者遠順風而呼故
聽者廣有憑藉也李公尙才妙悟世所希睹楨欽慕希盼
什伯恒情故常常欲見之今歸得省親願誠甚喜然同調
離析寔愴中抱信知吾兩人者皆同也茲旅次趙州矣回
自京國頓成大涯追作悵令無任惻惻行日初擬令寫了
諸而所遇蓋悪于欲留一日不可得又行路困憊貴令
代[illegible]計抵家須志定即圖之不虛書成家毋來言孫于
人[illegible]戒意當致謝諸生為傳報堂下弟維楨頓首謹

告

與張龍湖學士書

維楨秦之鄙人也又不幸不獲厠門牆之末乃公念秦人
諒直驅而之道甚易故為接引至與孫趙二史等愛孫趙
二史門人也楨即庸不若所望然固或知遇之德令茲謂
歸實重毋忘不欲奪門令鄙生睽遠至教蕪[illegible]凶几奈
何行且望鄉山矣間甚喜然而首北雲則又於邑甚也楨
仕宦十年愧碌碌無以榮吾親頃奉大撰歸鄉里鄉里人
見者且謂鄙生賢重王氏宗以鉅公之言在也篇中論壽
盡天地萬物之理揭千古未闡之奧皆玄言可傳顧所冀

勉維楨卒未能有誦之汗赧赧下矣今次趙州在道已十
日幸風日晴和行者不為苦送吏回討宜為吉甫謝書成
附往諸惟台亮不周

答王崖衛書

揚州別駕來示翰[illegible]或[illegible]誦神馳兄能念及彷徨遂因訓
然得悉動定[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綢怪頃年以來事變紛然苦弗可
盡乃知高卧江濱嘯歌自月門不能竟脫塵網然亦今
之自待也第以老母久人歸然渴[illegible]扶侍兩[illegible]以今
二十一日發京行十日次趙州通旅草草念一[illegible][illegible]
無[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首訊安從道[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布中曲如此[illegible][illegible]

講學亦去文辭不理此近世道學自護其短之巧術乃公
奈何蹈之第千茲努力鋒極闡奧未臻以能躋蹤昔人馳
聲作者之壇則未之識也西風順幸惠嘉音不盡惓惓

與呂侍御書

鄙生慕沃洲之名尚矣乃今覩沃洲之面私其論吐與其
在事弛張之畧咸當實不華簡而易行行為成績乃知沃
洲固經國之大儒斯文之巨擘矣今世學者侈言無驗如
畫餅膠舟不濟于用俗士見其若此遂指而訾之世忌論
學以此也僕以為論學如闢途所皆能行至之不倦今交
游中若趙大洲者高自標樹庶幾于道而夢波敖子沉毅

淵嘿若重溟深谷靡珍弗蓄鄙生獨私切敬事之恨大夫
弗夠不能逮敖子故敖子實有閑才絕藝而一不揚見今
人稱敖子為篤厚君子而不知固畧士翰卿也鄙生于流
輩中稱最下頗能景慕昔哲躬行所表樹即如己出亦念
世不可無才士大夫而才士大夫在世齟齬者十指而九
此其故難言之矣今鄙生既歸而敖趙兩君與公時出入
游從其所陳說相參令上合先王近振時艱任准快聽出
門可行即俗士曲意求指安得乎自聖人沒道散在諸昔
求道而不讀書猶入闇室而它也僕向年逾壯望道逾迷
自訟不學故至此今歸退伏岩谷蒐羅往籍採稽世故求

節序向著惟慎旅為道不盡惓惓

答曹侍御書

使回承喻教因知按部及鳳翔所過更新至論邊事三疏摘發伏奸皆不顧身之義犯怨凌危為國明賞罰正功罪昔智巧之士所附目卷舌諱言干祿飾之世者乃公抗節論之即令此鄉有泰山然國是既昭衆議咸歸亦可以慨往思懼未萌矣楨聞令之邊事其弊若此者窮本則自庚子八月之捷始降虜首血塗草野而益爵佩印者皆隻輪不出一矢未遺之人乃楨痛心數年思得一士追論之不可值故令睹公之白大討每用擊節嘆慕非私之也使言

且欲移節由商洛出次華州俟代者審則瞻接近矣延佇延佇令承腆貺稱為扶侍致賀感激百千恒情翰中奬予隆重么麽之夫進退罔神惟重逢親志歸就菽水耳安能若所云也惶悚惶悚

與龐東樓書

去歲臘月二十四日翁步以三聖廟碑造京師為立約必至而史道州人感或使適渝千家令倍質字後念史性醇謹當不及楨于罪令作來觀持兩序往也誠由太翁老先生之命乃磨鈍為之旣下而集之巨萬能一增埤哉楨諸兩集過界窺概後乃騰向漢人令見序者皆讚嘗許有國溢一詞為傳信耳若夫抽遂標鉅明作者之志著大臣之節則有諸先生之言楨安能更贅其間所謂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也一序二月就一序三月就卜使且發而當使者病念非此莫可使者俟其起乃遣因令沾滯渝盟如此每念一及輒用汗煉稿至幸為楨請太翁老先生施裁創弁首弁首相謝才薄識不任驅使郎如若識中為條討數百序獨撮其巨者他不能該且有漏言脫章之罪矣東樓公更為楨謝焉瞻仰台鉉卑散疎逖之夫不敢輒通惟有耿耿

與元峰袁綸脩書

抵家既三月然元峰過半華山見歸人顧若色喜乃楨顧不能此一詞谷山靈也坐此無詩元峰君者副場之飛將朋儕之雅徒也鄙生弁居離索往往夢尋比來積句盈箱天上輸肯能從西風下山中千望之望之湖海交將如吾元峰見渝兩君厚者定解故今作家恒碌兩君贈言讀焉若與兩君料者泰人跡向鄙朴獨有希古尚友之志為兩君所予然力猶非逮兩君不欲之今竟成章哉過見渝君近此若見李呆君當更有與覽者不再及

與周石崖曹郎書

草野之人寡陋分淺今歸乃放迹適門辰昆咪聚之餘則

坐室中讀書焉耳竊念　國家養士十[illegible]
之能鉛刀之用乃退守丘園岩比鉛試私願大足如[illegible]
一飯者何然又以職領吏氏若采風輯事不限朝野乃今
闕
聖帝明王之大美弗述忠臣節士里謳巷謡風俗政化之
所闕滅而弗傳若是者罪益且重乃負益且深楨於是懼乃
思左氏虞卿之所為以為庶幾哉無慚于天地之德矣顧
隘陋短技郎如前志而振未有一舉秪立空言終與草樹
同朽爛矣或謂楨曰子四十而不試後無幾矣郎曰陳言
安施也乃笑而應曰我且作年計在山中子責吾四十試

乎離隔遼絶同人之戀彼此共之秋㳄鴻便幸惠德音

答趙大洲同年書

公所貽書載祖所和詩二章有嘆羈栖往之致若緣鄙人
與者詞林遷官故事循甲次今守且逮又奈何欲往又公
故嘗求佐成均造士以報
天子有缺即兵矣往殆非計也家郎擬書于門內颭去問
之附孫比部行遂銜踊而衞不得訊乃翁動且歎其歸來
且兩月從涸人間事共來斷絶莫有[illegible]時往[illegible]能踐
與否可豫卜哉慶坡我丈與解行造非[illegible]從騰[illegible]朝
夕甚惧我乃甘作瀟中斷矣[illegible]致

區區

答敖夢坡同年書

令伏華山八月矣猷忽若歷朝暮天上故人時能相憶否
塊處僻壤寥寥無從念未嘗不在諸公間也夢坡悍大博
厚古之長者楨跡肉頑肤木非等埒公乃結為知己私有
砥磨而楨以兄事心師之不與貌晲面恭者類也在家為
親朋數海內賢人君子必取公爲一指而醴泉兄剛正質
直雅所敬聽與公相伯仲故兩兄者我念更獨甚也七月
中吏部移檄趣入不得堅守鄉閭歲杪或當握手人便卒
卒中候見醴泉兄為道惓惓

答許少華書

往奉華牘稱以喻[illegible]隱而詞微情傷而旨痛顧世無知
之者竊之為大息焉夫君子之行不同而志各有寄陶之
酒阮之琴稽之鍛王之眺[illegible]樂謝之遊[illegible]山水人固謂
放浪形骸闊略禮法矣夫數君子者皆當世所謂賢豪人
也彼其始豈不欲為矜矜之行用世之徒哉特有所不可
乃退而就此故琴酒鍛樂山水六物者數君子之寄寓乃
其情深遠矣惟公[illegible]標植崢然而不污慎修而不爽當
是時自謂曾參不殺慈母[illegible]相信蕭曹丙魏之業行可力致
此其志豈不貞固哉旋乃蒼蠅集點黃金遘鑠遂令悍非

孤憤殷浩書空棲牛鹿下南山宋楚平十澤畔百慾不錄二
背彼放斯足悲矣孔子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古悔賢人猶不免也於是境殊則志遷勢屈則情鬱故且肥
近冀物假借蕩懷免受生之嗟耳亦若陶之酒阮之琴嵇之
鍛王之弈樂謝之山水皆寓也而知者鮮矣今謀人國者不
務亮志憐才濟時紓患專乃索細瘢摘小朽遂使全璧受疑
合抱見斥公由是不獲爲矣禎爲之太息者此也強胡數爲
邊害執事者諱武遴才念正恨也然今日用一人焉不能輒
去之明日又用一人焉又不能又輒去之官頻易而勣寡患
漸深而莫之救藥何者用者非才才者未用用者飾名用之

膂信耳也往禎從朝士間爲論貞才誠可比雖解紛者三數
輩不嫌以私其鄉聽者色駭而意咈以惑于讒口也不見公
五六歲矣傳言故嘗一疾疾已乃盡謝諸累爲貞反初谷髮
光光好也意或天祐國家故乃陰誘其衷裨之厥精浪用若
此得告在家俟八月部檄催還不得滯臥丘樊遂不能驅馬
曲江乾岡之間邪接顏色一慰風昔聊布款曲式荅芳訊見
太華公爲道維禎惓惓

答韓苑洛先生書

自洛水南行渡滑抵[illegible]下八轉[illegible]百中然迴野[illegible]途而快騎
必覓日詣所止此[illegible]車也乃[illegible]道[illegible]訊[illegible]

感激萬之恒情又秒冬嚴寒氷河雪徑此宜居堂奥帷帳
中猶有侵冒矧茲外出使者來諗知還居無恙心乃始慰
奉敎南轅且淹不發謂以期親故惟翁重抱沉痛令分國
佘禎爲國之典形彰慮亦復戚戚今國家大計莫鉅于防
胡治兵顧惟防胡者多擊胡者少治兵者多知兵者少以
此兩多併此兩少此虜小入大入任馳靡憚南戍太原西
掠華池慘悪稔毒詎忍言哉執政大臣若圖其計者則必
入告
天子詔翁還取大司馬尊號畀之坐有成功可睹見此非
臆想私訣天下誠大人才誠衆以指校數與翁能埒者幾

什禎發擬在正月下旬蓋屢下屢易沾戀慈闈擘不能斷
無亦去父母國之道宜爾哉自省淺細即就班列萬無一
裨幸終教無甚貽鄉國羞至望至望

與侍讀郭東野書

不奉光儀忽經再朏歲序易流若此南中之役詞垣榮事
乃公以李泉君爲楊足稱縣璧江都衡郭曲以書抵禎因
知還棹北向而簿書兩君並施非分[illegible]之以禎
故也矧禎越任天末[illegible]可知[illegible]稱說[illegible]中
錄美善以爲遐所[illegible]見[illegible]不[illegible]一[illegible]知
何僻處丘園動息甚適秋中部檄趣入然[illegible]安能

堅守故山征朔屢卜未即北首誠獨念割析之難耳此怔東野數公諒之他人弗之知也定計開歲戒輈所謂方昔羡王孫歸也歲宴卒卒無得備簡諸允幸為暢言貴取惻愴坐遠人焉張雙渠者僻徑赴湖南瀕行留書一函緘一端具有封識謂便以致東野君竊謂義不可久宿而翰中所云或有弗可稽者輒用先往有悰縷縷欲俟而諒

與孫季泉宮允書

抵家不十日即為新歲逐客新歸會又此逢倥偬可知蓋正月親舊往來不絕至破二月始訖事當是時亦思即事書情續歸來之句能平頃後念身有兩序之役業立貲必

至倍之不可乃謝客指俗閉關二十日始就起二月望畢三月五日巳發使欲發忽言漢且開博施置行者矣共即觸口語乃止今知前開從罷始與之往錐淹節月渝初盟本非有懈志也夫兩序者咸據有說實因涵一語序時讀兩集數過乃為之刻而傳焉知我罪我何有足矣今亦不得辭也矣公愛弟之甚稱在楚省中哉為始來兩書具得之其和偷獎子隆重纏綣不已溯客使與其讀之欲以見知已之難耳既受冊不容一言我罪[illegible]然深衷非促節可并厚望豈容辭能宣此從閒洎操只惟故要求定自年之盟為老親朝夕將家林甚爾躬見[illegible]從宦便從捺

曾曰兒奈何又欲違我去頃乃引太夫人老伯母為解毋乃曰孫毋憤且子孫滿前即王旅猶家也我安能比孫且屬相衛孫氏書時其言老婦敬訓之也親俯若此楨終能甘為割術事哉嗣當計圖見節中諸丈為道惓惓取序與諸丈觀亦宜此懷昔往王姓者故隸人遂去以官役入京師因附之

後答張太谷書

張生回具悉屋烏之眷感戢何已北征蹉跎去鄉之難如此矧又有昔父患連數月未平可奈何只今強欲出門念破後月即失期吾兄養恬斗城之陰遽蓄貲探由此益愁

行子誠嗟羡焉賜來滄渼豹集讀至再周先是得少華翁集近併二集更讀之乃皆婉麗秀俊與大微翁集各立門塗俱以名世而傳來則一而已可謂接轍錢郎合券陰何者矣楨才性駑下鮮兼識之乃竊投之驅然竊觀先民有作率非形索象模必積思以累紀既已得音會神乃後成章本朝作者空同老翁聖矣[illegible]後循却數公蓋空同有神交無方之用有精絲不離一[illegible]一篇詩見一事首終雖縱橫奇正弗一其我而[illegible]夫同出於[illegible]瑤瑤弗一其形而溫栗同也至若倒帥楨從之[illegible]日少陵善用之者空同一人而已學者未[illegible]以[illegible]古市美此

之剩屑嗟乎空同富才而能自作古假令與李杜二家並生同代二家當約為兄弟補所未逮增所未能故官紛失金不可疑陶朱也良驥駢足不可謂相肖似也空同生李杜先不為李即為杜若李杜後空同生亦必不為空同豈可謂今杜掠人美哉方匆匆來行李也覽書有觸輒出數語恨不與公接對夕得窮論討質是非紙上言不多嗣當更布許有大珠贈行人將行不至將增懊懷對山先生集及諸書拜貺感思有成事即馳一介秪領幸呼與之吾慕滐淡翁有年哉不幸不獲接面晤特為道惓惓

與魏明瑞諸子書

北征時諸賢送我特逺惜曾戀戀若謂失所親者稱旬念吾于諸賢矣禪戲獨路言不諱暫學甚乃與平常歡語款款者不同乃感諸賢或若之既甘意聽從人復沾慕若等可與進道矣修業體要在與諸賢而指無除誠繹思踐之即隔千里猶咫尺也不學而從予之慕即日聚首猶千里隔也山人在山甚便乃復違親遠游每念一至即欲非冠作來為省訊併請命迎養又不欲亟遂親志聽意所安而已

與吳谷汪太僕書

鄙生頃以分宜及還京任家居各於衛會江都鄙答親郭

氏家人即南乃即附言答謝能徹乎不曉昔同侶比入更復落莫乃獨得七峰君與晤顧慨含隔遠不能數晨夕若往年至一相過輒移日夜過殘漏所談述砥磨者必感憤世故與盟志論文期以各勉勿二所謂可與知己言不可與他人道者也君佚積望二十餘載他多躋列樞要總東臺紀而君猶徒倚兩寺雖號稱崇鉅然終覊間曹徒令經略之蘊鬱弗即彰此其故雖言矣舊說西施浣紗江濱越君見之好而載歸名以遂傳言西施色灼灼殊衆莫有及也當其時艷桃李之容守閨閫者何限不至江濱不與越王遇父母兄弟以為貞女而歲亡弗知也取此可以明世

事矣楨秦人伉儷自信不能浮沈上下與時殊乖而老母還家懽悅留不肯北今獨客守官每念一至輒欲納綬徑往耳又止然爵無所了隔絕理竟擬山中人矣南望江天懊不能羽翼見露焉心曲惘惘

與郭龍渠書

功名謂之會會者聚也謂聚必有散譬諸宴會有飲三爵輒即去者有留連終夜斗酒參橫尚猶未歸者若此者視上人意耳上人意非留連終夜三爵去矣仕宦行藏大概類此公在官銳精當下道之衡市集人說須發在口乃遂令納綬執事君子不以惜乎知此公獨奈何此正三爵之喻

也公故胸次脫落不紮世故今歸當微介蔕不矣子說城
南山谷幽邃可卜築買磯俟子歸違親遠游非區區志也

奉大橫王先生書

乙巳冬十一月楨謁歸踰一年丁未春又入京師前來歸
時
上初以翁領節鉞今填撫貴州而兩州翁亦在部數見翁
言有便附書申訊無何楨遽歸含意未伸今兒兩祺念到
輒汗悚若受譴訶負責收也適郭侖憲赴貴州道述夙積
便因致之或門下有以亮區區也貴州漢西南夷也漢竭
財力鈍士馬而有之乃後至馬援而定蠻俗効貢北于內

地考馬援定夷故事在順俗與治大犯則創小犯則略不
與犬羊爭勝此若汲寒泉止沸湯就須臾之效貽數百載
之安今苗族橫戈掠境固彼恒事至煩請　詔命將騷
動連壤之師恐張賊氣而搖其志以為我可患中國中國
備我方逆苗竊發直用一將帥之力十日之勞可以灌亮
總督頻湖廣貴州各接二境之有司兩伺莫先鬪故至此
門下前任職方號稱識略過人而沈毅廉愨又足附眾死
士即藏此何有權分上二省事牽于內制即伏波更來莫
有効也審將相機約兩閫之師戮力直前以批難而解紛
此惟門下勇哉之耳今為中國患者不在西南在北狄西
南之兵猶期可收北狄之憂歲謀人作奏功之日未見夫
制狄與苗異苗叛則不服服即不叛狄乃不然去來來去
不可要結不可盟信言邊事者紛集如仰口以成事實續
鮮睹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楨安敢諭擬之哉以門
下吾師也有雅知深焰言之繁織勿計遂載緒紙上

與許仲貽書

久違懷戀可知令兄遭罹阨困諒自不闕此事初出即人
人困駭視愕聽以為極變至其君子當世效用所恨無柄
人得柄又巧伺竊窺美不為彰加無為有物情世路至若
此可畏哉可畏哉今吳中兩才謝與槐氏許石城氏並著

時名乃皆以鴻漸之翼隳于燕雀或曰忌又曰數也此兩
言皆然也石城抵觸然之撰鮮阿俗之行以先人言相及
金惟堅故鑠玉惟完故微瑕得指也契遠不能為情幸為
道候愛以俟後祉副此惓惓

奉王麓泉先生書

乙巳冬謁歸行及滄城而使者奉檄肥追至屬侍毋不得
抽身奔謝今年春乃畢中[illegible]經升陞顧又聞以新命南矣
往返並左傾念之汗操[illegible]數[illegible]使中[illegible]乃輒與鬱鬱如
癖今陛審理[illegible]此州楨度升陛闕岩樓雄堞
示行[illegible]而[illegible]險固可保獨追慕我

公防禦辯理之略徵卒儲糈之猷有問輒能口其行事毋
地險在關天險在人耶公偉度弘識能負大任重湖南屬
平壤不得久羈栖執事者將取節鉞之權授之非以門牆
私好軟語相媚也陸氏者故從趙州往年道趙州與識知
其爲人也尚友好吟又辯達恭抑今作洮王客甚宜然又
或爲嘆屈之

答少司承盧涞西書

入京不及與公晤計相距才二十日耳悵惋之甚南中故
稱卑濕北人將其土言不便者十九若鄙人之見以爲男
子生而嚮地天地四方皆所有事陸人快舟舟子苦騎各

皆所習也客久習源與土人奚異大學賢士所萃公今儼
然用師道臨之不宜諸生有造即于身有深裨焉向者自
我入詞垣十有三載日獨與其儔匹游與儔匹游不得作
搖矜色率啞然聚蹴然散而已固未有上下相持之分言
動相規之節也又聞言過矣尤動過矣古也今者一人身
千人視語脫堂戶徧國中傳而誦焉以此知有惕厲之徵
崇德之功焉鄙人意以人士攻業入官所貴致用上以報
天子下以驗所閱歷山川踐四方可以廣聞識區區乍笙
硯老作蠹魚不得効尺寸能謂偏何以故公之南也鄙人
何切恭之衛今年踰四十猶作汔大撫今身跡驚危不持

乃復超特䟫班誠所謂溷迷子也瑣瑣概于公心至勞訊
及感刺心腑贈詩竟須奉致使還先此附報金陵佳山水
秋詠有篇能枉敎不望之俟之

答督學喬三石書

楚人爲楨言楚地遼闊先是諸督學者往往巡試未半輒
遽去自三石公至陸轅澤被所歷殆百處士經數最者各
嘗素有服有詞非强毅精明之士弗可能也頃奉華牘述
所跋涉亦與此合楚人言盖信僕習弄翰墨雖積年譔竟
恥鮮識今見諸篇律體總軌于杜有冲遠深厚之致焉安
及之哉安及之哉頃歲復讀三百篇以暨騷選終于李杜

諸家之作其短言不雜夫人皆之矣彼鴻篇鉅什累數
千百言咸標擲牽援一意貫徹譬之月囿千樹而同光風
谷百岩而共聲何者以本之初者一也蜩螗不與蟋蟀齊
鳴觽觿不與貂裘並服戚悰殊悰泣笑别音詩之叩也乃
若偏方切理冥事酌其以是求真又失之隘孔子曰可與
立未可與權言通變合道之難也三石公研精深確洞炤
玄機立而能權者耶陸機之言曰非知之難行之難也僕
其昧端而恨不可與知焉從之適行使卒泯泯以告將指
南而視之惘悵

答□東岡書

離之數歲而甫一睹欸又以憂去感念如何嘗讀漢史見東方生置陸沈之言以爲瀾汙取今吾兄觀之言信非宕閱世自驗之謂也士人平居皆忘朗自表見不宜俛首人後比一跌折足壯圖盡灰何者知所願之難伸也近世若此者往往而有植睹之慨且嘆焉彼山林幽寂蟬蛻塵埃之士既不能從而驅馳世路環轉指隨又喪所本性功名之際可不謂難哉是言本爲東岡而設懼人以爲我爲托寓也冬寒且襄大事哀勞交埋幸攝重自保懷懷

與少參黃崗田書

宴中得自開原所貽書以使阻不能報乃後公有山西之

命計且脩訊恬無何又以憂歸緬懷竟不及展因之遲延到今愧悚愧悚開原東北窮邊壯夷交市易生爭端稍夢成乘弗備藥之往往得賞自公到鎮綏彼海增屯置堡一切防胡之策靡不委具而又禁奸威懸令與夷人市不得生事啓禍故涉歲以來東北安堵境上無一遺矢之擾不煩廟堂之憂者誰之力也今年伯老矣以壽終行了若此又以壽終何恨哉數與東人語談遺愛頌說者什口一詞輒曰黃公德俯而不瞻非田人也此豈可得哉公于國爲勞臣即于家爲孝子七人生世敢十長片能脉脉作佛張人即日侍湖有聞新夕日謂爲孝距孝萬里矣

安居有期遂道不得聞麾而不得効執紼之後謹修詞具幣令表弟走長安代致區區惟亮千里之忱而恕其後焉

答殿內翰書

使來辱及翰教兇死如對抃慰因使復知跋涉遠道經歷節月可謂勞于王事者矣然衡湘勝區好奇之士每思一往而莫之至今公茲役躡衡山浮湘潭弔三閭之遺踪招二妃之游魂亦足云快席胸臆埋翼吟情者羨羨之羨之平生謂別離人間恒事殊不介懷于公特茲沾戀豈真有不可解于心者耶公茂才修思一時修詞之士咸願結盟不獨區區一鄙生也

答孫推官書

不忝光儀數易伏臘懷想如何客自南方至者輒道廬州理刑之治以爲嚴不涉苛明不迫察平恕威斷兩具而相爲用令時之爲理若此者蓋十指不一二屈也僕聞而嗟羨者久之乃公氣不深醉飫之教大之量哲明之志以故一試輒効如此今辛詠歌稱關人春冬之交意必徵賢以充厥任故事被徵者率滿三年始得與今公在官雖未及考然聲實蔚起不與齊衆伍豈得用此例拘哉僕自非棄還京自棄在閑就醒衙落要途北身跡而卑出故隊遂行何爲也鹿苹鴻浩終其本性亦竟須歸耳使持翰覕到益

越數千里來也高誼乃如此□□益知勤苦獨甚坐席不
煖一食再吐哺昔時成立往往由是彼優游養逸不勝負
新之人公家何賴哉尚冀慎德保終一志弗懈先副知己
恨懷

答苑洛韓司馬書

余司封至獲奉翰教因諗公體嘉勝彌倍昔時爲慰而司
封又道說服翁之訓甚多自性命經術以暨星曆音律諸
所論指種種傾聽謂今所聞冠平生愼以司封尊德慕善
乃翁遂以與進故亹亹如此往翁蹤跡不許定
上眷留春首部議取翁備闕輔之選非莽莽者蓋愼

上意固以推之耳即不久拜然士論與歸矣鄉里衣冠在
京師者日漸落莫而愼徇祿奉覲乃老母又苦遠游求去
因不可奪竟當頹志即愼且計迴馭歸侍終所願欲誠非
自棄明時私亦有當愼也南北邈絕奉教末由司封回附
申卑悃猶不盡底裏也

復巡撫鳳泉先生書

在昔西事與乃愼私心獨念其多又惟首事者之狂悖雖
典司筆札不練世務未諳利害之實然嘗揣揆往古論秦
漢之失咄蒙恬隨其人以爲何其迷哉而自觸禍□大古
與今不甚相戾古所□不便今亦不便乃悟爲大任重之者
子不當用狹識淺聞之士丁未夏愼幸侍翁之教于京師
乃本願與錄兵禦胡之畧則固甚壯之矣其後到鎮林下
惟人出爲不得已之言其蹤績細夜識明獻便計而指往
難固於時號者咸識之乃翁參榜今昔熟較利患以故云
然愼讀其疏亦申爲胸臆惟究悅駕之事頗性帶驚且不
能作軟語昔去恒以越俎爲懼乎翁克鄒生之心本効忠
言嘉鄒生之論頗均伏機賜札褒答稱爲知己愼愈切愧
懼流汗至踵竊又聞虜假寧夏之虛陡擁數千之衆入寇
乃我兵以九百餘人禦之極而至千驅市人以充張疑示
多此危道也賴翁威聞著北素有練士之功皆戰之能寇

入不移日引去假令堅壁挑戰不肯去我兵實少將柰之
何大家人之業上翁不偏兄弟同心不私其藏則家道成
各立便圖身已而不恤他人之害則閫中壞故兵在協議
二之則非也今調集之兵成功者鮮何也養不得用用之
者非所養上下不相信而氣不奮也燕人之馬令楚人乘
之馬悲鳴號矣安肯行千里哉夫敵兩家立而各計勝也
我能意胡胡亦能意我然寇所犯往往出于不意本守隘
阨衆策城列從皆守並則虜入擄掠郡城壁十載一無中
伐所意此吾所以不能喻也翁將司馬後其之法又才獻
適變作測勝算使得名徵望上假之都護之權大將之任

必能令三軍中士感憤爭死諸鎮守臣戮力無二此非楨
區區一人之私言誠亦所指數名豪指方一二屈即難之
惟保愛爲國須時樹勳仰瞻仰瞻

答苑洛韓公書

乞休疏至在列諸公皆以爲　治朝不當令林岩之下
有伏老佚賢咸共挈頓不使得遂暨有司覆疏
上果不可即翁誠病憊奈國論人情何禮大臣三辭而后
退人君重去大臣必遲留未決者存體貌而貴有德也斯
道久未睹乃于此日復有之隔絕不獲中慰綿惟爲國加
食作典刑以副輿望懇懇

答李司諫書

今公向南中得遂所私非沾沾貴近者頃歲惟見公與余
封部二人耳燕州癸所誰能棄熱而抱冰也封部至道公
槩有古昔賢豪之致鄙人楨俞益奇之曲士徇細故飭末
節度大德不可舉乃競競與自固耳至倜儻非常之人則
遺俗抗行不可比兩猶之神駿飛黃不受纏鎖顧必知我
者乃能異之老子曰世知我者希殆謂是也楨于一再踏
即尚其爲人必以爲非恒有者今蹤跡逴絕也頃與封部
別其念之戚戚綣綣非作軟語浮好効世能度也楨聞埜
閭人也少爲黃石所符久且爲模範之書此乃遊觀周泰

漢唐之墟則嘆以爲昔賢表樹諺茲傳而不滅追考前事
非奏凱戎旅則建置大議者也乃私心欣羨之既釋褐有
官則守在筆札又鑒近俗以學非其領談非其位指爲越
俎誚之曹輩每呶呶敗壞之風講遂絕不在手口而所考
採訂摹不出章句聲律之間率治世之末事碩人之餘技
其能者以爲舉職而職實不在也且國家初置侍從文學
之臣謂徒筆札應對已乎楨今年四十有三矣上之不能
白事見効奮軀批難如古之一夫下之數墨行間又不能
懸解妙達涉足作者之途即所謂末事餘技者亡之恒嘿
自循省汗至濕衣念無狀引去乃空食官廩十五載曾不

如一傭賃不得輒罷休將待時與効又慮年徂謝志減氣
耗與夙期不副茲言由臆發業對封部論之以參鼎札予
我之詞乃此抒愫士人相知不貴早古有傾蓋輒合者矣
故今有訴不以隱幸財察之

答韓苑洛司馬書

數承翰覜皇悚難任就使獲諗台體嘉豫倍于曩時天之
佑人國必故耶安老成而如此乃茲諭中溯自引乞謝固
圖歸休則聞者弗信之矣且老臣碍國作然望伏脈然邪
猷謀論議足以定難而解紛彼勞勞趨走奔命効力于扞
目手足之力者斯一命之士之職也昔衛子之對文上者

以臣捕獸逐麋臣誠老矣或坐而策事則臣尚少此可以
今日喻幸徐計之以從人望且翁位歷八座于身誠尊重
而其先猶守舊號于九泉之下聊須歲時苟值國有嘉慶
得以假寵先人亦大孝之成也楨蒙被遠訊輒此中酬竊
附不隱之義然又以進止之道主斷任獨即骨肉不能與
而況鄉里後生乎今姪已去京滄源丁公甚優之又此附
報

答同年陳平岡書

鄙人第今猶在舊巷與東野比居每念吾兄一出五載韮
韮兩移昔以序遷非超歷有赫追往悼今言之相視悽然

春時嘗共東野惠詣執事君子懸見淹屈有歲宜從振拔
東野嘗以寓告不也抵今又更二時仍守舊服執事者不
聽嘆之嘆之楨竊以仕路如沙竇以杖鎖之則斂通而明
抽杖則塞此知命君子所以由大道俟大數也鄙人年四
十三矣久塵詞苑尺寸未効竟擬作山中人矣他何恤哉
唯獨晏歲伎寡嗣將恐鄉里指為絕世見其謂何聞五載
間即有五丈夫此喜萬之加官乃知兒脫絕世之誚矣仰
之羨之書來備以兕惠任禮為過併報謝

答王御史書

今公所按地即古桂林象郡之域其民雜徭獠其俗黠悍
不可理然公至則順習就序矣今日廣西大事秖坐征苗
用兵耳然苗非可以旦夕破一再舉平也攻之不克守之
不可久釋之且休則益其輕且教之恣此其中固須祕術
神智君昔良平之為計乃始戡定如願不然則彼見沒朴
智之中迅如驚雷譎如鬼魅利刃長戟將安所用之近將
遐將吾功俘一虜獲數級奏聞得討賞乎此直可明已虜
耳非所以示大創抑虜心也吾崖沉謀大智能為國家解
千萬禩之難而輯和其民人望之俟之語比監司于鷹隼
者謂其善搏擊也乃今廣西之政不專尚搏擊尤必賴倉
蔡高手既鍼砭之隨劑之斯批抗帖危之上計也楨西

鄙之人也好言戎事然未由見効衆不謂信吾崖肯信不
自蓮別來每與洞山深念之以為吾崖為中直道為尤人
之尤茲使出必有焯焯在人口者會使來遞翰音慰我中
曲惟慎圖廣益策勛萬里惓惓

答故給舍陳文岡書

今公再遷不離有司有案牘之勞形役之苦然視三閭大
夫長沙大傅則有間矣彼兩賢者既往遂不返其土以為
遺物不問日者
天子追公往迹詔有司問所在今作何官其念之矣璽猶
寓於于人主人情繇之寵之也吾聞郵卒[illegible]則見公之

居積繁富甚焉又多自發臆見不襲常故而體例新異與史
家頗殊乃意主刪洗務去古律度那顧矣志中往往思祛
胡正俗風念未嘗展故云方今務任擊胡而正俗次之今
上黨郡虜雖大入掠殺其境內公往守其上郡材鉅署防
禦之固澤人誠賴之而又能正俗明日秉大權弘美化則
晉卜芥致可知也鄙人益淺細一無表見細懷高風慚汗
流洽

答宮詹王三泉書

令起公于野士論嘖嘖以爲遜所希睹亦無不頌
聖德之明相度之公者可以觀人心矣昨李上舍回已具

斯事計徹左右楨榮孤植恒謀西還茲公既復青雲當
需其至則投謁往耳部咨既到發勿淹久在曲江耽心雖
斷古有志急公家不告妻子者矣又聞歲或起大儀于時
公爲宮府大僚若來不及事倘煩
聖問持何爲答言之惕然今吏部虛右堂不補意或有居
功名之會疾趨競述有道鄙之惡濁今有則得失有數期
過數違雖聖賢不自振矣[illegible]野別習勞佚殊性然地
勢既異性亦隨遷[illegible]或當食奉
詔輒吐哺往往[illegible]人少出斯乃公須臾事耳固
宜先[illegible]日顧公至即列大臣

傳曰大臣者小臣之表也況值
主上勵精國家多事大臣躬匪懈之節則小臣志鞅掌之
勞矣三十年來士林計數盛德雅度者必首逮公故去則
人惜之來則人樂之至則酬
主知答群望當知有懷而楨猶啾唧焉睹劾中州爲泰人
光寵耳昔有二人渡河而一人再三呼曰急渡者後一人
者業理楫先登矣則僕說實類此也悚恐悚恐

復貴州大巡張子書

貴州試錄至畢讀之則諸製皆洗削陳體言半往昔所未
道者僕竊以爲必公所創定非他手可能也序云天將開

一方人文之運必有
聖哲之君爲之嘉矜而振德之可謂頌而非諛華而有實
矣仰之敬之貴州僻在一隅彼其人文不得與中原埒者
非其地不生才也生其地者拘于陋俗下習不睹所謂文
者云何其焉用文於是乃甘自夷而世遂夷之矣歷古以
來迨今　明興而致方之文始漸以著夫[illegible]致之未有弗
舞者也今錄序中能發斯而[illegible]部人之難[illegible]今故于錄
吟吟不待以他好奪者誠愛之也嘗按圖牒見貴州部中
列有九溪十八洞其俗夷也而附于漢　國制治因其俗
以綏之也有不服用漢法懲之以威之也設有桴鼓之警

侵鼎之事此觀頻恃性要任宣諭防制之耳裝種千群咫尺之檄可定不當輒動大衆煩調度至以急告京師也麻陽之役不戒于初輕動師旅遂頓三省之甲于境上繩結當運而不可解足以鑒矣我山既以振人文于此而又能定爽情于彼令文武咸効之則奉天子詔按行萬里還而歸命誠抗顏無慙矣鄙人楨本守詞垣與之校品藝術宜也乃役說及武略與公爲西南思未萌之患講鎮壓之策念局才未効而言苟獲用功不必已豈人不能移跬步而善談廢邑之捷求捷者安可棄也僕說正此類公肯棄之不

王氏存笥稿卷之十四終

王氏存笥稿卷之十五

左輔王維楨著

書

答司馬韓苑翁書

今翁釋仍歸里也凡懷公家念者咸以爲國有老成輕重以之豈其閒引去而不郵其他此其言非不然第論大體不識時多耳公今在靜佑中然自追數自嘉靖來所登進大臣幾何人能如翁歸幾何人則可知達人之稀有末路之難圖也故楨每見翁乞歸疏至輒以爲宜者此也翁位不滿才宜不究施海內人士共嘆之他時當有爲明其志者楨雖幽紀載事頗疎誦絲下不能識遠夷鉅爲先達重也慚仰之至大復何云

與楊南澗總制書

丁未之春幸獲謁公于蒲坻今又三年所矣歲序逝邁而傳者言公之體力精神不衰同如曩時一無少損天之庇祐人國乃故膺茲邑成向嘗于川如此頃南京本兵闕有司以翁名

請報不可取他氏代之亡論以爲時非之人才才者亦在草野以故之也楨聞此言是之竊大嘆天下之務至衆一夫不能兼長必有所偏少今之士人人自賢物物皆其略無

書以其千指志養氣之論輒守以爲箴儆幸通籍金閨叨
班上庠亦以效茲所愧者才不副授位不當能故時思
以賤効用無得一當以報
天子實熟誰計哉夫富厚豪華灾眚之藪勢驕威喝殃咎
之門也僕何以爲本無異懷反觸疑喙乃今回腸反始守
此初服感九崖之諭也

與河西閻監察書

客自西來者輒道河西百姓嘆以爲得公晚向使前年大
較有公在彼中民命十全可也河西距京師六千里竟遠
法弛自昔已然而持斧使者往往又收安靜不擾之譽以

爲示遠當如是也夫京師腹心也四陲手足也手足有疥
癬不能忽必療之平而後止治遠有異此哉公負才瑋奇
力能萬夫自僕所交游能與等埒者指亦不三四屈也河
西有陝紫綢俗非賴公振飾之其誰乎人言公在河西窮
歷甘涼險涉嵓峪車轍所至便有甘雨嘉禾茂遂士馬騰
躍此豈待懦逡巡之夫可能哉亦亦誠懃懋故効之耳今
虜窺東方大將不保謀國之臣爲之廢食且復遷延而北
於公執筆而臨之驅策將上爲代抒忠望之猶閒海
西寇與套和親甘州佐有識者皆稱隱憂公躬涉茲土其
講便宜之略豫徙薪之戒當爲所出此所謂社稷計萬世
圖也惟留神無淂鄙人家在秦隴倚公非細矧又蒙被使
問固謂果有賢者須一禮之顧僕非其人也且悚且感使
回附謝不盡十一

與馮午山書

旻首得公途次書督僕爲狀其先而石渠張子時時又過
督之乃七月一日稿具即手遞石渠氏而石渠云適有使
使即亟致之未知其能達不也大抵孝子之念在顯親揚
名故其親之微言細故一無或漏誠不欲沒也而詞家之
紀事傳信則固欲實而不浮類而不駁何者五味各一嗜
五采各一色五德各一行自大聖以降未有一身而兼總

諸行者也況婦道內子乎以故姕繁言獨掇其鉅者例編
而實錄焉謂可傳而信也吾兄詞人之雄長豈以今狀爲
恭恭哉僕與往牽札猶慚涉技點削爲患又安能謀誠所
謂此臣也公風抱朴忠負才瑰偉今之制虜者計當安出
議者孰是請襟之暇處以述此恭歸鴻便幸惠教音

與喬三石書

春末曾具啓一通併會試錄一册托楚使在京吏周恭奉
所者致之門下計在必達但久不奉報音則私有疑焉察
伯尊官繳垣重地自他人視之誠以爲榮其以爲若伏則
猶循詞序遷非超有赫赫之世所以處賢者不足拘也

乃者黠胡入寇而縱至與我軍供陣于郊畿斯固百年未
有之變也而一時任事之[illegible]莫有出一奇發一矢以與
敵為難者于是
天子怒甚罪諸任事者乃遂徵召舊人用之何太華袁鉞
劉鈗士論倚以為重少華許氏嗣至坐而待除二君者皆
天下士不獨鄉里稱賢也獨趙景仁者負氣大家自登第
二十五歲矣尚令抑首人下鬱鬱而不得申衆共惜之又
之當有便安所也稍自嘆係人今共無事時他則摘發細
故率從拔弁一直有難即引使當前馬然剸人者固治平
之晉庭而危急之樂石也言之大喙公挾才瑰奇明習當

世之務即令擁節登壇可以坐郄胡騎制勝千里領時無
知之者獨曰啓君詞人之雄長耳淺乎睹矣僕分于時無
裨人未嘗學所以驅之校武上茲何異借明于瞽也錄成
不得陪臨左門下塑觀指示焉

與楊伯上舍書

往春辭別歸郎深卧巖穴人事都絕此古人磯坏之意非
所通于世俗之情也自孔子不可與鳥獸同群而二間爲
言[illegible]忘獨離大既已去國為山[illegible]人[illegible]其山澤游
者[illegible]何為乃其際于大江以南[illegible]鄉士有[illegible]車[illegible]馬
以[illegible]者鄉中[illegible]俗所[illegible]

人流之一人持之斯一人勝萬人也大都尺寸之士度無
他立抑情堅忍欲以釣奇自適乃大士觀之則眇小甚矣
公在江南稱正士才卿即令塌翅休蝴天風與便當更沖
舉既不逐流幸勿矯亢大過與競競尺寸者伍也但者[illegible]
胡躍馬直闖郊關士大夫咸用為憂公固慷于爭之慮者
計將安出且當委質為臣未得以江湖觧也今有三人行
賈渡江失舟所載俱沒二人者哭貨亡竟徬徨毀瘠而死
一人掉頭不顧去復積若數歲貨既且與仍賈四方遂營利
十倍稱大賈焉夫仕宦之業猶賈也士之為彼二人哭者
衆矣若此一人者鮮也公其為此一人者博釆會同令他

日仍遊四方應變可也且士非執德之難執德而弗固
者之難彼局促若轅駒落莫若稿木不可望千里至一葉
覘也僕關中人也關中地瘠而俗樸即欲釣奇安所効之
故僕卒為庸衆人無以奇見至所謂學大賈積著則又自
愍亦赤似嬰人子一物不具見四方客來未嘗不汗沾衣
也凡此事有難言悉托之喻唯右行郄圖焉間咸沿順頌
間報并臨思區區爾故凡略矣

與劍門趙侍御書

今公貽僕書須而淡火[illegible]凡正公所能若說
任他氏吾不知其能未也[illegible]入寇而縱至與我軍

但陣于郊畿斯實百年未有之變也
天子神武憤欲興師大創而今有司各獻計求所為擊胡
使者于是募軍遣八使而燕趙青齊晉魏諸路紛紛出矣
督稅遣六使而江南諸郡紛紛出矣選鋭遣四使而沿邊
諸鎮紛紛出矣獨兩廣滇蜀坐征苗之役得免他皆有舉
夫虜僅一入而海內咸動乃所謂應敵之兵不待輯已者
也然其中且有隱憂謂募軍則恐強民所不欲督稅則恐
累民所不勝選鋭則恐什伍空虛虜諜者知之而抵隙為
患斯三事者惟在諸使者審視機勢妙裁之獨操斷以往
不可也願僕與在文史不獲與大議之末欲前而告諸使

者復用越俎為懼念公抱謀國之忠挾批難之才即身處
遐域心實懸于　闕下斯懐固同乃為道之若此滇夷
自漢以來時通時閉國家緊于往代因俗立官何今安和
不擾即止不純以中國禮教法制備責之也以故百九十
年帖然砥定亦嘗少有侵軼者不與較言耳譬牛寮走獸
畜之誠取中國之治治之人何得言驪潦也公雅稱聰覽
深識洞達推較久矣且所歷該境備諳委曲苟今漢不擾
夷夷來撓我我制之有制脫漢或首事挑怨發難又為閫
家開一兵隙僕實患焉故附繡衣使者持斧成剛以肅境
內然當斯之時又涉斯所且須解綱與民使益此所謂兵

速能遁以安王國者也夫水激之而飄石轉關者其勢然
也惟公究察好坐汗誕自塵土中與公交今十有七歲矣
中間離合合離至靡常也茲不言私款者豈忘之哉獨公
家計重謂南風若便幸惠教音

與何太華書

頃公甫歷
闕廷而聲軌震灼者此豈有宿交密契為之鼓翕其在我
又豈嘗單詞降色為之招引人因景附之哉實缺出叵睹
者動容飭覺滿地過之弗顧輕重之情異也楨厝在鄉曲
之末私嘆有毅慨若此人情又若此異日勳伐立可券

効謂大略已著而吉徵先見也自翁赴鎮後嗣至者纍纍
凡與晤言者退而咸有軒輊彼其人固善招引者又有為
鼓翕者而亦不為動世有大道物有大情誰可強哉從古
以來奏績舉事務先正紀綱明名分其次拊群心定約束
故功成名立而士附也今翁足躡壇上而首正四事他人
所選懊顧巧莫敢措手者乃翁一舉而定此且所謂奇男
子也薊州一路為長千二百里乃悉委翁而恃為扞蔽苟
一隅失守有城之勞弃之無用誠知調度部署各有方略
然地形遼遠兵力稀少捉襟見肘理所必有翁不于此時
追蹤往跡明陳後事使成敗利害之跡瞭若聚米他日如

孫陽試駿王若馬無遁焉公將家了北日所睹記熟矣問
知所徵選者皆猛士也且若恐除全部始得物望然猶未
之許也若欲北公能事必襲昔人築塹之智推轂之榮使
手足無礙內顧寡慮彼北將乃全錐出囊矣不直端頷露
也僕守官詞垣平時不能著藏山之指國有危急又不能
奮請纓之畧每念一至汗淫淫透重袍矣日來叨役校武
殊背所學乃拾他人咳唾湊泊成錄令函而致之門下幸
爲評教勿弃捐也使者將翰劄到取報甚遽有懷不盡十
九仙眷休嘉附此以慰

與許中丞少華書

今翁爲陵園守吏矣邊疆守臣能拒虜勿入則內地寧翁
亦晏坐府中不得騁奇揚烈也假令東有薊州之警西有
居庸之難寢邑地重
主上關情所藉以保衛者翁也翁宜告急計將安出楨以
事肯薊陵園㘵消卑界傳聞紅門以內岩谷皆被其徑道可
通往來者其衆寨鎮削垣截山斷淵視要害敢甚者則請
置戍守之又必躬涉險阻登覩降壑斷區裁得體而設施
弗謬也近世徇情苟得苟所輒用爲快不則快快此無他
計便安要聲利也昌平誠非渤部吏畀稱人士皆知之然
亦可以養望郎元名大臣身任疆場豈得顧私願哉諸陵邇

卒逃匿居半與團營之兵同勿稽補伍倏集倏散無稗實
効與團營之兵同決嚴則波淵啞口然覺不爲患覺則苟
安一時而有卒然之憂斯兩者相去遠矣不可不審也且
事固有難難在時勢耳至權度時勢者人也卒談之難坐
不爲理可乎河決川潰崇墁無功固矣然守河者竟宜築
隄語曰憂國如家言共憂之無詳畧也惟翁保持是心而
已翁負聲當代甫離岩穴而遽領兵符
主上之所垂注縉紳之所具瞻非眇小也彼魏爵重階者
豈少乎能揭休光震聽覩者幾何人哉楨辱知且十年所
須奉翰訊輒布悃曲以見企佇言中與否安計也

與鮑思庵中丞書

往翁持斧關中歲無幾何而萬姓繫思若將百年乃者杖
鉞驅車再尋舊轍關西父老扶笻望拜纖屬不絕楨即不
睹其事直以舊德卜之當知其有是也決歲以來施頭照
在幽朔故西陲甲卒稍得息肩豕復徵選驍健自離分地
遠赴戍行壯夫既去僅留羸卒陣脫令虜諜者得知雖泉闕
塞而入何以應之此不可弗憂也翁愛養元元不蹈湯火
自松石劉公以還此爲再睹願今邊伍既缺則抽補之議
不得少緩借第今不得不下此議行此令下則闔思騒
動誠諭慰藉消弭災危自翁能事但惟早圖豫見之耳往

脫去榮名等之飄飄兀四肢百骸認爲已有固所謂戰勝而肥者無興衛也自楨所布數師漁翁卒于迹旅松翁正于首丘逝者長畢在者阻絕南望雲空不任凄迷晚嘗事鳳泉翁而鳳泉翁項持兵柄值艱危與棲木不殊乃知江鴻海鷗弋人徒慕千仞高覽若吾師者鮮矣楨濫竽詞曹十有七祺幾咫尺之長顙之譽往往劉稱爲虎視一時聞之面熱內慚汗出而食不下也熊子令春始得還竟以書爲爲訊江湖無恙馬鬣幣二種伴往聊以見區區耳照入幸甚

答王石谷給諫書

不奉光儀十易伏臘瞻憶如何頃緣國家講武秦人乘時

徵脅者蓋數人乃獨不逮公世固有知公賢者顧猶泥於舊例以爲破調駭衆執事之凥縮手而不敢舉徒也既噫之爾自何許兩翁入內與談及者并往往稱惜然無柰執事者何僕所恭恭于公者尤萬恒惜顧久麼之子光在下陳即力前爲鼓說無能爲公銖兩重漢廷徇監空號知已此湘潭放士不免悲吟也僕自信他日不能効時爻用思早自解歸乃牢被拱籠不得脫側望西雲時時悵惘頃將上謁閭闔請告苟幸如願當與結廬太乙山也往春輸示軫念可知附此謝私

與趙兵備書

潼關控制三面是稱要害今得公領之河南山西傳檄可定關以西將安枕臥也僕往歲華下家被休澤視他邦敢先又敢甚恒私切感公之馬適關城指揮姚勝祖使者便附申區區姚子負才磊落僕思得有力者一爲引之以効今日之用然卒未有遇也顧其人頗尚氣好可能成姚子者公也幸無棄之言說後恐喋喋惟光在

與趙兵備景仁書

參將趙白樓者故鎮保州時曾與識向今十七年所矣中間與仆仆興不啻二五乃茲復興與公協理戎事此大緊可睹已爲人多算且便捷了達時中機宜而公披瀝奉職

不緇不僞兩君爲一各用所能於事必有濟也僕有二癖恒自苦之又不幸不得朝夕觀磨奈何幼志好高沾沾自喜猶之宋人寶燕石過周客而不肯下也有自是之癖念作輒往命駕所如每至登臨有舉首之癖明明自知之竟不能少抑按也望廬川不遠南風便幸惠報音且作藥石

答張太守元洲書

凡公歷兩郡咸有異稱今領大名益從循循此非可緣飾炫衒得也十七年來一時同升之儔浮沉流散不可勝原而肢發更變或少衰壯或壯作衰間一相見驚目撫手有餘慨矣人言公當以身最要加寵爾我同使使然之矣然

欲走未可也讀公條十二事種種中忠越在萬里心乃愈
于
閣下古所謂純臣邪嘆之賀之待防秋期逝諸鎮咸寧吏
圖青報以明忻慰之私

答喬三石大參書

往接嘉翰暨腆貽乃使歸殊遽不肯少須取報今其使再
返始附書謝焉諒不坐為怠也公鴻才通方不可以一隅
名即自引謝不能於戎事而世固予之矣且所謂治戎旅
者豈必勁捷若虎善騎射角材力哉識機達變篤中不欺
視公家如私乃稱將萬人統三軍者也比歲講武一時驍

雄跅厲之士蒐羅甚置然兵不稱壯何也篤中不欺視公
家如私者鮮也公于斯兩者咸有之故僕推謂可恃以能
振積弱排紛難者此也方今馬市既開虜酋旋復入寇則
盟誓不可恃明信未足結獨有戰耳而戰又難卒以語百
策皆收而一効未睹諜傳虜騎屯塞下殆四十萬朝夕且
入犯奈之何此之為憂知公固同之也使言公或以賀
為壽來也果爾則佇對有期矣東望海雲可勝延佇

答趙監察書

沅江之役撫臣不惟始卒不筭勝負孜孜焉趨之至今乃
伯徐子及於難此法所謂無實而輕動者也凡徐子身為
左轄未有咫尺之書相命並焉之務素非所諳威聲未洽
於蠻土而才略不逾乎中人獨何所負而投軀湯火也令
公疏中區別二子情罪犁然如丹石子即百口不能解令
徐子有知當作鬼語自怨悔也往僕致言于公以為熟計
所為撫者誠慮其忿之變生攻之增毒也乃今果若此矣
且夷種胡殺相傾滅倫奪柄固其恒事自
祖宗來苟值有罪必問詞服即置不深文苛責焉非縱之
也謂夷狄禽獸其類一也有禽獸者宅能之而已能馴之
必不逸乎逆酋那鑑刃兄妻嫂無道之極不可肆赦此以
中國之治治夷狄紀綱一統不宜二理既彼稱名兄死以

蕩舟失水亦其怵于罪罰匿情逭譴即因其詞稍責之令
國家無赦過之典西南省瘴癘之師此謂治以夷狄而包
以天地計之上也乃不戒微火拖薪自焚未覩其情輒入
我師禁頸不得而夭刃先若其身則鑑乃負固方命堯舜
之世必不肯作[illegible]南[illegible]化諭里四面環夷劍鑑不痛莫以
示餘例究之平[illegible]不聽公計徐子不肯而往其失皆業
不救今欲治之何出[illegible]審圖詳計畢前則悔　京師搢紳
之論僕讀公疏若成猶稍備不然　[illegible]趙監察不
可慮爪則凡此之為之患僕以公[illegible]不往其[illegible]即一日
不代固必銳身欲命竟不遺斯於[illegible]也徐子尤得邺典

朝廷憫其死而以爲諸臣之忠若援漢事證之非陳策動
絕域議者猶以生事啓釁不錄其功徐于坐狂罪送死叢勦
國家不可得已之師貽　君父萬里之憂稽彼較此則徐
子者雖斷然受譴可也

與賈巡撫書

關中人望翁役都撫之任始能緊被休澤如渴者思飲寐
者間且乃今果諧所願知翁即有以答之也今外服諸司
各攝一職唯撫臺總統焉固須完德兼才不規近小乃可
服衆志堅大猷也乃翁方嚴敦大種種有之視聽通于千
里之外而圖畫每逮乎百年之遠自頃所交游暗記誠未

有此踪者也初關中設撫臺也
天子念此邦邊郡無之戍務殷殷每以內臺左右都御史
遞往其時體重其後頗存之頃歲以來臺公務識約畢減
騶從下同諸司此僾乎振矜者然非所以別等威也楨以
爲昔之人有食一肉脫粟之飯與一介之使自隨者其皆
察于小物不道乎大人之觀也大臣擁節係繫人民謀境
內者果以我之故安堵不擾盜賊止息水旱亡憂此其福
澤廣矣即令以千戶食我自隊從我可也聖人之敎先
廣大而後精微焉夫子不爲後世之疑傳矣故彼其中
固自以爲當也今人賦翁將各獻美芹扶車較以報盛德

即翁欲自卑棫不可得以凡事必正體貌而後功緒成故
楨于此僭論之唯留神聽覽不加之罪幸甚幸甚

駁喬三石論文書

鄙人所撰述竊自知陋以視他人率皆兩譏故以投公誠
謂能指迷發昧令不乖所適也乃今所稱予我者一非我
所有不副本初就正之意與他諸面譽者未之或殊即公
自以爲業已命之然不能令僕信也何也今海內翰墨
士彬彬然興矣其擬則史遷之作者不可勝數往往藉格
襲詞猶之書臨紛本畫摹法帖求一毛之似幸半體之同
以爲奇絕固未有蛻棄陳骸自標形神者也割稱僕云第

取其指不襲其跡此神化之道僕安能及之而設以相加
也文章之體有二序事議論各不相淆蓋人人能言矣然
此乃宋人創爲之宋眞德秀讀古人之文自列所見歧爲
二途夫文體區別古誠有之然固有可歧而別者如老子
伯夷屈原管仲公孫弘鄭莊等傳及儒林傳等序此皆既
述其事又發其義觀詞之辯者以爲議論可也觀實之具
者以爲序事可也變化離合不可名物龍騰虎躍不可韁
鎖文而至此即衆史不皆其然乃公亦取之加僕何言之
易也晉人劉勰著文心雕龍中有綜核者正謂此耳夫合
錄不和不成器者何不會合不成文其致一也文之不易者

也若是僕安能及之日來誦覽大撰數篇總之整雅婉密
緻构營構有豈費心力矣因取遷史較之則遷乃疏鹵矯
健門壘雖殊而要妙均也自僕繹思遷史累年祺矣然或
由本以之末或操末以續顛或繁條而約言或一傳而數
事或從中發或自傍入意到筆隨思餘語止凡若此類不
可毛舉竟不得其要領乃今觀公之撰知此則作者自命
可也何必古同哉且公少待即好習古文詞到今猶辭云
未能也而僕習之又最晚重以性質學識並謝上才豈克
有造哉嗟乎已矣初計出城得乘間一語比山游後以貢
眺妨焉然中曲念之幸承剳諭聊此布復自游歸便爾多

俗不能更作爲別儀彰教懷無怰嗣音

答閻谷洄書

使者未至之十日已有
朝旨乃今見使者僕誠有悽然之懷焉且公受檄既逾一
歲而不之官即若疾病困亦須力爲咫尺之書抵相知者
令達當塗白所以留滯鄉閭之故又請所爲京者自陳便
宜安在如此即與今日可也乃處不逮此內地諸人借聽
于流傳之口輕信□□或以爲病或以爲坐有所觀波瀾
喧口因以啓衆疑而觸公論此諫臣之疏所由也疏但駁
公辭簡書之程不及時自陳未舒□語相戕則平生之槩
可知矣顧獨不能爲君子諱昭昭之失此其中誠自致之
未可嫁尤于別氏也自僕交游海內之士不可勝數然獨
以公爲難能固謂其方廉堅直蟬脫于塵壒之外皭然而
不汙疑然而不可下也異日紀綱風俗竟必賴之乃惟一
意直行少回却之顧其蹈危機何疑哉家徒立事斯際最
難大體既堅而委折亦未可略夫黃河豈不稱雄流哉九
曲而達之海也君子之居世亦若是而已今公歸栖涂水
之上然士論竟不忍釋羽毛若具魚言鴻鵠不扶搏也僕
天性愚鯁甚不諧于時俗稔篤何所私切憂慼有頃且接
劾夫矣聊以竢間何便耳使回附言申後想之披寫胸臆

殊缺宛　順佇惠子之知我耳

復山西閻從叔書

往龍泉梁君自京而返□□也其時□□怱不得且咫尺之
牘乃因梁君致悰音諒梁君何以得徹之也曾大夫游京
師者稱說君侯爲人師表行軌度可觀諸生翕然從之彼
苛求備責以呼然首尊大今諸生視之若鬼神冥莫測其
所向何以作士類指迷塗也君侯居詞林十年與我曹共
脉脉守祿乃今一出而遂振聲名若此假令沉滯則今則
猶復脉脉也能有表見哉故古鏡不磨誰睹其光洪鍾既
叩乃知其音斯兩者可以諭君侯今昔之故矣鄙人念詞

林藪事皆老死筆硯間自度即老死無能成一家語欲脫棄吮圖額方今講備虜之策唯戎馬是尚而我材甚魯愚不能任荷戈之役統偏師之權事兩持而靡主腸一日而頻回與故人道故直披情愫也且人生得爲男子又得爲官乃苟安立功勳無論何所亦可較外內輕重哉詞林諸同年漸見序遷終不離筆硯君侯所建豎固衆人歆艷者哉使來侈翰劄益信任事勤苦乃猶不忘宿昔千里遣訊情誼至篤厚矣感謝彌襟書不盡意

與馬谿田先生書

不奉光儀蓋十有五年矣然念未嘗不之也在京師時客

自關中來者輒道翁之精神完粹筋力強固殊不類高年人楨甚喜以爲邦有老成後生之典刑在焉乃今歸華下望三原百里所不能攙冗往見則悵悵有遺欲之恨矣仙居人大司寇應公與翁至深楨臨發以書來屬令致之今附使往夫友朋之處盛四十年如一日若應公者非流俗中人也三石喬子以楨言三原連兩令不知禮其境內長者則宜聖伐木之意信有之矣楨因嘆關中自有武功鄠縣高陵三原數邑以來海內之士翕然影響見者傾悅未見有如此其盛時也乃後武功高陵修文地下鄠縣老而復明獨翁壽且康寧然不能免乳犬吠豈數應衰使然哉楨每念諸鄉先生思一追躡前蹤然望塵不及徒復斃步久以數值其衰非鄙生一人獨與能振之也頃來世務益紛拏若大江風濤斯須殊狀乘軒非樂岩居非戚也楨自顧駑下竟無裨補故往往有引躬之志獨無奈何不敢陳也亦伺間便歸耳若翁別有教指將攺圖聽之至望至望

謝元宰嚴介翁書

維楨竊自比況其輝光不逮魚目其材下與駑馬無異焉以故藏身末位不怨久淹量所具也乃承門下見獎至譬爲庾淵之珠遂厩之驥一時聞者皆駭之迨于今日竟以

門下之知拔擢遷徙而翁又欲自明其志當楨別時遺之詩直爲公車掄國士還因雜佩贈夫君夫雜佩示好楨業已受而服不忘之義矣至稱謂國士則恐懼思逃焉在昔豪傑之興以備論辨則坐出上計令疑者立斷止者立往以充任使則揚威萬里之外奔勳竹帛之間以嬰患難則不愛軀以殉義不二志以敗名以任托寄則山中之狐不……秦漢之主竟聖斯四者皆國士所由稱也楨度即努力……下能爲一卒之必缺所望誠懼而思逃非漫語也今……樹桃李謂是作玩其華亦食其實也樹松柏謂大……門下同此行是焉今門下進楨于宮階置楨……

千留院可謂樹一士矣則念不在玩華食實然欲材大廈
固有之楨安能如之哉往者留院者爲宋二公而翁詩及
之期與同塵夫二公者皆國士皆明珠神駿楨求之能追
也大抵翁所風厲擬注楨者率鴻鉅之業非常之事不量
不及策使馳之楨感其言懼傷其志輒徙有驗驗過往之
思焉今楨淹在里中從史課附言中謝才輸懷抱十一耳
君無何去抵南中吏園修候門下盡所私焉

謝宰輔徐湖翁書

楨抵家一月所驛使以邸報見乃知翁始以今日入政府
蓋甚晩矣閭里百姓思豢太平之福不知太平所由而士

大夫知之故自翁入政府乘軒而過輦下者不可勝記然
皆一口稱快之焉今天下包四海之外以爲家三十年來
靡有草澤之呼干戈之事可爲太平矣然偱虜警吉聞百
缺無以卒應則太平久也夫器久而不徙則壞法久而不
振則弊頃數歲間
天子晉賢臣下思以振弊起瘝而政府二老又將而成之
酌而舉之固已章章修復矣乃今又得翁配譽之渡江河
祀風濤益橰俗檗未有弗濟者也夫宰相位絶百僚之右
至尊重矣然今將有三難稱至苦焉
天子明聖輔臣莫能及而思有以裨益之一難也輦下[illegible]
書責應於斯須得失輕重關焉二難也造膝之言庭臣不
得聞廷臣所得聞遠臣又不及知而撥議轉注易動唇吻
三難也此三難者又不敢以告人故曰至苦也今翁爲宰
相尊重且親而服至苦之事矣楨愚以爲必宰相服至苦
之事然後四海蒙太平之福也自有虜警未楨恒得侍門
下竊睹翁之行事與其議論實陰稗
人主之德而不自明也猝至之求未實之變交構于前而
一動未有誤也蓋且寛且謹且語且默具長者之風焉私
以爲沾溉既久可益尺寸乃今忽而有南徙之檄不憚遠
行貧重違敎若曰北人多苦南中故託浮言以盖本情則

楨懼之矣邸報中有介翁薦疏有翁辭疏咸各自引抑矣
相推重卒而歸明于
人主則自處廷以作此爲再賄安可不賀從吏還附中區
區倒不得當意也始楨發京時翁既觴之又過而送之已
又賦詩贈之甚勤矣北歸里中困于俗冗不得爲書
謝茲方中賀人敢言謝遂抵南中吏園焉

謝宰輔朱渠翁書

今楨從事南中木之門下推引之力逐今歷日若此楨竊
自循念茂行咫尺之能表見于世所附之能自取之也乃
門下贈楨詩[illegible]者二人解刃

倒屣之事為比彼二人者皆瑰瑋非常之士卒之辞不冐
呂癸能光祭楨度竟老不能副所望故每一讀贈篇輒面
熱門慚汗出而食不下也君子所患患不自明楨杭性愚
魯不可移易而淺中狹度有鯁但發但覩相公之德度若
九垓涵如重溟不見所喜安測其怒乃知大造生才豈之
陶冶大小異器不相効也楨安能若所望哉今歸在里中
其苦俗奪殺欲為書上門下申謝輒罷之茲從吏遂附展
悃私若此始楨得從時本圖從往坐老親念家乃引車歸
即欲發去會方大暑怯而不敢戒僕夫且漸頓涼秋非晚
吾土車去也歸而道洛中有留滯之事不敢齎聽意必有

能述之者南北地均第俗人視之異耳此亦其一驗云

與大宰萬治齋書

維楨秦之鄙人也不習當世之故又未嘗挹咫尺之能紙
緣與受乞風久慙近不易政府以論人為職遂引而置之
門上之列斷蓋十年所矣頃者門下佐政府言上復采之
褒口近世縱與若多溢詞而門下殊信之遂上其姓名令
從今世鄙人楨自省無當也宋人有寶燕石以為千金周
客祭而觀之掩口笑謂宋人曰此乃燕石也其與瓦甓無
宋人之識不閑客若哉燕石似玉因以惑宋人楨今者類
之矣由是言之士人出而應世無患其才患不遇知我者
故苟獲遇則宋人之寶石也苟不遇則周人之掩口也功
名之際騰抑淹速顧所遭何如耳豈非命哉此乃楨自愬
之見故以聞于門下諒不斃謂誕也念陵名勝甲于大江
之南而翰林又用曹斯之南從賞則蜿蜒塵塩仙遊洞府
楨復有厭南中者何哉語曰水濱不溺藍田易業蓋世人
之見大都若此矣始楨得從時本圖帳往坐老母念家乃
引車之西南中固楨所願游也夫士之就功名也譬則飲
也待士之道猶酌也滿者挹之虛者注之飲皆至於皆醉
歸主人以羨歟何者平之所致也今門下持衡以待天下
之士近不遂騰遠不久抑淹者非疎速者非肥天下之士

稱平如一口固未有厭南思北者也鄙人楨竊祭門下之
風最久頃幸謁者與入乃復去之甚有缺然之懷以故効
其愚悃仲知遇之感焉西來過洛陽車留而不得前俛三
日乃遂來在行者皆病困今老母遣延不肯南征懼復有
洛陽事蓋非直悔燕者也夫行子在途亦貴所遇矧功名
哉今老母年七十楨四十餘人微兄弟之聯賓主之息壯
西與西卅不南相不得獨冒此不情也方今正隆暑不欲
勞親犯游荀犯秋風首策與俱大從吏遂附牘令付門
下惟留神省覽幸甚幸甚

與都督陸東湖書

鄙人楨獲與公游且二十年其所以傾心仰重者非獨以
私好故蓋誠有公家之念焉天下萬事其始亡命壞之已
而大猾起亂之禍遂以成不可解結乃從古然矣自公爲
司隸閭里之俠不敢掉臂行四方亡命悉奔竄出境都城
雖廣萬姓雖衆門無伏奸人不觸禁前此爲司隸者楨未
之聞方來者未可再也庚戌之秋虜騎環城而掠至紛紛
矣城中人帖定卒無一夫敢夜呼者巡徼京畿威令素伸
也故楨竊嘗謂公以事
天子守三輔既若此矣假令得領節鉞專征伐猶當揚威
萬里之外書勳竹帛之間顧　輦轂之下不可一日無公

孔子所以嘆才難也今者楨從官南中南中清虛幽僻之
區甚與願諧顧所勞勞于中者外之胡虜未滅內之豪猾
或伏此惟公等加意毋貽
聖主之憂而已初鄙人發京也辱公既餞之又復過而送
之眷別之悁良非常矣感嘆感嘆鄙人今尚滯里中念老
親在行不任炎燠凡坐而思秋人言北客若南中非鄙人
意也鴻鴈起時行矣當與俱順毛易托幸惠德音

與少司馬鄭汇浦

鄙人楨竊聞先生之名舊矣恨恨不得見及睹世之論學
者率空說無事實至高于秋天行卑于洿池楨以爲此弊
且陰壞天下之俗安能勵士氣哉頃歲以來學蔑上講門
下接其論議而稽其蹈履實行本之實學振代之通儒也
乃悟鄉楨所睹者皆假名號以漁奪勢利孔子所謂紫奪
朱也則聖人且惡之矣矧區區之褊心哉先生之論主在
務廣大乃能包藏天下之物而就其功然此竊學者範圍
耳至欲整齊條貫振起頹墮誠非嚴毅辨達之士靡有就
也故廣大之德譬則海也嚴毅辨達舟楫以濟之也不有
舟楫海固善溺人島中所產人安從得乎楨少時習科舉
比釋褐守在詞曹遂從而攻賦頌之事居十數歲戎馬至
于郊於是復講方略論戰守蓋行年四十餘而業三徙矣

前二業者皆致身之具由今觀之何異敝帚末從幾于
國家求士之指然獨念淺中狹度議在因事責効計日等
功然廣大之意如先王所箴誨者蓋不敢自誣謂無也鄙
人所見亦謂方今之務固必嚴毅乃能立事辨達乃能審
幾蓋天下萬事紛紛辨矣勢行必至理有固然答乃合而
不講鄙人誠憂之若更復示廣大拓範圍是令怠弛藉口
混沌比類也聖人之學本之心術必考之事功其學始著
故大學要之治平中庸徵諸位育各公固抱[illegible]然非肥五
日不牿之號太了無稱也[illegible]先其所[illegible]而後功業若
鄙人之論以爲極功業乃能[illegible]作用殊

途耳先生常言鄙人癖項不肯撓令之言又堅持矣項聞
黠胡不忘內侵則計將安出先生昔守平陽務不犯平陽
境者用嚴毅辨達為治故也願且緩言處大亟述平陽故
事與諸君即得上計又安事徵調以募奇士哉別來僅兩
月念未嘗一日不在先生之左右誠有所係重非私而已
也久客初歸人事劇于蝟毛從吏還草此申臆并謝臨岐
眷眷之情特方懼者不敢開國且坐而望秋以老親在行
故也洛中留滯其事難其悉又言之動心故弗以聞

與宮允尹洞山書

二十年來凡公所遇損者率兄弟之情休戚之義非若他

人翊翊徵逐修外體而略中情者也損今者南徙本非意
望中事獨以公為私交立名譽不顧其實人信公言因為
損重卒之令有光拜所謂誣不為王指鷙為鴻何以光上
壁梗南北也愧之愧之公贈別之章獎予又過視者頗頰
其私然以詞高調古至覺目怵心悸有為相賀者亦往聞
品必非煞下鄙人自省何有也初得拜時本圖南為官老
親念家遂引車之西何悟途次多滯燕秦相距不滿三千
里既月餘始達敝廬可以信行路之難也久客初還人事
劇于蝟毛從吏歸卒卒附言申謝賤門謹存覲手遂分寄
自是南北東西渺渺絕矣獨奈何不沾戀長日下快甚不

能攀鞍去荷望見秋風即先鴻雁南矣我家當華山下誠
樂此中亦有苦既塵心未斷則淹頓未可也

與內翰林平泉書

自僕與吳中士大夫游吳中信多才彥至其渾大堅朴之
賢由僕所睹識者則公一人尤焉莽鶴巍一二事皆他所
珠傾丸轉不能須臾守而公植踵于地不少奪移即在古
昔且稱絕矧季俗末流哉僕涉世脊脊不能周容不知公
誠何謂時時接引于其中諒有合而僕自省亡有也僕今
者南徙本以諸公推轂之故諸公尋故事許以詩贈而公
不首事先登他公之什安為媒哉望之望之僕今抵家五

十日矣久客初歸人事劇于蝟毛念欲京時公所眷眷于
僕者實篤恒情此誰能忘之哉從吏還卒卒附言申謝初
得從時本圖徑往乃後以老親之鄉念奪之何悟途次苦
滯燕秦相距不滿三千里既月餘始達華下可以信行路
之難也日下怯暑且爾淹頓苟望見秋風即戒僕夫南矣
于時征鴻甚便幸惠教篇不任翹跂

與內翰吳淳峰書

語曰人之相知所貴知心豈不信哉往年鄙人與足下游
第徵逐于館局之間修飾于節文之細足下固斷斷謹朴
[illegible]所謂見其貌者也頃歲以來足下以鄙人可與語乃時

昨顧問一過未嘗一不移日也則澤峰君者蓋若芝之伏莽王之隱璞內誠有餘外示不足僕今觀此其深矣嗟乎今之俗儒播聰明者非少譬猶爝火久則竭焉與足下不同年道也鄙人涉世莽莽不能周容頗獨幸于足下豈其中稍有合邪何眷眷若此也發京時辱詞林諸公之義至重而足下且萬之至與抑與瞿君並同體此之爲情鄙人未有當也恐汗恐汗久客初歸人事劇于蝟毛從吏還卒卒附言申謝始鄙人南徙本圖兩適乃後以老親之鄉念尊之何悟途次苦溢藏泰相距不滿三千里既月餘始達敝廬可以信行路之難也以或足下所欲聞故畧道之詞林故

事行者率有言贈今卷留瞿君所而諸公之什莫先登者足下肯爲媒乎望之望之

與趙郎中子樂書

里中來就任京師者非少至僕所與深者獨足下斗非以足下有私于僕誠念朋友之道衰矣率勤微逐飾體貌比休戚一不相關若足下所以惜僕者皆骨肉之愛朋儔之德故今別兩月隔千里念未嘗不東北馳也足下祇行好修顯名于足下然嘗不償行今抑數歲矣僕不能爲知己推轂蓋力弱也中間幾危而失榮路而今者不啻二三此殆造物者主之耳當足時足下恪僕有二心不念風好僕非敢如此也蕙蘭植于中逵芝蘭隱于茂草所居不同其芳臭殊矣足下即不與好爵據權要人固重之今僕所耿耿者獨謂足下甚抑而又久淹且合分庵領一郡猶得伸手足終年抱獄聽官長論駁宜鬱鬱不樂發仰天之嗟也歸來僻處絕不見邸報竟銓司必有異論以素望下之也僕今坐塵溷中思欲解脫南圖然又憚累老親不任蒸溽且坐而望秋非淹吾土重去也歸將經洛中洛中主人留三日乃遣其事雖具悉且言之能令聽者動容故弗論僕發京時足下戀別敢切今老親亦感尊堂太夫人之愛語及輒嘆焉臨書屬僕謝通家之情有若此者未之數見也

王氏存笥稿卷之十五終

信行路之難也申謝稽于今日矣此惟亮在幸甚

大中丞東洲屠公書

維楨關西之鄙人也不閑于詞賦之業而又不達于當世之故顧獨好慕天下之長者故造門下數見之誠有所感慨非私而已也今天下風俗視古昔益矣趨時者為賢雖有衡蘭化為蕭艾大風東至物木西靡者也獨翁抗身岩廊之上撑柱頹波之間固所謂孝葉之孤標搢紳之鉅範也楨每一造謁輒自嘆喟以為邦有老成風俗即弊猶當賴之振復而私幸得待朝夕亦幾無罪不謂適至之倅突爾南遷歷如昧子背月而走暌途鮮不仆矣近世少俊崛興遂高自盻睞而無哲人其亦不脂乎天地之大數也楨家在華山下問山下老人云其先下父稱華陰谷中生松柏高十尋大十圍者常數十章今北山童童矣今樹有稱高大者曾不逮古之十二三嗟乎物產若此人亦如之氣完而渦物盛而衰其大數使然也故楨竊惟長者之風甘蹈形跡之嫌至數造門下者職此故也而茲遂乖其相及哉始楨待遷時本圖徑往于老親念實乃引止歸日下正者快而不敢問僕夫且坐待秋風來[illegible]前期令上門下宗明今昔之懷如此臨發[illegible]人出頭有所[illegible]不宜捐介之邪感之慨之人言南中非北客所

宜比客往者多苦之楨之意殊不然也

與貞體忱書

自入南中數求便使托致區區乃竟不可得形跡誠踈至其意則甚懇也足下負清才實學以博一第不啻拉朽乃頓屏蹤如此嘆恨嘆恨然士之遇即賈之售皆欲其適時欲其遇會足下亦惟勉崇舊業以俟時會而已渭南三君同科登第邇所稱賢此又關地氣論也人言王華峯守吏部不肯歸必請一官乃已斯計亦未為失五泓孫子道山西省其父官所歸時幸致區區之忱焉老親不甘南中水土諸侍人皆思家乃遂與歸因附書托申慰鄙人自涉世途二十年矣厭厭倦游日下且圖請告獨未決其能遂不也

與郭宮庶東野書

去秋九月在家臨發之一二日得順天試錄乃卒卒讀一過則甚嘉嘆以為秪南中當為書致賀既入南中却徘徊顧慮有懷不得輒達遂稽而至于今乃足下不惟不罪更復惠問到僕若以僕為知己眷眷依依比于骨肉僕誦之太息焉夫自交遊泛泛海視踈數敬怠關散要也蓋往往然矣僕不肖僻在江介兀與足下俗者懸絕貴賤人乃獨維念于不肖去恒[illegible]千里矣適[illegible]氏[illegible]坡大人以太常

卿掌成均矣乃足下猶被舊銜署詞林位望誠重而爵號
不益其如悄何哉升沛岳宮庶幾投日歸數奇且謂之拙
則足下亦若是矣卒之拙者勝也自僕居南中彌歷九月
漸與水土習矣顧老親居未幾何每食輒減一器形神損
消僕爲之懼莫知所圖會從兄以壽老親至因并與俱歸
家人在侍者皆力疾從獨僕煢煢守孤邸耳逮茲盛夏暑
氣鬱蒸令人喘息不休西望華山中有玉泉石室恨不羽
翼飛去坐飲其側仰臥其間也顧嫌于李下不敢言耳竟
浪有言時也偶值風便聊布中曲頃之更有請焉

與翰撰郭泉南書

王氏存笥稿卷之十六　　　　七

初僕入南中南中縉紳大夫之猶爲僕稱南中錄美好與
僕所見甚同隋和之寶世所稀覩見　之未有不驚且嘆
也僕居南中久與水土漸習獨老親居未幾何即不習其
水土乃輒早歸家人在侍者遞病漸與罹有脫者僕爲此
懼盡遣之從而去迄今獨僕一身在耳江海羈孤鄉念時
發第嫌于李下不敢言耳頃之當有請也自僕與足下別
且一歲餘矣乃猶守舊銜不肯徙何也京兆李公至猥辱
惠問眷眷鄙人若此久而不得便因稽裁報忽而便卒卒
布私實不盡中曲也

與大宗伯歐公書

客自北來者輒道門下今日受
聖主之知者甚深而眷倚又甚篤夫從古以來豪傑抱奇
思欲自效者豈少乎然苦不遇竟徘徊而靡所如今門下
可謂良遇遇矣誠知
上德光昭靡闕可補然爲蒼生計則甚費思慮傳曰夙夜
匪懈以事一人則門下之謂矣禎自數之豎儒也闇汭顓
蒙百問百缺往在京師時以其間造門下得博牛言片語
之益乃今遼絶遥遠不相及是益之孤而重其愚也有足
不得至於前有耳不得食其語則惻惻嗟焉南中諸省事
簡咸以其興發歷諸勝區此其故事也禎居南中歷九月

王氏存笥稿卷之十六　　　　八

稱久客矣彼諸勝恭置未始一著屐其間斯非其興淺固
有所分岐也初禎南適也奉老親與俱居無何老親不習
其水土飲食減形容變思歸乃遂與之歸諸侍者皆遣之
從斯本以順親欲耳比既歸遺禎煢煢在旅每念一至痛
若劊剸南中勝區盡高臺崇巘登之秖以沾遊子衣耳故
求日塊處不歷一奇坐此也禎受性朴直不能飾虛詞僞
狀厚紿長者故今倒腸布之亦以門下知我甚也私復自
度年之安所長兄並不能疾當引大目柏有先人未邪之
事積三十年然然而莫之[illegible]所爲[illegible]不敢言少
之之而更有[illegible]

與南吉士叔後書

先是半月間且有中祕選竊以爲里中士今在第者固皆俊奇然如公尤举举必在選中無疑俄而報至見公列在高等私心蓋喜之甚同州馬先生負聲有日乃與公偕出入足稱聯璧當僕讀書中祕符孤獨而靡所與甚苦之唯兩君協心邁往不嫌于相下可也故事諸館人相聚率談幽奇消永日如此以爲常至本業則廢之既而散館分曹服事不得理故業則大悔以爲前玩愒也僕抵于今二十年矣念及猶復悔之固謂時壯歲耳又所與遊者悉海內才乃不相砥礪而事汗漫令顛毛種種竟成腐儒河清難

俟逝水不還老冉冉至矣奈何奈何得報之二日會客親柳子北上附此布悃柳子獨馬來告輕齎因不以幣往當圖嗣申僕自送老親歸家人在侍者皆從惟獨孤影在羈旅之子日夜思歸而又有先人之宅兆未遂改厝卜之今年爲吉期少選且欲疏請遂所私也

與唐脩撰小漁書

頃見邸報凡　朝廷所以卹勞庀者厥典甚備而足下爲先人伸彰揚休者亦甚哀切無以加矣仰之賀之嘗竊　本朝大臣得謚文襄者合生漁翁老師才四人耳決自勸學好問曰文因事有功曰襄斯兩言者漁翁老師實有焉可謂斯名稱情者矣僕自童年即侍漁翁老師之教恩德最深厚乃不能私一語以紀其盛誠甚懼焉卒之不可已也奉委校漁翁老師集迄于今未復非有怠也乃去年還里里中人事沓冗既入南中老親以不習水土思歸又謀送老親歸家人在旅者亦漸漸與未有休已又遣之從老親歸坐是思慮紛披不暇所圖遂稽而未終畢耳惟足下有以亮我也緬惟侯芭剛發中說之指是師言而門人傳之也則僕既叨爲門下士安可竟泯默乎幸毋爲怪當此之時私計足下當發而在塗今比部王先生北來或與之遇因附區區若此竊念漁翁老師有百代不刊之勳

坐滄娛故乃幽抑至卒且將終焉忽而足下崛興本表陳情灑淚叩關於是上爲之感悟悉從其請令先人瞑目忘士壯氣南中縉紳大夫之獨咸洛洛以爲歴氏有子且以嘆天之所以報善人者顧有遂近來或甚式也僕日下將計請謁營改先人之兆果遂所求則蹤跡日隔握手何時言之於邑每憶令弟先生負才不售殊爲之一兒爲道惓惓

與浙江巡按趙子書

頃聞使節抵越中乃即值海寇之警其艱亟將領諭剌勇伏想當寅不諱若是則乃

天子所以遣部使者意也若部使者雷同不肯涎腸論事則寔與成于下人主孤于上耳目塞聰明蔽暴骸累丘山而

上不知冤氣蒸雲霧而主不見從此而天下之難起矣僕甚爲憂之夫天下猶家也家大人克家嚴矣乃諸舍人連衡以詐家大人久之家計損家大人廉知之則罪諸舍人逺其罪舍人時家計已莫之救徒令其家大人苦耳夫爲人僕而詐其主與爲人臣而謾其君者則何以異焉今海寇之來也於越中既如此於吳中又如彼此人人所悉也彼二三君者乃倒心反舌宣爲謾語期惑亂聽睹此爲身

名誅則完矣顧獨奈百姓之殘毀何今公家財賦專倚東南其在東南獨浙之杭嘉湖吳之松江五方乃居最耳適遭創者正坐五方五方困敝財賦不出公家之用乏百憂因之而作非細故也侍者持寳器不謹則怒而叱之令加戒人臣守封疆不謹顧與之文其咎亦輕重不審之甚矣僕觀今日封疆諸臣獨王君思質可耳其忠憤發足以激壯夫其腹腸洞豁足以親士卒突至之患即不能一剗後事之効要之且半收也昔王君在薊門其時總戎何公者亟稱之以爲萬人之能何公之才海內無兩乃稱王君如此意必王君實有之也公見王君直引大義感動之倚闕中生言人臣之道貴勿欺而已王君本赤心聞吾言當裂然失顔愀然變色蹶然起坐躍馬杖劍所向無前矣語曰風不激不鳴士不激不成此類是也往公按吳南會有沅江之變公竟與定之今按越越後坐寇擾微公則孰爲蕩平之哉僕嘗譬公爲大醫倉公焉所至輒解藥囊療病者故曰倉公之門多痿痺非其遭遘使然也固身所當者應若此耳不奉顔色五易伏臘有觸輒念之然即令得相面所與談亦止此其他岐拳離合之悰人情二毛之感皆屬私況不以聞足下目前皇皇拯焚溺爲

天子恤烝庶保東南且不顧其家奈何云交好哉

答姜僉事書

自鄙人入南中客爲稱足下賢者蓋數百然未有驗也居無幾何而海寇至所在大城危小城陷靡不得意然唯獨海鹽完問之海鹽所由完者則足下在城中握帷帳之籌而又有湯參將者與之勠力侍騎乘城拒守寇嘗三圍海鹽殆閲屋集數十則任必拔然竟不能一中而墉之隼則足下之智略勇力彰矣今他城皆若此則賊鋒挫必遁賊見他城悉懦軟不與掎角獨海鹽伉以故數至闘傷之忝常鄙公海鹽人也爲鄙人道之其意欲鄙人信客前嘗賢足下者果有今驗非諛言也[illegible]上海亦上海令懷印

亡徒宿縣門閒無人邑中人見今亡立盡奔竄如雲雨散馬賊入以素所聞二大姓盡掠其財而去殺傷數百人已而今還寇復至今輒復亡寇過縣門仍寂無人乃始排門入吹火燒廨宇門樓皆空而上海民亡者甫還寇俄復來不及避皆伏任鋒刃積尸而者任陵卑者谿澗爲之不流比三至而邑中室屋空寇掠虛囊去矣夫寇三至上海輒得意及三至海鹽皆爆答乾糇而歸則信乎足下之賢有力也大倉被劇任上海後大倉人爲鄙人述其事尤可扼腕方賊艦泊海口時才數艘耳其登岸薄大倉城者且不滿百人大倉守臣怖于猝至則股栗不能持乃掖而乘城守臣從堞間望見賊鋒橫厲須臾而逮矢左右皆笑之其有以事白者第瞪目視口禁禁不能語頃之稍定則又扑擊施威用蓋其所若是則大倉柰何不殘今大倉三關皆化爲灰劫大倉村落皆爲灘郡北區本之説矣守臣故也或言潰矢者爲甲又或謂乙久之當有直歸矣當是之時設令足下備大倉且不當于海鹽其智略異也今寇留海上業三月餘矣諸公賢有力者不能嬰城收保不及百姓十創然蘇與寇一創者也其不能創寇者有説四焉夫兵不素習將不知兵一也我衆附賊爲賊之智而張其勝二也巡視憲臣權拘而封疆遠權拘則不能任事者不聽封疆

遠則緩急不相救三也封內士大夫生長江南不諳兵謀然好鼓衆沮事執役之臣往往搖于邪説怵于後患有作輒輟之四也斯四者寇所以敢犯久留橫行而莫之遏也以余觀今日之勢參彼已之形寇欲去則去不欲去則聽之卒無可柰何至爲畢日計則鄙人有策三焉而練兵卒籌軍食不與也三策者以巡視爲巡撫開府于浙之省中而以巡視爲帶銜以福建附屬之既已正名巡撫則藩臬有司咸聽期會軍餉民兵咸聽料理遠徵近發咸聽區分於計便此一令疏請置總兵參將是矣而未指其總兵建牙處所愚以爲當置之閩越壤接之界海道之衝而諸參將列皆分屯于海上者散若星羅會若蟻結有警則督所向分戍參將擊之賊安得登岸然非大破恒調力伸軍威則軍吏不肅士卒不爲奮此二江南法網之弛特甚乃仕者率用寬和爲治故至此夫嬰兒好弄家大人不痛呵之不止況馭民乎誠取軍法戮不執之民則誰其通夷而躋海不在三尺務以鋤奸慝之吏則民又誰其甘心弃業而化于夷也此二至若練兵卒籌軍食之兩者固稱要領則既立撫臣撫臣自舉之既立總兵總兵自舉之此謂溉其根而枝葉自茂者也凡今兵械兩地戰卒皆閭閻好點子弟也彼其酣呼于市中舞稚以示力一旦劫敵即奔首竄

矣不足稱俠客乃驅之逐次適足損衆明怯今酋人抵掌
笑耳非計之得也頃閫寇兵爲衆條而東條而西不可得
而制要之城守爲是下令曰有警壬卽入收保近者歸城
遠者屯結卒不使重傷而已若欲剿賊令悍不更祀則異
日徐議之耳二三君子未可徒夸詡詠世以慱哲人之笑
云王思質者鄙人雅所禮重人也其才智敏速腹腸廓落
足以立事功顧覗事之日淺無以應卒然昔慈蕩賊壘幾
不使寧是亦一奇也他口雖啾唧不能左王公之計乃王
公顧若懾者呶呶効兒女子争言嗾于相勝豈豪桀任事
之槩哉彼言平巢蠆延者此昧子語耳有識者不與理也

凡本居爲巢次舍爲壘今王公所焚蕩者賊壘也安得稱
巢王公不持是爲解乃輕擊豪首騶詰禍因紙以攄怨深
辭而已是不自明也若見王公爲道區區如此云使以嘉
論見餉荷擴取報逯此答焉因念鄙人廢公家錄且二十
年矣歲守筆硯間幾尺寸之功方今天下之患北紲于胡
南困于倭乃不能効請纓之志亢行戟之役第塊處談
猶之孫子言孝夔人論步辯說雖詳詐終非已能有也甚愧
之思去卽忍不能夫將壑髮命類翁其時可望延立不𡡉
初鄙人入南中蓋與老親俱老親居五月不肯共水上輒
北歸嵩宦許從鄙人於共守孤邸耳少選亦上謁去矣

此爲私況以足下或欲聞惜其之

答敖祭酒書

初得公成均信輒有書抵今計必達之然所白者主在
辨人材進良抑僞以返敦本之風而已此雖公能事而僕
猶云爾者謂敗鼓之皮倉公不弃亦藥籠中宜有物也僕
居南中第塊然獨處往來甚稀日惟舊故之思適秦翰札
若以僕妄持孤稜益務不可下之節者僕非敢若此也僕
猶夫故吾耳顧於南中不宜且南中亦不宜于吾以故人
取其近似者以爲名曰伉厲守高也且僕𥼶亞朴略受性
已定循僕之貌脩幹廣顙昂首撇看揣摩闊步皆造化陶

治不可移易古之挾仙術者能蛻人骨不能易人貌卽學
者惟因性而道之因似而成之不能折強爲弱反陽爲陰
今公責僕勿高勿卑擇中而居之此乃休戚之情骨肉之
亦惟其儒仆故望之若是僕于書三嘆爲亦當有以忠婦
之効犂聞于公者乎昔有婦曰西子者里之妓好人也一
日西子病心疾乃捧心而顰爲觀者益以爲豔此里婦聞
之亦捧心而顰家人見之詫曰此何吾家婦也今何僑而
化爲鬼也今令僕于古素所不挾爲好猶自稱人繼之則
化爲鬼則家人駭矣僕何如而能也古人有弦曲鉤之直
敬收任策歷有敘令僕詢之矣然見不能矯而曲或其

司命主之江河在前故驅胠子踏濺也僕三嘆白者流期直其說而不下念俗與性遷性不變竟將俗乖乖者獨立獨立必搖聖人貴見機所以避伐木之殃華山岩洞足栖吾軀滑水清流足濯吾纓竟托之末畢矣彼其當軸匡世追還古昔則有諸公在焉僕藉是得安枕百年幸尤甚也唯勉策劾時慎家景光至懷至懷

與孫監察書

去冬十一月入南中而吏部萬君以公書抵鄙人並有清既萬君且言公所眷眷鄙人者甚篤誠甚感焉乃遂訊萬君以公之戎政云何萬君具數之一一皆可嘉嘆居久之

江西士夫在南中者咸嘖嘖譽之當此之時公聲名甚振赫南中縉紳之倫無不知有孫清軍者尋得邸報以公代徐君按吳中乃江西士大夫即又為吳中士夫稱賀吳中賂塏旌節若不旦夕至會游宴助勸莫肯將之一戰益思公來採填閩既至吳中士夫乃引相賀以為得正人將必上書

闕下明功罪信賞罰成黜陟而肅疆域也唯公闓之以副吳中之望而已初鄙人在公告也輒欲修報已復念天上故人坐當書甚衆恐有往有不至則疑怪生焉乃未皆揚之斯固鄙人隱衷亦幸公能炤察之不疑怪也鄙人今獨旅在斯先延老親居未幾何不習其水土思歸乃遂與之西室人以下皆從唯留至親一人以共朝夕茲謀又欲歸省曹今寂而客懷又惡南中川嶽雖佳勝未始往眺聽可以見官况矣日下即計請告退依華山畢叙水百年之願自古以來未有背親逐祿得稱為人者也會晤無期聊此代面所未具者嗣陳可也

南吉士叔後書

是月初忽得榜目見公嵬居上第喜甚喜甚蓋荊璞數獻而今始獲售也僕又以造物乘除不爽毫毛且以尊翁老先生之才卽坐致公孤何有焉乃不竟所至輒令謝歸謝

歸未幾時而公遂振起夕秀不脫則朝華不披其理固若此也自入南中求一便人托殷勤乃卒不可得而公向惠覽雄文義在笥中未由以達以今視之則卽得無卽遺為荃蹄可也南中山水佳麗人事清省僕甚安之顧風土水漿北人不習老親殊不樂此從行者遞病遂起皆思歸僕睹其若此恐非安處長久之道分家兄與長兒三人者來旦夕且扶老親西去從行者皆與俱以順其欲慰其心既去則僕乃獨旅矣君子出而仕也至離弃骨肉獨任宦寮不數為人少選之間亦投劾去矣不可少我以託設也此時得又翁老先生在渭上已久待敝谷回思附書候之且因

爲賀焉初南中二署之道論而未定也有祁黃門者先爲
保寧推官與尊翁爲寮當從傍力株之而蜀士夫橫加口
語不肯捨黃惟予咎跡去十日所其事始得于外而僕又
新旅脉脉不敢吐一詞此不可不謂數也僕以蜀士夫力
能排保寧太守令不得至公孫不能抑保寧太守之子令
不得舉進士也笑之笑之日尊翁官路四品年及六旬此
亦其可歸期也矧又有公振其後笑口恒開自年不啻
在今閣中若君家者能有幾哉鄉里衣冠居南中者絶少
悵抱不得屛聽悠光範不任神馳

與王給諫子儀書

令者足下入瑣闥稱夕郎踐清近之班矣假令太公先生
不釋兵柄依然大司之位足下能拜此官乎不也僕以是
識天道乘除不爽毛髮多寡修短之間衰盛推均古人不
矣至賢而稱玄成者何也謂其能嗣緒也足下溫慈沖粹
稱者若出一口而又少讀父書習識當世之故今其言事
靡弗中者銓衡於是號水鑑矣僕居南中久水土漸習獨
老親至此不習水思歸輒與少歸諸不習者咸遣之從抵
今惟僕一身氣乾守孤耶山依山不得往而其將諸人又
踪跡越絶行懷未由中爲之惻然少選之頃欲求使上書
請告退依親側非百年之願至則吉公遂之也往六年爲

序迄今未就坐旅抱甚惡惡言之不文不足以揚大人光
紙以暴陋而媒笑耳以故其重得罪不辭焉適屬草藁未
定期在九月中致之洛中得便更具一草致都下也省宋
羽書四馳所在告急獨且奈何僕欲作華下逸人矣然猶
不能忘國難不欲令漆室女鄙我也

程少宰書

今館中諸俊得翁以爲之依歸異日者策勳効用顯聲名
于當代則是科薦㳟然稱首矣翁講聖人之學主在正心
術以出治功不嵩而于文詞辭律之間非弃之也意以爲
枝詞病道含毫損神在昔楊雄身自爲之乃後悔之曰壯

夫不爲可以鑒已往楨在館時日所誦習率皆聲律文辭
之技至于今猶然有道之士又任吾往不肯覺我之非夫
孔嘆逝水墨悲染絲蓋謂其弗可還也楨於是有惋惋之
據矣館中諸俊始一出門駕車即各覓路不聪于南北何
北辛歎南中頃有海上之驚諸大夫咸罷游眺嚶侶和徒
憂之而後世者世可以信誤世者果文詞也方念天下之
患而既困後北之客則中而横加以梁宋之盜蓋甚紛擾
矣翁以社稷爲心其所慘可知且欲紓目前之急兀何爲
謀翁宜有上計當早出之海內之所倚賴者非淺鮮也若
以問社則比之翁少不効一劃與事付之時塗踪跡托之

倉皇俛仰宇宙無任汗顏適馮臚石子告北上因候起居
并具中悃若此惟亮荏毋坐為誕幸甚幸甚

董編修書

僕不肖所與游者盡湖海之士當世之英也至語知己若
足下深者誠無幾何頃秦與翰顧後盛推僕言僕故有者
僕不敢居言僕必至者僕度竟老不可幾覬為知己者誤
猶若是則信乎知人之難也南中諸省皆聞寀寮詧諸大
夫皆役其力攻詞章之技僕見作者雲蟲錯如綺繡而我
乃蕪穢不理欲以並驅作者之塗難矣以此遂弃舊業罷
之足下期我以究會勉以極趨等策跛驢走千里責燕雀

而為鳳覽非其質矣足下賦財瑰奇而又高蹈古人之軌
一時操觚之士皆謝以為弗如下之今足下所推引僕者
實足下身自有也僕安能望之哉頃聞邊關告急梁宋之
墟又多白距當斯之際則空言罔功雖有健筆不如鈇斧
乃知投硯男子本有超曠之見非徒與於激也今宇內多
故司馬之法置而不講則患安從彌願足下念之風毛正
順時惠德音懔懔

與孫季泉少宰書

當夏之季南宗伯上先生之北也附具一札幾區區之況
并以賀君家世史上接龍門司馬之芳他咸亦具為王先
生既發十日所客有言太夫人卽世若僕聞之以為太夫
人徒甚宜不止此已又謂今之年殆凡近百歲矣此百歲
中身所享自所睹者咸快欲之極歡紛覩之盛事要當以
日准月以月准年所謂百歲身千歲祿也仙人行游雲間
又且厭之猶欲下觀人世若太夫人者乃或厭人世而上
游雲間者邪諸君勿過傷此哀中有至樂今之海內未有
兩也居頃之吳博士以公苫次書至覽詞甚哀甚當此之
時猶念夙昔不廢投報則惓惓之誼誠兄弟弗若也已而
此部邵君以公使并還書至中督僕風易傳文也與苫次
書語同往僕作傳時亦甚費架搆今雖欲傾易然意脉卽

案必更作之乃可耳且駁僕傳訛者有三有貼說在其行
間僕兩來時悾偬適檢笥中忽失之煩公更具貼說以示
我我將因之而刊其訛也夫史以記事以服當今信來世
僕之言不足傳且無虞來世然亦欲服當今乃逡巡引却
而至勸往復坐此故也公其念之貼說果於冊中得之卽
以歸使者手當如公令以傳托陸子致之姚江為僕自老
親返于鄉意翩翩如懸旌而靡所栖薄凡歌詠之生由情
性也旅況若此安能出無情之語哉前附王先生書槩具
此指私計王先生至日而公已大祥書必不得達甚為快
快今公使郵稍必善郵中曲故稍紓和而公往又為雪期

圖益助之高也在今當伏塊請謚之時不敢請稿見既畢
喪猶欲一見之也公之仲子小史於其別時令宗誰氏詩
律或慟甚不及剌剌語然家承有素習能諳之也僕無子
然見他人有子如無子今公有子而信有子也遠久情多
不獨如紙上云云者公亮之不

孫都督書

在南中客有傳太夫人仙遊者諸大夫咸以爲榮謂其老
壽而多福也適奉公訃哀楚不自持若欲無生過矣僕觀
今之世家固未有等埒太夫人者遡求而上惟西王母之
年差勝耳然王母獨以壽稱而太夫人之子孫繁盛顯融

照灼當世假令王母而在猶且健羨謝謂弗及有母若此
爲此子者誠甚榮之今其亡歿誠甚哀之然未可過也公
昔以家庭議歸滄歷十年竟未果大以爲恨此孝子之情
也事既往不可復追聖人之敎孝我二者而已矣伏夫子
依母是也顧世網糾纏不獲自遂獨且柰何公以愛故謝
事而南以其印佩公子茂才蓄志在擗痛銜恤[illegible][illegible]得之
良得之奉命督傳僕愧汗之甚第所爲延款於月輒不即
易皆以失原駁貼說未知所以延處煩公並貝以示我我
將因之而刊其外也太夫人櫬由楊子渡過揚將非遠洪
不得拏舟往何以申絮酒之忱哉且有不珍之品當以一

介行稱曰充祖道之奠焉幸與火之木前達諸幽杳庶幾
鑒愚之忠誠焉

與趙太守書

去冬當僕南趨而在途時乃即聞公領保定列三輔長矣
私計既抵南中當問便托致區區不謂諸在行者一入南
中遽病遽與未有休已老親見其如此殊爲不樂又水土
異習且每食輒減舊時一器乃思歸乃遂與之歸其在行而
病得起者乘道之從私念糾紛問遺都廢以故賀書不至
于公之前坐此由也乃蒙顧承嘉訊故懷沾戀不思暨書
僕蓋有作求焉方老親不撫京時得數與尊堂太夫人會

因遂忘其家及居南中老親追念尊歡輒悽然愴容焉茲
云尊堂太夫人念老親不能置不知老親固念之甚也僕
獨子而老親年又已高乃令分之爲兩其未能偕何既已決
計請告而中原路梗怯不敢使使上書有頃少定當令馳
夫私願果諧奠瀛海觀者未之肯下也且僕頓即頹暮狀
貌精神減若六十歲人者卒之安所効立不如早自竄謐
退依親側畢效水之私既不能進親之至與念母並埒然
以廣白歲則有餘矣君侯適年又身且完福其於胸中藏
有不帶芥蔕樹穀列用訓明昨乞聖至聖保且作岩下人
矣度自不能營衍二二知己有能嵬然與埒然根者又何

必聲名由已出也具有不珍之帑附申前賀與贈焦君詩
並往詞既弗良而修諸又後恐愧恐愧

與郭東野書

近得邸傳見公晉位宗伯崇鉅矣異日者嶼欽之司將以
次延登焉前例可徵也自有是開南中縉紳大夫之徒咸
一口稱之以爲宜然君子豈可以不務素哉僕以老親歸
以神與俱西今所存者形耳頃之且欲適志不復懸人間
事矣獨惟同館諸人猶多湛滯未起豐城求新戢鱗于埋
苑右新高平冑足于史局閩縣困于成均德州厄于納言
此六君子者皆以卓犖之器伏于積薪之下白日易沉河

清難俟老冉冉至矣嘆之嘆之江海覊孤後會未期聊展
情愫用代面談云爾具有不珍之帑在別紙爲賀惟亮納
幸甚

與康礪峯書

近得邸傳以公領詞林事晉秩學士蓋甚貴重矣明日
端揆之命將以次延登焉前例可徵也自有是開南中縉
紳先生之徒咸一口稱之以爲宿儒所宜有者君子豈可
以不務素哉僕以老親歸海多寂水之思頃之且欲適所
願當吏白之左右茲卒卒未能也今秋校武之役主其事
者頁稱二俊錄出固必至南中顧僕日夜念一讀之以快

者以爲大海明珠談者傾悅顧見非一人不直區區爾也

奉大撫王先生書

自禎入南中無幾何時即聞公晉秩司農都人咸籍籍頌
傳以爲且當不宽焉禎得之甚喜然不值便抱臆不得申
久之奉有部檄來秖益重禎罪耳其後每見台器長公則
問北去人有不長公輒辭以爲無有因遂蹉跎而抵于今
尺書不至唯門下幸以亮區區也方今天下之患北絓于
胡南困于倭若是者何也不直卒弱力織亦將事之臣未
也如翁既有術望又籌兵謀誠使執事君子疏請于
上授之節鉞于南則海波立澄于北則塞鋒坐銷可也顧

今理案牘論平反非其望矣禎居南中久與水土漸習獨
老親以不習水土早歸家人在侍者皆從今惟一身在此
耳江海羈孤日夜客之寓惆徒令母子相思若耳以故每
懷歸少選且欲請告當更具所私也

與孫仲泉書

使者自蘇州回忽得公手翰則訝焉以爲胡脩而在此乃
後從東橋公知公得太夫人計即不安于家乃遂徒跣涉
江海北走齊魯之郊與太夫人靈櫬從九弟同伏櫬次也僕
爲之嘆息焉頃聞何泉翁有此哭而不制竟殞談者皆傷之
夫有父死中忠有子死孝則人奚恨焉故僕爲故人哀則悔

挾為世終重則大書志所幸也東橋公言太夫人以是月中納之袁門乃送與同館諸人約遣使齎持中絮酒之忱試令及期至由白下望姚江非遠然我不得往緬憶執紼此情奈何往受令為忠烈老先生傳今復更定具在別函中惟執覽之毋罪泄忽可也

與南賜谷書

越使過南都以賜諭見其綣惓惓之誼僕今羈孤在此形影對日夜惟故山之思非滿榮祿誠各有所懷也日下方遣使上書請告乃當遣者忽困瘧不能往須其起則馳矣旅抱甚惡仰見秋鴻南下則輒唾之以為吾方恨其不得

北汝又胡為南也於邑無聊之中因追往事以告從史閣試每歲八月二日開始其試文欲穩順典實始欲死且清新二者具乃合本式吞高等往亡不利不爾則運體叛度曲奏雅妙聽者弗悅也公論說古昔高踏漢魏以來作者之縱其素所慕何也宜退而就矩抑之使卑異日者既解絛籠不受鞭驅乃滑退津筏高足未晚也鄉中馬先生好古士也見時持是說之□不怪不奇好古之甚亦乖今之人亡有試鴇狂獺慕役存時不同也斯乃以觀矣僕自結髮而好古文詞迨于今且老猶不能望古人之門何與其時好違焉兩不得則一不就嘆慨嘆慨作其時屬病後諸

同好者不能力展區區幸白郡田孫先生盡盡孟先生毋以為罪郡人念未嘗不之二君前也

與全九山書

六月中吳使之燕既已附申問訊之私計且必至適逢鄞客云公得侍太夫人前且三月餘矣私計前書不得達以日月錯迕故也爾者俊舟橫鶩瀕海諸郡悉無安枕之期公歸而省侍鎮恤其私不知有他此孝子之情有道者之行也乃僕羈孤江表離背北堂逐一官之榮而遺晨昏之事將猶謂人乎每念一及黯黯魂銷頃之且欲往矣請公同僕故飢白之焉老親明歲滿七十今太夫人已八十餘

矣皆所謂事親之日短也僕將歸而釆下澤之蘭歌白華之曲公家在海上聞海上距邢丘不遠苟華與神人遇得禁方授長生丸子願分以遺我我持之西也

與孫季泉少宰書

僕今既渡江而徑環闕中矣乃三月中有長女之訃至老親再三督僕歸其書曰我老不能遠遊汝可解官來就我也僕得書惻惻不能忍朝夕則悵治裝且欲掛冠去而會有移官之檄來此甚便歸計遂行此五月望日也且行之一二日而人事俗忽不得取十際為書報知已今 知僕消息既渡江逾淮矣從中上念故人今往且將悠悠哉絕寸

塵不得違可但巳耶乃頓審山亭述近日之況與引身之故如此云在南中既聞伯泉翁巳納之壙中矣尋又言米也果誰然乎僕不能充執紼之役又不能撰黃鳥之篇愧歉誠甚焉見仲泉翁為道惓惓旅人草卒無以別啓也計三年不奉聰對矣積愫莫由展紙上語十之一耳悵惘悵惘

與孫季泉書

僕自南中歸且將白首華下與松桂老矣乃上書不見省而部檄督赴官甚嚴仕宦牽絲不能一割而決乃今又復驅車出谷與青雲之士共翱翔焉非其志也僕覩世撫巳

度卒之安禪旋且返我初服而巳吾兄醇德厚養一出當為縉紳之表執政諸公方擬虛端揆之席以待馬鷁鷁一枝鳳凰千仞則亦各遂所閑焉耳唯是下風戒行李居有頃驛書至矣自不奉顏色悵歷四秋然忽忽若經朝夕唯鏡中容鬢非復故時汲汲乎向衰颯矣明年僕滿五十稱半百人矣濛汜漸逼而尺寸無聞每于中夜聞叔夜孤坐有慚憤之懷焉昔人有抱寶劍不售者則亡之他境謂劍不售且得禍僕[illegible]行[illegible]將仰不去無傷然[illegible]雁之性終縱而[illegible]非敢効百舌反覆[illegible]哉故人也今當[illegible]上[illegible]美[illegible]文肆力于學[illegible]僕見之以為[illegible]氏之玉樹

不嘗也顧入京未幾何時乃即有秋賦之役役事既訖即人多人事擾擾也不得與吉士君語第從吉士君頗悉足下起居耳海寇暫息知足下得安枕玄廬其紀事抒情之作必盈篋笥能無以遺知音子邪僕在山中一年但日事逍遙游不理筆硯久矣乃今八月舉一子此清心養氣之明效也念足下恒為僕軫縈縈之慮附此以聞茲役草草告成事以言美則未也錄一冊附奉覽教

王氏存笥稿卷之十六終

賦得陈鍾岫眺奇俯吳彌故宮荞荆榛清淮流未央千年
王氣還
皇祖重開荒岩城依虎踞飛閣擬龍翔十載心恒往芍懸
詎能忘輿君懨登賦枉我大夫章歷歷陳今昔慰兹念所
當

贈汪氏赴瑯琊四首

初景照城闕迢楊蔭阡陌孤鳥遶樹鳴旦出送征客感物
愴離乖遂往忠羽翮各天從此始喟然叙疇昔

其二

疇昔比廬舍跡邇情復深懽讌共晨夕磬此連枝衾子也

奏楚歌我乃嗣秦音人生悵雲雨誰能堪别襟

其三

别襟一何悽驅車一何速清晨發易水夕税琅山麓志士
無卑業富國在慮淑若其取所同雲錦被林谷

其四

林谷鬱以紆有亭峙其顛昔者酩酊翁樂此著千篇前瞻
滄海流仰眄青雲天壯哉僕游區非子今誰宣

送人之南陽二首

鬱鬱雲中闕夾道[illegible]朱樓[illegible]美人住遨遊相嚮
遙明光[illegible]我向[illegible]立

其二

白水産真人卧龍起南陽運還風教火事去星無光予心
企遺蹤子乃歷故疆賦離兼信古援筆申此章

寄謝氏四首

首夏與君别杪秋忽逝兹天道有變易世事安可期孤鴻
恭南適嗷嗷聲何悲感物惻我衷各天悼乖離藹藹金閶
遊夙昔相追隨讌娱非恒情結義良在斯驚飈吹飛㵎倏
爾東南馳安得肅肅羽奮飛從所思

其二

爲金寧免鑠抱玉豈其身賈生豈不美棄置湘江濱仲舒

遷膠西三策禍之因賢豪恒屯蹇娥眉召妒嗔之子投臨
海抑鬱志不伸古來多悲憤非爾獨沉淪蓄德固無匹揮
翰亦絶倫令名既勿虧得失焉足陳

其三

佳人邈難即言在赤霞岑高視天宇外長嘯揚哀音前臨
滄海波云是桑麻林神理悟變化何浮不有沉幽懷自兹
釋仙侶相追尋朝駒白旄道旅采瑤華吟倘遇雲中翰願
以遺同心上言結永好下言併芳馨

其四

煌煌京洛内羅列十二衢中馬交馳驅纓冕何鴻儒日出

在天池懷里眷昔閟前臨函谷關俯睇弘農郭長流縈綠
澗遠巖擢蓮導其崇望自延跡阻與焉託獨往憶前人宦
成謝羈縛中國遂偃仰頗已嘆不非抑心違故築年悠寂
以寘苔蘚冒綺疏雲霧侵珠箔朔林誠薈蔚夕原信寥廓
曩眺愜真趣今賞成虛諾振衣一何有
君王恩非薄

爲介翁元宰題三瑞圖三首

品物燦殊形至德合一軌軌一氣斯觸形殊類則似伊昔
巖園竹亭亭舒岡趾肅肅霜雪幹猗猗東南美上人伏欲
興靈篠闡玄理七節係蜒伸岐枝雙翼起祥鍾兆果符跡

吾悟同揆鮮彼伶倫遺裁之以合徵既舞阿閣鳳亦躍天
池鯉熙化豈異采調律今在此誰謂嶰谷管復當楚山集

右瑞竹

煌煌白井內芝也挺其神檢剛誠弗爽召祥亦有因猗此
負與翁佐
帝康斯民斯民既已康
皇情豫且親閣曰延恩名界之楚城闕北域未閟時有芝
生輪囷俄而炫彼興識者嘆異中有含長木德亦呑象龍
鱗綺錯非一色微理見古人燕燕石子志將躍懽益振上
以謂乾造下以謂坤珍

右瑞芝

四蓮無停軌迅商萬妍謝盆盈池中萼灼灼長安含孤莖
翠自持雙蒂紅相射芳流䓍因風光深不藏夏觀者摩朝
暮一顧一驚詫借問此何爲靈根結其下氣合株乃連精
通色無喦何異同心人騈存而並駕古人云此華服之能
羽化夷人玩不采但對持杯笑玩之有真契朝吟繼以夜

右嘉蓮

贈張生督兵守衡陽三首

初陽照中壁有客款我門問客何所之駕言趨
帝闕腰佩金錯刀羽旄竪戎軒意氣無江湖轅馬望路奔

張君辨與俠神光躍厚坤願子策高足慰我思所存
汎舟越長江行行佰　陵宮陵宮一何麗樓觀靄雲虹崇
巖翳松柏金闕羅飛熊將軍中夜起仰天天無風回霞巔
林頭寶刀拄雌雄但令四境謐時願冊元功
淮野山盤曲雉兔交同岡驅馬微徒出觀者盈路傍矢發
不虛歸丘石盤使別就岩敲石火炙鮮呼金觴還車意未
已武巧豈窮傷後會此所欲聊以娛時康

燕子磯次韻二首

恭作則久然巳父嘆日來始岡洪不得終稅駕無繳伊余
斷豹姿軟六附隱盈臨此古江流前神蒼岑樹四節逝不

君所賴我
皇見不移同宰同穴古有云嘉靖己亥二三月
大駕親行觀陵闕兹門地道旦冝新祚剏椓爲掃山突兀歸
來始發梓宮舟五月江干非人謀使者還報哀未已吏詔
遣史守其召兹江藏葉俯南州下峰路虎上盤螺企聚之
山何足數黃帝橋陵未可儔中有桂樹枝相結雙棲鶯鷟
將九雛自從罷吏十年周閑臨虎豹茂松楸崖頭石鏡光
閃爍山鬼驚避舞狀啾啾到若此去百不憂伏臘虛筵俎豆
張但恭衣冠時出遊亭碑變作功德在閒駙首簡識蝌蚪
戕聞剡庭以南郎吞梧隔岸有嗣帝女孤千年班竹猶含

悲一水盈盈不得俱只今二聖共六一山翠華雲軿相往還
夜深風起萬壑間虛空珊珊響珮環君也聞之動心顏嗚
呼君也聞之動心顏

對雨篇

西山黯黯雲氣黑日落未落帶雨色夜深亂鴉九衢喧轟
雷滿城雨斜盈覽衣驚出爭門前後各淌如汗樓頭
鍾鼓不聞停但聞王溝濺濺波瀉終此時
上御集靈燭來龍顏閒中明光殿中小欲左右爭
進萬年杯君不見大同時小參行波中紫生

對雨後篇

狹市雨餘花如簇實之百杏植屋後晴日亭亭一株立餘
皮散地垂不枝朝雲靄靄對風淅瀝前雨既足今雨又摧寓
看花意轉嗔立者自立仆者仆我培我植費主人心我堂不
妬翻增陋雨兮雨兮澤何厚脉脉相對移清晝

東海篇送劉太守入覲

渭水湯湯流言歸東海東我送劉大夫臨流酌酒筒大夫
東征氣磊磊聽我爲子歌東海東海天開萬水窟萬水東
奔誰能敗誰能攻赴海門萬水灣環此水尊風雲盡吐蓬
萊氣蛟蜃噓日月根日月逢萊光相映六鰲穩載波如
鏡島樹嘗聞鸞鳳棲斂人不近鯨鯢橫島中十二樓樓上

集神仙絳節搖搖紛閃爍霞裳兩兩剽聯翩霞裳絳節數
不計共向鈞陳朝玉帝水底龍吟簫自吹雲中鶴唳曲新
製一曲世所希玉帝朝來啓玉扉玉裔從此登仙籍方朔
今回近大微劉大夫覲天子萬水朝宗死相似君不見皇
家車書八表同皇居正向海濱起君行會到東海濱蓬萊
雙闕玉嶙峋天子見之用爾作近臣不信試看王裔偷

王氏存笥稿卷之十七終

王氏存笥稿卷之十八

左輔王維楨著

五言律詩

大風

長安正月暮强半烈風吹亂草寒仍細城雲晚更馳翻空
朝勢壯入樹鵲巢危不惜摧楊柳傷心桃李枝

同館寮宿院中

詰久輟青燈宵寒攤翠綾枝鳴宿鳥動窗影將光升人語
雞聲盡風庭霜氣增夫君莫問夢多慄寐未能

別舍弟二首

猶是離鄉淚那堪行更離腸回分手處被憶共眠時行斷
鴻雙叫征遙馬獨嘶歸言好消息聊慰倚門思

其二

雨大作春歸攜花撲亂飛到知無市虎行縱訪庭闈骨肉
他鄉淚桑麻故國非今宵迢遞日征騎入雲微

俞侍御父母挽詩

龐德無聞子梁鴻秖令妻何如越江叟發事總能齊鵲烏
形雙老鳧洲影並栖獨令佰宮史日夕翔哀遲

贈潘使君赴汝寧二首

使君分部所山水似江城[illegible]兒千人望杈椅力馬行吟知

齊封岫政想卧為聲簿領馬能累由來謝職名

其二

汲黯猶為郡黃公終賜金但愁徵拜日無奈借留心舊治
摧檻新鞭續贈言嗟予傾蓋晚相望意何深

送盧子上　泰陵祠　昭聖太后二首

處帝英爲嫡周王姒作逑當年稱二聖此日閟重丘雲慘
蒼梧夕風悲玉殿秋侍臣瞻切際鳳輦必來遊

其二

仙寢金鳧海皇心白露園秋行嚴帝遣夕奠降靈娥鐘鼓
空山應霜天寒木綠知君懷舊德悽斷關雎言

留別諸同館四首

湖海知名日雲霄結侶時相依憐玉樹贈別把松枝何地
同看月因風好寄詩文園歸卧客萬里幸相思

其二

忍別金門秩卻憐共貞時聽鶯穿柳苑歌鳳倚花枝與褒
凌雲氣長吟伐木詩浮蹤難自定延竚有深思

其三

遷轉何須嘆星園會有時烏言天上侶莫折道傍枝劍任
輕分袂囊空感贈詩病來吟力減報謝愧清思

其四

今帝過奕武邠枚盛一時雲龍詵遠漢梧鳳在高枝苦抱
還山癖愁吟戀闕詩莫將司馬薦病久倦文思

慈恩寺納凉用郭東野太史韻四首

地偏人不到曲砌偏苔磯自愛幽真入何嫌與世違辟房
開白羽藤樹掛緇衣毒熱愁無那蕭然一坐微

其二

五月亦何爽東林不傍村微風寒石榻濃木蔭溪孫余是
驅車客茲為避世軒無生如可學捐珮未須論

其三

野外煩囂絕城中車馬紛偶來問問社不是故離群淨院

依風色滸心憚日曛徘徊松栢裏香霧共氤氳

其四

日暮不知去棲禽啼滿林僧沽微月返星向暝樓臨偃蹇
由來性遲迴自和吟明朝又城市愁見土盈襟

立秋夜半有懷三首

為客三看月閒情獨此宵葉辭風裹木斗轉漢邊杓淅水
咽聲床張燈共寂寞鄰人吹短笛不管旅魂銷

其二

去年當此日槳下不为渡鄉月當樓照閒林伴我啼捲螢
门竹外披露臥軒西京洛關山絕秋風憶故棲

其三

塞草秋應茂胡奴欲犯闕寐從今夜廢弓有幾人學霍漢
誰謀國華夷只限山書生空肉食自赧月中顏

雨霽宴郊壇徐奉常院二首

愛此赤松家令予清興賒玉童調白鶴金鼎閟丹砂衣潤
壇邊露花迷洞口霞何當謝人世即爾駐年華

其二

主人識客情歌管步虛聲始信仙家別能令世慮輕青鸞
棲竹院赤石映霞城猶自牽纓冕將無誤此生

送駱太史謝病歸湖州四首

忽謝金門直言尋碧海濱明時豈無意旅病苦傷神白髮
愁中長青山夢裏真知非鷗鷺侶暫與辟囂鄰

其二

挂席下遙津行行指蒼林菱歌醒旅夢鱸膾稱鄉心千里
秋江水孤舟夜月吟和人渾不見霄漢有知音

其三

何處采芝去松岩與石町一蘇司馬病重注子雲經令外
湖光白鷗中戲岫青容米時問字不待卧深局

其四

大湖水上余住中山川不[illegible]情解但[illegible]

月夜孫季泉見過

君有王猷興余慚戴子家過逢乘夜月門館靜雲霞徘擬
來人少詩憐古意賒同聲今復幾莫便轉歸車

冬夜孫季泉宅對月

今夜華堂月盈盈坐玉壺影流疏竹動光滿一燈無城笛
關山調君詩合浦珠不歸非漫興此地可忘吾

冬日過孫伯泉錦衣季泉太史因而留觴紀贈一首

耆靜雖吾癖談奇即爾過杯香雙桂映雪齋二鴻和太史
元稱馬將軍舊姓何徘徊不欲去天地此吟窩

和泉子詠雪之作

天風吹白雪來伴玉人清身似柄梁苑歌應繼郢城亂飄
梅閣重輕繞竹牕明最憶袁安舍期來倒數觥

初度二首

母也彌六旬余今半世人猶多三徙媿未老五雲身觴酒
來燕市氷盤具海鱗朝來稱慶地今日可相親

其二

少小從文墨于今只故吾徒然游鳳沼未是採驪珠鏡裏
容顏換域中風漸殊碧山有舊業將擬著潛夫

贈王懋中太史移居四首

泡水卜遷方宮梅近拂牆氣依文劍滿風淨竹離存虛閣

玄經就閉門碧草長雖然住胥漢何異在林塘

其二

寂寞唯孤室豪華自五陵門喧裘馬過樓望海雲凭愛竹
呼君對道書向友徵不須愁夜讀自有金蓮燈

其三

昔作城臨屋今樓市接門多君不擇地得道自忘喧車馬
朝天路蓬蒿隱吏軒可言渾稀却時有問奇煩

其四

歲宴春將起邊庭青草生閒長繫馬柳細早啼鶯鄉物
吳王劍臣心漢士纓更憐芳調合竊有結鄰情

齋夜同彭孫歐三太史

微微寒燭盡晤語向深宵千響秋驚宋同心暗祝堯窗虛
覺露下桂落想天高漸見雲低戶應催萬壽謠

中秋過汪氏二昆季玩月二首

孤月明無際繁星淡不輝只疑金鏡轉却道玉盤非氣溢
浮雲斂光含白露微無因生羽翰萬里但瞻依

其二

謝庭欣得月長夜坐忘疲歌酒耽燕俗池塘印鄴環憐香
依桂樹聞笛憶關山東以南鴻度君心江漢間

贈李侍御按雲中二首

鄉心發長郊去馬徐遊遊函谷外白髮倚門閭

其二

殘歸殊自嘆十載住長安旅跡同飄梗征人獨采蘭大遊堤柳黑鄉近岳蓮丹孟老應相問惟貧似伯鸞

寄齊侍御

南國得名早因君五月霜威傳江客遠書上漢庭長寒北仍多事天涯憶舊行何時歸柱下高論動巖廊

夏至齋居

節候忽如此端居感慨心城雲看火度宮樹起蜩吟便覺年將半那堪暑逐侵所思在虞帝南吹散瑤琴

送孫生鉞入吳成婚

去矣秦淮水南風喜晉新身近炎帝苑人擬孟家親鳳管臨臺發鷄山引眺頻六朝文物舊未可廢推論

雨中郊寺送郭子

東林君且住急雨濕征衣愁訴恒河漲思存佛日暉惜人頻勸酒釋子解忘機但道沉冥坐鄉山定家歸

愁仁寺集鄉中諸友

各來不得意秋至向難樓鄉思淳然倍客懷何以縱消盡逆水呼宴坐夕陽西世事唯堪醉高情亦倚樓

華學士之留都

君王正圖治學士乃南贛春度長淮水星分太乙垣馬遷元石室方朔木金門即見徵還日懷書十萬言

中秋集汪尚寶舍和韻二首

高城角夜流高宴客豪遊席度覺棠幽清吟落葉秋霜將月皎皎思爲客幽幽可那南樓笛聲聲光朧頭

其二

今地月華流金勝天柱遊蟾蜍臨水靜風露滿庭秋寒鵲驚枝繞鳴蛩破室幽關山未歸戍此夜倚樓頭

白僉事入賀　聖壽却還山東二首

閶闔九重開衣冠萬國陪象隨人共舞鳳逐樂雙來僊醴

承盤露山呼遠殿雷夫君亦至止金鑑錄須裁

其二

舊是含香吏今爲攬轡臣來知戀北闕去擬慰東人海氣賸浮蔡郊情惜獲麟遠遊空復志送子重傷神

贈許氏二首

石城許氏之遷南本帝也王子戀焉又嘆其成其歸也詩並有之

君家鍾阜下

聖祖舊邦畿[illegible]水滑含千門頃

判知仙足仙行矣爲歸時驅車馬相如倍有[illegible]

其二
許子平所好言離懸不窮才華今謝朓官樂舊山公卿月
隨行李王風速去蓬萊有詞賦莫不附雲鴻
送王司成之南都二首
帝謂夔能敎南雍此奉恩容龍躍漢關白馬度吳門道以
先生重名今學者尊舊賓勞
容想博望欲開國
其二
敢云鳳是侶十載溢同池交愛那能道行旌不可隨堂留
倒履處途望着鞭聘南國見春草知子千里思

沈光祿謁歸以改卜先大夫兆
原生慕京兆孔氏疑防山大孝今誰繼憐君此日還沾衣
辭漢署走馬向江關君到悲鳴處佳城在此間
申進士令分宜
申生子所獲少年懷道心手持循吏傳言赴楚江滸敢謂
張華識相期宓子琴彈來無自苦世上有知音
秦維俗宰孟縣
河陽元勝地之子去乘軒花樹迷官路溪[illegible]入縣門孤城
也非俗[illegible]尚[illegible][illegible]城使少名縮折腰未足論
寄興可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登歲淹經術長途阻着鞭逢人惜白髮得官耐青氈上論
推匡鼎諸生仰鄭虔思君若春草徧繞泮池邊
送汪子
出城芳草歇臨水芰荷生節換羈心感山回客路横同人
蓬上國天子在西清萬事憑誰語悠悠悵別情
贈徐推官之西安
故國君爲理歡來却自嘆秦人今好訟漢法本從寬三百
羅應解重關路亦難須君按轡入百里到長安
輓許相國夫人二首
相國能扶

聖夫人勸好賢令名追解珮峻業至回天何悟飛霜月遂
成殞萬年國門丹旐去清淚萬人懸
其二
澗水函谷接青藹歲歲生歸魂今日驚鸞至向來情行望
胡笳慘入鄉縱宿構爲詢河王鶴何日返雲軿
送李明府之任蜀中李父故爲御史
名家周柱史才子漢郎官去[illegible]星隨幰還知鐵戴冠棧花
驅馭緩江月照琴寒萬里旌前[illegible]無嫌蜀道難
贈陳憲使之江西兼訊謝許二大二首
繡斧江遙入白雲官衙[illegible]傳漢氏法威肅恭公稱山雨

城常曉浦雲波自澄亦知文賦客府開幾回凭

其二

謝了猶悲翼許君復縱鱗高賢無下位遠徼有孤臣南樾同人逝東門把袂頻因君発二子離思不堪論

還關二首

許身已南山欸閽謁天關猿鶴堪深怨冠簪亦舊班海元群水滙辰自衆星環聖世誰能隱移文不愧顔

其二

西人皆好武吾亦罷論文昨向南山下時随射虎群趨朝寧猶禄在野毎懐君忻食真豪捷切阿誰請入軍

寄家書二首

母念今逾切別來夏又殘昨驚流水逝日作倚門看有客倖消息爲郎憶考槃應知非漫語貧賤故能安

其二

客心殊不樂千里獨長安夢識家爱風波渉世難跡危偏信卜虞重欲辭官悵望西飛鳥何由附羽翰

寄東氏妹二首

萬里游真倦向來依故廬空粮迎御女設餌釣河魚弁詔身仍遠思家意不舒排脩修行念平生山光皆

其二

危途親更隔獨客意偏哀信遠憑長翼詞悲敘大雷畏人将宦薄懐汝覺神摧何日雲堂北重原詠絮才

五日登毘盧閣同王槐二子二首

應赴東林賞榴花故國同况今辰不住可使色成空載酒諸天上蹬蒲浄界中宴闌人未醉憑闌思無窮

其二

滄流不入渭西嶺故遮秦本博樓中趣翻傷皆裏神停杯看去鳥落日下同人支遁休慳馬急將入暮闉

予既還京命無錫王子亦至因簡二首

金門仍侍朔聖代敢逃堯以我猶懐隱知君勉赴招陌塵

袍色化世故道心消何似滄江畔白雲閒自謠

其二

華嶽吳江口雲天萬里遥相違憐宿昔相見復今朝鋏判終同匣鴻飛不異霄扳歡斗酒暇爲爾脫金貂

寺閣同諸子和楊司諫韻四首

紛紛京洛客此地幾能游氣爽秋疑早林深晝亦幽觴緣逃暑舉興爲慕空留可消危樓晚猶須上上頭

其二

陰晴誰可料朝霧晚爲開際似衝江逝江虹截雨來霞赤心殿閣身擬到天台旋獄吹排足人悦亦異哉

其三

岩峻望逾迥浩然生遠思山無雲斷處塔有鴈來時繫足書猶滯傷神客自知十年塵土裏初服蓋為緇

其四

樓中客未返棲鳥已松龕與在惜餘照空眞識妙香鐘聲促檻急杯影接雲涼思遠休憎飲陶公皆醉鄉

立秋書懷

故園當此日一葉下深閨萬里勞親念孤兒作客悽身將天共遠心與火俱西昨向秦關別春風草色萋

聞蟬

上苑無窮樹微吟抱一枝風回聲故迥雀繞跡堪危清飲垂天露寒哀向暮時羈人愁聽汝獨坐正多思

秋日閒居二首

千里逢秋客閒居感慨中宦蹤巢燕燕鄉念下江鴻院靜螢偏聚霜寒木漸空遙憐故山桂鬱鬱白為叢

其二

窮巷深仍僻應門午未開知無問奇客不見登玄亭複跡荒庭没秋聲遶樹來誰[illegible]棋朋猶只擬同坐限

贈龍湖張公少[illegible]留部

春水長天渺風帆少有城中[illegible]物望跡遠彰

是情何日迎周旦前身是孔明岐途無限意伫立暮雲生

春晚見白髮作

苑日柳全綠庭風榴欲然不知何處所吹向鬢毛邊把鏡光堪妬傷神客獨偏十年成底事惟取百憂煎

聞鶯次趙比部韻

千囀春遊減掩扉客罷迎居深羈旅感為作故園聲[illegible]響和風斷得群遶樹鳴向從家柳聽不是此時情

孝烈皇后輓歌四首

大聖今誰儷長離久益哀暖鶯晴淚墮夏樹悽風來鳳輦宵空備鸞臺曙已頹猶思少翁術見貌上瑤臺

其二

範內留芳訓扶天有駿功仙遊知踐鳳聖念為當熊玉珮虛無影來苔悵望中宜春花照眼淚灑舊時叢

其三

暖候親蠶舊今朝罷採桑六宮循下淚蠶葉為誰長苑草春猶綠宸車去[illegible]返魂香無賴空有月[illegible]

其四

下勝開金殿峯同水抱湖仁成仁孝力早照九泉深騎吹長風北龍帳夕露斑御人聽泣逝此是武陵山

人日作

人日陰晴半燕山獨望時情當勇天赳陰豈有災危天遠
眞難問春歸只欲悲西南渭川沙火洋快漁師

春日寺集和尹氏二首

處處春光接客愁殊未開言尋息心侶遂到望鄉臺見鴈
翻增恨逃名莫消才漫看諸妙樂取醉藉蒼苔

其二

長安少年子春來日日嬉城南無數寺花柳偏含滋走馬
尋香入逐螢載酒移存衷今可笑向此亦棲遲

賦得天寧塔贈別胡青岩同年

平郊晴千里孤塔突青天寒集三秋鴈危開百丈蓮望應
收楚蜀勢已壓幽燕徙倚吾愁上離魂會渺然

郭氏莊遊次洞山尹子韻二首

曠野迷禾黍閒流不辨谿問途行復立入里北還西谷遠
疑禽擧園深訛虎跡上林雲在澗獨坐豈應栖

其二

樣作村村似河流曲曲同分明無向外只許郭溪中三伏
河遊客百年今古姿行樂聊山川任落花蹤

南浦舟泛次韻

呼舟[illegible]波[illegible]川[illegible]風[illegible]白鷗

來故押青鳥望何繳出浦聞相近吾將遂所依

贈閔氏提學山西

晉壤胡沙接羽書歲歲聞登壇誰練武擁節子論文道向
河汾重秋來烽火勤自嗤簪筆者翻欲學從軍

有客二首

有客談農事淒然傷我心風回青失壠日轉赤流金處處
神巫問家家蟋音憑誰還報語　帝禱已桑林

其二

單于款款塞使者急臨邊果得蒲梢馬何言少府錢沙場
元根井炎月更生煙願假將軍劍山山為出泉

贈羽泉劉君守瑞安二首

得邑東南畔
皇心念遠人微求深到越山海近連閩九曲仲仙窟三年
撫字身政成知有恭潛度武夷津

其二

南國余眞慕湖山每按圖空來情漫切君去興應殊秋浦
平開鏡霜林豔抹朱過家潮正壯還是子胥無

寺中訪喬三石大參留宿二首

遠客來千里息心卽此宮世途已白髮池館復秋風慷慨
吾知動留連夜易終朝來聞過鴈翹首共途空

宵並直署草曉同裁應嘆離居者逍遥華岳限

美人篇

美人樓上坐曲曲度成章能駐行人騎難窺傾國桃問年
逾二八下嫁待春陽不比巫山女朝朝赴楚王

夜投乾州

日暮林還轍荒林已宿鵲前旌明野火遠戍咽樓笳行漸
初星密愁深曲徑斜風塵疲道路贈想五陵霞

渡河用壁韻

桂席東西望茫茫萬艦多估人輕七尺漁子犯奇波岸闊
深青漢風生怯綺羅蘭橈且莫進欲聽濯纓歌

王喬洞

古洞名空在何方王子喬無因騎白鶴直欲擁青松雲岑
金丹竈心傾碧玉簫招尋非異姓儻爾下烟霄

望輞川

昔賢人安在嘉名尚輞川我車不可到野立重依然山有
題詩墅溪多種林田勞生空碌碌何日此攀緣

過湘子祠

山深行不極澗水鎮相隨已係逢人説忽逢湘子祠[illegible]鶴
十月鸞鶴動九天思仙[illegible]儻[illegible]借翩翩送所思

秦嶺過文公祠

萬里南遷客千峯昔此停[illegible]若不可度猿夜若爲聽道在
翻能重名高故有亭松門吾下馬瞻佇涕雙零

商州別舍姪吉兆北歸二首

鄉念吾方切商山汝又歸相看愁對酒臨別更沾衣望極
白雲過岩空紫芝肥他時逐初服此地更須依

其二

汗血渥洼種苞毛丹穴兒一鳴誠有待萬里因須期岐路
情難盡人離老易悲向來遊宦地竹樹獨離離

度秦嶺

未曉登崇嶽已窺海日明雲從車下起人在斗邊行天險

分秦塞神謀度漢兵却思千載事感慨不勝情

除夜書懷

怕説明星出愁聽夜漏殘羈人家萬里新歲若爲歡漫使
梅花開徒教柳色闌東隣簫鼓競曲徹又更端

元日喜雪和韻二首

今年今日雪門望四方同卜歲誰應[illegible]覓秋酒未[illegible]飄[illegible]
梅苑失行[illegible]有[illegible]邦[illegible]能歌此千[illegible]到公

其二

不雪愁[illegible]
送門[illegible]

早作過端溪宗伯宅留飲次韻二首

南風吹北鴈去去自爲雙楚國空留爲鹿門虛羨龐恭密迷遠岫春棹響空江不是公能欵朝朝卧北窓

其二

喚酒期同醉杯行亦玉雙北逢今日聖俗轉古來龎旅抱風吹雪春光柳拂江近言梅樹好一爲拓南窓

早春王錦衣宅集諸舊遊次盧君韻二首

離懷不可道醉裏爲君申跡是逢誠野情均柳望春立期五侯第復見十年人我意爲能解啼举故故頻

其二

自我今來此年光感逝川適行初雪裏忽對早花前風雨春能幾容華向亦妍平生悔斷酒杯到不虛傳

春日遊靈谷寺次韻

自笑南飛鵲臨風遶樹三幽巖期獨往竟日只空談野色牽游騎塗歌溢禾藍直依龍伏處花雨亂春潭

贈南衡童子泉州之任二首

看君如健鶻搦翮見翔飛往事那堪問初心幸不違吳歌送越客春嶺駐行帆後會應難料斯觴且暫揮

其二

去住俱爲客悽悽獨愴神浮生已衰白京洛尚風塵采藥臨滄海乘槎釣紫鱗茲情終未已訪爾到南閩

悼內爲項氏作

得意今如此閨中執下機舊臺塵掩鏡新錦淚沾衣夜月烏偏喚春風蝶自飛誰能少翁術爲爾致容輝

哀妣爲項氏作

寂寂佳城閟萋萋宰木稠不將青鳥至知與白雲遊留誠諸姬頌遺孤萬戶侯檢囊能膽在涕下可能收

張戶部母六十二首

令子今如此九能志已酬名通漢闥籍身逐楚江遊饌得

湖間鯉丹思海外丘慈顏誠可駐猶欲泛槎求

其二

瑤池落日外蓬島扶桑東仙媼誰能見今朝忽此逢醫科霑共白桃與向俱紅歲歲華堂宴鶯簫下碧空

王氏存笥稿卷之十八終

左轄王維楨著

七言律詩

雪晴

長安二月雪花飛五日陰陰此放暉淒氣不隨雲霧散輕冰漸向午風微苑除寒峭鶯聲澁野徑泥深客願違聞說城南富花樹今朝能得幾芳菲

夜雨偶得寬字

夜雨瀟瀟亂客愁決渠新水漲春江暗浮花氣侵重幔遠度天風慰萬邦坐聽竹前沉玉漏行吟簷際把銀缸自憐

踈曠無機事宿鳥依依出樹雙

迎恩寺次王太史韻三首

郭外尋幽百慮閑林邊藉騎石花斑泉鳴鳥哢俱成調日看雲一破顏好句當春仍果草家游憩閑且青山面須酩酊酬佳興重見山翁倒載還

其二

幽尋真愛祇林閑吟入禪花句亦斑不用談禪追句社自將澄性駐丹顏風回鐘梵流三界地湧烟霞白一山塵土須愁朝市外臥雲看月暮忘還

其三

被倏雲華伴僧閒寂寂風花點地斑境僻誰能來野步池空吾欲洗塵顏九衢車馬喧青青十載神情寄碧山暮倚佛樓遙送目塞鴻江燕儘知還

病告馬尚智彭翰編許吏部茅殷撰携觴枉別

病裏驚看諸妙過愁顏此日暫成酡九霄躡步聯簪珮三徑歸心自薜蘿戀別頻沾燕市酒博歡翻罷渭城歌他時論賦休推引為報相如只抱痾

和黃子九日感懷之作

白酒黃花九月來忽驚烽火照燕臺愁深漫發籬邊菊病久聊停客裏杯霜伺雲霞當晝起風城鼓角繞天哀幾回

自灑長沙涕萬古空思飛將才

齋夕有感和大宗伯張公韻二首

吏散庭虛暮雀過淒風急雪響春柯坐深金闕催鐘漏意激青燈對嘯歌槐月龍雲微映牖花渠明水漸盈科朝來忽問東郊事東坐千疇滿目皤

其二

雪裏春寒寂寂空中[illegible]炎炎洞廊曲檻輕流霧歛[illegible]兩朝白髮一燈前[illegible]誰有階頭[illegible]

長陵朱謁

文皇陵殿傍居庸覽盡千峯壯此崇石磴蒸雲蹲虎豹玉泉含霧臥蛟龍舊京想像明王祚窮漠淒迷破虜蹤埋劍藏弓元勝地晚來時望紫氛重

康陵陪祀

塞上猶傳八駿名帝丘今望亦青平千峯雲起旌旗影萬木風多劍槊聲玉殿香煙浮俎豆瑤堦星斗繫冠纓雍歌聽徹人歸晝獨立春宵百感生

沙河道中用王太史韻

曉日平郊遠色分皇家千嶂抱諸墳沾花車騎香聞露過水冠裳濕帶雲繡壁斜翻丹鳳勢回沙細擁白蛇文詞臣預喜瞻依地實篆豐碑七帝勳

祗役山陵憩道觀

山程迢遞滯煙沙仙苑幽虛貯彩霞興為吹笙聊駐馬桃如索笑故開花芒屩漫倚燒丹鼎瑤水空憐泛海槎此去蒼梧猶道路乘風欲借紫鸞車

春和介翁相國誕孫韻二首

年來乍作生蘭夢此日懸弧遂所懽系出龍門應續史慧雨颸韶早庭中玉樹長擁掌上明珠月並完款家

[illegible]

無言雙解為郎日竹見重闈戲綵惟三葉燕山今發桂九霄漢閣舊遷官草經鄭馥傳雁遠駿骨消毛長漸完未駕已知千里步能飛會向五雲看

初度

子月第梅正欲舒他鄉杯酒對寒廬冠裳十載依天近弧矢茲辰閱世初鏡裏窺顏驚老大雲中獻賦愧吹噓西聽舊業蓬峯下歲晚黃精好自鋤

小至院內對月簡諸同宿

海東端月上金規風後寒光湛玉墀出檻新梅渾失影當堦老鶴淡無姿宵深霜露侵偏劇節近星河望欲移坐待嚴城樓觀曉擬看雲物共登危

九月二十八日過袁太史詠堂內菊用何氏韻

秋杪今登袁子堂主人耽菊似陶郎深依北牖長留色近掇東籬故帶香節逝燕京還勝賞霜飛朔雁入寒鄉向來花樹看皆盡唯有金英殺歲光

卜居

由來卜築避天街此日幽棲意更諧無客遂高從滿徑有時鳥雀自馴堦雲中歌鼓九侯第眾上旌旗千里懷閉戶著書秋未得傍人休擬草玄齋

冬夜過林太史宅

北斗高城欲曙橋頭樓殿漸微芸宴延酒罷情仍劇官
路月明去不妨爽世才冠川六史驚人詞賦漢長楊交游
海内如君最跨馬時來學鄭莊

冬日朝天宫道院和韻

歲暮桃花開不稀洞靈仙子跡非微朝來謁帝迴金節雲
裏迎賓況羽衣地勝真疑隻海入書成不欲換鵝歸晚鍾
蕭颯三天靜細聽南華悟道機

乙巳元日

白霧陰陰欲曉天今年元日異常年簪纓朝退沾猶濕梅
柳春遲凍不妍越節軒車交紫陌臨風樓閣落朱絃愁予

正晉成孤坐柘酒盈觴爲罷傳

麥進士父母雙壽卷

少從高隱傍滄江老得嘉聲重海邦沙上鴛鴦栖每並庭
前玉樹有成雙白雲長伴幽人室明月常隨釣客艭此
長生堪傾下未知蓬島問仙幢

立春日賜宴和宗伯徐公韻

上林春到暖何偏遂有歸鴻幾度連氣以乍融城上雪蓮
開初散林中烟鶯知近酒歌能在梅爲有花放故先此日
承恩予忝竊十年猶得幸[illegible]賢

正月十六日同[illegible]侍班和韻

漢宮班氏奉恩偏遊輦從車許接連遂以鴻名傳玉冊郎
將龍節導爐煙日臨長信雲相映花發甘泉曉獨先借問
侍臣誰紀勝賦成唯有馬卿賢

送李御史之南都

前年憶爾在鍾山夏半今年謁
帝闕立傍苑葵心共赤憂深封事鬢先斑擬將解珮酬燕
市忽漫擎舟下潞灣安得從君從南去鳳臺同眺白雲間

夏日同諸文學登都城和孫季泉韻

帝城今得倚崔嵬可那權多界角催不去豈與蛾天上侶貪
涼忽罷掌中杯風蓮蕭颯霜疑下霧堞陰森晚漸開時向

建章宮北望通天陰隱見高臺

答袁子告中見貽次其韻

予苦甚長鄉思紛閒居君亦嘆離群伴人惟有燕常依壘抱
樹孤蟬自作群越馬謳吟宜有調玄暉休沐不能文多君
持贈明珠似每玩還惚到夜分

贈李封君樂隱公

丈人高隱右梁園脩竹蓬池今在門自向明時甘抱甕却
因令子強乘軒黃河水[illegible]烟波渺魏闕遙瞻雲霧屯介氏
懷恩情汲切任公[illegible]存

京館[illegible]賦同全姪吉兆

旅夜張燈吾北了天涯明日是元朝高城哀角時俱斷故園竹林望獨遙愁劇路傾杯寒物老來春有道中刀休將軌蹟虛相擬春伴同歸興已饒

曹侍御以使便歸覲太夫人

老夫離多愁正繁翩翩游子忽歸軒歡來不用忘憂草倚處今為下馬門饌鯉幾年違道路盤瓜七月薦家園却思綵袴仍王役遞莫庭前舞袖翻

曹侍御使金陵

河北烽烟年更劇東南民力日堪哀採節早上寬租疏按察循思撫輯才王氣金陵千古會大江雪浪九天回亦知

遊覽非佳志須題能無上鳳臺

又郊俟毋北至

至後今年真可憐劇晴寒月有和州梅香早動周京路柳色先歸荊楚天千里隨春應不若雙眸望遠忽潸然不將王馭還鄉國知使希與此流遷

贈陳太史奉使家行還蜀

若憶滄浪作釣翁將歸今了帝鄉洪驛車百到花溪口險作旅愁棧閣中天開劍門元向北江盤巴字去稍東未應使者綸作往還來侍漢宮

贈婁太史使南陽便且還越用舊韻

子任終歸華下堂君行旋作殿中郎人間岐路腸堪斷馬首春花日漸香桐葉遠將虞子國宛丘今識漢皇鄉應高好望南征路楚越通波一鏡光

贈嚴太史使大梁用舊韻

梁王城壓大河隈賦盡濤聲入殿來正憶星槎人忽到同游春苑鴈初回倒池淥竹明新色媚客金罍出舊杯作賦不辭頻授簡亦知君是馬卿才

贈方崖趙年兄之南都

十載承恩侍

帝闕封章四海奏曾稀漢庭賈誼名何忝春水吳舟志却違冦盜關南鼙鼓急烽烟塞下羽書飛時危愁劇君仍遠回首江樓淚濕衣

秋赴郊寺同曹王二客夜遊用空同先生韻

朔雲胡鴈急秋風野寺蕭蕭落木中羈客悲深誰共語上方僧定自開宮寒憐酒伴依依在月望朱樓閃閃紅莫訝書游宵未徹三千世界本無窮

九月十二日黃太史宅賞菊分韻

此日此堂花尚開幾人佳句對持杯醉攀高菊吾三嗅笑逐良朋歲幾回節後風光亦更好霜中興容蝶難倍却思

我向名曹意不踈芳時苦約可教虛便從淨界看花放巳
得春風開夜盌歡劇共折樓上醉悲來偏濕檻邊裾天涯
游子秦川客翹首西雲片片舒

五月五日寺集

今節今朝逢五日東林呼侶且持樽野氣新暑臨筵劇宮
羽親臣拜　賜繁製出上方弊賞月傳宣中使促金門十
年待詔今悄在不曾何時奉
主恩

夏日同蔡先二太史劉谷部朱高使郊寺讌集會大
雷雨比時未得除哲閣中學快暑淋行余爲紀述
二首

市遠林深暑自微城居六月旅遊稀能驅汗馬臨中野共
坐空堂敞北扉過院雲霽看乍變趁時雷雨罷仍飛入開
萬事誰堪問但醉尊開莫浪歸

其二

江行六月客炎蒸且喜停橈滯九陵雨細震裝愁獨臥佛
樓梯恢今同谷曾憐知刻木花落雨圖炎聞棨鳥暗轉眼
清秋尚憐又山自興憐誰

六月三日作

西山雨氣與天昏水城潮上浪逐風起湯池成轉放雲

來炎郭毒逾含虛傳吹黍名燕谷寧有杰波類漢南華獄
高巢清滑雨故鄉回首欲拙簪

立秋

閏夏逢秋氣自凄風城吹葉遍沙隄紅顏鏡裏能恒駐寶
劍天涯亦暫携蟋蟀動蚍潛悲此日山青雲自憶吾栖動名
老夫終何有野望行歌好杖藜

秋夜出沃洲朗白湖周吳峯枉過對月二首

今宵冠蓋忽填戶十載京華只索居才薄敢言時輩棄與
來聊與故人舒秋城吹角聲偏壯月院看星影自疎已報
殘更促車馬尚呼餘酒立躊躇

其二

好月長安共此亭涼秋夜氣減飛螢光中樓閣瞻俱出醉
裏乾坤忌獨醒喜有酒船泊中聖愧無玄草與談經明朝
太史應占奏紫極宮西客聚星

贈蔡太史使　撤藩便道歸越

千里桐圭將
帝命萬年嵩嶽壯名邦過時諸縣久除道館處三花曉映
窗漢使孫弘元第一吳賓季札本無雙
壯心遠役眞憐汝木落秋風滯越江

贈朱太史使　楚藩

枚生詞賦淅浙日司馬車從使蜀年千古風流今再見九
重
恩命許誰宣出都恰值青春伴入郢應歌白雪篇況是楚
王能愛客醴觴日日為君傳

元日

陽回此日逢元會城雪融融光變霞萬里越裳班
闕下九重春色到天涯委庭烟珮供沾柳退食椒盤自頌
花秖恐和風吹草綠早數胡馬度邊沙

人日飲汪戶部宅次韻

泰園回首千山隔楚塞牽心萬里長氣早湘衡抽睠渚春

遲雁柳勒寒塘酒杯今聚郢同酹霄漢年來耻並翔懷土
依依不歸去秖緣
明主是虞唐

功德寺游眺

勅寺百年湖水清渚花汀柳尚秋芬花迎鳳輦聞前事柳
引龍舟想瑞雲馳道遙迤還龍舸行宮寂寞下鷗群太平
遊幸仍
今主波上重看万甲氣

宿碧雲寺偕同遊諸子

秋深處思行采樵入寺松影斜稀斜日鶴歸寒共宿上
方僧定夜相依為談夢幻嗟人世却望雲霞滿
帝畿
匡濟于今公等任吾姑擬結碧山扉

西溪亭上次劉太守韻二首

代遠空尋高士跡橫泉亂石自成文御吟鷗鷺驚寒吹動
輿笙歌駐暮雲四海詩名誰洛洛千年蹊徑轉紛紛九原
如起司功老野水輕橈欲共群

其二

溪光寒浸千峯影霞氣晴蒸五色文上客有懷惟對酒孤
亭無主但流雲沙鷗野鷺看還下水管風簫聽正紛不用
登臨深懶慨勝遊天地幾同群

寧山寺

山除勝集神仙侶野色晴看錦繡文松老天風巢鸛鶴塔
高霽日鎖烟雲回廊四起笙歌滿峭壁千重木葉紛莫把
昏鐘促歸騎天涯明發又離群

移山澗同伯大行游諸用韻

山空暫駐青霄節波漾光搖碧簟文幾度笙歌喧極浦百
年蹤跡嘆浮雲御人鷗鷺飛還下驚吹魚龍靜又紛況是
三峯晴對眼憑高直欲去人群

原州鎮西樓於行公燕集用韻二首

天清岑閣散秋筵木落山空一段氛光千里登臨吾慷慨萬

年疆守此喉咽處移沙磧邊烽靜日閃旌旗海色連老將
論兵渾不懈酒中猶欲弄龍泉

其二

危樓兵倚白雲間霧堞陰陽合萬山地險胡塵空絕漠天
遙漢壘接重關杯前劍罷羌歌起塞上年來虎豹閑壯觀
平生今更幾坐升海月不知還

原州魚池秋泛用三渠宫諭韻二首

碧池空闊浸樓臺錦纜浮游鏡裏回放興兼誇深住樂快
人簫鼓漫傳杯旌旗倒映龍蛇動關塞遙看鷹鷲來莫報
鯨波催避虜座中今有濟川才

其二

夜深燈火繁池臺歌管留懽未擬回十里烟花供放舸百
年天地幾銜杯入波星斗帆前動驚吹魚鱗島上來笑指
滄洲生遠興醉吟巴曲似雄才

臨涇初度

辛丑仲冬月二日吾今三十五年過涉將車馬驅塵海豈
有文章旋綺羅冉冉枝頭偃閣度霏霏梅日傍人和他鄉
折酒難成醉策杖躡山翠倚闌

冬日同三渠宫諭曲江府中唱和韻二首

江上白雲四望來江頭鷗鷺亂徘徊寒空歷亂憐今到珂

馬宫袍憶昔才野迥風高悲塞笛吟深日落嘆苔梅爲依
住侶淹歸興徙倚南樓望斗台

其二

野寺蒼茫有客來野塘無主客徘徊乘風齊上青蓮界覓
句終慚白雪才溪午林疎時見鹿月明香細但聞梅豪華
消歇悲前代共祝昇平禮上台

至家貽京邑同好次韻

饌魚親捧自河隈盤筍深從春谷來徐庶辭劉心始慰王
陽將蜀馭初回家貧自賦南山什旅宴曾陪北海杯豈即
貪歡忘故侶時於夢寐覓群才

北憶

憶在京華今五月炎雲赤日意難降朝廻汗馬愁相逼閑
望仙盤屹自雙消渴馬卿辭石室避人漁父戀滄江休言
簪笏還中秘已足風林臥北窗

送柯御山自泰移鎮河南

年來烽火徹秦關募士徵兵不暫閑地重祇須馬守節
移難借寇恂還旌旗能避[illegible]河木斧鉞花迎二室山[illegible]
舊傳多俠客知君定為[illegible]門間

五日和柯山人韻

[illegible]

[illegible]上五人跡不微釣時常見五雲飛至今龍去波仍渌傳
行蹤[illegible]崩故林徐動從巖棲尚徙向來妖孽計全非孤亭
[illegible]與[illegible]萬里河山一儀表

宴鳥龍潭上朱氏亭子次韻

故鄉此日杳啼鶯悲水餘山萬里程旅食飄零時變改春
潭客到思俱清避人孤鷺惟依渚競賞千花故傍檻消罷
空庭還獨立中天蕭月照人明

登清涼寺後山次韻

山危風急寒難任延賞要須谷有亭面面嶺雲看總白淒
淒庭柳待誰青改莚空守生春色聽法今朝悟性靈日暮

踟躕非戀酒自憐衰骨漸如星

贈便石島子守河南郡

此日憐君始剖符廿年世事幾榮枯驚心險路容真改得
郡官符不孤撫字　朝廷虛上考封疆天地據中衢只
今臘盡行春促新水急江好放艫

王氏存笥稿卷之十九終

王氏存笥稿卷之二十

左輔王維楨著

五言排律

瓊翰流輝樓二十韻

聖帝九重居兢兢念不疎頻微黃閣策時下紫泥書謀鉅
闢元化愛深至里閭同王全蜀旦衛國獨賢遂昏異蒙求
我謙將問起予片言雙璧重一札十行餘典寫期調燮掩
搶計掃除寥章綸細出雄藻翰橫舒歲月能稍積江天見
閣虛非同入詠建欲取百籤儲雲日明珠拱風煙閣綺疏
形成疑翡翠勢峻等丘廬綱拒穿簷雀芸防蠹字魚華衮

裁錦繡玉匣剖璠璵虞典安天下羲文啓治初永存沙變
海長離斗臨墟鄒氏藏充棟張華載滿車誰云伊可羨須
信此難如余也生全微欲來濫石渠才微慚校簡質散類
遺樗猶擬高樓作終然謝大夫

忠獨堂二十韻

傳說明殷道蕭何溯漢圖從容宜室對密勿合宮謨髮以
憂時白肝如抱日朱遂今歌、
帝德無復論兵符甲第營南紀　君王眷老儒貫多分少
府家就擬蓬萊地改作卿相門高于氏俱風庭交畫戟奎
翰狀雅楹號本沃心定恩綠許國數榮爽踰一字壯觀走

千夫地擅山川勝星分牛斗區時時湧雲霧耿耿照江湖
豈不乘清夢其如奉紫樞　廟堂憑柱石棲息阻枌榆淩
爲龍關沼虛因鳳植梧徑應蘭蕙積林任鶴猿呼在昔潛
環堵寂寥守一隅草玄名燁赫末白志唐虞闕閒今如此
輝光古所無豈如原憲陋一室竟樵蕪

贈別胡青岩同年二十九韻

巳備勞半剌吾爲撫吾膺飄泊須言命淒凉枉負能上書
容廿載彈鋏志誰矜憶昔君初奮於時我亦徵曾分青瑣
闥寵進金蓮燈詞客追游客　熙朝瀚海澄無憂不盡展
有道氣逾增一一文如錦人人直似繩誰非爲赤鳳不復

催青蠅交態河趨海世途谷作陵孤蹤千里駿埸翅九霄
鵬事去同心減身危烈士懲幾年今會面四海爾良朋亦
結人間舌如傷折後肱尚憐詩後逸紙貴念凌兢對酒悲
兼笑酣歌止又興宦踪浮未定物理反難憑榮及乘軒鶴
饑歸倒臂鷹蒯亭堪更別吳舸遂還登羈子廬中餓漁翁
江上罾屈伸千古有行邁百思凝太史周南久東方漢闕
仍任寧甘自棄雌或似人稱報燧頻年急橋胡幾將曾私
惟有短劍早恐至堅冰判袂情非苦聞笳憤弗勝陰符今
日事大道向來弘[illegible]綬策勳勢可乘羽毛長好在
三應不騫騰

送別宮贊吳年兄省覲十二韻

今我思歸阻憐君得詔還獄蓮空悵望江楫下潺湲自作
東國客常瞻西楚山海雲偏覽淚宮酒只摧顏鄉念鵲依
樹朝看鶩去班采蘭行訊谷釣鯉必臨灣權安時時啓辯
情去去閒門非向來倚仗有古人斑惓此賢傷膽安能共
賜環孤鴻沙葦裏爲寄酒杯間秋杪人堪別霜殘柳亦攀
他時問踪跡竟擬臥柴關

贈介翁元宰十二考績

今
帝昭虞典諸司職念敦名歸仍核實功懋不遺恩上宰當

孤軸依栖在九閽歷年十有二觀化簡爲焰舟處河無險
早時雨滿原赤來恒灼灼白髮爲元元風至遷前古馬令
獻大宛未須跨俊彥茲已正乾坤秩滿逾將懼階崇豈自
尊伏庭何跼蹐奏牘亦[illegible]細伏　垂衣力眞看拜手言
讜能回日鑒　詔[illegible]中使加茲出上鐏燧
從初鬬閤若此[illegible]三楊後稀聞四考論翁今老
鳳沼
主乃拱微垣[illegible]使
聖憂存　廟[illegible]念
征閫

七言排律

贈吳學士之南都次介翁元宰韻

聖祖開都據上游高依鍾岫俯長洲貢來萬國帆常滿館
禮諸賢意優不獨曆歸人恰曾亦緣才集政俱脩當年
風起歌直在此日龍移鼎自留君去定應詢故事職存端
合記春秋尚聞朝恭三山外王氣蔥蔥鬱未收

贈教學士之南都次介翁元宰韻

廿年搖手皆蘭蕙此別天涯各自芬余向岐塗脫寶鈌汝
從六代覓遺文豪華往事東流水王氣 今朝鍾阜雲之
國可能忘藏房徵兵到處說空群離筵塞角偏傷抱沽酒

軍城只鮮聽行楫已遲還岸立非緣千里獨懷君

五言絶句

望雨四首

三月已不雨四月可奈何紙凝東海畔猶有抱冤娥

其二

堂北鳩空噪堂南風漫吹火雲與珠淚相對共垂垂

其三

皇天不可問游水若為傾旦得八公術吸噓雲雨生

其四

昔聞子雲語至誠在石川 今日真乎極好雨幾時來

春意二首

春意今朝動鄉關萬里遙客心共江柳日夜綠千條
江上梅初發魚龍猶未開不愁花不爛只想聽風雷

題項侍御雙節卷二首

隧柏何年有雙虬連理枝清霜十月重寒色自葳蕤
雨露凄心感喬梓九原上可憐雙蝴蝶飛飛兩相向

題項司訓歸休卷二首

座上一氈青歸來雙鬢白請看項氏身何似趙城璧
橫琴臨泮水楚月與凄清但願如期耳非要伯氏名

七言絶句

苦熱行十首

五月長安熱更偏黃塵赤氣鬱相連九龍只在昆池裏何
日爲霖洗碧天

其二

莫把祝融怨太驕紙緣平地有狂飈吹來暑氣千門滿火
谷湯池無處逃

其三

十二街頭不種槐行人何處避炎埃川中木槿空無數朝
見花開暮見摧

其四

赤日煌煌愁大晴轉看天外火雲生風師不爲驅煩暑著塵
逐驕虬繞鳳城

其五

海上三山寒色開丹梯何處陟崔嵬道人晝卧洪罏裏赤
脚蒼崖夢往來

其六

西山窈窕即蓬壺雪館冰巖五月無相看咫尺誰能到浪
說東瀛遠泛桴

其七

貴家列宴午風斜洞啓重扉不用遮此日交河防虜戍翻

翻金甲度龍沙

其八

露下金盤碧玉漿中官朝日進承明君王袞得千齡壽病
渴詞臣空復情

其九

天子邀涼敞玉扉天風吹動紫雲衣微臣願保王躬泰帝
座南頭着繡幃

其十

上古虞帝即我君金徽一曲拊南薰招來灝氣天中滿歌
散愁襟世上聞

次韻答陳子纘筆

彩毫勞贈子雲家綺思玄情記有涯持去應爲羽獵賦歸
來時拂漢宮花

老將行贈孫伯泉都督二首

十五郎騎生馬駒未能三十飽弢符誰言鬢髮今非壯引
臂猶開五石弧

其二

孫子談兵故有名李家飛將慣專征形容不入麒麟畫鬢
髮空將霜霰生

贈劉令赴潮陽二首

劉子別予向潮陽燕川九月已飛霜尚聞海樹津津綠吏

有山花處處香

其二

縣樓望海海雲生仙島茫茫無限情但使丹成似王子無
愁凡鶴不逢迎

贈王相陸氏之楚四首

七澤浮湘楚國城章華臺上鼓鍾聲君王不是耽遊宴醇
酒朝朝爲楚生

其二

[illegible]天閑騎不迷陌上柳梢已多姿春來花絮紛紛起絕

勝梁園雪裏時

其三

王人不能皆幽居竹閣危池信所如郎使好仙仙亦得淮南肯紛桃中書

其四

鸚鵡洲前水濛濛黃鶴樓頭四望空千載懷人堪作賦陸機何謝本來工

贈單倅之濟縣三首

美人升除辭欲西眼看黃紱轉含悽當年自負凌雲翮何惜今從枳棘棲

其二

秋向輕霜滿未殘離觴泛酒駐征鞍問君何事衣裘重明到梁堂白雪寒

其三

縣郭南連瓠子河浹家隄口鎮無波只今汎濫憑誰楗試問淇園竹若何

作札何問訊李東徐氏疾二首

多病所須唯藥物乞汝照眼何以處知君昔日緣詩瘦甚[illegible]

[illegible]行

其二

年過半百不稱意詐身愧比雙南金形神寂寞甘辛苦白暮聊為梁甫吟

王氏存笥稿卷之二十終

王氏存笥稿跋

余觀大宗伯孫公所稱祭酒文章法司馬子長氏其然哉今之不能子長文章者曰法自已立矣安在引於繩墨即所用心非不濯濯唯新是圖不知其言終日卒未嘗一語不出於古人而誠無他自異也徒以子長所逡巡不為者彼方且得意為之若是其自異亦何欲自掩於博物君子也關中故多文章家即祭酒在著作之

庭且三十年為文章其用心寧為辭比事未成而不敢不引於繩墨也且三十年為文章其用心寧為辭比事未成而不敢不引於繩墨原夫法有所必至天且弗違者乎巧者有餘拙者不足假令祭酒為文章其微辭美事一不得其所置豈揚雄劉向所稱實錄者也大宗伯又言祭酒與比地李獻吉氏接跡而起以為祭酒重則是稿也海内學士大夫今[illegible]讀之者將益重于長之為文章而引於繩墨宗伯有力矣乃御史鄭公按陝以西諸郡稱采風使者還且奏之則又謂攀龍在左輔有祭酒於文章往往紀列國家大典而抵掌談四方疾苦九邊要害奉胡言胡奉倭言倭即欲聞時政不亦輶軒所載者哉乃若其詩則大宗伯所稱李獻吉得其具體矣吾重傷著作者之志因并錄焉攀龍得以具論二公所取祭酒者如此也

嘉靖丁巳十二月朔

賜進士第提督學校陜西按察司副使濟南李攀龍書

跋畢

王氏存笥稿二十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王維楨撰維楨字允寧華州人嘉靖乙未進士官至南京國子監祭酒明史文苑傳附見李夢陽傳中千頃堂書目載維楨存笥稿二十卷又全集四十二卷今全集未見傳本惟此集存乃其友餘姚孫陞所編也前十六卷爲襍文後四卷爲古今體詩陞序稱其文法司馬遷詩法漢魏近體尤宗杜氏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則謂七律滯鈍五言有句無篇今觀其集彝尊之論爲允胡應麟又稱其文矯健勝其詩亦不盡然

天山草堂存稿六卷

〔明〕何維柏撰

中山圖書館藏清沙滘何氏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天山草堂存稿八卷》提要

天山草堂在河南古林莊即今小港明禮部尚書何端恪公講學處也何維柏南海人嘉靖乙巳進士改庶吉士以監察御史按閩上疏糾劾嚴嵩致觧京廷杖削籍為民當逮京時士民遮道號哭維柏意气自如賦詩有孤臣尚有生還日聖德真同宇宙寬之句回粤闢天山草堂講學闡發陳白沙緒論四方從游者甚眾隆慶初年復原官累遷南京礼部尚書卒謚端恪公在嘉靖朝直節與海忠介齊名故天山草堂真名素為世節讀草堂遺址後建有古林先生祠康熙間以祠改建是岸寺宣統元年番禺梁文忠公節庵由湖北按察回粤曾與汪景梧丈李襄文丈訪天山草堂遺址集貲于寺旁隙地建復祠宇仍顏曰天山草堂並築一室名曰節庵讀書處蓋景仰其人欲以自况也又以天山草堂面臨珠江並建一小樓取春江水暖鴨先知之意名曰鴨知樓南海羅海田翁繪有天山草堂圖此為一時韻事但當日欲求天山草堂遺稿渺不可得考順德羅學鵬刊廣東文獻凡三集獨無天山

存稿粵中藏書家如巴陵方氏碧琳瑯館南海孔氏嶽雪樓皆無何端恪公遺著著錄汪景梧太徵尚齋集鄧和簡公奏議敘云粵閩南海何端恪公有奏議十卷版藏鄉祠兵燹毀去此蓋得之耆老傳聞說者謂天山存稿散佚久矣余數十年來搜藏廣東文獻遺著亦無此書乃于癸未秋八月聞順德鄉中有故家書散出往西關搜訪竟得天山存稿殊絲闌舊鈔本其格紙書口刊天山存稿沙滘何氏家藏按沙滘爲何端恪公鄉祠所在此

存稿想藏于祠堂後乃散出此鈔本乃清初何氏後人根據明萬曆閩刻本而鈔但當時閩刻本已多有殘闕故每卷均有缺字或缺頁並有在目錄中注明閩本原闕知此書在清初已不易得況歷二百餘年祠堂所藏本又復多蛀殘蝕已甚余乃鈎剔殘編先複錄一過然後將殘本重付裝訂庶幾存稿猶可展讀其原已殘毀者悉仍其舊守不知蓋闕之義云

民國三十二年夏曆八月徐信符識于南州書樓

天山草堂存稿題詞

徐信符

訪書喜得天山稿蠹迹縱橫墨彩新滿腹深醇經術氣一腔忠憤歲寒身難從浩劫徵遺獻但對殘編友古人爲問節庵讀書處冰霜許結後凋鄰

又疊前韻

欲向鴨知樓上望天山圖繪喜猶新文章炳炳垂千古氣節稜稜萃一身忠介同風推此老白沙遺緒賴斯人迷離南雪楊孚宅空谷跫然德有鄰

天山草堂存稾八卷

明何維柏撰　維柏字喬仲南海人嘉靖乙巳進士改庶吉士授監察御史坐劾嚴嵩廷杖除名隆慶初復原官累遷南京禮部尚書謚端恪事蹟見明史本傳是集文六卷詩二卷文集中有講義語錄二種皆以白沙緒論為宗其詩亦多講學語蓋維柏嘗從陳獻章游也

按四庫存目天山存稿原為八卷文六卷詩二卷今此本文六卷俱全有文無詩其詩二卷想已佚矣

過古林莊訪天山草堂　何秉禮 順德

伍村村裏一莊偏深柳秋庭認講筵古壁天山留遺蹟空階風月印心傳鯤鵬奮翮三千士獬豸藏口二十年獨惜北廬經大逸江陵良相亦妨賢

遊天山草堂懷何端恪公 里梁節庵　吳道鎔 番禺

名節乃道之藩籬江門學脈一綫遺卓哉何端恪後起能相師安南之征宮寺役逆璫屢疏批丹墀顧可學盛端明邪媢安足道老奸首聲罪嚴分宜江陵戚戚奇男兒豈不心許能致時情所自致自奮之愛人以德君子事天經地義何委蛇江陵奪情公曰天經地義何可磨也以此見嫉江陵夜光按劍亦恆事一笑歸卧珠江湄釣臺風月莧無塵天山林木寒有枝吁嗟乎江門學脈一綫遺卓哉何端恪曠世誰相師

訪明何端恪公天山草堂故址歸舟獨石幾殆草伯兄季留盦丈皆有詩率詠爲盦　汪兆鏞 番禺

草堂久閴寂鳴琴想林側公詩有濠月散遠林鳴琴北澗側句見明詩綜釣磯潺葭芙樵徑蔭松櫪游目恆幽曠騁耳遠

塵壒妄意一登攬杭華僅咫尺豈期歸舸暮
遭石齒齧植立自强項傾壓將覆額快意徒須
臾危機倏不測阿兄賦詩篇拳寫猶惴慄李叟
不謂然游詠貴自適陳義各有當賤子必躬責
吾儕忝塵宇分當藝王室跬步忘險𡰪玉碎竟
誰惜會須逃空谷長鑱斸苓朮俯視人間世風
波非所識

跋

故向從先生于天山得之自閩遊廣者亡論旅宦咸稱先生按閩時洗冤賑荒全活億萬及抗疏被逮士民遮道慟哭蒼蠅嗷空謳謠載道真足動天地而泣鬼神同門遂謀錄以請先生曰吁昔閩中行事皆余分也被逮而士民之哭留誠古道之在出驛而蒼蠅之嗷空則偶然之值爾余以切直獨忤於輒幸賴明得放田里然猶愧無裨於國雖有浮譽於民間奚足齒錄剟余何人諸詩謠何事若此蝶蝶傳匪徒無徵不信見之者將駭且笑或從而媒之

原缺前半葉

卷首

謂言滿天下漸失陽明本旨何也獨知必良〻知是獨其揭致良知者特以救末興支離云爾致良知固慎獨功也今下學未脩便欲超悟誠敬不立驟語圓融清談懸解脫畧戒律無異宴

人說金其病更甚於支離矣先生嘗曰此學固甚易簡而反躬實踐不厭為難此心本自虛明而慎微御危幽暗易失故須天闕諸友以中庸首義真聖賢心法慎獨二字工夫緊切更無別

卷首

路剩語不必上智中人皆可問進得力余讀此釋卷嘆曰嘻淵哉激乎只戒慎恐懼一念發育峻極之神三千三百之禮包涵已盡誠意格物本體工夫一以貫之舍此更無下手處天山集

滸諸巡海能潭紫山昇語一八
性命學術經綸之蘊剖析元奥
典則昭明言近而指遠以憲章
乎先王之精時發爲聲詩以沖
澹雅雅趣味天出洋洋乎心源
之流行也若其潛修踐證深造

詣極則　生之所獨得有不盡
於言而人不可以言求也倖受
永當存乎其人昔人謂辭不待
贊余小子不敢贊先生之辭而
特識其所學之大以質諸海內
同志云

旹
萬曆十二年歲在甲申七月既
望東海後學顏鯨頓首拜書

士君子處世事君爲忠事親爲
孝完名全節俯仰無怍斯謂之
完人其所扶持者大且遠也
吾師古林翁筮仕讀中秘書改
柱史被閹飛肖所忤權奸械杖
囘泉先生家難正志不少挫屈
其愛親憂國之誠纏目呈露出
部日閭人無軍民少長男女扳
轜涕泣如哭私親先生過化存
神可徵其概矣伏覃里巷念餘
足不抵公府晚年出用

臺端天下實受其賜德望引許
兼而有之蓋山川秀氣鍾於先
生故其樹立如是謂之完人非
耶重獲遊門墻得窺先生昔記
歎曰覽此編而君臣父子兄弟
友朋之義備矣夫不第令伯之
表者非特予不爲　目之表者
非忠臣讀先生之記不涕者則
於五倫何如也因請翻刻非特
以見先生大概耶與天下後世
臣子友朋共切景仰歸之大道
云已齋

門人蒲凝堂頓首謹

刻天山集小引

夫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蓋自昔譚之矣雖然德其本也何也君子成德以為行不則霸功焉爾有德必有言不則詞章焉爾我

師古林先生夙槖英穎金純璞完髫齡志學匪由師授居嘗誦法唯延平答問一書一旦讀焉至禮界之句恍然悟曰君子之道要能期于易簡而效法夫天地盡矣革復何求遂摶揖心志濯神明去健羨靜養山中前後垂三十年既出復潛恬不干進而德器蚤成蓋其為學也主之以見大無欲之志行之以莊敬持之之實崇之以默坐澄心之功嚴之以內敬常存外邪不入之守純之以盡誠志已立本自然虛圓不測之

眷以上遡鄒魯淵源故其建述盡閎遠
之規持論得正大之體儉乎齊順受之
數上下濾忠憂之蘊進退合出處之宜
日用語默動止之曲折周旋家庭鄉黨
之應務薄海內外搢紳大夫士之交際
悉本一真誠覯之者未接言論先聲中
服當道知己虛心承詢民瘼大繫惟據
理直述不一二轉語往々能使人勇於
從善政令犂然條順當乎民心則子惠
之下究誰之賜耶先生所居戶外之屨
常滿遠方有朋日輯權勝政聲幹濟當
世者纍纍相望則教澤之流所被豈無
其自耶一特有志之士毋問識不識咸
願一聆謦欬以慰其晞噫慕悅之心因
感省而激進者甚多至於先達濟案一
與細析肫緒未有不順心受益竊聞讙

弃者時而發之為文辭也結言植韻覺
其鴻裁不尚詰聱革甲新意廼思淵而
旨味雋永氣昌而論議侃剴格正而風
力道峻識遠而條畫詳確凡治亂興衰
別蠹振利鑿々可見之行非雕龍霧縠
者比至於詠情性之真明天人之際闡
忠孝之幽豹儀禮之文審經權之辨究
性善之旨孔一體之學裕爭化之原雖
言章章殊乎一皆根心得之淼微發道
妙之運用闢萬鈞之洪鐘無錚錚之細
響己夫是以不要成功而功在
國
家不落言筌而言足正訓其殆庶成而
上二者時而出之耳向非性本天成而
克養之大曷臻是哉烈自丁丑樞偶燕
邸非久南旋是夏徂秋日侍天山草堂
同門聚萃質問之暇若群飲江河未足

也巻請風擣詩文俾得紳誦先生曰昔
白沙絶意著述而吾顔尚言哉輒有訓
答稿輒逮削諸君亦求諸心已矣焉用
文之會鄭生用淵黄生楳洗生放羅生
汝儒輩各出所嘗手錄若干曰懲先生
令子崇冑崇慶崇京出所敬藏若干復
遍蒐旁輯於嘗往来者稍稍比彙裒成
編帙命曰天山草堂存藁然々散逸於
什佰之餘所存僅僅一二瓦々曰一言
幾于道千百世之範型也曰章章讀已
又章章繹於心而体會諸其身則見君
子之教人也徹而其入人也婉學者循
其言真可以入道也孟子曰待文王而
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
猶興烈暨庠志荒遍然三十年餘茫無
所得蓋待文王猶不興者其下凡民也

益遠矣洏服勤與月獲瞻先生廣衆淵
居恭敬因淪闍庭内　邑穆嚴肅悃諄
之聲不下藏獲嘔喩之色益篤交歡習
歴從心而不厭不倦竊終身嘗志而未
能及莊誦是編不自知其曠然思遠然
覺躍然如瀫者之復起焉蓋誠有味乎
其言之也因偕鄭洗諸子暨歙吳子正
理閲凍子良節輩請校而梓々用以興
乎四方同志間有慨然豪興自命者即
不難是姑取而印證之不亦可乎先生
弗俞火川鄢君進曰能自得師學者之
獨往也與人同善君子之公心也如以
文而已則今之修詞名家者比比虚車
之飾將焉用之道在于心匪言弗明匪
言弗傳匪傳弗遠顧　待之謂何矣昔
陽明先生觀傳習錄而自言曰無意得中

情狀議保留尚書邪瀚私和之對曰天經地義何可
廢也語洩見忌出為南京禮部尚書次潞河遂上疏
骨歸角巾野服遨遊名山闢天山書院聚講發明陳
白沙宗旨薦紳之士即皓首猶北面弟子列如尚書
湛承〻、〻憲陳五德尤以勲節著聲海內云卒謚端
恪所著有易學義禮經辨太極圖解天山存稿及編
陳子言行錄傳於世弟維椅、登進士選庶吉士遷禮
部主事〻崇事以陰歷南京右軍都督府經歷

古林何先生天山草堂存稿目錄

卷之一

奏疏

、順人心以回天意疏
、責令大臣陳情終制以植綱常疏
奏為乞恩給假歸葬前母疏
奏為患病不能赴職懇乞天恩放回調理
以圖後報疏 刪
、獻愚忠陳時務以備採擇以保治安疏
、慎脩聖德安內攘外以隆中興疏
[illegible]例乞恩追贈前母疏
欽奉聖旨事理亟行禁約疏
、勤聖學勵臣工以成治道疏
衰庸患病不堪供職乞賜休致以安愚分
疏
自陳不職乞賜罷斥以肅風紀疏 刪
、懇乞聖明飭勵羣工旗脩實政共圖中興
治疏

衰病曠職乞恩休致疏 刪

凡例陳情懇乞天恩俯賜祭葬以光泉壤疏

申明風憲事宜以重臺綱疏

星象示異乞賜罷黜以回天變疏

南京禮部尚書懇乞休致疏 以下俱蜀稿原闕

題請量行蠲免福興漳泉四府縣錢糧疏

題請地方災傷措處賑濟事宜疏

參巡海文武各官失事疏

參福建轉運司各官疏

參福州府掌印官贓跡疏

議立社倉疏

議請李延平從祀孔廟疏

卷之二

地方事宜

按閩賑荒事宜 嘉靖甲辰正月

奉答制府劉公條議 戊辰八月

約里中諸公條議保障事宜並呈道各衙門

擬立嘉祐書院議

天山草堂存稿卷之一

古林　何維柏　著
門人　葉夢熊　輯

奏疏

順人心以回天意疏　嘉靖丁酉疏入寢征安南并寢沙河功德二役

五月二十日。該內閣輔臣傳示聖諭：今日留時。上天示戒，于謹身殿雷火為傷。朕切感懼，致咎在朕心以也。諭其各衙門大小官人俱要思盡厥職，知果關國家大計，各直言無隱。欽此。臣伏讀於此，見

陛下惕然悟脩省之實心也，次詢芻言求於肖之實，以對天命也。陛下之誠心至切也。為臣子不能上體聖心，以其實告於陛下，是欺陛下者也，是欺天者也。臣不敢不盡愚。臣學術粗淺，不敢效漢儒徵驗之說以誑陛下。特以為今日急務，莫先於順民心而已矣。國之所保者在民，民之所天者在食，民失其所天則怨，怨則逆氣乘之，逆氣成象則天為之怒，而災異出焉。故明辟數於天人之故，則急莫於節一己之欲，以得天下之心，消未然之怨，以致天地之和。夫災不虛生，妖以德禳。頃見數年以來，災異屢出，水旱蟲蝗之厄，日蝕地震之警，四方疊奏。陛下所得而知也。至於民受其慘，物失其依，居者多菜色，死者填溝壑，流離困苦，有司賑恤不至，無所控訴。陛下不可得而見也。財之所生，成於人力，秋毫之入，皆民膏血。陛下所得而知也。至於農事艱難，未穫而償，饑弗得食，下民輓輸，辛苦萬狀，勞弗得息。陛下不可得而見也。陛下即位以來，遇災則有賑濟，赦罔不包恩，至渥也。然而下不能上承德意，私斂百

出，以貪污侵漁無從之吏，下小民受鬻紡，舉室盡罄，民窮至愚，豈得不思此。陛下不可得而盡知也。又況近日論邊糧者，以糧草告竭，督工程者以銀兩告竭，凡形諸奏章，博之羣議，此公用之困，陛下所得而聞也。至其工作所以耗竭之故，與夫邊軍渴望之苦，陛下必不得而悉知也。百姓困於下，公用竭於上，州縣征稅之所，上供殆盡，內府累世之積，日漸消耗。況北有邊虜之備，南興問罪之師，中有土木之役，入之有限，出之無紀，古人所謂以有限

之財損無窮之浪者及今不為之計則雖有志者亦無以善其後矣謀國重臣及是時正宜舉民之疾苦論時之利害度事之可否量勢之緩急一以冒告於
陛下使得備知天下呻吟若此公私窘乏若此天下事勢可否緩急又若此則將惕然而懼翻然而思譬猶屠人執無罪之牛羊將刲殺之以市其利屠者雖安死者甚苦使 陛下親見其窘迫之狀號呼之聲則必急為之所而不忍視而況親見斯民困苦之實而坐視其斃也哉臣以為知 陛下之必不忍也

卷一　三

但旨令之議者皆不以實而謀國入臣某某某畏敢私相附和倡為加賦之說足但知固己寵幸之私而不為 陛下惜天下生靈之命但知濟 陛下今日之事而不為國家顧後日無窮之計謀國之臣若此可謂欺公誤國甚矣 陛下宜懲飭之以為鑒戒夫天下若人身然今有羸病之人神昏氣餒手足不能動顧名醫以治之尚恐其不起乃復加之鋒楚則立見其死矣天下之勢何以異此人心國家之命脈也今財賦不能勝其求力屈不能勝其役人心洶洶然致怨而不敢言然而不敢摇動者私 陛下十數年恩威有以畏服之爾如使賦額再浚橫斂交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為大盜無以自全遇事方深內患復起即如漢武輪臺之悔噬臍莫及矣此志忠士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嘆不能自已者也五子之歌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言慎之不可不早也夫止患於未形則易為力防難於已然則難為功故臣私心懇切望 陛下今日脩省之餘留神揆斷萬機之中何者為急何者為輕何者為本何者為末酌緩急之

卷一　四

序所利害之詳求天命之微審安危之幾亦在乎熟思之而已夫為其所當為者謂之仁去其所當已者謂之智為其所當為者謂之義 陛下眾建宮宇以備規制安南之役以誅不庭天下臣民皆知 陛下之不可已矣皆知理勢所必為矣然臣嘗推之夫能舉烏獲之任者必賁育之徒也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出而語人曰吾力足以舉百鈞是謬也今民力殫財竭公私交困可憂之時也工役之費師旅之興是莫大之任也以可憂之時勝莫大之任是猶責

一雖之加以勝僞獲之重也人皆知其必不能矣故
臣願 陛下今日為其所當為已其所可已者函夫
兩宮之建與 山陵之役所關至重勢實不可已
也至如汴河功德二處之役則在所緩矣夫力能舉
則併時可為臣何敢冒死以阻 陛下但近者該部
覆題汴河之役以七百萬計則功德之改作亦不下
二百餘萬矣至于南都御史毛伯溫議處征南軍餉
亦須四百萬此皆大約遥度之謀乃若工程雇倩侵
耗私弊則有會計所不能盡者軍門犒賞日期久近

則有意外所未之及者往者納粟之例所得不過百
萬尚不足周年之用而天下已嗷嗷然謂 陛下輕
爵以獲利所獲不足以償所失事之至此可謂極矣
今復以千百萬之數責取於困極可憂之時臣恐雖
有聚斂之臣亦無所施其術矣為今之計莫若罷汴
河功德二處之役併力以圖 兩宮之成至如安南
之征臣且未論其利害直謂財力不足恐大事一舉
勢不可止民益困用益窘而師尚未成於此之時將
何以給之夫財非神運鬼設之物用不足其勢必厚

斂諸民民不足則去而歸諸盜賊臣而之盜竭內以
事外智者不為也聖人舉事責於萬全欲以圖成慎
於謀始臣望 陛下再以臣言思之亟寢前命取回
差出諸臣以罷南征則民心不搖天心益享內憂不
作外患自消寔 宗社生靈長久之計順人心以答
天譴之至意也臣待罪言責一得之愚不敢隱諱臣
不勝惶恐戰慄之至

貢令大臣陳情終制以植綱常疏

臣本月初六日伏讀 聖旨。伯温着在院管事。臣竊謂 陛下待大臣可謂至矣。然猶有未安者。朝廷舉措。大臣出處。天下觀之以為法。國史記之以傳後。誠不可不慎也。臣以為起復一事。關係國家典章。甚重。連日揣懼。不已於言。伯温素行。臣不盡悉。 陛下知其能足以委重。故援金革之例。起於衰絰之中。天語叮嚀。勢不容緩。伯温感激被命。亦不敢再辭。忍情赴道。決翔而至。蓋實厚報 陛下。而不忍傷知遇

之隆者。此時情事。寔不獲已。今者幸賴聖明感格之誠。停止安南之役。六省生靈。既各遂安告之願。獨伯温一人。不得以慰孝思之情乎。夫天下未嘗無父母之人也。三年通制。達之貴賤。而皆然。人子至情。雖加一日愈於已。故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以自奪親也。伯温以國家大事。奪情起復。猶可言也。今既無事矣。則當乞 恩求退。終餘服以報於父母之懷。顧乃延留朝著。苟且日月。不能以情事懇求。是可謂自奪其親者矣。然臣料伯温之所未陳懇者有二焉。

一則感 陛下之隆恩。已有臨旨。而不可遽違。一則以衰山在病。所當諱避。而不敢於輕瀆。故隱忍以自拘滯。夫諱避乃一時之私情。人倫實萬世之常道。故苟含隱於公所。內不能以自盡。則非所以為子。進退無據。外無以異於 君。則非所以為臣。大節一虧。前美盡棄。故臣願 陛下保全伯温之節。廣錫同類之孝。責令陳情乞終禮制。臣春間曾閱伯温陳辭。本內云七月二十日服闋。則是守憂之時無幾。而報 陛下之日甚長也。如 陛下矜其人子至情。令其暫回

原籍。以至家之日為始。補衰者離病之時。以足三年之制。畢事乃起。一如常例。則天下皆知 陛下善以禮導其臣。大臣能以禮律其身。無為後世譏誚。昔富弼有母喪。韓琦言起復。非盛世事。富公竟不可奪。仁宗卒從其請。天下後世。咸嘉其君臣賢明。共由以禮而不悖。如使伯温今日果於自奪而不亟請。大臣不以為非。小臣不以為言。則天下後世謂 陛下聖明之時。猶有此事。伯温身為憲臣。猶為此。則胥效成朝循私滅倫。將無所不至 亦異日國史徵之曰。大臣起

復自　陛下今日始矣豈不可深省哉臣日夕痛心
以所關至大一念至誠不能隱默謹具所以伏乞聖
明裁斷

獻愚忠陳時務以備採擇以保治安疏

臣愚戇不敏心直才疎誤蒙　皇上儲胥列職臺諫
茲者奉　命巡按福建一年已滿心力徒竭無補地
方虛辱　明命愧負此生多矣甘心罪譴夫復何言
悚懼之餘尚祈寸進除地方利病興革事宜及各屬
文武大小官員賢否實迹通候再加詳覈次第條陳
外所有得之見聞積之計慮舉自一隅可以達之天
下言之淺近可以資之治理關係世道汙隆民生休
戚謹釐爲五事齋沐昧死爲　陛下陳之其間有不
識忌諱冒瀆　天聽據事論事觸忤權奸者臣非不
知言出禍隨然於生死利害之際籌之屢矣竊觀今
日之事勢實切中心之隱憂臣既叨言責兼有守官
身立公朝時非家食感義循分職在當爲鞠躬盡瘁
情難自已揆之善道似昧明保之彝律以致身非當
容默之日區區血誠尚利　社稷則一己禍福所不
暇計　陛下俯察臣言若有纖毫沽激臣輕則甘受
譴黜重則濡首就戮無復悔憾儻蒙　聖慈詳察芻
蕘狗菲之言頗切曲突徙薪之計　清讌之暇從容

賜覽 勅下所司備加酌議 上請裁擇施行則天
下幸甚生靈幸甚
一愼遷擢以責成功臣聞設官分職使之治事所以
爲民也爲民所以爲國也故官必因能而授任事
必責久以成能是以官脩其職民安其治而君逸
臣勞天下治化可坐而致此君人任官之要道百
王所不能而易也逌觀歷代季世主權不立威福
刂竊舉措刓置而賢否混淆神奸者憑藉得計或
一歲而屢遷愼守者爲引無階歷多年而不動

以大臣不法小臣不廉官徇利而行民被虐而
上侵下護國乃滅亡明君英辟有鑒於此知國之
所保者在民民之所理者在官知官必久而後政
可成也故限之一定之年以爲之資人之才不可
槩而同也故酌之輿論之公而爲之望望所以待
異才也必公而後行望行而衆心服資所以致中
人也必久而後徵事徵而政勳著於 聖祖立法
垂統官惟其人不必輕授任惟其久不苟遷擢
列聖相承恪守此法是以政治昇平民安物阜然

而法久人玩苟且遷就趨習之弊日漸不同至于
今則又甚矣一官垂缺衆討紛如善地有闕百計
競取是以昇之不審而奪之尒亟遂之太驟而更
之甚輕力弗濟者則遐遺而久淹計足行者何趍
遇之不獲或一歲而屢遷或數月而驟改或未任
而即更或無故而易地電掣風飈東衝西逐耿民
務爲苟徇視官職若置郵數年以來愈趨而愈下
夫汎因而進營計倖圖貪鄙奸巧之徒姑不待論
即如志在事功心存民瘼者不久其位則不能

其志旋至旋易雖有良法美意莫可底敍且其
更代之頻煩日月之延閣吏胥上下緣何爲姦與
夫往來送迎之勞供給泛應之費比比而即行者
則又以物宜人事之營辦脚力盤費之需求污者
率以爲常才者亦所不免新舊煩費動經千百貪
夫庸稔甚至掃空民之膏血吮啜靡遺國之命脉
緩急何恃是設官本以爲民今則反爲民病昔也
爲官擇人今則爲人擇官國紀日隳關係至重不
思亟圖而力救之臣恐民無休息之期而 陛下

所以責成圖治日益非矣且如各處巡撫重臣以
一身總戎民之務地方係安危之寄其責甚重是
以撫不會不除代不乏不去蓋慎重而專責之也
近來陞遷太驟遠近頻易輒不問其職事之稱否
人品之優劣亟予而亟奪之漫改而漫代之比經
言官陳列蒙　皇上勑下該部責之久任慎之推
柒矣至於在外府縣以上官員在布政則有錢穀
出納之司在按察則有總憲明刑之政在守巡各
道則有兵戎刑教各項地方之責守令親民豕流

司牧所繫俱甚不小官必慎所選以畀之得人任
必責之久以要其成功縱不能如國初久任之法
亦當申飭而倣行之如蒙　勑下該部參酌舊法詳
加擬議將天下南北直隸十三省大小見任官員
通備查覈除有年資已深居官稱職者查照常資
陞用有德望素著才能異常勳或功著者訪衆公
實不拘常資擢用外其中才之士歷任未滿或雖
有令望未徵實事者今後俱宜一體限以一定之
年責以經久之任任滿而稱者照資陞用未滿而

賢聲卓異者亦必俟之以責其成比滿則超資拔
擢以優其進或賢聲雖久年資亦深適另轉一職
者亦必待其新職之滿方加陞改任俱以到任之
日為始計算守常者遠不逾九年之久卓異者近
必足三年之期畢任滿覈考而加遷毋旋任未久
而遽擢如此則官有定志無懷顧望之私事可責
成皆切圖報之寔乎治天下之道實不出此伏乞
聖明詳採
一禁朋比以彰公道臣張觀古今史載凡公道昭明

則治理日昌私黨不植則國紀漸替是治亂之幾
彰彰可睹臣無暇遠舉謹以今日時事論之臣昔
置身內地則知國論之不定近歷外省益驗法紀
之不行其所以不定不行者大端有三曰黨與勝
之也曰賄賂奪之也曰囑託狥之也夫法者人臣
不得而私也受之天子者也天子不得而私也受
之天者也人臣能守法而後朝廷之法信朝廷之
法行而後人君之勢尊故天下之患莫大於　國
法之不行使臣下有所撓莫大於公道之弗彰使

私黨有所奪宗臣蘇軾曰黨與互進氣勢一合豈
惟臣等奈何不得亦恐朝廷難奈何矣自今觀之
道揆不彰法守日墜同己者顯庸異己者斥謫下
得以干撓於上外得以糾結於中遂得以關節於
近朋比茹連根深蔕固是以內而竊法權奸得而
頤指以濟其私外而貪害小人有所恃賴以縱其
欲贓奸贓露數而付之有司雖情真跡顯然或畏
其依憑氣焰或忌其黨比朋黨遂為之曲意回護
屈法徇情致使事聞當而不問法可行而不行逾

時越歲干犯多罹累及之苦彼豈此妨下民並無
赴愬之門是使天下之人畏臣下之私黨甚於畏
陛下之公去臣待罪言責得於見聞八六年來日甚
一日此朋比之可憂者一也臣望　陛下特諭中
外大小臣工恪遵　國家憲章如有黨同伐異附
私黨奸違法欺公者在內聽科道在外聽撫按指
實劾奏移送法司從重究治仍　敕吏部都察院
今後差除遷補除在京另議外其在外巡撫巡按
並設所在及布按二司掌印正官守巡司道俱不
得差除選補並同一省之人司道員缺改代署掌
及會同勘事者亦並宜異之二司各道官同省者
每司只可各一人多不得其過三人每府縣正佐
官各不得過二人而查委會勘等事亦宜並異之
如此則黨與不羣猜疑易釋執法鮮涉嫌之避下
屬寡望風之圖官司免扶同之弊冤異有伸訴之
所東以煩細於公之勢故今之弊不得不如此也
臧獄達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
也臣竊覩載籍歷涉中外以比于今貪墨之吏無

時無之然未有甚於此時者也昔也或始謹而中
變今至而即縱誅求之急昔也或飭己以畏人今
則公然浴堅之名法度罔顧廉恥頹惡莫直之行
雖古不免然多在闒茸之流縉紳士夫猶恥為之
今則為之而不恥矣昔也或伺於昏夜今則白日
公行矣昔也或以百十今則動以千計矣昔之貪
也無恥心而有懼心今之貪也不畏刑而且濫刑
所以然者非他也以　陛下之法不行也何也夫
奸吏巧計易行賄補一通反是為白數年以來有

犯贓而見問內刑承權之而遷去有間結而革職
內則以不及而調用事方被發則誣陷之書已入
贓贖未追而訴辯之詞已至致使執法者未終而
縱禍得計者幸逃而益縱如是而天下之吏何所
懲而不貪如是而　陛下之法誰其為守如是而
生民荼毒之苦何時可已此可憂者二也臣望
陛下敕吏部申明舊法重贓吏之誅嚴行賄之禁
凡在京文武大小官員有接受贓私并在外官有
差遣入京送饋行賄者緝事衙門拏送法司問理

切責形迹等官今後悉心採訪但有實跡即時指
實劾奏毋得觀聽顧忌還避仍　勅下都察院轉
行各處巡撫巡按等官各於按屬官員有貪汙顯
跡者必須從公親自究問仍行司道等官嚴明
寔務求公當毋縱毋枉應提問者即行提問應參
參者作速參奏遵問官延遲回護聽撫按官參
奏不許徇情容隱其各犯贓官員事發聽從公問
不許裝誣強辯今後部院等衙門採訪天下官員
賢否須博詢公論詳覈事實在外參以撫按等官

舉劾章疏填註考語一一對證查訪有無異同定
其黜陟去留誠為公當其各官聞有私相投遞禍
帖是皆懷挾私忿妄捏撫拾以求決己計者絕不
可憑信各該衙門不許接受以杜傾害搆陷之奸
違者各治以罪都察院仍行十三道掌道御史今
後除軍民人等陳訴冤枉地方利害興革俱照常
審數准行外其各處官吏已經撫按法司等衙門
問革朦朧奏訴者俱照例將奏詞立案不與准行
犯人遞回問擬違者亦治以罪如此一以絕其

墨囑辨復之計一以免地方干運重累之苦官邪
仕進皆知所恥畏而　陛下之法不為私黨所奪
矣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
亡夫囑託者乃無禮義廉恥之大者況所關者則
又甚不輕也囑託一行偏黨立見以之用人則紊
衡鑑之公以之聽訟則枉是非之實以之立事而
事謬以之行政而政殊公道之所不明民情之所
不平也今之內外臣工多有沿風踵陋罔顧行恥
或敢利而忘義或徇情而干請或於其所親愛而

原缺第十九葉

求以恩庇之惑使其所尊貴而求以變易之敢犯
公議求挾己私阿從者則虛譽交騰忤臣者則謗
毀立至位均則切戾報之圖勢殊遂肆中傷之計
自非守 陛下之法重於愛身鮮有不爲其所奪
者此風不息則日寖月盛上援下阿而民無所措
手足矣此可憂者三也臣願 陛下勅下吏部都
察院申明憲綱再加嚴飭詳議 上請備行內外
大小文武官員今後若有徇情囑託及聽囑託者
囑者聽者事小情輕皆降級內者調外外者調邊

情重與贓者各罷黜犯贓問罪吏部都察院撫按
科道并在外按察司等官但遇盜竊犯贓從重
加二等受囑者亦行許首發免罪如此則行者有
所畏而不敢以干請守者有所恃而不敢以阿從
而 陛下至公之法不爲臣下所徇矣此三者各
從其類其實相因以至望 陛下察臣之言切中
時弊 勅下所司倫議施行於以濟未形之患保
治安之道寔不外此伏乞 聖明採擇
一作人才以臻實用臣聞天生一代之才自足一代

年亢陽匹夫懷憤六月飛霜近歲竄逐之人豈止
匹夫匹婦之倫得不逆和氣召災沴乎臣願明慈
矜體而深思之仁宗嘉納其言於是以至誠待群
臣開公道以收善類始焉不及於公卿鞭朴不行
於殿陛昔之斥逐於外者相繼召用以故當時賢
士匹休蹌美協成嘉治後世尊之曰仁三代以下
之君至今得爲首稱臣嘗自二臣之言歷觀古今
治亂之機莫不由於君子小人進退分數之多寡
乃知人才有益於國家而根作長養之機在上而

不在下蓋人之才也成之甚難摧而壞之甚易今
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萬鈞之所壓無不靡滅
人主之威非特雷霆勢重非直萬鈞也士以微陋
幸而委贄策用感義盡職效力圖報乃分之常其
間有背公懷利沽名植黨自干憲度者是則法有
所當加故刑行而人足勸乃踏志切於爲民事尊
於報主心固諒其無他跡或類於過舉中才之士
•本難盡美欲加之罪夫豈無辭但不討其心事之
是非人品之美惡輒按其跡而遽致之護其左右

權奸之言又乘間而中傷之是人主之怒愈激而
擠陷之計易行是以威加勢壓輕則或寘於散遂
或置之廢棄重則或繫之桎梏或斃於鞭朴嚴刑
峻法見者屛足聞者駭心由是而當塗之士則莫
不依阿淟涊承望競逢或趨權以求合或阿媚以
希容其視天下國家事如越人視胡人之肥瘠漫
不相涉私誤則徒懷太息事至孰肯圖維而志士
逢適則或以傷弓之鳥畏入於矰繳或以不容遣
棄終老於巖穴或以微罪見逐竟斃於下僚此人

才之所以日之世道之所以日降災戾之所以日
甚生民之所以日蹙古今理亂興衰之故歷可鑒
睹此忠臣義士所以扼腕憤嘆而不能自已也我
聖上以嚴明馭臣下以仁愛澤萬民歲當大辟 聖
上慎恤刑獄恐有不當屢以傳睿德至渥也推是
心也則臣下罪不至死 聖慈豈忍加刑其有執
而杖之者正以示警使之省改己爾但以威警斃
就身非鐵石有不幸者輒即暴死則足以致災召
戾為水旱為沴疫為地震為星隕誠有如宋臣之

所謂匹夫匹婦之冤而已也夫今不圖臣恐天
下後世待以是而譏 陛下之仁 陛下乾剛獨
御燭奸嫉邪惲慎如其貪佞如其鄙庸如其皆能
斥而去之至明斷也然而數年以來仕繳官數未
見日登於理士之見利則進職便則奪頑顏喪恥
集詬亦節阿合者家顧庸鄙忤者遭謫罰天下士
氣湮鬱弗宜待用人才剝落殆盡臣又觀九卿當
官各舉遺逸叙部皆疏名 上請通者起尚書唐
龍張潤都御史王大用等頗慰時望然而向所舉

者多以黨與見疑而未用所未舉者則以遯跡未
聞而不聞是使沉滯者登用無階在位者緘默是
競誠有如唐臣所云者夫今不察臣恐天下後世
得以是而議 陛下之明臣望 陛下思臣所述
李安期已杜告君之言俯察微臣對非之見知國
之所積餘者在士則培植之使有成難成而易壞
者人之才則長養之使不傷今微凡臣下有遺犯
者則付之法司議擬 上請明正其罪則威不怒
而人心畏刑不煩而士志服毋遽杖責以傷天地

之和異日筆之史冊恐為　聖德之累仍　勅下
吏部會同都察院備將前後諸臣所舉遺逸并歷
年各處撫按所薦地方人才及查內外大小臣工
有以微罪細故見在禁錮者逐一從公查覈分別
可否疏名開列事由　上請裁奪或使之生還或
以時錄用仍將一二竊法權奸罷而斥之以絕其
私門之黨則公道彰明而士心日勸各安其位各
脩其職居常皆靖共守正之臣濟變有捐軀伏節
之士　陛下端居無拱天下可得而治而所以詒

燕翼之謀者益悠久無疆矣伏乞　聖明詳察
一黜奸邪以警臣工竊惟相臣執政與國體同任用
匪人則憑藉寵擅作威福植黨罔上懷奸誤國
君子必被其禍生民必罹其毒天下治亂升降之
機全繫於此臣謹按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
謹身殿大學士嚴嵩陰懷蠆毒貪鄙狼詐濫汙禮
秩久踰物議喬竊宰執大拂輿情前後諸臣白簡
之所摧毀皂囊之所鳴攻既詳且悉然而尚玷元
僚未遺顯亦任重而惡愈縱人畏而不敢言此非

聖嚴明威故為曲全之者哉良由嵩之為人柔態奔
阿外騎而中奸巧佞變詐言滑而汙擂慧捷足以
文其非機深莫得測其際　陛下得於接見或覘
其動趨勤給順承足託則量其或不敢為惡故始
則姑而用之繼則信而任之又以大臣任重體尊
未可輕以人言斥罷故委曲保全　聖度恢弘臣
何敢不將順若以事無大關涉所利在嵩而所損
不在朝廷所惡在嵩而所憂無預社稷則臣亦觀
聽之而已何敢冒充以瀆　天聽但其所係害大

禍深臣當言責義不容默夫執宰重臣臣姑存大
體不必指摘細事直論據大端旬可備見其惡傳
曰媢嫉之人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是何如其嚴
也惡其妨賢病國也書曰臣之有作福作威其害
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何言之
甚也臣僭而民陵不可長也嵩自秉政以來藉寵
而懷奸盜權而植黨阿附汙合者則援之以進用
守正忤己者則擠之而敗斥睚眦之怨必報纖芥
之讎必復無辜善類每被中傷平時物望動罹譴

黜貪夫贓客多出其門牙爪腹心分居要路致使
外而憑依小人有懸其䰟像扶挈以縱貪內而附
趨鄙夫多聽其頤使濟惡以黨害恩市私門氣焰
中外天下徒知畏嵩之奸黨而不知有朝廷之公
法此其嫉賢害正作福作威懷奸蠹國嵩之罪大
也前戕諸臣奉　旨　廟議嵩陰主邪說將以謟
惑　上聽傳之中外士論切齒仰賴　聖聰天縱
明物察倫尊尊親親凜不敢犯其說遂寢及檢討
郭某至京得其頤指遂從而倡其議太僕寺寺丞

某又從而附和之幸　聖上洞燭邪奸明命震赫
下旨云違典禮自有裁制再有輕議奏擾的拏問重
治欽此某既奉　明旨乃敢故違輒又陳奏及爲
太廟鮮以進觀其　廟鮮之詞有曰桓僖親盡無大
功德而曾不毀故天火之迹者天实豈無從始是
何言也逆天悖倫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某小臣
也　廟謨大典不許再議若非嵩陰主要結於中
則某邪悖不道之言安敢以褻瀆再擾拏問
聖旨尊嚴若非嵩維持庇護於上則鄢某違　旨

上之罪何得以倖免然某某之情狀而嵩之譔導
逢之奸居然可見向非　聖上明達中正洞察羣
枉則嵩幾誤　陛下於干倫斁典而天下後世以
陛下爲何如主嵩之悖逆欺罔其罪又大也原任副
都御史某年老衰庸拜跪艱扶已不堪用嵩乃力
而薦之　陛下逮之使來秩之貳卿而不用以事
已洞見嵩之姦矣今任通政某貪鄙小人衆黜已
久乃潛投京師厚貲實鑽嵩納而奏之既而將而
用之夫明廷取舍關世道之隆汙一時舉措係萬

代之瞻仰嵩之欺罔引進匪人朋植私黨固其鄙
夫患得患失之心無所不至其如天下後世謂
陛下聖明之主乃爲其姦惑豈不可惜哉此嵩之罪
又大也臣跡嵩之所爲大抵其嫉賢妬能如李林
甫其陰害忤己者如盧杞其藉寵納貨積如鄧
注其與近習盤結如元載其詐悖慘毒如史嵩之
在廷臣工有一於此則宜亟在誅絕之科況身兼
衆惡罪浮四凶豈可尚居弼丞之位臣跡遠孤立
與嵩絕無纖芥之嫌今首論其惡則禍且不免忍

輕生以希徼訐之譽臣愚竊謂自古奸權當　若
察識不早太至誤國追鑒往事未嘗不痛恨於林
甫諸人也目擊時憂心懷忠憤興言出涕不容自
已仰望　陛下俯諒臣心詳察臣言盡取前後諸
臣論劾章疏參考其罪狀始末乾斷雷厲將嵩
並賜嚴懲其某某責令致仕某某斥逐仍行法司孥問
以爲奔競無耻違　旨欺罔者之戒庶內外大小
臣工俱知惕懼感服奸黨畏避而公道昭彰法紀
日振而　聖治清明此實　宗社之福也伏乞

聖明詳察
一勵憂勤以脩內治臣聞寇虜之患雖帝王之盛所
不能免水旱之災雖堯湯之世所不能無要在禦
之有道則外患自弭脩之有豫則內變不作是以
自古明辟獨觀萬化之原思圖治安之實脩之廟
廊自可以運之天下行之中國自可以達之四裔
故可以祈天永命徼聞令譽致之後世悠久無疆
歷觀古今天下治亂後世監戒皆在於人君之一
身可不深長思哉　陛下所居者堯舜之位也所

治者堯舜之民也即位以來未嘗一日不欲以堯
舜之德澤天下然而今日之民未被堯舜之澤者
其故何哉書曰慎厥終惟其始詩曰靡不有初鮮
克有終　陛下登極之初憂勤圖治未明而視朝
日中而聽政篤意聖學納諫求言開無逸之殿
扁豳風之亭成恭默之室弘九五之齋以此而事
天享　帝以此而率　親臨民行之十有餘年百官
庶士爾孫法守四方遠邇顒顒沾化臣尚時伏草
莽則見父老欣騰思見德化之成及臣登十四年

進士改庶吉士讀書時以朔望得預朝班恭覩
天顔未嘗異期及候法駕躬祀　南郊宴御慶成
經筵講學以時舉行未嘗廢輟然而臣民追論昔美
已云漸不如初至于今則又月異而歲不同矣
朝儀久曠國紀多褻　陛下每切憂民之言而天下
多有失所之民　陛下時嚴勤政之令而百官多
有廢怠之政數使機度未熙而化理日窒取舍倒
置而公論不明苞苴公行而官邪異譽黨與漸成
而威福日竊是以數年來官失其職政失其理民

蒙其害物受其殃邊庭多警震動　京師且江北
諸郡則罹水潦之慘江南各省則被旱魃之災閩
陝以西則有地震之警浙閩江廣瘟疫盛行民多
夭札歲歉民饑流離困苦山狼海猛在處竊發四
方奏章疊見廑閑內憂外患併于一時仰伏
聖武明威生擒逆黨醜虜寒膽可爲無事然不可不
慮也今之進說於　陛下者孰不曰天下已治安
矣邊境可無患矣四方可無憂矣殊不知軍民嗷
嗷仰哺人心洶洶嗟怨流亡之微已兆意外之虞

可憂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夫
未雨而治牖猶思患而預防矧今災也已形尚不
盍爲之所將見憂不在邊境而在中國患不徒手
足而在腹心元氣耗竭百病交乘衆志不固邦本
動搖事至而方爲之圖勢逼而迨爲之悔蓋亦晚
矣臣　望　陛下察目之言惕然警勵大奮乾剛俯
觀今日之時事追懷初年之盛事美歷監古今治
亂興衰之由圖惟　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思百姓
之困苦流離則求所以安戢之思水旱之變故困

仍則求所以祇膺之思人言之足畏也則求所以
順衆之思天變之足懼也則求所以時保之思人
才之空乏也則求所以振作之思耳目之壅蔽也
則求所以開導之思壬憸之蠹政也則求所以遠
放之思寇虜之未戢也則求所以安攘之思　陛
下之天下受之　祖宗則求所以光大之傳之子
孫則求所以培植之思以祈天永命備勵中興之
政非但爲　陛下今日計也所以爲　聖子神孫
萬世詒翼之計也昔者宣王感脫簪之諫奮然勵

精周室所以中興武帝下輪臺之悔惕然悟漢祚
所以復振是以主一心轉移之機遂能去危即安
轉否爲泰古今所謂明君賢主多在於悔過遷善
以成其所以大過人者如此況我　陛下正當春
秋鼎盛之年懋邀始終典學之志則中興大業將
起漢而並周矣臣敢以憂勤終始之說進焉伏乞
聖明詳察

慎脩聖德安內攘外以隆中興疏隆慶元年十月

臣以迂愚蒙 陛下召用叨受今職感激趨赴入侍淵班得覩 天顏納諫受言事從至當經筵日講學務時敏群工在列濟濟蹌蹌奏事承 旨莫不祗慎大臣奉公小臣守法苞苴不入請託不至盡洗往昔逕貪黷之習清平景象臣謂此出竊幸遭逢夙夜矢心隨分盡職以事 陛下固不敢以言塵瀆 天聽但觀今時事尚切隱憂有不容已於言者仰惟陛下踐祚之始正世道維新之會固宜天心克享実

害不生化行俗易奸宄不作中國尊崇外夷賓服副致歲治顧今有未盡然者臣自外來江淮南北百姓罷病艱苦萬狀官府威信不立上下不相維繫民逸頑獷軍逞驕悍士踵澆訛以下凌上以賤辱貴法紀陵替漸不可長比至畿甸霪雨釀災傷稼圮廬饑餓委野加之遠方州郡山酋海醜尚多竊發頃者上黨東犯永平俺荅西躪石汾荼毒之苦慘不忍聞至于臨城虜官百十年來實所未有將驕兵疲緩急何恃虜情叵測後患當虞臣竊為 陛下憂之夫當此內憂外患之時正當勵警惕之日故臣敢以脩德安攘之說告臣願 陛下每於講讀不徒聽之以耳而驗之以心將所說經史咨析疑義務稽帝王脩德立政之方古今治亂興衰之迹以為法戒又於大臣中有才德可資啟沃者推舉數人俾與講讀諸臣或輪次入直或以時 召見以備顧問要知心何由而可正身何由而可脩家何由而可齊國何由而可治天下何由而可平內治何由而尊嚴外治何由而制服講明而力行之及退居宮中擇老成謹厚內臣諳人服

勤左右崇護聖躬俾游處有常度寢御有常節則出入起居罔有不欽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敬 天法祖以此用人行政無不可者每日 朝講之暇請御便殿與執政元老商確治理將中外臣工所題奏事務擬其關係重大緊切要畧裁確施行仍 召部院大臣詰問所司如進退百官當何以久任責成以熙庶績責之吏部錢穀會計當何以量入為出以經制國用責之戶部憲章典刑當何以品秩名分以端習尚責之禮部詰戎禦暴當何以簡練兵以安邊

控遠責之兵部刑罰訟獄當何以明允欽恤而使民
不寃責之刑部水利土木當何以興革嚴行以節紓
民力責之工部員僚需度當何以振揚法紀以風勵
天下責之都察院其餘職掌悉付所司　陛下提絜
大綱時賜叮嚀則百工愈加警勉和衷協寅爭相磨濯
以趨赴事功如有怠玩及不當於職者言官據事論
劾使不敢肆況近日當事大臣多有誠心體國堪當
委托正人布列足備任使但臣子去留無常後先識
見或異　陛下宜及是時將天下國家機務悉心共
爲圖理以預杜土綱繆之防且　皇上春秋鼎盛正
當憂勤惕勵未明求衣日旰而食苟非隆冬盛暑不
宜暫輟　朝講競競業業以理萬幾不可自暇自逸
蓋天下安危生民休戚人心向背天命去留皆繫於
陛下之一心　陛下之心正則發過見遠以正
朝廷以正百官以正萬民天下莫敢不正此古帝王
所以安中國而撫四夷以成中興盛治者用此道也
伏望　陛下詳察

乞　恩追贈前母疏比例

臣由嘉靖十四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十六年正
月除授浙江道監察御史蒙　先帝推恩照街　頒
給封臣父某如臣官臣母馮氏妻勞氏俱封孺人惟
前母陸氏未得預贈臣以筮仕卑微不敢陳乞時念
前母尚安厝淺土比例陳情回籍遷葬後以病家居
至二十二年五月還京九月差往福建巡按二十四
年六月内以言事被　謫遠　恩賜爲民跧伏林壑
二十餘年自甘迂朽絶意世榮頃蒙　皇上簡名

歷今官臣感激驅馳同母前來供職比至復遇　恩
典臣父得贈中憲大夫大理寺左少卿臣母封太恭
人妻封恭人而前母尚未之及臣竊念子於前母以
母視之所生之恩不同以父推之因心之孝則一況
臣父素稱前母事太父母賢孝語咝輒泣下臣自童
時即往讀前母家事前母舅如母舅歲時忌諱祀事
我母奉之惟謹由臣父母觀之存歿愛敬合同無間
乃今貴賤名稱大相懸絶臣母子之心實有不能自
安者故敢比例陳情上懇臣查　先廟恭政業盛舉

士桀昂與近日尚書黃光昇侍郎王本固徐綱等乃
中外大小臣工九乞追贈前母者俱蒙　准賜頒給
臣與諸臣情事相同體例均一伏望　陛下俯賜矜
憫　勅下該部查照先後諸臣事例一體　准給前
母應得　誥命則覲心協原配之宜　聖德廣錫類
之孝而臣母子款私情亦獲少慰矣臣無任懇祈激
切之至

勤　聖學勵臣工以成治道疏

臣聞人臣盡心爲國當以帝王之道事其君
心爲民必以帝王之治責諸己蓋帝王之治本諸道
帝王之道本諸心帝王之心本諸學帝王之學本於
上下交而後成臣嘗觀古昔盛時君臣非自能神聖
也其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君以此責難於其臣曰
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臣以此責難
於其君至於成湯則有若伊尹太甲則有若保衡太
戊則有若伊陟祖乙則有若巫賢武丁則有若甘盤
文武則有若呂散成康則有若周召上下君臣交相
儆戒不敢荒寧矣成此學以臻大道運諸心以達於
政當是時内則百揆四岳外則州牧侯伯莫不同心
一德以欽厥職百工庶政惟和六府三事允治德普
天下聲施後世自是厥後教弛道湮人心陷溺君不
知所以盡君道臣不知所以盡臣道徒以習術相事
使功利相征逐挾法制以把持天下而羈絡斯民其
相與有爲者又不過隨世低昂爲慮於章程法守之
末以致力於補偏救弊之方所謂脩己治人之理天

德王道之要不復講求其間英君如漢文宋仁有可
學顧治之資而不遇其臣聖賢如孔孟周程有好學
輔治之實而不遇其臣君君不遇其臣則不能以成
其學而達之治臣不遇其君則不能以行其學以濟
夫時自漢迄今道汙治陋極矣肆惟我　皇上淵穆
溫文寬仁恭儉嗣服大寶敬承　先帝遺詔以推廣
德孝信任輔臣以斡旋世道日就月將遜志時敏節
戒佚遊罔失矩度法行近習教肅宮闈恩威出自淵
衷取舍裁于宸鑑納諫從言懋昭帝王之度謙虛弘

允協聖學之基大小臣工夙夜祗承三公輔政協
德和衷卿士大夫靖共法守衆正盈朝奸邪歛跡上
下際遇之隆時運昌泰之會二千餘年寔所曠諸數
而守之帝正事業可坐而致然臣竊慮之難得者時
保時者幾幾者學益天命無常理亂安危相為倚
伏今雖時泰運昌然幾微謹畏之不存則怠荒之所
自起上下儆戒之不至則變故之所由生況人主一
心攻之者衆嗜好急世道汙隆國家興替所由繫
不可不慎故臣敢以交脩進學之說進復列君道臣

道今日所當盡之寔以告　陛下伏望　聖明詳察
一曰盡君道人君一心萬本原君心正則天下治而
享國長久君心不正則天下亂而天祿永終故曰
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昔殷高宗宅
憂三祀既免喪弗言群臣諫曰天子惟君萬邦百
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高宗悅
而言乃命傅說曰爾惟訓于朕志爾交脩予罔予
棄予惟克邁乃訓於是學于古訓道積于厥躬旁
招俊乂列于庶位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故四海之

內咸仰高宗之德而享國五十有九年稱為盛治
陛下諒陰不言恭默思道同符高宗盛者
先帝服除即吉正可言乃雍之日臣伏望　陛下鑒
高宗允懷于茲之心及今可與諸大臣言每日視
朝之後請　御便殿宣召元老講論經史道理以
為政治本原間召九卿各衙門大臣問以職掌責
令奏對凡有嘉謨嘉猷悉以入告及于中外群臣
有學術純正德行老成堪資啟沃者舉十數人或
遞時召見或輪次入直朝夕納誨相與講求帝王

心法以達天德率由帝王治法以弘王道 陛下
恭己淵默靜理化機則自深宮以至大廷莫非戒
懼脩省之地自旦興以至晦息一皆憂勤惕厲之
時思平天下之在絜矩則公好惡以欽厥止思喜
怒中節由於慎獨則致中和以賛化育思帝王一
日二日萬幾不可以太康則必如堯舜兢兢業業
戒逸欲于有邪思天祿永終由於四海困窮則必
如舜禹相告戒罔淫于佚以執厥中思后從諫則
聖不可惱于酒德之愆則必如禹之惡旨酒而好

善言思君臣咸有一德則必如湯之不邇聲色以
協于克一思君子有大道惟命不于常則必如文
王望道未見而視民如傷思王者所其無逸則必
如周公之戒成王先知稼穡之艱難乃可以保文
武之業而無失此皆君道之所當盡者臣望
陛下以此而責成于己毅然行之則協德率憲享國
永年匪惟無俾專美于有商而都俞喜起天保卷
阿之盛可復見于今日伏望 聖裁
一曰盡臣道高宗命說有曰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

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蓋人臣必
以道自盡而後可以道事君必交脩于下而後可
以責成於上故曰后德惟臣不德惟臣臣觀由漢
以來人君不能致治安民寔由臣僚不能治道匡
正有負于君無論前代即 先朝事可為近鑑
世宗先皇帝聖智英斷足大有為使得賢臣同心輔
相則嘉靖殷邦可致臧治顧由學偏失職時競勝
黨同伐異奸權專政逢悅諂惑比周恣肆荼毒生
靈天下若岌岌矣晚年 先帝悔心既竄渠惡一

二元輔維持斡旋而勝負消長之幾亦艱且危哉
皇御極二年以來人心轉激世道改觀然承酷烈之
餘四海困窮未甦災異奸宄未息職思其故實原
於此調元燮泰正在此時今卿士大夫忠清敏慎
守正奉公大異往昔廼精神志意未孚通於上下
法紀軌物尚壅滯於多方群邪庶邑踵故襲常所
督責者簿書職守之末而開誠布公之體未彰所
計量者體貌勢分之常而僉謀大同之誼未協紛
更則於浮議寔意衰於彌文事未盡一或此是而

彼非政之遠圖多朝行而夕改且奸弊包藏伏深
憂於莫測秉閒柢𢸣隱檝檻於無形慮遠察微責
於定志上紓下澤貢在同心伏望　陛下勑諭內
閣輔臣申飭中外大小臣工共圖同心盡道之實
每朔望　朝畢輔臣即出與九卿各衙門長佐會
於公所廣忠集思揆政論道各將掌職事摘取重
大者質証訂確當付所司施行工關君德及今昔
機務所當變通釐定者從容商議協求經久乃以
入告九卿各衙門之長每五日堂事畢率僚屬于

後署坐論職事當否有無怠玩比護互相救正者
佩執怙終及欺罔奸私即當聲責繼以恭治俾人
知警畏爭赴事功其在外撫按與司道郡長亦做
朔望之會以究軍民休戚以察官吏賢否事關
廊廟亦即以入　聞司道郡邑之長暨乃僚屬亦做
五日之會忠告規勸節用愛人盡心脩職有不恭
不恪者有賞罰如是則大夫師長不敢逸豫而切
於憂勤中外遠邇不敢欺玩而一於畏敬書曰百
官脩輔厥后惟明明又曰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

司以公滅私民其永懷是上可以匡正君德下可
以康濟民生臣言若迂實切治理伏願　陛下俯
賜詳察勑下公卿大臣及時裁酌期必在行交脩
定志興道致治所繫不細伏乞　聖裁

懇乞飭勵羣工慎脩實政共圖中興盛治疏
臣
聞天人之徵運於無心而感於無象惠廸吉從逆
凶惟影響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自古
汾興時亞治世或不能免此固適然之數然天心仁
愛人君默寓警戒至意不可不慎察也我　皇上睿
德天縱聖學時敏尊信大臣作率羣屬中外法守顒
然効職君臣相得宮府一體漢唐以來少如此者宜
宜大化均調日臻治理乃有未盡然者冰雹雷火星
殞地震水旱之警四方奏報沓至頃者淮河泛濫淅

海恭嘯漂溺民物尤屬異常是或天地適然之數乃
聖心鑒惕不以適然自諉警戒思以慎脩恐懼所以
致福祈天永命用保治安昔者堯水湯旱二君不以
適然自諉業業警于慄慄自責且欽若敬授允釐百
工以熙庶職敷求哲人各守爾典共承天休時雍允
殖之化古今興隆臣觀今日盛名未得其故然天不
言而示以事迹雖遠而幾則微況近該各處撫按論
劾貪酷官員尚多縱恣日切見聞感憤衰憊有不容
已於言伏循愚嫌出位未敢他及謹以臣所恭佐預

聞者條列七事上陳　睿覽伏望　皇上體文王望
道未見之心切視民如傷之念思天意不可忽察民
困所當矜飭諭臣工亟致脩省之實共圖保泰之機
臣今所言固極迂愚或有一得堪酌　聖擇乞勅所
司議擬可否　上請裁行臣所未言并諭羣臣各思
職掌務攄所見恭酌　上聞則明目達聰而光被四
表好問則裕而建中於民舉天下之中和致位育之
盛治帝王盛德大業可復見于今日臣不勝大願
一專責成以覈實政古稱知人惟帝其難天下百司

庶職非一二聰明所能詳察甄憑上官考語以為
進退但所考註類多漫忽託詢訪於任使借耳目
于左右毀譽徇情聞報與實以致賢否混淆舉措
易舛官非其人民失其所叢愆名實由於此蓋
緣法守未一難以責成治狀詳稽乃可底績古之
觀人必察其行事尊且久而後論定今欲論量百
官必先專責內外長吏以考覈屬官為首政以當
否多寡為殿最在內部院省寺司府苑監長佐各
察所屬在外知縣察一縣之屬知察府共僚佐及

州縣之屬守巡各道察所轄府州縣之屬二司之
長察其僚佐及各府州縣之屬撫按二院察各司
道府州縣之屬務在詳覈職掌填註事蹟能否分
別上中下三等開報確當毋得含糊兩可苟且塞
責各官考語下列長吏姓名以備稽行連坐之法
凡註考不系事寔輒肆浮詞宜上而中宜中而上
宜下而中宜中而下錯二人降一級宜上而下宜
下而上錯一人降一級後以此遞降錯十人以上
褫職不叙古之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能非以

積日累勞也今考屬官必考其職掌以稽政事之
失得按其境土以察民心之從違司銓衡者人才
有無周知考覈有無當否陟黜有無枉濫司民社
者稼庶有無樂業丁口有無逃亡田里有無墾闢
司錢穀者會計有無明當收支有無侵尅錢糧有
無完欠司教化者庠序有無振興士習有無崇正
節義有無表揚司戎務者兵壯有無克練營堡有
無疎虞盜賊有無發司刑名者獄訟有無冤枉囹
圄有無淹禁贓贖有無完逋司邦土者城池有無

完固水利有無興舉橋梁有無脩理司臺省者論
列有無公慎糾察有無明當風紀有無振興肅及
諸衙門所司職務不拘兼專一一覈寔能否分別
等第照款開註如職事備舉衆心戴服者為上考
政事能脩民無怨言者為中考政事民心半得半
失者為下考咸無考取者罷斥不叙夫責專長吏
法嚴連坐則考覈不敢怠忽可悉人品之真是非
無惑浮議可得治狀之實賞罰進退自然公當百
工庶屬益勵進修此官人安民關係治理伏乞

聖裁

一廣辟薦以弘大公昔周以伯冏為太僕正命之曰
慎簡乃寮毋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則
周時為官長者皆得自舉其屬其餘百官大則委
宰臣叙用小則聽州郡辟薦廣所知於各舉以啟
衆正之門協僉謀於大同用布至公之道賢以彙
征官無倖位用康庶事毋剝蒸人治理休明率由
是道其後循襲易轍計日冀勞廢周漢之遺規狗
魏晉之陋格昔人所謂百僚萬品惟專斷於所司

勘薄呼名可受成於一吏無慮乎賢庸雜進壬巧
混容蠹政殃民名實病國歷代相沿勢極難反更
化善治幸際昌時近該本部申題通行撫按查覈
屬官有貪污不職即行題叅州縣員缺許推佐貳
及教職相應官員具奏陞補遠近景從益有維新
之漸矣但未覈詳定覈寔薦舉之法今宜倣周官
太宰之職歲終令官府各正所司受其會計聽其
致事而詔於王在京部院省寺司府苑監在外撫
按司道府縣各衙門長吏詳覈各屬上者考於內

表薦可當大任者若而人中考者可備資循用者
若而人下考者於內可即行追治者若而人備稽
各所職掌事蹟開註論列俱於歲終類報吏部吏
部以百官之成質于　朝廷凡內外重大員缺即
於所舉員內叙用其循資遷補於稱職中平內叙
用京堂員缺即於題缺之日具達應同會推衙門
長佐各舉相應數員開報吏部吏部擇所舉多者
數員循歷治績　上請下轄臣裁行其內外官六
年三年考察率藉此為誅賞是予奪之權係於吏

部而統於輔臣體勢尊一而不撓賢否之實責成
長吏而協于僉謀公道大同而不偏又必條定賞
罰格例視所舉多寡為陞獎階級蔽賢不以聞及
以不肖為賢者覺發即行連坐亦通計所失多寡為
罪重輕各長吏有不公不當在內聽部院在外聽
撫按查叅撫按舉劾叅究不公不當部院即行查
叅若部院查叅考察及該司黜陟不公不當聽科
道官隨事論劾是謂賞罰嚴明不敢不盡心以稽
覈是非詳寔不敢不守法以布公如此則　朝廷

之上不出戶庭而周知天下之人才不俟考責而
盡得人才之實用官脩其職政得其理民心用安
天意可得此執簡御煩平治天下之要道也伏乞
聖裁
一慎陞擢以懷永圖臣嘗見有司長佐不二三年多
陞王官竊以為升今貳銓部始知候選猥冗員缺
有限曠滞歲時未膺錄用故為騰併以冀踈通蓋
緣開納途廣干進門多不問行檢止較錢帑清時
躐均鮮諸蜂塵公家懸缺如貨務從踈注旁通

正走淹玺白手操先積勞躐後仕無因㳒各像罟
且之私官以倖成愈肆豁墾之欲苛政甚於虎狼
膏脂嚴於漏納昔人謂剜肉醫瘡瘡未愈而骨已
寒擊嘆時事何以異此目今同事諸臣曷嘗不激
中太息顧未能議處者蓋以用人理財各有職掌
輸粟鬻爵起自漢廷但始時條級簡約未為民害
自後賣傍例緊決民蠹國承訛襲陋流弊無窮頃
因言官建白該部酌議停止一二益委曲調劑矣
然銓塗循仍行品雜選積冗未汰宿蠹尚滋夫經

國制用在權利害之重輕達體識微貴慮始而揆之
終始民之無所定由官邪官之失德彰示寵賂揆
厥所貽祇緣利誘上之所誘為下之所必趨例之
所導則法之所難禁臣望 勅下吏戶二部集羣
臣議通查通歲納例所入若干見任緣例中外官
員若干每年廩薪需給若干槩以一考兩考論量
每官始之所輸終之所得大約相當與否至其倚
法虐下所入何啻百倍是陽取而陰予得一以償
十使納粟貴鬻償之名下民罹魁剝之苦 經國

若此非計之得也然司國計以歲需為急而又安
敢遽議罷乎說者謂姑就今例再行酌議宜加之
選授益以疏註界以內外各衙門所屬散秩不授
以親民之職選授者照階論叙優免身徭添註者
查年上選循行銓職考滿無過亦得貤 恩夫祿
馭其貴優復其身榮及其親人必遵奉上納如或
不然則 聖明經制豈無遠猷蓋足國不在于斂
財而貴于節用也 勅所司通覈天下用年歲輸
及歷支實數通融會計以為經制臣聞古者大臣

於歲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以三十年之通制
國用量入以為出蓋每歲所入均析為四而用其
三每年餘一則三年之餘三又足一年之用此所
以三十年而有十年之餘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
凶旱水溢民無菜色此古昔君臣相與定為中制
以慎長久之圖書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蓋謂是
也漢文帝欲為露臺召工計百金曰百金中人十
家產也遂止不為以天下大君猶為天下惜百金
蓋以財者民之命也文帝志切憂民務執儉以謹

度不專財以害民故衣綈履革後宮衣不曳地集
上書囊為殿帷德至儉也至其參老勸農議賑
以佐百姓每詔令下父老扶杖仰觀德化是以百
姓乂安天下富庶幾致刑措治化成康其在圖鑑
可為世法者也伏乞 聖裁
一議調謫以原進條有司官員或以不及或以浮躁
或以詿誤而降調者類多處以偏遠被謫之官
不能自信一遭擯斥輒自暴棄視謫所為宦途以
民事為藐猶才者輒浸忍自輕不肖者益肆恣閔

忌昔人所謂以罪吏為遐方是謂惠遐遠偏
州下邑何負聖化而獨受其懟似非懷敕平施之
政也又外官有才堪繁治見任偏僻及堪治簡見任
繁劇撫按具奏更調固有明例以臣愚觀之猶屬
未安夫縣有大小而民寡皆吾民也民得賢令如
赤子之戀慈母襁抱舉首方幸悅安吾遽忽奪之
他手況一經遷調新舊迎送之勞不免煩費殺彼
趨此之政未即感孚或治行已稍知者皆失似非
愛民一體之道也伏乞 勅下再加詳議今後降

謫官員只論事務煩簡多得通謫偏遠宜處以近
地庶幾詿誤者能策勵表見以大振新之機不肖
者有所畏懼必戒貪饕之虐及於撫按所請更調
未可遽從酒慎加詳察如見任煩劇而才力不堪
起送赴部別用或查所轄地方見有相應員缺具
奏下部酌議填補若簡僻賢能必久任俟滿以責
其成覈績超遷以優其進是從謫寓激勸之權調
用無紛更之擾則遠方免橫罹之苦偏邑蒙惠澤
之終矣之治理裨益不少伏乞 聖裁

一嚴追治以警貪酷本部見行事例亦官員貪酷革職
為民不謹罷軟註帶閑住或有查追贓私充治酷
虐法亦詳矣但閭行於卑雜而每忽於崇要夫貪
極酷多出罷職故人易於放縱而貪得無厭敢於
作惡而濫刑以肆逞嚴怨召哭含寃致旱欲求化
理愈不可得伏望 勅下部議參酌法例通行各
該衙門遵守今後內外大小官員考註論劾貪酷
顯著者不獨罷官褫職所開贓私除風聞指坐不
追外其納賄枉法逃付明證及侵尅科歛逼抑求

索入己者追行追併入官伏讀隆慶二年　詔書
內一款凡官負犯有贓私者務行挨問的寔名下
贓私盡行監併入官又該大學士張某條陳內一
款守令貪污顯著者不必引例發遣但將所犯贓
私嚴行追併押發各邊自行輸納完日發回原籍
為民此當遵照舉行者也所開酷虐除因公聽斷
依法拷訊避追致死不坐外有懷挾私仇而故禁
故勘平人及故出入增減人罪與決罰不如法因
而致死者各照本律擬斷查得讀律瑣言謂吏

因受人財及法外用刑將無罪之人而故入以罪
及本有罪之人而故出脫之各以全罪坐之若增
減人重罪至死者坐以死罪此宜查照擬斷者也
凡此二端合再通行申飭遵守如各衙門長吏阿
縱不肯覺察問官畏避不行嚴追及照本律科斷
者在內責部院在外責撫按查參究治如查參不
當每聽科道官糾劾亦如是而後法可行也法行
於追贓吏則人知貪之後累而不敢肆以奪民之
財法行於酷吏則人知刑之當慎而不敢逞以

戕民之命則庶乎小求少息百姓得遂生養刑罰
日平下民得措手足二者亦安民保治之大端也
伏乞　聖裁
一均要職以通湮塞凡一省軍民利病地方休戚官
員賢否人才得失各項緊要事務必此方之人親
見熟聞乃能周悉其休戚利病賢否得失得以
上聞者亦必此方之人預聞其事乃能詳達今得條
陳地方利病軍民休戚者科道之職是也居其職
而少此方之人則一方耳目壅滯休戚痛痒莫不相

干涉是使地方之事有偏而不舉之弊采訪文武
官員賢否地方人才得失者吏兵之曹是也居是
官而少此方之人則稽察弗周是非失實且使偏
遠巧宦得縱恣無忌有比而不周之嫌誠非聖王
弘不忘遠之仁成大道為公之治也乞　勅下部
議今後銓選科道與曹原額員多每省多者三四
人少可一二人吏曹分職原有定限今當再行酌
議添設主事二三員以充各省一人之數庶備員
弘遠而滿朝得用於濟國情而無隱得盡其使見

任地方官屬才而詘者可以表見勞而陋者不敢緩偷惰之政理實有裨益況以通省添一二參議似亦過為繁重臣之心蓋專為各省地方軍民計萬歲一之安是在今日不可不加之意也伏乞

聖裁

一重王官以責職守　祖宗成憲每王府設有左右長史其屬有審理紀善典膳典儀教授奉祀典寶工正及郡王教授等官所以翼事宗室職輔導以崇宗教寔非細故往往職重斯任以優其進今則

視為閑散甚若贅疣有司冗員猥職及邊遠之士悉投於此且以王宗之屬類為擯斥之途從擇皆至睽代淹期皓首窮途兼知敝綬以故職業最隳法守掃地宗人蓄成動多踰越罔有約束肆虐害民無所顧忌甚非所以恪遵　祖憲推敬宗親者也嘉靖八年太學楊一清題將王府長史等官俱許考滿序遷該吏禮二部覆題奉　旨長史等官果有才力可勝與各衙門官一體推陞推用欽遵見於三品之崇望也當事者莫究其理未見遵

行殊可念夫官不重則不振政不嚴則不脩崇而導之其樣特存轉移間爾今王官不稱固考黜去之矣其稱職而賢能者不宜一槩淹抑當遵

先帝明旨與各衙門官員一體叙擢示進取之塗以作向上之志責當修之職以重輔導之權則凡遷補於此者不自疑忽監司長吏咸知敬重各有司官員亦不慮此為遠逐竄遠皆冀保慎不敢虐下民而銓選之屬均當培植王化肅清吏治　哉元元誠一舉而衆善得伏乞　聖裁

申明風憲事宜以重臺綱疏

臣萬曆二年九月內奉　旨起用着以原職協理院事臣擁檄赴京供職將一月矣日與左都御史臣右僉都御史臣商碓臺憲之宜關繫治道弘綱要領固尚多端然舉今日至急至切易知易行者參酌深見僉謀大同條為四事開坐　上請伏乞　聖覽裁斷施行

一慎選授竊惟御史之職內則協議國政繩糾奸邪外而巡歷則一省生民休戚庶屬賢否皆繫是御

史其任為至重故必從衙光明正大操持端肅嚴慎風猷練達老成然後可以稱職　祖宗朝選授多以進士舉人監生拔其尤者其時三途並用惟其才不惟其資乃後途仕惟重甲科近時行取推官知縣及行人博士等官考選行人博士固多賢才但未經歷外任宜選置科省科之案牘聚昭凡參駁裁議可以協衷商確御史出巡居寡聞之地操衡繩之權若不稽其履歷而輕授以新進之今則踈缺之咎所繫衆之見過老成方說左右百司庶屬將望下風歟忽然視為重輕臣益謂御史選當慎者以此請以今將行取到推官知縣奏選次其尤者道之臺屬庶差委巡察可以得人伏乞　聖裁

一充委任　國初選授御史多至百十餘員缺十員以上即當請補近時員缺太多差委不敷各處巡按無人於是以致曠官廢職況近日四方水旱盜賊災變異常非所以督察羣屬以為消弭安民之計合籍御史及原設十三道各有專掌以備朝廷

建白參駁彈劾之任所以一中外臣工端趨向正紀綱繫不細今各道止二三人而兼掌或兼任而輒更臺綱憲體日益廢墜臣等目擊私懼太息良由選授員數況不充足又連經考察罷調遷除後多一二年來兩次考選不滿十人無怪乎積曠職次今次行取推官知縣等官選授多亦不過二十餘人然皆新任試職未得專道未得巡按再需之月歲闕益甚臣請　勅下吏部於選取推官知縣等官之外再於南北各部寺主事評事中行寺

爲訪選并咨行兩京各部寺堂上官廉察所屬凡
端勤公慎風猷素著亠當御史選者舉各三四員
聞吏部都察院再加訪覈方行改選二十餘員
以備目下巡按管道各項緊急委用或云選改恐
啟夤緣驁競臣等以爲不然堂官舉之部院覈之若
有不公不當言官得以指摘論劾後有不職負舉
者法重連坐夫臣子視天下事當如一家同舟共
濟惟才是用惟急是圖豈分彼此且負毀見足則
總權不併南北異宜豫資易劇察視量力委任相
稱視之不問不咨循序挨點大相逕庭伏乞
聖裁
一嚴考覈御史試職滿日題歷還京必詳加考察條
例禁嚴恪爲遵守孰不畏慎但法久人玩因循容
隱不肯着實澂行是臣等奉職無狀所致今後特
爲申明試職必於一年滿日方行考覈必守正奉
公通曉吏律練達政體方准實授否者送部改用
差出在外必責令該道及河南道掌印御史周昇
博訪巡歷勝否分別殿最還京之日會同各道互

相保結臣等細加談覈須無推奸避事徇私迴犯
等事方敢具題回道管事果有違犯必指實參究
若考察不當保結不當事發分別輕重連坐降黜
如是決不敢再放允阿縱以負　陛下美伏乞
聖裁
一專責成御史面奏點差巡按奉　君命也必候巡
歷滿日還京復命考覈之後方可陞黜今在地方
後擬遷擢甚非尊君之體且事多中止官吏懈弊
乘間百出以　之宜今後
不公不法趁　争
其餘祺讒交代還京復命方得考覈陞遷且不得
在任改擢以且遮體及照掌道御史視之部屬諸
司職掌尤重必每人專掌一道以稽訪分轄地方
生民休戚官吏賢否凡有大政大疑協衷酌議僉
示建白以振風紀且不墜臺憲明習世務足豫後
用故所掌日期必周年以上方得更替每季輪直
三員對閱題覆章疏及查覆各撫堂呈凡可以杰
綱建下遣拘勘者必嚴稽察訪有差謬即行
參

糾正至於巡視五城以正風俗以恤商困以詰奸
細培植戢畝根本重地關繫匪輕亦當限以年月
委任專久不可旋更旋易如此則御史職任方可
責成伏乞　聖裁

皇象示異乞　賜嚴敕以回　天變疏
臣聞庶民惟星生于　明是民以君為心君以民
為體上下維繫理象昭彰然君不能以獨治必設官
分職布君之政以致之民官得其人則政理而民安
民安則上感於天順氣成象而禎祥見焉不得其人
則政潦而民怨民怨則上干于天逆氣成象而災沴
生焉是天降災祥繫於民心民心得失繫于庶官庶
官賢不肖繫于吏部吏部進退百官操用舍予奪之
權位大予以黜陟厚係乞

博訪僉謀然後　攄知
以勝端揆之任苟好惡拉於愛憎是非淆於聞見則
不肖得以倖位而播其惡於衆賢能淹抑下僚而弗
見用于時泄通忘蹇蹤遂晦闇弗耀于光明遂由衆
志銷沮習偷玩惕嫉妬巧肆民滋不堪無藏乎叢咨
名笑官人之責容將誰諉臣遠地寒蹤　先朝棄物
蒙　皇上起用叨貳銓職竊有報國之志寔歉致用
之才庸猥之疎識不足以鑑物瞭孤行劣信不足以
孚人上之不能奉揚德意協亂江賢無方之益下之

不能淑勵庶司以軍小人興利之休旅進素餐厚顏
竊位分懒遂涯義宜早退自念幸遭　聖明千載一
會需竊狗馬與故涓涘未敢輒再陳請顧今星變垂
戒晄夕憂惶上奉　明旨考察百官當此群工陳休
之時正切臣負愚聽惟之日自思年齡衰邁智慮昏
庸在廷之臣莫有如臣之甚者冒忝班行久妨賢路
以首及宜莫如臣且臣近因南京尚書缺員在諸
臣以臣年資推補誤蒙簡用是臣以當汰罷之人復
肯殊常之擢清夜懷慚悔難

卷二　六十三

貢伏望　皇上鑒臣愚衷收回前　命俾以原職幸
賜罷斥獲安愚分以終餘年庶犯老而在得之戒用
警群工共圖修省以勵敬事後食之忠庶官得其人
政得其理民心悅而天意可回臣無任懇切俟命之
之至

比例陳情懇乞　天恩兩賜祭葬以光泉壤事
臣由嘉靖十四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浙江道
監察御史巡按福建以言事被逮恩賜為民隆慶元
年　皇上錄用建言得罪諸臣臣首被拔擢感激殊
遇同母馮氏來京供職一二年來荐沐恩典臣父應
初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前母陸氏贈淑
一臣母封太淑人榮遂涯分望報涓埃不幸臣母於
臣月二十三日在京病故臣叨受　國恩未少報答
豈敢復有陳請以干恩澤但念母氏劬勞且青年明

卷一　六十四

義即願與臣同趨召命間關萬里祿養未幾遽沒旅
邸臣痛恨罔極況奉明例何忍自違是以不得不哀
鳴於君父之前臣伏覩大明會典一款凡兩京三品
文官并父祖曾授本等封者俱照例祭葬又查得見
行事例一品至四品文官并父母曾授本等封者各
得并祭其無封贈者不許及查先任兵部左侍郎張
時徹母孫氏吏部左侍郎歐陽德母蕭氏俱以三品
封太淑人病故例　賜祭塋時徹父張怍德父歐陽
與俱得并祭今臣父母與二臣事體例同伏望

原缺

地方事宜

閩會省警變與撫臺李公條議隆慶戊寅之日

一報至後即會本兵議　諸公議處錢糧僉欲於司道長餉解項內擇可留者權宜那用一面題請一面即行動支以濟目前之急夫朝廷錢糧救朝廷赤子且輸解到京多給邊餉而廣人亦赤子也在本處以濟彼即准支銷義亦甚當否則待事寧補解無不可者至於各省原借之數雖部中題

蕩之續惟明公加意

一兵船旋造旋毀所費膏血移之無用可為憤恨且造船通津非計之得今若再造須在上流僻曠處河賊不能到處所修造大者二三十隻以為先鋒其餘當別為區畫且治舟於官費用不貲合宜術諭民便稍弛報稅之禁以通島船之利居民大賈聽其自行打造隨便販貿則為檣巨艦日漸眾多一旦有急輸流刷擄可濟艱難所用之船募力給食舟工篙子皆我土卒事已即發還及給票付照

次毀以杜混擄之苦如是則人皆樂從而師旅易集且弛稅通商生理阜通則驍悍之徒日解從賊亦是一道也幸加察

一東莞新會順德香山驍悍之徒慣諳水戰募之即可充兵但豫處錢糧以時優給則隨在兵皆擇選將領申以法紀則兵皆可用最不宜遠調客兵目兵徒滋煩費鈔掠之苦伏加裁酌

一重堂與當守門戶御堂南頭皆海防要害然在尚曠遠異如波羅則省城之門戶也今不守門戶俾

賊徑入堂奥計甚左矣往昔與議諸宜屯兵守禦
於此實為有見請乞廣集與議專伏設斷恭舊為
新會謂宜因波羅傍海鄉村築立土城以為營寨
置造巨艦十餘隻以被戰禦其守禦兵卒多則至
千少或數百即行番禺順德東莞數縣分撥民壯
大縣七八十名其次三五十名及將歷步焚塘巡
司對頭兩岸其民壯弓兵工食率照近日錢糧帶
徵分派給領即名波羅上下附近鄉民之勇壯者
及編僉水蛋聯之約法以充其役庶便居防可以

經久二項工食不足千數可從長別處或查原額
名募打手餉兩移助充給擇選有智略守備督領
道郡時行數察以成重鎮則門戶既嚴衛護內地
鄉村共保障廣省城安能突犯此策之上者至於
置鐵橫江之策亦甚可行須選委廉慎有心計官
員集議置造鍊鎖即如浮橋抽分所在事體關欄
凡官船渡船商船各色大者立為常規以時啟閉
又於近村海旁營造一線平淺水路以便魚米薪
蔬小船販貿往來如此則長江隘口截然險固匪

惟劇賊可禦而尋常類賊舟楫亦以欄截緝捕不
敢滋逸亦保城內之一策也請乞待事寧之後亟
賜圖之地方幸甚

奉答制府咨公條議戊辰八月

一安境内以固根本廣自潮惠有倭寇以來山海不
逞之夫相繼竊作征調頻煩供需百出加以措魁
民苦不堪狼兵客兵所經民輒遠徙廬舍物畜盡
罄比至戰壘甃賊業適遺所擄以啖及兵將村家
恣虐殺良以獻退掠子女財帛而公是措内事外
剿肉豐瘡膚指未理本實先撥往事大都若此伏
冀節鉞臨鎮之始特賜榜諭以發台人心明示吉
々下之有司仰體　皇上憂遠特發内帑賑急救

之至意何命百凡軍需上下供億皆出公府不以
勞民召募訓練皆選土兵不煩遠調將佐統領皆
遵節制不犯秋毫庶使有衆各安居業及地方宿
蠹有不便於民者隨在廣集父老於庭細詢疾苦
以振頹拯溺是仁聲德意本乎惻怛至情遠從民
吾復以申飭明威繕兵守險民獲安撫隨吾所指
易以底績伏乞加意

一招流亡以安民側廣海東中西三路所守及募名
等項兵目原俱土著裏著有栖林戌卒缺餉七餘月

該管不行請給衆挾把總赴省告討復准呵責將
逃卒々楊化美把後采料兵意聽謬許往募外省
多出賊黨本土驍勇々見反棄不用以故強悍無
依流亡四散曾賊懸厚貲以廣招納寔繁有徒爲
今之計凡所招募調應均屬条遊把總各部下兵
卒及兵海各道郡邑民壯打手弓兵等役俱行令
官司隨地召募本境勇壯之人充爲兵用則此輩
俱有利賴可以聊生不敢從寇以滋烏合之虐乞
加意

一撫脅從以攜賊黨山海負固窮兇所俑嘯聚四方
殲胎亡命皆合日衆小民苦通誅求困窮凍餒甘
心從賊衛或猖獗至於近山旁海村落居民首罹
荼毒控敕無門奔從冀免夕母妻子命懸戈刃致
有需首脅從以緩須臾之死亦有被擄良弱便脫
刀鋸姑就投降者是其黨類之中安有玉石之辨
不容槩焚凡所至請下令道郡行縣下官細查賊
剿鄉村被擄之人按其姓名籍貫年貌造報該道
以憑告首賊酋渠魁至一槩脅從各許其来

歸悉給果既、侍以息誠如此、則賊黨日就柔馴、可獲矣、乞加意

一廣屯營以禦要害、廣南山海多沃壤曠土、事寧後乞行郡稽查可爲屯種處所、爲之區畫營寨、召募游手壯勇徒衆、給以子粒牛具、任其墾種、不責輸納、而責之民屯道郡以時稽查、比其什伍、教其訓練、使守要害、以防出沒、遠近大小聯絡犄角、有事則合而調用之、可以足兵裕食、定策制勝、乞加意、

卷二　七

一增建置以守門戶、南頭中路原有城池、設立守備、但瀕海村落如福永西鄉固戍皆強悍生長之區、其間良善下民十居六七、往年父老士民請立爲縣、以便輸納、以辨淑慝、使惡者有所懼、善者有所依、此宜俯從民便、當事者憚煩叱止、使此方之人混無辨白、坐失倚毘、所繫匪細、請俟事寧之後、博訪民情、果協輿情、即爲題　請添設一縣、約束強悍以維保障、在東莞爲藩籬、在省城爲門戶、是一舉而三得也、至於添設撥兵船以防守虎門上下橫直江、[illegible]欄截皮羅海口、則又全省保境切近急務、前所謬議、并以附覽、乞加意、

一禁接濟以杜奸宄、熟賊驚驚、本自盜埠、亦由內地奸民外省悍商多掠民間子女杜截、硝黃穀米接濟勾通、此輩不除、則釀禍本、況今番夷覬伺不測、隱憂尤甚於曾林諸黨、乞行該道悉心區畫、於舟商出入處所、設法關攔、嚴爲禁革、務得杜絕、又營屯重兵頭、防害以控制島夷、則外變不生、境內可保無虞、乞加意、

卷二　八

一稽流寓以防奸細、省城近因倭省被侵、奔投飄來避地、城內外雜居錯處、不下數千百家、其本等營生何所不可、巾閭勾引窩藏作歹爲非者亦復不少、前月賊犯省外王馬二院、嚴行稽覈得內應奸細數十人、發覺擒治、而奸宄消弭、今宜嚴行郡邑申明各隅坊廂舖舍保長保甲之法、於流寓之家審編客籍、擇其同鄉熟識及相保結、若無認識、即時驅逐、則奸細不至潛藏、內應外援、可伐其謀矣、且居止既定、即與土著齊民一體論流地方

更甲各項差役毋得巧辭詭寄名色倚恃同鄉官
司以粵市利貽害居人此亦息盜安民大端乞加
意

約里中諸公條議保障事宜呈當道各衙門

廣省耆老某某、各庠生某某、謹集羣衆、請早酌議以
豫防禦事、廣城瀕河、四方賈舶輳集、奸宄易生、加之
隣疆荐臻、師旅繁興、民之憔悴、莫甚此時、比年重臣
良牧相繼、摘棄吾民、城中里社各處、千百年喬木無
故偃萎、天時人事、觸目堪憂、山海寇盜、滋蔓彌布、人
心熒惑、恬無警忌、今夏六將擁兵東征、過省浹旬、而
順邑悉以窺發、踰城劫縣、如履無人之境、實民罹毒、
慘不忍聞、順邑去省僅餘百里、奚啻震鄰之急、省為
十郡根本重地、公家貯蓄、凶懋所關至重、百萬生靈
一舉屬安危、且今當道有事嶺東、上司舊缺、銓補未備、
衆情洶洶、懸望倚毗、昨蒙兵巡本道甫臨、首視城郭、
單門移檄、榜諭嚴飭守備、毋隱然遠慮、思患預防、吾
黨士民、情切桑梓、若不仰體上意、廣集衆思、議擬防
守機宜、申稟當道、以祈裁酌施行、萬一設有意外之
虞、束手無措、噬臍何及、某等杞人私憂、過討僉謀衆
見、條畫防禦事宜、以效芹曝、自知出位、實切剝膚、況
好問下及于蒭蕘、采善不遺於葑菲、用忘僭陋、輒效

上案惟諸明公望重四民憂同一體仰祈畀賜定期
會議將衆見所陳事宜逐一詳加商訂務求至當畫
一可行亟為轉達當道詳照給示諭衆遵守則地方
幸甚人民幸甚所有條陳防守要畧十事條開于後
以備裁擇
一聯序屬以脩人和省城周圍九里原建七門城內
居民數萬計鋪一百三十有奇大鋪百餘家小鋪
數十家間有偏僻里巷隱漏地方今查附入鄰近
鋪內每鋪多則二十五家少或二十家編為一甲

立保甲一人四甲為鋪立保長一人五鋪為同立
隅長一人因七門為七隅々有正立隅正各一人
保甲周知甲內人氏並寔嫩惡而時省之保長稽
而籍之隅長得以通融均節之隅正總率覈之以
別淑慝程能否居常則講信脩睦有事則協力趨
勤下情幽隱隅正集議公當會質于當道以聽其
政令如此則上下同心遐邇一體萃渙聯異譬之
一人身之運臂々之使指一氣流通內和外順孟
子曰地利不如人和此今日救時之急務也

一均丁力以輪班守序屬既聯外虞當弭且有備無
患亟當預酌苟處置失宜衆情難協況今日之事
乃一時權宜之術比與尋常輪當地方事體迥然
不同擬通將省內士民除見在仕途及家居年七
十以上者與有疾者優免外其餘縉紳不拘見任
未任凡在家居及生儒之永各役不拘貧富弟男
子姪僮僕人等凡同居異爨但年二十以上俱要
隸入本甲數內軍衛之家除見伍正軍遵照差操
原定戍守茲不敢槩列其餘丁舍人等見在各鋪

內居住者一體編隸周給班守保甲籍其數于保
長保長質于隅長各得以通融均節之共質于隅
正隅正酌而行之設有警急輪班登城排立信地
固守此權宜協力共保身家關繫非細事寧則復
舊蠲豁不以為例
一議周給以繫人心在城小民十室九空朝無夜糧
平時挑負猶可度日一遇荒歉未慣勇膂即束手
若加警急萬一城門閉守公家莫應不暇庚廩無
措此輩枵腹無路求食勢必攘搶外變未禦內變

先作、此時各家縱多蓄積其誰與守妻子骨肉不
暇顧救雖有餘粟安得而食興言至此良可慟心、
似宜通融權處周濟以維繫衆心、保長集同保甲、
將鋪內人民會聚分別上富中富下貧極貧及中
間僅能自活者、列為五等、質于偶長細加詳覈質
于偶正大約議處上富倍出、中富量出、下貧量賑、
極貧倍賑、僅能自活者不出不賑其五鋪內或貧
富多寡大相懸絕、偶長得以通融均處之議定各
該某名下出穀若干、出銀若干、其人該量賑若干、

卷十 十三

倍賑若干、數目一一登記于册以便臨時支給、以
俟事寧稽考、間有尚義加意倍出者、特書于册、以
俟偶正舉呈獎禮、今請于各該出衆出銀各家名
下數目大槩銀以三分取一、以備制置器械火藥
油燭及一應公費、庶免計授穀以五分為率暫先
量捐其一、公貯查鋪內見有老疾孤幼失所無依
之人、先行量給、以示優恤激勸人心其餘足數俟
有警急乃行散給、幸而無虞、則止蓋留備而弗用、
不可患至而無措、各鋪保長凡有支給一一請于

偶長、偶長送于偶正通知乃行動支註記冊、以
便查考、待事寧呈官以行勸懲、如此則先事有備、
人心維繫、潛弭奸究、保潔之策、似莫踰於此、
一定偶位以固防禦城有七門因布七偶大約以四
牌樓十字大街而中槩之自惠愛坊東至運南至
肅政街、轉馬鞍街、達仙湖街、而東抵長塘自長塘
鐵罏巷口大街、以西、會于惠愛坊計大小若干鋪
是為南偶、南偶正督之以控守大南門城上東西
相距計寫鋪者幾布列旗幟牌甲、率以南門為號、

卷十 十四

自孝友坊起迤西轉朝天街由糧儲道後至天濠
街西達城北、自忠列坊轉雨帽街迤東至大石街、抵
越秀山計鋪若干、是為北偶、北偶正督之、以控守
北門、城上西北相距、計寫鋪者幾布列率以北門
為號、自布政司後街、轉芳草街、迤北至天關、東達
城南自番禺縣東大街抵城計鋪若干、是為東偶、
東偶正督之、以控守東門城上南北相距、計城寫
者幾布列率以東門為號自天濠街之南由司後
轉糧儲道、以東歷朝天街、轉新店巷市街南大寧

坊大街以西而抵西濠城計鋪若干是為西偏西
隅正督之以控守西門城工相距計城寫者幾布
列率以西門為號自濠南街口由小巷轉太平坊
以東大市大街北抵中賢坊東自肅政街而轉于
樞楠街東計鋪若干是為西南隅西南隅正督之
以控守歸德門城工東西相距計城寫者幾布列
率以歸德門為號自都司後街洛城街出，街大
石街之東由布政司街後轉東至河沿天關達城
計鋪若干是為東北隅東北隅正督之以控守小

卷二　十五

北門城工計城寫者幾布列率以小北門為號自
長塘以東由縣前以達城西北自城隍廟前街北
東達城是為東南隅東南隅正督之以控守小南
門城工計城寫者幾布列率以小南門為號以工
隅位不過大暑如此其中鋪舍多寡街巷大小居
民繁簡更望會集便歷計畫均一
一重保甲以慎稽防一鋪分為四甲二十五家或二
十家各保甲西家知甲內人民丁口房屋宮之以之
設每甲置長牌一面開明填註某戶人丁成丁若

干下註何項生理及宦吏生儒名色自己房屋若
干若典賃他人房屋居住者亦開某人典賃某隅
某鋪某人房屋若干凡某人有房屋置在某隅鋪
見典賃與何人姓名亦附註于下以便彼此互相
稽考凡有房屋租賃與面生之人居住者須要遵
奉　軍門見行告示慎察來歷必有相識引証之
人乃得與居須告於保甲開報姓名圖籍註附
入長牌內倘違約洽若本保甲稽查開註不的者
聽甲內人民互相發覺告于保長若本保長稽查

卷二　十六

不定者聽本鋪長甲及居人互相覺察告于隅正
如此則奸細不敢潛伏與內顧受凡各鋪內原有
社會保長保甲量因節序定期為會以敦里黨出
入勸戒守望相助之意如甲內人民有違約各項
過失許於會日相告小故勸解和息大則達于隅
長隅正裁酌聞官施行其置書寫之用即於出賬
銀內量徵支辦毋得聚行科歛
一精兜械以備不虞賊圍戈矛之備公家原有處置
但事出急遽一時難得其備議將鋪內出賬銀兩

量行支給製黑每鋪設小号響箭號旗鑼鈸牌鏢鎗炮石火藥燈油之類共該若干置立若干務在堅固貯于鋪舍籍登于冊各家自備若干臨時自行操執今且量支工食給與鋪內貧民有力者預行採拾石塊稜厲尖角堪用者挑至各鋪原派信地堆積以備急用此項工食程能量給計所費不多必須倍積其餘守禦機宜俟諸明公會議裁酌臨時策應豈敢妄及此項捐處銀兩不足議請當道每隅給銀二三十兩發隅交保長措備開

卷二　十七

具七銷散數具報隅正轉達司府查考何如未詳之

一慎僉舉以率眾志保甲之法自古稱良上官時常興舉位懸勢隔不能親董其事下人奉行祇成虛應反增煩擾今日此舉永上行下因舊為新重在擇界非圖飾美凡預同事苟非其人則眾情弗協何以信從各鋪原日僉保長保甲立心行事公當可信者照舊申飭優禮間有偏曲為眾所厭議者俱當另行僉補眾議集齊各隅鄉耆紳士會眾將合鋪居人不拘官員生儒耆民中挑選行誼平正處事公當者一人為保長四人為保甲五鋪之內推舉士夫中為鄉里所稱服者一人為隅長每隅中推舉士大夫為當道所敬重鄉里所信服者一人為隅正公論出於輿眾推保協於僉謀吾黨恭率子弟敦禮造請申稟當道隆書貽帖質成行事仍乞給示諭眾遵守凡我居人務要仰體衛邦聯和預變救時急務至意遵奉上司明文不敢違越其間有恃奸逞頑幸災樂禍以故違約法及有懷

卷二　十六

私挾術以惑眾志者查訪得實小則由本隅長隅正懲戒省令改過大則眾會眾申呈上司援法究治其保長保甲人等行事偏執有不公不當眾所不悅者聽集眾申請另行僉保更替如此則事體允當約法易行地方幸甚

一飭營衛以協防守省內各達營衛所官舍旗軍調發戍守聽命公府糧餉支給自有定時與編戶庶民不同況世受豢養役身戍伍其勇事効勞過百倍眾庶但恐軍民異轄分別彼此合請上司申飭

各營聽遣彼此中便宜稍倣舖甲之意酌伍相為聯
屬有無相為周給遇有警急分布七門兼同七隅
協謀策應守禦旗軍並照原定城上窩舖信地嚴
飭各營軍官員整備兼同防守務使軍民一體休
戚相關同心戮力以捍外變共圖保障此無形之
險也

一豫外禦以防衝突城外居民自東迤南而西何止
數十萬設有警急一時難得盡搬入城僉議欲於
沿河一帶建築外城一勞永逸固經久至計但工

程浩大卒難遽議今日尤當權宜預為之防禦宜
一體編立舖甲隅長隅正若無隅正分附城內隅
正其預備處給各項事宜查照城內事體參酌以
行且先將沿海一帶處置杉木樹立排沙以便防
截各隨街口方便開立水門以通出入以時啟閉
其輪守之法亦編定附近地方分別多寡遞輪班
巡邏互相聯絡若聲息緊急各隅正請于當道酌
議在永安橋圍圩亭牌前官渡頭大觀橋彩虹橋
等處大要害所在各立大營七門外振列小營各

委謀勇官員督率官兵駐劄協同民兵防禦庶城
外居民免倉卒衝突之患而城內亦可以設備矣

一嚴坐候以通聲息此項事體全在官司處理各隅
正請于當道酌處健　計道里遠近刻期飛報真
實聲息庶城外列營得以預為調度而人家婦女
可以預先搬移入城無臨時驚惶奔仆僵尸之慘
且城內防守事務亦可預備矣

擬立嘉桂縣治議 即今新建花縣

省城後二百餘里而北與清遠從化萬山聯絡叢巖
邃洞嶅為盜藪且各邑界壤遼曠疆理偏槩空缺公
府政令勢難周浹以故逋逃亡命竄聚於此實繁有
徒時出流劫附近鄉墅每罹荼毒擄掠官民物畜恬
不可言往年番禺南海三水各縣推桂神山桃子三
江等堡耆老士庶黃祚昌郎有松等數百人僉議舉
呈于撫按司道府縣各衙門擬在擢桂堡土名嘉桂
嶺地方乃上縣適中交界處昕土地端平風氣融聚

卷二 廿一

何以建立城池添設縣治以控制要害聯犄角壤安
戢眾志以保障地方此五縣民情所汲汲舉手加額
以望安定者已蒙准行委勘後以各邑所委簿尉後
先卒至彼中士民有力者俱徙居省城不及稼期回
待登答朦朧具報議遂中沮彼處惡少竊見眾議不
就更益縱恣隆慶三年冬擄恣截捕巡檢萬曆元年
秋劫殺解官黎栢揮萬年冬復掠殺胥江巡檢職官
家難莫如之何下民罹殃其誰與理今不早為區畫
以勦叛除殘則益蔓難圖致煩大眾動擾民生瘝所

底止況若所眾所欲與之聚之一勞成逸以垂久遠
尤為得計且立縣有五利捏萬山之中區施五縣之
正以山川險要控制彈壓盜賊不得勾連潛聚誠能
建立斧捍無復山寇之患一也向日老父舉呈立議
之時擬聚十八甲新民老稚相率鈐戒黨類混入
因而招徠之渙黨羽變二利也縣治既
設則刑教政令及錢糧詞訟易理禁宄保良
為 三利也城郭足恃向所逃避禁庶
經 樂業彼田曠土沃壤

卷二 廿二

啟 墾則田賦日闢戶口日增四利也又桂嶺
和足當奇勝工勢平衍河
水通流舟楫利導 異時生理蕃阜文物顯
嶺海與區當與番南並美五利也與此五利而
使 日免刦掠 無 經界之洪區
貽 經久之休澤疆理上 幽遠難
以 兹荷明臺 民事茲
其大者僅等情切 瑾歷與情代為詳
懇伏望明示採納准行委勘具報早賜會議 題請

施行則保障豈功疆理大計五邑士民實切感戴踏
于無極地方幸甚
右照襄因委官未經同道會期以偏悉輿情遂鳴立
鎮之說夫立鎮必因人民室廬眾集所在止以曠遠
多故從而保鎮之以安其居此人人所至願者今映
地在萬山之中據五邑之界土曠人稀立存為空鎮
誰肯往居徒費無益若建縣則城郭完固溝池導瀹
舟楫卑通上而公府既宇車馬驛闕鼙序齋舍庠士
樂業下而齊徒壯息百役供應分圖列堡甲供輸

卷二　廿三

居保衛眾生齒日蕃比之鎮寨何啻倍蓰況　生事
觀之正德以前十三村諸處憑山作梗動煩大眾自
立三水而地方少鑑南頭福永濱海渠魁熵嘯已非
一日今建新安而海濡斂輯姑舉二邑足徵明鑒首
人謂治廣以狹誠為確論今日呈立嘉桂縣治
二邑允屬切要伏望尊慈體念下民采納眾議力主
斷行亟賜會覈早為　題請奉有　成命用慰輿情
至于規制式度措處錢糧仰仗鈞臺妙有裁酌今各
省直添立　治如清蒲　平長寧等縣新築城池如

英湖銅陵望江桐城等處當道咸有區處先行議請
繼乃建創旋即報成　廣　項　源
府蓄亦有灸　保
外𢡄順想明臺垂念　吉仰
冀鈞聽地方幸甚僕等幸甚
一嘉桂嶺在擢桂堡地方正當番禺南海三水三
縣交界適中處所從則連接從化清遠二縣山峒為
盜寇出沒往來之衝立郡壤接界鄉夫呂兵自分彼
此不相聯屬雖有巡司各拘信地不能當踏　身南

卷二　廿四

至省城一百四十餘里西南至三水縣城一百二十
餘里東北至從化縣城二百餘里西北至清遠縣城
一百八十餘里相距曠遠公府政令法制難週是致
崗賊負固猶布山谷恣肆荼毒附近鄉村患火放光
窩賊與峒來通氣擄捉良家子女劫掠行商貨財舟
逐梗阻蠢蠢易滋自昔已然於今益烈毀十年來民
家鮮存莫不徙避里社空虛土地蕪棄適負日甚所
以縣中父老士庶肫肫懇懇思望保障添立縣治萬
口同詞爲此再瀝輿情備將上達謹題

天山草堂存稿卷之三

雜著

講義

語錄

題春風萬里卷贈郭子孔瞻

萬曆元年正月八日郭生孔瞻赴太學就試北雍台別天山同游諸生聲詩盈冊冊請題題曰春風萬里於是舉酒式餞賡咏勸酬有酌而言曰天朗氣清物熙景融於時為春子爲萬里行先生命名道其實也予念之有酌而言曰大塊噫氣鼓于橐籥八于無垠虎嘯鳶鳴雀化鳥動物莫從類而起者大鵬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子固鵬也同學於天山者六十餘人前後舉于鄉者三十餘人第進士者十餘人官守亦貴靖共謇諤為時推重子夙負才名有聲庠序顧屢六偶於有司今茲之行蓄極而發時至而奮翔于天衢觀光上國萬里鵬途始于跬步子其勉之有酌而言曰四序迭運寒暑推遷與時與風者然燠而焚輪號而寒慘烈凛凓使人困怫鬱嗟嘆雖合列乘萬指宗賦判衆何取焉故風於四時惟春為宜春之為言蠢也天地之盛德氣也細能開甲順形搖條翠翠徐來稷稷巽入故君子比德焉曾氏舞雩伯子席上洒然無滯於物不言而飲人以和風　世春滿座

腔義旨檢承先生之教而得其大旨矣學者之於學也猶農夫之於田也脩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有事而匪懈優游以俟成所謂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先生嘗舉此循循然開示吾黨所當服膺者如是竟之則天地萬物皆歸一闡宇宙分內莫非吾事行此以為政可以育民生立此以為教可以正士行其及至也工之而賡歌喜起可以彌成風動之治不則起頑立懦足以為百世之師是雖亙今古囊括家歷者也何啻萬里子其勉之郭生躍然喜拜而留於手手曰君子之學言近指遠可以悟道比物醜類可以明志利用安身可以致遠諸子之言至矣盡矣勉之哉郭生起而再拜曰敢不敬共夙夜以祇承明訓

書曾橋劉子同心卷

嘉靖壬辰予讀書西樵山中々橋劉子從四峰霍公遊時訪予古梅洞相與徜徉山水間見其年質茂雅駿々然志工向者予喜之別既三十餘年不謂有復見期逢慶紀元予應　召還朝曾橋子以貢入太學得聚首談新温故切々偲々曾橋子充然有會於予心者間出道統圖說雖其衆叙未必盡期於合而自得之趣獨若之心卓為有見非剿襲依倣者率其温簡敦復則又異於俗談玄虛無當實用者遠甚予益

敬之既數月還楚遺予同心卷欲一言焉別予撫卷曰易言出處語默之道而要之斷金如蘭之實同人之義備矣予更何言蓋君子不同者迹而所同者心心具天地之中以貫天下之動四方一闓萬物衡完全渾成無條無欠無人無我無古無今自天地聖人之大以至於愚夫愚婦之可與知與能本無不同者然庶民去而君子存於是始有不同者心存則同不存則異故曰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非異於人也人不能存心自異於君子也君子

終日乾々反復於道自強不息乃見之則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置之而塞乎天地無弗同也前乎千古後乎萬古守先生之道以俟後之學者無弗同也萬里同堂溥之而橫乎四海而四海皆準者然弗同也苟於身有不誠則私意起而畛畦立物我間而驕吝生父母妻子兄弟朋友且不孚信何以大同人于野之亨然此之不同者猶待人也乃憒冥々而申豁々動衆視而忽莫覩自同者而自異之是不足與有言也故必致力于著察之常而類夏千幾微存

亡之頃能審慎于取舍之辨而或失于造次顛沛之時則其自同自異者又相為賓主要未盡得為同心之實嗟乎易知易能者同心之良至易行難者事心之學大哉同乎厥幾微矣知崇以慎微可與幾　權卑以雖實可以敦復矣敬終以恒守可以一德矣是之謂能自同必自同而後能可以同人至於出處語默乃應跡之常其不同正所以為同也吾與曾橋子雖合去就先後迹不相同而所以同者固有在也吾求吾之同以同子之同子求子之同以同吾之同不

要諸大同不止子之鄉有友楚倜耿子者善求同者
也予歸而語之當有共得之大同者

書柯子喬可白沙真跡卷

右白沙先生真跡也此不過先生游藝手澤佳處不
出奇人之上天下後世得其片紙隻字如獲壹璧何
者重其人爾柯子此紙得其真者故謂之真跡雖然
得先生之真跡孰若求先生之真心先生之學以無
欲為至以忘己為大忝耳目支離之用全圓虛不測
之神無所安排矯飾而直達道原不事著述表暴而

忘言會得此先生之真也柯子生於其後不遠千里
而徂南每過江門道先生墓謁焉既則入西樵問學
於甘泉湛子至粵洲問禮於泰泉黄子一日訪予於
古林予嘉其志賢於時人遠矣再越月復過予訟與
二日得以盡知其所學柯子所著有禮學經傳學庸
釋原小學小訓等書不下數千言亦卓然有見予嘉
其甚博而惜其用心獨煩且勞也夫豈不云乎夫道
自我得之自我言之可也又云千古遺編俱剩語晚
生何敢復云云又云莫道老夫無著述真儒不是鄭

康成先生非無載籍者也惡煩言之害道欲人學求
有諸己而已有諸己則載籍之言皆得我心者也否
則如對塔說相輪貪者之談金終非己物也且學莫
嚴於義利之辨而名實之審也張子曰無所為而為
者義也有所為而為者利也有所為而為善則善必
不成周子曰名勝恥也實勝善也有一聞知而恐人
知者薄也柯子好學由己吾諒其無所為者竊勉其
終也孜孜不息務實勝焉爾予足跡半天下所與遊
所與言者則皆名士也不審有語及此否予與子在

關有同音之雅敢附忠告之義以期歸於道無孤獨
往白沙至意

富春館說

番禺梁生文中于所築華峯洞居之右結屋數間讀
書其中扁之曰富春精舍質予言以識之予領之而
詰其名義拜而言曰中山人也竊聞夫子端靜之教
故恒於此藏焉脩焉息焉游焉蜜當華峯之中萬木
羅翠衆芳獻奇好鳥和鳴上下其音蓊郁鬱蔥四時
不改不出戶牖百爾生意具備之表逕 閒出會城

見聲利喧囂塵鞅雜沓輙俛首不染自分為羽吠棄
物散竄陵藪富春之意夫子以為何如余莞爾而咲
曰噫喜汝知春之在物孰若求春於吾心為自有之
真汝知隱之在山孰若求志於平時為可隱之實夫
春在天為元於人為仁天有四時而元為統人有四
德而仁為長故易言天地之大德曰生記言仁者天
地之心先儒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今夫父天
母地民胞物與凡為人者無弗同也但牿于有我之
私而好惡無節驕吝相乘不能及躬雖至戚如父母

妻子且德色和目而尚安論其他乎苟能察識此體
而敬以養之慎於靜以豫動之所發察夫動以驗靜
之所存翼翼昭事不敢有違本心體物入己無間上
下四方往古來今皆歸我闥熙熙乎與造物遊而同
其自得愷愷篤實光輝而天則形見粛乂哲謀根心
生色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是謂一身之春施於
有政是亦為政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
道正是謂一家之春宗族稱孝鄉黨稱弟朋友稱信
而在彼無惡在此無射是謂一鄉之春其君民之則

安富尊榮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窮則獨善其身達
則兼善天下是之謂天下之春其至也為天地立心
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是之謂
萬世之春昔者顏子陋巷簞瓢窶儒也拳拳於不遷
不貳以克己復禮而天下皆歸其仁之中至為邦之
問帝王禮樂之道即日可見之行事是王佐之具已
蘊於窮居不改之其樂之時春孰富焉吾子有志于
是則當學顏子之學以求其所以為仁抑何徒善夫
隱者以為高哉生躍然避席曰中不敏敢不敬奉教

遂拜而歸之以銘于座

書冰霜交游卷

此楊斛山劉情川周訥溪三君下獄時墨蹟金吾楚
望戴君襲而珍之用示冰霜交誼萬曆乙亥予再至
都下戴君出此二帙請予記之予讀之有今昔無窮
之感焉世廟初勵志銳精察倫考度誠大有為使得
純良直翼同道可爍然興也皆任事者公雖雄才卓
識乃歉已叢中行之度秉議固正而元氣　素自是
制作紛紛異同解當　上心以啟予挽　無足與

語而儉夫壬人巧為逢說竊移咸為天下遂日多事
官競黷賂民罹荼毒當途之士緘口結舌而不敢言
忠憤吐氣倉卒斃杖下即不斃亦竄遣則幽禁倏忽
變幻易紳作因殊復不少若三君者則久且烈也彼
時氣焰威熾聞見龍媾媕阿附合暴把酒諧洽意氣
相期許者反眼若不相識其時遑恤楚望君則不然
三君前後各以直言遭朴撻幸不死相繼下獄五六
年間楚望君慨慷周旋得無恙三君家難正志固其
所素植者屢乃同心金石之誼無改了患難擠陷之

卷三　九

時若楚望君者當於古人求之也憶予自癸卯夏至
京始與周君邂逅蕭寺中時海內同志徐存齋程松
溪諸君子月為毀會蓋陶陶然樂也是秋周君遭有
此予出按閩乙巳來余痛恨權奸誤國道擯法紀蕩
然外而憑藉威勢凌虐上下當事者莫敢究詰予首
發其罪狀與　朝政國事之日非及人才之推陷
者條疏馳奏言頗戇直疏入罪報　詔逮至則與周
君同處一囹溫話新故商確古今評品人物疊疊不
倦楊劉二君暨尹介石桂近山盧赦江　龍岡四君

則瞷親予偶圜毀君亦候予便隙相對桎梏拱立晤
頃刻日僅一二次乃周君則相為朝夕以是備述四
君以予牽連之故予嗟喟愧謝不可為懷已而又知
三君毀年覲勉應答賡詠莫非道真險阻蹇難困增
閱術堅定之貞益裕熟仁脩德之義助乃戴君則左
右調護時復訂析疑義千慮交情悉根彝懿正氣浩
然流行宇宙明不可息固如此予嗟壯久之既而周
君謂予曰諸君咸述大疏肫懇至切當書情尤宜
紀此顧時事未可測奈何予答曰倘不死得從容復

卷三　十

此啓吳語亦前生緣際既而取出拷訊備極苦楚予
一一以正對牽連四君者亦遂得白又數日幸　天
恩浩蕩同四君先釋放三君旋亦釋後復捕繫既而
又釋甫還及朞楊劉二君相繼下世逢慶紀元惟予
時劉君復錄用忽獲晤對真如昨夢數月周君復以
言外調擠予尋伏疾南歸逾年周君復　名入覲賁
志旅沒不及究用予顧叨有今日竟未得一操柄以
竟之行事懷乞報歸虛此出仰愧諸君子多矣撫卷
太息焉能已已日過楚望君告別則見其逢躓瀟然

若將終身無少外慕習出太極心性圖說種種悉根
要理自成一家言益知其老不倦學懿德之好實有
所本乎故樂道之而因以識吾感云

題風木與思卷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中者天之命也仁義者民之性
也斯理充塞宇宙人人充足本自完備耳則聰目則明
心則思父則慈子則孝夫則義婦則貞良知良能非
由外鑠天之與於人者固如是其厚也人能篤循厥
良不暴于天在親者親在子為子子夫為夫在婦為

婦盡其愛而愛焉盡其敬而敬焉盡其義而義焉盡
其節而不敢過失焉是皆求在我者也我固有之也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之
所以立命也故曰生人之性仁與義也噫乎予觀風
木與思之作而知由江曾氏之文舉錄其祖母劉之
節與其先子世英之所思慕之情以深慨夫民彝不
容泯天之與於人者如是乎其不可易也曾氏之操
不二所天矢心不渝日視冰潔完婦道也世英之思
追維先德稱揚不遠戚戚罔極子職然也詩曰威儀
棣棣不可選也劉之謂也稱其所美又觀其所為以
時思之亡而不忘曾氏孫子之所永孝思者當何如
耶夫子之慕親也致愛則存致愨則著根心生色不
言而喻隨感而應無俟外假默而識之率而由之居
處則思笑語則思衣服則思飲食則思莫非思也莫
非吾心自然之風木也何者思者心也心則思思非
自外而至也今夫風與木也無心之感也風不與木
期遇之自成聲也孝子之思親也因心而生也愛敬
之心切感之自形也是故君子求諸吾也內重則外

亦重苟自迷罔斁矣而待之於外吾見其感也亦淺
矣文舉思乃祖之懿行承先志之未逮反之於心思
地之於彝倫惇愛而不寵篤敬而不弛秉義以為行
擇善而固譽思所以自盡而自重焉以無棄于其天
則邊在而莫非隆恩報親之地矣詩曰立我蒸民莫
匪爾極又曰無忝生爾所生文舉其勗諸文舉稽首
曰翔不敢敢不勗諸

若寫易會說

予記往時與先山陳子青雜王子諭心訂學豐溪沂

泛近自珠江亀石靈洲曰雲至于嘉佳中洞西樵大
隐諸勝百里內外策節航葦隨所意適渝時窮嶽徧
徉吟奚無所顧慮後數年山行求宿稍擇處所又數
年經所擇處凜凜有戒心其後數年雖州郭浮丘矩
洲東山環谷咫尺地不敢往回視昔遊如存在蓬萊
九天之上俛首喧囂繁跡城市時使然也五羊古稱
仙都多名蹟率為有力者據獨城西有法性訶林戒
習大體得不廢中有菩提壇種自西竺航海而至經
今千百餘年苔翠蔚鬱掩映日月民然獨戒壇下舊

為大鑑禪師祝髮上東度無量眾闡不二傳之旨流
傳迄今香火烜耀凡過者遠者居者游者仕者旅者
才人名士莫不造此禮焉丁未之秋予筮得遯之上
九遂即雲澗小窩窩扁天山草堂日與學子游息討
論其中參悟名理直探本原日乾夕惕察見天則念
念而不滯於念是謂克念應物而不逐乎物是謂格
物慎辨毫釐踏我精進二三子益洒然得陶然樂也
之數年而吾同志舊友袁子劉子歸自梓潼唐山陳
子歸自鍾祥五埔鄺子歸自海寧鄉唐扈子歸自滇

南千里懷人一時併合遂過草堂相與訂析易義月
三會仰觀天時俯察人事凡天地陰陽之運消息
盈虛之理進退存忘之機出處語默之道酬酢事物
之宜居安樂玩應時順變蓋將有契于於畫形象之
外者越二年而勉齋霍子歸自四明艾陵林子便道
過此咸來預會友朋良集雲澗小窩不便分席遂從
東北隅住持僧岩窩窩又南有容蹟亭亦袁子惠陽
梁生伯仲所館庭茂樹嘉蔭清韻可人鳴禽上下情
境俱適會之日正襟危坐焚香展貝澂對三聖是稽

傳析疑訂是究竟精蘊觀象得意沕入忘言既則敘
帙舒扶鼓琴投壺把酒賦詩各極興趣有時擊磬拍
僧而岩窩輒具茶果入坐此中僧不下數百衆然疲
於輸納句攝及杞菊蔬笋醯醢豉辣之需公府持恒
例呼索供奉不給時作蹙眉狀甚於市人惟岩窩常
有好顏容能開口而笑又知所敬重救諸君子樂與
之言於是袁子子為書岩窩號諸君報詩華其軸而
予久寓此宜有言予諾之未幾省下有柘林叛卒
之變會尋數年未復會諸君速予言予因敘述來臨

聚晤後先如此昔人嘆洛陽之會聞亂候蟲象自今
今比觀之所可慨嘆復當何如夫否極而泰剝極
而復易道也循環倚伏安知自今以後不復泰然歟
耶君子順時而動動罔不臧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
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程子謂讀楞華經一部
不如讀一艮卦艮止也止其所也應天下萬事萬物
各得其所則異乎釋氏之所謂止矣塵鑿千里其慎
辨之

有朋過予問曰草堂居天山中巽何居予曰予自
讀易以來靜觀盈虛消息之理吉凶休咎之幾居安
樂玩之旨深信易道之無窮實切于變化云為之用
故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必有事于蓍筮以定猶豫以
決可否敬而質之不敢有非日而行事則必踐之嘉
靖乙巳夏自閩被 詔逮幸歸舊廬 十餘年所筮
推蹇與困及否各得其一餘皆遯卦或全象示象或
之辭先見顯著先諸卦武濟行以明失得之報夫遯
者退避之象也天崇高而莫及山重厚而不遷自天

而下惟山特立于中有艮止之象且曰遯而遯二陰
浸長小人日衆君子日消機兆已形蓋將入于否時
宜止而遯避之矣君子觀艮止之象則當遯而避之
以遠夫小人不可近狎然必不動聲色端嚴凝重蕭
然使人不敢犯君子處遯之時義當如此初六遯尾
厲勿用有攸往初居微下尾厲 之象遯宜遠且
速若在後則有危厲故而後且厲安可往乎故戒勿
往避而不往可以無災矣六二執用黃牛黃中色牛
順物二居中得正中順自守其志堅固不見機而作人

言不足以奪之決於遯也九三係遯有疾厲三與剛
不中下比于二有所係蓋不能剛決以遯為疾厲也
因憊致有疾生于危懼 此眈愛之過畜養臣妾則
可其于天下國家大事則力不足以任之矣九四好
遯君子吉小人否四剛健自信不為係累時義當遯
則心悅而遯之不蹈危厲是以君子好遯而吉小人
則柔弱而昧於遯矣九五嘉遯貞吉九五居中得正
協時義之宜所止則止其道光明得遯之美善也故
得正其志而吉上九肥遯無不利上九剛健有終處

而任上無所係戀明決以遯寬裕優游俾然物表無
入而不自得無所躓慮也遯之爲象爻雖時義如此
予處遯避之時二十年來惟此卦送示予服膺而弗
入敬守而無違出入以度如臨師保亦志退適無所
係戀悠然順適無所凝滯此栢仰藉先聖啟廸之功
俾知學易寡過能遯而亨也扁堂名義取此有朋悅
曰吾今而後知先生之易名堂之旨也遂出而識之

講義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

卷三　十七

己者過則勿憚改

此章言夫子言君子自修之道學以厚重爲質君子
端凝淑慎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
其所學譯善而固執之可與適道而有立如或内歉
乎靜專一之素外多輕忽暴慢之形則容止不足觀
威儀不足法人得易而玩之雖從事於學知及之不
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
泰難乎有恒矣學以誠實爲本忠信所以進德也學
者以是爲主發己自盡無一念之不存循物無違無

一事之不實内不欺己外不欺人君子之道庶幾乎
得之矣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友不如己則無益
而有損故所相與切磋而講習者必合志同方營道
同術如己所學之友乃與之友庶乎同聲相應同氣
相求德業相勸過失相規觀摩夾持共進于道若佚
遊宴辟之人則遠而絶之不與之爲友益匪人之比
焉朋之戒不可不慎所與也人不幸不聞過々而不
改是謂過矣君子知省自訟不能文過以飾非雷厲
風行不敢畏難而自恕苟或不則過亦脩而省之

卷三　十八

發禁嚴妄而言寡尤行戒疾而身過必懲而戒之深
行洛德而行寡悔是改過而後可以寡過寡過而則
至于無過君子之道庶幾盡之矣夫子舉此四者以
勉學者真實與緊爲人處至于莊莅動禮之訓文行
忠信之教損益三友之識見過内訟之諭無非發明
此理以示後學吾儕今日之會講從事夫子之言小
心翼々致慎乎威儀動作之則遜志時敏多識前言
往行以蓄其德庸言之信庸行之謹言顧行々顧言
慥々篤實而不祇于悔尤終日親師取友切々偲々

忠告而善道之孜々然以脩德講學改過遷善爲事駸々乎聖賢之域而不自知則此會爲不虛矣幸相與勉之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此章夫子勉人爲君子而不可爲小人君子小人之分義利之間焉爾矣是故自心術之微以至事爲之著無所爲而爲本吾心之公達之天下而皆宜者義也有所爲而爲狗己意之見以濟有我之私者利也君子質且好義出之以無所爲之心以行其所無事之智且外本內外深契事物當然之理以協推行時措之宜寔見得是則一家非之而不顧天下非之而不顧非其道義不顧體徑違變可以舍生取義無不爲也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知明處當授以萬鍾千駟有弗顧也不信不果而義以爲質無適無莫而義與之比君子之所以異於人如此小人則不然猥瑣鄙陋每懷計功謀利之私奇詐懷壬用濟詭遇傾排之術切一焰則趨瞯利則奪苟便身圖至于祭貨貴禍亦不之顧在上陵下在下援上黨同伐異甚而蠹民病國亦莫之恤婞婟愎沸巧爲機械而無所用其羞恥難事易悅不辨禮義而甘自失其本心小人之所以爲小人類如此小人之汲々於利猶君子之汲々於義也義利之間幾微之辨君子小人之所由分不可不慎也吾儕服膺孔訓則將欲爲君子乎欲爲小人乎欲爲君子則當義以爲上不欲爲小人則不可倣利而行語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家無怨在邦無怨人皆稱之曰君子哉若人若狗私以滅公損人以益己欺世以盜名則人指之曰茲人也小之尤也嗚呼均是人也不能爲君子使人目之爲小人誠可哀也已

顏淵問仁章

此章夫子因顏子之問直告之曰克己復禮爲仁傳註以爲己者己私也克去己私復還天理爲仁此說素以爲然但顏子之學知幾之學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待有私欲而後克治之也論語全書未嘗見以己爲私欲者也且爲仁由己々字說不得私欲未有一章三己字而分二義者故克己之己

與由己之己皆一己也如曰仁豈遠乎哉於己取之而已矣夫仁者天理之全體也禮者天理之矩則也皆己之所固有也能求諸己而循本然之則以復固有之良則仁之全體在是矣天地萬物皆備於我上下四方皆歸一闔莫非己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視天下之人猶己故天下皆歸于吾仁之中賢愚大小一切包裹老安少懷各得分願而疲癃殘疾顛連無告匹夫匹婦有弗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仁者心體之固有之也我欲仁斯仁至

矣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夫仁必於一心之微而達之天下之大皆取之己而已矣何待於外何求於人哉此見聖人之教皆反求諸己古之學者為己顏子上智之資己洞見本體夫子因其問直以為己告之顏子固知以仁為己任然以有復禮之教直以條目為請庶得以自致也夫子以視聽言動語之四者皆切己也有物有則聰明爾又之體皆己之固有也必違其則則非禮矣君子終日乾乾見此天則危微之幾戒慎切至閑邪存誠戶見無際獨炯幾先故微有息則自無不知知即復故能不遠之復以脩身也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此孔顏授受心法即虞廷危微精一執中之旨也夫以顏子之高明孔子之善誘悟見本體而猶以條目為請視世之談說玄虛一悟百了至以非禮為禮者無惑乎去道遠而

曲禮毋不敬章

毋不敬內外動靜無不整齊嚴肅脩己以敬也儼若思誠之於思思無邪也安定辭謹是樞機言不妄發也皆敬也天德所由立王道行由達也主之發政而

出之有本出身加民而動得其宜故動而民莫不敬也言而民莫不信也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各安於道化之中是之謂脩己以安人也

學記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章

此言學也者明德新民之學也致禮以治躬莊敬之體顏然以爾致樂以治心和樂之德油然以生存之為天德之純達之為王道之要脩六禮以節民性齊六禮以和民行一道德以同民俗立道四達而不悖是之謂化民成俗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章

此章孟子以人不知求放心爲可哀故欲學者知所以求放心也學問之道豈有他哉不過求人之於己而已學於古訓乃有獲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就有道而正道義由師友有之故學之問之皆所以求吾之放心焉爾然此不是孟子就世人放心而不知求者說若學者終日乾乾惺惺內照安待放而後求

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章

此章舊說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看來天下之人如此其衆必一一自至而安之信之懷之何其費力夫子之志只是願天下之老者皆有所終能遂其安天下之朋友皆以誠心相與能敦其信天下之少者皆能幼有所養而遂其懷聖人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以萬物各得其所爲極致物各付物而已不與焉此是上下同流氣象伊尹以匹夫匹婦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聖人之心無窮固如此

盡心知性章

心也者理之所從出也性者心之所具理也天者性之所由命也故能盡其心則可以知性知性則可以知天理之合一是如此聖人之能事也此盡字猶中庸盡性之盡知字猶中庸知化育之知皆誠者之事也存心養性以事天學者所以希聖誠之者之功也其心有未盡必日乾乾夕惕敬守之而不放性未有知必勿忘勿助直養之而無害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于時保之故曰所以事天也至於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之則存心養性謂其至極可以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矣故曰所以立命也立命即是知性知天

大學之道全章凡四段

大學大人之學也大人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家國天下爲己任體用一源物我無間明德吾身之所固有也天下之道本諸身必自昭明德盡其性以立天下之大本德人人所同得也于民而親之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以行天下之達道至善是明德新民本然之天則大中而至正純粹而至善者也明德新民在止於至善者明德新民以至善爲則猶規矩以方圓爲

則故此止字即書安汝止欽厥止之止即詩緝熙敬止之止學能知其所止而後志有定向定則心不妄動而靜靜而後能居之安因不搖安則事至物來一致而百慮可以揆度其至善而止之矣故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何與存義也明德爲本新民爲末知止爲始能得爲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知其先後遠道不遠是故古之大人知天下之本在國故欲明明德於天下以協和萬邦者必先平章百姓以治其國國之本在家欲正是四國使百姓昭明者必

先親睦九族以齊其家家之本在身欲儀于有家以交於愛者必言之物而行有恆其儀不忒以脩厥身心爲一身之主必思毋邪而先正其心意者心之所發必毋自欺以先誠其意知者意之所起必知至至之以先致其知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物至知知而後好惡形焉人所不知而己獨知之其幾至微也大人致愼以立其本乾惕以愼其動精擇以協厥止著察以利其用此明善脩身之實學端本之要道也正其本而萬事理家之所由齊國之所由治天下之所

由平也故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無不以脩身爲本蓋自士大夫以上皆有天下國家之責而庶人則有齊家之道刑于之道教孝友之政而日與所親厚者處一家愛其所親敬其所尊達之天下無貴賤一也然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疎也若身不脩則本不端而求均齊平治之得其理不可得也于其家也有所辟而不得其正何所好而不得其齊則所厚者薄而況達之天下乎國之大而能得厚者未之有也是故君子以天下國家之本在身脩身以誠而格物知止

爲明德實功道之所進莫先於家故規規爲大而善則和親爲新矣矣務其功不可亂序不容紊者此格物工夫聖門第一切要心法學者須在自心上格去乃可以言格物工夫始爲是際心者吾身之主也心之所發謂之意心之明覺謂之知心之應感謂之物物至而知之知之而意動意動而心發一時感應三者皆在故曰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君子愼其所感之者物至知知反躬內省開其知誘之蔽而不祝于物欲日乾乾見於天則戒懼隱微以體於萬物存

之身不敢有所而施之〻不敢有辟焉絜之天下國
家不敢不均齊方正焉是之謂物格物格則善無不
明而知至至之矣明善則可復不善之動而意可誠
矣心之所由以正身之所由以脩也天德之所由成
王道之所由達也故曰有天德便可以語王道其要
只在慎獨
格物之物即感應之物感應之物其輕重長短皆有
自然之天則與〻言仁人孝子不過乎物詩言天生
蒸民有物有則孟子萬物皆備於我中庸誠者物之

終始皆是物也本自完全俱餘無欠自上直下均齊
方正所謂純精〻至善者也但危微之幾至難著察
必精擇以協一致虛以執中夫然後可以言格格是
挈度整齊規矩準繩之意格物即所以挈矩能挈矩
則物之輕重長短皆應之以本然天則在聖人爲安
汝止在學者爲欽厥止是之謂物格物格則善無不
明意無不誠心無不正身之所由脩也三者一時並
了
物格工夫須貫上知下學而言學爲徹上徹下之道

蓋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本有善而無惡然出乎善則
入於惡只在幾希閒爾故上知明幾須然不過於物
下學領惡而全好不化於物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一三五七皆陽爻也用九而不用諸陽爻者九陽之
成數也天之德也數至九至〻大矣一三五七羣陽
莫之與敵矣故曰見羣龍無元首言不可爲首也故
用九乃見天之〻〻陽明道盛天下所以治也若坤
則用六而不可用十者陰不敢極也不肯敵陽所以以

大終而弗敢成也所以利永貞也聖人扶陽抑陰之
意深矣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
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
反常也

初以陽剛爲濟屯之主益汲汲廣求賢才以自輔二
以中德比近於物初〻汲汲以求之然二之正應在
五五陷於二陰之中方在屯險未足有爲不可以往
而又爲初剛所逼不能以往從之所以屯邅乘馬分布不

進之象然初之求也匪為寇乃求為婚媾二以自
固自守初非正應致不之許至於十年數窮理極乃
許而字於初初之與二雖非常道然救時濟屯時義
至此不得不然也君子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以民物各
得其所為已責知五之不足有為而不可往以初為天
下民物主求之而終不往則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
君子生斯世也將以斯道覺斯民也時之已極不得
不從於初者為入下也昔者伊尹時桀君也五就之
而不足以有為乃終歸於湯以成伐夷救民之功此

豈常道哉蓋君子以民物重以救時為急不得不如
此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亡朋得尚于尚中行
象曰包荒得尚於中行以光大也九二段
二以剛中上應六五之君君雖出治輔治者大臣也
故上佐大君以成泰道大君臣之責也必光明正大
之君子而後得尚於至弘至剛至明至公中行之德
乃能當此任也九二中德居大臣之位聖人明著以
垂教焉

天下之道中為貴然中行之、不可多得夫屬精明
之志者多歉含容之度持渾厚之體者或乏明作之
功智有所昏偏則急忽於遐遠心有所係吝則比昵
於親愛皆不足以語中德之臣何以成天下之泰惟九
二君子則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以天下國家為一身含
弘光大洞視八荒賢愚大小一切包裹凡天下之懷能
抱藝隨材器使使各盡其能而不過為刻責求備休
休有容有以通天下之志於天下國家機務必好問
好察以用其中廣思集益以協於一如其道也如其

義也發謀慮毅然任之而不辭實見得是實見得
非用舍舉錯確乎行之而不拔推行變通利涉濟險
必有以成天下之務久慮藏於淵深知燭於先幾獨觀
昭曠之原明見萬里之外凡四海九州之廣舟車所通
之地川谷異宜民生利病吏治臧否文物屈塞莫不心
運而神謀之昭昭乎智周天下而不遺遐小且已正於
先我道公於大同其好也必天下之同好其惡也必天
下之同惡其用也必天下之公是其舍也必天下之
公非大公順比左右不得干以私正直靖共朋昵

無所阿其黨蕩蕩乎不敢有所好樂而辟於親愛是
弘以居之毅以成之明以察之公以行之此中行之所
得尚也上匡乃辟下康兆民以成泰道大學稱絜矩
之君子泰誓述斷斷之大臣為世道之利賴者蓋其
識慮光明心術正大始足以語此九二剛德居中為
輔治保泰之大臣聖人特致意焉

六二同人於宗吝象曰同人於宗吝道也說九二

二以五為正應以陰從陽以臣從君得所宗也然謂
之吝者非謂可羞吝也界限之嚴辨別之正不混於
所同有似乎吝乃其義當如是也二以柔中得正上
從十五貞不從衆其跡似吝道則然也故曰道也
吝如出納之吝惟恐有泛濫混錯之失即以類族辨
物之意宗如亦可宗之宗得其所宗主非私黨也二
以一陰柔中得正上從於五乃是正道而謂之可羞
吝然則混同雜比合汙同俗方謂之勿吝之亨乎必
不然也卦有全體之象爻有效動之宜於野者總其
太同也於宗者從其正應也彖傳以柔得位得中而
應乎乾二是也曾何羞吝之有

又云二以一陰為衆陽所求同者似乎可吝二不能
與之大同而惟宗於五則其吝也乃道當然也中正
自守君子之貞辨物之智不得不如此也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享於西山象曰拘
係之上窮也

上六處隨之終極之而无所之也然人心固結而不
可解拘係之又從而維摯之上六終極高而无民貴
而無位人心雖隨之時則窮困甚矣昔者太王避狄
之難去豳來岐山豳人隨之如歸市多難興邦卒定
王業於岐山之下蓋窮而有亨通之機焉是窮極
而必通者也觀周王之所以興由人心之所歸隨之
時義大矣

臨元亨利貞至於八月有凶象曰臨剛浸而長
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
月有凶消不久也

地在上澤在下上臨下也大者陽也小者陰也二陽
浸長大臨小也故曰臨者大也相臨之義取此二陽

漸長兆於泰矣坤順也兌說也上順而下說九二剛中六五以柔中應之大亨之道也剛柔合德上下順說天道之正也臨道備是所以大亨以正法天所行也自臨至否是為至於八月則是大往小來陽不久而消矣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臣之至矣此陰陽循環之數姤復否泰之機盈虛消息之理可生而計也聖人於陽之浸長即憂其不久而消々至於否則以大臨小者能教何時哉盛者衰之漸々者禍之伏泰者否之基治者亂之徵觀天道盈虛之數而人事得失之理可從識矣智者不待其已然而覩其將然不玩其將然而防其未然憂深慮遠競惕憂勵不敢至於滿極以免凶也

九二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假為奏假無害之假取感假之義也九五以剛明之德居中正之位是能正位乎其外也其為父子兄弟夫法言無不信行無不敬善則而和睦身正而家

齊刑于之化格於有家故不俟防閑无攸憂恤一家之內合敬同愛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惟攸無閒交相乎愛吉孰加焉關雎麟趾之化文王其至矣士君子有家者不可不反身以率之也

九二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莧菜名俗所謂馬齒莧受陰氣獨多性柔脆至易生之物莧之生於陸猶陰之據于上五比近之則當殺然々中以為行夬夬然決而去之可方无咎五剛健中々宜元吉止言无咎何也上之陰柔媚悅易以惑人下乘于五恐為所眩則中道未為光明心勇決而後可得无咎自古明君有志盛治而多為小人所惑不能辨於居夬決之勇馴致蠹國殃民如宋神宗之惑於姦邪可不謂股鑒哉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以陰居四順體之下當位而正何咎之有然近君之尊君泰在上宜以順事乃得吉而无咎昔者文王有

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翼翼敬止以服事殷此文王之所以為至德而岐山王業之所由以享也文王爲心哉盡其順事以止於臣道順而在下道當然也六四爻詞教天下後世之為人臣者宜師文王也所以保吉而无咎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陰邪剝陽小人媚君自古然也六以陰柔居重兌之上引類援黨逢迎為說以剝蝕君心者蓋無所不用其情々五比於上承於剝者然以剛明之德居得其中位々正當故能中心無為以守至正而不惑於非道之說固足　感上六而不敢說之不以道矣然小人投閒抵隙窺在上之意向凡可以售其邪媚之術者無不用也一或不謹則說之易入浸浸乎入於其中而莫之覺矣人君處此必兢兢業業恐冒於非幾凜凜然可畏之甚也易著有厲之戒使人主謹未然之防以遠讒邪之說天下治亂之機邦家安危之繫也剛明之君猶以有厲為戒而況非剛明者乎嗚呼可慎鑒哉

語錄

先生曰白沙先生云終日乾々只是收拾此而已收拾便是洗心退藏於密自下學者言便是惺々心法使不放失更無別法此字宜細玩

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此幾字有善而無惡握此霸柄終日乾々反復于道察見天則亦可謂知幾而脩之吉也不然則辨之不早至於屢失而屢復焉難免於頻復之厲也始學於亦信得及須就敬上漸積久當有得也

中庸言慎獨最為緊切於此二字苟實用其功即所謂致良知矣良知即是獨知致良知即是慎獨一念之發善不善無不自知之豈不是良知能勿失其良知是謂能慎其獨能慎獨即所謂致良知矣

不覩不聞是吾心本體至虛至靈無方無所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雖不覩不聞而實至明至著幾微之動儼然如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不可掩也故曰莫見莫顯君子所以必慎其獨也戒慎恐懼不覩不聞獨工夫能慎其獨則敬

然不動廓然大公未發的時之中感而通天下之故
物來順應發皆中節而謂之和
古人于好惡二字最緊用功為學只在無有作好無
有作惡為政只在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為
學與為政致審于好惡更無有分別也學者可深思
焉
語會友曰為學只于人倫日用求之如事親從兄親
師取友無往而非實用真力之地
司馬溫公學自不妄語始雖未得覇柄入手然却是

得力
論語道千乘之國章為政之要終身用之不盡宋時
趙普有半部論語之說趙普只是智謀之士論語脩
己以敬一句且未之能行何况於半部乎
天下之事成於同而敗於異御虜國虜天下莫不皆
然欲天下之人平須是當事者不自用而用其中於天
下之人以天下之見為見設法行而曲盡人情可以
垂之永久不至朝更而夕改今之人執己之見自以
為是而拂人之謀莫己若也故一己之見不足以盡

天下之是非法行未幾而敝孔旁出者多矣須是存
一體之意如家父人子相與共成一家之事始得
友以輔仁義重聚樂居常加朋友講習之功日然矣
特此心提起不放得益更多故曰道義由師友有之
諸君相會切勿悠悠蹉過日子
予乙未歲釋褐在京師與海內有志之士同會一友
問近日作何工夫或答云有工夫使不達工夫予聽
之甚駭愕蓋以本體即工夫工夫即本體也此豈初
學者一時能悟看來只是儱侗依傍光景全非下學

實落工夫夫子教人謹言信行直內方外積漸深造
顏早曾唯豈易遽及乎吾輩學思畧庸常務為高
遠每到作用便即差錯全不得力
學貴反求諸己自得於心以於聖賢之言實見之力
行乃可不宜於訓釋字義上求之
顏淵喟然之嘆首節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
忽焉在後是嘆聖道之妙其無窮盡無方體有如此
迨其得聞博約之教而後欲罷不能既竭吾才以至
於卓爾之見然從之末由依舊是無窮盡無方體

乜此顏子學既有得故為此歎若以首節為先難則
悲未然
中庸其次致曲曲者微細之謂與曲禮之曲同三千
三百皆道委曲周匝處致曲推而極之欲其充周曲
暢旁通無少欠缺以完全其本體是謂之有誠
白沙先生詩云春夏雖閒發育功百邊天地閉秋冬
此即藏而後發之意
寡欲而後知消欲改過而後知有過譬如掃地然必
掌加掃之之功而後覺塵有未盡處不然則踐過不

自知也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而妙道精義存焉惟其由之而
不知是謂行不著習不察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
知味也
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至
於大亂之道也此章最可玩味其言好惡無節於內
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物之感人也無窮而
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悟此可以格
物矣其要在反躬而不化於物

飲食男女從古聖賢目這裏做工夫真是親切語
士者能成大業致大名決非逸豫可得必自苦刻中
來須有圓木警枕之意乃可
學者須是實用其力而後能有疑疑而後問問而後
覺故曰沙曰疑者進道之萌芽也若平日無工夫安
能有疑無疑則所問非切問何由信諸已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古人譬之上灘船一篙不可放
下甚為親切亡與力皆一時事分而為二不得
孔子於大人則畏之孟子則藐之此聖賢氣象之別

學者須學孔子
古人習射所以釋回增美必內志正外體直而後可
以言中此非以玩物適情實為存養之資古人由之
以論夫良有深意
自古聖人德業做出來自然大格局與後人氣象不
同如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直是以天下為己任後世
豈能學得嘗謂伊尹氣象惟孟子似之如孔子則
是聖之時
易言神武不殺以神武服天下而不用兵革此旦誠

贊化大有為之聖人惟伏羲神農黃帝堯舜足以當之故能神以知來智以藏往幽贊神明而生蓍興神物以前民用

陳堯山夜坐詩云松風不雜齋前樹夜半焚香啟竹扉水鳥一聲人獨坐雪梅香冷月斜輝此堯山學有得處清風潔靜於道殆有見也

堯山少時嵗考作克齋美大章有云有可欲以至於無欲由有己而至於忘己之句觀莊渠讀之蹙然加敬

先生一日問曰汝輩於仕路上淡否憲大曰文平生於世態上頗能不介意先生曰世有輕物肆志者世故之所迫遇意氣之所激昂類能廉棭斬覓然不得謂之淡也須知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而以徒穀素餐為可恥淡之之意即在其中惟其有見於在我者之當盡無見於在外者之可慕故自能淡得

子入太廟每事問註言雖知亦問謹之至也看得聖人太高了有所不知何害為聖人惟其不知而必求必之此所以為聖人也故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此理最可玩味知與不知而皆無自欺心地何等光明豈不是求知之道也

憲文問先儒論理氣有不離不雜之說先生曰理氣不可分為二如手之持足之行氣也手容恭足容重理也恭重之理即在持行之中理氣原分不得

問存省先曰生省察存養非截然二法也陽明先生曰存養是無事時省察省察是有事時存養學者最宜體認

周子太極圖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兩句對言而曰妙合而凝凡物必有兩而後可言合莫是分理氣為二否先生曰周子之言妙合以二五之精言也非以理對氣言也二氣五行是太極分布太極本無極天下之動貞夫一生天生地生人生物皆是此一所謂真精皆一也天地間一氣耳動而為陽靜而為陰一動一靜分陰分陽自主宰而言謂之一自對待而言謂之二渾淪於太虛之中凝聚於化育之始人得之而為人物得之而為物皆所謂一也非二也故曰陰

陽不測之謂神
問人心道心先生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人心也飲食男女得其正便是道心故曰動而得其正曰道道心即在人心之中非有二心也中庸云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毋好玩味
問動之不以禮未善也舊說泄就施爲上看如何先生曰動是自己上動如動容周旋之動三千三百莫非道之形見者動容周旋中禮則德盛禮恭人儼然望而敬之莫敢不承式方是盡善盡美之學否則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人且玩慢之矣易傳知崇禮卑之旨夫子博文約禮之訓中庸敦厚崇禮之述每互舉以示人意備矣矣此項工夫最要理會
問大學之道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其說與知行合一之說有碍否先生曰講習討論式典訓而親師取友資於人者也自脩脩乎己者也資乎人正所以脩乎己豈不是知行合一但義理無窮盡工夫無止息愈深造愈精進求止乎至善乃可
問默而識之章或以爲默即不覩不聞默識即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學而不厭學此旨也誨人不倦誨此者也此說若何先生曰亦是但默識是實體諸心不是口耳之學學與教則所該者廣自是三件事論語書中聖人因事立教隨問而答不可求之太深後儒始說頭腦在夫子發言原無此意學者須要識得
問合之作詩作文可比古之游於藝否先生曰心得於外則雖以古之器數名物習古之禮樂射御猶不免爲玩物喪志在養心則雖案今之詩文無適非性

情之所寓也碩人以爲何如耳
問日用酬酢憲夫亦知從事主敬之功但萬感紛集而立不知何以能使敬之周匝而無遺先生曰能使敬周匝無遺非大賢以上不能敬者警也心常警畏不拘乎居與人有事無事皆不敢放逸充積之久則自然周匝無遺此中工夫人替不得
問學文是詩書六藝之文與博文約禮同否先生曰博文就是人倫日用燦然有條上說然詩書六藝之文亦寓其中蓋詩書六藝亦是人倫日用道理也第

子之孝弟謹信泛愛親仁有餘力而後以學文此文
雖專指詩書六藝而言然孝弟謹信親愛道理即在
此中也博文所以約禮約即在博之中禮即在文之
中

問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此味字是性也有命
焉之意能品節限制不得踰涯分方謂之知味不知
然否先生曰亦是但不可執泥此只謂道不可離人
自不察意

問夫子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既卓然自立矣直於
事而無所疑何以必待四十而後能不惑先生曰立
是立得定動搖不得了惑是與之為一無復疑滯
蓋立之益深而不疑其所行也吾人看聖人地位不
宜太重孔子好古敏求終夜以思亦猶學者爾但不
厭不倦不知老之將至是以獨覺其進非學者所能
及爾且道無終窮學亦無止處使夫子年若衛武九
十彝百有十歲想獨覺其進猶不止此但非後學所
能測耳

明南昌仙中詩仙源此去無多路獨自尋芳信馬蹄
穷竟上句言道不遠人下句言人不能求道曰信馬
蹄言任其氣質用事也曰獨自尋芳言求能之于蹄
問之于友也不知詩意是如此否先生曰以上句譬
道不遠人是矣下句則求于意太深于初無此意信
馬蹄本唐詩薄暮無鞭信馬歸無甚深意文因悟極
自尋芳見生先隱然有自任之意信其蹄是輕車熟
路也

問操存舍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不知
聖人之心不待勉強之而後存否出入無時舊以出
為亡入為存以言心之妙用就學者否先生曰
孔子此言是說人心本體妙用如此孟子引之欲人
知所操存而善養之也聖人之心若不待于操之而
存則緝熙敬止終日乾乾至夕惕若考果為何事但
聖人之工夫出于自然不甚費力矣夫造化之神易
無方無體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者也人心妙用良亦
如之放之而彌六合斂之不盈一掬至虛至明常感
常應寂然不動而有以通天下之故何有止息至其
而至動至近而至神不覩不聞何有方所人心本體

源自如此
問養氣之始必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
作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何如先生曰自反常直無
所愧作此氣自生所說良是但要察識義原在心不
在事上告子以義為外只緣認義為在事爾集義猶
云積聚集義何以養氣氣與義原離不得配義與道
乃直養無害工夫其為氣也配乎道義所以浩然充
塞無是餒也無是無此道義餒是氣從而餒也所謂
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也若云既養成

卷三 四十七

此氣而後道義為之助則未配道義之先此氣安在
何處天下豈有離去道義而可以語氣之充哉又以
無是為無此氣餒為不能行夫道義是倒做直養工
夫矣合乎道義則充不合乎道義則餒故須集義以
生之集義所生是集於心而生於心也非義襲而取
之也
問朱子云但得心存即是敬莫於存外更加功文實
留心于此必常加警惕把捉得定而後能常存不放
縱任其自然即思想忽然而起強以制之則未免有

邉廹之病何以使此心常脫洒而不至於放失乎先
生曰此心常照便自能不忘勿助便是常存書所謂顧
諟詩所謂思無邪禮所謂毋不敬是也莫於存外更
加功朱子此語極好在如敬存外無敬也何等脫洒
乎若是把捉則助長矣
問夫子發憤忘樂以忘憂不知是一時事抑二者迭
為先後先生曰發憤食忘樂以忘憂分不得已得未
得樂以忘憂此憂字是性情之憂與憂道之憂不同
樂為吾心本體學所以存吾心之樂也人不知學則

卷三 四十八

常戚戚而多憂惟好學而至於發憤忘食則見大心
泰無入而不自得何憂之有愈發憤則愈精進愈憂
勤則愈快樂終日乾乾反復于道益終其身而為之
不厭故不知老之將至此聖人至誠無息之功也學
者大宜發憤以憂身終身之憂
問宇宙內事皆吾性分內事故至誠盡性極之于參
天地贊化育則堯舜其人也而先儒以為堯舜事業
亦一點浮雲過大虛與不義之富貴無殊何歟先生
曰孟子所論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

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故君子之學以盡性也用之則行義以達其道本身而徵諸民推之天下國家之大副致參贊位育之極莫非吾性分當然非有所加也不用則卷而懷之非有所損也故事業如堯舜可謂至矣然皆學者分內事只足異也與行藏違看來只如浮雲過太虛一般先儒云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言不可擊繫也若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之文詞也謂薄不義也非薄富貴也與堯舜事業如浮雲詞同而旨異

問白沙拈一不拈二之詩先生曰一即周子所謂無欲也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二則雜矣故夫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天地之道惟一爲主悟其爲一則此理斷然於心目之間若太陽東出萬物畢然照也然是道非以拈而有非以不拈而亡如江河流注千古一日也觀太極圖說云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通書云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虛靜動直皆揭此一以示人欲引濂洛千載謨圖書乃宗祖諾諾聖學爲授我自然度白沙先生之學以自然爲宗分明是得之于濂溪然此詩乃答東所偶拈之作故云若專以拈字爲言近於拈矣矣

問白沙元神誠有宅之詩先生曰元神元氣生天生地生人生物造化之樞紐萬彙之根柢也人之所資以安身立命者豈獨老氏乃爲此言下化固其迹百姓日用而不知也上化歸其根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莫非神氣之所資也天下之至理總括於此舍此之外更無妙道尚何足言哉

問白沙千休千處明之詩先生曰千休千處明此即朱子所云若非放下終難湊泊若件件要太極承便有滯礙君子之學惟于身一一則可通公溥靜虛動直廓然大公物來順應皆源逢源酬酢萬變莫不至妙至妙者乎若二則離離則擾擾豈存關照以存誠致精以主一便是作聖之功即白沙先生所謂終日乾乾收拾此而已此理干涉至大無內外無終始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得此欛柄入手更有何事往古來今四方上下一齊穿紐一齊收拾隨時隨處無

不是這個充塞色色信他本來行著習察不違天則
隨時隨處無不是這箇工夫若不明乎此則憧憧往
來朋從爾思反為物感所撓白沙詩旨大槩如此然
亦因人問答興賦之詞學者不必一一深求比論又
恐在揣摩中矣

問白沙古人棄糟粕之詩先生曰下學可以言傳妙
道不由心悟故凡以言傳者皆糟粕粗迹非古人之
真傳矣若由其言亦可以積累而成然非自得之也
不足以言求道不足以得道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

自得之也自得而自悟之豈語言之所能傳吾心萬理
具備本自完全發微而不可見充周而不可窮微而
顯遠而近隨時隨處無不是這箇充塞吾能終日乾
乾操此樞柄日用間種種應酬惟吾所欲則不離日
用常行之中而有以見鳶飛魚躍之妙默而識之不
言而信藏而後發明其機矣形而斯存道在我矣自
得之學固如此豈言筌糟粕之所能傳乎求言本立
貫自然則又渴學以自然為宗而深明乎過用其心
者之弊彈壓門先生所謂戒慎恐懼所以闡之而非
以為害也然而世之學者不能自然而以用心失之
者多矣若深造之以道之人必不如此故又以素琴
本無絃為喻此詩白沙先生之學括於是矣

問言忠信行篤敬在未言行之前用功則參前倚衡
之謂也此即靜時之功未否與無意無必之學何以並
行不悖先生曰書云顧諟天之明命所謂常目在之
也此理無時而不在無時而有忽故忠信篤敬常若
有見即所謂主忠信也安得為意必禮曰如執虛如
奉盈入虛如有人此理最可玩味

問伯夷之隘是氣質之偏非氣質之偏不能變化何
以為聖人先生曰伯夷逃紂只是若高潔非氣質之
偏前輩所謂千鎰萬鎰之說已盡之

問白沙先生示天自信天地自信地吾自信吾甲不
問乙供乙不待甲賜其旨若何先生曰此見萬物皆
備於我足乎己無待於外之意

問素履往無咎復初九爻辭已素是固有之性蓋有
生之初與形體一齊俱滿昇焉者循性而動不以人為
害之是謂素復之往焉知是否先生曰素是固有之

柔祈九率其柔循不為物遷故往而無咎卬是素位而行之意無往不然也若專以任進為言則非

寬文問學須有頭腦始能有進步處試思人之所受於天以生者以清通之氣而麗於形骸之中由其清通之始則渾然與物而同體自其形骸之隔則截然人己之異觀清通之理之具於人則所謂德性是也惟累於形骸之中則種種世俗識情皆其所易動焉者君子終日乾乾求以復其所命之始於其由德性上起者則從而養之於外而從其形骸上起者則從

閑之如此則正念漸多雜念日寡而寂然清通之體庶乎其可復矣蓋求其清虛之始則污濁之念自無所乘達其德性之用則形骸之累自不能入不知從此從用功是正法眼否先生曰既使天地之中以生即所謂清通之氣清通之氣即其于形骸之中神理形骸一時並賦天地之中理之一也形骸之中本同物之不同物之清也其渾然與物同體者心之本體也識然人物異觀者失心之體也非本形骸之隔也失心之體而後乃有隔學者精察夫理之一以豫養夫天地之中則吾本體包含偏覆萬物皆歸一闔此即所謂頭腦即白沙先生致虛立本元神灝氣諸說即欛柄千古萬古皆此一也念者心之幾也念只一念非有清通形骸兩念之別克念作聖罔念作狂所謂拈一不二也念有邪正克與不克也克則一矣可與幾矣此是具大法眼者

李良柱問德知者鮮矣夫聞善不行告過不喜由勇於進德矣而云知德者鮮何也先生曰此知字猶孟子之謂知天易之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之知是明得

之於心而有諸己矣德明德也明其明德方謂之知德者得也行道而得于身之謂德子路雖勇于聞善改過然未知取裁尚有以不知為知至于慍見而猶以正名為迂則又安能真知乎德而有得也故夫子呼名而教之欲其求所知也聖門之徒顏曾冉閔而下知此者誠鮮

問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謂不意舜之樂至於如此之美是否先生曰韶之舜盡善盡美夫子心領神會久矣獨未得身親聞教也故仲奔齊能傳韶樂夫子

聞之不覺聽之之真而已之深也謂吾生千百世之下
猶舜之樂未之聞也今在齊聞之不意敬仲傳韶之
樂而至於斯也斯指齊也蓋慶幸之至而嗟嘆之甚
也右門人章憲文錄
列問顏子之幾從前未經人道發自邵子而周子亦
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易曰知幾其神乎而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故贊之曰其
殆庶幾乎今欲學顏子之學而極顏子之幾其道何
如先生曰前輩以顏子中而言幾者蓋以陰陽剝復

之交陷人心動靜相乘之明々人也然剝復之交
一幾之候也夫子之交一日之頃也若吾心常感常
應常默常靜則時時刻刻默非夫子也惟在默而識
之然不言夫而後子者貞下起元靜者動之幾也潛
者昭之然也程子言不專一不能直遂不翕聚不能
發散向洲言藏而後發明其幾矣形而斯存道在我
矣二先生之言最可玩味易曰幾者動之微也言之
先見者也是必有真功而後有真見教虛以立本閑
邪以存誠功在幾先乃見天則故曰知至至之可與

幾也昔者顏子從事于克復博約之訓慎審乎視聽
言動之微拳拳於擇善固執之守終日不違反復于
道是以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以祗于悔
故能不遠不貳以協聖人之一故曰不遠之復以脩
身也一曰顏氏之子其庶幾乎夫以顏子上智之資
得循循之教既竭其才而後可以幾然故夫子獨稱
其好學閔冉以下未足以語此則知幾之學信有未
易及者後之學者不加以問精擇之功又歉允蹈積
累之漸徒剿說光景而曰悟而後修者無惑乎封蹈

說相輪其於道也遠矣吾契茲問已見大意更在默
而識之敬而守之則可以學顏子之學
問書云光被四表格于上下非謂功業之大也史臣
稱帝堯心體烱然光明上下天地四海内外一時貫
徹無有毫髮隱蔽所謂被格也此不特帝堯爲然吾
人心體原是如此若頃刻之間與天地四海往古來
今不相映對便是良知自生隔閡須廓清掃蕩復還
本然是亦堯而已矣何如先生曰民受天地之中以
生人心本體光明正大清通無際今古聖愚本同一

揆但人各分量是不同如書稱堯克明峻德峻言
大也夫子稱大哉堯之爲君巍巍乎惟天爲大惟堯
則之至于盡善盡美之贊文王致德之尚不失顕名
之述性之反之之别聖人分量亦自大小不容一槩
語者妄意堯之德業終非摩聖所能及也光被四表
格于上下史臣之贊非溢美也至于聖人與塗人一
而已者蓋指天地生民之原性善之説是也擴而充
之則存乎其人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至云若
一刻之間與天地四方古今不相映對便是良知自

卷十　五十七

生隔閡知既良矣天地萬物莫非己也通曉晝夜之
道而知何生隔閡若有隔閡豈得爲良即非致知之
寔際矣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致虚立本慎微
應感行着習察揆度天則輕重大小不過乎物四方
上下皆歸一體修齊平治之道備是矣何有間隔是
致天下皆歸吾仁必自克己復禮得之

問初學須是習静神氣始能收歛此程子所以見人
静坐每歎善學之歎然動静時也學貫動静而一之
原無時之可分也所謂動亦定静亦定習静者習此
静而無静動而無動是之謂真動真静是故觀理一
分殊之妙會真静真動之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
矣學者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致虚以
立本則至無而至動至静近而至神周子所謂主静
以立極之旨可以黙識之矣

問白沙先生云静中養出端倪忽意端倪即幾也養
端倪之學即研幾也若非能參看恐於學者功夫沒
養落何如先生曰端倪者幾先之謂有端倪而后可
以語幾幾者自静而動常感常應不自知　至微至

卷三　五十八

著慎之而正循之而言者也養端倪則以此心既失
之後培養之使復是既亡而復存既殁而復生者
也此白沙教人方便法門也三代以上教化明士習
正所見皆正事所聞皆正言所行皆正理歌詠舞蹈
以導其趨父兄師友以掖其進隨時隨處莫非薰陶
涵養之功故不須説静中始有養後世則不然師友
道喪教弛言遷習染鄙陋人心陷溺如水淬濁汩其
本體若非借穏澄洽培養其能有進故静中存養事
神究志使心猿意馬日漸消除以祛其習染之汙以

復其清明之氣庶善端日萌生機不賊夫然後可以
行著習察親師取友灌溉涵以來新義如水之既澄
而後清木之既伐而復萌方可以共學故程子見人
靜坐便歎其善學蓋此意也若靜養既久端倪日生
則真能昭著天則流形而可以與幾矣哲人知幾是
動靜資慎內外交脩終日乾乾只此一事所謂克念
克此者也所謂格物格此者也所謂知止知此者也
所謂慎獨慎此者也此所謂 集此者也日深造則
日積述日篤實則日高明左右逢源定靜相應可以

卷三　五十九

酬酢應變可以充塞函大與天地合德古人皆由靜中
始養之時生發出者　學善反之功也可與幾
者乾知太始之學也及其成功則一而已
問德之不脩章制　謂四者日新之要是矣愚意善
即義不善即德不善即不義不義即不德不可分為三
事蓋去乎彼為改入乎此為從如擇諸以遷居不必
不善以從善則改從不可分為二功也故人之學脩
德為先而脩德之功正在徙義改不善而其德始成
然要其德之所由成不須講學求于父兄質于師友
者又至于審問明辨講習討論以正其修之失得則
師友之功在　必然不苟為仁由己之志而後可
受以友輔仁之益若不能着實為己惟藉于所講則
只聞易起終非己物夫子舉此四者而先之脩德意
有在矣脩德而繼之講學者蓋以世之學者有知所
自脩乃不至式于古訓正諸先覺問之於師辨之于
友自以為是而居之不疑已入于孤陋寡聞之地而
習習于遷善改過之圖皆非所以語君子之道也是
以並舉而言之其示　後學者至矣

卷三　六十

後文問孟子論　學問之道求放心不知求
為可哀蓋謂之之也至程子亦云心常在腔子裏
專夫為學之本於心尚矣不知何所求而得免于放
何所存而不至於可哀何所養而得其常在腔子裏乎
先生曰君子之所以異于人者以能其存心也存之
則進于聖賢失之則入于禽獸甚可畏也故學以存
心為貴而存之之功則在乎敬君子敬以直內則虛
靜無擾天君泰然常在腔子裏敬者心之所由存君
子之學所以成也敬也者敬此心有所敬則日乾夕

身臣子有成命則不敢也子思□□不為從也
妻則不為白也母古人之貴父命者類如此匡章之
不改葬其母其或出于此乎其欲成父之惡也乎
抑尚別其有故乎其中情事必有大不得已者千載
之下難以遙度懸斷不然以君之命而葬其母亦不
為乃自其而不然者其中之乎然觀
匡章之心可謂不敢得罪於其父矣舉衆以為不孝
其亦未諒也　孟子原其心之大得　嘉
照父之不　世　之　祭非阿

卷三　六十一

於所好　善　無下世之　為而無
饕者何魯天下然避兄離母處於於陵　君
上下之倫以其小者賊其大者孟子以蚓之而尚
不然如蚓何取此益仲子　清介之世人皆
異視之而以為廉士匡章亦必歆之矣孟子闢而喻
之若此明切益衆好必察無可疑者天下之道中焉
此夫聖賢取人要之天理之時以揆夫民彝物則
之常雖見隱以立取舍之極以是進退古今人物
不　知子之好惡　世　所　則　成

字尚梅閑朱子論克己復禮為乾道主　行恕為坤
道何如先生曰乾元始物統天高明上照合同而化
健而不息乾之所以為乾也坤元承天時行博厚下
凝柔靜剛方質具有秩坤之所以為坤也是故健而
無息之謂乾知太始聖人之學法之順而有常之
謂坤坤作成物賢人之學效之顏子以上知類悟之
資全體備具終日乾乾炳明幾先躬四勿以閑非禮
直以仁為天德而弗離擇中庸而得一善則拳拳服
膺而弗失故有　行此其

卷三　六十二

心三月不違仁　好學而
為萬夫之望仲弓以厚重簡默之質能　而
進之以道直內方外惟積累而後成居敬行簡中有
主而自治嚴推己及物事不煩而人不擾故自反而
常瞞德脩而人信而邦家之咸達故夫子許其寬洪
端重可當南面之尊是故顏子之學乾以易知之學
也故謂之乾道仲尼之學坤以簡能之學也故謂之
坤道二子非截然異也分量有大小學力有難易夫
子因材而施教之俾各有所成夫子可謂善教二子

可謂善學及門授受心法萬世之下可以想見惜乎
吾黨生已後時不得親炙函丈承雍容揖遜于杏壇之
上以聆成德達材之教徒誦遺編于千載之下竊私
淑之有聞日當與二三子討論規勵日乾夕惕改過
遷善以求其所未至蓋天下之動貞夫一聖人所由
惟一理學者學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
一各隨分量之大小識見之高下循序漸造皆可以
有成惟在乎而確遵兩程子有言學者知誠之
於思慮無邪則可以閑其邪存其誠志以勵行守之
於為無為其所不為而勉力於有為二者學之端
也無因所問答以大槩如此願與諸君共勉而求之
問意不常在事前何以謂之人欲素定亦在事前何
以謂之天理其旨何如先生曰人心之體寂然而大
公物來而順應其應事也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
是故其未發也無思也無為也寂然而不動者誠也
誠精而明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神也神應故妙動
而未形於事之間者幾也幾微故幽此聖人之能事
而人心之本如是也若能戒懼乎不覩不聞以致

慎乎至隱至微之幾緘藏淵泉以豫夫精義利用之
本物至知知應感而動則順萬事而無情以行其無
所事之智終日乾乾察此天則定靜安慮酬酢萬變
百無拾困疾窮之病何莫而非天之理也若憧憧往
來朋從爾思事未至而先起億度迎逆之私事已過
而猶留固滯有我之迹則是自私用知而失心之本
體自私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知則不能以明覺為
自然存之於公則有所滯而失其正施之於人有所
拘而陷於偏安得不謂其為欲也是理欲之幾歟了
其微出于此則入乎彼存天理而遏人欲學者不可
不早辨也是故君子必慎其獨幸相與著察之
吳正理問求仁先生曰人者天地之心也仁則人心
之生理也易言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成性存存道義
之門于善萬行皆從此出故仁為善之長君子體仁
足以長人是以孔門之教以成仁為至學者之學以
求仁為先然仁之難成久矣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
不仁中心安仁者天下鮮矣昔在聖門夫子獨稱顏
子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原缺

古林何先生天山草堂存稿目錄

卷之四

序

卷之五

序

天山草堂存稿卷之四

序

賀堯山吳公晉少司馬留鎮虔臺序

君子弘匡濟之略以勝重難之任匪才弗利然必本因心之實以裕不匱之施覈動靜之宜以擴仁義之用然後其才斯可達機以成務堯山吳公蔚負才望受中丞節鉞開府于虔其經畧之猷動伐之茂人人能言之至其精神性術之蘊生心發政之原或未之知也頃予應 召晉居大理忝居公後過贛見其蹈度麗芻涵蓄淵邃議事井井然條晰而莫之窮詰晤間知予奉老母同行則慕羡禮敬不已亟稱尊封翁家居久不相見大理之命冀便省覲乃叨此轉復留鎮茲土夫土茲既竭吾心力勦撫並行三窠底戢可有數年之安吾茲時可以內顧吾親今吾親日加昏瞶日思吾一見顧於此時尚未得遂吾私吾心益有不能食安者語罷愀然變容黯然凝睇至出涕翁家占讀之父子至愛繫戀真情與公所順志承歡今潮孝思純篤益有非三公之所能易者夫人必孝於事親

則必忠於事君伏梁公有大功於唐論者皆謂其自
望雲一念中來何者蓋其得於心者實也夫心譬之
根也本之固者華必茂又水也源之深者流必遠故
盡吾心於事親焉則為孝盡吾心於事君焉則為忠
盡吾心以行吾愛焉則為仁盡吾心以行好惡焉則
為義本固而源深積厚以時發學而得此謂之德仕
而行此謂之業非有兩也公越產也夙聞陽明之學
陽明功業頗赫聲施後世雖在遺策達而塞發動于
衷　　凡諸行事嗣軌同聲蓋端有

卷四　二

在　　之交崇山峻嶺蟠據數百里不
畏之夫負固糾結伏匿至不可測流毒四出湜槃漫
行視之他鎮罪重而險且難者孝業諸酋陽明皆欲
以計順而離攜之祭機未易動輒嚴令所謂三窠是
也下歷成酋頼清規還繁有徒買為雄長今公至鎮
扼其要害知其鷙驁不可縱使撫之非計乃移鎮信
置總督州之始破楊梅峰繼搗桐子嶂傾其窠穴勢
賴清規肖之高次謝允嶂岑司酋江月然咸震懾不
自安連結而出公知其窮迫且貪從之衆命撫之卯

俯首歸順願為編氏夫當其倔強之時利用勦吾從
而勦之當其疲苦之時利用撫吾從而撫之撫之所
以行吾心之仁勦之所以行吾心之義仁義並行彊
政之大柄也公相時而動察機應變以成昔人之所
難者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若公者非耶資於事
父以事君因心之孝溥於四海詩曰侯誰在矣張仲
孝友朝守之工當不有以知公心者予將發水西適
請令朱君某偕二郡諸邑長來乞言以贈公予不佞
自以為知公且嘉諸全華之勤懇故不辭而因以勉

卷四　三

留　先生有言君親一也在親為親在君為君
世寧有篤於親而遺其君者乎予固以表公之孝以
見公之才之業有所本而益大公之忠將以勵夫世
之為臣子者是為序

賀仁山劉公平翁源山寇序

君子非徒學也明於其體所以致天下之用成之於
己斯以濟天下之人君子以天地萬物莫非一己宇
宙分內莫非吾事故明一體之學則誠愛惻怛視天
下顛連無告疾痛痾癢如病瘝在身必思以救拯保

護之用着康濟之能以行所求之志故仁與義而並
行非兩體也文與武而無致無異用也君子學成體
立無事則用之於禮樂以行吾仁以昭化成之文有
事則用之於戰伐以行吾義以彰威嚴之武昔者孔
子俎豆儒爾軍旅未學至夾谷之會指麾俄頃立誅
君側之惡以伸魯國之威范文正公自秀才時以天
下事為己任出則櫨在梱績沭聲至經畧西夏賊聞
膽破是其胸中百萬兵以酧先憂後樂之志善學者
上之則為孔子下不失為布文庶乎不媿不作足稱
成以然六難矣蜀陽仁山劉公袁譐一體之學茂寔
中涵溫文外見筮仕所歷作用迥別頃奉　璽書分
憲南韶以仁恕濟端嚴以縝密翼簡博正身率牧作
上宜民益人人稱之矣至翁源負固不逞之夫嘯聚
資虐實繁有徒公聞榜諭以渙其黨未戢則赫然怒
曰吾理兵勅法法以懲不恪兵以威不軌今日事吾
事也吾忍使斯民坐受荼毒而不亟為之拯乎于是
請於兩臺勗戎治餉躬督士卒深入叢廣中戒紀律
振勵玩怠故人莫不用命不旬月而罪人斯得械歸

渠魁散其脅從綏輯人民男得以耕女得以織士消
定習民有寧宇郡邑烝庶交口頌公而翁源人尤惓
切網率圖所以表揚功德介諸生從副校舉吳黃氏
來徵予言予素重公於是進吳君道翁源甚事悉予
嘉異久之不覺喟然浩歎諸生前而言曰先生何歎
夫天生天殺天之道也生其所生殺其所殺人之柄
也殺有罪以生無罪政之執也公用是道以安吾民
先生何歎予曰天地大德曰生君子之德曰好生天
以一元統始以生萬物君子以一心妙運以生萬民
爲泣罪人尹切于章非弘一體之學明於天之道以
察民之故者不足以語此韶僻在嶺外唐宗名臣碩
輔勲業炳耀首重江南文物顯盛人民蕃庶埒于中
州山川封壤猶故乃今賢聲寥曠戶口耗亡迥異往
昔此其故容可不稽乎漢以來吏治精核加意拊循
民用休息長養和平之福通於上下其列循良之蹟
者率以教教化崇禮俗為重其刑不與焉至于後代
率以遷遂鄙吳之政教疎畧勸懲與濟工著弗覩而
占籍肦嗌誌稱主翁賓強司牧者莫之省問民不利

不轉徙而之盜也嗟乎撥亂所繇豈盡此醜容哉己察于民之故必有以通幽隱之情明於天之道庶得乎大公之理弘一體之學斯裕孚化之原公深於學者而文事武備可當實用諸生請贊二公必有本原之論且所生萬民澤四方者當不止此諸生躍然請書以質于公遂書之

賀御史大夫吳公晉南京大司空序

國家兩家都並峙內列九卿各率其屬展采錯事以佐治邦國外之輿地險而要者則出御史中丞以綏撫之重而難者崇其秩以總節制位愈尊而責愈備大江以南浙閩楚蜀西粵雲貴咸設撫臣吾廣北屏五嶺南控瀚海介山海之　峽華夏之防獨不置撫每以制府兼之厥任重且難不與他方等膺是選者必合文武大臣臺省近侍推資望聲實並茂者畀之尊重責寵加於羣僚之上連江吳公始以中丞撫西粵粵故多事公身兼數器淵謀神畧飭戎肅紀宣機如響始征昭平三屯次及北三河池諸寇率用奇布算不費矢鏃俘馘幾萬餘已入為司徒詔歸侍養

上顧西南甚特起公仍故節旋晉御史大夫總帥兩粵兼撫東省公威惠久著西南邊徼醜虜聞公至莫不柔威久之復平府江勤懷賀金雞諸寇擒程鄉妖徒散珠池孽黨殲岑岡逋藪撫瓊崖諸黎先後入上捷音　聖心嘉悅薦錫金幣再任曹子云公猶卻避恥以武畧呈能悉推之同事受成者諸市租轉餉楗枙最嚴饗士外毫無所與大都惟在惜民命省帑金安反側戒殺戮好生淵衷根中發外且虛咸擎未殫思矢力迴機順動無縱詭隨以邀好事功東西黎庶陰荷和平之福比年洪潦衝陷昏墊下民其咨公檄行賑恤奏請蠲豁咸藉倚毘公居粵且十年　上念公勞欲召公而難其代屢廷推輙已今年六月南京大司空缺乃特晉公南都杰華轂稍遂猶處內外之間機務簡適諸卿士得雍容商確理要以需大用故時而勞公以平定安集之勳時而逸公以表儀壘益之地固程勸衛資有以需之爾且豐鎬故根本舊地司空佐王掌邦土居四民下理坤道上和乾元重任也金陵富麗俗故紛靡日而作為淫巧以蕩眾志矣

大𡰥附以踵浇訛朱郭結䝉卓𠼪窯鍾戚晚之畜豪
右之稚執没兼并以年其利緇黄坐食方技沿誨浮
參相髙漸不可長識者每懐隠惻令借公之重而臨
之清風俾之賦政于外審度量時四時國無枉理法
錯刑清事均民聚以畜庸熙帝之載乃入而典司此
本轉養君德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于公㳟行卜之也
自公　命下吾省當塗暨郷紳咸索予言為贈予以
再三瀆辭既而粤西九郡守介蒼梧令李生曰巽來
徼言業以此辭去逾月梧州守林君喬楠顥官申前
請李生𪗋予毋固遜以㘴復諸君為公贈
　賀制府司馬小江吳公奏績蔫膺　恩典序
帝王統馭羣工宰制六合洋洋乎德教沛之天下道
豈遠乎哉蓋體因心之仁以廣錫類之孝秩推崇之
典以勵靖工之忠是故序爵所以辨分也序功所以
上能也士之仕也行其義也匪辟康氵非干祿也夙
夜匪懈非希寵也盡其恭而恭焉盡其敬而敬焉盡
其分而不敢過失焉乃寔大而聲弘績彰而寵至外
書道以事上內承恩顯以覲斯立子主願而不可止

得百得之不得有命得而稱不稱在人得而能稱于
於大司馬吳公見之矣廣屏山控海幅員數千里欝
為重鎮俗樸嚚耻憲民柔脆易虐自昔疆理棘滯州
邑遷曠易牧閒僞綜核謬悠端釁兆趴瑜玩漫覆媮
喜事邀功浮張釀激往往踵襲貽後憂故帥兹鎮尤
悉猷文武能持大體威信可畏服斯能潛弭奸宄長
養和平為一方利賴公至鎮出素蘊日見之行簡嚴
端重正身率屬發謀憲慮動中機宜燭微察遠而界
眩虛受廣益而能斷故事集而易成曩湖府蒼梧以
兼東撫駐節蒞臺去羊城猶遠威儀懸杳戎旅習悍
漸不可長公移鎮會省開誠布公不動聲色帖然馴
服珠艘恣海嶼移檄德諭意咸歛戢僅罪渠首餘釋
歸條畫鹽法商行阜通公私兩利嶺東峒寇構孽諸
道奉方略撲滅尊底定去秋巨潦民罹昏墊嶺西迤
東至于南海順德三水二三千里哭泣持甚公行賑
蠲民賴安終歲無寇警是志重保障功楙寧謐相時
順動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能是之謂社稷之良滿
考大𡰥氏　上積推恩三代嘉褒明渥丕崇顯揚得

入汀難得聲實茂稱吾省文武諸〻夫以予受公知
偕來質言且謂公嚴一介寸絲不敢瀆冪不容點〻
負公教敢藉名言用紆衆悃予不佞視公肩旋吉稽
陰功默運慥慥猶有餘績行入佐王室勲勤鼎彝上
追先世慶篤無疆益徵其所爲稱也故序

賀大司馬石汀殷公平寇虜功序

今上聖質天縱勤政敏學敬承夏啟邁德周成天下
大小臣工莫不顒然奮勵天心宣力以康兆民廣在
南服聲教攸暨督府司馬殷公仰體德意總握事權
章布程軌郛率文武羣吏承式惟謹去年冬陳師東
征春正月全捷三月班師東人咸慶同里縉紳介予
言旅幣以往既而惠潮長佐諸君遣使來徵言予以
己言辭逾句惠守欒君過五羊駐中前請謂吾二郡
宿戒意獨至乃言可再予不得辭遂言以附己私廣
土逺邈疆理踈闊叢岩漫渚易爲盜藪然盜之起必
有所由始勢之激必漸而後成善理者謹其始而杜
其漸條紀乎政明罰勑法闡於其途明於其惠使人
知所趨避則惡者有所憚而不敢肆恣時或爲發即

勤一旅及早剪雜思患預防使愚者有所恃賴而不
爲勢之所激以至于蔓之難圖理人如治身然夫人
豈不知愛其身者哉知所愛則知所養然手足之痛
癢皮膚之疥癬苟不先自慎晝而縱佚失節則流注
於榮衛臃腫於四肢勢必潰裂而后止使遇和扁繇
宣洩而蕩滌之幸得不斃然奄喘僅延調元保艾宜
豫亟圖天下事勢何以異此南嶺諸山介惠潮郡邑
內域非如岐黎負固世濟未易馴擾亦非有深謀異
計敢與我角特以幽崖邃窟政法難周含憤苦奇適
逃叢集所産礦冶悍鷙烏合號名土著役使年利失
利則鼓煽嘯聚出肆流劫上人厭聞而莫之省問彼
得日益恣鄉井黎吒子女粟帛所過輒空近附居人
屢罹荼毒控籲莫拯父母妻子命懸旦夕不免俛首
綏須臾死載胥及溺實繁有徒當事者目此積蔓徒
討長歎內揣虛憊仍襲招安賊亦以聽撫啖我陽順
陰逆喜則人怒則獸日以愉械伺上苟不及時悉盡
芟除則臃腫潰裂不仆不止東人曷能有瘳公精察
脈理深達本標獨此決裂極敝不復煙姑息必彰檀

伐凡料賊情如指掌籌式務若執券號令嚴明兵行
不犯度支謹節用出有經衆正順動踴躍前進一鼓
而翦羽翼再鼓而執渠魁三鼓而搗巢穴毀紀妖氛
一時銷息費省百倍功收萬全洩神人之宿憤伸邦
家之明威紓　主上憂勤之懷貽東人安堵之樂文
獻武烈今昔稱難公抑自歉憂形眉睫每謂吾書生
爾孫吳之學素所不道顧膺茲責揆今時事不得不
大痛創至此然以千萬之命豈無橫罹鋒鏑者乃汲
汲諮求善後良圖冀生東人於有永苟爲不然則兵

戈相尋何有窮極天地大德豈容滅息故憲慮訏謨
建置屯禦精覈吏治是在節制聯絡耕守簡比什伍
捍灾禦患是在將領章憲法守謹始杜漸禁宄保良
是在監司脩政敦教省刑薄斂愛養拊循是在良牧
我公爲東人慮至深且遠率令文武羣工皆極一時
之選協德宣猷仰贊　聖化康我兆民益在今日而
梁李二君牧守茲土循聲咸著益可相與有成者也
因附書之如此

賀司馬疑齋劉公平寇序

世重社稷才豈不謂兼資文武丕震明威功著當時
聲施後世者然哉是其中涵剛恪矢任事不二之心
遠覽昭融妙相時順動之智察微慎機而控馭有道
思患預防而消弭未形及當事變之衝則發謀憲慮
力足任重以捍大患既則訏謨定命計可以善後而
貽遠斯其人者豈責任獨殊哉亦其心之不二才足
以勝之爾不則疚中怵外忽始怠終視天下事泛不
干涉厭惰玩愒上下交媮甚則掩覆馴致滋蔓不可
收拾有起而圖之者快於一得顧氣苶力盡與機戾

措苟且目前以貽日後無窮之慮于俯仰今古不可
扼腕而歎者無幾嗟乎何若而人之難也吾廣東西
輿地邊曠經理自昔踈濶依負山海奸宄易滋又獨
僻遠法紀渝斁將偷士懦盜寇日恣而下民益苦昔
人有言嶺海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則往往有事
故督撫之責視他鎮爲尤重萬曆己卯先督府洋山
凌公晉擢掾贊留都　廷推少司馬凝齋劉公來蒞
是任公究臨武比郡連陽山川險易民情土俗洞如
指掌又嘗撫八閩及大江之西文猷武畧夙著憲矩

蒞鎮　羊城詢民利病興之罷行移駐西省適入
公督所部曰必滅此而後朝食遂請師
聲討數月削平古田羅定之役次第底定嶺東撫民
包酋闕潦作梗公命師攻剿獲其巨魁猴嶺以寧林
賊道乾久恩夷島通翔帆海壖閩內悔即宵遁是公
先聲所暨莫不來威而尤弼慮盡慎三鎮二堡之建
土官世守之議繕舟練兵以雄保障之備者莫不周
至蓋公以卓敏之識裕勇斷之謀體經國之志以紆
貽翼之善謂非根于不二之心曷能若此然猶未已

也間貽書山中惓惓內治疆理建置之圖是不能一
日忘情於吾民者予僻居南山遂切注望一日總戎
黃君小隊將逾河扣予扃予以病走入辭遂止踰數
日還其中軍武應遙介書幣賚予言為公賀予素辱
公知又重公社稷才故因黃君之請而樂道之并附
廣人顧望之私如此謹序

賀督府凝齋劉公荐膺恩命序

公蒞鎮專志綏奠　將屬兵山酋海醜
咸欲畢玉麾下膺功藏聞　明廷嘉悅蕃錫進秩
恩蔭特隆頃以奏績晉大中丞兼少司馬仍在鎮治
二省文武大人暨羣屬庶士莫不稱慶各藩臬閫
長佐諸君子過予賚言為賀予曰廣僻在南服然沃
野千里夙為奧區前代盛時吏治精核考所載循績
首重德化民用乂安入明弘正以前咸稱樂土嘉靖
中葉上下淪斁奸慝恣肆海內兵戈相尋無已廣以
逺更甚隆慶以來飭蠱脩墜中外改觀至于今日揆
法彰顯小大之臣爭相磨濯以趨事功即廣古田羅
定二役百年前所未能而今成之非　聖明威德率

勵臣工詎底今茲公承二役甫定之餘覘遺孽尚懷
反側夙夜圖經略事宜訏謨入告用當　上心受茲
介福以祉元吉乃予推公心則自視欲然褒道豫章
公閒宴江閣深酌道真四顧湖山悠然物外未幾公
駐節羊城過予道夙昔泛及廣事謂外憝指麾漸定
似不足虞惟內治是諏是度後貽書言嘉桂介五邑
曠野設縣統攝允宜舉行夫慎脩內治弭憝之大原
廣以之工務也推公之心未當嘗一日不
在吾民　之歲月　惠吾民揭功駿烈當光前

人播之無極嘗稽往　在昔督府僉公班班多可稱
若誠菴朱公仁山劉公公鄉　閩　稱失公
端方清約自處如寒士居蒼梧惟老蒼頭一人自隨
每一食之費一役之興瞿瞿恐民不堪故民愛公若
赤子戀慈母在鎮撙節克積有言以羨餘進者公曰
王者藏富郡邑以備不虞苟進以希寵卒有急餉遣
從何取給言者媿止每有建白皆切愛民一時名卿
以為不可及劉公昇翰廣藩行政公平人倚為重至
至鎮節用愛民嘗言曰官無定制則汙手凡牧民無
定役則繁費日滋況司府邑牧名重於利猶知自檢
州縣佐貳利重於名徒增民虐奏革冗員數十民德
之至愛百姓如己子百姓戴之如父母徧觀當世罕
似劉公者此兩公之槩也推公歎然之心用究大行
之志洸勳懿蹟踵兩公而上之後所宜慶復不止此
諸君子然予言遂書之

賀翼菴陳侯膺獎序

兵司自職苟存心愛物即朝行而夕致之民靚
而　者莫如令政　上下咸成于邑頃而難

者亦莫如令至當省首之衝事尤踏白而不容專其
煩且難則又百治他邑非孔毅康明敬慎精敏者不
能勝也吾邑固衝劇民物賦稅諸務甲嶺南加以饑
饉薦至師旅頻興煩難視昔何啻百倍豫章翼菴陳
侯來蒞斯任期月政行督府殷公按院趙公獎而異
之有曰才優幹濟力瞻經營有曰端方明達節愛和
平至于備餉編船尤惠政之大者此固寔事要未足
盡侯也先民有言居官以心地為本以清慎勤為要
君子之心本然具也虛能鑑物不牿於聞見之私公
能順應無事夫億逆之智正己而清莫或淆之明察
而慎莫或撓之攝要而勤莫或懈之此心之矩而政
之經也善理人者尚焉侯秉心子諒宅度汪潸同而
能執固而匪苛且潔以稷身峻拒干託無暮夜之餽
可不謂清乎行政聽獄必至再三惴惴然恐負乎民
而不苟焉以決可謂不慎乎辨色而出至日昃不遑
食北歸莅政楞鞫逾夜分可不謂勤乎然猶沖沖焉
不自以為然　左右恐有市私以淆吾之清玩法
以撓吾之慎慢令以滲吾之勤消消然思正之尤不

至此而後已推侯心而以察其政益有孚而可恒將見澤不究而不壅治逾久而彌昌昔者由求足民知方之志必訖及于三年子産輿人之誦亦在再期之後治民如理緑然漸則就緒急則益棼琴瑟之張也調絃審節流越順成足以反情而和志不則嘽奮滌濫慼氣滅德安用其為音也侯于茲懋厥心以通民志齊其志不易其宜而又行斯三者以不倦楙績沵聲行且表薦以需綸閣清廟之用是獎豈能盡侯然足以覘侯矣先是獎至其佐胡丞徐簿暨邑博士李子梁子介諸生某謁予請言為賀予不敢推侯心與其政而因及夫需侯者書而質之

賀三水陳侯膺獎序

今之從政言親民者莫如令令之賢否一邑之慘舒係焉令苟當於民心必優之歲月專其心志俾終其惠澤以致之民然後民心始慰而令之政有成益與樂乎轉徙也顧世以掄才為重而不遑恤民隱輒以繁簡疲調彼膺闉弗肯鉅艱亟宜以處若循聲甫著邑瘠簡僻宜侯之以需歌成遽轉之而他徙則前美

盡捐下失所依恃掄才得矣如吾民何況邑之小者或十數里或三四十或五六十達於四境老者稚者貧者弱者疲癃殘疾及顛連無告者與夫強凌弱而衆暴寡者奚當華而利當興者舉屬令之一身士君子苟存萬物一體之仁切瘝曠在躬之念思境內有匹夫匹婦之不得其所者終日皇皇必求所以安之懷之拊之摩之別而袪之振而舉之夫然後可以行吾志以副民望而令責始盡故為令者亦無樂乎其轉徙也三水建自嘉靖丙戌析南海三十六里高要十有七里合為邑邑當二廣之衝公私上下舟車絡繹祖送供需百出無算令茲土者自昔稱難萬曆六年莆陽陳侯以名進士來令斯邑侯以博雅之學充精敏之才以廉靜之守出平易之政蒞甫數月衆心嘖嘖稱服督府凌公優而獎之且有調繁之論檄至諸僚屬嘉之邑庠生某某輩來請予言為賀予時病弗能孫辭迺甸邑父老來申前請且皇皇于侯如赤子之戀慈母惟恐一日離襁抱于慰而安之且吾之曰若邑吾舊游得于聞睹賅矣析自割海者迄此

為豐湖十三村太倉城獨遠負固逋逃皆為盜藪時勤兵革自建茲邑化為坦途寇盗止息賦役完輸匿直蓄息正在今日析自高要者與予鄉接壤民風樸茂清塘白泥諸都里好崇禮讓鮮告訐習頗苦煩擾日漸澆漓飭蠱還淳是在今日且城中人鮮居人生事落莫百爾供需猶自遠市蓋誌言民俗柔脆主弱賓強狡商朋債攘利群虎咬虐憑恣反噬剔蠹保良振刷物恥是在今日吾聞侯省刑薄斂軫念困窮推其心未嘗一日忘吾民邑之利病稔切聞見日可次第罷行而侯之才力以勝之三年政成終厥澤惠詩稱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侯豈愧此哉汝其安之父老唯唯而出予書以歸之用告邑人且諷掄才者垂恤民隱用負侯志以專責成異日侯之勳業遠者大者皆自今基之矣是為序

賀司理嚴君考績序

國家列官參佐庶務雖有常職以逮所司乃若攝會衆志協衷化理職分而責無事泛而委重則司理其人也古者帝王重巡狩巡守土之吏課功罪以行慶

讓無非為民事者自時厥後王者慎出乃遣六察之使分隸列省各一人觀風省方生民休戚官屬賢否地方利病與機務重大者咸周諮詳覈質于雖天子故謂之代巡代巡率然一易又居狐疑歟聞之地與國人日益懸隔惟總總隨處搴帷問俗及進父老於庭虛己廣柔庶幾可見之行頗不能盡然也且衆務煩夥下情微曖有非一手一足所能悉辨故不得不廣藉耳目以參吾所見聞凡讞鞫必豫訊勘庶幾得情以行吾意某所理刑事也刑者民之司命也不可不慎也故憲轍所經司理與俱禁歷郡邑咸取省則所理非止一郡至于疇諮博訪凡利病休戚淑慝殿最與夫錢穀委積鉅細庶務咸相參焉則所職者又非獨刑也厥責重且艱哉苟委信雖邃匪詭而峻或隨而比甚則徇昵劃紀旁落下移匪植表塞違寄也故寧不淪必惟其人是必定心正大而後可以言公發謀憲慮而後可以言識自靖端嚴而後可以言審守擇貞固而後可以言斷慎斯以往厥職乃稱滇南火海嚴君為推郡理官四年于此矣今年五月

度嶺循湊江而南每逢八嘖嘖稱嚴君心竊慕之比
還五羊君來自寶安相過晤對見其貌古言朴恂恂
然不逐時好至扣其中冲澹靖潔厥德有常辨論時
事與推進微隱察俗襮情崇達政體迥出恒調益為
嗟異恨識君晚既而交遊中凡識君者咸首推君且
述其治狀謂佐理雄郡立法嚴明秉心公恕榷稅額
溢倍昔一介不取署邑仁愛孚浹萬口同詞故所至
揆度慎事不吐不茹巽而說久而有孚撫臺江公按
院唐公咸疏薦之今院龔公益信任之頃以給由請

龔公會同督府凌公疏留之用是觀之于君獲上治
民交孚旁達致之有自矣予聞之喜會保昌劉侯始
興韓侯以余知君千里遣使來乞言為君賀予所喜
謂君留得襄理各郡邑事用答與望且為龔公得人
慶故樂道之以崇勸焉

賀明菴唐侯奏績留序

聖天子惠愛元元加重良牧俾天下守令咸殫慮盡
慎畀所責以久其任往內外百官三載滿考必赴闕
類引奏請今恐如例惟守令成弗赴特令撫按會考
賢否具治狀疏聞下天官考功覆覈議報令在任復
職者為令於是守令得專志民事省往返曠歲時之
勞百姓得相安以蒙其壽久之澤治至道宜莫如此
嶺海去京師獨遠尤為切要番禺會城首邑明菴唐
侯以明經進士來牧茲土比及三年請于監司於時督
府洋山凌公按院懷川龔公會同考覈疏留先是藩
臬之長咸以稱職報曰條議之善罷優鹽錯言其能
能也鞫斷之公吏無容奸言其明也潔操素絲民皆
懷惠言其守也昔人稱居官三要曰清曰勤曰慎侯

見稱於監司言守則清矣言明則慎矣言能則勤矣
惟清則不屈惟慎則不眩惟勤則有功是故上而監
司信之中而士大夫稱之下而黎庶懷之語曰君子
脩此三者故全也慎斯以往異日入而珪璋廊廟出
而經營四方於斯三者克之久大以弘德業綽有餘
裕矣獨今乎哉留疏既上闔邑士庶舉欣欣然有喜
色得侯之久且專也確堂曾君偕里中諸君介予門
下士楊子肖韓金子持甫來請予言為賀予往佐銓
衙惟知侯歸五羊益聞與言嘖嘖稱侯節用以愛人

度嶺循凌江而南每逢人嘖嘖稱嚴君心竊慕之比
比還五羊私來自寶安相過晤晤對見其魏古

贈南岑吳公入賀　明堂序

皇帝十有七年冬十一月明堂禮成渙號震彰普賚
咸溥維時天下臣工莫不望風胥慶越明年二月廣
臬副南岑吳君寔奉表入　賀其寅長燕峰詹君偕
同寀諸君來問言於古林何子何子舉觴酌之曰維
皇制作丕定休哉茲行得覲　天子之光矣再甲之
曰茲行亦惟艱哉載馳載驅媚于　天子慎之哉君
子之事君也有三禮焉有慶有頌有規天下有大福
則慶之慶以禮成天下有至美則頌之頌以樂終天
下有未備也則致飭焉斯之謂規慶也頌也不失其
規之謂正我　皇上制作統百王之情尊親極周道
之備殊恩異渥被及萬物天下之大福也景雲晝見
瑞氣昭回天下之至美也大福臨而喜慶生至美備
而頌聲作是宜羣工競喜起之歌黎甿放擊壤之樂
天下沐中和之化古今述道德之隆矣子是之行宜
慶宜頌不亦輿有榮哉雖然我聞之古者制禮天地
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
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之禮以爲紀

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以故至德馨香無為而天下化今予至京師　明廷倘下詔曰咨爾羣工各自省郡至其各敷陳所對若曰方今天下大化眔均調予則曰對天地順矣四時當矣然散家不常風雨則未節也習靡俗澆民則未有德也饑饉荐仍五嶷則未熟也民多夭札水旱頻至灾害則未嘗無也　聖君名相得聞此言乃思未備者而求盡焉則至禮行而不爭王道達而不悖此所謂揖讓而天下治也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斯之謂規子慎之哉諸君曰慎哉吳子之深于理而信之民也行必有以規之者南岑子曰聞教矣敢不慎諸

贈絲山方公晉太僕卿序

藩伯絲山方公擢冏卿既而進中丞以殿東越報至邪人私謂曰公隆資望三年始擢何久也一月二遷又何速也是造物者宰其毀耶司衡者擅其柄耶抑天人默會其然而然耶應者曰然天者人之鑑也人者天之徵也久者大之豫也遲者速之伏也土不厚不能載物風不積則負大翼也無力天不言而示事理有常而可稽司衡欽若贊治操予奪以糾羣吏而責之久者自昔然也況吾廣今日者乎廣夙稱樂土宣成弘德以來民物殷庶儲蓄充盈兵食強盛雅視他省醝艚販舶篙工徒卒絡繹無晝夜海上晏然閭有竊發旋即掃蕩不煩內境昔昌黎紀述刺史孔公德政謂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水宿不擇處所自予聞故老與少壯所歷覽信斯言不誣自倭奴入犯浙直騷然當事切救焚之急忽鄰壑之虞督促百餘艘并夫卒以往數年無一返吳越以缺餉告八閩以治舟告川蜀以採木告司府累年所積不下百十萬傳而他輸於是海防削弱賊據報水之利公藏空竭內無終月之計山酋海醜覘虛投隙恣行嘯聚警報沓至訌然束手日以招安唉賊賊亦以此餂豢猖布滋漫不可收拾蒞茲土者輒冀代去玩愒容嗟釀成大魁已非朝夕矣頃年　聖明念遠羣公贊襄會舉重臣暨文武長佐皆極一時之選且責之久故莫不思效以趨事功公伯一方統轄十郡出溫博雅靜之素達慎密弘濟之才經制出入調劑節嗇舉以

法故賛議臺院中布章程切諭瀕海商民增復巨艦慶支之費愼積時給不毀月東西兩洛翔飆擊楫鱗擲而至蓋戕大稷米珠薪玉久且彌年纍然告委塡溝壑上下洶洶時事孔棘公博采羣議營衛軍粮預爲散給分委下屬循行勸賑雖地廣難周幸父母孔邇人心安戢自相約束寧守饑連莞而攘掊偷盜終歲鮮有犯者民俗不佻自昔所聪非公福星曷克遐宜是久公以惠吾民薦擢用酹公勸天人交成以昭令詔朿理則然也公自茲權專職重勳業益隆音寵

錫酹日臍樞顯恒理可豫推也公行僚采康公例有贈言息伯新泉江公仁山劉公靜谷何公偕諸公過予質言予不敏因述邦人相謂之言諸公曰可以贈公美書之

贈川櫻吳君督學貴州序

高凉郡守川櫻吳君奮貴州督學憲副予門人茂名令朱子以予知吳君託吾友岡孫穗坡𥫗請言為贈鍾子曰吳君茂產也夙負才名發解登第由中舍選給諫以言事外補十有餘年始拜守郡武邵 惟挍幸公讜改守高凉自爲郡又十餘年始有今擢坎坷困頓益人所不堪者予曰物有之松柏之生多歷年所閱霜雪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而后可以需明堂之用君諒直茂朴淵涵弘蓄井井然而辨於義且歟歷老練盤錯備試明堂材也坎坷困頓固天所以增益君者鍾子曰君好學善屬文體裁爾雅力追作者今茲之擢出平生之所優為者以造一方之士良以爲御駟輕車以就熟路誠事半而功倍予曰君子從政有體植體由心心也者蘊括經綸機樞化理為

而不盈時出而不匱君子欲學以存心生心而發政無事用之於禮義有事用之於戰勝用之戰勝則樹保障之勳用之禮義則成教化之美文事武備非有二也今夫山下出泉混混不舍瀦之為川澤沛之為江河放之而至於海皆此水也有本然爾若嘗從事學知所以者閩始至高凉思欲與民更始而蘇息之告戒屬吏務去煩苛鋤奸剔蠹以循內治值時孔棘山酋海醜引名倭奴流毒內境電白豺虎夜襲失守進逼化州官兵扶急厚索州莫之應變生倉卒君聞

遣馳大賚兵始帖服倭尋抵郡城城上嚴不可犯賊初至丐姱齋發賊中流矢者七人生擒者數人遂奪魄遁去先是賊徒殺百餘聚麻里麻里去郡城二十里君躍馬前進同陳參將皆兵出其不意大破之斬首八十餘級人皆謂君全城之功在乎麻里戰勝之日如是則君之所以應世而時出之者非徒文也茲莅貴陽崇術立教正士習以同民風用成禮義之俗亦於本原中求而出之當自無窮異日明堂隆棟之需天所增益君者殆不虛負吾猶及見也鍾子曰然

可以贈君矣書之

贈督府蟠峯李公陞南京司寇序

吾廣督府大中丞蟠峯李公晉南都大司寇報至客有過予曰公望隆勲茂節制茲土憂勤備至今擢之上即固優其進庸之南中將逸之以酬其勞歟予曰非然闔戰有體濟將以機先後緩急之倫輕重原末之那益自有伸縮旋轉之要妙存焉予讀易至蒙初六曰發蒙利用刑人君子視天下之人猶己也夫人蒙昧之始乃提撕警覺以牖其明用刑立法以導其

趨苟教之不從刑之不率至于昏蒙之極則擊之擊斯兵之矣是刑者兵之端也明罰勅法以懲不恪不得不用而不可過兵者刑之大也陳諸原野以威不執不得已而後用而不可暴噬嗑九四得金矢而必利於艱貞師之九二以得中而吉皆言慎也蓋民生有欲不能不爭爭不能不訟訟則不得不以刑刑不止則亂生而兵起故王者慎刑明辟所以止亂彼人之情偽微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斷不能治也故主刑者民之司命也可不慎乎虞廷欽恤惟明克允

周官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率其屬以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聽獄與訟蓋無所不致其慎者我　國家歲讞大辟悉自外告成于內必尽乎而後請必得請而後決至慎重也今自輦轂之下至于薄海內外百工庶職固莫不祇其成憲然往往有恣肆自用挾威柄以快己私狥喜怒而濫刑以逞使民無所措手足獄訟繁興盜賊滋熾名紀變職斯其由故在今日宜用老成恪掌邦禁作率庶工使不敢踰越以冷旋治理然艱其人也惟公凝重威嚴而

行之以弘恕溫易直諒而翼之精勤養邃慮深識周
力定且屢膺軍旅重寄文經武緯治內攘外洞悉民
隱歷際時艱亂之所由生兵之所由起咎壽之艱矣
今茲之謹正欲其老成明斷惻怛哀矜折獄致刑以
佐理朝國為之條其紀綱布之衆勉以吉語四方畱
都根本重地江南遐僻幽隱得以易達風示而斛率
之者自無不屆百工承式罔敢或肆天下所以汲汲
於公者以此而何逆之可云客曰若然則天下之政
止於刑公所圖政止於斯而已乎予曰未也孔子言
治先德禮而後政刑推而行之存乎其人公柄用日
崇行當入與擧公贊襄大政崇體推機惟知人為急
故丸用天下之善養者以養民用天下之善教者以
教民民有養則鮮爭民有教則恥訟刑罰日清奸宄
不作兵革可以不試所以獨成　聖天子中興無為
之治其機蓋有在也天下之所以汲汲於公與公之
所以自待者又豈如斯而已哉客曰子言是也拜而
出適吾藩右使張公過予道與同事嶺西葛梧諸君
子謀所以贈公者予述與客答問之言躍然喜曰是
可贈公矣遂書之

贈石溪林君陞戶部主政序

曩余歸自京師即聞吾郡新會有林侯侯者賢越歲
侯以事入省過盧次適經理山中未及面既而鄉邑
父老稱侯治行曰節約樽發不擾不煩冰操日厲孤
介峻絕是知其為廉曰興利剔蠹脩墜振頹令行禁
止悅過予遠考蕩風殄豪橫跡斂島奧畏遁奸宄潛
消走知其為能予心慕之比及三年境內又安邑之
黃童白叟縉紳髦士莫不稱之監司部使鎮撫上下
莫不薦之今年　聖上厲意求治擧行宴賞之典以
風有位方面以下預者僅十有五人厥今惟三侯首
焉是知侯之治績孚于遠邇公道達于上下予益喜
焉然匪為侯也未幾侯以最晉戶部主事邑博某君
某君偕其弟子負陳觀光華述侯治狀造予請言以
贈按狀大都與聞於父老者同而蹟尤詳著及進諸
生與之言則曰侯朔望詣學丸與師生講析與義發
明心學惓惓誘掖而尤尊信白沙先生之道表厥宅
里以崇祀典予於是喟然歎曰侯非直廉能吏爾也

白沙先生嘗因孔程二夫子古今仕學為己為人之辨合而斷之曰其學也為己則其仕也為人其學也為人則其仕也為己嗟乎古今人何不相及如此哉夫學所以學其所仕々所以行其學為己為人原無二理天地萬物莫非在己昔者子游為武城宰絃歌之聲達於四境夫子莞爾而笑對之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夫子喜之夫學道為己也愛人為人也必學道乃能愛人必愛人斯可成己使本所學以達之政究諸政以進所學日克積則日篤實日篤實則日高明訖

卷四　三十四

斯以往俛々動不宜異曰德業當百倍于此者予竊望之念昔監與大計天下羣吏聞廉能之著者最而進之不啻若自己出矧侯知學之士而又親見其治行之詳安得不樂道之以告夫學道者之有益於治也是為序

天山別言序

予按閩至延平謁四賢祠既而校諸邑士行藝之優者沙縣得二人焉一翀子長卿今為安定尹以清慎著聞一樂子廷潔分教吾邑々士羣居好評品指摘人乃廷選褆身潔々慎儀範端凝敷教廸知溫而慎簡而當於理々論翕然稱重閩審過于天山考德問業與學諸子討論亹々不倦歲大祲承委循行鄉落賑以義勸分戒諸役無擾人德之未幾擢邵武建學寧論報至驛下士皇々離其師保旦晚候門墻者僅滿踵接不忍舍去三庠英髦及縉紳交遊者咸賦詩以贈而余在會諸友招生以旂黃生朴鍾生煥羣數十人則以天山聚樂之誼請予言為別予念昔之知廷選也不過以覘訪識廷選於雖近間濶而廷選顧能

卷四　三十五

不負予分教則教立委政則政行日而相與親且久今茲之擢其所不負予者當益弘以遠夫天下之道一而已矣天地萬物之形盈虛消息之故窮通得失之理語默取予之微流行今古貫徹日用而不可窮者莫非是道君子學以致其道日乾々陽行著習察隨時隨地莫非是學人之在道如魚之在水中無可離也君子之學大以成大小以成小如飲江河各充其量無不足也故脩諸身者謂之學率諸人者謂之教加乎民者謂之政要皆反求諸其身而有益于實

用若卑而溺於口耳支離之病高而騖於玄虛𢈔侗
之歸皆不足以通志成務則亦何益於學故學也者
所以崇教以達政也昔胡安定受學於范文正公之門
而得其先憂後樂之訓其教授蘇湖設立科條稽習
治理鑿鑿可稱述故所造士咸究冥內而有裨於世
斯為不負于師之大者迨選行矣充其素所服習者
以為學則為善學率其學所成者以為教則為善教
出其教以達之政則為善治反求諸身行無不得往
敬之哉期無負于予謹拔筆為序

贈北齋劉公之任留臺序

萬曆九年冬吾廣督府凝齋劉公晉大中丞總憲留
臺報至同鄉諸君過予山中徵言為賀既而私相謂
曰公涖鎮以來章執布畫山川險易內外安攘靡不
夙夜殫思備極勞勩擢之南中國將逸之歟有曰大
中丞表槩臺綱糾率憲察以左右　天子耳目厥責
攸重留都根本重地所以屬藉于公者誠非尠小且
今之南安知不即北之乎有曰公以文武素望負元
老壯猷在鎮震肅威棱兩廣將佐莫敢不用命以是
謀成戰克東則猴嶺羅旁島嶼餘孽率皆底定西而
岑溪河池八寨諸峒漸次蕩平通尤銳意內地保障
之圖遣郡邑長佐循行要害增置哨艦墩臺守望聯
絡數舉方殷遠通戒備若再假歲月事終厥謀屏祛
遠募練習土著審主客之形握控禦之勢探本標之
術豫消弭之原以逸待勞事半功倍其諸疆理建置
方略日盡見之行事可貽廣人久遠之計顧膺茲擢
而速之行是使訏謨之命甫定而底成之績未終輿
情嘖嘖其將謂何諸君若有不釋然於心者予竊轉

笑曰勞逸情也南北迹也久速時也夫寵命晉錫帝
王馭吏之權也體分盡職人臣報國之義也士之仕
也行其時義情與跡不與焉是故王臣蹇蹇匪躬之
故何有乎勞逸膂力方剛經營四方何有乎南北惟
君子使媚于天子何有乎久速況公進總臺憲行將
入柄樞衡覲天子之耿光凡有嘉謀嘉猷入告于內
出而行之于外膏澤四達無遠弗屆廣之民庶咸在
帡幪尚有利于無疆昔者周公告召公曰今在予小
臣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古之大臣為國家

長遠慮每如此曰閒代公者長樂文峰陳公是昔憲廣臬有大造于吾民者公體上卿文子告新之忠則凡所欲為而未備者悉達于陳公陳公行即公行前後一體物我無閒周召大臣之遺也諸君曰子之言然爰次為序

贈制府大司馬陳公還閩序

萬曆癸未春正月總制兩廣大司馬文峯陳公得致政東歸轂至四境內外遠邇人士老稚莫不噫嘻駭愕瞿瞿焉欲留而不可得既而濟行吾省文武大小諸君子過予徵言為贈予曰君子之於天下也其出也必有所為其止也必有所樂公既第進士歷任中外三十餘年嘗楙勳名與望推重即曩時總憲廣臬克壯其猷恩威秉著未幾還閩眾庶躊躇如失依挹舊春閩節鉞再至黃童白首叟頂香懽呼若覩雲霓經畧朞月雖猶布衡宿蛋渠冦擒捍倭奴奴妖祲消息境內寧謐則公之出也蓋足以有為晉錫蕃庶恩命寵渥固其宜也今茲之歸時至而止功成身退自古則然三山蓬萊環浦青蒼侶鷗栖霞皆吾固有香山之勝事踵洛社之高躅蓋無往不可者昔夫子有言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何獨與顏子也君子之用也匡辟康民行其道也其舍也韜光晦跡藏其用也用之而不行能窮位者也舍之而不能藏出位者也易言兼山艮艮止也止其所也君子思不出其位與時偕行其道光明此孔顏獨得之真公有味乎斯言樂在是矣且未究之志昭哉嗣服丕顯丕承雖君子所樂不盡在是然佑啟篤慶善繼善述世人所至願而不可必得者公其得之今茲東歸矣洪更無涯也予與公有夙昔之雅曰諸君子之請猶將以言贈人之誼以所自樂者告公冀公有以樂乎其樂也然不知公何以處我敬俟之故序

天山麗澤序

武御楊子東歸既辭天山維舟珠江會友贈之詩章盈帙題曰天山麗澤請予繹其義予曰朋友隸于五倫古今人進德脩業無不資友以成者故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其義至重其聚至樂友道之大關於世教如此故夫子贊易至兌則曰麗澤兌君子以

朋友講習重朋友之交也夫兌之為言說也澤含漸
漬滋潤之義二兌附麗則說之至而發之深矣有亨
道焉然必利于正然後為以道之悅而得其亨故卦
以剛中而柔外為說之正尚中歟剛健之德自反而
餒不能以任重外鮮和順之休徑情直遂不足以成
能茲而剛中柔外則強立不反而內不失己卑以自
牧而外不失人是以利貞二兌附麗同心相得聲應
氣求規勉媿勵質直好義中而切切偲偲恭敬溫文
外而忠告善道以學之弗講則知有所蔽而陷一偏

卷中　四十

之見講而弗習則行有不掩而缺反身之誠非君子
相與共學之道也故審問而明辨知之共致其精擇
善而固執行之各求其至敬業樂羣漸漬磨礪相觀
而善其益無方是之謂朋友講習之功悅以利貞而
得其亨者也武卿游處天山朋簪廣盍昕夕商析疑
義脩德講學改過遷善之說君子小人義利之辨易
事難說之趣格物慎獨之功知崇禮卑之實益講之
詳而時習之矣夫學而講之明固難傳而習之篤而
行之尤難崇德廣業精義以致用益尤難武卿歸省

庭闈及于家室溫承夫倫樂事既而觀光上國行牘
民社之寄生心發政出身加民舉素所講習者時省
而著察之觀重兌之象體其剛中則確然自立而不
固於同流法其外柔則樂易溫順而不至于睽異其
發政也好民好而興聚惡民惡而勿施以覃潤澤之
惠其應事也義質禮行遜出信成不為非道之悅得
之自是不得自是正己而不求諸人在上不陵在下
不援素位而不願乎外利貞以行迪義聽命以順受
其正夫子教人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此就學者言

卷四　四十一

之達于上下者也程子曰則大賢以上不言命安於
義則命在中此自窮理盡性者言之學者可企而及
也夫命稟於有生之始莫之致而至係之天者也義
為吾心自然之理化裁而推行求在我者也在天者
不可必在我者所當盡君子盡其在我以聽其在天
者則命自我立矣必知明而守固剛中而柔外如是
而信友如是而獲上如是而治民固武卿今日事也
幸勉之以不負于麗澤者具在茲矣是為序

賀郡侯中字郭公奏績保留序

士君子出而從政能存心愛物莫不欲行其志以致
之民然有體勢難易之辨焉監司大吏尊崇細民幽
隱無自上達州邑長牧黔黎集庭下可詢鞫以術循
然治謹百里且與大吏體分懸隔所欲罷行不得以
自專惟守為一郡之長統帥群邑山川社稷精爽可
與流通封疆險要軍民利蠹庶屬賢否風俗𡢃惡豐
歉登耗諸所宜振勵皆可米畫入告大吏商訂備當
舉而措之可朝行而夕致之民是位尊情親責專任
重俱以行其志者惟守爲然故古之明辟思與二千

石共治之君子出則願為良守誠重之也廣郡居書
省鶩衝轄員數千里屛山控海珍貨魚水陸悍商島
醜駹視競卑土者柔脆蒙穣甘餘不支則傍山海以
寇故守得人則治不則易以名亂責視他郡獨難我
皇御極率土咸賓海不揚波時稱盛治歲癸未維揚
中宇郭公由郎署擢茲守三年政通人和以績上考
功氏兩臺察其治狀會留跳上同寅諸君過予背言
為別因得備聞優褒之辭大都謂公以恢弘融通之
量翼之以精詳縝密之思以端慎毅之操振之以精

彩博大之用淵涵雅靜不急赫赫之名使人陰受和
平之福日見之行讞鞫再四務冀得情奸豪利竇悉
殺章程胥濫夙蠹日以釐正諸所建置東洲控鎮赤
岡防禦漸底成緒比者條議保甲事宜軫念吾民日
且備至益有古循吏之風焉在昔粤守循蹟卻琛還
珠廑覩著于支郡若惜陰運甓酌泉沉香高風盛節
為廣守最著聲稱至今為烈顧彼在奇閏之季視今
全盛之世遂甚然秉志堅持克勤明作以致之民古
今君子凡揆則一易言㤗至三陽盛矣平陂往復之

機履盛持盈之道必艱貞乃可無咎況今習尚澆訛
淪浹上下干紀奸究晚伺隱虞加以旱潦饑饉戎民
嗷嗷待哺謹衣袽之戒以豫桑土之防咸仰賴于公
故以是復諸公君莫襄公終惠廣人從此經營四方
入佐王室皆自今基之八騎芳績公宜無為讓敬叙
以俟之

天山草堂存稿之五卷

序

壽藩伯黃山鍾公八十一序

山川文物之會固天地靈秀凝合之理然嘗觀士君
子之家慶澤流遠荐緜繁祉者必本其世德之駱篤
培而光大之然後可以隆而益龐引而不替傳稱五
福首壽則壽難壽而貴則又難壽而貴而賢益難壽
而貴而賢而翼承繼述同堂一德則又難以是槩之
古今人不可多得今得之者少希黃山鍾公其人也

公今八十一歲矣神凝氣定心慮不少衰無曰健飯
充然自適翩翩若仙侶中人未可以年算計不知公
何以得此說者謂寶安在廣土東南受天地之仁氣
大海環其東湖汐吞吐容受無垠公居茶山出自梧
桐宗于羅浮盤礴孔厚英靈孕育故宜有此夫惟岳
降神古人禱述類非誕謾然栽培篤佑實惟令德且
茶山之居獨公然哉吾聞鍾氏世以善稱至如皐公
鄉進士受如皐博士有造士功擢如皐令未究厥用
如皐公生公公自少以文學知名篤脩孝行如皐公

捐賓客公讀禮與仲兄廬墓三年不入私室癸酉魁
于鄉丁丑第進士授南廷評恪奉憲典同寅次崖林
公與言官辨論刑名罹譴謫公上疏頗與同罪不報
時論義之未幾轉北從公卿議大禮蒙廷責不少戚
後擢憲僉江右尋晉少參守正不阿公轄嶺北贛臺
當事者以事囑公不曲從遂銜之公竟不屈然亦坐
是改滇南公益自信久且十餘年銓部始擬陪推衡
永憲副而公歸計已決遂上疏陳乞得以少參致政
事公歸杜門足跡不復公府身率其家遵迪禮法公

姪班田方伯君少渡公教德器凝重從公十二年舉
進士爲郎曾爲郡牧爲藩臬長歷仕三十餘年正己
率物所至咸有惠政于民士林稱重由方伯至公卿
可計日數也乃急流勇退懇疏求歸方伯君歸事公
猶父怡顏承志閑适延益人比之二疏之槩清白齊
德顯萃一門約率子弟循循訥訥不敢踰越里人稱
之以爲萬石君家不能過也夫洪範先壽必本之攸
好德詩人所稱亦曰令德壽豈公叔姪篤培光大克
世其德固宜增勝川岳備百順介景福日昌日熾得

入所益難得者信有在也是月望日為公懸弧之辰方伯君達令子許不憚險遠而造于古林俾栢致詞連柱書尺皆懇至顧愚非其人也然而方伯君盡志敦敬以順事于公萬于其慶者竊於是覘之故推本言之以附封人之祝

賀督府石汀殷公壽序

督讀南山有臺稱君子之壽必德足為國基國乃光可以父母斯民德乃大保艾永貞乃終有慶君子輔世康民其責也其所為者匪厥身以天下國家之責

視其身天下國家之欲其壽者匪其身亦以天下國家之責於其身者致其壽壽其身以壽天下國家之身壽天下國家之身所以壽其身非有二也吾粵昔府大司馬石汀殷公今年六月　日為初度岳誕之辰吾郡侯胡君古端祭君蒼梧林君謂三郡公駐節專且久德音孔邇宜有慶言過予請言予不敏爰述所聞以復三君子天下人無不欲壽顧壽有大有小有久有近有一人之壽有千萬人之壽有一時之壽有萬世無疆之壽今夫人無不知愛其身然淪饕瘵

瘵或不勉焉苟攝導節嗇得宜可以延年自耆而期頤一人壽也若致虛返本抱一守中元神元氣闔闢無窮天倪天和保合貞固司命不能制其莫籤堅莫得並其年是雖千萬人而壽者也理人之術何以異此入而參贊佐理出而經營四方蘺蠹賊弭戢奸究用以又安中國威服四夷是足起譽當時効勤王室非欺小矣至于弘敷皇極寔理化樞智周萬物而道濟天下百司承式而庶績咸熙使天下之民學生正俗以豢治體威德大業垂于不朽此萬世無疆壽

也吾粵僻遠幽隱鮮由達往往漫易權勢紀撓玩愒滋蔓時事孔棘非朝夕矣今　聖上憂勤群公協德明不遺微仁不忘遠加志綏黃惠我元元廣選才能分列庶職復用　廷議推公公負文武重望以廣右殊勲晉貳司馬總兩省師節涖鎮東土至則發謀慮慮廣益集思區畫兵食鉅細畢備經略安攘大計鑿鑿可行挈布章程以正體統慎循內治一以法紀勵意威嚴以振頹墮自是將佐莫敢不用命監司郡邑莫不盡慎以趨事功威名遠暨精意潛孚山酋海醜

日溺輸誠欵服綏輯人民樂生安堵用紓　主上南顧之懷善後良圖務求可久貽于無極則惟公一身之壽以壽天下後世固自有在予謹繹詩人無疆之旨以規眞光重邦家焉

賀晉府文峯陳公壽序

七月旣望吾邑侯周君過予請曰越月念日維督府陳公岳誕之辰某以年家誼公昔撫楚眷顧特隆玆備屬員日承教益禮宜申祝敢藉名言介幣往祝予諾之曰壽也者久也言乎其可久也古人祝壽多擧天下至久者以爲獻山阜岡陵盖言高大川流方至其勢日增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南山厚重而不遷松栢歷四時而不改柯易葉諧天下至久之物詩人取譬而喩故謂之善頌善禱然曰俾爾單厚則欲其章善癉惡以示民厚俾爾多益則欲其益動而與日進無疆俾爾戩穀則欲其知明處當倫盡善美至于南山之什稱其德音不已繼之曰保艾爾後則君子福壽名譽非止于一身而式穀無翼當引之于後人而勿替詩人之旨寓規諷于頌祝之中貴難于稱贊之外溫厚和平使人讀之足以感發其心志于深有味乎其言之也故曰有大德者必得其壽自然之徵也以是觀公有足徵者公長樂名族奕世顯盛公光而大之佑啓厥嗣勳名昭服楙厥所由莫匪令德夫公以諒直之心出之爲渾厚之体以卓偉之識達之爲順動之才殫思慮之精發之爲宜民之政剔歷中外聲實兼茂念昔總憲廣臬遼通孚信今總二廣師帥兼撫東土移鎮會城至之日境內黎甿擧首加額以爲福星再臨于越秀之陽白首黃童莫不集禱神壇此豈咲貌能然哉益得於所感者素也而公亦快覩東人若赤子上下維繫精意流通無所強而然者詩所謂樂只君子公固有之而搴帷俗問諮諏采度惟恐恐事之未歸于厚未益于民未協於善孳孳然惟日不足則公保艾無已之心也昔者武公九十有五以禮自防入相于周猶求箴儆作抑以自警老而不倦有斐之咏天下至壽何以加此公日膺阿衡之任遠猶辰告所以謹侯度用戒不虞以惠順于庶民俾子孫繩繩靡不或承所以光邦家以壽天下則壽之

至也于武公何豫焉此图予所望於公而因俟頌祝意亦在是故介之為賀

崇榮偕壽圖序

總戎張君自湖走書幣謁予山中請曰勲閫時受知司馬南明汪公拔自行間目為奇士勲不敢懈以有今日念此久不報今冬公五十誕辰敬徵名言介中逞祝別述率儀及二親具慶之樂予讀之既作而言曰義姻家海山陳君按閩還向予道汪公懿蹟甚悉予慕之宜有言欤古稱六十始壽々五十非古也公

封翁與太夫人且在恒言不稱老此舉恐非其所欲然固辭使者以去逾月張君還五年則繪二老崇壽圖再拜中請曰公昔言然々動至情有不容已者願公忘言介圖以壽其二老予無以辭於是披圖縱觀則見朝陽杲々晻々騰輝扶桑之上一鶴自天而下老子跨馭於祥雲之表西望瑤池王母奉桃以獻仰顧層巒矗々蒼翠巃嵸瑤房瓊室隱映錯立可望而不可即俯視瀛海澂渙瀲灔浮天無岸員嶠方壺兒若仙都森森不可測予輾爾笑曰美哉斯圖比物醜類托興寓情壽星擬翁王母擬母善譬而喻然吳桃乘鶴世所希覩事或茫昧迺若旭日始旦非詩所謂如日方升者乎滇渤委輸非所謂如川之方至者乎重厚不遷非所謂如南山之壽者乎美哉渢渢乎得詩人之旨矣載繹斯旨壽道備矣壽也者久也又言積也積斯久久斯壽今夫山惟積故厚々則材木蕃水惟積故深々則蛟龍現吾聞陳君稱封翁博學多聞天文地理諸家之說莫不究竟要妙且袪身端慎公撫閩有屬吏潛走幣候翁起居翁叱之貽書切

責公謂此物奚宜至此公廉之罪厥吏而褫其職夫人克相夫剛用成子美一日夫人病公動心亟欲陳情乞歸會戎務倥傯不敢上走人候夫人夫人色喜病尋愈既而公奉安車迎養翁不肯行夫人行至則公與夫人咸色喜未幾公為言者論列即求解印綬入白夫人夫人曰曩吾兒聞吾病欲罷歸幸吾安躬致怡養至有今日兒今歸吾樂與俱汝勿戚即吾安公欣然奉夫人還自予聞茲言未嘗不歎翁與夫人義方之教能嚴辭受而審義命衆行齊德固積久而

深厚者也公負文武壯猷內承翁與夫人之教出則發謀惡慮以宏保捍綏定之功且知人善任延張君不負所舉發謀樹績廣人德之推原厥自翁夫人所貽也崇崇俗老彌久彌徵此圖之所以作也公今柄用日隆參佐樞務其所以壽國壽天下以壽二老於悠悠者則固有在又非茲圖所能盡也因弁叙之

壽羅山侯公七十序

人之壽也有自壽之壽有天壽之壽兼之者壽之至也君子之壽其親也有自致者有天人交相致者兼之者壽親之至也人能兼所壽以壽其身子能兼所壽以壽其親此非德福備至者不能能是者今子於羅山公見之羅山公者潮郡守星湖侯君尊封公也少業儒嗜學旁綜百家衆藝雖潛而未見然積仁累行視身教家具可稱述其尤難者中捐好逑矢弗再室大義曒然可謂不負人所天者故心志寧一滌齒元和年已古稀健奭如強壯上壽之徵也傳曰能者養之以福天固篤厚于公公五男子皆克家星湖君第進士歷今官季子魁鄉省待進大廷是公之教能

使其子推公之壽以壽吾民以壽邦國以壽天下又身膺褒封之貴順適和暢永錫難老天所以厚公也星湖君能敬承公教以克其有為之志筮仕郎曹茂著聲稱當國重其賢擢守潮郡潮自倭患以來兵將交逾上下玩愒酋山海醜相繼煽虐潮蓋岌岌危矣君至正己率物開誠布公振法紀以脩內治淑人心以培元氣飭樹楯以固保障逾年政行教肅興人頌之君益憂勤專志民事以公在萬里外每懷內顧之私遂迎養官邸躬致起居定省之節旨甘滫瀡之奉凡所以順事公者無所不致其情是出盡職以報君入盡誠以事父因心發政推行孝仁顯親揚名善壽其親者也夫孝始於立身中於事親終於事君星湖君有之自公至潮即有抱孫之喜未幾而星湖君晉秩之榮至焉未幾而宴賞之典至焉又未幾而季子鄉報至焉恩光薦臨善慶駢集益有默相以壽公者明年正月某日為公七袠誕辰闔郡士庶莫不舉手加額曰吾潮無侯君則無潮吾屬幸有今伊誰賜也願世世無忘君侯德推厥所自寔惟我公咸願我公

康且壽俾君無內顧以生吾民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此國人之公也壽孰加焉屆期君之僚友陳君　楊君　章君　周國人之頌以廣朋友兄弟之誼走使來徵予言為公壽余素知星湖君者故本公自壽與君所以壽公者言之而因推天人交助之徵以見孔子仁者壽之言為不誣也是為序

壽愚潭許公七十一序

嵩以南氣常溫煖物生率先時訂減類難永乃愚翁郁爵歷四時而不汶柯易芽歲承貞固其於人也亦然英茂臻逵鮮豔含顏多壽何也廣居東南受天地之仁氣又當離明極星炳耀南山肇馬溟渤匝浸淵拜汪濊百川滙焉古稱番禺五羊為仙城固壽域也番禺六十里有山窿然曰壽山峯巒盤礡南與大唐把旗諸峰秀聳揖路山下淵然為潭空洞不測大海包東環其前廣博無垠潮汐拱揖茲山茲山益丹丘也許氏世居其下年多近百故以壽々茲山呈愚潭公稟受益異風儀脩偉德器凝重頹然山立蚤以文

學籍々聲黌序下校百優一時名士多出其下竟以數奇屢不第貢為太學生授蒼梧博士職範多士士敬之遠艱太起復補和州和州士敬如梧士休閑顯著當道優禮而公鑒老氏知止之訓常自言曰矜知者巧炫能者伐心勞竟拙而吾何能與世人相征逐遂決意乞歸々就所居之潭徜徉其上以愚名之遂為號人稱為愚潭公夫潭取其潔也愚取其率才坦然也公托義取此而寔留也晚絕意世營坦易自適日惟課諸子業乃今伯子某以頤溫文賓薦南宮仲

子某勤迪克世其家子姓蓁蓁然盛公得以無憂益順頤養公今年七十有一矣強健如少壯顏赤髮澤克然有啖桃食丹之容行至百未艾也宜可以為壽始猶以為徒老不敢自壽預戒子弟不賀是夏某月某日為公懸弧之辰子弟固強請乃以序進爵賓客幣皆弗入既而其姻維欽潘子至曰聞公戒賓客幣皆弗入然崇敬與公伯子內兄弟也不可不往遂齎幣以往而又曰幣不可以徒往造予請言介幣以往予與潘子姻人如公遂以言言番子番子於是以予

言介幣以代為公壽

壽鍾寶潭六十序

吾友賢潭鍾子行年六十八月某日為懸弧之辰其同門友相與肆觴矢歌稱慶鄧子某劉子某聞壽書於古林何子何子曰諸君知世之壽矣亦知君子自壽之壽耶知壽之壽矣亦知所謂不壽之壽耶二子曰願終聞之何子曰世之壽者天也莊周所謂上壽中壽下壽之說是也不壽之壽者人也孔子之所謂朝聞夕可之說是也自壽之壽得天人之備者也孔

子所謂仁者壽故大德者必得之之謂也人者可盡天者不可必君子惟盡其在我以聽夫在天者昔游孔門者三千顏回最早世夫子獨稱其好學於易贊之為萬夫之望原壤老矣因其無禮孔子以賊目之然則君子求所謂不壽之壽以祈自壽之壽須在此而不在彼世之徒老而無聞者亦何足壽耶二子復進曰聞之矣敢問君子之所以壽有要乎曰有周子曰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一為要今夫天地至無心也其充者於兩間者莫非一元之所為聖人至無為也其上下與天地同流者皆一心之所運一者何也誠也天地誠而已矣故恒久而不已聖誠而已矣故至誠而無息思誠者聖功之本故曰其次致曲曲能有誠斯理也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莫測深厚發育萬物顯設日用尋之而横乎四海施之後世而無朝夕故得之者天地與順日月與明鬼神與滈萬民與誠百世與召吾見天地之始吾之始也天地之終吾之終也大哉壽也斯其至矣顏氏出博約克復之訓擇乎中庸而服

膺之以不遷不貳乎聖人之一故語天下之至壽者莫如顏子鍾子蚤有志希顏之學篤信江門致虛立本之旨沉潛雅造篤實溫文日與吾黨相切磋以求吾所謂一者能由此而充之則自壽之道備之矣昔者武公年既耄猶不忘儆戒乎國人道學自脩日造乎盛德至善故民之不忘也民之不忘古今之壽何以加此是故顏子之壽不壽之壽備諸己而畜之天也武公之壽自壽之壽得天人之備者也鍾子學顏子之學而希武公之年是則慶之大者諸君請以是

慶之而所以自壽亦兼之矣二子雖然曰得之矣吾人請名壽其壽毋徒壽鍾子

賀大司馬小江吳公壽序

秋七月八日總制大司馬小江吳公岳誕之辰吾省文武大夫諸君子請予申南山十有之章用介承筐恭致九如之祝余讀詩見古人祝頌必擬諸形容象其物宜以為壽微定爾九如之詠城嘉樂無己然孚益善矣俾爾順備事神治民咸歸于德至于樂得賢才隨材無蓄各盡能以子吾民為邦家光然必申重德音繼以保艾蓋欲楙寔沵聲廣施孫子是工下甚美而責難於微忠愛溢于言外溫和之旨使人興起于千百世之下益古之賢士大夫以天下國家為一人以祐啟顯承為一身故壽一人必達之天下國家壽一身必推于本支百世所該至廣而所守則甚至約今夫人之肢體髮膚無不兼愛以無所養善壽身者端默內照致虛慎動心知百體皆由順正精神脈絡貫徹周流茹蓧天和心氣爭一外邪不侵萬慮不擾無煩政劇目睹工壽理人之術何以異此心通天下而智周萬物顛連無告恫切一體匹夫失所引為己辜率育裕循休戚維繫厚生正德莫匪爾極不旨大其事無所矜其能長養和平使人陰受其賜共躋有壽之域是故觀壽於身天下國家可從推矣公柄兩藩師帥文武為憲理治基本係公一身諸君子壽公之壽正所以壽吾民以達之天下國家嘗聞公秉心實而務德滋克養遂而植本固以子諒甚明察以恪慎翼弘恕以溫易濟端嚴敦歷中外所至有惠政閩府西粵發謀憲慮動中機宜訏謨定命允貽久遠今茲宣撫粵軺就覲出素籌畫日見之行閩越集於是無不宜通幸境土無虞日惟慎脩內治俾無虞靖共休息愛養惠我元元東土疆理素跡澗備戎險要增聯牧宰法政周易民釐恬恃昭平新安懿績可鏡綢繆桑土脩爾車舟弓矢戎兵用遏殊方以戒不虞安內攘外懷遠能邇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申祐自天吉無不利黃耇眉壽何以加此行將入佐　明廷扶皇祉以淋人心秉正論以定國是則所以壽天下國家可自今卜之也

賀制府司馬小江吳公壽序

嶺西粗定二道會遣諸生來請賀制府大司馬吳公壽言予曰曩歲文武諸大夫業此請介幣往公貽書道淵衷不自安茲復爾匪惟再三瀆且滋弗懌諸生善為我辭既去數日奉書再至謂吾雖無當于公然觀會通以行典禮式承懿矩曷敢或渝觀古盛時工下歌享慶祝靡弗尚壽曰樂只君子萬壽無疆曰孔燕豈弟令德壽豈曰使君壽考孔惠孔時曰酌以大斗以祈黃耇曰綏我眉壽介以繁祉至于岡陵作山

永錫難老熾昌耆艾壽考且寧諸所紀述渢渢乎古者古蓋人惟壽而後能享諸福故疇用五福首重壽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于天下久矣是以善禱之詞似大非誇盛匪瀆吾二三子日侍公側抑抑秩秩其德不爽無怨無惡俾臧俾嘉平平左右亦是率從天錫公純嘏以介景福視履考祥勿問可知元吉乃文武是憲聞于四國崧高維嶽會逢其適孔碩肆好之頌慈頻籍于予奉書繹而言曰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雖先王未之有

可以義起也而況雅頌所稱述壘壘復如此公總兩省師帥疆理至于南海肅命明否匪棘式遏寇虐無俾民憂不震不驚惟公之功惠我南國惟公之德我儀圖之綢繆牖戶思預桑土之防繻有衣袽慎嚴終日之戒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所以質爾人民用戒不虞惟公舉之予心憂矣曷能助之念昔武公既耄猶儆戒於國曰自卿下逮師長士無謂我老而舍我必恭恪朝夕以交儆我使人日誦抑詩而不離側是以甚盛德而民不能忘今公膂力方剛出而總領諸侯以

經營四方行將入秉國均允升於大猷為上為德為下為民用錫爾祉有斐弗諼天下至壽何以加此敬茲復諸君子冀躋公堂稱兕觴用介無疆之祝

壽鍾宜人七十一序

嘉靖癸丑九月既望鍾母宜人年七十一矣子模朴恭孝懿親及宗黨戚屬以次為壽朴仲子也從予游匡會之友某某等凡三十有五人重同門之誼於是繪瑤池之圖侈南山之壽頌將以賡歌之慶而質言於予予曰古之人之尚夫壽也固以年也然亦本

其所可重者而爲之壽君子之頌禱也非作而致其
情也亦不因其所可壽者而爲之詞二三子之壽母
也則何以哉二三子相顧避席有進而言曰吾聞經
母宜人淑慎靜正仰事以孝中事以順俯育以慈傳
曰順於舅姑和於室人然後當於夫夫是之謂婦順
之備有進而言曰始宜人嬪于深庵鍾公也歷貧致
慎綮簪珥之飾放鷄鳴之節以相其勤公得專志于
學數年舉于鄉從仕于山陽武寧心惴惴焉相之弗
懈公得專志于教又數年舉進士從仕於海陵心益

惴惴焉相之弗懈公得專志于政傳曰不敬不戒母
違夫子是之謂内助之賢有進而言曰體以養移習
以侈奪公既貴爲郎晉宜人衣澣茹糲嗇守委積蓋
箴以貽枲麻績纍之務迄于今無斁傳曰貴而能勤
富而能儉是之謂内則之宜有進而言曰公損賓客
宜人日責二子曰汝模爾罔習于稚爾其改習改行
克于爾先人模敬用克于有家曰汝朴顧知敦尚爾
其崇爾學毋比于匪人以毋廢爾先人朴敬用志于
學語曰觀公不于其子於之謂母教之嚴予臨之喟
然歎曰有是哉是可以壽矣昔魯成風于莊公爲令
妻於僖公爲壽母國人頌之夫子列於閟宮今鍾母
賢若此富不媿於二三子之歌可以壽矣古之人有
言曰柔而正者宜歌頌順而信者宜歌大雅勤儉而
有禮者宜歌小雅靜而正者宜歌風二三子喜而奉
爵以進歌曰稱彼兕觥萬壽無疆賡之曰綏我眉壽
介以繁祉再酌以進歌曰遐不黃耇保艾爾後賡之
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又酌以進歌曰孝子不匱永
錫爾類賡之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朴庵伯氏稽

首拜手颺言曰維予小子夙夜敬止予贊之曰美哉
々手善頌善禱而繼之以規得壽壽之道矣遂次
壽言

壽郭太母周安人八十一序

今上明倫盡制教天下以孝俾天下臣工服政任使
之暇咸獲内顧以遂其親親之私故凡爲人臣子若
孫曾盡恩私者當仰體廣錫之澤然不本其家之所
承積者若何揆厥所自蓋亦有遇有不遇焉予同年
新城令悅公郭公冢子爲周少穎肖學弱冠舉于鄉

繼以二親殁背閥門清望益弘遂道壬戌春雍進士
上第才名籍甚既而分曹祇政每懷二親不逮榮養
獨念太母周安人在堂年前八袠頓瞻嶺雲仰慕遐
切圖歸省慶白于大司徒大司徒韙之命督輸大同
事竣宵征南歸以茲月念之五日辰綵張樂集長幼
為太母壽一念愛日之誠萬里趨觴之孝會逢其適
世人所稀傳稱五福首壽則壽難壽而貴又難壽而
貴且備孫貴而躬逢其慶益又難太母既享伯子祿
養然子復克家乃媳配郡守林子素嫺咸有榮名且

卷五　廿一

黃妙兒齒堂逢諸孫之貴躬覩晝錦之慶人之至難
而不可必得者太母得之庸非有所本耶吾聞太母
端淑善事侶石翁又能和於室人而順於舅姑舅既
貴茹氰服辭審慎委積蓋藏之事率諸婦事女紅無
廢晰夕令乃顯赫益敦撙約聲光不露門內外井井
然不侈不譁人或稱之而歸德於太母是德以基福
醬味無禮于子孫引而勿替所謂其積厚者其流
遂若太母者非耶識者以篤周之懷太母擬李家之
事則以祖孫之慶古今一也然家庭渦世內外幾簿

焉兆際明誠業名天府仲弟賓薦春官季弟勤學
俟時矣業昌熾視家情事迥爾不同篤周既仲祖慶
行即志尊委任以隆報稱顯親揚名光大先烈是在
篤周予與諸君令先公年友也相率陳詞稱慶謂予
齒後諸君且備誼宜有言予不辭獨念叨獲恩私罔
久而迂僻庸劣媿未放涓埃故不腆之詞推本
聖澤以為太母慶曰及予所媿者為篤周諸昆勉諸
君不謬予言從書以致華封之祝

壽黃母鄧孺人六十一序

卷五　廿二

夏六月門人李子學曾鍾子淑黃子瀚過予山中拜
曰黃生瀚母鄧孺人今年六十有一七月二十五日
為懸帨之辰諸生謀質先生言以為壽敢請命逾旬
瀚偕弟洵及李子鍾子暨梁子紹裘伍子雲璋鍾子
參蓮萬善摳衣升堂同拜申請予諾之而未之應也
又逾旬復來申前請且曰瀚弟淙領鄖州教事去年
迎母行令冀得言早申數千里望雲思予曰嘗讀易
至家人六二曰無攸遂在中饋貞吉夫子繫順以巽
贊[illegible]婦道以順為正心行不出於閫不敢有所直

哀〻翁俱于妥積烹飪中饋之事順而有常異以守
中是能當于舅姑宜于夫子而和于室人得正所言
謂之婦道之備又從一而終慎恤厥後體所天未遂
之志式發以貽繼述之善在昔斷機丸熊能成子美
于公有光者謂母道之賢然母道不可見而觀于子
子行不可掩而徵于友今觀黃生之爲母壽也諸子
與之偕踰河涉屺徒涉再四不倦非生有孚默如此
也且諸子向于道母賢種〻多稱述于論其著者瀚
尊公雅溪君予乞之君家有世德歐翁樸坡公由天

曹出爲藩頭名于時義方貽翼五子咸登賢科雅溪
嗜學積文嘉靖壬午衰然爲舉首溫謙端朴爵爲名
士元配鄒孺人早世擇所爲繼室者邑有先閨人鄧
公應仁以進士起家守爲南安爲名宦厥孫世藩號
東山東山雅知　君賢以女妻之即孺人也孺人悉
睦諸庶壬寅一歲舉三子瀚孺人出宗族鄉黨以爲
和氣羊鍾羨君得良洪越二年甲辰君受孝豐令東
山偕孺人〻及諸幼從甫入湖郡而君訃至孺人隨東山
山奉舅強振館所撫諸孤與櫬歸〻即盡散諸從令

之還所十日所服飾綺羨者悉屏去惟躬布素至于
理家祀先則夙夜匪懈每遇君忌日起蹐罷戒危慼
涕𢠾日早幼爲之艱惜以非婦順之備于諸孤早失
怙孺人作率撫育補衣視食歲時節俗不令出戶稍
長始就外塾時予門人善士何懋中老成端重瀚琮
兄弟與予長子崇亨同往師之出入循迴周行立則
端拱里人異之暮歸則課誦讀每至夜分既長聞予
論道天山同師懋中來從游日與四方朋聚得聞所
未聞歸而語諸母母喜曰此先子所畏者汝兄弟得

師矣以是諸子無復靡習瀚洵有聲庠序琮以總角
舉于鄉今爲鄧州學正孺人愛若己出絜孫媳遠從
此非母道之賢乎孺人在昔爲令妻於今爲壽母則
篤其慶施于孫子由茲而耄耋而期頤黃髮兒齒壽
足徵矣人子祝頌莫大于是然人子壽親貴順〻親
以誠能明善以誠身則內順外信異日獲上治民丕
承世德光而大之以無負師友壽親之道其進無疆
諸子咸宜勉之瀚率諸子拜手曰敢不勉遂書爲
[illegible]

賀封陸大安人七十壽序

士君子上而事君行義達道以盡其忠内而事親承恩祿養以致其孝斯生人之大義然有得有不得則存乎遇也士而席珍俟時未必盡能通顯即通顯或後時弗逮或畏簡書俾險遠靡盬不遑之懷曷其能已故出而從政入而躬侍致身竭力罄無不宜若此者世亦罕矣今觀之巡海敬齋之陸公之奉母顧太安人也承顏崇養必腆必飭豈不謂厚遇哉公具慶弟進士由郡理晉刑曹荐拜　恩封繼調駕部改

直指使觀察西粤擢叅東藩控守海上馳馳靡及日切瞻雲之想晉貳臺憲駐節會省始能奉太安人于官邸晨省而出聽政公堂公暇而入承歡膝下怡愉悅裕太安人順適如家健與康寧公得以殫慮盡慎以從王事今年太安人壽七十仲冬某日惟期躬致稱觴之慶僚家文武大夫君子暨庶屬與吾省縉紳莫不艷羨徵言介祝門人別駕鄭子某某明府陳子某某義伏雲間雅知于公過山中與王中諸君意敬咸屬予言予昔邂逅公爲知己公叔自齋公與予弟同

舉進士愛誼益至因得聞太安人懿範太安人甫生失恃育于繼母高比歸封君頌菴公安黄安人已早背事繼姑許宜人太安人克廻女儀備盡婦道溫順恭謹侍高與異所生事許不知爲繼艱阻備嘗貞淑獨慎勵每教公以義方公在刑曹有所平反太安人則喜别歷中外克遵姆訓茲膺重寄端靖敏績惴惴小心惟恐有違于太安人是以布令嚴明行法平恕闔境士民沐公政澤推本所自于今日莫不舉手加額祈太安人上躋期頤永公德政之宏酋讀南山樂

只只之祝冀保艾于後昇閟宮邑嶽之頌以推原于壽母公承世德仰逮天休備宗崇養式是燕喜純嘏元吉天倫樂事世所希覯遇良厚矣惟公欲思茂德音以光國家安海邦俾咸孝洛所以壽吾民達之壽天下之民致頌揚于無疆者皆自愛日之誠推之予不佞敬以是介與祝

賀王母吳太宜人八十壽序

人家昌顯率世德貽翼乃祉元吉以啟纘旋美子孫咸貴在服勤趨庭汲汲多由内訓俾弗納于邪而王之

式易所以利女貞主中饋以閑有家作孝敬愛順舅姑當夫子宜室人以篤慶後昆御〻休以介景福若此者予於如水王大夫事母吳太宜人見之矣太宜人出名族母鄭妊時夢鳳止屋上寤而生太宜人太宜人生而令淑受母訓通內則諸書汜歸博士公已夜讀太宜人篝燈手女紅伺之夜分以粥茗進綜內政勤先百指諸巧惛筴術量無不手自籌計以致家益裕博士公得專意于學舅足菴公治家嚴太宜人寓識諸戚獲罔不肅從姑傳孺人疾躬付湯藥滌溷

卷五　廿七

牏廁者逾月姑顯天訃　宜人曰太禁若女頤女貴女婦賢如女事我亡宜人朔望齋沐誦經朝斗祭祀則潔粢盛竭誠敬未嘗少懈所施與即不逾里下多賑人急憐有乞嗁饑者召令日就食里中有病疫者衆懼染弗顧太宜人令人以罌盛飲食置地漈中聽自取食〻已復繼疫者愈飼闔詣謝謂太宜人生我吾生何以為報母聞人爼捐臥地不瘞者輒簡棺瘞之太宜人既涉書史尤精于支家言家庭選擇不謬檢視無不吉應居常講古閨史懿行以昜諸婦傳

士公久困庠序悒〻不得意太宜人慰解謂通窮惟命與時君潛學績文飆棄效第行上賓觀光振鐸式士可坐而待且慎脩之報不于其躬于其子孫君胡自苦也時大夫與伯兄某咸受經以藝業相雄長太宜人又時稽督務俾厥成既而大夫弟進士為新興令以賢名為御史出僉山東憲戊寅戢博士公賓貢受都陽訓太宜人為置姬遺侍而自與大夫俱〻齋大夫得專志以從王事大夫自筮仕迄今十餘年治拜　恩封為太宜人壽博士公雖不以親承而猶

卷五　廿八

得以怡悅慈闈且曆八十七壽之期喜榮燕喜〻皆於是手自述太宜人素履徵立言者言以申華祝南韶二郡邑長佐諸君介司理施君過山中申衆悃非能言者然與大夫誼忝司首三復撰章益悉太宜人懿行事舅姑為賢婦事博士公為令妻訓大夫伯仲為壽母於是三者足範女貞而況救嗁饑之兒起疫者之病收臥地之尸陰功潛德尚宜薦沐恩光屆茲純嘏保又滿後為邦家基大夫入而戲綵出則靖共上承　天寵以致其孝日思圖報以效殷忠同心

賁錫敬以是為大夫顯揚無疆之祝

勅封楊母郭太孺人六十一壽序

今年八月望日楊太史母郭太孺人六旬有一前期六月歸善冢生某劉生某集同郡士友徵文介祝仲子某以予知太史為書齋二生來贄言適甸仲子且至拜而言曰家大人嗜學績文居泮百枝百優文宗莫不推獎尤為武東楊公鑒識奈數奇不第以賓貢人潮郡司訓伯兄既第進士官內翰遂告休拜

恩封為編脩母封為大孺人家人夙夜懷二親之倫省覲逾期依戀不忍舍復二千家大人諭之曰汝其行天府日近　寵光不及時殫獻圖報昌云移孝以忠吾與汝俱往遂戒行李偕如京我母以其及諸眷眷不能出門留于家舊年七月六日家大人壽慶某不能隨伯兄後躬致稱觴自媿碌碌未有表見茲届我母設帨之辰親友述二親懿履仰干大君子摛揚俾某兄弟佩服無斁貽之世世予聞言已敬受事翼朔二日太史伯子又至申請訊別予謂孟子稱三樂皆人所至願不可必得而兼之者今觀楊太史家済萱偕老曙筵迭奏封君款履解外營約束門庭內外試廸矩ハ渝每晨起讀易徐省不以老而倦于學太孺人不改布衣娵範以敎女貞克相夫剛用成子美伯子入掌絲綸以儲承旨司衡掄才以需啟沃仲子青菁莪敬業樂羣行將觀光　上國日而太史奉　命使沁陽禮成奉封君晝錦還廬白翁諧二難戲綵子姓詵詵天倫樂事世所難得而今兼之茲不詒義方貽翼無忝俯仰國積厚而流遠哉世稱夫婦齊德如冀缺梁鴻賦公威食隱賢而隱也天錫純嘏式是燕喜今妻壽以偕德而賢賢而貴貴而壽而康寧易言視履考祥其旋元吉二老日躋期頤罔奇無有害則篤其慶施于子孫引之勿替是在伯仲貽穀不忝倫百順以致日之誠立身行道茂德音以崇顯揚之大上之如二程善體大中以迎濂洛真傳次之如二蘇能繼老泉以脩眉山世業此皆壽親于無疆者予所願敬以是為伯仲勉因復諸生用廣錫類不匱之祝

崔蔚波先生言行錄序

吾鄉坡崗崔先生言行錄已行于世惟廣郡未有梓之者藩臬一吾亦公過予論及此出二帙公閱而稱缺典云遂以固一意學來溪張公刻之以風示來學俾予序之予謂英賢之生其所樹立有大過於人者必其志學知德敬慎于心術幽獨之微以至于辭受取予之眷出處進退之大槩諸道而時其宜者夫然後可以有聞于天下後世先生在景泰德清風修峽一代人皆知其治行勳業之隆動衆人歟之誠當相不拜之節且稱之為千百一人然以予觀之先生篤

志好古動法聖賢祇服一思凡容之訓夙夜乾惕求於然于不愧不怍之真其言曰毋不敬則內敬常存思無邪則外邪難入凡起居食息之時無非恐懼脩省之地而九卷七於學術殺天下後世之慮則其謹微誠切之功中正弘遠之學蓋已獨至故精義所及大小畢察必有未歉于心者不苟焉以取知鄙賜恩例之授歸于優游之田至于祠祿之辭又迥出宋人之上此非示嚴於義利之辨者不能時而可仕則畢瓊進蜀宣力綏輿而不溥於澂遠義所當息則出槩

鄉國之變復然任之而不辭時不苟焉雖以端揆重任逢之以延狩之功則確乎其不可拔是其時止時行其道光明益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孔子大聖也孟子稱之亦曰進以禮退以義仕止久速各當其可之謂時然則先生之所樹立非學孔子而有得者耶念昔與西樵方文襄公言及張崔異代齊名西樵曰張之相業未易及予曰此江文章功業固當從賢臣蜀坡志學知德則有道氣象其流風餘韻猶可使人興起於千百世之下而樵以為然後以贊公

許予予亦皆以予言為然敬曰請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尚友君子庶有感於予言哉

陳子言行錄序

傳稱三不朽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降昔盛時大道為公上下熙穆無智名無勇功戰天下相忘於道化之極中古之世城池以為固智勇以為賢天下多有奇表澁世之民聖賢出以道易天下始炳然有可紀之績降及春秋戰國孔孟志大道之懋而弗

遂於是退而訂述六經作七篇翼聖賢授受之旨以
詔後世聖賢而不得不立言非得已也孔孟既沒聖遠
言湮邪說並興人欲橫流士鮮從心之學故是純心
之士志於事業者隨世低昂畸毗捷給未免功利之
習而所記述以貽來者則自闢戶牖說異人殊反溺
于影響支離之陋嗚呼槩也久矣逮濂洛關閩諸儒
並起元公純公其至矣相與尋孔顏樂處發明見大
無欲之懿主靜立極之教廓然大公之體物來順應
之用見於易通定性諸篇者真可以羽翼聖經者哉
明道隆儒治理學聿興 齋先生崛起海隅篤志聖
學始從康齋未有入處乃歸白沙築陽春臺枯坐十
餘年不出戶閾淵涵靜一致虛立本深契無欲之旨
久之又曰夫道無動靜者也得之者動亦定靜亦定
無將迎無內外苟欲靜即非靜矣於是隨動靜以施
其功終日乾乾昭事著察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
欲不違天則真有以得夫定性之力積累既久造詣
益熟德器光粹威吾自手先生雖屢膺薦聘未嘗一
日輕立乎其位以見之行而孤風遠韻止溢芳流盡

一世而傾嚮之使天下明人學此皆知向慕敦崇正
學先生興起斯文功豈小補且其學專為己不易乎
世遁拂末學之習挽回太朴之淳絕意著述不落言
筌嘗謂門人曰孔子之道至矣慎無書蛇添足嗟乎
厥心淵矣遠矣然而酧論答問微詞奧旨或於詩文
見之先生沒門人篤信遺言莫不輯錄以饒之梓既
泛雜無蓄未就刪正流傳要約尚多缺略栢畈曰叔
白沙子各列本及于友人鍾景星氏得京中初刻詩
之箚窺先生之學之所以自得之所以教人者彙而
輯之 約備以凡詩之旨最可觀者與當時名儒頌
士篤信先生之言並附之焉釐為十卷題曰陳子言
行錄夫拾緒餘斷章摘句非先生意也獨念孤陋
藉是紳學因以章跡且俾觀者論世考人而知先生
真實自得之學守己明道之正事親從兄之懿寬惠
人動物之誠出處辭受之則泛應曲當之妙皆可以
式天下而法世後者昔程叔子論著明道曰學者之
於道知所向然後知斯人之為功知所至然後見斯
名之稱情 東於先生亦云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予心獨往舊矣爰述其槩以俟同志

三水志序

陶侯脩三水志成來徵予言爲叙予讀之感焉縣治肇自嘉靖丙戌析南海高要若干里合而成邑邑當二廣之衝北自湞江合武水而西南自牂牁合灕鬱諸水而東東距清海泝石門轉析而西而南會于邑是爲三水两藩鎮巡監司命使暨諸郡縣百職以發貢獻咨取道出此舟車囧晝夜公私浮役百倍他邑即清遠高要各直一路疏僃僑僕求受翔惟三水今城中鮮人居寡貿易生齒落莫四壤瘠曠百凡餼饋夫徒供億罕取辦鄉市倍直而豫需民滋不堪西南胥江業稱利藪今索索然敝轉相逋逃大兵經臨瀕河民無寧宇邑南境故俗崇樸脩謹習勤力本無奇衺皆訐習諸邑弗如也至於嚴內外秩尊卑謹婚禮重祀祭睦宗鄰敦里約予行游四方四方未如也乃亦稍稍變易做浣漣訛此何故也吾聞長人者厚生導俗顧以迎送趨承需奉弭從迫詬不暇又奚民之能恤故建邑且四十年吏十數今未聞循聲頌權堂時盡使然哉要必有分任其咎者侯當吾民惟忤之極躁鞿師旅荐仍獨能嫗孔率育心易政平民是用依而康慎才敏足以飭蠱集事用是克當上意而當道羣公弘度並深衣責苛小軏別優勵侯益得以盡所事事而又能以暇日率學宮子弟脩邑志夫志非學弗詳非公弗覈非才弗達非時弗成是志也詳而覈明而達又得時以成之非茲邑幸耶而侯則自言曰吾何人也曷敢言志然志者籍也籍其往以貽來也猶之家焉凡户產經常之數家之長必籍之以詔子若孫而吾忝茲土當周知境內人民土地之數凡山川之形勝封疆之險易户口之登耗賦役之繁省風俗之媺惡教化之隆汙治蹟之失得惟籍而記之俾後之人有稽焉民所未便者思以生息而蕃殖之勞來而安定之利導而節縮之達翼而振作之經理而整肅之凡籍存焉其布之上下民有所賴利蓋吾志也若夫毁譽是非之事則吾豈敢然善善也倘傳聞之混寔幽隱之未宣者當俟後之君子嗟乎侯用心勤矣然予又有感焉夫志識也邑尚也是非予等

世道攸繫子孟有言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武成周書
也止不可盡信況其他乎司馬氏世典周史遷良史
才也猶病其是非謬於聖人後之好譏議人者多以
私意縈賢否其公還也益遠夫君子褒貶美類載筆
於書所以信今而示後矣可以弗慎也如其弗慎雖
郡乘弗傳省志弗錄豈為邑侯詳覽博采以為諸生
必無弗慎者而猶欲然有所俟予曰惟侯志識吾感
以告夫後之君子

兩廣疏議序　卷五　卅七

是編也為總督府自湖吳公疏議　公兩者
闡精神心術之蘊以達濟艱應變之才明沖澹忠勤
之志以植開誠布公之體際昌時同德之會以成經
略底定之勲可以傳矣公負文武重望　上用廷議
授以節鉞來莫茲土属時倭奴縱橫海壖乘潮出入
年往矣鍾而至者復以萬計而砦峒負固不逞之夫
流患患撼不息聞公奉　命莅梧甫二旬節移鎮
嶺東會柘林殘卒脫巾嘯號突至省外上下震訌茲
益友之矣公授諸將方略遂通後先兵有成畫諸將

奉命惟謹臣茹倭與賊蔵浩書汎水舍多之捷尤燕
幡猪而五端葉茂諸酋相繼撲滅逾月戮死兵於海
上數年醜類一旦蕩平千里稜氣同時消息吾民得
出湯火以就衽席伊誰之賜時即表置南頭重將以
控島夷築省南外城以固根本惓惓為廣人慮者甚
備廣土僻在南服生民疾苦往往未得即達達未必
即行行未必可績益天下事變多起於跡遠閒隔之
跡而狃之以疑忌沮撓之私人心情患每生於猜嫌
微兆之形之數夫事機倏忽之會所以迭難有成公

卷五　卅八

自恭藩已悉知嶺海形勢要害而郡壽之令茲之至
夙夜亹亹出所素定者發謀遠慮動中機宜凡所建
置所調度所儲備莫不攄誠立馳陳懇用是克當
上心而　廟謨裁決如響斯答中外同心無少齟齬
其散除於下又皆根心之言注意甄拔表賢獎能及
汲汲然惟恐不及以故將佐莫敢不激奮效力且雅尚
淡泊供需百貨往昔至勵士卒則超格而時賚倏臨
事機須刻立斷井井然辨而理繩繩然而莫之窺諸
乃中副翼翼然而不盡遺在掌禾容受淵淵乎乎不

可涯涘所以蘊展而才達志定而體弘意適而勲立
夫人中吉元茂壯猷具在編中故曰是理民可以傳
矣雖然武過亂虐功重當時訏謨定命澤垂後世惟
吾廣藩亘涯浸易為盜藪説者謂屯槊似為得策今
胥壞曠野殖在而是誠度要害相沃衍以一二年征
討之費廣募強壯恣其墾闢樹藝俟居食稍定比其
什伍使屯即兵兵即農足以坐制萊勝而免目兵調
度之煩窮暇下邑令長牧佐大半曠缺即有亦多由
遷調補乘養之人夫欲人牛羊而使戕牛羊者為之
牧安望等恩疏中所論刻者已澄此息而况復不止
此公受知　主上見重　廟廊言聽計從及是時外
柔惠訂凡可以終惠吾人者懇請敦行之以善後為
懷則鴻功駿烈倫增編載傳之不朽惟公圖之先是
砥制成公走使山中命序予以懶陋不文辭之既而
駐節五羊復過而言曰素知子不文然知我莫若子
子終言之予故不揣而論著之因附杞人之私如此
云

臺省奏議序

太宰　張公由留樞臺晉天官尚書驟所進奏議
郎若諸君刻成請予序余曰君子經田理民以才為
用以位為柄以時為會者豫而用可利也位卑而志
可行也時至而業可成也然有能有不能則存乎人
繫乎遇也嘗觀古今人際昌期顧多擯阿忍滿敢
于郄政自時不則委瑣縮朒無能為即為又鮮中倫
軌高者騖超曠崇論閎議潤事情而鮮寔用卑則襲
往渠惴惴因真尺寸拘攣齷齪不能變通以宜民遲
事善盈前或睹取裁請張從大急遠慮以貽後艱至
言可翼績乃□中詭度夸耀示能往往告成若此者
局乎才也倘傑之士弘抱康濟遭塞否睽違迍邅甘
沉沉以終身及遇明聖言聽計行顯敷弘業澤被生
民羣施後世則遇所遇者時也方今　聖上敬德日
新師禮大臣而股肱輔理夙夜旁求彙登衆正蔚式
耆舊弘佐化理前太宰少師楊公以疾懇去難其代
廷議推轂公　上請公領焉　帝心簡在名自倍京
畀嗣是任公感知遇矢效心力圖事揆策與尚合志
相得其人　老我凝重數歷中外踰四十年宦轍遍

四方所至多惠政令覩兹刻經圖戒民之務綏冀節
制之圖儉易淑悳之辨進退用舍之宜據事致詞求
爲可行不務曠遠事無得失皆以實聞不餙覆岡居
常渾然事至沉含獨鑒與衆絕慮人莫窺其際故能
淡結　上于允濟時用外比上從得行其志才以位
顯業與時成世所希覯者公以爲未也閒與予論易
至泰泰言包荒得尚于中行其旨遠其詞文孔子繫
光大一言蔽之則何簡易也天道貴剛剛則明而易
既用剛資中正兆大而不偏九二陽德居中率衆正
以承于五黎吾心同然之矩溥光明正大之施休休
有容器使而不求備明作有執力任天下之重而不
肆毋朋比遐遺以達大公一體之用是知周萬物而
道濟天下所謂光大中行其治泰固如此此足言厥
美而艱貞之戒即繼之何耶泰而遠憂也平陂往復
之機相爲倚伏君子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日中復隍
之慮恆警惕于豐亨太盛之時是以綏祉元吉而泰
道可永保也公值昌顯侈侈仰體德意久任燕閒諸
猷酌羣議而上之行至闕地利厚民生尤極要論績

是達之天下嘉謨嘉猷協保泰治于無疆者公宜無
所爲讓予幸從公後樂觀大成也故序

黎氏仰燕臺稿序

余友黎氏仰氏兩官　京師得詩若干首束而明之
曰燕臺集出以示余且俾序焉余讀卒業作而歎曰
噫大雅之不作久矣其在斯歟其在斯歟　國初肇
文明之運風軌渾噩時則有宋金華王義烏諸公迭
唱　留都而吾粵孫仲衍從而揚扢風雅詩學遂闡
于嶺南亦是之經之士率樂暇工爲聲韻宦遊四方
者多以簿書期會歎蚩風塵諷詠之才率少槩見惟
氏仰氏並仕成均擢京兆尹仰觀　帝京之偉壯出
倍冠蓋之勝遊聲名文物薈蔚彪炳足以資其黼華
處其聞見又能篤學好古優游厭飫于六經子史魏
晉唐初諸大家宜其詩之富麗而無以窮其勝也夫
詩言志又以寫其性情志與情蓄之於內而機復觸
之於外故觸時之機而雨暘寒燠皆吾情之所有觸
境之機而山川都邑皆吾情之所游觸物之機而禽
魚艸木皆吾情之所托其賦物也工而寄興也適然

民仰氏之得力於詩者也昔平子研京十年太冲練都一紀比其出也而洛陽為之紙貴負美盛於己者不期於人而人自傳之斯集之宜行于遠也可拱左券而得矣

天山草堂存稿卷之六

書

書

答項晩宋論經權

承教經權之論伊川云權只是經尊見以爲此以心
言 朱子云經權亦當有辨尊見以爲此以事
言所言々之是良是又諭云譬如走路至京師經是
大路權是小路喩得恰好然細思之二路之別猶是
兩途 若伊川之說尤見心事合一只是一路爲
精到也夫道一而已矣處常事而宜之之謂經處變
事而宜之之謂權常變所遇之時不同經權所處之
理則一 非聖人之精義利用則不足以語權故曰
權 之妙者如尊見以心跡分言經權則是
未 行時有二非達權者也天下之道中焉止矣權者
所以爲中之路也故朱子曰道之所貴者中々之所
貴者權々稱錘也輕重之順其則變而通之時而宜
之之謂權今夫父子天性也告而後娶經也舜於瞽
瞍告則不得娶父子之權變也然以無後爲大則娶
爲合于中不娶爲不合于中而娶權之合乎理

[illegible]
武之於桀紂君臣之變也然以民爲貴則順天應人
之擧爲中而潔己自潔者爲非中故湯武之放伐權
也君子諒其非富天下之心理之中也嫂叔授受不
親經也嫂溺不援是豺狼也則援爲中不援爲非中
執援之手者權也理之中也由此觀之權正所以適
中變 行而宜之何有異道然非精義入神聖
智兼全者不足以與權故夷齊之清中庸之恭皆未
足以語此

答晩東論性

孟子道性善章尊見說得甚出人意表然恐不能無
疑 尊見心性即人物之生意甚是甚是然謂生意
落在清水五色土中便和粹清明物生出來便善生
意落在蕪坑臭水中便濁雜臭惡物生來出便惡以
孟子之論性善是矯世立教之言亦爲定論如尊見
則是性有善有惡不能同乎愚請以古昔聖賢之言
皆之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詩曰民
之秉彝好是懿德禮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 傳曰

率性之謂道容言性善也易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又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此非孔子之言性即尊見
以生意註蔡冀坑清王之喻則性是性氣是氣理氣
為二矣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
性也夫陰陽氣也而曰道則是理氣無二也安有生
意 氣質之謂耶張子云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
註 之也愚不敢以為然也夫孟子之言性善
也參之君性聖而皆合質之後世而無疑以此則性有
善而無惡理氣一而無二足徵矣然人之有昏明剛

柔厚薄雜糅之不能齊者何也性之善理之一也昏
明剛柔厚薄雜糅之不能齊者分之殊也氣是生生
不已之機理是生生無二之妙理即氣氣即理分殊
即含理一之中一時並賦無先後無等待夫物之不
齊物之情也譬之磨焉一時並運然有全者有截者
不能齊也其實一米也譬之植焉同一生生然幹有
大者有小者不能齊也其實一木也譬之陶焉一時
火候然有全者有缺者不能齊也其實一模也觀於
此則孔子所謂相遠之說正自不能齊者言之孟子

性善之說正自其至一者言之孔孟之無以異也然
後知孔孟之言為定論也何也聲眼至神也而卒至
於先若太甲至敗度也而圖惟厥終書曰克念作聖
罔念作狂性之善可徵也而尊論無疑於丹朱者何
也 傲也或困於習也當堯之時百官牛羊倉廩
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富貴易動也丹朱為天子子安
知 於富貴其傲也制於習也堯舜為之奈得
人乎不肖乎仁者則不肯輕昇也孔子曰性相近也
習相遠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所謂相遠者就之云

能善者言之則夫至一之善可見矣惟習然後相遠
則知習之不善者非性之善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
上智生知安行深造美大神聖之妙以立大中至正
之體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非世之所能移者下愚自
暴自棄狃於卑污苟賤之行甘為人下而不辭為機
變之巧無所用其恥沉酣淪溺蔽固已深悍頑罔覺
終其身而不知其習之不善者是習之而不肯移非
性之不能移也卽見如斯未知可否再裁教
呈磨坪石司成

涵水翰教以言稱收實功效曲存誠應驗微教旨趣
卓在心目奉涵真不覺躍然喜極然省也斯理充塞
宇宙善學者隨時隨地無不是著察工夫天地萬物
莫非吾體 公已 人莫非吾性 惧感順應莫非吾一
有乎發志莫非吾誠 三千三百非道 吾則終日乾乾
反復乎道燦然 時酢條理曲當是之謂格物之至行
有不慊反諸其身內省不疚無惡於志自致自成自
信自樂是之謂正己之盡斯理也善學者能之 某非
其人也竊嘗從事於斯合下向往不容少待不致不
勉以負殷愛

答王龍溪

足似遂蓄彌高彌邵大都謂此心全然
從與
放下一休百休方是本來面目不着色相此是結然
要妙益自令人脫灑但語太涉玄幻似有一件奇怪
物事學子不省識却落揣摩更費不自得也自得之
言如布帛菽粟寒者可衣飢者可飽今觀之孔孟六
經之旨直見乎易簡常道之一過便曉了更不煩想
索 公今益有得矣望於此更體會意象不落玄虛科

坎俾學子有所宗式斯文益不孤矣

與楊夢山少宰

人還祇於談言論承新得夫善學者工夫深造直達
本體敬畏常存脫然灑落君子乾乾惕厲見此天則
日著察則日活潑日收斂則日廣大日篤則實日光
輝根心生色不言而喻蓋所謂直內方外不疑所行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者自非真積易能實際 公蓋有
得於此矣句以先生所云終日乾乾只是收拾此而
已何此端柄入手更有何事隨時隨處無不是這箇

之鑒無不是這箇工夫 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
助之間便都是鳶飛魚躍若無孟子工夫驟而語之
以 趣一似說夢近來友朋素歎禮卑之學遂
像如崇之見無或乎對答說相輪終非己有高明以
為何如

答曾中丞

某自總角稍知向往江村僻陋無師友指承日惟窮
取周程諸書樂而玩之弱冠上會城得所刻白沙
子者取而讀之始知先生隱春養出端倪之言既而

益信終日乾々以是收拾此而已得此欛柄入手更有何事此理干涉至大任古來今上下四方一齊貫串隨時隨處無不是這箇充塞、則閒種々應酬等幾慎感無不是這箇工夫先生之學直是真積深造乃見天則不出日用物理之常上達盡性至命之妙猶是所謂崇效天卑法地之學也世所謂說征遂虛名

實用固無論至於志士則有勤苦聞見各用其資之所近以成意見之論養窮玄虛則昧禮卑之實刻意篤行或歉知崇之精故君子之道日鮮周程以來惟先生之學獨得其宗誠來教所謂自周公元後一人而已某平生服膺宗衣是爲得力茲聞公加意　言行則夙昔篤信斯學蓋可知已

與葉男兆

使至得書叙及弟家平安喜甚喜甚請來躰議呈稿直令人喜而不寐也忠信行於蠻貊至誠可貫金石斯理也恍在目前昨夜日見之行事潛孚默感俾自固不遑之矣一旦群遣子姓就學頗散兵歸農請定縣治入廟編氓不煩鉦鼓坐定百十年未歸之黨略三省無經之休斯豈聲音笑貌能然哉可見平日學力有益於實用也喜而不寐者以此吾廣山海多事者亦因自昔體理躰淵法制難周上敢縱恕下易愚虐冠每滋蔓以勝民患者大都缺人整頓昔人謂治貴以俠蓋法政約束易以遍及即如三水新安大浦諸建置有足徵者須廣郡有華程桂之議爲源懲三華之還皆與情所至欲者所欲與衆上人責也三華鎮與贛相依緋望鼢事便力費且成蓋有待於兩廣軍門勘報也從回附復直幷未備

答趙汝泉中丞

南城晤對深酌道真從旅逢知愛埦骨肉匆々告別倍切淵衆昔人所謂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語或默在廊廟則行乎廊廟在山林則行乎山林蓋非遂涵形迹所能間隔者明公閱心工素蓄之經綸極齊魯兵民之重寄日見之行而行所無事順應以動而動得其宜豫德禮之神機達政刑之妙用說與化邦一變至道今日澤于東土異日沛之四方公固身其首而心與乃學之才足以勝之若某迂疎寡陋林樓雲

卧風然已諧晚際明時謬叨錄用翻然晚出亦欲少效平生顧今老矣力與志違時不我與得閒而請幸遂所私浩然東歸释茲形役南山舊逕松菊猶存吾黨及門友朋具在黨不自懈于幽居能拔裁夫狂簡庶幾哉望雲不慙飛鳥臨水不愧遊魚內省寡愆終日乾乾不徒飽食求所以不負知己不敢不勉高明何以教之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蓋今日某與公之謂矣衝遠光儀神馳意任

答寵惺菴

前月附吏布候想已登記室矣茲復承諭教、而情誼稠縟祗拜無任感悚三復華緘惓惓以祭時艱紓民力加意吾民至切也顧壽埶乎當務為盡一可久之規從容默轉次第舉行使人不駭日臻安順樂利之域斯則士君子之妙用與時奮迴別所以惠吾民者大矣視某旅進豪餐空言無施何益哉某承之入閩一時父老不圖相愛至此愚直朴衷冝使情意流通而已何能大有作用過辱獎與念之為愧梓里文物甚否〃甚可為於邑不知如何可培植挽回惟明圖之不以徒懷是顧力不稱心惟高明裁酌轉于當道毋徒使君子德愛之澤獨覃他方斯于梓里某不敏矣力以贊善不敢有所遺莫也

答劉凝齋督府

頃者復壓翰教仰佩雅誼何可言盡明公壯猷遠略計執渠酋於異域克彰撻伐之威擬建副將於南澳用將車輔之勢所以擒出柙以絕禍源控要害而貽經久不樹閩廣保障之勳毋煩　主上東南之慮憲謀遠慮繫中外安攘矣計望高明力成而慎衞之歷

惟海濱一方一時之私禱也使者告行謹狀附復并致愚悃

答趙寧宇

羅定之積汎掃毁百年氛祲開拓千餘里疆土非主議協謀心志齊一明斷莫資曷能臻此地方之幸也昨閱善後疏議詳確鑿鑿可行　廟堂嘉納允從獨建縣一二事尚煩覆議者蓋以事體關係久大亦欲再集思廣益度地相宜以貽無疆計焉爾想再至即一一如議舉行無疑滯矣聞羅定素面多年曠沃土

小原風氣儘有翕聚佳處據而邑之則居集安定而生齒日繁廣召墾種則田里日闢而户口漸盛誠如疏議所云然者其諸大小建置具中機的允為石畫無復遺慮獨念彼中從古幽巖邃峒不見天日安知有漢官威儀種類以繁龐踵荒猶通逋之徒又從而鼓煽之以至滋蔓流毒迄至如此極故在今日不得不盡雜擒之然其中豈無良弱可矜者乃崑岡之列百類俱焚古今君子雖切一體哀傷之仁難致玉石之辨勢不得不如此也今既幸一大痛創汎掃

而廓清之乘此機會正可以襄君子麾下矜遂之心推本惻怛以栽培保全之計竊念公素抱一體之學且肩今日貽遠之寄者當此樞局想更慘切不容自已望加矜念百凡經久之計盡事宜細詢人情土俗曲為酌量裁成上下之州邑衛所次之營寨村落俱一一照為整飭所司務使得宜倫畫招徠還集之術具必除道屠醜類尚未有落著者似宜分隸名營寨鄉落俾與向化者雜居許庶田盧得以安居樂業而又擇其子弟之秀可教者獎之以社塾鄉校延謹厚

師儒教導而鼓動之俾各敦肄習日知方向雖欲為不善不可得也頃聞葉頓州黃鄉之舉專用此道自立縣治三省接壤雜之無復往昔之警真長寧之上計也公與葉君志同道合相信素深偶因及之羅定大計豈不肖所能縣度叨把桑梓之私謬關一體之教不覺喋喋六諒高明見原

答俞都閫

僕與足下雖不相會然心無日不在足下下承遠使翰慰存問感荷虛荷尋常書尺經目輒休獨於足下

書再四不忍釋手惓惓道百姓瘡痍歎然恐無所補欲下問於不肖是虛已不溢素詡真意具可想見海邦多事得借經畫閒鈎康害已平息無任欣慰又聞移鎮瓊崖此尤不肖所至願者然贊協議得龍圖老子如當百萬鄉人復何為助然嘗聞之曹武惠平定江南自出師至凱旋士衆畏服秋毫莫犯克城之日兵不血刃惠武自視欲然從至太祖泣巳攻戰之下必有横罹鋒鏑者命出米賑之當是時君不知以得地為喜將不知以克敵為功一念好生之仁洋溢

上下夫㭁六尺而原非樂為變者特以守番不才啟
海呑纍至有今日巨充大懟負險深菁未易攟難則
所執酋俘報豈能盡信耶往歲之役閩之寒心今此
方得足下為大人此方之福也首當計擒元惡慎加
玉石之辨苟元惡既誅宜傳檄洞之師於從似不決
者寧誅法以伸恩此則天地好生之德子孫世澤之
慶也事既平賊則又宜深謀盡力務求可久之策一
勞永逸也瓊人累世刀斧之苦毋使後之悲今亦猶
今之悲昔可也文叔漢臣二子咏勳豈足足下語耶

卷六
十三

漢伏跡林莽得為太平耕作之民志願足矣奈爲時
艱役滲令草鄉里殘害萬狀之本處兇盜竊發村落
市里劫殺無忌百姓真無安居寧食之日廣郡為嶺
海根本公私俱遭隱然可慮倘仰上下誰可恃者賢
瘡刮肉僅決目前其可畏也棄祥情切不覺喋喋六
惟足下可以測此言也經畧之暇倘遇同心聊一道
及俾得爲南士良本之倫明者見微足下其謂迂
哉興言至此為之哽咽臨風遙布曷勝傾想

貽廣中友　嘉靖乙巳六月

六月六日奉　旨發械赴京目下拘攣以待笑一柏也
蠢愚迂直上無補國家之事內徒煩父母之憂長途
桎梏胃暑兼程一身雖谷寔所甘心獲罪於天無所
禱自作之孽不可逭事已至此安適順受臨事就縛
方寸定靜不自擾亂強倍飲食學易以行于患難
無所悔尤平生學問至此頗覺得力時念老親在堂
忽聞賤子惡報憂悶煩蒸甚難為情恐致疾病則柏
不孝之罪終天莫贖已為萬本懇特非言所能盡敬
煩尊執素諒情誼時賜枉顧多方為我安慰吾親得

卷六
十四

保無恙則柏雖萬里受苦而憂親一念可幸無虞矣
於懷顧我後照拂門戶祚此則大人之高誼郎賤之
控私心幸望幸望興言及此情悰可想餅梓私布臨
者不任依依

簡周訥溪

乙巳秋得奉侍左右朝夕領誨益甚多且於難急間
百凡無懇周詳同心之誼固於膠漆異姓之情厚如
骨肉果苟　恩先獲歸對父母妻子言未嘗不泣感
也一向棲遲照杯天涯海崖如坐井底恐不深容無

從覓便亦艱所許進亡我心道阻且長非敢忘之也
任君舊朕至得頌〻放情真義朏箴戒策勵至誠至
切待故八遐邇一體之情吾兄日進無疆之德具可
想見已貂之座在朝夕觀警矣敢不祇服惜前此陶
尹書不見至兩仕在此俱得所依託可免該處相渠
能達之也厥問動定況慰已深正議報候傳聞
恩命兄得生還相與傾歎竹忭以兄一身上繫國望
內切親懷海內同歡非但故人之私也緬想歸寧日
侍伯母老夫人天倫樂事思孝兩全學業臻極知已
之慶之況又當何如也其處荒僻獨學無朋遂成孤
陋譬之孤根之木生非其地時雨培灌雖不偃仆土
境力薄求其參天拂漢之盛不可得也吾兄志本固
而增益深刻寧徽文獻志士林立日多親承義重聚
樂日見日美其能勿恤予陋耶懷音夢想所以為勞
任予報遣謹焚香齋楮專託候問短什素然火中進
悃道遠心飛瞻恭未涯臨紙不覺悃悃

奉泉翁

舊臘黄司訓持尊翰至約奉祝　聖壽曾以尊敬

卷末　十五

君上以傳敘友誼此古道也名義甚正懿德攸心心
心感名執敢不祇承償時色喜心傾樂稱盛事但其
自已已蒙　恩賜還氓野足跡不敢預士夫冠裳之
列以塡班行禮歲時惟於外庭稽首遙致華封之祝
而已今日之擧惟願諸公同心一德敬而行之其觀
厥成志願足矣但條約讀數過中有一二未安者恐
欲請上以既不預會嫌於出位又愚蔽之中見不欲
形之筆札祈俟面請今月五日蒙惠教剗適讀之而
前日所未安欲以請教者復觸〻于心溽暑臥病未
得面質姑以愚〻為道蓋此刻欲以傳遠且頗有闕淚
故不敢不盡其愚元旦祝　聖禮之大者祝後而宴
以敦友好此則未安元旦一歲之始時節最重民生
於三事〻泊一在君為君在親為親故自瞻　天仰
聖之後亟當回家奉獻祖寢拜慶父母爰及尊卑長
幼以至於親友此生人之大紀天倫之樂事今不先
于祖考〻親而先於朋友厚薄親疎之等乖矣於心
安乎若先行家禮〻後赴會則非所尊　君尹〻尤
不可竊擬八月祝　聖壽之日各家無私禮是日可

卷末　十六

以舉會惟元旦則祝　聖之後宜各乎回復家矣之
禮另擇春中一日以補斯會似爲穩當築臺祝
聖以崇敬也然以一人之私居另有創立羣鄉士大
夫車馬騈集而至稍涉駭異殆有未安昔者孔子致
仕吉月而朝必於公門未聞有另創立令各省鄉士
夫居城遇元旦　聖壽多詣藩司或郡邑隨班行禮
亦未聞有創建若此者某自丁酉在告至癸卯俱赴
藩司行禮歲以爲常前此諸公亦有同行者未爲不
可此臣子居鄉之節亦有敘也或者曰今在會諸公

卷十　十七

或以耆耄之年出門難於步履或以京卿之尊班次
雜于序立則不若共詣先孝寺習儀之所上有
萬歲儀位香案可因而行之似有得體此亦一說也
若不能出則各就所居擇崇潔處所者設案行禮此
又一說也序齒而坐居鄉之禮是也但坐又分賓主
亦所未安祝　聖天下臣子之公禮莫敢爲主宴會
一城士夫之同情則不宜專於主所若值會治事則
以序輪直所以均勞非主之義又不當獨煩三人益
此非一家之私禮也故序坐一以齒爲上以敬老也
席東西相向不面南慎餘敬也有拘者則席以遜尊
也似爲正當此二三節所未安者挨之衆論僉以爲
然但未奉告某於門下柰有道愛之素且不敢自外
於一體相關之義謹述衆說聞於左右易曰君子以
虛受人詩曰詢于芻蕘此皆門下所宜優爲採擇而
更正之似無難者焉若高明亦以爲有一定不易之
見而非淺學後生之所可及者亦乞著示以解羣惑
以惠後學幸甚

與三州諸公止渠文川建生祠

卷十　十八

文川昨送至鄉曾劄子某疾病中未及詳看然知其
爲督府公立生祠事矣督府公與某在昔爲同臺之
雅於今荷保障之臨情誼倍切豈不樂承竊念此舉
未爲不善顧在今日似有未然自昔生祠之建必出
於國人之公衆思於既去之後今不起於黎庶而倡
於縉紳不待於去思而急於蒞事數月之始挨之時
義則未協質之事體似有乖況山海之寇彌布戎旅
之務孔殷萬姓倒懸尚未拯解四境氛祲全未銷息
閫督府公所以焦慮發謀經略未遑寢食吾儕爲士

民之望切杞人之憂正當同心商確地方事宜入告以助督府公早樹楪之績此上下共述所欣心加額思見其成者顧未暇及而汲々於立祠恐督府公亦非所樂聞往者自湖吳公外城之建舊年曾賊突犯省城賴此保全數萬生靈昔童白叟莫不嘖々追慕乃今生祠之建逾時越歲未有成議何也不肖孤衆衰絰之中不當預言外事然業有睹聞不能憖然遂已謹狀稟請教門下望再裁於郡中諸公倘以某言為然可轉達文川歛止之俟盜息民安功成議定

之後似未為晚荒迷昧越未知是否乞裁教

與洸學孔 癸未

自南過山顧一餉即別稍慰夙溫更增新歎川途脩隔無由數々會晤以酌此生未究之責俛仰念憶耿耿不寐朽生閑坐天山時々玩易儘不跬擲光陰出則課耕策杖松竹之林看雲聽鳥亦足為樂獨念習俗訛澆寥々此學無人整頓舊時志友零落已半餘者亦多懸々泛々出則隨世功名々々則詩酒和衆求如曩昔詞休聚樂切々偲々不可復得顧望中惟吾

賢友與章紀顯葉男兆楊肖韓數君耳葉楊正在需用之時紀顯嗜學績文達之政事亦有可觀近六聞降閭之報想是時局不偶早宜見幾也歸來山中事業取之無窮用之不竭無求於人無待於外若待三五同心令不致慢虛度亦足為吾道之助惟賢友圖之朽有易義問紀綱已許覽數次屢書欲梓念易說乃因歐章勸令隨日劄記未知當否須得一二志友再三訂析務得至當乃可入刻敬欲俟賢友與章君共圖之

與趙峯守县憲

敝省以廣遠府此疆埕未周風氣洩漏保障疎缺且習尚溢縮自生嫌忌是以來遊益士無感乎玩易而莫為之倫衰此下民莫之救恤也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即如會省近議一改汲西濠導彩虹隨龍之水環抱城郭以固風氣一建立嘉桂縣治聯五邑接壤控制奸宄以保障地方此父老士庶百口同詞者中間一二恐妨其所便者頗遊揚其說為之陰撓故先年西河垂舉而未成嘉桂行勘而未覆遂致沮閣此

必伏列位公祖明斷方可擔任協贊乃能底績昔年外城之議自湖公祖采羣議首及之僕亦力贊之時以濱河居積巨家數姓弗便其私騰為浮謗以沮撓之賴自湖公祖灼見而專斷是以成也人至今德之而波累于僕僕平生無他能也惟是衆所利賴則願興建而成之衆所怨惡則願與建而遠之非有一毫自為也即郡城內外僕並無鋪舍埠頭今西郊嘉桂僕亦無立錐之地在此則所汲汲于成者非自為也想衆皆能諒之矣列位公祖亦能察之也僕今老矣後來幾月知復幾何然身在世間一息尚存不容少懈於此二事以舊預議之矣所仰望于僕僕寔知其為益地方而不可已者謹并奉告于明臺望俯聽焉意昨得省府書謂立縣開河二事歲之在心因兵荒中力有未逮惟築填一事已檄舉行然所謂急於治標爾未暇治本也僕劃舉行開濬者立縣已下所司勘議矣苟有利於地方不敢惜勞惜費因循廢閣也已二日又得按院亦惓惓及此謂待以征事竣應朝者回方可次第舉行但又云建縣一事司中以錢糧難

措及如嶺東已設普寧長寧而今士民紛紛欲議剗革故欲稍詳議之今業已更催促促矣云云僕得一書不審辟敢附奉閱左右并再述其見嘉桂與議倫剗不贅然此之普寧長寧安僻萃渙似大不侔況嶺東自建二邑後山路平靖盜賊息保障之賴亦可想見其紛紛議裁之者恐亦士民拘攣之見計小費而遺大計爾不然則土木未佳未能安居亦未可知近常詢嶺東人士則又甚賴此何所見不同也業已舉之莫可廢也至於嘉桂則又萬萬愈此矣倫議稿府上望賜詳覽打異日保障之功當與新安同而佳勝倍之則又聞此中人民百世之利也西河改浚昔年曾陪喙少松公祖諸公遍行體踏僉宜在打銅街第十鋪圍邊隙地開通全不動民居前冬行時又同鄉里陪郡邑諸公往看別云第十鋪似遠改移第九鋪僅拆小屋十餘間爾近聞有主議在第七鋪者恐妨人家多至三四十間矣似與原議未協及蓋年督府行文在大觀橋內十餘丈築壩以大河近甚順便也今聞在第七鋪上下築基雖大觀橋邊甚舟楫出

入俟至半途閼滯且察其流泉亦非完旋大與原議
未合是以衆望開引工流以濟不通視之暴昔尤為
緊要伏望公祖詳興列位公祖籌之前發所議務求
至當開發上源引导節彩虹之水迤東而會太平濠
東抱城廓而出庶風氣完固舟楫利涉始協衆議其
開浚合用民田乞詳行公諸務照時價分別等則給
償或查新生沙坦優為虞給說畝即此承補是又爾
而不費順而不擾冀一一查處即傳委至于開浚
工力前督院屢有處金三千之說今督府尤加意地

方者必更詳處也近得惺菴公書云曾面謁按院首
及此事亦慨然能處千金如是則田價公費綽有餘
裕而況處給沙坦則價與稅大為便易此中事宜敢
煩公祖軫念地方推僕梓抱委曲詳對兩臺歷為區
處則二事告成地方之幸吾黨之慶也僭悖和愛不
覺煩聒伏冀亮情早賜玉成用答輿懇謹啟

復洋山凌制府

蔫承翰教惓惓軫念地方兩省人士舉欣心加額仰
諭尚眦羅宇善後事宜備閱疏議已極周悉足以貽
遠永西二邑之設甚是喫緊要務　廟堂主議無不
允協獨此件更煩覆議者亦以事體重大不厭周慎
意爾僕再疏至即依行無少凝滯矣四所之建以豫
具日添設縣治之患更荷良工苦心參洛廣以挾控
制要害疆理安集計之久大者想經督行覈勘必得
風氣融聚善地庶可以阜蕃昌熾培植元氣以安善
類則妖祲邪氛自然消消惟此大務方慶分理有人
贊承程矩用對衆望即意監西趙道倏罹憂去奉讀
大疏云如失左右手其聞之殊增哽咽寢食不寧者

數日及見會稿李端州才識夙著則又恃為慰也當
祇承美遂想翁心當此百務旁午一段精神自流通
于上下遠邇無少缺遺足覘忠誠體國仁愛惠民至
意而又能念及省城防浚西河建立嘉桂二事勤議
施措具見大意非素養靜定抱負綽裕曷能乃爾惟
此二端極知言責非時念久有昔議向在都下時梓
里士夫已惓惓奉懇今春近野萊峰諸君同來見促
謂其係鄉望宜導達與論不勝懇切故於素心更感
戚不容自安焉者敢會議禀上瀆尊覽特蒙賜答數

渠豈云更有利於地方斷不敢惜費惜勞因循廢閣
及云築垻一節所謂急則治標爾未暇治本也斯言
也旨而遠出而中三復躍然翔喜故介附又前恭
愚檄下行攔築垻謂在大觀橋內十餘丈築塞庶近
大海以便搬垻且使橋河之水長流迴合方為美利
今既在裏面濠中斷塞離大觀橋遠且毀百丈弁楫
出入半途又更滯閣打銅街人大濠水又中斷而內
外分流亦覺未為迴抱似與原行憲議未協故今日
所望以開通彩虹荔枝灣半塘上流以通舟楫以引

鼎龍之水使之源長而環合有情則衆庶之生花俯
此更為緊要也復望與行開復以濟衆懇此件昔年
里中縉紳以僕曾陪郡邑諸公隨下體踏已有成議
今滌總憲正身履其地協主斯議者及其前歲行時
復蒙郡邑諸君明約再為體踏將欲有行以西師大
舉未敢煩瀆茲承定奏捷經理善後事宜已一一傳
安還處餘暇似當及此倘墨無念頃再諭知郡邑詳
覈開通會合水口所在務求盡當及合用民田處議
量宜撥款一一商確周詳停妥庶一舉事衆善省得

民庶永利賴之矣至于嘉桂之議已蒙施行亦已為
早賜玉成至于錢糧則暫借永豐折色羨金足以濟
事是亦惠而不費也此項曾窃與各公來朝衆面猶
確業已承准但亦不可為例恐後難繼也希便間密
以此意諭之郡公賞仰成也極知煩瀆統乞鑒原幸
幸

與鄒少川

早承光顧無受惓懇繼復勞手書感愧感愧相贈以
言古今所稱美事禮之所不可已者況文宗張公甚

為愛而弟忝在教育情誼自真郡博諸君又斯文相
與加之吾丈舊雅三者皆所不可辭但生自罪廢歸
廬抱病杜門於諸當道見顧間有接送然一切報謁
之禮皆不敢往應酬之字學記志序碑刻間一為之
至于送贈當道則絕無所預蓋語默動靜不失其時
是之謂道天山遯避野人時義當如此守此已十餘
年向可泉公行時諸君亦以此見托生以此辭之豈
相見諒吾丈相處已久獨不察原鄙人耶謹此奉復
幸早為裁違無別托之能者可也草草未盡

與友文宗

前日歸自江門入城晉謁兼承光顧晤對從容殊深
浣慰但未暇論及鄉賢名宦專祠通年公論不明各
多冒濫固宜汰其冗者然必廣諮公論稽于舊載
具素履以裁太取庶于祀典協當昭往貽來俾益世
教然非狀小近聞各屯遵奉勘合通行裁革固是整
率標準不宜有所阿好謬及匪人誠美意也但時遠
世移耆舊既往新學無聞取決後生難免謬誤頃至
古岡會諸耆彥詢訪袜坡名邑者故居益斷會礿

偉人也然及有一二皆邑不出也聞一槩汰之衆論譁
然異矣昨還省奉常始後是晚與諸老友酌會偶論
及此事衆皆起告以事所張先生名翊者堯山陳先
生名激衆者南海訓導名世浩者閩人以名宦見汰
張陳二先生以鄉賢見汰李司訓古心古行為三學所
推重後陞縣千掌教僕計偕道鏡所時特訪之見其
樸雅真實足取也至于張東所自登第拜郎署即歸
歸從白沙先生之學端居像食數十年不詣公府事
見從兄之實居家處鄉之宜辭受取予之處出處進

退之正翁然為孫家先生林見素王陽明及當時熙
樓如高三峯公韶蔡公賢莫不表揚之堯山起自寒
微弱冠讀書至脩己以敬章註云聰明睿知皆由此
出遂一主于敬不設枕席者三年以遊庠序文宗章
楓菴諸公須其文行為一郡生徒式莊渠魏公繼至
下學講書無當意者至堯山講思無邪章甚警切時
師生亟稱莊不輟畢延入尊經閣待茶云吾以為吾
人也今何幸同堂莊渠歿志古陳堯山力贊其首重
社學佐成風教後以一二子舁尊大宥為衆所排堯

山厭洗如卓見悠然物表盡釋厚慈至事兄如父終
身偶出鄉舉宴錫銀物悉歸于兄四十喪偶不再娶
罷學明志安貧樂道藉私淑白沙而有得者仕建事
見吾陳君議脩誌列名宦祀于學今祀于鄉通省庠
序不可多得者聞一槩汰太未知起于何人出自何
意夫此數公者祀不祀何足加損第以斯文仰揚風
教興替攸繫細維公祖主持于郡公論特申衆欄仰
冀明臺將博摩議稽數素履于張陳蔡李數公特還
舊祀庶通行各郡邑愼昭太取務協與評御有差訛

不妨吏冗庶振興斯文風勵後學誠于吾道有光僭
侍夙誼謹奉賀于喜明幸賜哉察

謝沖宇顏先生

海內交遊中稱明公實學懿履為斯道宗盟久企慕
久矣竊以未遂論心質請為平生歉舊冬蒙乘憲副
轉致名製為拙稿光重盥讀感媿交集此稿乃闇齋
二三友與君吾鄉之盧淳者徵拾于散逸之中稟而
梓之迂劣之見管窺之見贅大非作者顧居君子之
章與興逾涯悚息無任中間點化提　更明切懇至

三復仰　精邃自得迥出纏格其不材者動就正私
衷獨念朽態不堪遠道翹首四明神馳意往託緣業
使者楮附候興居魚中謝小　纖備臘火寓遠情非
敢言禮統冀道鑒未宣

又

馮令親轉致雲翰織巾名詞之惠祗拜嘉貺曷勝感
戢三復教言道義衷淵切磋藥石皆謂同心斷金言
之如蘭率今見之矣銘諸座右以時觀警獨念寡陋
總角學道白首無成時思益友以冀不遠游以同心
如公素諗瞭依欲一樞衣聚首請益而不可得茲藉
來教謂千里心期時時晤對居派無忝念念主翁則
端默即吳端萬里固同堂也敢不矢勵慎修求無負
責成至意行止參行平生財不成算每懲薄劣在昔
叨竊已逾涯分今朽頹無盡更何能為益自解組歸
來已漠然如閑雲矣學者到老思善襄結孔子加年
學易不見是而無悶不易乎世不成乎名則又超于
遯世之上者而況以不完之行白反未见是而人弗
與是尤為猛省受益地也晚年功課惟此尚當進步

終日乾乾一息尚存不容少懈庶幾無忝所生惟望
明公時時惠教不會猶會也馮使報便肅布中覆興
居兼率不備

答黃彥博平南大令

近士人來自西粵稱循聲藉甚喜慰無量山居缺使
無從致候過承存問辭與情稠曷已中稠歲郎官上
應列宿日與喜赤相親嘉謀美意朝行而久致之民
明道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此正賢
友今日出身加民生心發政時事也視民如傷四字

當求不媿清慎勤三者實為居官眾妙之門惟賢友勉之出而瞰民治事入而事覩從无天壤閒至樂事也老朽邇以檢閱載籍過勞目力作熱眼明今皆東之高閣靜攝以俟平復使旋布謝兼致規蓋贈聯草草惟鑒

答劉素予論春王正月書

春王正月曩時與沃求鄧翁評論有說筆之舊稿失之久矣今亦莫能詳為記臆大意謂春即夏之春正月即寅正月書王者以春秋本於魯魯國則稱公此

稱王者示王朝大統之義也先儒云以夏時冠周月者決非孔子尊周之道為下不倍訓已嚴矣改月改時之說亦為無據今亦不能一一詳記舊稿大槩古之帝主重登極即位改名號以一天下心志易服色以新天下耳目所以示大一統之正也大槩夏以正月登極紀元商以十二月登極紀元周以十一月登極紀元以代不同孔子參而酌之以為不如行夏夏之時以歲之首春之端為正也亦猶冕與輅之言爾至于時月悉皆歸于四時欽若敬授以殷正四仲之

舊非真主夏為然也陰陽盈虛四時迭興循環不忒後天而奉天時一而已何紛紛乎改易之辯此意不肖看得久以定若筆而衆之茲未能也容再圖之

與司理魯公祖

伏蒙推念建坊一事僕自忖非時控辭弗獲日閒妄官仰承德意躬行體踏已在大市街定基擇吉興工茲承明臺親臨俯賜移於小市街口以聳觀望僕豈敢不承但里人羣來山居云大市街弘濶五丈餘與衆門路不相妨若移出小市賣花街闊路僅二丈須

兩邊拆卸人居數間乃可成址亦見勞以視之大市街作所定當中正弘闊不擾民居大相逕庭獨小市細民下情難以上達若僕則不敢以小大有間而慢易之也夫闔境士庶在明臺則為同視之仁桑梓鄉邦在不肖當切一體之愛是以寧懇辭止庶不舍此而病彼況年向順逆方位休咎亦古相察卜擇正理說者謂今年東西向道順利南北不宜作與晚聞小市街東西居人羣然喟嗟慮家家生眾年辰最忌北方然之請待來年之幾然閒蓋不自安是以控辭

以求傳止真表彌切可質神明令承開諭謹以衆情
并由于明臺仰冀早賜裁察借重高車再臨查審原
委蒿檣裁度主當庶居鄰安妥獲兩全而無害天時
地利集人和而咸宜僕始敢承命以受成如或遠煩
更易析卽遷移決不敢拜賜以貽誚額俟裁示以遵
作止夜分具復朽陋匆率統祈慈鑒

與羅山中

春端出城待奉晤對夙心少慰時以賤腹痞憊亟還
敝居未罄蛮展貴邑羅山公後裔兆豐昌齡輩暨諸

生連日冒雨衝泥過訪山中備言道邑耆彥僉呈羅
山公特祠以崇報祀業舉于邑欲吾黨縉紳協成表
揚此義舉也羅山識時知命殫猷悉慮竭忠勇以保
鄉邦奉版圖而歸 真主使嶺海免罹兵革之害保
全萬姓之命以勞定國以捍大患視之臨安錢王功
[illegible]不啻過之是時 聖祖錫命封伯用章顯報乃不
再傳彼繼嗣被姻黨詿累削爵則後事也與羅山完
[illegible]節原無干玷今止祀之鄉賢而無特祠誠為缺
典興朝綸奏稱歎嘆今日之舉甚愜公議士民既
已舉術告黨尤宜據贊共生以公為邑望欲公力為
倡率或集鄉紳同詣諸當道懇為詳達或聯名具書
申懇以玉成此舉僕雖朽陋亦當附驥冀覩盛美諸
生守侯力疾布楮草率惟鑒

答滕少松中丞

台旌之別五年也江津容與少酌道真媿不能拏舟
遠送殊切歉悚乃尊懷不以遐遺度閱九上翰惠並
貽情深誼篤且屢慎節精神之教武公暮成之旨其
迂陋朽夫也曷敢方駕先哲然知己萬里之心則既

銘刻之矣竊惟明公秉心塞淵忠信篤感三治廣土
士民翹慕德政遠邇前後如一日斯民直道而行之
公于今見之茲而入柄樞軸日進無疆吾道大行胥
澤弘沛又非直廣人賭企之私爾也顧俟顧俟須者
制府移鎮會省兩獲瞻對過承優禮詢及易說亟欲
行梓其辭以聰見俟原許乃呈諸所慘七皆推雅愛
見及便閒為道意聲謝適原役來山居輒便立取回
狀謹布附謝並致候衆匆率冀照

答戴梧臺

戊寅夏舟過章江冰悟死彪丞鉛歲中蔵別計八餘載林居朽僻無從致候日覺數嘆樹績丕聲為鄉邦知己光重頤以持正不諧時局無道難容自昔稱歎然士君子樂行憂違自信自樂何足加損耕莘釣渭不失故吾仰事俯教日乾夕惕莫匪進脩之益獨念韶光易邁空谷寡音師友寥寥孑立寡助非尚友千古曷能有成惟賢者勉之出而未用窮大用於乎遇也居而守先生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存乎己在惟賢者勉之入秋凉與仙舟倘上會城能過南山溫話風

昔訂析疑義共進斯道以兆時與之所欲禦也顒企顒企何生道思馮山居永華翰披布治直采試雅謐且惓惓表章羅山公祀典甚盛心也羅山公殫忠愚慮保境安民畏天知命識高才古功德在人赳徽猷勤鼎彝視前代賣錢塘茂嗣輝乃今省少竟無專祠匪祀典弗彰而兩廣士民懷恩報德之心寥曠匪酬僕昔與當道一二知己曾致問數竟以吾鄉士紳未得畫一會達茲得賢丈首念及此此不但一邑一姓之私也通省士庶老稚何莫不沐聞貴邑耆彥已僉

呈又得賢丈懇出邑侯孫已通詳此機會時宜之所豎也侯行勘之日敢煩道從出會於通約省郡紳夫為之詳訂道達事必有濟如是則國家崇功報德之典庶乎不墜而居衣被袁童之恩亦藉少申吾省同心義舉之正咸得之矣道𠂉行速謹布還衷餘侯面晤始悉臨楮神馳曷勝耿耿

天山草堂存稿卷之六

文

傳

銘

記

曲江縣改脩學記

嶺南文獻之盛前代蓋稱曲江云古今人謂南人入
祖自唐張公九齡始天下稱曲江公而不名余襄公
靖仕宋為慶曆名臣二公家世咸顯赫列姓濟美蒸
蒸然與中州埒顧今之物尼塞且百二年豈人事氣
機汙隆否泰有相為感召者耶諸生則以為學校暨
子所闕學記教運士習以急故恒汲汲以改學為首
事按是學宋時在城東隅元人脩之我 朝天順
間復脩之弘治十三年郡守蔣欽遷于府治東湫隘
且圮前兵憲劉公稔欲改未果適貴陽李公渭來守
是邦政通人和百廢具舉且以 起斯文為任謂諸
生得以請公曰吾責也偕其佐熊君曉王君[illegible]曾楷
君承惠洪邑尹王子繼芳及鄉紳清江令黃子成

發陝原 繖至于帽峰山麓觀其流泉下有鳳凰池淵
澄可鑑蓮峯當其前湞江武溪合流于城南公領瞻
曰伏哉天光發此地靈欲秘高朗清曠無以踰此僉
謀既同請于撫按暨學諸公咸報可乃易學宮及明
經書院舊址得金六百有奇外此皆公與王尹捐楷
不以擾民諏吉定度鳩工集材以塗[illegible]己巳十二月
日經始俾縣丞葉朝鎮主簿梁柱芳董其役庠生
眞祚卞漳耆民周杞侯繼統贊之學之制若大成殿
若左右廡若戟門若靈星門若明倫堂若兩齋若啟
聖祠若敬一亭治息座亭咸鼎而新焉堊而繪焉而
煥焉崇焉序焉備矣明年 月 日告成事公率僚
屬師生謁焉入門及堦曰禮門也義路也君子所履
小人所視禮成歷階而進瞻視廟廡曰美墻如見誦
詩讀書論世者人是尚友也降階旬右廡入西行數
十武為明倫堂升焉曰學所以明人倫也登斯堂也
容有不悉不孝不友不悌不忠不信者乎得無惕然
訟翻然改乎語諸人人瞿然省懼若于訓由堂後
而東禮敬聖祠謁敬一亭曰一者中也敬所以精而

軌之君子莊敬日强德惟一動罔不吉縱觀欲含至息虛亭曰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游焉讀書窮理皆敬一事若徒汩沒口耳則以書博科雖多奚為白沙陳子有言為學當求諸心以虛明靜一為之主讀古人書庶有契合不為影響依附以陷於狗外自欺之弊此心學法門也人心與太虛體同常虛常明常感常寂惟不知止而蔽於物則不虛善學者不物物而知所息々其所息不息其息者自生々自子言學以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陳子言學以虛為本致虛之以立本也戒懼以閑之以致虛也二子皆學孔子而有得者故言言而盡諸是學周陳之學以造聖門之奧行張余之志以達三代之英則由江全閩播于無極尚德帝世榮恬寵利忽負人國家者匪惟昭詔吾黨山川且羞之諸生唯々既而請曰名言在茲盍記諸公然之遣諸生來徵予言未幾公銜貳廣臬過申前請復命諸生以復諸生歷述公言爰次為記

梅嶺重修曲江張公祠記

梅嶺重修曲江公祠者何重報也勸也初嶺路未闢廣人皆取道樂昌逾隴而入水陸紆僻山復層疊絕壁鳥道巉嶫行者病之開元四年公為左拾遺上議奉命蒞茲土履險相宜殫慮布畫於是鑿重闢為周行平馬騈達民氣流通實嶺海內外無疆之休夫公之治嶺也猶禹之治水也周衆利導不自為能昔人觀河洛曰微禹吾其魚乎至今嶺路之行思公之功而不忘者以公之利民遠也公祠建于元人迨我明當脩之熾久漫漶不治日就傾圮嘉靖甲辰公仲弟殿中公裔孫惠安淨峰公奉　命總督南土過謁愀然曰守土之責也欲新之廼為文以告昭平郡侯其以其事白淨峰公可之及白贛臺某公某按院某公某暨守巡某公某々公咸可之於是經土理財考度定制圮者興敝者易堂宇門廡赫為具瞻過者樂而觀之是役也董厥事者某々相厥成者某々工肇自今丁夏越丁未仲冬落成周侯某貳張子某將淨峯公命俾予記之某公鄉人也素仰公義不當辭為之言曰公為唐代名臣文章相業炳耀史冊如柳

守珪之謚嘗罷仙客之實封上千秋金鑑錄其風謇
諤為大臣典謨其最重而難者則寢惠妃之謀比貴
妃之請則本頼以不搖三于請誅祿山以絕後患憂
深言切惜明皇不悟遂至乘輿播遷四海受毒雖曲
江二癸六已恥矣公之卓見忠猷繫國家安危類如
此及以自道見黜安義遠節不少介感若公者孔子
所謂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也庾嶺介江廣要
津四方之學者往来于茲謁公祠瞻遺像之橋渠者
仰其文章事功烈者慕其相業尚標節者思其風度
安社稷者鑒其先識識以直道見斥者慰其安義以
奸邪被逐者懼其靈耿仁者叔其利澤貪人愧其穢
跡是祠之建實所以昭報勸而廣風教也詩曰周道
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信乎公之道宜
于天下後世矣是為記

督府吳公生祠記

生祠非古也草興情之公而定於去思之後則揆諸
義而協雖古未之有可以義起者也夫義隸于情情
之乎感有感則有思有思則有報故祠也者所以永
思而崇報示不忘也廣省南城新太平門內有督府
吳公生祠者蓋以義起者也會城外環海而居櫛比
鱗次公庶蕃稚何啻數十萬四方避地流寓與遠商
大賈衣食于此者又不下數萬物産所宜及番舶珍
奇居聚于此者又不知其幾千百萬自倭入犯江南
垂涎此土眈眈虎視已非朝夕往曾翔駛西指幸颶
大作輒為壓溺天意海靈不無有在然人心洶洶膽
懾矣嘉靖甲子柘林戍卒索餉突至省[illegible]得處
率衆三人上下震驚訌然束手城外居人奔徙入城
踣仆躪蹂斃者無算公時駐節嶺東聞報亟移檄撫
諭涣散黨與執其渠魁戮之海上還鎮會城集縉紳
父老圖經計遠時議者欲於沿河樹木柵以防衝突
公曰是費無益孰若一勞永逸以貽久安吾于其外
城之若何士夫國人之有識者贊曰可公于是商于
樓院我渡陳公某青田陳公某暨藩臬諸大夫議既
定指授方略俾廣守五灘君某番禺滕侯某率其佐
屬經理其事東自永安門迄南而西至太平門為城
一千一百丈有奇高二丈二尺厚一丈八尺樹樓敵臺

若干處大門四以便車馬小門若干以便貿易東西
水門二以通舟楫審地定爻鳩工集材百爾具備均
而且節選委分督不敢懈怠不毀月而長城毀里截
然肇自隆慶丁卯公推佐本兵還　朝戊辰六月渠
城曾一本煽虐海壖黨類滋蔓彼時總將馭偽失策
賊糾衆毘其後直犯省下河以南及新城外東西無
不稿罹荼毒獨新城完得保數萬室盧以生百萬生
靈之命賊去於是居人士女欣欣然舉手加額向徹
公吾屬其枕籍干戈將靡孑遺矣今日得安全以保

有室家者非公賜耶流寓羣衆則相謂曰吾屬避地
趨安微公則如水益深胥溺何援今日得反居美處
者非公賜耶市而賈者則曰吾屬離父母妻子遠涉
利途微公則死且無歸矣今日幸生存得保所有者
非公賜耶於是相率捐資拓地建立祠宇為堂為室
為門若干楹垣廡緝緝徐偕翼翼禮禮然備矣肖公
像中居之春秋伏臘挈壺絜藻祇循謁薦既而復相
謂曰祠成矣不可無記述以垂不朽然必於達古而
不茍於詞者父老相率來謁謂予首力贊議以成斯

役宜有言其以不文辭衆申請益巻遂言之以識吾
感夫庸衆之人可與樂成難與謀始自昔記之矣明
於慮患而思以預防視人猶己而恫切一體是之謂
有方之民作率趨和協力圖成是之謂易使之民遭
無可否而因人成事是之謂蠢愚之民職便則奪見
利則趨幸災樂禍陽合陰離以僨人之事是之謂狙
憸之民蠢而愚者易動狙而憸者難馴恆情則然也
昔公之訪斯議于予也因利之雅倡為游訪諺群口
附和危懼衆聽公申詞戒衆我為汝東人造福築城

餘障保我黎民吾責也有沮梗者按以法乃議定而
事集戊辰之變捍災禦患黃童白髮感謂今昔德公
衆以義之挾疑而危動人者怗然愧服而亦莫不思
附後奔之列噫嘻愚茲祠之所由建所謂揆諸義而
協者也予以是而知人心之天定而君子之所為非
庸衆人所識也故樂為記之以貽來者

重修翰林院檢討白沙陳先生祠記

白沙先生生都會望俗悍先生長還白沙小廬山下
築春陽臺碧玉樓奉太夫人吕之先生篤志望學德

成道尊天下學者稱為白沙先生東西使節耴道進
謁觀風者欽于居南建道德坊以風來學先生止不
可乃改剏為嘉會樓今巋然屹于江門之濱過者必
式萬曆辛巳冬維柏泛舟江門謁先生居里偕陳子
吾德行釋奠禮其孫觀先奉遺像設位為祭禮成歷
觀舊盧臺鞠為草莽樓半欹圮摳趨凛凛不能安值
遲回久之大令袁侯奎至白邑相對太息有改剏之
謀壬午春制府臨武劉公堯誨遺金五十議遂決陳
子吾德暨邑博蕭子端升馬子堪郝子琳各捐金來

助越歲莆陽郭公應聘蒞鎮以諸生之請檄邑從宜
措處務底厥成為文遣官祭之于是袁侯得以行其
議捐官田若干畝計直若干金名巨室出資董厥役
而歸之田應之者乃先生門人聶其之孫某矢志殫
力以隆慈剏栢樓後撩地建于上為碧玉樓樓前接
屋為堂三楹祀其先公與太夫人扁曰貞節存制也
中建祠三楹曰崇正堂以祀先生四方學子謁其咸
丘此祠前為堂亦三楹賓客吉慶式燕亦咸在此扁
曰春陽臺之前為門扁曰　聖代真儒志實也告成

袁侯致書山中貰言為記予曰維栢責也栢自弱冠
稱知正學杜扃讀書篤信李延平默坐澄心體認天
理之旨夙夜端省弗敢有懈逾二年出就省試偕計
至京師取友天下祇見侈談玄虛依傍光景覷其行
類多不掩同心觀磨鮮當意者疏歸西樵山中與一
二同志靜脩討論時諷詠先生詩教諷諷手有贈世
同然之感及得白沙子與京中杓稿參玩要旨竊竟
先生之學先生嘗自言曰僕年貳十七始發憤從吳
聘君游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

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指引惟日靠書册尋之累年
而未有得於是舍繁求約靜坐久之然後見心體隱
然呈露日用應酬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始
渙然自信為作聖之功既而又曰道無動靜也無將
迎無內外苟欲靜即非靜矣善學者主於靜以觀動
之所本察於用以觀體之所存動靜周流體用一致
默而識之而吾日用所出固浩浩其無窮也故曰藏
而後發明其幾矣然而斯存道在我矣此先生學力
功業與時偕進真積克實馴致光大歷可覩述如此

怡得于和淑而終身服膺之者惟先生為得力程子
有言孟子沒千載無真儒蓋自漢唐晉魏以來訓詁
支離溺于影響清談頓悟淪于虛無見解捜玄競肆
幻矣詞章雕陋何足比僅入宋理學大明濂洛關閩
諸儒並起其間尚有不免各守師說拘於自勝之私
弱勵而持秉于自得之妙高曠不疑多歉允蹈之實
易簡直截末底涵造之純求其習崇禮卑下學上達
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蓋自濂溪明道
以來惟先生獨得其宗是故由先生致虛立本之教

以深造默靜合一之妙過則聖及則賢不及亦不失
為令名是在吾同志法先生事親從兄之實以致謹
于家庭宗族之間則可以稱孝稱弟是在其後昆薰
先生樂易溫良之德以敦睦于黨里是在其鄉人道
德齊禮平政明刑迪民知方以崇經歌之化是在良
牧作率臣翼長吾救失以崇成人之美是在明師矢
自今生於斯居於斯游於斯仕於斯學於斯各思奮
起于先生之後庶乎崇重之道有在也

新興文昌橋碑

新興治號興邑僻在萬山千然川岳清淑之氣自昔
閒出偉人土著號稱廉民物康阜乃然後不然民疲
於決億封於使漁盜賊虎豹彌布山谷兵師頻仍訟
獄紛興故士庶然從業民鮮寧宇逋逃四出戶口衰
耗其故已非朝夕矣隆慶壬申幾全豁王君以名進
士出宰廣寧賢聲旁達監司工狀興邑俾至逾年政
通人和百廢具舉邑東北故有橋圮而弗復者三百
餘祀涉者苦之侯往視喟然曰橋梁濟通國官所先
觀其流衆詩人所重矧茲為恩陽高廉孔道且邑水

所出非橋則闌栅空曠流直而駛堪輿家以為大忌
宜撤茲土客緩視耶遂因士民之請鳩工集材捐俸
金以為士民倡士民踴躍爭先輸資協力萬曆元年
孟冬肇工架木為樞閣以祀神更名文昌茲役也費
力浩鉅且當衆流之衝一雨輒溢工難以日月計是
年十月弗雨至明年四月乃雨一鼓而事集勿亟而
子來往興邑取石必於廣之西樵遠數百里費漫不
貲侯名工思曰邑境羣山中豈無石可采者一工告
以太平里有美石可用命取之皆堅珉遂用之事

省而々伯人謀孔臧天心默相不數月而告成於是往者來者行者游者農者商者老者稚者徒而跣者車而輿者由弗病涉復若坦途且交鎖會流悠洋留頌風氣還萃茲邑之興厥昌且熾邑人士舉欣々然交口頌侯功諸生以鄉縉紳書偕諸耆英造予徵言勒石以垂不朽予時伏疚孔懷未有復也逾數月諸生偕父老復來申請益懇予進諸生問曰公論出自庠序斯民直道而行世之善仕者詩于左右未必得之諸大夫得之諸大夫未必得之庠序之士得之庠

序之士未必得之國人之衆侯若此而豈徒哉諸生前而言曰侯篤志于學故發之教道之政皆本諸其身念與士㨾茂而寡聞也創書院一區以濂溪陽明二公嘗過化吾端妥而祀之日與士夫庠序及民間俊秀者羣聚于中商析奥理月三課諸生經義以豫制科之選雖政務旁午亦弗少輟其嘉惠後學惓々不倦故諸生翕然樂從之邇邑有群虎恣噬人侯為文詣神禱之虎患遂息峒賊流毒鄉落侯命兵捕逐且立營以守民籍安堵民以田里適負逋累流移者

侯清其積籍而遷集者甚衆至其端厰明恕祛奸剔蠹禁兇保良善政未易殫述故闔境耋耋舉手加額謂百十年來乃此睹聞予之躍然喜曰士君子知一體之學以豫經世之才然後可以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務蓋天地萬物莫非吾體識得此體雖責不在己尚見天地萬物之不得其所百職庶政之不得其理猶皇々然有不容恝然於心者而況身其責者乎責在則其心愈不容已尚有嚮於吾民莫不殫思竭力以盡其所當為乃世所謂善仕者往々牽鶩於法

制之末以從事於簿書之煩留且追貢獵譽以使私圖視民休戚茫不相涉予嘗以此榷論今昔而深歎之今侯之椒顏舉陞祛蠹聚欲汲々然思以濟吾民故一舉事而不莫敢不順承是之謂弘一體之學以通天下之志豫利用之機以成天下之務觀於今茲而其時遠者大者可從推矣予故樂道之以告來者

傳

陳竟山先生傳

先生諱激衷字元誠號竟山南海人也少孤貧出就外舅黄金工客有見先生者曰此子狀貌非常異爲藝此他日所就必大異人科第餘事爾舅聞之謂其伯氏歸先生遂得專志於學時甫弱冠書字多未識伯氏每指授之餘月舅至先生請曰某於書每句讀要分辨力行苦不即辨舅曰書有集傳讀可解先生愈加奮發齋居設孔子先師神位朝夕禮焉恒計勤惰以自罰或立或跪託先師譴之曰激衷爾有某過盍改諸深自刻苦家人罕見其面不設枕席者二年倦則憑几少息復起明燈正衣冠而讀常苦強記因讀程伯子聰明睿智皆從此出語曰得之矣自是動靜起居一主于敬故頴悟日開豁然有得其詩曰聖賢有青編爲我由來心玩索徒以久涉蹤應難尋篤航覺須潤騎驟疑山峰求之必有要反之在吾心此意久以定聖賢與古今每語人曰須將論語熟玩力行作聖之功在是矣後出從師啓其扃扣其學大驚

曰聞子學未熟時今若此無以益子矣請辭先生衣冠言動端嚴同門僤之或非誚之時方仲子在列曰子所爲乃古人之學非吾輩所及方語其弟文襄公試矣最先加敬後與古岡容貫番禺何廷矩游聞白沙之風而志益奮勵比游郡庠督學章公拯以德行庠之表其學行於學政須爲十郡生徒式藩臬有司自是咸重先生憲副王公大用首禮於其廬既則督學余公本下車命諸生先生各愕然曰吾以爲古人也何幸獲與一堂耶甚加敬重考居上上又皆學魏公校蒞學說書無可意者至先生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章公甚稱獎遂與論極其妙善溢顏色請屐延入尊經閣細論心性輒以爲不可及及考校以德行居第一賞其文曰心學淵微深造自得以考友稱之尋佐公復古禮興社學郡邑弦歌士風翕然丕振嘉靖壬午領鄉薦公命列郡生徒以師尊之先生固辭乃蹈點泉石曰與梁子賢鍾子景星劉子模游處不樂爲駱子堯知亦特至己丑授建寧教諭生徒常積一切却屏而以身心之學倫理之懿諄諄訓誨士

子多所興起皆學端峰邵公鋭按邑庠素聞先生名殊禮重之巡察雙江聶公豹按省設五經書院戒聘先生主其事至歡嚴之公與論學大稱服以上賓禮爲未幾陞國子監助教時太宰某公晋遷廣聞先生名賢見之偶以故不赴憾之至是密使人以利試先生先生不動反加敬服居國子幾月以病請改南至姑蘇復疏乞休會謁雙江公延論旬日贈百金爲歸計因之雷陽耕焉先生志在食力道數奇屢餒窘益甚遂歸五羊居北園蓬門蓽食談道自樂杝抱病在

卷六下　十七

洛城里得相與朝夕商確多所裨益先生氣象溫恭如楊休山立其聲清越鏗若金石人聞其歌莫不閤味聞製六虛琴準古協度以雷張自況詩律江門雅趣大畜尤奇古又究心字義莊渠公著六書精蘊時多問析平居寡言笑至與同心討論則終日夕不倦嘗有言曰學者立志貴剛觀之乾爲金金百鍊斯純純斯剛吾人之學法天非剛不可又曰以吾心善念之微敵百私之攻正如盃水勝車薪之火茍非終日乾乾惕兢警惕懸立而不變故曰尊德性而道問

學惟尊則不屈于欲然後無以尚學以充之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者蓋如此又曰聖人之教小處即是大處淺處即是深處故曰下學而上達近而遠隱而彰也或問先生曰學患無師先生曰天地萬物皆我師也或曰此廢師之說他日質於莊渠公公曰物且師之何謂廢師有疑先生不講學先生曰孔子教人爲學未嘗徒講其問思辨三者盡歸篤行上收功必真知實行身心内外無媿聖賢之所爲乃謂之學若徒事講說雖日採要妙於身心何

卷六下　十八

與大抵先生之學務自得故志趣凝定踐履篤寔年未四十喪偶黎氏矢心不再娶事伯兄終身男坐財帛不入私室雖屢空裕如也嘗窘售其居圃文襄公乃出貲復之以居先生先生雖居圃然終遂其務文襄公歎曰固於介矣厥後霍文敏公韜熙大陳公大用余公先後先疏薦洪公垣致禮表助晉學吳公鵬時過論難錄其子鐵於學以衣巾還侍時先生已家耳雄舁默於游而見息於人人如此壬寅十月先生同郡子元懷元陽元樂槐子佐鄧子盼過予論學至

夜分見先生衿思頗感咸訪之別二日先生病亟與
郡子往候之子元樂診曰先生病亟矣為之名醫越
癸卯正月予罷　朝念厥後事乃謀之巡院姚公虞
命有司以二十金助之二月初十日終于正寢文泉
公助之杉棺遠近同志來賻贈者甚衆然喪事寔鄒
氏兄弟綜理焉予挾閩閱郵武乘載先生官跡甚悉
有司以祀名宦請予可之比歸與諸同志議襄塟事
於是鄉先生湛公若水倫公以諒王公漸逵李公翔
匯公璨李公文綱冼公桂奇各以禮來助皆擧可泉

癸公克廣博采與議致祀于鄉賢祠表勸也劉子模
鄒子元樂各為序說以識先生學行之詳栢則本而
為傳云

中離薛君傳

君諱侃字尚謙潮揭陽人也號介軒後結茅中離山
學者稱為中離先生幼頴邁有志年十八補弟子員
侍讀郡公疾乞孝比棄養哀毀盡禮人皆稱之庚午
擧于鄉甲戌赴南宮不第聞陽明先生講學往師焉
丁丑登進士白諗曰吾斯未信奚以仕為焉歸再從

陽明先生于虔潮士學未知要君歸與楊子士鳴兄
弟講明于金山之麓士多信從辛巳還京授行人奉
使行心事竣聞太宜人訃殞絕復蘇五日始食襄事
塋側晝夜匪懈起復入京遣陽明公訃至為位與隆
寺率同志數十人朝夕哭焉求使山東暇即王氏家
經理其事遂自越尸會謁孔孟廟集多士大會于嶧
山剏講義以紀其盛并崿司龥再遷司正疏請陸象
山陳白沙入祀　廟廷　制從象山又疏復舊章予
定　皇儲銘選廷鞫時當道者嗔指羅織刻求主使

君對曰為户盡忠舊典可復則宜王陵平生所學何
事奚待主使又曰明有君父幽有鬼神首可斷心不
可欺百折不回聞者壯之直道事人威武不能屈誠
丈夫哉既免歸山中日與士友講習既而率諸士白
當道立祠宗山以祀陽明崇勸也江浙諸友寓書胡
會君欣然命駕至安成鄒子守益吉水羅子洪先暨
為青原會長明月入浙居天真萃集同志式敦師訓
以質教思之學者不惑於良知之旨君之力也返遊
羅浮久且四个未竟善士劉其創玉壺精舍居之命子

县學馬惠州閣風暨業大有興起乙巳秋還潮冬以疾終于家著研幾錄圖書質疑行于世君性簡廉見善必為不顧非議念昆季子姪顯盛建規立訓以戒族黨建祠增田以崇報先世鄉約表節義以勵風俗其諸橋梁河道閘蔽隄塗凡可以興利而惠其鄉者罔不殫慮盡力以底于成人以此德之晚益潛遁孤邃充然有得發揚宗旨於底要理學陽明而得其宗者君數人而已同門紹興王子畿、子德洪泰和歐陽子德並稱於栢栢心慕之比按閩道忠一見如平生

色溫而氣和言簡而中理虛受善欣然物我望知為有道之士吾廣自白沙先生倡道江門獨超聖域時有若南川林子光忠行張子詡見知頓悟不絕所得甚後則有克山陳子激衷起而卓立潮之楊氏兄弟與君之姪宗鎧皆曼然有志者然皆先後即世潮幸有君且居惠時藏地通竊自慶擬還侍左右稱肄山水以畢所願乃罷歸則君不可作矣嗟嗟游入之萎骸不悲哉山川遼邈東易莫莫盈盈宿草孤飲披讀其遺墨之贖天顧奪君之速乃哀鮮助䱐不重悲哉已酉秋君仲子集持司直君僑所為行狀來謁予山中請傳其不文懃采其畧而伐木空谷之思因以表見云

忠烈太華李君死事傳

予讀太華李君行狀慭焉作而歎曰嗟乎生死誠大矣世之委質受託寄命者豈少哉能舍同怨潰苟便身圖至臨利害甘心竊竄即負人國家亦不遑恤若此世何賴焉故之載籍上下數千年所記述精忠大節者亦惟嚴稽張許顏段陸張文山諸君子此其表

表者爾茲以太華君所事觀之則何忝㲉君子馬君諱克字唐憲別號太華世居番禺生負異質早登賢科嘉靖丙辰仕為寧德令寧德瀕海下邑民苦客戶漁害加以倭寇欽撓益不堪命君至正己率物勸奸剔蠹民用休息乃脩浚城池繕治兵甲其諸為守禦計者咸先事預備殲明有備三年不敢犯寧德既而按節院駐節建寧察羣吏治君佳賊聞君往大舉入寇居民潰散福寧按印走報至建寧且白歸守按院壯而遣之兼程三晝夜達境上父老泣止勿入城

君曰城吾所也吾當與若等死守乃裂當小招集散亡
聲鼓譟眾〻感泣遠道從入城闔門為死守計酒史賊
突至繞城三面君申令親督民兵且守且戰閒有竊
逃者劓耳以徇賊以軍令嚴通去二日復來復通去
又二日又復來君設伏生擒十餘賊〻大沮又遁去
旬日閒凡三犯而全城保安壹皆賴其功焉于
朝辛酉秋擢倅處州時賊報益急或諷以遷秩去君
正色曰聞推來憑吾城爲牧也君違去其誰與守先
是君倡捐選募義兵四百練習克虞下從卒以故賊

卷六下　廿三

不敢近及撫臺移鎮撤其兵賊遂肆虐恣攻於與柰
將王壽麟歃血誓眾死戰忠義所激士卒莫不思奮
賊有張車登陴者君手刃六七顆飛血淋漓衣甲皆
赤有進逃避之策者立叱斬之併攻三日夜危甚君
度力獨不可支嘆曰大事去矣具服拜吿天地君親
訣別人世解印付家僮曰事勢危蹙今日外援更不
至城陷我必死汝負此毋褻名器語罷督戰益力勢
蹙急外援且不至加以颶風大作藥焰漫城〻遂陷
君尚憤怒罵賊為賊所害是歲十月二十二日也臨時

其義兵至援痛吾君死憤恨鏖戰擊殺賊〻敗退〻又
義兵得君屍哀之慟裹革角歸洵引歛之事聞
朝廷嘉其忠如知縣林咸例贈太僕寺寺丞廕其子
翁齡為國子生越明年百姓櫬歸城城中人莫不嗟
悼縉紳耆英髮士相與會真各誄之以詞其姻唐山
陳炯府其吾友也偕翁齡持君門人劉進士維嵩狀
來請予傳其事予讀史見古人忠義事則爲之掩卷
憤嘆不已今與君同時又同地而又深悉君死之詳
倍切悲感易己於言倭怒憑陵滋虐生靈猶糾導煽動

卷六下　廿四

中土肆浙延吳及揚而浸淫閩越毒燄不忍聞七八
年來文陷洛城不下十餘守土之吏望風奔潰竟未
聞一人以身殉國者惟君與林君相繼以死二君生
同里居一時並以忠著川岳正氣凜耀家宇彼林君
憤激挺戰甘蹈白刃忠勤事以死國其烈矣乃君先事
豫圖志切保障事不避難〻不苟免鞠躬盡瘁精白
一心必欲以生其民至於事變臨極直與此身與城
為存亡是致命慷慨就義從容精誠動天地耿光昭
千古而視避遠諸君子何讓焉孔子所謂殺身成仁

寺死吉追若太桒君者非耶正德間賊陷上蔡知縣
霍恩被執不屈而死天子詔贈恩光祿少卿俾錄
二子勅賜愍節祠記焉太華君與王㒸烈贈都督者
同日而死王遇害民圍君州挺盈砍賊罵不受執竟
死敵嬰上是顛沛危疑無少遲疑必正死所蓋與結
纓易簀同得正而斃此非負剛大正直之氣充之定
見定力者不能吾聞君自少篤志好學為督學莊渠
魏公所重執親之喪七日水漿不入口三年衰絰不
解禮忠孝懿德非由襲取是其所植者然也予故推
本論着其死事始末列為傳俾後之君子者表焉

銘

贈監察御史小壺陳公偕配余氏孺人墓誌銘

隆慶辰年十月江西督學憲副陳公持狀造予請曰
不肖孤母病幸公時存問且致報得函歸比終䘮親
大事曷敢忘也茲以明年正月合㘭于大鴈山先公
之墓祈公一言並誌于石予雅念憲副與吾弟吉士
為同年吾先長媳許姻憲副仲子誼不可辭按公諱
孚小壺別號也先世自南推珠璣巷遷于南海
九江里父早世母黃氏生公兄弟五人公以才克治

家蠱疏屬有子女孤無依者悉皆子之公善承母意
視如同出族里稱母賢而謂公孝公居室受之先大
父者仲弟婚無居以己室畀之別治新室他日季弟
婚無居復以新室畀之別從旁室其友愛若此里中
諸少年緣木盡覆巢鳥公叱之諸少年恚甚摩拓公
公挺身前曰吾戒若累爪𠇗仇我若雖衆若能當吾
手諸少年走匿他日諸少年有私鬪公亟往解之里
人咸稱公長者於是里中人有不平事輒來質公平
停不黨於新會當仁為儒生也素為邑所困公

以理諭悉必而直仁卿仁卿德之讀以女為公子婦
仁卿遂新會道逢殺椋太公丞其家為之行金謀者
脫仁卿仁卿歸申前請公曰急友義以望報非吾
意也遂不復言遺以白沙先生草書公受之曰此吾
家有道太史公書也公少挾長技即琴棋歌吹諸藝
莫不精絕後屏去折節為學一時諸名士皆樂與遊
居常讀易誦杜詩旁綜外氏百家而尤專志教子故
憲副學業得早成年十一即補邑弟子員聲聞燁然
起矣仁卿所善方士余萬方氏鑑與偕見公大奇憲

卷六下　廿七

副相謂必大公之門公當食其報但年不及待公亦
善萬方術自知不久于世無有不當於心輒呼雁洴
飄飄然欲遐舉也歲癸丑某月公在病執憲副手
訣曰吾家世有潛德吾母有大造於宗黨吾子孫必
昌吾止生汝汝足當之異日成名務自砥礪以大顯
揚吾目瞑矣憲副曰泣敢不夙夜祇命某月某日終
于正寢年僅四十有六公捐賓客十有六年為壬子
憲副舉于鄉登丙辰進士授池州推官地　恩贈公
如其官後以治行徵擢貴州道御史改贈公[illegible][illegible]粲

御史封母為太孺人昔公所與遊名士每多必具飲
饌即不給謀之鄰出之雖薪食必防當公援兩弟居
時太孺人相之今憲副執炬前導自執釜甑以從暑
無德色人以為視大夫尤難公歿即世太孺人備極
號若主督憲副夜讀手女紅伺之及長戒慎所與比
為司理語之曰刑民司命不可不慎故池郡稱刑平
太孺人既厚祿養雞織如素同官居其隣署聞軋軋
聲知為太孺人織謂人曰不意今復見文伯之母憲
副為御史巡按閩蜀命及人貽書勗之曰御史為

卷六下　廿八

天子耳目官執法秉憲其難其慎當任情作威何所
不至憲副得書益自祇勵隆慶戊辰夏有令清掌之
命憲副歸迎養太孺人曰汝方撞仕吾猶健飯汝弟
往以成志先則吾心安且江廣樓壞音問易達憲副
遂往越二年庚午九月太孺人病作猶自處不及見
命工繪容以俟遣人過予懇速報予謀之當道得津
遣疾馳報至憲副即解印綬南奔在途陳乞歸養諭
旬抵家太孺人喜病尋愈越明年春俞旨至太孺人
益喜既踰已前疾作遂終享年七十有八嗟乎至[illegible]

兆泉可謂偕美太孺人既貴壽而又有孫男三人長
鳴陽聘同知黃宏女仲鳴嶽聘吾兒崇章婿秀鳴燕
聘蕭　啟公子舉人與常女太孺人皆親見其成立
慶澤流遠重泉相見可以慰公矣時憲副勤名日音
益光顯與寵當有史氏名筆嗣闡潛幽者論其著誌
之而系以銘銘曰群獅東下滙于九江大鵬南峙宗
自衡陽川岳萃止孕秀啟祥偶出小壺公焉徜徉象
節服義潛德日彰厥配賢淑安貞有常令妻壽母激
立名揚昔悄偕老今歸同藏澤鍾後人奕葉熾昌則

篤其慶施于無疆

中憲大夫江西按察司副使玄山陳君墓誌銘

嘉靖癸亥吉日某日江西按察司副使陳君卒于家
其子庠生燦罔罔造予泣而言曰不肖孤先人稱重
公知先人莫如公茲將襄事敢丐一言志于墓石以
垂不朽予諾之未有應也今年月日將舉葬于某山
某所之原燦持閩年明府蕭君狀來申前請遂按狀
君諱善夸繼以玄山別號也南海佛山里人其先世
食鄉關珠璣巷來居此曾大父諱沛愈大父諱學聚
俱有潛德考諱孝生以君貴贈刑部主事康禮執義
鄉黨信服配霍氏封安人生君君自幼穎悟六歲依
誦孝經以學日記數萬言晁宇凝重言動如老成人
主事公喜曰大吾門者此兒也遣從通府石塘梁公
游梁公殊特之年十五補邑弟子員每試輒優督學
公當其文嚴之主事公微時商于瓊越某年卒于崖
州訃至君年才十八痛抱痛哀毀遠涉鯨波不避艱
苦至則扶歸觀衆止以不可渡宜遵遺命君仰天號
曰此恨何時已也遂葬崖之大蛋山封樹加禮置祭

田屬守者而遂既歸益大肆力於學日閉關杜客嘉靖
辛卯領鄉薦第九人乙未以祿仕授全州學正至則
分布科條日與諸生講學文會亹亹不少休束脩常
餽一切却之寄士有志力學及踰時不能婚娶者皆
捐俸量為之助名節信義門下士莫不慕感當道暨
縉紳嘖嘖君歲辛丑登進士上第授刑部主事盡
心刑獄明斷相資多所平反大司寇石塘聞公掌院
大中丞屠公亟稱之三載考最貤　恩二親及封厥
配黎氏為安人壽喬員外郎聞公轉大宰擢君為

浙江僉事在湖歷擢諸道署視篆聽政決獄惟明
惟允威惠丕著時毀十人株新海島逋者執之撫臺
朱 欲按以大辟君廉得其情白而釋之有盜錢糧
者牽連人衆部倅繫論上刑公覈寔出之其持法公
平所全活者多類此凡所建白皆切中民隱閒居二
公甚嘉悅湖人士謂白背監司鮮如君者然性直無
婞阿與李憲察議不合李銜之遂誣論君部院諸公
稔知君卞直之音廣西參議君至彈慮經畧以平祁
靈慶寇功擢江西清戎副使便道東歸一見宦安人

喜曰自違老母日切憂思今何幸得侍膝下吾志決
矣遂不之任親舊有勸其進者君曰母老子出寔足
至清一日之養三公莫易刻若此者哉日惟承顏嬉
笑脩瀡之奉必躬必飭其得安人歡又友愛諸弟甚
篤與人交光誠相示絕無畛幅平居寡言笑至臨事
則毅然應之取與未嘗苟有以非理干者雖親厚亦
峻拒之不少假借故莫敢犯者吾學孔博爲文有奇
思發而當於理行誼脩潔至老嚼然不淄其素蓋可
列於君子之林者矣惜未究厥用距生其母享年僅
五十有二君三子長即煤庠生黎安人出次熯俱側
室羅氏出女一諸氏出適禮部尚書霍文敏公季子
鄉貢士與瑺孫男應桂應蘭予與君同邑里同舉于
鄉君心事予朗識度汪涵脩潔篤確孝友懇至且
致嚴義利取舍之辨以審出處進退之幾不事表暴
而淵涵有得視夫飭虛名善談理道至稽率履類
多不掩者何啻千里予故論著而系之銘曰衡陽
南下南海之中衣冠文物海內稱雄濬修篤學策名
顯庸東憲參戎隨事著功見幾介石勇進之風諱榮

色養真樂融融胡然遽止於祥令終於體玄宅嶸嶸
其崇

明昭勇將軍廣東左參將可竹張君墓碑文

君諱裕字天祚號可竹其先河南人高大父祚以武
功歷河南都指揮僉事既而調江西曾大父雯宗寧
藩儀賓大父應隆南昌衛指揮使後調廣州右衛守
禦翊卒于官遂籍廣東伯翺襲卒子祐襲祐於君
爲始從兄由指揮使歷都督同知鎮守廣西副總兵
無嗣以君繼襲嘉靖乙未春君來襲纘父緒業庚子

考單政視篆按院姚公楊公咸有嘉奨暨府縈公委
蒼梧聽用永幾與鎮守平江伯陳公會推君可用還
掌衛事乙巳表薦于朝次年夏督府張公委征封川
擒斬賊首級三百有奇尋委坐營明年乙酉移鎮雷
州征進瑤獞君贊勷中興有功是年冬陞江西南贛
守備以都指揮體統行事督領團操江此兩臺喻公
盧公曹公前後咨旌其能庚戌陞廣東都司僉書署
都指揮僉事壬子掌本司印務甲寅陞左恭將分守
高肇韶等處後奉　勅改守雷廉瑤獞地方乙卯

督府々公委詩新會劇賊陳文伯等斬獲首級五百
七十有奇俘獲八十五口奪回被虜一百八十二名
仁深院郭公紀載功次題薦陞俸一級庚申以事詿
論聞住壬戌督府張公偕平江伯會推起用公隨師
東征賊首張璉等鎮守潮州夏六月劇賊黃伯宣偕
其黨許九等衆乃潛入城謀為奸君廉知與郡守何
君衆擒之得無虞後經題薦乃拜　欽賜誥命授
昭勇將軍驍々然欲大用君々以老疾疏致事長子
朝輔襲君歌歷江廣竭力盡瘁故隨在建績退居閒

十年某年某月某日終于正寢距生年正德
享年六十有三卜以某月某日葬于番禺上塘村其
問之原其子朝輔筆態吾同年蕭明府龍石君曰人
有言與有道先生同遊而不得一言為恥之自蔵也
兄幸同里閈又幸與先公游而不得一言是蔵父母
也自蔵可蔵父母不可公其為我圖之龍石君諾介
朝輔兄弟奉狀以進予以夙誼不辭念昔聞城西南
之有可蘭者君勇義人也況亦有韜畧衆著績廣右
且能殺賊摘奸服法不為凝々小丈夫者雖尚文儒

蕃異視石溪諸公皆與賡和有同聲集又治家嚴而
有禮有學士大夫所難能者里中皆稱為奇男子予
不及見之而猶得見君々雖起自行閒然禔身端潔
治家整緝克肖伯氏而慎慮發謀足亦前緒平居寡
言笑與人恭而信故所交游多名士又敦聘塾師以
業嚴訓子女婚嫁皆慎選名家大不類武習考試冢
以君貴贈昭勇將軍而母左氏贈淑人母萬氏封太
淑人歲時追念贈公不逮祿養喟々嘆生諱二祀
陷極哀思色養太淑人克盡子道又專祠以報前蔭

事嫂氏如母人稱之無間言配楊氏左衛指揮女封
淑人子男三長即朝輔次集々皆業儒女三長適何
二守之子集次適方知州子集餘尚幼吾聞好脩之
家長發其祥植本之固其幹必茂嗟々張氏光而大
之未有涯也故予表著之而系以辭曰於惟將軍克
慎克勤有嚴有翼治家以身況謀雅量詒紹前聞禮
師貽訓施于后昆返此幽室幾々者墳愚言在此勒
于項珉

明臨江別駕峻齋唐君墓碑銘

卷十下　卅五

唐君諱守明字允通號峻齋其先雄州還東海季華
鄉曾祖廣基祖景華皆有隱德景華始徙居會城籍
番禺景華生綱號東陵君父也東陵公少孤貧不能
自業儒長而使邑配譚氏有子六人咸從之學舍旁
闢一室延師肄習其中夙夜令靡懈於是伯兄守勤
定江君嘉靖辛卯舉于鄉登甲辰進士仕終興化太
守贈東陵公南京戶部署郎中封譚母安太安人君
行二賦資沉悟克紹家學弱冠游庠序丙午領鄉薦
庚戌會試主考學士尹公同考編脩吳君閱君文大
奇之擬置首卷署榜時遺失策場遂落第相循嗟嘆
士論惜之君乎弟守文復以詩經舉亞魁君曰吾兄
弟既顯盛吾毀拙南宮命則然矣己未謁選拜倅臨
江臨江右衛郡民俗囂悍君以毓捕為職莅政嚴
明永市良民四十餘人被誣為盜君鞫最果善剖咸
釋之人皆稱服鹽商私販率賂公所聽其恣肆君盡
划宿弊鹽法肅清兩臺廉君才委督瑞州屬邑賦各
縣長踵舊習魄以多金君峻却之諸邑魁數集事萬
載歲輸悉由里胥串沒逋負逾萬官此者以課殿罷

卷六下　廿八

斥僉議屬君署縣事君至條諭便宜俾民徑自輸納
不數月逋負悉完大被嘉獎樟樹巨鎮四方貨物輳
集時分宜秉國其家據擅利權大為商蠹君廉事裁
抑有犯輒繩以法人語之曰宜從寬假君曰吾貳牧
茲土誠不忍長奸流毒且寵違命也吾豈以斗粟撓
吾志哉臨江壤接表郡四方魄遺道路相屬多致要
津君獨無所魄亦不一至其門
景王之國相遝供需百出當事者甚懼君承委馳至
九江協理區畫晝夜不少休既竣事聲聞藉甚時劇

知數千流封郡邑倅入清江戍卒素無倫獨有向兵
乃偽漢遺種頑獷不可羈紲君以義激之咸樂效死
率之往擒馘數百餘獲據而還倭夷犯浙直集諸省
兵禦之北故回主帥乘於撫馭叛者四起勢甚猖獗
遂犯新淦君竭力防守使潛據其營卒走之境內安
堵如故已而吉安盜起參政王某副使汪某率兵征
剿君承撫臺之命部兵至其地既校牘宜辭回君以
地方有急分宜戮力不忍遽去乃請自當一隊時二
道以賊尹在旦々不欲分人以功遂辭歸未幾我師

敗績汪死之王被數贖歸道臨江君有[illegible]
由閩接衛之語人曰唐倅固良吏向吾過難各屬皆
有餽問唐獨不然遂誣以窺避竟落職可勝慨哉君
在官三載去之日行李蕭然郡中人士僚屬相顧嗟
嘆罔性有遮道垂涕者君談笑出境上比歸日侍太
安人菽水盡歡葺先公遺園為別業日與親舊觴詠
中其類其堂為遂初識達也君孝友執二親喪哀毀
盡禮葬殯百費與伯兄先後繼紀儲蓄而出其私克
之事伯兄如嚴師暨遇諸弟則相偕々弟庠生守謨

與推文譽貴志以沒貧無力居捐產易室以遺諸姪
守欠年壽卒卒于官守幼君撫如己子守敬嗜學績
文有古作者風當道多禮致之為館客頗鮮事家產
君極力庇覆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君庶幾無愧
斯言業師湯君介所賢而貧始終敬禮周其窘急何
生誠者名士也與諸子姓同館時大比生遘疾遽逝
君治棺殮而歸其喪師友咸謂當于古人中求之
常誡其子與式毋怠學業以廣先志式明經勵行每
試輒居前當道咸敬重之人謂義方之訓有足徵者

君氣禀精強平生少疾病晚年痛骨肉彫謝加意藥
餌以保嗇延齡藥石浸漬及成痰症調治覺弗起
至屬纊時年若萬狀然不錯亂考終正寢享年六十
有四配劉氏淑德宜家壽祺宗艾子一人即與式廩
生女二人一適侯參政子楙勳一適劉令尹子克脩
皆庠生君嘗自卜壽宅于永泰鄉横枝岡辛向之源
與式將以今年正月吉公葬焉介予友耶君某以其
叔某君狀來請予言以表諸墓隧之石予念與定江
君為同年素善既而壽寧君復與予弟春官維椅同

共于鄉增虎迭奏慶萃一門且子姪振振足世其家
則焉其慶施于孫子奕葉昌熾于昔有光于故綸著
之而系之銘銘曰於惟唐氏世有潛德至于東陵善
貽燕翼禹鈞義方異世同則有美光通源行不忒出
倅江郡東是正直早賦歸來怡然家食永矣雲山策
笻登岵橫江聳秀爰卜佳城俟爾吉徂于此宴息潛
潛後昆古訓是式世德作求務滋學植丕基光承貽
于無疆

文

孚濟館祈雨文

惟神默炎玄造陰著英靈普施恩澤廣濟衆生嗟我
東人東心不恒天降酷罰渠魁縱横民罹荼毒師旅
繁興征輸百出饑饉荐仍疊焚淵溺野殍流瘠嗟我
東人亦已孔棘今復春徂雨未濡及東作愆期蒸黎
憂亟逝者已矣餘者何食天胡不弔曷至此極衆禱
上天祇戒勿斁惟神慈鑒容此控還工賛各穹靈雨
左嘗渠渠甘澤遍敷原隰粒我蒸民式仰神謡某某
無任祈禱頌望之至謹告

謁雲谷白沙先生祠祭文

先生氣完川岳之積德基中和之懿師事康齋之門
而學志以立靜專陽春之久而端倪日新致虛立本
操要勤至神之機勿忘勿助極深造自得之妙皆美
明盡而學宗自然則如程伯子主一無欲而靜虛動
直則如周濂溪不事著述而忠孚之大則如李延平
主其子已侯詩之所事親信友之實辭受出處之正
職入於物之誠無一而不概諸道而時其宜者先生

殆明代之儒宗聖門之正裔也其等居雖儕地生々
爰時懷儀刑之國覩斷狂簡之莫裁祇繹遺編服膺
已久獲傳緒論竊見實難哲人已萎悵依倣之日遠
道澤未斬幸私淑之有聞茲廬名山新昭祠宇敬中
獻當用展素悰不亡者道懿德攸同至著者神奠墻
如見仰冀神聰俯垂宜鑒佑啟于後學俾有造同心
興起于斯文庶洪水不墜尚饗

至江門謁司再告

其等仰止景行敬奉先生之學曾謁雲谷先生

之祠茲者 江門船泊嘉範載瞻遺像益切宗依
嗚呼居鄒擇里生後十年雖未及門親承瑞々之教
旨猶幸私淑竊窺立本之旨然碧玉陽春忱瞻心目
黃雲紫水上泝淵源謹盡明禋細敷夙約派潔俎豆
愛申蕪言優々大道不亡者存佑啟後學先生鑒焉
尚享

祭羅整菴先生文

嗚呼三代之教出於一致學術明而士習正後世之
學淪於雜故異論起而聖教微襲記問者則溺於口
耳支離之病而誇自得之真執意見者則淪夫滋
蒼茫之歸而欺躬行之實道之不明或失則煩或失
則虛其所由來遠矣無論漢唐八宋理學大明周程
至矣延平之下則有朱晦菴陸象山真積力行皆實
學也著述與否不繫焉從之學于朱陸之門者各尚
師說而濟之以角勝之私說始騰而道日漓以迄于
今偽煩飾虛流蔽滋甚至論理學則陽明甘泉二分
晰矣備矣其皆慕之仰之而未及門以聲其說若平
生得於己定行可信者則志剛力勇果決以成有如

吳康齋深造自得有如陳白沙踐履篤實
議論平正有如薛文清三君子皆予願學恨生也晚
不及見弱冠東師與四方學者游則又知有整菴
先生者好古之勤力行之實進退之正辭受之嚴鄉
里稱之天下信之予心嚮往久矣嘉靖癸卯還朝道
泰和竭一日之程遂謁見之素至則先生夙恙未瘳
移杖棲遲轉薄論議確有真的泛及陳王湛三先生
之言以為皆悟後之見學之者未領厥悟而襲其論
其斯遠矣且敬服白沙之學之才為不可及其恕々

曰王湛二公立言者也諸所述作入下後世必有識之者若白沙學求自成不事著述蓋有諸己而求諸己者間有一二接引於喻乃其泛應之語恐未可摘而疵之也先生首肯其二日吾別雖未克成弟子之禮然登堂階聞謦欬素願慰矣討性還源源請益乃乙巳以罪窜斥遂歸蓋隱相去日遠心益不忘丙午夏得先生手書後患困知記㴑日三復其以理一分殊論性而性命流行之妙可微以動靜體用論心而道心人心之微以若凡皆獨得之見注於立辭之雜攻訐之明皆維道獨苦之心也某學未有成於諸君子之教不敢方擬獨窺先生殘履真實言行相顧豈非所謂躬行君子者耶某私淑先生較為得力故信益深詎期天不憗遺丁未之秋遽聞訃音以待舉庭闈不敢遠離峻嶺長江參辰几進之奠緘詞帛遣將哀慕之誠嗚呼哲人已萎吾將何依臨風悵惘泣灑遐洒千里寸心萬古一時羹墻如見何啟數畏精靈不昧庶幾鑒茲尚饗

會祭司成白山倫先生文

嗚呼大塊盈虛物無不盡故終始者造化之恒數而豊嗇遲促則繫于所值之殺衰死者生人之大義而厚薄輕重各因夫所發之情觀之人世繽紛混雜難有不發其之死也則有所惜者有不足惜者有可深惜者有無所用惜者生而鄙瑣庸碌與草木同腐則亦不足惜乃若復素達猷碩所遭值窮蹙以早世天為惜可至于鍾氣非特其質碩雅而寵可大受乃嗇于年盡于力不足者尤所忘而成其材折則尤可深惜者嗚呼若白山倫公者豈非吾黨之所可深惜深痛者哉其等服膺於君知公之素矣竊嘗慨夫世人常態幼而聰警則荒于嬉學而博識則飾智以敢少登高科則氣盈以傲躁歷世涉則鮮克由禮仕涉華美則冒昧于進至老而不止公自少聞悟絕倫乃能遜志于學人稱其敏博識廣聞而自視欲然人稱其謙弱冠登上第而魁天下而韜光不露人稱其重喬梓隸籍奕葉聯芳則彌盛滿而不溢善戲謔而不謔人稱其約官翰苑賢儁最著同時後進者率能著述碩膴公獨恬然甫二十年始得拜南雍司成猶翟已然

如井勝人稱其操在國學和易寬博而濟之以縝密不苟人稱其慎居器識不逐時好遂引疾懇辭人稱其勇既歸杜門不蹈康鞅人稱其靜夫若是則可謂毅懿恭行固宜介祉膺永乃年未五十而卒不遐其福惜哉公珪璋瑚璉清廟器也人多以公輔期公天顧奪公之速使不得以大其任以究其用惜哉吾廣自昔多稱賢卓至如崔菊坡盛德清風睎映宋代陳白沙道成德尊命令今世斯固間氣獨鍾然崑得于所禀之正張曲江陳道併伊呂見知明主而能發奉事業為唐賢相李文溪以賢良策名上第亦得展布文章氣節為宋名臣雖其知遇之隆然亦由夫所趨之大公稟氣英特其質弘毅而所遇亦隆使早得專志正學以建其所趨繼之以年力以極其所造何古人之不可及也顧學其質而斷其力崇其名而嗇其年乃未足以竭其當大有為之志而充夫任重致遠之才以成不朽之美嗚呼白山豈非吾黨之可深惜深悲者哉然而公也畀有顯名沒膺榮錫且冠褫嘗紱戚於一門視世之寵暋以殞者何啻千里況夫敏重謙約操慎勇靜生為人所共稱死為人所深惜則異夫世之虛生浪死者而公亦可以自慰矣嗚呼斷棺無忝歸正則寧衆感嗟昔誼通幽明俎豆告虔禮越斯馨公其有知宜鑒享誠尚饗

祭太華李太僕文

嗚呼太華世有大言而僨事公則退訥而寡詞世有洩沓以希媚公則正毅以自持世有規難以苟免公則見義而勇為當倭寇之跳梁屬時事之日非彼奔封之震蕩焚窟德之孤危公不避夫艱險竭心力以

圖惟躬率衆以禦勇為黎庶所倚毗屬有事於外郡賊覘隙而蔓滋薄擄象以先道民皮亡而流離公聞報而痛息亟態辭以背馳及郊垌而慟哭激義氣以起疲賴公歸之有陷解為合之垔圍藉毀年之保障為表揚於監司領處州之別駕民不忍其去公斯遺時艱之薦及際人事之差池嗟權宜之中阻撤民兵於外縣嫖刺賊之深入痛事勢之乖違且天心之助逆風機亡而回腮瞰水啟之不至信虛邑之莫支公挺身而不顧誓死守以登陴犯矢石而麾戰蹈白刃而

不辭嗚呼太華之忠光爭日月太華之篇名壹華與
羌雎陽之激烈諒往牒之可追曰成仁而取義寗斯
言而奚疑嗚呼太華人孰無生公不虛生爲斯世之
所裨人孰不死公不苟死爲天下之共悲且晉階而
錄子被身後之恩私猗顯忠以勵節寔世道之綱維
顧卹典之常格未酧忠節之旨畢公論之不泯足慰
冥漠之知某等誼重大閑情親梓里感公事以擊嘆
睇遺襯而悽其陳蕪詞以宣意臨長風而酧卮惟冀
與之不昧歆慨慷以格思嗚呼哀哉尚饗

祭岑小谷文

大諫議中順大夫紹興府知府親家小谷岑君先生
之靈曰嗚呼已矣乎君遽至是哉念昔京邸予與尊
公相得甚懽君齡稚已岐嶷非凡品矣比予在告尊
公宅太夫人憂同歸羊城君與予門人順天吳子遜
者夙夜勤學閒出所爲文予許知爲遠器兗山陳先
生者予友也君往師之學行嶄然聲庠序乙酉鄉薦
上列尊公音位方伯家世顯盛矣君顧欿然敬素如
寒儒計偕時手一編介之字過予告別輒遜家禮甚
恭明年予采堪議下之吉遂姉姻好情誼益至乙未
君第進士爲理官池郡稱廣平以治行徵爲南京戶
科給事中讜直風裁爲時敬憚未幾出守紹興懽悌
之政孚于上下冰蘖之操可質鬼神彼中父老嘖嘖
謂百餘年無如君者天下人無間識不識咸冀君日
躋顯膴以弘功業顧遭時忌追䟦爲延安宜川丞公
浩然南歸毀月尊公命之行遷行湰冬入關中徂春
二月遂病弗起幸諸當道素重君經理後事甚備而
余門人從業監察者　于言謙部陽走數百里奠哀出
潼關哀之以詞真一字一涕夏四月君櫬還予偕兒
曹撫而哭慟嗚呼已乎君遽至是哉嗟乎窮通得喪
死生夭壽有數寧非命君子達觀委運則當順受其
正君年踰知命行著鄉邦任言責爲直臣官守爲循
吏庶幾無愧於俯仰則亦何計于脩短而惜君者則
以爲羈旅殞斃不得與尊公訣別爲無窮恨又謂君
負碩才貴志以沒未究厥施可爲世道太息噫嘻君
所能者人也所不能者天也天乎人何尤君之昆弟
子姪煢煢然盛二子咸僞諱兒世君家居則爲尊公

慰余忝婣誼喟感今昔泫然出涕崇醪俎羞陳詞寘
哀頁紓悃愫而不以充惟靈鑒之尚饗

祭青蘿王先生文

曩予識公京師邂逅契合未足盡其所長公抗疏詒
罷予尋在告歸而聚講樂於越山之陽對榻論心訂
析疑義尚論古今觀覽宇宙極夫心之所潛蔽惟
公宵次濯落有得奮霄之趣而達觀鑒止則何羨于
崇梨致知窮理既由闕閭之矩而敦敬秉義嘗從事
善取諸人　之爲友雖以予之不肖期
相示于周行荷麗澤之既深而啟信之必至遣其子
以從學冀取益於無方擬卜築於雲屏俾道進以終
老公胡遽而遐逝今于茲首茲嗚呼公兮茲返玄堂
命舟百里來公故鄉雲山在目恍舊遊之如昨臨風
凄其悲重泉之永隔慨斯道之日孤痛故交之零落
嗚呼公兮已矣乎不可復作然公積厚流遠增光諧
雅居能世其家出能行其學孫子詵詵矣業昌熾足
以慰公望于冥漠東望遠致深悲如玉同心之
宣哀腸尚饗

卷末下　四十九

天山草堂存稿八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何維柏撰維柏字喬仲南海人嘉靖乙未進士改庶吉士授監察御史坐劾嚴嵩廷杖除名隆慶初復原官累遷南京禮部尚書謚端恪事迹具明史本傳是集文六卷詩二卷文集中有講義語錄二種皆以白沙緒論爲宗其詩亦多講學語蓋維柏嘗從陳獻章游也朱彝尊明詩綜謂其乞休詩云樂事尚饒新歲月勝遊不改舊雲山乃侍其父與鄉人爲九老會時所作今考乞休詩爲萬歷丙子得旨歸老之作而和其父與九老韻七律二首則作於嘉靖戊申乃劾嚴嵩後削籍歸里時作彝尊徵引偶誤殆亦未見此集歟

大司馬鳳岡沈先生文集四卷

〔明〕沈良才撰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沈鳳岡集四卷》提要

刻左司馬沈鳳岡先生奏議序
奏議而有歲於人臣劾藏之難
未進士請中秘書按給事中己而
廷尉晉廷尉少卿以御史大夫出撫
大理晉左司馬歸其於仕不可謂不通顯矣而
其歸也則除中於權奸者之脩都而權奸者之
脩邦也則始於為諫官之一疏蓋其都吏垣也
值分宜以大宗伯拜相公率諸諫官論其貪方
吞論不宜驟膺
簡命未報而分宜則已目攝而心御之不能一
日志矣故事吏垣都諫用四品堂卿遣公僅遷
建尉丞而南且又終三年潛也則分宜之以也
公無兇徽見於巔色久必公論不可捲稍稍用
序違今柏得建節而公亦本法脩理無化隙可
東其從倭刪東南
天子命公祖師分宜門下私人自以疏請住分
宜從中間之遠收回公視師
成命尋用考功状中公覲拜視師

命畏惜不歎前票
旨令致任嗟嗟乎寬哉令其恭議中條畫視師
諸使宜狀具在豈具畏惜不敢前者以
肅皇帝之明聖咸福不可則分宜乃敢以其門
人上書自請始而阻公節制繼而用流言以中
公去何具無人臣禮奈何天不盈其惡而降之
罰也卒之分宜子世蓄日益驕横全一敗不可
收拾
肅皇帝旨謂眠子者寘之法典籍其家分宜亦
锇死肅寺中如公疏所論貪污吝諂敗露不爽
分毫然後服公先見非具有人倫之鑒抱忠蓋
之節不能也顧其初也分宜之惡未檢
肅皇帝之眷未深公言未行而具名亦未瞯追
其後也分宜之惡既登
肅皇帝之眷九篤一二言者非建杖則論戍其
名既章而具儒用於後來者亦甚著余害謂公
前之論分宜益曲突從薪者也於見甚高而具
於忠則難見諸後之論分宜則集顯爛顧者也

於事甚危而其於忠則易明公為分宜所中雖三品滿考未得躋正卿以究其所大用家食時常薺躋不樂意有在於斯乎則甚矣人臣幼職之難也余少從先司冠於都下見論介宜者之被創先司冠居恒扼腕不平及長而備負秩宗署見論分宜者致仕通顯其中有取節末路甚至為人所嘆罵而不齒人品自有真謂可借一事遂足盡信其生平也與我公當都諫垣之時使其言得行則何至醒子播惡朝嘉靖末年之朝政分宜當敗類之日使公得大用亦何至敗節末路如一二以顯者之盡喪其生平蓋公之人品定而真材茂也於公有卿止之思為令公冢孫念散君以任子能其官由別駕擢守泌州住官南戶部曾以公奏議問序今十年所余得請假居里念報君為中前請始獲序而歸之哉謂公諸議景累如貫珠胡獨於二事致詳不以及其餘余謂公有如是大節未得盡行具志特為論著以俟史官之採若其他則具蘊篇編無廣借不文之詞督述矣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前南京大理寺寺丞晉賀萬壽浙江按察僉事奉勅提督學校禮部主客員外郎拜簡命典試三晉海陵陳應芳頓首撰

四川夔州府通判今考滿臣沈道隆謹奏為比例陳情懇乞天恩復祖原職以光泉壤以彰忠直事臣祖先臣沈良才由嘉靖十四年進士歷官兵部右侍郎嘉靖三十六年二月內以京官考察題為自陳不職乞賜罷黜以嚴考察事奉聖旨沈良才著改南京別衙門用欽此續經科道等官趙鈸等題為循舊例公糾劾以正臣工以裨聖治事內稱京官自陳荷蒙處分將謝九儀沈良才改南京別衙門用欽此欽遵不敢再議外內止叅禮部尚書閔如霖等不職等因奉聖旨閔如霖等併謝九儀著致仕孫應奎等及沈良才冠帶閑住欽此臣祖遂以閑住歸里卒老林泉隆慶元年恭遇穆宗皇帝登極及我

皇上龍飛之始兩奉
明詔臣祖俱在應准致仕之例是時臣父際可
以官生早卒臣年尚幼稱不知蒲伏
闕下為先臣鳴冤乞
恩久之里中前輩併臣叔父成可數數向臣論
說臣祖久應復職且向臣稱說臣祖居官
居鄉人品并及臣祖彈劾權姦嚴嵩及嵩
私人工部尚書趙文華相構之事臣始知
奮激後復累從載籍內睹見先臣楊繼盛
沈鍊等以劾嵩之故身後贈官廟祀如吳
時來董傳策等以劾嵩之故身存起官漸
致通顯臣竊痛恨臣祖抗章論嵩無異楊
沈吳董諸臣身存未及蒙
恩身後又不獲
邺典即一原官職銜未復此惟微臣不肖之故
更何怨尤乃於家乘備查臣祖立
朝之跡始得所為劾嵩彈章及被文華傾危
事跡敢為

皇上披瀝而後臣祖之人品可概見也臣祖先
任吏科都給事中題為慎簡輔臣以重恩
命事內稱臣等於本月十五日伏睹
敕
吏部成國公朱希忠駙馬謝元輔臣翟鑾大
宗伯嚴嵩曰侍朕躬忠勤罔懈希忠元各
加太保鑾加少傅謹身殿大學士嵩着兼
武英殿大學士在內閣同鑾辦事仍且掌
禮部事免其奏事承旨餘官俱如故如勅
奉行欽此隨該臣等查得嚴嵩叨掌南宮
於今六載貪污姦諂俱有指實人品心術
莫逃
聖明乞收回
成命仍留禮部辦事等語臣祖後任兵部右侍
郎題為辭免兼官事內稱臣原任兵部右
侍郎先該本部會同吏部題為再報緊急
賊情事本
聖旨沈良才着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兵應
援寫勑與他上欽此隨於初七日赴

鴻臚寺報名辭

朝間積該太子太保工部尚書趙文華奏為

乞

恩并住督察亟圖滅賊事奉

聖旨沈良才不必去欽此所有原兼憲職理宜

辭免此二疏者臣祖遺稿所具者也由前

觀之則劾疏為嵩所嫉由後觀之則

欽遣為文華所奪使嵩與文華立朝有品臣祖

為得罪正人令嵩與文華殺四十餘年舉

朝無不知其姦者而臣祖與之氷炭不入

臣祖為人品正乎否乎臣祖之去官閑住

嵩為首輔是其所傷乎否乎況臣祖已經

以侍郎自陳致南京刑衙門用科道糾遺

又明言不敢再議矣乃復於糾遺疏中令

其閑住無端加誣絕其衆後祭葬之路此

其毒不待智者辨其從權姦懷中來也夫

臣祖彈嵩 毒在嵩之心何異恨楊沈吳

董諸臣之心而臣祖之報獨異與楊沈吳

董諸臣之報者蓋臣祖劾嵩在權勢未烈

之日所謂曲突徙薪者也楊沈吳董諸臣

劾嵩在權勢既烈之後所謂焦頭爛額者

也曲突徙薪功高而難見焦頭爛額禍顯

而易彰耳或以臣祖既以給諫忤嵩然猶

官至侍郎中間屢遷嵩何事相容不知臣

祖論嵩在拜相之初秉政者尚自有人嵩

何能傾害及臣祖官至侍郎則嵩秉政矣

數年所蓄之毒是時乃得發故因臣祖自

陳輒票其調別衙門調未足洩其恨也而

又駕空令之閑住向使是時臣祖不去位

不為繼盛之死於市則亦沈鍊之終於戍

耳昔王安石執政士大夫多以為得人獨

呂誨斥其姦回千載以為偉論向使宋神

宗聽呂誨之言則無 寧之禍

先帝聽臣祖之言則亦何至使嵩流毒縉紳而

楊沈吳董諸臣之忠一切泯於無可見矣

臣故曰臣祖曲突徙薪者也語曰曲突徙

新無恩澤則臣祖之含寃久而不白也亦
足以徵矣總之臣不肖不能爲先世闡揚
以致臣祖含寃九原無所控訴耳臣今以
孤微外吏於臣祖身沒年久豈敢妄有覬
覦但以臣祖立朝之品如此終令其一贈
不復則臣所爲含哀悲痛不得已而鳴者
也查得近奉
明詔內一款罷閑等官原閑住者許復原官致
仕又查得近年戶部照磨洪乾父洪朝選
詹事府主簿何宇度何遷皆係大臣閑住
乾與宇度皆以考滿之日仰恩覲恩爲父
奏乞致仕咸蒙
聖慈俞允臣叨祖蔭與二臣事體相同而臣亦
幸以仕滿赴京特敢引
詔與例以
請伏乞
勅下吏部覆議如臣所引則 違悖將臣祖閑
將閑住准令致仕即存沒光寵矣若掌故

者熟知先朝贊衮故實將臣祖楨其忠直
采與楊沈諸臣同流得以
卹典優異是在
朝廷之上表揚風示非臣所敢希望也臣愚
干冒
天威無任瞻仰悚息之至爲此具本親齎謹具
奏
聞萬曆三十五年十一月初九日上於本月十
八日奉
聖旨吏部知道。

吏部
奏為比例陳情懇乞
天恩復祖原職以光泉壤以彰忠直事驗封清
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四川夔州
府通判今考滿沈道隆奏前事內稱云云
等因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查得
萬曆三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欽奉
詔書內一欵冠帶閑住者與致仕欽此又查得
萬曆三十四年八月內該通政使司經歷
詹廷奏稱祖父詹榮原任兵部左侍郎冠
帶閑住乞要復祖原職致仕等因該本部
覆題奉
聖旨詹榮准復原職致仕欽此隨取具同鄉官
戶部雲南清吏司主事范鳳翼結稱原任
兵部右侍郎沈良才委於嘉靖三十六年
二月內京察自陳奉
旨改調南京別衙門用續奉
聖旨冠帶閑住並無違礙等因備結到司今該
前因通查案呈到部該本部署部事左侍
郎臣楊時喬看得原任四川夔州府通判
沈道隆奏稱祖父沈良才原任兵部右侍
郎閑住乞要比例復職致仕一節既查有
侍郎詹榮事例取有同鄉官印結又與見
奉
恩詔相同似應覆
請但
恩典出自
朝廷臣等未敢擅便伏候
聖裁緣係比例陳情懇乞
天恩復祖原職以光泉壤以彰忠直及本
聖旨吏部知道事理謹題請
旨萬曆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沈良才准復原職致仕

大司馬鳳岡沈先生文集目錄

曾孫沈傳曾同男嘉植重校

大司馬鳳岡沈先生文集

奏疏

疏濬山東諸泉以濟漕運疏

先該總理河道右副都御史郭持平題稱睢州地方野雞岡迤下原有新挑孫繼口支河一道河水一向通流無礙本年九月以來太水泛漲衝開野雞岡南行大勢入舊河由渦河經亳州入淮去訖致將孫繼口起至丁家道口一帶支河日漸淤淺約一百里河身中間尚存水溝一道闊約四五丈深約二三尺河水支流至李八老地方由考城舊縣東接賈魯扒頭二河復入丁家道口接到徐州洪看其水勢比之上年日漸消減已經行令挑濬去後等因奏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續該巡撫鳳陽等處左都御史周金題稱黃河支流淤塞徐呂二洪淺阻詢訪故老皆稱六七十年之所未見目今楊州等衛兌運報完江南亦將接續過淮事體講張利害叵測擬行起剝糧多船少實難預備欲要於淮徐臨德天津水次置設倉廒以備權時寄囤等因奏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夫國家財賦仰給東南東南財賦實由漕運先事圖謀及時修舉二者可謂有體國之忠知急先務者矣臣待罪該科一得之愚敢為

聖明獻焉夫天下之勢無常形而其應之也有定術相時而動者善治者也因變而通者達權者也夫黃河之在宇宙猶元氣流行於人身順之則利逆之則害通塞之機決非人力可能者修濬隄防特治河之一策耳臣書奉使過徐見徐呂二洪乾涸舟楫難通訪諸故老詢之士夫皆云為今之計固要於濬河尤要於治泉何也國初用廷臣之議導汴水由孫繼口以達於徐正以接濟二洪然黃河遷改不常二洪率多祠石攻鑿難施非久遠之道也又聞會通河導山東泰安等州汶上等

泺一百七十六泉不獨疏通運道而實兼濟二洪河流之不及也故先年治泉之法極為詳備特置主事一員領其事而兗州又設同知等官添編泉夫人役修濬有衙門閉以時故諸泉會河流以達于二洪為國家無窮之利近年以來徐沛之間河流淘湧泉源微細議者遂謂諸泉無益於洪僅足以濟會通河一帶而已卑職之臣視為泛常漫不加意而同知等官又多撫按劄項差委其丁夫人役止備有司奔走送迎之費有閘濬之名而無實用以致前項諸泉日漸淤塞漫不可考其中間有水脈不竭者又豪強兼併曲為隄防灌溉田疇牛羊飲牧當時立法之深意遂壞識者於河流未改之先已知有今日不通之患矣當事者不是之究疑曰二洪遲遠泉流莫達川澤變遷氣化使然臣又聞之往年山東諸郡春水泛溢合併諸泉奔潴之勢甚於黃河漂蕩民居者有之渰没田禾者有之坍岸不修注洩無所雖欲田地中行以達于二洪不可得也若曰川澤變遷通于昔者壹塞於今豈理也哉方今兩澤愆期自淮甸以至京師數千里荒旱東南糧運次第壅集萬一黃河之勢不可回豈遂束手無策而不為之所哉伏乞

勑下該部速行管河都御史催督河工刻期底績及行管泉主事併山東撫按親詣各該有泉地方督率管泉人役查其見在者若干淤塞者若干據志窮源多方尋訪立法定制用功疏濬庶幾春夏之間兩澤霑濡河工告完諸泉畢達為運河之助不小也太平既久政務姑息偶有建議目為紛更然事干漕運在今日當急圖而不可緩者正宜 採納群策折衷參酌務求久遠之規為漕運萬世之利

天下國家幸甚

備述大臣旰食實跡懇乞

聖明嚴加究治以正國法疏

臣等竊聞之忠亮之士不通私交善謀之臣
罔期近效皆所以開誠心而濟國事也況夫
大臣身膺重任久沐
洪恩詎可植黨徇私急功謀利以自負其
君哉竊見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守中近以北　不達
欽命督理薊州軍務仰伏
命北征之時適值　欽邊之日隨該巡按御
史具奏事寧為守中者正當宣揚威武畢數
惠澤整飭兵糧安撫地方速行凱還以慰
皇上北顧之憂可也卻乃生事要功肆行紛擾
其黨奸納賄緣由已該給事中章允賢劾奏
外其中未盡事情臣等昧死為
陛下陳之夫足食足兵安邊至計也未聞有築
樓以禦　者守中妄行奏
請大啟工役當隆冬冱寒之時驅軍民胼胝之
役督責嚴苛哭聲載道而守中以邊人歡躍
一勞永逸奏

聞此其欺罔不忠一也沿邊一帶先年栽植林
木茂密盤拱　騎不得長驅邊民倚為障蔽
守中乃以瞭望不見為辭盡行剪伐外示節
省曲遂侵漁然經期迫促苟且報完毀舊邊
之甎石墊新樓之基址作無益而害有益因
小利而決大防此其陰壞邊計不忠二也因
公科罰有司弊政非大臣事也守中罰蘇州
知州馬傭銀二百三十兩罰昌黎知縣李桐
銀二百二十兩罰參將蕭寶銀買米三千餘
石買馬二百匹贓私顯着既已不啻其潛通
賄索殆無紀極此其貪饕不忠三也憲臣奉
勑觀兵轅門法宜嚴密守中各處下教場操演
俱有弟　三子大官隨從後堂各設酒食令
又與分守等官縱飲通賄又令妻妹之夫
扶調馬蘭峪身膺邊關重寄容令親屬往來
事體既乖節制何在此其乖繆不忠四也
朝廷武舉自有常期守中乃敢非時考選擅
自開科取總兵劉淵之子居首花紅迎送外

務虛名挾勢誅求內獲實利軍中所得載送
河南道路傳聞殊為駱驛按臨考校屈辱生
儒補廩補增侵奪職掌此其妄誕不忠五也
五刑五用惟以繩奸不可妄加也守中因山
海守備趙仁偶爾觸犯遂綁縛責打四十衣
服剝賞隸胥赤身逐出又怪涿州守備福慶
不肯跟隨使用將伊四五歲應襲小兒拿去
伊妻有孕忿掛糧頭身死尊大立威行酒率
皆叅將殘忍成性剪髮遂及指揮此其刻剝
不忠六也計功行賞惟以勸忠不可濫及也
守中乃打造銀牌四面皆面用銀二十四兩
上刻忠勤獎勵風紀振肅字樣總兵撫按皆
今懸掛惟知市己之恩不顧　朝廷之體此
其擅作威福不忠七也夫名器不可假人而
華　之限甚肅所以防其漸也守中用銀百
十餘兩買紅氈帽八百餘項紅布數百疋每
人賞帽一項紅布一幅言說太師爺與官
帽了及進　盲至京服飾加故鴻臚寺官宣

諭始就鮮易又每對人言我乃
東宮講官　朝廷腹心大臣隨人制我妄生事
端虛張聲勢此其狂悖不忠八也昔裴度克
淮西成功不伐于儀平哭厥謙以自居守中
無二人之功而驕矜特甚近者從
命還京指揮等官軍二千員名跟從擅離信地
直抵私家金鼓宣填餘數十里入城之時身
穿大紅獅子襞衣前立黃旗紅橫從
承天門直行　御道而入違例進獻圍屏畫軸
悉用軍職扛擡大臣以陳善為恭盲獻非其
所急且奏詞煩瀆上及
東宮此其諂佞不忠九也守中未入京之先差
知縣李桐等載紙遍送各該衙門名為公用
臣等相頒駭愕大失事體隨將原紙封記在
科密行廉訪根由以憑叅究夫
勅使大臣無錢穀之寄圍屏畫軸價值千金饋
送紙劄動經萬數前項之費何所從來自知
事體乖方欲行掩飾夫豈能適情哉此其說

隨不忠十也凡此數者形跡暴白人所共知
而其心術隱微不忠之大者則在交結惡犯
郭勛倚爲聲勢及其事情敗露僞行奏劾遮
掩故郭勛於會審之時明言恩將讎報守中
自我家所共知又聞代勛具草策免大臣黄
綰爲姦希圖驟進饑則附人飽則颺去在市
井之所不爲而守中以爲得計其反覆譎詐
之情以莫逃
聖明洞察之下近奉
旨拏獲行將伏其辜矣夫一命之士皆知效忠
守中受
皇上浩蕩之恩居侍從清華之選累歷崇階并
兼宮秩不能推誠宣力肅清邊疆乃敢罔
上行私壞亂風紀何勝罪戮伏乞
勅下衛司即將先後論列黨奸實跡一併追問
其科欲賄賂勞民壞法等項情弊乞行巡按
御史從公查勘以正奸欺其奏帯銀両備邊
工費支銷見在數目逐日根究有無侵欺尅
落明白開報以憑查考庶奸邪之情狀無所
遁逃而　朝廷之紀綱益能振肅矣
聖諭疏　嘉靖二十一年六月初三日該都察
院右都御史毛伯温恭捧
聖諭分布到科曰等伏讀
聖諭近日人事愆違
天垂仁愛方繞雨後禾茂民康今日雨下竟朝
夫丞弼之臣宜忠敬清量之人居之故曰燮
理調和之職也朕承
皇天寶命以神王二遺裁理天下非求逸用肆
荒昧之爲止是一早朝始終不一耳然君逸
臣勞務本抑末失小顧大先賢一言今亦竊
言之皆有也朕雖失此早一臨門祀多命攝
愛此身命是
父母遺我者崇禮
帝神一念存心加志天下兆人不曾色荒聲迷
干不省人事之地無一時不思
天下付民上賴爲人君之當知懼者奈何世降

人浮求一真材作夾輔無有昨夏言測知東
宮撇移朕恕伊保姆借一時感受脅君取逸
非真為東宮者助惡強朕更廢
母
后備制以縱奉于朕心不為但他肆縱恣大
性矣成之已不遷於忠謹敬畏之地夫何謂
郭勛不領勑下獄矣猶千羅百織言官係朝
廷耳目一犬不如專一聽受主使或逆君或
沽譽或傾人取位以奉所悅或戕人一家以
代報復吁是人為乎所以楊最譏君楊爵謗
而巧詐最死言為之悲怨朝廷昨既罪勛矣
如何自衆君旨謂不必用勑之語又凢工作
有內官監一內官昨擬
大
享殿興無高忠勑稿前歲忠代言進玉器祝
壽朕曰你替郭勛上銀器此內侍原替皇親
駙馬行亦有代進女子者
祖
宗家法如何交結文官況東一真人又非致
一此這等打成一片不好你只該與東一奏
事今果然不用內官勑稿朕稍疑彼同計或
通泄朕言正在奉安
上
真之期令左右微示朕意使皆知法度言復
求留以為與我不相干夫不相干如何不具
勑稿是果不通謀邪果無例邪當時深以
帝
神大事禁屠停刑朕擲之通不究昨又聞來
輸苑中朕召引者問之對曰聞亦非輸是片
板樣之朕曰就是輸亦有故事若是賜坐則
當木奉賜是自擅了你每亦使他知此義次
日朕以香葉束髮巾命用皮帛鞋以便跪起
盤坐彼即曰時人正瞪目視之不可朕已知
所謂夫香巾束髮帽熱而頭暈每見手摩朝
服亦用履鞋豈不露襪　皆禮也朕答一以
示言蓋原無公侯二人名故耳令且出不出
他瞪目之徒必有造言言却不奉命曰再留
別下旨方好去此非變詐何昨夕無故助下
愚力稱臥
慈
慶為東宮府往歲甚稱朕意為正駁郭勛之
言今何一用勛言若今為忠正前謂為亦忠

正前謂爲非今謂亦非也蓋娭忘人之皆於
己美必皆己出亦無歸美君上之意朕不早
朝內閣亦不赴內且一人不入二三咸皆不
入然既一人家裡密務其二三者入亦不知
軍國大事王言要密豈宜入臣視如戲具這
等大害言官豈一箇不知見却不盡人心爲
國恩報但只欺誇君上弄法舞文排擯忠直
貪生媚寵通不聞一言片疏論奏糾發今日
神鬼亦怒雨甚可不傷禾卿希忠等且併出
之此諭亦布之中外欽此欽遵臣等聞
命自天措躬無地捧誦再四惶懼曷勝夏言狂
悖之狀如見肺肝臣等瘝曠之罪莫逃斧鑕
仰賴
寬仁不遽加擯斥乃分布中外俾罪惡昭聞
皇上曲全之恩真與天地等矣是雖粉骨碎身
何由仰報於萬一竊聞之詩曰夙夜匪懈以
事一人書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蓋所以盡
臣子之職而勵忠貞之節也況夫輔臣任股
肱心膂之托居絲綸密勿之地其忠謹敬畏
之心誠不可一日懈者邇者
皇上加意元元因旱禱祈霖雨時應設方施藥
全活甚多　一念精誠上格
天心下清民瘼　憂勞於上至矣盡矣有　君
如此何忍負之大學士　原以諫官受知
陛下不數年間官居台鼎位極人臣諫無不行
言無不聽真千載之奇遇也正宜仰體
聖心恢弘治化鞠躬盡瘁夙夜寅清以副
九重之懷而稱燮理之職可也夫何官怠於官
成敬衰於寵盛放逸自恣剛愎自用輔理無
狀致干
天和有臣如此將安用之奉照大學士　叨
居密勿殊乏贊襄幸獲　遭逢罔知報稱飾
虛譽以驕人昧實心而事
主寅安氣勝戒懼心荒　內閣爲政本之司敢
營私而不入
王言關機務之重乃居外而專裁掠美市恩妨

賢誤國乏休休有容之量負倖倖自奸之私
近禁扛檯周知法例任情交結何有忠誠輔
臣為　國之貞豈容變詐人臣榮　君之賜
輒敢抗違其諸不法之罪上通于天莫大之
惡貽乎有眾神人共憤法典難容誠不可一
日居乎其位也再照臣等待罪言官職專論
列素餐尸位緘默苟容負
陛下豢養之恩乏匪躬謇諤之節涓埃莫報瘝
曠何辭不能先事預陳致煩
聖諭切責罪當萬死罪當萬死夫大臣者群臣
之表也不忠不敬已蹈覆餗之羞言官者耳
目之司也惟默惟恂自取尸臺之罪伏乞
皇上亟將夏言　特此罷黜以為大臣負　君
者之責更乞
聖慈擴
天地父母之德寬臣等斧鉞之誅通　賜罷黜
以為言官不職者之戒庶大臣警畏而調燮
有夔言路肅清而紀綱丕振矣臣等不勝跧
伏恐懼隕越待罪之至

乞
恩簡命本兵大臣以安內攘外疏
昨該吏部題為缺官事內開兵部尚書員缺
欽照例會同推舉等因奉
聖旨是欽此臣等考之周官大司馬之職掌邦
政統六師以平邦國我　朝準古建官凡兵
馬征伐之事修攘備禦之宜皆隸於本兵而
以尚書領之任甚專也邇者北方犯順入我
中原塗毒生靈震驚　畿輔
九重憂勞勤且至矣雖選將練兵而經營於外
者靡所不周然立本發源而綜理于內者尚
有未盡故自尚書張瓚奉職無狀邊事日頹
屢經言官論劾
陛下特以老臣體貌曲　賜優容今幸天厭其
惡自速隕亡正世道轉泰之機邊陲將寧之
會苟用得其人則振揚
中興之武烈鞭達四方無不如意用不得其人

則將來之事有不可勝言者矣昔郭子儀見
用而回紇輸誠軍中有韓范而西北喪膽此
明驗也伏望
陛下念生靈殘傷之苦思本兵體要之司乞
勅吏部大破常格從公推選不拘見任致仕爲
民罷閑等項人員凡有忠誠素著德望素隆
爲中外仰重者推舉三四員疏名上
請斷自
宸衷毅然用之則武略兵機之寄得人而內修
外攘之效可致矣再照　國家治化難以獨
成賢才彙征始能共濟故唐虞之世內有百
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成周之時周召夾輔
王室而疏附先後奔走禦侮者未乏也故歌
其治有曰庶政惟和萬國咸寧有曰濟濟多
士文王以寧蓋謂此也且天之生才自足世
用無借才異代之理剏
聖明御極二十餘年禮樂明備賢俊登庸可謂
盛矣每有任使輒稱乏人近者推用撫臣屢

經論劾豈人才有古今哉蓋由循常守格者
或輿論之未孚高才雅度者或掄擬之未及
儲養之計殊而進用之途隘也伏乞
陛下念人才之難得思廢棄之可原擴
天地造就之仁妙
聖神鼓舞之術乞
勅吏部除見任不舉外凡經近年撫按科道薦
舉各處大小官員不拘致仕爲民革職緣事
等項比照嘉靖十八年該部類題事例逐一
查出其中如有才識可用時論共惜者除例
上
聞請
旨簡命或遇缺填補或特　賜起用如有推舉
不公恂情偏聽者臣等遵例糾舉庶使功使
過而野無遺材惟賢惟能而　朝無倖位人
才之盛治化之隆與虞周匹休矣
厲法禁以正風紀疏
近該福建按察司分巡漳南道僉事　廷訓

奏為憲臣打死無辜五品職官多端違法事
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隨該臣等查得　廷訓係
福建巡按御史徐宗魯忝劾贓汙酷暴皆有
指實已該都察院覆題奉
欽依廷訓回籍其事情行續管巡按御史查問
去後續該廷訓奏辯已經該科忝駁今復有
此奏臣等細閱情詞前後不一且稱係憲臣
例得舉臣不臣于未事之先而言于被劾之
後其挾私撿拾明矣臣等伏讀
憲綱內一款所至之處博采諸司官吏行止廉
勤公謹者禮待之汙濫姦佞者戒飭之又一
款凡都察院并監察御史按察司紀綱所繫
其任匪輕行事之際一應諸衙門官員人等
不許挾私沮壞欽此夫御史奉
命出巡既司糾劾之權而復申沮壞之禁正欲
振肅綱紀舉正奸欺以盡激揚之職也昔漢
遣御史八人巡行風俗考察官吏唐設御史
十五人分察百僚巡按州縣當時望風解綬
內外澄清未聞有沮撓而議其後者哉
祖宗設官責任甚專而載諸令甲者法制尤備
故百七十餘年公道昭明綱維振舉　朝廷
端拱於上而威行於四海九州之外者用是
道也近年以來法令廢弛人心玩愒上無綜
覈之政而以苛察為能士鮮廉靖之操而以
激搏相尚故往年御史王汝楫劾按察使曹
嘉嘉既抗章申辯遂開爭競之門近日御史
包節劾僉事錢世賢賢故率眾諠呼益長奸
頑之勢及查吏部考察二臣皆以不謹罷黜
則論之者是辯之者非矣然雖旋伏其辜此
風至今未已廷訓得以此效尤也且其穢德
之彰聞出於吏民之控訴糾正宦邪御史職
掌凡有不便皆得風聞況其巡歷得於見聞
之真者乎此而不劾地方何賴焉夫廉恥者
君子之美節也貪汙者士人之鄙行也廷訓
身為憲臣贓私敗露不知反躬自責乃敢挾

私裝誣干瀆
宸聽沮撓風憲希圖併勘意欲兩傷爲目今撫
、飾之計欲將來僥倖之途法禁不嚴易言無
責是以肆行而不忌也伏乞
勅下該部將廷訓奏詞竊閱勘報至日候
旨處分庶爲得體臣等又查得近年御史舉劾
、不公節奉
詔旨切責近該都御史毛伯温具題申明已奉
欽依通行遵守誰敢不悉心砥礪勉圖報稱臣
等切恐在外三司方面有司等官其賢且能
者不爲習俗所移或有贓汙被論如廷訓者
各相倣傚俾持憲之臣難以激揚而事權之
間自相掣肘世變江河愈趨愈下不可不爲
之慮也伏乞
勅下都察院將臣等所奏通行禁約各期開誠
秉公思盡職業不許互相交搆致啟事端敢
有仍前不撿拔拾妄奏者聽巡按御史指實
參劾如有御史舉劾不公好惡任情者聽都
察院考覈臣等照例舉正庶上有道揆下遵
法守體統正而　朝廷尊矣臣等又訪得近
日有等考察黜閑官員居鄉暴橫生事害人
藩臬莫敢誰何州縣聽其驅使既經軍民奏
告乃敢私自逃脫潛住京師肆行請謁造作
言語動搖國是此風不息則豪強任俠得志
橫行而生事冒進之徒將接踵于後矣伏乞
勅下緝事衙門挐訪得獲即行遞解原問官司
究理務寘法典以雪民冤則一方之害斯除
而清平之俗可致實善治之一機也伏乞
聖明照察

陳愚見廣時議以防　患疏

先該廣東等道掌道事湖廣道監察御史焦
璉等題前事奉
聖旨大同奏報軍情緊急重大這所奏多係備
邊切急要務兵部便斟酌看議限五日來說
欽此續該兵部咨該吏部覆題奉
聖旨是便着嚴加詢訪曾經履歷邊方練達戎

務謀猷才望素孚衆論的從公會同薦舉如
有作弊欺罔狥私受囑事發連坐重罪不饒
欽此欽遵臣等竊謂賢才以效用為心明君
以得人為務故旦奭相而周興管宴舉而齊
霸此明驗也矧今北 犯順寇我中原上廑
宸憂下貽民害正臣子致命之秋英雄立功之
日也若不大破常格何以共濟時艱我 國
家大敘軍勲諸賢布列俢休良士濟濟在公
但修飭廉隅者或乏統馭之才俎豆從容者
或昧修旅之事且兵機闔闢貴於有謀疆場
險夷取其已試才質不同器使自異也蓋兼
收竝蓄廣
天地曲成之仁而使過使功妙
聖神鼓舞之術除見任及文學清修者不敢概
舉外今將養病乞休廢棄等項遵奉
明旨曽經覆歷邊才練達戎務謀猷才望素孚
衆論者從公延訪得十有三人爲如原任刑
部尚書起用唐龍原任總制都御史劉源清
原任户部左侍郎任洛原任都察院左副都
御史張珩原任巡撫都御史陳九疇韓邦奇
李珏原任都給事中曽忭鄭自璧原任右給
事中錢薇原任御史程啟充原任副使張庠
王獻之數臣者或沉毅有謀或忠勇可任或
風節素著於朝端或聲名久揚於閫外或剛
方持立不奪於權豪或遇事敢為不撓於群
議原其廢棄俱各有因即其才猷足堪任使
況懲艾於久廢之餘奮發於再起之後上之
為總制次之為巡撫又次之司兵憲之寄必
能建立奇功以副
陛下拊髀之思也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詢訪如果臣等所言不謬遇有
員缺次第推補庶合抱之才不以寸朽見遺
而感恩圖報之心倍於尋常萬萬矣再照年
來 患山西為甚荼毒之慘真可寒心故扞
禦驅逐固當責諸總鎮之臣而勞來安集不
能無賴於守巡府縣等官也再乞

勑下吏部凡見任推選沿邊守巡府縣員缺必
揀其謀猷忠勇可任事者布列於諸郡平時
則各盡其職寬征薄斂以豐民衣食之源寇
至則各保其城協力其心以倡民勇敢之氣
兵衛於外民捍於内總制綱維於上諸郡聯
絡於下則風聲鼓煽軍氣自揚地方備豫而
玁狁於襄矣臣等無任恐懼待
命之至

議處才力不及官員便器使以全人材疏

臣等伏照 國家定制三年一 覲因以考
察天下大小官員賢否以行黜陟以風勸懲
即虞廷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周官考課式序
在位之典我 朝損益尤為明備其治行出
衆者則不次簡擢廉能稱職者則令復任貪
酷不僅及老疾罷軟者則令為民令閑住令
致仕所以彰 國典勵庶官求治理也其有
善不足以振俗才未能以敏政求其過行未
致昭露考其心迹未可廢棄者則處之以才
力不及起送赴部量改簡僻地方以曲全之
仁義竝行舉措攸當真天之生物因材而篤
周孔不求備而器使之義也著之 令甲遵
行已久近於嘉靖十八年七月内該吏部題
覆巡按陝西監察御史戴璟劾奏學書等照
才力不及事例令起送赴部量調等因奉
聖旨是這經御史劾奏謫官伱部裏便簡僻地
即時調補不必起送到部著為例欽此又查
得嘉靖二十年正月考察之疏内開才力不
及除來 朝官員許令候改其餘在任俱文
書到日遵照近日例回籍聽候調用已奉
欽依允行嗣是以來凡與該調者率皆回籍不
敢赴部仰見
聖心體悉物情恢張政體所以節勞費杜紛擾
便人情壹政令之致意也臣等查得近年各
處撫按奏詞及貳拾年考察才力不及者員
數甚多調處尚未及半但人情先於目前而
久則忘事勢急于切近而遠則緩天下司府

州縣買缺數本有限見今守部候缺者尚選補不前焉得積有餘之缺以俟此家居不急之人耶原意求通而反致塞本以省費遂致過時人才難得歲月易流不可不為之處也其中或才力可用而行事欠詳或年齡方壯而水土不習者比時撫按欲為陳列似涉紛更徑行改處别無條法假是例以曲全之意在惜才情非獲已今復遲留荏苒欲進無門雖有嚮用之資亦將阻喪而不振矣況下次考察之期去茲不遠此輩官員例不能無日積月累愈遠愈多智識昏於淹滞之餘精神倦於抑欝之久名雖調用實則罷閒使
朝典章漫無差等甚非愛惜人才疏通幽抑之道也伏乞
勅下吏部查照舊規議停新例凡嘉靖十八年以後才力不及人員量其年資遠為改處以後凡撫按奏劾及考察應調者仍令起送赴部陸續挨補庶有序可循有期可守而各官年力之衰健才智之昏明堂司查審因可考見量地而任之度才而處之期以朞年自當補足其中考語素疵老耄不堪者臨時斟酌徑行去留庶寸朽不遺乎全材陽春復榮于枯槁感
恩思報庶得益勵乎初心舍舊圖新尚冀收功於異日
大造溥曲成之仁倫才無遺棄之嘆具於治化未必無小補也臣等無任惓惓
命之至

慎簡輔臣以重
恩命疏

臣等於本月十五日伏覩
勅吏部成國公朱希忠駙馬崔元輔臣翟鑾大
宗伯嚴嵩日侍朕躬忠勤罔懈希忠元各加
太保鑾加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嵩着兼武
英殿大學士在内閣同鑾辦事仍且掌禮部事免其奏事承旨餘官俱如故如勅奉行欽

此欽遵臣等照得
簡命輔臣　朝廷重典皆由
聖明英斷非臣下所敢輕議臣等竊惟　內閣
之職論道經邦調元弘化上以表率臣工下
以保安黎庶其任甚重必得人品心術為天
下第一流者始克膺茲選
陛下御極以來每有員缺慎加推選未嘗輕授
誠
聖王進賢如不得已之盛心也臣等查得禮部
尚書嚴嵩叨掌南宮于今六載其貪汙姦諂
俱有指實屢經言官論劾章疏甚多人品心
術即是可驗皆莫逃
聖明洞察之下矣今一旦驟膺
簡命首率百僚不惟輕　朝廷絲綸之寄亦恐
失天下仰望之心書曰官不必備惟其人所
以慎選也伏乞
陛下收回
成命仍留禮部辦事使其勵忠貞之節庶可挽
鼎餗之譏
陛下若念其供侍之勤則兼官華秩恩賚適常
亦足酬矣況夙夜匪懈以事
一人亦臣子職分之常豈足為勞哉臣等待罪
言官不敢隱默伏乞
聖明垂察

撫按舉劾不同乞　賜行勘以昭公道疏

臣等於昨初一日接到巡按直隸監察御史
江濤題一本為舉劾五品以上官員以昭勸
懲事內劾池州府知府柯實卿弄小智而驕
恣詐誕逞酷暴而殘忍尅核扶量偏心昏聽
害事性喜阿順拂者遭毒僚屬惡之如蛇百
姓畏之如虎如銅陵縣富家徐正位初間止
因逼認田糧拘獲收監不即問理延之日久
不知有何所為縱放以出既而又不知有何
所為激發大怒招引無賴許二三十年人命
擅移尤屍於城下一時濫受詞狀二百餘狀
共集人命一十三屍通無撫按一紙告詞成

令典史陳仲舉陸温檢骨約嵗多無月日混
言成招鍛鍊成獄擅入一家父子兄弟死罪
五命招内仍坐逃走弟男徐正倫徐文鄕等
三命勢欲滅絶一門仍復牽連家人重罪具
險狠成性大傷
天
地和氣却又驚散家口縱人搶奪破蕩財産
情甚不堪又將糧田擅給讐家四千餘畝割
人之肉以醫人籠衆之心以侼己道路側目
咸號柯知府籍没徐家家産又復泛濫追呼
妄差番子民快官役相繼數百人四散拏擾
遠近驚駭欲乞速行罷黜等因奉
聖
旨該部知道欽此臣等隨查得先該總理糧
儲兼巡撫應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今陞南京户部右侍郎夏邦謨題為薦舉
風力官員以昭賢能以激人心事内開切照
池州府銅陵縣篡爾有豪民徐正位徐正本
徐正誼徐文輔等父子兄弟弗良于謀財雄
一方横行無忌勢陵縣尹武斷郊原私置囹
圄禁錮平民賍耻之怨必報錙銖之利必專
侵奪併債准民田計萬有四千餘畝飛詭税
糧不下數千餘石毆死良民約十數餘命根
株盤據氣燄掀揚且締交貴游廣於結納平
居則虚為延譽有事則曲為救解養成兇悍
蔑視刑章小民被其魚肉敢怨而不敢言官
府畏其讒誣置逖而不隟閙地方茲患莫大
於此知府柯實卿到任數月痛民害之日深
首思剪除用清大憝遂計擒群惡悉論如律
積歲之患一旦氷消遠近騰歡人情稱快欲
乞早為超遷等因奉
聖
旨吏部知道欽此臣等照得生民之休戚係
守令之賢否銓司之黜陟視撫按之舉劾舉
一人而在位者知勸劾一人而在位者知警
故鼓舞之道彰而　朝廷之紀綱著矣今御
史江濬都御史夏邦謨先後舉劾知府柯實
卿同一人也或請不次擢用或請亟行罷斥
所論行徐正位同一事也或以為處置得宜

或以為偏私徇枉臣等私切駭異職當糾正
夫事體有一定之歸天下無兩是之理今一
人一事而議論頓殊彼此互異使善惡不明
而邪正莫辯
陛下所賴二臣以風紀一方表正庶位者何如
而乃如是漫然也尅今
聖明在上法典秩然近因撫按舉劾不公徇從
部院建議節奉
旨戒諭如或故違重治不宥欽此二臣正宜
開誠秉公奉揚
休命可也却乃拂衆論之公執一己之私狗情
偏聽自蹈前愆舉措如此銓司何憑以為陟
黜有司何賴以為勸懲哉其奏内人命數多
關係非小尤不可不為之處者伏乞
勅下吏部轉行彼處接管撫按衙門提吊原問
人巻從公查理如徐正位等果係刁惡則柯
實卿處之為是而江濬妄劾之罪不可不懲
如徐正位果係寃枉則柯實卿處之為非而
夏邦謨妄薦之罪不可不治併將疏内事情
一一查處劾奏
請發落庶公道昭而贊否辨別舉措當而憲度
肅清矣
申
旨權事宜以便遵行疏
先該都察院題為釐時弊以明
憲綱事内開近年撫按劾官下至丞尉甚為失
體令后御史出巡六品以下官貪酷顯著即
便拏問不許一概混劾等因節奉
聖旨所陳都依擬務要著實舉行各見在地方
巡按御史即宜精白奉揚勿負朝廷簡命如
或故違重治不宥欽此仰見
陛下振肅紀綱警飭臣工之至意臣等近查得
各處巡按御史糾劾之疏每曰除六品以下
遵例拏問不敢概劾而該部具覆每曰遵例
不敢擬議則是於拏問所不及者付之無可
柰何優游厭飫以貸不才者之妄為是皆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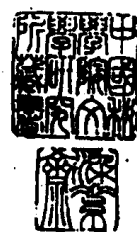
行者之過而非該院陳列
旨處分之初意也臣等切惟御史奉
命
出按一方所賴以振揚風紀貞肅百度至於
竣事舉劾則又振揚真肅之最要者舉之得
人則為善者勸劾廼得人則為惡者懲鼓舞
之機其應甚速近年所劾下至丞尉誠為失
體乃若通判參貳群治推官詳讞刑名知縣
親民尤為切近皆出於進士科貢之選其視
州縣佐貳丞尉經歷責望委實不同若槩以
六品以下不許指劾其間賢良守貴者固多
有一二強悍狡詐者或矯飾虛文以欺上下
或要結權貴以資窟穴或恣暴遂貪緣法怙
勢俾百姓敢怒而不敢言或狎奸黨比巧詆
深文俾僚屬可知而不可問若此類者苟欲
究治恐無告訐之詞輙行訪察或負違
詔
之慮即使查提得行究問倘其輾轉規圖曲
求逸脫或致蔓傷問官否則攄詞奏辯量改
他官以必厭飽貪婪若止舉註賢否以候考

察黜罷則三年之間惡肆罔極又其間尚有
罷軟老弱素行不謹者法僅止于去官罪不
至于拏問則將何以治之且如山西地方累
被寇患河南保真等處與有秋防至於他處
災荒宜恤及漕河一帶濬泉導河築堤疏淤
上下倚賴于府佐縣正者有朝不逮夕之急
廼至指劾不行拏問不及遷沿歲月荼毒肆
行僨治殃民所關不細夫通變以宜民擬議
而善治均為體國何惜詳明伏乞
勅
下該部更加議擬除州縣佐貳丞尉經歷不
許混劾通判以下等官罪惡顯著者違例拏
問外其中如有罪不至于拏問而善政無聞
治果出于尋常而實跡可稱者令得一體舉
劾以憑該部查覆施行則
憲
典肅而僚庶知所勸懲官箴飭而黜黎有所
依庇矣

恭進銀以助城工疏

臣伏聞
皇上恢宏
帝制　肇建重城宅中圖大屹然磐石之堅衛
國安民允矣金湯之固風氣咸萃體勢益尊
重光
先烈　垂裕後昆誠萬世不拔之基四海無
疆之慶也經營伊始庶民子來臣謬叨祿秩
義當趨事但職守所羈顧莫能遄遄望　闕
廷使切　瞻頌謹備銀壹百兩用助工費固
知涓流無補乎滄海敢將芹藿少效乎微忠

異常水災疏

據湖廣布按二司守巡下荊南道副使陳紿
儒右參議雷賀會呈奉本院案驗據鄖陽府
申准通判梁承華牒覆堪過鄖縣鄖四竹谿
三縣并鄖陽衛災傷除無災并災傷三分以
下不免外鄖縣地名坛州武陽等處災傷五
分例免二分鄖西縣地名香口等處災傷八
分例免五分竹谿縣名進峪河等處災傷六
分例免三分鄖陽衛地名尖灘滌窪等處災
傷五分例免二分其已徵在官者出示曉諭
照數給領未徵者查照應免分數於存留糧
內除豁免徵仍嚴禁里書人等不許侵損欺
瞞冒領外將應徵應免田糧照依勘災體例
分數明白及賑恤過軍民姓名用過穀數造
用到道會呈到臣案照先准戶部咨該臣題
前事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隨該戶部湖廣清吏司查
得災三分以下不免外全災者免七分九分
者免六分八分者免五分七分者免四分六
分者免三分五分者免二分四分者免一分
其原奏原委官員若有違限及聽憑里書以
熟作荒以荒作熟受財聽囑增減分數者俱
聽巡按御史查訪提問文職罷職不敘武職
降一級發回原衛帶俸差操等因題奉

欽
依俱經通行欽遵訖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
得都御史沈良才題稱湖廣襄陽荊州鄖陽
并河南南陽四府各屬地方災傷要將崩塌
城池區處修築渰没人户酌量賑恤及稱災
傷似應勘　奏各該衙門申報已遲秋糧既
經派行徵納例難蠲免乞要量行酌處一節
查得襄陽荊州并河南南陽三府各屬地方
災傷緣由及被災田糧分數衛塌陂塘城垣
等項先該各撫按官俱題前來已經本部議
覆通行各官查照踏勘蠲免優賑修理無容
別議外所據題稱鄖陽府屬沄洲等處一帶
軍民房屋畜產盡被渰没災傷廹切情實可
憫今稱申報稽遲錢糧固難輕免但襄陽等
處災傷既已踏勘徵免賑濟而鄖陽府屬州
縣衛所亦所當恤若照舊規待勘報分數至
日方議徵免賑恤不無愈加遲期有失民望
相應酌處合候
命
下本部移咨撫治都御史沈良才并咨都察

院轉行各該廵按御史備行該道各投委官
親詣前項被災州縣衛所　從公逐
一踏勘要見某處有收無災幾分某處有災
無收幾分定擬的確分數照例除被災三分
以下不免外全災者免七分九分者免六分
八分者免五分其餘以次遞減俱許　存留
糧内除豁不許將起運之數一概　中間
如有已收在官者查照原納人户出　大字
告示曉諭如數給領仍要禁革奸弊里書人
等毋得刁難侵損及欺瞞冒領其餘應徵之
數嚴限依期上納完觧製取批收銷繳亦不
許一概觀望致誤　圖計仍將被災軍民人
等通行審實議擬等第動支官銀或備荒米
稻量與賑濟用示優恤承委官員亦要盡心
體勘并不得聽憑作弊人員將無災妄作有
災增減分數賑恤不公者悉聽撫按官查訪
提問照例施行事完通將應徵應免田糧及
賑恤過軍民姓名用過銀米各數目造冊

奏繳青冊送部查考等因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備咨到臣已經案行湖廣河南各布政司并各該守巡官遵照轉行去後今據守巡該道會呈造報前來猶恐不的復行查勘相同除襄陽荊州南陽三府各屬災傷先該臣等委官勘報明白被渰人戶量行賑恤衝塌城堤估計修築俱有次第已該各撫按官造冊繳報該部覆題不敢瀆　奏外照得鄖陽府屬田地俱在萬山之中沿江低窪者盡行渰沒而山岐高峻者間亦有收據今勘報災傷隨處有多寡之異被渰有輕重之分固不敢槩免以虧　國賦亦不敢坐視以孤
君恩謹將各官會呈委官踏勘過災傷應徵應一免田糧分數及賑恤軍民姓名用過糧穀各數目理合遵依造冊繳報

薦舉賢能方面官員疏

臣本膚愚謬膺
簡命付以湖廣河南陝西連界五府一州之地道里荒遠山林深邃包絡險阻流移雜居生理未固易動難安故設撫民兵備守巡等官控制要害宣揚條章而布按二司總維大綱其於地方關繫非細若使任得其人則一方生民之利害官吏之清濁興革激揚自獲其理如其匪人則政事叢脞民病吏恣臣亦難免瘝曠之罪矣臣歷任二年有餘日夕兢惕其於各官之賢否悉心咨訪頗得其真除賢能任淺如湖廣布政司左布政使劉伯躍按察使陶欽夔副使李凌雲河南布政司右參政劉廷臣不敢槩舉外訪得湖廣布政司右參議雷賀自厲清修不畏強禦督理太和工役綜核詳明計賑兩郡災傷流移安輯原任按察司副使今降調陳紹儒才幹勤敏智慮周詳身任築城之役不避險難力排久困之民至今遺愛河南布政司左布政使鄒守愚淵源之學應用不窮精練之才施為自別句

宣兩省肇賞懋昭清白一心始終勿替原任
右參政今陞按察使趙正學性資方正心地
光明復久廢之陂堰汝民樂利理未完之案
牘憲臬肅清按察司副使焦璉蘊剛毅之謀
發英明之政初至恤民報災最實繼驅草寇
督戰奏功原任副使今陞江西布政司參政
潘鈇性有執持守尤端慎立山堡一方之保
障實資計擒巨寇兩府之生民受福陝西布
政司右參議冠陽德器渾成才能蘊藉安靜
不擾地方以寧況毅有謀礦徒悉獲原任左
參議今陞山東副使張鐸性行高潔學識宏
深帯管商洛上下服其嚴明條列事宜防守
見其經濟按察司副使錢泮才識明敏幹濟
勤能警官邪以安綏輯而貪暴知懲弭盜患
以靖地方而剝奪不起謝少南才氣英明詞
華藻縣昔參議河南黃洲之弊源盡革今督
學關內憲臺之風裁益彰此數臣者於臣職
事相關稽之政績察諸士民及巡歷所至知

其為賢不敢蔽而不舉也如蒙乞
勅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鄒守愚等
量資擢用則諸臣奮勵期關厥猷而臣區區
為賢為　國之微忠亦可少罄矣
公舉勅以勵庶官疏
竊惟生民之休戚係於守令守令之賢否係
於激揚誠不可不慎也臣受
命以來夙夜汲汲以安民為心而尤以辨察守
令為急曰所屬地方連年荒歉土著之尺籍
漸耗流附之聚散靡常姦宄易生蠹弊滋甚
欲興舉廢墜必得夫明作迅厲之才欲翊尪
扶衰必得夫悖裕和平之士然中人之性易
移而改調之官居半得人固難而責其治理
尤難臣於巡歷之時即事以觀其心因文以
考其政凡貪殘害民者徑自拏問其過惡已
著未經敗露者明開揭帖咨部今春考察已
去大半矣續選補者皆新任不敢求備以枉
其才又不敢濫舉以廢大公之典也除賢能

陞任漢中府知府劉夢元襄陽縣知縣周文龍賢能任澂裕州知州今丁憂余一鵬不敢概舉外訪得湖廣鄖陽府知府黎曉勳志節堅定政事詳明嚴稽察以警官邪風行七邑緩征輸以蘇民困惠及一方襄陽府知府胡汝翼智慮周詳事體練達慈祥之政遠近相安清白之操上下咸服荆州府知府袁祖庚才識英明持守廉潔鋤奸革吏數年之蠹政頓清節費備糧一郡之人心允協鄖陽府同知方純仁學行優長操履端恪舉屯政而有條署縣篆而無議均州知州范大儒器識渾成才猷精練遇盤錯而有迎刃之能厲清廉而東如石之介鄖陽府鄖縣知縣許子言有守有為克勤克慎吏畏民懷惠行弊革襄陽府宜城縣知縣郝廷璽質實不欺勤能有守勞撫字於被災之民盡心力於築城之役河南南陽府知府朱尚文心惟自潔事不近名處衡疲之地幹理克勤善上下之交剛柔相濟推官王汝安剖決詳明庭無冤滯之獄操履端毅人揚冰蘗之聲鄧州知州王道行青年向上雅志懋修敷德惠而治化大行剔弊源而姦豪遠避陝西漢中府城固縣知縣白桂才幹疏通性資明爽守以嚴而無玷蒞政敏而有聲商州學正朱本固儀容偉而師範克端才識優而政事可通湖廣鄖陽府竹溪縣儒學教諭佘光裕學行驗於作人才能可使從政此皆賢能昭著所當薦揚者也湖廣荆州府枝江縣知縣董燧年力精強幹濟通敏吏畏其威民安其政陝西漢中府平利縣知縣何承祺勤以集事而案牘不留慎以守身而姦弊知革此皆才力有餘所當調繁者也陝西漢中府石泉縣今丁憂知縣歐陽

中人之才易移之性處僻邑而心恣因官成而志怠以銀放金有同市井私債規利取盡錙銖科派里甲載滿歸囊威令難行受侮不恥河南南陽府唐縣知縣吳　原係改

調之官遂肆貪婪之性到任未及六旬還清己踰八百科罰銀兩里老吏胥皆有等第詞訟紙價原被證見靡有漏遺百姓不敢告狀則關外招呼地方朔望打卯則倡令報事富戶無故出銀蔬菜亦皆取稅庶民忿怨百務廢弛若以任淺量留地方難勝荼毒此皆貪汙昭著所當糾劾者也湖廣鄖陽府房縣知縣何　　性氣頗乖刑罰過當到任未久債主踵門即今亂罰紙錢恐後肆無忌憚但居官尚淺過惡未甚相應改教以保其終也陝西漢中府金州知州郭　　志知尚上下亦有為因性氣過直見忤上官始起語言之傷遂成盤詰之訟緣事既久展布似難但其官箴無議殊為可惜相應調用以盡其才也如蒙乞

勅該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黎克勳等擢用歐陽　　等罷黜何　　改教郭　　調用庶賢能者有所勸而益修不肖者有所懲而罔肆則政績咸熙兆民允懷矣

薦舉地方人才以備任用疏

竊惟人才之生於世必養之深而後發之盛蓄之久而後施之弘故古之聖王求之恒惟其舊而用之不遺於野良以此爾伏惟

皇上御極以來禮樂教化漸洽海宇英俊之士濟濟在列但其間或因事詿誤或陳疾投閒遂有終身未蒙録用者然帝臣之念秉時思奮靡不傾冀於

大造曲成之仁也臣叨任使當邊疆多事之時夙夜圖惟期得英雄之才以副

陛下側席之求臣之願也但臣撫屬地方科甲鮮少人才不多延歷之下得於見聞者有五人焉敢僭陳之在河南如原任兵部尚書今為民王邦端在湖廣如原任禮部侍郎今閒住宋廷立原任吏部員外今閒住李大魁在陝西如原任御史今閒住昝如思原任知府今終養傳應詔之數臣者其人品氣節推重

乎縉紳政事文章有裨於治理置之臺省必
有可觀授之藩臬足稱任使皆所謂卿之耆
彥國之楨幹也靜修既久悔悟益深精力方
強日月益邁及今不用臣恐漸就衰落不無
可惜如蒙乞
勅兵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王邦瑞等
度德量才隨宜起用俾應詔行令赴部必能
感激圖報思效忠貞之節必求無負於
聖明之世者當倍於恒情矣
條陳應援事宜以便遵守疏
嘉靖三十四年五月初三日該兵部會同吏
部題為再報緊急賊情事奉
聖旨沈　着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兵應
援寫勅與他上緊去欽此欽遵竊念臣本以
庸材幸逢
昌運叨居鄉貳贊理戎樞適值倭奴犯順吳越
傷殘近復延蔓江洋勢更猖獗
陛下不以臣為不肖畀以應援之
命臣敢不矢心自奮仰仗
天威期靖海氛以圖報於萬一恭候
勅命星馳外謹以行軍切要三事上塵
睿覽伏乞
勅下該部作速詳議以便遵行臣愚幸甚地方
幸甚為此開坐具本親齎謹具奏
聞
計開
一處調募奄得本部原議調河南睢陳兵
二千復名募民兵一千陝西鳳縣銀兵三
千又欲差官那借兩淮鹽銀選募徐邳民
兵三千俱奉
欽依遵行意固善矣但應援之舉事在燃眉陝
西銀兵道理紆遠未能卒至且未聞有統
領之官誠恐沿途騷擾致生事端必得兵
備參將各一員統之方為穩便睢陳存留
之兵分隸各衛已久勢難遽集查得入衛
民兵一枝見有參將統領衣甲器械俱亦

完備合添差兩司官一員催督啟行即將
存留之兵以充入衛庶乎兩便其名募一
節取揚州之銀以至徐邳道經千里不無
耽悞合暫借本部太僕寺見貯馬價銀三
萬兩差官運送前去隨催鹽銀還補一面
先行文兵備作速招集以便本官至日挑
選但近該漕運都御史陳儒奏稱賊勢緊
急已行徐邳挑選鄉兵堪用之民恐亦不
多合聽本官權宜於山東等處經過地方
即會同撫按兵備官名募務足三千之數
芻糧器械悉令齊備不許視為泛常以誤
大計伏乞
聖裁
一議軍餉竊惟師行糧從事不可緩且叨承
簡命職守與督撫不同應援之師係是客兵經
過地方官員亦以客視之行糧料草犒賞
銀物一時不能接濟萬師雲集張口待哺
勢甚不便查得先年大臣奉
命征討選委精力心計司屬官一員請發銀五
萬兩隨臣向往以便支給後有匱乏容臣
於各該司府州縣見貯本折錢糧并兩淮
鹽銀便宜取用隨具題
知一應出納數目悉聽委官造冊登記以憑查
考伏乞
聖裁
一議任使竊照運籌決策固在主師發謀獻
慮必資庶官故古之紀室參謀所以集衆
思廣忠益也今軍中事務繁多臣之智識
有限查得先年大臣奉
命征討經畧地方俱奏帶司屬官二員隨行以
備咨議訪得本部車駕司郎中郭仁員外
郎王遴俱風力老成及照郭仁巡經本部
題奉
欽依名募民兵事完之日一體隨臣前去再照
臣所領各兵一時烏合俱非素練要在將
領得人方能習服況每枝三千以一參將

領之分調截殺恐不充用訪得閑住總兵
官徐珏老成練達革任守備何鳳精力尚
強許其隨帶家丁以備差遣并其餘堪用
人員容臣取用伏乞
聖裁
辭免兼官疏
臣原任兵部右侍郎先該本部會同吏部題
為再報緊急賊情事奉
聖旨沈良才着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兵應
援寫勅與他上緊去欽此欽遵隨於初七日
赴鴻臚寺報名辭 朝聞續該太子太保工
部尚書趙文華奏為乞
恩再往督察亟圖滅賊事節奉
聖旨沈良才不必去欽此欽遵所有臣原兼憲
職理宜辭免伏望
皇上俯允容臣仍以右侍郎在部供職臣不勝
感戴
天恩之至

序

送大中丞克齋李老先生擢南京少司馬序

淮揚東控江海南接留都西通滁潁北拱 京
師舟車商旅之往來貢賦鹽貨之叢集重地也
嘉靖丙辰島人犯順
皇上採廷議開督府置都御史春夏駐劄淮揚
秋冬駐劄廬鳳保護運道防守
陵寢總理兵餉振肅風紀重任也丁巳員缺起
豐城克齋李公蒞其事是時建設日淺規制未
備兵旅餽饟相仍採辦征需百出公私騷然公
至先撫字而緩催科革軍餉大户減排門鄉兵
禁有司科派抑刁訟投獻又條列所當施行者
數十事上之 制曰可乃選精鋭備器械量征
調處錢糧立什伍以練兵團保甲以糾衆分布
將師謹守要害水具戰艇陸增戍兵修沿海諸
堡築天長寶應二城淮南數千里星羅雲布遠
近連絡軍聲大振戊午夏賊諜知有備遂不敢
近今年春防禦益嚴又奏調邊兵二枝令遊擊

丘陛領之以便策應夏五月倭乃大舉百艘分道並進通州主師不支突入焚掠公馳至泰州諭海防副使劉公叅將丘公屯重兵於如皋先遣精銳趨白浦據勝地以待賊果大至利於速戰時東南風急公堅壁不出竭誠致禱頃刻風回乃擐甲誓師斬一二不用命者由是人人思奮順風縱火直斫賊營遊繫騎兵分兩翼衝之自辰至未連戰數十皆捷斬金盔乘輪酋首一人賊乃奔潰由富安東掠海道遊繫受公方畧以水陸之師隨賊追襲公親提大衆間道詣淮安馬羅以期夾攻賊欲分我兵力復以千餘一出西亭一出丁堰公分遣偏裨殲丁堰之賊於潘莊殲西亭之賊於小麥港白浦殘孽直趨廟灣意淮安之無備也公先至乃合諸軍一鼓平之三路之賊俱絕公乃班師先是三沙有賊千五百人焚刼江南官兵攻圍數月累戰失利乃假舟潛渡七星港冦我通州公檄諸軍敗之於舊場敗之於仲家莊又敗之於茅家墩三沙之則又絕是役也大小數十戰前後斬獲首級四千有奇予獻本兵時四方奏報者或擊墮歸或掩不備未有堂堂正正如今日之烈者捷書上

聞

天子嘉之擢南京少司馬士民父老感其生全之恩扳留莫得也相與建祠祀之寓遐思也於是海防徐隸三大夫請言為贈予曰才野人也聞海上之捷儲兵諸大夫馳驅兵間果得聞其詳乎海防劉大夫曰兵貴萬全多算者勝公凝神蓄智炳於幾先微乎動於九天而不知其高浩乎沉於九淵而莫測其深故運籌帷幄變化若神公善謀兵徐翁大夫曰兵凶戰危猶豫則敗公剖決詳明志慮堅定悉事理於毫芒識事幾於俄頃勿貳以二勿參以三公善斷兵頗胡大夫曰好惡異情常變異勢厲禁則爭姑息則玩公推誠心以御下嚴紀律以統軍號令之布凜若秋霜賞罰之行堅如金石公篤信兵鳳岡子曰有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才有非常之才

必有非常之業公文章氣節海內所宗方其高
臥龍門也讀書講學以樂先王之道然覩時勢
之艱憫斯民之溺胥中國已壽之熟矣及感三
聘之勤際風雲之會指揮經略動中機宜故能
殄滅方張之夷發舒華夏之氣夫謀者勇之倡
也斷者智之決也信者誠之貞也能是三者致
勝之道幾矣昔郭汾陽起於閒廢募散亡以破
吐蕃而著克復兩京之勲裴晉公誓不與賊俱
生親詣淮西而成平蔡之績垂名竹帛照耀千
古白浦之役若非公先事豫謀以遏其鋒使賊
過如泉江淮震驚其害可勝言哉摧陷廓清之
功真與裴郭比隆矣方今
主上寤寐賢哲而公特蒙
簡知出將入相將來餘事南司馬之命亦試蕭
望之三輔意也公何讓焉公行矣諸大夫疏附
先後同有其功
朝廷既蕃錫有差矣知海上之利害險夷者莫
諸大夫若也　當宁之擬議縉紳之推讓中丞
將次第轉遷同有是功則同有是責妖氛春汎
事難逆知其設施措置之方蓋已試之效也詩
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易曰神而化之使民宜
之建久大之業以貽淮南無疆之休野人所深
願也諸大夫曰疆場之事得蓍龜焉敢不拜教
請書之以為行贈

賀邵大夫衛野陳公撫按交獎序

崇陽陳侯治泰之二年政通譽流巡撫中丞劉
公操江中丞萬公侍御金公黃公何公戶部員
外郎黃公大僕寺寺丞楊公交獎之詞曰志鋭
行端才優學贍都遠迎供億節新仕繁文曰至
意愛民小心慎事曰寬嚴相濟清慎兼資不激
不隨有為有守曰質直宅心明慎制行拓株餓
民勤捕盜賊曰勤事而積案不留惠民而兌期
無爽曰馬政軍需幹理必勤惜財愛民節慎惟
力嘗考循吏得一節一行皆謹書之况悉有眾
善乎在上者褒賢以勸非溢美也於是二守少
山楊君別駕三山王君詣於請言欲飾圖備禮

張筵陳樂以侈盛事衛野聞之曰百姓流移征苛繁急方戚戚于懷是益吾過也敢辭若贈言固所願焉鳳岡予曰卓哉衛野之行也今之從政者信義未孚惠愛未洽汲汲然求以自售或上知矣則張皇粉飾閧動一鄉甚者鳩眾歛則以自豐潤今衛野實勝名著撝謙不居賢於人遠矣古之談政理者曰不盡民情不盡民力不盡民財三者無甚高難行求之古今允蹈者蓋鮮衛野湖湘英彥方釋詩書理郡事宜其眩才矜能躐取聲譽為速化計顧下車之初憂民一念見於顏面抳瘡痍恤窮困若慈母之撫嬰也若陽春之煦物也詞訟刑獄委曲詳讞法所當加猶諄諄語之使心服而後已性廉儉自居處服御以至賓客供應不苟取一物見芬華奇麗必蹙然不安尤惡承奉或有拂意即欲解綬去進退出處澹如也有不得已之工剞量經費度材掄力不累貧民故郡治公宇煥然一新眾不知費真不媿茲三言矣吾陵僻居海隅昔稱易治近遭兵革因以饑饉譬如尪羸之人扶持元氣始獲生理投以瞑眩之劑則仆矣夫相時飾治者達權者也因民立政者通變者也衛野知體要者歟昔漢王成為膠東相勞來不怠復流民八萬餘口治有異等賜爵關內侯後詔檢勘皆其偽增黃霸為潁川守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安全得吏民心治稱天下第一及為丞相功名損于治郡時無實心為民不能永終譽耳良吏且然況其下者乎古今人不相及豈確論哉衛野任一載矣即來上官之褒迨三載考績課最 上聞 天子璽書旌擢內而即曹外而藩臬任愈重其望之愈深望愈深其施之愈大書曰沉潛剛克高明柔克傳曰政寬糾之以猛政猛濟之以寬夫人情事變無常以一人聰明馭之一于寬柔則威褻不振易流于弛一于剛猛則澤不下究易流於苛故推行操縱聖人慎之今衛野堅持是心充之以才益明神先王之訓異時樹奇績

為名臣安往不利哉友朋道喪久矣進言者無箴規愛人者以姑息日趨於諂僞今衛野勤身率下同寅協恭以康吾民二君不過失相規德業相勸撝讓堂以敦古道此風行轉移之機也予故述其所已行而推其所未及以答惓惓之請衛野豈以為贅哉二君起謝曰先生之教豈獨衛野所樂聞二子將銘之座右日周旋焉遂登之于軸以賀

贈郡侯石溪陳先生擢南京刑部浙江司員外郎序

莆田石溪陳侯治泰二年政通譽流

天子知其賢擢南京刑部浙江司員外郎三山王子過余曰世臣寡學幼承父兄之訓勉强豎立隨宦京師稔聞士大夫緒論矣但臨民之事未諳今倅于泰惴惴然恐弗勝石溪先生指其迷而納于善日勤勤焉嘗曰居官之道毋眩名毋矜功本深木茂水到渠成效自見矣奉以周旋罔敢踰越今行矣失所依歸乞一言伸仰戴之意余雅知侯者復何請焉自先王禮讓之教熄從政者務刑名術數而不修禮樂教化之源飾節度儀文而罔崇忠誠惻隱之實故風俗日壞治化隨之衰求之古稱循吏赫赫在人耳目者惟漢龔黄卓魯為盛考者傳記所載不過曰賣劍買犢治道去其太甚教民禮讓政有三異而已無甚高難行之事希世絶俗之能皆名當時而傳後世擇術者亦何貴于異哉石溪閩海之英擅文學擢高科出宰劇邑入官春曹凡

國家典章制作皆賛大宗伯以行天下之事計慮精熟來守吾州也見户口流移田野不辟憂形於色曰與其擾之孰若寬之與其急之孰若緩之遂畧文法除瑣煩不察察為明不矯矯厲威輕傜息訟與民休息如慈母之撫嬰兒也如陽春之煦萬物也雖政事旁午羽檄交馳惟鎮静處之日與弟子員講經義談詩書增廣學田以周不給積久化成事集民安真不愧其言也或者曰政寛則糾之以猛政猛則齊之以寛二

者不可偏也然則孔子之言非歟夫相時飭治通變宜民達權者也昔人以政喻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絶吾泰承兵旅饑饉之後力困於轉輸財靡於聚歛室如懸罄野多蔓草譬之病者尫羸元氣已微善醫者培養扶植從容以俟之庶幾生理可復妄投以瞑眩之劑則仆矣君子稱量政理如持權衡所以能成天下之務也若嚴刑峻法取一時之譽於已計得矣如百姓何此石溪不取彼而遺此也方今海内之勢如人一身吾州特一肢耳東南可慮者尚多也石溪今陟郎曹與當道公卿比肩而立上下其議論宣民隱達下情舉一州則餘可推矣使在上者知倒懸之勢如此其急相與盻謀協慮豫圖長治久安之策以紓

九重南顧之懷況悲人窮憂國計又所樂聞者此野人之深願也石溪望蘊資深行將歷憲司為總鎮照臨茲土舉今日之所行推廣敷布篤輕車而就熟路奏膚功樹異績使後人稱之曰此泰人父母也甘棠遺愛沛於海陽寧有窮乎夫友朋道喪久矣石溪端本率人同寅協恭可謂能信於友三山樂取諸人施於有政可謂善推所為二君揖讓一堂以行古人之道則余言也夫豈徒哉

壽文

壽封山陰縣知縣周野和親翁先生七袠序

泰興古名邑其地平衍無高山峻峯南枕大江水自西而東注者蜿蜒環抱維揚至海陵百里間風氣凝萃往往成巨鎮爲黄橫其一也雖無城郭之限然人物繁盛土地肥饒與大邑等今封山陰知縣何周野先生實家焉肇自　國初仡無顯者惟何之先世孔庭公始遷於茲七傳至體素公好義樂施鄉里推重輸粟賑饑　誥旌其門十傳至周野公其兄篤齋舉弘治壬戌進士歷任太僕寺少卿堂兄仲長舉正德辛未進士歷任廣平府太守其子豊里舉嘉靖丁未進士歷任兵部職方司主事甲第雲仍宗屬日

或黄橋之名益著人傑地靈信非偶也周野倜儻有大志少習舉子業種學緝文蔚然馳名以例入國學授定海縣丞才識明敏庭無留事政不便者數與令爭故多惠愛浙人德之未幾以賑方貴遂解繳曰吾有子矣何事于丞歸即杜門不復城市日與諸父兄教其子弟諸書飭行勤稽力耕日改月化駸以成俗入其鄉凡尊卑有序車服有章揖讓雍容威儀端恪者何氏子弟也阡陌連雲桑麻蔽野棟宇翬飛倉庾櫛比者何氏田疇也花竹清茂禽鳥和鳴亭榭參差烟霞掩映者何氏園林也周野杖履逍遥于其間苟狥世俗之好娛耳目之歡無不可者公獨澹然益廣義田立鄉約周急拯危汲汲不暇鄉人譽之頌之公若弗聞也嘗曰上不能攄謀策以裨

君下不能端表儀以範俗天地間一蠹也或者疑之以問鳳岡子鳳岡子曰鴻鵠高飛志在千里江湖不洩匯納百川基之宏者受自大也昔唐臨為萬安丞決獄明恕宋安恭為龍泉丞操履清貴後皆躋膴仕而流芳名周野有二子之才而無其遇不得顯白於世然四時之序功名者退遇不遇天也何容心哉洪範五福叙壽為首孟軻序達尊齒居其一此天之所靳人之所難周野今年七十矣 封章榮錫烏紗鷩章孺人偕老鳳冠霞佩蘭馨滿室萊彩迎輝先人之至榮天倫之樂事備矣達人大官恐不欲以彼易此也夫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易曰恒其德貞其周野之心與或者之疑淺乎知公矣我

皇上御極四十年和氣充溢芝草玄龜休徵疊應其禮樂教化之澤漸被海宇者至深且厚山林岩谷豈無抱素養真長生久視如喬松輩以瑞國者但未 上聞也周野精神完固福履康強大耋期頤後尚未艾夫天壽平格以佑殷純嘏眉壽以保魯壽之有益于邦國也如此予故

即公以驗之不特侈何氏一門之盛也歲在庚申十二月廿四日值公懸弧之辰方洲袁子雲岡王子謁予請言為壽予因本其家世源流之遠積善致壽之詳所以致此者皆
皇恩休養生息之效也備書于軸併質之諸君以為何如也

壽同安尹方洲袁先生七袠序

嘉靖辛酉方洲先生七袠矣十一月十三日實懸弧之辰周野何子雲岡王子竹梧顧子臨淮強子諸西園丐言為壽予曰老母九十兄六十方洲皆贈之言矧公行誼有足多者今日之役敢以不文辭哉夫君子之道出處而已矣際風雲之會贊謀陳力勳在廟廊宣化承流澤被黎庶及其功成身退也嘉言懿行能刑厥家洪度清操坐鎮雅俗雖顯晦大小之不齊要之有裨于世而已孟氏曰其君用之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孝弟忠信易地皆然君子之全德也若夫得志則浮沉取容漁獵爵位不得志則鬱靡頽惰汩没貨財雖趙孟之貴陶朱之富天地一囊也何足有無哉方洲先生幼性穎敏長富問學孝敬著子騫之譽友于敦司馬之風以麟經舉嘉靖乙酉鄉薦蔚然馳名取金紫如拾芥耳禮闈屢奇即曰吾家世清白幸叨甲科老親不沾一日祿養後雖駟馬千鐘懷子路之恐非吾志也乃就選銓曹得宰閩之同安時尊甫質庵公年八十有八康強精健不欲迎養四時供具使者相望于道鄉人榮之同安民窮俗薄公輕其賦稅鎮以廉靜厚學校崇節義謹磨勘以杜奸欺修城垣以嚴保障期年政成然性介直不善逢迎適監司者剛狠自用少忤其意拔摘論罷一時士民稱寃申訴竟不能回公嘆曰去就命也求無愧此心而已遂怡然就道士大夫祖餞供帳閧動城邑贈送詩章琛璣盈冊百姓攀轅卧轍號呼百里不忍釋者殆千人謠曰天無眼侯坐杆決不明侯去程得人心可知矣公歸力耕奉親讀書教子未幾質庵公終喪葬盡禮閒

與小石中丞平野僉憲爲真率會葛巾野服觴咏追隨樂道安貧取于不肖鄉評推重焉昔陶彭澤不束帶見督郵飄然賦歸清風高節照耀今古公被誣而黜用不罄才無幾微見于顔面出處殆似之然考史策靖節壽僅六十三諸子不事筆硯公年七十精神完固步履輕便令子好文循禮卓然豎立所得更多矣予與公同居里閈同泛郡庠同上春官考德論藝其業同美善疾惡其心同予叨仕宦奔走南北幾三十年今又歸老于鄉孔子曰及其老也戒之在得凡一念之動于妄一事之畔于理皆得也衛武公九十有五猶作抑詩以求戒規崇養懋修雖老不倦類如此方洲素習參同悟真之書得煉精固神之術耋耄期頤後未艾也予少公一紀山林歲月將來無窮友朋道喪久矣平居咲語徵逐握手出肺肝及臨事變反眼若不相識真有如昔人所言者予與方洲出處大節既同敢不脫略世態服膺聖賢之訓敦古人責善之義以同勗哉

壽徐母高太安人七袠序

海陵徐母高太安人者大中丞小石先生之配少保大學士高文義公長孫女也嘉靖壬戌初度七袠五月二十五日實維誕辰鄉士夫請言壽之予念納交于徐氏伯仲間通家四十年知安人之賢爲詳敢以不文辭我安人正德辛未歸于徐時少司空北屏公張太淑人在堂家法嚴整内外肅清安人奉事惟謹得其懽心滫瀡豐也烝嘗潔也咸稱其孝先生舉進士官户部好文廣交常賓朋盈座談詩命句或至夜分安人脫簪珥供具不怯及擢藩臬政事叢脞應接益繁先生性脫略不親瑣細安人綜理周密無内顧憂咸稱其勤嘉靖丙戌主政考最推封安人雖出華族荷茲[illegible][illegible]寵[illegible]親女紅勤織紝性厭浮靡身衣弋綈咸稱其儉奉叔以禮教婦以嚴訓諸子多義方視庶孽若己出和遇娣姒加恩懷臧獲咸稱其慈先生拜中丞巡撫順天

比之匪人詿誤留京安人避正堂牀褥寢苫飯糗數年公歸乃已咸稱其敬先生築園城中與弟西村院幕友爱諄篤終日怡怡偕郡中諸君子結社賦詩花辰月夕先生無日不進客亦無日不從鄉邦傳為盛事于棠

恩賜歸先生歡動顏色觴咏追隨窮極晝夜凡客飲酒漿安人躬為執爨殽核楚楚雖頻繁弗怠喜于得朋鮮夫君抑鬱之懷知所重也咸稱其恭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貞吉詩云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治內婦職也然雞鳴雜佩存於風令妻壽母歌於頌列傳所載賢母孝姬光映簡冊夫孝也勤也儉也慈也敬也恭也丈夫有一善尚欲顯述安人兼之非賢乎是知經以嚴內外之分立天下之大防也傳以闡幽隱之善垂天下之大閑也豈可執一論哉安人今年七十矣耳聰目明氣完神固家嗣服官著清廉之譽仲氏嬅氏有文季氏各膺章服歲時伏臘戲綵承顏女孫燒膝蘭芽輝映天倫之樂備矣至和充溢耄耋期頤後福未艾也夫王道始於彝倫閨門基乎萬化周詩咏文王之德必推本太姒之賢而太姒之賢亦以彰王化之盛高文義公昭代名臣徐門累世閥閱小石先生忠厚長者蓋安人德有所本其享壽也固宜然二氏家教刑於亦足徵矣詩云樂只君子福履綏之易曰坤厚載物德合無疆信非偶也予與諸君先生友也今日登堂稱祝皆景仰先哲叙述安人美行明家慶源流非一日之積為徐氏子孫者思先澤之難忘踐芳躅而勿替惇典庸禮益懋厥脩以顯揚於無窮此友朋責善之道亦母氏之心也遂書之于軸鄉士大名氏列左方

壽中順大夫廣信太守近山先生王公六袠序

寰宇清淑之氣渾淪翕聚及其發也自博厚而悠久孔子論帝王受命而興曰必世而後仁及推周室人才之盛上擬唐虞之際世運雖循環無端而貞元之會休徵應焉在天景星慶雲在

地龜龍麟鳳在人福祿壽考我
皇上御極四紀于茲今秋八月適周一甲子萬
方恭　賀益爲太和瑞鹿僊桃靈芝白兎交致
疊見廟廊濟濟皆耋耄之英窮鄉下邑之士往
往間登百歲詩云周王壽考遐不作人非其驗
歟吾鄉近山王公初度六袠九月七日實維誕
辰郡大夫縉紳恭祝
聖壽之後咸登堂稱慶丐言于余余曰然哉其
明良之會乎夫士生盛時患未得沾一命之榮
既登庸矣又患不能有成近山兼之又逢昌會
譬之滄海波濤洶湧風雲倏遇魚龍乘時奮躍
于化育之中豈非曠世奇觀乎余憶鄉薦時讀
書西寺近山朝夕與居探其蘊藉汪洋演迤浩
乎無涯叩其文詞舂容藻麗淵乎莫測服義樂
善沛若江河厲志守身嚴若霜雪純明篤實之
君子矣王氏世爲海陵著族先曾太父敬庵公
有名郡庠以貢授嵊縣司訓陞蒙陰縣教諭訓
迪有法多士化之家學源流有自云後余舉進
士出宦兩都近山名嘖嘖起登丁未進士授浙
之諸暨尹事繁訟健號稱難治公平易之政清
介之守威惠并施四境大治大司冦夢山翁公
邑人也時貳本兵每頌政績鑿鑿可紀徵拜工
部主政時　禁苑大工百務叢脞公從容剸量
賴以克濟繼遷正郎督張秋河道禁革常例授
剔奸蠹啟閉有法公私便之擢守江西廣信嚴
以馭吏簡以臨民謝苞苴以杜請托務節省以
舒民財功名駸駸乎升矣公性恬淡不樂趨走
歲事入
覲即解綬歸人共惜之公獨怡然余時里居相
別三十年一旦聚首何歡如之相與結社論文
以續河洛之英吟風弄月以尋舞雩之樂博典
庸禮以定鄉約之規崇雅黜浮以厲廉靖之節
花辰月夕觴咏追隨無間也夫君子大節出處
二端而已出則有益于國處則不媿于鄉孟子
曰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
忠信近山舉賢科祿中外官轍所至聲稱赫然

方躋耳順金紫委蛇心平氣和神完守固期頤耄耋後益無疆且讀書課耕以督子弟分財給穀以睦宗姻勤儉立家謙恭侍士樂靖節之幽散履滄臺之高蹈芝蘭瓊樹後先輝映求之人世可謂無負矣余多公一齡既病且衰倚玉聯珠自媿弗力辱公教愛無能酬之昔武公九十有五猶日聞鑒規孔子曰及其老也戒之在得聖賢勇於自克如此大難制者欲也易衰者氣也將來歲月無窮焉能保其初心乎故君子貴未然之防哲人謹令終之訓敢不懋明厥德期與近山共勗哉雲岡王子竹鳴顧子曰壽而贈言美不忘勸古之道也豈惟二君凡我縉紳皆當服膺也遂登于軸以慶

壽表兄竹梧先生七袠序

君子處休明昌盛之時而能全進退出處之節當豐亨富貴之會而克享子孫胤祚之隆四者得一焉人生之大慶況能兼乎兼之者余獨見
表兄顧竹梧公乎竹梧公者海陵舊族也其父
尊溪公予表舅也故詳其家世尊溪老成縝容舉動有法鄉人稱為長者幼通刑書善謀能斷鄉鄰有疑事皆就之公為區處詳悉人咸悅服然性謙和循循誘人為善議論悉歸仁厚仕至都昌縣丞官滿告歸邑多惠政休致三年給文問訊者不絕吾鄉傳為盛事君子曰顧氏之興其肇基于公云竹梧繼之以明經為弟子員每為上官賞識充其才取青紫如拾芥卒奇于數屢困場屋貢授雲南廣通縣知縣鄉人稱屈公怡然赴任無何其季子俞舉己未進士授浙江平湖縣尹以最徵拜御史公一任即解綬蕭然囊橐不以介意力耕教子修葺舊業結社賦時逍遥林壑諸郎亦能服勤幹蠱資業日豐于俞無內顧憂盡心職業名譽隱然動于京師顧氏恩榮之盛遂稱于淮南矣勃然而興若膏之方燎也若泉之始達也若景興慶雲人所快覩也積之厚者發必大源之深者流必長理有不可誣者嘉靖丙寅竹梧公壽七袠蜡月二十

三日誕辰先期京師自太學士石鹿公以下及鄉縉紳咸繪圖丐文稱祝登其堂見其錦章繡句揄揚贊述珠璣玕琅金碧輝映皆名世之文也鐘鼓在序絲竹成列酒殽惟馨籩豆孔楚賓筵之盛也入其室左圖右史玉軸牙籤虞琴點瑟周鼎商彝太古之器也竹梧公烏紗銀章絳袍紫綬出自阼階謙恭揖讓肅肅雍雍有德之容也兒孫滿前承歡戲彩翠竹青松瓊枝玉樹稱家之英也猗歟盛哉厥配徐孺人明年某月同壽翁媪偕老具慶一堂又人世之稀逢也竹梧公即今七衮方且對客揮觴留連繾綣夜以繼日精神內蘊文明外宣將來歲月更無涯涘子俞芳年偉器行將卿相諸季文藻煥發如水湧山峙縱封顯揚不一而足詩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言未艾也是日也珠履紛紜匏尊交錯雲岡王子舉觴歌曰瞻彼南山穹窿其岡雲霞晻映日月流光上挺千尋之松柏兮引萬里之清江滾滾兮方至脈脈兮未央願公福兮與之相將近山王子歌曰瞻彼南山白石鑿鑿聳華蓋於中天散翠微于萬壑上列群僊中藏具闕練九轉之靈丹駕千年之玄鶴餐烟霞而常存賴金石之堅確願公壽兮無疆渾一氣之磅礴鳳岡沈子歌曰瞻彼南山白石齒齒詒厥孫謀以燕翼子蘭有馨兮桂有芳鳳九苞兮獸麟趾駕王謝而非倫驅竇張而並美觀春葉之燁燁收秋實之纍纍願公子孫兮繩繩未已於是竹梧避席而歌曰衆賓樂兮我心怡薦椒馨兮飛瓊巵感

皇恩兮意無極祝

聖壽兮歌周詩青陽既由離飛霞滿堂拍拍生和熹高燒銀燭照綺席梅花艷艷生華滋諸公況是當朝彥高情繾綣兼多儀兒童驚喜見此客頓覺光彩生門楣瓊琚欲報媿不腆口囁嚅兮心遲疑惟願壽籌添海屋同登仙籙躋期頤年年此日張高宴留取朝野觀丰姿歌已賓主陶然東方漸白遂次第其語書為壽言

壽鳳城兄大七袠序

嘉靖丙寅　鳳城兄七袠十二月十一日誕辰也先期鄉縉紳親識咸請文致祝吾叔應詳氏詣予曰鳳城姪七袠矣吾今幸慶七袠有五尚賢姪亦八十有三岡姪亦六十有一萃于一時盛事也思吾父兄弟五人皆力耕服賈獨汝祖讀書仕止司訓汝父繼之不仕今大顯於岡姪舉進士歷任卿貳　朝廷卹典使五氏子孫得以安于耕商廩有餘粟女有餘布享太平之樂者皆汝兄弟所貽也乞一言為賓筵之慶且訓子孫使不忘所自也予曰唯唯夫千尋之臺非一簣所積百川之派非巨源而成吾家海陵近百年始有今日豈偶然哉余夙侍諸祖見其丰格稜峻眉目疎朗異於常人皆壽七八十歲先太淑人備道吾祖篤行循理言動有法謙恭雅靜溫然長者植本固而發源深所由來遠矣先考不幸太淑人撫育二孤兄總家政然草昧未造剏極未復仕茲經營功力十倍艱難險阻辛苦備嘗矣然不屈之節難奪之守確乎金石也予舉進士官京師食指日繁經費益大始盡力于南畝櫛風沐雨穿雲步月廣闢阡陌恢洪基業肯堂肯構輪奐翬飛二十年間內外漸有綸緒嘗曰非務豐殖以自潤盡吾分耳弟宦達于外而內不理予為不才子矣鄉評極稱之事在五袠六袠壽文中容當刻之家乘以垂永久但其太節大義人所不知不能謹摭拾以詒後人兄天性孝友不拘拘於滌瀡定省之常惟務夫孝養真切之實兄弟怡怡常存規諫喪葬盡禮雖費不恤一喪一慶動至數年斗粟尺布弗歸私帑自甘恬退不履公門却學田辭羨地致美上官憐窮貸釋重倅見稱鄉論然性質明辯人不能欺遇事風生善謀能斷故鄉人有事多就之忠告曲處不為面從平生拯人之危最多然嫉惡太嚴面折人過或以致怨者終不較也遇例冠服章身非其所樂每充鄉賓常以事辭不赴故君子重之昔孟嘗信陵之在戰國奇謀秘

計救難鮮紛有聲諸侯今考其事蹟皆撓權詭詐不合中正亦能名當時光史冊兄處太平時退伏草野無能表見獨施之家惜矣及余歸休卜築西園兄亦聯生二子岐嶷可愛暇則奉太淑人往遊相與曝背芋簷弄孫抱子葛巾野服徜徉亭榭客至則園蔬野蔌雅歌投壺非絲竹而樂不肥鮮而美昔司馬公年六十歸老于洛其兄伯康近八十日拊飢寒而衣食之吾兄精神完固步履矍鑠飲啖如壯夫所得更何如也歲時伏臘延吾叔并五氏子孫燕集於嘉樂見一之堂長幼成列獻酬有容陶然而醉蓋忘其老也氣和則形和形和則天地之和應將來歲月寧有窮乎欲知今日豈享之故當思祖宗積累之難思祖宗積累之難當法諸父行履之實孝友其本也勤儉其要也為善不倦循理而行無淪流俗取信鄉人其庶幾矣吾叔舉觴曰子雖老敢不率子姓以無忘戒規各書一通歸奉以周旋也

壽朱母太宜人徐氏八袠序

太和精靈之氣充塞宇宙及其久也發乎禎祥在天為景星慶雲在物為龜麟鸞鳳在人為福祿壽考生化不息休徵類應其理然也我
皇上御極三紀于茲深仁厚澤覆冒涵濡普天率土家詩書而戶禮樂太平之盛比隆三代故揖讓於　廟堂以佐
垂衣之治者皆伊呂之耆英通都大邑窮山空谷之逸民如喬松之壽下至閨門蓬蓽之內亦有多歷年所之壽母盛矣哉余官[illegible]之經履耳目之見聞者甚眾今於徐文宜人又一驗也太宜人乃竹莊先生之配東武父母大人之母也徐本山陰望族厥祖通判公選所宜配時竹莊公能詩學行為鄉閭所推遂聘之太宜人既歸克閑婦道治家御人皆有楷法祖姑太孺人鍾愛之太宜人亦能先意承奉曲盡孝敬生二子三女次曰公策長即東武也不幸竹莊公先逝太宜人守節自誓操井臼以力家和膳丸以

教子延請名儒日與講誦竭力供具不計有無東武公得以肆力問學蔚然文名舉辛卯鄉薦吳越之士爭先受業僉有至顯官者今咸以公輔期之後竟屈於春官投筆嘆曰祿不逮養古人所恨吾親老矣養之善奚必五鼎千鍾哉遂俛首就選授彭澤令在任四載尤多惠政嘉靖丁巳以最徵拜大夫守奉泰地僻民淳昔稱易治近因倭擾海上用兵羽檄交馳上官又部使者日相望於道軍旅之往來供應之浩大征需之苛急轉輸之艱難財力困乏歲又大歉東武公下車一意撫綏與民休息除不急之務罷無名之征晝則仕命走應接之繁夜則理簿書刑名之細既無倦容又無懼色期年流移者漸復僵仆者少蘇乃舉其政所當先者修葺城隍隸保障也整飭器械嚴武備也移建軍倉重國儲也開通市河興民利也禁絕常例戒苞苴也由是上官旌之士大夫頌之百姓歌之東武公聞之曰予何能哉夫有所授也母氏常庭訓曰居官之要貴於務實牧民之道在於體仁今之從政者有意近名矣編縫奔競飾文具以要上官之知民隱不恤也有意立威矣鞭撻陵轢拂百姓以從己之欲惠愛罔施也吾惟勤以集事不期旦夕之功廉以律身不求炫赫之譽如斯而已余何能哉鳳岡子曰服善者心虛識遠者受大丁巳之春吾泰罹兵荒之後當時事勢譬如延遭之人氣息將盡擾之則仆矣東武公不動聲色撫摩矜恤如保嬰兒故能轉危為安易亂為治吾人所共睹也乃撝謙不居歸美于親序矣昔陶大尉家貧勤學母紡績資之孝廉范逵寓宿至剪髮鬻饌撤卧薦以秣馬王永寧隱居母知其必貴房玄齡杜如晦見過驚喜治具脫簪珥而不悋當時人稱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今太宜人有義方之訓東武公又能施于有政則享五鼎之養躋大耊之年兒孫鵠立甥楙雲仍豈偶然哉剡山陰古會稽也山水明秀精靈萃焉又人才之淵藪也東武公衣冠舊族世

德家慶積之也必深則發之也必大今官業方新水湯山峙行將遊秩内卿表儀朝著爲朝廷據忠宣力之日太宜人祿養優崇怡顏順志精神完固福履康强膺晉錫之恩拜重封之典童顏鶴髮霞帔鳳冠躋期頤上壽以演朱氏無疆之休不但如今日已也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極其斯之謂歟戊午九月二十有八日實惟誕辰吾鄉縉紳周野何子方洲袁子少墟儲子臨淮張子相率詣予請言爲壽余固喜聖化大而有徵太宜人賢而多壽郡大夫勞而不伐皆可紀也遂備述之登于錦軸偕諸公以進祝

壽大封君龍溪先生七袠序

封奉直大夫兵部職方司員外郎龍溪翁者大憲使白川老先生之父也嘉靖戊午壽躋七袠十月十一日實惟誕辰泰州儒學學正樊君城周君濂周君希朱簡君籍率弟子員田恩冒儀等詣予請言遥祝之夫人之於親無所不愛也居則温凊定省以致其懽離則輒轉瞻慕以寓其思故陟岵之詩瞻雲之感亦情之不容已者也白川公奉璽書東憲茲土不得稱觴膝下諸君體其情托之聲歌以慰其思厚道也何敢辭夫天之篤厚君子成光明俊偉之業者必賦弘毅之才以竟其施人之欲承乎天享豐亨悠久之福者必備純厚之德以大其受二者相須而成克全者鮮矣予獨有見於劉氏乎竊聞龍溪翁楚之英也性嚴重倜儻不群讀書通大義不務儒生章句學喜任俠輕財好施拯危濟急常恐不及生白川公嚴於教廸學成行修舉庚子鄉薦登甲辰進士筮仕宰邑徵拜刑部主政繼陞兵部職方員外郎以考最封如其官龍溪翁烏紗鶯章母太宜人鳳冠霞帔椿萱並茂蘭桂同芳華堂戲綵融融如也與與如也鄉閭榮之龍溪翁意不在也既而白川公攬轡臬每歸省輒懇而請迎養焉龍溪翁曰人生適意耳崇陽雖小覩族恒

於斯丘園恒於斯平居率子姪服事南畝課耕
食力以供　國賦以備烝嘗暇則偕朋儕登山
臨水飲酒賦詩俯仰無愧爲太平之逸民汝爲
天子憲臣承流宣化激濁揚清俾黎庶奠安衎
究飲戢吾雖不汝從吾心樂也否則九鼎千鍾
朝夕環侍恒戚戚矣汝其行哉白川公受命惟
謹即日就道驅車巡行越月履任搜剔吏弊訪
求民隱威行惠敷四境稱治時方用兵調發征
需財力困之則剩量輕重公私咸濟乃下令繕
城堡選精銳備器械置舟船親歷諸險要某師
將某軍當賊前某帥將某軍當賊左某帥將某
軍當賊右某可以陸防賊衝突某可以水繫賊
壁歸規畫已定關白　中丞公中丞公報可遂
行之星羅雲布遠近有備賊諜知之遂遁地方
底寧馳報龍溪翁翁曰吾志也是日吾鄉縉紳
相率登堂稱慶乃以壽龍溪翁之觴觴白川公
鳳岡子進曰倭夷内侵昔
聖祖遣湯武襄經畧十餘年而始靖今白川公

新撓令宣國威賊遂解遁其功烈矣龍溪翁不
顧兒女之私惟勉以盡忠白川公不急功名之
會惟期於盡孝其根本深固自發源悠長今日
享高年介純嘏豈偉致哉洪範叙五福而終於
攸好德老子以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先於
重積德其理然也别荊襄乃
龍飛之地方城漢水之雄洞庭彭蠡之勝毓秀
儲靈必生哲人以佐
中興之烈白川公德業聞望爲時具瞻春秋鼎
盛官業方新行將入贊　廟謨典司　政本膺
晋接之榮登　台衡之位龍溪翁　重封蕃錫
不一而足祿養日隆精神日固期頤上壽綿綿
無疆爲國人瑞不特一鄉一家之慶已也雖然
仁者不謀近功智者必先遠慮今日先聲可謂
著矣犬羊之性寧保其不復犯乎嘗考武襄遺
規沿海諸處間有存者但承平日久上玩下愒
蠱壞極矣苟能脩已試之轍寓變通之權不阻
於難不撓於勢漸以行之勇以決之來則能拒

去則可守建久安長治之策異時歌之曰白川
公之績也推其所自入曰龍溪翁之裔也顯揚
之實寧有涯哉詩曰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
維祺以介景福敢為龍溪翁祝又云在彼無惡
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敢為白川公頌
馬獻酬既畢成禮而退適樊君輩之請備述之
登于軸拜授使者之龍泉之陽

大司馬鳳岡沈先生文集卷三

大憲使白川劉公生祠碑記

嘗聞懷謀國之忠者建英偉之勳有為民之實者垂悠久之業君子秉樞握鈞以照臨一方孰不欲全此四德以流光於無窮或上信未孚而非有為之時或下澤未究而無可乘之勢求克濟難矣是故相時審勢以圖其謀猷萬全之道也淮揚舊無憲司嘉靖乙卯島夷犯順荼毒地方 朝廷採廷議設海防憲副以鎮之開府泰州丙辰丁巳賊再至縱橫江淮迄於泗上雖設帥增兵卒無能沮其奔突者戊午崇陽白川劉公奉
璽書以來適水旱相仍公私困憊公曰司之設備倭也民不安則外患何禦御以憲貽風紀也法不振則姦宄何懲於是竭不急之務罷無名之征與民休息阜財興利之政次第舉行惟貪暴干度者罰無赦一時流移漸復民穫少蘇間歷海上修城堡謹烽堠塞要害選將練兵為戰

守計是歲倭不敢犯豫與中丞李公議奏調邊兵二枝令叅將領之以便策應已未春汛報至公從容畫守禦之策定應援之規革軍餉大户減名募義勇申嚴保甲劑量經費雖干戈倥偬之際撫摩小民如保赤子而士民亦依依然如愛戴父母也五月倭果百艘並進狼山主帥不支次第登岸沿江焚刼先自楊樹港入者會合周竈港之賊越通州而西公曰事急矣使賊過如皐維揚震驚前事可鑒也兵法致人而不致於人即率麾下並遊擊丘公疾馳白浦會諸軍以待賊遠來利於速戰公堅壁不出俟其少怠乃擐甲誓衆直斫賊營遊擊騎兵分兩翼衛之順風縱火自辰至午數十戰皆捷斬金盔乘轎首首一人賊遂潰亂由富安東掠公與丘公統水陸之師追襲至姚家蕩幾盡賊欲分我兵力先後繼進自廖角嘴入者出丁堰公殲之於曹家堡潘莊自青墩港入者出西亭公殲之於小叅港新河口白浦餘孽徑趨廟灣公合中丞師

破之先是王沙有賊千餘焚刼江南官軍失利假舟潛渡寇我通州公檄諸軍敗之於舊場敗之於仲家莊又敗之於茅花墩江北之賊悉平是役也斬首級二千有奇捷

聞趙拜憲使將大用也於是泰之士夫顧玭等鄉進士唐洪度等國子生盧炳等義勇官吉賢等耆民蔣圻等商人陳時等僉謀曰往者倭奴猖獗虔劉我人民蕩焚我資產倉皇遷徙肝腦塗地今行旅安於途商賈安於市士民安於居公之賜也願祠而祀之各捐資擇吉地於城中務本坊街東泰州知州陳言等欣滋義舉出俸以助封君淩可　楚府引禮舍人沈良士相度規制鳩材勸工陰陽學典術劉昆專督焉外為大門知州陳言書匾曰報德內北向為中門東隅為碑亭南向為儀門次生祭堂次正寢塑像在焉廊廡庖圊既固且安經始於己未之冬庚申春告成泰州儒學學正樊裁訓導爾濂周希朱蘭藉弟子員昌儀劉岩等謁予請言紀其事

夫天下有是非之公人心有真切之感易曰鳴
鶴在陰其子和之言感應神也白川公為
天子憲臣不有其躬提一旅抗方張之寇親冒
矢石跋涉嶮岨蒙犯霜露凡四閱月矣謀國為
民之心剛毅果敢之氣真足以貫金石而格鬼
神使當明萌一毫自顧之私覩旌旗而色變聆
金鼓而膽落不若是烈也祭法曰以勞定國則
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諸君不戒以孚成此盛
舉亦秉彞好德之不容已也昔召伯布政南國
後人愛甘棠而勿敗羊祜樹勲襄西行者望峴
山而興思巴郡之祀王堂荊州之祀呂謹理之
在人心古今一而已矣或曰公春秋鼎盛宦業
日新行將出將入相豐功偉績銘太常圖麟閣
固其所也何栖栖於泰耶衆曰不然今之仰名
山勝槩者必日恒嶽太華而山之在天下未必
皆恒嶽太華也峙於一鄉者一鄉之望也峙於
一國者一國之望也而仰止之心同公仕於茲
吾人奔走服役覩繡裳章甫以慰鴻飛遵渚之
懷矣異時鳴騶入朝也瞻遺像而朝夕焉用繫
無涯之思亦泰之恒嶽太華也公何與哉予曰
然並記之姓名不能具載者列於碑陰

欽差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地方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澹泉鄭公遺愛碑記

先王彊理天下體國經野必内有所備外有所
衛斯民得遂生全之樂而後教化可行也易曰
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又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
蓋取諸豫我
明臨御海宇綏甸要荒悉歸幅幀大都重百雉
衛所羅布郡邑關寨遍於天下王制偉矣如臯
為揚州屬邑帶江枕海最為要害考之郡誌自
春秋以來無城我
大祖設衛涵港場以禦之慮甚遠也太平既久
海防漸弛一有浮鼓之警人心震驚任茲土者
往往欲築未果嘉靖甲寅島夷犯順醜類突於
江臯烽火達於淮甸特巡撫澹泉鄭公檄海防
憲副李公天寵至海上禦之遇賊於如臯近郊

率兵逆戰親冒矢石擒巨魁一人遂遁民免流移邑賴以全未幾公撫臨賑恤殘傷諭父老曰賊雖暫退焉保其不復來禦寇無城非計也乃船臨相度計畫規制動公帑三萬五千金會巡按御史馬公斯臧巡鹽御史莫公汝思條列上
聞予叨貳本兵簡大司馬以行
制曰可公令海防憲副張公景賢知府吳公桂芳監視通判史公朝賓專督知縣陳雍闕士奇分理焉外立四門周圍七里高二丈五尺上闊五丈下闊七丈城樓窩鋪濠塹悉備六閱月而告成庚申夏四月賊薄城下山西遊擊將軍丘陞一戰敗之地方底寧時臨安童侯蒙吉來尹茲邑寬賦稅恤民隱三月化行鄉士夫薛綸等弟子員錢相等請曰如皐無城草昧不寧鄭公請於上而上信之謀於下而下樂之成此金湯之固士民得保田廬商旅得安廛市風氣完聚科甲雲仍戰守有恃惠甚大也今雖遷秩吾人敢忘乎謀所以永其思願捐資建祠祠焉侯曰義舉也乃擇地於某坊某里築室若干楹有寢有堂繚以周垣巍然一方之表也乃束帑致書於海陵屬予紀其事予曰君子建久大之功故人心有真切之感非聲音笑貌為者公文魁兩浙名動天下銓司著公明之譽國廐勵廉靖之操來鎮淮南也身端政肅吏畏民懷甲寅春賊鋒甚銳沿海之師披靡公屬兵養士一敗於雲梯關再敗於清河口當時論功淮南為首公撝謙不居歸於將士輿論韙之循資擢拜少宰其文以經國武以戡亂蓋素定也鄭子產以乘輿濟人於溱洧孟軻氏譏其小惠必曰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春秋城楚丘特大書之君子為政先其遠大者公知體要類如此昔召伯循行南國江漢有甘棠之思羊祜樹勳荊襄後人建峴山之祀然皆出於身後今公受
帝簡注擢大中丞總戎政繼拜大司寇周遊八座幾三十年今養高林泉偉然係東山之望天壽平格福履康寧異時

帝思良弼入掌台司霖雨天下為社稷倚毗惟
南實過化之地又將蒙其休澤也身膺其槩目
擊其事比之古人所得更多也夫舉重大之役
不煩民力不動民財以奏膚功大臣謀國之忠
也去十數年士民仰戴如一日不忒以手合蹀
奉祀秉彞好德之誠也賢侯倡此義樹之風聲
以勸忠起懦人心之公也上施下報無所為而
為王道也王道行而風化美矣憶在京師侍公
教每曰大臣臨事當正身忠誠不懾於權利乃
濟故公所至功業顯著蓋亦有所云予知公之
深嘉侯之請而喜邦人不忘所自也謹書之使
欲𠔥時國乘有考云
傳
大理寺右寺丞滹源張公傳
予在諫垣時友天下士於晉得滹源公公時為
御史凡國有大事臺諫必集議之公壉慨激烈
知無不言至論政體之是非人才之邪正不究
其極不已也嘉靖戊戌

皇上奉
慈壽梓宮而南祔塋
獻陵以巡狩為名臺諫大臣留行不得公獨上
疏言可憂者三時不可者六不報丁亥當兩京
考察冢宰松臯許公大中丞浚川王公密寄耳
目於公是年舉措大愜輿論故事部院有遺者
許臺諫糾奏大臣某剛狠無度依憑權要為黨
比公奮然直書亟劾去其特立敢言剛正不阿
類如此公諱鵬字鳴南滹源其別號也晉之沁
州人世業儒曾祖溥任陝西會寧縣丞有遺愛
於民祖顯國子生殰臺丘公時為大司成慎許
可獨加器重嘗密有所授久之以故封還嘆曰
汝之心行吾弗若也書紂王遺事贈之父好古
尚奇節不務瑣屑博學能文自負甚高鄉人亦
以是高之屢舉不第貢遊大學期於大發卒奇
於數時有陝中士人妻亡貧不能歸公傾貲助
之性至孝母龔氏患噎疾百方不效默禱深思
晝夜求所以瘳之者至忘寢食忽遇異人授以

鷄鳴時灼艾炙喉下遂愈人以為孝感云配桂
氏沁州望族先卒後以子貴贈公為江西道監
察御史桂氏為太孺人公生而穎異在襁褓時
贈公嘗置膝上口授章句一過輒成誦迨總角
即蔚然有文名寄庵張公按部至一見奇之許
以公輔松臯許公柳泉馬公相繼督學皆稱賞
其文因選雋士七人入河汾書院講讀公為首
嘉靖壬午舉山西鄉試丙戌登進士第授河南
府推官公方弱冠推鞫剖決悉當情法老吏弗
如甫二年撫按交薦者三時贈公迎養在任病
卒貧無以為斂郡守范君助以俸貲始克歸塟
服除補浙之衢州府公年益壯政益達雖棠獄
盈庭立能剖折適衢缺守署篆八越月政平訟
理四境歌頌撫按旌其賢者二壬辰徵拜江西
道監察御史即上經畧七邊封事
上皆嘉納之癸巳按甘肅甘肅孤懸河外前使
者罕周公巡歷殆遍度形勢塞險要為戰守計
承平曰久武備廢弛將士亦習驕惰公大加整

閱激以忠義軍聲始振適　犯靖盧安定等處
殘傷無慮萬餘總鎮匿不以聞公毅然劾將官
劉文而下凡若干人重忤權貴弗避總兵時陳
貪狠殘虐軍士不能堪公俊列其狀抵罪秦民
快馬輩昌土厚而艱於水公令鑿井數十至今
稱便泰州太昊廟壞公命有司新之正其祭品
都憲可泉胡公有記乙未復按山東激揚彈壓
風采凜凜簿書委積覽理至夜分不寐少暇即
課試諸生立湖南書院羅齊魯士擇師儒教之
親為講解經義丁酉庚子鄉試號為得人多公
門下士也憲副丞山劉公有頌先是岱嶽香大
為五嶽最師巫倡捨身之說民愚多罹非命者
公立石示禁民始知悟瀕海以東有豪民桓梗
睚眦有司莫制公捕鋤殆盡膠莒之間民多逃
亡遺田數百頃公出令召貧民耕之獲利倍昔
戊戌掌京畿道諸司文卷紛沓公稽勘精明奸
無所容沁城旁漳水傾頹者半公致書當道併
力脩葺後　入犯賴以無虞庚子擢大理寺右

寺丞值五年會審大辟
欽命内使大臣往蒞其事公悉心贊理多所平
反獲　羊酒之賜蓋殊典也未幾以疾乞歸杜
門延醫而竟不起惜哉公體貌豐腴風神儁偉
儼然人望而敬之居家庭對子姪如嚴肩焉至
於拯人之危樂人之善孜孜猶恐弗及所與游
者浚川王公涇野吕公端溪王公南泉劉公石
塘曾公皆知名士明興以來進士起家於沁者
公一人而已所著有東巡集西巡集内臺集桂
洲夏公可泉胡公半洲張公咸稱其憂時體物
得風人遺意諫草十通遺文八卷藏於家撫育
同母弟鶴自齠齔以至成人怡怡友愛終無間
言以選貢仕終泰州同知配周氏封孺人章丘
尹晃之女也孺人盡婦道孝敬舅姑整肅家政
故公無内顧憂子男四長曰九思仲曰九功登
癸丑科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河南道監察
御史叔曰九式州學生季曰九儀女一其姻娅
族類之盛具載南冢宰端溪王公誌中公生弘
治十五年六月一日卒嘉靖二十四年八月十
九日享年四十有四餘既獲交於公公弟又遊
宦吾泰有惠政仲嗣侍御公讀書中秘京邸往
來講通家之誼舊矣戊午來按淮揚肅紀貞度
綽有父風適予家居間常過從請曰先君列傳
未立予心為歉知家世之詳者莫公若也敢授
簡焉夫傳者傳也有一善尚可傳況種種耶謹
按狀述之論曰君子欲行道策勳以顯名當世
者常患無其才又患無其資今漳源公抱經濟
大畧為御史拜廷尉駸駸乎卿相矣乃不盡售
而　其命也夫其命也夫方今海氛未盡邊塵
屢驚
天子臨軒興乏才之嘆安得若人以慰　拊髀
思乎雖然屯膏未施貽謀厥後仲嗣柱史白簡
豸冠龍翔鳳舉蘊金馬玉堂之才備廟廊圭璋
之用伊周事業鐘鼎勳名未艾也易曰積善之
家必有餘慶詩曰夙夜基命宥密其張氏之謂
歟

行狀

贈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先考沈公行狀

良才不幸幼孤痛惟先考懿行無傳日夕惶惧稍長於鄉之親舊詢其略及受學舅氏柱史一山先生問倫請之檢閱舊牘歸侍太淑人歲月既久所聞益多精神心術之蘊布諸文詞經歷踐履之詳寓之衆論有足徵矣昔周公咏歌文武之德宣揚周召之風孔子稱爲達孝太史公叙述先業光昭史册才之不肖何敢自列於聖賢然顯揚之心一而已矣謹泣血而述之先考諱懋字用之世爲姑蘇人　國祖高祖諱有成始徙於泰生曾祖諱源皆不仕源生六子大父行五諱儒德性溫厚昆季析居不較貲産諸父善貨殖豐於財太父獨業儒治蔡況尚書爲郡庠弟子員安貧守義濟如也鄉人稱爲長者以貢授山東濟南府濱州司訓贈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配祖母朱氏贈淑人生伯父銳次即公也公生而穎異習舉子業治書爲文豐贍典則外祖東園公見而奇之以太淑人聘焉令偕一山貞庵二舅講讀期以遠大未幾太父赴任資用匱乏公百計營辦至濱太父推誠接物士子悅之教化大行公與同志者會講績文日夕匪懈及歸應鄉試督學者重其文勸使入學以親遠宦不使省問辭之是年伯父卒於家又明年伯母顧氏卒太父守官清慎俸祿微薄僅五年亦卒公遭此大故煢然無依士友勸曰二櫬累累有勢力者陸行尚難盡從俗火葬獨載一歸庶少省也公毅然曰吾兄不幸有子女在情何忍焉即同家屬扶二柩間關千里每晨五鼓持故官文帳馳赴前驛稍緩即稽遲數日跋涉之苦殆不言言歷十數驛始達水次舟至徐州浮橋夜向萬艘聚集忽鄰舟火發喧聲若雷倉皇扶老幼登岸公獨守柩痛哭籲天一僕挈舟幸脫回視舟首已灼爛矣人以爲孝感云抵家塋葬四喪薄田數畝力耕讀書溫習舊業以儒士六遊場屋未竟一第命也公天性孝友奉太父

朱淑人甚恭有疾湯藥必親憂形於色及歿葬之書禮教姪良吕如巳子長爲之娶出資令生理嫁姪於吳氏治家嚴肅務敦檢朴士兄尚童稚非時之物華靡之飾戒之弗近恐其生疾肆奢平居無褻言媚色太淑人奉之惟謹相對如賓事必稟命而行鄉稱家法者必曰沈氏諸父親知公私事忿争皆求就公一言决之各媿服平生交遊仕宦者甚多移書勸之往少助薪水公卒不赴樂恬淡慎取與足跡不履公門剛直狷介害尚斥人過故人皆敬憚之然體素羸多疾重以勞瘁不幸於正德九年十月十四日不禄時士兄十六歲才始九齡面命之曰良士汝朝夕勤幹竪立門户良才汝雖幼無妄吾言明朝以甲科爲榮而世不顯此亦丈夫事勿以爲難遂卒公生於成化二年四月二日享年四十有九子二長良士楚府引禮舍人娶戚氏次許氏次王氏次即才前兵部右侍郎娶王氏封淑人次韓氏女一適和平縣尹王之澤卒孫男六

除可官生行可庠生早卒試可庠生獻可成可長壽尚幼孫女四長適國子生陳應雷南京工部主事陳應詔之兄次適庠生陸應昌次適庠生張大經河南固始縣丞張又仁子季聘庠生淩鳳毛河南道監察御史淩儒子玄孫三元孫仲孫乾孫吾兄辛苦起家才粗能成立欲養不逮嗚呼痛哉嘉靖乙未才舉進士任翰林院庶吉士丁酉恭遇

大慶例不得封偕同官乞恩及授兵科贈兵科給事中乙巳任南京大理寺右寺丞

太廟覃恩贈南京大理寺右寺丞丙辰任兵部右侍郎三年考績贈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葬於城東祖塋五十二年矣近太淑人捐養擇以今年十二月十六日合窆焉不肖孤等無能顯揚備述行實奉托　當代名公求銘立傳以垂不朽謹具一通奉　覽惟　賜教幸甚

封太淑人先妣張氏行狀

先母太淑人姓張氏諱季英父諱獻登成化丙

戊進士任浙江遂安縣尹海陵國朝甲科自張
始母徐氏封宜人弟諱承仁登弘治乙丑進士
任河南道監察御史太淑人容止端莊言笑不
苟性聰慧涉獵經史大義起居服飾皆有則女
紅技藝一見即能通曉年二十歸先君方婚四
日即侍太父赴官瀘州官家女驟歷險阻備嘗
艱辛無幾微見顔面奉舅姑得其歡心處二姑
妯娌曲盡情疑居常潔酒殽以供賓祭勤織紝
以備服用馭下以恩接人以和伯母卒遺一男
一女撫字如己出太父遘疾湯藥必躬夜則卧
於寢門外以候動定臨終諭之曰自汝歸吾家
内言不出於閫真孝婦也無以報汝遂卒先君
煢煢在疚内無綱紀之僕外無物力之資太淑
人皆相甚力及扶櫬歸舟次徐州鄰舟火發朱
淑人驚悸得疾起居不常太淑人即同寢處常
以身翼之抵家三年亦卒嫁一姑一姪女為臣
兄娶婦其粧奩皆手製先考性嚴臣兄幼不率
教每督責之太淑人多方調護先考不幸太淑
人哀毀骨立守喪三年以禮自飭不出庭户不
燕見親舊含悲茹苦日撫二孤士兄力田不足
惟事貨殖才太淑人親授以書延師講解斷虀
丸膽以勵其勤嘗曰吾見汝祖汝父平居獨坐
時有噫聲以平生讀書未能成名故耳汝宜勉
之飯食起居教之以正尋常不廢市井及長循
不解世俗語伴讀必至夜分歎曰成敗皆由汝
才應之曰英雄肯讓誰心異之而口不言嘗習
書見古人筆法高妙大言曰異日藝成不使獨
步怒曰即此便是欺心不可不戒義方之訓類
如此嘉靖戊子才舉鄉薦乙未登進士改翰林
院庶吉士丁酉授兵科給事中封孺人迎養京
邸教以忠事君以勤給事乙巳陞南京大理寺
右寺丞
太廟覃恩封宜人今轉大理左少卿時已八袠精
神康強步履輕健服則觀書史訓孫女輩女紅
時時陳說古今故事以導之及才轉鄖陽巡撫
不能往士兄即迎歸花辰月夕同姑母燕飲歡

會問對小爽以資清適諸婦孝養兒孫滿前與
與如也丙辰陞兵部右侍郎三年考績封太淑
人丁巳才自陳蒙
恩賜歸時躋九袠餘兄弟率諸孫捧觴上壽承
顏戲綵終日忘倦間過西園看花遊覽頤養天
和性儉約厭華靡養老衛生之書皆熟觀故食
飲有節平生無大疾患每有感發形之詩章兩
京館閣部院臺諫諸公壽文具存别錄歲在癸
亥七月二日偶疾遂甦神釆不亂生於成化四
年二月七日享年九十有五嗚呼痛哉遡太淑
人始於歸也遺家不造其操心竭力千態萬狀
堅貞之志冰玉之守凜乎若烈日嚴霜及被
榮封躋遐壽富而能勤貴而能儉周旋几杖五
十餘年未嘗見其謬言忒行在君子猶以為難
況女蘊乎書考列傳其孝婦烈女一善一行皆
名當時傳後世柏舟之風思齊之雅照耀千古
太淑人懿有衆善泯滅無聞此不肖孤輩夙夜
惶惶而不寧也謹具其事如左奉備　太史氏
採擇焉謹狀

雜著

五集會紀引

考政課者觀於家遡慶澤者論其世故周禮重
世祿太史公著自叙之文植本固而發源深有
不可易者後世宗法壞而款睦之道微數世之
後有不知祖先之名氏其疎遠者視為途人風
俗所以日偷也貳守沁陽張侯出示家乘五册
乞一言于簡端予受而讀之自銅鞮氏以至宗
周昭穆不紊親疎有等藹然一本之義所以廣
仁也華原君潛德懿行
龍章褒美鴻儒表揚紀載不遺者所以廣孝也
漳源君為御史持斧二省激揚之烈形於歌詩
會而紀之以圖不朽而已集附焉所以廣弟也
夫修身之要莫大於仁堯舜之道盡於孝弟是
編也三善該矣張侯來貳吾州也守之善未嘗
不貲而致之民也及其善篆也心之善亦未嘗
不決而達諸政也蒞任二載上下相安詩云令

終有倣將幸泰人之卒蒙其福利矣予與漳源大理同　朝東廵西廵二集昔嘗見之詞壯意遠成一家之言諸序備矣張侯清才博學文思逸發蓋見其進未見其止豈敢遽擬所至哉予叨鄖陽之役便道歸省時方苦旱張侯出禱而雨應精誠格天之速其宜於民者可推矣辭不獲命書此歸之凡張氏子孫世守弗失篤學道於無窮此刻集之意也

巧拙辨

嘗讀柳子乞巧文周子拙賦歎曰甚哉拙之愈於巧也客曰諾竊有疑之傳曰智譬則巧也又曰剛毅木訥近仁巧拙聖賢所并稱也子何取舍之失中哉且人有此性即具此情情之所感萬事出焉力之所不及機以通之智之所不能貞以守之實相為用也昔者高祖溺愛戚姬欲易太子張良謀召四皓其事甚巧卒之國本定而漢祚不移武后欲反唐為周變易社稷狄仁傑反復開導其事甚拙卒之中宗安而唐氏復振拙固不可舍而巧亦未易少之今子之論反欲高尾生孝己之行而違孔子孟軻之訓耶予曰不然非抑巧而揚拙也惡夫用巧拙之失真而酌[illegible][illegible]華戒也古之巧拙也以質今之巧拙也以習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故以直內義以方外古之巧也是故處大事而不移臨大節而莫奪義之所在死生以之常巧於內而拙於外阿諛逢迎咨咀囁嚅貌柔中險色取行違今之巧也是故處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利之所在隨機取之常巧於外而拙於內求古人不得見矣居今之世與其汲汲以趨於巧孰若默默以存吾拙與其逐於利孰若求其近於義者而取之二公之論微矣昔林放問禮之本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二者非時中也周公制禮樂取夏商而折衷之孔子歎之曰郁郁乎文哉郁郁者文之盛也文之盛者實之衰也及其用禮樂則從先進夫林放問禮而反大之周公之禮樂每不滿焉蓋天

下之事不患有質而無文唯患文勝而滅質二子之論即孔子大林放從先進之意將以正人心而扶世教也嘗晉之時清談相尚喜放達而惡拘檢賤實行而好虛譽上行下效風俗陵夷而晉室不振當時之責治者則曰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蓋天下之勢日趨於下如江河之日趨於海君子當波蕩風靡之中立極以砥之猶恐不克況欲激揚以導之耶二子之論正當時責治者之意將以迴狂瀾以振風俗也予徒知古人有取於巧而不知理戒於經者屢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繫於詩巧言令色孔壬存於書而孔子復斷之曰巧言令色鮮矣仁至於拙無一言及者若陽城之拙於催科王良之拙於詭遇皆足以名當時而傳後世此亦可驗矣且禮義廉恥是為四維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孔孟之在當時其智豈不能動國君以取一時之快然甘於貧賤卒老於行終不以此易彼也蘇秦公孫衍之徒雖相六國懼諸侯自今觀之其巧拙何如也是故君子修德以立基建倫以建極富貴貧賤安於所遇而已若夫奔競以干進矯飾以取名為今時之巧而棄古人之拙不惟得罪於聖賢其有媿於二子者多矣予固嘉其說破客之疑作巧拙辨

齊物論

始予讀莊周書謂其離經叛道果於非聖人者及澄心靜思究極微旨而後歎曰嗚呼彼其有激之言乎若茲齊物論是已今夫上古之民蚩蚩故其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不言而治者也中古之民渾渾故其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恌言而後治者也季世之民察察故其詩曰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訛言出而大亂興矣夫承大亂之後而吾日擾擾焉獘精竭神以求其治其勢將有所弗給不若泯其是非得失之故而一歸之無何有之鄉此莊周所以為齊物論也嗚呼物論可以齊乎哉吾聞太上忘言其次立言其次不及言夫忘言者非蚩蚩之民乎近乎帝

之世矣夫立言者非渾渾之民乎近乎王之世矣夫不及言者非察察之民乎近乎春秋戰國之世矣今也處春秋戰國之世而欲返乎忘言之治不亦失之遠乎然而有所激也彼誠見夫大道隱而民之膠利慾也思以救其獘而返之正于是以名位為桎梏以死生為贅疣以天地為蘧廬以萬物為蜉蝣擧吉凶禍福窮通榮辱之事一付之筌忘蝶化而無所謂是與非得與失者以為如是而物論齊矣抑孰知其言之過於激哉激則變變則矯矯枉而過直是周之失焉然其稱詩書述禮樂談道德而談性命亦不異於聖人者使得聖人為之依歸雖謂之聖人之徒亦可也善乎蘇子曰莊子之言蓋知尊聖人而未得其道者也其亦善讀莊子者歟雖然周嘗為漆園吏矣退而返乎濠梁之上有輕世肆志之心蓋處世之流也故其言如此嗚呼周不得為聖人之徒將不得為逸民乎

誌銘

明故廸功郎江西南康府都昌縣縣丞尊溪顧公墓誌

嘉靖辛酉十月二十日廸功郎江西南康府都昌縣縣丞尊溪顧公卒于正寢訃至余往哭之鄉之少長皆悼惜焉壬戌十一月長子雲南楚雄府廣通縣尹雲鳳號月梧自述行實詣予再拜曰孤不孝禍延先考殯期年矣惟暴露是懼先妣張氏繼妣張氏葬於城北許原合窆于茲孤之願也余阨於豪强合塟地不能容遷塟勢有不可迮擇地於生村西南蓍龜協吉涓二十一日奉考柩塟焉惟墓石未有所托敢請太史氏一言以永慕傳余念先伯兄良臣為公之甥系本葭莩義不可辭按狀而銘之公諱玑字守中尊溪其號也世為泰州人父諱行字允實由國學任浙之金鄉衛河南信陽衛經歷母田氏公甫十六齡經歷公見背弟瓏尚在襁褓公天性孝友即能撫孤治家凡百井井勵志儒業弗果嘆曰蕭何明律令以相漢大丈夫立名澤物

奚事章句哉遂精通刑名為郡椽立心正大處
事公平鄉人重之嘉靖甲申授江西南康府都
昌縣縣丞地隘民疲號稱難治公悉心撫字救
弊補偏適尹未至遷學校改城隍修烽堠時有
黄曉源者草寇千餘人嘯聚為患屢年未能除
公設謀畫策率土兵不避矢石旬日剿平當道
嘉獎吏事勤敏官守公清備載自述修政録中
歷任六年毋老乞休撫巡勉留不得百姓攀轅
卧轍者幾千人乃立思碑建祠祀焉庚寅抵家
以囊橐示子姓俸資不滿百金衣數襲而已弟
既長即為婚娶家宅一區俸若干付之無難色
甲午都昌士民具呈遺文遣致仕官陳養廉走
數十里造廬恭候區問安於堂鄉邦傳為盛事
後凡詣泰者皆備儀展拜述合郡先達景仰之
意公性儉素厭紛華足不履公門常愛村居與
鄉士大夫結社會集投壺雅歌飲不至亂管絃
之宴絕不赴時和景明道冠鶴氅偕同志登泰
山遊院寺以自適閑居焚香默坐讀玉樞等經
間延玄緇之流談清虛物外之趣頤養性靈曠
達襟度非慕其道也辛卯郡守南昌胡公延鄉
飲賓位歲儀有加平生好義凡廟宇街渠圮壞
者即捐資倡之如北山寺井巷街枱階橋至今
完好里人稱便親戚吉凶事極力周旋之不啻
切身也食指日繁歲或不登資用弗裕怡然自
足月梧續文強學廩祿三十年未獲一第士林
稱屈每加寬慰遇今節命治酒餞戒勿過豐子
孫序昭穆列侍談論世務聞人有善樂道之欲
其勉也聞一不善嫉惡之欲其警也酒三行五
行即止孫廷對廷策遊郡庠文譽日著暇則主
館中稽其課業每文會叮嚀勿飲及暮薄設以
節其勞廷對舉戊午鄉薦登乙未進士授浙江
平湖尹手書居官節要數十條命揭之私衙俾
朝夕觀法訓族人謹守禮度遇卑幼曲盡情款
疾言厲色不加于臧獲如有過弗貸故内外整
肅乙未月梧遊雲南楚雄府廣通縣知縣擇行
公切責之不得已之任一年依依北望偶值

進芝之差懇求上官得便歸省辛酉竣事謁堂下承懽幾百日而公逝矣萬里適歸聚首永訣人以爲孝感云公生於成化戊戌十二月十一日享年八十有四配張氏泰之望族婦道母儀皆有法繼配張氏皆先公卒子二長雲鳳即廣通尹娶徐氏次雲鵬娶王氏繼虞氏孫男五長廷問庠生早卒次廷對即平湖尹政績日著遠到可期廷謂廷策郡學生俱鳳出廷幹鵬出孫女六淑英淑蘭淑賢俱鳳出淑芳淑儀恩女俱鵬出曾孫五享圭庠生享麟享熊皆問出享臣謂出壽孫對出曾孫女八七女京女登女元女更女宜女鸞女官女吾鄉科第甲於維揚然祖孫三世萃於一堂宮袍戲綵目睹其顯榮者蓋少則顧氏祖宗積累之厚將來後裔福胤之隆可徵矣銘曰

位無崇卑居之有則民無智愚感之惟德偉矣尊溪佐邑何施歸休三年千里問遺景倩之清唐臨之恕兼茲二美庶永終譽壽踰大耋養高林泉性行純謹操履清堅名在鄉評慶貽孫子存順沒寧克全終始新阡欝欝既吉且安我作銘詩百世不刋

明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等處地方兼整飭薊州邊備徐公墓誌銘

海陵有博雅君子小石公者工部右侍郎北屏先生冢嗣也公諱嵩字中望小石其號也徐之先姑蘇人 國初移籍於泰有仕元提舉者爲始祖譜逸諱高祖珪不仕曾祖演祖達浙江鄞縣丞俱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曾祖妣戴氏史氏祖妣張氏王氏俱贈太淑人考諱蕃即北屏先生登弘治癸丑進士歷官南京禮科給事中參議提學副使參政左右布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撫治鄖陽工部右侍郎母張氏封孺人加封淑人以公貴加太淑人生二子長即公次岱以廕授南京都察院照磨公性聰慧八歲能屬文長益該博正德初侍郎公在諫垣劾逆瑾罷官家居篤於庭訓擇郡庠秀異

延四方名士日與講習先達憲副臨海秦公從
簡南京吏部少宰柴墟儲公皆從之游故學有
淶婁關中空同李公見其文奇之歎曰吾同年
徐君有子矣正德丙子舉於鄉庚辰舉於禮部
武廟南巡辛巳始得、
廷試　賜二甲進士
今上嗣位嘉靖壬午授户部浙江司主事時大
司徒鳳山秦公少司徒紫山胡公見公器宇沉
靜文議雅贍選入本科凡章奏悉出公手與議
帝興獻大禮伏闕受　廷杖馬大同軍士賊殺
主帥
上命少司徒胡公往平之奏選官屬督軍餉
公與大司馬守朴趙公錦時為兵部郎中偕行
軍中一應章疏機密胡專委公趙浸不悅公開
誠勸諭卒和衷竣事文選鄭公傑屢薦其才將
改官吏部公力辭甲申陞本司員外郎丙戌陞
本部雲南司郎中會考選漕運軍職甄別允當
人服其明戊子陞保定知府保定畿輔郡舊皆
臺諫轉遷銓司掄才畀公地鄰邊關韃靼官舍
與民雜居萬全都司復統軍衛月糧仰給於府
又地多貂璫衣蟒横玉者以百數往往漁獵小
民號為難治公至聽斷明敏清獄緩刑鋤吏之
不法者剗量粮實給散惟時接人以禮故上下
無怨士夫子弟有犯不孝者治如律豪右斂戢
地方巨盜肆掠設法擒元惡餘黨散去歲大旱
公率僚屬徒步三十里虔誠祈禱甘霖霑足未
幾蝗飛蔽天下令曰捕蝗一斗者與斗粟由是
積蝗如山禾得不害鄰郡傳以為法撫按交章
薦之庚寅侍郎公仆至即日奔喪行李蕭然士
民泣送後立祠焉壬辰太淑人繼卒守制服除
赴部乙未補河間路衝民貧適饑饉之後供餽
方殷公請革各驛庫役省財鉅萬有推官李某
性行乖僻公推誠待之不得其歡屢譊于上官
公不較更薦其賢以必禔服上官稱公長者而
斥絕之郡人大學士序菴李公大司馬東瀛張
公方得

君有所屬歎曰敢以吾民膏血為進身階乎不
聽丙申陞湖廣按察司副使分巡江防時牛首
山礦徒猖獗長衡二府騷然撫按屬公調集官
兵擐甲督戰一鼓殲其渠魁反側悉平捷
聞獲曰金文綺之　賜戊戌陞山西布政司右
叅政督理粮儲民俗狡嗇逋負居多公先撫字
丿緩催科民感之爭輸為常年最乙亥陞本司
右布政督築沿邊墩堡迄今為平定諸州之利
庚子歲當鄉試右轄例不入簾侍御連公鑛知
公博雅屬以提調錄文多所裁定校閱公明號
稱得士辛丑陞本司左布政晋藩　王府炭多
祿米歲支十餘萬且韶祿子亦具名號冒支稍
稽即鬧于藩司撫按從公議減祿米有差疏
允宗親仇之摭拾浮詞誣愬賴
聖明停寢四月順天巡撫都御史員缺部疏四
人弗允
上特授公蓋異數也公奉
璽書赴鎮時默臣建開礦之議畿輔震動公條
列利害事竟不行朶顏三衛附夷　國初散處
大寧為東北藩屏承平日久知我虛實陽順陰
逆少有不㥘即喧然啟釁至是連結北　聲言
入貢將圖不軌兵粮未措公深憂之惟盡心籌
畫宣諭賴以欵服
朝廷從建議者添設總督大臣而憸人　守中
以往播弄威權貪狼不法為言官劾奏下廷尉
命撫按查勘事實時相以公致位通顯為己功
有求弗遂及撫按疏上獨公奉
旨罷官縉紳咸寃之後守中欲簿己罪誣公冒
破遠理三年幸業牘具存駁覈明白守中伏法
公竟謫戍宣撫公怡然就道至則屏居絕口不
言曲直後以差歸閑門高卧監司郡守罕得親
接城西闢小園構亭植花讀書其中間與親知
遊樂談棋觴咏卜夜不倦公素强健少病善飲
啖秀眉下垂人以百歲期之偶感脾疾不食十
有八日猶巾櫛如常問候者必延入談論詢家
事不答惟曰幸弟在百爾必備辦無益勿為

也端坐而逝戊午四月九日也距生成化壬寅享年七十有七配錢氏贈安人繼高氏封安人少保文義公孫女側室周氏子男五長衆賢仕福建布政司都事娶張氏少司馬聰女繼曹氏憲副某孫女次景賢周出庠生娶王氏單縣尹延祀女啟賢國子生娶儲氏僉憲洵女豪賢娶吳氏京衛經歷柱女胤賢庠生娶蔣氏國子生勤女女二長適與衡凌霄鵬次適庠生韓祖胤孫二永錫永宗公性至孝侍郎公以謹故械京

公甫冠率僕一人從陸往省及尹京兆佐冬卿公為尚書郎朝夕承歡寒暑不易比二親終承卹恩諭祭營兆域于城東經營晝夜不間尤篤友愛家事悉付照磨君了不問照磨君亦善事之西園賓客燕會終日相對怡怡閨門雍肅侍諸姪如己出族屬繁夥諸父間有不睦解忿息爭俾交驩如初子姓不足者周之才賢者教之急難者曲為拯救疾病者躬為調視接人和氣冲融不立城府愈久而愈可愛其中之所存介

然如石不敢以非義干之言行交際一無所苟平居服食儉素至奉賓必豐自任滿歸俸餘纔數十金而已徐氏閥閱之盛甲於維揚父子位列九卿皆以清德著聞尤世之所難者公之學自六經子史稗官小說無不窮究文章溫醇典雅根據理要詩清新藻麗有悠然之味文集若干卷藏於家書備諸體時出新意自成一家俊逸可玩丈人墨士得殘篇短簡者皆珍藏之故屬纊之日識與不識皆涕泣咨嗟傷老成之淪

謝也予少公二紀辱為忘年交受愛最深照磨君之托姻婭之好薊鎮被誣顛末余在中朝知之獨詳今幸家居方圖日侍教範以匡不逮今已矣嗚呼痛哉卒之前二日予候於寢猶從容曰先君六十有七吾亦無憾矣豈謂遂為永訣之詞耶訃至予往哭盡哀適都事君以差歸人以為孝感云照磨君卜今年十二月十二日奉塟於城東侍郎公塋之次待少參宗公臣狀來予姪諸子泣曰知兄惟公敢以誌石請予義當

銘豈忍遽銘耶銘曰

燁燁徐氏海陵巨宗積德深厚發于司空先生繼之益大以肆甲第傳芳父子進士始司邦儲廵邊樹聲繼守畿郡瑩然氷清藩臬旬宣克紹世美簡拜中丞

天子所與中叱匪人志未竟施逺理三年甘心受之柄臣不臧黨邪嫉正白日青天圓是自定有孫有子壽考歸全惟彼凶殘一蹶而顛佳城蔥蔥兆域之側我銘於幽昭示無極

明封承德郎戶部雲南司主事石公暨配贈孺人公氏合葬墓誌銘

郡侯石君治維揚之三年為嘉靖己未正月二十二日厥考富亭公以疾卒於家訃至侯擗踊痛割幾不能生維揚士夫日夕往慰之百方冀奪也將行乃馳書抵予曰茂華罪惡深重禍延先考今歸將卜月日奉嫡母公孺人合窆焉惟惧潛德弗耀謹以少司馬東瀾蔣公應奎之狀丏銘於下執事於舄侯之績福舄揚人也遂敘而銘之公諱麟字應期富亭其號也山東青州府益都縣人曾祖諱景文配曾祖妣張氏生伯祖瑛國子生仕澤州吏目配曾祖妣王氏生祖銘舉成化戊子鄉試高第任懷慶河間二府通判王氏封宜人生二子伯考存仁舉正德癸酉鄉試知寶豐青縣二縣事考存禮號來山登弘治庚戌進士歷任紹興府知府母姜氏封宜人昆季六人公長子也次麟選貢任永平府通判鳳鄉進士知真定滎澤二縣事鯨登嘉靖甲辰進士任刑部左給事中渠早卒棟邑庠生公性孝友二親滫瀡必躬能敬能養來山翁鍾愛之姜宜人卒時年十二即能動遵禮制每語及輒泣下撫育諸弟情義周洽弱冠補弟子員博學多聞為文下筆立就每試輒先諸生主司咸以魁解期之同志推長丈會貲聚澤以取科第者甚衆教諸子嚴而有法講論經義家庭自相師友未嘗出就外傅七舉弗第癸卯侯領鄉薦甲辰舉進士公喜曰吾可已矣乙巳遂應貢卒業

太學侯尹濬縣地號衡繁諭以制馭之道時迎
養官邸退食必詢所行數月即歸恐其內顧妨
民事也侯三載獻績例當封公曰吾力學三十
年未獲一試古人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
人必有所濟將就一官以畢吾志辭不受後侯
徵拜戶部雲南司主事以考最遂封焉時公已
患痰疾艱於步履丙辰侯奉揚州之命便道歸
省以公疾意不欲行公艴然曰揚爲江淮要區
東南多警不可一日缺守以私廢公非忠也且
以清慎勤勉之侯乃赴任時海上用兵郡務旣
繁軍需百出侯以身任其難事集而民安揚人
頌之日望迎養不意訃至矣公賦性淳謹不事
表飾寡交慎與動止有法足跡不履公門人亦
不敢以非義干之然剛直不容好面折人過雖
怨弗恤能改即交驩如初來山翁居官無厚貲
公亦不以生產嬰念雖父兄子弟並列宦途朴
雅如寒素出入必步或勸之乘輿答曰里中弗
可矜也平居焚香靜坐以書史自娛暇則偕親

契清酤論心較利紛華澹如也至於拯危周急
略無恡惜公生於弘治丁巳二月二十二日享
年六十有三配公氏蒙陰縣人都察院巡撫大
同都御史西阜勉仁公女也蒙陰去益都三百
里來山與西阜爲同年遂定婚焉孺人多性警
敏家偶有盜警盡室皇皇逃避不及顧孺人獨
護其母曰死即同死奚忍去旣而盜亦不至人
咸異之及長歸富亭公不喜華靡女紅中饋身
先諸娣祖姑王宜人性嚴重無所假借孺人左
右承奉得其懽心接人馭僕嚴而有恩內外斬
斬富亭公讀書旹脫簪珥以資膏火公年二十
四未嗣爲娶張孺人共家理政無妬忌心張孺
人亦善事之閨閫雍雍鄉人稱家法必歸石氏
愛諸子如己出臨終指侯端公曰是子善讀書
但氣體稍癯慎無過督恐生疾也遂卒嘉靖乙
未十一月初七日也得年四十有二時侯始十
四歲後侯知縣考績遂得贈孺人張孺人亦贈
封爲張孺人時時懷念舊恩每流涕母之賢可

徵矣生子女皆不育張孺人生三子長茂華登
嘉靖甲辰進士歷官揚州府知府即倰也娶
氏次茂藻娶張氏次茂貞娶高氏俱庠生庶出
一子尚幼女二長適庠生夏質民太學生文紈
子次許聘劉某己酉解元劉大章子俱張出孫
男一尚幼孫女二一許聘臨朐縣鄉進士張邦
直子謹卜某年某月某日合葬於祖塋之次公
抱璞未售終沮於疾命也倰目躋華顯官業方
新蓄而未發者其在茲乎銘曰
海岱青州東齊都會石氏系焉族日昌大巍巍
甲第來山肇之子孫雲仍龍翔鳳儀傳之富亭
蓄而未試有子才賢善繼其志厥配淑慎毓秀
名門母儀婦道稱無間言不享其年惟命之厄
贈典示褒光賁幽宅雲門之陽封丘纍然勒此
銘詩述永其傳

兵部職方司主事何君墓誌銘

嘉靖乙卯泰興何君任兵部職方司主事之二
年奉使江南便道歸省以疾卒於家時才貳本
兵訃至自大司馬雙江聶公以下皆痛傷之即
繳　內符重
王命也適倰冠淮揚周野公權厝淺土越五年
己未得吉兆於泰州姜堰鎮大目山之陽擇九
月二日合配贈孺人徐氏封孺人馬氏而窆焉
予家居周野詣予曰吾兒幸托姻婭傷其奔走
勤勞方列　朝紳遽爾長逝恐泯泯於後也敢
以墓石用丐一言義不可辭按狀君諱璿字德
齊號豐里世居揚之泰興永豐里傳九世高祖
諱濟曾祖諱顯皆不仕祖諱岱任中城兵馬指
揮司兵馬祖妣許氏贈安人伯考諱棐登弘治
壬戌進士歷任南京太僕寺少卿父諱棗即周
野公也倜儻磊落有烈士風任定海縣丞封文
林郎山陰縣知縣母儲氏封孺人君天性聰慧
能語時周野公教以誦詩即能了悟值暮春立
樹下云此花落知多少方兆齡太僕公命對掌
紋可察乾坤理應曰眸子能知心志端公喜持
銀花插其髻勵之曰繼吾後者此子也十六歲

入縣庠為文擊策每試必先諸生監司擊節賞嘆舉嘉靖癸卯鄉薦登丁未進士觀政工部會選庶吉士入讀中秘書有謂求而可得者君曰藉祖宗陰祐得繼世美不敢他望素承父師之教士君子出處以正况發軔之初乎且策勳立名奚擇官也竟不赴戊申授浙江紹興府山陰知縣山陰附府號稱繁劇君精練勤敏事集而人不敢欺嘗曰興利易除害難除弊所以興利也山陰沃野池湖山澤甲於他邑年遠弊滋豪猾占奪狡猾因緣為奸富戶種田貧民當差無所控訴君嘆曰弊無大於此者乃因上官之檄遂剷絕請謁親率鄉耆不憚勤苦沿丘履畝設法丈量終歲始畢得田數萬頃平賦若干石著之令甲百姓方思樂業而不便之游興矣適寧國宛溪梅公來守紹興出自諫垣風稜嶒厲一見懽甚後因事忤遂落落難合勢豪不便其私者多方膚愬之遂以利氏者為立名陰欲沮撓正意君曲意承之終不釋事多掣肘惟苦節勵行求無間而已鄉士夫如大司冠沅溪何公方伯浮峯張公有居下獲上之難河清梅實之語曰侯之惠在民其事業在歌謠君服食簡素俸資外一無所苟癸丑入覲空囊以行遵例上冊天官考最得推　恩父母妻室如制馬八月徵拜兵部職方司主事時南北用兵職方政務叢脞雖條奏有專官然採故實資謀議僚屬賴馬君既去山陰凡不遂其私者屢欲變法賴上官知其不為動益見人心之公也乙卯四月以使事抵家時周野公方病率諸弟供滫瀡侍湯藥公喜尋愈承懽戲綵一堂融融竟四越月而疾作矣嗚呼痛哉君生正德丁丑四月十三日卒嘉靖乙卯八月三日享年三十有九配徐氏贈孺人先卒繼娶馬氏封孺人卒於京師是年以喪歸弟五城國子生璀早卒翊邑庠生琯瑋子一金行聘刑部廣西司主事陳汲姪女女一適余長男官生際可皆馬出君性至孝能先意承奉父母極鍾愛之友愛諸弟平居無疾言厲

色何氏族屬繁衍君處之有禮有恩故屬續之日無尊卑皆嘆悼焉嘗憶君讀書海陵其舅氏僉憲平野儲公指示予曰此吾甥也資質穎異但翹翹不能下人從舉鄉薦予丞大理見於南都所養充粹玉潤金輝脫去舊習癸舉進士官職方見之愈密叩之愈深然後盡得其淵然之識確然之守真棟梁圭璋當需廟廊大用不虞天奪之速也君少予一紀誼聯蔦蘿每以前輩遇我非緣堂屬之分也故余於君之沒有無窮之悲況重以周野公之請乎銘曰

既付以才俾不盡售祿以榮之胡奪其壽命耶數耶渺不可知人之可傳亦豈在茲巍巍甲科繼厥世美甘棠遺愛童謠邑史均田平賦男耕女喜有利窮氏毀譽安之浮沉斯世所得幾何明明職方庶幾不磨天目之陽風氣攸聚乃父經營貽謀孔固百年榮藏既吉且安我作銘詩慰君九原

祭文

祭亡姪行可文

嗚呼吾姪行可不見者忽十閱月矣追憶婉婉之儀溫溫之質欲覿天而無從也汝父辛苦起家僅此一息將以繼本宗之昭穆演將來之緒斯竟如是已耶嗚呼痛哉辛丑之歲予官京師汝實初生家書報於捧告汝祖母曰兄有後矣相對而喜甲辰轉官南都便道還鄉見汝岐嶷孩笑又相對而喜丁巳歸休汝亦長成知識日新延師教之既冠既婚期汝豎立嗣耕讀之業為吾兄弟垂老之歡豈意一疾而逝耶嗚呼痛哉自汝之沒九十四歲祖母食息靡寧汝母汝父形志衰阻無以為生幼婦孀居煢煢在疚哀苦伶仃兄弟失侶悵然無憑朝夕目繫潸然涕零嗚呼痛哉彼跖壽兩顏夭兮何春華而不秋實茲予奪之舛錯兮嗟天道之叵測豈吾兄弟不德貽伊戚兮抑汝賦命之短促雖鍾情無終窮兮但禮制之難為倚汝祖母之在堂兮棺久

暴而非宜蹶日吉而時良兮厝汝於祖塋之側
庶魂魄有所附麗兮得永安乎玄室嘆幽明之
隔絕兮薄奠一觴惟此恨之綿綿兮摧裂心腸
嗚呼哀哉尚　饗

祭文江張表弟文

嗚呼猗一氣一磅礴兮實充塞乎兩儀紛運行
之不息兮握造化之神機福善禍淫有正則兮
謹人事之修為盜跖壽而顏夭兮何錫與之不
齊豈定命之不易兮抑培覆之乖違惟　文江
之初服兮得中正之秉彝氣純粹而柔嘉兮弘
令德之丕基憶齠齔之締交兮偕仲氏而遊嬉
時　外祖之里居兮辟家塾而延師習句讀而
佔畢兮惟麗澤之是資迨　舅氏之南歸兮肄
三子而教之各年齡之漸長兮相與考德而問
疑佩明月之寶璐兮集芙蓉以為衣由仁義以
好修兮指聖賢為依歸究六經之異同兮定百
家之是非窮天地之高深兮悉義理之精微朝
然青藜之藏火兮夕下董生之書帷每聯床而
共被兮聽風雨之淒淒結金蘭之友誼兮誓功
業而相期每校藝於文場兮吐琳琅之雄詞燁
然名動於鄉國兮駕先後而齊驅暨余竊祿於
朝兮遂離群而索居伯仲翱翔於黌序兮真群
英之白眉抱一經以據忠兮屢坎坷於有司仲
氏充國之賓兮君亦遊辟廱於南畿幸大小之
各有成兮尚俟得志於秋闈何天奪仲氏之速
兮抱美璞而未施及予之歸老兮兩人相對而
欷歔控窮途之窘步兮傷同袍之陵夷冀優游
林壑兮花朝月夕之追隨修洛社之盛會兮續
蘭亭之清規豈意辛酉之夏兮倏一疾而莫支
何春華不秋實兮傷五毀而棟摧心鬱邑而慟
傷兮恨皇穹之不慭歲冉冉而垂老兮余子立
夫何依喜蘭桂之森森兮為身後之光輝書香
庶幾其有托兮足以慰九原之思惟日吉而時
良兮慨窀穸之在茲良士等臨棺陳一奠兮涕
浪浪而滿頤嗚呼哀哉尚　饗

祭次山陳蜴文

嗚呼仲龍胡為而生胡為而死謂天無意耶不宜畀以清逸之才果有意耶不宜奪其方強之壽恍兮惚兮殆不可知方在髫齔頴悟絶人長即潛心問學肆力文章遂能沉酣六藝貫通百家屢校文場輒先諸士與兄孟龍弟季龍燁然名動淮南四方咸式其文鄉閭皆侈其盛比竇氏之五芳河東之三鳳舉乙卯秋闈連登丙辰進士時才相見於京師叩其所藏醖籍深厚方慶南野公有子矣授棗陽令始釋褐以臨民即精詳而集事邑刁民梗翊弱鋤強威惠並行幾年稱治監司謂未足以盡其才也薦之
天子制調淅之桐鄉俗尚浮靡治以簡約革除冗蠹矜恤民隱上下相安邑又大治以課最拜南京工部主事苟假之年以充其蘊則鼎彝勳業可企也公卿爵位可至也僅一疾已矣嗚呼痛哉譬之華鍾玉磬方懸于大庭八音齊鳴百僚竦聽忽折簴蒙瑕不能發揚蹈厲條理其始終以狀耶廟之盛以諧神人之和豈不重可惜哉蓋考其平生雖少年美官科第恩榮簿書奔走疾病相仍未得一日從容享仕進之樂嗚呼痛哉然栽培傾覆天道之常禍福吉凶相為倚伏陳氏為海陵舊族自管竹公擢第於成化間後望巖公仕而不顯南野公種德弗耀屯膏含馥九十年始發于仲龍又未竟其用今孟氏季氏文譽日著顯榮可待而二孤岐嶷頴異蘭玉生光人定之理所可知者其在茲乎且兄弟天性孝友善養嫂姊孺人體貌曰豊教撫二孤恩義諄至綜理塋事曲盡心力家門日大慶澤日長皆於昔而盛於今前有承而後有繼皆仲龍啟之也亦可以瞑目矣行將定穸幽明永違薄奠陳詞靈其鑒之嗚呼哀哉尚饗

祭四川布政司參政後湖張親翁文

嗚呼後湖尚忍言哉予處海隅公居淮東各膺鄉薦來時奮庸乙未之春校藝南宮天下英雄輻輳景從公既登龍予亦附驥
天子臨軒親策廷對明良幸逢風雲際會錫宴

題名釋褐蒞事公入中書于叨翰林道義相與過失心箴政務典章研究考尋聚首十年臑澤孔深公轉户曹尋亦憂去予投諫垣兩歷棘署公復舊銜出居幽薊官轍不同音書邈淤歲在庚戌公擢東藩少參督餉復會都門公女我子逆許婚姻二姓好合世講益敦中遭公謫左遷群貳復陞黃堂聲績茂異惠臬滇南恩威並施蠻落肅清地方平治大參蜀省職任旬宣時方採木勞費獨偏經畫得宜民獲保全偶值內艱即日解還于貳本兵濫竽三載丁己乞歸省愆淮海公方壯年台鼎可待如何中道泝罹讒悔出處定命何足較量青天白日孰掩其光霄漢浩蕩鴻鵠翺翔俯視塵壤眇如毫芒尚冀少需婚喪甫畢剡溪買舟陳榻下席洛社優游虎溪散逸往來交歡以終餘息壬戌蜡月遽聞訃音饋起傍徨涕泗滿襟考公平生實行可欽敭歷中外不朽者存顧瞻身後森森蘭桂賢而有文謙能服義詒謀既臧垂統可繼用未竟施澤在後世令嗣報書宅兆有期親喪在殯不克遠離遣兒恭代薄奠陳詞北望依依曷勝其悲嗚呼哀哉尚　饗

祭中丞小石公文

翳一氣之淵穆兮運亭毒而難知遡古昔以驗今兮何修短之不齊盜跖壽而顏夭兮靳尚用而放逐乎三閭騏驥伏於鹽車兮駑駘縱步於康衢君子恒戚戚以懷刑兮小人潝潝訿訿於當時豈造化之定命兮或人事之有違嗟先生之初服兮懋明德以自持扈江離與辟芷兮植九畹之蘭滋登甲科之崔嵬兮紹世美以重輝肇粉署之郎官兮揚巡邊之英姿駕五馬於畿群兮樹甘棠之遺思繼經營于江漢兮肅憲度之綱維旬宣歷試於三晉兮淑方岳之表儀沐皇恩之隋注兮拜執法於台司開督府于幽薊兮宣華夏之皇威遭壬人之兆禍兮成貝錦之斐萋羅鄒陽之坎坷兮屢樂毅之危機將顧天以明心兮[illegible]濟艱之雲翳思達人之大觀兮齊

得喪于一揆苟吾行之不迷兮雖顛沛其何辭遂甘心於遷戍兮望長途之逶迤歷險阻之艱辛兮懷故鄉而心悲循大行以東歸兮絶口於既往之是非闢西園於城闉兮耽書史以自娛慕緑野之勝遊兮集河洛之英耆惟花辰與月夕兮發幽憤於歌詩奏金石之琳琅兮諧韶濩於瑶池究風雲之變態兮察鳶魚之精微或登樓以舒笑兮坐茂樹以談棋翔鳳凰於千仞兮渺冥鴻於天涯窮生人之樂事兮忘日月之居諸士等托絲蘿之後進兮坐春風之披離溘一疾而長逝兮失山斗之瞻依傷老成之淪謝兮難慘痛而莫追念窀穸之有期兮嘆幽明之永離羅牲醴以陳詞兮聊以哭吾之私

祭岳丈南塘王公文

維　嘉靖三十六年歲次丁巳十一月庚戌朔越十六日乙丑前兵部右侍郎今致仕眷壻沈　遣子際可謹以剛鬣柔毛清酌庶饈之儀致祭于　岳丈南塘大人王公之靈曰嗚呼惟靈純篤之性質而非迂忠信之行誠而不欺父母克孝兄弟怡怡稼穡是業耕鑿自娛遡彼源流海陵著族衣冠詩禮百年喬木方盛其時諸父豊郁一食十指門庭雍肅家政叢脞公實相之斟量出納稱物平施寸絲斗粟不入于私人無間言内外咸宜逮及中微甘守恬澹督子力耕不履州縣輿論推賢屢與鄉宴深衣幅巾閭閻榮羨無祿而貴不爵而尊優游桑梓八十餘春資産日盛子孫雲屯郡之耆老　國之逸民歲在丙辰一疾長逝訃來京師使我心悖大耋考終燕翼能繼生順死安庶幾無愧嗚呼哀哉才忝門壻

恩賜歸田閉門謝事待罪省愆不敢遠出微忱莫宣遣子際可執紼臨棺卜踼有期行歸窀穸薄奠一觴用寫哀惻松楸蒼蒼佳城欝欝永敝于斯安昌無極嗚呼哀哉尚　饗

大司馬鳳岡沈先生文集卷四

五言古

搗衣篇

九月邊氣寒長風起山阜良人遠征戍歲月亦
云久蟋蟀鳴壁間玉衡運樞斗感此欲搗衣刀
尺勤素手清砧敲明月流光照疎牖椓椓聲滿
城瀼瀼露盈肘狐裘知蒙戎葛履今糾糾萬里
情更生慇懃復何有蘭堂夜瀟條金瓶暗雲毋
愁看翡翠衾鴛鴦戲春藕掩淚傷朱顏心旌逐
飄柳豈敢怨別離王事方有咎烈士行不來此
意君知不

贈馬石渠尹長葛

嘉靖辛丑京師大旱石渠將行請言為別遂
書此贈之詞雖不工意亦篤至思所以救旱
則知所以恤民矣治長葛也何有
烈日蒸大雲赤地數千里
九重宵旰憂祈禱徧群祀吾聞河東郡災旱亦
如此黎庶日蕭條征輸殊未已平生霖雨心秉
時思奮起慎勿猒牛刀郎官應星紀

壽少師桂洲老先生三十六韻

皇極開昌運人文應景期氣鍾龍虎骨天座鳳
凰姿早繫金閨籍班分白玉墀含香隨鳳輦委
珮步龍池首建青羊疏身臨紫塞陲恩威安反
側談笑戢兵輜保障開新邑勤勞紀舊碑經營
符
廟算忠藎荷
宸知汰冗三千衆清田數萬奇權豪皆斂迹朝
野盡歡頤魚水君臣契雲龍會合時數年勤夢
卜一見決皐夔中秘文章府南宮禮樂司金蓮
頻送燭御榻每賡詩
郊廟崇分祀尊親盡定規明堂周制度綿蕞漢
威儀王道侔三代皇綱理四維海隅增氣象天
下見雍熙八座恩榮極三公寵祿綏星辰隨杖
履日月映罘罳決策平江寇懸機靖大夷精誠
運帷幄文武自神奇率土稱元老中朝仰少師
典刑存楷範出處係安危延訪虛前席謀猷入

帝維銀圍函寶札玉帶綰金獅開閣延賢俊逢
人問隱遺清平紆啟沃冠蓋總委蛇壽喜逢初
度堂成匾更宜雲扉連畫棟錦幃瑩金絲台吉
祥光動蓬壺壽筭遲乾坤應不老甲子任相推
宴引黃封酒卮分玉署犧太平傳盛事彩筆和
新詞山斗瞻依意門墻化育私華封擬頌禱飛
夢協熊羆

題任嶧峰都諫萱花圖壽其母夫人

名花産幽谷雨露敷華姿鍾靈得正色獨幹呈
貞姿上有百尺崖下有千年芝雲霞映蒼堅日
月蒸瑤池丹青落尺素滿室生春滋瞻此北堂
歡敬賦南山詩

嘉靖甲辰夏　張懷虛成均卒業告歸時
方大旱余禱雨齋居書此奉別傷時感事
情不能已六月望日也

入夏可亢旱蘊隆氣如焚黃霾暗天宇赤日蒸
江氛甘霖望不至鄉
國心殷殷之子卒業歸冐暑帆南薰魚潜東溟
水豹隱西山雲行矣懋厥修乘時樹名勲

嘉靖乙巳春育軒先生南遊會余金陵官
舍感念故舊傾倒一月傷其抱才而不遇
也賦此贈之達遊篇

驊騮望千里鴈隼思清秋物類既不群豈甘同
蜉蝣育軒江海士胸臆藏才謀數奇遭坎坷壯
志終未酬平生重交結一飯千金投故人隔淮
水遂作瑯琊遊斷金心已合伐木殷相求朝題
興龍寺暮醉南岡樓珠璣遍竹林冠蓋傾公侯
范張約雞黍管鮑憐綈袌此道久寂寞斯人獨
綢繆興盡山陰棹情欣白鷺洲涉江杭一葦擊
節歌中流建康古名郡王氣開神州龍虎白蟠
踞乾坤相沉浮六朝留勝迹一統恢
王猷形勢吞吳越風雪接魯鄒登臨發慷慨花
鳥生春愁巫山偶入焚精采驚人眸豈意鸚鴿
妃相期木蘭舟餘居傍鍾麓繞徑松竹幽一遵
話令雨共生看浮鷗繁華欵過鳥宇宙嗟浮漚
得失有成命榮枯亦何憂垂楊忽飛絮春色應

難留遊子驚物變浩然思林立起舞扰長劍光芒凌斗牛佩之當自珍將以投靈修

池亭對奕辱周獅峰都憲詩教次韻奉荅

結廬傍鍾麓端居謝囂壓秋光净庭宇池上芙蓉開剝啄聲在門高軒花下來兒童驚此客無乃廟廊材蒹葭倚瓊樹雖黍卿追陪魯酒不盈杓玉山何能頹一局暫游衍八陣生風雷蛛絲與蜩甲後心徒纖埃得失兩欣結此意誠悠哉

其二

繁霜萎群卉忽覺秋風臨駑馬服鹽車遠道何能任仰上濂溪翁宛若南山岑一見即傾蓋同心期断金性拙寡所諧荷君日相尋貽我陽春曲雖雖鸞鳳鳴淹波起宿鷺翠竹鳴間禽古來忘形交芳名流至今願言各努力江海同沉深

題方道長却金傳為乃翁賦

大道至簡易人心本無為一念動以妄便自分多岐譬之長江水澄徹渾無涯須叟鼓風雷波浪騰蛟螭卓哉一田翁抱璞江之湄詩書養情性耕鑿歌雍熙一身重九鼎萬斛均一絲得失兩無與奚計交與辭衆人務苟得駭之為新奇君子辨義利取舍精毫釐日星炳遺訓蒸翼丕洪基多史青雲器奮庸昌時明白簡立霜臺皎結丹鳳儀會我金陵城長歌陟岵詩節序既晏更羨墻恒在茲盛事久倫彝風木生餘悲好德原降衷慷慨陳薦詞豈獨揚清芬因以懲澆漓

題宮保大司馬默齋仙橋流雲圖

二儀吐嘉氣英英自山陲五色絢靈耀群埜生春妄須叟遍原野咫尺迷林岐勢依銀漢杳影度秋潭遲遊子懷故園晨昏幽意馳來蘇四望切勉為蒼生霈從龍贊華蓋翼鳳翔瑶池終當沛霖雨萬國清氛癘

次小石山樓成

名園負北郭窈然花竹幽引泉通曲沼疊石成高樓抹雲飛燕雀宕霧隱龍蚪恐虛對南山弔古懷東周長空一縱目萬象皆景收靈籟鳴松杪寒鴉噪城頭豈為谿孫悶亦足消把憂冠蓋

日過從琴尊恣淹留榻因徐孺下轄為陳遵投揮麈吐雄詞朗朗諧天球明星掛屋角新月生簾鉤情忘略賓主戲劇爭盧閩四壁張華燈追歡夜未休朱絃雜瑤管綺席羅珍羞人生貴適意身世如漚浮樂哉安石翁高卧東山丘

賀蔣竹塢繼孫

江海源流遠松筠歲月長本根惟宥容枝葉有輝光建國須屏翰齊家在典常克仁先九族舜孝重三光秩秩遵卑叙明明軌法彰大宗崇正統服穆演天潢世俗矜功利庭闈少義方繼承一失次名器俱濫觴美矣竹塢氏偉然文人行友于本天性擲沐經冰霜蒲衣富文學一德成相將祖孫親授受詩禮傳馨香名正言斯順人和事自康精誠貫金石高義凌穹蒼垂統信可繼貽謀何其臧仁風磐頑懦和氣來禎祥即茲燕翼圖會見螽斯昌鄉邦競歌頌滿軸皆琳琅後嗣宜勉旃寶之如圭璋勤儉力耕讀夙夜毋怠荒

壽姑母九袠詩

吾宗世敦厚先輩有古風耕鑿養性靈眉宇壽而豊太父始讀書詩禮開群蒙皇考紹其傳門戶日以崇文章啓世胄翩翩增華虫姑母時在室賦稟慧且聰清貞守家法節儉勤女工既長適望族孝敬隆姑翁相夫力幹蠱教子和丸熊豈惟善閫政況復名里中數奇失所天百計萃厥躬精誠貫金石皎潔凌秋空毋氏日迎致相對歡融融團庭姿嬉遊棋史相磨礱今年躋九袠神采加豊隆齒高似玄鶴軒舉如飛鴻源流信有本英表非人功二嗣真英傑笑傲輕三公萊綵迎曙輝芝蘭映簾櫳乙及冬癸未寶婺明淮東吾叔率子姪登堂獻微衷椒酒溢金樽和氣庭幃充再拜致華祝願言比喬嵩優游陟期頤福祿綿無窮

七言古

聞邊關有警

朔方八月秋草肥雲中突兀彰邊戚千群萬落

不可數惟見萬里紅塵飛羽檄星馳報主將細柳營開列軍仗寶刀初試黃金裝鐵騎雄看新虎報翻身上馬意氣豪坐論却敵如秋毫臨戎對敵不敢動徒云守備誇旌旄令嚴戍久軍士苦反使兵驕猛如虎回軍護唱凱還歌論功列宴陳仙舞東南膏血輸備邊豈知一飯羅萬錢國家養兵意何在却令此輩欺皇天如今長城不可倚貪婪之欲真無已芳草綠遍湟中田空使英雄涕如水　廊廟惟憂西北憂相臣日夜生邊愁古來擇將為上策轉移民力歸田疇

贈徐西村赴官南京

憶昔神禹開九州導匯眾水皆東流乾坤清氣會滄海崑崙龍脈連瀛洲吾鄉宦據東南勝羅浮直與滄溟應朝瞻紫極騰光人才秀比比水霜瑩往時周許稱多賢如今科第相雲連君家父子、獨金臧文章魁甲多後先司空忠誠貫天地論析姦雄倡大義歌歷中外三十年四海兒童知姓字河間大夫賢更文蹈然孤鶴凌青雲九霄宦業殊未已坐見廊廟揚奇勳西村德器人欽羨承恩襲蔭朝金殿表忠世祿出非常盛事百年惟兩見榮壚文學吾所師司空山斗縈遐思創業垂統信可繼遺芳積德今在茲豫章喬木歸梁棟儒雅風流真伯仲利見天上雙麒麟不羨河東有三鳳建康自古名帝京中丞之屬閒且清登臨感慨發遠意山川花鳥關詩情石城三月風光好垂楊綠遍長安道彩衣爛爛綰銀章總馬騑騑嘶碧草明朝不次登英才此行職業莫相類三千數奏報佳政一杯共醉黃金臺

五言律

春登圜丘

出郭尋幽事登高傍紫青樹隨天極轉日繞露臺明蒼壁龍文合丹梯鳥道迎喜逢周禮樂翻笑魯諸生

挽鶩湖老先生二首

華嶽鍾山甫蒼生起謝安衮衣塵日月風雨失

金丹功業三朝重文章百代看槻歸歌薤露寂
寞燕山寒　又
先生令已矣合道竟何如奚鼎勳名在金甌姓
字虚　轂朝頒紫詔華國有丹書悵望銘旌發
春城晚照餘
吉祥寺送客歸過胡少巖夜話有詩咨荅
送客來山寺穿林破野情機忘愛僧靜春淺覺
寒輕佛日明虚殿烟花滿近城歸時忽相憶徑
訪不須迎　又
平生江海意相話更悠然久坐仍添燭頻沽不
論錢對雪懷安道圍棋憶謝玄夜深歸馬疾幽
興復相牽
春雪次韻
飛霞迷燕道高情欲剡遊紛紛隨去馬脉脉暗
深流瑞色搖瓊樹春色度玉樓凭欄看不厭獨
酌破先憂
中秋　歲在乙未
此夜中秋月長安客裏看元光動瑤海清氣下
蒼巒鳴鶴歸時晚棲烏飛正寒白雲迷梵望獨
坐聽更殘
賀壽二首
海氣連蓬島星光動紫微青春宜壽考華髮映
山衣不老丹砂潤無情白鳥依遥知稱慶處蘭
桂滿晴暉
又
共喜逢初度梅開正早春乾坤回淑氣花鳥滿
江津已並三陽泰遥知五福臻山中閒歲月瀟
洒任天真
三世鄉賓為同年吳學山賦
海嶽鍾佳氣君家聚壽星賓筵三世寵耆德百
年馨
聖代崇遺逸鄉飲重典刑貽謀應勿替孫子在
王廷
蓮塘書屋
世路榮桃李君家獨種蓮山深茅屋靜花發野
塘平盛事臻當日遺芳啟後賢清名流百世應

共此溪傳

鐵瓶草堂爲同年馬竹理乃翁題

卜築憐金谷移居傍鐵瓶堅貞存百煉潇洒足三靈楚竹環溪綠吳山擁户青乾坤隨俯仰生意满春亭

送大司空甘昆山兄金山君歸蜀

棠棣情初翕陽關别更難秋風鴻鴈遠夜月脊令寒功業歸昆季江湖可自安峨眉山下地十畝仕閒閑

與青蘿夜飲歸馬上口號

歸馬鳴霜磴胡笳動晚城流連高士飲珍重古人情丹閣梧桐老清江草木平莫將鳴鳳翼剛伴野鷗輕

贈朱松溪分教唐邑

學校賢才地儒官禮樂司人存道斯顯身正俗能移河洛十年裔蘇湖百世師遥知時雨化挑李满春堤

送雷司訓之任深州

潞水浮仙鷁秋光映薜蘿錦帆斜帶雨桂棹半侵荷江海魚龍化門墻桃李多鱣堂懸虎座環擁聽絃歌

睡起口號戲　簡沙窗江工部東定晚會

最愛幽人宅亭臺碧水縈柳陰移小艇雲氣蔚層城夏簟琅玕静冰壺紫筍清晚趨東閣話揮麈拭塵纓

再次

雨急荷珠亂烟濃柳色縈亭臺斜浸水島嶼半啣城隅幔笠歌暗廻舟藻荇清同遊興不淺談笑落冠纓

送余國東分教南城

柳蔭長安道青春疋馬歸沙平金勒穩山繞翠華園芹藻詩猶在蘇堤教莫違蟬堂絃誦處桃李競芳菲

贈馮南淮之茂名

盛世收英俊憐君作逐臣青蠅亦何事白璧本無塵花柳三春楫江湖萬里身滬池終奮翼坳

莫賦思蓴

七夕雨飲陳太史宅

天象懸牛女人間漫擬猜長空銀漢渺何處雀
橋來露冷秋容淡堂深燭影迴虚疑今夕雨應
似會陽臺

送瀛溪大尹歸泰寄壽其兄平野僉憲

四世衣冠盛三朝寵澤新虎符分上國凫舃度
華辰海嶽騰佳氣江湖隱至人紫荆花下宴煦
煦滿堂春

壽閒寺丞乃翁五十

丹鳳翔天闕封章下
紫宸寵膺初度日花映錦堂春耆德鄉評重衣
家世澤新依依望南斗晴彩射靈椿

咏梅岡隨羅上舍

岡勢全分楚梅花曲繞庄虚屏浮翠碧古榦歷
氷霜清合歸鼒鼎高應到鳳凰成功須一簣春
早發幽芳

栢高宅同賞牡丹二首

春日符卿第清罇偶共開花迎晴日麗香逐午
風來上品憑誰譜孤根每自培繁華厭塵俗幽
賞夜方回

其二

憶侍承明日同看上苑花黄封開　賜酒紫
笋薦新茶瑞靄浮瓊幄香塵散玉車春光原不
異斜倚石欄誇

王六大壽七袠先期過稟賦此奉賀

京國重遊日壺遵逸興多衣冠存古道林壑養
天和玄鶴迎秋健丹砂映酒酡題詩聊贈別歸
向壽筵歌

雪中同程松谿盧沭西步出

孝陵遊靈谷寺呂成松溪原韻一章

冒雪遊靈谷披林出　禁園寒風號萬相陰靄
暗孤舟吻鹿嚼松徑清泉瀉石根如何剡溪棹
乘興只臨門

賀垣齋冒君七袠詩

佳氣騰南極江皋值暮春擷花飛送酒簾燕語

依人砌下芝蘭秀庭前綠綺新山林閒歲月瀟
灑仕天真

又

江邑滄溟近蔥蘢瑞藹浮瑤池來白鶴丞谷度
青牛滿泛霞觴酒頻添海屋籌神仙即此是何
用訪丹丘

七言律

秋日郊行

足馬西郊試野行紅塵飛盡碧天清山浮翠色
連雲樹雁帶寒聲度晚城滿地桑麻忘帝力十
年宮闕樂時平野情似鶴秋來健風翮移曾欲
萬程

奉次朱齊大宗伯師大九日即事示諸子

老成德望歸廊廟山斗瞻依紫戒曹禮樂正逢
三代運文章終補五雲袍山中佳節簪萸勝
下郎君玉樹高遥憶登臨觴詠處碧梧秋色蔭
蓬蒿

贈梧岡陳水部提舉清江

郎曹聲價重中樞使節新傳下九宵畫戟曉行
瑤草映牙檣春望碧雲遥濟川舟楫須英俊補
袞文章出上係淮楚風煙連
帝里夜深猶聽海東潮

花朝

春衫初試綺羅輕客裏佳晨景色明節序百年
驚過鳥風光二月轉流鶯已窺柳眼知消息更
向花神卜雨晴回首上林紅紫合遊人車馬滿
都城

西苑春晴

禁苑深深春晝遲煖風晴日靜遊絲雨痕已過
青山麗霽色初分碧草滋太液池連丹鳳闕翠
芬亭對紫宸居韶華浩蕩同君德燕語鶯啼總
不知

聖駕　陵祀畢泛舟西湖鑾衛侍行

繽紛簇仗擁金輿正是
園陵享祀餘翟羽數重搖翡翠龍章五彩動旌
旗湖光蕩樣迴春棹柳色霏微映綺疏從此西

山倍形勝千年環拱紫宸居

聞雁

蕉葭露冷雁知秋楚客驚聞獨倚樓嘹唳一聲天宇靜飛廻數點夕陽愁天寒塞北空胡磧沙煖江南有杜洲羨爾雲霄自來往人生踪跡幾沉浮

贈紀鶴洲分教魚臺

聘時禮樂重儒流鳳閣分符到海陬北斗宮墻歸勝覽東蒙山水壯清遊春風惠澤榮桃李化雨新波被魯鄒回首桂花消息近一枝高占廣寒秋

送盧少谷尹嘉興

午來朝野諫書稀一疏精忠動帝閽士論爭誇鳴鳳出丹心環遶衮龍飛西湖山水歸蘇軾上國風烟憶杜微此去聲名應不滅五臺花木滿春暉

贈武靜庵任德清二尹

七年供奉承明殿此日分符雨露新鳴騶尚缺清禁曉飛凫先樸太湖春已知才大丞無負莫道官卑士為貧兩浙征求財力盡願將膏澤被斯民

贈沈夷齋掌科以言事左遷浙江照磨

都門餞別意匆匆摟閣新秋爽氣通尚憶趨朝連畫省忽看投檄下江東典刑示我真三益出處於君偶四同（鄉試會試入翰林為諫官四者皆同）曾向西湖留勝迹徵書早晚出龍宮

送羅柘庵赴夔州推官

海陵三世舊儒紳文學於君更絕倫官列法曹聲價重恩沾宸陛寵光新風城分袂三秋暮鳥道看花十里春莫謂刑名異王道古來明允是何人

周石屏郎試不遇有詩見遺次韻奉答

新詩飛白出精思珍重高情媿舊知楚國未終抛尺璧上林應許占全枝馬援才大還成晚王勃名高各有時宜海浮沉君莫計且開懷抱對

金巵

贈葛雙溪二尹平湖

都門杯酒惜君別桂棹相將下潞河藏器久馳
南國望離筵無柰渭城歌楓江夜泊喧靈籟花
縣秋臨艷越羅暇日松亭堪獨倚霜風霽月送
吟哦

杭城多雨賞月之期屢約屢負錢定軒秋
帥有詩次韻

天柱峯頭無片雲清光端不等閒分舉杯待閤
還須酒吹管催開却籍君含雲浮雨從海度欲
晴鳴鳥隔溪聞廣寒來日應如約東閣披襟看
斗文

魏春野有衣有詩再次

濛濛烟霧鎖行雲咫尺吳山渺不分故遣嫦娥
頻負容每投珠玉益懷君揔花帶雨離離落蟬
響隨風嘒嘒聞禮樂百年王化洽將軍能武更
能文

得卯報恭聞

皇上祈雨有應再次志喜

紫宸臺殿倚青雲此日鵷鸞雨
闕分入夏驕陽憂上國應期甘雨荷吾
君三農渴望知應惝六事祈天幸再聞侍從小
臣恭紀述乾封翻笑漢虛文

送袁方洲尹同安

十年京國憶同遊千里鶯花一葉舟白壁聲華
歸月旦清朝科第始春秋滄溟日出觀潮湧秀
嶺雲深覺樹稠閒說閩南財力盡勉將功業繼
前修晦翁曾簿同安政及之

遥賀東岡乃翁媼雙壽

河嶽鍾靈本自奇一門雙壽值清時遥瞻碧海
來清鳥重見丹山毓紫芝華極祥光連寶婺雀
臺春色接龍池題詩謾擬華封祝翹首西南萬
里涯

奉壽一山身史母舅七袠

喜逢初度正清秋甲子輪回倍十籌海上遠迎
青鳥信山中惟伴赤松遊傳家甲第三 朝盛

持斧聲華兩地收進憶紫薇稱慶處極星高拱
瑞雲浮

奉和大司馬甬川張公新修池亭奉侍慈
闈之作二首　其一

喜見岡陵與壽山來霜貞節有誰堪陳情笑拎
江南撤發日重開竹裏庵鶴絲迎暉春入座翟
華臨水翠侵簷玉堂自是添嘉話孝養尊榮羨
獨康

其二

泰階台次久虛三天下蒼生望仲堪鎖鑰暫留
司馬節起居端向白雲庵荷香風靜生來幕燕
語亭虛繞華簷退食從容頻上壽綺筵珠屵味
常兼

壽大理寺司務張母夫人八袠

八十年華世已稀　兩朝祿養倍恩輝庭前雙
桂聯春色堂背名萱對晚暉蓬海鳥傳王母信
婺女光動老萊衣君家積德原源厚慶澤綿綿
願莫違

奉次

宮保周約庵八日郊行七首

牛首山

風物依稀憶舊年肩輿登陟薜蘿韋雲間雙闕
弘坤軸塔上千燈淨劫緣步入烟霞迷法界坐
看花鳥媚春天江流一線三山外古木陰陰落
照偏

諸公登牛首絕頂阻雨不及陪

春淺沙寒漾日曛霏霏陰散勢氤氳衙泥漫阻
青山夜飛蓋瞻影風群百尺丹梯懸鳥道千年
蒼柏隱龍文遙知絕頂談詩處台斗星移近五
雲

同諸公住石岡公彭阡復立祖堂寺讌集
四首　其一

歷盡層巒見佛堂上方鐘磬覺微茫松梢露滴
羅衣濕洞口風韋薜荔長羹煮芥蒸清客味酒
浮椒柏怯春光停驂謾共高僧話却咲浮生底
事忙

其二

每臨清境愛談禪坐擁蒲團不記年閣外鐘聲
空覺夜壁間禪影太虛前法參上乘千林靜心
遠靈關一鏡懸欲向藤床謝纓冕笑看修竹對
山眠

其三

郊外尋春特地來振衣同上半山臺長空渺渺
雙鳬下芳草依依一徑開峨上寶光浮法相望
中雲氣接蓬萊倚欄最愛前峰色雨洗青螺映
酒杯

其四

鶴駕翩翩望氣來牛眠今已定泉臺無前世德
真能繼絕勝山靈信有開五色雲霞生石寶千
年松檜蔭蓬萊主人愛客還投轄野寺移厨更
洗杯

望獻花巖因晚不及登

曠野濛濛生翠烟春雲淡點江天因觀聚寶峰
頭雪却憶飛花石上泉丹洞苔封仙已遠玄壇
僧定塔空圓斜陽又送前村莫捲幔詩成興悯
然

春日草堂讌集鴻山學士贈詩次韻

玉堂詞藻駕長卿筆陣能攻五字城遠市盤餐
留客坐隔簾風雨送松聲烟籠弱柳三山暮荷
浄方塘一鑑平昨夜文星聚東壁草堂時見慶
雲行

諸公有詩再次奉謝

冠蓋堂堂盡列卿山齋小集近高城投杯忽得
瓊琚報擲地還聞金石聲却訝蒹葭依玉立暫
從休沐荷時平春晴更有登臨約隨處看花載
酒行

賞公署牡丹

臺榭陰陰生晚寒瑞烟冉冉護闌干輕盈漫擬
沉香伴妖艷凝分玉女丹露浥寶妝紅粉濕日
蒸花氣翠圍貴心不為渠顏傾略春風在此有

壽定軒林老先生八袠

關陵形勢枕滄瀛晉原鍾間氣生四省功名歸
國史一時人物重鄉評鶯花喜獲長春宴冠蓋
爭看沙杜英從此山中閱歲月弄孫課子樂昇
平

壽詞春元乃堂八十

堂北萱花春意深八旬氷雪總華簪函關曉度
青牛氣蓬海時來瑞鳥音數子每存丸膽志傳
家爭羨墨帷心杏園三月泥金報縹緲爲從鳳
闕臨

壽王岳丈七十

一陽初動值華辰南極光生壽域新三代衽裳
存古道百年林壑見遺民晴薰棠花連樹日映
斑衣座有春海國氣充多大老期頤從此配前
人 王之先世數百歲者數人故云

清明 陵祭 四詩次栢高韻

陵殿春標肅百僚繽紛冠蓋擁金轂雲開新曙
明雙闕月帶殘星傍九霄山嶽千年隆王氣乾
坤此日仰
神標良辰休沐堪乘興載酒尋芳不待招

諸公同游靈谷寺 寺有鸞永像

野寺春遊不厭重松陰五里蔭行蹤定開卓錫
臨金盌讀向浮屠淡舊容翠巘雲深藏古殿畫
廊風急度疎鐘每臨勝境偏忘倦一哽尊前媿
獨慵

夏至齋居次東洲大司寇韻

一陰潛復歲爲分法省齋嚴淨浴埜望入靈壇
騰紫氣瑞符神禹護黃雲百年分祀崇周禮一
代中興仰舜文尚憶太甯叨侍從六龍華蓋擁
明君

喜雨石岡有詩見遺仍用前韻

雨過青林潤色分水衢故覺淨炎棼朝霞散彩
常迎日石燕憑虛尚拂雲憂切江湖還得句詩
賡雲漢媿無文懸知 對越忘言處
明賜由來荅
聖君時 皇上禱雨故及之

奉贈寅長淺齋老先生考績詩

三年林寺媿寢尋山斗光輝麗澤深中土澄清
歌趙史兩都銜鑑得唐臨陽春已覺生寒谷秋
月從今見本心報政
九重應有喜上林鶯囀禁城陰

題雷黃門乃翁逸叟首

從來直道難諧俗早賦歸來意自舒五柳自開
彭聲宅三槐人擬晉公廬評歸月旦稱岡鳳郡
佐聲華咏釜魚却有黃門能繼志 褒封先已
貴丘墟

端溪遊靈谷有詩奉次

慈龍雲氣萬山浮古木陰陰繞殿物外烟霞
塵界淨望中江遠碧天流高梁勝跡留禪寺新
虎真形壯市丘來興偶來尋故事肯從莊叟賦
南遊

送王岩潭守九江次首韻

白下分裾意惘然盍簪猶憶十年前賈生才大
東都望王粲名高北斗懸五馬暫行江郡欝萬
家今散市屋烟莫言民事非文事明畏由來總

繫天

壽張黃門乃堂屈孺人六十

甲子年華始一周綵衣稱慶正清秋瓊芝香引
千齡鶴賓婺光生五鳳接葛覃栢舟詩竝美壘
幃丸膽志全酬知五色雲花 誥臺耄期頤
次第收

送張東阜表弟卒業南雍

一尊相對話平生燈火連床十載情王勃名先
心獨媿馬援才大晚還成辟雝魚藻涵春碧滄
海驪珠照夜明莫向天涯歎淪落君家袍笏未
寒盟

紅梅限韻一首

一枝度嶺得春先移傍司空錦繡筵半格却宜
冰雪後品題應在杏桃前淡粧似浥金莖露幽
色常凝紫禁烟賓主情深看不厭弍樓壽判任
呼傳

冬日飲大中丞屠東洲宅次韻

霏微春霰弄輕寒玳瑁筵開俯碧闌柑剖新黃

尊酒馥月生虛白畫圖看銀河影落千門靜玉
塵談傾四座歡共喜太平杳德健每從高貴笑
言寬

壽南野親翁六袠詩

太平和氣盈寰宇海國儲靈壽考多盛事喜周
新甲子名家爭羨萬賢科雲臨玉樹生祥靄綵
映朱光散綺羅百歲堂前孫子又南山應向慶
筵歌

鄖臺有牡丹二株隸人云植雖久而未見
花今年盛開喜而賦詩以貽後觀者

遍地瘡痍賁撫綏不知春色到天涯凭欄忽喜
花驚眼報國翻憐費有無露浥檀心生瑞馥日
融紅雪散仙姿追思鳳閣芳菲處却似鄖臺對
酒時

戲贈黃少村同館公賞菊

聞道君家花正開玉堂詞客漫啣杯清香入酒
還生暈直氣凌霜未許回江海十年還夢想廊
堂今日未追陪想來自合歸玄圃肯借餘輝娛

草萊

嘉慶靖壬子秋八月十八日登太和絕頂

萬山西下入襄封秀出中天太嶽峰絕壁崢嶸
瞻玉几層巒羅列擁芙蓉玄宮隱見雲霞映琪
樹葱攏紫重麗藥百年荷
聖澤至今譽碣護蒼龍

晚遊南岩

路入南岩景更幽憑虛高閣迴生愁雲移石檻
簷疑動雨過松林碧欲流別澗泉聲時細細隔
溪禽語晚啾啾道人指點神仙跡烟鎖荒臺滿
目秋

少宗伯李泉使郢宜城夜話

二十年前館閣賓楚江重會更情親談揮玉麈
窓飄雪燭映金尊座送春柱石漸有廊廟用塩
梅終倚鼎彝珍慚予虛領三落節未有涓埃答
紫宸

題棨中舍柳亭別號

木從根本水從源此道今誰更討論却喜舍人

能善繼益彰柱史有賢昆歛南舊業書連屋湖
上新居楙映門遥想鳳池揮翰罷孝思常在故
山村

次翁少師韻奉送宮保雙江老先生南
還二首

朔方二月傳烽大樞府終朝謝簡書疎傅乞身
知自足寇公謀國未全踈都門冠盖傾供帳驛
路烟花簇使輿白鹿宗盟今有主同心離索却
憐予

其二

世途如蹈箭鋒機
聖主恩深特賜歸心事定知與論在道根終與
俗緣違清江彩鷁鳴蘭楫綠野春風映錦衣杖
履優游松菊徑四時烟景自霏微

送復庵都諫擢四川大叅并壽其翁媪
七年禁闥含香吏此日分符蜀道行
綸命句宣敷
帝澤

封章赫奕㦸親情亟闕紫氣猜牛度瑶海仙桃
瑞馬迎忠孝大倫今具美鄉閭爭羨使君榮

次宮保雙江大司馬還鶴之章

莫訝仙禽姿遠遊氷霜丰格本宜秋凌風漫試
冲霄翼浴日終依近水丘九轉靈丹玄使至千
年華表月光流也知清獻忘機事翠柏鳴陰類
自求

秋夜齋居次宮保虞坡大司馬韻

金門夜永漏聲稀明月流空絢素輝簾外松筠
秋寂寂望中樓殿影依依碧梧風静鵲棲定華
表霜寒鶴倦飛自幸鵷班陪對越精禋一德敢
相違

次上溪韻

南北邊疆日枕戈還家又見賊經過孤城嚴戒
朝鳴鐸弱旅催征夜渡河推轂有誰紓國計撫
膺無術起民疴海鄉處處烽烟急極目江天聽
戍歌

送東武父母大人歸山陰詩

皂蓋朱旛出郡時士民遮擁故行遲文章飭治兼三事氷蘖持身畏四知漠海風塵猶荏苒閭閻黎庶半瘡痍籲天借寇終無計聊為鄉人紀去思

贈李克齋都憲擢南少司馬

頻年小醜弄潢池攬轡澄清事絶奇三捷全收方叔績四方咸戴令公師謀深鈐閣惟圖史令肅粮門靜羽旗勳業

九重勤夢卜璽書今擬下丹墀

輓親文小石詩二章

予少　石翁二紀辱不棄為忘年交翁守郡時予已登進士立朝繼而遷藩臬周流晋時之間拜中丞巡撫順天則予為都諫矣翁尉顛被誣顛末予知之獨詳中朝縉紳咸究之其章奏在秘府者是非皎然人不得而知也翁重厚長者絶口不言予故篇中及之俾觀者知所考云　其一

廿年相別歎飄蓬歸艳丰姿笑語同方喜蒹葭依玉樹忽騎箕尾上蒼穹典刑久矣欽前輩博雅誰能繼後風遙指西園舊時路不堪回首恨無窮

其二

內外經營三十年甘棠隨處口碑傳祇期直道酬

明主誰意流言逐大賢白壁點蠅難掩潔青天浮翳豈虧全當時下石人何在重檢遺編一惆然

賀劉百川海防平倭

憲節驅兵到海灘堂々一陣斬樓蘭旌旗色淨江淮霧鼓角聲騰草木寒滿目瘡痍沾沛澤一時朝野覺騰觀吾儒英烈堪羨談笑風流比謝安

西園有花

節序推遷一氣中物華各々競春容標心宴色開何晚玉骨氷肌態更濃忽捧珠璣光几席即看芬馥遠簾櫳懸知造化含深意留取瓊英殿

戚工

送王三山別駕南還

佐郡才華衆所欽芳年何事早抽簪已知直道
難諧俗自信初心不媿衾詩禮西江稱舊閥甘
棠南國有遺音蓴鱸味好滄波靜短棹茶烟碧
樹陰

次韻奉購一首

夢洲陸減刑會予於海陵談詩命局盤桓
旬餘風流醞藉不獨刑名精練而已屢投
佳什且索近作鄙呈請　教弄斧班門效
顰西子自不覺其媸拙也

氷壺法署知名久傾蓋初歡又暫違綠醑浸淹
高士驚瓊華故羔侍艮衣陽生寒谷田枯槁蘇
燭秋毫定是非莫道于公陰德遠從來人事即
天機

執文江張表弟詩

少年義氣各崢嶸勲業相期盡此生宦海我飄
雙鬢白窮途困一經清簪纓韋有麒麟種詞翰
翰空遺郡國名追憶舊盟增感恨臨風揮淚不
勝情

夏日陪　蒙泉憲使省耕次　海樓侍御
韻

憲使巡農出關人〻争羡古風還晴開阡陌旌
旆靜露浥桑麻鳥雀閑報國每存心耿〻憂民
時見淚潸〻杞人猶有江湖念此日臨流一莞
顏

五言絕

聞蛙

雨餘芳草池塘秋意深蛙聲滿清聽虛擬在華
林

和徐西村詠梅詩

自嘆身無事韶華荏苒催開絨見靚句清絕似
寒梅

七言絕

上元會飲康太史二絕次韻

上元燈火散千家雪月交輝景自賒最愛清狂

康太史故開春宴對春華

其二

城雪凝寒春較遲御隄楊柳未青時當延喜有

梅花在風送清香酒自宜

同諸公賞趙西津宅牡丹留題二首

日蒸瓊幄散紅霞獨對東風占物華閬苑蕊私

出仙圃故應春色異人家

其二

主家臺榭禁城西御水營廻綠映堤夏葦水漿

留客坐碧梧翠竹聽鶯啼

送張雲石分教海陵二絕　其一

潞河冰泮解行舟送子臨岐意更悠却憶當年

絃誦處春風芹藻鳳凰洲

其二

他石之小可攻玉士賴相觀自琢磨苦道儒官

了身事師模能立善人多

鄭壹與陳孟龍話別　其一

華堂燭映畫屛新欲別無言意轉親忠恕聖門

原實學莫將習俗亂天真

其二

萬山重疊楚江清彩鷁春浮景色明冉冉白雲

東海畔臨岐翹首不勝情

次方洲韻四首　其一

風塵廿載暗貂裘拂袖歸山訪舊遊從此閒情

付鷗鳥烟波到處一漁舟

其二

聖主寬恩許乞身江湖今許作閒人清風明月

四時景隨意相邀作主賓

其三

欲閒山役傍林丘閒與山公作勝遊一局圍棋

一尊酒綠楊深處繫扁

其四

一燈相對笑言親屈指交遊有幾人世事升沉

何必問旋開新酒樂佳賓

次上溪韻二首　其一

故人相見自怡怡共話風烟未靖時却笑龍鍾

老司馬一身無補國安危

其二

頻年奔走闕昏晨解綬歸田及暮春戲綵吹箎

隨分樂五湖風月伴閒身

沈鳳岡集四卷山西巡撫採進本

明沈艮才撰艮才字鳳岡泰州人嘉靖乙未進士

官至兵部右侍郎其爲吏科給事中時嘗疏劾嚴

嵩頗見風采詩則尚未成家

陳文岡先生文集二十卷

〔明〕陳棐撰

山西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九年陳心文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陳文岡集二十卷》提要

陳文岡先生文集序

晉唐相距不百里晉人過唐者輒嘖嘖誦先令文岡陳先生之賢謂有潁川陳太丘風焉既余以事如晉得先生所製戴思亭銘遥知先生以直諫外遷而忠赤之肝穠燁之筆直可以光日月而薄雲霞丁丑春余試政都下日夕與秦晉趙魏之士尚論昭代文人則莫不推轂先生謂可與何大復氏李獻吉氏嵎立中原蓋千人而一口也余脉脉動執鞭思焉戊寅沿牒授鄢陵令曩所與日夕尚論者胥謂余曰子頗執鞭陳先生乎又且官其地矣即先生騎箕遐陟而遺馥余芬固可[illegible][illegible]子也既[illegible]年[illegible]生于[illegible]

旣已而識令嗣春元心文子于德昆

之臺則又知先生迺太丘苗裔宜習

人比政于太丘也夫先生以命世竒

才遠承太丘遺範而又蚤熟詩禮于

參藩公之庭慨然慕何李之為文而

相與後先修風雅騷賦之業故自丘

索典墳以及稗官小說靡不披繹奧

旨而掇鍥其精英由是著為詩文如

泉湧雲飛金鏗玉燿大江以北即宗

工鉅匠皆心服先生為詞林之冠是

而何李之伾亞也至于奏議數篇大

裨世教即使晁賈尸籌鄒枚運韻壁

手不敢睨後武矣大中丞楮公謂黟

胡一疏可與韓子佛骨表比功洵非

阿語哉迺若剏標人極摸鑄後學恵

淡黎元戚服西鄙則所在人人口膾

炙[illegible]門人[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心文子雕之于德[illegible]

重世業亦以光太丘之烈也敘青[illegible]

竟余為序其今昔嚮慕之私如此云

萬曆紀元

龍飛辛巳知鄢陵縣事古唐後學陳

登雲手書

門人僉郡行整陳其學校正

賦 四篇

大慶賦

維
皇上統天御極二十一祀旹者正月朔日恭
遇元旦令節百寮萬國星羅川會我　皇上
聖孝玄思示簡敦朴先期免行大禮大宗伯
疏而上　皇上俯順輿情容增潤朔望朝儀
致詞稱賀是日也旭景晴暉天顏和粹退而
群臣咸舉手相慶曰我　皇上懋脩靜攝之

門恒不忘旨下一見矧天地交泰之辰正
上下交會之期而有此是帝德加隆治道丰
新之機也斐名綴省垣職司觚翰叨隨法從
列侍殿班獲近清光揄揚盛美不辭鉛槧敬
作賦焉其詞曰
天地得一以清寧兮聖得一而化同乾坤斡元以
生成兮王幹元而懋功乘龍飛之嗣服兮紀鳳曆
而增崇今二十載而加一兮一復生十十復起一
將歷年所於億萬之無窮今節遇夫三元兮元復
生貞貞復會元必延寶祚於運世之彌隆是以節

一人之有慶荷四始之躬逢當夫黑帝陰收青陽
令始析木改歲仙蓂發趾禮官詣大儀之習綸音
酌御殿之擬已簡邇侍御之臣紀名儀制之使皆
齋沐於信宿之前恩對越於冕旒之趾慎簪組與
舄結演登降與舉止矣久夫上日猶夜獻歲未晨
太昊搖震句芒御春五夜見天街之靜三更聞宮
漏之貞夙興戒旦習王垂紳至止於候朝之署逢
聽乎玉鑰之人待珎象西來寶絡欺欹於列楯銅
魚中出鐵關滴瀝於閾碩廻首遷停乎銀燭鞠躬
遂入乎金閨晃[illegible]勁嚴更於清禁紫宮正環宿乎

勾陳於是歷端闈之邃遂涉瑣掖之鄰暫憩池省遂
詣闕門覩飛觀之神麗兮宛五鳳之騫雲矗矗巃
嵸兮如九天之雲下垂而靄蔽霄漢崔巍巀嶭兮
若雙碣之山對峙而悚惕心魂龍精晨南正茲方
拄於巽隅瑶光暮東指今徐轉而向坤玉表立中
天而迎風承露火珠擎雲際而流燿騰文披象繡
而仰太微兮叫閶闔而叩帝閽關人辭焉延燮前
而復却朝既盈矣色漸辨而筍[illegible]從何數觀乎彩
霞蒼芒未見乎紅輪少焉棲[illegible]動蹋挨韶贊五
門俱開如巨靈之神擘乎太華而掖先於若增城

之洞闢於崑崙由右掖而轉進乎蕭寮前駿奔是
時也金水卧白虹而含凍玉鼇穿雲而背以高橫將
蓬山於禁籞貫弱水於皇瀛駐蜿蜒見庭之鑾輅
齊旖旎列仗之龍旌庭燎熺煌於階墀大樂崇設
於門楹遂歷西角之黄道由中右之彤闥攀軨軒
兮石級稜嶒繞殿隅兮高下廻縈循丹墀與釦砌
獲左墄而右平遂集於華蓋之廡而傍乎穿殿之
扃下網户朱綴上彤插飛橐兮圓應天地之矩法
象麗星宿之名內附謹身之邃穿外達奉天之高
宋三殿雲連上摩乾昊重闍霞迊正位坤靈仰而

望之浮根走栱蚪螭飛騫就而視之承阿結隅碧
彩綴衡徘徊焉延竚焉如出崁𡎺之寰澒洞蔽曀隆
造甸始而遊廖廓之清澂含鷄香而更謹夤嘻咄
𠁊鳥而盇切凌兢火焉夜道傳呼仙蹕翠華來自
西清日移星轉天動神行　天子乃御乎謹身之
內倚斧扆之座扶繡几之凭熒燭龍若木照燮華
流精如冊丘現常明之景紫宵開不夜之城紵鐵
啓而聲聱軋光燭豁而影通熒於此而先擯予復
命之佐遂見乎尊從之英五拜伏而容恪三叩首
以禮成廻旋出户拱翼拂振搢笏綰冊贍于前後

挹文欽珮戒乎欬傾遵來路而飇儵轉斜廊之
亟連足而蹩蹁勃窣以登見番屋峛崺以下俯遵
步欄洞谽而上征廼入殿闥遂至明庭彤鳳扆或
陳須側身以過瞻蝦鬚半捲爲駐足之程皆北面
以俟遂委佩以迎矣於時內則臚人跽請乎陛殿
天子步出而自旁堯行舜趨鳳翥龍翔鮀龍兩導
而九華熠爚鵷班雙引而群珮鏗鏘廼御紫衮服
皇章像合宮開明堂趨百辟見萬方仰天花之攢
項悉金藻之焜煌楹棟繞玠龍之蠼蜼鑪煙吐寶
鶴而飄揚仰紅雲之擁幕座兮九我法從之辟如

入清都覲紫微列香案之吏而拱侍乎玉皇臺傳
效天鷄鳴於蟠木文樓報陽烏出於扶桑璁鞘鳴
於龍尾聲磕匼而磅硠閃爍兮列缺迅光而揮霍
奮震兮長鯨擊溟渤之神洋於是鼓吹撥振冠劍
趨蹌內而戚勳文武外而侯甸要荒悍而鐵耳之
豪遠而鑿首之羌皆獻琛稱貢稽顙來王效華封
之三祝頌純嘏於無疆是日也羿驂悉收其陰靄
羲和盡獻其清陽中和之樂雖徹而韶律轉空雲
裏送鈞天九奏之響舞蹈之儀雖減而嶽鑾來現
廷中聞山呼萬歲之長條風入幔即雉尾繡團之

翕布祥雲呈彩即彤旗紫蓋之畢張　皇上雖徹樂簡禮以示謙虛澹泊之德而天之所以助仙佚而獻靈瑞者益備而孔彰咫尺仰瞻乎天表真如玉潤而日光神和烝固情豫體康莫不幸大君之利見歌喜起之明良初重華之嗣基亶聰明之上智愼萬幾之惟艱酌三朝之高義常日御極憲天圖治殆堯舜之兢業復出與文武之敬翼一致近或因靜攝而輟朝實宗愼聖躬之至意然念天地必會於泰交之時乾坤每見於離麗之次故茲履端之辰自運咸新之志是知當豫之典廼恒在于

宸衷講幄之章亦宴暨于睿思因是而益思覃精廣納博議察吏興廉正法驅弊明賞罰勵將士建長策嚴武備理儲畜而足食脩險禦而爲恃思患預防圖難於易上下同心斯須不置必使攙搶落而三階平妖氛靜而百祥至讋伏四夷奠安萬世是蓋　皇上全體太極握動靜之機優入至神執闔闢之勢身雖處乎恭默心不忘乎臨蒞時而靜也靜以益壽年光邁於三皇時而動也動以弘烈功必高於五帝逖絕前古垂休後裔固可必聖子於神孫益有隆而無替臣忝近從之班得侍啟建

之際自喜兆涒灘之歲當冬至誓戒之儀繼强圉作噩之年偕進春慶賀之例既而晉維大淵獻之冬舉慶成之彤廷再而上皇圖敕之寶冊纘纓於冊砌仕重光赤奮若之孟夏爲七廟而大詔頒此玄默攝提格之孟陬賀三朔而群臣戾雖一官六侍乎天顏獨斯辰撫泰初調元氣穆帝容展皇儀而尤覩乎巨麗無陋小臣文墨職寄頌託賴素以獻忠豈蘄浮靡於藻儷廼賡載歌曰崔嵬紫極倚天關兮四門既闢萬國來兮洪鈞壽域同九垓兮垂拱御正衙亟見丞弼兮巳聖愈聖無逸乃逸兮

天子萬萬年常如一日兮

大寶賦

我
祖宗創古開天肇造區夏邁唐駕漢繼統軒虞神器乾符實錫之上帝所以昭信表瑞儲靈備物以授寶祚於萬萬年者陋前代傳國之製昭我明受命之符雖儲在內廷掌在典璽而凡誥勅寫詔必請寶出於奉天門用焉中書末僚就列供事覩斯重制敢僭紀述謹撰爲大寶賦其詞曰

聿后皇之徵信兮有靈祇之神瑞冠三重於玄寶
兮配皇極於五位天不愛道以凝精兮地不愛寶
而孕粹人不愛情以獻藝兮乃三才之合會資鍛
琢而為章兮似圭璧而匪類大一統以握符兮傳
萬年而靡墜當虞廷之章德兮錫師命而頒封奎
躔既發於鄒軸兮廼請御寶於明宮出自雲府璽
閣之際兮行當金墀玉砌之中先奉天之門而設
案兮敞欞陛之崇隆時則晴光和麗旭景曈曨乃
會省署乃趍臣工移牙籤鸞軸而韡絡傍文石螭
檻而春容或以青瑣掖垣而就列或以吏兵粉署

而在公或以典璽而集或以染翰而從皆燒爐注
薰潔服虔秉聿觀炎上效職惟恭美火為瑞靄祥
烟見光隨於綵昇流虹曳翠倏熠爚乎彬延珍鑰
啓左寶盝開前冊匣戲雲龍之圍繞金函煥刻鏤
之鼎鮮黃裹兮羅文繡畫錦袱兮紵襯輕綿觚稜
日轉果蒸風旋瑩徹殿庭之際春溫几席之邊飛
觀延閣緣茨鳴而對映兮金毫玉毻皆避耀於高
懸方勝團花鋪霞裀之三疊兮綃幃縠面列瑤案
而相違鳳紐縈翅端而並結兮蚪形蟠璽背而雙
纏篆出蟲書之秘文成鳥跡之鏤銀鈎鐵畫[illegible]

之縧珊瑚碧樹枝柯蹂緣竹經石皺體浹清玄色
出永銀之砞澤加膏蜜之煎和以熟艾之細包以
生帛之圍是以潤同赤血赭逾紅胭明烘海日光
展霞天武都紫泥未若是妍其王則采於西崑之
岫種自比乎之田藏於東序之秘獻自南荊之賢
溫潤縝密七德俱全藏肪蒸栗五色相宣價敵連
城之貴光騰照室之烟乃有上府良工蘊業精專
切以赤刀之錯磨以玄礪之研苦心殫巧積月經
年故匪鑄而完匪陶而堅常見者猶心駭而睛溢
下觀者宜魄動而神眩是廼帝王以之受命也胡

惟君子於斯比德焉掌璽大夫揖而言曰予知寶
為鎮國之義乎天生神物如圭如璋聖人則之為
龍為光故大聖合玄黃之運靈昭眷佑之祥龍負
圖書軒受大黃之璽星遊河渚虞承金檢之章既
昭華之器錫延喜之良制列湯廷與商彝而並重
名垂周典共洛鼎而同長迨秦巖之世獲藍田之
璧鉏刻螭虎之形篆用相斯之書文鐫八字之書
圖建萬年之策及赤精授運初協芒碭嘉徵迄白
水歸真再掃汝麓遺逆五色耀洛南之井前晉驗
黃星之祥千金購江北之家後晉免白板之惜自

玆以還湮沒代華隨唐繼世已失舊物趙宋承基
㝷開新石元起沙漠腥羶難繼中國統脉維我大
祖帝王有真重判山河於混沌肇分清濁於運淪
以軒轅之武開帝功復巳棼之華夏以伏羲之文
宣皇德昭既斁之彝倫日月覩重明之麗雲雷亨
一世之屯廼正位而凝命思華故而鼎新制器尚
象彰信託琢圓鈕方盤包二儀六合之體狀雙行
聯篆配羲分乾畫之傳均肴奉天之寶最重兮以
事帝祇而達明禋次制誥之寶並隆兮以光聖翰
而播絲綸邁陛殿而左右分行既雙瞻乎龍衮兮

當徽衮而東西合衆並藉之以雲櫓赴郊壇則随
鸞旂而間豹尾兮綠乘輿必中黃鉞而導朱輪祖
宗傳授之器著於彝章者一十有四出自今上之
聖作者尤遴瑾象之奇純用有異宜典有常循皆
所以齊七政撫兆民尊黃誥重紫宸範圍天地之
妙參合造化之神承天保於萬壽納乾佑於一人
者也中書小臣趨而進曰子誠璽官也知寶之由
起矣能知寶為受命之義乎維明有寶自聖製之
維聖有製自天與之視帝心簡在之處即天命壽
昌之機故覩我 皇祖之受命者不在於鍾山之

陽設壇備儀之日而在於金陵王氣霞光湖水之
時不在於戊申之春即位南郊之際而在於心遊
胥夢天錫帝者之衣雞籠戰慹龍繞兜鍪較黃龍
翊禹之祥不是過而鯨海波恬神迎艟艦與素靈
啓漢之兆亦何差此 皇祖所以陟寶位而作君
師觀我 皇上之受命者不在於遺詔金符之迓
而在於誕聖應河清之候不在於入嗣大統之際
而在於潛龍得江漢之依赤氣矚兮齊即瑤光貫
月之異慶雲見翼軫同樞星繞電之奇此 皇上
所以繼寶祚而懋緝熙然我 皇上不以天命自

恃恒於人事兢持守大寶之崇重藉群寶而相維
謂九五為臨莅之寶兮統瑤圖之大若天監之在
玆謂德信為發動之寶兮覆璇極之上思帝命之
不離謂山河為土地之寶兮於銀山壁壘金墉紫
塞必嚴防禦而使足隔閡乎華夷謂人民為閭閻
之寶兮必固其藩域置之衽席使獻琛奉璋之地
皆含哺鼓腹而遊嬉謂稼穡為庚廩之寶兮必恤
其耕作憂其雨暘使璆蘼珠粒皆如京而如坻謂
賢善為布列之寶兮凡貞臣[illegible]彥懷瑾握瑜用瑚
璉而才瑰琰者皆愛護而無遐遺慎宅中以保乎

恭恒防患而謹於微齋莊存有敬之道至德微無
虞之思此所以祈天永命壽考維禧萬年天子首
世本支而是寶也將與天無極配地同期矣明哉
典哉興哉明哉廼共稽首颺言而稱頌曰繄我
皇祖聖德統天功高湯武道出羲軒受命玄穹寶
玉鼎制式是九圍傳之萬世寶傳基緒心傳道統
精一執中唐虞垂拱我皇受之懋存敬一兢業勅
機始終戒逸惟敬惟一克明克類大寶益崇群實
畢萃文恭武伐曰惟商孫治長嘉靖億萬斯春

大誥賦

粤若稽古帝王睦宗褒德廣孝覃恩昭厥彝
常曰誥曰命夫自播告臣庶而言謂之誥自
朝廷命令而言謂之命書有湯誥大誥康誥
微子蔡仲之命畢命冏命諸篇而周官大祝
作六辭内一曰命一曰誥斯典厥維彰哉我
明封贈之制首即誥命次為勑命龍文霞綺
錦面琛㡣規製之美加前代矣遇有錫封宰
部即先題請中書舍人趨内印綬監闢軸書
寫以俟用寶給散臣棐切惟誥勑之典允為
皇國殊恩夫榮及臣之父母宜父母乎吾
君榮及臣之伉儷臣宜俾海内皆安乎伉儷
之親榮及臣之子嗣臣宜子視乎吾皇之民
斯義厥維彰哉臣棐謹隱括其槩撰賦一篇
揚朝廷寵命之榮為臣子圖報之勸從其重
者立名是為大誥賦其詞曰

繄皇明之稽太初而造盤古兮亶德合于無疆迨
皇上之斡開陽而應魄兮允躋聖而茂昌重宗盟
以藩杜兮列俊乂於巖廊既皇風沕穆以四達兮
垂帝澤湛霈而滂洋始天風而施誥命兮涣汗大
號而煇煌軸燦天機之琛絶兮錦成報日之七襄

雜比之以朱緑兮聯間之以玄黄爛日華呈祥而
流霱兮燦聯珠貫彩之星芒五色雲現而絳霄舒
捲兮晨霞萬縷而銀漢拖光其或素鋪皎潔兮皓
動寒鋩明瑩縠月兮光琁犀霜是又蠶取環丘之
覆雪兮繭成園客之飼香綃織鮫人之室兮神輸
海若之藏當其效工造於南都兮開錦院而列場
鳩越絲與吳匠兮戒織染之必良乃貢之於御府
兮儲之於尚方彼黄麻之古制兮燿紫芝而為章
絹幅昉唐宗之異兮羅紋傳宋室之常彩誥鸞田
極形容於吟咏兮金花龍煥備紀述於縹緗遍閱

前朝之矩矱未若聖代之昭彰既昭彰其矩矱兮
尤品秩之明貞雲鶴帶雲鸞而翔翥兮繡鴛隨繡
獅之飈犇葳甤芙蓉之映乎瑞荷兮仙芝對四季
之數兮引首象九天之龍而捧篆兮横心應五土
之色而成文更覩勑命之制兮用錫即職之人內
則白綾之瑩澤兮外亦綵組之繽紜是因爵有九
命之別兮廼軸列五等之分飾用以玉之貴兮或
取乎犀之温次加以金之麗兮末俱以角之純皆
比物以象其德兮而因分以示乎珎惟贈王則軸
用瑞瑜而嵌寶兮花明龍鳳而蟠雲武胄則襲制

柳葉篆文而必別兮新織葵花鎖甲而鱗彬俱綴
華籤以貫束兮而纏錦帶之繆紛廼重演綸之任
兮立染翰之員體一哉之皇心兮撰大哉之皇言
上取法乎典墳之素兮次視效夫謨訓之編崇渾
噩之氣象兮去駢儷之習沿且不詰曲以難澀兮
俾典則温雅之風旋仰天葩赫奕以煥明兮睿藻
炯麗而煇宣廼用館閣之楷法兮師今古而皆全
既顏方以歐勁兮兼羲俊而鍾姸遒逸掛嶺松之
倒折兮脩美粲明月之新懸陣行齊一鋪雲烟之
千里兮疎密錯落列斗宿之層連精神飄灑而融

潏兮結構嚴整而滑圓俱象成於神運兮而意刻
於筆前覩元氣淋漓於黼絢神工璀粲於璣璇如
入上林而芳華菀秀開呂藏而蒲穀相鮮真可以
吐玉音於心畫繪華袞於毫顛也於是賚璽用完
奏須有位乃開明堂諸臣趨會呼九臚而傳給兮
即一門而榮貴既顯揚其父母兮亦褒嘉其匹配
或三葉四代而推貤兮遡種德流光而錫類持下
蓬萊既搢紳之交慶兮捧出閶闔亦騰懽于衢闠
覩如子而冠服兮女亦爵而翟珮将必齋明十襲
于龍函護百世傳家之上瑞跽三祝而顙焚望五

雲於象魏矣於時諸臣心感衷激冊奮勑艶相與
矢心頽竭厥職咸若曰昌以報國兮顏正基已心
克正兮蘊貞信而不欺已身克正兮庶吾行之不
迷上裨帝德兮效勛與齊下致臣節兮咎繇是期
附謁枉已兮自忸怩禍福改行兮被訕譏追逐時
好兮成邪歆爾之克正兮工允豬懋脩哉臣正基
昌以報國兮頗秉廉一介不取兮義利嚴國家養
士兮廪庚露苞苴行而貨色徇兮聖風所嫉象有
齒兮身則殲魚貪餌兮口則鈐誰謂暮夜兮昭於
潛誰謂餽遺兮傷爾恬懋脩哉臣秉廉昌以報國

兮願崇儉居宮自奉以清約兮禮賁眞率而簡潔
彼服御宴饋之華靡兮厭流則爲奢僭求取足焉
㽞無厭儉乃德之共兮侈亦賢之玷懋脩哉臣崇
儉㫖以報國兮願明粥冢臣職與㐭旦匹備股肱
而一體兮爲百官之表率沉謀默運兮在佐翼於
密勿忘家徇國兮俾溥海之寧謐天地清而四時
叙兮覩聖德之洋溢懋脩哉臣明粥㫖以報國兮
願貢賢以人事君兮在先民而固然灼見知乎宅
俊兮尤好向之毋偏使忌嫉之心一生兮奚聖哲
之能比有彼結群駕浮以釣名兮或紛鑿乎聖言

軟辭曲貌以求合兮必飾操之非堅遄抑斥之勿
使嗟懋脩哉臣貢賢㫖以報國兮願獻猷忠言嘉
謀兮吾皇咨諏度時可行兮方進籌度已能爲兮
方於人而論求既勿躁刻兮亦勿默柔不譽吾之
所親兮不擊吾之所仇惟正直而公亮兮期賢古
之媲流抗糾斥乎官邪兮先請去乎其尤紛鷙搏
以張翕兮又明德之所羞或觸忤以離咎兮誓九
死而靡憂彼懲羹而吹虀兮入脂韋之悠悠懋脩
哉臣獻猷㫖以報國兮願協恭天王一統兮六合
通四海俱吾同胞兮矧朝列之弟兄羨不必自己

出兮善則必與人同限方隅而分依背兮豈大道
之爲公纖趨端兮憲良從粥謨一兮勛樹隆懋脩
哉臣協恭㫖以報國兮願宣力捐軀結主兮臣之
職邊陲此際兮鳴弦鏑　天子宵衣兮日旰食臣
戒無盈兮恐妨有益振長策以摧敵鋒兮奮旄頭
之是擊致一死能衛乎國家兮豈微軀之敢惜攘
有馳褒兮名在金石惜時兮拊髀執勞兮連甓懋
脩哉臣宣力㫖以報國兮願戒盈有功不伐兮位
不矜遭逢通顯兮當惕兢造物尚忌兮多取名鬼
神常闞兮高明庭護藏欲兮終亦僨貪天玩寵

兮邦有刑驕僕壁以縱踰兮怨自嬰挾威望以陵
忽兮釁孽萌蘖滿思懼兮聖之經難進易退之賢
之程懋脩哉臣戒盈於是矢心既終諸臣循侍盍
皆色動神舒暢情吐氣相要以心相㫖以義求九
歌之允諧思九德之咸事見風后布列而掌衡天
老慈勤而輔世還淳樸之風躋農軒之治農軒兮
世遠重華兮今遇仰靈脩而未能悵盤桓於清署

大冊賦

我
皇朝頒封親王郡王及妃用金冊並鍍金銀

尚書顧命也冊之制見於經者曰納冊於金
縢曰丁卯命作冊度皆以紀録寄以封拜也
然成王命周公留康王命畢公保釐皆作冊
是冊命自周始漢以前冊皆用竹連貫成編
篆書其文唐因漢制謂之冊書未用金也用
金自我朝始冊之制以金銀造冊二葉楷鐫
冊文然書之者必中書臣焉尊聖制也其封
宗藩者近年每造於冬臘畢歲事也臣趨事
之餘捧觀盛典述宗子維城之寄碩國家磐
石之休謹撰大冊賦其詞曰

聘青陽雲出而縹緲兮正清祀之嘉辰會日纏於
星紀兮軫中旦而璧明昏斗杓尚旋於丑建兮調
大呂而司辰　天子將舉發冊之大禮兮展寶玉
於宗親欲及攝提之貞孟陬兮行封典於王春爰
有中書載筆之臣約子墨之客卿携翰林之主人
出薇垣之清署兮經楓闕之旁門命儔戒侶兮前
寀後寅將詣內府之銀局兮謹書楷乎冊文是時
也清霜尚飄於紫禁金堞迤接乎冊氛旭景熹微
而升王宇兮靈飈颯布于瑤林循雉城而廻繞兮
矗崇山之連雲仰俾倪之樓觀兮鬼抱角而鈎心

舒和步履兮融液精神洮洮氣潛佩乎陽德兮先春
早覺乎皇仁共東曹儀署之郎吏兮入西華內禁
之闥若廻左瞻井幹北望桂宮見榜分而署列經
對閾而連儷再南折而東轉遂達於禁局之中爰
有銀瑞爰將金工冶築是業鳧號是攻銑鋈是鍛
鏐鋑是鎔觀其爐開軒帝火燎祝融焼扶桑而為
炭熾鬱華而飛紅煙以太乙之橐鼓以巽二之風
亦較捧爐朱雀臨烽如入燧明之國而四時曦赫
觀熒臺之焰而五色騰烘金以從革而為性亦惟
依鎔範而為容也見潔室而敷筍兮陳几而設研

徐捧冊樸兮奠之於筵遂謹書乎命詞兮次鐫刻
乎是言制長尺而濶半兮必兩葉而雙連或以純
金之貴兮或以鍍金之妍分之有二儀成象之矩
兮聯之有兩曜合璧之全開闔既宛乎書帙兮絛
貫則同乎簡編玆黃龍之變煥兮射紫電之燭霄
錦褥藉紅綃而霞燦兮金函飾粉瀝而龍蟠乃蒐
彝典兮預奏吾皇谿人繹兆兮蓍氏諏良上告宗
廟兮洞啓朝堂聽制傳於玉陛兮擲道使於嚴廊
闡乾坤之戶於魏闕兮明日月之象於大常冠履
燦星辰之列兮綸音發雷電之光逖動闕之貴爵

兮簡侍從之才良威儀可則兮言語有章既足以不辱朝命兮尤足以取重藩邦乃離簪纓之序以下鵷鷺之行王節既秉兮金冊斯裴副之以英蕩兮畀之以朱箱迺乘輶軒迺出帝畿華憾皇皇而於彼原隰使星兩兩而胥漢分馳風伯清塵而預掃兮雨師汎灑而先施玄冥擁護而後殿兮赤熛炳赫而前趨蒼龍蚴蚪而左繞兮素虎屯圍而西移山靈海若闓澨而來迓兮魍魎魑魅悉遁迹而清夷皆所以拱衛乎金冊以崇帝命而恪皇儀也乃遵驛程兮乃詣藩國先具儀以迎節兮次卜吉

而受冊榮被賜服兮寵霑帝澤冕冠袞服七五其章兮暈鳳鷸翟等差其飾豈剖竹之可倫兮邁削桐之遺則神明之胄晶瑩瓊樹之枝兮帝派之親澄潤銀潢之脉允矣綿綿葛藟之風振振麟趾之德也受冊既終迺行頫會使臣執禮無載爾僞其始也爾述聖體臻萬福之安形容聖壽極萬年之裴揄頌聖休集萬靈之瑞使伯翁蓋切於宗周中山加懷於戀魏其繼也采風問謠比俗詢類遠訪民瘼近察吏最將歸而告之聖明俾知萬里之遥於九重之內其既也辭綺縿之筵却金幣之餽固

不自為亢倨亦不怵於勢位使藩國重朝廷有清脩藹藹之臣而自失其王公之貴三禮既完迻巡將退使臣復上陳堯虞之風下及漢唐之歲推廣冊命之詞進為宗藩規誨乃曰皇德如堯先厥敦睦皇制如周封厥親屬緊我宗藩皇家鍾毓惟孝惟忠祗敬雍穆何以曰孝本原念篤何以曰忠翊勤是勗既華斯居彤庭綠室亦華斯秉羽幢冊轂既厚其供被珍食玉亦厚其娛臺池絲竹戒在逸遊益任誦讀河間術學大雅超俗東平樂善芳聞亦速祀事孔明烝嘗弗嬇朝事允脩貢獻能數乞

請勿輕福在知足嬙嬡勿充壽在寡慾刑于壼術爾乎宗族維城維藩皇言是服宗藩敬受訓詞虛心抑氣如歆獻厥冊誠思於皇國爾功益著乃稽首拜手矢詩而歌曰天語叮嚀兮天顏咫尺忠孝吾心兮藩屏吾職衛宗支與日而俱增兮皇統當配天而無極恩澤既渥兮撙節攸宜廟建方隆兮邊防孔棘聖明仁斷兮良弼輔翊覲會通而斯久兮茲紹述之盛績於是使臣亦遂歌曰於皇帝派兮顓頊之裔於皇帝德兮重華之治猗歟賢藩兮守敬敦誼願孝願忠兮願輸長議衆輻輳轂兮枝

葉根庇王牒仙源兮同延萬世

陳文岡先生文集卷之一 終

陳文岡先生文集卷之二

明人鄧郡行孫陳[illegible]

賦十篇

訟祟鬼賦

丁亥秋九月以往陳子家災患屢作夭者相繼病欵革命詹尹占之曰有鬼為祟其禍也不類昔者柳子厚之患祟也筮於太玄遇干之八作解祟賦以免雖然解之以辭恐口舌之難伏訟之於天則驅除之易必因事直述而賦訟祟豈爲有亡是之比徒虗誕以逞哉

其詞曰

觀天命之降監兮協人事之素常積善餘慶兮和氣致祥華封三祝符放勳之脩美兮而洪範五福攸好德之來昌何斯今之不然兮是必祟鬼而為殃予家虞舜之苗裔兮衍太丘之心田洪大雅之含容兮遵曲禮而周旋襲南風之曲調兮仁風煽於無邊仰德星之輝光兮望福星臨而保全汝何遘陽九之厄運兮假屯六之奇數遣二豎而潛入兮鼓三彭而暗度使吾家憂與憂之相繼兮具靈均之所苦結朱陳於吾弟兮喜琴瑟之方調仙去秦臺忽鳳簫之聲斷兮人孤蜀國舞鸞鏡之寂寞

汗血新駒兮麒麟俊標王阮金搥欲托之以承慶兮謝庭玉樹未一歲而速凋凡不獨哭其子兮爭不獨哭其妻痛家門之殄瘁兮忍骨肉之分離鳥鳴嚶嚶求友生而亡逝兮麟趾振振思公子而悲啼且吾祖母兮福履安綏二程遺範兮四德靡虧金花燦誥兮珠翠萎蕤北堂萱茂兮南極星垂勝姑射綽約兮追王母瑤池宜與綠華比壽兮宜與青松齊齡奈何忽手足之痿痹兮散精氣之盈虧雖風勢惡兮寶婺星曛昔李母九十六兮猶痛陳情之表文況祖母方七十四兮故我憂心之如焚

已見魯郊之獲麟兮又報長沙賦鵩未絕宋玉之悲兮早續賈生之哭似此禍厲並興兮必祟鬼之為痎將請豐城之寶劍兮命巫咸以誅族時回風轉蕙兮正洞庭飄梧鶤雞啁哳而悲鳴兮鴻鴈哀響於天衢瞻斗柄而祈禱兮步前庭而踟躕黲雲霏霏其如霧兮朧月淡淡其如孤既四顧之寂兮有如人而告予者曰猗歟陳子其知之耶邪顏不可以干正妖亦有時而勝德陶唐四凶之誅顓頊九黎之戮厲氣猶存能作妖孽當陽盛而陰微則蹤潛而迹戢若夫燭龍昏照太阿倒持蝥蚩奸軌

擯弃忠直比干剖心子胥鴟夷彼則投時之間應已之期磨牙吮血煽禍構危如深山大谷龍藏虎逝則髯鰍鱔而號狐狸故載車者著於易含沙者詠於詩以如斯之鬼遇於今之時固非德能勝尤非力能追予聞之既且驚且喜兮益憤益悲忍視下土荼毒兮往告於上帝之居縱吾轡於崑崙兮飲吾馬於咸池雨伯清塵兮風師先驅叩閶闔之天門兮闞虎豹之九關也呼帝閽而為導引兮臨玉墀而進步也聆清都之韶音兮奏鈞天之廣樂也瞻紅雲之翠靄兮即紫微之至止也予長跪而

陳詞兮訴此祟為善類禍也帝揖予而進之言曰作善作惡兮殃祥百之惠迪從逆兮吉凶判之茲道之常兮迺敢違之阿香推車兮遄轟蕩之列缺施鞭兮迅掃除之磔彼肉兮天吳食之聚彼類兮天狼齧之吉人為善兮自天祐之凶人為惡兮自天罰之庶造化大權兮無妖祟以駁之亂曰世道左兮詭夫橫兮妖作厲兮訟兮訟兮託一夢兮

逐梟神賦

梟不可逐賦逐梟者陳子自慰也陳子自幼承過庭之訓令逮弱冠大於今秋有望焉然

而文場未竟偶得罪於賢主司雖無心失儀
已不得其門而入矣於是不勝悲屈鬱鬱弗
能遣諸懷因思曰者梟神之說作賦以自解
且委之於命云耳其辭曰
玄枵紀歲兮南呂爲宮堯代明揚兮周禮賓興有
美一人兮鄒庠之生穎川涯蔚兮文範德星陳址
接蔡兮虞舜董風火學裘於良冶兮長讀禮於趨
庭杏子紅芳步泮林而戾止兮槐花黃近望梁苑
以馳驄鼓鵬翮於天池兮思鷃蔫於秋空胡逢時
之不祥兮豈造化之不公求中式以先違式兮偶

隔白與曳白其何勝顧棘闈之弗竟叩桂殿之途
窮使吳剛持斧以空待姮娥有約而開扃逢萊貢
阻於弱水兮浮槎求銀漢而難通慨三年之一舉
兮遲千日之重逢班生值此亦憤然投筆湯源遭
是猶咄咄書空意徘徊兮獨語心勞落兮如恫既
陳詞兮無所聊請卜於君平先生發龜拂策蹶然
而驚曰占子之學昂昂鷄群之鶴覩子之走纍纍
喪家之狗是必登龍門以塞路拂鳳池而回首然
傳紀反常之異易稱无妄之災皆天命之坎軻託
人事而招徠宿在斗牛箕昌黎著三星之定命根

年月日虛中論五行之該今子以日干之所主抗
歲次而相摧是曰梟神爲禍之胎梟鳥不孝其聲
如哀始嗚嗚於吉甫之舍終伏翼於齊景之臺厲
氣猶存弗洪弗埋使子志願不遂心懷不開事幾
成以復敗憂靡召而自來檮杌噴毒魍魎喧豗雖
大禹鼎成難窮其形狀溫嶠犀照罔怖乎焚爍方
子之如試也固已潛躡於後矣時乎夜漏猶滴更
籌遲曉晨門洞開火城旋繞方鵠立以如屯忽魚
貫而相紹唱名以入步趨矯矯覓其號門流眄失
木之猿在其板屋兀坐安巢之鳥命題未頒人聲

寂悄飢鶴待哺振鷺窺沼雲生墨池之光寒風送
博山之香揪火馬王版頒題銀光素縞燕山雪片
如席分飛玄圃瓊枝捲來三島於是袖手繫薄支
頤冥考遊神八極之外搜索六經之寶豈假后山
覓句聊作禪諶創草詞源滚三峽而倒流筆陣橫
千軍而迅掃釣鼇手段雕龍詞藻七篇雖七步難
成八比用八又脫藁此時此梟固已垂涎閃舌探
頭吐臘欲投間抵隙拏霧作嚩矣而子未之知也
及夫角韻催頻日色將晏誇父力疲魯陽戈謾陽
烏返栖燭龍司晴白蓮排紅蓝之挺火樹散銀花

之粲三條燒盡鼎中九轉丹成萬蟻戰酣天上五星光爛或構長篇而未終尚借短檠而為伴援筆揮毫煙鋪雲湧蔌蔌如春蠶食葉之聲掣掣如疾鳥出林之翰手不停書口惟克念於時梟神呼文昌以遣去令魁星而渙散合粘素卷之一幅即係青雲之兩斷固如趙岐夾複壁以屯歌尤似張朔匿合柱而逃竄李迪賦詩落韻雖出無心何烈對策稱臣命緣有絆皆梟神之作孽可變占而測筴也陳子聞先生之言惘然自失歸於逆旅是夜掃除空庭焚蘭然炬呼梟鬼而告之曰我與汝疇昔

非雅幽明異方夫何蛙步之不離且入場屋而相妨使我處囊悶悶彈鋏徬徨江上芙蓉又隔東風之面門前桃李翻為南浦之香我今送子於大漠之野於無何有之鄉交梨火棗瓊液金漿食惟汝奪人不汝搶汝去故而就新兮電駕兮雲航不我去兮有汝殃請豐城之劍氣兮遣驅鬼之巫陽天吳九首旄九尾兮有熊四目而鴟張汝噬汝齧兮汝戮汝戕遄鱷魚之自徙兮勿桀犬之吠唐言既乃隱几假寐但見有獰其鬼來自燈底赬髮紺顏鶻頭烏嘴歆止載趨將進復已鼓掌而歌曰悵夫子兮見尤我何之兮大陸遊煙嵐翠謁兮山木樛我將去兮歲星我留載歌曰悵夫子兮見疾我何之兮廣漠墟霜白草短兮伯勞夜泣呼朋逐類兮我何極歌闋遂跳梁而前謂子既我譴我誠子累使子虹橋登半以折梯八翼摩天而復墜但吾以四柱為侶以五行為寄歲月相值則不召自來運行已過則不麾自去然知命者不憂樂天者昌至豹隱霧以成文龍眠珠而澤媚藏器待時慮勝後食乃知奪子之食者加子以天爵耗子之祿者子子以良貴胡不我德而反我罪我來也不舟去也

不騎丑月終旬水行末季週星紀以回天擘土牛而罷歲是時我三讓而出門一揖而遂退矣言訖不見陳子欠伸而寤既四顧之寂岑但雲山之蒼翠

世芳樓賦 書示傅許松泉翁卷

緊哲人之脩好兮貴芳譽之攸聞顧盛芳之易歇兮剏奕世而騰芬伊先德之篤厚兮風氣播而如薰茲構胥屋之崇宇兮卜幽勝而離棼因徵前之積累兮開示後以憂勤天垂栁宿以下燿兮地發符寶之靈祥當亟闢之勝區兮寔古號之名即有

泉濇彼城之麓兮接泮水而流香闢玄圃以負郭兮厥勢位之面陽複暈如之簷藻兮兩翼乎廊廡宜大觀而遐眺兮攬皓魄而迎凉列圖蔵於左右兮亢貯之以縹緗結亭軒於前後兮開碧沼於中央環玠蔬而畦布兮繄嘉樹之蔭旁滋蘭蕙於晼晦兮羅華果而敷揚豈徒薪馨於此群卉兮實余情之信芳猗主人家世兮宅天地之隩京包菘華而含秀兮中河洛而生英既橋梓承芳而席美兮亦聯芳棣萼而同清父子繼持鈞而太宰兮舅叔踵戓伇之端卿悉既芳其內美兮羌外又芳其行

文章漱六藝之芳潤兮勛業流百世之芳名此一門之最盛兮而斯今鮮與之齊御樓有松而尤茂兮餘溫直而堅貞培植廼元精之備孕兮扶持自賴乎神明列槐階而峙秀兮近楓陛而為楨當雨露之恩兹溼兮柱棟之倚方誠雖皇眷之雍替兮每故國而牽情試觀乎裴相集賢之臺榭兮與白公履道之石樓固皆洛陽之盛美兮公聿超映乎前脩公在文淵之禁閣兮時魂夢而南遊待遂登樓而怡老兮擬廊廟之懷憂是斯樓與國而為輕重兮豈區區登覽者之能侔小子元龍之裔派兮

愧非百尺之匹儔故仰我公之矩範兮師在此而何求他日拜公於樓之下兮尚當請問乎入告之嘉謀辭曰豫七有樓芳樹鬱摻兮芳不在木龍德兮樓中之人稷契夔咎兮高華嵩巔河洛滔滔兮芳日以永樓日以高兮

畫菊賦

乙巳之秋戊月朔酉律中無射厥數維九余楚城之西偏僦精舍而如斗當告沐而閉關思遨巡而延交盆既無菊壺亦無酒英未襲於東籬螯何庸於左手方寂寞於玄居笑先生於烏有乃聞剝啄

有伻在門問令君之誰氏云金吾而姓孫開刺儼將軍之對面展圖即真菊之盈軒傍岩依竹露浥風翻豈但宛然其妍態實移花卉之精魂乃掃庭堦遂懸壁障顏色鮮好枝葉敷暢當天爽而氣清鴈初飛而南向未吟咏乎蜂愁見悠揚而蝶望挺高竹而鳳苞森翠玉而立上觀氣韻之同清露香色而俱逸主人乃命張琴列卷烹茗貯芝左藝龍涎右設象碁忽清郡遠來乎從事白衣携至於寒籬主人顏曰有菊無酒有酒無客恐虛負乎重陽正腓佃於三益乃有羽士黃冠碧袍姿容幽雅言

論蕭騷可攀可愛不俗不豪遂引之於上座而酌之以香醪客乃向壁諦觀見圖趙就揖謂主人曰斯菊負日精之嘉名載月令而紀侠神農以上藥著經南陽以飲水延壽德重黃中之美色首金行之秀當搖落而獨芳傲風霜而益茂實比堅操篤獲之流宜植正人潔士之右今何幸於蠙披夕郎之家而得覩乎老圃秋容之瘦於是舉手將摩臨屏憂輿欲折其枝而盈把挹其香而滿袖實若遊三徑於庭阿思涤倒於百盃之覆主人曰客以是為真菊也乃孫金吾之画菊也孫行惟伯厥號曰

泉寄卅墨而戲玩由資禀之清玄惟其藏丘壑於胸次故能奪造化於毫顛盖巧成於心得而意在於筆前今觀其画有竹脩然聳映於上者不猶其先翁大夫抱君子之德虛心正直吊霜凌雪樹高節而播清風於無疆者乎菊之有紅者不猶其伯氏卓偉高占武科巍然狀元冠此衆芳者乎菊之有黃者不猶其季氏超麗發策藝苑蔚然榜眼葩映玉堂者乎而淺白深紫諸品備出嫩餘新萼芬馥先後不猶其子姪明俊珠昆玉友將次第而際花出色國秀天香者乎是其圖也得天趣而難辭

出風味之自然非自欲寫流芳於幅素而不覺露齊美於圖傳入月朧陳君之妙同雲湖陶子之專勾勒欲追乎戴進山石亦效乎吳偉庭草之松或未能盡駕而憲章之梅差足以比肩故能移神情於鵝絹散妙手於龍眠令客欲折其枝而嗅其香乃視真形於幻画故求植卉於高盆殆提魂於金粟之影生花於銀海之邊乎客乃起身拂鬚揚然而笑曰主人知真之為真而不知真者即幻乎知幻之為幻而不知幻者即真乎今夫光陰一瞬死生一夢是人世皆由於幻相也而又奚論於

一菊乎生於離画者過十日而香衰繪於屏障者歷四時而不易又焉知在畫之菊非真而在盆之菊非幻乎主人不信乃余亦幻也言訖不見主人悵然自若失顧盼送無人乃知座間之談客或即籬上之花神主人亦遂推几舒吁欠伸頓寤童子侍立展圖如故瞰簾陰方徙於花砌尚天際雲山之未暮

志窮賦

賦志窮者闡明德也楽窩之禮垣于甲辰之秋見中丞亐岡翁考績馳恩給大父母父父母

之誥龍章五色賁映重泉門庭煒如美丁[illegible]
遹覩公繪三窮之圖圖公大父母母及公繦
寡孤離之狀作而嘆曰此公之所以三封者
歟三窮者三封之基也既達而不忘其窮久
而常慕乎親此之謂盛德此之謂大孝夫不
忘其窮則能忘其榮常慕乎親則思澤夫人
公之事業位望將益弗可量矣爰作志窮賦
西臺主人厥若清神峻三獨之座總六察之臣三
光補浴萬類陶甄當發擿而已適胡紆軫而弗伸
思蹇産以鮮釋色黯淡而多耀每念今而悼往常

覩物以悲親迺述四世之跡繪三窮之圖狀所遭
於毫素寓氣子於擬摸營錯位置俾移形軀或坐
以立或携與趍但象形而布實不施采以和朱對
之自致乎恭敬感之亦起乎嗟吁使來者因圖而
識意足垂訓而昭謨東省末客過而見之盱衡而
請曰昇乎公之圖也世逐浮飾人從俗尚多張參
其纈縈恒諦言其憂愴故得志者誇行樂之靡寓
目者佯快心之狀虎頭作滄洲瀛壁之奇龍眠寓
泉石山莊之障未見寄惘悵憫恨之懷於零丁孤
窮之租列之梓刻之間垂之竹素之上顧聞主人

之幽情庶見高賢之慕向主人頋雷拱下蹙頞愀
然儼若湛思徐而言曰客以余為圖窮者哉余迺
窮而圖之者也我窮在遇窮我在天處窮惟順守
窮欲堅忘窮弗德達窮斯賢人一窮而已苦余三
者之曾驕有考有考抱器青年逋奇陽九初冠而
捐有祖有祖雙白毋頗誰權膝下誰過庭前有母
有母樂寡獨憐燈筆誰側機斷誰遵余生何暮父
去何先父雖知子未見孤懸子雖知父遺像空傳
嗟一門之坎壈兮悲三世之迍邅嗚嘑悠抑當徹
彼蒼昊兮淚交下而徹泉余圖觸目以痛心兮如

常侍親者之傾運覩容色而若在兮奉德音以周
旋豈徒重此刻畫兮實刻丹扃之靈玄且以告夫
來裔兮將用比乎帛弦彼行樂與快志兮悵吾親
之未然徒憯悽以增欷兮但於邑而嗚咽客曰何
為其然也大鈞鑄物渾元播生轉續嗢噎品類紛
萌沕穆茫昧莫可測明胡困而詘胡泰而亨雪粵
鴻跡風落華英方乘忽除既縮還贏因物隨地倏
灤而吏主人職貳公以弘化聯八座而先卿已其
瞻于瀛爾宜大任于台衡今三事崇階之久當三
年考績之成帝俞賚三錫之重恩[illegible]三代之榮

余方羨主人三封之赫奕復曷以三窮而縈情主人將達大觀擴大公弗修通弗醜窮惟不忘乎昔之窮自能忘乎今之通者耶惟能忘乎已之榮自不忘乎人之窮者耶彼軒宗云遠蒼牒初同如源分派若支附義婚喪待助俯仰求豊是或有在族之窮雨暘愆節田穀歉乏曷給征稅常抱憂悰居者懸磬徒者飄蓬是或有在民之窮儲班閒息施略內攻帑儲稱匱邊儲告空灌輸憂泂飛輓靡供是或有在國之窮茲三窮者悉關我慮實切我躬主人慶雲龍之嘉會感明哲之遭逢企公孫而碩

膺道德於匪翁必沛蒼生之霖雨而濟斯世之斯窮囿萬姓於羲皇之俗竊八埏爲熙皞之風殊勛麗澤實茂聲碼由是貌麒麟之像勒鼎彝之功衍孝思于不匱而貽徽號於無窮矣夫豈徒獨抱三窮之永恨思與天地而長終主人听然欠伸改容悚然傾意而復於客曰念已之窮者余之思憫世之窮者余之志夫位有所弗越時有所未遂智有所漸訖聖有所馴至因窮之談推窮之義俾斯人無向隅之悲措天下於成平之世固吾之所學亦無之有事合人已於同途視窮達爲一致太上相忘至人無累斯廼造化與遊而萬物作類者歟收涕解顏卷圖入笥客亦告辭逡巡而避

表貞賦

賦表貞者徽皇風也壹儀明信正始攸存王猷是肇載言者尚之大中丞方岡周公之母天畀冰操迥乎埃壒而保訓胎哲毗世亢宗夫人所難移之臣道可以託孤終事植教厚倫爲烈爲忠死生靡二者矣其足以風海內哉爰作表貞賦

繄二儀之敘判兮重資託於坤成德至靜而本兮

兮質含章而用貞猗碩人之靈淑兮萃柔祇之懿精體貞觀之恒久兮服貞一之則清遂古氏之秩倫兮首惟崇乎伉儷虔婦訓與親誠兮載施衿而結帨雖中饋之主脩兮在宗祧之能繼終一醮而弗改兮亦天常之匪細顧臺瑞之聖善兮皇厥宗於安福施千尺以蔦蘿兮協百年之鳳卜追其吉而于歸兮爰作嬪於高族婉周家之賢嬡兮追任姒之芬馥相所天而遜敏兮期白首與同歸胡逢時之巇嶮兮良人於我而先違望蘭芽之早茁兮見岐嶷於庭闈胡未聞乎呱呱兮已失怙而誰依

魂與君而俱去兮舉巾箑而歔欷身因子而殭存
兮掩頗頷於空扉特肧兆之未形兮豈期帝錫夫
元男當顓冢之未發兮豈期嶽降之大賢世已隔
而冊續兮脉將斷而復聯寔惠迪之招吉兮由誠
蘊之動天情方慰而益悲兮恍忉怛而自傷顧一
門之離憋兮辭一身而孰當采蘋藻以效職兮遵
姬祖之詩章上致潔乎蒸祀兮中致饋于翁嫜下
撫育其孤亂兮覬後日之掀揚此心何心兮茲辰
何辰熊丸課讀熊不足以喻其苦兮柏舟矢節柏
不足以比其辛邁瑾華與瓊靡兮吾食糲而味珎

勝霞裳與霧縠兮吾衣麤而自新玏芳香與絜白
兮端有藉于清貧方子之未生兮即死而君之目
曷以瞑及子之未成兮即死而子之心曷以寧逮
子成而名薦兮予何羨乎脩齡顧脩短有命之在
天兮褒典更係於明庭吾分頹之已畢兮餘非心
之所經化貞淑之靈魂兮為貞氣而飛還豈溘然
此下上兮迴清都之重關帝命召此脩潔兮列太
儀之儷班虹為旆兮星旂翠螭僊兮雲閶照鑑扶
桑兮光華晞髮咸池兮霧浸後天地而無極兮侶
太初而常明悼賢毋之仙遊兮見鑿靡於哲嗣貢

瓌瑰之珎奇兮荷恩榮之霈被延叫閶闔以排雲
兮上一封於丹地明廿六之勋榮兮颺幽人之貞
誼瀝肝膽以仰咏兮望楓宸而涕泆詞向無毋之
我鞠兮今曷有君之能事君得臣而可使兮由臣
得毋之能字頑錫類於綸音兮闡重華之孝治天
子曰俞余唯汝嘉彼立孤之不易在女節而尤婞
爰吝宗伯爰表厥家綿坊高翥兮煇日通霞杏㯐
桂拱兮玄玉丹泬金鋪劚額兮炫采流華徽音遐
播兮褒自黃麻毋既貞婦而盡節兮子必貞臣而
盡忠報毋恩而孔速兮諒君事之能終伊臺翁之

崇望兮矧凝覲而清宏秉德則貞幹之履兮持憲
則貞肅之公毋被國恩子誓益圖于報主兮臣勞
國是毋封益薦於加隆職一門忠孝之俱萃將夾
業褒顯之靡窮慨人生之氣節兮關天地之倫彝
吾人士之好脩兮貴所行之不移砣砥柱而特立
兮堅氷蘗之自持彼梯突脂韋既可惡兮羞哫訾
喔咿之為隨倘揹生之得所兮甘呰鑽之如飴或
倥傯而闒茸兮忘鬉革於邊陲是剛風而勁質兮
宜貞毋之是儀使世之夫能如毋兮皆賢聖之可
期故表貞於朝廷兮即流芳宇內而為一代之規

表貞於史册兮允垂光身後而爲百世之師余忝
伏此蠱瑣兮重王風之胥尚嘆時俗之曲異兮閒
乃貞而慕向僣彤管於陋筆兮寫蘭雪之形狀庶
高風之永存兮歷萬年而靡喪重曰陰拋高縈夜
亦明兮坤峙山岳桑不傾兮壼有節義圓方是程
兮易載女德守貞吉兮中正居陰安節亨兮惟貞
惟節宜榮名兮賢母高風人士景行兮願事聖君
同此忠貞兮

西雙洎賦

溱洧二河滙而爲一故名雙洎流經鄢城之

北予歲丙午得請扶侍旋里乃秋初泛舟遊
馬逆流溯原而上至徐家湖經宿而返同遊
者三泉胡翁東涯劉君暨弟二川董治具者
解子復菴時邑主學師偶公絆未遂往而臨
期與會者則蓬池傅中實馬鹿村諸親交也
聿鷄火之秋孟兮厥吉日之在庚當積雨之初霽
兮天晃朗而氣澄方火流而暑退兮即金爽而凉
清陳子從遊於洎浦兮追祓禊之先盟乃出郊墅
兮乃偕交生波新潑以拍岸兮流潦奔注而有聲
顧閭行之成磬兮見馬滑而車傾羞諸客之或中

止而弗能盡行也陳子徘徊佇望于河之隈思偃
舟之共泛悵美人之遲回乃有二客自北而來鷃
冠鶴氅迥出塵埃將訪停雲之契於聚星之臺陳
子迎揖而笑粲與登舟于時駕文鷁張翠蓋天展
畫圖地收清籟淵澄鏡以開奩水拖藍而縈帶乃
若雲垂高幕兮風動輕扇綠蕪涼生而欲雨不雨
兮青林靄結而似煙非煙望菰蒲之滿岸兮蘋蓼
闊而接天過左岡而西轉兮離南港而北牽乃見
返照之掛遲岑兮吞吐燭龍落霞之萌明極浦兮點
映孤鶩僂缸擊而林巒應響兮吳歌起而鷗鷺驚

翀幽客吹洞簫而聲杳兮靈娥鼓素琴而方終少
焉暝煙浮動墟落黄昏聯三舟於巨浸兮凌千頃
之無垠天水黝兩儀以同色玄冥混一氣之氤氲
疑近乎龍宮與鮫室兮又安知鼉聚與鯨奔也耶
陳子乃命熊燈懸照兮鷁首熀煌宛驪珠現光於
淵際兮犀燃耀彩於波央斗酒屬客兮一詠一觴
賡滄浪之古曲兮誦赤壁之新章未俟舟中之枕
藉兮已覺天際之晨光乃復變波遠涉兮緣浦輕
移烟濛濛而接水兮雨細細以生漪綠荷靜其如
拭兮朱華潤以誇姿觀漁艇交馳而布網兮酒船

飛送以隨麗湖際之風物已勝兮雨中之景色尤奇看素濤之連乎玉宇兮疑湖光通銀漢之涯客乃舉盞而酹曰今日何夕其七夕乎非天孫相會之期乎伊牛渚與鵲橋每佳期之弗易况塵世之遂踪尤暫合之難致有相約而不逢有不要而偶值慨良會之幾何嘆浮生之如寄斯吾與子遊也一日之間一湖之際陰晴明晦景象頓殊晝夜朝夕倏忽代替今日之境界既非昨日之豫知而明日之經歷又豈今夕之可筮夫此水出焉嶺承雲之遠過虎牘赤淵之幽合鳥鳩皇岡之派并龍淵

黃水之溝其間為渠為瀆為渚為洲皆委形隨寓不競弗求而其至於鄢境也予曾見其湖陂千萬頃芰蕖菱芡瀰焉矣未幾而為平陸一水夾岸而中流方見其平陸一水矣今忽芰蕖菱芡又安知彈指之頃不復為禾黍與平疇是以感桑滄之屢更傷歲月之難留覩天河之滉瀁歷萬古而常浮遂欲起舞相命挹星潢之素波挾僊羽以遨遊火焉諸客舍舟登岸遂巡闌散陳子獨秉一舸順流以歸覺冷風之颼颼泛雲槎之渙渙恍然如入于瑶京而貝闕瓊樓贔屓光之璀璨彷彿見流黃之

機擬其為牛牛之畔有二仙子迎而謂曰子其今夕泛湖之客乎何故至於斯聞子之談究理數於天人極慨歎於今昔予固知羨天孫會合之難抑孰知天地有終窮之厄予亦忽遽視人世為空虛輕經濟之長策予將貽子以雲錦七襄之章機邊五色之石石用助補天之功錦以裨補衮之藉子其早回廊廟之間毋久耽此江湖之宅言訖揖而別陳子瞿然顧視但見舟行已駐於橋梁堤上久停乎僕御欲尋頃者之所從來已迷茫而不知處

東雙泊賦

予七月泛舟泊河溯洄而上時邑侯學師來同也乃今同泛則溯遊以東夫前後方逾兩旬而景物頓殊感興各異賓遇半非舊遊者遂復作東雙泊賦邑侯為趙君玉泉學師為劉一川王華川氏林隱則三源胡火兼翁而予舊號則泊濱主人也

即歲八月始朔王泉子被徵汴苑校上秋蕉泊濱主人送之七里之橋雙泊之滸于時潢潦灌河禾黍登場鶴瓢高蓋鳳集遥岡界橋東眺美哉洋洋主人曰玉泉之往也將亦與於鑑文矣夫天下之

至文孰過於風行水上者乎天下之至鑑孰過於日映澄淵者乎風與水不期而遇無心之文也故其文至瑩日與水不期而遇無物之鑑也故其鑑至明懸在我無物之鑑而裁諸士無心之文斯何讓於文衡今玉泉之往也其於水有合乎予觀玉泉之疇昔矣邑孰無政而君之出政也欲如水斯清邑孰無衆而君之莅衆也欲如水斯平是玉泉即水之澄水即玉泉之精彼此實見體而同情玉泉於水其殆有樂乎玉泉子曰吁有是哉主人諦觀乎水之於風日耶彼風之動波錦叠鱗蹙風自廻旋於波間日之映川璧彩金光日自團圝於川際夫風與日不隨水以俱逝而水則滔滔汩汩溶溶灩灩不依風日而少留滯是以達人感歲時之流邁傷世代之遷移等浮榮於遽聚嘆逝者之如斯維云及時以行樂常恐樂至以成悲而亦胡能樂邪主人曰噫嘻子知之乎水之去而不回者百代過客之光陰水之流而不息者兩間常在之芳聲故君子之文章勳烈熇燁炳煥如日之麗天而照耀乎古今聲名威望洋溢振播如風之吹物而鼓動乎高深斯風與日每共不息之水長在而不

隨既逝之水向歸墟尾閭以湮沉此吾人所怍以不朽者喜託千載之德音君不見此水西北而來也其傍有所謂卓茂之祠子産之所乎今子政惠比鄭卿之美敎化如密令之賢惟政敎之既備自德業之皆全斯令名之不已如此水之滹湲又不見水傍有鄭莊公望母之臺及潁考叔錫類之宫乎予亦扶侍竊考叔遺羙之孝建白學封人納牖之忠但輸臣子之大節敢希位望之兼隆惟願令聞之不已庶幾此水之無窮乃衆客欣然謂今日之非徒遊也其特樹林繞座方舸聯繩有豐酌酒有肴載登檣烏容與畫鷁飛騰徐至既莅望彪岡將轉乎桐丘之下而過天井之陵遂欲由此順流東下乘長風破巨浪涉淮泗而窺溟勃之浩森兩岸斷夕陽之牧笛中流邀別浦之漁燈于是飲酒樂甚玉泉子歌曰予少居兮泉之傍泉清如玉兮予日徜徉斯泛沸泉之涵滴兮兩地相念我思古人兮獨澡不遑仰芳蹤與遺愛兮如見羹牆三泉子歌曰潁水之源兮少室陽乾三泉鳴泚而奇發兮洎水來合而同瀾我思古人兮恍惚容顏範高風與清節兮如願襲乎衡蘭一川華川亦遂歌曰

兮偵家於川之上兮每濯纓以臨流今覩雙川之
合一兮識道體在此而焉求我思古人兮碩與同
遊法蒙泉以養正兮樂泮水以藏修俾小子盈科
而進兮勿望洋以夷猶衆客歌已洎濱主人欲箟
停杯嚼蒟含羽將倚歌而和之擬倩氷夷而為媒
招宓妃而任使託漢皐之仙媛偕蹇脩以為理思
欲通吾之懇欵援右賢之三子忽焉天地墒淡黒
雲四起白浪翻飜驟雨將灑蛟鼉奮作蝄蜽奔駛
景象倏忽變幻殊執主人解山靈河伯之意恐予
瀉幽潛之形狀露造化之秘詭也遽命回舟向橋
疾艤乃收潁泓爰整簪屨揖客登岸言旋庭止獨
宿心况惝以靡寧深夜起傍徨而徙倚火焉日出
風恬晨光間美枕上猶如聞波浪之聲僮報東牕
之曙矣

黃花澗賦

兩浙山水奇秀而金華為最黃花澗尤金華
之尚勝者也大參適齋翁致政後誅茅結屋
以適性余官同于翁而未能遂翁之適也因
作賦以寫其山水之樂亦用以自適焉

烱金星之下燭兮應秋氣之澄清射光芒于婺女
兮生萬物之華菁𦶇金英之嘉卉兮堅晚歲而芳
呈生此芳于古澗兮允雅稱乎幽貞峰與仙巖而
相望兮岫連蜷於壽山石龍蓯而山坱軋兮谿曲
隈而水潺湲有桂冠之真侶兮任偃仰而攀既
扁堂曰見一兮矧寶綸之軒閑彼桂樹叢生而枝
相樛兮兹蘭可佩而地幽松鬱鬱于澗之畔兮梅
紛馥于嶺之頭有申椒與菌蕙兮杜蘅併芳蘺而
雜糅此江南之佳卉兮供服飾于靈脩胡不是之
信姱兮惟與黃菊而為儔余裕徽之巖客兮遇天
臺之雲叟述翁為紫薇之先達兮知翁為黃花之
故交猗翁內美之夙抱兮又脩能之天賦騁騏驥
于康莊兮鳳凰騰翥于先路胡勇退于急流兮早
明農以成趣恐鵜鴂之先鳴兮使美人之遲暮彼
日精之嘉種兮重炎帝之冊經滋南陽之甘谷兮
能養性而延齡植幽嵓與深澗兮對荒叙而自芳
如逸人之遯處兮味道腴而徜徉時草木之變衰
兮彼傲睨乎霜雪如君子之好脩兮遭危險而益
烈矧色韻之閒雅兮供丘壑之娛情如君子之懿
德兮召相求之友生圓華准天極之體兮純黃合
后土之色秉白帝之淑英兮毓太陰之矩則惟菊

之備夫諸德兮如翁之兼乎衆美外黃裳而元吉
兮內黃中而通理此所以翁惟黃花之尚而非凡
卉之能比也天台雲叟曰予能悉黃花之芳潔與
澗之幽絕矣寧識澗中主人之状乎嵩嶽巖客曰
圖傳說者非面覩乎操築夢周公者豈時同乎姬
旦蓋意會則神交心馳則形見余疑想之際如見
葛巾野服龎眉皓髮不問家事而鶴鹿相隨杖屨
蕭然者非主人翁耶曲欄横檻黃芽素壁左右圖
書敧藤床石枕之間看潺湲細流入蓄魚養蓮之

地若非主人翁之池亭耶近而矚目拟犄稜角錦
川靈壁有雲根蒼雪之趣遠而翹首嶔崟碕礒硱
塊礧硊翠壁州崖烟霞出沒者非亭前之山石耶
樛纓蔓對古藤枉不枝柯四布蔭于坳砌者非異
卉呈芳獻秀應接不及者非山石邊之草木耶開
闔聱軋诡色殊音群飛遠集翔霧嬉風者非花木
間之禽鳥耶花鳥有四時之殊雲山有歲月之異
而翁則羅萬物于胷備四時之氣是宜與物之皆
春而四時之俱適也澗名黃花而居譙獨晚節秋
香之是寄惹青鳥之來海上兮遺我黃花澗之編
讀雲錦之字冊兮綉造化于筆端持是編以出入
兮覺斯澗在余懷袖之間展是編而披閱兮覺斯
澗在予几席之前顧予方寸之內小兮而依稀有
黃花幽澗之全蓋翁之所居黃花之境真也真猶
涉于形累予之所述黃花之境似也似又得乎情
致豈徒想像于夢遊之間已得彷彿于靜觀之地
他日將攜吾黃花之澗而遠訪乎澗中之翁不知
孰為真而孰為似孰為主而孰為寄蓋天地之間
隨寓而安所至之地暢情矚意混人已黜聰智是
時翁與予皆可謂之主也及知夫浮生過客萬物
逆旅則造化為主而我儕皆為客矣而不可學翁

之適耶嗚呼塵境雖虛倫懿自實君臣之義莫逃
經濟之時難值是宜輸食芹之忠竭傾葵之赤偹
翁柏府之交親槐階之友匹承雨露于楓宸效忠
恭于丞弼而翁掉頭不顧也余招隱之賦徒效小
山之篇而巢由之高聽追跡于堯虞之日

拱辰樓賦 今賦碑尚存

晉陽城之中有譙樓嶕嶢宏濶高入雲表古
譙樵通採木結構為之故曰譙焉樓重屋也
高明覩遠樓樓然故曰樓顧樓之北面舊榜
拱辰意以宦斯土者每有思君戀闕之懷乎

丙辰歲清和既望月哉生魄麓泉王翁以節
鉞督撫之暇率藩臬閫司開讌茲樓余寔同
脩忠亦之懐偕庸佔畢作斯賦焉
睠茲土之形勝兮擅名區曰晉陽舜分州為并冀
兮周建國而為唐建雄樓之贔屭兮奠闤闠之中
央西逺矚乎大河兮左平挹兮太行上摩青蒼乎
寥廓兮下壓坤𡉏之無疆浮棟走栱兮碧檻脩桁
鈎心抱角兮黼棟彤椽列綺疏而四面兮簇詭井
而碧懸既像九天之雲吾下兮尨類海游碣石之
嵬然齊晨霞以疊極兮攀倒景而凌煙比迎風而

立觀兮臺秀出于中天屹對乎節堂之下兮而向
闢于督府之前時維首夏氣藹清和四民安堵千
里謳歌紫山塵靜青海無波麓翁司馬柏臺主人
迺張讌筵率賓寮萃冠裳命絲竹火焉揖讓洽悦
盃觥交至倚睥睨而遊觀登軒楹而遐視覩太山
翠四圍泉流雙泊崗阜蜿蜒圜縢鱗次平皋衍以
如盾苛桑麻而列幟東望則方山嶙峋頂若冠緌
逶蛇起伏北向陂泉是乃軒轅戰勝之跡入晉文
之夢而開剏業之先千秋祠廟古柏寒烟南望則
龍山之下晉水源斯松柏布蔭虧蔽光曦陂渠互

注霧走雲隨傍有叔虞唐君之祠剪桐封命瓜瓞
靡蹟西望則呂梁之山大禹所闢危巖絶岫千仞
前方洪流澁激聲震天墟殺孟門之波而稍息猶
如千雋之雷車非賴九年之底績傷哉萬姓之為
魚北望則石嶺之外九原之崗阡塚纍纍晉臣之
良有句注之險阻陰館之途長界鴈門迤邐龍
荒而翹首雲中之寘杳猶如昔日群鵠之翱翔近
望則汾流右逺而拖帶晉山西倚以張屏列石巉
岩寒泉嗚咽宛如竇大夫之遺靈而萬竈青烟千
壖粉雉尚存尹君保障之形百姓時雍四表光被

尤深仰乎堯世之咸寧佰臺主人逡巡降席周旋
出户步至恍穊顧謂賓寮曰諸君之覽眺良有進
吟俯暢思古慨今與登臨送目者異矣試隨吾手
所指極目于霄漢之表翹首于五雲之際大有可
仰覩者乎彼三殿雲連上摩蒼灝雙闕日麗傍峙
金莖應紫垣之正位連璀光與玉繩乃聖人之端
拱時内苑兮西清碩泰階之黄潤兮及勾陳太微
之皆平撫搶頓落兮熒惑消明庶臣子輸忠之念
兮偕當時樓扁之嘉名徽省賓寮訴然一人趨而
進曰人道貴乎忠孝懿倫同重乎君親闓有梁

公卓犾偉人登大行之高嶺望白雲而思頻余家近乎河陽兮先廬在乎洧濱離庭闈之四載兮尤馳想于斯晨所以登茲樓也南可望乎家山北逢瞻乎帝國教子牟而志頹陳力慼仁傑而情亦悽惻既切戀乎楓宸之前亦懷念乎萱闈之側是以余情恒注于望雲回首尤先乎拱極

陳文岡先生文集卷之二 終

陳文岡先生文集卷之三

四言古體 六章

有石

有石贈節婦也

有石維堅水靡漂止有柏維端風靡摧止貞淑之行史氏標止

石堅既好纖濁弗濺柏靜而端霜雪弗變貞淑之行刑窮益見

舅姑耄老子幼超類孝敬弗匱愛而能誨一身兩間庶幾不愧

移男事父移姑事母我倫不虧我心良苦孝子二宗非貧且窶

古有婦德書之彤管今有女節宜勒琬琰泉母之貞百世不掩

女之貞絜之盃足欽士之忠貞窮尤德音罔勉邊臣而同此心

有石六章章六句

五言古體

偃游篇輓胡母丁孺人 二首

至人解神墨上壽通仙靈嵩高緱氏嶺王母跡曾

經瑶池去不返天際數峯青爾家嵩山左綽約氷
雪形追隨雙松子偃息一松亭朝飲松上露暮飡
松下苓迨今九十載更期千萬齡倏尓飛丹臺飄
然凌紫冥三鳳護霓裳五龍駕雲軿去去芙蓉城
時復回堂庭華表千年鶴歸來猶姓丁
虞舜去千載胡公有苗裔獨仰近翁家重華遠紹
世典客四門穆鳴琴五絃繼夫婦歸曰餘兒孫迎
養歲榮養方及時塵寰難久滯忽乘鸞鵠駕仙向
瀟湘際左拍女英袖右執娥皇袂翠竹淚猶斑蒼
梧雲覆地英皇舜家妻原在江南遊

早春聞鴈

曉日發韶景陽鳥自天翔邕邕響和聲藹藹春空
長鹿野銜晨霧龍沙下落光影高雙闕度聲帶五
雲凉太液晴波暖蓬萊曉樹蒼哀心自向北豈為
謀稻粱我來素秋月群飛向江湘一聞嘹唳音雙
泪沾衣裳爾去忽已返吾今滯帝鄉淼淼羈人孤閨
仰看歸鴈行鴈飛不我顧竚立徒徬徨氷泮憶梁
河花發思洛陽遊子在天末高樓正相望

上元夜二首

星雲碧空靜月照東華東銀河捲絳霄玉繩低紫
宮遊裾飄纖翠輕塵飛軟紅乘月穿市歸相知馬
上逢借問高門誰云是戚里椎寀寀鎖垣守泠泠
閉簾櫳伊昔榮盛時一歷兩侯公五宅不足數七
貴難比隆穀蓋玉卮送僕隸金吾允飛甍壓馳道
修閣摩高穹燃火當茲夜萬象羅奇工爛闤千炬
麗火樹九枝烘聲歌徹禁內簫鼓沸天中歡樂能
幾時而今但悲風却羨青門士長作種瓜翁
華星夾明月西拄禁城偏照見誰家宇廣庭列長
筵賓朋紛雜遝盈座盡貂蟬夜深遊九衢歌吹遏
雲天寶馬流星遊繡幕香風旋秪云目前樂不憂

身後愆移山開第宅傍曰闢田園位壓三台上身
分九棘摧巳過姬旦富孰繼汾陽賢君看今夜月
明夜即不圓君看今夜燈明夜即不妍稀盛思共
保持盈貴自全秉乾今固聖防漸古則然鉄劵山
河誓卅書奕葉傳亢龍戒有悔高岸常為川豈若
潛夫論餘辭照簡編

諸君子郊園會餞　二首

斗杓指東郊青楊播南郊是煙廣陌浮春氣祥風
翺追隨冠蓋侶顧盼盡時髦鳴轆適芳園亭樹出
林梢盤雜園中蔬盃酌江南醪一座俱知已四海

真同胞承明列侍從共浴鳳池毛天衢各鱗躍致
身殊所遭職固不足異所貴策勳勞乘時當樹立
匹古方賢豪謨謀師稷契事業法夔皋節並冬霜
潔志與秋空高顧余獨駘駑難追騏驥曹寄情嘉
會間永言金石交

芳林同步攜徙倚拂塵纓月照松陰直風吹石逕
清樹低鳥悄側草軟素羅輕豈不慰朋好況復美
園亭主人深愛客就此開軒屏已偕及時樂頗關
育物情綠破池光動青浮柳色明花枝金雀吐木
杪赤龍擎對景襟懷暢論交肝膈傾顧余歡樂極
緬思中土坼流離悲向隅溝壑多縱橫主人胡我
贈不貴瓊瑤英願分和淋景持歸播群生

送渭泉張君守深州

皎皎鸞鳳姿特達圭璋器光輝傍照人霏談有風
致總角播英聲鹿鳴仙客醉讀書二十年冊府益
明粹豹蔚南山文鯤待北溟翅天曹藻鑑開皇家
綫輔借君八面敵先領一郡剌何必紫鸞翔人
文照君瑞何必五馬遊行雲見天驥門第接司徒
源流本洙泗行行莫遲延佇聽張堪治

海瀛別送趙平圃掌教景郡

曾耽廣川郡崇城接海瀛城中有醇儒下帷稱董
卿臺高堦蘚合碑瘦石苔青祠廟松風洒猶如絃
誦聲夫子飫經術歲宴未成名和璧在璞志能泉
耀斗精始頒天曹檄往訓魯諸生今鳴郡庠鐸陶
成燕趙豐誰言官況冷春風淵軒檻雷雨鳴池泮
魚龍頭角呈啓廸遵六籍樂育在群英甚免簿書
苦成材亦自榮寄語景庠士德業交相成願追先
哲步三策獻承明

送北泉馬先生宰洋縣

客來自魯縣尺素手中持云是上世乘示我慰離
居奏論日星懸勛庸鼎彝垂烱然遺像在明采見

威儀地開銅柱界菓上金城陴三宣安社稷三記
定邉陲向之亟再拜瞻仰百世師慕召悅芾棠思
羊戀峴碑光君文獻裔承家重白眉盃酒論先代
風雲壯夙期近臣方外補東宇復西移我聞漢南
邑山水抱靈奇杳柏醴泉院孤臺明月池貧簷新
笋簽供齋清貧飢去去唾芳韻自有騰達時

壽張母代人作

岧嶤梁王臺南接古鄢丘岡陵何盤盤洎水引雙
流碩人在涯涘曾佐專城侯辭榮回早歲奉母起
高樓樓西植眾卉樹下芝蘭抽芝蘭日以長含飴

更何憂壽喜八旬滿人思百歲留三春開綺席列
座衣冠儔仰瞻緱氏母高節紫雲頭會說蓬萊淺
年年送海籌

南湖雅集

炎景正伊鬱端居汗冠組忽有濠梁招城南開芳
圃兄弟比岑參渼陂携杜甫薄言往從游春色足
眉輔朮明起盥櫛先夜戒童豎宿雨候晴澄潦水
明林恭出郊暑氣薄遊[illegible]門方午華構列長筵續
紛進殽酤後園有嘉樹[illegible]春闌花塢撐羅象雲幄
編松成翠宇輕雷乍晚陰催客傍溪滸藕蕩遂金

塘中洲擷芳杜微風翼蘋桡促席觴飛羽荷筩吸
清香絕勝行金縷舷頭歌釆菱鼉擊馮夷鼓盪漾
白鷗翻陰森翠蛟舞水宫仙子迎金支彷彿覩俯
挧萬里流倒影重溟府殘霞照遠岑落日乍吐呑
斯樂不可極移舟廻遠浦緣浦復徘徊細月歸鴻
數騎馬望城闉昏鴉集樓櫓

贈十一子

十一子今天下士也同官薇省乘時奮庸留
子奉使将行廼合餞於都城南之李氏園舘
予重交敦誼揚美獻勗既賦選體二章留別

又作十一子詩贈焉

王子仝野

王子振大雅圭璧粲輝煌文章騰藝苑夐然群彥
行出入金閨闥染翰侍明光曾列青瑣選充紹烏
臺芳宗工豈不重清廟映明堂請看垂與禹秉笏
事虞皇

周子為江

湘南產奇秀蜚鳴自翁冠翱翔金馬門三年秉辭
翰吟詩效陶謝為文薄董韓濂溪踵先躅默契事
静觀沉潛内既粹貞亮外亦端省垣有封事勁翮

九霄看

郭子陶峯

紫宸列近侍抽翰典絲綸與子青雲交知君道誼真譪光吉自大坤厚人供親昔為右省客今作西臺臣西臺仰先哲風采步河津汾陽終顯涉曾是鳳池人

章子三洲

江海多靈秀章子萃英姿學探九天秘遺經究古義明達余所愛敏决人共知詞章西掖手今向內臺移神駒馳廣路健翮凌輕飈風裁有貞肅雲霄待爾施

饒子任菴

荊楚生豪彥質比龍泉清留吞雲夢閣詞源亦粹精先覺慕往哲馳志在阿衡讀書既萬卷讀律司徒鰲嗜珠光照乘和璧價連城池邊九苞鳳已向朝陽鳴

陸子石山

陸子清且潤尚標文筆峯珠璣走毫素星斗羅心胷器識比敬輿詞藻追雲龍彤闈移粉署退食日從容煩務豈為苦所貴職業供度支有王佐千載仰芳縱

胡子象江

重華靈派遠胡子實同系雅會聚皇郊德星霄漢麗早武鳳閣英清徹人鮮儷玉樹皎臨風冰壺炯無翳嚴冬松柏秀亮節康侯繼白簡列朝端聲听冰霜厲

林子虛江

林子内供奉文藻動鳳臺一朝居亥職青鎖日趨陪瑚璉自重器廊廟實掄才明暢出天性談霏懷盡開聖朝容獻納垂衣向蓬萊勉武竭陳力勳名入斗臺

汪子七峯

高陽有才子濟美稱世賢三鳳飛冊穴雙玉產藍田子才内省彥為親郎署遷摛藻妙清麗談道契淵玄柏臺風範近棠廷蔭澤綿竚看扶摇翮九萬摩雲天

張子启湖

紫薇遴英俊我預識君房瑶編究精微玄秘探義皇養深自典重規矩入趨蹌省闈同秉筆郎署獨含香龍躍在天路豹變炳輝光家傳有金鏡逢時

獻廟堂

周子雲門

山陰奇勝地山水發精華流光開世德衣鉢早参家壁門叅典諮册陞與宣麻慈直余所諒恬退人更嘉校書春又半獻賦日將斜徘徊綸閣晚宋實對薇花

夏日夜飲學宫

廣堂畫燭明古柏露華清池風欲続翁城月韵金鉦美人惜良夜浩唱樽已傾徘徊不能去河漢東西横

憩功德寺遇老僧圓通

凌晨撫虚曠疋馬清和時袖中無諫草却袖遊山資覆從四五人携榼復追随喜遇談空者相將物外期

亭坐延月

林煙歛夕霏岩壑忽欲暝下界梵音來虚殿飄鍾磬萬境此俱寂風泉入清听閒雲簷下屯宿鳥枝間定欲訪羽衣人躡磔煙蘿徑桂魄岫外轉光景有時瑩雲霞氣候變朝昏從此證顯晦理不殊長吟發孤興

卧冰谷上人生白室

來遊耕樹園一卧白雲屋不見樹傍人白雲伴我宿夜氣爽夢魂天風冷衣服勝地通仙靈道心忘幽獨旭日浴金光丹霞蔭海足窓透赤鱉明陽烏飛若木拔衣起前楹翹仰忻注目遂欲吞沆瀣千年氣能伏蒼崖煙霧閒若上雲何遜

過麥飯亭有感

亭名扁麥飯云在滹河陽飯麥敢誰獻獻之漢主光古人重賞勛一飯功不忘時過太平主用味羅芳鄰懷芹雖欲薦王食豈屑嘗但有五色錦曾補衮衣裳山龍華帝服焜耀滿文章臣忠豈終棄君恩日方長欲學將軍異無言大樹傍

黎城公寓用途間壁上韻

波聲汲石明落日漳溪過舘宿萬籟寂偃蓋松風和道人夜不眠斜倚松根坐凉露冷衣裳恍若塵壇卧

僧室晨起

碧落出鍾聲睡覺梅花帳忽有異香來天風散方丈清曉陟丹梯煙霞千萬狀松下列盤飧曾襟盈虚曠靈冷肌骨寒如坐瓊臺上

阿衡祠

商代有良相厥美先阿衡當其未遇時莘野此躬耕身由三聘起功因一德成一夫無不獲四海皆均平元化宜符應元聖靡虛生聞昔聖母孕感變向東行化為空桑幹中有嬰兒聲莘女採桑得撫育亦弗爲玄鳥契誕共巨跡后含精此理恐或有况迺載籍明佐湯德豈慚事甲心惟誠既邁惠之和且逾夷之清任字固為重推字亦非輕寂寞空澗側森森古木晴想像先民德慇懃後士程我來拜祠下千秋莫令名

謁郭汾陽廟

矯矯郭汾陽英靈在此堂有子貴尚主有爵輕為皇功業已震世富極誰能方公乃守謙慎不伐不夸張始終保令德既壽考而昌忠誠露單騎數語服夷羌我來謁廟下赤舄仰冠裳今時有大將但願學前良

過乾陵

山倚奉天城陵號則天塋乾地宜陽德胡不高宗名當日飛龍馭止門牝鷄聲所以刑于化閨門在肅清

月雨過六盤山

宋城路如砥過潤山若倚微雨凌肩晨草間流瀰瀰翠嶺排空開篮輿駕山起舉頭看導騎先入煙霧裏石路轉透蛇危壁登蒴拖白雲入衣袖王鑪吞煙比下視萬尋谿茫茫海無涘我欲尋仙靈岩洞逞瞻企應有遺迹人餐霞高結軌俯視巢許流秉軒更脫屣

涼泉寺

東西兩泉發洑流同北源雙流前復合如環抱寺門惜此山水佳何不遠孤村安得移此境闢作讀

書軒中結幾間屋前開數畝園隙地宜花木乃種竹與萱萱是忘憂草竹名友義根雲山共嘯傲朋侶共琴罇園畦摘蔬果比舍助盤飧豈耽林野僻淡朴古所敦軒冕心頓釋羲皇風自存金馬忘待詔銅龍悔叫閽予志愛山水近切戀丘樊尚爾馳軺傳顧此欲何言

登嶽鎮吳山二首

削立太華峯西來交太白吳嶽右拱峙崆峒見三客崆峒狀敦龐蕪然主人席三山勢陵厲高視聳岸幘就中吳峯近峒山更嶒昔既余覽崆峒嶽鎮

淙靈跡遠程三百里近嶺七十折晨出隴郡城晡
經翠微嶺忽然轉溪谷祟雲高崒嵂少項雲頂消
露出柱天石遂欲往從之蒼烟萬重隔嶽麓尚十
里嶽節先一宿好携靈運來預借登山屐
明發起盥沐屐謁嶽鎮祠陰廊詩砌石陽牖篆羅
碑旣展明禋禮言追登眺竒過谿西入峪循山路
逶迤色品各異狀萬卉披祟崖有時穿蒙密日月
景蔽虧林邊蒼兕卧黄蜂窠路谿余來爾故阻無
乃山靈痴瞪目行不顧石古路細欵風御振衣亭
雲表洗手池飛泉洒巖雨滿面凉如緣更躡危磴

上上至靈湫渭五峯在霄漢蓮華三兩枝儵如五
星化五老立舒遲欲向五老語霞光未易追徘徊
不能去悵望已多時

送劉三川陞任廣平

雲陰暑氣薄送子出神京驅車向長陌遥遥指廣
平昔予尚童丱頭角已峥嶸一見相器重俱期成
令名計偕同省薦秋鶚聯飛鳴飛鳴互南北連理
逐飄萍十年纔聚散一旦喜合并夜雨南宫巷春
風西第迎青袍映晨旭瑩然璧與瓊論文每呼酒
高談河海傾已承松柏托更堅金石盟拜官三輔
郡教鄰在刑明明山比君重洺水揚君清聖朝崇
獻納明廷貴爾貞暫虛鵷鷺序早倏鳳凰城離亭
歌席罷回首倍含情

宿磻溪宫

蒼翠入南山近接岐陽陌西來雲閣連茶坪如一
脉東望雲頂蒙晴曕真太白有溪泰嶺分磻麓流
清碧宿昔商紂暴大老欲歸周秪以養老善豈為
求仕訛誤入非熊卜逗起膺揚籌白旄黄鉞誓四
海功勲傻傳説以形求莘野使人聘惟翁遇獨奇
後車親致敬傳之畫圖間冊青亦照映君臣兩相

得萬古無人並誰知千載後遺跡啓琳宫碧珠垂
翠袖冊閣挂瑶虹矯矯丘偃人至論果玄通萬里
勞君召遺逢頗與同

横渠祠

關中多聖靈儒者昔何陋孔尼不到秦博士曾坑
除龍虎相戰鬬焚溺及詩書久之絃誦歇齊魯重
播興宋世闡文教生賢近横渠生世每談兵豈為
學據首高明性玄遠佛老非崇虛講經壓儆虎悟
理鳴聽驢絶學貞繼聖微言切砭愚浮名壓晉晁
古服雅冠裾所以濂洛後關西擅蔡吳我來拜祠

下一停恤使車祠荒有蔓草遺像猶儼如我聞秷
朱裔博士出秉輿誰能引此典請之承明廬

題卧虎山

古來重虎臣爾在此中卧北顧壓天狼天驕遠遁藏諸獸皆震恐諸邪亦奔悚永鎮萬年安風雲際會寬

上郡城護月

月魄三五盈秋來更皎潔七寶體圓瑩九宵光映徹倏然妖物發蓂精暗吞齧晃蕩銅盆水衝擊動危𣊟始焉一隅虧少焉中半劣忽訝光彩没月體變頑鐵西南黑雲發揮霍赤電掣滿城敲鑑鳴諸司奏鼓迭余向拜太清齋沐誠亦竭初俟露其鈎再看粲委玦須臾桂魄圓玉宇還澄徹金粟香飄灑瓊樓勢巍峨舉酒慰月明盈虧理弗别欲上月宫梵高懸月臺碣但願明宵見清光更昭揭

訪玉華途中即事

宜君山複疊岡岫西南遶輿觸亂石棱帷星酸棗細赤白間碧黄野花諸色綴幽香對無人風吹自搓裔天清玉宇潤秋日遠嵐靄前騎已入雲我行猶未叅及我絲嶺頭俯悖岸谷際谷口老僧迎豎

道披蘿桂

玉華宫（在陝西宜君縣西四十里萬山之中）

尋幽入深谷石古松根欹豈憶唐帝宫化爲梵王祠石廊開檻牖陰洞產靈芝翠壁飛流瀑珠簾百丈垂千歲簷花落洒面寒風吹不見石馬迹壞礎半紛披陵谷尚有易遺構奚足悲芳名與素節圖以留無涯

出塞曲 九首

金城

暮宿蘭皋下晨度金城關風翻大河浪遊子鬢欲斑試問充國祠遥指城南山留屯走羌零振旅漢庭閒絶岸虛皇閣俯仰一躋攀一夫怒持戟萬夫盡奔跧虜穴黄河曲常枚青海灣誰持十二策静掃虜巢還

臨大河訪積石

回首望河樓河橋纜方舟隔河風景殊離思懷千憂城堞無郡縣迎從皆兜鍪錐云古塞外予重馳軒輶德共恩波浮春隨帝澤流萬里火燉海九度阿耨丘禹逢滄水使金簡玉書留誰取支機石瓌奇博望侯

莊浪河

皋蘭三百里城邊莊浪河馬牙山下路烏稍嶺上過過嶺水流北此水東流波逈見朝宗意到海誓靡他玆土胡戎交當關壯誰何一線懸千絕兩山高差義習俗固多雜語音亦或囫顛言此間人報恩思枕戈北望巍武廟丹衷耿不磨

甘泉

金川傍張掖弱水及仙隄遠向甘泉去城頭樹牙旗甘泉甘露味有田常潤滋子職甘水源城邊望靈祠在城長蒲萬出城滙魚池風景江南似人家塞北熈甘心報國上甘苦同偏裨頒言係樂土永

歲無征鼙

天山

馬上望祁連連峯高捶天西走接嘉峪疑索無青烟對峯拱合黎遥海瞰居延四時積雪明六月飛霜寒所喜炎雪消潺潺灌入田可以代雨澤可以資流泉三箭將軍射聲名天壤傳誰是掛弓者千年能比肩

酒泉

麟遊泉似醴驪山有泉温如何荒徼外乃有酒泉存厥味淡以永弗尚醲可吞儀狄不必疎飲多德靡昏大音合希聲太羹無庖燔孔融比酒星班超齊玉門若逢阮步兵顧此亦無言主帥挍酵意三軍挾纊恩

玉門

逶迤金河外嵬嵬玉門高萬里天方道五年土魯曹禹貢球琅玕今來瑣葡萄四夷稱咸賓干矛可戢韜昔因哈密印幾年經畧勞中事夷狄議論徒紛囂近時稍息有赤斤類散逃防微戒堅氷憂心常忉忉大宛許獻馬西旅絕貢獒中國貴羈縻

閉關起吁嗟安邊建長策寧膺有斁咎

陽關

昔在𠀉沙地今入花門塲漢時開四郡此日火墩煌予至臯蘭境契舊餞我觴我行陽關内未遠故人傍故人莫勸酒頌贈瓊瑤章酒醉有時醒名言佩不忘芝蘭常在懷如坐君子堂室遠人則邇斯以儆殊鄉

青海

北對黒山直南通青海營海中島嶼潤海岸鹽風鶩古來番虜地漢將勤遐征旗翻月勒影弓掛月

支明往年亦不剌部落已强横轉掠爲患㳺渡入黃河行近來微弱勢長驅可掃平水北無停箭誰能奮命洗兵

井泉城外東作堂總戎王玉峯邀飲同寺鄉王橫陽分巡劉豫軒兵憲張水石

玉戎青門外群公祖道周堂題東作俯端爲省耕備西埸川武地宜起籌邊樓豈知足兵者仍先足食課塞下屯充國渭濱開武侯腰弓亦献畝貢帑買犢牛群公此相送清和爽氣浮烟花映榆柳雪水灌來麰送客何所佐急管隨清謳豸冠霜皎皎虎旆風悠悠歌闋驪將動情高轄又投我來不憚遠井泉五日留西出玉門近翹首崑崙在青海三山接黃河九曲流欲訪增城駕仙人難即求皇恩頒早數四牡敢停休古稱王相國銷甲事田疇況有運籌張又有校書劉協心訏國計奮力破胡酋開地玄冥北馳肋黑水陬聖主垂衣治無勞西顧憂

訪道人不遇

東南有道士雲蹤海上遐御風西北翔寄跡伯陽家昔時周柱下飲沆亦飡霞函關騰紫氣遠駕青

牛車未經川蜀往先訖渡流沙君曾執羽箭明日斥陰邪日邊鳳羽鍛叢低鵲聲譁遂使蓬萊使六載天之涯我來尋異跡西乘銀漢槎高人卧石室玄秘叩黃芽青溪隔萬仞翠壁烟蘿遮求之不可見春暮日方斜空庭久延佇幾樹碧桃花

登卦臺山謁羲聖殿示從行諸生

蒼莽秦州西清徹天水泉北去四十里乃有三陽川天一生造化陽三啓晝聯凝結八卦臺實開羲聖先群山八面立一山中巋然八山即八卦或斷或相連斜正方隅定分明文象傳中山即太極渾沌形亦圓渭水坤隅入流向巽方旋一山包水内八山沿水邊陰陽相涵抱動靜亦互纏東南闕似巽西北高爲乾自然成易道混然至理全地靈羲聖出聖洩人文宣何必窺馬圖然後悟象詮憶昔盤古氏萬八千歲年鴻濛溟涬判自生黃與玄一目神九變一元開兩宥道存無始際易在太極前所以訓後學常欲探先天服前皆易画切莫泥陳編

白崖寺

白崖是朱圉斯名紀禹貢高幡縵宮深啓丹霞

洞我來欲攀躋野衲迎仙鞚立馬望巖阿雲裏猿
聲浮
同趣翠岩蘄亭
陰雲似復淡山寒鳥咽秋草香吹谷口溪水橫斜
流碧岩氛靄合蒼茫人正愁雖無翠岩石疑是紅
崖立我行至飛鼓亚門天盡頭昔經柳末放今返
蒲觴浮我記翠岩狀翠岩識我不遑臨悵夙駕暫
駐是重留
高平過張分教
驅車過河陽浮雲望京闕忽見晉山青征途已三
月夜雨故人迎相看半白髮論交感嘆生訪舊多
鴟骨盃酒叙平生分岐在明發
書康礪峰太史風木圖卷
木天有高樹晨夕多風聲風吹本無心聽者自有
情蓼莪調良苦寸草慕匪輕况是雞栖餘添君烏
哺鳴露冷宮釋落烟寒禁柳清秋庭風葉下感念
猶自驚昔抱忠親志終堅事主誠楓宸今雨露槐
棘看滋榮
宿余吾驛
車馬夜半動群山背月明前有五山口松根澗水

聲人行三十里崎嶇路不平曉星稀未落光吐海
東瀛
雲中僧院
不見中山高秪見中天塔我欲往登攀岑風正蕭
颯律變當玄冬陽來近初臘竹徑轉松陰梵宇無
塵雜爐香伴仰蓮簷鐸鳴重閣院靜似無人時逢
一老衲雲起鉢中龍月明鼓應鴿若非執掌頗忻
然此下榻
堯廟與王湛泉論聖學
洪濛開至理闡述在前賢心身無二道體用貴兩
全君子崇正學要在紹聖詮三聖相授受精一繫
心傳精察在不雜一以守之堅明覺雖物應酬酢
皆心間二蘗有合一學行有惟專且如事父兄知
行事相連懿倫分可盡知至行亦堅且如事君上
必待仕方然蠻夷塞垣事錢谷甲兵權行雖可待
時知之當豫先如知登太行非行不至巔知知赴
異域非行不至邊謂知即是行能知行即全斯語
似奇特學竟非精研聖門博約訓大學誠正傳過
行即知行未行知欲先我家伊洛近志探二程傳
涵養與進學二功在不偏余契明覺理尤切操履

愛豈肯淪虛空而自有精玄萬理賜靈局瑩澄湛
一天

陳文岡先生文集卷之三終

陳文岡先生文集卷之四

門人參郡行蕃陳[illegible]

七言古體

青山歌送鉄先生歸嵩䂨

青山峻拔倚青天三峯廻合迴相連清泉白石藹
蒼烟靈光浮莽無窮年先生先生於此嵩嶽中
甫眉蘓子斯名斯位望頡頏豈料儒冠成四紀自
從來逐青衿交琴款雷名劒龍吼長汰謾嘆汨羅
沉五柳垂垂廿五十二載徒傷瑶草寂滄海茫茫
悵空碧酒酣起舞松月涼放歌拍碎闌干石長笑
一聲返故廬故山薇蕨近何如忙呼濁酒別僚友

已覔扁舟裝篋書黄梅急雨添宵漲錦纜牙檣風
蕩漾去去遄携詩篇遊江山眼底供吟眖青山之
北采石磯謫仙醉魄尚依依彷彿當初宮錦服乘
流弄月紫簫飛青山之陽對山閣謝眺宅荒遺井
甃苔寞銀床桐葉飄秪留石甃蒼苔合二老詩魄
秋氣横化作雲山助筆鋒顧予何日能相從濯纓
寒井吊長庚

宵宴行送李之江

廣堂朱夏生微凉風透踈簾銀燭光今夕何夕别
之江餞君清酒賫盈觴君之祖兮在高堂君之父

兮侍明王父命省而祖忠孝志以彰憶昔周柱史
猶龍非杳茫西行見白帝遺廟蜀之鄉君家殆其
後道德久彌芳今祖之壽似伯陽丹臺石室名已
藏令翁之官似伯陽鐵冠白簡横秋霜君揮玉斧
今吳剛兎蹤月窟凌天香幸余價蓋金臺傍賓君
麗澤日聯長君歸卧之江君來醉曲江九交憐遠
別高歌夜未央余忝文乾裔八龍共翺翔請君過
訪君平卜應説德星聚夜燕地聚寒芒

南橋居士歌送商隱羅國器歸壽陽

去歲君來我在北春風未獲瞻顏色今歲君來我

亦南秋堂何幸鳌交懽南北相逢時未幾凉蟬聲
送君歸矣宅近青山背海城橋依緑樹臨溪水我
閒滌梁在爾鄉每覩魚樂思莊子君歸有樂可同
周懸知君樂將同已古人六合視為塵名利紛紛
安足齒陶朱公鴟夷子白髮逃卿相黄金散閭里
廼知真隱隱於商芳名百世思齊軌

八公引 以下三首俱送羅國器代三親奉壽也

淮南今有八公山八公昔向此登攀丹成已騎黄
鶴去流水白雲空自閒有客羅生字國器千里孤
帆非為利近賢每納文字交遠遊常適江湖意入
生萬事須回首神仙今無埋或有君歸早伴赤松
遊名並八公公為九

鳳凰吟

岐山威鳳鳴已絶碧梧翠竹無顏色一朝下集壽
陽開千仞高瑩久巍荆羅君生來有鳳德萬里翽
翽八極覽輝飛過潁川墟苞彩呈祥驚一國須
史歛翼復南歸覩者如雲周道塞我碩鳳兮瑞且
壽巢傍煙霞歸且息丹穴鵷鳳將繼飛取食琳瑯
過江北

金山行

淮南山水名清麗紫金之山形最奇劉安賓客留
遺跡丹砂尚變黄金埋美人美人古丰儀腰佩長
劍光陸離安陵豪傑新相知送君把酒周道砥君
歸卧往金山畫結廬誅茅可卜居欲學吞霞食紫
芝好訪劉安問汝師好訪劉安問汝師

壽松篇為賓豐李母作

白雲近接嵩山陽二室三花繞北堂緱嶺曾經王
母駕瑶池千歲御霞觴飛來青鳥寧丁説碧海蟠
桃頻見結壽亥常因綵服增仙郎況是金門傑君
不見寶婺光芒應寶豐風穴擬與蓬萊通紫泥鳳

詔可立待更祝遐齡比大松

洎河篇為郭菊野贈

遠水交流雙王龍合溱會洧波溶溶源出雲巃千仞峯山與頡谷根盤通頡谷封人垂孝名斯人斯水同流清跳鼇不知經幾禹但見蒸雲潤月遶鄢城鄢城赤子當春月舊歲凋荒新令鈇白晝探丸肆剽攘蒼蠅變汚喜訟訐郭公文采滇南傑高擢賢科志超絶爵拜一官列郡僚位聯五馬分麾節大手蚕將銅墨擷早看縣庭無滯牒寶劍屬天牛斗寒神龍出海井霖浥公暇春風洎水遊洎水下

接江淮流對水却思訪親處白雲一片萬里愁送君冠盖洎橋邊向我言之意愴然知君大孝能格天知君孝盡忠亦王君不見郭細侯真而祖當年出守來潁土河潤九里惠政多芳名千載誰能伍

撤宮殿行

行宮突兀高入雲勾陳環列周廬分內庭既備椒房燕前殿還同楓陛文冊户金鋪映霞日重闌洞闥鸞鳳盒王輦已廻宸又盡紫霄空鎖日將曛與守常勤百縣吏封章誰敢九重聞新歲傳言復南狩紛紛奔走候明君君王去年巡楚甸盡仁盡孝

非遊宴寢園如望鳳陽墟夷魂每繞龍飛殿星極暫離紫微垣日御遥經黃道傳帝僊分番走錦衣元戎奉御隨珥鑽君王自約民豈勞廼云群從求克蔑我開髦士重名節離襟貂璫與武弁純德山前玄寢完慶雲宮裏翠華還翠華還日室復出玄寢完時難再遇春宮巨僚抗疏論冬卿大臣列奏篇中有應幾納諫者臺端阿保能斡旋聲色不動移白日啓沃數語同青天宮殿方撤役即歇材木賞主地歸田歸田賞主民惟慶絲綸一出群訛浄牧伯休憶鱸魚風田野漸停鳴鴈詠我頌君王天

帝然深處法宮垂法令冲漠凝神居邃密岩廊恭已含一敬犒砌煩翅冠冕臣驚輿火降山陵命許看無為拱舜皇共聽有祝歌堯聖

姑蘇臺行送松溪都子尹吳縣

東南佳麗稱吳會豐裕當為諸郡最俗傳禮讓富詩書地產名賢華冠蓋春風鼓棹閶城邊華屋鏘帆阳映鮮德人漸易奢靡去良吏常思素朴還洄美都予往梁園臚句聽傳鳳闕思仙舄南飛雙鳧舄緋鶖北憶兩椿萱君不見姑蘇臺畔連年旱蘇人豐裕今飢嘆君能亦上論民瘼坐俾皇王免宵

肝移親之孝為民慈古聞召杜今見之爭看楓陛
旌書下更有棠陰去後思

送邵清夫進士尹六合

我聞浙東山水嘉勝人共推胎珍毓慧皆清秀大
者齊梁姚皋夔次者名位亦不卑君家種德開有
基一門科第絕絕隨祖孫蟬接充為奇六十年前
甲辰歲而祖臚傳冊鳳墀六十年後甲辰又君今
高擢瓊林枝花甲一週恩再被青雲連捷齒同期
靈氣蓄發自有時鳳麟有種理不移閤世相符豈
謂遅禎祥希世廼見之去歲南宮叨主司驚覩聯

篇雅麗辭珠璣滿眼粲陸離青萍價重國士知金
陵宰割向江湄鸞臺烏府待論思君不見圭璧才
瑚廟薦重器自難淹遠縣黼黻正需五色線宜司
袞職趨金殿君才卓犖真堪美倫魁名早東南擅
會稽之美非竹箭尚堅一節承天眷

送都諫周潙陽叅政陝右

郢客詞章追者少襟度朗潔行皎皎天球不琢粹
而温明珠在側瑩然好我昔從君右省中鵷聯更
綴日華東南宮同被掄材命左順常隨獻疏忠内
秩華階心不羡清和四馬辭燕甸十年知巳别情
難千里思翻嶠有便君不見河西烽火照金城此
日壽生貴轉官居選是紫薇省祖武應尋細柳
營

西湖壽仙歌爲賀壽仙八十壽

瑶池西嶺仙靈想湖源遠接通靈氣連郊突若出
人寰草樹尚餘黎蒼蔚月明鶴駕時來往日煖芝
田應瑞長石墓鮮合既幽奇秋水煙消益淼爽壽
翁幕府謝官來仙杞移將萬里芳碧海籌看添九
黎黄堂祿見多廻憶噫翁壽人鮮比冊顏皓髮
方瞳紫君不見翁家祖是留侯良宦成身退得仙

理神瑩遙授黄石公高蹤晚逐赤松子

石峯丈人行贈送都諫管石峯陞任廣東大
叅

一峯峭拔乾坤秀挿天絕壁層雲透滄溟俯接扶
桑枝高標邈並崑崙岫分自赤堇雲霧隨移置青
瑣風霜舊歷外亭亭心古務朝端皎皎骨清瘦屹
然砥柱不動搖見者肅容皆斂袖此峯能滿蒼生
澤昔歲殖曆添和奏此峯能止金輿行去年遊過
山陵狩上補乾極天益尊下奠洪厖地益孚孤危
自有恥神扶正直原因造化就有山曰華坐其旁

有岡曰文拱其右有溪清定遶其麓宛如揖讓之
綱繆勢不掩帆負交朋序有行列分長幼朔為一
山捨此夫作飛來峯奇跡方嶽心應副兆然作鎮
廣之東其嶠之亞匪輕授文章隨處吐烟霞峻節
當時陵十宿方岳峯巔能出雲霖雨斯民澤弱究
佐宣元化出藩垣功運神功瀰宇宙濟瀬方求柱
石資移歸尚待明明后

松鶴吟贈封君松鶴翁六十雙壽

靈嶽嶻嶭天地中洞天高敞思真宮排錯遙自五
皇龍秀出太古蒼然容青童黃蓋朝帝闕迎霞凝

碧藏仙蹤霞衣鳳馭紛來往芝草曼田日應長九
霄白鶴下瑤臺雪翎丹頂青松上松下時時雙玉
童紫鳳笙吹洞口逢吹散彩雲迷處所滿山明月
迴香風招邀浮丘公接引緱氏仙每年七月夕陪
鶴到峯巔我翁此時慶壽筵綠華雙成相對開鵷
鶴天邊想共還玄裳先作綵衣翻綵衣北舞瀛洲
屋中車南望松山麓鑿浴神花四樹明雲開曉日
三臺旋太空二十四峯青火室之峯三十六頑携
松丘六十峯來效高堂六十祝一峯祝翁加百齡
總遇蟠桃結實一回熟絳桃獻自西王母青鳥旱
會東王公翁母齊眉芳壽永人間日月與仙同東
王之居近紫皇手持金檢長生方教服石髓玉為
漿後天不老渺三光待我松山採藥去還留鶴駕
共徜徉

鳳游篇贈別李東同都諫熊呈四省丈

海日初挂東扶桑赤霞萬里金光凉桃都天鷄叫
大荒時有彩鳳鳥桐岡五鳳飛來丹穴長覽德棲
在紫禁旁王檢金繩貢圖瑞黃箕青瑣借文章圖
瑞文章動天帝天帝置之林苑秘雙龍之闕炫九
苞五雲之樓騫十翼宿以瓊樹枝奉以離珠使飲

之玉池津食以琅玕精耀爾靈異姿闡君文明治
鳳兮鳳兮感帝恩天邊自愛羽毛新華蟲共補山
龍衮鏘鏘雙扶日月輪聲入簫韶諧律呂趨隨仙
仗引星辰動亦不安飛飢亦不安食豈爭鷄鶩肥
那倚鵬鷃力鳴鷄見之禁不敢出聲兮狐狸見之
深伏匿竄澤日以久儀彩日以飾銅當愚罷前漸
近君楓棘胡為秋氣交中道易顏色瀟瀟暑景薄
颯颯凉風吹令逐金商變思隨素節移倏然五色
羽翻落九天垂一集漢夷境四分堯帝嶽雲霄待
網羅炯霞聊飲啄飲賈生飛莫嘆嗟世間隨處宜

行樂鳳羽芷微鍛鳳翮遊遠遊栖影崑崙頂浴晁
砥柱流廻勿蒼梧泛八極翺翔碧海第十洲相逢
王子晉結交嵩霧中從過張老仙陪從蓬萊來高
跡赤帝玄圃外下視寰宇皆浮空我聞軒轅古聖
皇此鳳近巢阿閣梁又聞周文古聖王此鳳遠止
岐山傍升沉遠近俱康莊江湖未必異岩廊鳳遊
到處向朝陽太陽早暮能廻光傳呼天老持寶籙
招爾還之鵷鷺行君不見長沙少年才不踈召見
重勞宣室晝聖主甚深渦文帝看君再入承明廬

雍丘翁壽歌

崔嵬崧嶽領卅丘近接雍丘靈氣浮鹿門老人此
真隱青田白璧吾苑來火余匹馬丘傍遊作賦曾
登王粲樓右瞻臺榭右汴州左連浩蕩洪河流晶
英竊宅就與儔儕珠和璧產奇寶徐家父子名俱
優恨未論交分蚤投余宿燕臺倏八載臺上懸金
召燕隗徐君待詔長安花一日聲名動文彩學詩
已尋陶柳門操翰欲剛屈宋壘異夢真成雲鳳來
徐家果是石麟在躬向蒼丘望白雲忻然祿養親
能待曉露恩移上苑桃春風去舞高堂綵聞翁今
年七十六歷起開行課耕讀不尋洪井鍊丹砂未

向舊田徐碧玉青門但種邵陵瓜白衣時許陶園
菊時翁結廬名曰素知翁雰嶽常獨宿若茲便入
籟影年何勞更訪嚴平卜仙郎況負梁棟材清時
可備崑崙輪八柱高擎乾宇安把翁勿虞天崩隳
無慮無營俱壽徵優游泉壑隨徐來千齡遐算與
皆賞三度仙籌添海屋鳶鵲書卸北極峙岡陵頌
望南天祝我亦祝翁簡壽篇長歌短句滿我光纚
續卷調中金石聯綿揮灑斬雲烟璀函錦帕登壽
筵我期翁壽不等閒尨期翁子同飛翩君不見徐
樺才陳蕃老兩姓通家古來好孺子原妝海內名

丈夫欲為天下掃君聞此語休矜詫今人當並前
賢駕南州高士肯垂過塵居一榻還頻下

張母太老夫人九十壽歌　涌川公母也

帝京十月風日晴晶晶碧宇捲雲英菊花香韻晩
更清桂枝迎卷蘭翠榮有母九十豫且寧聖善人
間希與齡高堂不許多客登獨瞻青鳥臨軒楹是
偓金母來玄圃駕鳳鞭鸞偶香霧素娥曉月映霞
衣青女微霜冷蘆花雙戟按奏雲和笙飛瓊弄玉
紛陪護碧海常時同見乾瑤池今日群仙赴紫錦
囊開寶銷軸坐中指點長生籙好觀花甲兩廻過

應見蟠桃三度熟大賢管領玉堂仙瀛海蓬山迫
市壑地接五雲通御氣皆翻三秀種瓊田夫人允
昇仙官母補袞親曾訓山甫為國生賢娥儀高豈
但婦工工織組香透金猊蝦捲鬚盤燒蠟鳳麟行
脯介壽遐開向北闈楠觴祝處斑襴舞事君事親
兩難專大賢忠孝兩能全趨朝曉拜天顏近退食
早侍慈容前春暉寸草心原切向日傾葵志自堅
復喬久步星辰上鼎味當調雨露邊小子池頭隨
侍從世講叨承垂誼重但願常歌壽母篇仰高並
賦賢臣頌君不見張家相業古最優九齡忠孝今

與儔喜看鍒毫圖百壽還開金鏡獻千秋

種竹篇和劉掌敎一川韻

對堂初竹絕十個清籟濃陰忽繞坐鳳苞滿徑已
足珎龍穉生孫尤可賀春風吹硬曳雲稍綠玉蒼
米摩更敲麁心直德比三益叢生次列如同胞我
室頗無一點俗對此三月可忘肉聲諧宮徵入鈞
韶風掃塵污還汾穆西麓原開見一軒今日頻迎
綠髮仙廣文賦就瓊瑤句嗟我愛竹心同然頗載
宜城釀葉酹燕醽茗碗咸相予暇時來訪此君居
有興逕造儂亦許

登滿城西抱陽山

山形波展如張箕或聳尖削若搶旗崔嵬岌嶪勢
各出千態百幻呈其奇木石此山端凝而拱峙不
俯不仰中自持屹然丈人紳笏立聲色靡動無阿
隨崍之補天五色備驅之架海萬杓馳鞠躬常効
抱陽狀峻節終存捧日思山形如蔡歸九華葉拔
離赤心傾日無回時山形如鳳尾九苞炫蕤毵鳴
向朝陽清且熙窩隱一珠含朗耀灑滌雙矆媚幽
姿翠色倒映滿城內迤邐西去連高陣層巒直走
向南折宛列圖畫開屏帷此山若置帝城右可與

西山為等夷佳氣迴浮冊鳳闕嵐光遙入玉龍墀
琳宮金鋪紛奢麗鳶輿翠輦時遊怡胡為蟠此遠
下邑君王欲顧何緣知雲磴七盤空窈窕石廊百
步徒逶遲天工頗借夸娥氏力向岩鑿引手提俾
與金山玉泉兢秀峙崖岸匹敵無崇卑二青奮振
起潭底白晝變化雷雨垂羿騶列缺聽指揮須臾
井霖四海施吁嗟此山雖不遇其志硉矹抱傷衷
蘊誰能移

百泉火毬

玉泉之允珎泉甫邂逅拉我百泉遊疎林斷岸一

村合有泉汩汩繞村流我瞰泉流百孔平地出巨
涯小坎遍園丘明星點點曉沙落碧玉湛湛秋潭
[illegible]西有盧鴻讀書處塘開缺月連方洲泉鳴鏗鏘
雜鳥哢猶似吾伊聲未休我來愛之不忍去便欲
除茅為此留或乃分此一泉去置之鄂北文閣頭
待我餘年專一壑石可漱兮枕其流移名移泉兩
難遂此願欝律何能酬珍泉玉泉英賢儔君今區
畫為我謀好於泉上結亭構修竹栽花更起樓我
來君每為東道不識君家肯許不

安肅北途中大風

涿鹿之南肅城路四牡驅馳日未暮韶景浮春沙
際明村墅斜陽掛高樹驛吏延予憩鶴軒暫駐襜
帷固城鋪忽然天地作異狀赤光照墻鶩相顧大
風南來向北翔大幕漫天縫赭布半空嶔吼若雷
殷四塞黃沙如雨注鼓角劍戈擊撞聲猶如萬馬
空中度掀揚料自土囊來巽二夸突飛廉怒材犬
走吠林鴉呼行者載途鶩欲仆疑是軒帝與威神
追戰蚩尤作黃霧須臾黯慘變為黑數步不分眼
如瞽人如鵬翼垂天雲蔽日摩天溟海赴或者炎
方颶母風北追胡馬爭馳驟我聞扶木偃禾占不

[illegible]有氣候非災沴遇災知懼在哲王勤政側[illegible]
戒荒湎去年風拆正陽牌當宁憂勞實不淺今年
風吹華蓋殿板落菱花如手寒我皇兢惕慎邊防
綸綍輔卿相警勉天心仁愛示象占帝德緝熙光
參覓五氣順軌恒時若四夷咸賓戢征鞘能使災
異消禎祥天道雖微理則顯君不見風為政令貴
[illegible]和渙汗大號鼓舞多方今天子奮神武威振五
嶽盪九河皇靈赫怒長颷捲氊裘遠徙逃天弋風
伯效靈亦助順掃清沙漠驅胡魔癡我但願猛上
雲屯百萬守邊塞還聽漢祖大風歌

過黃梁祠

黃花鋪頭黃梁祠華構新成壯麗奇璚樓丹廡碧
琉璃三重臺殿周軒墀前通塘水像瑤池綠楊翠
柏環其涯金扁新頒聖主題天葩奎翰光陸離傍
開僊院門皆啟瑤草芝田迎日長碧牕朱戶晝常
開蒼虬玄鹿時來往天風吹送步虛聲雲和笙奏
松泉響方壺蓬萊咫尺間天台赤城非慮想鍾翁
呂翁各一堂盧生尚臥石為[illegible]仙驂騎白鳳朝王帝
有時驂鶴崑崙翔寶幢[illegible]尊從風為[illegible]兮霞
為裳往年予過黃花亭[illegible]亭屋覆僊靈栖 垣朽

尾河之涘蒼翠遥張碧玉屏捕天迤邐青螺起山
色湖光遠相映頗似吳杭風物美岩巒深處多仙
靈秋童遇仙闘在此王塔飛來玄圃霞金波通去
瑶池水月下吹簫覓紫芝雲間鞭鳳尋石髓兩翁
對坐何所談道至無言是玄旨求仙不必訪崑丘
但向蘭山高結軌
天遣崇山限胡羯地接朔方豈虜窟中夏昔時英
武臣長車欲碎蘭山闕元昊宮殿已成塵荒塚青
山沒蕪沒古來僣偽易銷亡况乃腥羶尤倘忽石
勒長驅數年殂劉曜赤光一旦殁虜運跳梁有幾

特磐石寧城長突兀關西隴右勢並雄塞北江南
名久揭我碩戎臣防禦嚴莫使犬羊肆猖獗胡葉
不聞赤木風遊烽自靜青銅月北昇皇明萬萬年
東望海遼同禹碣

合水東晓行看山

攢簇群山雲霧頂宛若饅頭翠釜忽開籠主人將
來作一啖盡吞元氣皷腹中餘下撐腸拄肚石片
不消化變作磊落屼嵂亙節張英風峒崖華嶽向
我笑笑我大語非由來我笑華嶽爾昔曾遇巨靈
氏掌推蹴蹴黄河通三峯四削尚隨力何况峒山

天峻崇顏倩后土氏輸力助天工海內名山無用
者盡置西北連亘鐵壁遮胡戎却將坐食將卒盡
昇去頓省京邏蘓民綰大觀宇宙達者耳裨補造
化方豪雄丈夫志節固有然仰看飛鴻彈素絃

乘月過官山憶吾鄢秋闈諸士

落日官山嶺上行翠岫丹崖盡月明羅襟凉入桂
華清靈穎無聲列宿澄素娥白鳳紛相遇疑是相
邀傍天路凌虛漸起青雲步蠟炬煇騰紫烟霧

書都督魯氏平胡卷

春暮邊城烟火急賊傳虜自常山入紅城子傍行

人絕青石硤中鐘帳集草淺平沙馬未肥胡群數
十敢馳闌水頭各占清宵宿要口時窺白日帰任
言買賣求通市醜虜猾詠藏他志獲我戎卒示疆
梁挾我語言益驕肆近聞醜類來益多盈千毳幕
數千駝逐熊横過青羊戍飲騎平連黑馬河我聞
魯君當日將樓巢大勝勳猷壯執訊獲醜繪有圖
残虜曳兵奔北向安得魯君今領兵貔貅先砍吉
囊營斬俘盡數空虜穴頓令漠北一時平

飛仙引

綠髮仙人鞭赤鳳册霞紫霧常擁送真人獨駕白

龍遊時帝棲息白雲洞仙洞曾攀鳳嶺山更見尺
開鸞鶴闢碧海蒼梧朝夕到玉幢絳節倏廻還最
愛真人輕祿位宮掖有輿恩寵彼辭之不顧若秋
毫甲帳麗姝奚足累飄飄天上仙官侶暫謫人寰
混迹處方朔金馬歲星精瑤池識者金天女天生
骨是沖玄人青華註籍自通真千歲肉芝未必食
五色不英豈足珍君不見巴邛橘叟茅徑寸葛陂
竹杖風雷巽莫訝剪紙白驢成虬龍神異形能適

武關南

春晨微雨陰陰暮千山萬山起煙霧江流噴薄亂

山廻雷霆急鬭吹龍怒黃土岡邊褒界分小舟獨
坐西河渡舟術轉上紫霄崖疑是浮槎傍大路

飛鶴篇書松林驛壁

塞外山紅草色白何得青松濃翠積群峯權杅走
蚪龍高嶺森森排㦸戟六七十里琴瑟風百千鳥
疊蒼綠壁我騎玄鶴五雲來伊洛嵩丘纔咫尺西
登太華傍天壇遂訪河源香積石玄圃增城白玉
樓崑崙躡㨿僊真跡浴鶴瑤池水正清扶桑晒羽
金霞赤須臾返馭過松林頓覺清風生兩腋安得
此山化作飛來峯飛向潁陽如手擲待我晚年築

室結巢隱其下松陰滿牕鶴一隻閒時鶴舞伴吹
笙松頂月明煙靄碧

晉陽三白歌和督學曹憲使韻

采兆執徐之歲當玄冬聖皇禋祀碩年豐九閽自
照金城月萬里不驚沙塞風旃裘夜遁幕南空戈
戟春回朔北蕭已現福星臨海宇更添瑞雪靜塵
烽三白并州古諺言三晉今占大有年郢客長吟
歌白雪天家福慶集駢蕃一白兮瑞之初都撫堂
高飄綺踈雄藩忽見春陽布大地仍看化日舒二
白兮瑞未終巡察臺高高益隆光映鐵冠冰玉體

寒生霜簡激揚功三白兮瑞薦至諸司喜看雙瑤
墜紫微花壓覺同清烏柏枝擎更能事我聞玉皇
龍駕五雲空群仙採藥蓬萊峰此雪欲獻九天和
之草豈獨田野慶春農

紫微堂歌贈別南岷王公赴山東憲長

紫薇花好正三春人對薇花別意真遂才余逐雲
中纔總憲君驅歷下輪昔余射策向楓宸隨侍西
臺豸角新及余青瑣列齊紳霜蹄同蹶俱沉淪功
業四旬成落魄辞觚兩地共風塵喜得相逢在[illegible]
陽常思夜雨幾連床百年道義吾活計一代斯文

孰主張乍栽君居紫薇署我在柏臺時欵聚君今
東省臺端長我轉薇垣送君往大明湖中光景殊
華不注山山色佳予火遊之今念想長風吹夢海
天涯君今常到山下坐肘向湖中浮畫舸我若夢
去夢見君君到湖山應憶我

石淙澗

龍門砥柱神禹闢至今猶遺斧鑿迹何似此石絶
險奇功出天造鬼工斵一泉流自嵩峯來危澗崇
深數百尺到此縈廻亂石間忽下奔流銀河瀉中
有竦削亂峯尖叉崖磈巖如鉄壁洞穴疑是神龍

穿硤嵌似經雷斧擲飛雪炎天鼇足寒噴咮月夜
驪龍惜一泓澄瓊車楢潭凝澄如動更深碧憶昔
唐家女后時行從頻隨遠宮掖綵叕珠攢碧澗隅
抱角鈎心形奕奕賦詩賜宴飲群臣嬪娥珠翠紛
狼籍迨今柱礪形尚存剥落碑文無字畫幽澗肘
鶩鳥鴉群澄潭空有蛟龍宅我來觀此傷古今寒
日漸似秋草白願言緜宰摹碑來添入古文録金
石

別古歌奉送閔水東憲長

征旆嚴冬覲帝京交輝雪月送君行雪光可似君
之清月色可比君之明清如一段寒氷出巨壑明
如一奩寶鏡當空横照天銀燭宇宙徹破膽鉄冠
神鬼驚君昔早遊廣寒宮瓊樓貝闕素鸞迎君又
曾居玉堂署瀛洲御苑相廻縈兩世霜臺巡代晋
一條氷著映臺衙上林尚切瓊琚報海宇遂馳氷
檗名此去明光間奏宸星辰聽覆繼家聲

萱壽堂陰圖歌壽崔臨溪大尹妣

北堂高廈忘憂草瓊圃芝田相映好僊人栽傍萬
年枝靈液滋培長不老年來新植廿棠樹蔽芾鄢
城蔭交互已看堦下霜納緼時向天邊承雨露潞

國賢人清且淳曾聽臚傳向玉宸風吹墨綬嵩原
曉日照銅章梁苑春梁苑嵩山晋土鄰便將綵輿
道慈親白白頳魚頻入饌青青淇笋味堪珍一年
政理民懷德七衮高堂顔亦悅今飛玉舃覲神京
仙舃香與返鄉國事母母悅孝名揚事君君悅忠
且良仍向頴封推錫類更聞嵩祝祝吾皇

送鄭静山驄馬玉關行

君不見泰宗盤礴青齊魯西望崑崙若匹伍滄瀛
東下淵無垠河源星宿遠通津玟瑭一人海岱客
曾向金門高射策東南覽盡西北巡馬遷萬里同

轍跡西出金城望玉門敦煌五郡漢名存黄河每
聚古羌部清海新移神武也天子西顧安遠人多
節霜綸命近臣地經張掖威儀舊天入湟中雨露
新湟中寞護總馬行抱竿花迎緇服明春到已迴
天水谷風沙不障雪山青兵車奮迅飛霹靂勇騎
奔騰畏推擊一匈雄當百萬師三軍首獻七十秋
悠悠旌旆渡交河聞道前軍奏凱歌將傳細柳軍
容盛馬走長楸壯士多月窟邾連春盡返弱水崑
崙知不遠赤霄玄圃書往來石室閟風心繾綣憶
昔周家柱下史神化猶龍隱朝市東隨紫氣過函

關手寫册經傳弟子崑崙問道道可成西行不久
返帝京鄭莊早上推賢疏穗繼尚書舊履聲

海桃篇壽劉母七袞

我聞東方偓長東王公玄館丹洲滄海東助成青
帝司陽令掌握木德行春工誰種蟠桃在海邊曾
看結實三千年瑤池伴得西金母霞駁鸞驂時往
還相邀近住城東岡日月户牖雲為房人間共度
古稀歲天上同傳不老方公比群僊樂更眞母偕
膝下繞麒麟今年更報蟠桃熟喜見新枝結子頻

憶昔篇贈高存菴六衆江右

憶昔逢君大隗見羡見君髯我未冠去歲同君汾
水上君髯欲蒼我鬢壯廿年交誼情更親慨世論
心意每眞金花不紫薇去聯柏堂邊火一一鄰君
家三世五桂芳籍滿金閨趨玉堂文光秋近南斗
傍看君萬斛散天香

盤陀早發丹村御朱雕卷南巡

作官習慣餓起早鷄鳴已出盤陀道白雪平鋪白
石皓三家村北雲山鍋誰云豺虎敢縱橫蹤跡難
逃緇斧明一道塵煙靜如洗坐令千里俱冰清

楊漳渠述黄翠岩喜雪因戲作

最笑閶人不識雪謂剪冰花光皎潔玉女天工送
巧來用手攬之隨手滅又疑天上修廣寒遂使人
間飛玉屑欲調仙掌獻金莖祇恐寒侵君父舌梅
花飄落香消瑚蝶翅飛揚來欲掀坐客一聞新異
說嘆嗟吁喜倒絕北人見慣心猶猜誰將大地
白皚皚上下光連同一色玉壺萬里乾坤開

清澗河

曾見澗水渾今見澗水清用碧玉為底岸宛然石甃
成水禁石堅質性別石似水留此河說水聲湯湯
今古流日激月激石成溝君不見谿澗形狀用神趣

全震撼感遇精耗煎右來養靜可延年長生非必
求神僊

戰城東

戰城東轟雷掣電震長空流雲結陣騎奔虹大刀
巨斧挽强弓禁中頗牧親臨陣文武全才奏膚公
王臣蹇蹇誓匪躬飛礮中敵連黑霧揚沙威虜遁
黄風穹廬夜遁漢南空試看雁門原上草尸僵白
骨血殷紅

渡紫荆

紫荆鳥道叢關清都控帝京北亘千里銀山障右倚

三關鐵甕城誰謂當關萬夫阻氊裘十萬志横行
鳳凰樓逈狼煙照龍虎峯高胡甲明前年胡喻白
羊口今歲無能犯紫荆紫荆守氣崢嶸所恃有公
追虜後虜人喪膽夜自驚因此嫖姚推轂將一時
寄重在書生

陳文岡先生文集卷之四

陳文岡先生文集卷之五

五言律體

東谷限韻二首

帝郊新霽餘來玩曲池魚花雨飛彤檻荷風動綺
疎月逢申甫降人近少萬台杜老詩才捷胸中萬
卷書

寰端退食餘高譙賦落魚席影林間静棋聲花外
疎雲連帝闕水竹即仙居詞聽征遼詔安邊獻
上書

登樓望月二首

高閣天將近憑軒月更新明輝流七寶脊漢仰重
輪影揺畫樓逈光搖珠樹真良宵此竚立梓里倍
思親

蓮漏將殘夜黎燈欲暗初河明秋水潤月白曉星
疎壯志併公輿余才愧子虛鷄鳴趨禁地鶯序接
階除

群岡疊秀 以下乃鄂陵八詠

曾巒遶孤城迸看蒼翠横雲迷高少動影浮泊日
明綠挂便龍卧青宵宜鳳聲皇家同此固[illegible]
鼎平

雙泊拖藍
湫潟錦紋行虹橋綠漲平波光堤影動沙出浪痕
輕共碩為霖沛同期到海清孤舟橫渡處幾欲濯
塵纓
漆井賢鄉
中古生賢地淵泉道脉真銀床圍古甃桐葉對秋
旻漢代儀容舊明時祭典新德星映寒冽瞻禮溉
前人
鳳陂治迹
芭彩今何在陂空草自秋碧梧空月影翠竹祇煙

浮昔為賢良至曾聞效藪遊垂衣方聖治儀向九
重樓
井祠古棗
子泰獻奇策十二荷朝簪人已歸蒼蘚魂猶抱赤
心禽聲帝寥葉蝸影動疎陰却羨仲連子辭紛輕
萬金
嶽廟靈湫
混沌何年鑿陰森水府寒騰光提碧繳滉影使壇
壖白日蛟龍起蒼生雨澤寬神功原鎮靜終不動
波瀾

湖檻荷風
城限雲樹凉一鏡泛湖光碧搆雙臺迥紅渠十里
香曉岡撤地出秋水接天長此境亦云樂人方愛
廟堂
議臺夜月
魏武窺炎鼎登臺此大詢不為劉氏計同愧漢家
臣明月一輪滿奸謀萬古真崇高亦何謝銅雀俱
成塵
贈李竹所
三逕幽人室森森碧玉栽虛心承雨露高節遠塵

埃春靜仙鸞栖月明彩鳳來願歌君子德聖世見
逸才
沙門鋪和高穆門韻
月挂孤村樹風揚晉礦沙蕪荒田野潤高下徑蹊
斜致為紅塵嘆獨與亦子嗟前途莫綫戀燈火趁
城鴉
隱村早發次劉春岡韻
殘星明曉旆古寺送疎鍾已是客懷苦更兼秋色
濃句新風景助話舊交人逢時撥褰帷望遠山蒼
翠重

高村早發

夜半不覺雨忽霽清曉凉野雲開玉葉海日湧金光日望萱庭遠心馳楓陛長河流成雅奏駐馭一徜徉

出真定途中晚霽

夜雨連清曉晴開月欲曛殘霞明積水遠岫宿歸雲古木號鴉急踈蔭閙雀忻嬋娟見新月風笛數聲聞

九月五日同李中萬郭東野二同年竇濟宮會飲

新月透窗林微風靜晚陰黃花將入眼綠醑共開襟文字論册地清幽戾羽簪夜來騎馬去仙炎碧雲深

送劉嚴岡陞任閩藩長史

故國仙官地天邊晝錦回王躬新輔佐相業舊基培曉日明征旆秋雲映別杯鳳池莫怨奪去有兔園陪

除夜

深更猶戀歲入曉為驚春須念椒花遠情馳豈草頻壓紛隨臘盡志業共年新不寐閒敲句無傷旅

賓神

涿州次萬陽壁間韻二首

使節郵亭道山河拱帝川龐峯連遠勢涿水自洪流鳴鳳桑村曉龍安草色秋長途閑弔古風旆信悠悠

皇代宗親國明禋動使旌楓宸綸綍命萱砌綵衣情芳草巳牽恨落花愁滿城夕陽臨渡處湫湫綠波平

琉璃河觀田夫祈雨

望雨三春盡風沙蕩不禁五方龍易舞一足鳥難

尋豈謂魃為虐還期傳作霖琉璃通聖水胡不化雲陰

謁董子祠

下帷人不見滿砌碧苔春碑古瞻遺像臺荒步後塵兩王滄帝佐三策負天人俎豆千年在高風一藻蘋

送羅子庸雞澤署教

十年同鵷鷺幾度望龍頭人向鄒門別名從幾鱗流香飄芹泮曉花滿桂天秋標楫成功後還衙五鳳樓

挽邑簿陳君母丁孺人

仙臺說令感化鶴海天飛鸞叔才名著綵衣心事違願言求祿養豈意謝春暉寒突荳堦冷悲風動素幃

賀安靜齋掌科曾祖母百歲壽

仙齡登上壽人瑞見慈軒金母雲移駕瑶山露獻樽綵衣趨四世白髮侍諸孫青瑣階台鼎龍章候帝恩

送石城許年兄擢任南太常

藻鑑星辰上綸書寵渥新轉官仙府地終切戀堯

心望重夔夷秩名期召傅倫宦遊郎桑梓何用憶鱸蓴

登岱至御帳次鳳山秦翁韻

泰帝蒼松在蚪螭走碧空金輿誰遠幸玉檢又高封神府崇前代坤靈結此中娶能思我駕白鹿訪仙蹤

同憩小龍口贈道士劉洞陽（洞陽楚人嘗跳崖得活）

松風四十里雲磴下磷珣路轉峰腰勢泉噴龍口津豈逢仙客話為識故鄉人語及懸崖事扶顛倍有神

書王南谷槐陰亭卷用南渠韻

秀幹雙龍舞團團翠蓋如接離清客座飛羽蔭流渠乾魅塵中歎常邀花外車談玄應得趣重訪子雲車

園亭即事二首

綵鷁春鳶暇偷祓遂郊盟池靜魚烹瘦庭閒鶴立清席攀顏里彥票重蜀賢名煙霞當同戀園林夏飲更

為適煙霞趣來尋詩社盟客憐花共笑人傍月同

清頻勸樽中物休誇身外名駐顏須大藥滄海易遷更

再和胡三原西園對牡丹勸飲

竹院尋春到花神助客盟臨池翻影麗拂檻引香縱更清絃頌河陽冶冠簪洛下名枝頭待明月洗盞酌

邑侯趙玉泉藩司招飲

綠樹紅塵隔招尋物外盟棠庭垂日永椒省引風清虎映連錢炳能占奪錦名夜深渾不覺銀燭見頻更

夏日西園雨霽

雨歇閒亭晚沾衣徑竹掀鳥鷀青杏落蓮繟白魚
翻坐久渾忘暑幽尋為滌煩片雲天際懶心了亦
何言

分司與王泉對飲竹外設炬即席奉贈

薦鶚魁金榜飛凫下玉京楓宸重墨綬花縣福蒼
生直幹還多節虛心自徹明仰攀君子德盡醉已
殘更

宿碧雲寺二首

紅雲回首遠一宿碧雲深院靜風尋竹天低月在

林露凉醒鶴夢泉響帶龍吟喜遇知音侶停心綠
綺琴

花宮望復迴松路識曾來地覺諸天上山從三面
堆泉經香積滿洞接化城開暫此聞簪組相逢莫
過猜

玄福宮贈姜㘭隱同曲岡許丈

君似磻溪後蟠桃[illegible][illegible]玄風一派遠金籙九霄
傳方外煙霞客壺中雲水僊松牕斜日靜龍虎撿
瑤編

春日曲岡許丈約過李東溪道院小坐

旌陽攜[illegible]侶來[illegible]仙[illegible]家玉府應寰隔蓬壺歲月
賒神爐藏九轉閟訣運三車共眺留紅照相攀吞
紫霞

謁河汾書院三賢祠

山川鍾秀遠瞻禮秉心虔蘋藻春秋薦芳馨世代
延經綸曾獻策誠敬自相傳碩學平生志真符在
簡編

鉅鹿南賈庄早發

鷄聲茅店徹殘月影斜橫霜落荒林靜寒催野火
明羅衫呼僕易官況帶愁生莫厭驅馳苦壯遊須
遠征

上對華亭

迥立望華山憑欄俯大川芙蓉雲際見鐵鎖日邊
懸漁笛滄茫外商船欸乃前山靈與河伯助我興
無邊

高平道中

草樹被層岡雲陰生暮凉塵途一大夢客路幾回
忙霄漢瞻仍近焦枯見可傷何時謝簪冕漁笛聽
滄浪

壺關山

驅車潞子國翹首紫雲山瑞應昭唐主風雷起晉

闢運來乘日馭時隱尚能銓昜訝孤臣召君恩有
賜環

訪古賢里

澗深夾削壁山折路左迂水響遠仍聽嵐光近却
無崖松真可友茅屋亦堪圖何必桃源路舟霞即
閬壺

贈王頡谷

風流江左舊世泳晉汾來玉麈清談妙醉鄉雅量
開飛舄乘月至跨鶴有仙陪須盡山陰興王猷過
戴回

贈邢後坡

美人頡陽彥詩禮舊家聲九萬鯤鵬翮三千麒驥
程膏車勞訪顧倒屣喜逢迎計我趨朝日同君謁
聖明

贈賈洛東熏訊乃九崧麓

白馬生葛巾冒暑泊河濱紫閣勛庸舊黃堂矩範
新能文逢賈至留客娩陳遵雙鳳同飛日仍看向
玉宸

夏日劉春翁治具北河泛舟五首

林間滌暑氣水曲對芳尊卮裊紅香濕盤供銀膾

殘客憔蘭共餕主渥玉同溫暫向鷗波狎勛名麟
閣存

雲幕雙舸轉綠堤載綠尊共持蓮柄吸仍雪藕絲
殘景被前人道詩將古句溫江湖元老讌疑是畫
圖存

尚方還舊醞北斗膳新尊玉井水何羨綺霞光欲
發榜歌船並進鑪載酒重溫散髮扁舟興清風千
古存

輕風生兩岸橋下晚宜尊共有新醅送盤多燕味
發青龍浮水潤玉蝀飲河溫野渡舟横處心猶惠
濟存

水香廻棹遠涼檻復開尊桃核宜仙酌蒲綠共客
發蟬鳴林益靜鷺浴水還溫謝傅東山卧風流此
日存

東村翁諸君子見招禪堂讌敘

寶地秋開宴珠林夜聚賢庭留雙樹古席列五燈
傳梵樂天花落名籍雲錦懸無生端可學遠社約
尋蓮

秋夕同諸君子讌西洲城南別墅

日暮碧雲合主人偕我來名門八座舊佳會二難

該梧井金風動蘭觴綺席開揮毫述勝賞蜿火謫
仙才

亦樂亭即事

良會今何夕中秋歆近時林塘開綺宴畫燭對金
卮爽氣浮消酒高懷共和詩主賓須盡醉莫問夜
何其

三元洞夏千兵招宴

磊落松平土原來崧洛居将軍能習武自幼且知
書邀我過金澗留賓入玉靈芳鄰從此卜伊曲結
吾廬

龍門

山從神禹鑿水自陸渾來鐵壁雙門闢丹崖百丈
開朝霞明梵相靈籟響空臺幻巧何窮極終成刼
火灰

訪龍門奉先寺

招提尋舊跡寂寞對香山地盡三伞勝灘餘八節
灣烏聲斷續裡虹影有無間獨坐秋岩上白雲心
共閒

硤石阻雨

雨盖弭關硤星軺阻驛程客心千里夢獨館五更

情白帝連秦野青山帶洛城天河誰挽去汝塞洗
胡兵

遊鷄足山迎祥觀同馬東泝

不見虎巖洞同登鷄足山隔河分晉界踰谷即秦
關峯起龍鸞舞洲晴鷗鷺閒僊翁曾此隱何術駐
丹顏

挽馬年伯母張太孺人

烏府高門閥熊丸勸義方壽傳黃石訣子重白眉
良駕返瑶池宴星沉寶婺光遽違三釜養風木志
堪傷

挽劉樂亭年伯

遐齡逼上壽飛馭返僊城河洛鍾人瑞冠裳被國
榮五朝鸞寵遇兩榜見雲程莫遏悲長逝天台揀
燕行

孫真人洞二首 在陝西耀州余曾搨碣冒雨往遊

山過土門隘八尋磬玉來青松幾里遍紫澗數磬
回勝境擬三島高峯名五臺真人丹竈洞深處接
天台

物外栖霞客人閒得與嬉神方常濟世高閣自凌
虛洞棹飛仙路碑存鍊藥書何時問寶訣飲歐

雲車

富平往蒲城道中

鍘十方尋勝先看金幟巔村居林覆屋河水野分
田白是唐陵雪蒼含晉渡烟輕風帷自捲不必漢
軺衆

蒲城赴同州即事

征旆出滿郊停車慰屈號洛河翻日踯華嶽矗雲
梢寺古知僧去林空見鳥巢樓頭悲角動忽聽晚
鍾鼓

宿洛南

曉從秦嶺過暮宿洛川隈山縣雞聲遠鄰家犬吠
哀書堂猶積雪藥竈只空苔曾見卿圖鳳飛從玄
圃來

甜雨河口次大復韻

亭舍依雲蓋程途經石門水聲長伴客山色近連
村棧斷緣沙際崖欹露樹根素心諳世險白首負
乾坤

三岔南途中

山嘴分三岔沙頭會兩河河通江內去山接漢中
雲濕翠淨楠葉廻風動女蘿危途深夜過回首長

岩阿

觀唐馬圖碑

功定施封賞銘勳馬亦須方知六駿刻原近九嵕
山麟閣圖追漢燕臺骨買用細看神俊貌血汗尚
班班

望唐昭陵

青山列九峯英武冠唐宗碑殿餘秋草宮垣哀夜
蛩白雲橫嶺劈裂石立巖松直棘墳相近明良依
舊逢

秋日有懷

差池同社燕羽旆望金閨萬里皆行館三秦是客
栖雲司烏樹北畫省鳳城西仙仗翱飛去烟霞路
欲迷

謁開道宮訪北臺仙洞

遠訪廣城室仙橋渡碧岑雲迷玄鶴影風送紫鸞
音圖裏形先看天邊駕可尋徘徊不能去思向此
抽簪

華亭阻雨

馬嶺南征路進瞻隴鳳間雨來金佛峽雲度寶龍
山澤物霖常洒除煩暑已遲催詩知幾首半日未

應開

辛丑南峴行陰雨

雙騎五吹殷川隘度三鄉霧雨南山暗風林西滿
長龍水生綿緲蝸篆上杳墻白帝負源近吳峯當
更涼

獄頭店阻雨晨赴寶鷄

南望函門關東通函谷開鷄鳴猶有石鳳吹已無
疊雨歇三秋靜風聲萬壑哀夜來愁傍險古寺出
蒼苔

宿栢山寺禪房 二首

雨經黑水寺夜宿栢山峯錫杖何年駐緇衣此日
逢松稍鶩聽鶴雲裏送鼓鐘西土皇恩遍非關慈
教宗

初秋涼雨歇塔寺更清幽僧定無人話燈孤有客
留篆烟公曉霧松韻合溪流北望龍華近渾疑到
虎丘

延安東途中即事

新秋初霽後滿目是詩題地勝多峰寺山開每見
溪篱泉晴洞濕避雨登巖低欲漫書壁石松稍月
已酉

文安晚行望延川

上郡榆谿道中途延水清霽烟蒿雀叫旭日擲郵
鳴易馬出開市防胡見調兵何當先戰守西北重
干城

延川北渡

地古看娛堠亭高見一郵北來清澗漲西下黑龍
浮白雨翻新浪黃沙帶急流早施皇澤遍今轉少
昊秋

過寨林寺

松門臨古道棲閣對殘陽蓮宇金雲落祇園玉露
香病僧仍俗帽破殿即空囊拂石看名額誰題在
粉墻

宿上郡館

亭館翠微昇清宵霽景澄幾莖鬚懶攝三尺法能
矜山鬼夜飛石泉齊曉送燈蕭然心不繫野鶴伴
孤僧

延川阻雨

千峯雷送雨群壑水奔川馬畏前途險人思右土
乾廊傾徒四壁牀漏欲三遷好救終南旱平施遍
肖田

井泉途中晚行

斜陽下西嶺嵐翠暝前川遠火亂星影悲蛩雜夜
泉凉侵松露濕香送蓼風乾猶憶青今墨題崖試
一研

三川道中

今日三川路晚山依舊稠地猶連北塞天欲近中
秋初月向人嫩新星背水流前村喚燈火蒼翠暗
煙浮

觀龍口泉

山寺阜蘭逈春泉瀑雨流泉聲成雅奏山色擁仙
遊洛日關河抱浮雲世事悠登臨覽形勝指點豁
吟眸

過黒山渡河向巴州驛

曉雨過前嶺仍疑棧閣行馬分蒼靄破人看白雲
生夜渡雙流急礴寒兩岸清河深胡騎膠好遊此
時耕

鳳凰山堂同郭省亭憲僉序韻

萬里孤槎客仙舟此會君山光看互合春色已平
分勝覽乾坤際論交氣槩群詩談虎谷雪人坐鳳
臺雲

南峪曉行

一程三百里信宿野亭栖山靜鶩觧葉雲低渡鄉
溪有輿書帙火手匣韻泓携細路村橋過詩成山
鳥啼

泱泥驛曉行

微雨夜不覺塵清見曉痕孤雲生復白淡日吐還
吞岸圻廻沙路溪流激石根春深柳半綠知是塞
垣村

摩雲嶺

關河在嶺麓步步上摩雲崖赤簷阿出烟青旅炊
焚山高看樹小水入見田分知有人家近桃花映
夕曛

觀積石河次楊臨溪韻

崑崙此不遠星海是源頭地判華夷界功除昏墊
流水凝銀漢渡春逐玉濤浮禹鑿尋猶遍乾坤愧
壯眸

坐紀山文宗宅即事一律

言尋僊館去忽到舊蓬瀛（紀山以舊時而紀仙居士也）海内斯文共局
中此樂开人逢凉可飲花過雨尤清入眼成圖畫
何勞更寫生

人日喜雪和程古川東曹紀山韻
新年無雨雪忽見六花飛梅影侵書幌桃符濕座
雅喜聞新鵲噪仍索舊貂衣徒欲程門立詩才謝
絮稀
宿禮山大雲寺 二首
卅嶽凌脊起青松到寺門有緣來福地無障息塵
根洞閣龍蛇遶危岩虎豹蹲何年蓮社入數與遠
公論
一宿招提界逢僧試問禪身從塵外下人自日邊
還鐵塔摩蒼漢松門鬱紫煙諸天更回首想伴白
雲眠

訪靜樂亭
騎馬石板水天風吹我衣望於碧雲合心懷白日
暉誰人採芳侶尋得探奇歸徘徊岩洞下戀戀不
能違
孟津渡河
碧草傷南國青山望北原簫明兩岸樹風淡一惣
軒檣推看雪浪柁轉失煙村欲訪觀兵處千年孰
與論
梅山留別

紫山瞻曉色汾水惡晴波別此王孫去其如春草
何斯文情自重芳譽衆誰過南縣梅花發思君意
更多
再遊天龍洞用古川程大參韻 二首
招提在靈境賓從此登臨梵像煙霄接偃岩雲洞
深天花飄雪蕋地籟動風林共訪傳燈法如如是
我心
橋過七靜度境了四天空洞外看馴虎鉢中養毒
龍方山倚疊閣僧院對群峯歸去日將午登攀興
未終

春日過清源 時擢陝按察使
地佫靈泉勝泉分不老名江南風景似春後野烔
明蓮浦圍官舍魚橋近泮嬰歆窮登覽興祇恐惧
王程
邀進士休南樞登陝城明遠樓
杏苑承恩近榆關運餉新盾雲遥極目秦樹倍傷
神一年今夜月萬里倚樓人莫說離群苦天涯客
自親
過王母宮
崑崙東盡處涇水遶仙祠盤獻金桃核羞分靈酎

枝雙成青鵲降獨輦翠龍移顔言祝嵩守嵩添萬
壽期

會寧阻雨

細雨濕征鞍斜風吹宴冠玄雲屯鈇木碧澗落烏
蘭閤道胡兵洗還将稚紉彈箪中范韓在西賊膽
先寒

訪燕塔遺跡

唐士題名處高賢同我遊風霜形更古霄漢氣常
浮謝舘人何在曲江水斷流閒來增慨嘆麟閣羨
名留

晉通渭公館壁

尚憶徽秦路崇山萬木連藤鉤輿幰破石嚙馬蹄
穿既似商山隘尤如棧閣偏危途比塞北只少見
狼煙

定遠途中

漸覺金城近頻看烽堠過亂山荒草合沙磧野雲
多傳箭消青海揮戈靜黑河鳴琴逢故舊投筆意
如何

座勝寺泉傍

廣勝何為勝靈泉此最奇清音雜韶護淨色一玻
璃漾日金霞走奔渠雪浪馳閒來川上坐道體羨
如斯

同謝四溟登安陽北城適拙軒李太僕携酒
至

喜與高人會清樽共此樓層軒晴日抱雙塔冷雲
浮昔憶鄴中曲今逢鄴下遊瑤函燕北望早遣慰
離憂

送馮存齋長科擢守維陽

十載南宮第三年東省闈文章占氣節議論見光
輝日月依皇里江山擁帝畿思君南斗望一鶴海
天飛

涇西山王母祠

漢武求仙地卅梯步紫宮班龍來殿上青鳥下雲
中海澗桃曾實香乾樹歆空願邀金馬客携手訪
崆峒

陳文岡先生文集卷之五終

七言律體

傳臚後雨

雲葉參差藹紫宸九天雨露沐儒紳恩波乍近龍池曉寵澤初回鳳闕春紅濕宮花簪帽重綠添禁柳映袍新從今莫負為霖意感荷容酬大造仁

傳臚明日同謁元相宅述懷

鳳凰快覩心徒切此日登龍願始償左轄聲名先八座中興禮樂備三王斗南獨仰文星燦海內同瞻卿月光竚看上台扶紫極洲添五桂接天香

放榜後同鄉諸老迎宴黃錦衣宅

早聽臚傳九陛前隨趍洞府會群仙隔簾雨細笙歌度入座花香景色鮮價重龍門思漢士名聯虎榜媲唐賢秀鍾河嶽鄉先達鎮日周旋侍錦筵

釋褐遇雨

玉漏初闌聽雨聲衝泥款段謁春黌熒熒璧水浮光合屹屹瑶山玉氣橫霧起魚龍白日變烟籠桃李綠陰成清和令節今芹泮會見年豐頌聖明

研岡招宴黃錦衣園亭同鄭車谷高厲卿谷子延劉汝質和韻

名園朱夏啓柴扉曉日銀臺照繡衣綬紫幸隨河朔飲石林迥與市塵違羽觴低泛花陰合烏帽清歌樹影稀三逕動余歸省念此心原不為牙緋

慰研岡用前韻

長夏虛堂晝掩扉滿懷幽悶惜傳衣清流原是鍾情客玄化苦將人意違薛氏嘗誇三鳳俊徐家莫道二鵷稀繼今滚滚明珠現蘭砌香風傍玉緋

研岡宅中秋翫月限韻

簾捲虛堂夜氣清冰輪望斷海天生花間此際盃無影樓外誰家笛有聲不遣金風回暮靄如何璇

斗見秋橫浮雲頓掃長空碧為放銀蟾萬里明

雨霽見月

霽月澄輝宵景清浹疎仙桂滿輪生九霄靜映樓臺影獨客愁聞砧杵聲薄潤芳林知露下杯殘綺席見參橫故園擬有高堂宴兩地同瞻此夜明

送張元洲之南水部 監江口[illegible]船

朔雲燕鴈動離盃拂拂緗花紉氣開丹陛曉分鵷鷺影清江春近鳳凰臺明時舟楫須文士吳地山川助妙才竚見粉闈回紫禁懸知南斗接中台

賀解平埜考諸縣簿

風塵迸海嶠來日流品天曹定價時春映枳花鶯穩棲雲飛玉烏烏相隨燕山讀律抱高志泮水談經慰舊知學社公平能佐縣況君儒雅更丰姿

夜宿彭岡鋪

晴光泊水動離杯暝色彭岡落日催城郭漸看違故國夢魂猶覺繞親闈家園定負東籬菊朋思憑將北隴梅卧聽秋風驚乍歷起看曉月步徘徊

題南山樂意

高閣鈎簾見翠微白雲片片弄晴暉遠峯千仞開屛障漫嶺三春長蕨薇不仕豈圖登捷徑無營端為愛幽居携樽旋看山遊履攀葛何愁石挂衣

贈陳前山擢山東僉憲

使君意氣逼元龍攬轡今澄東海封霧起蓬萊樓閣見雲開岱嶽旆旌從明刑已定銓曹價執法仍瞻憲節容顏我鳳池踪散客秋元灑翰賦同宗

送王鏡堂任長蘆運判

文章聲價重當年大政人驚兩地傳萬里驊騮收北苑九霄鸞鳳下南川賢勞去責滄溟際鷹味還調金鼎前應悠繫微詞翰侶慇懃遥寄白雲篇

元旦早起書懷

雲堦鳴珮欵朝天白酌屠蘇誰讓先十里禁城傳竹爆九霄蠟炬動蘭煙火陵舊和絲綸句大復新題近侍篇誰道鳳池多冷落春來雨露亦無邊

郭李二年兄雪晴小集

君家自是仙舟客雪霽同追對雪盟玉樹禁城搖凍影氷花樓閣滴寒聲九重已慰宮中祈三白應懽野外情會有梁苑能賦客一簾清景送詩成

春夜雪

霏霏入幕薄寒侵梅蕋當窗冷不禁應是天工忙一夜遍將春色點千林祥飄玉闕陽和布雲繞皇穹曉霽陰才拙慚無白雪句漫歌短曲似巴吟

報國寺閣春望

闌干十二珠林上世界三千金地寬柳色驚人春滿眼松陰繫馬客追懽北瞻宮闕晴雲抱西望峯巒落照寒却憶倚門嵩潁際星槎思欲泛河端

題北川書屋圖

源出承雲變派遠晴光湫湫一川平雨過夾岸桃花潤煙鎖垂堤楊柳明習隱暫宜泌水樂囂襟此濯滄浪清春濤行有魚龍化曉漲還尋鷗鷺盟

兩世同年會席間呈陳德輝魏師孟二大理

閔水東侍御

先朝人醉杏園花嗣世重盟誼更加海内弟兄同
骨肉日邊姓字共雲霞一門科第聯三紀兩榜恩
榮見四家燈下放歌須進酒明朝分手又天涯

林雲溪世兄宅飲歸過海印寺用前韻

春日鶯啼禁苑花客懷寥落似無加應多豪興吞
明月喜共深盃泛紫霞樓閣雲移僧梵院蓬瀛水
繞帝王家歸來謾說逢君晚別後思君更有涯

奉使承郊餞寄謝春岡翁

帝郊出祖餞城陰三世葭莩親誼深雲省後塵隨

曳裾雪門先世重連襟春風迤邐趨庭道斜日紆
徊戀闕心聚首幾時離別去頻瞻青鳥寄瑶音

富莊驛次春岡韻

皇華道路幾朝昏驛吏移葵向石盆日午庭堦黄
鳥寂春深館舍綠陰繁乘軺遠覺登臨倦爭渡逆
聞人語喧駐看前途征旆繞夕陽流水傍柴門

春日登開福寺滋絕頂

上盡稜層十二梯望中瀛海帶燕齊天晴頻覺煙
雲近風靜還看燕雀低雲裏青山迷帝國城邊綠
水復長堤王孫復許歸遊晚驛路迢迢春草萋

往泰山過靈巖寺

珠林盤倚玉符山度壑緣崖一叩關園樹高低青
嶂麓僧家層疊翠微間瑶泉遠帶煙霞落寶塔懸
從霄漢攀共話禪窗閑定語恍如身世出人寰

登龍巖寺閣

五花高閣接蒼穹繡栱雕簷萬鐸風雲壁四圍開
紫翠霞窗八面出玲瓏身經層漢空香際目盡諸
天色相中徧訪少林還有約壯遊勝覽與何窮

登岱嶽中峯

凌空長嘯孤峯上桂影泰碑對落暉羽蓋繽紛通

帝座霓裳縹緲墜仙衣遥看二水灣環細下瞰群
山蒼翠微却想松高靈氣接好乘玄鶴馭風歸

四月三日宿岱頂

朱明一宿芝雲洞寒氣陰森若素秋孤嶂仄將微
月吐千崖俯見暗煙浮虛窗但覺星河近清夢渾
驚天路遊曉款題詩向青壁境幽神爽不能留

東峯觀日出

瑶壇夜半下仙鍾石磴霄盤上絕峯遐想每存瀛
海外大觀今盡蓬萊東星明斗極中天動光透扶
桑半壁紅城闕金銀原彷彿雲霞常是望虛空

坐玉女池亭

峯頭聖水何神鑿一鑑匳明絶點埃仙過紫霄鸞鶴浴雲飛丹壁畫圖開人孫璞珮三春冷客子珠璣五色裁玉女流霞真妙句寓言誰識李公才

廻馬嶺留贈秋月上人

寒泉洞口碧蘿煙芝草瑯玕不記年駐馬當時聞幾帝擲鸞此日望群仙雲霞一榻浮生外塵刼千廻禪定邊巖畔道人棊局在少留只恐爛柯還

和恭敏李公視学元作

晚辭丹鳳乞閒餘早得青烏相地書天作佳城瞻氣象靈含秀木見扶疎千年慶澤流泉屋八座勲庸載石渠濟美况逢嗣胤盛驅車何日拜遺墟

次韻書劉伊坡是閒堂

背城緑埜舊誅茅三徑重開亦近郊嫩荷乍擲孳雨蓋新篁已見拂雲稍聲傳林外來鸞友翰染池邊識鳳巢從此草玄學閉戸無嘲何用解人嘲

送許勤甫官漢陽沔水

種德原居汨水頭旧園肥潤林塘幽青年新領東曹檄白日喜從南國遊劒倚楚天無慕客舟經漢水有安流五陵匹馬多逸興遠眺還登黃鶴樓

送及泉李侍御宣大巡按

驄軺爭節出神京百二重關壮此行沙漠豺狼千里遁雲霄鷹隼九秋横兵嚴鐵柱黄河靜烽歛霜威玉塞清竚聽籌邊應有跡君才原重洛陽名

送李小樵中翰奉使南河

天賚新符下玉京王藩晉錫報丹誠蟬摧路水秋風棹樹擁相臺曉日城四帝恩沾千載遇二難官著兩都名園林家慶東吳便聚會休寒右掖盟

雪中春宴二律和春岡翁韵

天工剪巧助春筵滕六飛花雜曉烟瓊屑杯從仙

掌下瑶池盤列御堦鮮清虛却憶蟾宮步羽翰真遊鶴島田和氣融來成湛露周臣同祝萬斯年

鳳池曉步侍恩筵龍闕寒光清禁烟兩座相看圖畫出六花交映錦袍鮮千門西接瑶山色萬里東鋪銀海田春酒鎬京全盛事小臣醉此歆年年

送劉伊坡冊承使命兼得省親周邸

白馬仙郎出帝州錦袍回指嶽雲遊神駒汗血宮無價鵷鳳崑崙不易求梁邸雪朝迎賦客燕臺雨夜憶詩流秋風漢使堪乘興綵筆新題滿驛樓

送三峯黄年兄陞山東僉憲

論文西寺舊聯盟同第南宮更有情聚會幾時開
剖竹淹留一別念分萍鑑戀省月雲齊烱雉攙臺
霜海嶽清光是明刑資弼教談經還淶象諸生
寄賀張母壽八十
大藥誰傳住世方慈齡不老應春長綵衣早見回
南國錦軸重看慶北堂樓近仙楷明玉樹池開別
圃會瑤觴雲軿天際瞻鸞鵠歲歲常迎絳節幢
送何敬所攸縣分教
明經當日數何休此去長沙賈傅儔白鹿儀刑三
楚重青氈事業一生謀花巖雨過儒林潤嶽麓雲

移講榻秋曉歲更遊佳勝地人間何必訪丹丘
封君西園翁八十復軒司諫得請展覲
一封曉上大明宮暮捧恩綸帝澤隆褒草暫停左
省客蟠桃返獻東王公芝香紫誥龍鸞翥綵薦瑤
觴桂樹叢月照三花笙鶴駐翁家仙蹟在緱崧
祭泰陵發京
銜星鵷鷺辭丹闕映日驂花動翠袍青瑣暫停三
晝草碧雲遙展一陵高岡分古道橫斜樹橋帶寒
流清淺濤百里有誰供野興滿天秋色入揮毫
隨諸省丈午憩清河張翁宅憶去歲九月同

行嵩陽訪溪二子
葵皆院落看曾識茅店人家喜再來四海弟兄佳
會合一簾風日好懷開青山招我催新句白髮留
賓出舊醅却憶去年同此駐有人共醉菊花杯
過沙河望鞏華城
崑閬增城仙府環畫樓粉堞映青山雲屯千騎貔
貅隊月照三重虎豹關鳳輦未巡金殿閉龍沙無
戰鐵衣閑寒鴉似識皇恩洽獨倚南枝候聖顏
入紅門北望諸陵
絳雲縹繞白雲隈佳氣葱蘢王氣培帝遣九龍扶

日下神驅萬馬自天來金精發起棲軒館紫極風
連鎮朔臺千載宋圖文祖定乾坤振古一雄才
午至泰陵神宮監同諸丈小憩留東廳二
王子
丹宮絳節奉瑤壇停午槐陰似畫團雨送千峯雷
下過雲開四壁霞宜餐棋聲頻逐松花落鹿影時
隨椽實歡坐久恍疑緱氏嶺吹笙騎鶴遇雙仙
謁泰陵監陪祀禮
銀漢初斜斗柄橫神宮漏箭報雙聲赤城殿啓金
扉敞玉座幃開寶燭明雨露秋濃三祭潔星辰夜

列百官盈歸途空翠羅衣濕萬壑松風滿袖清

祭陵夜回再宿齊氏宅呈六科諸友

仙館還留一枕眠鷄鳴催起早朝天齊齋六子分
乾象兩兩三階捧帝壟共舍舊情聯共事同升新
誼比同年青燈夜話梅牕月對榻連宵豈偶然

昌平道中曉陰與松溪年兄孟雋畏雨

宿雲壓山山欲沉欲雨不雨曉陰陰馬回耿見西
峯露龍近今慈北海霖晴弄川原堪並繪京生草
樹好披襟邊城爾去淋胡騎甲洗天河靜國祲

會溪石峯往視行宮午以去歲曾觀今不往

繡嶺晴嵐接近空層樓複殿靄行宮翠華日馭蓬
萊過玄圃虹橋弱水通六館綺牕開曉日重扉金
鑰鎖秋風侍臣莫獻甘泉賦擬待宸遊帝藻工

送胡三源陞蜀川少參

十二年來玉筍行每趨金殿侍清光仙堦初引三
曹履卯秋終含兩署香菊蘂有情雖席艷薇花得
地錦城芳看君籠鶴將琴去萬壑松風閣道長

慶源堂詩 為少傅許松皋翁作

名公為重先廬美輪奐方新青扁光三縉舊棟梲
蔭遠五精曾階蔥庭香春風門巷容高蓋勝日簪

袍疊滿床家近黃河星漢接崑崙萬里共流長

送劉龍田奉使濟南安慶便道扶侍旋中牟

喜見臚傳三殿名螭頭簪筆鳳池英使旌曉拂文
星動畫繡春將綵幰行翠岱雲晴仙屐健清淮水
潤斗槎輕梁園詞客于今盛時詔賓枚續舊盟

別都諫沈鳳岡擢南大理

仙官鑾漢仙槎下山水蓬萊壯帝畿一榜齊聯青
瑣長九霄先集紫庭輝鳳苞原是天邊翼鷗鳥能
消海上機他日想思在白下吳雲燕樹兩依依

時六科都諫皆乙未而沈君尤為人所忌故中二聯寓此意

送王雙湖任滦州判

相逢曾記傍花臺此日長安勸別杯千里風烟接
山海九霄露雨下蓬萊手標自是青雲器超拔終
非黃綬才洗耳瑣闈聽消息憲臣登有薦書來

送易台山蜀中督學

冰銜畫省列曹仙妙簡綸音下九天雪峭寒生霜
幰捲文瀾光爛錦江鮮車隨化雨沾新轍琴鼓陽
春政舊絃朝論即今推力學行看聲譽滿西川

挽許翁南林

箕穎仙翁壽算長丹成化鶴白雲鄉東籬淵作陶

潛菊南墅荒涼蔣詡堂早見乞閒能怡老共知辭世更留芳賢郎擬待恩綸至猶有龍碑映柏岡

謁陵回次日普果寺餞李湫南

陰陰蘭若洞扉開送客清秋並轡來定使皇恩沾朔塞故勞文彩動燕臺松篩圓影留冠覆花散空香入酒杯頹月當雲逢在望菊觴端為舞衣回

省中遇雨

鳳城輕覆夏雲涼風送濯枝雨脚忙但願皇居清暑氣何愁丹禁濕衣裳低垂宮柳依墻綠細浥池蓮過苑香水殿飛龍煙霧裏蓬山簾捲午陰長

送洧上郭子任無為司訓

滿城桃李春風時邂逅初逢又別離去泛仙舟移柳岸好鳴教鐸向芹池五雲樓畔元龍化萬卷堂邊振鷺趍棲楯早收丹陛獻而今清廟正相資

送陳西坡南歸

年少高風說寓生聲名忽在帝都城虎頭金粟毫端妙烏帽朱門儀度明鄉國三秋應悵望交遊四海謾留行五雲宮闕重回首綵服斜花遠繫情

挽北崖趙都諫

中丞勛業久馳名羲虜猶觴出塞行臺月滿時胡馬遁劍霜明處牛斗横歸來絳縣留仙馭忽漫丹丘化羽旌鳳闕龍章頒恤典還看朝野倍哀榮

追挽楊母太恭人

北帝斜風凋玉芝西山雲日慘丹旗萱椿千歲不同老彩鳳三鶵應共悲寒夜珠星沉寶婺玄冬金母返瑤池祭龍素重年家分惆悵追吟湛露詩

送王雙川周郎教授

鶴上高人王子喬秋風飛下紫雲霄郊枚價重梁藩客董賈名淹漢邸僚禮設綺筵存宿範裾飄朱殿翊皇朝明刑楚國仙郎妙並着鵬騫九萬遥

送李中菘同年恤刑吳四郡

五嶽當年約共遊三江今爾泛仙舟梅花宮閣迎詩興草色郵門驛別愁雨露春從天北去文章日向斗南留登龍曾羨承家學萬卷遺經自鄴侯

書李東岡都諫題翁雙壽卷翁號河涯

平林錦席蔬封君芝洞蘭堦生瑞雲鶯鵲戀從青瑣去龍蟠聲渡碧溪聞東濱桃獻三春實南極星垂五夜文紫氣丹丘先世事兄逢雙壽遡清芬

送共洧南以內庫副使陞登州知事

溪田茅屋洧河邊奔走京塵忽四年御府一官通

肅禁黃堂九品是鶯遷蓬萊日月仙山動岱嶽
高帝座連送子東遊覽奇勝乘風令我興翩然

送趙子燧泉任永和尉

才名三語自超群幕下蓮花官亦文馬向行山看
曉月人從汾水渡秋雲垂旗應佐神明宰倚劍將
清朔漠氛幸有龍門崇故舊豈無幕府獎清勤

郊亭送傅中實買蕉岡

一兩閣林已素秋嘉賓勝日此攀留商家舟楫君
堪繼漢代賢良孰與儔綠野池臺瞻去馭青雲人
物見來遊碧筒共吸幽香透不數高樓醉玉甌

送魯邑幕朝京還任

花幕春風侍子還鳳城曉日陛辭處泒傳孔國源
流遠家在堯封俗化賢價定冰衙方績奏恩頒丹
禁荷綸宣鳧堂好佐垂簾政鶯谷旋當喬木遷

贈劉君省祭南歸兼得雙巒別號

銅龍晚出秋雨寒扣門有客為言旋燈前動引典
墳句醉後常稱朋舊覓七載泮遊終落眺日年塵
路始衣冠中丞新覽寶璉重便結雲松傍兩巒

送金陵張考堂赴尹鄢邑

鳳凰飛下鳳凰臺鄢楚重瞻彩鳳來黃石三書傳

世爵丹墀一策濟時才琴聲自合陽春調舄影人
瞻霄漢來保障近年需上策郎星指日映中台

都城外周氏宅會餞新拜郡邑辛卯同榜諸
丈即事二首

郊扉喜鵲報紅塵庭館幽閑接上賓樽俎奉攀千
里客襟期同是十年人日移花映烏紗影雨過簾
開鳳序倫雅會佳辰真樂事不堪萍聚更傷神
玉倚珠聯座映鮮風流儒雅盡才賢崧河靈秀今
辰聚星斗文章舊日傳五馬曉分官路柳雙鳧春
散帝城烟懸知別後相思夢常在都門樹色邊

送太學生曹子南川歸省

堂上雙親雙黑頭辭庭歸去俊儒流賢關已透雲
霄路儀監先經禁闥遊泊水晴光搖屋樹彭岡秀
色到閑[illegible]看君益拓箕裘業萬卷還開百尺樓

賀[illegible]東崖授良醫

誰拜烏紗傍紫宸中丞阿阮領符新曉和朱殿長
生露夜煑丹爐不老春三世俱傳醫國術一門都
切濟生仁欲知官品通仙秩原是天台採藥人

送滏溪許兄尹獻縣

箕賴高風賢且清承家節操足儀刑文章同點朱

衣首事業今垂墨綬榮拱極近時瞻北闕承流深
處接東瀛漢王封國絃歌消會有褒章下帝京

送胡順夫歸省

秋風曾共驛途塵對酒論文氣味真奉使愁予初
返闕含情送爾歘歸人家傳更有青雲步庭訓還
聞黃卷親一曲陽春寄玉軫妙年清趣已超倫

竹峪童掌教自鄢陵陞尹平陸寄詩

舊歲家山使節回看花與子共登臺百年文藻追
佳賞千里關河阻別杯仙影遥看雙鳧去政聲應
傍五雲來今秋全晉知無事賴有群公保障才

賀解平埜遷任寧國縣簿

重席新命下長安海國花城蒞舊官福自天增緣
失馬祿因地進尚栖鸞孝稱先世衣冠繼德範時
英行誼端南望蓮峯三十六高蹤擬滿碧雲壇

掖垣晚出

西山獻翠入金門東省陳疏出瑣垣並馬垂鞭遵
御路群鴉投樹報黃昏天章乍布雲霞爛奎氣輕
迴禁籞恩擬向九霄歌帝德早看宸翰答春溫

送李麓停以銀臺觀政除尹宿遷

圭璋自是明堂器暫借淮南為簡才花裏琴聲隨
鶴到日邊鳥影送鳧來一川舟楫憑君濟萬井逃
亡待子回記取李膺名價著還看臺省擅風裁

送曹右文進士奉命督運軍器赴陝便道歸
蜀省覲

君來楚峽煙濤壯皎矍三春舊帝京此去秦關氛
霧靜甲兵萬里振天聲星軺故國羞題柱晝繡恩
光照錦城柰莫久留桑梓戀五龍樓閣每牽情

送陳淮濱任徽學司訓

元龍御詔五雲端佳麗吳城伴杏壇屏列萬山樓
堞映堂開兩寶郡齋寒瀛洲阿阮亟新膺瑣省留

陳篤舊歡盡醉離筵傾蓋日明年何地望長安

送章栗水任廬州推府

日齋天曹藻鑑空分大郡廣雲東池塘春夢留
青瑣臺簡霜威伴玉驄恩綍早辭雙鳳闕綵衣先
過九華峯三盃未盡離筵夕風雨催人嘆轉蓬

至日同王太史朝天宮習儀和韻

上清地迥客來稀綵仗今看繞太微雲裏頒移仙
鳳輦簾開似見袞龍衣曉隨瀛海飛鳧至午伴蓬
山駕鶴歸松月窗虛宵夢爽恍如物外離塵機

和冬日王太史卜居之韻

中第樓臺滿玉街幽棲羡子與余諧天連内苑通
皇澤地近西涯接相皆小閣雲山供眺眼閒庭花
鳥助詩懐于今雲夜堪乘興傍舍先開卜揭齋

壽稽山周翁六十三初度

南嶽峯頭近老人翁家雲構遶紅塵紫芝巖洞猎
仙伴丹井煙霞舊令倫壽酒遠添金掌露衮垣遥
憶綵衣長欲知此後長生助每見稽山帝澤新

送中牟冉村南道長按蜀

多簡朝趨禁籞煙鳳樓西動使星驪雲開劍道霜
帷迴花映錦江綿服鮮按郡仍褒三異政傳家應

繼四科賢高人誠問嚴平室牛斗仙槎幾日還

九月欽揚德軒都城西别業會廼弟起巖

青瑣連朝諫草忙西風出訪子雲庄菊開石檻迎
新客雁度龍沙帶早霜鸚鵡粒成香稻獲鶺鴒原
近棣花芳望山巻翠漁臺古回首烟霞拱帝鄉

賀張母壽

崧嶽洎水兩城連聞説司徒亂袮賢金鏡千秋傳
世德彤挑三獻啟仙筵絲蘿締誼聯青瑣圖繪含
情縱錦篇我亦北堂同祝者進分春酒介長年

贈栢橋趙良材表弟冠帶歸省

世德承家奮清門雨花煙邨送嶠懐陟書未符大
貴命烏府先霑帝闕恩賓雁喜同千里酒慈烏好
哺九旬萱渭陽今有親情重水木從來念本源

送東麓魏掌科奉敕查覈邊儲

霜花曉拂劍光清帝捷天聲壯此行旆出邊關綸
綍重鑑縣晉漢度支明三春馬過桑乾渡五夜人
歌鐵甕城驄馬定躋青瑣長嶠旋蚤看紫袍鄉

送鳳臺李大理僉憲蜀中

五年棘寺重持平萬里風煙壯此行史作幽關迎
氣紫帷褰棧閣捲霜清多岐世路愁新別易老秋

光憐舊盟舟泛錦江仙客去校讐劉向遠含情

壽傅岩王掌科年兄尊堂七旬初度

曾見潘輿過帝京西瞻金母祝長生綵觴各獻瑶
池酒井占人調傳爲羨天外綵鸞啣紫誥日邊珠
樹映仙城畫堂稱慶笙歌沸寶婺當空夜正明

將母南行涿鹿道中遇雪

聖主精禋格上玄甚成三白是豐占雲迷帝闕皆
瓊樹光映仙鄉遍玉田歸應宸居停寶籙頌成列
辞寫瑶編侍臣將母承恩命回望堯天賀有年

入磁州界

五年官寄日華蹤此日乘軺故國封歷歷川原如
書色茸茸草樹似迓儂謾誇晝錦人爭羨深慰春
輿自得從隨處彩觴聊獻壽勝如退食每從容

和趙玉泉偕王梅岩春日謁文清祠聯韻關

時有二學師兩中同集

正學微言耀簡編瞻依廟貌仰名賢晉山郢年人
相近洛水汾河道共傳帝紓穹碑龍護篆儒簪雅
會錦成篇春風化雨同今夕賸有芳蹤異代聯

送馬臺東郡幕承委便道省親事完回任

承家才望白眉良三載黃堂有贊襄堂草庭趨春
彩繡蓮花幕侍夏幽香覲思孝養原當重王事驅

馳每不遑最我同君情分者白雲紅日兩無忘

春日自穎還徑造道傍王氏園觀竹

芳郊雨霽日斜遲茅屋柴關少夙期好鳥自迎開
客到鳴騶惟恐主人知綠陰五畝依寒井翠篠千
竿出短籬暫對此君能爽骨何時重訪子猷居

贈杜洧南

君昔才名我少年相逢意氣凌雲煙千金臺畔迎
徐榻雙泊河邊訪戴船都下共稱大雅作家中爭
得少陵傳雪翁況是審言敵曾讀初唐刻幾篇

和趙玉泉試士韵

廣庭風裊博山香堦下槐花正吐芳一雨魚龍看
變化九霄鵬鶚待騰翔主司藻鑑中天朗多士詞
鋒此日強攘擁好收清廟用還期千載際明良

送趙玉泉赴汴充秋試簾官

宛李鄢城政可裦梁園今劾薦賢勞五星光聚棘
闈靜萬斛香飄桂影高河岳盛時生秀哲鳳麟中
土綱英豪却思較藝南宮日早識青年映綠袍

夏日西園讌集一十二首用三源翁韵

園林一雨添新賞遂海群仙雅趣同賸有嵩峯來
爽氣爭如漢闕舞迴風花間最喜衣沾潤竹下還

披詩滿筒簽火衝涯賓客散主人獨醉翠香中
蹊草暫停青瑣侶觀花未遂碧山同雲霏鄉閣千
林迥香送荷亭四面風掩口听歌因楚曲飛觴勸
酒愧郢筒黃昏未盡登臨興疊鼓逢逢細雨中
五年侍從羈垣掖樽俎招邀今歲同家醞久為高
客具盤飧聊効古人風跡簾急雨催詩句芳沼苔
磯看釣筒回望崇岡樵徑濕依稀人過翠微中
癡翁俗眼眈妖艷水府仙姿迥不同珠泣鮫盤擘
蛻露香浮玉井動秋風紅英承盞花當姬翠蓋流

蕖葉作筒最我愛蓮蓮似客分明外有更虛中
歌玉芙蓉高下換飲銀鑿落淺深同四筵生濕侵
窓霧雙蟻搓光入幌風累樹穿雲高滑磴飛泉噴
石暗流筒天公苦解人狂興靜掃長空月正中
兩旬不見井霖降四野三農憂旱同洒慢忽隨令
尹雨拔襟更借大王風棠分濃蔭流膏澤花共清
香吸翠筒聞說山公多美政不妨頻到習池中
飭名共願夔龍接詞賦寧誇枚馬同自合長才騰
藝苑還將大雅振玄風音賡閶闔禪王治律入簫
韶諧帝筒隨客倚闌瞻北極垂衣軒御五雲中

雝家五稔悲鄙俗寧許清脩與往同我願賢明先
正化何愁淳朴不還風衰炎卧隱無援刺廣漢稱
神有鉐筒回首早承金馬詔激揚更待禁垣中
承明出入恩深重夢逸丹霄此日同華駐旋坡非
避暑簾開太液好披風人隨絳闕繼山侶樂奏鈞
天嶰谷筒却念聖躬勞内典懸情龍衮直廬中
臨流背鑪先廬任青扁高懸與昔同松菊久閒綠
野徑琴樽今趁紫岩風忍看蘦素開揪局愁對危
壺監竹筒華表尚存鶴逝遠更闌攙泣夜堂中
夜來花下潘輿過邀客今朝諸弟同五嶽余期少

室觴三君前樂大在風香生荊樹聯珠綴丹結芝
施森玉筒東南西望清夢過松窓梅榲半醒中
雅志學仙仙未遇閒看幻世蜉蝣同欲知天上懸
真籙始信人間有閬風捲捧丹書綠玉杖經函金
字碧瑤筒海邊願訪羡門子與客遨遊汗漫中

祀文乾日漆片別墅候王泉學師邑彥

一望秋原禾黍成横林如抹淡煙平稼軒暫解簪
袍累祈屋欣將冠蓋迎雅會英朋科甲賢祠秩
祀日先庚極星方祝堯庭壽又見德星天際明

聞王泉公典修賢祠述感

先賢祠久欲蒞京賢寧來臨草木光廟貌直明看
嚴正褒崇有世感光芳雨中古柏喜添翠堦下新
苔潤益蒼舊日穎川生四長穎川今更遇循良

賀王泉趙公覲闈六十雙壽

人間難老借尤難况是承顏弗釜懽玄圃雙成隨
白鶴瑤池丹鳧伴青鸞千年佳氣松河並五夜星
光壽發擢花甲共添花縣酒紫泥同侍紫雲端

寄賀分教王華川廼翁雙溪六十六壽

春日懸弧泮香思貽菽水奉高堂遐齡人邁非
蒜老仙派家傳綵鵲翔嵩少三花進獻彩崑崙九

曲近浮觴大年共說靈椿壽翁比靈椿壽更長

賀三岡胡翁壽七十

两藩出入待彤弃真隱園林逾古稀春借醴筵添
壽斚恩移桐陛蔭椿闈雲聯三鳳開袍彩堦舞雙
鵷振羽衣更願白頭花下侶百年偕老喜無違

秋日赴許緜烟魏少頫宅郊行即事

清埃濃露素秋天郊野褰帷望遠田潦水明橋侵
草徑曉雲逗樹暗村煙两宗舊締朱陳約一榜今
成秦晋聯更喜松蘿獲倚托蒼岩翠篠晚同堅

宴少頫宅

賓從紛紛百里來畫堂深處綺筵開冠簪喜會高
陽里揖讓咸逢洛下才共醉流霞浮爵盞更邀明
月照螺杯肴君已得碧山趣還有聲光入上台

坐公寓風節亭

四面牕開竹幾竿一簾疎雨翠濤寒清標自合三
秋爽直節人驚千仞看此際雲邊欣倚玉有時月
下聽鳴鸞森森君子堪攀惹鎮日淹留興未闌

許還魏少頫徐漢岡王震岡盧許田朱守謙

留飲東觀

西湖積雨負相期東郭攀留又酒巵管弦煙消人
醉處琳宮霽靄日斜時撫琴嘅茗皆仙侶代鶴吹
笙豈俗姿別邇紫霄同道派願訂白社數相隨

陳文岡先生文集卷之六終

陳文岡先生文集卷之七

七言律體

趙玉泉出餞北園杜洧南自扶亭來會

祖餞芳園錦席開小春斜日轉蒼苔竹間喜盡下獸輿菊後欣逢杜甫杯却憶舊遊吟舊句共携新黍醸新醅臨岐客醉猶攀戀月上花稍人未回

雨中坐後樂亭

十月不冷氣氤氳侵曉雨聲窻外聞雲岫近看還戀母江湖遠去豈忘君亭邊落葉黃猶濕池上生苔綠有紋試問先憂憂底事九原誰起范希文

夜渡大河諸弟送之同濟

迤邐燈光遠岸明凄清霜夜奏笳聲霏霏水氣生煙霧杳杳波流浸斗衡雲際未分鴉鴈影沙邊誰伴白鷗盟擢歌一曲蓬窻下更覺孤舟繋別情

訪延津豐舍蔡子斷碑

搜六尋幽涉大河平沙漫草夕陽多人從酸棗迴名氏石共蒼苔漸威磨緑是神明收寶物故教雷火碎差峩龍麟鳥跡摩莎久可比當時石鼓歌

汲郡景武堂

每觀墳典欽先哲今入封疆益慕之綠竹猗猗具有斐白圭皎皎無玼詩同淇水流遺嚮人並行山寄仰思景武秪今須繼武高風千古有餘師

望行山

太行西北突崔嵬紅葉霜寒遠翠微天險貔貅千騎勝中原雉堞萬重圍謾停征轡開支笏欲上危峯獨振衣更是家山回首處晴雲渺渺白雲飛

過三仁祠

搽憶荒郊問故墟蒼凉祠宇一停車商家城館人誰共淇水波流恨未除但使臣心如日月同教公論重璠璵演壽存祠俱成聖直諫丹衷最烱如

淇北郊望懷濬邑王太傅

萬峯北去拱神州駐馭郊原豁遠眸龍從進山馳白鹿盤陀近嶺走余小燕雲獨喜無戎馬關陝誰能破虜酋地下黎陽如何作靖邊一慰九重憂

過彰德謁文敏崔公祠有述和春岡劉翁韵

二首

祠宇重來拜謁餘喜從几閣見遺書泉邀落月儀容雅門掩春風樹木疎帷座誦停思董傳阜比講輟憶横渠千年剩有高風在鄴阜淇流遶故墟

先若共酢的江餘公上蓬山校秘書獨有一時能

價重同袍四海不情該台衡地步嗟何日伊洛源
流在此派聯榜英賢今有幾長風吹淚灑天涯

磁州學宮觀射遇雪和壁間韻

霜風獵獵度安陽磁守新開射圃堂周禮聞之在
此國孔門觀者如堵墻制備已占文物盛樂和自
致乾坤祥趍闕謾停一日轡思親却慰九回腸

明倫堂飲宴同胡鳴山地官喜雪再和前韻

天下十月布春陽偶爾雪灑泮宮堂欲向九重獻
賦頌且看三尺立門墻尋梅慚無杜陵思宜変催
勝豫上祥快覩當時名諫刻共醮錦繡詩人腸

同劉三川登真定寺天寧閣步舜澤中丞韻

七層傑閣蕩風鈴佛頂平臨山色青縱覽此心常
塑闕壯懷舉手可捫星大千世界原皆幻二八形
軀汝覺靈斜日倚闌猶共眺長風吹面酒還醒

和春翁怡椿軒詩韵

仙樹靈分帝苑春柏陰棘影助精神共瞻老榦雲
霄舊喜見芳枝雨露新武接庭堦還曳履訓承忠
孝久書紳大年更祝下衍壽聽報籌添海屋頻

諸公郊餞至蘇宿張氏庄述懷留别

淡雲疎雨酒杯濃未别先期何日逢惆悵便分天
上桂吟哦共伴澗邊松虛窻尚作鵷班夢伏枕誰
聽鳳闕鍾明發郊畿堪賞眺馬啼不禁紫嵐峯

曉坐張氏園亭

春日尋春身未閒今得身閒春已還簾捲花亭三
石陛逕開疏圃幾柴關藥當雨後紅芳裊竹向風
前玉碧斑金鑰聽殘青瑣逈銀魚焚慶即家山

出都城次日郊行赴甲辰同經諸君餞

燕冠鵷鷺曉風吹花圃郊西有夙期城柵拂人情
共緊宮雲入望意俱遲微官亦有居官分去國當
存報國思天地君親恩不負平生惟願古今師

坐望湖亭

回首萍蹤十五秋招邀覽勝是重遊四圍山色供
吟興萬頃湖光豁壯眸聚散匆匆南北客川原歷
歷古今愁直思羽化乘風去碧海丹丘跡可求

登香山寺

珠宮碧殿映彤廊亭午聞鍾到上方風帶泉聲鳴
珮韵日烘嵐氣射金光百層石級丹梯轉雙樹松
陰翠蓋長何必維摩尋勝覺人間即此是清凉

坐來青亭

峭壁層臺拱一亭軒窻虛敞舊來清千尋樓閣

金地萬壘峯巒展翠屏霞映九華分玉葉雲開五
老合蒼冥莫嗟咫尺違天闕喜有群真列帝庭

來青亭望月

鷲嶺龍宮近玉宸月望望月望尤真山空萬籟寂
無響僧定諸天迥絕塵光映珠林千樹白影搖寶
閣一輪新夜深步向青雲立兩地同情知有人

自香山渡嶺訪平坡寺

少訪蒼崖學採芝今晨跋險亦探奇謝公自有登
山屐遠社能無講法師人過嶺頭衣挂石馬行松
頂足騰枝誰將秘訣寰中妙相結幽襟物外期

過清涼寺

一帶名山名翠微翠微深處梵宮扉法傳盧氏來
沙界地自隋朝駐錫飛龍出二青雲每護池泓一
壁旱常祈松陰立馬徘徊久更欲岡頭獨振衣

話平坡寺僧室

渡澗攀崖到上頭望中蒼翠四山流丹青像古經
唐宋殿閣形高侵斗牛半日得閒何日再三生説
破此生浮山門無物能為重玉版光瑩綵筆留

回望西山

煙蘿雲磴歷躋攀七日探奇一日還天轉渾河看
北極地連紫塞壯西關展輕不覺羊腸險馭返猶
瞻兎耳山王氣萬年常拱護參差樓閣五雲間

宿李氏宅

朝市煙林分十里村居已近白雲隈塵心初破繁
華夢盛世能無落魄才對榻山窗忻共語開樽野
老豈相猜莫言浮世江湖遠繞出都城即釣臺

九日登蒲城東臺

西風颯颯傍城樓演武臺高豁壯眸碧樹近連梁
苑暮白蘋早報漢宮秋生涯落落蓬雙鬢浮世悠
悠燕一丘南望禎雲知不遠令人亦動故園愁

秋日滑臺眺望

返照滑臺道轉長落霞秋水遠淼茫田家停耒遲
冬種行客褰帷上暮航波漲古津迷白馬流通大
澤接紅羊誰能疏瀹平民患底績千年見禹疆

訪歐文忠畫舫齋舊址

名賢出判大河濱一舫名齋意趣深花傍高樓餘
瓦礫臺邊幽洞尚陰沉居官每厭風波惡處世當
存濟險心任使孤舟橫野渡何須碧海早投簪

曉行

蕭蕭木葉淨群峯野潤沙明秋意濃一飯憑誰思

鉅鹿千金媿我學屠龍雲連襄國民風近霧鎖燕臺王氣重納納乾坤原自大逍遙隨處寄萍蹤

鉅鹿謁唐魏相文貞公祠觀元碑

唐宗治效說貞觀賢相勳名百代看自是英君容十漸豈緣善諫得三難空祠木落瞻遺像荒砌苔侵對古壇碑仆更看石不轉鑑亡誰照此心丹

出隆平西登堯山

清秋出郭近看山雲裏穹碑突兀間初遶蜿蜒躡蘚徑漸踰虎豹上松關根蟠燕晉中雄峙頂接虛無獨躋攀一望滔天今底績洛雲漳月共潺湲

拜堯祠

路入空山拜古祠人從中古動遐思石墻猶似階封土松危渾如茅覆茨歌听牧樵存擊壤字看苔蘚有殘碑更觀舜禹徽猷在一體君臣揖讓時

宿真定府南彌陀寺和許松皋翁韵

紺樹林開近帝鄉玉毫入夜照迷方香消僧室禪初定炬傍詩墻看欲詳愁听滹沱寒鴈陣喜聞烽火靜罷荒五更鍾磬鷄殘夢月淡松窗雲滿房

張相燕公讀書堂

石室天鑿四山圍丹閣蒼松傍翠微龍睡洞雲封

夜戶鷄鳴海日昇鮀雜文爛熙朝誰就熟算中姚公此息機叢桂碩隨招隱客歲寒不遣消心迹

觀順德城西龍岡達活泉水

龍化曾聞在此岡泉深今擬有能藏每時簫鼓迎千里幾見雲霖沛八荒草裏殘碑餘斷石樹邊古廟只頹墻興條尚賴專成力不為山翁醉曲觴

坐柳溪亭

雉堞風煙俯郭墟果然城市帶林泉塘開倒映危樓檻橋跨逶分活水川綠蔭淵明原種柳紅芳茂叔近栽蓮但將公事亭中了絕勝西湖鬧綰絃

夜宿輸蘁河寺僧房

燧火春宵歷翠微豈妨昏黑叩禪扉潭深俯瞰蛟龍窟嵓暗傍臨魑魅栖法鼓梵音催嶺月山村上室听鄰鷄虎溪相送成三笑正印誰傳忠遠衣

登大伾山

四壁巉巖立翠屏千尋澗頂接蒼冥俯觀二水分合碧平瞰三山遠近青禹跡西來通砥柱堯封北去望天庭月明玉女鸞笙下猶見霞衣駐羽軿

商中宗陵

幽磧沙陂古帝丘烏號遺去幾千秋巨碑兆撼彫

鳴動亂柳風鳴作蛇遊宋玉文章留藻翰明時梗
祀示崇優況今德享流光後世承湯孫繼聖猷

回除泛舟至文家口

觀風夜半上孤航月映平洲萬里長忽有雙流清
濁混直開兩岸蒹禾香星垂牛斗疑通漢風送鷗
聲驚着潮就枕一時聞蜂鼓起看曉日晃扶桑

陶正泉考縣令績北上寄送

蒹燈雨閣坐元城聞說琴隨上帝京行路定逢綸
詔拜過家先著綵衣明鵬過六月凌雲起鳳近重
樓向日鳴莫畏謙尊多嶮巇看君平步到公卿

清豐過呂玉窓掌科冊使過家

玉節金函帝命崇故人再喜遇清豐傷予夜媿盤
雲鶴避飛君誠戲海鴻仙著迎聯天苑直瑣闥近
接日華宸座深回首今岐路飄泊西風嘆逐蓬

過南樂會賈崧麓

遷客馬行昌樂邑故人作宰此相迎潁川循吏聞
名郡洛下通才見賈生野霽平沙明縞素水漸遠
渡咽紫帶荻綸新為巻山卜頻有春融伴怜情

輓牛母郭夫人

耶年官邸奉萱帷此夜清霜悶玉芝孝養喜分君
祿直忠勤許自帝京馳行山雲係丹旌逝晉水風
寒素慟移况是國哀新綍降滿天縞雪助悲思

輓高母太夫人

戶外當年拜翟簪通家誼重比雙金二鷁北引慈
烏哺一夜南鶲瑞發沉地接鄭虞遺執紼交聯元
愷為沾襟蕭城爵官秋半落光復霜芝露對吟

封君河涯八十翁李作伯輓章

璧緬昔和祝千春風木哀音遠悄神園比素封舷
恰老草傳青瑣更榮親礴溪隱並非熊客蓬海仙
邀軫鶴賓五夜起觀乾斗畔少微南極兩星淪

元戎陝藏曉別野會修志冉學博並諸友月
下即事口占

月淡花香松樹陰瑤琴一曲對知音相看湖海廿
時俊共約雲霄遂夙心媿我日華方落羽擊君風
闊暫披襟春城不醉無歸去短拍清歌夜未深

曉發易州上紫荊時戊申重九日

金飈瑟瑟動衣襦一路峯巒步障圖河斷遠山流
拒馬徑穿危嶺入飛狐千年能虎扶衰極萬巃嵸
貅靖朔漠更喜烟烽消白日共知廊廟有良謨

九日紫荊關頂北極觀衆月長麾慶堂

丹梯盤繞凌霄閣粉堞斜連鎮虜臺覽勝春舒千
里目思親強對九秋杯鴈回沙塞隨陽去菊傍仙
壇應節開坐待月明巖谿静關城鼓角漫生哀

過趙州南橋

驅石施虹古郡連騎龍仙去幾千年形呈太古經
唐宋勢俯中原入薊燕沙岸澄波明返照孤村遠
樹鬱浮烟風塵遷客衝輿過猶記承恩綵駟還

寧晉文廟丁祭有述

道德宮墻萬仞高漢家秩祀盛崇褒千年俎豆光
賢哲百里冠裳走俊髦驥足濟途媿我拙龍頭接
武望君遭三春桃李東風管九萬鯤鵬北海翱

丁祀後北壇省牲早祭

二月河城未解貂前旌風動轉溪橋清平原楚鴛
凰遠荒囪丘墟狐兎嘷鼓角戍樓催夜箭壇皆煙
燎燭寧齋駿奔忽憶當年事瑣披龍綍候聖朝

曉祭風雲雷雨壇簡邑庠諸君

海日扶桑未啓暉人家猶自閉柴扉珮聲清切在
壇冷燈火光寒星宿微雷雨助君伸蟄屈風雲隨
我際龍飛璣衡順若民爲祈玉燭均調願不違

春祭後同儒庠師友餞飲霜臺之冰玉堂

湖海斯文會此堂簪裾儒彥右寧昌喜供蘋藻隨
同侶肯遂萍蓬嘆異鄉禮樂百年須後學文章一
代媲前良雖然傷往非吾事且對春風漫舉觴

首夏過百尺溝訪孟恒原書舍

抱村溪水遶廻紫綠樹陰垂高士亭文字逢君作
邂逅乾坤識我豈飄零孟嘗愛客延簪履陳子交
賢聚德星延主未成南郭隱尋真端媿北山靈

再過濮南李氏宅

天涯謫宦已三霜旅邸還經舊濮陽賓似雪鴻消
印迹客如海燕認彤梁芭蕉葉大驚侵座篁籜稍
新下過墻却憶家園程不遠一樽喜對九秋芳

觀龍祠井

昏黑初擬到上方夜深突兀見龍堂井分文象來
今古神逐風雷異顯藏白叟所經曾傍座青藜化
劒歆隨裴相看意氣橫雲海且對燈前漫舉觴

飲餞龍化祠諾郡守姚雙峯祈雨有感

靈湫百尺老龍眠賢守來零即沛然甫裝格天從
此兆勅膚霖雨自今傳雲霓滿慰三農望膏澤平
流萬頃田剩有絃歌宣德政豈無簡冊紀豐年

郡守姚雙峯設餞在座少頃魏親家憲副暨

親友丁貝菸王霽岡王雙湖李六虛卉予六
人醉後口占以紀其事因柬謝雙峯云
數日淹留向許中雖莛十里意偏濃斯文淵海皆
知己岐路萍蓬幾見公會有六龍齊拱帝喜同五
馬遠觀風古來豪士今休讓一醉須傾百斗空

觀晉祠三靈池
鑿開原是巨靈神展禮常停過客輸渠堰亂分虬
鳳尾畦塍斜界疊龍鱗精雷磧下噴霜夜蒸藹橋
邊吐雪晨歆問波濤歸宿處更看滄海浩無津

贈趙成宋尹入覲兼賀子婿同中鄉科

名家積慶從來遠兒婿同攀仙桂株父子借來成
二宋門楣推取配三蘇橋芳梓茂家聲振玉潤冰
清宅相殊此去朝天兼樂事鳧飛雙引九苞雛

過霍會郡守陳賓川入覲
當年豪氣過元龍文藻師謨在壁雍出守晉疆先
列郡遠分潢派本同宗身經韓嶺雙蓬鬢路轉行
山五馬蹤二載喜逢鴛序友五雲還聽鳳樓鍾

全冀城同學博劉東郭王三泉賈靜軒登潞
公軒眺望
幽尋高閣仰前賢琬琰詩章滿坐邊萬疊雲山縈

曉日一川花樹帶晴煙亭因畫舫添愁迥城抱河
流取勢偏白晝疑能生羽翮飛來瓊閣會群仙

翔山下古寺見梅盛開
冬嶺深藏野寺梅先春爭放待余來金英喜占中
央色珠蕊何殊南國開疎影暗香吟客句參横月
落夢仙才座中盡是文章彥明歲同收上苑魁

登瀠池上高閣
山下泉池一鑑明氤氳陽氣帶煙生波翻石眼鷥
湯沸日映金鱗動藻行倚閣俯看分水碧憑欄更
見遠峯青雲山何處迷京闕且向滄浪自濯纓

陽城途中大尹三學官送余三鄉詩以命回
瀾橋吟客登詩肩三白還期慶有年銀海光搖千
里凍玉山色映萬峯寒瑶臺誰剪冰花碎貝闕俄
裁瓊樹連莫訝廣文能耐冷春風座底是青氊

春暮遊碧落寺
出郭尋春春未殘芳村桃李待追攀玉山複疊圍
屏幛碧澗紆迴繞帶盤一片謾驚風物減三盃自
覺酒腸寬莫傳鍾鼓催歸急燈火穿雲興不闌

登碧落雙閣
滿城風雨怕春歸今日尋春願不違高閣添愁舒

迥望危橋履險識深機心依北闕瞻尭座身向西林扣遠扉塵世近知成幻夢空門便欲問傳衣

春日訪先文憲舜澤張翁舊居

曾訪流泉到小山今瞻綠墅碧雲閑柏庭仰識霜臺範竹砌還思玉笋班萬卷起樓開燕翼二難承閥美龍攀已知積慶流光遠更有芝泥帝闕頒

春暮陳玉泉別墅凝春樓小坐

元龍樓檻倚層穹碧樹瑶山入望中花卉四時留淑景冠簪滿座藹和風蓬萊歲月人難老金谷壺觴酒不空大史漢家新奏報德星今聚晉城東

訪肯遊寺

青郊朱夏遠尋芳石磴深藏古佛堂相吐玉毫傳法幻經留貝葉啓函香宅幽真與紅塵隔山淨如添白晝長共得浮生閒半日人間此是小清涼

有夏出南郊將有事廻車廟

聖蹟行山兆仰高和風曉日引雙旌柔桑遮道摩青蓋秀麦隨車映袞袍田野頗看人賣劒雲烟欲助我揮毫憂氏戀主隨吾意莫羨封侯歎一毛

登松嶺謁唐衛公廟

丹梯路轉入青冥絕頂孤峯車暫停空静松聲餘

氣槩陣残花影鎖空庭天門試望黄河細雲幕休愁白日暝便欲凌虛遊汗漫共邀仙客馭鸞軿

濩郡諸君子招讌玉泉別墅

芳筵勝日集英氣傾洗塵襟樂芳解遮邏青林羅廣席陰森朱夏生微寒喜看元愷聯金馬莫厭卑微狀积萬仙侶論心多道氣人間不羨九華丹

五月寧山堂試郡庠諸生詩以促之

夏木迎風午蔭清庠堂長日較群英雲噴禹蟄魚龍化雲欲行山鵰鶚騰莫待三條燃蠟炬早看五色煥詹楹時因憂旱求多士好作商霖答聖明

壽龐燕憲東阜七十

日華東省領群賢歸向林泉已十年青瑣聲名留諫草碧山事業重歸田無憂靜裡皆成福難老人間即是仙翹首夜來霄漢望陽山峯頂極星懸

過平順縣

複嶺重谿阻且長壹關儘日到青羊當時自為邀功計今論誰歸籌策良百堵斜包十室邑兩山横迥一溝傍更憐斗水分金買極渴賢侯救急方

謁龍祥觀

龍祥琳觀拱仙靈端謁唐皇舊此經清濁總青滓

水合淡濃俱是路山青欲窮遠日曉宸極更上高
樓接杳冥好種芝田雜瑤草九重將去獻修齡

宿陵川崇福寺

幾年卓錫白雲隈青綠周遭四面開千刼金蓮從
地湧雙株銀杏倚岩栽泉流碧澗爐烹茗石砌丹
墻宇長若我昔玉皇香案吏暫便兜率請如來

登九仙臺

翠壁丹崖數百尋攀蘿躡磴九雲岑仰穿石洞龍
蛇窟靜聽松風鸞鳳音客我乾坤真浩蕩同君天
地幾登臨青囊自有長生藥何待抽簪學道林

公行喜雨樂齋諸宗室郊送步韵以謝

冒雨簡輿慰我心凌空鶴蓋更追尋長歌共喜遊
金地對酒還思上碧岑霄漢羽毛難困濕乾坤砥
柱有浮沉明宵把憶知何處月滿樓前桂樹陰

遊海會寺承陳寮山王及泉二進士見邀

孤塔岩嶤登鷲嶺一泓澄澈龍泉亮飛先集王
君舄榻下同開陳子筵清吹碧霄音奏梵塵消玉
麈座談玄已曉雙璧藍田出仍共仙槎到日邊

登閣眺望

奇探真搜方外遊憑高共喜豁吟眸周齊殿閣霞

中開晉魏山河半底收煙樹人家瞻白塔石泉灌
洞走清港衲僧供我青精飯懶似曾無五嶽留

沁水途中雨霽

龍封江海八荒愁甚沛甘霖望有秋龍際禾苗青
歛汎淵邉吞葉綠仍綢日烘嵐氣山含潤風帶溪
聲水急流好採歡謠歸獻闕九重正為萬民憂

贈潘邸春別

楚國才臣獨擅名百年風義漢東平青雲高閣藏
書滿彩筆名園作賦成雨過春池魚共適月明秋
夜鶴同清淮南妲我曾為客別去能忘設醴情

送別熊玉山以扶淳掌教遷令齊河

三鱣呈祥譽不浮遷喬切見氣橫秋江亭酌酒烟
雲重客路分襟笑語優五載芹香遺士愛兩岐麥
秀待民謳懸知當宁虛青瑣嗣有徵書下帝州

庚戌八月念二日上御奉天殿頒勑諭侍班

十年簪筆傍螭頭遷逐風塵又四秋宣室忽塵明
主詔堅冰切抱小臣憂帝容肅穆垂衣見仗氣氤
氳仙仗浮此日鵷班有幾誰追方叔壯且猷

冬至齋宿同隨曹郎署

禁垣西畔曹星攢靜室寒床對炬樂且傳明禮陸

秩祀盍虔齋沐竭微誠夢違青瑣無由想畧列白
雲有夢盟顛倒衣裳忽未瞬鳳城霄漢度鍾聲

冬至郊壇陪祀

瑶塲寶幄三層起班引容臺此得陪陽道長從七
日復皇恩新自九天回燎爐煙上浮瑞靄葭管春
融飛葭灰奏罷仙韶清珮轉星光霄漢尚徘徊

送中丞以司寇上事改本兵謫萊郡節推

蕃捲白雲映五管一封新奏上彤庭絶陳職守身
先去欲竭丹誠官已輕眞氣吐時秋氣壯福星到
處法星明謙坦我亦曾遷逐歲晚還期金石盟

昔靈椿圖卷為沈翁八袠壽

仙松老幹燕山舊海上今移祝大年雨露遙沾天
北極煙霞高卧斗南邊望雲心切圖瓊繪愛日情
深寄錦緗歲過八千方更紀台當百逾慶芳筵

賀宗室雲菴母八十壽

瑶池深處奏雲璈王子天孫舞彩袍滹澤派分皇
澤永行山秀與壽山高靈鷄簫引河東鳳仙宅醲
承海上慈我亦逢春進介酒聊將錦軸寄揮毫

挽崔荊山都尉

玉簫聲斷鳳樓寒仙苑人虛供事毡幾日閒[illegible]

金姓早時珍玩出民間姚黃踏去添牛園蜀錦裁
來飾馬韉世事少陵悲感在宜將棊弈比長安

宿涿鹿臺館有懷李方村諸友次已巳留題
韻

良朋永夜憶談玄南國燈花定有占雨露獨承分
陜命烟霞誰卜傍松田群龍振翼扶黃道雙鯉留
情寄素編惆悵萍蓬如宦跡歸朝遙計是明年

宿定興次韻

燈火春城歎二更通宵常事戴星行封章昔效高
岡鳳淹滯今慚喬木鶯幾處謳歌聞責劒誰家院

宇聽吹笙光垂台斗無黃潤喜看中天午夜晴

定興早發次韻

魏闕秦關道路長誰安燕寢凝青香川原泛綠鋪
春色車蓋飄青映曉光但使窮黎能洗雪頭款陰
谷早回陽王孫況說歸來晚寸草萱花在北堂

再登定州塔

昔年曾上十層巔今日重登駛若僊鳥過塔前鶱
鳥隨僧緣洞頂出螺旋遶川村樹浮煙靄市人
家起午烟紅日白雲南北望君親千里此心懸

新樂遇丁祭拜先師廟同大理熊明軒時孟

邑侯洛川亦辛卯同年

千里星軺逢舊友邀予丁祭謁黌宮澤存過化衣冠盛報在明禋禮樂崇人滿芹池歌振鷺客同棘寺遇非能當時魯國尊司寇敎誰追百代風

宿趙州行臺感舊因憶汶濱桂史

憶昔承恩慈母將椒花獻頌在斯堂一鳴斤落更三地再捧音綸已六霜平棘城高蒼靄合太行山近白雲長橋邊汶水東流去却憶賢人住水陽

內丘道中

沙起城邊二月中田家望雨日參風愁聞虜騎三春壯忍見逃亡萬井空萊色有人需拯救楓宸何術慰疲癃鵲山醫扁留祠廟願爾能醫百姓窮

春日會張南溪書樓同劉濟川諸友

春風開宴壓金樓四座巾衫憶昔遊林外漫飛紅雨陣燈花共勸紫霞甌彭罔不改乾坤秀泊水常涵今古愁況是王孫歸恨晚萋萋芳草在汀洲

壽外祖母張逾九袠

人間上壽地行仙況是慈軒福慶全覆戉正卿揮錦軸烏飛明宰致華筵冠裳兩見開佳宴鸛鶴仍期祝大年並喜五萱傳壽骨願同難老後於天

歐家廢奨丹姊趙孺人貞節

節操冰霜誰可追更難無倚又無兒貫生鵬賦人君近趙女鳶孤志不移幾句柏舟千載恨半生荼苦[illegible]知臺端旌徵崇丘龍許看恩綸表額時

別墅望嵩堂邀靜泉諸公會飲立秋前一日

使節來過錦里遊堂開三徑背雙流招邀[illegible]阻一旬雨冠蓋何妨五夜留花下圍棊銀漢轉仙[illegible]飛羽紫霞浮東君豈是攀宵宴明日西風屬早秋

南莊梅園再飲達筒

靄靄輕陰九夏涼酒闌留客更徜徉雨餘菡萏金塘溢風送荼蘼石檻香自昔吾師稱痛飲而今君子愛清狂林梢雲際露微月莫管東方海曙光

北亭侯尉氏尹魏蓮崖同張靜泉公讌坐二首

園林新霽絕氛埃選客郊亭共綠苔擲映金塘天接擁荷承玉露地聳杯輸秈喜逝西成望積雨愁爲南畝災明府銜典勞遠出能令帝澤滿蒿萊

景色蒼涼雲水涯隔林茅舍午煙斜因開車馬凌晨出故遣樽罍向早移細數幽花開晚砌閒看墜葉下秋池習家風物今猶有但願山公倒接䍦

題吳郛趙貞竹東林別墅

君家積善應餘慶四世家門託次賢每奉慈輿帷竹下時邀高蓋醉花邊迎仙洞啓天光近延秀亭開風物全把酒東林何所祝願看蘭桂淌堦前

劉龍田見招借令王甫原南河亭堂與崧讌集

見龍兩世際文明冊覲田龍作瑞禎原上雲連台座動河中雷引禹門聲堂開鴈序敦天樂砌近萱慈展孝情崧嶺三花仙樹舊今森五桂與同清

秋夕許昌魏少頳池亭同潁南八君子讌敘用古韻一律

月上高城照碧山烟蘿翠篠簇杯盤池灣九曲通銀漢樹映三珠傍玉林景到輙逢詩句就年來數會酒腸寬八龍頳水今宵宴幸我叨隨會列僊

靈井祠

水有龍潛靈可知此因龍井建神祠松稍雲護千年鶴池底光搖百尺螭欲共銀河洗虜甲且分玉液種僊芝烟霄一宿清人骨秋月寒潭味自宜

六盤李宅讌敘

烟幨蘿絲倚柏松屏開孔雀映芙蓉一門舊已飛三鳳二妙年來足八龍禍蓋豸冠飄藹藹金腰象笏積重重拜瞻壽母瑤池上紫誥還看幾國封

六盤餞連右岑南庄用前韻

三徑門前茂菊松一樽席上唱芙蓉清秋幸覩連城璧佳會共登李氏龍地近三山蓬閬接姻聯九棘錦花重古來四海皆兄弟况是釣鄠秦晉封

三蘓祠

當日謫仙無定居空餘古木映寒蕪眉山秀毓生前里汝水流環沒後墟萬里飄零兩丘骨三翁文字一家書而今山水猶清勝待我懸車近結廬

秋日登風穴山白雲寺同遊者汝守裴君陽南

五里青松映碧泉幾層寶閣現金僊穴開山澤原通氣洞啓清虛別有天萬朶芙蓉雲際出九苞鸞鳳日傍簷叨借五馬尋三乘豈是空門念老禪

觀大慈泉

詣人卓錫此山清泉引方池一鑑澄碧澗曉聲春雨落香林秋影旭光晴岩無虎嘯風常動壑有龍藏雲自生再憩濯纓期後約天漿且對飲霞觥

崆峒山廣成觀

至道何人斯處留赤成玄圃即丹丘千年陵谷今

多換三島蓬壺昔此浮東嶺金霞封怪洞西峯玉
水護神遊我來雖為星軺過僊跡常存物外諆

憇龍泉寺觀泉

層陰見月龍泉勝烟雨猶能引我來欲憇珠宮夕
景看却愁玉宇暮雲開山非天柱孤峯逈水映冰
輪七寶臺囑付衲僧勤試驗好傳奇事待予回

雲夢山鬼谷洞

不見青谿洞裡人松風蘿月幾千春萬方虎鬪此
身隱數卷龍韜曾共論三里陰森垂玉乳一潭清
徹隔紅塵予心素愛烟霞侶開說高踪意自親

高泉洞同十山諸君讌集

上宮曾洞鎖烟霧飛瀑珠簾琴瑟鳴白石清泉消
客慮金風玉樹動幽情秋逢宋老悲何壯山遇謝
公險亦行湖海斯文卜道氣古人傾蓋即同盟

張氏水心亭留飲

宦海歸來尋一丘芝泉高挂桂山秋已離城市少
塵想更設池亭候客留君守丹砂龍虎伏我同玄
圃鳳鸞遊一宵風景尤佳處萬里冰輪天際頭

登三塗山二首

蜀地根盤脉遠迤周家形勝立封基三千虎賁與

師後八百鳴圖奠鼎時熊耳西來一派遠龍門北
去衆山奇清秋共眺同登日欲慰山靈一寓詩
雲燈丹梯路轉深群山萬壑氣蕭森誰開彩幄迎
僊客共駕鸞軿高會臨此際胸前鶴鳥過有時澗
底聽龍吟尋真不用蓬壺遠即此烟霞是道林

望雲陳君長春亭讌會

家起元龍百尺樓讀書近闕林塘幽地連蓬苑三
山近水效蘭亭九曲流雲外笙簫明月夜坐中花
燭碧天秋階前蘭桂森森茂一笑烟霞傲五侯

贈陳蓮峯

君翁兩郡蓮花幕君住蓮華一派峯玉井生成金
菡萏青天削就碧芙蓉幾年夜雨吹墳史三徑春
風種菊松報道德星今夕聚高賢不忝是吾宗

謁邵子祠

盛代賢人聚洛城獨將數學主宗盟千年運會開
皇極數卷圖書稗聖經墓草青連嵩嶽色祠荒寒
咽伊河聲尤憐祠墓無人主時歲儒生奠一觥

邵子安樂窩

尚名安樂主無名春晚花朝遊洛城閒弄化丸含
造物每從月窟契玄精運元能究時終古生長忻

逢世大平勝蹟洛陽多蕪沒窩前竹木自餘清

洛城懷古

西占秦關道路長東經洛國暫徜徉銅駝金馬餘芳草林館津橋帶夕陽墓失碑碣疑漢晉址存樓觀是隋唐臨風弔古休增慨但祝明朝萬里疆

遊爛柯山王喬洞二首

青崖寒水遶迴縈玉府丹霞似赤城不向商山尋橘樂却來函谷對楸枰機關堪比塵寰擾勝負休爭浮世名何日帝闕求遐退管教鍾呂白雲輕

遠尋石室愛探奇雲裡笙簫一派吹招隱久棲叢桂嶺求仙常傍洗丹池泉聲幽咽龍吟處松影參差鶴到時試上紫蘿高頂看石盤猶有着殘棊

魏處士草堂二首

烹茶燒葉刈蓬蒿地迥雲霄見羽毛開引兒童教鶴舞却閒使命抱琴逃君王圖畫觀形勝竿相傳呼傾復袍高嶺巑巍可同調清風百代仰彌高

高人亭檻紫山隈茂竹修林幽徑開洞裡烟霞藏日月池中風瘦抱雲雷台衙不到黃綺與經帛難招負鼎才求主當時誠寄象畫圖今比漢家臺

秋日登乞子宮玉皇閣用謝岷山韻

層棟凌虛倚泬寥河山滿目興偏饒東馳豈合崧峯隔北抱葵心魏闕遙昔列膺班供瑣闥憶趨香案引宸朝五千言在尋烟駕十二樓高空霞標

紫氣臺

至人原自識仙風瑞靄丹光遠欝葱靈蹟才辭周柱下祥氣已入函關中不從紫氣臺端候何得青華觀裡逢欲訪犀牛求寶符頗隨鶴駕遍瑶空

三月望登義山

峩峩峯巒不群遠觀蒼翠更氤氳帝軒湖鼎留僊跡神禹山圖勒聖勳粉映雙城危岸隔青流三

水秀原分五峯高架凌雲筆翰染邑賢名世文

陳文簡先生文集卷之七終

陳文岡先生文集卷之八

七言律體

同州公署和壁間韻

馮翊從來名勝州南溪亭下俯溪流三冬星斾心獨苦再宿霜臺夢亦幽鰲載千年金塔曉龍噴九派玉泉秋郡賢先後居青瑣諫草還多入告猷

九月三日登華山二首

三峯如削倚天增風磴穿雲十八盤幽鳥一鳴山益靜長藤亂挂石如攢素華開應金商節仙掌高扶司寇冠款借山靈洗冤枉泉流玉井瀰清寒

白巖九日登松嶽我上蓮華更占先峯頂雲巾斜霎跳泉噴鈞樂響潺湲鸞軿應候瑶壇會仙杖灕攀鐵鎖憑强健欲昇儒掌上崑崙蓬海覽無邊

少華山潭用文谷風泉二公韻

澄潭遠際山為岸山接天光當面青月映蟾噌開两鏡漢通牛渚抱孤亭浸涵地軸疑無底化轉天機豈有停萬斛玻璃同盞色馮夷出水獻仙醽

華陰赴洛南山行

入峪崎嶇二百里鳴泉帶澗咽寒渠雞聲茅舍山村遠雅噪荒祠古木疎雪滿征鞍秦嶺馬風欺宮錦華陰驢一封我亦曾遷客恩放金雞乘使車

謁倉史書院黃崖李恭伯讌敘

當面山橫文壁秀松篩月影動寒雲堂開乾阜鬙巒合池引蒙泉一派分試看蒼苔餘鳥跡更于玄水見龜文枌垣席散人歸處古寺鐘聲杳靄聞

四皓祠二首

西山祠下一停車跡木寒燕落照斜千古聲名高日月四人形跡共烟霞冥鴻已自逃秦網羽翼何圖入漢家莫道當時終不出能知去就更堪誇

遺容鶴髮羽為巾一奠椒漿採澗蘋籌策蕭曹當後駕卷舒巢許愧非倫老來總隨留侯計歸去終逃漢祖臣誰說清風仍可繼眼前不見茹芝人

過虎嶺用白洛原山陽壁間韵

霽色寒光映雪山山腰細路曲如環六龍轉日天回首疋馬穿雲客苦顏樹列畫圖千仞底崖藏籬落幾家彎刑平虎亦聞風去幽鳥閒猿自往還

虎嶺東望天柱峯亦用洛原韵

遙看孤嶂挿天奇登躡肯辭筋力疲真隱自甘木石伴仙人獨抱雲霞姿壯遊每喜尋幽勝世路何勞慕坦夷晚歲遠求商守帖芳鄰近卜漢賢芝

梅花鋪見梅有懷是日小雪

誰以梅花名此地臘殘嶺際見黄梅芳姿豈占先
春艷清韻還當晚歲開巖日微微輕寒霏谷風習
習暗香來一枝折寄同心友歘待京都驛使回

鎮安山行即事

東青巖畔晚尤清水柏山桃亦自榮帶雪黄楊色
鮮好經霜紅豆翠分明香檀芳氣含風遠刺柘圓
珠映日晶遲暮招尋三友外諸君同作歲寒盟

宿青峯鋪館再用前韵

行人盡日在溪山溪曲山廻繞歷環山色巳嵷嵡

野與溪聲端為洗愁顏翠巒夾走七十里碧水縈
紆三百灣日暮長亭聊憩鶴恍疑人自赤城還

泂陽道中

征軺盡日溪山裏霽色遥看淑氣還風淥一川金
耀彩天晴群巒翠浮煙緬藤歷亂圍疏圃排石杈
枒護麥田落日漢江江上望地連楚蜀浩無邊

泂陽浮漢江至石梯

簪嶺三旬星布忙今晨雙槳泛滄浪經霜水帶琉
璃碧近暖山鋪翡翠光殘月墮波小尤淡晨霞映
水潤仍長美珠解珮漸虛事秪想同舟仙客航

分守金州劉亦齋尊經閣邀讌對雪

層樓雪洒泮橋清方岳邀賓雪裏迎曲檻捲簾疑
月色行厨烹茗作春聲左垣夙厚紫薇省東閣今
承瑶草情川蜀文翁無政教立門夜恐候諸生

訪香溪洞阻雪不果步遂菴楊翁韵

翠嶺丹崖千里重香溪因雪隔橋東玉樓銀海迷
蓬島瑶草琪花失閬風詩句洞邊人欲讀碁砰石
上路難通王猷寧阻山陰興豐歲還收勝六功

入洋縣道中

玉冊遥瞻大白嶺赤書近渡小龍溪偶舒望眼便

開豁況覺征軺離險隮沃野平平千里去金城歷
歷四山齊朋情更美村居美春緑池塘水滿隄

除日坐城固御史臺後竹軒偶成

四年四地經除歲今歲除宵在漢川青鏡光陰容
鬢改紩庭第妹客心懸筠軒竹破厨人爆柏館枝
香層酒傳龍幄演儀逢此縣遥添聖壽五雲邊

元旦次日立春游寶山寺同春元方昇岡廉

鄰軒

赤城近在白雲隈聯轡還看雙壁來翠水分明千
泒潤碧山層疊四圍開人尋勝地携新釀春到空

問長舊昔早見漢廷傳姓氏二君原是制科才

立春日遊寶山寺呈令白子隨行

寶宇天開名勝[illegible]宗閣金蓮地湧累

千齡古柏[illegible]靈英總隨堯曆換絲春巳

入漢宮桃好乘春令宣皇澤應見仙鳧傍帝鄉

遊十山用寶山寺韻二首

禪寺稱勝盤旋去嶺自廢山迤邐來丹室深深三

洞府古漢曲曲五門開松稍動影棲玄鶴石上題

名繡綠苔思擬雕龍作短賦番成吐鳳愧選才

春到吞山嵐翠融丹梯高處啓珠宮金泥玉簡千

年閉玄圃青城萬里通漢漢秦山遙衍北明明漢

水近流東峨途羽駕乘風去回首笙簫在碧空

人日坐漢中臺玩芳亭

秀挹軒窻十个竹貴楊史對玩芳亭鶯無雨雪窺

金勝鴈少音書下綠汀遠客逢梅腸欲斷宦情猶

挪鬢愁青江邊詩叟同袍友一笑一談忘兩形

將還餞雲江招讌同傅築野

高臺今日聚衣冠漢主當年此拜韓月下追鞍三

傑過天邊授鉞萬酈看春陰想見風雲合城樹猶

留[illegible]時際清平無勝[illegible]引亦登壇

十五夜餞雲江邀飲恭臺同傅築野

漢陽江頭逢上元金蘭三益此開樽九枝火樹融

霜館十里燈城似錦園對飲真同昆仲侶清歌直

壓鼓吹繁幾年契闊今傾倒樂極翻愁往事論

上元次日登漢中郡城樓邀雲江築野

縹緲層樓突兀臺春旛綵幄綠樽開入城遊冶紛

攘李背郭園林乍放梅圖繡江山真一覽萍蓬蹤

跡可千杯九衢百戲隨風物解道星軺問俗回

同傅築野訪中梁山寺步韻二首

春江早渡舟為梁鷹去沙明兩岸霜日照山花空

佛界風來岩桂散天香千峯回合連屏翠二水交

流拖練長端是西林曾有約白雲司臥白雲房

江邊極映幾家村雙蓋穿林共探春花鳥少梁真

富貴雲泉太守總清貧論心今日龍山畔回首當

年雁塔人臺史只應勤奏報德星漢水聚荀陳

翠微亭同傅築野小坐用洪兩峯韻

停午鍾聲到上頭迴廊小院境清幽金鞭乍見雲

間閣遥閣何須海畔洲喜遇虎溪同笑友願隨鷺

嶺幾肯留莫愁酩酊離消却剩有松濤碧玉甌

漢江夜泛再用前韻

尋春歸去到江頭春棹山陰景亦幽乘興蘭橈輕
雪浪何期綵鷁困沙洲風前笛弄滄浪晚月裏簫
横赤壁留聯句定教詩滿卷頻斟莫惜酒盈甌

謁飛鳳山馬伏波祠

回首當年馬伏波馳勳銅柱定如何報君萬里丹
常在教子數言耿不磨汨沒墮鳶千載今儀容飛
鳳一山阿平生載玆心終白漆瀇東流芳譽多

謁李杜祠 二首

豺虎中原日月昏側身天地幾家村草堂尚在東
柯谷秀句常題西崦屯官退掖垣城落魄客遊隴

蜀益銷魂文光萬丈同祠廟李杜齊名誼更存
百代宗工出一時千年俎豆此同祠少陵自負有
神句太白獨推無敵詩泗水泮園誰共醉江雲渭
樹起想思賡金和玉盟壇歃寥落希音騷雅祠

臨溪楊憲使同遊華西天竺禪院

何處飛來鷲嶺宮雪山西去接崆峒低團蒲座禪
方定高振金鈴音在空文雀蓋留文祖澤繡獅旛
繞繡佛躬清談此會草玄客詞賦應過西蜀雄

濡川楊少參守泉王僉憲邀視華呂書院

兩君山斗重聲光招客同登明德堂學業古來[illegible]

孔孟文章今日屬王楊花盈綺席薰風軟香徹金
壺秋露長淑問皋陶原在泮鳳飛鷺舞萃冠裳

登五泉山寺閣

背山危閣倚闌干勝日幽尋春欲殘夜雨飛巖鳴
石溜晚風拂席傍梅壇山連琴岫蜒龍尾河帶洪
濤振馬寒有客並誇天柱秀頡飛羽翰到峯端

肅藩命官僚設餞望河樓

樓對金城翠靄輕開窗萬里河流聲心朝滄海終
非曲原出崑崙本是清入座水從天上至隔橋人
似畫中行更看星宿祥光遠千載銀潢一派明

撫臺棠溪翁鎮城修文堂招讌即和翁韻

烏府初成有美堂朱明啓候送青陽邀賓開閣書
聲近移席穿林花氣香棠蔭能分楸影合谿流羽
泛酒泉長紫遏塵静多清暇開為新詩在粉墻

龍潭劉大巡井州振旅堂坐讌

鷹揚練武畫旗開豸史論文此列筵金奏清和非
塞曲玉缸傾瀉是甘泉九重雨露中天沛萬里風
雲此地寒繡斧遇君龍勅欽絲綸記我鳳池年

總戎姜東皐遠餞同憲使張永石年丈

晴日樓頭畫角鳴旌麾遠送出蘭城金樽頻勸二

入共王臺飛談四月清黃石圯橋麻練武丹書磻
水舊諭兵方今將相求文武館詔行看入帝京

賦別永石張憲使年丈

嚴更刁斗徹宵鳴星宿光寒不夜城萬隊雲屯鐵
騎盛三秋塵靜玉關清漢家塞下無庭幕老胄
中有甲兵聚首匆匆復惑別由左同醉憶神京

贈別姜東皋用永石張兵憲出塞韵

天山神箭羽鵰鳴西北能當萬里城三世元戎皇
澤遠一門忠義祖風清吐番稽顙求通貢台吉移
營乞復兵訴請訪勅救陝布三錫早下五雲京

東樂途中遇雪

滿空飛雪舞廻旋如絮楊花大放顛飛見黃雲爺
四野卯看白浪起長川玉龍百萬拋鱗甲堆圍二
千降鶴仙來下有田方苦旱頗消涸水出祁連

入山丹城

古戍刪丹舊月氏遙看群木暗仙隄青柃侯廓還
清漾綠水穿城入關畦地接金川春浩淼風連玉
塞夜凄迷井泉尚喜無烽火愁聽雲中多鼓鼙

望龍頭山

幾年豹尾侍仙班今見龍頭塞上山月映　氏

亢旱霜鱗高許士蹄攀奇標直挂黃雲際遠勢森
陵青海灣欲借山靈玄甲萬河邊擊碎虜巢還

新河即事

停午河城捲暗沙盤飱務自總戎家搏前屢出鷄
尸豆廚稟先烹嫩卜花雪後遠山供塞酒風前斜
日送胡笳殊方盡喜天王地恩施何愁萬里槎

水泉驛舍見燕

已過春風四月寒呢喃雙燕未垂簾天涯傳舍原
為寄社後歸還又是年多少謝家開畫閣差池泰
寨宿修椽要知宇宙皆逆旅碧海烏衣別有仙

永昌述懷和壁間韻二首

玉門只在燉煌郡紫塞仍看朔漠臺雨露趍陪鹿
瑣闥雲霄獻納憶蓬萊五年使憶將春到萬里孤
搓泛斗回玄圃琵山聞不遠勝遊何必訪天台
記得升時優詔許承恩將母出金臺每思衮職還
供舜且喜斑衣暫舞萊河隴今勞千里轡軺輪原
擬隔年回遙瞻北極連西極敢羨中台映下台

同馮遊師坐古浪杜氏池亭是日聞警二首

主人景物自天然訪勝相邀入紫烟若後將軍不
好武城邊林館即如山雲山面面開閣畫流水潺

羇送管絃此日折衝樽俎上試聽窮虜遠奔還
征南元凱杜家聲武庫羅胸貯甲兵有子庭前皆
至樂無憂身外總浮名園林自與烟霞共池沼閒
尋鷗鷺盟偶爾此城遨道侶西原佳境更雙清

莊浪馬參戎宅賦用范柏峯韻

歌鍾高會金城外胡騎合圍玉戍東驅虜君追龍
勒胆馳勳我聽燕然功請看半夜崑崙奪早息通
霄烽火紅累世漢家名將種伏波銅柱有遺風

簡范兵憲柏峯舊太史

曾見題詩在木天即看南省列曹仙聲名借鎮龍

居塞藻麗還推風掀邊千里雪山移蠢蠢幾年青
海靜烽煙從來范老胸中富西賊眞令破膽還

書曾西崑號卷

曾瞻紫氣過函關西望崑崙又得攀銀漢眞通星
宿外瑤池亦在閬風間高標此欲求仙往先世常
聞破虜還巳著威名功報主赤松晚節乞歸山

僧房邀客話和韻

聊尋道侶崑崙右今許相談借請筵香霧幾杯傳
法界開雲一片在青天樹嬰尚記中臺柏坐對遙
同遠社蓮喜晤天涯莫惆悵臨風長嘯共悠然

入古鄯回望莊浪

山空草白轉輕車憶昨莊南五月初百里懸軍無
慕井兩傍番族有穹廬入湟便覺烟村接近鄯仍
看風物舒秖恐北來烽火急一時牧保莫教疎

僉憲劉湝齋總帥孫麟川固城南池逆會逢

謝與視督學

夜雨開城草滿庭安邊樓下午車停荒凉累月栖
山驛清勝今宵到水亭海內交遊心各素天涯聚
會眼同青麟腰豸角相輝映按分訂盟豈浪萍

少保王石翁固城北池亭餞讌

亭開池上對峯巒栁蘸苔裀洗玉盤日映仙容烏
角雪湖明繡服鶴頭丹遊魚舊聽尚書履飛鷺今
占宰輔灘聖主酬勞均內外三邊六載巳全安

入古靈州城

荒沙蔓草斷烟腥忽見山河抱地靈渠堰細分金
積潤峯巒遠送賀蘭青漢家形勝原歸朔唐代輿
圖巳屬寧莫謂少安輕虜備將軍期勒燕然銘

夏城南塘鄭總戎設餞簡撫臺張東谷

長夏陰陰水接烟將軍清酒載樓船遠山倒浸清
浮座高樹隨波影入筵胡月不驚黃峽口[illegible]巳

熟黒山田主人後樂還希范豈慕風流學水仙

石澇南用壁間韻

十日星軺往復過滹陽市馬廣情和牙旗畫捲三城戍組騎秋開五夜嚴月照金貂鄉夢遠泉經鐵柱客愁多驅馳王事丹情壯回首霽邊上鬱何

寒村攙大參北城園坐飲

北地城中見大攙一談一笑足相娛林開何氏園城隱池邊山公興不孤鞏架青松移壑洞亭消赤日坐水壺若家舊說無三絕看寫新詩在畫圖

過合水

城下槐庭城上山聖公泉出嶺之間地開城勢胡薦細門越山形阜趺灣層疊千家岩洞落交流二水枚橋開瑣垣舊識神明宰爾列鶩坡樂翰班

邢庄曉行

古縣東邊百里程面山臨水驛樓明群山合處白雲起亂瀑飛時丹壁清愁見戍兵填北戍喜看禾黍兆西成幽情款鞭懸崖石紫筆玄書玉字横

望鄜城

城倚龜山對壽峯丹崖翠水繞重重平原草樹連蒼峪高處雲霞接粉堞東谷碧波千澗落西岩爽

氣幾仙從却思韓范當年事經畧宜追百世蹤

松野同登城西宋公山堂

松野道人自姓宋尋幽招我鄜山隅誰開階洞含嵐霧更散虛堂宛畫圖人卧少微星宿伴鑪封太乙鶴松呼幾年兩室三花樹卜築鄰芳二老夫

甯義村

西望梅柯嶺下谿路人云此舊范村一官妻子綠何寄千里蜀門已是奔尚有赤雲吞日脚空餘烏雀噪柴門無情嗚咽三川水似哭來陽江上魂

謁杜子祠

松影苔痕映宇扉少陵儼範尚依依百年治亂憑詩史一奏蹉跎是諫闈供奉自餘青瑣夢拾遺誰惜白頭歸許身稷契官卑落何惟當時硯拂衣

延城晚眺

金城粉堞倚雲蟠寺下延河一水寬萬字簾櫳烟霭碧層霄樓閣氣流丹摘星臺迥青山舊嘉井亭高古戍殘常得當時經畧在邊連北極萬年安

登上郡西寺

曉尋幽勝出郊壘拂霞旌軺祇樹邊群岫平臨懸白日千家俯見起青煙湯池河抱雙虹遶鐵甕山

園五秜連傍有薤恬荒塚在泉流千古尚嗚咽

登上郡南山望月

丹輦粉雉映青山山下雙流遶翠環風遂幾聲蒼靄際氷輪萬里海雲閒榆邊淒切胡宵逼桂殿扶踈士早攀庭下長松老龍瘦赤霄玄鶴任飛還

静寧驛舘次壁上韻

到處青山便問名煙嵐每日馬前生近涇更是關西界通渭初離隴右行石峽雙門連嶺斷翠屛疊錦接雲横桑弧已定男兒分何憚恩軺萬里征

王静所周少川邀坐平凉城北萬竹園先過

煖泉池看蓮

當年愛菊稱陶氏此日名園竹萬竿已報王猷開徑闗先從周子過池欄三君座上清風滿四美亭中翠色寒今會崧儷攀鶴馭明朝隨鳳隴雲端

登崆峒頂憇眺豐亭

秋林五色錦霞鋪八月崆峒似畫圖萬壑浮烟迎羽節五峯飛觀即蓬壺仙壇映日遺宫在塵世延年大藥無天遣至人開至道我尋真隱授真符

凉郡城南道中

凉城曉出向南轅神𥡴名留𥡴底村聞道三邊巳馬市緣何五郡復兵屯山幽雀呌還爭鬭野曠豺嗚似訴諠秋雨銀河歆注瀉乾坤洗甲共民寃

憲副錢雲江年支同上鳳翔北城樓

春日南樓望漢洋北樓今共上岐陽淒清風物三秋杪映帶河山四顧長客裏情深尤恋别醉中旬好莫敎忘鳳峯鷄嶺周秦地翹首紅雲拱帝鄉

登釣臺

八十歲翁知我到三千年我識翁情垂綸豈意丹書出佐主應教鳯業成滕印石邊嘗共穩心隨水上自同清我帰歆掃崧川石不必磻溪與吕爭

過涇陽逢初度

行遍三秦非浪遊山川人物卷中收懸弧志已馳車馬把劒光猶射斗牛涇水晴雲心喜看瀛洲春草鬢蕭秋甚原極目崧山左洧曲萱華堂北樓

過唐武氏父明陵

門楣端不羨封侯冢底唐家已是周鸚鵡難回千載夢麒麟空卧九原秋滿朝當日多巾幗三尺今看俱上丘獨有悪名誰洗得涇河依舊尚東流

同王僉憲曲年兄訪說經臺

草捲今日啓仙壇紫氣當年在此看遠近峯巒迎

翠蓋高低啟閶闔黄冠千千栢蔭石牛卧十月松
風金爵寒苹與王喬同駕鶴瑶笙絳節訪玄丹

訪鄠西空翠堂淩陂舊迹

葭老荷乾霜滿林水邊景物尚蕭森白雲刹近飛
觴影紫閣峯高送晚陰覽勝誰能追杜子好奇今
亦必岑參碧山人去朋亭在惆悵西風此獨尋

過草堂寺

曽聞大士此翻經僧寶原來屬地靈雲引山光穿
近靡松飾日影滿閑庭鶴隨仙駕尋樓憩龍化人
形傍座聽傳日客遊今在否獨留碑刻䤵苔青

、鄠縣赴藍田道中

澄火宵經御宿川神禾原上曉含烟林巒漠漠迷
村旦樓閣重重鳥嶺仙雲際蓮池開有色天邊花
雨墜無邊此間山水名佳勝况有人家在輞川

宿樸光清院

逕壇高處明霞引樓殿雲靈動遠籠霧鎖五台丹
路接岩開三洞碧雲封唐朝舊訪翠微寺鄠志新
標黄閣峯好向終南深結屋赤松玄鶴侶仙蹤

文公韓昌黎氏廟

隷坦我亦一封書礙謫象恩又召予山斗名高誰

此似衡湘路遠獨何如異端餘骨函無氣千聖傳
心道不沮欲與椒頭來廟下雲深松桂蔭堦除

即事一律侠仇鸞以異謀被刑聞詔賦此

雲司前歲叫楓宸草疏曾攻賊壘臣惟辟作威持
大阿大君有命降音綸一時早奪毛裘氣萬里如
添鐵騎陳寄語主恩端莫負共將忠赤答堯仁

贈齋捧郡庠生李文卿無訊廼舅盧書菴

匹馬西風桂發仙丹書捧下九重天斯文湖海三
杯酒此會雲烟一幅箋紫禁回瞻雙闕近玉山正
對两峰寒渭陽情厚君須勉接翼盧眈雲鶴騫

過鄠冬夜訪謝四㴲不遇

月满瑶臺仙路遥詩仙騎鶴海雲霄人傳秀句變
三謝才重明時勝六朝此日兎園誇雪賦往年燕
地想風標洹川欲鼓山陰棹知在安陽第幾橋

梅園莊司訓陞虞城長教

君是華陽國裏人錦江玉壘助精神藝家格調文
章富杜老源流詩句新五鳳修時傳巨斧六鼇釣
處攪長綸門墻定有偷魁士到處梅花一圃春

劉母黄太孺人挽詩

姑侍瑶池王母仙班階自列綠華前蓉城霞錦迎

為主芝盖雲軿召暫還附鳳諸郎科蚤授丸熊慈
訓素能傳玉簫聲徹金猊冷仍看綸章賁壠邊

挽蒲邑王斐泉

鷟服綸巾太古民才週花甲遍洄淪正宜鳩杖近
賢社忽報鶴儔覲帝宸子守一經遵禮義俗從三
善播清貞銀臺近作逸人傳讀罷秋旻對愴神

送兩城趙君内黃長教

弁紛高歌志不群燕臺邂逅喜論文行將振鷺興
周士先此登龍會李君秋殿十年攀月樹春風千
里采池芹水晶盤在資調鼎入彀英雄是策勲

又代人

玉麈高談每共尋金罇良夜數開襟情深夢爽松
蘿契誼重庭前桃李陰黃水遥連洙泗澤青衿切
望斗山臨都門曉日添惆悵那更相知別酒斟

北菴鄒君宰即墨

膠東禮義古稱賢邑宰花封近海邊政暇行看書
帶草心清坐對墨山泉澤通溟海滄波潤思入春
雲島嶼閒聞說青齊有群盗掃平應不數田单

南山賈君宰雩縣

月斂雲階昔與同除書新拜大明宫琴鳴不羨丹
砂池燕落時來紫閣風當日建安稱鄴下今看賈
誼赴關中懸知為政多清暇覽勝尋幽詞藻工

孟葵菴宰平谷

除書先捧亦遭逢日霽天曹藻鑑空軻室風傳宣
聖訓燕門雲擁帝尭封皇都形勝銀山遠紫塞遙
通鐵騎雄詝看雙鳧朔望到來朝五鳳闕庭中

李西野宰河間南皮

有人玉立整而修墨綬銅章呼作侯畿輔共宣千
里化恩波同播九河流飛鳧仙駕青霄往射雉高
臺白日遊頻歲征輸此縣苦惠綏早慰九重憂

中秋京邸内集携群兒望月

去歳憶登王母岫今年月向帝都明時當人與同
圓候境在天臨不夜城彩泛金莖傳玉露光侵銀
闕是瑶京群兒愧比三株樹喜看冰輪桂影清

侍御尚仰山出按廣東

明形識郡著風裁交海秉驄帝命催萬里霜飛炎
瘴息九霄鷹擊鬼狐哀文星此夜侵南斗法座他
年接上台回自鹽池梅嶺去商家調鼎屬君才

侍御陳梅峯按貴省

帝京十月曉霜清豸史南巡繡斧明風靜龍江消

水在雲開徑洞走山精地連六詔襟喉重天入諸番冠蓋迎御筆點特知簡命定將貞肅慰蒼生

叨擢晋省督學憲使陛辭即事

日晃龍樓散曙煙拜恩猶得伴群仙金支遥捧丹書下玉陛先隨絳服邊科第念年愚有在官階十轉聖恩綿邪堪瑣被絛情重猶具盤發一款延

還良鄉尹同卿鄭進士

南宮甲第起麟經曾向西曹視政刑黎庶凋殘存惠綏皇都輔翊豈飄零泥塗但惜瑚璉器鸞鳳難同枳棘翎忽謾相逢復話別柏臺寒日轉空庭

真定撫臺居麓艾翁留坐喜雪二首

璇霄雪舞慰中丞烏府堂開幸此登萬樹凍連恒嶽白六花寒映滹沱冰春回象角人權共酒出羊羔客量增才愧眾園作賦手臨軒逸思亦飛騰

遠布陽春闢隴回早銜白雪與恒隈陰清曉飛梅蕊漠漠玄雲落荳灰萬隊瑤龍驅帝闕九霄玉鳳舞仙臺前途聞有中山酒却恐中山作雪堆

麓翁席上口占即事

雪宵歌吹滿仙臺烏府深深綺席開上相甚培朝野望中丞節鉞古今才賓寮已有驪驪意從吏宴

斟淺淺杯况是主人能愛客金壺漏半始教回

葱葱佳氣藹旋臺恩下丹霄紫誥開江左衣冠原濟美世間文武自全才名高青瑣留遺草情重芳筵飛羽杯指日形圖麟閣去當年凱奏鳳門回

閔水東自右轄轉左宴紫薇堂即事

薇花佳燕對芳辰天意為瑞兆有神雨雜壺聲喧綺席風隨翁影動青蘋文章鳴世同時彦衣鉢相傳在座人不用層冰消暑氣共拚一醉倒綸巾

夏日同水東方伯右川新洲二大叅暨小竹楊僉憲四公內園惜雨

霧起西山山有雲海神萬里朸風霆幽懷方惜園花艶多興同看夏木青却訝豐隆收水去誰教屏翳阻雲停晚來一雨還三日願扁坡公喜雨亭

王慇呂都諫自陝大叅擢晋憲長暑夜公宴用紀山督學韵二首

廣筵高燭絳壺光銀漢斜橫斗柄張暑避微風消玉宇凉隨夜氣入金觴交朋意每傾湖海跡遠心常憂廟堂偃蹇廿年成失馬拚留一醉且亡羊

瑣掖論交逾弟兄憲臺今會總群英壯遊尚憶關中約直節常欽海內名往夕夢魂馳魏闕近年蹤

跡逈幽并逢君永夜情何極秖恐深杯量不勝

憶去秋共中丞水東公登樓而用紀山同二

楊登讌之韵

去歳清秋澄夜光胥軒高棟素屏張孤飛烏鵲繞
高樹萬里銀蟾落巨觴西省當年廉訪使中丞此
日係驚臺登樓楚客偏能賦開閣楊雲不逐羊

賢藩水東閣公太平宴集席上一律

中丞廟畧絶天驕奏凱張筵集衆僚風韵紫山胡
騎遠月明青海陣雲消諸司盡會冠裳盛星斗騰
文霄漢高一曲昇平人共醉恩從湛露感皇朝

讌張滄涯秋部

汾流草樹動微茫八面才華君獨當綺論一宵權
地主綸音千里奉天王秋卿自古稱明允帝德于
今賴播揚民自不寃彰世美驚車爭覩漢冠裳

餞中丞水東公用前韵

三台元門他年事萬里長城此日當足國足兵先
足食擒胡擒將要擒王玉關風静邊塵熄鉄騎雲
屯士氣揚早獻九天飛露布還依五色佐垂裳

會議堂呂原西賜二山舊郡諫黎樂溪年丈
與紀山皆學舊內翰賜廬梁同錢卽席賦別

莚陵遠寄一尊來惜別情深數舉杯羅綺叢誇金
谷富絃歌不管玉山頽盤供生菜當春細花近元
宵入眼開年[illegible]同披舊朋親更有少瀛才

杏里王翁轉湖南左轄至公堂宴集賦此以
謝

霜華皎月滿庭軒列炬張屏客席寬四座杯頻金
奏沸五星光近玉樞寒登樓賦就今追粲鎖院文
傳舊仰韓萍聚幾時雙鬢白蓬蹤四海一心丹

仲冬望泉臺正巳堂設餞杏里王翁

月明十五似中秋玉關光寒銀海流柏省陳蕃共

掃榻山陰王老誤回舟百年氣節同淹蹇一代文
章愧侶儔憶昔梁園初會日皐枚尚有鄒[illegible]留

送易菴郭公陞浙省大叅

雪滿烏臺張別筵春回薇省促行旃才從破虜欽
川返又向籌邊玉塞還巾過太原留折角舟行越
水望登仙海岸早使蠻烟息絃管西湖似舊年

同汪北津兵憲登上黨有瑞閣遇雪

緋幄張筵粉堆高城池日浴崑崙腰樓臺朱邸當
年事伴侶青雲此夜招但使德風還往日不妨清
雪坐今宵清時更得賢為瑞圖畫麒麟君[illegible]

少黍潘春谷借弟真泉招讌即席口占用紀
山韻時真泉將太夫人至自雲中 二首
憶弟曾看千里雲春暉寸草最關心每時愛日情
偏切此後斑衣喜不禁鳳誥恩重沾北闕熊丸價
白比南金滿門簫鼓仙堂宴晝永三山碧海沉
絃管吹開蔽月雲良宵佳會此論心浮名塵跡渾
如幻把劒談棊興不禁雅趣只消盈座客傳家何
用滿籯金清時共勉忠和孝仕路都忘升與沉
河汾書院宴集即席口占送楊小竹兵備昌
平

錦席銀箏酒半醺香煙蠟炬靄氤氳從來價重關
西裔此去才空冀北群萬隊星羅嚴虎貢七陵雲
起護龍文玄冬別後梅花發月影橫窗疑見君
常平曉發
衡泥月陰急王程戍鼓樓頭報曉晴千里庭闈瞻
戀切兩年骨肉夢魂縈林鳥忽起樹霜白塞鴈孤
飛朧月明漫過當年坑卒處愁雲慘淡遠山橫
冬日過芹泉驛
一水分明出兩泉霜天流遠驛樓邊食時炎味思
君獻飲後清操孟自堅傾藿每懷丹闕戀濯纓好

共白雲眠浮蹤碌碌慚無補此地年來數往還
坐環翠亭餞客
四圍蒼翠遶寒山萬棟參差俯市闤笑語渾疑通
帝座笙歌猶恐落人間情牽魏闕層霄近望入長
空雙鳥閑蹤跡三年三過此玄冬今又上榆關
雪後壽陽早發憶欒溪年丈
縢六平鋪令霧橫衡星燈火出高城乍看晴日連
山照每見寒冰幾樹迎銀海萬尋白浪湧玉田千
里翠煙清欒溪暖閣應堅卧踏雪觀風我獨行
盤翟山贈門人喬經魁淑啓

此中似與天都近玉笈丹爐隱上真行去煙霞生
腹背夜來臺殿逼星辰翠通條嶺開屏嶂虹遠汾
流接漢津崧嶽降神捐拱峙千年鍾秀見生申
春日再遊天龍寺同門人張子騫解元王永
齡杜獻甫與人[illegible]二子
往年一憩靈山境今日重來慰夢思怪石稜層當
面處危途蠖屈怯神時龍頭客共尋龍洞虎榜人
從過虎溪一過煙霞塵外侶一般青味有誰知[illegible]
中山鐘響下諸天雲氣笙簫納子前澗盤餘寒[illegible]
[illegible]起層煙丹扉掩映珠宮出碧數[illegible]

著祇樹圓上日曾來雙鶴儔斯遊留共後人傳

春日過祁縣門生王舉人子修宅訪祁溪遺
跡

晉國良臣能薦賢芳名今並縣名傳當年圖覇人
何在此日明經爾掇先去去青春還作伴行行白
日未應眠倚門忽聽樽前曲進憶北堂萱草邊

謁郭林宗祠

有道祠堂何處尋介山之北縣城陰草茅價敵三
公貴韜隱名高百代欽後輩致人空折角前賢為
學在論心陶鎔曾忝斯文任教取青青衆子衿

介子推祠

荒涼遺廟此城隈晉國高賢仰子推同列未燒心
已熱諸臣後死骨皆灰早春爇榾寒猶冀古壁龍
蛇畫半頹一十九年無祿報百千萬載使人哀

環峯年丈擢江西憲長贈行

念年附驥五雲京又向雲司後勒名撒省山西來
課足柏臺江右去刑清北門鎖鑰曾開重南海風
濤已報平汾水行山雪後別梅花相憶更牽情

送王東圃擢湖省少參提督太嶽

江右河東見豸冠又馳雀憶楚江干鄉情酒對平
山色友思春隨漢水寬紫詔日邊銜帝命丹臺雲
裏擁仙官年來雅志遊名嶽天柱圖成早寄看

原渦煖泉

行山西畔多寒谷榆石東邊有煖泉泳凍岩傍汀
草碧雪明岸下浪花旋窮崖雖遣陽和住厚土還
藏陰火燃便欲頻來泉上坐嚴冬猶得弄潺湲

春翁承慶堂招宴

銀燭瓊筵綠野堂滿庭猶滯菊花香仙容自合千
年壽福澤還應百世長雅曲謾歌青玉案高情頻
勸紫霞觴東山人係蒼生望北闕恩沾奕葉光

幽豫田竹素齋

肯構堂連見一堂垂花相映紫芝香牙籤縹帙圖
書滿薜幄松屏石逕長閒日揮毫抒雅思每時娛
彩侍春觴留賓更盡西園趣杯酒頻斟琥珀光

入賀回赴晉王龍岡柏梁寺設餞

緋園黃葉坐深秋秋老談空銷客愁日淡雲開雙
凫下雨涼風靜一山幽古來孰覺誰超悟今去崧
林吉再遊湖海襟期歡盡興王程未許久淹留

衛源會陳節齋大參馬璞岡方伯

路逸洪園綠竹傍人登錦里紫薇堂衣冠青見烟

霞色盤鎮郁閶泉石香華冑久推黃髮隱清時數
問白眉良當年同榜渾如夢相戀臨岐酒滿觴

春翁西墅賜餞口占奉謝 携諸弟雲洲姪龍田與焉

二水城西見一堂碧山綠野護雲庄傷劳八座來
青郭酒送百壺傳玉觴两阮芝蘭爭秀爽同宗春
草夢池塘清朝擬有蒲輪詔暫輟東山堵墅忙

王龍岡邑侯送別黃龍寺口占奉謝

龍岡送我黃龍寺聖主龍飛六六春龍應先天數
至治黃從中土育吾民空花片片隨征旆靈草茸
茸襯客輪破衲幾僧談靜森爭如蓬島去尋真

登松鶴翁山樓

眼底河山共一覽望中花柳尚三春翠烟日午千
家靜綠樹天晴四野新經史滿樓堪教子琴樽入
座可怡真聞翁春老為同榜平地神仙兄两人

謙胡鶴泉東園同胡龍池劉龍田嗣皋在川

東郭探春春不殘朋親四載更交懽為竿移得淇
園竹五丈人将洛社看佳宴幸追修禊後酒酣任
倒接離冠君家共是唐虞後我亦宗門遠未寒

題鶴皋東園用王龍岡韵

片片花飛隨水東春來岩桂小山叢玉琴調月心
同遠白鶴盤霄勢欲翀三逕護劳誇蔣詡一亭端
不數楊椎省君似是青城客勝地時開仙侶逢

送魏嵩麓年兄以關中大叅擢山西憲長

邂逅山河百二京驪駒歌歎两三行臬臺總憲分
秦晉桂籍同經共弟兄入講喜隨燕市酒還山肯
負頻陽盟方今西北勞宸顧投筆端令瀚海清

贈潢南胡年兄擢晉省北道憲副

當年發第聲名共每會論文笑語温禁籞右邊鄰
屋巷日華東省接廬垣甲兵已見驚西夏鎖鑰還
期壯北門喜得相逢念相別羨君才思尚勝掀

送大理王成齋恤刑肅峻言旋

寬恤綸音下九霄壯遊萬里北還朝終南秀色詩
懷戀渭北春天別思遥羨子無冤追定國慚予淑
問北臯縣東行跨鶴森岑頂試訪仙人王子喬

大中丞魏槐川以井齋擢任巡撫山西奉送

人仰中朝大雅風臬蘭山下一樽同玉門詔入迎
班老錦里行來誇鐵公促膝頗聞平虜策臨流仍
羨濟川功已看烽火墩煌靜還擁貔貅漠空

行赴井齋過平涼李鹿泉程南樓邀會陶将
軍園池

彭澤重尋五柳庄依稀猶見舊門墻池亭水浸樹
涵影簾幙風來花送香素蟖遍看銀管筆蒼苔不
見綠沉槍初秋林館無殘暑一雨能生昨夜凉

簡謝李程二公

終南佳氣接空同秋日園林晚照紅來處函關迎
紫氣座間伊洛滿春風壯遊喜遂泰中約真侶忻
從海内逢此日仙舟同李老往時傾蓋憶從翁

鵲山唐公招讌陶氏園

曾眺高樓酒幾巡重來便覺趣尤真三花樹近忠
嵩嶺萬竹堂開即渭濱嘉會盡逢攀桂籍華宗應

是剪桐人登臨滿目皆詩興敢謂詩成覺有神

散步槐院竹亭仍月下對酌

翠幄槐龍蔭四垂金樽頻送立斯須陰森竹裡能
消酒契濶人前自有詩細看月輪知我意謾教斗
柄對君移玉門此去三千里明日關山起夢思

東原謝憲使見招遊五泉寺用舊韵

當年雲際倚闌干壁上縱龍墨未殘亭畔綺筵開
勝槩鑪中香篆裊沉檀千峯日落山風起八月天
高月色寒安石蒼生原係望竚看丹詔起高端

侍御甄龍庄同泛北湖步魏楓川壁上韻

邊城城北接煙林四座風來吹我衿自信中流雙
槳動共看曲岸一絲沉山圍面面丹青出水奏潺
潺韶濩音人散月明横渡處夜深還聽有龍吟

憶去春同鄭侍御静山坐北湖亭齊安壁韻

小隊郊坰水次師看花却憶去年遲封侯志在頻
看劍破虜功成數舉卮但擬燕然同勒石不妨虎
賁共登陴曾聞白面談兵者肯負赤心報主時

安定遇雨

問予何事使車勤弓掛祁連待策勳馬過鳳凰山
下雨人看龍鳥陣邊雲鄉園滴破三更夢烽火消

除萬里紛洗血虜首歸闕下請纓奚獨羨終軍

陳文岡先生文集卷之八終

門人登郡行人李禮等校正

五言排律

四月二日殿試

玉曆朱明肇璇穹紫極開雲征多士集星落曙光催仗影丹霄動鐘聲碧漢來臨軒垂葉問夢象起蒿萊虞舜昭雲漢元臣列斗台微軀欣際會清世荷栽培精白承休德鋪張待聖裁凡材沾雨露大塊録涓埃禮樂看千守山河憶九垓必年通國體愧之洛陽才

哭尚寶少卿薛鳳臺

玉露傷搖落金閨哭舊知微卑逢我地蘭若送君時道誼交情厚乾坤歧路悲三年爲遠隔一別是長離夫子河東鳳徘徊右省池蟠頭春草制龍尾曉趨墀棘寺銜無綰楓宸寶晋持宣麻黄映紙典瑞紫泥芝器重連城璧汪涵千頃陂崇階需大受清局秪循資君祖明初彥嘗官鄢學師文清嗣世德理道探精顒予瞻先賢傳心推後學覘斗山懷景仰俎豆議專祠趨闕緣何幸逢君慰所思承家欽節操同案重威儀胡遇龍蛇讖俄傳梁木萎回頭成古昔舉目失丰姿竊擬仲宣誄誰追蔡子碑

逢持炙絮意千里寄漣洏

贈與川葛儀制擢任河南憲副督學

蚤歲雕龍彥當年鶚薦先斗南收重價歷下聚名賢秩禮星辰上儀常日月邊冰壺瑩素彀清廟響朱絃夙夜含香省班行玉筍聯宰衡知慎選臺臬見喬遷使節分朝列綸章捧帝前梁園桃李待崧野旆旌翻月鑒青天朗霜帷白晝褰奎躔光燭地化雨灑隨軒議論金華講條章白鹿編龜龍訪靈秘伊洛探源淵生近詹鄒域人追孔孟全育英同軻氏振鐸即尼宣兇職宗卿屬原司教化權範模

能正肅識覽定精玄瑣掖連春署芳鄰接曉椽燈花談塵對風雨韵筒傳出祖情深戀中州望久懸竚當台輔入休苦別離筵

寄賀南坡魏翁八十壽

釣玉非熊老磻溪八十年無心向朝市有典托林泉習静臨郊宅明農負郭田信陵簪滿席居士鶴馴坦素髮煙霞外清樽月露前竹風鳴檻玉荷雨點溪錢悶覽神仙傳流觀山海篇莘耕南畝樂羲夢北窻眠三晋遥舂泒一門曾聚賢府爲原趙接壹栢是枝連鳳彩朝陽見鷹威秋漠騫龍鮮嘗觸

忭貂豎自潜陞勁節鶩朝縉聲光動斗躔掀垣師
範想鄉邑歩趍傳南阮稱阿姪東山重謝玄藻詞
眞倒海推辯賓談天閑武六輸講彎弓詹札穿郊
原如可作沙塞定威宣兄姪君家盛膽依我輩虔
唐朝徽纛敢誄漢室尚鸞鑄避翁不矜門閥何嘗
轄勢權白雲隨意取丹聲任情專虛室惟三徑空
衙只一官索馳開種樹蒲褐靜觀禪春日移花塢
秋山對稼軒馳鞍猶雙鑣逐兎尚盤旋足試神情
健還為賓客畋每追白社約時檢紫芝編姻婭聯
卿保者英會里閭兒郎連璧秀天地一身便射欽

咸推德班行總讓先造廬詢舊事促席聽玄言疑
是龍城隱當為鴻背仙壺挑有上世局爛洞中鞭
玆遇懸弧旦龍逢介壽筵圖飛五老端彝迓八公
軿瓊宇雲邊下幔亭天際褰衣冠端聚慶簫鼓正
喧闐笋賄誠難已稱觴未得緣岡陵裁祝頌星極
亘南懸

送侍御饒任庵年兄詔允歸養

秋颸動征旆旭景煦城闉繡服明霄漢綸音荷陛
宸陳情緣菽水歸志豈鱸蓴價定南宮選名高右
掖人臺端聞執法柱下見垂紳主聖方隆孝臣忠

本戀親庭闈全至樂斑綵及芳辰百壽由斯致三
公未足珍皇仁原浩蕩子道許疏陳今古綱常重
乾坤出處眞徘徊歧路側悵望潞河濱知已胡為
贈修齡祝大椿

赴諸蒲城王泉諸公北園郊餞即事

芳園官道左竹圃野扉中亭覆千竿翠池殘數葉
紅老榆巢白鵲亂條挂青蟲冠蓋臨雙泊樽罍列
八公淺斟還謾謾惜別未匆匆絃管催斜照談呼
起夕風已飴忘爾我豈復計窮通白雪賡烏帽遙
房當碧筒洗觴燭屢換移席饌尤豐待解醉中秧

何嫌狂後耕耶年曾此地勝餞荷宗工竟日懷猶
戀通宵興益雄屢借山簡到恨少習家翁蜾蠃冗
庭戶熊羆吽野叢烏留冏逌客花識舊隨童交義
乾坤重君恩天地隆琴雖焦吳會劍欲倚崆峒試
聽驪駒詠安辭杯斝空含情依折柳回首嘆飛蓬
茅店殘更月穿窻對赤衷

秋日謙中岡存甫東墅席上述舊遊

忽憶曾來日雲霄初謫偃登樓將作賦秉燭且清
談燈火明雕檻笙簫簇綺筵童歌凡幾拍客醉半
偷眠景色逢秋夕攀留已暮天左峯升海月後醒

祿祿烟天井蒼冥接岳臺碧樹連酒閣情更樂漏下典尤頻遊宦經三轉回頭又六年北岡龍卧上更序虎闈賢上國觀光返高堂舞綵翩揚雄玄正平王績易元專次第開花圃逡廵闢稼軒莫教荒舊業仍可整新編預擬頻相訪星槎自陝還

謁范文正公祠

祠刱高漁石官除大像名堂瞻原畔逈碑惜草邊横崇教帰文正褒忠示法程青山圍郭近霜葉下林輕闢外當經畧胸中富甲兵官方雄郡刺身盍繫朝廷刀斗清榆塞牙旗靜柳營北岡容儼若西

賊膽猶驚允矣先民望賢哉後樂情征夫他日淚奏凱舊時聲千里荀輿過三杯桂醑傾長風征旆急短句寓微誠

延城楊兩坡董嘉嶺二公邀登清凉寺

忻逢兩鉅公携我躡峯東身入清凉界神怡烟靄叢綠雲穿石磴路翠上蓮宫層殿倚霞嶺千廊揷碧空四門城郭俯阡陌閭閻同萬梵呈蓭像何年勞幻工病餘思亦瘦秋爽氣偏雄促席臨危檻清歌送遠風嘉山復嘉水泰中似越中山開西北岫夕照滿樓紅

上郡回清澗孔暴雨避宿村舍即事

邊城稍未伏秋孟昨中元山路倏蒸熱塵軺覺欝煩天晴旂影轉邑近馬嘶喧未見商羊舞誰看宋燕翻雲頭群嶺合日脚片時吞急雨透衣濕猛風吹幕欹循途長峽漲傍壑横流奔倒仆喧蒼僕傾危惧荀軒疾驅五里舍栖避一家村下馬觀綸符回頭數吏門恐遺莾者殿仍諭溺相援土榻曲肱枕桀椽舉手捫蒲燈即圃稼木撥兎家園輿皂棲窯竈旌招捲壢垣殷殷雷震屋白白雨傾盆巢燕驚飛壘巖羊慮觸藩怒濤漂日月轉石盪乾坤驛

掾馳雙燭邑官借一飡慇懃知爾恪邂逅匪予屯往聽商岩虎曾聞蜀道猿井泉狼燧警延水蝛沙繁險路齋心遍天心護佑存平反寧駟馬忠信孚魚豚所志終王事章數欽恤恩

寺御王横陽分巡劉豫軒兵憲張永石副總戎姜東泉同于井庠明倫堂讌會

紫府迎賓處黌堂綺席開香風廻玉樹明月滿瑶臺四美良宵具雙清賢主陪雲司京闕右坐駕隴河隈欽恤虞廷典矜囚大禹哀恩從丹陛下春到圜門來布德掄材重明刑弼教該春言張敀上久

受泮庠培器備樸棷用墻先桃李裁留情師孔孟
奮志擬倫魁桂子中天落槐花指日催鳳苞飛嶺
穴鵬翼駕雲雷聖代求文武名臣自草萊漢家需
羽翮商皓待鹽梅莫謂遐方遠還思舫業恢有賢
皆輔世無地不生才飲酒招芹藻論文親斗台禁
中聞頗牧座上念鄒枚談吐珠成唾觴浮金酌罍
丁寧髦士勗銀箭玉壺催

過茶遠城

茶蘭接右戍稚鎮望姑藏石合平途亂溪分澗野
長山光違點淡雲氣薄蒼茫駐馬投前騎聽鶯憶

上陽米陳紅碧飯茶煮麥椒湯六月峯凝雪三時
氣帯霜林稀無衆鳥夏半少群芳随地馳春憶殊
方任冷腸蘭山路尚遠榆塞地尤荒長劍崆峒倚
芒寒天外光

夏至日方澤陪祀

帝德乾坤並郊壇南北宜典章崇太拆埋瘞祀皇
祇位卜陰凝界人嚴靜剛思貢琮欽玉薦璽鼓耀
金支余忝秋曹末躬逢夏祭期節當長至日候應
祝融時精志齋三日虔居戒百司大夫從尼孔小
相企夔夷路遠玄禧右鑣聯太液涯湖平丹闕敞

山近碧雲披殘雨脩斜練殷雷翕晚颸禮昭坤德
厚法象地儀卑誰作洪龐配帝張玄祖帷兩成壇
設幕四面水為池壇表中央色池存方澤規海同
濆混漾嶽與鎮岐嶷八變咸英奏三公祼獻儀冠
裳明列辟對越引雙墀凉浸天河落更深斗柄移
元勳旌騎返宰相火城馳僕皂呼相失僚朋紛莫
追逡巡過衢陌遲遲到門楣想像汾陰祭鋪張右
土祠揮毫猶燭影就榻已晨曦謾詠雞鳴什容儀
聽起遲

觀翟泉渠

宦旅文園渴遥尋山寺幽山間郭氏柏寺下翟泉
流崖竇亂淙出田溪千派浮鉄門啓復閉石匣放
仍留降雨渠初決屯膏澤即收封泥鈐地印鑿木
引天溝神運坤靈液人加疏濬謀越吳移此地杭
穎遍西疇磑舊逆波激孱湲入市游樂飢無愈瘵
其獨可忘憂

七言排律

總制少保王石翁射圃堂招敘

天上文昌懸節鉞寰中戎務握衡鈞兵廻天地三
邊肅武耀川原萬隊陳已見秉麾清朔漠曾聞聽

[illegible][illegible]星辰筵開射圃原觀德幕傍花壇此會賓雅
[illegible][illegible]詞鏗首節笙吹黃鼓鹿鳴覲庭聯珠樹翁專
[illegible]杯送瑆池母倩頻六月正聞擲犹服千群並賀
可汗臣風流江左公齊謝星聚河南我愧荀上相
分階司馬舊中丞無職畫熊新著龍闕下三更夢
花馬池邊六度春內地常需經畧手清朝還重老
成人赤松未伴留侯去丹禁麻傳有玉綸

五言絕句

贈僧廣明號月潭

秋月照空林寒潭映碧岑了然惟湛寂相對是禪
心

過新關得句

寒迥看星近岩行見日遲重關訪虞騎千里衛王
畿

沁水途中

昔逐東流水今從逆浪舡清和時亦好切莫惜春
殘

題良鄉察院後樂軒

分定後何樂心定先何憂[illegible]若兩忘却時同大化
遊

夜上檯山寺 三首

古松斜覆道危石自成橋樺炬盤雲上山空夜寂
寥
山高遲月出林暝覺煙深忽慢逢僧語蕭然塵外
心
鍾聲留嶺外梵樂九霄來知有僧居近松門躡徑
開

過韓信嶺

功在與劉日忠存拒蒯時秖因驕未去千古令人
悲

柳陰勸飲

沙棠眠花鴨林幽啼竹鷄三杯垂柳下不覺日將
西

舟駐華陰

名山兩次過秪成八韻詩嶽神應索賦留待再來
時

慶陽臺館即事 三首

昨暮茶牘歇今晨晴起遲窗前鳥雀鬧殘夢到家
時
風吹花檻香沙燕幾群翔不作啣泥壘閒來繞畫

潔
向晚呼門吏亭邊扶蜀葵夜來風雨過吹倒兩三
枝

七言絶句 六言附

送鄭掌教言帰
骨瘦神清老鄭虔六春桃李泊河邊飄風忽送帰
航去高卧廬桐深處煙

送崔德貞分教元城 二首
二月長安花已開九天宮闕綺霞堆東風渓堤分
春去桃李河邊萬樹栽
百泉泉出蘇門丘東向元城繞郡流好遡支流尋
道泒泮池活水有源頭

宿卧雲窩次壁間韻
雲壑清宵倍爽神白雲來伴五雲身頓開妙悟超
三昧盡洗九襟絶六塵

坐廾泉亭用前韻
飛泉一酌即清神雲裏鈞天世外身金界珠光明
赤日蒼崖碧樹隔輕塵

西亭醻答少頡口占和韻
湖南聲價重霜臺緑野偏宜樂聖杯今日相逢仝

不飲秖令虛負好花開

過比干祠次吾山韻 二首
皇天已切興周意故使殷家積悪深可嘆昏迷不
知悟剖開方識聖賢心
殺身誰説為成仁此語知君亦未深宗社將亡惟
有死無求方是古人心

鄴臺有感
漳水潺湲不盡流西陵高樹半平疇繐帷歌吹今
何在野草蒼莊今古愁

遊李閣老弥讀書院 二首
延芳庭閉池臺静秀野堦閒竹木殘試問乞身何
太晚當時只展畫圖看
高閣玲瓏雲幾層明良千載重殊丞可憐調鼎留
身住秉燭西樓亦未登

往太山憇故山草堂
故山西望在高崧泰嶽群峯勢與同他日卜居擬
岱下兩山皆得主人翁

白溝 二首
春日乘軺過白溝楊花飛岸夕陽愁當時一道清
清水隔斷燕雲十六州

萬國星羅拱帝京堯封原是薊門城天驕北徙三
邊靜萬祝南呼四海平

題張瑩山冊畫二首

石上松根坐不回嵐連遠勢抱丹臺東山道者逢
相訪看是晴天孤鶴來

流紅噴雪紫崖間嶺月松風萬古閒為說出山泉
水濁無言此際坐潺湲

和火顏魏親家韵四首

綸音五色鳳城開特許藩輿送母回春日未斜官
道直逢傳家節謝賓來

清夜雙花蠟炬開清樽歌舞未多回荀龍遠會元
方宅莫訝頻頻勸酒來

金瑣鐵關晨未開九衢報道使車回急呼僕馭攀
留去共說霜帷挽不來

瘦竹西園三逕開清陰久待主人回同袍喜和陽
春曲還想抱琴客再來

送朱東源任廣平司訓二首

淵源家學接光庭曾坐春風究古經此去郡庠文
價重却看滿座播芳馨

德星臺畔論文日君正才名我尚童今日送君驀

白鬚好將師範振儒風

張家西墅和火韻韵

高樹蟬聲忽變秋輕雲淡日對霞浮園林物色堪
題品總被詩人筆底收

遊西山宿與數寺二首

一宿祇林曉夢清南窗風鐸枕邊聲朝來爽氣侵
人骨除却新愁與舊醒

雨中更覺梵音清幽咽貂璫金吹聲試看西山松
柏裏幾人早悟世間醒

過楊家橋梁氏次陳平岡太史韵

幽居卜築白雲隈古木橫橋茅店開斜日籃輿青
盖過夕郎亦自瑣闈來

過磁州吊王君祠和春溪韵二首

崆峒高倚劍光雄壯志平吞朔漠中飲血仰天獨
戰苦黃沙白草泣悲風

忘身報主古稱雄氣奪天驕萬陣中回首滏陽祠
廟在千年血食想遺風

春日同邯鄲常統西高近[illegible]張雙溪李龍岡
四學友登紫山用許默齋[illegible]白山留書堂頂
道院三首

登陟春山消客愁浮雲人世兩悠悠斯文四海皆
知已榮辱都忘道自由
緑草青山今古愁達人襟度自悠悠春深不盡登
臨興渡嶺緣崖徑亦由
蒼煙翠靄午凝愁丹路瑶臺物外悠出處卷舒原
在我不由自已更誰由 因許作有不及沙鷗得自由之句

平皐草堂春日讌集贈嗣皐 三首

槐黄賀錢早秋天回首名園二十年今日重來渾
似夢好花迎客笑樽前
銀臺池舘面東岡翠竹含煙消水傍八座重光開

緑野一門二妙接鄰芳
櫻桃屛展侵南砌花藥闌開對北闉此景此時真
是畫相看俱是畫中人

書張母壽卷代人

仙家阿母宴瑶池翁與赤松有夙期已見蟠桃曾
獻實仍看慈竹長孫枝

弔公冶長墓

合巹東家配淑媛丁寧可妻豈虛言知君縲絏原
非罪好待予來為洗冤

貴妃粉

曾傳鉛華奉至尊覓蒙鶖破散香魂要知粉黛傾
城國何用今時洗面痕

馬嵬坡

太真原是壽王姬坡下成塵未足悲若遇刑官供
論死蜀門旋日死還遲

盩屋任子以春秋鄉試中式

才名此地數諸王今看學優登廟堂三傳自來能
輔世青年黄甲早聯芳

秦嶺 二首

龍樓絶隔一程山吾道重逢路阻艱天為唐朝留

直節故教風雪滿藍關
文公此地遇韓湘正氣爭高日月光不為姪兒仙
術動但期收骨到江鄉

華清温泉 二首

誰説曾經浴太真天香國色去千春我來再浴華
清水要學盤銘日日新
朝元高閣望銷魂試浴瑶池玉甃温洗洗一心無
點垢方能洗得小民冤

臨潼張汝謙鄉試中式

仙郎昨到清虛殿桂子天香滿袖吹得蒽春風遊

上先壇林還近萬年枝

贈鳳翔周子以詩經鄉試中式

周室寶興壇治年葩經兄是鹿鳴賢鳳棲飛大岐
山彩早[illegible]騰聲丹陛傳

贈鳳翔[illegible]子以禮經鄉試中式

我聞[illegible]禮[illegible]春榜文字曾刊海內傳看子南宮[illegible]
[illegible]去杏園人待一枝先

過五丈原二首

渭水秋風五丈原民居猶似孔明忠將星若不當
時隕天下應無曹與孫

王佐仍與王者師古來鍾重却如遲卧龍若遇劉
高帝庸捲能同信布奇

登太白山二首

谿人綠鬢雪霜顏太白曾登大白山誰謂去天三
百尺雲霄秪隔尺餘間

金方白帝太陰冷頂有積雪十萬頃秋夜變麗最
上峯看他爭似冰輪影

靈武臺二首

觀象舞作駕鳳麗靈武臺高世事新臺上舉頭南
望不見華屋適是何人

嶽垣黃屋去千秋城倚群山草樹愁三二百年虎
世業依然環水向東流

張南川見贈四絶步韻呈謝

謬將庸趣希林園春日祇慚懷負臨筆下品題三
百首開中道德五千言

鳳城市裏蓬仙館烏府中丞此僦居山引入蕉侵
座几泉分洗藥到堦除

八座三遷節鉞持忠勛已見滿邊鄙却依北地蟠
神馭每傍南山獻壽巵

謫居終日不書空早有蒼生起謝公春草玉閑靈

運夢憑予傳送棣樓中

題落星石

井泉南崖畔方石屹立舊有題天上星落
數字於上者人或辯其非似予為解之云

誰人題謝落星形看是稜嶒四面停天為世間圓
者衆故教霄漢落方星

龍潭劉大巡并州振旅堂坐讌二首

鷹揚練武畫旗開豸史論文此列筵金奏清和非
塞曲玉缸傾瀉是井泉

九重雨露中天沛萬里風雲北地寒黼斧遇君龍

勒外絲綸記我鳳池年

古城阻風寄王冢宰王總帥

綠旆青山井水東昏沙黃霧起晴空守邊猛士丁
今在不必高臺歌大風

峽石口

四月風沙淤綠襟遠山積素雪晴初早來飲水輕
求合吟就新詩呵硯書

開邊聲四首

晚午風塵塞日黃紅旗閃火甲鋪霜龍城管有嫖
姚將縛取扒沙台吉狼

塞草青青初夏肥胡人數百敢成圍漢家猿臂將
軍用野馬黃羊盡奪歸
旅將長矢射天狼頓見旄頭夜火光投筆請纓門
面事吉囊聽報逼歸忙
胡從青石峽邊逝予向黑松嶺下回須是天亡虜
兵甲黃沙一雨靜無埃

入靜邊堡

青峽飛傳烽火明漢家雲陣好連營緣何虜騎空
窺遍不見將軍只見城

驛中晨起有述四首

春殘塞上氣猶寒白日黃沙塵滿鞍鏡裏恐驚容
鬢改倩教門僕看簪冠
氷明白雪山岩頂風緊烏稍嶺路頭常記邊城六
月冷箇中數問舊狐裘
泛泛星槎弱水迷悠悠風旆崑崙齊劒光直倚青
天外却望崆峒山勢低
黑松嶺下交馮異莊浪河邊識馬援自是漢家飛
將種定縛台吉到轅門

莊浪行署三月夜雪

雪舞殘春凍不消曉來低壓杏花條却疑臘月江

南地幾樹寒梅傍市橋

兩當驛二首

連雲閣去汴東京驛路三十又六程今夜兩當春
蝶夢家園萱草遠含情
自古中途說兩當我今前路更難量帝京轉下六
千里尚有三邊萬里長

宿伏羌公署揚濡川王守泉使者至

雙使璽函見遠情傳君今日發蘭城春窗恍夢巢
雲繞碧樹高枝紅鵲鳴

望旗誠山

當年野戰鼉洸閭形狀猶存旗鼓山聖世而今別
馬逼偃旗息鼓白雲間

和解縉紳先生登河州鎮邊樓詩 六首

瑶池儼去幾千秋白玉增城十二樓西到崑崙爾
五萬河州猶在儘東頭

居延晴映海光秋風動爪沙連戍樓漢使曾聞博
望路玉門還在更西頭

先朝謫客此悲秋萬里思親獨上樓回首白雲何
處在江流浩渺地南頭

脇下神京已逾秋夢魂常繞鳳城樓虞臣矜恤柔

昭日五色雲瞻北極頭

畫棟曾軒五月秋緱崧道士此登樓衆香黃鶴冲
霄去知有仙人到上頭

萬頃原邊一雨秋河湟佳勝此高樓繞欄門向蒼
山合烟霞還生足下頭

寄菴梅圃學博

去臘河邊送我時淡林晴日北風吹君行諸弟庭
來此頭樹梁雲動遠思

弘法寺送客步學閣文衡山韻 二首

雲林煙閣帝城灣古柏蒼松映一山暫借浦團成

午夢醒來鳥語在窗間

門對溪橋一逕灣舉頭忽地見西山驚心却憶前
年事曾臥千重紫翠間

張北涯西園留別

去年送我菊花天此會飛花落酒邊相約明春斟
壽酒主人已入古稀年

太丘祠谷教齋諸友送別

不到荒祠已十年浮生奔走太華巔德星臺上重
翹首又見賢人聚此間

雪茶

金刀裁雪取茶芽覺比陶家味更清喫罷清風生

兩腋瑶臺相引步虛聲

冬日松溪貽詩有懷步韻 二首

青瑣交朋雙鬢殘且憑杯酒換丹顏君家兄弟多
清思燗若冰壺映雪寒

雪明遠岫日悠悠樹底寒泉咽不流野渡孤舟還
自在漁蓑束住在溪頭

屯留道中雪 二首

天津銀漢通牛宿崧嶺瑶軿下鶴臺欲上玉樓肴
凍合不知誰是長公才

寒光滿路挹清輝轉見霏微零客衣爲問高僧近入吻
雲立忽聽唱道却驚飛

贈吳蘇塘方伯入覲二首

花含繡鶴去朝天憶昔相逢已十年此夜紅爐須
盡飲明朝汾水朔風前
紫薇堂上送君行紫薇堂下月華清我舊被垣紫
薇客知君久擅汾東名

壽陽道中

雪後山行六百里冷風吹面絕纖塵道人笑指千
山白天起瓊臺座座新

權店驛途中

盤陀南來一百里宛如閣道蜀門行荊扉茅屋人
家少盡日潺湲聞水聲

和宛洛壁間韻

山路經行已四秋豈因蕭索動鄉愁嶠子不用荊
州賦自有元龍百尺樓

湧泉亭二首

岡巒遠映幾家村花樹差參東雪痕管到明年三
二月依稀風景似桃源
泉水冷冷山送青流觴幽勝此蘭亭石門修禊諸
賢在借問鄉人識管寧

詢平遥尹公祠用宛洛壁間韻二首

文武勳庸澤未休感懷今古迥生愁周家卿士俱
煙草祠廟猶存近堞樓
萬邦為憲先民聖一代中興後世思北伐誰能追
往昔清風好詠穆如詩

冷泉大雲寺用壁間韻二首

梅影松陰竹牖凉僧家清茗滌詩腸去年曾向靈
峰宿猶記中庭月一方
冷泉閑對小清凉到此塵氛去客腸只用靜中參
上界何須遠路覓西方

過靈石縣二首

當年一石觧通靈此地曾聞輦道經瑞石至今無
覓處汾流環遶四山青
靈石北來三十里介山聞有介神祠山花變幻皆
誣説留取松風千古悲

君子亭三首

昔年曾此竹亭過竚對琅玕發嘯歌今日向余逢
鬢舞清陰更比舊時多
拜節幽亭澗水東數竿翠竹灑清風此君應笑奔

忙者日逐紅塵世界中
亭後假山二丈高跳陰候月坐山腰烟消雲散清
光吐巍得一園踈影搖

沁水道中二首

流水斜陽如有意空山破剎寂無人此行若少尋
幽興寥落長途亦愴神
山靜長如太古色水澄兇與道心明年來山水渾
相契厚重周流總一般

坐條岩雲洞

一塵不到小壺天芝草琅玕孰記年欲取茶杯敲

一局出門只恐爛柯還

題招隱閣

此處雲林遠市朝小山叢桂屢相邀平生雅好烟
霞賞待我重來不用招

宿壽陽和呂黎韵三首

積雪山程至太寬裘夜半覺猶寒却思鐵甲邊
城卒寧得紅爐坐一匝
今年八月在長安誰說重樓高處寒及到家園重
九後小亭涼露菊花團
為憂民瘼敢求安秖望春回黍谷寒千里猶飛嗞

豪角一杯雪乳吸龍團

過仁義驛聞許憲副覲歲暮經此有感二首

同年曾未哭書崖洒泱豪門却似乖兩字驛門期
不負莫將時俗慟幽懷
三載宦居晉水傍不知此地有潘郎新楊嫩竹相
依後花引滿城蜂蝶狂

書鶴洲星士卷二首

青城道士忽相逢明日丹霞過碧峯却悟爾身即
是鶴崑崙瀛海本無蹤
吹簫月夜紫雲天松嶺飛來伴鶴仙人謂我形真

鶴相豈勞星卜問長年

宿青橋驛

亂雲擁翠可休堂閣道春江太白長一枕水聲千
古事半天風雨送窗涼

松林驛二首

流水橫橋帶石田懸崖茅屋起青烟松林嶺北多
寒谷春色隨人到郴邊
青松丹峪翠嵐遮路轉山廻石棧斜春日陰陰雞
唱午隔溪西畔有人家

安肅城南

遠水澄明一練光秋蟲歷亂㸃衣裳遥知鄉國重
陽近籬菊初開栩漸黄

宿尾亭驛

驛亭原是尾亭關南去重重接隴山我有貔貅千
隊肅坐令虎豹九邊閒

金佛峽

往年曾記到原州未向金佛峽裏遊今日征途新
認取崆峒回首五經秋

植槐

撫綏幷城是柏臺三槐今日向庭栽安邊報主忠
心赤願使兒孫有儁才

西園獨步

公餘散步小池幽紅白花開傍畫樓同伴看花人
離遠却教閑處總生愁

六言絶句

憇起庄道院 二首

深院蘿陰靜處高林鳥韻清圓雲裏霞衣縹緲石
壇未冷香煙

高閣青林日照平原綠蕪煙消鄉夢頻宵耿耿塵
途悠日遥遥

詩餘

喜遷鶯 賀馮雨山邑侯朝覲奨勵 有序代人作

伏以心馳北闕臨諸侯述職之期政著南河兆賢
令陟明之慶花縣紀儲蓄之績蘭臺頒奨勵之儀
喜溢縉紳懽騰閭里恭惟 某官 荊楚人豪湖湘閒
氣標致並黄山之爽秀文瀾稱赤壁之波濤庠之
彥也聲名齊雙鳳之亭國之禎兮手段展六鰲之
釣王斧早寒手蟾桂和鈴小試乎牛刀居官得要
曰清曰慎曰勤從政希賢曰藝曰達曰果不剛不
柔優優敷政可嘉可樂顯顯宜民幷崇孟蔭仁恩
廣被于一同桃李數榮培植良由于多術鼎新文
廟益振武城之絃歌創濬泊河茂長池陽之禾黍
秀麥應張堪之瑞嘉禾呈周代之祥催科匪拙際
萬寶之告成處置得宜令千倉之皆滿損下非所
以益上在官實欸以資民奚啻斯土之神君可比
昔時之循吏是以嘉賦下彤弓之美康侯膺蕃馬
之錫豈曰大賚之常真是懋功之賞褒黼百里迩
九十朋卽星耀彩且當拱極之宵鳧舄飛雲正爾
八之日製錦才優尚期補袞烹鮮理得猶望調
[illegible]燮莫助之我侯自此升矣 某等快覩鴻休

清源燕賀謹裁短綺用綴蕪詞詞曰

飾逢春小喜鄢陵倉禀充盈人民熙皞霹靂雄
才經綸偉器試聽那頌聲滿道兒如今絲幣稠
疊銀花照耀獎我這古顏龔黃南陽召杜　消息
好一時大展天池翅定千里雲霄海嶠桃綻河
陽桃垂彭澤已有昔人才調芳名北泊流長公
事西湖都了頋此行奏向天朝身居上考

又水龍吟　有序

恭惟某官黃甲遺才青雲偉器資禀毓江山秀靈
中和由學問充融為親捧毛義之檄操劉敎洛陽

之刃初啓鵬程於泊水暫棲鸞枳於鄢城善政善
教霖雨無化雨以洪施宜民宜人郎星聚從星而
聚耀力致百廢之悉舉尤慮九年之未備乃積乃
倉既優既渥是以憲臺馳奬係蕃騰懽美學道變
人之刀追緋衣銀魚之錫上敷綸帳下索蕪詞走
素承教愛幸捷鄉科媿乏陽春白雪之音聊寫蚩
鳴螽躍之意詞曰

陽春有脚到鄢來二年餘暫借經綸手比野桑
麻滿城絃誦忽然易舊單父名高蒲城政美古
人與偶羨雲程萬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君才有
況看着文章山斗對揚庭香簾清晝人盡説父
母賢明鼓舞総黄童白叟花柬鳴琴棠陰聽頌
習池尋友待來春報政了定遷喬禎做到金章
紫綬

慶清朝賀張近川邑侯獎勵　有序代人作

伏以花縣絃歌百里異神君之政柏臺檄奬十朋
嘉循吏之功動喜色於霜威良以陽春有脚播寵
光於星宰固知水鑑無私賀卑縉紳懽騰士庶恭
諗某官江海鍾英吳淞儲雋秀並九峰峻系清收
三泖精華池近書聲雲影天光湛壁泉開文脉一

泓五色流香惟人傑產於地靈故賢出應餘昌國
王斧取蟾宮之桂劍光射牛斗之墟鈞學任公鰲
橫海上才過陸子龍起雲間鵬運天池六月暫息
泊水鳧飛仙舄千年又自南來濟政事以文學們
間和韻御繁囂以簡靜花裏鳴琴革吏弊而索蹟
自裁擊民冤而猾奸盡伏品藻明則貪還得素器
之士城陴繕則董工簡新任之傑由其雙臟晉名
探淵源於世學故能兩岐秀麥獲治效於家傳是
以撫臺下旌淑之章費舍七懋功之賞羨揚華衮
榮比彤弓某以林下珠甫深仰江東政績恭有開

之高也與每動於思鱸余固賴之人焉心恒切於
借寇丙午簪盍即星歪耿於德星措日喬遷廿兩
大施為霖肉我侯自此升矣吾黨愛莫助之統表
微忱用述音事謹裁綺帳強綴蕪詞詞曰

碧海蛟翔青雲鶚薦起東南萬丈文光蔚垂清
晝春邵陵日轉廿棠報道臺遏奨擻稚名茂實
揖當青絕履花紅耀鼓吹喧堂　憶故國張家庭
院舊有清忠賜篆御墨猶香他後來経綸勳業
彜鼎難忘碩仰前人餘韻賢聲千古更同芳雙
洎水滔滔東去名與流長

水調歌頭贈郭菊埜政成旋沐有序

伏以爵拜楓宸雲裏逢分手使竹𢷠臨花縣春陰
賡被予廿棠取丙月掇作之功成千載絃歌之治
縉紳交慶黎庶騰懽恭惟共官質稟二儀清淑粹
鍾六詔山川學究先天祄聖賢衣鉢才超後進吐
翰墨珠璣溟海鵬搏早擊濱池之水雲霄蟾茁高
攀月窟之香乃較藝南宮遂覲光北闕萬里壯遊
歷覽上追司馬兩都妙賦辭華直擬班生顛清白
以傳家志忠亦而報國分符天闕朝命寵膺捧檄
月邊郡僚與贊見風流之丰刺羨豪俠以專城李

祖在澶已著公輔之量呂公作判預占鈞軸之資
令行捕盜白波盡捲于梁封望重攝邑朱紱屆臨
於鄢境六事修而允備百廢舉以無遺號令始下
而精采自加整頓方施而規模即立教化大行冉
見漢時之黃霸貧窮得賑獨追穎土之韓韶河堤
築而瑞麥有秋廿霖沛而誠禱蝗應允矣斯民父
母果哉茲土神君士元非百里才胡可久留乎驥
足子游豈一邑宰但宜暫借乎牛刀我公旋旆之
有期吾黨攀轅之無旣走竊領芳譽幸接光容汾
陽真有喬喜瞻單騎之餘風林宗何如人每歆折

巾而效慕茲當送別情切挽留聊綴詞章用伸情
素詞曰

春風五馬使攝篆泊河濱共喜陽春有脚到處
一番新堤上連雲秀麥郊外隨車廿雨德澤滿
鄢人瘖痍隨手去風俗即時淳　聽稱說明決處
總如神果是推情問事照膽鏡無塵為甚烏臺
移取促使鹿車早駕父老卧廻輪願存鄢士念
推𢷠復南巡

沁園春贈趙玉泉邑侯

桂苑名儒杏園仙侶二載花城喜霄漢飛鳧日

逸帰覲琴書伴鶴錦里經行國典旌賢郡臺奬
德馳檄三春事最榮君辭避顧韜藏亦擢寵譽
無𩦲　青遠年大功名看金馬銅龍候俊英更陟
列巖卿瑚璉清廟敷宣中外霖雨蒼生絶四知
金多三異政早見鄢陵化有成君從此定益崇
恭慎直到孤卿

觀瀑水藮西江月

鉄壁翠雲堆裡懸崖細路縈廻丹河轉處境天
開玄圃瓊田嬰卷　玉厥九苞倒下銀河幾派低
垂樓臺回首遡言帰落日鐘聲雲外

陳文岡先生文集卷之九　終

陳文岡先生文集卷之十

奏議

戸科左給事中臣陳棐謹題爲正岳祀以大一
統尊帝名以昭一德事切惟一統者聖王之治功
一德者聖王之治本闗一統之治功則撫千古輿
圖之大而宅中於帝王所自立之地協一德之治
本則極百世褒表之儀而尊崇乎帝王所自得之
師此五岳方位之所在五帝本源之所出俱所當
重况北岳爲五岳之尊而眞此冀土與　聖朝之
帝都尤近唐帝爲五帝之冠而有此冀方與　聖
明之　帝德尤同者廼今祠祀之地徵崇之典顧
有誣謬瀆祀之陋臣因道途所經深究其失而不
能已於言也臣叨居言職竊禄數年未敢一日曠
離省闥乃於去年十二月伏蒙　聖慈准臣給假
送母回鄢陵原籍臣于是行也沾沐　皇澤以兼
孝思弗遑馳恤今歲還京於凡道里所經山川風
俗官民利病稍加採訪以圖少竭忠悃今先将所
得二事爲典禮政治之關要者首爲　聖明獻焉
何謂正岳祀以大一統臣過真定府聞有曲陽縣
乃北岳恒山廟爲　朝廷秩祀之所昔在北縣

及查其實則本縣之境原無所謂恒山者恒山實在迤北渾源州南北相去甚遠區省各別氣脈不屬俗傳曾有飛石一夕自恒山坎窩中飛來隊於曲陽故立廟祀今其廟扁有飛石殿而又妄言渾源州見有飛石窩臣竊駭疑之臣攷恒山北岳建自陶唐自封十二山之時此山已封北岳舜典十有一月巡狩至于北岳註北岳恒山是惟恒山名北岳而他山不可假也周禮載恒山為并州之鎮在正北是恒山在幽并極北之地而他州不可假也水經謂北岳為玄岳天文志大梁析木以負北

海其神主恒山星辰位焉是北岳為玄冥幽都之界而他神不可假也故我朝一統志明載恒山在渾源州南二十里即北岳其山高侵霄漢山有天風嶺通玄谷步雲路得一菴等勝蹟二十有二由此觀之則北岳當在渾源州為無疑三代而下歷漢唐隋俱於渾源州恒山致祭石晉失燕雲十六州之地宋有天下未能混一北為契丹所據宋以白溝河為界無緣至幽薊之域而覬所謂北岳者所以直得祭之於曲陽詭言飛石之謬以粉飾其削弱之迹耳然宋都汴而真定在汴京之北以為北門不得已舉宜祭之猶之可也我　太祖高皇帝驅胡復夏奄有萬方首定岳鎮海瀆之號非不留心於岳祀但時建都金陵覩真定迥在京師之北所以因循未曾釐正迨我　成祖文皇帝遷都北平而真定已在京師之南當時禮官亦未建明更改仰惟　成祖奮百聖神武之作抱千古英雄之見於　陵寢之營尚出京都之北百里之外真可以氣吞胡虜威鎮沙漠定　聖子神孫萬萬世奠安之基況於北岳之當在北者使當時有禮官建明顧有南向而祭踵宋人削弱之迹哉恭遇我

皇上稽古以肅五禮建極以臨四方誠宜亟正岳祀之謬況近年北虜跳梁窺我邊境臣愚懷激發之志謂雖封狼居山勒燕然石在今日且無不可所以尤宜定玄岳於朔界樹封疆以壓胡志表山河以壯　帝居使山川受職岳神效靈明作士氣而潛褫虜魄者端必有賴若信其飛石妄誕之說則自有天地以來未聞實有巨石能飛之理且臣聞恒山之石黑而曲陽之飛石則白是色不同也恒山之窩圓而曲陽之飛石則[illegible]是形不肖也況恒山之離曲陽多靈關巨嶂疊山複嶺之隔即使

其石能飛方此石飛墜於曲陽也誰又見其自恒山飛來耶高峰峻谷人跡罕到之處誰又即見其自此竅洞中飛出耶此其謬妄迂誕不攻自破何乃今以　朝廷秩祀之重而禮一怪誕之片石耶若以為望祀之宮古四望之禮乃天子於國門四向望而祀之即今之　方澤祇壇總祭岳鎮海瀆是也若五岳廟祀之建告祭之　遣則但當在其原山而不可言望况恒山謂之恒者常也夫地道惟靜山形惟凝所以恒久而永貞岳在渾源而果石能飛於曲陽祠可移於曲陽則山而不恒其可

以為北岳也哉臣聞渾源北岳近日祠廟頗葺規制爽塏松柏森茂但秩祀不在於此耳臣謂北岳斷當祭於渾源州而曲陽之祀宜罷之為便臣因此而論及五岳焉臣觀祀典所載嵩山中岳在河南登封縣泰山東岳在山東泰安州衡山南岳在湖廣衡山縣華山西岳在陝西華陰縣祠祀皆近在本山之麓而恒山北岳則即此大同府東南渾源州者是也今特不惟北岳之祀缺謬而東岳行祠則遍天下且多設釋氏輪迴果報不經之像尤為誣妄如蒙乞　勅禮部將臣所言試加考議如言

不謬即行具奏將渾源州北岳恒山定為秩祀之所其廟制量加修拓以後凡　遣告祈禱皆詣此致祭其曲陽祠廟但令有司致祭飛石廢扁并令收撤再行各省撫按於凡東岳行祠除京師及齊魯之境外其餘擇方向便宜者量改書院社學餘仍不許加修刱建庶亦省費約民有益國需臣所謂正岳祀以大一統者以此何謂尊帝名以昭一德臣至保定府有慶都縣者臣考縣之所以得名因陶唐帝堯之母家於此後遂以帝母之名名縣臣亦竊駭疑之臣少讀史記載帝嚳娶陳鋒氏女

生放勳帝紀曰帝堯母慶都十四月生堯是堯之母實名慶都見之姓源諸書又班班可考信乃今相襲以為縣名是以聖母之名而名縣非先有地名而用以號聖母也今城內有帝母陵墓往年
皇上因臺臣建論奏　旨堯母克生大聖有功永世義當崇報遂下禮官議覆行有司修建祠寢見今陵旁有祠秩祀臣竊謂孝廟嘉享以神禮之者尊崇之至也斥言不諱以名呼之者輕賤之當也今既立廟祀以尊崇其神而顧斥犯其名何以稱尊禮之實耶孰謂古聖帝之母而名可稱耶以名

名縣則簡籍文移稱之居民行旅稱之啓口呼名
轉頭觸諱雖至微賤之人皆得稱聖母之名氏于
心安耶况唐帝初自唐侯十六歲而爲天子體如
天之仁運如神之知其德與　皇上同也其母由
聖帝之妃爲聖帝之母在　皇上錫類之孝必不
忍天下之人得以稱聖母之名蓋避古聖之名在
皇上爲景德崇聖之典而在臣下則養其忠敬之
心崇古之帝王即所以敬今之　君父也臣謂慶
都縣宜別加美名而避聖母之名二字方可爲訓
臣又因此而論及五帝焉曰太昊伏羲氏炎帝神

農氏黃帝軒轅氏帝金天氏帝高陽氏帝高辛氏
帝陶唐氏帝有虞氏此數君者開天立極經世執
物有功萬世者也自今考之史記帝王本紀黃帝
號有熊氏姓公孫後改姓姬名曰軒轅通鑑亦以
軒轅爲黃帝之名是自伏羲以至有虞氏皆號謚
也惟軒轅則黃帝之名也我朝于古帝王祠廟陵
寢之祀備極崇重但於三皇五帝皆稱號而獨于
黃帝則稱其軒轅之名臣謂黃帝生而神靈德配
天地用干戈以征弗享作弧矢以威天下禽蚩尤
於涿鹿之野以致諸國賓服正我　皇上今日欲

奮起武功掃清胡孽所當法尚者豈可於秩祀崇
報之地而顧斥其名耶臣謂帝王祠廟陵寢其廼
頒神版告文之類宜改稱黃帝有熊氏而避其軒
轅之名至於堯舜之稱據司馬遷則以堯舜爲號
而以放勳重華爲名廼謚法翼善傳聖曰堯仁聖
盛名曰舜者也據朱熹葵沈則以堯舜爲名而以
放勳重華爲贊辭廼引虞書有鰥在下曰虞舜謂
當側微之時無遂有謚號之理即舜可以律堯也
夫先儒既亦以堯舜爲唐虞帝之名今其廟祀崇
報所在於堯則宜稱曰唐帝於其母則宜稱曰陶

唐聖母而避慶都與堯之名方得謚以尊名之義
如蒙乞　敕禮部將臣所言并加考議如言亦是
通行具奏即將慶都縣名議擬更改并擬唐帝及
母祠墓之名行移本處撫按有司遵奉施行并
請更定黃帝稱號行太常寺與凡職掌衙門換易
遵守臣所謂尊帝名以昭一德者以此夫治人莫
急於禮而爲政當先正名方今牧岳入　覲正萬
方述職之期青帝將臨近萬象咸新之候此臣以
正岳祀尊帝名二事爲　陛下首陳之也伏望
皇上留情睿覽俯賜採納待議定之後更乞　敕

翰林院撰文勒碑北岳恒山及唐帝祠之縣以紀
更革始末并行史局纂入　大明會典諸書以垂
示永久以昭　皇上釐正典禮之盛則治道幸甚
嘉靖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三日題初五日奉
聖旨禮部看了來說
戶科左給事中臣陳棐謹題為循　詔旨陳時
政以裨　聖治以仰答　聖恩事臣竊祿言官叨
職民省近以道里所經係干典禮二事先塵　聖
覽外其事涉生民利病者尚未敢及緣臣給假數
月深惟曠負厥職是惶是惧謂暫居畎畝廼心自

不忘　君而雖遇芻蕘其言或皆可採于九閭閻
之疾苦官民之所宜得之父老之談訪諸道途之
論正欲回任列疏上　聞以圖報稱伏聞今歲七
月奉有　明旨命臣科道等官指陳弊政臣彼時
未與條對之末今日尚及補塞之期况臣職既與
民部相關志尤以民事為重邇當觀民風以初旋
懷有恤民瘼而宜吐謹摭切於斯民者十有二事
以為　聖天子憂民圖治之助臣謀雖若迂遠而
蒭則熟詞雖涉淺俗而意則至萬一可採伏乞
聖明俯賜容納俾議施行則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緣係循　詔旨陳時政以裨　聖治以仰答　聖
恩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計開
一裁冗員以節民費臣聞書曰官不必備惟其
人孔子謂官事不攝焉得儉官貴攝而不貴
備其來尚矣古人謂官多民擾者非直以食
俸糧居宅廨使用馬皂門子而費乎民也蓋
有一官須有一官之事無事而設官且至與
事以擾衆臣見在外各省郡縣多有濫設之
員往年曾議裁削經行撫按查議但彼處視

為泛常未即議報或議當革矣其官又非任
滿陞黜之際有難於處者今當朝　覲天下
官員俱在于此伏乞　勑下吏部計議令無
於考察前後空閒日期遍將各省布按二司
府州縣等衙門應朝官員會集部堂查問其
條屬某官可以兼攝某官可以裁削某事可
以停罷一二日而可畢其當裁革者其官如
在黜調之列遂不必補其官在存留之列者
陞改別用乘時遴會事體不煩而規制易定
矣伏候　聖裁

一重儲養以厚民望臣見任外郡縣之官百責攸萃兼以上下奔走之勞必待累次薦舉歷任三年絶無物議方得行取盖重風憲之選宜此其慎也臣覩近日行取奏内開稱進士同選意者見今各衙門進士所餘無幾辦事俱将三年故查舊例因急缺而欲選之也但今行取之事已奉　明旨待朝覲考察後行計待明年行取之來則今辦事進士俱已選盡而與考選者乃新科進士也臣愚竊謂新科進士但當考授庶吉士以備儲養臣見近來庶吉士之選每間一舉行豈一科多有可儲之材而一科通無可選之士耶合無今後進士於庶吉士之儲每科則必選每選不必多盖每科必選則公而遍遍則無遺珠之嘆每選不多則精而當當則無濫竽之人宜著爲定例每科殿試之後該衙門奏請　恩旨舉行則碩儁由此而出矣均乞　聖明裁擇

一勵師儒以風民教臣見在外教官其係舉行出身多有年力精壯才器可取者舊例在行取之例得選風憲近例謂其未更民事惟陞

有司使練治體故今雖有超遷等倫得在行取者考選之後亦止授以通判等官但此輩再補外官將來不惟絶行取之望塞風憲之途而京官之轉亦難矣夫舉人教官竭力樹立勤苦萬狀方得一行取而竟若此使人謂淂穢爲無效視　欽取爲徒然伏乞　命下該部議處合無今後舉人出身教官行取考選之時量授以推官知縣國子博士等官待其更歴益久志行不渝則依舊取選御史或推陞京職其才堪别用者目下雖授府佐州正後來職業益修亦量遷京職庶乎選取之途重而風化之官知所勉矣

一平賦役以恒民産臣聞自禹平水土别九州辨其土之質與色以定其田之等第所謂咸則三壤成賦中邦者也田有高下糧有輕重自古爲然不可易矣臣見近年各省丈量地土之後名爲均粮實有不均之大弊盖舊時地有自來膏腴而粮重者亦有開墾荒瘠而原不起科者今皆一槩均攤下田已不支矣況有司籍畫一之說爲苟且之政凡審差徭

並額外雜役再不較其產之厚薄但惟照其
粮之多寡執薄檢名一吏可了是以下田粮
多而差役重則必賣地辦納富者以高下地
差粮等也但圖買高地而下地雖棄之亦在
不取于是貧民棄田而逃民逃則派移者多
田無用荒蕪者賠錢粮無處征輸國課由之
而損今當朝　覲之役合無申諭各處有司
但係大戶均地地方其編派差役各據其田
之高下照以產之厚薄不可偏以粮之多寡
為則以興民怨其有託名別方商賈逃避原

籍差徭寓住本處日久背本豐厚者估其財
産准折粮數一例編審雜泛差役著為定制
庶幾逐末者還務農者衆又各處未經丈量
地土冊不可生事丈量復蹈前弊但嚴加清
査其有地多粮少者必由詭寄飛灑之奸或
有地去粮存者每受包納負累之苦此弊江
南江北各省皆有合行各處有司務爲區處
其凡遇審戶合管上司須擇委風力公廉推
官知縣彼此更調編差毋得付之本處佐貳
假手吏胥致有不平之弊均乞　命下戶部

計議施行

一處流荒以復民業臣經過直隸河南地方見
各處人民流徙遺下田土拋荒詢之南直隸
山東北皆然而淮揚登萊尤甚蓋由各處民貧
役衆所以暫避鄰近苟免一時督責而已遺
撇地內差糧負累戶族里甲包賠本人益不
敢歸間有歸者里鄰即行拘紲責追數年拖
負是以其類聞風惟恐逃之不遠寄債傭佃
扶老攜稚離親戚去墳墓豈其本心哉伏乞
命下該部議處合無行各省撫按自三十六

年春朝　覲官回任爲始各府州縣查本境
逃移人數荒蕪田數造冊回報存驗責令各
行用心行文掛榜設法招撫查照　大明會
典撫治流民事例酌量施行復業者免其以
前負欠糧役其無牛與種子者官爲區處待
熟償官限以一年造冊申報與原冊查對其
招撫復業多者旌獎保舉其尤得良法而無
以治行卓異者比照近年救荒知府陞坪事
例號名上　聞知府知州陞京職知縣行取
推陞京用其有招撫無方漫不加意者奏行

降罰庶幾流亡安集而國賦充矣
一寛糧長以保民富臣切惟國家財賦取給東南東南民力不可竭也周禮大司徒以保息養萬民六曰安富謂平其徭役保其常產以安之也故善爲國者藏富於民今江南南直隷浙江等處一縣糧多者即數十萬而糧長不過十萬名收糧至一二萬少亦數千稍遇人戶拖欠或糧長自行花費但有包賠即至破產近因糧長負累每名派貼戶數名故今江南收解戶等項有攢數人之姓而爲一人

姓名者不惟事不穩便設或有拖欠侵欺罪至發遣者不如摘一人之姓而認罪乎若摘一人以往則有姓而無名矣若凡姓在内者皆認罪則是一罪而發遣數人矣不知至此當何以處伏乞　命下該部議處合無行彼處督撫等衙門議照各處糧數或一千石派糧長一名多不過二三千石一名庶幾衆力易起縱有包賠亦或易辦且糧数少而人数多亦不賄嘱求免以損有司名節臣又聞江南糧長困賠者不止收糧一事蓋糧長除收輸兌運等項費用外凡官府供費往來餽應輸流在日所費尤多今當朝　覲官俱在合無　命下議行戒諭有司寛恤糧長惟責以收糧一事其糧長在日通行禁革斯民富可保而國富有賴矣

一除水害以袪民患臣切見北直隷山東河南兩直隷大江迤北地勢平衍窪多洿下每雨連日即成淹沒如今年京畿大雨至壓　聖憂夫水之爲性善利萬物者也惟罔知修而爲利所以滋而爲患臣謂古井田之法雖難

行於今而溝洫之通則有不可廢者若使今時江北地方畧效江南水田之法彷古時遂人之制每郡縣以境內河水爲主督責長吏先疏通其大河使深闊無所壅滯夾岸築堤以容水乃隨地勢田中各空大溝深廣一丈以上者以達於河又田中各開細溝深廣四五尺者以達於小溝大溝則衆田主共爲之而其償其地小溝則各地主自爲之而自出其地如此則縱有經旬之雨田間之水由溝以達於河海而淹沒可免矣且閘成周以前

胡馬不能馳騁於中原者以中原地多溝渠故也春秋晉責齊而使齊之封内盡東其畝蓋晉在西而齊在東必東其畝方利于行車宋人與虜以平地為界而多修塘濼尚恃以為守但古田間溝道足為險阻如此方今邊防嚴備虜騎未易深入然防患未然則溝渠實禦戎之上策况溝渠既濬則塘堰可興江北之秔稻能種則江南之漕運可減此其有益國家關係匪細惟在有人主持行之耳伏乞　命下該部議畫合無以溝渠一事重委

各省河道水利屯田等官管理嚴責守令斷此舉行撫按特加督察以甄賢否其山陝平曠地方并沿邊可修屯田去處皆宜照此舉行如此則不惟水患可袪而虜患亦藉之以防不惟水利允修而地利亦因之以寓古人經綸心術之妙兼用之於今日矣

一禁投獻以息民奸臣見各處王府祿糧皆輸自本省之田田畝之額有限宗室之衍日增識者猶為深慮近日兼以地之厚薄無等賦役輕重無章中下之田其稅役與高地相埒於是小民日困歉皆棄之而逃又恐日後糧役不免追徵于是多投賣與王府管業使效尤不已將來百姓辦稅之田盡歸王府則祿糧將何以供況其雖種民田而不肯輸納糧役仍累小民臣見　大明會典一欵各處王府不許置買田地覇占民業又　大明令凡民間賦稅自有常額諸人不得於諸王駙馬功臣妄獻田土遺害於民違者治罪伏乞

勑下該部計議合無行各王府並地方官嚴加禁諭如有以後將田投賣與王府者地主

牙人並本府使令人俱問以發遣重罪其承買年久者將其地内應辦糧稅遂作本府食米祿糧免致小民賠納庶民力少紓民奸可革而祿糧有所自出矣

一崇太學以官民材臣見在外府州縣官其舉人出身少壯者多向上可觀而衰暮者多尋常可議究其所以衰暮由其會試後不即入監回家營私玩日及至累次不第意氣消沮思得一官了事白首塵途有何志向不過為囊橐肥潤之計其壯齡入仕者乃經會試而

即入監選期到而遂授官仕路之年華尚未
艰前之地步猶寬所以治行多有可觀伏乞
命下禮部計議合無今科會試之後通查前
科舉人曾經兩次會試者俱送入監不准給
引其新科舉人下第者原其貧與計借而來
豈在為速獵科第哉正在受業成均為造士
以觀王化耳尤當盡數送入南北二監不准
遽告歸省及入監數月若果新舊人多後恐
不繼量許次第給假限以月日回監庶幾人
材得及時擢用國享其益民受其澤矣又近

日歲貢告就教職者太多積至累千挨選不
及回家坐待夫謂之貢者獻之 天子而使
之卒業國學也今既不令一入胄闈以沾肯
善之化又不即令之早任教職以為學校之
益可謂兩不得濟矣並乞 命下今後歲貢
考教職暫議停止待以前挨選將盡再許考
就如此則太學充實而選法亦不壅滞矣
一止調發以紓民供臣見近年虜犯山西宣大
以其迫近畿輔調陝西遼東人馬防禦而內
則調各處鎗手礦徒等項住扎河北等處近

議陝西等營人馬不調矣臣切謂鎗手等項
尤有不必調者臣過磁州以北見彼處居民
甚言調來人馬之擾三五為群徑入人之房
室奪人之飲食甚者攫人之財物污人之閨
閫胡虜未見而地方先受盜賊之切矣伏乞
命下該部行總撫議處以後鎗手等更不宜
輕調如臨時必欲調用合先揀選嚴正將官
領來如有照前搔擾許被害之人陳告巡按
御史將領軍官并行劾奏治罪臣又見近年
防邊北直隸山東河南等處於原額民壯之

外又僉義勇多者近千少亦數百本處每名
派銀四五兩以備調取盤纏之用徵銀在官
收貯但近年調取義勇一處不過十數名或
通不調是其所徵銀兩一年合用不多餘剩
者儘足下年之備若每年徵派民實不堪並
乞 命下該部行各處撫巡其義勇藉名在
官除擇期操練一二次聽常放歸業農不許
羈留以供役使勾攝其義勇銀不許年年徵
派見貯庫與給散過者俱要清查造冊不許
別項取行以啓侵冒之弊

一愼京省以服民志臣以見國家愼用刑獄恐
天下獄囚有濫及無辜者几五年差刑官於
各省審恤蓋虞舜欽恤之典也但聞近日在
外刑官審錄之際巡按兩司或滯於成案鄰
縣有司又欲承乎親臨原問上官刑官曰可
矜藩臬兩司曰未可矜刑官曰矜之則謗議
起於兩司矣刑官曰可宥郡縣有司曰未可
宥刑官曰宥之則謗議起於有司矣或指爲
徇己偏見甚者議有請託貨求使朝廷欽恤
之典返爲刑官汚玷名節之地至于掣肘縮

足不敢主斷合無今朝　覲之期　命下該
部申諭布按并有司官於刑官審錄之際務
各虛心秉公勿拘成案勿分彼此以洗冤澤
物仰體朝廷罪疑惟輕之德冊乞　命下刑
部行移差去恤刑官員於有事地方務遏私
書嚴交接阻關道防吏胥於審錄重犯情可
矜疑者必同衆細加研審詢其黨佐察其辭
色考其平素問其長故咸以爲可矜然後矜
之苟出慢招案一言稍可乘隙遂欲翻其舊
案爲非知平日奸慣有財力之徒於成招之

始買宄吏胥故於招眼緊關字樣致有空隙
以爲今日轇轕解脫之計乎古人嚴怙終之
刑律例重縱出之罪此又恤刑者之所當知
均乞　聖明裁擇
一議河役以蘇民困臣按黃河爲中原大害自
古治之而未能深治之者蓋大河萬里西來
其勢湍猛至孟津而下地平土疏潰決遷徙
不常大禹故迹故論者田不與水爭利但運
河籍黃河之水以通南徙則恐齧泗洲之
祖陵北決則壞運河斯欲疏道均停所以用

山東河南等處夫役逐年修濬以河南一省
言之每年修河之夫合徵工徵銀徑夫三項
共該三萬六千八百餘名實該銀一十三萬
一千八百餘兩差役之重至此極矣臣聞夫
之徵銀并合扣工食計其所入用之常餘積
二年可餘一年之費積三年可以餘二年之
備故往年曾開借河道銀數十萬兩別用矣
近日又有議借者矣夫黃河之夫原爲河患
而設非額外之征非徭役之正設今河患稍
平則夫役當減固不必積銀於無用亦不可

借支以他用况河南之民舊供宗室祿粮今則日繁增矣舊雖南北之衝今固 都邑門建而加往來迎送矣舊無虜患之備今則年年防禦矣加以水旱相仍流離轉徙稍遇冊歲飢荒輒見人自相食使今不為之處民將何以堪河南如此山東直隸可知夫別項差役舊之所無者而今日可增則河夫雖舊日之所有者而固不可量減乎合無於山東河南等處賢河做工并催夫大勞役重者量減其半于徵銀夫役勞費者減三分之一 御

行編審定為規制臣聞近日管河道彭念民隱亦有量減夫役甦散民困之議但未經題請卒難究竟伏乞 敕下工部并行總督河道等官詳議則力役寬而民少蘇臣愚再照泗州 祖陵乃國家根本所在今恐河水侵齧年年培築所費工力不貲合無計議於當水之衝或用磚石包圍或多栽樹木封植務使河不能侵且於風氣有助此不過用見貯河夫一二年之銀而為一勞永逸之道伏乞
命下通行議處

嘉靖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題二十七
日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

戶科左給事中臣陳棐謹奏為敷演 聖訓獻宣歲依庶職明臣下交勉相成之義祛吏弊以裨治道事臣切聞賞罰黜陟王者厲世磨鈍之具而誥令訓戒則人主鼓舞臣下之方二者常相須也今當朝 覲考察之後已行黜幽陟明之典 皇上於朔 覲還職官員各須以 敕諭之文曰云云臣仰讀敬服之餘臣因伏惟念古人有云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者謂 君上之

制命每貴乎精約而臣下之奉行則存乎推廣也故 皇極之訓輒有數言而聖人之經必資訓演臣不揣踈謬謹因 敕諭要切之八語演為交訪僚采之十箴臣見今歲考察其諸臣被黜者首重於酷仰讀 聖訓曰仁曰公曰無濫刑以逞正所以戒將來之酷也臣恭演之後東公箴存恕箴諸臣被黜者次重於貪仰讀 聖訓曰廉曰靖曰無黷貨以肆正所以戒將來之貪也臣恭演之為廉靖箴後儉箴諸臣被黜者次在于才力不及仰讀
聖訓曰勤事正所以戒[illegible]不及也臣恭演之為匪

懈箴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明臣職也能匪懈則有勤事而無不及矣諸臣被黜者次在於素行不謹仰讀　聖訓曰忠誠正所以戒其不謹也臣恭演之爲維恪箴詩曰溫恭朝夕執事有恪明臣職也能維恪則有忠誠而無不謹矣諸臣有以罷軟而被黜者能體　聖訓體國之言則罷軟者知自立矣臣恭演之爲彊立箴諸臣有以老疾而被黜者能守　聖訓守身之語則老疾者知早退矣臣恭演之爲明退箴近因吏科之臣預有抑躁進之論諸臣趨競者多被黜仰讀　聖訓曰無阿媚

以干進正所以戒將來之趨競也臣恭演之爲崇讓箴近因刑科之臣預有儆苛刻之論諸臣矯僞者多被黜仰讀　聖訓曰無欺詐以飾名正所以戒將來之矯僞也臣恭演之爲尚實箴此十箴者雖臣掇拾古人經傳之言然皆申重　皇上勅諭之語且箴之所以由名取醫家鍼砭之義　皇上訓戒之辭如羲軒對病之方諸臣貪酷等愆如膏盲受病之處而臣之十箴不過即　皇上聖濟神方之內詳列藥味之品開陳分劑之宜以效鍼砭之勞於人人耳然豈出於　聖明範圍之內哉顧

臣叨職諫官而規勸寅僚實亦諫道所在臣竊古諫箴尹之體據工誦箴諫之言撰此十箴又顧對揚　聖訓係涉官常弗宜過自韜匿輒不揣蕪陋用獻於　聖明當丁之下臣冀庶幾倡明此風使穆穆布列者聞風鼓動知臣工交勉相成百僚師師爲唐虞盛世氣象咸興起其德業相勸之思實攄臣忠告之愚矣倘蒙　皇上俯賜覽觀更以臣言頗有可採　命下吏部看議刪潤風示在外臣工亦必少于　聖訓有助　聖治有補然臣愚則切以騁文沽譽獵美于澤爲懼而未敢存是覬圖

也緣出臣下自相告戒之言不敢裝錄書帙以獻謹準唐臣進奏六箴之式隨本具列于後臣不勝瞀冒隕越之至爲此具本親齎謹奏以　聞伏候　勅旨

一秉公箴維天無私維　辟法天至公之道臣善宜先臣莅庶政臣决庶獄私念或存民虧法曲基以窒欲布以開誠俾心如淵之洞俾心如石之平順事而施隨形以付不偏聽聞不作好惡勿立意於擊富勿甘心於茹柔勿憑一面之語勿惑三至之謀當奉法勿阿所

厚過舉賢勿避所仇公能生明公能悅衆大
道爲公四方風動
一存恕箴天愛蒸民俾臣牧理視當如傷保若
赤子古之君子後巳先人胡今之職厚於奉
巳而薄於養民古之君子推巳及人胡今之
職薄於責巳而厚於責民洙閒臯陶克昌厥
後羅織張湯自桎其覆憫無知而法喻矜無
妄而厲遭勿急如束濕勿細若吹毛豈不云
立法貴嚴行法貴恕又不云論道當嚴取人
當恕民自不寃人自能全終身行恕天下歸

賢
一服應箴維 皇立極設官分服食民之力享
國之祿忠孝爲大操守實先一介審取四知
畏賢願富乎民願富乎國圖富於家國蠹民
賊謾藏誨盜多財累愚象焚緣齒蚌剖因珠
勿假公以掊勿倚法以削應自生威淡中有
樂貪進者匿貪名亦疑邇臣司諫是切箴規
一握儉箴先民在昔厥有令名由能處約丰濟
其清禹曰克儉伊曰愼儉約則鮮失奢則或
僭衣不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世食不必奇

珍亦勿多澳以遨寶惟羔羊之化美斯碩鼠
之風湮居室以陋而爲華器用以質而爲貴
於官則省乎繁文於民則節乎浮費考父饘
粥致美孟僖敬仲鏤簋取鄙宣尼儉德之共
儉世之實惟懷永圖令名永保
一匪懈箴有爾有位職在虔恭承宣禁書勵翼
奮庸業廣惟勤奚力不足勉策以馳佩弦自
勗枇抑勿沮繁劇必勝素餐是懼怠荒宜懲
人一能之我力百倍人晝理之我夜不寐或
遇艱險盡瘁匪躬或兼戎旅累華存忠以事

一人德曰匪懈罔戒不勤願服明誠
一維恪箴服正莅官爰本正巳倫彝爲先閨門
伊始一念不謹素履以傷一事不謹敗厥官
方謹之云何維恪斯臧勿曰 天高臨下昭
赫勿曰 君遠威嚴咫尺欽厥起居敬供朝
夕內抑僕從外杜交私室省嬖御門絕媼師
與其巧飾於末孰若拙戒於茲玩人喪德勿
近乎狎侮昵比玩物喪志勿耽乎博奕圖器
三風悉戒百度惟貞德修罔覺懋永芳聲
一疆立箴哲臣秉德正直愷悌柔貴能立寬歎

有制毋逐時浮沉毋與勢推移惟克果斷無
縱詭隨模稜弗決含糊莫判民亦何依政固
斯亂法彼砥柱中流砥然法彼勁鷄霄漢孤
騫曷事乎脂韋頹靡持之必力胡爲乎遷條
成施守之惟一氣以直養功以志崇中剛立
事爲我寅工

一明退箴惟士之則進禮退義惟臣之節進難
退易明明 聖后大臣是優引年乞告曲荷
眷留顧惟外臣藩宣之職經營四方寔資膂
力既老既病胡不遄歸陳納印綬誰固爾違

奚老謝職良病辭祿知止不殆勇退惟毅日
旻鼓斤歲早抽簪戀官縻爵明聽斯箴

一崇讓箴官貴謙虛尤宜沉靜勿事交託勿爲
趨兢貪深則斂課最則遷猿攀何用鴻漸推
賢師德及門王旦戒最韓維晦囊彥博與祿
是恬退者未必遲而奔謁者徒爲辱允讓虞
官三讓晉臣福曰惟 辟善則稱人莫爰超
階莫歆華秩在此才堪在彼或失百官有讓
四海靡爭 重華垂拱至治聿成

一尚寶箴維 皇於穆履豐保泰臣宜體之成

裕敦大名家者流毋察匪情深文密網市與
徇名以矯厲矜風裁以峻急濟威令重愛已
官輕殘民命周貴平易漢紀循良惠綏之澤
撫字之方罔以迎承而喜人亦勿庸是以授
上罔以浮華而取人亦勿庸是以養望茲謂
實政茲謂實心實勝者善佩此德音
嘉靖二十六年二月十六日具題十七日奉
聖旨云云 好生狂妄着回將話來

陳文岡先生文集卷之十 終

陳文岡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奏議

禮科給事中臣陳棐謹題爲乞稽古典弘
祖烈 詔舉二禮以昭一德以圖萬世治安事臣
聞自昔聖帝明王成一代中興之盛治者必新一
代中興之文教成一代中興之文教者必振一代
中興之武功武功奮揚而後文教益以闡敷此安
内攘夷之迹爲長治久安之道也 陛下臨御以
來稽古建典聖作明述禮樂大備巍然煥然文教
之盛眞三王無統而五常齊勛者矣見今百度惟

貞群工咸秩藩戚勲寺守分安常無越志者致之
前代誠爲治朝惟彼北虜跳梁連歳深入軼逾我
關險荼毒我生靈仰厪 聖慮札諭内頒至傷
聖心召醫用藥臣諫垣待罪念切 主憂弗效涓
埃實爲鰥曠臣竊惟台先哲王大猷遠圖制治未
亂保邦未危欲君臣上下一德咸有無時刻而忘
乎武備者在大閲之禮焉在大射之禮焉大閲之
禮 天子自閲武也我 二祖開創征伐之際固
常親閲将士矣其載於 大明會典者有曰洪武
六年定教練軍士律凡騎兵必善馳射及槍刀步
兵必善弓弩及槍凡在京衛所每衛以五千人爲
則内取千人令所管指揮千百户總小旗領赴
御前試驗餘以次輪班在外都司衛所亦然至今
閲武大教場内将臺屹立雖提督諸臣未敢登躡
謂求爲大駕臨之備是大閲之舉我 祖宗朝
已著爲定制而俾後之舉行矣大射之禮 天子
命習射也 我二祖平安輯之初嘗令群臣合射
矣洪武三年定制凡遇 郊廟之祭先期命文武
百執事行大射之禮 詔成均博士弟子及郡縣
庠序之士皆使習射各立射圃令 大明會典所

載自 天子以下一品以至九品文武官射禮各
有等差其射鵠則虎鵠以至布鵠爲類有七其射
中則樹中以至鹿中爲類有五其官則司正司射
司射器舉爵請射待獲執旗引禮爲類有八 大
明集禮所載有射器圖有各行省射圖有各衛府
州縣射圖有各學射圖職掌射式儀注備焉國初
命禮部所定圖式儀注頒示天下者與之畧同是
祖宗射禮之制内而公卿大夫外而各省郡縣學
校無不行矣但累朝 列聖繼文守成秉胡運之
治衮視武功爲可偃大閲大射二禮漸廢夫 聖

哲每因時而盡制　帝王必歷世而備章仰惟我
皇上真不世出之主今時正當大有為之時誠宜
修舉二禮以紹　二祖之洪規補　列聖之墜典
實震濩之雄謨安邊之偉績也豈美觀文具比哉
臣請得而備攷論之臣謹按周禮中冬教大閱臧
僖伯謂昔於農隙以講事也以數軍實昭文章明
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春秋書大閱公羊
曰大閱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自軒
轅習用干戈以征弗享閱武之規其來尚矣商周
中興之君尤以武功為先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

詩曰撻彼殷武奮伐荊楚有截其所湯孫之緒是
奮發者固高宗也宣王伐玁狁詩人美以我車既
攻我馬既同之詩是選車徒者亦宣王也此三代
以前大閱之典也漢承秦制十月車駕幸長安水
南門會五營士為八陣進退文帝[illegible]匈奴
入寇親自勞軍武帝以後時嘗　東漢制以立
秋日自郊禮畢揚威武斬牲[illegible]陵
廟武官肄兵習戰陣　[illegible]方
兵講武平樂觀下[illegible]蓋
天子親出臨軍魏晉東晉宋齊後魏以至後齊後[illegible]

大明之升陽精赫熾已潛旋環轉於坤輿之表燮
燿光華徐勃勃於扶桑暘谷之間在與宋日相接
矣胡元豈能干之哉臣所以決謂胡元不可承中
國帝王之正統者明我　太祖得國甚正得統甚
正自不承乎胡統也炎漢之興在於秦併六國之
後似乎漢承秦紀也然漢儒之論謂秦為閏位而
直以漢接周之正統是則我　明之正統豈不直
接乎宋哉胡元得比於秦亦已幸矣而能亂中國
之正統哉今日胡君之祭不祭胡君之拜不拜關
係胡君之統不統也一祭拜之間而天下萬世之

大義在是又豈可輕耶臣聞鄭衆之在虜也爲給
事中而决不肯拜單于乃其言曰誠不忍持節以
拜氈裘胡銓之在宋也上封事而論不可拜金虜
乃其言曰誠不可相率而拜犬豕臣愚任同鄭衆
給事之官職有胡銓封事之責誠不忍見行拜胡
之禮於廟廷之中爲二臣之所羞也況鄭衆所處
之位小臣也胡銓所處之時弱國也而猶知拜虜
之為非則夫際全盛之朝列通顯之秩者又當何
如耶此臣之所以切有望於今日也臣之所論止
胡之衆黠而已猶未及其[illegible]

固萬壽無疆者也斯又助我　皇上剛健勵精發
揚振動以大張神武掃清沙漠此其幾也今霜降
之後正農隙之時乘虜遁之暇　陛下誠一煥示
綸音大講武事參酌歷代舊章修舉　祖宗成憲
預定儀注俟十一月　聖情暇豫風日晴美之時
先期命官戒備至日　陛下御龍威之炫服整鑾
輿之法駕　幸臨閱武大教場之上以　親閱將
士大加誅賞張皇六師與率三軍則將材可擇士
卒可精器械可自堅利壯勇可由是而招徠冗費
可由是而停減餉用可由是而儲足紀綱由是振

而號令由是行其效驗甚速其關係甚大且是日
也旌甲萬隊耀日光華郊野生威山嶽拱奮　皇
靈以之遐布　聖武於是赫昭如剛風鼓轉於九
天之高震雷迅發於九地之上不惟胡虜聞之相
顧震讋褫魄奪氣而薄海兆人聞聲共奮智者願
竭其謀勇者願死於圍富者願輸其貲其於靖邊
威虜豈小補哉　陛下見高千古禮備百王　親
耕之行非莫為之耕也所以風天下之農也　親
蠶之行非莫為之蠶也所以先天下之桑也斯
親閱之舉非莫為之教閱也所以倡天下之勇敢

也夫禮樂征伐皆出自於　天子文事武備要不
可以偏廢　陛下登極念年於茲親視太學矣親
較多士矣文進士習彬彬然典已收禮文之效矣
舉大閱以章武伐又可綏乎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陛下四郊之典每年定四次之行是祀　天之敬
也　七陵之祭每行由百里之遠是祀　祖之孝
也今大閱之典每年不過一行每行不過數里而
戎事以閑大事以集　陛下之聖優為之也臣
非不知圍營有揀練提督有重臣也然大臣徒受
提督之寵任委無揀練之實功脉年數千赴敵未

見虜而寬斧今歲三門揚兵不旬日而懲訖古之
治兵可使赴蹈水火者似不如此豈盡區處之未
周哉皆簡閱未精爵戮未行之所致也提督者虛
應故事[illegible]　[illegible]錫亦必懼　陛下身親見之矣此
臣愚所以惓惓望　陛下舉大閱之典也臣又謹
按大射之禮古之射禮有五一曰大射二曰賓射
三曰燕射四曰鄉射五曰主皮之射而大射為重
攻之儀禮曰大射之儀君有命戒射宰射百官有
事於射者射人戒諸公卿大夫射司士戒士射觀
此是　天子命公卿大夫士習射皆謂大射也周

官司裘於王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共熊
侯豹侯卿大夫共麋侯皆設其鵠觀此是　天子
以下至卿大夫皆有大射也射義曰古者以射選
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
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為以立德行者莫若
射故聖王務焉觀此是　天子孜較侯卿大夫士
亦用大射也自揮作弓夷牟作矢弧矢之利以威
天下而射之制已出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
而射之義已行武王射於郊學左射貍首右射騶
虞而射之教以立孔子射矍相之圃公罔之裘序

點揚觶之語而射之道以嚴三代以前重射久矣
自周而下兩漢君臣承平之際皆從事弧矢後漢
明帝永平二年臨璧雍行大射禮唐貞觀五年賜
文武五品以上射於武德殿唐開元中論著儀式
其一曰皇帝射於射宮其二曰皇帝觀於射宮損
益古禮具於禮官三月三日賜百僚射宋太宗淳
化五年詔定射禮有司取唐制為大射圖並畫其
冠冕儀式表著之位此漢唐宋射禮而我　祖宗
定為禮制以示天下後世也近年以來國湮擇七
之典士鮮觀德之具自上而下射禮不講是以國

威未振而士氣亦不揚今禍臻虜患為之卿士大
夫者思企晉同胞之恥正臣職欽泣雪恥之時頗
醜虜與類之滅正臣職請纓繫頸之日而急國家
之事正臣職惜陰待旦矢心畢命奮不身顧何以
家為之時也臣見近日士風殫赤竭智憂國如家
留情典獻馳志經畧者誠多有之但其次者完案
牘之文移畢衙門之公座了訪謁之人禮遂謂職
業盡矣每有餘閒則講虛學者固為飾偽而耽奕
棊者亦或喪心佃徇飲醇流酒送日委靡墮落渙
散之習不可收拾間有負特立而志遠邁者合數

人而會於射則又既無射所又無射期必出城郭
問墅囿醵醵食告休沐一往返而神疲精倦以為
勞矣豈能數行之哉今之兩京堂官卿貳皆有總
督巡撫之所臺省郎署皆有藩臬府郡之補夫總
督巡撫一遇有事保障地方調度人馬實將帥之
責而守巡長令亦皆捍蔽境土防衛城池實備禦
之任也使非武略素閑能無僨事殃民者乎臣愚
竊謂宜擇都城內近便之處或廢寺沒產或他有
空閑官地仿古射宮澤宮及照國初射圃之制創
置數區每地長一百五十步餘闊三十步餘為一

圃地倍則分為二三圃圃建廳立門扁以旦並總
在京大小衙門文職官員並進士分撥附近三五
衙門共一圃輪日更番入射每圃吏部撥官吏二
三名司其啟閉灑除並管分排日期報請各官其
射日官屬預白堂官堂事畢午刻即令散回行射
大約每月三次其儀一遵儀注射竟又相與論難
邊圖陣圖武經兵法之要與允餉牧籌畫之方而
畢長官即時札記射者姓名分為三等其一等曰
精射其二等曰習射其三等曰觀射送堂官處以
識其材藝每季終堂官備開冊籍送吏部以備拣

録超擢之用南京則行南禮部各省布按二司府
州縣則行撫按撫按則行提學各就空閑去處為
射圃著實舉行其係職官俱行冊報將見入冊於
射射精其能雄偉不群之材則推陷廓清之力足
任之於京則得顯牧於禁內用之於外則委韓范
於軍中文武為憲如古所說禮樂敦詩書亦能殺
者由此其選而弱俗丕變我武維揚臣愚謂大射
之禮當修舉而亟行之者此矣臣見近者備虜防
邊事宜吏禮兵等部湖廣等道所論列如用人足
財二事慕壯勇積糧餉六事查議巡撫查處將官

十事防守附近隘口及補短少兵糧十二事皆經
國之長策救時之急務如醫家按方之名方對證
之良劑也誠得　陛下以大閱而風示於上是有
良醫斟酌之靈其臣工以大射而服勤於下是
收藥分命使之任矣則方皆取效藥悉奏功雖
古所毒疾無不攻療不然則雖名方良劑知而未
必用用而未必當不幾為紙上之空言乎比歲虜
至則彷徨而莫知所為虜去則恬然以為無事兩
年怠玩之態誠有如此言者今秋山西之失策後
時養寇貽患驕虜志而損國威者實坐於此迨今

言之徒皆追恨於前之誤國者矣可使明歲又有
追恨於今哉今欲恢先事預防之圖而不蹈縱敵
誤國之轍惟在時刻不忘武備而已故行大閱者
示　皇上先不忘武也行大射者示臣下俱不忘
武也上下交不忘乎武備虜滅有期矣醜虜秋款
逞其屠掠之心至無日而忘中國而我中國為萬
世慮迺有時而忘震怒何其輕重之失較量哉戎
務邊防非一日久矣今欲事事而謀人人而爲畧陳之
之則有所遺悉舉之則變牘未必能盡大較物以
主於樞而為事皆統於要幹其樞宰其要以運之

下　聖主所以振海内也今之樞要誠莫過二禮
臣愚伏乞　陛下俯念武備廢弛之久憤胡虜驕
横之極憫生靈荼毒之慘重　社稷奠安之圖將
臣所言　勅下禮部會同兵部歷攷經典所載並
漢唐宋以來大閱故事及查　大明會典所載
御前試驗條例證古準今博引詳議定為大閱儀
注上　聞以備一代典章以俟　皇上酌時舉行
再　勅禮部會同工部查　大明會典集禮所載
大射諸禮並禮部原定圖式儀注頒示天下者申
明修舉參酌事宜各定儀注在内擇地立圃行在

京衙門舉行併行南京及各省府州縣併學校一
體遵行誠修舉二典則　一人天動四海風行上
下有協心之助内外有同體之誠臣庶盡干城之
器國家結磐石之宗矣臣員備該科叨司典禮切
未敢泛陳群策亦未及摘論群工首以當今之切
要而又職掌之所存者冒昧為　陛下陳之仰惟
皇上聖度兼涵聖裁精允伏望　俯垂聽覽留神
採納賜之施行臣不勝幸甚天下幸甚緣係乞稽
古典弘　祖烈　詔舉二禮以昭一德以圖萬世
治安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題十三日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

禮科給事中臣陳棐謹題為祈定　聖衷受
大慶以答臣民仰望事臣竊惟我朝稱　慶賀大
禮有二曰　萬壽聖節曰　元旦令節曰　冬至
令節我　皇上法天圖治對時茂育雖在　静攝
崇護之間遇此　三大慶賀未嘗輕免前於本年
正月遇　元旦令節八月遇　皇上萬壽聖節俱
蒙　皇上陞殿脩受賀儀彼時臣先以中書舍人
侍班繼以給事中導　駕二次俱得周旋殿廷之
内快覩　龍顏　大君利見其喜何如群工萬姓

以及四夷來貢之使見者鼇忭聞者雀躍其喜同
於臣者又何如蓋人臣之事　君真如子之事父
母久不見則必思慕而願見既一見則必喜有出
於情之真者而非勉然也茲者新歲　元旦在邇
履端之慶尤為歲事之首禮部奏　請賀儀已蒙
聖明俞旨至期　皇上端御紫宸洞開閶闔臣下
得以仰瞻　天表其效嵩呼天下臣民之至願是
日也洪鈞律轉於璣衡而乾坤交泰太陽光全於
玉宇而氣象益新條風暢播淑景時回　陛下迎
祥納福順承　天慶尤在於斯況　天地交泰之

候正　上下交會之夙在　陛下聖度淵衷自欲
接見臣下而群工萬姓仰望誠積亦必有感動
天心若此不待臣之贅言也臣念昳者　冬至令
節　皇上臨期以風寒暫免時冬令方殷　陛下
誠宜保愛今春令已還允有輕寒微風之至者亦
皆和氣之暢達　陛下為太和凝萃與元氣流通
臨期端不因之或免臣但恐臣工因見前次有臨
期暫免之時預行測料緩於駿奔以致或習儀而
先後參差入賀而班行缺少四夷瞻視關係匪輕
伏望　皇上命下禮部告示曉諭文武百官除公

差註病外其餘習儀並至日朝賀俱要夙興早集
整齊嚴肅不許先後參差以致班行缺少如有臨
期失誤者許各衙門堂上并掌印官當日查舉的
實送糾儀官處指名叅奏庶朝儀有充整之盛臣
工遂瞻仰之私矣臣　員該科職司典禮茲遇慶
賀大禮又在導駕亻　爭之列輒敢畧陳惓惓葵藿
之悃伏願　聖明俯賜容納施行臣不勝隕越待
罪之至緣係祈定　聖衷受大慶以答臣民仰望
事理未敢擅便請題請　旨題本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云云　再似這等不饒該衙門知道

禮科右給事中臣陳棐謹題為憤切醜虜橫逆
懇乞　宸斷除胡邪正祀典以昭華夷大分以明
萬世綱常　弘聖化以預消虜患事臣惟天極尊
於上地維奠於下聖人立乎其中惟天地立聖人
於中國是以函夏為中國帝王所自立之地此天
地立華夷之限隘隔之以山川區界之以風氣殊
別之以言語辨異之以衣服乃二儀開闢之所建
而非人力之可淆也故內夏以外夷而夷不可僭
華如夜不可為晝褻之不可加首此萬世之綱常
天地之大義也故蠻夷猾夏征誅必加戎狄是膺

荊舒懲功春秋予奪炳若日星已臣見近者北虜
梟強稔惡逞毒犯我中土往年犯太原次年犯澤
潞昨年犯紫荊矣而我邊氓逋掠在彼導之攻刼
往年有石天爵次年有白通事昨年有王三矣夫
北虜而犯我中國是以夷猾夏也我氓而附乎北
虜是以夏從夷也履霜堅冰漸不可長臣愚竊謂
今日治禦安攘之方固欲群策之畢舉而第一莫
大之務尤自於嚴內夏外夷之辨明萬世之綱常
以正百代之典禮始今日綱常典禮之極有關係
者胡元之鬼不可祀於我中國聖帝明王之列從

也既當祀胡虜之君又何以禁胡虜之僭擬當禮
其神又何以遏其人此臣愚之所以晝度夜思輾
轉而竟不可解腐心疾首扼腕而不能于者也臣
按帝王廟之建所以崇德報功昭極明統奉上天
以尊中國也故自盤古以迄于今上下數萬千年
歷數百君而所取者止十五六人曰三皇曰五帝
曰夏禹商湯周武曰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
玆數君者純粹美玉無少疵議不惟功德俱盛而
且大統相承所謂功德者有功德於中國非謂強
其本國也所謂大統者承帝王之正統非但言其

一統也擇之甚嚴取之甚精矣夫何十數帝王之
下乃使蒙古忽必烈元人稱為世祖者廁於其間
夫蒙古之元其先則孛端乂兒其姓則奇渥溫氏
其居則爲祖之北其所謂鐵木真而元人稱爲太
祖者雖蠶食中原猶未殄滅南統迨忽必烈時乃
愈强而愈肆在兼宋之弱而吞噬之自中國以
胡俗言中國以胡語譯中國之書以胡字官中國
之正以胡人濁我寰宇斁我彝倫始則以夷猾夏
既則變夏於夷當是之時吾天地所開之中土吾
萬古中國帝王所自立之區域盡淪胥而爲夷狄

漸皆忽必烈之臣罪也得罪於我中國帝王實得
罪於天地也若以為功是功於夷狄而非有功於
中國也若以承統是統於夷狄而非得統於帝王
也伏　太祖膺圖撫運起而驅之　神功聖烈所
以廓宇宙超越古今正以其驅開闢以來中國
所本無之夷狄復開闢以來帝王所本有之中國
胡元爲中國之所當驅是中國決非胡元之所當
居矣中國非胡元之所當居是胡元決非中國之
所當祀矣故必除胡君之祀而後驅胡之功彰今
歆存胡君之祀者顧不自小　聖祖驅胡之功耶

臣嘗捧誦我　太祖諭中原之檄有曰自古帝王
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
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猗歟大哉我
聖祖春秋數語凜如秋霜據斯言也使　聖祖與
於忽必烈之時則忽必烈亦必在驅逐之首夷狄
生既不可以居中國而治天下沒豈可以廟中國
而享帝祀哉臣固知祀忽必烈於帝王廟者非
聖祖之本心也是則當黜也臣又謹攷國初我
太祖皇帝因禮部尚書牛諒奏三皇開天立極
有功德於民京都有廟春秋享祀宜令天下

上諭曰五帝三王及漢唐宋創業之君俱宜於京師立廟致祭初不言元君同祭帝王廟也臣益知祀忽必烈於帝王廟者非　聖祖之原議也是則當黜也臣又莊誦　大明會典洪武六年議定三皇五帝三王及漢唐宋創業之君俱於京師立廟每歲春秋致祭遂建帝王廟於京師止言漢唐宋則無元可知矣而下列位號乃及元世祖夫不序其代而祀其君臣益知祀忽必烈於帝王廟者非聖祖之定制也是則當黜也夫祀此胡君既非我聖祖之本心原議定制也而乃自列祀典以至於

今者何也國初諸臣定禮議制者成之也諸臣多曾中元進士受元爵秩於此不過欲强假元以帝統謬予元以帝祀以掩其初仕元之非耳假胡元豢養之私恩而不念中國天地之大義臣為國初諸臣深惜之也然　聖祖不斥正之者何也　聖祖國初見於　詔諭者每曰朕淮右庶民曰朕本布衣明非元臣也　聖祖之意祇以生於元世不忍遽滅元迹姑亦暫祀之耳　竊見淵衷豈不謂一再傳世　聖子神孫既與胡元邈無關涉自有善繼其志而黜之者執料寥寥百餘禩襲常踵舊

祀亦當然因而弗改臣知　太祖在天之靈亦必切望黜此胡鬼於寘漢之中矣夫禮樂必待百年而後興制作當俟千聖而不惑此所以黜祛更正不能不望於今日也仰惟　皇上道合重玄權操三重　郊廟群祀之典無不釐正精當於　太廟之祀享者曾去姚廣孝矣以其嘗從胡教也於孔廟之從祀者曾去吳澄矣以其嘗仕胡朝也而胡君之鬼顧可祀於帝王之廟而不去哉我　皇上崇正黜邪於胡佛之宮之像之骨屢闢除之夫佛氏誠宜除之然猶胡邪之無位者耳乃若忽必烈

以强有力干取大器肆雄獰暴尤胡邪之渠魁也此而不去顧廟貌而神禮之彼豈不陰助其黨以梗　皇上聖神驅除胡邪之妙用哉胡君之鬼決不可崇祀於中國如胡佛之鬼不可崇奉於中國也胡佛不可以繼道統而胡君豈可以繼帝統哉自伏羲以迄唐虞三代漢唐宋中國帝王之正統也秦晉宋齊梁隋中國帝王之變統也胡元盜居中土變統之變者也此儒賢之定論而我　皇上明晰之素也今帝王廟所祀皆正統者變統皆弗祀矣而變之變者顧可祀乎秦晉隋有元之一統

非元之夷狄而顧不得同元之祀秦晉隋諸君亦
不平之矣非但秦晉隋不平之而宋太祖尤深讐
之德祐景炎之末忽必烈於宋之子孫何如也讀
史而至此當為乾坤一墮淚而宋祖以骨肉之恨
與忽必烈實不共戴天之讐也而乃使之共座一
室共享一牢臣知宋祖之心必不安也非惟宋祖
讐之也諸皇帝王實羞之諸帝王咸以神明之胄
居中國而馭四夷豈意數千年後天翻地覆有胡
元一大變也今使腥羶之鬼被髮左衽之裔列之
於一堂臣知諸帝王之心必不安也蓋其與夷狄

竝列也非止羞其為夷狄也羞其為禽獸也何也
大明一統志我朝欽修之信史也內載元氏之祖
實蒼白狼所出志載之言必有明徵若誠然也是
胡元無夷狄而禽獸矣而可與諸帝王同廟以褻
精禋之享乎　皇上抱千古獨出之見正百王未
備之章能決去此胡無疑難也失今不去後鮮能
去之者臣不忍令天下後世謂中國祀胡君自我
明始也帝王廟之初建修撰姚淶已嘗奏稱元世
祖不當與祀當時禮官不能集議一洗前訛而謬
引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之陋說竟使淶之正奏

沮格未行迨今流患夫春秋謹華夷之辨故韓愈
氏曰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足
明指諸侯而夷行者如春秋荊吳之類耳進於中
國謂慕義稟命臣於中國也如是則中國之爲非
謂竊中國之統盜中國之土如胡元之真夷者而
可中國之也禮官引此語以寬假胡元而不識夷
字遂至背盭聖經誣民惑世是之謂邪說甚於洪
水猛獸之災實啓夷狄侵亂之禍者也如曰待勝
國當厚臣謂　太祖於元之末主縱之北遁封其
孫爲崇禮侯正使之存其宗祀也其優厚已過矣

夫彼原爲胡地之人沒有胡地之依亦奚賴於我
土之廟而顧以堂堂中國強祀一漠北胡鬼以示
厚哉如曰在祀典已久臣謂但當論其理之可否
不當論其祀之久近我　皇上登極以來所釐正
者孰非國初之典秩耶胡元竊據中夏百六十年
非不久也我　太祖一旦起而驅之漠外無遺蔓
焉是我　太祖之驅胡君不因其久居而存之而
皇上之驅胡鬼顧可因其久祀而留之耶惟我
皇上乾斷奮然議黜其祀是　聖祖驅胡元在世
之君　皇上驅胡君既沒之鬼掃盪廓清之功

皇上當與　聖祖一也臣謂帝王廟祀當議黜胡
君者若此臣因此尤有大惑者焉國朝於歷代帝
王陵寢之祭傳　制令官各有歲時甚重典也臣
攷方輿圖志自伏羲以至宋孝宗三十五陵所祭
之處俱實有陵墓惟順天府所祭元世祖陵臣遍
攷府志絕無陵所不知何憑祭之臣聞胡元沒皆
返葬漠北之谷不加築為陵不知去我朝邊圉之
外幾千百里也今每過祭但權於府西廟址掃堦
蕭幄以畢事夫既曰祭陵而祭實無陵既非祭地
而祭於空地以禁闕之旁而望空祀一舊嘗竊據

之胡鬼其誰曰宜乎況陵墓無望祭之禮而華夷
天限隔閡封疆其何所望乎臣以為祭元世祖陵
義亦無據通罷之便臣自家食已知此胡君之决
當除此祀典之次當正既而承乏言官無竊禮省
職司如彼其專也遂叨連任已幾三年籌度如彼
其久也而竟使畏難前却不敢建明是自待如彼
其卑也臣念是輒不量力審勢獻一得於　聖明
之前以求不負於心不負於所學不負於中國帝
王伏望　皇上俯賜察納行令該部會議備攷
太祖檄諭并諸華元之旨質以春秋內夏外夷謹

徵之大義將帝王廟所祀忽必烈及木華黎博爾
忽等五臣并行黜祀毀其木主送之塞外永絕根
本仍　勅該部詳查所謂元世祖陵委實在何地
方攷經據理較之伏羲以下帝王見有諸陵應同
否致祭如果順天府原無此陵或遠出國家輿圖
之外即議罷祀然後　皇上以黜胡尊夏釐正祀
典大義　詔諭海內必有以發舒華夏之氣震驚
旃裘之心續議重委本兵嚴責總帥練軍閱武招
亡行間倡勇設奇以為必可勝敵之計是大義既
明則士氣自奮士氣既奮則兵威自揚斯可以繫

不孩之頸梟台吉之頭致之闕下以奠中國萬萬
年磐石之安誠　大聖之作為曠世之事業也臣
鄙見如斯胡鬼有知當先自愧遁或能殄咎宜加
臣身臣憤切衷懷不自覺其詞之過激惟與　皇
上優容體悉虛聽勇行臣不勝干冒戰越之至緣
係憤切醜虜橫逆懇乞　宸斷除胡邪正祀典以
昭華夷大分以明萬世綱常　弘聖作以預消虜
患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題二十日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
陳文岡先生文集卷之十終

陳文岡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奏議

禮科右給事中臣陳棐謹題爲以閏月明閏位申論胡祀當黜之極以仰裨　聖明裁斷事臣竊聞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夫二者之係於國家其大實相等而其事亦實相須也故臣於昨者具題謂聖天子欲振滅胡之策當先革祀胡之典伏蒙皇上俯納臣言下部看議臣但當跧伏下風以俟觀　聖天子作新禮度之正亦復何言但臣棐竊秘歷推　聖祖革元之心竝發明聖人賤夷之義

而於胡元之非統者猶未詳論臣謹再披瀝以獻臣惟天帝運四時以成歲功人帝參三極以立世治故天帝運於上而歲統以禪人帝繼於下而世統相承是歲統之與世統交相明者也故世統之有閏位如歲統之有閏月閏月之日不可以建　廟則知閏位之胡不可以祀廟矣葢正月者四時之首也大居乎正發端於始君位之象也故春秋書春王正月所以重五始之要大一統之治也夫既曰正月宜乎無閏矣而於此有閏焉周書周月解曰閏無中氣斗指兩辰乃附月之餘分也故胡元雖竊據中夏不過閏位如此閏月而已閏月爲天之餘分而非正候如閏位爲國之變紀而非正統我　皇上撫五辰而凝庶績齊七政以敘人時故舉大事不用閏月如近日欽天監擬閏正月爲　太廟上梁之吉　皇上神智天縱擯而不用改卜二月之中夫閏月之餘分不可以豎　太廟而閏位之胡豈可以祀帝王廟乎故以胡元而使常祀帝王之廟固非所以重帝王之祀亦非所以重帝王之統矣胡元竊帝王之統自有書契以來所未有之變也惟其變爲書契所未有故其

統亦書契所未論惟論之當自我　明始故論亦當自我　明定臣試舉我朝二三儒臣之正論以定胡元之是非惟　聖明裁焉臣謹按國朝儒臣方氏所著統論有曰正統之說立而後人君之位尊變統之名立而後正統之說明有天下而不可比於正統者三其一夷狄也彼夷狄者先王以禽獸畜之不與中國之人齒苟舉而加諸中國之人之上是率天下爲禽獸也夫犬馬一但據人之位雖三尺之童皆能憤怒號呼持梃而逐之士大夫誦先王之道者乃不知怪又或爲之辭其亦可悲

之手臣據此言是謂胡元決不可予之以統也又
謂我朝儒臣丘氏之言有曰韃靼遠在朔漠不毛
之地一旦恣其虎狼之毒據我帝王所自立之地
變[illegible]帝之生其時若在其
[illegible]之下[illegible]後世之史臣哲吾孔子
[illegible]而[illegible]夷狄之大戒世道之責將奚
爲臣據此言是謂胡元決不可予之以帝也又
據我朝儒臣蔣氏之言有曰元乃夷狄耳不足以
承宋之正統也明矣當以我 太祖高皇帝神功
聖德取天下於群雄之手直接宋傳故接三代之

正統者如漢如唐如宋如我 皇明也秦晉六朝
隋五代之與胡元俱以變統書之此古今之通義
萬世不易之公論也臣據此言是謂我朝之統當
直接乎三代漢唐宋而不承乎胡元也夫我 太
祖高皇帝雖未親繼宋統而其正統自相傳繼況
宋之恭帝實沒於胡元至[illegible]壬申之間而我 太
祖即帝位於 大明戊申之歲相去止三十餘年
計我 聖祖挺生之始尚當宋帝在生之時是其
大意天統自有默相授受者當胡元純陰之世如
晦冥之夜宋之日雖淪薄於虞淵之谷之際而我

周及隋大業皆嘗舉行唐太宗引諸衛將卒習射
顯德殿庭高宗講武渔水之南設次尚書臺以觀
又講武并州城北上御飛閣臨觀玄宗以十月講
武驪山之下徵兵二十萬戈鋋金甲照耀天地帝
親擐戎服臨觀開元禮皇帝講武儀注特盛宋太
祖建隆三年十一月講武近郊太宗興國詔築講
武堂於西郊九月大閱真仁以後皆講此禮高宗
則幸白石教場登臺御甲冑其儀尤詳漢唐以來
大閱又如此然三代以後主或中才儀或未備而
鑑於古今郁然舉一代之典誠有望於 皇上也

仰惟 陛下燕閒之際憂非常之患求非常之爲
想 陛下之所以清問輔臣之所以承宣德意對
揚休美因事納忠嘉猷入告者端必重乎武備但
內苑深嚴外廷迥隔雖掖垣禁近未得悉聞而況
六軍萬姓四方之遠何能盡知 皇上憂勤振勵
之至意雲從景附而響應之乎臣[illegible]者恭遇 萬
壽聖節叨以侍從之末導駕自內殿而出侍立奉
天殿中金臺之下咫尺 清光冕旒穆邃仰瞻
皇上玉色充和天步精徤比前頤養益全退而舉
手加額曰斯遹 天祐[illegible]祐保我 皇上聖躬強

[illegible]賢者則凡仕元朝而歸元史者皆不能無
[illegible]以胡人而仕於胡元之朝尚可恕也以吾
中國之人而仕於胡元之朝忍心事讐未可盡恕
也彼以元史而稱胡元爲帝尚可通也修吾中國
之史而稱胡虜爲帝曲筆數經未可盡通也此皆
臣欲次第論之者如許衡諸人是也然猶未敢遽
論也何也如治盜者當先討其首惡而已其被賊
脅從與夫爲賊出脫者其罪稍有等差故未敢遽
論也此非臣之過說而必欲以賊加之也書曰蠻
夷猾夏寇賊姦宄是以夷狄與寇賊同也詩曰戎

狄是膺而孟子曰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
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是以戎狄與猛獸亂
賊同也書傳聖賢之論已如是也孰謂盜賊猛獸
之流而可祀哉或謂忽必烈入我中國亦必漸用
中國之禮樂文物矣臣以爲此未改之甚也志載
之言且未悉數臣有易見而明徵者矣都城内金
城坊別有忽必烈舊廟稱爲元世祖廟者春秋順
天府官每於此祭三年傳　制遣太常生祭陵亦
於此祭其廟收有忽必烈舊像祭則取其像設之
臣當時得見其辮髮椎髻[illegible]衣[illegible]帽則胡帽靴
則胡靴斯則忽必烈之真形也公然一逹子也斷
此則忽必烈之在當時雖僭竊尊號而依舊全用
其夷俗豈可以吾　皇朝鼎建景德崇聖之殿而
崇祀若此之胡鬼使惑天下而辱帝王哉夫盡言
論事愚臣之職也據經守禮陳之於一時者也議
禮制度　聖主之權也　亦極昭範垂之於萬世
者也不遺葑菲者　明之精也謀及卿士者　聖
之公也伏望　皇上採臣一時之言重念萬世之
則不爲葑菲之遺而孜卿士之謀　勑下禮部將
臣所言及諸儒臣論說與臣前奏通行詳議並查

忽必烈舊像係何等形貌冠服實悉具奏庶驗臣
言合乎天下之同情而匪一己之膚說然後　皇
上奮九五位龍德之剛明以去百十年胡君之冒
祀不爲天下萬世一大快事哉臣不勝惓惓懇祈
待　命之至緣係以閏月明聞位申論胡祀當黜
之極以仰裨　聖明裁斷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題二十九日奉　聖旨這所言說的是禮部
併會議來說　又奉
聖旨元本胡夷又甚於五季者著　帝王廟并祀
祭都黜罷

禮科右給事中臣陳棐謹題爲仰荷　聖明勇
撤胡祀備陳釐正未盡事宜以昭新大典事臣聞
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臣叨列
禮垣之官切念祭典之重因於本年閏正月十七
等日冐有黜胡邪正祀典等奏節蒙　聖旨謂元
本胡夷又甚於五季者着　帝王廟并墓祭都黜
龍臣見　綸音一布士論咸孚群情交賀悉謂
皇上一舉事而正　累朝八葉相因之迹開百八
十年未明之惑我　皇上趨等邁倫正大光明決
烈俊偉萬世不朽之事業茲亦一端矣禮官隨將

帝王廟所祀元主並木華黎等五臣神牌等項屏
置他所靜掃胡氛挍除夷本即覺我中國之景象
如乾坤更益清朗日月更益光華者迺於今月二
十二日正逢春祀之期　皇上遣官往祭是晨祥
霧氤氳和氣蒸洽薌燎旁達笑爽來歆誠若諸帝
王之靈咸萃聚相慶而　天心亦為之悅豫矣顧
茲典禮之正雖曰因臣建明豈臣之薄誠遽足以
孚　天心而微言詎能以動　主哉實由我　皇神
謨睿斷先定於上而輔弼廷臣又咸贊議於下是
皇上之　心充與　天同而臣下之心舉甘無出於
聖心淵見之外是以臣言方一再而　上下俱欽
懽然交欣沛然至順翕然大同也臣言官之體秖
知以建白爲職初惟期於理而不敢預期於行惟
謀於道而不敢預謀於衆所頼道理之在天地間
者一而不殊所以臣言不要於同而自無不同然
亦臣偶發　聖衷具而未發者而已大舜之言曰
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者其我　皇上之
謂歟緣臣昨疏所陳并禮部會議之奏止論胡祀
之當黜而黜後更定事宜猶未詳擬臣謹摭前疏
所未盡者條列以獻伏望　皇上命下禮部議處

覆　請施行且事關更正重大典禮或依禮部并
臣原請　須降　明詔以示天下則百代之秩祀
以完而萬世之綱常以定矣帝王幸甚世道幸甚
緣係仰荷　聖明勇撤胡祀備陳釐正未盡事宜
以昭新大典事理謹題請　旨

計開

一并撤南京廟祀胡像臣按南京帝王廟在欽
天山之陽祀三皇五帝三王及漢唐宋四君
俱有塑像而元主忽必烈之像亦廁於末其
服雖帝王而貌則夷也緣國初建立此廟之

後我　成祖皇帝卯定鼎北京繼是　累朝
列聖皆未曾一至南都而見其所謂帝王廟
者所以多年無人整理而元主得以昌穢牲
俎安享無慶也是胡元之生也既能盜居中
土之位百餘年而其沒也猶能盜　中土之
廟百八十年今者已奉　明旨着都罷黜則
南京胡主之祀遍宜停罷而其胡主之像亟
宜撤毀伏乞　勑下該部將近日前後兩議
備行南京一體施行則規制不殊而祀典俱正矣
一攷撰　兩京廟祀碑文臣按洪武二十

一年南京帝王廟成　太祖命詞臣宋訥撰
記立碑紀列所祀之主其文載　皇明文衡
者可攷緣訥大名之滑縣人其父爲元南臺
御史訥登元至正進士授鹽山知縣久居元
土世受元恩故於胡元推崇太過實昧正變
之統有紊華夷之防不可爲訓今廟既黜胡
君之位則碑宜削胡君之號理當攷撰碑記
伏乞　皇上親灑宸翰睿藻天文記述今日
建廟黜之誼勒於北廟以垂示萬世惟或
勑令輔臣撰記則金闕宿彦深識鉅筆亦足

以對揚　休德尊夏明統如此庶有以昭既
往而範將來矣
一遠瘞罷祀胡夷神牌臣聞昨者奉　命黜罷
胡祀禮官即將元主并木華黎等五臣木牌
撤去因未有　明旨屏置何所乃暫收本廟
神庫之内臣按禮家之論謂人家奉祀當毀
之主洗除其題書而埋之臣又見往年　皇
上命除禁中釋殿盡毀大善殿佛像謂佛骨
佛牙皆屬朽穢不得瀆留　清禁初擬　勑
下有司瘞之草野既而　綸音又謂雖埋之

將來必有竊空以惑民遂　命都着燬銷此
誠　皇上卓越千古之見出於尋常萬萬者
甚盛舉也今黜胡祀宜用此法但玆既係木
主料無竊空之患惟望　皇上勑下禮官議
將忽必烈等木主六座先行刮洗字書取其
木片瘞之郊外草野以示棄逐之義庶爲永
絶胡本永清華夷矣
移定合祀帝王神位臣按帝王廟原祀神位
三皇居中一室五帝居東一室三王居西一
室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居東二室宋太祖元

毛居西一室今既黜元主宜移唐宗之位與
宋祖同室其享一壇之祭則高光以祖孫相
近而氣脉當通唐宋以統緒相承而英誼並
列似為得宜因禮官未經題　請故旅祭未
敢輕動仍舊漢唐三君同享東一壇而宋祖
獨居西一室似未適均合無　勅下禮部議
將相摒則一十五君熙洽一堂中旁分配先
後賓錫聚精會神咸宅其所斯足以備儀文
而來陟止矣題二十八日奉　聖旨禮部知
道　又奏　聖旨准議

欽差巡撫甘肅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陳　題為條陳地方事宜以固邊圉以圖永安事
照得甘肅一鎮孤懸河外南番北虜西控回夷三
面受敵五郡遶列臣奉　命巡撫甘肅爰自入境
之初適值套陰虜盤往西海燕以西番不時侵擾
土魯番王子沙速壇之子脫列速壇欲占哈密肯
謀侵犯臣蚤夜圖惟除將戰守事宜逐漸次第脩
舉外臣惟河西乃自古用武之地必須營伍充實
兵馬強壯器具足備墩塹完固將領得人供餉不
乏官屬堪用斯可克敵制勝保境安民今照各項

事宜諸凡不備刻事在剝牀不待鳴乎　君父
之前也謹將地方目前緊急要務條為十事開列
上陳伏望　皇上軫念極邊重鎮乞　勅下該部
速為議處　早賜施行地方幸甚臣愚幸甚緣係
條陳地方事宜以固邊圉以圖永安事理未敢擅
便為此開坐具本專差承差楊良湍親齎謹題請
旨

計開

一議處清勾以實營伍臣惟禦侮安邊獨賴干
行陣須營伍充實斯軍旅振揚況今番虜交
馳邊務孔棘尤用武之際豈可漫然弗之講
耶臣待罪地方節據各營堡呈稱所部官士
十逃五六以致行伍空虛不敷戰守乞要清
解填實等情臣反覆籌度逃亡軍士固當清
勾若不分別地里遠近一槩取解如南方解
到者不惟不服水土隨到隨逃亦且用費浩
繁無益實用惟陝西入府密邇本鎮以人之
氣習論之風土攸宜就近清勾其勢頗易若
使訓練知方緩急殊當有濟但陝西布按二
司幷各府清軍官員與臣原非[illegible]

移文清勾作往往如故紙爲今之計相應題
請如蒙乞　勑該部再加查議合無聽臣將
甘州左等一十五衛所逃故老家軍并充發
軍人係陝西一省者行令預名備造籍貫文
冊二本發陝西布按二司清軍官分行西安
等八府仍容臣選委關住將官二員內一員
前去西延平慶四府一員前去臨鞏鳳漢四
府各公同該府清軍同知順圖挨里逐一清
查坐拘精壯戶丁連真正妻小起解布按二
司清軍官每季終將解過本鎮軍數分別府

分備細造冊付差去將官齎臣稽考臣隨將
文冊親註已未到邊緣由封識發回以防虛
捏影射之弊每年終仍查照軍數多寡將布
按二司并各府清軍官應奏薦者奏薦應論
劾者論劾其各官新任務要開具歷役腳色
行臣知會遇當給由必須聽臣批允方許起
送庶法令既嚴勸懲亦昭邊伍斯可漸
次充實矣伏乞　聖裁
一處補馬匹以壯軍威臣惟國之大事在戎戎
之大用在馬須千[illegible][illegible]萬[illegible]雲集方能充

敵制勝臣待罪地方閱視本鎮兵馬缺得各
營馬匹不敷騎操盖因京運馬價先年該兵
部題奉　欽依不蒙給發止靠本鎮搭朋地
畝馬價銀糧十百數少買補不前雖有西寧
茶馬司茶易[illegible]匹及查每歲額該茶易馬二
千三百匹嘉靖三十年該巡茶衙門會議奏
行兵部覆議各官有餘茶斤有餘馬不必拘
定原額盡數報中節年俱係中馬一百匹共
二千四百匹內除將五百匹解發陝西苑馬
寺孳牧外止將爲一千九百匹派給各營缺

馬官軍領養騎操數本不多豈能充實營伍
軍威不振寔由於此況今防禦番虜西夷各
營官軍東征西援殊無休暇有軍少馬豈能
濟事爲今之計相應題　請如蒙乞　勑該
部再加查議合無不拘常格將太僕寺馬價
量動二三萬解發本鎮聽臣督同甘肅行太
僕寺官約定價值查給各營缺馬軍人買補
堪征好馬以備騎操仍乞將西寧茶馬司茶
易番馬每歲該解陝西苑馬寺孳牧之數姑
免解發通告本鎮給軍應用[illegible]

年為始量借三年以補查給甘肅各營缺馬
官軍併召選殷實家丁領養騎操什伍相保
庶軍威克振而戰守有賴矣伏乞 聖裁
一議處官俸以資養廉照得河西一鎮文職俸
糧除甘肅行太僕寺卿佐與夫守巡兵備各
道參政副使應得本折俸糧柴薪俱于本衙
門關給及甘肅行太僕寺并陝西行都司十
五衛所首領儒學教官俸糧本色隨舍關支
外其折俸柴薪齋夫銀兩先年原係陝西布
政司于收貯缺官柴薪銀內動支解發分巡

西寧道給散近該臣待罪地方節據各衛所
首領教官稟稱歷年前項銀兩俱未關領情
詞懇切查理間隨據陝西按察司分巡西寧
道副使王繼洛呈稱查得嘉靖二十九年該
陝西布政司解到嘉靖二十一年二十二年
甘肅一鎮文職官員柴薪折俸齋夫銀二千
三百八十四兩陸續支放盡絕以後自嘉靖
二十三年起至二十四年止各官共該柴薪
折俸齋夫銀一萬六千八百七十二兩俱未
解到節蒙前巡撫王都御史批據各衛所首

領教官呈討柴薪折俸齋夫銀兩批行本道
議于庫貯本院并本道紙贖贓罰及賞剩還
官冬衣布花銀內借給各官領用候解到柴
薪等銀照數補還及移文關領去後隨准該
司照會內稱河西十五衛所文職官員柴薪
折俸等銀原未坐派州縣徵解其前解銀兩
原在本司收貯缺官柴薪銀內議借動支及
稱近奉勘合本省缺官銀兩專備各邊巡撫
鎮守副總兵及京差郎中衙門柴薪等項應
用有餘解京此項銀兩不可輕動備由移文

本道將河西各衛所首領文職并儒學官員
每年共該柴薪折俸齋夫銀若干明白回覆
編入均徭規則徵解給散准此查得本鎮前
項銀兩一年共銀一千三百五十一兩九錢
六分八釐乞批該司照依均徭規則編派徵
解等因到臣除依擬批行外看得本鎮首領
文職官員跋涉數千里攜家而來官卑祿薄
全資俸薪等銀以養其廉但河東徵派必待
嘉靖三十七年審編非目下可以解到支給
而各官寒苦延頸以救然眉之急況前借過

銀両除脏罰之外還官銀両各有行頭亦[illegible]
補還爲今之計相應題 請如蒙乞 勅該
部再加查議合無將陝西行都司庫貯開納
事例銀六千三百六十五両照數動支給散
各官嘉靖三十五年三十六年未支折俸柴
薪齋夫并補還前借過還官冬衣布花銀両
以後若有應給之數暫于續收事例銀内借
支仍聽臣催行陝西布政司將編派前項銀
両作速徵收解發待河東派定徵解到日住
支庶邊官養廉有頼而委用亦可以責成矣

伏乞 聖裁
一乞討京運以濟供餉臣惟師行糧從兵家所
急故欲足兵必先足食神農之教曰有石城
十仞湯池百歩帶甲百萬而無粟弗能守也
粟乃王者大用備邊之道莫重于此臣待罪
地方查得先年本鎮每歳額發京運年例銀
八萬両并河東各府州派本鎮民糧徵解完
足鹽糧草及時輸納且地方稍寧客兵罕
到是以倉廪僅足支費邇年爲因河東地方
災傷民運粮銀率多拖欠未能一一完解及

查本鎮每歳額該京運年例銀八萬両所節
年照數解發外查得嘉靖二十五二十六両
年分該本部共解銀八萬両尚欠銀八萬両
嘉靖二十八年分該本部解銀四萬両尚欠
銀四萬両嘉靖二十九年分全未解發嘉靖
三十一年分又新增募軍三千名該銀二萬
五千二百両共該銀十萬五千二百両該本
部解銀五萬二千六百両尚欠銀五萬一千
六百両嘉靖三十二年分該本部二次解銀
五萬両又該本部補解本年分年例銀一萬

八千両尚欠銀三萬七千二百両嘉靖三十
三年分該本部解銀四萬両尚欠銀六萬五
千二百両嘉靖三十四年分該本部解銀二
萬両尚欠銀八萬五千二百両嘉靖三十五
年分該本部三次解銀四萬一千四百両尚
欠銀六萬三千八百両嘉靖三十六年分該
本部題 准于陝西行都司兌支事例銀一
萬両又該本部解銀一萬両又准本部咨爲
稽考邊儲事該本題[illegible]發本鎮年例銀一萬
両未准解到尚欠銀[illegible]五千二百両節年

通共欠銀五十七萬九千二百两且額派塩
引又因倭寇作梗道路阻絶各商不肯上納
以故倉庾恒虛雖有本鎮額徵屯税粮草為
數不多矧連年山永莊浪各衛禾稼屢被風
虫牀等今歲凉州等各衛所復被水雹災傷
該臣初蒞河西經過之處節據各該軍民人
等遮道控訴情可悲憫彼因勘報稽遲未得
奏 請減免將欵追徵民力不堪將欵暫停
軍餉告匱不得已通行各道查審不拘色樣
雜粮或銀布折納以從民便仍俟來春賑恤

外及接管卷查先准戶部咨為稽考邊儲事
該前巡撫都御史魏謙吉查明計算甘肅一
鎮倉場官庫見在錢粮止勾本鎮主客兵馬
挨年支用緣今歲套虜壓境節該調到河東
客兵五千七百有奇并本鎮各枝兵馬供億
不貲俱係額外之數即今大虜仍復盤住西
海蕪以防禦番夷且值地方災傷見今具奏
請調河東各枝兵馬六千餘員名前來截殺
所據合用錢粮若不早為區處臨時坐困為
患匪細當事之臣誠可憂慮臣亦知前此多

事內帑有限不敢額外乞 請伏望 皇上
軫念甘肅孤懸重鎮今歲動調河東兵馬數
多供億浩繁乞 勑該部再加查議合無將
嘉靖三十五年以前年分未發年例銀两早
為題 請差官齎解一两年或將見嘉靖三
十六年者全解前來聽臣督同守巡兵備各
道分投召買本色粮料草束專備緊急客兵
支用不許別項支費庶客兵有所仰給士飽
馬騰而地方可保無虞矣伏乞 聖裁
一請降火器以禦夷虜臣惟禦虜長技火器

為先臣待罪地方查得本鎮各營用使京降
神槍銅佛朗機快槍并本鎮製造鉄線等項
火器數十樣固足戰守舉放應用及接管卷
查先該兵部咨行查議操演等項事宜會議
奏 請等因又該臣催行各道俟查議至日
另行具奏外臣復查得近年兵部製有地雷
砲用木筐鉄線引火砲于地中及新演鳥嘴
銃併舊造猛虎離山銃俱利于戰守緣各邊
未經造有此項火器相應題 請如蒙乞
勑該部再加查議合無將前項火器每樣各

解𦂳數百副如該部成造數少乞每歲量𦂳
數副聽臣動支官銀收買料物督匠依式成
造分𦂳各營隨軍應用庶戰守有賴而夷虜
不足平矣伏乞 聖裁

一催解料價以造軍器臣惟戎事以甲冑為主
以器械為用故曰善穀乃甲冑又曰器械不
利以其卒與敵也是以成造不容少緩臣待
罪地方查得陝西布政司西鳳二府徵解本
鎮甘州左等十五衛所民七料物每歲額該
熟鉄一十萬二百七十斤鋼鉄七百六十三

斤八兩并白錫紅銅鵝翎牛角弓面魚鰾生
漆青白布等項例該挨年解運本鎮給領各
該衛所成造軍器除已解外及查嘉靖十二
年起至嘉靖二十七年止各年料物欠一季
者有之欠兩季者有之俱未全完自嘉靖二
十八年起至嘉靖三十六年止共九年料物
通未解到况今番虜旁午地方多事所據盔
甲弓矢等器亟當營造以備應用緣前項年
分拖欠料物節該前巡撫都御史楊博等移
文催解但陝西布政司每視如故紙未行解

𦂳以致稽誤成造如蒙乞 勅該部再加查
議聽臣催行該司將節年拖欠未解料物照
數差官解運前來督令陝西行都司并各衛
所管局都指揮指揮等官按季成造查給各
營官軍披執庶軍需充備而戰守有頼矣伏
乞 聖裁

一修築墩堡以禦虜患臣惟堡砦墩臺禦虜防
邊要務班史所謂城障列亭匈奴傳所謂建
塞徼起亭隧即今制也臣待罪地方看得河
西一鎮邊壕逼狹墩臺低小且踈密不一缺

略未備除臣備查詳議另行具題外獨以西
寧一衛尤僻在萬山之中所轄軍民多在各
川居住原未建立莊固堡砦且墩臺壕塹俱
欠周全先年北虜罕到其防禦者惟西番海
寇而已况該衛地方田土膏腴人稍富庶虜
素垂涎今歲套虜偵知涼莊調有主客兵馬
防禦頗嚴遂由南山不哨之地直犯西寧南
川隨被我兵追逐出境幸未大肆馳突刼黠
虜既知道路將來糾衆復犯實難逆料若虜
既犯西寧則可踏冰橋用渾脫渡河而東侵

犯河州不惟臨鞏地方可虞而全陝重地亦為之動揺矣所據西寧各川亟宜修築堡砦增置墩臺挑空壕塹以防北虜深入之漸緣衆工一興所用夫役必衆所費工食不資恐該衛軍民不足供役臣與該道處備錢粮不敷支費為今之計相應題　請如蒙乞　勅該部再加查議合無聽臣將已委官查勘過西寧地方應修設堡砦墩臺壕塹去處計處明白行令西寧兵守衙門委官督併所在軍民修築挑空仍乞行巡按御史轉行分守隴右道嚴督河州等處量行起撥夫役兼同本處軍民併力修築再乞行巡按巡茶御史各量處銀粮以助工作候事完臣備將起過夫役修過工程用過錢粮造冊奏繳庶居民有所保障烽火賴以嚴明而河州臨鞏亦可安枕無虞矣伏乞　聖裁

一查處驛站以通公使臣惟供應繁難莫甚于驛遞而驛遞狼狽莫甚于河西緣齎奏之往來聲息之傳報軍需之轉運貢夷之經過差使雜沓日不假給必須夫馬充足斯無稽滯

臣待罪地方查得河西自沙井兒驛起至黑松林驛止共二十民站先年俱于臨鞏二府人户編解應當繼因路遠不便該陝西布政司改徵站價解赴本鎮雇募應當及查各驛遞每年額徵正貼馬驘驢牛工食料草什物雇差鋪陳支直等項共該銀二萬九千三百一十一兩若使如數徵解以時給散則驛遞無累奈何該司視河西驛站為末務將徵完站價每遇別項公用輙行借支該前巡撫衙門不次行催一二年間方纔解𤼵萬餘或數千兩接濟各該募夫應支銀兩經年不得關領往往逃避不肯應募且選除驛丞大使因見地方窮苦隨到思逃人無固志又無有司官員管轄所以馬驘等項任其倒死募夫任其逃去驛遞狼狽實由于此若不及早整理將來莫知紀極為今之計相應題　請如蒙乞　勅該部再加查議合無容臣督行陝西布政司自嘉靖三十七年為始將額徵河西站價嚴限催徵每年終照數起解并嘉靖三十六年以前拖欠未解銀兩盡數徵完各解

赴分守西寧道與西寧兵備道交割按月給
散各驛遞募夫餧養頭畜以備走遞仍聽臣
行令守巡兵備四道自今以後各將所轄地
方軍民驛站查照總理其係叅將守備操防
等官該管地方驛站亦就責委本官督理提
調敢有剋減料草併前項倒失逃避等弊及
公使人等越過驛站就便拏問懲治庶驛站
疏通而公使不至稽滯矣伏乞　聖裁
一議處被叅將領以安地方臣惟將領乃三軍
之司命爲士卒之表率故將必知兵主必擇

將方能取勝臣待罪地方見得各該副叅遊
守操防等官或因地方失事或因不職不法
事情被督撫巡按巡茶等衙門論劾緣候題
覆且甘肅去京七千餘里地方寫遠郵報部
咨必得數月方纔可到彼預聞消息自度不
免則已氣沮志銷惟營歸計大肆誅求益無
忌憚苟且偷安决無奮勇敵愾死綏邊疆之
志以致營伍空弱虜寇侵軼往往有之况此
等之徒既被叅論素必貪懦不立若仍留任
殊非地方之福爲今之計相應議處如蒙乞

勑該部再加查議今後副叅以下將領但有
地方失事或有不職不法事情聽臣并總督
巡按巡茶衙門一面具本叅奏一面將所管
兵馬事務會委相應官員暫代令行本官革
去管事聽候　明旨庶士卒相安地方有賴
而武弁亦知所警戒矣伏乞　聖裁
一請選科目以振文教臣惟興學造士固在
于師範之董陶尤資于文職之提調臣待罪
地方查得甘肅一鎮治皆衛所而無郡縣官
胥武弁而鮮文吏止有監督通判二員并陝

西行都司及各衛所首領官員率多選除年
老監生與夫雜徒出身之人既不能提調學
校勘事又多鹵莽及查見任甘肅等處倉場
通判張一縻監督涼莊等處倉場通判馬應
龍陝西行都司經歷司都事胡自化俱係舉
人出身既能振作文教委勘又復勤敏殊于
政教有益誠恐遷轉之後却以貢士選補爲
今之計相應題　請如蒙乞　勑該部查議
如遇張一縻等遷轉之後仍用科目出身之
人銓補并陝西行都司斷事司斷事經歷司

經歷與各衛首領等官俱揀選壯年貢士及南方學問優長告就遠方之人使之吏换一以興文教一以備委用庶地方得人而政教均為有賴矣伏乞 聖裁

陳文岡先生文集卷之十二終

陳文岡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奏議

欽差巡撫甘肅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陳棐謹題為重招徠厚優恤乞 處投歸人口以消虜患以廣 聖恩事臣惟祛弊有要啓以利則弊斯祛杜妄有方覈其真則妄斯塞止殺有術賞招徠則殺降之患斯免招降非小務也招之多則邊圉得售充實殺降非小害也殺不已則邊堠靡有孑遺今人皆知憤乎邊事之日非而不知其本于邊勢之日弱人皆知邊勢之日弱而不知其本于邊堠之日削士氣之日消夫投虜者日衆而投歸者被戮邊堠焉得不日削不思殺真虜以敵愾惟欲殘被虜者以冒功士氣焉得而不日消此臣之所以平生憤恨不平而今欲得以矯正其奸祛除其弊振刷其弱而鳴之于 君父之前也案查先准兵部咨該總督宣大尚書楊博條陳內一欵痛革殺降該本部覆議今後凡殺降之人特為具奏覆 請即便處决梟示又准本部咨該兵科給事中鄭茂題四曰明戰守該本部覆議巡按御史審驗功次務以臨陣斬獲真正強壯者為准不

許将掇拾零騎及投降幼小一槩目報以掩飾罪
過希異功賞又准本部咨該臣條陳内一欵重賞
罰以廣招徠該本部覆議以後但有在邊通夜人
等有能收獲降人一名口賞重五錢銀牌一面布
一疋哨近虜營計誘來降者每名口賞重一兩銀
牌一面布二疋官軍通夜臨陣明旗傳諭招徠如
虜營陣有釋兵棄馬及赤身步行投我營陣即係
歸降收獲者每名口照依斬獲虜級本鎮量先賞
犒爲首官軍事規給賞不必奏陞降人審發原籍
或收充通事等因節題奉　欽依備咨前來除通

行欽遵外夫吾邊氓之被虜也官軍既不能禦既
搶而去又不能邀留邀奪或邊人若干征戍被乎
枉屈走入虜中守地方者又不能撫綏隔搖及其
投歸或至沿邊或于臨陣返殺戮以爲功使吾人
不畏乎虜搶而曰在虜循得苟生切畏乎投歸而
曰歆歸十回九死使皆日夜延頸畨滯登望鄉臺
而竟不回鄉者此多邊将之罪而邊撫之臣誠亦
不能追其責也夫一婦含寃三年不雨匹夫結怨
六月隕霜此寃乃形跡涉疑之間而不能明之耳
至于投歸之人其心甚真其跡甚明乃求生而返

得乎死原向順而返以爲背實當論功而返以爲
罪其寃怨尤甚所以致乎災沴水旱者率由此也
臣謂招徠投歸之人其要有四其效有十四要者
何一曰正名古稱将家殺降有禍如秦白起坑長
平降卒及杜郵之死則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
卒降者我詐而坑之是足以死吳程普殺降皆使
投火伊即病瘡而死所謂天道好還禍倍而入自
然之理此降乃敵人之勢窮兵敗降服于我者耳
今之所謂投降者乃原係我人被虜覊縶而去日
念家鄉思父母而不得回此正所謂吾之赤子罔

胞兄弟之顛連無告者此輩一旦乘間而奔我中
國之地乃投歸之人非投降也若稱曰投降未辯
其爲華爲夷猶在可生可殺之間若名之曰投歸
則斷乎無可殺之理殺之當論故殺謀殺抵死聖
人爲政必先正名春秋之義謹于一字今必正此
投歸之名而後歸者得于生焉二曰定義夫義者
宜也凡事適宜斯得其義如近日大同夷婦因事
投歸我境彼虜攻圍索取竟從逸去此乃弗慎厥
始失策于終處未適宜者也如唐維州悉怛[illegible]
事當時牛李之見不同而宋儒司馬[illegible]

各異夫悉但謀止蕃之種叛其本土歸附于唐論
者固難定而德裕與寅猶深以送回悉但謀爲非
知此則知大同夷婦當自有處况今投歸原係我
中國之人被虜搶去乘隙逃來譬之富室盜入其
家其窮子亦被挾持而去久之逃回厥家盜復跡
而索之厥主翁必奮呼制挺率族以逐盜寧以死
而護其窮子決不肯復與之今之投歸義亦類此
但宜收養深恤或彼虜跡之來索我當執義拒而
弗與彼若攻圍我惟敵戰如近日俺荅虜衆經過
永昌高古城堡招徠投歸之婦二口原北京人虜

隨覺之攻圍討要被我官軍用命敵退復又叛人
周元者教化遮花印番文求討臣不之理已將各
婦解回原籍給親完聚今必定此拒執之義傳聞
被虜之人則必忻忻相告而私語源源相率而來
歸投歸日衆矣三曰設囮夫囮之鳥有媒曰囮取
鳥者先取生鳥日調習而豢養之久之馴使以聲
招致其類夫鳥乃山林之族原非樊籠之物也馴
則爲人役使而招致其類况投歸之人原我族類
能學加遇恤感恩豢養而顧不能招致其類乎今
當于投歸數內多擇慧給而心向之誠者或賞以

銀兩或給以冠帶或給以鮮美綵紵之衣使之周
歷臨邊墩堡與夫虜賊經過道路令其招諭謂我
投歸中國既得糧餉又配家室又給冠帶衣服與
鄉里父母相見何等受用臨時且無人戕害爾相
率投回俱是如此此囮一設而投歸益莫過矣其
四曰速核臣查舊規各邊收獲投降人口年終類
奏此謂平時在沿邊墩堡收獲被虜之人每來時
亦不定數亦不多所以必待年終類奏若大虜入
境搶掠我軍與敵或虜衆經過地方與我軍營壘
相望此時執旗竪牌招徠之夫其招呼之際離彼

之黨奔我之營我軍易于殺而不殺使奔來者易
于死而不死此與平時招徠者大不相同當隨聲
息奏報蓋虜入境侵搶凡有斬獲首級奪獲馬匹
頭畜及被虜人畜皆即時題奏夫首級頗爲功次
不過一死骨耳若臨陣收一投歸之人乃活首級
能飲食動作而可役使者尤當隨首功題奏况我
軍奪獲馬匹頭畜既隨時奏　聞而收獲投歸固
候年終可以人而不如畜乎虜人搶我一人一畜
皆即奏　聞不敢隱而我所得虜中之人顧可概
而有待乎夫首級有妄殺冒功之冤者秖以死首

口不能言目：能認耳若投歸之人口固能陳自又能說其鄉貫年甲及被虜原由皆能說之詳而收獲之人尤能識之真所以斬獲首級容有不真之疑而收獲投歸萬無不真之事以後各邊有前項臨敵收獲投歸者本鎮查審明白即送總督及巡按衙門驗看然後發回原籍及收為家丁通事其逃出經由地方收獲人役俱隨聲息功罪題奏隨功次陞賞使投歸者固戮不旋踵而招歸者亦賞不踰時激勸昭而人心思奮矣能行是四者則在邊無妄殺之事被虜有生還之想獻馘無不真

之功虜黨有日散之機在虜無不知之情我營增勇鷙之卒虜酋有相疑之心明彰　皇上好生之仁默為　聖主玄修之助而薦成　聖神功化位育之效一舉而十效備焉夫何在邊無妄殺之事緣投歸之人不惟走向墩堡者得以生還而雖臨敵兩陣之間有棄伏奔來或赤身徒步口稱漢人歸順者即不殺之則所殺者必真虜或殺有原係漢人者亦必堅于從夷為彼嚮導為彼出氣力持白刃而加于我軍者此其罪尤過于真虜固在所當殺矣當生者生而生之者非奸當殺者殺而被

殺者無妄固無有含歸順之心負冤屈而死者矣故曰在邊無妄殺之事此其效一也夫何以被虜有生還之想蓋我邊氓被虜而去離我城郭之境處彼毡毳之傍初受羈縛繼為奴役食以殘冷怒則射以撲頭貫耳割鼻我人思父母念親戚無不欲歸秖逃回而在于邊墩或牽馬而驅隨入犯間有被我軍剿以為功者此風一聞不惟吾人之在虜中者互相傳告相戒勿還而虜亦以此譸惑之曰爾歸漢人即殺之矣是以我人皆堅其從虜之心絕其歸向之念而甘為沙漠之鬼今蒙朝廷立

法招歸則皆以為我回既有生之樂又無死之患且離此之苦莫不相招相率逃回而有生還之想矣此其效二也夫何獻馘獲真正之功緣每常不辯真虜我人投歸返有被殺者或首級有不真之虞矣　聖明紀驗之遣費勘官辯認之力每有炙疤巾痕之疑罹冒功妄殺之誅今舉招歸之典雖臨陣投回亦不得死則斬獲者必真虜及被虜而堅為彼用操戈反射之人是斬獲無不真之功矣此其效三也夫何以虜黨有解散之機先正謂虜衆不足畏以吾中國之人而從虜者衆斯足畏今

間虜中太半漢人爲之奸細導之步戰引之挖掘
教之攻堡寫爲僞帖造爲妖語幻誘我愚氓俾之
開門延敵禦車隨虜者大都漢人也所以虜黨日
盛今舉招歸之典我人相率而來則虜衆日減虜
勢日消況一人投歸每騎胡馬一二匹則我人馬
俱增人皆可戰勝于眞虜之腥膻馬皆可騎勝于
往日之市易而虜黨有日散之機矣此其效四也
夫何謂在虜無不知之情蓋虜中情狀緣有山川
限界且彼言語狡詐我境每不能知必有投歸之
人因在虜營日久或爲虜親信所以彼中動靜間

或知之如彼送老小遠離我邊各帳房互相告結
是有欵搶之約如晒肉空馬是已逼入搶之期如
多帶駝羊皮襖踏蹄是有久搶之謀如携老小是
爲久住之計如馱鍬钁鈎竿等具是爲攻城堡之
設緣前項虜情消息若非投歸之人一一供報我
則焉能先知而預待之乎此其效五也夫何謂我
營增勇鷙之卒蓋北虜氣習鳥從便捷雖所稟賦
亦由習也今我邊氓久在虜地耐其寒苦化其腥
羶經其戰陣識其情狀遇之不驚敵之不怯所謂
習風雨罷勞上下谿澗者與虜同也況彼招徠優

恤之下彼離死之地感生之恩所以輕生誓死以
圖報今一時當先發後衝鋒破敵出入虜境覘察
賊營大率皆通事家丁也固有一人而勝十數軍
之用我營勇鷙之卒增矣此其效六也夫何謂虜
酋有相疑之心虜人得吾人役使之而不疑以吾
人從彼之堅所以從彼之堅者以無歸國之念今
招歸一舉吾人漸次逃回初則恐吾人竊彼之馬
繼則恐吾人竊彼之婦甚則恐吾人竊彼之頭顱
虞生肘腋之變而不敢有腹心之託左右若敵國
之防而胡越無一家之合虜有疑吾人之心則吾

人自疑而不爲彼用相疑日甚則逃者日多此其
效七也夫何謂昭　聖明好生之德我　皇上至
仁如天愛民如子軫念閭閻切于民隱必使宇內
無一物不得其所而　聖心始遂必若被虜者不
得歸歸而不獲生則吾人生爲異國之人死爲絶
域之鬼使父母兄弟妻子離散顛沛鰥寡而無若
聖人于此恒戚戚于懷也今招徠之典行則被虜
者恒得歸歸而且各安其所投者即得不殺在異
國者恒相率來投是合化工包含徧覆之體而至
誠惻怛之懷流通無窒　聖明好生之德昭矣此

其效八也夫何以爲　聖主玄修之助我　皇上
心與道會道與　天通事天一念極其誠敬內建
玄極外事　皇穹所以昭事　上玄一本于爲民
之心也一星辰之失度一水旱之愆期一災沴之
或至　皇上必爲民致禱是以嘉祥協應福祉駢
臻矣或邊民一有不得其所是　皇上數歛錫之
福而在下有向隅之悲則未有遂　皇上陰騭下
民之心昭格　上帝之本今廣招徠則每年一邊
即活數百人各邊該數千人積則萬人矣以萬人
而各得生還完聚則萬家之父母兄弟親戚皆懽

忻慰樂其感戴　皇恩顧祝　聖壽增益　帝福
爲　聖天子祈天永命之端而下　玄修之典眞
有少助矣此其效九也夫何謂贊　聖神功化之
效夫自古聖人建中和之極致位育之效至矣而
解之曰位者安其所育者遂其生若寰宇之內設
有一物不安其所一民不遂其生則位育之效歉
矣今廣招徠即其不殺歸之心原于不欺是近于
無偏倚之中原于不忍是近于無乖戾之和自是
而推極之中國之人得還中土異俠內夏外夷各
安其所所謂陰陽動靜各止其所者即此而在使

同居聚樂各遂其生所謂懽忻交通充塞無間者
即此而在由是而天不愛道地不愛寶兆民允殖
萬物咸若休徵疊至太和成象是　聖神功化不
在于古帝王而在我　皇上矣此其效十也大抵
天下窮人無告者莫甚于被虜之人彼其遭縶縛
而去思父母宗戚墳墓思朝廷中國境土寧甘爲
中國之鬼不肯爲異域之人此心何如其良也奴
役撻割之辱旣不能甘受將欲歸也又以道里遼
阻沙漠路迷或爲彼所覺即刈戮之且其至我邊
境被人取其首以爲功此心何如其苦也及其投

歸或近境而至我墩堡或臨陣而造我營壘彼未
離虜群旣不敢謀之于人以明其心臨時又不敢
預棄衣仗馬匹恐虜識其欲逃之情及近我軍呼
吸俄頃之間又不能遽變爲赤身徒步之狀尤恐
我軍資其衣仗以爲証而取其首以獻馘焉其心
何如其危也夫是皆人之難也以投歸之人有此
三難所以當厚其恤遇者也而我軍招歸亦有三
難者夫虜旣入境人畜難保盡無剽掠軍士難保
盡無損傷恒情但得可剿取以爲功者亦爲之求
以掩失事之罪耳于此而不妄殺謂吾寧甘失事

之罪而無寧殺一不辜以爲功吾寧干　天討而
無寧違天理以逭巳之戾此其心亦何如其良也
及其交鋒對壘或将領志不妄殺而軍士有貪功
之念固遵禁諭或軍士懐天理之心而将領有邀
功之想抗之則有違令之誅上下心違勢態多變
此其心亦何如其苦也夫敵有詐降所以臨陣之
際雖有投歸之人難辯真僞藉寇以兵放虎自衛
誠亦可虞所以恒情于此倉卒之際謂寧殺之以
免禍無寧受之以啓釁于此而辯其投歸之真于
易淆之際自非卓然有見確然有守不恤巳私不

顧身患者不能此其心亦何如其危也夫是亦人
之所難也以招歸之人有此三難所以當重其酧
賞者也夫殺歸以爲功各邊謂盡有此事臣固未
之敢信也各邊謂盡無此事臣亦未敢之信也即
近日言官所指各邊容或有之而陜西三邊及河
西一鎮每時固少邇來嚴殺降之禁臣啓重招歸
之賞此事當絶無矣臣往日叨任言官聞有殺歸
之事切痛咽之但彼時言之而未必盡能行及後
恤刑督學爲藩叅臬憲之長遍歷山陜密邇諸邊
亦扼腕此事顧言之既非其職行之又不得専臣

切抱此念久矣所以今日身任其事以爲可言可
行之時近日本邊與虜臨陣對壘一時招歸一百
四十一名口北直隷順義等縣白學等一十三名
口内白學供年三十三歳順義縣人係錦衣衛軍
白福男嘉靖二十九年八月内被虜搶去山西宣
大等處齊登科等七十八名口内齊登科供年二
十四歳係山西大同府馬邑縣生員嘉靖三十四
年三月内前往大同府帶管提學處考試至懐仁
縣地方被虜搶去榆林寧夏延慶臨河蘭固等處
高舉等一十七名口本鎮地方張淵倉等二十八

名口失迷鄉貫嚴保等三名口以上投歸人口除
願回原籍者差人伴送回籍給親完聚願留者收
充通事家丁食糧差操擬隨聲息題奏及查先爲
欽奉　聖諭事嘉靖二十二年三月内該兵部會
題内一欵招降事例今後各邊如有自虜中逃回
或智謀過人衆所信服能率其黨類歸順者討其
衆寡以次犒賞如十人即與小旗百人即與百戸
等因續該總督陜西三邊軍務尚書王以旂題寧
夏收獲降人許老哇子携帶一家六口投歸議稱
如有各邊降人全家五六口來歸及招引來降不

及十名者俱照例賞銀三十兩或給與義官冠帶等因該兵部覆議題奉　欽依准行又續題寧夏收獲降人谷廷丙率其兄弟妻子一十二名口投歸議將谷廷丙照例陞授小旗仍與冠帶賞銀三十兩等因該本部覆議題奉　欽依遵行訖又聞嘉靖三十五年被虜山西馬邑縣生員張惠自虜營逃回已將張惠授以鎮撫之職冠帶食糧見在宣大總督軍門贊畫叅營督陣今照本鎮投歸數內被虜生員齊登科者乃中國之儒生也而來歸益見文明之化白學者乃　皇上之親軍也而來

歸益見爪牙之臣二人雖已伴送回籍俱應厚加恤遇以慰其來歸之誠如蒙乞　勑該部再加詳議合無將前項招徠四事及兵部會題招降事例并許老生子谷廷丙張惠等項事宜准行本邊及通行各邊遵照施行仍將齊登科比照張惠事例量陞鎮撫職銜冠帶食糧叅本鎮贊畫白學斟酌谷廷丙等事例行錦衣衛查勘若原係正軍加以校尉原係餘丁收當正軍按月給糧一石以後投歸人口有如齊登科白學者俱照例行如此則朝廷之恩信益彰而在虜之人聞之悉皆投歸之

心則漸收十效之功以為三難之勸裨邊鎮叅土之防益國家磐石之固其于各邊不為小補也緣係重招徠厚優恤乞　處投歸人口以消虜患以廣　聖恩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表世登親齎謹題請　旨嘉靖三十八年正月十六日具題

欽差巡撫甘肅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陳棐謹題為議處地方利弊保安孤懸邊鎮事

臣惟天下之事有可已者有不可已者有當因舊者有當義起者作事不厭更革但須輿情允愜臣待罪地方蚤夜圖惟凡戰守事宜軍民利病事在當行者必第脩舉其事體重大應請　旨而行者先已條列具題外臣復詢之官民質諸父老所有

革莠除奸詰戎禦侮如選文職以掌刑名叅官恭以易番馬築邊墻以遏虜衝築團城以安遠夷挑壕塹以防番患改叅將以重事權重賞罰以廣招徠是皆在我亟當議處誠所弗容已者臣不敢緘默謹釐為七事上塵　睿覽伏望　皇上軫念河西孤懸重鎮乞　勑該部再加詳議上　請倘蒙賜之施行地方幸甚臣愚幸甚緣係議處地方利

弊保安孙縣邊鎮事理未敢擅便爲此開坐具本
專差承差王應鈞親齎謹題請旨

計開

一選文職以掌刑名臣惟河西刑名動關邊情軍國重務但委之衛所首領等官緣各官職望本輕往往勘報□於解得停妥雖設有監督通判二員又以錢糧□專職亦不便於責成相應題請如蒙乞勑吏部再加議擬合無於新科進士或揀選舉人內選除添設推官二員就在臨鞏兩府帶衔一員駐劄山永一員駐劄莊涼凡遇邊情勘報錢糧盤查一切刑名聽撫按衙門及各道隨宜行委果能清慎盡職薦拔行取則所自愛自待者必重而一時相處武弁未必不遏恣縱之志嚴檢束之心錢糧之隱冒有所稽功罪之勘報有所準且各倉既設有監收以分司其事監督以總責其成而又設此刑官以稽察其弊庶爲邊方軍儲之一大裨益也若猶以添設爲多查得河西一十二衛每衛經歷知事二員止留經歷其知事內量裁永昌鎮番山丹甘州中

前後六員省其俸薪以爲添設推官之廩則所省者多所增者少但此增設必須科目精選若止以老耄庸鈍或不及攷選者充補殆非添設本意雖增無益也伏乞聖明裁定

一發官茶以易番馬臣惟茶易馬匹獨於西寧以罕東四衛申藏十三族國初給金牌納馬者皆在其地故也然給金牌者固西番也而迤西諸塞亦同爲西番也亦同嗜茶也亦皆有馬也查得西寧易馬舊例三年一易後更一年一易馬數如故而番亦易償此朝四暮三之術巧於誤邊者也若因西寧各族之制而擬及於迤西之番則獲馬之利殆不止於西寧之數矣及查迤西屬番往往告討買賣緣無題准事例節該撫鎮衙門會議俯順夷情准與開市然判服無常終難控馭相應題請如蒙乞勑該部再加議擬合無轉行巡茶御史每歲將西寧茶馬司收貯官茶量發若干委官前赴甘州并涼州永昌各處一體招番易馬就彼給軍騎操不惟官軍免其遠赴西寧給領馬匹亦且各族屬番

易於羈縻不敢作梗縱或反側其黑白亦易
分別而兵馬便於進剿實爲地方之益伏乞
聖明裁定
一築邊墻以遏虜衝臣惟肅州一衛僻處大西
古酒泉燉煌故區也海賊據其南瓦剌窺其
西套虜壓其北而番達四面環繞不減萬數
其東關廂畏兀兒新舊哈剌灰其寢處我卧
榻之下土魯番五地面回夷且睢盱于關門
之外本衛南至雪山不及百里西到嘉峪不
及七十里北至鉢和寺不及四十里呼吸犁

兵間不容髮此其勢甚迫其機甚危也誠如
古人所謂貞疾者目前苟安之計不過隨宜
羈縻從便抵當幸此數年僅免大咎若曰善
後之圖曷敢置喙查得先年回虜每每在抵
附廓數罹大衂兵備副使李涵有嘉峪關墻
之議南自雪山北至石關三十里暨工完之
次年大虜十萬自討來川潛由舊路夤夜而
入抵關駭其有墻掬空二日始入其肅州一
帶自抵甘州悉行收斂戰守整暇卒以獲功
時議多賴之但西自石關東去濫泥湖五十

餘里一望平漠漫無險阻逼近城市宜其[illegible]
此危巇查得石關之南有嘉峪關墻濫泥湖
之東有舊古長城中間只此一空况乃入犯
之故道而該衛軍民寢不安席亦其談虎而
變色者爲今之計相應題 請如蒙乞 勅
該部再加議擬合無聽臣行令肅州兵守衙
門委官於前二處邊垣工頭順梁自下接築
墻垣一道其合用做工軍夫就於肅州衛幷
所屬臨近城堡摘撥肅州叅將仍統領精銳
有馬官軍架梁防護緣肅州去關未及百里

前項官軍俱不許支給行粮做工軍夫計日
量給犒賞塩菜銀粮候事完臣備將撥過軍
夫脩過工程用過錢糧造冊奏繳庶居民足
以負四塞之固此真天頭之鎖鑰也伏乞
聖明裁定
一築圍城以安遠夷臣惟西域回夷或貢或市
皆叩由嘉峪關而入緣外夷入關事體重大
肅州兵守衙門必須通呈總督撫按詳允應
否准入至日遵行但關外露野東西虜寇不
時內覷前一襲蹤搶掠而刁回借口深有不

便往年入貢之時亦曾有此覆轍相應題
請如蒙乞 勅該部再加議擬合無聽臣行
令肅州兵守衛門委官於嘉峪關外擇有水
草地面築一圍城可容人馬三五百之數仍
立一墩于中名曰受夷城凡遇有入貢互市
回夷到關即令將頭畜貨物盡數收入受夷
城內安住庶可守候明文而遲速在我竟無
意外之虞待前項邊牆工完次第修舉其合
用做工軍夫就於肅州衛并所屬臨近城堡
摘撥肅州叅將仍統兵架梁防護緣前項做

工架梁官軍遠在關外已出百里相應准給
行粮其做工軍夫仍計日量給犒賞塩菜銀
粮候事完臣備將撥過軍夫修過工程用過
錢糧造冊奏繳不惟遠夷有所依憑而我之
官軍尋常亦可以哨望亦可以按伏竟非虛
器也伏乞 聖明裁定
一挑壕塹以防番患臣惟莊浪迤西自大沙溝
通遠站至雙墩子西大通一百二十里番賊
不時出沒搶掠經行通遠站二十里外取水
往回四十里經由番夷巢穴緣取水不便難

以安插馬軍雖有按伏步軍二百員名但通
賊路口數多皆係坦途更無險阻番騎長驅
來往無忌難以隄備不惟公差經行時每遭
劫且莊浪食用百凡之物鮮少皆仰給西寧
路阻不便百物騰貴均屬不便況番夷猖獗
漸不可長除整兵設法另令防禦外相應題
請如蒙乞 勅該部再加議擬合無聽臣行
令西寧兵備莊浪叅將委官將大沙溝西大
通一帶比照莊浪迤北至古浪等處掘修壕
塹一道闊一丈深一丈五尺其應用人夫即

令秦州衛備禦軍人在莊浪者及西大通通
遠站按伏官軍各分丈尺立限責成除本等
口粮之外量給犒賞塩菜銀糧則人忘其勞
工可易就候事完臣備將撥過軍夫脩過工
程用過錢糧造冊奏繳庶番夷不能長驅縱
使輕騎掏穵亦須費力逾時瞭望可以先覺
行人可以趨避官軍可以追逐而不至於疎
虞矣伏乞 聖明裁定
一改叅將以重事權臣惟鎮番一衛孤懸沙漠
家遭虜巢實涼永之藩籬地方要衝首於他

衛雖設守備主其兵馬緣守備官卑望輕■以無寡不惟黠虜易於侵軼亦且豪官悍卒率皆藐視去歲大虜臨城幾至不能號令致煩發兵策應賴以保全查得先該巡按御史張坪條陳該巡撫都御史傅鳳翔查議具奏該兵部議擬要於鎮番西南永寧堡創建守禦千戶所添設操守兵馬等因題奉　欽依仍行新巡撫官議奏定奪其後竟議具奏停罷然初議永寧堡建所增兵無非聲後鎮番犄敵涼永之意但永寧堡相去鎮番百八十餘里縱是在彼添設操守兵馬亦不足為鎮番裡益為今之計必須就彼增重事權斯得易於展布相應題　請如蒙乞　勅該部再加議擬合無比照西寧守備改設參將事體將鎮番守備改設參將仍聽甘肅撫鎮官節制再於軍多衛分摘撥軍士若干并鎮番守備原領見在兵馬若干仍照近日該科題議召添兵馬共湊二千之數交付參將統領防守若改設參將則官益望重增添兵馬則兵威振揚名位既隆則風聲所至人皆畏服兵

威既振則醜虜震懾使孤懸之城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縱有警急不煩調遣策應而本營主兵自足戰守藩籬既固而涼永亦可高枕矣伏乞　聖明裁定

一重賞罰以廣招徠臣惟被虜人口身雖在於虜營心實慕乎鄉土率欲乘隙逃來投降秖恐我軍戕殺遂沮歸化之心臣自待罪以來咨詢北虜入犯率皆被虜漢人為之道卽隨劄招降木牌給發各營責令深哨人役於停賊小頭標立一則使被虜之人互相傳播糾合歸附一則開彼虜嚮使之不相信任及屢經出示禁諭各營并按伏墩哨官軍人等但有殺降報功者事發定將主使及下手之人依律問擬抵命斬罪同伴守墩出哨之人連坐治罪仍懸賞招人討首自是殺降之弊遂息及近准兵部咨該總督宜大尚書楊博條陳內一款肅革殺降該本部覆議今後凡殺降之人特為具奏覆　請即優■決梟示其法禁已嚴無容再議但收降之人未經議立賞格似無以為激勸相應題

請如蒙乞
勑該部再加議擬合無今後墩軍夜不收但
有收獲降人者每名口賞重五錢銀牌一面
布一疋若深哨夜不收逼近虜營計誘來降
者每名口賞重一兩銀牌一面布二疋若官
軍臨陣竪立招降旗幟或令通事傳諭招徠
但有虜營陣前丟棄弓箭什物馬匹投附我
陣或亦身步行奔赴我營即係歸降收獲者
每名口照依斬獲虜級本鎮量先犒賞爲首
官軍事覈給賞免其具　奏陞級仍將招獲
降人審有父母者解發原籍給親完娶無父
母并失迷鄉貫者俱發各營充應通事其有
陣前若遇此等歸降之人不問來歷即行殺
害者以殺降論每年終將收獲降人給賞過
官軍姓名用過銀布各數目造冊　奏繳庶
殺降者既知所警戒收降者亦有所激勸招
徠日衆不惟虜情藉以周知抑且在我則得
彼之用而軍威日漸振揚在彼則黨類潛消
而虜勢日漸分散區區醜虜不足畏矣伏乞
聖明裁定

嘉靖三十七年七月十九日具題

陳文岡先生文集卷之十三終

序

送滕養晦轉長陽尹序

雲南古滇國也去京師萬里永昌古南詔也去雲南又千里茲所產士出而官於江南者間有之遠而官於河南者蓋鮮豈弗克官也弗欲也天地異方燥濕異宜寒燠異氣剛柔異稟而習俗異尚也嗚呼弗欲也安得無弗克者哉滕君養晦永昌產也筮仕得鄢令僉難之君毅然命駕觀其言曰難者勢無難者理也平日所學謂何於觀天下有難事哉故其始至人見厥瘦寬大厥政清靜寧一而吾鄢日以治頑者化暴者革而訟者帖也上安下順政通人和於是鄢之士皆曰真民牧也百姓皆曰真我民父母也若滕君者豈直克官無難哉茲者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君書最於有司循名責實樹德懋賞形于嘉貺康侯藩錫立可以待而君顧以二親年躋八旬壽並椿萱養違桑梓孤身萍梗萬里睽違愛日之誠瞻雲之思每一興懷未嘗不撫膺浩嘆曰陳情之請方達而長陽之命下矣夫長陽湖南之地而湖南雲貴接境迎養有幾則

綵戲萊衣庭趨鯉訓曾參三釜榮養及時季路累茵不爲遺慕居此者皆　國家賜也其所以圖報稱者當何如耳昔大師楊文貞公嘗恨不爲令董子謂令者民之師帥今夫居是任豈徒坐膺七品章綬奔走百姓黎庶已哉荊州之域衣冠藪澤而長陽爲縣民淳事簡固稱易治守三正之道盡六事之責而體百姓之休戚政教並施恩威相濟則薛恭改栗邑何逵遷武康其刻績紀惠蜚聲著譽君端不使專美於前也君以少年英雋發解南州當其歌鹿鳴而上　帝都人皆動色避文星矣顧乃滯於兩縣鸞栖在棘驥伏在櫪豈君久處地事親孝則忠移於君者大事君忠則榮及於親者亦大君其志之君此行而就途也尚審仲尼執轡之論乎正啣勒齊鞭轡以御馬秪見馬皆良也因而逸之縱之必有踶齧而不循軌者及其不循軌者而難御則曰此馬本不良豈馬之性也哉太叔爲政繼嚴以寬鄭國多盜萑蒲盡坑之盜乃止嗚呼太叔其去啣勒鞭轡而怪馬之不良者耶長陽之民吾鄢之民令不全異不異不可知然馬一馬也滕君其圖諸君之行也邑士大夫皆懷頳川借寇

之顧而未能捐率求予言以贈予與君雅素故不辭而書之

送趙南麓令曲沃序

趙子登乙未進士明年夏六月天官部以曲沃乏令薦趙子往同鄉同第者劉陳子以贈言循約例也陳子曰令也居踈遠之地則外膺繁劇之務則勞屈藩郡之末則卑亦孰知夫一邑者天下之象也體統備焉今夫邑有四時之政有六典之修有百司之役禮樂獄訟錢穀甲兵無不攸萃故任茲者足以行已之志足以樹吾之業足以宣上之德足以恤民之情足以協神人之和致福祥之至是以哲才達器不為宰相當先為令相固宰乎天下而令則宰乎一邑令者相之基也或曰曲沃晉地也成師之所封而霸業之餘也民勇而悍土曠而磽路衝而崛茲令亦難哉陳子曰吁若亦知夫沃非平陽之屬乎非堯之所都而孔之所嘗傾蓋者乎志稱其其俗克讓敦和好謀崇禮夫克讓則弗爭敦和則能睦好謀則效忠崇禮則達分沃邑之俗有四善焉趙子往矣趙子習聞孔子之教矣昔者子路治邑三年孔子入其境曰善哉恭敬以信入其室曰忠信以寬至其庭曰明察以斷夫臨事不忽曰敬發語不遽曰信盡已不貳曰忠秉公不刻曰寬分辨不爽曰明剖決不疑曰斷治邑之政有六善焉夫俗之四善堯之遺風也而沃邑存之政之六善孔之遺教也而趙子備之以趙子而令曲邑是以孔之徒治堯之民也亦胡有於難耶自古稱君之大聖必曰堯稱師之大聖必曰孔趙子將遵孔之教以從堯之風必能兼師帥之任而盡令之職者矣則其臺諫之超部寺之擢可立以待而日躋華要位列台鼎豐功懋績大受洪闡舉此一邑者而措之天下無難矣趙子以行著於家以文鳴於校以魁選於鄉茲登進士是其長民輔世之術固不待試諸令而後見然未必不因令而益大其所學故曰令相業亦相基也趙子其勉之哉是為序

送陳滄洲出判青州序

汝陽有陳滄洲者奮身甲科發名朝籍拔置天衢揚光霄漢瓌瑋哉清廟明堂之上者也然而秀眉脩髯方瞳廣額仙骨道字風韻超塵好宅心於事外常遊情於物表雖混迹埃塌而渺然寄滄洲之

思故人或呼爲滄洲先生而先生而自謂爲滄洲道人滄洲道人云先生初以進士授邑令惠民守己潔洛贊流亦既克令繼以邑令遷郎署勤事恪職持廉履素亦既克署政有清暇談多玄理葛洪爲令煉海上之丹砂王喬爲郎飛天邊之玉舄先生心慕而神接焉蓋遁吏之隱而仙之官者乎顧静默之資獨與道合而方絜之操輒與世忤今茲得出爲青郡判或曰滄洲是行也内外之迹以地分隆殺之等以位殊榮辱之機以勢異先生志能安乎安誠難也先生意能樂乎思玄子曰不然真

機淺者境變而情更神理浮者因物而動志感病未能全其天耳果全其天則隨在自得優游俱足中有定主外若浮雲陟廟堂之上不以爲高蒞郡邑之末不以爲卑依日月之光不以爲近走塵海之濱不以爲遠享萬鍾不以爲侈食五斗不以爲少何者其天全而世幻不爲之累也今夫龍蟄首奮翼伏乎光景躍乎茫洋震雷隨之霖雨四布及其蟠也則至微而極細是龍之能大能小者因夫時也今夫鵬背負青天翼若垂天之雲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及其下也則以六月息

是鵬之能運能息者順夫勢也方龍之大也能因不知其大及其小也能亦不自知其小何者化而已矣方鵬之運也鵬固忘其爲運及其息也鵬亦忘其爲息何者適而已矣先生先生既究玄理必洞性命之源達超聽之域柱下猶龍之喻漆園大鵬之遊知之素矣無大无小我自利用先生一龍之化也无運无息我自逍遙先生一鵬之適也化則隨所往而皆安適則隨所安而皆樂先生行矣尚將隨分樹業因時建德齊魯者循良之聲漢廷下徵召之章矣視夫有沮抑即多歧生嗟窮途動

情居而歎歎行而咄咄者何其狹哉何其狹哉先生啓行有日同鄉縉紳名公大人悉委余言以贈余以先生知道者也要申達人之論以大先生之觀是庸爲序

送牛篁亭南還序

鄢陵有奇士世卜鄢城之南以居居之南闢讀書之處前結草亭環無雜卉惟修篁扶疏淌焉因名其亭曰篁亭牛君常於其中誦淇澳有斐之章誦禮器有筠之義以周旋於此君也人遂稱之爲篁亭主人焉主人以鄢邑賢戰文省試少而當能擢

高科雲登正途也廼去年來遊京國遂業成均頃
之充然若有所得也遽辭親友而歸文岡子聞之
曰異哉篁亭子之歸也胡抱奇而弗欲售者耶篁
亭富早吐其奇以即見於用者也而又何圖歸也
予今尚惜子來之遲矣而肯舍之歸哉客曰何為
其然也文岡子曰篁亭子系出微子厥姓著于司
寇牛父氏種德開先世濟其美父字幾縣多惠政
而恩比甘棠兄領鄉科歷部郎而陟官鹺運家貴
水蘖族有聞人篁亭子於是乎有基矣篁亭子孝
友天成少游庠校而家城之南以弗便於溫凊也

辭歸侍養者數年乃結鄉社以會者英邑里中有
幹執靡夾者咸請質于篁亭子至即數言而化人
皆帖然隨以定且服其公邑大夫有稽疑亦時與
謀尤能盡其誠篁亭子於是見其齊矣篁亭子整
儀修幹音吐洪清與人談則侃侃硜硜滿座聳聽
遇有宣播　王命則舒暢亮徹響入雲表尤善射
藝能發矢至百二十步外矢連發中的篁亭子於
是見其材矣然篁亭子不以此自狹也廼又北走
趙燕唱太學交友天下士凡天下士來聚太學者
無論同堂共省不也皆與之揖讓論議採其聞見

詢其方域前司業重之命之典禮大司成重之就
之難經篁亭子於是廣其交矣篁亭子之來上國
也上自朝廷郊廟之制外而百官庶府之司無不
縱觀遠覽我大中丞春岡劉公者貞肅臺端譽望
隆赫於篁亭子則姻親也大精膳三源胡公者春
署氷曹清標雅度於篁亭子則姊夫也篁亭子遨
遊二公間僕亦以葭莩之故時致延欵故篁亭子
每與縉紳遇每與談及朝章政要未嘗不反覆究
論時出所見亦每中肯綮篁亭子於是大其觀矣
夫世積者所以流光養深者所以弘業材兼者所

以濟用交廣者所以進學觀大者所以識政篁亭子
於是為亟用之具矣今　天子軫憂西北採求文
武奇異之士列布海內如牛君者使其遁迹巖穴
託隱樵漁尚當勞弓旌之召蒲帛之徵也今固已
卒業賢關收名宰部歷政法臺矣而又可舍之歸
哉此吾所以挽留而不欲其去也客曰有是哉夫
人病無用世之具與不見知于人耳才不用世則
實不立人不見知則名不彰牛君者五善備焉而
其暫旋也至使體國之士不欲舍其歸則其才果
適用而又人皆深知矣是則牛君之歸也豈能久

係桑梓之情哉吾固知牛君之用世有日也雖然牛君茲歸而復來也其用世之具必將有益奇者哉

送李鳳臺擢任蜀川僉憲序

靈寶李子若虛以辛卯歲同陳子舉於河南戊戌舉進士拜官大理評事讞獄詳刑惟明克允引經摘例盡慎竭情在官四年律義既融文術益闡乃於今歲癸卯之秋以寺副擢任四川僉事猶資簡望也廼過陳子而問曰內逸外冗通理遐禁寺之體要道之務煩蜀道既難蜀俗未諳憲何以僉陳

子曰內者外之達也邇者遐之準也今夫廷尉之責也傍而司寇諸司獄無大小必送之評焉廣而兩畿十三省獄無遠近必達之評焉君既能持天下之平廼固不能使一方獄訟之平乎既能平人之論所者而自固不能論斷乎悉厥聰審致厥誠愛成案罔拘世推罔畏務焉而已耳子行矣何憲於憲何慮於僉李子曰明刑之職既聞其義矣然厥所掌則屯鹽也歲久政湮法弛民偽紀籍易姓僻險多欺田則轉售靡常井則開塞不定茲行也其何以屯其何以鹽陳子曰茲重務也關于 國家而通乎治亂者也方 今國計匱乏邊需告勞大倉舊儲取用幾盡有志人士畫足國之謀一則曰屯田鹽法二則曰屯田鹽法號爲探本知務今子一官而兼二事子固能秉忠竭智因時補弊使蜀之屯田蜀之鹽法復乎始制協乎今宜靡事虛文有裨實效整飭精詳規条井井以是而移之天下則可以足國可以強兵可以敵愾而紓 九重宵旰之憂實 國家磐石之固善政良法推于天下而李子亦克膺天下任矣豈宜以一職而輕之乎隨職秉烙者存乎忠即此達彼者存乎才因時

樹績者存乎志保終罔怠者存乎德持是以往僉何難哉於是李子輾然而咍曰余問一官而得三善知刑獄之大焉知屯鹽之重焉又知內外遠近之一理而盡于一官者可通之百職效于一省者可達之天下焉僕敬聞教矣僕敬聞教矣於是陳子於李子之行也隨所交厚者餞之爰書此而爲之序

送大參東村曹公擢浙省憲使序

東村曹公以河南副臬擢晉省大參甫八越月冊擢浙省長憲知厚知爲公喜曰遷轉之速丞衘之

漸也陳子曰在人可喜其速在公則人以爲遲在人可喜其漸在公則宜以不次之階公之在河南也廼癸丑之秋時擊師寇之黨于襄城之野賊恃狡逆敵我分兵圍之未決公奮然起曰兵不可久師老則氣竭乃麾衆而進又艴然怒曰律之不嚴戰何能力見二人稍却手刲其耳以徇麾戈先馳所向無堅于是賊衆敗走潰於麥陵擒於五河黨役悉平中土底寧且聞賊寇之起勢亦熾甚能動天垂象致太白晝見經天天鼓鳴天狗星墜黑氣起扶溝白氣入安亭亦甚異矣而旋即成擒問里

以貢鄢鄭士民戚歆俎豆塑鏞於我公以圖報奚營陞秩式公之始陞晉藩也守邊得寧武係虜衝地公嚴保聚以清野焦餉犒以助軍備火器以振先聲于是虜從他道入寇未能大逞公之功名多是時人望即授公以臺撫之任矣又何循資待次之足賀耶或曰胥鉛槧者多委靡徒議論者鮮膽畧公雖文儒而能陷陣敵愾公其勇敢而已也公之臨事矢心激烈慷慨自任委質而不二履險而不懾公其忠鯁過人矣雖然不惟忠鯁而已也公之與人慈祥愷悌謙退舒徐有耻言人過之風不

立己于峻之地公其仁厚過人矣文岡子曰予知其三未知其一東村動容悃朴言論直慤禮遜由衷無矯飾容悅之度行與言符口與心一迹公之所爲一本于誠焉公惟本于誠是以不求人知而聲聞自著不求悅人而人無不樂與交無上人之心而人知敬服皆誠之効也或曰東村亦以是才著乎予曰古今之所謂才者有有德之才有濟時之才有德之才明作發於道義濟時之才權詭拂乎常經發於道義者惟實畔於常經者多僞東村公者才充于德而本始于誠者故其事業隨地而

樹公以進士起家爲名尹爲眞御史爲藩臬之良兩試于戎旅已能輸盡揚勳矣今試於總臬必能清刑正法矣將來用於撫臺則綏士衛民用於內臺則肅僚正紀用於卿貳則宣德浚明用於衡鈞則秉公澄汚於台宰則導　主上而躋至治公之才無所不宜者也苟爲無本而惟才望之取焉者合情延譽早擬美官一遇艱險則圖求免計日玩時終不能直節宣猷實濟于　國亦何取于才望哉公之才望庶幾乎正人良士之全才乎予願自今而後用公于　朝爲在內之張仲孝友爲王所

居州書士尤足以維　君進賢為社稷福其視澤及于一方一省者又何如耶予以是而日為東村望且為天下之正人良士望也于東村之行也而先望之切焉如此于是乎述而序之

送東濵程公擢憲副兵備易州序

士君子之見用于朝者由遠以及近由踈以漸密由散而陟要則效忠之心益切而報主之節愈堅唐廷賓于四門漢室試于三輔上之求下君之用臣每若此也東濵公內蘊淵茂外行弘達以進士歷部郎擢僉憲臬印榆林邊備因制復起則兵備

嵩汝之間乃擢条晉藩分守河東澤民樹勣河東士民巳像祀而祠祀之而防禦鴈門三關之日尤部下擒胡　奏績論功遂擢憲副駐易州夫嵩汝為天地之中河東亦股肱之郡固重地也而近年北虜跳梁一時所重尤在邊關以鴈門三關較之榆林則鴈門為尤重以鴈門較之紫荊易州則易州為尤重何也盖于京師為近則　輦轂之地切而拱衛之勢聯畿輔之界鄰而屏翊之當厚故也人之當是任者思所以塞是重責宜何如哉其道有三焉夫求盡拱衛屏翊之道曰忠達是忠之蘊曰精濟是精之發曰畧忠者何恭與恪是也精者何才與力是也畧者何謀與决是也夫一心報主之謂忠委質不二之謂恪八面應敵之謂才萬夫莫奪之謂力神于九地之謂謀動于九天之謂决公兼有之六德具焉而兹三重地皆所歴任不惟克稱今職将來內遷崇陟則忠以沃心恪以弼主才以輔世力以回天畧以賛機决以断國可以安常可以濟變可以專閫可以入揆乃知先生之器無所不宜者也是其切效忠之心而堅致節之趍者豈止于邊関之任哉予往在掖垣公適為刑

曹予識公于　京都繼予為刑曹公則為憲臬予再識公于豫土及予叨學憲公則為藩条予又識公于晉藩予三識于公者也所以知公效忠致節益切益堅然公亦三識于予知予之心矣其能以效忠致節槩予始終不渝之志者非公其誰耶詩曰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予能知公之遐心者也又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公之好愛我者厚其必以大道而期予哉是以予于公之行而先以周行冀之也

送静泉張邑侯　欽取回京序

古滕靜泉張公治鄢陵甫三朞月而治成撫按两臺交章薦達　天子曰俞天官卿其遴材用之俾爲予耳目方今內務孔棘邊疆弗靖俾之論議以佐佑朕躬其毋稽於是靜泉公之行取將赴　闕下客問於文岡陳子曰公何以治鄢也何其譽流政和乎民獲上而達於　天子之庭也陳子曰考德者可以觀政即始者可以占終余於公也即其始德而見之矣初公莅鄢之數月當道獎之余嘗述公之德在于誠是誠于始也固所以要公之誠于終也公初至有條章之布矣有委用之人矣有

起居之勤矣有操守之定矣有交與之厚矣及觀公之之既久也條章之布者行之始終如一而不之更也委用之人信之始終如一而不之疑也起居之勤習之始終如一而不繼之以倦也操守之定繩之始終如一而莫少縱也交與之厚處之始終如一而不至于久而衰薄也傳曰故至誠無息無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此聖人之事也賢人君子思之以誠踐之以實亦必能收久徵之效公之所以流譽所以和政所以孚民所以獲上皆是之由矣雖然余因是一知公尚有誠之大效驗者公之此行必當妙選清要之職以副　天子耳目之求公尤必以誠于官守者而誠于言責精白厥心披瀝其肝膈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或裨補　君德或敷陳時政或劾論宂邪或條奏邊務咸一本于誠而無沽名市恩怙寵行私之萬一則上可格　君心遠可以格　天心下可孚民心殆言無不聽聽無不行行無不遠矣由是而敭歷中外左右　聖明弼謨寅亮以成上下咸有一德之美何往而不由于誠哉此予之所以厚望于公而謂公之所必至者也公之行也

邑之士若夫多有篇什以贈行予書此而序其端予素蒙公以誠意相與者亦欲知予之言發于由衷之實而非佞云

送都閫單四泉陞宣府南路叅戎序

今國家之重務在邊圉邊圉之尤重在宣大宣大者京畿屏蔽而海宇藩癰也余少遊黃金臺下踰居庸北顧獨石嵬然經上谷南瞻順聖古川眺天城擭雉入庸中詢問漢白登之地歷可紀述乃喟然嘆曰嗟嗟形勢之壯地險之設也古今禦虜何其周備若此哉邇來忽焉三紀乃去歲視學三晉

因陳復舊規余新歲人日後即出考大同乃循五臺之北尋滹沱三泉之源登玄嶽跡飛狐靈蔚之區渡桑乾宿雲城復至雲中又涉句注之塞經朔應之域徘徊金龍池上訪尉遲荒祠彷彿單騎避猾之風若有存焉由鴈門吊李牧而歸又喟然嘆曰將師之繫人險之設也尤所以助乎形勢矣故老指而告予曰北望隨山高下粉堞崇墉迤邐臺櫓聯絡者邊墻也然非　國初之舊矣聞　文祖三犁之後出塞立邊三匝相去每百里後大邊而邊堙蕪侵軼今所守者乃三邊也近歲虜每大舉入寇輒毀既多而我即不能及時修築以致宣府東西胡馬弗靳商旅不行有邊無邊矣軍卒飢疲而馬不足半將數易而困于責望有兵若無兵矣將雖新任者其亦難共陳子曰翁之言固然也然將主于練軍養馬修垣葺障有形之險固于將是賴然足資粮以充士之養推恩信以結士之義施威嚴以作士之氣明號令以鼓士之精運謀算以示兵之神如是則無形之險敵人之所不測而甚畏之者也晉之都閫單君以京胄武會與予處者三年于茲文論蔚然有英風偉卓之度其殆古之

詩書禮樂之將者乎則其公廉智勇以變士之精神義氣者必有其方行見無形之險既蓄而有形之險自壯單君今擢宣府南路參將正余所曾經遊之地于其行也爰書所知以贈之

贈劉師行序

余師劉先生來分教鄢庠者越七祀明德慎儀崇古遯思黜利泊嗜布訓宣典以振余鄢庠士于是鄢之士咸以作于是先生之弟子多以才名著考優於郡會名於邑舉聯於鄉第登於都官列於廷者不乏人焉君子曰劉師也夫弟子之才也成於師師之賢也徵於弟子今先生之擢也安知不以教鄢者爲教又安知人不以吾鄢之服先生者而服先生教乎先生生於海岱之區幼學宣尼之言上探六籍之英旁搜百是之奧循時進業趨俗效文而名未成也乃博求之事物之迹遠窮之宇宙之表凢天文之昭地理之載軒岐素難之學無一不究而卒淺然無歸猶未有得也乃反而求諸身心之近體之性命之貞加之敬靜之功持以淡泊之效抱一守玄索微歛迹而齊魯之間皆知先生爲賢而先生之師道立矣于是教于鄉人鄉人淑

之訓于鄗人鄗人從之聞于都人宰部權之則其令之之清淵也將無施不可無往不利矣或曰先生之來茲其年則始艾也其地則中土也其官則分教也今則年變艾而耆矣耆則漸衰地去中而西矣則近鄙官易分而長矣長則任難將來之師也殆非師鄗比乎余曰吁是非知先生者也先生性靈中涵神明內固夷險如一始終靡二年及耆則道益高地漸西則俗易化職居則長教易行先生無倦而已無倦則操持同娶訓誨不忘其地必有榱桷棟梁者出以著先生之績而先生之高轉

內遷尚可待矣何地不克官何官不克擢乎先生齊魯之賢也習夫子之道者也余聞仲尼之所以地無不宜而動無不化者良由教人不倦得之吾鄗陵之人與清淵之人固必誠服而師先生矣然則先生其必以仲尼為師乎哉

贈郭菊野政成旋汴序

吾鄗公通守開封承委攝視鄗邑篆甫月餘令治澤流偷熄民安執度齊一上下畏懾居者懽然從者肅然鄗邑改觀客謂陳子曰美哉政也理絲者惡棼張瑟者戒急為政者欲久鄗者久壞者也必久而後可治公之治何其速也陳子曰美哉政也美而速者也夫鄗之壞者今也而前固稱善邑也先敬讓而行教化漢之遺風也士詩書而民稼穡志之紀實也而今或有不盡然者矣胥役者猾宄俠者黨頑嚚者訟窘困者盜令之失也郭公易其令而整其壞是故速德以本之風以先之政以出之幾以相之是故速令夫德與人以誠明刑以慎蒞事以勤待士以禮慈民以惠擊惡以威德之大也郭公者六德備焉今夫政鋤巨宄擊大盜完滯牒催逋租修賢祠築河堤葺司舘公賑貸賓公帑

賙士喪政之大也郭公者庶政舉焉威望先著是之謂風壞究思治非幾而何幾以行風風以達政政以彰德是故速噫政成既速而攝鄗可久哉公之速成者政也而不可久留者職也郭役之賢美稷雖有復來之望寇恂之政河內徒與頑借之思是公之不可久屈於鄗者亦勢也非惟鄗邑難久屈也開封亦難久屈也蓋公移所以治郡者施之邑則鄗治其治郡也如治鄗則郡治將必騰名紫闕通籍金閨其名與位豈止于治郡哉且聞郭公純孝人也父抱經術遠宦而途卜公之產業未從

也求訪五六載跋涉萬境程竟遇異人得父遺軆公之孝能如天如此公之名位又豈止于郡已哉別駕王祥聲稱晋代古今言孝者莫過焉然嘗列于郡佐而著股肱之忠邦國不空之譽終陟三公之位傳數葉而興不衰純孝感天之報也公之孝可追乎祥其筮仕也官復與祥同將來崇顯之陟子孫之興遷出詳下哉信如余料是亦天道之有知也公有遺愛于鄢公之旋無所贈因書此以重其行

贈劉丞署鄢序

劉君丞於開封之杞也而何署鄢簡才也客問於文岡子曰鄢古邑也然撫新衆則勢難鼈舊政則時難秉狡訟則化難而君之來也貳也而非長也攝也而非真也暫也而非久也夫貳者不足以服衆攝者不足以革政暫者不足以洽化鄢邑誠古也而際茲三難劉君誠才也而領茲三不足願聞所以署也文岡曰署哉竊聞之君之自持也公以施惠敏以剖繁諭以昭勸夫公則衆服敏則政舉諭則化行而且操之以清覆之以勤出之以信清以秉公勤以濟敏信以發諭六德備矣是故君署於鄉月耳觀於鄉里甲省賦稅輸適逃董矣觀於邑城隍濠門樓繕警柝嚴矣觀於市飲博息豪横斂爭忿解矣觀于學　聖祠完講堂飾禄廪足課讀供矣觀于庭無私讞無辭文無留獄無滯牒矣所刑不怨所役非胥所用匪科政舉化行衆斯悅矣劉君其克署哉客曰君之克署既聞命矣然邈功者以飾而顯治譽者以矯而成方嘉君之始未卜君之終願聞所以終也文岡子曰終哉竊聞之君之自許也曰不愛官不愛名夫輕官者無飾辭名者無矯不矯不飾一德永保故君任杞矣而杞治近署尉氏矣而尉氏治今署鄢矣而鄢復治今

天子立賢無方三途並用安知劉君將來之長於邑守於郡内之於都畿外之於藩省不猶今日之遺愛鄢民者耶劉君其克終哉於是客欣然而喜曰君之克署也以君之六德君之克終也以君之二言然則劉君誠才也歟客遂爲之賦南山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謂其有不已之德也德不已則克終已文岡子爲之賦有客曰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絷以絷其馬謂恐其不久留也人恐其不久留則克署賢矣劉君其誠

才也矣劉君名時義字　别號南岡陜西秦州
之醴縣人來署鄢邑事在於嘉靖癸巳仲秋之後
也

贈鄭肅齋陞任介休學諭序

容城鄭子分教鄢陵之七祀志明業樹化洽聲流
儲俊掇英允有勳效績上　天曹擢晉之介休統
師諭事鄭子忻然有行色矣張君西湖魏君南坡
解君白泉過委陳子文之陳子曰師重任也鄭之
擢自佐而長自分而專厥任尤重鄭何以師也西
湖君曰師哉鄭子予之賓欽於鄉志在尚賢見先

生之爲人也整絜彬度謙恪自執克有敬德先生
於是乎可尚矣介其師哉陳子曰敬斯斯已乎南
坡君曰師哉鄭子予之君隱於鄢志在樂賓見先
生之爲人也往來交際笑語相忘克有和德先生
於是乎可樂矣介其師哉陳子曰和斯斯已乎白
泉君曰師哉鄭子予之廸成乎子志在服教見先
生之爲人也升講課讀弥寅罔倦克有勤德先生
於是乎可服矣介其師哉陳子曰唯唯敬以聚德
和以行敬勤以正和勤敬和秉教是以作三德克
備師乎鄢固所以師乎介也介邑古西河地也交

稱山河之最志紀信義之尚氣秀也靈代徵文獻
郭有道之碩介教授弟子至數千人風動一時折
巾效慕教以師立何患乎教之不行文彥博四朝
將相豐功偉烈異域知名想當年采而亦介產焉
才以教成何患乎才之不生鄭子茲行也尚當茂
有成績再取喬擢矣豈于廣文止也唐之鄭廣文
者名重當世才妙三絶而之祖也杜少陵深交厚
之有才名三十年之詠未且不免惜其坎軻嘆其
獨冷焉人之鄭廣文固可幾乎唐之鄭也而其上
遷內補猶未可量有非度之終於擯棄流落所得

比擬是宜鄭子之忻然於行矣乎予愧無少陵之
作以重之也鄭子名昂字文謙號肅齋代為容城
人祖官邑令抱經術當亦無忝家世云

贈冷子歸蜀序

蜀地寰宇名都也古今寔多名士人因地而重乎
地因人而益重乎陳子少探古秘向往前哲留神
詞賦之宗馳想人文之奧見司馬相如子虛上林
之賦及大人之篇曰卓哉逸氣乎真飄飄然有凌
雲之意者乎見楊子雲甘泉校獵之作曰沉思哉
諷以辨乎真降太乙之精而昭藜火之光者乎見

李長庚之詩曰志氣豪邁真天仙之才而淪謫人間者乎見杜少陵之歌咏曰渾涵汪洋千彚萬狀真切傷時之意而忠不忘君者乎四子之生獨步霄漢爭光日月不生於他所而皆於蜀地或寓之焉是豈偶然哉觀其神區天府氣秀地靈劍閣峨峨之重阻瞿唐灩澦之流峽錦江春色玉壘浮雲鍾和萃美英哲載生四子固因蜀地而生也然至今讀四子之作者必嘆蜀地之多才非地因人而益重乎蜀士冷子伯氏特澤仲氏特望兟奕二難媲美雙玉娅父朴庵公以賢良來令吾鄢伯仲因

省覲先後至茲土陳子與之語而嘉之維厥伯氏率易謙恰維厥仲氏清潤和粹慕交樂文崇古服訓其仰相如子雲諸公之高致而興起者歟其得山川之清華而炳靈者歟今二子之歸也遠遊歷覽之餘襟懷益大思益舒瞿唐灩澦之波濤劍閣峨峨之峻拔錦江之派麗玉壘之高標收之胸中放之筆下出之議論發之製作將必有追效相如之富麗子雲之精辯太白之俊逸少陵之渾涵者矣是則冷子者始也固鍾蜀地江山之秀而其將來所就不尤爲蜀地江山重乎冷子之行也爲覲

父而來歡承顏而暫以事親其往也爲嚴師而往歆考業而甚于事君事親之謂孝事君之謂忠忠孝人之大節也而冷子務之其知所重者哉冷子之在鄢朴庵公命之擇交冷子遂時與二三友人談二三子者皆鄢之名士端人也講學論心之外惟近眺郊原遠挹景物俗事一無所雜有坤之得朋之吉無比之匪人之誚冷子其賢也歟雖然往者縣大夫貴公子亦屢至矣二三子不之友也于冷子之賢則友之是則二三子之賢亦從可知哉冷子之行也谷子子春吳子壽卿王子惟靜牛子

存甫董皆冷子友也約予言以贈姑述此以重其行冷子行矣尚期有以重蜀也哉

贈長垣尹白酒曲膺奬敘

關中酒曲子白君以明進士筮仕令蒲欲歷八月仁膏旁流政聲上達畿內御史王君移檄於縣若曰彰善　國之典也揚清憲之職也風衆監之柄也予奉　明天子命監理畿政而所以肅三省察庚官者匪專以鹺也予于白令取焉淪神集歆莫如清令其能清慎止矜情莫如淑令其能淑絕賄養威莫如廉令其能廉集事振廢莫如勤令其能

勤以是惠民民懷其愛以是貞德德斯有恒矣余于白令嘉焉于是縣之僚吏奉檄喜動走告白君君曰吁噫哉人以是善加於我而我未敢以是善足於已者志欲法乎古人也人謂我清而吾之寔清必欲如夷人謂我淑而吾之淑問必欲如皐人謂我應　而吾之應必欲如孔人謂我勤而吾之勤必欲如周夷皐周孔吾之師也吾之善必如吾之師可也豈敢以人之褒而自足乎陳子聞之曰美哉君子之相成也其有古道哉名者實之符也始者終之端也王君考實而褒其名占終

而進其始白君因譽而益懋其實即始而益慎其終在彼者非虛美以市澤在此者非養望而延譽是交相成之道也匪但成其官實所以成天下之治也是則所當賀也獎勵未足賀能因獎而勵者實可賀也予聞訓者之說矣曰獎者崇也稱也崇其稱顧所以勸之也勵者勉也述其已能而勉其未至也能因獎而知勵則名著而心益謙官成而志靡怠將見臺史之獎不已而　朝廷之旌隨之　朝廷之旌不已而　天子之殊擢隨之官成而天下之治亦成矣顧不宜賀乎哉倘特獎以自

晉爲真巡按肅僚糾繆一省憚之是其擢今任也以內臺而轉于外臺同一法官也以巡按而移爲按察同一晉地也其聽獄也于明慎公恕之中又有更練體察者在是固不爲憲臬重乎予與公往歲同預臺諫之選今復同陞晉臬之官行則同途出恒山滹水之南入獲鹿井陘之道後先相望朝暮繼見者旬日及入省而同日蒞任每辱示教誠所謂同寅者矣然公與余之齒亦同丙寅歲余長于公兩月是公與予之同寅又有出于官爵之外而由于天定者推斯義也以往則公之與同寅有

如兄如弟之義書曰同寅協恭和衷哉予顧以協恭之助望于公也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公其以予之言爲蘭哉

贈春臺趙公榮擢江右大參序

嘗謂天下之事不一而君子之才莫難於會其全惟春臺趙公以東魯宏儒少登高第自滁守遷民部郎出爲兩淮師師丕懋丕績逮以憲副備兵鴈門則賡揚虎踞阜有保障之聲文武兼資而智勇俱備豈非所謂全才也歟至甲寅冬乃擢大參江右蓋嘉其功也於是晉之藩臬諸寅合而送之汾之

埶慎則足以履恪而弗秉之以息詳則足以周慮
而弗䫉之以忽既若此矣又基以無妄之貞行以
不息之恒占外知內耶始保終而又蘊之以誠九
德俱矣德俱則可以得民可以獲上可以最績可
以彰譽四美興矣德俱美興則致聲被奬曷有于
不速哉客曰邑令理民之職也太僕司馬之官也
今靜泉公以理民之政先受司馬之知也何歟文
岡子曰此無他此尤足以見靜泉之政本於誠也
詩曰思無邪斯馬斯臧又曰秉心塞淵騋牝三千
夫以一馬之臧本於思之無邪三千之騋本于心

之淵塞是馬政之修誠心之著也由馬政以達於
民治由民治以及于物瑞由此以成格天之政享
弼亮之治入容勿之寄皆靜泉公之有事也而吾
士民焉得而不須哉公被奬之旬日即當有入
覲之行爰書此言以爲公贈豈敢以一奬爲公榮
尤當候　天子旌賢之典考最爲天下第一賜服
錫宴爵侯拜公然後少足爲公榮也是以爲序

贈許守曹西野入覲序

嘉靖癸丑春王正月適天下伯牧述職入　覲之
歲本八年　欽命恤刑旋自関陝便道省郾恭榮
梓娛志家庭卜日北展　明堂以告竣事乃許曹
丙客過余訪曰有國恤刑堯之好仁舜之欽哉古
今大與也夫子之将　命也何以予曰以寬寃者
使平斷者使續何以不寬客曰請益予曰有制弛
禁則廢法縱奸則長惡何以無制客曰宜哉然吾
郡伯曹西野公之爲政得是道矣公本之以寧靜
之德行之以詳密之矩運之以敦大之體出之以
恒一之方居之以澹簡之要持之以制節之度精
而不苛寬而不縱夫寧靜足以致遠詳密足以數
奬敦大足以敷仁恒一足以守固澹簡足以明志

制節足以貞度嚴以濟寬精以行恕政是以和政
和民服上下攸宜可以報政矣余曰願聞政之大
端客曰公之蒞許也始至即省里甲之費修倉廒
之室多糴粟之儲恤流亡之氓而澤民于是乎有
政矣既而擇俊乂之良闢書院之舊聚麗澤之材
督講課之業而誨士子是乎有教矣余四人者樂
覩其政而服其教者也于其報政也祝頌愛戀之
切安能已於情耶余曰休哉曹公之入　覲北京
也將以其爲政之迹而奏績于　朝曰子之赴試
南宮也亦將以其愛教之餘而掄冠于　廷是曹

公之行僨自此重而四士之行亦名自此督公亦將以四士之所望者望四士矣詩曰愷悌君子福祿攸宜曹公有焉又曰王國克生維周之禎四士其不曰為　明廷之禎乎余遂書之為序以送曹公之行曹公黃梅人庚戌進士四士為魏子環岡李子六壺盧子許田李子靜觀俱許昌舉于鄉薦者云

贈殷右使虛川公陟陝西左使敘

自古設官於外而方伯厥職寔崇階矣今是職列于寰宇者十有三職果安在曰無乎不階在一官二而已人何由理神何由歆財何由阜禮何由秩勢何由析訟何由聽皆原于德不難于理本於有仁不難于歆本于有　誠不難于阜本于有度不難于秩本于有敬不難于析本于有明不難于聽本于有斷一德而六善行之者也右使筮仕為邑諸責萃矣諸蘊彰矣然具而未大也試而弗究施也及簡御史三巡輔省糾肅百度海內稱直貞矣然貞而非牧也既而抗言邊事忤旨權譖落職幕宰轉司錢穀牧矣然牧而匪崇也既而僉分臬事督餉靈夏籌畫惟精崇矣然崇而匪優也迺擢學憲再轉兵司文武惟允優矣然優而未莅也迺改潼關長參河豫才猷益茂莅矣然莅而未正也殷公遷右使而後正正而且莅貞與牧兼焉崇與優備焉公之蘊其見矣乎雖然右轄之任同而弗躬視而弗事中無出納之實外有幹館之名是必遷左轄而後右使之蘊益著予嘗稽古建官王畿千里之外設方伯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伯者長也成德之稱也以其為二百一十國之長匪成德靡以當之殷公之德善其于左轄而著矣雖然關中名省以地則三邊四鎮極其廣濶以務則兵馬器物尤為繁細以民則凋殘磽鹵之餘是殷公之德善尤當于陝之左轄而益著矣自是而秉鉞持衡與師保疑丞分左右又未嘗不由兩轄者而運之也予往列諫官以言事被謫嘗慕公侃侃不回之節及審恤刑獄與公始遇于陝西公曰毋以成案而拘毋以避嫌而憚予既賚公以明刑矣及視理學政與公復遇于山西公曰勿以淳古為不可復勿以躬行為末務予復賚公以弼教矣今公棄予以陞去然公之一德與夫六善者在焉歟取公以為表法者其從事于斯乎其從事于斯乎

贈憲長水東閔公陟右轄序

任丘閔公總憲于晉之泉八閱月遷右轄客曰相基也暫逸靜觀以蓄台輔之度三事虛席四岳咨薦矣蓋斯職位尊而事閒位尊則簡怡怡以玩心簡以持體事閒則靜息靜以蓄德息以存神四懿具焉皆大任之地陳子曰水東公一德有恒而吾未見其靜逸也少脩黌業與道偕行有勤德早登甲第明刑大郡官脩其方有敏德及擢六察耳目之任揚清貞度有恭肅德載官董學生徒斤斤激勸藻飾有明慎德一德不易六德咸備今雖右岳

何有暇逸客曰公入史館讀中秘書垂將十年木天冊府所見益該所學益邃此之謂翰材所以養相天下之學追轉右轄則拱手虛心出納處分惟左轄是聽與其籌畫罔執事權可以佔俾可以端默故亦謂之外翰所以養宰天下之度心恭而形則逸志勞而體少舒譬之樹果一歲歇則明年之果必繁譬之天時春日暘則長夏之雨必多譬之龍蛇之蟄所以爲倏然變化之神譬之鯤鵬之息所以遂九萬扶搖之翮故曰公之暫官靜逸者所以爲台輔之受也陳子曰噫嘻誠有是哉公之家已兆矣以一邑而言任丘爲文物之邦首相正統輝映先後而今一時則列咢棘若暫虛矣以一家而言閔氏爲文獻之宗公之父畀明粹之德官至憲使洎焉而止公之叔抱遠大之器雖肴百揆未能久于位皆宜大受卿相而厄于時幾其未盡之蘊家門鍾毓靈秀蘊蓄之極而發洩之出必有觸映天垓駭愕宇宙爲奇祥瑰瑞于世者端在于水東公也公聞之曰余陟官薦膴矣履盛之謂何豈敢有他冀余父余叔以明德同擢余自顧弗式豈敢望跨邁邑先達碩德弘勛卓然名世余又何敢

逾客曰位高而懼盈者謙也思乃考乃叔而欽其明德者孝也不敢先于鄉先達者讓也而兼畜乎三者則度也有三善而將之以四懿六德水東公台相之度益著矣哉爰書此以貽之序

贈齊公雲汀陟山西憲長序

雲汀齊公總按察使客過于文岡氏曰齊公經濟才也用由兹大矣夫天之道陰與陽而已治之道經與權而已夫陽以濟陰而動靜全川以濟敝而流峙會智以濟形而性命遂[illegible]以濟權而體用備齊公才望允著世[illegible]方以經[illegible]爲公公尤以經

濟之畧自任公其秉陰陽之秀鍾川嶽之靈存形
智之妙達經權之理為當代之偉人者乎權者濟
經之所不足者也天下有經常可守之道三綱五
典軌物囿民一日不可離而百世不能變斯聖人
之大經時有所當通執而行之則亂勢有所宜順
泥而議之則忒度時審勢流通周滞上下咸宜而
卒之不畔于道斯哲人之大權故曰權者濟經之
所不足者也必達此而後謂之經濟才矣文岡氏
曰齊公茂著詞猷夙登甲第初宰劇邑抗厲不屈
及遴臺史風裁獨持按行三晉鷹鸇搏擊憲巡漢

蜀撫屓絕俗繼任藩臬豪強斂跡今擢廉訪法紀
之司尤守正不撓而經德不回矣曾未見其惟濟
以權宜客曰公之歷官不茹不吐能恕能平規準
之中曰存活法氷霜之際曰有春融余每見公臨
一事議一政或至窒礙難處之地常有從容善處
之能論若傾囊游有餘刃昌黎所謂若河決下流
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
先後公才有焉公誠經而能濟者矣是故以之守
已則剛柔相濟而無暴以之莅政則威愛相濟而
無虐以之明刑則情法相濟而無刻如五色相濟

而成文如五味相濟而成和不載觀易濟卦之義
乎既濟初九曰曳其輪濡其尾無咎言既濟之初
進當慎也九五曰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言
既濟之後處當約也及未濟之九四則又曰貞吉
用代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言濟天下之道居當
正也齊公能濟者也于玆濟之義體之熟矣其無
咎受福而獲吉乃理之必然者不日當入踐貳卿
超補三事膺濟川舟楫之任以弘濟時艱康濟小
民與當路丞弼同心共濟以濟斯世于奠安之域
是則公之事也予將日望之文岡氏曰公誠經濟

才也然公之氏為齊且齊人也周禮讀齊為濟有
濟量和調之意予因公之氏之士而喜客論濟之
義足以發公之德也爰書而為之序

贈雲汀齊公陞任山西憲長序

甲寅仲冬余以刑部郎叨承　上命擢副臬司督
理晉學時雲汀公以晉藩大叅伯入賀　聖節禮
成出京擢晉臬按察使總司刑獄余獲侍同日莅
任三司諸公將舉贈言為雲公賀以文屬予予舊
刑官也今有司教之責於我公明刑弼教之始任
安可以不文辭嗚呼夫惟內歷刑部而後知外按

察之重也獄者民之司命先王重之是以內設司寇以詰姦慝刑暴亂今內之刑部是也而今外設按察使則自唐始貞觀置十道按察使開元改爲訪處置乾元改爲觀察其實一也其重今與刑部埒盖刑部者理天下之刑獄者也按察者理一省之刑獄者也凡天下之獄先經於按察之鞫而後達於刑部必按察之鞫無冤民而後刑部之駁無疑獄書曰汝陳時臬事曰告爾祥刑臬司之任在于祥刑而已近者民多法外之慾律有未該之犯例戍摘引之煩是故刑獄之任必明而後下無遁

情必愼而後斷無枉獄必公而後意無偏重必恕而後用無苛法智以燭下曰明敬以臨事曰愼虛以應物曰公推以度情曰恕齊公四善備者也以是按察先一省無冤民而達之刑部即天下無冤民矣易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言明愼乃聽獄之本也記曰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言公恕乃聽獄之道也盖刑期無刑辟以止辟憲臬之長可不重乎雖然齊公不惟克任臬憲之重而且能重乎憲臬者也公昔　欽取在朝爲名御史執法抗疏天下稱之繼而奉　命求

晉獨眞巡按廉俱糾繆一省憚之是其擧今任也以內臺而轉于外臺同一法官也以避蔽而移爲秦臬同一晉地也其聽獄也于明愼公恕之中又有見練體察者在是固不[illegible]重乎予與公往歲同預臺諫之選今復同陞晉臬之官行則同途出恒山滹水之南入護鹿井陘之道後先相望朝暮繼見者旬日及入省而同日蒞任每辱示教誠所謂同寅者矣然公與余之齒且同丙寅歲余長于公兩月是公與予之同寅又有出于官爵之外而由于天定者推斯義也以往則公之與同寅有

如兄如弟之義書曰同寅協恭和衷共予願以協恭之助望于公也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公其以予之言爲蘭共

贈春臺趙公榮擢江右大參序

嘗謂天下之事不一而君子之才負難於兼其全惟春臺趙公以東魯宏儒少登高第自縣守遷民部郎出爲兩淮師師並懋丕績逮以憲副備鴈門則鷹揚先聲卓有保障之聲文武兼資而智勇俱備豈非所謂全才也歟至甲寅冬乃擢大參江右實嘉其功也於是晉之藩臬諸寅合而送之汾之

潛其始有言者曰昔寇準守天雄契丹使以望重
不在中書為疑準曰北門鎖鑰非予不可耳夫鴈
門之險不亞於天雄而公者國今之可為鎖鑰者
也公去矣誰其嗣之繼有言者曰東閫有緩有急
人亦有能有不能方今南倭北狄疊縱憑陵若公
明邊略諳戎機而以才力見聞於　當宁也有日
則夫超陞擢入預機務佐本兵以殄二虜而慰
中外之望公其一也而今散用之于江右晏然之
地則掃蕩廓清之謨其孰建之愚曰二客之云似
矣然知其一未知其二也蓋禦侮存乎兵振兵存

乎食食不充則兵隨廢矣此積貯之議徙粟之令
賈誼鼂錯所以諄諄然爲漢白也昔逆虜犯順以
來師老於外財竭於內大司農告乏者屢矣獨江
浙之地昔號富饒苟不得其人以經理則足用之
計且虧尚可望其折衝以禦侮耶此厥職之遷所
以不容已於公也昔漢宣欲重用望之必先試於
三輔公也器偉而量宏志高而學博其負濟時之
望久矣然則斯行也其正　聖天子所以博試其
材而將大其用者歟余每耶人之好尚而覘其心
春臺嘗撰杜律測旨矣乃詩學也嘗彙扶壽精方

矣乃醫學也公并是術也以往則賦詩者可比長
城濟人者可以醫　國于大用何有哉嗚呼余尤
有一說焉足食乃足兵之原也富民斯富國之本
也故張士遜轉運江西王子明語曰朝廷推利至
矣士遜用其言人咸以爲識體公才踰於士遜適
操士遜之權愚抱子明之慮素矣敢述其說以俟
公擇焉併書以贈其行

贈大參小東馬公擢任憲長序

小東馬公以晉藩大參進臬司憲長時藩司諸寅
以　覲京陞移咸不在省而攝司篆者則南岷王

公南岷聞于董學大夫安陵氏曰東公以藩轉臬
在本省也未可以言餞賞謀所以賀陳子曰以大
參擢長憲亦猶資也未足爲東公賀當爲全省之
人賀是賀也非餞也所以賀者在人也不在東公
也余之所以賀東公者有三重公知之乎客曰有
其邦重在民東公之德明以恕明以察情情以辯
獄恕以輔之民刑不濫而國本紓此可以為群黎
賀陳子曰尚有加焉客曰臺重在吏東公之德靜
以嚴靜以鎮訛嚴以禁奸奸訛不肆吏皆守法而
保厥身家底于成績此可以爲郡吏賀陳子曰尚

有加焉客曰官重在僚東公之德端以厚端以率物厚以恊恭心乎誼亮德讓師師而各譽流業美始終不貳此可以爲羣僚賀是三重者皆所以賀東翁也所以爲吾人賀也陳子曰嘻余尤有爲東翁之身賀者焉司寇者天下刑獄之本由司寇而服外僚則刑以明邊圉者經畧之地由邊圉而入省僚則政以達郡邑者六曹百務具焉天下之象也由郡邑而陟卿輔則體以備小東公青年甲第宰試河洛即老成即知事繼官司寇遂著聲稱治郡成都益洪厥藴薦陟蜀憲再補宣大俱邊圉要

地而公處之綽有餘力是刑明政達而體備者由此省僚而撫總卿貳而台銜首百寮而登八座皆公所素具是將有大裨益于　朝廷有大裨益于天下生民奠安疆圉寅亮天工潤澤海內如唐之裴郭宋之韓范端有望于公是所以賀者不止在公之身而在　朝廷不止在一方之人而在天下以公之德業名位不止于今之人而將並駕古之人也余與東公同乙未榜進士且同官之久所以知公之稔而所以擬望公之德業名位者將來端可驗矣端可驗矣爰書以序之

贈都閫順義賴君榮擢掌司序

武會賴君順義晉都閫長帥而帥閫司事莅事之餘厥寮請賀適陳子來　命來任文教于臬臺乃颺言曰君之位其益崇矣乎恒情崇則易滿滿則易襲襲則易逸逸則或志沮而業隳君之心其益慎矣乎賴君崇而能慎者也將來位益崇重不從可知矣其斯可賀也歟方今將帥之職外至都閫元戎方面等威亦曰隆矣與夫臬二司追遊談讌接跡比肩與撫按兩臺長揖而立分庭而坐體貌亦曰尊矣天下必歷衛總守備中軍然后得此上之

曰參遊曰副將曰總戎皆由此其選焉信宜賴君之崇而慎也賴君京衛羽林之胄先中武舉鄉試第一繼中會試第二歷指揮守備之銜而後專閫其古人說禮樂而敦詩書之將乎晉作三軍謀元帥歸之郤縠且曰詩書禮樂義之府也謂非一方之將耶周之盛時文武吉甫萬邦爲憲是以六月之師至太原而成薄伐玁狁之功古之全才固如此此乃天下之將也賴君敦說如郤縠固已任晉地三軍之帥矣然等而上必以文武爲憲者取法焉奮玁狁之伐踵太原之功以佐　聖天子中興

之烈則[illegible]
施及三秦自一方之將而拜爲天下之將[illegible]一時
之功而建爲不世之功予于頼君望焉頼君既以
武科而進夫武科之格馬步之射武也藝也論策
之試文也畧也頼君兼之所以予既擬以晋國謀
帥之縠又期以太原成功之甫也予司文教于晋
於文舉之士則教之以射儀欵其以文而兼乎武
於武胄之士則教之以經書欵其以武而通乎文
諸士其咸以頼君為法亦可兼文武而取科第矣
然頼君不以此自滿者也孔子六經垂訓而有隆

都郤菜之勇尚父六韜運奇而有膺揚秉麾之氣
是則經天緯地之謂文戡定禍亂之謂武者尤諸
士之當法也余教諸士必以宣尼尚父之文武爲
師而祭遵之在軍旅不忘俎豆魯肅之在軍陣手
不釋書文皆其次矣頼君其必取法乎上而以二
聖爲範式能法大聖之矩而頼君之位將益崇矣
乎是可賀也爰書而爲之序

陳文剛先生文集卷之十四終

陳文剛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序

賀大司寇春岡劉翁七十壽序

今上龍飛之三十一禩歲在壬子我大司寇春翁
壽七袠吾鄉人士將圖稱賀于靜宜堂陳棐氏曰
知翁之靜宜即知翁之壽之宜也天道靜而能久
清地道靜而能久寧人道靜而能永齡人之所以
永齡實有合天地之藴覆恒一之矩合神明之運
得葆養之真者若我春翁全之矣翁繼世科奮登
甲第幾四十年歷官臺寺進陟正卿表儀部院出

入兩京芳聲茂德弘業丕績士類尊服海内仰重
煥若日星高如嵩衡廣若洞庭簡重凝黙之體敦龐
寛亮之規貞毅嚴密之操持慎莊敬之容辨別文
理之章一本之以仁厚之德合生育之性順發揚
之光記曰天地温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
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東方者春
産萬物者也夫春以發仁仁以居靜靜以延久久
以臻壽我翁居岡曰春構堂曰靜茲春者實壽之
源而靜者實壽之樞也翁之壽其合造化之仁氣
者乎翁之自留都而趨召也承　聖天子明命簡

列法部首佐秋卿平反淑明訊獄祥慎至其籤
詔建諸君子一事消縉紳之禍回　君上之怒身
任綱常之重而不計乎榮辱之機賢士大夫有國
之元氣也斯扶國家之元氣其精神命脉必有與
元氣流通於無窮者天地間萬形皆有敝惟元氣
無盡翁之壽其同造化之元氣者乎翁之歸三載
矣方　今聖神治化作新人惟求舊端揆重任每
起用老成翁今七袠矣壽域雖登吉人未老再十
年尚父方將再十年武公猶相我翁行當重膺召
用踐斗秉鈞冢卿臺老斟調元氣俾人文熙洽協

氣嘉生治成瑞集而太和之氣應是翁壽其又致
天地之和氣充塞而海宇同春壽域咸臻矣姻戚
胡君鶴皋翁如壻余弟臬首誠致祝翁壽棐爰述
翁之所以壽而及春與靜之義以伸諸君致祝之
誠即庸以序諸端云

賀三岡胡翁七十壽序

或問壽道陳子曰壽有道也或因居而壽或因官
而壽或因子而壽山谷盤紆水深土堅習俗朴茂
風氣完美人生其間者多壽豫有南陽蜀有青城
是之謂壽於居壽於居者得氣之厚給符佩章任
職散閒仕宦山林衣冠吏隱珊伏柱下莊寄漆園
是之謂壽於官壽於官者得靜之逸庭玉森峙和
樂怡怡就養服勞堂構有托萊之娛心參之養志
是之謂壽於子壽於子者得養之安客曰鄢之胡
公壽其有是哉鄢地故多丘阜嶽立龍走故鄢之
邑以陵名而胡公之宗家城之東有岡矗崇胡公
之號以岡稱頌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言壽徵也
胡公兼之非壽於居而得氣之厚者乎公幼而儒
業長承　恩待次謁選天曹授官藩邸往來汴鈞
閒宦遊之區不離桑梓休沐之暇即委田園雖爵

而散雖官而閒非壽于官而得靜之逸者乎公有
二子長仕南畿心切祿養轂紆羞果遺珍于親今
謝職言歸尤能以俸入之餘稍葺庭舍時會賓戚
以為其親懽其季者亦卒業太學讀書郊墅治田
課穡以服親之勞又非壽于子而得養之安者邪
陳子曰然有是哉然容知其三猶未舉其二也公
之上世固多壽厥考頌頷年幾百齡仲弟季弟已
逾六袠皆風骨峻秀齒牙豐隆兩權卓起斯皆主
壽是公之壽乃傳于祖而源發有原者也其不可
謂世壽乎以養而壽者由于人以逸而壽者由于

已以居而壽者由乎地以祖而壽者禀於天天以予之地以成之己以基之人以助之胡公之壽其真有道乎哉予由是而進焉洪範五福一曰壽而必曰攸好德公之孝友純和靜修睦于倫族宜於鄉邦廼南山之樂只而遐不眉壽巷阿之愷悌而純嘏爾常此也公之壽其又不為德壽矣乎德而壽焉宜世其壽矣壽而德焉宜世其德矣予是以既祝公之世壽且復頌公之世德也同省之官於京者素聞公德咸欲為公壽也爰述此以道之

賀封君如泉林翁雙壽序

天地之氣推運不齊而人之受是氣以生者亦綿促缺完參錯靡定故世之胎而折者幼而殤者壯而札者民鮮克壽而伉儷之間先而往者後而續者尤鮮克雙壽自非天錫純嘏合德媲秀安能享偕老之榮獲多男之慶騈壽域之登式稽之載籍所稱如冀缺之敬少君之高龐德之逸甘心畎畝輕渺浮榮斯固夫婦同德而隱矣而或未必同壽老萊子與妻適蒙山之陽不受楚王之聘能同隱矣而或鮮富裕康寧之樂是則同隱而德同[illegible]壽同壽而樂者古難其人迺今于林翁夫婦見之焉翁齡之閩人也閩士好學喜講頌耽文章出而[illegible]時翱翔則謁場屋取科第登廟堂膺軒冕馳四方揄聲華以圖顯榮而翁則恬然弗之欲也獨與藍孺人孝養於家躬修勤儉視布衣若將終身不舉子時俗之尚而能諳詩書意旨識古今更變之槩所行多道義尚轍而足矜範鄉閭不金門玉堂之入而家政齊一力本所致有素封之享不勛名四方之馳而桑麻林壑有優游順養之安是則科第軒冕聲華世所難遣之三累也而翁皆遠之曰德曰富曰寧世所難備之三福也而翁皆有之廼見

翁與孺人藏以消事靜以養性適以怡神和以睦衆教以訓嗣施以濟物而六善斯具矣夫遠三累者壽之基也臻三福者壽之助也具六善者壽之美也則夫翁與孺人之壽之雙者豈偶然哉翁孺人始而共醮入而宜家中而並封老而齊壽則將來同邁期頤之歲同見曾玄之孫又豈無必然者哉翁之仲子都諫君以進士列職諫垣糾論建明風裁懋著厥名位宜未可量也以翁與母並齊六旬遥思家慶廼同寅張子浮峯鮑子三峯因不肖與[illegible]江同乙未榜同兩省官也乃致六科諸大夫之

意委懇言以述將引稱觴之祝余素聞閩地仁山
水而省城內峙三山外迫滄海其靈鍾甚夙多顯
仕達官廼如翁獨抱名德而隱寔殆天稱翁之爵
以增益翁母之壽移翁有餘不盡之貴以予翁之
後乎余既以山海崇深爲翁母大年之祝尤將以
山海之廣澤而祝翁母之餘慶衍于子孫者當無
盡藏也是爲序

賀趙玉泉親闈雙壽序

邢臺玉泉趙公以前進士筮令鄢即事未幾政洽
人悅吏貧民贍逋歸役省奇蹟殊譽袞稱神君一

邑盡伏僉喜曰我民有父母矣願爲父母父母壽
公于時適迎其父母於邢來就鄢署公得以時拜
家慶日展覲溫清旦暮自上食遂官邸至情得人
閒貞樂邑之人僉又喜曰吾父母得養父母矣願
爲父母父母壽陳子時以諫職家　上恩古送母
還鄢聞而嘉之曰予見近代之制郡邑流品皆不
于其鄉故欲迎其親者每苦於川谷燥濕寒煖之
異宜水陸舟車之異制風土宜矣而或齊秦楚越
道里跋歷之險即道里近矣則又未必際貞安之
會當強健之時均于就養有闕焉今玉泉公家于

邢而官於鄢相隔一河之間數日程耳而趙魏土
風言語嘗尚多不相遠公之二親又當雙躋未耋
之年生子而榮享其報固翁母盛德之致子養而
正逮乎時尤玉泉公孝誠之應歟公始于鄢人也
招流徙佇勾攝撫綏痾省里甲紓胥卒讋豪右辨
等威使鄢之民勞者息匱者紓良者安弱者植休
養滋育以恬以熙是公所以壽鄢之人也于是鄢
之人咸欣欣然相與語曰公之福澤我鄢人如此
能使我鄢人父母室家胥樂以嬉如此咸舉手加
額祝我公百千歲壽則是公父母之壽非三五士

夫同壽之也乃一邑之人同額祝也惟公克副民
之父母之任而民亦愛及公之父母公能壽乎斯
民之生而生民亦願公父母之壽斯壽也殆所謂
達壽歟余因是而進焉我　國朝之制凡通籍之
士多先試郡邑然後晉補京貴今公甫令一邑而
賢聲懋樹如此行將召而入內列華要備獻納司
康濟由是而上致吾君躋謨贊襄俾　主上收精
怡神致和達順歛時納祜以延萬禩無疆之休是
上而壽　天子之躬由是而下澤吾民撫綏保障
使無凶荒夭札之患咸得遂其天年是下而壽乎

天下之民公因亦位践台衡功垂彝鼎而父母並
獲　重封累錫之榮享重裀列鼎之養而其美哉
之壽　天子錫之天下頋之天時與之將益百千
萬禩之無涯是壽也乃所謂天壽者矣至是則人
之所以壽公之父母者又豈止吾一鄉一邑已哉
南山之詩曰樂只君子遐不眉壽公之父母有焉
又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王
泉公有焉公之父峻儀修幹幼諳書文通法體老
益醇朴母張同郡士族嚴重慈惠皆壽徵也翁母
今年壽躋六旬鄒縉紳人士咸為歌什以祝頌之

陳子亦遂歌南山之眉壽為公父母之祝載歌南
山之德音為王泉公頌也歌已并書此而序之云

雙壽遥祝序

齊公雲汀總憲于晋之朞月違親舍甫一年矣每
倚太行遠眺雲汀之上有白雲縹緲嘗動狄公之
思瞻望久之諗惟公之父母年逾八旬步健神朗
望若二仙褒貞獲和允為嬡美晋之同寅繪圖叶
詠稱觴遥祝鄒陵陳子曰夫人之所切望于親者
壽也然七十已稱古稀而上壽期頤人所鮮到也
若乃父母俱存同躋壽域鶴髮皃齒娛志庭幃斯

偕壽尤鮮焉至于懷刑守法循理樂天與物委蛇
以遐其天年尤人之所難也雲汀公之二親逾八
躋九既得乎上壽矣齊眉難老又見乎偕壽矣秉
懿攸好且享乎德壽矣三壽既備純嘏駢臻其所
謂美哉壽者乎按圖有柏近臺紀遥祝之地也有
鶴有鹿有山有泉有芝有日夫柏者植而壽者也
鶴者飛而壽者也鹿者動而壽者也山者峙而壽
者也泉者流而壽者也芝則獻壽之瑞而日則象
壽之升繪物不同而祝翁與母之壽者同也自日
之外其數皆兩斯祝公父母之雙壽也然所以寓

乎壽德者何在歟夫諸物皆具乎壽之德也貞姿
動節傲雪凌冬柏之德也翀霄而皓鳴陰而和鶴
之德也呦呦食萍濯濯與詠鹿之德也廣大而含
厚重不遷山之德也瀅瑩而平周流無滯泉之德
也九華産秀五色含英芝之德也而日則桑榆雖
暮結愛惟誠則日之德也圖繪七物諸德備矣齊
之父母具斯德矣惟具乎壽之德而後能享乎壽
之上而得乎壽之偕也洪範五福一曰壽而歸之
于攸好德蓋為此耳夫翁之與母作德逸休所以
獲斯壽也然厚德者流光世德者作求翁之諸嗣

聲稱位望赫然當世而雲汀公尤日陟崇顯入秉
鈞衡將來以壽其二親者而上壽　國脉下壽生
民其要歸有以壽其身而福禄無疆延綿祚胤斯
之謂世壽而壽道盡矣乎予敢以茲為齊翁望焉是為序

山西通志序

夫易分象器書陳政治詩采風謠禮述儀物春秋
紀列國時事而志之端以肇周人小史外史之制
今已無可徵後世莫善于漢班固氏書志志夫象
器政治風謠儀物時事之變之賾備于傳今之志
皆有之然不能徵約其詞或寡要實而義無指歸

其極至于流綴溢簡踳雜而不可覩余于是蓋慨
然有思命世作者之意焉夫志可易言哉是故欲
其不畔道也不得其人不可也欲其不害成也不
得其時不可也欲其不詭俗也不得其意不可也
得意而後風可溥也得時而後績可奏也得人而
後經可稽也夫志可易言哉自唐虞以來山西為
歷代名都當有以傳其文獻而闕略廢壞如今日
豈官程格于口禍理道盭于議端莫或振之亦由
屢兵薦沴而公私不得以隆其業也　明興幾二
百載典章文物前此莫之或先我　聖天子重德
孚化三十又四年九厥制典並加釐正天下章縫
之士歌詠誦說駸駸洪武永樂之舊闕者漸全
略者咸備　廢者以興壞者復故可謂郁郁
同文矣而鹿泉王公保釐茲土邊境乂安吏就典
列民有恒心惟時有可為者黃公春野省方觀民
暇則檄藩臬開館集英禮聘恭恭從事纂脩鉅典
督學憲使實職專董焉屬詞比方名義問參闡幽
攝顯論讚悉精可謂括倫鑒之要深墳素之情者
矣豈不足以上班良史之矛而徵一方文獻之傳
乎余忝同行役方慶觀厥成迺藩司以序請夫既

或序之矣余何言哉竊謂疆宇之闢加夫昔也土
田之墾加夫昔也民生則日蕃民俗則日偷民習
則日淪縷陳有可嘆者昔堯茅茨土堦不害為帝
舜飯糗茹草若將終身禹惡衣菲食吾無閒然此
三聖者制節謹儉開萬世阜財裕用之源若遺跡
故址所在雖田大野老猶能識其大而學士大夫
乃漫不之講忍使侈靡浮誕車服宮室玩好技巧
之類動踰規制外則邊備日敝內則　王祿歲益
而民復不知撿宜乎生理蕭條俗習偷渝至此極
也夫導民莫先于教化納民莫要于軌物昔孔子

嘗嘉唐虞之治而志三代之英蓋傷時之靡而思
振之古也通志之作意亦類此将成春野公代去
抑軒劉公住觀風茲土乃令冊至稽古程令用意
彌切真天相人協理通數會肆集大典多典謨所
未悉者　聖天子倍寀民瘼敦仁崇儉以化天下
憲三聖之治于無窮是編翊贊殆非小補春秋成
而百王之法寓晉志成而三聖之道存讀是編者
其尚知作者之意云

山西五魁集序

晉刻乙卯諸士魁卷之文非修其文也讀其作詞

藻蔚然蘊蓄淵然名實允稱等差相符見主司者
秉心之虛也懸鑑之明也莅事之慎也然此真卷
皆自諸士肺腑中流出見諸士造詣之深也志術
之正也事業之遠大也六者關而卷不可弗刻矣
晉省墨卷舊無刻刻自壬子始然是科登進士者
倍常實文運漸盛之端也今科得士彬彬循循将
必駸駸乎益盛也哉刻成總題之曰觀光錄取易
利用賓王之義然用者體之運道德者事業之本
也諸士其務充道德之光以為光至治之基亦庶
幾乎觀之義矣

賀封夫人劉母七袠壽序

國之將興良臣必生以翊
聖君家之將興哲配
必生以翊賢夫蓋天既為清時而生良臣亦必為
良臣而生哲配故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地蘊殊珍
精光預發理道常然恒不誣也預為中土自古巫
靈高嵩大河體蒸流峙陰陽動靜鍾毓斯存世臣
之家淑德之姬首出者其河南之許申乎文靜以
父光于前正獻以子繼于後方正忠良台鼎濟美
而許國申國姑婦疊封貞靜幽閑嗣音閨壼寔名

播前朝芳騰著姓矣求之近時足追遐軌者其我
鄢之劉乎怡閒翁如橋而早陟中丞兩階司寇春
岡翁如梓而踵連司寇三任尚書然聞昔王母之
輔我閒翁也弼成乎清慎閎通之望雅有許國之
風今程母之輔我春翁也裨益乎直節勁氣之資
聿有申國之德豈不光垂彤管炳映褕翟哉宜今
劉母夫人出伊洛之賢裔生詩禮之名家仁惠柔
則婉娩聽從含德在躬作嬪名弼介乎景福以入
遐齡寔惟其宜迺今年七袠適際冬季之半正逢
初度之辰是宜圖繪錯陳衣冠駢集近取彭岡之

嵗遠籍瑶池之母以稱觴致慶也于時有客言于衆曰劉母之壽家世傳流昔我怡翁名德顯庸逾八望九矣而我王母慈範淑祉年尤逾九焉優游林泉平地二仙鹿車共牽鶴髮翩翩將來我春翁之壽必登頤筭逾于間翁而程母之壽必滿百齡過于王母是乃壽骨之相傳而永年之是禪也又何必外取乎彭罔遠求乎金母哉于是陳棐在晋聞之曰倚歟盛哉允矣客之言也予聞古有世貴伊尹有一德而伊陟佐大戊巫咸乂王家而子賢事祖乙惟夫我公世篤忠貞服勞王家乃克奕葉

執法四莅首卿是所謂世臣之貴而程母其偕貴矣予聞古有世德皐陶淑問稱邁種德于公平允云積隂德我公两世明刑一門積善天下無寃在家無怨是所謂世德之昌而程母其媲德矣予聞古有世壽南陽菊谷代獲綿美海瓊宋姓每見仍孫我公天錫純嘏是介眉壽將必有加文潞公之褎出衛武公之右是所謂世壽而程母其同壽矣詩曰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言劉母同翁之壽也又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言願劉母之壽與嵩高大河同其永也壽母所以輔贊乎我公壽翁所以輔贊乎我明輔贊我公斯廼壽乎家輔贊我明斯乃壽于國鄢之宗姻士夫素法母之懿矩者千里伻來歆予有言也因貽此以爲國壽頌焉

賀封太孺人劉母八袠壽序

丁巳之春予自晋藩遷陜臬取道來鄢省覲時百物葢然萬卉榮暢引古人春酒介壽之誼致祝慶于慈闈而劉母封太孺人翠之壽誕在茲四月十有二日當八袠之期太孺人之孫太學生曰褎曰襄偕諸群從咸在膝前具綵觴之獻予弟臬暨輩

同姻眷胡鶴皋厶厶僉議舉賀徵予文余曰壽者福之大也德者壽之本也母勤必姆付竭節履恪有貞德承顏姑室必躬必夙有孝德正身結行婉婉听從有順德翟冠象服委蛇攸宜有莊德愍容靡作厲言不出有靜德惠育嗣孫恩及僮婢有慈德酒食組織至老不倦早起晏寢膏沐必時有勤德夫貞以從一孝以怡情順以致和莊以居敬靜以頤神慈以招禧勤以來養七者皆壽道也夫劉太孺人之壽七德備而世德基者也古者公侯之配有賢明之德奕世相繼如詩人所詠必有端一

誠性惟德之行而生子明聖者以開之于先即有幽閑貞靜旦夕勤劳以進婦道者繼之于後太孺人以怡閒翁配為之姑則姑有開先之賢以春岡翁配為之娌則娌有繼後之德而太孺人居姑娌之間具頻美之善則其將來之壽必與姑氏同入九袠之遐而引娌氏同登有壽之高矣太孺人之大之子雖弗永其壽而天移夫子之壽以厚太孺人以成育諸孫使孫姓麟趾振振螽斯蟄蟄永錫胤祚受福無疆者皆太孺人之壽啓之是又所以壽諸孫而壽劉氏之閫也魯公之頌以俾爾昌而

大俾爾耆而艾婦之于燕喜壽母之言其效至于宜大夫士庶邦國是有既多受祉焉顧太孺人之壽所關不亦重哉袠琥嗣皋襄琥在川二君懷哺養之情而切報劉之願久矣予亦懷愛日之誠而切大年之祝者即持余壽母之志以發其袠

賀封太孺人蔣母七袠壽序

蔣大夫僉臬憲于晉方陳子宗為越明歲春大夫迎其母封太孺人趙至晉展寧慶之餘凡與大夫有協恭和衷之義者重通家之雅拜母于戶外于時母翟衣象服副笄六珈止于戶內幽閑矩則淑慎其儀衆咸曰賢哉母也然母鬢髮變而素神暫而清迥若姑射動若姬嬙衆又咸曰美哉壽也蔣大夫因命于衆曰先君見背母尚孕逾三月始大期時及免身母報于姑曰今生矣男也予祖母喜走曰充宗者其在茲乎其天乎是母時年二十有一相與哺育調護至有今日前歲臺巡者上封事母以貞節荷被綸音旌表及予以大理考績叨獲封命焉衆廼言曰蔣母之貞可謂難哉族姓無依栢舟自誓巳難矣而將遺腹矢靡他為尤難鞠保遺孤卒至成立已難矣而母儀示訓俾賢且顯為

尤難煢孑一身奉姑不匱已難矣而生事沒葬悉克如禮為尤難失所天粗供朝夕已難矣而倚託外氏竟立門閥為尤難夫守志慕潔之謂節奉姑無違之謂孝成子顯揚之謂義立業不墜之謂勤是母之能貞而四德備焉予且聞蔣大夫之報于母也亦能自盡者䂓　恩錫命華楔金扁是謂榮養取諸廩餼以充甘旨是謂祿養官邸奉迎溫清問視是謂色養而且動遵慈誨恪守官常是謂志養夫養以榮則名令養以祿則體適養以顏則情怡養以志則心悅是子之能養而四懿全焉

貞而含四德益見母之善盡養而兼四懿益見子之賢母善已具享壽之道子賢尤有顯壽之誠是母之壽豈有涯哉于時廼有客颺言曰蔣母貞壽矣殆由貞而壽者歟徒論化理者恒曰貞下起元惟其有正固之德所以生意流通亨嘉而利循環無端母惟貞也如南山之靜如松柏之堅將與一元並運矣母其化理無窮之壽哉冊有客颺言曰母壽在陽復之月殆與陽道共長者歟彼論天時曰剝極復及母之孀節育孤是剝極純陰之候而一陽始生無往不復母之壽也如三陽漸泰如化

日漸舒將與一陽並運矣母其天道無窮之壽哉于是陳子揖于衆曰蔣母之壽基之于躬之德成之于子之賢質之于化之理協之于天之時母之壽道備矣其誠無涯者哉是宜諸寅之稱賀也因述爲文以壽之

賀邑侯崔臨溪母太孺人樂壽堂序

鄢陵古多丘阜蜿蜒窿起厖疇虬遊往稱壽土北有彭岡在焉乃鑱鏗遺迹比稱壽者取詩人如岡如陵爲喻長治臨溪崔　公以進士筮仕鄢公有母在侍年入八旬淑度慈懿足徵祺考公曰古人一日之養不以三公易三釜之娛可與列吾倫吾治邑親民任也而遺吾親吾弗忍也于是綰符章道板輿將壽母同至鄢時甲寅仲冬也是月也吾鄢誥封太夫人劉母壽七袠鄢之闔邑人士咸拜於階舉觴稱壽鄢人實走晉徵余文以祝先是歲夏五月誥封太恭人余母壽七袠鄢之闔邑人士咸集於堂舉觴稱壽余實徵晉文走鄢以祝既而崔公之母赴鄢方逾設帨之辰未歇蟠桃之韻伊時余實爲詩亟獻以祝鄢邑人士喜曰吾邑之壽母適逢雙慶而我侯之壽母適會一時瑤山金闕鸞

軿鳳軸碧桃紫芝交相輝映詩所謂三壽作朋如岡如陵者眞若爲今日設耶鄢人慶二母之誠務祝乎崔母崔母遐齡之享尤偕乎二母其同登上壽共景介福斯厥兆乎而崔母將來重封累錫由太恭人晉太夫人雲書霞帔荷　天之渥其亦徵于此矣臨溪公既得溫清奉引旦暮自工食而蒞民敷政尤必告于母曰今日行某事便利于民今日斷某獄釋民冤枉母心爲之喜及政成譽著上下咸宜左右走告于母曰下之民如何頌我侯也上之官如何旌我侯也母心爲之益喜喜[illegible]適意

適則軆安軆安則氣和神全而壽益永是崔公之奉母不以口體而以志崔母之獲壽不在奉養而在樂于是鄉之人士目公所居之堂曰樂壽今歲仲冬復遇崔母之辰鄉人將致祝斯堂余弟曁子謂余當有文以壽也余但即去歲今月所以壽崔母及予所以壽鄉之二母者申說以致壽焉

賀常文用冠服序

今天子龍飛藩服入登大寶首議立孝尊親之典既而上　獻皇帝尊謚曁兩宮徽號錫恩臣庶遂詔民間年高行純者榮冠服焉於是邑侯廉其實

學士定其論僉曰常君文用其人也官之嗚呼尚齒養老之禮通乎四代也舊矣飲射之文杖鄉朝之制給肉帛之令與凡就見珍從所以優逸之者咸備而官不與老則官之其國朝盛典歟今之官者三有生而遷及者有壯而遂及者有老而方及者生而貴以天壯而賢以人老而壽天人備矣閥閱勲戚父允爵蔭未離襁褓輒榮金緋是乃定於天而不可強以人也若夫修辭立誠懷器挾藝列縉紳薦袍笏此則在於人而不可委之天也至若寵眉鶴髮步徤神朗如詩之壽考書之老成必其得於天者厚而克養諸己者完而碩天功人力兩無遺闕然後獲之冠服加之也固宜常君之壽殆天人備者乎迹其所居岡阜盤廻溪流潆帶田疇沃衍風氣完萃宜人之產也多壽君生於此是所得於天者已足培壽之基然而朴茂質實直率恬退柴桑翁自樂田園鹿門隱不覆城府君兼有之則其含精葆和覩順自養以弗戕其生者固矣而且勤不勞儉不吝慈不野樂善循理愛賢慕士皆壽道也故曰常君之壽其天人備者焉或曰常君豐於貲豐則養養則樂樂則安安則久君殆因富

而壽歟是不然洪範斂福一曰壽二曰富康寧攸好德尤次之蓋謂人有壽而後能享諸福也豈福亦有功於壽哉常君固非富而壽者也且君有子四人孝友醇篤克紹前烈而孫選亦入邑庠充弟子員異時崢嶸事業高大門閭固未易涯孔子曰仁者壽常君亦既壽矣傳曰仁者必有後常君亦既有後矣常君其殆近于仁人乎哉陳子于朝於君託有姻好子書此俾贈之而卒重以仁且從而爲之歌歌曰吾欲生而貴兮或無以垂令名吾欲壯而仕兮或無以享長庚弗仕弗貴兮聊保吾生

堯封擊壤兮飲鑿食耕年來八十兮冠服是勞豈曰天之功豈曰人之貞仁者有報厥聖之經洪開壽域頌我　皇明

賀姚廷寶賓鄉飲序

太康姚君以齒德乎於鄉鄉人重之遂言之於庠復以齒德乎於庠庠士重之遂言之於令令廣以詢知其果可重乎庠之士鄉之人也遂亦重之舉之於鄉飲之位而賓禮焉廼扶亭高子宗元者其親也以齊子纘之爲先容走謁文岡子舍而函請文以重之陳子曰姚君之賓鄉飲也鄉飲重姚君乎姚君重鄉飲乎或鄉飲姚君相重乎客曰請聞陳子曰四代養老之禮考諸經可見也而其爲禮也至重賓主經夫天地价僎紀夫陰陽三賓之數象三光四面之坐象曰四時是禮之行以人而合乎天也而可以輕言哉故鄉飲之人必六德具焉曰隱曰貞曰惠曰敬曰慈曰文是故隱以養晦貞以避置慝惠廣惠施敬以尊神慈以裕後文以淑宗六德具而鄉飲之禮斯重矣鄉飲之禮必六養具焉曰食曰服曰樂曰法曰儀曰安夫食以滋氣服以文身樂以導和法以興善儀以飭躬安以適體六養具而後鄉飲之人斯重矣客曰有哉吾嘗聞姚君之德矣樂田園是謂隱以養晦不獲城府是謂貞以避置賙貧助葬是謂惠以廣施刱宮修寺是謂敬以尊神訓農業於五子是謂慈以裕後供儒業於一姪是謂文以淑宗姚君之德其六德備矣乎吾且聞康邑令之行鄉飲矣飲饌獻酬是謂味以滋氣深衣幅巾是謂服以文身鐘鼓詩歌是謂樂以導和讀誥講律是謂法以興善揖讓拜立是謂儀以飭躬杖几鄉國是謂安以適體鄉飲之養其六養備者乎鄉飲之六養備足以重姚君姚君之六德備足以重鄉飲姚君因鄉飲而重鄉飲亦因姚君而重然則姚君之鄉飲也其俱重矣夫陳子曰寧直哉然余因茲而重君以壽道乎德者壽之基養者壽之資壽之基侯于己壽之資係乎上姚君之六德備足以立壽之基矣鄉飲之六養得又足以乘壽之資矣意天致厚姚君之壽而君之壽適天人備者乎故曰余因是而思重姚君以有壽道矣

賀鳳岡生子序

丙申歲孟冬今　天子前星炳靈篤生聖哲載越

月既蜡頼川鳳岡氏宅佳氣鬱葱誕育元子宗戚里閈無不忻悦僉謂異日明良之會或兆于斯于是文岡陳子叨官侍從寄跡禁莞䎘游於鳳池之上有客過而言曰鳳岡今子美慶哉瑞哉借言賀哉余曰願聞所以賀也客曰夫杜氏者一邑之望族也祖邁種德世稱濟美文思公長發其祥質齋公克成厥子奮甲第而一榜同登躍天衢而二難並起納言沃相於楓宸諫議退閒於梓里效潘安仁綵輿奉母之高追白樂天香山放情之偉今鳳岡之育子也寔袍笏繼於家庭故蘭桂生於砌壘

上足以承乎宗祧下有以開乎詩禮信乃亢其宗族而大其門閭者乎請爲一家賀焉余曰未也客曰夫頼川者一省之名邑也清頼崇岡流峙攸分尚書臺古文教恒存是以蜚英而騰茂者每芳聯而踵接仰賢才之輩出爲邦國之良臣今鳳岡育子也將必冠泮庠之彥膺儒席之亦玉斧泳寒乎金粟瑶觴曉醉乎瓊林遠而三蕪秀鍾於眉郡近而八龍譽妙於頼陰信乃間氣每不虛出而人傑産於地靈者乎請爲一邑賀焉余曰未也客曰今時者一代之昌辰也禮備樂和河清海晏有虞

維新重華丕變故運氣結綬皆思會際於風雲而士之生斯時者咸期皐夔而企韓范今鳳岡之育子也天蘭入夢啓服媚一國之占蓬矢懸裓廣馳志四方之見出而黄扉紫閣追先達之鄉賢入而青瑣彤闈法家傳之文獻信乃清廟之瑚璉而明堂之棟榦故聞聲已知其爲英物而兄見其頭角之嶄然者乎請爲天下賀焉余曰嘻是可以賀鳳岡矣夫鳳岡者今之儁才也馳名翰苑著節諫闈使展所學而盡其蘊御相立致也顧乃審六可逸之幾退而隱於鳳岡所謂不在其身在其子孫者

非歟卷阿之詩曰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瞻彼鳳岡之壢鳳毛五色是鳳鶵見矣則其爲王之吉士爲王之所使豈劇然而然者哉故余既以鳳鶵之生爲家國天下賀且以天下國家之賀賀鳳岡也頼客姚君程君道王子之意以庸余言因述此以贈之是爲序

禮元剩語序

先正云聖賢教人皆從平實地上做去余深佩服斯語然觀近日高人達士著書立言語臻玄妙由

其擺脫世欲而玩心高明賦禀清虛而境超頓悟天地間自少此一種道理不得如菽粟穀薮之切于食鉅金合土之切于器布帛絺組之切于服参苓朮藿之切于醫舉世人皆知之舉世人皆用之然亦有不此之藥而訪空青丹粒不此之服而製荷衣蘭珮不此之器而蓄芝盤珊瑚不此之食而吞日精朝霞謂斯四者可獨濟衣食器藥之用乎固未敢信然謂空青丹粒荷衣蘭珮芝盤珊瑚日精朝霞爲天地間所無之物者盖亦非也余嘗即詩道而諭盛唐詩人其妙處瑩徹玲瓏不可湊泊

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詮者上也其論理道而入妙者亦是之倫歟余嘗董晉學同寅楊子出唐翁剩語一編示予予讀之覺其詣與識徹境入幽妙不涉方體不著事跡想見其人必其內性朗徹逈然玉立絕塵想遠宦情斷烟火食已久而胷中豁豁無一物如藐姑射之神人然後到此宜乎楊子之尊崇之也然予夙慕聖賢切問篤行之學而于近代每以薛文清誠敬踐履爲師楊子雅服文清亦同于予而尤深重乎唐翁之語錄者其猶世人雖綦乎空青丹粒之類奇瑰通靈而自不能離乎布帛菽粟之用者耶有清虛之識趣兼之以格正之階梯則駸駸乎上智之境而透徹之悟賢聖之學其在斯歟其在斯歟

刻薛文清公讀書全錄序

言者心之聲也文者道之華也言詎原諸心則徒言而弗貴文詎闡乎道則雖文而弗傳文清薛公言本實行行本實學學本于心之誠故其言皆體驗之真而非枝葉之靡也粤若玄黃既判顓蒙始開而言駸駸彰矣昉勛華姬孔迨周程張朱其立辭昭範紹往廸來莫不發于由衷闡厥靈蘊故曰

精一曰博約曰誠明曰涵養進學皆知行並進始終條理之功也而我文清夫子遡聖真之統緒述往古之微言修己教人以復性爲主夫自恒性之訓及盡性養性之說以至宋[illegible]性之論性善之中無所不備人惟復性則知行[illegible]而到體用俱全如醫家之謂王道禪門之謂上乘[illegible]之正途也公後雖有理學之臣然或主致知或[illegible]致虛或務體認而尠講究或玩高明而畧[illegible]以惟公爲理學第一人也今觀文清以心之所[illegible]而見之力行政業[illegible]

達不貳死生以之篤信善道非談空養望者比沈子刻公之書其于道化豈小補哉裴家世鄢陵公之父曾教諭吾庠而公以隨任之例補弟子員于鄢發解登仕爲鄢先達是以予自少讀文清之書竊知嚮往及承乏禮垣適廷臣議公從祀孔廟未定予奮然上　疏表明公之理學　請建祠樹坊于鄢須刻公書于天下予自宦晋首至河東入公之故里謁公祠墓訪其宗裔蒐輯手澤散失備詢其懿則徽行以淑諸躬是予瞻禮文清之遺矩有此三遇其會也予始　奏刻公書一時人士同心

仰重初以全録奉趙王枕易王即刻之藩邸繼以全録貽侍御趙君玉泉君即刻之閩省今以全録復沈君維藩沈即刻之閩書是予刻梓文清之遺書有此三遇其人也予志表明文清之學而獲禮于公之家則爲尤真予志傳布文清之書而獲梓于公之鄉則爲尤切是閩喜于文清全録之刊乃允宜而弗可后者沈子其最知務真切者哉予聞公之督學山東依朱子白鹿洞規所至先訪力行而後及文藝予叨公之職任而校士亦以德行爲重其文清啓予之衷耶然山東諸生感佩公之德教想望彌服以辭夫子目之嗚呼斯土之士將來能如山東諸生待予斯諸士無媿于公之鄉人而予師法于公有明效矣豈但共讀文清所謂之書而已耶

賀許守黃南松母八十三壽序

許郡古之潁川也黄守莅許之二載爲嘉靖丙午九月其母太夫人壽八十三許縉紳大夫衣冠造士將賀之以言往詢諸陳子曰黄母之壽喻望八九神清氣煦步健體康砭劑尠施膏肓弗擾黄母其能自養者歟余守之迎養其母也甘旨之調起居之節必躬必親咸用其極母能自養而獲養於

子者歟且聞予守之退食也母動以古訓律之謂允守已臨民宜競往哲庶不墜令聞斯有德者之言也母能自賢而又賢其子者歟陳子曰然斯予固聞之然鄢邑側鄰於許予頃至許入其境見其政于野詣其城郭見其政于市履其庭見其政于堂且識守之政矣母之壽其資於子之政乎即其路絕怨言閭屛靡玩家鮮擲蒲衢息探丸門無滯鞫獄寡留繫惟見其民嘔嘔然以居熙熙然而遊欣欣然相告語也是故知其政和政和則民和民和則和洽成於上和俗興於下厥母心用寬舒體問

怡而形神無不和孰謂政不有助于壽哉予聞漢潁川守黄次翁者外寛内明仁政大行得吏民其治效所及至於嘉禾生鳳凰至協氣休徵鍾聚瑞物今之黄潁川殆學漢之黄潁川者也其和氣致祥獨見於母壽夫鳳凰嘉禾固爲物之靈壽母則爲人之瑞物靈固山川之異人瑞實天地之精是則黄之壽母雖與鳳凰嘉禾同瑞而其瑞之所關尤非鳳凰嘉禾之可比者是知今黄潁川之政其即漢黄潁川之政歟雖然次翁之在漢治行爲天下第一天子下詔稱揚賜金賜爵徵拜封錫極其隆寵今黄君以明經英彦發迹賢科歷治三郡操履如一則黄守當有不次之擢而黄母亦當受不次之封其壽之榮不卜可知将來且有循吏之傳使人指其姓名曰此守如漢之黄潁川者因述其母曰此潁川黄循良之壽母也則其壽之名又将並循良之傳同垂于無窮而母之壽且與潁水漠山同久長矣其誠可賀哉黄號南松江西豐城人世代雖遥水木有在或者即次翁之裔耶予但願其人之與次翁並傳也郡人少潁魏憲副公暨賢良王子[illegible]遊俱能稱黄守之賢暨重其母之壽也夔書此以遺之

同觀録序

録名同觀者觀同三晋之文而録之也晋省四郡而大同一府士舊咸隷山西督學今不爾者幾二十年余甲寅叨晋學職與議當復舊矩因草疏白于撫按爲請于　朝朝議是之俾仍舊然新　命于乙卯六月方至晋余遄即代北考應試士一周明歲春王正月遂趍雲中歲試肴出平刑抵渾源次大同鎮城次應州三集多士閲月而十八學完矣卒無烽燧羽檄之囂先是科塲甫畢余冊考澤潞太原士併玆行綜其文之優者梓之于晋名同觀録以闢北一郡幸同闗南諸士並觀其文故曰同又以考大同士乃古大同之政也同之時義大矣哉易之觀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而同人之卦則曰同人于野亨必同人心而後能同德同人德而後能同文文同自能同其政同政自能同其化政化同而　一統之治靈長矣雲中地界邊圉往襍悍卒疑貳　聖天子無思不服化與誠孚括大公同體之心視朔漠遐荒咸吾赤子綏徠戡定迨今底寧不出乎大道爲公之跡顧斯時尤不可視爲遠外而弗加之圖文之當同正以見政之當

同而疆宇之不可稍殊大同之治大順之世也故
曰同之時義大矣哉

星海詩集序

星海者　肅昭憲世子別號也集者集星海之詩
而梓之以傳也世子生而聰穎長而篤厚入而孝
友出而惠理上而忠愛下而慈仁譬之于水百川
不能方也猶星海焉今夫大河源出星宿海西去
中國數萬余里遠登高望之惟見鏡湖千百靈光
瀁漢神氣燭天瑩徹煥耀若宿然雖在地而或與
天通者而其淵泓渾潤無所窮際流之不停測之
無涯其源也何其神秀哉自此經九度通達崑崙
之傍洗增城閬風之靈合瑤池翠水之泒而東懸
注于積石乃至于皋蘭之下浸漑潤漬育秀胤靈
鍾焉梓哲焉　帝藩翰自此而過于藍山榆塞轉
于朔方塞外逾于雲中乃南而出于龍門放于河
津漾于蒲坂華岳之下而東南噴薄于三門砥柱
遂馳于成皋汴宋之間茫無際涯一瀉千里矣再
東而入乎大伾灌于大陸之澤分為九河溢于碣
石入于大海焉夫大河源于星宿其異若此而
世子之性質學門謂與之同夫河之瑩徹煥耀者
即其稟之清明也河之淵泓渾潤者即其度之涵
蓄也河之遠達崑崙仙域者即其發之神秀也河之
歷龍門砥柱者即其行之操履也河之竟碣石入
海即其福澤之延長也而今讀其集見其詩之清
明涵蓄神秀之景與夫操歷延長之狀俱亦類此
是　昭憲之詩文乃出于天全而豈人力造就者
可比哉　世子嘅然而起渙然而化人之在蘭者
莫不曰如星海之流人見其自積石而來至蘭而
至矣而不知其從來之遠其將來之長如流之經
崑崙而抵碣石也矧之德之文與元氣流通與天
運不已其演泒天演成文雲錦即黃河之與銀漢
相接牛斗浮槎海天上下旋轉無端其元氣呼吸
之息天運循環之妙真有不可得而窮者而　世
孫穎叨清資雅度定綿祚胤又文德之世作者也
奚啻崑崙碣石哉雖然　天子以四海為土王者
以一國為土星海之本源流即莫言崑崙碣石天
漢牛斗但自蘭山金城之崖瞰大河流潤滔滔汩
汩萬古如斯不惟　世子之文德澤業聲光流與
與之無窮而　肅藩之祚胤　世孫之壽祉與我
明太祖累朝之深仁厚澤　皇圖鞏固俱同斯河

斯水之延長矣猗歟休哉萊歲壬子以部郎奉
命恤刑全陝曾謁 世子歲丁巳以廉訪奉 命
巡撫河西獲謁 國主今歲己未奉 命東移乃
謁 世孫仰見三世一德如圭如璋令聞令望切
欲形之歌咏而 世孫以犀海集序見屬藩内相
何君保鄢君朝四人及外相賈君璋咸以爲請萊
義不可辭因述之此以爲序

再刻河南辛卯齒録序

河南辛卯同鄉辛卯齒録者録同鄉試者之齒而序
之于宴會之間先倫長以重友誼也歲戊午予叨
承 上命巡撫河西五郡適同録彭子昭知臨洮
府事會于張掖取舊録閱而益之計今距彼二十
八載將更一世回視鹿鳴鷹行之始秩然文儀惟
然笑語可謂久矣而予二人官于七千里外視官
于 畿輔近地及家居河淞之間者何遠近相懸
也而歷指舊録之人仕者止若干而休遯者已若
干或仕或隱總止若干而物故者已若干是舊録
者録一時中式之名秪見其跡之同今數吾同中
式者晨星相望惟見其跡之異其能已于悵然與
懷耶是重刻斯録者亦不忘也久不忘舊遠不忘
近仕不忘隱没不忘存厚之道也所以復古也夫
上古之俗淳龐而其後漸漓 國初之風渾淪而
其後漸澆人情定交之始盟締契密而其後漸渝
何也由厚而至薄者理勢然也今崇是道使相憶
問存念一如初定交之始是復 國初渾淪之化
復 國初之化即歸古初淳龐之治也記曰反本
脩古不忘其初夫不忘其初是反本之情即所以
復古之治矣予昭是録之刻也其得古道也夫

賀邑侯龍岡王公序

先達之士以文章政事炳然名世者果二道乎文
章所以立體政事所以達用而後德業始全三代
而下若叔向子產晏嬰之賢雖非完德尚能兼而用
之炳然名世不可謂非先達之士逮漢則儒林循
吏分爲兩傳而論者始岐而二之間有一節可觀
要不免爲偏曲之士又何貴於先達也哉龍岡王
侯河汾名士少負奇特褎然不群摛藻勒詞下筆
輒數千言識者知爲三晉之良蚤魁鄉薦甲第可
望然數奇不偶丙辰以禄養捧 聖天子檄來尹
吾鄢侯下車正以持已公以率物仁以及民清以
束操慎以處事勤以臨政官箴克脩催科之中有

撫字之心而賦稅時集訟者盈庭迎刃而解而獄無滯囚㝹郡疑獄不决者數年侯片言而折人稱神明禱雨即應至誠感神祀蝗輙去實意動物變田千畝逋逃復業文案簿書親自覽註而吏不得上下其手舊有巨猾舞文侯明正憲典而懲者知懲且秉氷玉之操不惟里甲無所科斂而常祿之外秋毫不取至于朔望每五皷至學升倫堂與諸生講學亹亹不厭進士之俊秀者課業品題士果彬彬然興矣今歲文宗校士褒奬者甚衆與進者倍常咸侯之作養有方好學不倦成之尤達士之

所難能者斯非文章政事爽然名世者乎詩曰豈悌君子民之父母子夏曰學優則仕其侯之謂乎笠江潘翁撫綏中州選吏之賢者奬勵之而王侯居守令之首先侍御孫公嘗奬於秋矣今撫臺又奬之宜乎復登薦剡循良擢用必矣他日為諫議為柱下史以其文章政事達之黼黻皇猷賛翊化理尤當有名世之事業可預期者豈但今日之奬已哉鄢簿劉子北川致書抵關求予言以賀予昔校文三晉知侯之深矧以文章政事父母吾鄢其福鄢民也至矣而又重以劉請遂書之以為王侯贈亦以風夫四方之為郡縣者云

賀邑侯王龍岡初度序

嘗聞之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三者謂之不朽不朽曰壽蓋自堯舜在上治曆明時分官設職厥有典章彝倫攸敘是道被昆虫後之頌堯舜之功至今不衰當時益稷皐陶賛襄左右化中天下功埒群辟澤被無窮孔孟承列聖之統昭明古典開示來學所以廻狂瀾於既倒躋天下國家於仁壽之域而萬世仰之如一日斯道頼以不墜此皆不朽之極也厥後籛鏗李耳壽數百年王喬赤

松之屬鍊精凝神號為長生然皆令之名不聞此無他盖德之不立無功與言之可述者也奚足以言不朽哉惟我龍岡王公衍河汾之正派承伊洛之真傳其居家也克孝克順言動惟時接人以禮公之德真三晉傑出者也然銳志聖經敏學百家而尤精通於易其文雄偉奇特盤回而湍悍鈎聯而犨厲凌軼前修之士進逼古人之法年方弱冠藝圃馳名早魁晉士名公鉅卿仰重之汾陽地乘廢墜者數十年公操班馬之筆加刪正之功予校文晉省取而續之其體正其文精其事核焜燿人目

殊非他郡志之所及焉公之於言其足以傳世也
式丙辰歳承 聖天子之命來令吾鄒愼而能勤
廉而有守一時稱爲良吏吾鄒力役素號煩穰公
捧撫察臺檄編而正之秉公持正民胥悅服至於
審旁邑之驛遞並有如神之譽又且省試學校課
其功程明賞罰以作其氣士皆翕然知所向復選
士之敏慧而英特者數輩授之館日爲之講古今
得失撫經傳究義理正文體勵其志業以大其就
吾邑於今益稱文化之鄉矣若夫除姦匿發隱伏
興墜典明刑辟撫善良詰兵戎繕城郭此皆善政

之餘事也今吾鄒居者安逃者至群黎百姓鼓舞
皇澤感沐公惠悉安夫仁壽之休公其有功於斯
民者乎日將躋廊廟焉 天子胥臣謨猷密勿著
續邊陲保三壽以作朋對萬年而揚休天下國家
壽於無疆金奚玉鉉紀名不朽其盛德之必然者
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公寔有焉茲丁巳夏季
念三日公初度辰也予將何以爲壽乎夫人生五
十曰壽壽則慶公今二十有幾矣予何敢以慶然
人無不朽之實者雖壽匪壽而能全夫不朽者斯
天下之至壽公今不朽矣非人之至壽者乎詩曰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予素被棠陰之久有懷勿翦
之誠惟執不朽之說以爲龍岡公壽而已若夫茂
綏福履以躋壽考君子之餘休也夫何頌

八陣圖序

八陣者何原於一者也天道之妙太極分而爲兩
儀兩儀分而爲四象四象分而爲八卦八卦分而
爲六十四卦此自然之理也八卦之有奇正即天
之有陰陽也奇正之各四即兩儀之爲四象也奇
正各四而成八陣即四象之爲八卦也然兩儀則
原于太極之分奇正則本于一心之運武侯之八

陣其本于心之一乎武侯每曰開誠心布公道集
衆思廣忠益此心一誠尤公忠之本而謨略之基
也由心之誠一分而奇正由奇正分而爲八陣爲
六十四陣而變化無窮亦猶天道之四時五行萬
物化生皆誠之流通也八陣其天道之寓乎詩曰
上帝臨汝毋二爾心又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必
有不二之忠存匪懈之志然後可以事一人而講
八陣武侯本之以誠心而後爲一代之純臣是誠
一者用兵之本也變化者用兵之權也外此涉于
陰謀專尚詐力匪所以爲訓矣今之講八陣必以

侯之誠心爲本而以一代純臣自期然後可

火車陣圖攷序

嘗謂法古者貴宜於今謀近者歆合乎遠然猶今常戾乎古而勤遠多忽於近也粤往因胡狄之盛講防禦之策求兵車之可爲全勝者常慨念于心也魯以給諫而出京經畿輔恒山之左見造成兵車之大者置之閒館閣庭之內長如連屋上可立十餘人乃用周時元戎大車之式也及𠢕相衛之間見造成兵車之小者在鄴令單厦之下其高大僅如案止一人二人推挽乃用近時運物小車之

式也非魯以刑郎而入京于東王河橋畔輸死之鄉開造兵車廠予入諦觀見諸制悉備咸出廷議而尚未試於諸邊及以減刑而赴陝于固原三邊取諸兵火車觀之見各車多種或因邊俗而未必出於廟謨今制兵車法元戎而不至於大隼推挽而不至於小綜內制而諸式咸備考邊制而衆技皆集隼古而酌宜於今用邊而考制於朝然後謂之集成然後可圖全勝也其制作損益之間營陣運用之方皆非𦐇自於思智驗之以歲時而後成其實本於一心而已非既造火車尤彙緝其圖考陣法而爲編分上下二卷命行都司刻之頒布各道將領俾皆習講不惟知兵車火器之用化而裁之推而行之則臨陣開闔奇正之方應變出險之法備矣不於邊鎮少有益耶然非竊有說焉古人有云兵猶火也弗戢則自焚火之爲車合兵與火而一之其尤當戢也可知近歲北虜吉囊俺探相繼強驁黃河青海俱爲巢穴所以邊備當耕講及火器而尤制及火車自足以破氈裘而震沙漠矣矧我　皇上備及中和脩明禮樂德威廣被玄佑昭格蠢茲醜虜不日殲戡蕩平傳曰德車結旌武

車綏旌將見　聖天子馭金玉象木之輅重結旌斂戢之制而不務綏旌奮揚之觀以道德爲車以禮樂爲御以家席皋夔爲王良造父運之一心而有餘自推之四海而皆準矣豈必雷轟電掣如動于九天之上而後足以却胡靖虜哉此非區區所以望于清時也是講武而尤知止武治兵而終圖戢兵爾斯古人之志得矣

陳文簡先生文集卷之十五終

記

尊經閣記

六經在天地間炳如日星崇如山嶽流如江河未嘗卑闇汚塞若可耿忽輕褻之是未始一日不尊也尊者待於人佩之於衷服之於躬達之於政尊在是矣亦何頼於閣哉嗚呼閣之者尊六經之書也乃所以尊六經之道也尊其書而叛其道者有之未有不尊其書而能重其道者也故尊六經之書以閣尊六經之道以心惟知閣其書而後知心

其道矣自周以來六經嘗晦蝕而里孔子者出刪述垂憲蒐然奐然而六經大明既而或火或黃老或佛是經之厄也有宋諸儒表章訓釋我 朝列聖編輯須賜而六經復明當今之世家禮樂戶詩書矣而經復有不尊者何耶予觀寧晋古邑國初淳朴完結經尊道明即有大魁海內如曹文忠公者出以符其盛自侍御蔡公後科目之人風氣囂悍黨踰分悖親先長夌上蔑官由罔知尊經故罔知尊道罔知尊道故罔知尊倫此棐於莅政之初而首論人士以尊經也使邑之覩斯閣者仰形之傑峙於上如太山之登如天之不可階而升聖道之崇高在是矣使邑之登斯閣者見經之羅列於旁如入宗廟之室而寶玉璀積如游大洋之海而蛟龍群翔聖道之廣闊在是矣是故窮古今天地之變極皇王帝伯之理該巨細洪纖之度皆載此閣而其究不外五常之性五典之彜是則知尊六經之文斯知尊聖賢之道斯知尊 朝廷之化由此可以息豪黨之風華囂悍之習振科目之英步状魁之舊而寧之文物駸駸盛哉閣在明倫堂之左即廟之艮隅閣四楹周十八楹上層高二丈

餘下層高丈八尺臺基高四尺餘木石甓鐵皆勸諭措處罔動官帑一錢罔科里社一物經始於春正月之初落成於夏六月之末閣北建亭亭成而適棐被 聖天子眷間展拜於斤因名曰戴恩亭閣前啓坊扁東學道門西則刱建射圃堂堂前左立覿德坊而櫺星門南則刱鑿泮池引洨水流其中池上一橋二亭池北豎樂泮坊坊之西豎文藪坊東與賢林坊對其明倫堂齋號廡門祠廨庖庾咸撤新之皆附書此以備考焉

盤陀山孔子石堂記

晋陽之南百餘里即多山有山名盤陀亦名千佛
上多佛像龕洞鄢陵陳棐氏先督晋學政後叅政
守與寧碩瞻有懷命祁縣李尹鑿石堂于龕之左
堂鑿孔子及顏曾像或曰先師託玆石而久陳子
曰咈孔子之道與天地同功與日月並明與四時
無窮與山川相依以始終而玆特寄諸山川以為
宮非孔子之寄諸山川而久乃山川寄于吾道之
中夫孔子之道高明博厚其體至大顧斯山磊砢
𡾊峻秪道中之一際塊耳聖人者道之精華也山
者道之凝結也精華為凝結之主宰凝結為精華

之郛廓吾道分判而後有天地天地分判而後有
山川今分判山石以為龕為堂彫鑿岩洞而為孔
像而曰孔子之道因是以久而不知聖道出于天
地山川未判之先洪濛無像之際無極之真而聖
人之體也知無極為聖人之真則知有像為聖人
之幻故曰大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
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孔子氣形質具
而其妙存是不離乎渾淪此聖之全也發而為四
端敷而為五品達而為萬善載而為六籍道已離
而形已鑿也今不枚六經之鑿乎聖人之道遁籍

一石以鑿乎聖人之像而不知聖人之妙實藏于
未鑿之先秘于無像之際而寄于所地之山石其
學孔氏者因玆石而至于盡石之處因玆山而至
于盡山之處因玆地而至于盡地之處無不有以
見乎孔子焉可也今夫石石之石也盡乎石不石
之石也今夫山山之山也盡乎山不山之山也今
夫地地之地也盡乎地不地之地也觀物而至于
無山無石無地之處無往而無非道無往而無非
道則孔子之真包乎山石之外而寄于山石之中
超乎形像之表而存乎形像之間是則學孔子之

真者求之于山石形像可也求之于吾心尤可也
石室造于丙辰之冬成于丁巳之春縣令名春芳
為畿內之井陘人向往端慤殆亦孔氏之徒云

八蜡祠記

祀八蜡者古典也伊耆氏堯始為蜡而三代行之
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秦漢謂之臘蜡祭
八神一先嗇神農二司嗇后稷三百種為諸穀四
農為田畯五郵表綴為設亭舍以標田畔相連之
處六禽獸為貓虎七坊為隄障八水庸為溝道八
者功于農事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蜡也

者崇之義也而行于歲終所以報本返始息老勞
農也有司皮弁素服牲體騶辜六縣六變而吹豳
頌擊土鼓舞兵舞帗舞其神雖合聚萬物而所重
者八以尤有功于田故也我　朝祭典大備惟缺
蜡禮殆極邊絶域豈知咸秩之文先吾鄉王公棠
溪撫斯鎮之再期誤刱斯宇已命官鳩材估費未
及肇工而公擢去後三載為歲之丁巳鄢陵陳某
繼撫是方即外城東南之隅城門內通衢之南就
官地一區建之有堂有廟㮣桶楝椽厥材既良輸
役維臧前啓碑亭載勤成工洎二旬而祠成繪形

設主擇日告祭爰定每歲季冬上戌日舉祀用休
老勞農之義孟春上辛先行祈穀之典俾成規憲
為後式循陳子乃篩于助祭者若鎮守徐公仁黎
卿尭勲王憲副繼洛曰蜡者報本之祭也而所以
重農者務本之舉也自古兵出於農而軍所以衛
屯也今邊鎮或知保全軍伍而于堡砦屯餘有芟
掠之患則罔惜或知練實兵營而于田畝禾稼有
妨奪之苦則罔惜殊不知無農則無兵無屯則無
軍是本之所以當重也知重本之義則知報本之
禮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治本於農德澤本於上
體膚本於親木本於根水本於源無本則非化忘
本則匪懿傷本則非性故曰蜡之祭報本反始又
曰仁之至義之盡也斯舉蜡祭當知所祭八神以
有功于人耳虎能食田豕貓能食田鼠以除民害
雖禽獸亦祭報之而王玄冕盡處與祀天同典能
惟是義而致報焉為臣而竭忠以報　君為子而
盡孝以報親為民而供職以報上有才者服其政
有智者運其謀有勇者効其力有貲者輸其財而
居家者盡其倫一或不幸而履危難尤當捐軀殫
職誓死以圖報　國家是則内順治外威嚴四海

永清殊圉底寧故曰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報之
時義大矣哉列天道福善禍淫天知所以報乎人
君道賞善罰惡賞功罰罪君知以報乎臣而酬奬
旌別飭戒褫奪上之所以報下者亦不爽人可不
自靖而為受報之地哉君天與君上間有施報之
報則又天之未定者所謂不在其身在其子孫祇
宜責報于後耳豈以是而沮其報上之心明報之
義而益知蜡之當脩矣

奎壁樓記

澤郡庠明倫堂後舊有貯書樓按府志名書[illegible]樓

者門此或曰今戟門內牌坊乃向者毀說閣基址後移廟近北因移閣於明倫堂後嘉靖癸卯甲辰間改樓前敬一亭爲啟聖祠乃居　聖製碑於樓下扁爲敬一亭夫以亭爲祠則失亭之制而樓前有蔽塞之狀以樓爲亭則失樓之制而樓上廢貯積之宜非以諫垣謫外去冬移守茲郡始至畏謁先師周視垣宇庠師生進曰往澤庠鄉科彙征者多甲科雖尠亦不乏今科乃多者尠矣尠者乏矣信乎風水之說有徵也非視先師廟左有地空隙且應生育之方坐陽明之位即於其地剏建啟聖

祠旋移樓下藏碑列　亭內亭扁懸於樓者撤之更題樓扁曰奎壁樓專爲藏貯制書之所仍亭與樓各還舊制復以樓不可虛也遂檢書囊得書數十種并印山西省城及運城諸書十數種適貶書者載南都全史文獻通考等書共五廂悉捐俸貿之俱遞學貯於樓之上夫風水之說虛敞高明氣象疏達風景完萃科目之助也學者誦詩讀書尚友古人因言詮以求道妙不徒爲糟粕之習也其緒餘以精舉業科目之本也經史者載道之具科目之輔也是風水助之於氣數者天也性道養之於心身者內也經史資之於訓典者外也是一舉也其歆天人交盡而內外皆備者歟自是以後屋宇常葺而使風氣益完美者有司之事典守常恪而使經史不散失者學官之責則夫遜志時敏上希賢聖務心身有本之學充于學問必如顏曾程朱達於事業必如皋夔召傳是則諸士之望也豈特科目盛而魁元衆多也哉予與諸士其共勗之

官路栁栽記

寧晉邑雖弗衝然東達清源西走趙郡者必由於斯亦乃齊晉之要莊而恆淮之通途也自邑城發

輛東抵新河界三十五里西抵趙州界二十里其間徑塗狹仄尤鮮樹陰間有一二又大小禿雜弗列無以息行旅識里舍是政條之闕也余謫官寧此即春臘之交下令於民令照各隴首栽樹樹疏密有度坎封有則脩畫齊一如繩如戟數日報完既而經春入夏不雨有司祈神獲一雨因是生者三之二乾者一焉嗚呼榮枯須植造化自然安能必其皆齊乎但令去其乾者截供窰造磚甓以助學工以杜爭竊查記東路活者得若干株西路活者得若干株俾謹澆護之詩曰　蔽芾甘棠勿翦

勿敗召伯所茇語曰十年樹之以木是樹木者異世之思而數年之力也予不量力計日遽然樹之使將來繼余者繼繼余者皆能體予迂遠之志植者保之缺者補之則雖可家小可大自徑方而盈尺盈尺而合抱綠陰滿道赤日生涼度或有與恩於異壯後効于卜年矣若或漠不留意視爲罔急則缺木不補生榦日枯行者或折以爲械炊者或竊以爲薪余既去之後猶夫余未來之前甚非余今日之心而亦非所望於後之人者也

甘肅邊防記

關中出崤函之西去今　京師二千七百里皋蘭大河所經與禹導水積石相接去關中一千二百里而張掖去皋蘭復一千二百里酒泉尤遠六百里撐突河外孤懸絕塞開一路以通西夷之貢所謂斷北虜之臂義則次矣乃我境開拓於戎狄之區而迤邐祁連北阻龍荒南遮青海西引陽關之外瓜沙之墟皆自古氈毳息喙之區千里畏途三面鄰虜今之勝算不在于能逐之在能禦之耳禦之方城守爲上而河西城堡土沙鹻而制低薄全無磚石券洞皆板門關無鐵包之即頹燒之即燬

乃知金墉玉關徒爲稱美全無事實也予歲丁巳夏以陝臬廉訪奉　命撫茲土大以弗稱爲懼渡河即行四道各將令於大小城堡俱築垣陴浚池湟務更甃石門表鐵葉切慮近歲囊倭黠酋適以周行攻城輒以鈎竿梯繩紮架穴鑿填壕洞堤鑿門燒櫓諸巧併力環以甲騎彎射陴人陴人不敢倚堞而驅彼即毀堞登陴雖垣塹稍修仍不足恃乃鎮城先築敵臺屹倚城外臺圍夾牆牆開放火器孔洞向外者遠擊出壕堤向兩傍者順城雉而擊孔洞留三層下層用石鑿孔徑五七寸可放將

軍砲擊賊近城下者中層用木刻通中孔徑三四寸而放盞口諸砲擊附城而上者上層孔可放快鎗强弩擊賊已攀近睥睨者每臺周圍洞孔開向八方而城每面六臺則火器往來交擊繞一城矣鎮城先築東南面十二臺乃照式行各衛所城堡各設四隅四座雖小堡亦各二座河西新設敵臺一時僅千座以聯接不可無大墩因敵臺之式推廣之先製木樣爲式今各築大墩中建實臺臺用懸洞天橋而上墩外築賊垣四面暗砌鐵門放將軍大砲多安放火鎗孔券名曰鐵城迎擊臺[illegible]

前墩之式于墩之圍城外二隅建火洞砲眼敵臺
五座臺制如城堡者而差小中層火器向外黙放
二臺護城四面名曰轟雷却胡臺復廣前墩之式
中建一臺即安火砲鉄門券洞于臺之下通出四
面以大將軍砲諸火器向外擊賊臺上有房多儲
器糧臺中之底鑿井防久攻困名曰玉空飛震臺
復廣前墩之式中建墩臺四隅築二實臺二虛臺
虛臺中設火洞砲眼懸空安門置梯從此以上下
名曰風雷太極臺造轉軸翻拍鹿角陷馬品字坑
木鑽地網總名曰扼邉六險以城堡敵臺雖增而

守之不可無械乃造諸械一曰夜义懸木礌併架
一曰懸石併架一曰流星鐵飛砲併架一曰鈎頭
鈚一曰鐵巨斧一曰四股飛义總名爲守城六將
鎮城造一千二百座件衛所次之雖城堡小者亦
造六十座件計河西各城堡摠造萬餘又鑄鉄飛
砲萬餘以諸械雖可守而行可爲陣止可爲營尤
莫便於火車乃竭智殫思先造飛輪遊刃八面應
敵萬全霹靂火車一百輛召選家丁勇士千二百
立一營考火車陣圖爲書付主者習演脩整舊旋
風砲火車百輛令洪水黑城等五堡共造百輛脩

整衝鎗飛火獨脚車四百輛諸種車通行各道各
衛照樣製各千餘輛安置兵火器各萬餘名爲破
虜三車以勝敵莫利於火器而大砲尤可以擊厚
敵破堅陣乃　奏討京製大將軍二將軍砲各十
位三將軍十五位討京製鳥嘴銃二十杆隨用火
藥什物及皮袋藥規藥管等皆備冊行分巡道行
局用京降式造鳥嘴銃造金剛腿諸大砲連珠雙
頭諸鎗及鑄生鉄石榴砲共二千餘行各守兵備
三道各造砲數冊是冊發山西造快鎗等近千件
以火器尤資于硝黃馬子行闔鎮地方各熬硝各

俾人赴局學製未幾各處俱能熬硝製火藥逾數
萬且令局鑄石榴砲一千餘鑄生鉄馬子及磨石
者而尤慮鉛則難繼泥則易碎有獻計謂磁窰造
磁子可多辨試之大小八等堅圓光滑可用乃令
鎮城燒百萬個每萬個量一石今已造五十餘石
行各道俱如式造先是委官向京領年例硫黃逾
年未返予遣騎督責遁領硫黃三千斤來而往晋
省造火器者亦躉硫黃二千斤至顧火器已夥黃
硝更繁硫足配合鐵磁子盈屋堆積剩供習放於
是河西火器雄甲諸鎮矣此皆分巡王憲副繼洛

協謀効力分守張大条玭兵備陳憲副其學太僕
寺叅卿尭勳咸資畫理諸務稍次第而總戎徐雙
峯公仁適至將城垣敵臺未完者相與督責築完
即議併堡浚壕凡闔鎮之堡城臨人妙者歸大堡
而堡垣之趾俱浚壕深闊以三丈為准足堪障禦
予惟在昔哲臣問學功業致極中和寅亮天地而
今膺籌邊之寄者秪從事於制度修為之間雖悉
心綜理未免馳情機械宜乎來曲智之評而非輔
世之畧也客乃謂予曰古人因時剏物隨用治具
咸運謀涉巧精思入神顧皆經濟之方關用兵之

要乃應世之不容已行所無事之知也如伶倫之
律管灰室羲和之璇璣王衡禹之治水鑄鼎周公
刻漏土圭及與越裳之指南車斯數聖臣合德成
務制器尚象而其精微玄奧之處得造化之蘊成
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秘覩數類物通變宜民寔
神智之運而不可以偏智目之者也自後如漢之
諸葛孔明宋之范文正爾百代殊絕人物然諸葛
之治軍流馬木牛以供運餉制作精妙後世莫傳
而營成八陣開合奇正予觀魚復江邊之壘見者
稱為天下奇才文正之治邊適斥候城十二岩細

微纖悉予觀其峽山之屯取水秘井偵卒間道舊
迹故在也二公當中夏稍弱虜敵方張故于此求
殫心盡纖遒事補裨固閒誠布公之運用先憂後
樂之數施豈可以煩細而議二臣哉不此從事而
清淡廢事沉湎玩時以惜陰為俗吏以名教為贅
物卒至荒嬉墮落靡可收拾此晉魏之所宜戒而
近世亦或崇尚浮虛論議空寂鈎奇延譽至目經
畧為曲智彼自謂棄知之學不自覺其為不智之
歸矣以若人而任之鎖鑰其能克副哉後來者以
茲為鑑庶脩此防邊之緒而不使墜焉矣

甘鎮儒學貯書記

甘州鎮城為陝西行都司城內東南隅儒學建焉
學之東北隅嵬然端爽者尊經閣也閣上舊無書
因亦無貯書之具予撫治之明年戊午為天下鄉
試之歲拔學之諸生及山丹高臺優者群於閣停
廩號講讀會文令司佐府二之科目出身者三人
通往考授無何時即彬然蔚然可觀秪諸弟子執
經之際殘編斷簡而子史集文之書有未及一見
者予檄分巡王憲副繼洛動本臺紙贖銀若干兩
遣人齎赴陝省購買諸書及摹印各府書板凡各

家詩文撰集天文醫古法律之書亦略具共若干帙令造大厨櫃四盛之書首末用印記本臺既立卷宗命道司各存移劄儒學刻木扁于明倫堂復勒石紀書名立于閣之下庶乎有所稽查而免散失竊匿之患自是河西有積書矣或曰河西用武之地錢穀可多積者甲兵可多積者多積書何謂也予曰孔子以足食足兵民信三事為政而復曰去兵去食民無信不立經書以明信義尤甲兵錢穀之本也或曰古者五服甸侯千里之外為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甘肅在禹貢為荒

服之地文教奚俟焉予曰不觀之西被于流沙聲教訖于四海邪古註謂流沙在瓜州西其沙隨風流行故曰流沙又曰在張掖合黎山之西大都今甘肅迤西之地乃帝王聲教漸被之所也孔子曰天之未喪斯文文不在茲乎是文教乃降衷秉彝之性五常之典尤武衛之本也夫孔子之所謂信實理之貫乎四德者也孔子之所謂文至道之寓于五典者也其實一也人非是則失厥性違其生奚可乎哉而文可去乎哉閣以尊經名謂以貯六經之書也貯書先六經謂以載道也文所以載道讀其文而不究其道則輪輳徒飾矣閣所以貯經建其閣而不積以書則棟宇徒具矣閣既立不可為虛器而實以書書既積不可為虛文而究其理文具乎道道具乎心文在其心暢于四肢蘊之為德行發之為事業充之為經緯文之至也亦文之實也斯文一有不幸而遭時之變尤當竭伏節盡命之烈知親上死長之矩忠信甲胄禮義干櫓以事　君則輸忠以守土則盡瘁是亦明經讀書之效也考之自古人傑關乎地靈尤係乎世運河西人物自兩漢六朝張奐蓋勳及宋靖陰鏗輩寔時

軼類盛矣嗣是寥闊其山川蘊淑含秀固積久而發也丙辰西寧登進士一人張子問仁今科永昌登進士一人胡子執禮適予崇閣積書之時而碑且適立二子奇出玫瑋將來經世華國為鄉明德為時名臣光裕后先是人文之會而協氣之積也河西諸士其尤知所觀善興起也哉書攄見在者勒其目於上方亦尊經之意後有增入宜續于左

鄜陵縣題名碑記

今　皇上登極二十四載為嘉靖乙巳邢臺趙玉泉以名進士令鄜越二載政績茂異名列薦疏與

古循良軼美乃枉謂予曰鄢名區也且繁名哲而令於此者題名未備實爲墜典令檢故牘得令若干人次厥姓氏履歷圖勒諸石願託名文以述斯義余惟邑令亶職也論者稔矣世之人多知之令之題名亦重典也世之人未必知夫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名名者功德之末宜乎世之未知重也嗚呼亦孰知名實相須之道哉書其名將因而考其實考其實將因而較其德業是故評既往之優劣以決已之從違定今日之歸趨以爲右之師戒其所關實要而所益誠大詎不謂重典耶余

嘗承乏諫員試以諫官明之司馬公之記陳院題名也謂後將指其名而議曰某忠某詐某曲某直凜凜可懼夫諫諍之職切係　君德朝政誠不可有曲詐者參之第建白以言即使其言讜足以上裨國是中袪官邪下澤民生或爲當道者沮忌於內有司者廢閣於外則所言徒付之空談而忠直之悰弗能究施且蘖戾焉若令體綜六曹秩殺庶務最爲親民其政善朝發公庭而夕遍閭閻澤流化覃速於置郵其政慝亦然是令者寔生民之命治道之紀而安危之樞也其重可與諫官埒故令

列令之名也后人亦將指而議之曰若也賢若也否若也民沾其福若也民罹其辜若也民思之不忘若也民怨之未已是其題名之可懼亦有司馬所言者矣而詎可緩耶鄢陵自　國初迄於弘治一百四十餘年令之題名未有也而海山王公有之自弘治初迄今又餘六十年令之題名未備也而玉泉趙公備之王公古鄴人擢御史歷總內臺晉陟　宮保豸亮勛譽炳如丹青顯於世爲名臣祀於鄢爲名宦趙公將來名位高厚余切以海山望之是趙公之所以繼踵於王公者亦惟盡令之

實耳嗚呼後之令思繼於前人者其尚無負於令之名哉能無負於令之名斯亦無懼於題名矣夫

雙君子亭記

余丁未之秋謫貳蒲政酌酹陌神次第咸秩乃邑之東三里有季路祠亟往拜之於邑之南十里有蘧伯玉祠續往拜之竊意二賢曾居一邑生在一時而今瞻禮不能同處禋祀不能同期也心固欿之暇日偕邑學賓僚往觀祠內公書舍堂后隙地前圩然而窾者窪也中屹然而起者臺也上翼然而覆者亭也亭有軒窻上無題扁白于進而命曰

有弍名也河内公之在聖門也孔子稱其從政之
果折獄之信有聞行之之勇而公則每求君子之
道于師蘧伯玉之在衛國也孔子稱其卷舒以道
嘆美其為君子而伯玉則寡過知非之誠老愈不
怠是二賢者固百代殊絶君子也然子路宰茲邑
孔子嘗入其境而有三善之稱伯玉則茲土之産
孔子嚴事而至必主其家是孔子之一友一徒當
時固嘗簪聚一庭之間而周旋笑語如家人父子
者矣則子路所居之堂固伯玉之所必曾至者也
斯亭也宜名之曰雙君子使吾人登斯亭也想見

當時景象大聖名賢傾蓋斯土冠屨交錯談道論
心有如陟崑閬之墟而寶玉森列升虞夏之廟而
韶濩鏘鳴者焉想法當時二賢為邑大夫者效子
路之政治有可疑請而咨問于鄉士夫為鄉士夫
者效伯玉之粹誠心與善必求實有裨益于邑大
夫不左說行私撓法以干所悅有如春風時雨之
交物而使暢達滋潤于四野焉若是則斯亭也不
亦大有助于斯邑矣乎陳子進而揖曰嘉哉名
也是因地以思賢也是因賢以思範也是因範以
思政也是因政以思民也因地思賢則定趨足以

羽志因賢思範則效美足以崇德因範思政則共
跡足以達治因政思民則厚下足以究澤志以本
之德以充之治以行之澤以成之一名而四美具
焉君子之立名也不亦大有助于斯亭乎白子曰
斯固亭中之雙君子也余見亭旁下兩窪者可池
池將種以蓮上而平者可圃圃將栽以竹古人謂
竹為水中之君子貞姿勁節子路之德以之謂蓮
為花中之君子中通外潔伯玉之德似之二賢之
丰韵體貌不可得而觀矣得二物而觀之則二賢
之神采精魂宛然常在吾目而吾亭之旁不亦更

有雙君子之雙弍于是庠師溫子丘子進而喜曰
子從二君一觀而得三益知伯玉子路之迹知君
子顧名而思義又知君子託物而比德也詩之雅
曰樂只君子德音不已二賢而焉詩之風曰蔽芾
甘棠勿翦勿伐其二君子之心乎觀既退僉命載
筆之史書之白子大用渭南人以進士來知邑事
陳子棐鄢陵人以給事謫丞而溫子則教諭尚武
丘子山則訓導也遂列而為之記

平陽書院祀南洲閔公記

平陽郡城建晉山書院昔人群師儒以養士所也

廼於中設祠宇崇祀憲賢爲士表式報德顯庸焉書院祀前太守徐公鐸繼李公琮繼閔公入焉而曰三賢盖採輿論以風後學也閔公尚缺記以勳石紀迹王太守楠率府諸寮白其事於予予以詞學履郡得稔閔公之遺化且公與先大夫弘治乙丑同年進士而公之子大中丞水東公與予同登嘉靖乙未榜進士有世講焉悉公世德記可辭耶按公姓閔氏諱槐字公父別號南洲冲年英敏與尚書南湖公楷兄弟自相師友馳譽膠庠已而聯登科第公歷官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多平大獄

正德乙亥陞知平陽府郡隷縣三十有六境連河陜二省表裏山川土瘠民衆樹建宗室間設屯戍最號難治公推誠運聰研閱馴致獨照以酌理玄解以釋紛始而民以悅久則化成郡人思之沒世不能忘也純心妙理有難殫述統纂槩凡用垂幾鑑奥公治郡時宗藩在境上者以常禄未充侵凌吏民肆行兇害公偵知端舋奏爲補給以厭其心徐察左右之不法者律以科條懷惠畏威舊染悉革　武廟西狩寧彬翁禍衆志俱喪公毅然以旨當之鎮靜調停民用弗擾辛巳陜寇馬草田倡自郃陽犯郷寧剽掠河東衆至數千官軍屢挫公練民兵往禦一敗之於稷山再敗之於蒲坂寇窘急度河西奔渰没斬獲幾盡生俘賊首十七人餘黨悉平先是郡學科第中式者甚寡公至始教之立會約程課業月季有考親爲定高下朔望謁　先聖畢升堂講藝諸生辨難者皆爲解釋亹亹不倦士率相淬厲人才彙升遂稱得人張西磐公潤以大中丞在告公時過其廬與究極性命商確治理曲盡精奥爲世所宗政暇省方覽勝詢民疾苦鰥寡無告咸得遂所願以身先群屬吏作勤儆惰郡

中肅然無敢縱平徭役清獄訟加意要囚不敢枉慎積貯倉陳至數萬蝗沴水旱輒以振卹民不知歲凶至若修城池導水利纂郡誌崇廟祀凡一時之建制皆百代之宏規無不可傳者民感之如父母去之日擁衆攀留車行日數里不能進今三十年矣稱善治郡者必曰閔父云公殁百姓聞之皆隕涕追思郡學師儒採掇遺政請於觀風者准立主名宦附祀孔子廟庭不惟與二守同祀爲三賢稱扁而已上妥我公之靈下慰士民之望傳之百世風之四海不可變也此公治郡之畧渾在堯舜

之故都者耳若夫懿行之孚於鄉閭謨謀之載於
典彝勳勞之著於朝野自有邑乘　國史紀其詳
茲不贅也噫予聞之有大德者必有厚報公之仁
洽於一郡而獲報於天者延於祚胤今水東公方
以碩德重望撫鎮西陲焉　朝廷屏翰奇勛茂陟
登臺拜相垂功名於竹帛世澤流光引之勿替矣
嗚呼盛哉爲之記

嬺德堂記

郯城西郭有蒼谷公祠者祀　國朝布政使貞孝
文子王公也公藻質天成機頼夙發詞章行業宦

屐始終高朗奇逸爲時彥臣爲世碩儒其沒宜有
謚哀宜有誄祀宜有祠者所以示勸彰教也王公
云沒十年而邑學申請於上既附祀鄉賢祠矣邑
士民之心靡稱也迺相與謀專祀公合力輸資卜
地辨方城西之陽有堂有廟有門有坊有田在旁
祭期有常忌辰弗忘備厥儀章矣巡撫石疊公貞
度綏黎尚德崇化移檄繼葺公祠更建會饗之所
於祠堂之右公元子曰同因於堂後載建寢堂三
間奉貞孝公及配靖懿君像以致著存而展孝思
今嘉靖二十年月堂成同至京師造文岡子舍而

述其狀避席言曰茲堂舊名敢請顏之余曰僕固
知然可名曰嬺德哉同復進曰顏名有義敢請終
之余曰余固文其何以記嬺德哉雖然余固竊知
貞孝靖懿之嬺德者矣夫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
内而德相須焉故賢者之化基始於閨門君子之
道造端乎夫婦夫匪其婦無以顯刑于之風婦匪
其夫無以昭内助之益交相成者也今觀貞孝之
與靖懿也公之幼學有斂德而君則夜紅責著以
佐其勤公之會文有敬德而君則錯饌精具以成
其友公之慕親有孝德而君則脫珥治奠以共其

哀公之居官有清德而君則服浣澣素以翊其儉
公之號歸有隱德而君則躬績督艱以輔其貞公
之教子有嚴德而君則責糲縫纛以明其訓六德
合焉二美並焉男教端焉婦順備焉可以閑家可
以涖政可以範俗可以贊化是故夫婦合德而百
行著君臣合德而萬化行天地[illegible]而儀正家
人之象曰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父父子子兄兄
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是則
公之夫婦嬺德其關係於世教者如此其大固不
止於一家一鄉也而祀止於一家一鄉者重始而

篤近也所祀在一家一鄉而所風在天下也余又聞貞孝公養痾扈澗讀書審止君力供炊爨相敬若賓凢二十二載而不渝其素如奠鈌麗德之匹靖懿君壯齡仙逝公獨居廸子囂然自怡不繼耦不媵嫔歷十四年而必踐其約有子輿王駿之節是則公夫婦之所爲尤有媲德古賢者其受職祠祀而風示天下也有以弐同讀禮趨庭嚴君克肖以鄉薦領海州符寔以公遺集未梓遺宇未完是懼故將赴郡而猶以祠寢之記爲託公羊傳曰祠者物始生而思親嗣也周禮說祠之義曰文詞多

也同之于父母嗣也言之輒彈淚哽咽不能仰視其平居之思可知矣惟思之故祠之惟祠之故懇文詞以紀之余也顧可竟以弗文辭弐因敘其堂之始末如左且欲使公之子孫思媲德於公之夫婦公之鄉人思媲德於公之家由是而天下被其風者咸思媲德於公之鄉邑則斯世斯民亦將媲德於上古淳龎之俗矣媲德名堂時義大矣弐公之世系年譜子姓姻戚載在志狀碑記者已詳茲不復録

汶濱書院記 余有汶濱先生集並所石刻

侍御蘇先生家寧昌邑里汶水流邑城南一里餘先生少遊庠校濯纓而樂之及舉進士授行人擢監察御史糾列大僚忤 旨罷官歸未幾復起復罷歸先生遂搆書院於汶河之傍以處諸士之來學者中有屋名景泉堂其兩翼有廂前有門二重後有退室傍東有樓樓下有石刻存息箴盖先生往聞甘泉湛翁講明合一之學得程朱孔孟之派嘗從之遊景泉者景甘泉翁而存息箴則泉翁所書也嚴以不華儉以有度名歎乎實稱其坊曰汶濱書院文岡子他日造焉諸士進曰宋有四大書

院初皆前人自闢爲藏修之所後遂彰彰表著顧其白鹿洞嶽麓石皷諸名皆名以地而無他義至於汶則於先生之素有相徯者夫汶源於平山受泜水治水東入於大陸澤水經云汶泉濯濯泉甘可資灌溉夫源於平山其源遠也入于大陸其委闊也泉甘可資灌溉則其用大也其用既大宜即用以潤下土澤生民利斯世也而世不能大其用秖見瀕河之家引井灌畦取沾濡於一桔槔之間譬之先生之學具弘濟之遠謨一再試於臺諫而泊焉以休退而林野者餘十數載課生徒訓子姓

養高抗俗以回以澆壹史撫烈薦疏屢 上而猶
未見舊庸三事漸陟崇顯與洨之弗究其用同也
義亦何取于洨而效之耶文罔子曰爾言洨水之
同於先生者出處之迹也孰知先生之取於洨水
者學問之道乎今夫學誠明智禮勇義仁七者其
本也誠以恒業明以燭物智以圓神禮以居謙勇
以靡沮義以不污悉始之仁以弘德七者其用也
洨之水七德俱焉以言其體源源混混流續不息
者洨之誠也澄徹瑩虛毫髮不隱者洨之明也隨
勢而運緣理而趨者洨之智也順下而安循序而

出者洨之禮也蹈深不疑遇折不止者洨之勇也
載清載潔善利而宜者洨之義也且淵涵有容芳
潤而甘者則洨之仁也水之體體此德矣由是載
重致遠照妍察媸歷險能通居卑不爭覆坎流行
脉絡分明而又五味以和五色以成萬物以滋百
谷以生二儀以寧洨水之用其有極耶人之七德
本于仁而水具之水之仁在于甘而人同之仁者
心德之要而甘者水德之最也先生之蘊蓄既同
洨水之甘美厥用大厥利博矣而先生且以甘泉
湛翁爲師是洨水之甘以得甘泉之源哉疏源而

達之委養德以弘諸業因體以致於用學術端風
俗正而貞才出矣洨濱先生行將以有本之學大
於用諸士其尚以先生之學自勗諸學洨濱即學
甘泉學甘泉即學程朱以尋孔孟之緒者也諸士
其尚勗諸先生名毀字天章其別號即其書院之
號云

收春亭記

頖左王君曰楊自髫業儒壯而有聲於所業既迺
囊馨沉彩習隱肥遯卜築於頖之滸臨郊擇勝依
郭結停珎英靈幹致遠搜艱溢圃充闌吹香獻秀

君於暇日嘗集斯亭舉觴而屬客曰大人與物君
子對時斯亭之物春益繁滋嚴有富春高尚所居
焉有嚴春貞隱所怡斯亭之名其收春乎客曰亭
胡以獨收春也春胡以獨收于亭也今夫春之爲
氣也動於青陽起於震方瀰漫於無何有之鄉着
之者發融萌達和同光華春無處而不到物無地
而不春也君之亭欲收天下之春耶頖上之圃未
或盡天下之植圃中之亭未或盡天下之玩春何
以聚于一亭亭何以長留春住乎君子聞之曰意
收春之景是謂逐物逐物者迹收春之德是謂[illegible]

道體道者心王君之收春將體道也非逐物也君之事母也有傾德隨分懽承居閒色養婉容和氣滿於庭闈其春一也君之處昆也有友德思往愛存懿敦手足韡韡棣萼永言式好其春二也君之遇諸子姪也有惠德愷而不狎訓而不惡期振家聲忘形爾我其春三也夫是三者天倫真樂性分自有之春也而君收之于是君之優游斯亭襟懷舒暢俯仰無累不知天壤之閒復有何樂可以過此滿目春融習習然如春風之中熙熙然如登春臺之登矣是之謂收天下春也以天下之春而收於

一家以一家之春而收于一亭以一亭之春而收於一心收春而至于以心則春不一時也而四時可長春矣春不一處也而四海可同春矣故曰收天下春歸之肝肺非收春于心乎王君之心可以收春言而空洞無物清虛無象不可以收春名也心惟不可名故用以名其亭

陳文岡先生文集卷之十六終

陳文岡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辯

巨靈擘太華辯 以下十八篇係恤刑關中獄外辯究録

太華山三峯特立四面削成高五千仞與他山不相聯屬杜少陵謂西嶽崚嶒竦處尊諸峯羅列似兒孫者也乃昔人謂華嶽與晉首陽本一山當河河水過而曲行巨靈胡手盪脚蹋開而爲兩今掌足之跡仍存此言自左丘明國語及開山圖啓之今人遂謂信然使華嶽不得爲全體之尊巨靈蒙剖割山川之譏陳子曰寃哉寃哉山川自天地分

時即成謂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是天開地闢之時未有人也安得巨靈如人狀而有手掌耶一山當河河過而曲行是山已凝結堅定矣巨靈旣能擘之何龍門之山又水出孟門之上必禹鑿之而後通乎巨靈何獨能擘太華而不能擘龍門耶以太華視首陽諸山如丘垤也今謂原一山所分不亦崇首陽而貶太華哉以太華屹然壁立豈隨物蹴蹋逐勢流通者哉水經載昔有人故升華嶽而觀巨靈之跡自上宮東北出四百五十步有曲嶺東南望巨靈手跡惟見洪崖赤壁而已乃

知今之所謂仙人掌者秪自下遠觀有此彷彿形似耳乃遂謂為巨靈手迹誣矣誣矣至於班孟堅賦曰高掌遠蹠以流河曲李太白詩曰巨靈咆哮擘兩山此則詞賦之家組述之言未必謂實有是事茲不必辯

陳圖南集衆趨汴以圖代周辯

予觀史傳稱陳希夷初隱武當後移華山雲臺觀不樂仕或又曰搏陰有平世安民之志周末嘗集衆欲趨汴以圖代周中途聞宋太祖已著黃袍遂笑墮騎下曰治世有人吾山中牢睡而以已搏之

輕世超物而以陰謀圖代之事加之客或質之陳子陳子曰冤哉冤哉搏之時雖曰世亂數易危主然自有一朝廷也搏以布衣素非項育拔山擧鼎之勇亦無卓犖黨翼之衆集數十百市野之人趨汴欲何為哉不量力不審機不伸義而效盜賊之跡為奪篡之事此豈搏之擧動耶既不樂仕又何圖於代主耶據史稱搏性愛睡小則旦月大則幾年是其浮雲世故塵芥六合古今一人而已周世宗召至禁中問以神仙事搏對當以蒼生為念放還賜號白雲先生宋太祖三宣乃至留數月放還

是其不希意取寵屈己徇世出處自重得古聖之矩以是人而較之集衆陰謀圖代如亂髯子之所為者似耶不似耶或曰搏無此志而何以大笑墜驢也余曰史固言之天下自此定矣此固搏之所以笑也此搏所以得中山之睡之牢也

華清泉被汙辯

予觀東坡蘇子論湯泉曰驪山當往來之衝華堂玉砌獨為絶勝然坐明皇之累為楊李祿山所汙使口舌之士援筆唾罵以為亡國之物辱孰甚焉及題惠州湯泉又曰雖無傾城浴幸免亡國汙其

若華清為太真輩所汙者陳子曰吁冤哉冤哉湯泉能洗人之汙豈被人汙耶今夫玉女之泚水出無窮不舍晝夜所謂前水復後水古今相續流者也浴楊李祿山之水隨即流去後來之水固與楊李祿山一無干涉其清其溫瑩潔如玉絶無纖汙若以為一經穢德者之浴遂為此泉之辱孰知岱山蓬海曾駐秦始之駕嵩嶽汝井嘗經武后之遊今不聞以秦始之故而貶海岱接武后之迹以議汝嵩顧獨以楊李諸人為溫泉病何耶雖然溫泉固不受人之汙但人之浴於此泉者亦當求不爲

斯水之辱乎嘗爲溫泉之說曰欲洗其身者先洗乎德欲洗其德者先洗乎心人能洗心洗德而後洗此水焉庶幾水無祓汙之憂矣

桑落酒辯

桑落酒者長安之佳醞也寄之四方傳之京師四方京師之人咸尚之庶幾海內之佳醞也乃近謂其昔有烏頭人飲之弗甘陳子曰寃哉寃哉予觀史冊載桑落之由以河中桑落坊有井每桑落時取水釀酒甚佳因名焉庾信所謂蒲城桑落酒者此也然世說載晉宣帝時羌人來獻桑落酒九日

賜百寮飲或又謂劉墮善釀酒酒熟於桑落之辰予謂晉時桑落河所獻乃馬乳酒是不可以名麴米之味而桑落之辰木葉皆下頵酒獨以桑名哉大都河中之說得之今河中之蒲去關中不數百里宜長安造蒲城之酒也桑落酒方有梓傳者絶無所謂烏頭之數今名爲桑落而實有烏頭乃市黠罷利之家或然徒名桑落而實非桑落也若士夫之醞忠實之壚固無非真矣但桑落之真者必得價而後售高酒譬之高人子陵之明潔共議大夫之所能屈桑落之甘美豈較銖論釐之所可易古人以花馬換美酒駿馬之骨尚待千金之價美酒之味奚啻三分之酬故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

黃四娘妓者辯

黃四娘者見於杜少陵之詩所謂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朶萬朶壓枝低留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者也先輩以齊魯大臣史失其名致慨恨謂黃四娘獨何人因託少陵詩以垂不朽以爲黃之幸是自來不知黃爲何人也後乃傳爲妓女居在曲江陳子曰寃哉寃哉不惟寃其人而尤誤指

其地也少陵之詩乃成都時作公到成都劒南節度使裴冕爲公卜成都西郭浣花溪作草堂此詩以江畔獨步尋花七絶句爲題乃錦江非曲江也觀其詩之四章曰東望少城花滿煙五章曰黃師塔前江水東註皆在成都擬黃四娘必錦江傍住老嫗有園墅者耶詩中之景象可見故少陵本題詩又曰江深竹靜兩三家多是紅花映白花若曰妓女則江深竹靜之處兩三家之間安得即有妓女之居乎或曰戲蝶嬌鶯之句似指妓女而言予謂唐人詩句狀園[illegible]留連之景言鶯啼燕舞者極

多安得以此而遂為妓乎或曰四娘之稱似是妓女之名予謂古之婦女以行數稱娘者極多若以四娘之名而據以為妓則傳奇所紀如趙五娘者不得為賢孝之婦而李三娘者不得為苦操之女矣雖然黃四娘者不惟不知何人然實無是人也古人寄興達情每設為無是烏有之名而唐人小說傳奇此類尤多舊註謂此詩駘蕩稱情政是予美借四娘耳若然是所謂黃四娘者即予美也使古今天地有予美風流文藻之妓則騷人詩侶雖爛醉佳人錦瑟傍也亦宜

四皓安劉是滅劉辯

予過商州謁四皓祠問商山更在州南九十里一名商洛山高峯邃谷人迹鮮到而漢初唐宣明崔少通是予景周元道四老避秦霄政入居於此其紫芝之歌曰唐虞世遠吾将安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是心非不欲仕但無可仕之主耳其羽翼太子一節尤偉卷舒自在如龍翔鳳翥神化莫測後人目其山曰知亭而或人之詩乃曰兩軍不袒左邊袖四皓安劉是滅劉陳子曰冤哉冤哉此詩人好奇反經者之説非確論也漢高以豁達英雄之主乃惑於嬖姬之言以倖軋后以廢謀適以寵奸倫此而不正則主自此危世自此亂海內又秦項時矣是遭時之可出也而太子者砥已厚幣以延之是遇主之可事也太廟一從高祖一見使儲位安如九鼎漢室奠於太山其功匪細乃一出即退輪盖還山丹青炳若此四皓之出處最正者也或以為四皓雖安太子然呂氏竟禍天下以是歸罪四皓予謂君子之處世惟顧義之可否而成敗非所計四皓之時豈逆料呂氏專制之日哉若曰四皓能預知之然亦已預計之謂必别有安劉者出而不至滅亡也後來呂氏之奮焰甚熾天下之詛

怨甚深當特縱左袒不袒安能必海內之盡從諸吕諸吕亦必不旋踵而敗而劉豈遂滅哉今論四皓者掩其已然之成功計其或然之敗滅信乎詩人之好奇者而或至叛理反經者而未必合道也予故曰欲知四皓出處之正當知四皓識見之高

濁涇清渭辯

詩云涇以渭濁解之者謂涇水本濁及合渭水以清者比益見其濁杜少陵之詩亦曰濁涇清渭何由分又曰回首清渭濱又曰腸斷秦川流濁涇是

皆謂涇濁而渭清也陳子曰寃哉寃哉予嘗於涇陽之墟池陽之谷觀涇水之流衝沙帶泥其水固濁及於盩厔磻溪之濱秦華卦臺之畔觀渭水之流其濁與涇水畧似也余又嘗於渭源之竟探鳥鼠之山觀渭水之源甘寒瑩徹如水晶然其源固清及於崆峒之傍白巖之麓觀涇水之源亦碧石磷磷水尤湍絜其清亦與渭源相似也夫二水其源之清相似其流之色亦相似而自古有涇濁渭清之說者緣其末流渭水紆徐其中泥沙尚少涇水湍急其中衝帶沙泥爲多所以相合之處見其

頗有清濁耳人因涇流之濁而遂謂其源亦濁其誣也甚矣雖然人亦有然者心之體本清也物欲攪之則濁性之初本清也氣質雜之則濁官之始本清也貨賄誘之則濁然其源則皆清也是故論水者當窮其源成人者貴保其始

太公干周辯

昔孟軻氏云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何歸乎來予聞西伯善養老者是其入周秖以有養老之故耳所以渭濱垂釣若將終身而司馬遷氏既謂其爲廢署爲逐夫且曰以漁釣干周陳子讀史記而至此未嘗不掩卷而嘆也曰寃哉寃哉夫所謂干者求也使太公求仕於世必謀進取於强壯之齡而不假遲於老耄之歲當其垂釣磻溪之時坐憩泉之上何以知文王有出獵之行獵也何以必其有非熊之卜而至於後車之載不期而獵不期而卜不期而遇乃天厭商紂之德將開吞姬八百之業神啓既齊之日以予王者之師實陰扶默運之妙乃意外之奇豈容設意之干哉伊尹以割烹要湯要之一字必遇孟子而辯其非干周之論干之一字出於孟子之後所以無人爲之

辯者太公者伊尹之流匹也伊尹無要湯之事呂尚豈有奸周之心雖然孟軻氏固亦辯之矣曰吾聞西伯善養老者惟其以善養而來即其無欲仕之干也軻之於伊尹辯之辯也軻之於太公不辯之辯也故曰予豈好辯哉

移山潭辯附山走

太華之西山曰少華以山衆差低故曰少又或以正爲太以傍爲少如嵩嶽之有太室少室云太華於宋熙寧中山摧而餘其半今摧處十里餘亂石猶存山趾有潭週數里其深莫測人稱爲移山潭

陳子往觀之曰冤哉冤哉定山壓地陷為潭耳非山移也山能崩豈能移哉且地以承載為職故曰載華嶽而不重茲云地陷而致華嶽之崩者何耶地氣有虧而失其職也地失其職而陷故山失其性而崩非山之罪也且混沌氏既生以肉膚為厚土以骨節為山嶽以腸脉為江河腸脉運動不停骨節堅凝不動使骨節若動則肉膚窒塞矣使山嶽若移則厚土壅阻矣是山嶽决無動移之理惟以地氣虧竭失其承載故土陷於下而山折於上土陷則地塌山縮則水溢斯潭之所以出也或曰

少華固非移矣近歲同州郃邑澄城有山走數里者守土之臣曾上其事傳駭天下此言誣耶陳子曰予亦聞之彼亦山崩非山走也澄城西北七十里山名紫金紫金南下有丘名麻林陂山其居人士人咸曰山之前舊有深潚潚之內有流泉泉之傍有積潦所以前歲大雨浸漱之久其山坐陷入前潚潚平則山低是以習見之人遂以為山走而不知為山崩實非山走也山崩猶常山走甚異今人情習常而喜異遂信山走為真爾易取艮之象為山亦尚其靜止不移之義夫山嶷然屹立堅定不搖曾未定而人謂之走予又因而悲悼此山之不幸也吁

杜少陵江漲漂尸辯

予過郿州三州驛傍有杜少陵之墓人疑其非而引小說以證然小說亦非也按子美本傳大曆三年偶耒陽嘗至衡嶽廟阻暴雨涉旬不得食耒陽令知之自具舟迎還令嘗饋牛炙白酒大醉而卒據此言近實而小說謂子美宿江上酒家江水暴漲為驚湍漂泛其尸不知落于何處玄宗還南內思子美詔求之聶令積空土於江上以白酒牛炙

大醉而卒以聞陳子曰冤哉冤哉古人謂死於水者不得為正終少陵果死於水乎此小說之言甚誣也使子美實為江水漂沒已葬於江魚之腹必然無墓今既有江上嵬然之墓聶令又以死葬於此上聞是子美醉飽之卒江上之葬皆實也使果漂沒無尸縣令何敢妄為之墓以欺玄宗當時即以江漲漂尸以聞玄宗亦何罪於縣令而自蹈匿誑欺君之罪觀縣令具舟自迎子美是令非孟浪者而有此舉動之謬妄乎余又見河南鞏縣志有杜子美墓蓋子美雖襄陽人先世徙鞏縣或者子

美初葬耒陽後子孫遷葬鞏鄉但由此而觀耒陽之墓鞏縣之墓必一有子美真墓者在而小說之誣益驗矣況稱鄜州又有墓耶以三墓為不足憑而一小說為足信信乎詩人之命窮而遺身後之謗也吁

鸚鵡能言被累辯

世之論鸚鵡者多矣有作賦以述之者曰禽鳥之性宜適於山林今茲鸚鵡徒事言語文章招累每見囚籠中有為詩以議之者曰能言終見弃還向隴山飛觀此詩賦是謂鸚鵡始而見囚終而見弃皆由能言也陳子聞之曰冤哉冤哉傳曰鸚鵡能言不離飛鳥是鸚乃鳥中之最能言者然在山林時不能言也能言乃人教導之耳余至隴州詢之土人得鸚鵡之狀云其巢必擇極高之木挺直少枝幹可緣者其亦知避禍矣土人以鐵為長釘釘樹攀踏而上取其雛其母旋遶飛鳴哀叫久之後去然其老者亦不能言也雛至人家節其食警其睡調習教之然後能言噫嘻鸚鵡微禽耳人教導之言而竟以言見囚弃在人亦誠有然者以文辭取士而辭葩者或見忌以議論設官而言忤者或見黜然不思取士設官之意原若此乎雖然鸚鵡之能言無實之言也人之立言本之以持養發之以義理運之以機化吾見吐之文辭為道德之光敷之疏議裨脩治之要將有炳若丹青格之神明流通三極該以六經者矣而何榮辱利鈍之足云故曰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

黃楊厄閏辯

舊稱黃楊厄閏謂黃楊之植者每遇閏月年退一寸陳子至漢中見郵館之後亭子之傍植黃楊二株時臘盡春初枝葉扶疎而蒙茸綠翠如新經膏沐實乃歷冬夏而常青經霜雪而不改柯變色者訪之居人士夫謂此木增長極遲數十年止得盈把之幹然閏月年亦不見其縮也陳子曰冤哉冤哉實未自縮而謂其縮於黃楊何辜焉且增長由於造化退縮由於自己木之真固[illegible]增長每遲惟其增長之遲所以體益堅定凝結[illegible]歷年所然黃楊亦不自厭其遲矣但[illegible]之[illegible]遇閏月之年氣候不齊滋液稍欠此年或不增長如大鵬之飛六月息者也人見其不增長也遂謂為退縮二寸以氣候滋液之虧缺不足者以為黃楊病不歸

罪於造化而歸罪於嘉木乃黃楊於是乎受厚誣也況黃楊數年秖能增長以寸而謂遇閏月即縮二寸則所長不能副其所縮而縮當盡矣豈通論耶雖然厄閏之說亦託言耳戴記以松栢竹箭比德楚辭以香草比君子而閏者數之奇羨不齊者也昔人以黃楊之厄閏而不長[illegible][illegible]子之數奇而未達耳奚必黃楊有自縮之實哉黃楊雖遲而自不厭其遲哲士雖淹而自不嘆其淹是故賢人每數奇而不偶君子貴居易以俟命

諸葛孔明屯兵五丈原辯

予謂孔明將畧實其所長其五丈原之屯司馬懿按其營壘猶嘆曰天下奇才是五丈實行兵善地予嘗經寶雞由磻溪東歷郿邑憇五丈原之下徘徊周覧見原當斜峪之口即通蜀之路斜峪水近出其傍渭河遠當其面高平廣大誠所謂守不可攻而攻不可取進不可禦而退不可追先據不可勝以示敵之可勝者司馬懿示諸將惟懼孔明之屯武功而以為屯五丈原不足畏先正謂懿之言譎也實畏孔明之屯五丈原耳斯得懿之心矣予亦嘗經見武功無山可依四面受敵非五丈之比

懿亦知諸葛之心不屯武功而必屯五丈乃肎為譎言以安衆心或者不察形勢遂謂懿之言非譎五丈原誠為死地嗚呼使五丈原果非善地也此畢不足畏而諸將可以無事何以懿亮相守百餘日而懿不敢出甘受巾幗之辱而怯於一戰若曰欲持重以老孔明之師而孔明當時分兵屯田為久駐之計亦不賴於速戰者懿何所見而不一戰乎是知懿之心別無所為但一味畏孔明也亦畏其屯兵之得地也而後之人以大星隕墜孔明未捷而亡遂謂五丈誠非善地信乎世之不可以成敗論人也若以成敗論人則坎坷于運數者惧矣

麒麟不祥辯

予過陝省閱郡藏府有麒麟乃正德十六年西安府民家乳牛所產者人以為異鞭死子完畜恤事命取觀之首口皆似牛蹄則類馬歷歷有肉甲彷彿龍其色微青若象然外已乾而囊實其中陳子諦觀之良久曰惜哉惜哉其此所謂麕身馬足牛尾而一角有肉者乎其所謂含仁懷義合規應矩而音中律呂者乎其所謂[illegible]蟲不折生草者乎誠宜列四靈之首[illegible]也然出大野遇

鉏商而折其左足以爲不祥韓昌黎氏亦曰惟麟也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者亦宜陳子曰吁寃哉寃哉麟豈不祥者哉周末明王不生治道不與世之病也不病夫世而病麟之出非其時過矣氣數不齊天之生麟麟亦不得而知也雖造化亦不可知也不可知而出莫之爲而至使麟生非其時麟於此謂之不幸可也謂之不祥不可也孔子生於周末顔回生於魯巷秖謂之窮不謂之不祥而麟可謂不祥哉或又曰麟之瑞國也如芝草如甘露慶雲倏見即隱非久於世者故麟雖生而即斃非

如羊豕麋鹿然可以長久豢養之物陳子曰吁有哉黄帝時麒麟在囿周成康時麒麟在郊藪又何說耶使非壽物詩人何取於麟趾以爲仁厚之喻乎余既知麟之爲祥又因而知其能壽也

西王母辯

按西王母之說始見周穆王傳謂穆王於崑崙側瑶池上觴西王母王母爲天子謡曰白雲在天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又曰嘉命不遷我惟帝女彼何世民又將去子今味此辭旨似非人世間語昔人謂必西王之配得養而延年如商彭之類者此言似是竹書亦載舜時西王母遣使獻玉環見禮三朝王母誠爲鬼恠幻異之流舜大聖也豈肯以禮受其獻乎後自漢武内傳始以爲仙而青鳥之使斑龍之駕蟠桃之實其說浸衍而不可繩矣今據謂之仙者固未必信而山海經載西王母之狀載勝虎齒有豹尾蓬頭善嘯此亦誕說也洪荒之世固有殊狀者周穆去洪荒之世遠豈有豹尾而爲人爲偎乎本傳稱吉日甲子天子賓于西王母執玄圭白璧獻錦組及紺西王母再拜受之若西王果如前之狀貌何天子賓見禮俗之如是哉雖然

此皆懸料臆決之說也安得人焉御列子之風駕王喬之羽直抵崑崙之上造王母之石室而面諦其形狀焉然後王母之說始信

黄河濁曲辯

予聞河乃四瀆之精五行始焉萬物之所由生元氣之賸液也是故聖王重之故曰河者水之伯上應天漢又曰四瀆之源河最高而長古之祭者先河而後海是河者寰宇間第一水也然人每因其色之黄也名之曰濁河因其行之折也目之曰曲流唐人至爲詩以詠之曰解通銀漢應須曲自出

崑崙便不清陳子曰吁冤𢦏冤𢦏斯言也使未履
其地者聞之必信矣予甞訪崑崙經積石石門之
下涉河州過皐蘭眺望金城之闌而東至於朔方
金積之峽又甞登龍門觀禹鑿之迹歷砥柱三門
七津探大坯往來於大陸九河故道之間然後知
大河之冤也河之源于崑崙也奇發於星宿海西
域稱火墩惱兒者旁覆高山下視燦若列星此處
水極清也經旬日程流入赤賓其流寖大始名黃
河然水清人可涉及經九渡通四五日程水方混
濁乃知黃者衆川之流濁之也况漸東則陝之涇

渭豫之伊洛晉之汾沁諸水多濁者溷之而大河
益黃矣今但見其末流而遂信其本原曰自出崑
崙便不清不亦厚誣河伯也𢦏至其曲者亦因其
流之長也流長則隨地旁付遇坎轉旋而有曲矣
窮河源記曰河有九折在異域有三折入中國六
折千里一大折蓋自河源至積石約五千里自積
石抵海又不下七千里以萬數千里之餘而止九
折今溪澗之水數里之間即有數折若不論河流
之長但謂其曲之多且以解通銀漢致嘲誚尤爲
河伯厚誣矣余甞更其詩曰心朝滄海何妨曲源

出崑崙本是清正所以洗大河之冤也嗚呼河伯
河伯自余之入關曾用爾亦以洗我之冤因亦洗
及爾之冤但願爾入余中原勿壞廬舍漂蕩粟以
損吾百姓之田

秦人無義辯

先師有云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今秦
人三代之人也余攷秦初封在今天水隴西縣秦
亭之地而今金陝之地乃周之所以興王業而漢
唐之都也周以農事開國積功累仁輔以旦奭繼
以成康禮樂教化流於歌雅俱在今汧岐豐鎬之
間况周之忠厚承以漢之經術唐之紀綱而都此

今不曰周人漢唐人而每曰秦人且曰秦人無義
陳子曰冤𢦏冤𢦏義最秦人之所服習者今夫秦
西方之地也於五刑屬金於四時屬秋而於五德
則屬義是義是秦人之所秉而得分數之多故發
而爲果敢爲斷決爲剛毅爲奮激爲廉辯爲羞惡
傳曰西方者秋守義者也又曰有義之謂勇敢所
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今秦地在西方而
性多勇敢者固非其所能耶人徒見秦自商鞅遺
禮弃仁并心進取使民見刑而不見德知利而不

知義至于借鉏誶語如賈誼之所太息焉乃曰秦之風也固如是獨不察文武成康之舊何如耶予至關中見其水深土厚屋勘華絢民性醇朴勤儉士質直而好禮更仕宦者則易直磊落罔胥繩拘慷慨任事與人信厚而弗尚虛浮此正關中之好義也而可謂之無義哉若曰鄉鄙居人挾忿而好鬬爲小利爾或干重法因私昵而薄懿親誠或有之但以此而槩謂一方爲無義則天下皆秦人矣吁

坑儒辯

甚矣哉儒之不幸而生於戰國之餘也余往讀史籍載秦始皇怒盧生等譏議使御史按問諸生四百六十人皆坑之咸陽後予道出武功之東詢咸陽無坑儒處乃知此謂坑者坑殺之也乃予事竣東出臨潼聞有坑儒谷者在縣西南五里馬谷之岸謂秦既焚書患天下不從所更定法乃密令種瓜於驪山谷中溫處實成詔博士諸生七百餘人往視論難因發機從上塡之盡壓此所謂坑乃坑陷之也當時始皇坑儒坑非一事事非一時乃知儒之生於秦始時者可哀也哉夫秦破羲軒之制弃丘索之文悖百聖之訓罪九流之夫乃坑儒而使爲學隕身青衿并命實可哀哉儒固無罪也而或者乃歸罪於儒以申屠蟠之賢亦曰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卒取坑儒之禍以丘瓊臺之識見亦謂盧生等激怒始皇而招其誅爲宜陳子曰吁寃哉寃哉夫儒準古議今談道說德而矯時厲俗其直若抗而詞每過激今不罪始皇而詬病于儒不以儒爲無辜而謂秦爲有所因甚矣哉儒冠之誤身也唐天寶中改坑儒谷爲旌儒鄉嗚呼儒乎與其得唐天寶之旌寧無遭秦始皇之坑

崆峒辯

或問于予曰禹迹之內三崆峒黃帝立爲天子往見廣成子于崆峒之上是何所歟陳子曰前人謂黃帝問道在汝州杜詩崆峒小麥熟在臨洮又其一在安定斯失真矣其謂在安定者實黃帝問道之處而亦杜詩之所詠者歟今平涼古安定郡地府城西四十里有崆峒山勢揷翠霄位據盆野五峯突起四壁蟠結林深谷邃岩岫幽轉徑磴欹仄而其中多洞穴空而相通不可枚數名尤著者曰皂鶴曰廣成曰歸雲曰金真至于穿羊諸洞則孔竅

亘透數十里此則崆峒之所由名也載籍又曰廣成子住崆峒千二百歲以斯山靈秀龐複足稱至人修道之所余嘗過汝州之崆峒秖一土阜而已斷非廣成栖棲之處而黃帝至襄城之野七聖皆迷乃見大隗于具茨山之事耳非見廣成于崆峒也今乃混而爲一而指汝州有崆峒亦近謬矣史記黃帝西至于崆峒登笄頭山今山在平凉崆峒之傍則黃帝所登之崆峒必在平凉可知然杜詩之所詠者亦斯安定之崆峒也水經河水過安定北界麥田山逕安定祖厲縣又有麥田城有麥田泉則杜少陵所謂崆峒小麥熟者其或本此不然則泛淺無據矣杜詩又謂當思仙仗過崆峒者異肅武自靈武西回鳳翔正經今崆峒之地也水經註云漢武帝元鼎五年幸雍逐踰隴登空同西臨祖厲河而還今考雍乃唐鳳翔府天興縣即今鳳翔縣地在平凉崆峒之南而祖厲河今鞏昌府會寧縣之北在平凉崆峒之西由天興而西歷隴坂而北即登此崆峒由崆峒而西歸即祖厲河若臨洮之崆峒則北臨祖厲河矣不可以言西據此則漢武所登之崆峒亦平凉者所謂踰隴者乃循隴

而行涉歷之而已非踰之而西也廣成則道之崆峒在安定者爲正如汝州如臨洮如雍録謂贛州亦有崆峒陝通志載鞏昌西和亦有崆峒斯皆襲其名而或彷彿其形者非真也能折于此則天下似是而非者可以辯矣

介女祠辯

唐史載則天后幸汾陽宮道出妬女祠下欲別築道以避之謂神于衣飾靚麗者每有雷雹風雨之阻今平定州東娘子廟右承天軍之地有唐妬女祠碑大都謂妬女爲介子推妹兄寒食女則溫食與兄違捩故名妬女予曰史志之載或亦有由但名爲妬則誣也女誠爲子推之妹亦必循潔貞亮憤侈疾俗儉素幽閒不好華靡故沒爲神明尤能致雷雹風雨以警衣飾侈麗妖蠱之女質惡之也非忌之也介而直也非妬也因姓取義名曰介女可矣豈宜沿俗以妬女名哉昔者伯夷叔齊于鄉人之冠不正者望望然去之武王伐商叩馬而諫不食周粟是豈妬鄉人與周主哉固已所不屑者亦心所不容也介子推不言禄禄亦弗及隱于綿山非妬人之享禄乃恥人之貪天功而獵君禄也

子推之不言晉祿與夷齊之不食周粟其心一也夷齊子推不可名曰姤夫則此女亦女中之夷齊子推也清風逈識超然物表豈可名曰姤女𢦙狷與姤迹似而實不同愧巳所無嫉人所有曰姤巳所不爲亦不欲人爲其名曰狷孔子曰狷者有所不爲是巳狷介義同致茲女之神宜名曰介女斯稱情焉

皂鶴主兵革辯

余曾觀古今注曰鶴千歲則變蒼又千歲黑所謂玄鶴也及讀相鶴經曰鶴陽鳥也而遊于陰因金氣乘火精以自養千陸百年形定飲而不食鸞鳳同爲群聖人在位則與是玄鶴者已逾千陸百之期所謂鸞鳳同群聖人在位則與者也關中志謂崆峒山東巖洞中有皂鶴每見必主兵革斯亦誣鶴矣鶴之白者禀金方也白而變于玄得水之精也尤淸之甚而色之正也象天之光爲仙之靈羽族之宗長而至人之騏驥也栖于岩洞而每振迅翱翔于天亦其常性而謂與兵革相關者無是說矣易著鳴陰而其子和詩詠鳴臯而聲聞天是卽物之靈者識造化流形之理以見隱顯昭著之機是鶴者偕于仙而契乎道矣若此靈明之性世特有兵革彼必深藏固閉而豈肯出以被網弋𢦙而其數見必應　明王之在上感賢人之遊或天氣之霽爽或時候之佳勝被方一出是出而爲世之端而爲福之徵也不以爲端而比之鵂鶹鬼車之流占其形聲之見以爲凶祟示嗚呼賢人之隱見亦可駭矣

陳文岡先生文集卷之十七終

陳文岡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祭文

祭南洲程勸夫 代父筆

惟靈質美才清志高氣銳玉壑氷壺瑤林瓊樹翰墨遊情琳瑯佳製非承顔鶴髮之慈父毋手蟾宮之第西洛家傳南洲幽栖泉石同盟松筠託契允矣閩閫之英而衣冠之裔柰何千鈞一絲孤身兩世既無叔伯終鮮兄弟蘭砌未立萱堂又逝悲夫當杌隉之中亦易簀而斃嗚呼哀哉我母汝姑汝父我舅而情同魯衛之篤況本秦晉之締生死骨肉往來交際始聞汝疾以駭鷩每駕柴巾而問諸執子之手斯人斯疾琴書用盡已知四字非祥霜露初鷩猶賦七言自閱勸夫病時粉書琴書用盡四大字于戶又送田瑞夫詩有霜露初鷩之句此所以當未壯之年而養成不醫之瘠玉樓作記才多李賀二年泉府修文還短顔回三歲嗚呼哀哉思我外祖宦途多惠似續延長栽培理勢蕬伯道之無兒即子文之絕系何天道之無知而降此大戾嗚呼哀哉

祭菊坡牛公并馬夫人

嗟嗟先生志銳才清鄉曲之彥邦國之楨月窟天香

早踏三秋蟾步天曹擢秀首搏萬里鵬程執法烏臺有嚴有異詳刑粉署惟允惟明繼理鹽司課稅能令國計充贏珠玉談笑米糵風聲惟先生令德之備而且良配之并柔嘉其德洊慎其行惟婦之令惟女之貞鄒機竟斷而相夫有道芳鄰用卜而教子有成夙詐金花之燦魚軒珠翠之榮慎且不矯約而不盈是以內政之無闕而大家之有名三休得趣二美合盟東籬菊茂北海樽橫鶴齡八袠雪刺千莖桂子承芳進吉甘於衣彩蘭孫蔬秀襲事業以登瀛顧夫五福之備宜乎百壽之膺何遽兆白雞之窮夢返黃壚之元精雲飛四舄雨浥雙旌是所謂同歸白首而偕老赤城者也嗚呼哀哉某也葭莩素倚絲羅聿索蘋香致敬絜酒伸誠臨風三酹有淚如傾

祭賈南塢夫人 承沙村楊宗師命代布按二司筆

惟靈頼水鍾靈沙麓儲精金昭玉粹霜潔氷清柔嘉維德洊慎厥止橫渠之孫留侯之裔敬主中饋式遵內則翊助仲山位登台極豈曰組織補袞資忠豈曰酒食調鼎呈功一品崇封五福兼備

鳳誥金花魚軒霞帔克勤克儉有翼有嚴樛木樂
履彤管安恬宗戚儀刑閨門雍肅兮譽姬姜家法
韓穆錦還南塢萱茂北堂靜好琴瑟偕樂壺觴龜
齡望亨鷄夢先逃王隕於成蘭萃於茂黃壤壁潜
赤城霞寓月暝猿啼雲愁鶴淚某等晚生遊宦茲
土懿德備聞訃音倏普素憾馳臨生芻致奠薤露
歌長况也永嘆

祭王母胡孺人代父筆

惟靈羌內則之柔秉兮主中饋於名賢翊夫躬之
碩德兮彰婦順之克全兩鳴鐸於庠舍兮洽和氣

於青氈繼輔德於　代邸兮助袞補乎王愆况令
子之教成兮奮雲翼之孤騫初筮仕於萊陽兮旋
貳令於吾鄙蔚黃龍之氣映兮佐仙鳧以承宣潔
三釜歆迎養兮胡一夢爾不還嗟之哉霜殞萱叢
兮蕙帳香殘星沉寶婺兮碧海籠煙恥予涼薄兮
老向林泉休亭鑣訃兮使我愴然白鶴雙吊兮羽
衣翩蹮生芻一束兮敬拜几筵

祭毛公

嘉靖癸巳夏孟四日年友毛子受學成均將歷司
禮監事而尊甫老先生之訃以聞越五日辛巳寓
京年家生某人等訂約進奠於几筵而致辭曰瞻
彼許劭之舊里兮重月旦之新評士多浴德而礪
行兮樂耕讀以自營嗟我翁之產茲所兮秉剛介
以寬閑抱龍德而惟隱兮與鹿門以同清用一經
以訓嗣兮奮萬里之雲程况有諸子兮難弟難兄
亦有哲孫兮如玉如瓊齊高年以醇篤兮薦賓飲
於州黌遠公庭而不履兮法澹臺之至行既攸全
乎福德兮宜壽比乎松彭享祿養於母釜兮受封
命之恩榮胡白鷄之入夢兮騎黃鶴而上征太山
忽頹兮梁木遽傾予綴令嗣之榜末兮顧年誼之

匪輕素切山斗以仰韓兮未覩光霽而識荊翁終
在寢兮訃聞在京今夕何夕兮此情何情真耶夢
耶兮堪信堪驚嗟之哉人生天地能幾時予何哭
夫子而失聲盖敬其子則愛其父故聞其沒猶哀
其生生芻一束兮衆表微誠臨風三奠兮滯淚盈
盈嗚呼哀哉尚饗

祭胡母丁孺人

嘉靖癸巳孟夏晦日胡母丁孺人訃至自松令季
子碧原時司禮部之務卹寔塞睿為位以哭越夏
仲丁卯寓京鄉眷　生即燹解臣過文岡陳某之館

訃約進奠於几筵而告之以辭曰吁嗟孺人心曰慈懿行曰淑貞産曰丁族配曰胡公中饋有主內治有成有子俱仕有孫見曾五福之備百壽之隆鄉邦之範閨閤之刑伯子典膳母教恪忠季子典禮母教在清仲子佐邑父官之城母念舊遊曰予汝從仲氏能養季氏能榮子矜顯要母擬褒封胡遽而終胡没於松人曰遽終予曰如生人曰没松予曰來京昔母未南碧原曰歸歆歸以寧母之既南碧原曰歸歆歸以迎夢寐之思時人親庭千里聞訃一痛幾傾朝夕奠獻恍惚音容氣渙能萃心感則通是曰來京生忝鄉眷夙仰芳聲敬陳薄奠希鑒愚誠

又代人

惟靈清和之萃聖善之名四德克備五福咸并雙鶩北羣三鳳齊鳴其生也祿養甫及於二月其没也榮哀遠偹于兩京誌銘筆妙歌誄辭精皆發一人之潜德足垂千古之芳聲故如恒者餘不必復贅但莘切親末而獨以孺人之壽為無與衡蓋人曰夫婦每難于偕老而壽至期頤尤鮮于同登昔我翁近百年之齒而云逝今孺人復延九袠之將

盈仙島蟠桃殆經三獻燕山靈幹更見雙清固造化栽培之力實家庭孝養之成旋將褒贈泉壤光生若茲壽者豈特鄙邑之罕而真為昭代之殊禎時騰愚第託婿高閎維恒有母每接音容維恒有姪恩切孫甥孺人逝矣涕淚盈盈几筵設奠用表衷誠尚望以祐恒母亦同登乎上壽再祐恒姪作寒門幹蠱之英嗚呼哀哉尚享

祭李母

嗟柔嘉之坤德兮相夫子而靡愆含螽斯之順美兮生燕翼而惟賢少從事于廬甬而為學兮早冠服之榮沾古稱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兮覩夫今時則異然既同室而和處兮沒則同殯而瘞延嗟之哉雙萱宣茂兮一疾登仙風霜動夜兮玉芝凋殘家庭淺殯兮二十餘年泉臺今日兮地下長眠其忝眷兮仰德惟處生芻一束兮三酹風前嗚呼哀哉尚享

祭孫母李孺人

嗟令德之柔嘉兮容質比乎琅玕協名門之鳳卜兮相夫子之鵬摶飛雙鳧于仙縣兮侯五馬而選官義方教子兮鷄鳴兮警戒熊九霜風一夜兮玉

之凋殘慨良時兮既卜善地兮新安牛眠兮得兆馬鬣兮如縈靈輀兮難駕薄奠兮椒蘭

祭常處士

嗚呼人人知嘆君之死而不知君之死為无愧於衷也夫兄既承乎父弟則相乎兄君既為一家之相而能死于家則家以成使為一國之相者能如君而死于國則國以興為天下之相者能如君之死于天下則天下以平死于家乃盡子之孝死于國與天下乃盡臣之忠是君之死已關係于綱常之大而又何愧於衷也耶嗚呼哀哉尚享

祭劉母王老夫人

曰天祐國家生此碩輔兮必產淑女以為儷主中饋以貞吉兮追前修而可繼緊蘋蘩之敬供兮迺宦職之肇脩顧絲蘿之願託兮實君子之好逑含鵲巢之順義兮弼羔羊之素節獲宦途而有聲兮本家政之無缺嗟尊靈之坤德兮覽一世而罕共遇天孫以授巧兮定貴徵於神夢殆協鳳占之佳約兮相隱豹以成文效古女之艤戒兮進規勸於夫君神帝都之鯤化兮遂龍見而在田勤敭歷於中外兮垂三十之餘年覩大禹之宣勞兮頫塗山以內治孰使我公內顧之無憂兮惟尊靈之委寄及登庸於八座兮典邦刑於九棘既淑問之允明兮邁皐陶之種德昔歐翁之評獄兮冤者皆求其生乃歐母之秉燭兮含悽惻而同情嗟文忠之嗣出兮位三台而光映允尊靈助我公之仁恕兮卜高門之益盛猗令子之大賢兮擬文忠之名位詢令孫之濟美兮為國家之琛瑞娛含飴於終日兮樂舞綵於餘年視葛陂之龍逝兮忽鳩杖之成僊已矣哉寓形宇宙兮曾幾何時碧海揚塵兮人世甚悲王母西還兮雲馭安追瑤池至止兮其樂无涯顧余列兮眷末佩懿德兮興思仰仙容而莫及聊薄奠以陳辭嗚呼尚享

又

惟靈大河騰粹寶婺垂精乾坤合秀閨闈儲英鄂城之南鳳坡盤盤鸞凰呈瑞葩彩高騫嗟夫夫人柔嘉維則少有貴徵生有令德爰夢天光神示榮藍果勗我公五色補天爰夢帝衣神教織錦果勗我公九重補袞養姑愈疾至感天道相夫定亂理獲君報宜褒其名鸞書錦軸宜賁其躬翟冠象服公務于國母朔于公家有賢配國有名卿入覲母

后究與夢符饌分玉食頒自天厨兩宫恩賚一品
榮封五福咸備百壽宜膺迺曰公止知止不殆復
滿持盈急流勇退迺曰公歸早歸不辱弄月吟風
山巔水曲錦還東墅萱茂北堂家法韓穆秀譽姬
姜公怡其閒母偕其樂在御琴瑟盈堦棣萼丕承
令子益振家聲河東三鳳今古同鳴繩武諸孫勤
趨庭訓賴左八龍後先繼奮偉哉侍御誰能與耦
象賢於父貤恩於母績著烏臺寵承龍誥異典輝
煌重光榮耀出則能貴入則能養疾獲躬調没邊
禮莽帶頒郵典諭祭有章生也榮黼没也盡傷侍

御孝全人子深顧嗟太夫人亦復何憾其柔春晚
函拜慈容聞訃怒慟畢不泪春昔介壽筵蘭軒霞
帔今也來思萱帷雲閟嗚呼慟哉麟冢巍我龍岡
拱衛白首同歸泉臺長閉大河流逝寶婺光沉臨
風奠酒有泪盈襟嗚呼慟哉尚享

又

惟靈金玉其粹冰雪其清天與之吉神授之楨迺
遵內則曰誠曰訓及主中饋克敬克慎公學已成
母贊之力誰謂茗苦其甘如飴公勳已成母贊之
退誰謂鑒昭其明聿頼我公徽降今之申甫母能
組穀衣職資補我公箕精今之傳說母勤酒食和
羹允籍令子惟賢典儀司直諸孫克肖蘭森玉立
五福之備百壽是膺母儀一縣女範三宗星晦月
沉天愁地慘正寢考終夜臺長掩其柔春姻佩德
良多臨風三酹傷如之何嗚呼哀哉尚饗

祭保定梁侯

嗟嗟梁公秉厚而洪幼習庭訓早繼家聲惟公之
先深仁厚澤伯益啓佑周封梁伯延及而祖萬里
折衝為誰汗馬准甸　飛龍或鎮西陲或征南土
風靜玉關雲連銅柱公承閥閱奕世簪纓元勳之

報利建之榮武而通文富而知禮氣象糾糾威儀
濟濟奮然按劒志倚崆峒恥為圈虎徒食豐盈令
肅五軍貔貅奔走細柳方屯天狼授首工監九門
翬飛棲櫓帝宅金湯規摸千古山河佩誓鍾鼎銘
功陳列左右眷託始終參與機密屢蒙寵渥何以
來之維勤維恪曰金曰幣賜之天府彤弓之錫懋
功是補曰燕曰鮮頒之天厨湛露之恩素餐允殊
繩家以孝奉國以忠凡厥勳舊是則是崇羨公有
兄難兄難弟同氣一原爵禄相繼羨公有嗣是父
是子崇德象賢勳名益起紱緌既備永壽宜成胡

嬰二豎遽厄三彭星殞營川天長驃騎月暗佐衛
雲愁鶴唳邊起妖氛國須良將有如公者復何但
喪其忝公鄉識設奠陳詞上為國慟下哭吾私嗚
呼哀哉尚饗

祭石母李孺人

曰緊大化之絪蘊兮賦貞淑之惠質秉含和以柔
嘉兮行穆則而端懿既組紱之惟工兮兼酒食之
是議備女德于有容兮奉姆訓之無遺載蹇脩以
妁好兮寔鳳卜之協昌天作合以于歸兮頎闕閱
之相當偕伉儷于君子兮佢祗慎之弗遑主中饋
以克敬兮遵內則而不忘植義方以式嗣兮成德
器而大賢振斯文之弘兮紀登甲第以高騫假授爵於
內史兮列近侍而周旋命豸冠以觸邪兮遴烏府
而階遷白簡霜飛而肅治兮紫闥塵靜于巡邊慶
前星之誕降兮荷　恩章之錫被首珠翠以雲翹
兮儷魚軒之霞帔子既清廟之璩瑮兮孫復芳庭
之蘭桂美純嘏之悉膺兮宜遐齡之可致胡二豎
之為孩兮治三彭之作祟正祿養之及時兮遂考
終而永棄實嫠儵其沉鎩兮瑤池馭而仙征閬苑
碎而芳歇兮萱樹殞而失榮值奠歲之[illegible]

風寥戾以肅清光除夕之云晦兮廼氣數之將更
嗟人與歲而俱去兮實造物之無情其等夙同寅
於令子兮契四海之弟兄素欽仰乎慈範兮忽聞
訃而震驚噫嘻悲哉西日馳兮傷如何東流逝
兮無回波登堂一吊兮哀思多臨風三酹兮酒盈
罍噫嘘嘻悲哉尚饗

祭大司馬王公

嗚呼岱嶽崇峻溟海泓深萃精儲秀篤生異人翁
之生也睦在宗族仁在鄉閭忠業在朝廷籌策在
邊隅德澤滿于黎氓威望播乎夷狄有以垂之史
志昭之咢彝固不待小子之贅楊而借加乎誄述
矣至其厚重襟懷汪洋器度鎮靜含納真有喬嶽
溟渤之可擬者誠爲天下之仰望而後學之瞻依
況夫躬膺純嘏子茂英聲八龍競爽一鶚高騰詞
林儒彥翰苑文宗是復象賢濟美爲國之楨者我
翁昔持大憲節常撫制乎雲中余考少宮于即署
適督餉乎邊城先人辱承乎教誨小子亦覩其光
容及岱麓　欽命主河省之文衡走倖鄉闈而見
錄乙未復逅於南宮此門墻兩世而誼分重訂也
走奔先人之訃時於聅歲之正既南旋故里每東

企𠋫蹤方託起居於短素聞翁觀化於修齡訃音
千里痛悼何勝嗚呼公之完名全節景福遐祉眞
可無憾矣而知者咸謂東山之未起猶懸想于蒼
生霜風慘兮凓冽寒日吊兮凄清緘辭兮薄奠寄
瀉兮哀衷嗚呼尚饗

祭王司廳母太淑人

惟靈女媛之英閨闈之秀出自名門歸于華冑兩
族俱簪冕之承奕葉見門閥之舊相厥夫君馳聲
文囿天不假年抱玉未售訓諸子以義方俱揚光
於前後仲早奮乎倫魁效寅清於君后母端內則
組敎是究子也承之施彰黼繡母之中饋酒食是
授子也承之職司俎豆顧器度之高明諒勳名之
崇懋子既三鳳兮如薛孫復五桂兮森竇備聖善
於懿躬尤克昌於厥後年已躋乎八袠域宜登乎
百壽胡二豎之爲孽遽一疾而云遘歸王母於瑶
池沉星光於婺宿嗚呼傷哉昔祠部之在官邑春
王之南狩思奉使以歸依竟夙心之未副是忠於
國者每難顧乎私家而效乎忠者亦母志之能酬
者也某等昔與令子銓省同官寅恭誼厚欽仰懿
徽未獲瞻候忽訃音之遠聞嘆川流之不復致辭

奠以獻忱思陳詞於靈右嗚呼尚饗

祭高母李太夫人

曰母德昌顯子姓是占子德昌就慈訓是全惟母
有子文章名世振古之豪程今之製陶鎔齊魯晉
陟御寮商家台佐玉鉉元調惟母有孫難兄難弟
連城之璧盈庭之桂長登甲第次擢倫魁超異之
器瓌瑋之才子惟克賢生也能養孫惟象賢沒也
能葬能養稱孝能葬盡仁子既碩輔孫必名臣光
於邦家錫于祢胤夫人之澤子孫振振菲居鄙邑
近接鄰封素聞芳譽未拜慈容於母令子夙範夙
欽嘗接烏履猶憶德音於母令孫　契篤弟兄伯
也同薦季也同經通家之厚年誼之眞相違百里
相會無因　帝命欽承王陵禋祀使軺載馳言經
茲地敬陳束芻來拜高堂霜風短晷益助悲傷尚
饗

祭憲副陳后岡

惟公禀扶輿之淑美兮萃江海之元精迥地靈之
奇秀兮亶天賦之聰明自垂髫而選異兮假弱冠
而蜚英先黃甲之豪傑兮步霄漢而崢嶸宜儲才
於館閣兮領群彦而登瀛迺含香於粉署兮載夙

夜而惟清明然明珠之照映兮粹然和玉之光瑩培梁園之桃李兮收穰桶於名城文豈韓柳之是法兮直與秦漢而馳衡詩豈李唐之是慕兮直追騷雅而爲程蓋其取法于上古之粵兮宜非中古之能并動日翻風之椽樟兮滄溟破浪之長鯨寔大才之超絕兮迺時俗之駭驚宜作圭璋于廊廟兮任清粹之公卿擅百年之製作兮登八座而通亨胡爲疢纏于二豎兮遽嬰禍於三彭徃修文于地下兮作舘主於芙蓉實鬼神之忌才兮與造物者之忌名如麒麟之難久存於世兮如鳳凰之不

聞其久鳴如慶雲之倏聚而忽散兮如芝草之隨發而即償公有子兮足以大未盡之藴公有文兮足以垂不朽之聲辭翰常留於天地兮又何羨乎王喬與籛鏗公之心兮成就諸生公之澤兮含有怡情公上而爲星宿兮必爲後學之覆照下而爲海嶽兮必爲後學之涵宏播而爲春風兮猶必後學之鼓舞潤而爲化雨兮猶必後學之滋榮此士林之所以深悼兮每哽咽而不能平吁嗟兮悲哉仰文模兮失所景行傷道兮亡所宗盟顧小子兮末學來承乏兮鄒魯牟儒兮趨而致芻束兮

將誠嗚呼尚享

祭先考澹亭翁

曰予能仕而受殊恩於國者必思有以及其親君之錫恩而每及於其父者良亦所以勸乎臣紫以薄劣忝竊甲科叨官侍從　皇儲篤啓荷被恩封綸命及家父早仙遊吉凶異典未播王言兹者蠲首勒成龍碑聳立宸章睿藻輝映松楸況遇周年之期一舉焚　黃之禮　天恩深厚澤在俱沾千古泉臺紫泥炳煥靈其不昧來格來歆嗚呼尚饗

祭周恭王陵文

維王純德懿行金玉其相高封大國允矣君王克慎爾止不愆于儀持身仁恪爲善自怡子有嚴訓壼有儀刑家人是式邦人是稱天寵薦被千祿百福壽考維祺千齡是祝胡爲一疾觀化仙遊泉臺既宅二載松楸悲承帝命祀事是將園陵載謁啓處不遑家也鄢邑王封是鄰繼陳薄奠肅表私忱尚享

祭海山王公文

曰嗚呼海山胡遽淪湮公之生也清澄岐嶷景海

山之秀公之學也汪洋瑰峻萃海山之珎公之出也勲庸澤洽綏海山之蘊公之歸也優游泉石歛海山之春是公之抗節奇行進既爲一世之名臣完名遐福退亦爲一世之全人考終餘慶沒不爲一世之明神也耶惟我公之筮仕初試宰乎鄢民闔閭迨今而歌頌冠簪猶仰其陶甄是公之宦跡自內臺而外臺自司馬而司寇事業滿乎朝省而不如吾土爲知公之真公之遺愛自北畿而西蜀自湖南而關右仁恩遍於宇內而不如吾土爲思公之親矧廼祖明德之彥來吾鄢長吾邑之民我

公是誕威鳳祥麟公來繼牧寔接芳塵故鄢人之於我公也每切甘棠之念而公之於鄢人也顧爲桑梓之倫其等世家鄢士叨列朝紳訃音遠至悼惜惟均嗟嗟哉公之德兮岱嶽嶙峋公之風兮滄海清淳公之思兮與山無極與海無垠嗚呼尚享

祭中舍張子潛文

曰嗚呼張子胡倍盡傷耶子禀有淑質躬有懿行文有哲悟其毓於天者粹耶童即英聲冠即甲第官即內省其懋於已者成耶然而封命未貤嗣胤未立卿輔未登此其數之窮奇而所難料者實可駭耶將必弟以學顯配以節旌親以壽怡此其理之乘除而所易期者尚可償耶天耶已耶數耶理耶於子之身悉有慟耶於子之家深有望耶於子之日冥稍瞑耶於子之思詎能已耶嗚呼哀哉尚享

祭岳母王太安人文

嘉靖甲辰時維仲春余叨侍從覊樊東省偕室人子女居禁城西偏告沐邸舍廼聞　顏王母太安人孝外姑屬纊厥家室人悲慟茹血損心潰泪傷目余亦酸動悼咽廼今歲冬月寔其窆期遠遣束

芻致奠遥下爰爲辭以吊之其詞曰有徽伊人兮家彼頻城合德坤厚兮禀毓温清幼奉姆教兮圖史是程出富族而不驕以忠兮叅占飛鳳於儒生似少君之貞素兮入門遂更乎練荊相夫龍躍於天衢兮歷二署而騰英旋豸服而臬憲兮馳三省而澄清吁嗟所天之弗永兮繁中道而遐征顧婚嫁之未畢兮又田廬之未成此日何日兮此情何情幸次第而完立兮庶逝者瞑目於九京宜天道之乘除兮當歲晚而益榮享諸福之錫羨兮登百袠之長庚胡疢纏於四末兮遂嬰疴於三彭吁嗟

室人在茲燕土兮忽聞訃而震驚望長天而灑泣兮傷五内之如焚余亦念外家之多難兮氣慘愴而失平聊緘辭於千里兮寓楚些於遙誠嗟嗟傷哉清霜一夜兮玉芝凋傾秋風颯颯兮寂歷前楹流波東逝兮恨無聲青山四野兮暮雲横嗟嗟傷哉昌維其已

寧晉修孔廟上梁祭文

寧晉縣知縣前戶科左給事中陳棐叨列諫垣謫居茲土朝夕匪懈志存振舉環視黌宮率皆傾圮遷材鳩工欲為興理甚至缺典次第修舉切念明倫堂室并及齋屋實為養育人才之地肆業進修之基迄今隘陋弘化無機非我　太祖剏制慎重之意誠我司令首務之急剔蠹摧朽恢宏增飾華故昂新軒翔峻起深為　國家育賢之計豈徒觀美粉飾之圖爰卜良吉章程教護豎柱上梁集工伊始敬祈　神明歆茲佑茲納多士以正學之門培賢才以棟梁之器啓我文明榮我桃李教化覃敷風俗淳美成人小子有造有德鳳林高搏龍頭唆武探學海之淵源復寧昌之故物升堂入室衍吾道以慰夫在天之靈黻黼　皇猷弼我明以永

夫應地之福庥棐不愧夫守令政教尚冀乎有補爰屬修梁神祇降祉

創尊經閣祭文

曰當天下之廓清須　御製於黌宮意將示乎偃武諭特詔其守成　明王盡制以垂訓郡令建閣以尊經慨百年之曠典何一旦之肇舉嗚呼天耶人耶數耶時耶予不勝其義激以經營方位辨正風氣攸鍾舊墟新剏映北極之炳耀前光後裕萃東壁之精英誼崇石文冠辟廱而麥冲漠地占玄武尊　昭代而應奎星規畫稽允於衆志棟隆獻吉於龜徵萬拱流丹聳金鼇而壯建千楹結綺繪彩鳳以飛鳴率作如雲識人心之偕樂開先自帝知天命之默成嗚呼天以人傑而定時因數極而亨冀　皇圖於有永保　聖制於無窮延斯文於有寄亘天地於不終於昭龍神來格將忱尚享

丁未祭先大夫墓文

曰於惟我父仙遊星霜屢易背違當丁酉之春今忽更丁未之季曆年歲倏週乎十干棐展拜歸來乎三次常時抱思慕之懷今尤倍痛切之意時值秋容正逢生忌望郊墟以興哀向松楸而洒淚蓋

我父初通籍於金閨遂持衡於棘寺因不盈于權當見左遷於邑貳棐官禁近之臣謬任言責之寄惟盡職分之當爲豈暇禍福之敢避是以一封朝奏于承明夕貶長垣之外地敢云無忝於所生但視芳蹤而不愧古人有殺身以成仁亦舍生而取義況一官亦何榮顇百年之清議顧吾身係乎綱常豈可但圖乎祿利願始終而一心永忘私而委質竊格洋洋與鑒愚志嗚呼尚享

武鄉祭先大夫主于名宦祠告文

曰嗟嗟余父毓厚而清履方而貞務冠甲第筮仕廷評讞獄力抗乎奄璫謫貳此邑以西征素位無頗處困而亨擇地移學奕崇高閣聚徒講學造就英移尹陽曲益振厥聲旋擢北京民部而仍督雲中之餉繼擢東藩參伯而胥分海右之旌乃歸林下優遊者幾二十載今歸泉下幽隔者又一十四載之更顧余小子被垣給事疏奏　天樞謫官蒲邑之二移宰寍邑之祇既二年於畿縣複一麾於晋城荷賜環之　恩渥命比部以旋京乃道經武鄉之境尋夙昔之芳馨聞名宦之祠宇已秩祠余父之銜名固知余父遺愛流風在人心者不泯而亦見此土秉懿好德之情嗟予小子直道被謫同余父之衣鉢而秉忠抱一願守余父之法程守傳家之詩禮答當宁之神明仰余父兮英魂若生或沛而爲雨露之布兮或列而爲星辰之晶或奠而爲山嶽之峙兮或流而爲川河之澄願佑此方之士兮科第崢嶸兮聯鑣接兮龍躍鳳鳴冊佑此方之民兮時和歲成災青不作兮膚寇靡蘶此余父不忘舊土之意而亦余小子籲祝如在之誠嗚呼尚饗

河津祭薛文清公墓文

曰吁嗟乎世之人人知公名有重于今人學不愧于古人而不知公理學爲我　朝第一人流品爲百代殊絕人人知公講道龍門可繼文中軌轍爲河汾之偉人而不知公天資粹美造詣精到每希體乎聖人頓悟類顏淵篤實似曾輿高駕軼躋乎孔子之門人人知公家于晋方卒于晋方祗以爲晋人而不知先學諭公鐸鳴鄢邑司樸棫以作人模範教端陶鎔德厚有大惠於鄢人而公亦采芹鄢泮掇桂梁園首冠乎豫省之人況公鍾海岳之英靈秉扶輿之清氣直可爲斗南海内之名人而

今逝矣神氣無不之也擬充塞宇宙之內而豈于
一方之人裴素承家學爲頼野之鄙人叨叅甲第
列侍從乎　一人近者以進言見黜流落下邑爲
遷斥之旅人今幸過公之里一拜公之祠下矣仍
致瓣香來謁公之隴墓訪公之後人從此讀公之
書學公之學求異乎俗人而公如肯陰扶默啓潛
淑心授不棄乎愚人則裴雖不敏亦求不負于天
地間之全人梁木頹兮孰起哲人生芻束兮一奠
丕人嗚呼尚饗

轉澤過家祭祖塋文

裴居臣職切欲盡忠胡爲斥謫今幸再遷裴居子
職切欲盡孝胡去墳墓倏及二年驅馳兩縣雖隨
處少有所蠢治而回看隴墓松楸弗治剃榛摧拆
裴不免有媿于前賢今幸瓜期之尚緩得梓里以
言旋節氣既濡乎霜露哀悰不免于涕漣謹陳薄
奠酒淚旻天嗚呼哀哉尚饗

陞北部過家中元日祭先塋文

吁嗟茂哉我父之明德也吁嗟升沉內外哉我父
之宦轍也吁嗟似哉小子之謫也吁嗟仰企哉先
人之德業也惜昔我父弱冠甲第筮仕廷評遷忏

權貴謫丞武鄉移尹陽曲乃擢戶曹拜官粉署侍
此而升別歷中外裴給事左遷亦遊晉地曾經武
鄉即詢舊迹見父已俎豆於饗宮享名宦之祠祀
裴至陽曲再詢故迹見父已題名於豐碑在儀門
之旁竪今昔隔越雖四十餘年故老言父之德政
半姿者輒對之嗚咽而流涕見父德厚之流光垂
遺于嗣裔間裴叨荷　賜環秋曹明衙便道展謁
掃除蒿蘩白揚蕭蕭臨風三酹嗚呼尚饗

春秋祭祖塋文

曰於惟我　祖邁德行惠拓業流光爲千葉計列

祖承家益固其蔕伯叔與考濟美弗替是以生居
於此已百八十年而蔓衍及今幸七八九世顧予
支庶之繁皆力耕讀之藝出仕者既不肯負乎
君而居者亦靡有依乎勢共敦仁厚之風同樂雍
熙之治非由啓佑於前修胡以昭垂於後裔今茲
雨露之濡嘉遇清明之際偕我宗親敬陳奠祭望
靈爽之如存來歆格而降諸聚賢臺迴神光夜耀
乎星芒積善堂開靈蔭尚垂乎雲庇嗚呼尚饗

祭肅藩昭憲世子文

曰惟靈胤承仙牒派演　天潢清姿玉立淑度金

相才高藝死價重文埸雪山娩潔星海流長誠哉一瓻粹允矣君王宜富且貴既壽而康胡爲壯歲一疾云亡蘭凋冬夜芝隕秋霜嗚呼傷哉某昔瑣闈而司諫移雲署而爲郎奉　命恤刑于全陜曾蟾拜乎冠裳因闕令問每讀華章惠我大書飛白宛然鸞鳳騰翔聅來五郡叨撫一方再過皋蘭之下已聞病入膏肓訃音繼至揮涕盡傷今兹九月日忝重陽玄宮載啓丹旐悠揚崇岡瘞玉泉壤埋香謹遣官而設奠伸祖祭于柩傍鑒其昭格如在洋洋尚饗

甘泉謝雨文

天道無爲而斡玄化者任乎神神運無方而契冥漠者在乎人惟天人之交應貴感格之精禋粤自徂暑而維夏旱魃爲虐而弗仁凡有斯土之寄俱切疚患于身顧禾苗之槁如吾毛髮之剪落顧黔黎之厄如吾赤子之災屯叩靈泉而雩祀獲靈雨之通晨且南畝甘澤之降適西寧獻馘之辰獲北虜七十一首真　中朝億萬千春考古昔勝敵而年豐師興而即雨由神人之胥悅洒霖霔之惟勻所以帷聲比雷動勇氣若雲陳注銀潢而洗甲驅彝翳以清塵也造化無私而當報如膏消滴而爲珍謹竭虔而致奠託謝悃之斯伸冀　靈神之錫貺更霖雨之浹旬使三農之望滿而五郡之施均伏惟　神鑒尚饗

山西同三司禱雨文

嘉靖三十四年祀春三月不雨越首夏二日晋省諸司同寅率屬禱雩三日又不雨撫臺憂焉協謀巡院移文三司致齋撰詞再與禱事乃六日庚午山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吳惺等按察司副使高捷等都指揮使司署都指揮僉事畢輔等昭曰

天主萬物而陰陽沉峙之神佐天以斡化工之柄君主萬民而百司庶府之臣佐君以出惠綏之政天之愛民甚矣爾諸神失職雨暘不時則違生物之性君之愛民亦甚矣而我諸臣失職法令不時則拂生民之命顧幽明實相感通天人每以類應爲吾屬者或掊克之未盡息或豪宗之猾肆横或供稅之未盡平或逃移之未安定或邊浜之害未盡除或武威之未能盛或教化之未盡敷或完贖之未能靜有一于此皆足以乖天地之和招沴災之病切自咎而省躬竭虔而致敬望　神靈之鑒

秉降膏澤而沾溥使年豐而五穀登兵食足而國
賦正是諸神能體　上帝之仁亦諸臣不負吾
君之聖　君心允合乎　天心人慶頻承乎　天
慶其等憂三農之槁祐奉兩臺之戒令誓我僚屬
豈絜腆灝神其歆格洋洋來聽尚享

祐善觀謝雨文

曰河西五郡漠南千里當龍見之月逢魃虐之歟
邊積燎之舊儀效禱雩而籲祀齋三日以精禋走
諸司于貞宇隨布玄雲即施靈雨壠塊霑濡農畯
慰喜憶去歲維夏予以旱致禱于甘泉之神而一

雨應時浹旬靡止且湟中之獻馘亦惟動乎人士
而今歲之西寧適捷音之到耳顧　皇天之鑒予
豈無慾於素履何感應之孔速信天人之一理古
人有言天道遠而人道邇今胡不然人實遠而
天鑒在此　皇矣上帝昭赫維貞前后左右不遠
吾身吾夙夜匪懈天即鑒于之盡職吾肝膈畢瀝
天即鑒予之盡心吾志恤邊患天即鑒予之體國
吾心勞民瘼天即鑒予之憂民欽不忘　君天寔
鑒予之戀主居常念母天亦鑒予之思親蓋日在
天上舉頭而天日即見心在人高舉意而彼蒼即
臨予奚有動天之至德懇誠罔格乎靈神胡今斯
之世有感天捷于桴鼓而未能遠信于人人風聞
倡引聲和成簇譁遏而綜理微悉則目之爲小智
併守而城堡全則訛以爲大奸校士先崇德行而
劣類共忌其訪察規切既遭擯落而摧黨返誣以
迎逐憤世激發摘之爲狂佻守默遲訥誤以爲辨
速惟黑白之顛倒故方正之傾仆苟一言之或飾
矢萬死之莫贖天實鑒之大公未服謂之何[illegible]
我誓惟心求道合而不必與世合動欲天諶而罔
肯徇人諶夫道可恃人世何尤獲于古訓廸厥身

修庶永終譽以弄令猷展禮廟下虔謝玄幽侑以
茲言並告朋儔嗚呼尚享

祭李母太恭人文

曰古今交執年誼爲先二難與我兩榜同年鄉土
親情婚姻爲厚予託高門絲蘿締舊予少總角文
試鈞陽登龍識李玉立成行予逾弱齡鄉闈泖汴
乃與元方賓興同宴一見如故校分荐深郢中調
諧海內知音乙未南宮仲方同第蒹葭媿倚芝蘭
意契柏臺兄任棘寺弟遊予時薇省鄰比綢繆同
馬季方成年亦中子吻鳳池獲交三鳳乃爲世講

乃締朱陳時拜伯母京邸慈闈豚兒受室之子于歸母來我家仙駕光輝予拜母家恤刑關陝迨今五年泝光荏苒常期此後時詣鈞臺百回拜母仙海桃開予宦晉方謬司學憲訃音遠聞不勝駭頓中秋望後此夕何夕眞耶夢耶堪信堪疑余覊一方靡克匍匐遣弟與子生芻莫哭子賢且貴福厚而備一代共知䏻言可旣㾕㾕寒日皎皎冬霜緘詞千里地老天荒嗚呼尚享

祭李荊陽太叅文

曰吁嗟哉寓形宇宙之內孰能久不歸貞所貴生而爲名德庶乎沒則爲明神德雖考其勳業而聿本于彝倫內敦父子外重君臣覩乎兄弟尤謂懿親惟公之出而事君也烏臺鐵柱英風直節論劾公相無所畏避竟謫倅於海濱惟公之內而事親也承顏順志迎養歸省每遇誕辰必圖稱慶而問安致膳之繽紛惟公之處弟也怡怡誾誾易衣共被切連枝同氣之分而手足之愛聿均惟公之誨子也早薦賢書央科頻出而義方庭訓之能遵茲三善之旣備斯百行之皆純所以少登甲第薦列朝紳宜躋上壽位據通津胡爲乎官不過乎三品

豢未踰乎五旬杪回轅於關陝倏易簀而況淪嗚呼傷哉其也與公構同韓李誼結朱陳去歲相逢於秦省今秋聞訃于燕闉見令弟錄臺慟哭其兄長感聊余薤草念切於盟姻嗚呼傷哉公之乞歸俞允而遂巟廣勇退之志者賴君上之仁公之息有託而了尚平婚嫁之願者賴母氏之身公之沒而推業讓産使門閥之益拓者賴諸弟季方之友愛公之沒而肯堂用譽使光裕之無窮者賴慈明令嗣之彬彬是公之忠厚足以流垂世之澤而公之文業足以貽不朽之珍公雖云沒公澤無垠

嗚呼傷哉松峯矗矗兮積木潾潾臨風酹酒兮洒淚秋旻嗚呼傷哉尚饗

祭葉孺人文　乃同寅李君東明配也

繄氣數之參錯兮有修短之殊彭嗟賢媛之早世兮乃造物之戲盈德美由于秉粹兮而早謝由于質之清是良玉之易瑩兮而芝草之弗榮猗吾寅之良配兮族相望于儒縉夫君同幼而擢乎仙桂兮遂媲素娥以齊衡夫君方冠而馳乎杏苑兮配非桃李之凡英是乃鍾七閩之靈粹兮尤得三秀之懿精上應女星于分地兮蓮花疊翠而傍呈

閫儀之難狀兮予惟徵見于東明予夫君秀朗而烱若兮知厥内柔則幽貞覩夫君鑒識而中蘊兮知其厥内之重黙而怡承覩夫君巾履弗垢兮知厥内之修整而潔瑩覩夫君裾襦工密兮知厥内之組紩之咸精夫君食我之饌必品具甘芳而餅飥加滑兮知厥内能主饋而調烹夫君鋃鹿馴厚曾不見其紛譁訶譴之爲累兮知厥内有御下之嚴平問賢淑之甚疾兮胡遽傷生甚始也因亂嗣之夭猝兮哀痛靜嬰纏也因姑之歸里兮思慕牽縈思子既謂慈母之德兮而思姑乃孝婦之誠惟慈

孝之允脩卽衆善之階併予同官于司寇兮職承乏乎明刑苟東明之益友兮崇古誼而訂盟私幸吾儕得良朋之外助兮且幸東明得内助之朋今東明之失内友兮亦曷能不動乎朋情清霜皎皎兮蕙帳風輕辦香三酹兮哀鴈孤征嗚呼傷哉傷哉君子重念朋情情曷其已

奠劉室孫孺人文

嗚呼孺人地鄉曽孫宫保孫婦義官愛女鴻臚主腙良人仳何封駁銀臺叔舅中丞位躋三台嗣郎膠庠館甥胄掄詩誦碩人敘此宗親嗚呼孺人方爾鞶絲淑德孔純幽閑貞靜慧頻慈仁姆教是率女紅咸精孝經女傳大義能陳允矣其爲令女也已逮其結褵克媲德門孝友媛娴壼儀攸存重慶在堂甘旨晨昏事奉孀姑愛敬彌敦允矣其爲順婦也已及嗣内事亦莫有貳薦蘩展誠賓燕式脩勗爾夫子力學自肆成均卒業天曹銓次允矣其爲好逑也已爰帶兮鞠祈厥祺祥神授之福載夭之璋亦載夭兎嗣亂蘩昌胥養胥誨鳳鸞愴愴允矣其爲賢也已嗚呼孺人女兮婦兮妻兮母兮令而順兮好且賢兮慶名宗而能飭歸盛族而謙撝

是益女中之絶德雖丈夫其猶希宜其綏多福而享遐齡也胡爲年僅四十一疾而摧夫不撫尸奄落遲回悠悠蒼天數厥有常而獨於孺人報施之理卒不可推嗚呼孺人芳魂兮虚愇窀穸悵望兮関山緲隔雲慘慘兮淚澤澤襄靈輀兮哀無斁眞椒漿兮彷彿來格尚饗

祭風穴山文

郾陵陳某奉使關陝謹以辦香楮幣投汝州風穴山　風伯之神而告之曰大塊噫氣其名曰風鼓動萬物裨助天工玆曷有乎風穴實山澤之氣通

顧此山不東以西不南以北而眞豫上之中岳稱
風雨之所交陰陽之所會者而爲樞極元化之宮
故穴之所出必披拂煦育而爲生物之仁風融熙
播盪而爲海宇之和風施之家國有以布龐厚之
淳風而施之天下有以変於穆之皇風是廼王者
之雄風而非士庶之雌風願自斯以往惟爲禎祥
之景風爲迢達之條風爲解慍之薰風爲除苛之
清風勿中人而爲疵戾之邪風勿侵物而爲眩癘
之淫風庶足天地之仁氣而稱造化之崇隆也余
奉命欽恤青亦忝於觀風入國問俗志亦切於采
風矣斯土尚存周家之古風足昭明代之文風星
軺經此敬仰惟同投文遣告以達斯衷惟神其歆
鑒之

祭馬寨礦山文

惟神氣歊烝而上徹於太清體磅礴而平臨乎衆
壑涵地之粹合天之精隆崇鎭於一方標大觀於
三晋出雲雨而民生是賴興寶藏而　國計有裨
焉者也方今北■胡虜南擾倭夷兵多而餽餉繁
滋費廣而司農耗竭民財不繼　神貺是祈雖開
山鑿石神不免於震驚又嗚〻聚財民必至於騷
動然事非得已礦務窮搜况　天子藏寶於山原
非横取而明神效靈於　國亦非濫施伏望覃被
洪庥速輸珎惠山應祈而出寶數踰甫击　國資
用以除亢功成折肯頃闒王旺峪之錫羨　皇心
載欣今見馬寨山之流金　封典且逮矣　神幸
聽之幸歆之

陳文岡先生文集卷之十八終

陳文岡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墓誌銘

明詩人深澤縣令梅巖王君墓誌銘 并叙

余未冠時與梅巖王君爲會文友君工舉業兼能古文章抉精擷華劌目鉥心炳如也及余登第又屢見君詩讀而愛之其過雙湞曰淅淅鳴颷颯葉[illegible]絲絲涼雨豆花秋晚霽曰晴光山色外幽意鳥聲中郊行曰沿岸柳陰一逕遠隔溪茅屋半村斜傷春曰紅紫紛紛花半落閉門猶作未看人九日曰半城衰柳風初急一逕寒花野自香過舊館曰

山郭雨來鳩喚急杏村風軟馬嘶頻遊道院曰千年松老猶巢鶴滿地雲深故鎖窻其詩體格師杜而情致清洒有岑孟之風余每厲和于是與君爲詩友君既舉鄉科久之授深澤令余方望他日懸車各歸林下相與爲丘壑之侶而君逝矣嗚呼悲哉按狀君諱璣字幼齊其先家世鹿邑高祖曰十二公者元末徙鄢而籍焉曾大父敬先大父振皆長者弗仕父經以明經歲薦釋褐太學授吳江簿妣付氏實生君君幼而穎異特出警敏神鋒口授古詩文輒不忘吳江公喜曰亢宗者此兒也遂說

外傳勤于學日誦記將萬言爲文輒過人正德丁卯吳江公觀化君方十二齡百凡喪務一如成人禮事付孺人孝養其訓淬志欲紹先業年十五補學宮弟子員督學者及縣有司試每居首

今上嗣統之元年爲嘉靖壬午君秋試巳中式在魁選將登榜爲藩長擠落曰是面有痕而步迂遲者也初君以劉齊寇鄢母付孺人老而病君守之不去寇逐以刀傷其面至是捲卷君且居首是以藩長識之竟爲之黜後司考者言其事聞者罔不嘆詫稱屈君不怨不尤曰求賢顧以貌耶令言者勿再自是益矢厥志探討六籍考究百家誓期有

成嘉靖辛卯復當歲比督學敖公閱其文驚異陞上等會有司復以孝行稱敖公優禮倍賚焉壬辰丁付孺人憂益致哀盡禮服闋嘉靖丁酉公四十三始領河南鄉薦人皆榮之公自視歉然無異未舉時四試禮闈不第庚戌再不第謁選天曹膺命拜深澤令六月初九日履任深邑小政繁適稱凋敝公急綏牧後催科興滯補偏縮濫伸乏甫月而四境改觀深人悅謂真良父母焉深自巳酉秋迄庚戌夏不雨民切憂惶公手香懨禱不一日果

嗣而數大兩深人又頌謂隨車甘雨焉無何嬰疾檢諸方弗瘳廼以退牒達當道促裝南歸不數日疾革而卒蓋嘉靖庚戌閏六月二十三日也卒之日囊無俸錢庖無飯米棺槨衣衾俱爲假貸聞訃兩地人士罔不悼痛距生弘治乙卯十月十七日得壽五十有六耳嗚呼悲哉公天性純和而內實侃侃且不輕言笑人無大小事無巨細悉以道義處之辭受取予之際尤一芥不爽甘麤糲未嘗有求於人安於命不以數奇爲憂居家嚴而有法教諸孤惟義方少有違即撻之逮奴僕不假辭色

內外之分斬如也初號介菴今大司冦春岡劉公素雅重君謂君有清淡之姿芳香之德且以魁元期之復更其號爲梅巖配胡氏早卒繼配李氏五子俱李出長承家次承恩邑庠生次承烈次承明次承憲亦習舉子業五女首二女胡出次三女亦李出承家取太學生牛縉女承恩取周藩典膳劉崐女承烈取庠生于夢坤女承明聘庠生于夢乾女承憲未聘長女適鄭子廸次適李子萃次魏子俊聘次郭子時相聘次尚幼男孫二曰太孫啓孫女孫一承家等奉君之柩歸鄢將以君卒之明年八月十七日遷胡孺人櫬同塟於城東新塋昭位乘祈余銘余惟歐陽永叔論梅聖俞之詩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蓋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君有過人之才而不成其名有長人之德而弗究其蘊晚獲策名官七品才四十日何其遇之窮哉然君有諸集足以傳世諸子足以傳家是君之所以窮於生前而達於身後者其在斯歟爲之銘曰

於戲梅巖天藻厥思曷靳厥施而薄厥資祿不更時壽不入耆嗚呼梅巖天實有以默厚者在君之

所遺而非人之所知東郊之原墓歸而千秋萬祀永不夷後考德者銘有辭

明故端懿牛室陳氏墓誌銘

明嘉靖三十四載歲在甲寅孟陬十日陳子視學山西居憲使廨以考少条澹亭公忌爲位哭奠於中庭逾日伻來自鄢報妹氏訃云客歲十二月一日亡矣陳子行哭向內既而曰禮兄弟之喪哭諸廟廨無廟也乃設位於考位之旁率家人哭之三日遂述其懿行以抒此哀曰余宗世有聞人及考以進士起家正德五載仲冬月十八日考爲户部

主事母趙太恭人生妹於京邸能語即內性明慧外覆端閑不輕笑言勤女紅紋繡澹考相依歸于牛存甫氏存甫名尚性父王藩典膳祖官南部郎浙省運司同知居官廉靖以清白遺後昆澹考每謂牛氏後有興者遂許字焉嘉靖丁亥歸于壻家牛素無厚貲妹入門克遵婦道既廟見易裳入竈下躬調飪以奉舅姑夙興奉沃盥于姑前暮必侍立承順不去壻夜讀書則縫紝坐於傍正色無嬉壻或倦則煮湯茗以進每夜分始寐崇儉素戒侈腴非歲時歸寧不服綺縠督蠶繅紡績所用布帛

不市鬻畜雞豬議酒漿賓至取諸家足以供久之漸有贏餘稍稍增附郭田二百畝闢圃種樹雜蔬果不假于邑因是夫無治生之慮得專力學業為庠廩生入太學上胄皆予妹相成之焉夫弟二人曰尚情尚恪就兄攻讀嫂職其挾策走黌舍勤佑俾即為之供飧飲取浣衣袷製履襪若嬉游則不問夫諸妹未嫁向嫂學女紅即咸教之女紅刺組錦鵤管自是夫族被恩禮無不感悅妹始生男不育惟育女子三人咸勤婉絜慎動不逾軌則仲女歸曹ム季女歸常ム長女聘解ム未行適治奩資遣而姑宋背捐妹哭之過慟摧心毀容漸羸務骨立比姑殯于阡又極勞瘁乃寖疾旬餘竟不起年四十有五哀哉哀哉予及弟臬與棨同胞者共四人而中獨一妹澹考及母趙倍鍾愛之考向疾亟猶以妹未有成業為念母在堂而予宦在外賴妹足以怡親予既悲妹之無子而早世無以慰考于九京又慮予母或過悲哀損性靈寤寐覩之心焉如割然予妹仁孝純至上必能陰佑母家而使母氏之多壽旁必能陰佑夫家而使牛氏之有子母多壽則予家以亨夫有子則夫家以成是天雖靳

妹之年而其神明福澤固有涯哉固有涯哉牛氏將以今年三月一日塟妹于先塋之次兄誌之于石系之銘曰

父列嶽母爾恭二兄兩弟中肅雍慈孝宜家範爾宗胤必丘澤已鍾噫嘻吁宜正位于祖隧之幽宮

明承事郎易庵劉君墓誌銘 代父筆

君諱訢字思善姓劉氏別號易庵家世鄢陵大司寇怡閒翁季子也成化二十三年怡閒翁時知松江府事君適生其地始髫即無戲動見者器之比長頗悟過人好觀經史尤究心醫卜書正德初年

逆瑾擅政翁將以司寇請老廼語君曰他日竭忠
盡職報國恩厚爲之汝二兄矣禮垂一子不從政
之文茲其需汝乎君遂膺例以承事郎冠帶隨侍
南歸七年流賊冦鄢入怡問翁舍迫之以兵君對
賊張目讓曰汝與殺我父寧殺我賊駭感而去十
五年毅皇南狩仲兄侍御君忤閹宦張忠誣繫詔
獄禍且叵測君籌畫拯救晝則遶庭而走夜則擁
衾而坐憂憤成疾迨閒無虞始安十六年伯兄鴻
臚君與侍御君並官南畿君奉養二親人無閒言
家事允治嘉靖改元十一月怡問翁寢疾君侍湯

藥無惰容衣不解帶食不下咽者月餘翁薨哀毀
骨立五年太夫人王病幾不救君號泣籲天願以
身代旋即獲瘳人以爲孝感七年鴻臚君疾劇君
禱神檢藥百方求療既而不起一慟幾踣十年十
月初君忽中風不語召群兒書字示之曰養而祖
母順而世父孝而母氏友而同氣不及他事十一
日病革斂手端坐面色如常仰天噓淚而逝享年
四十有五配黃氏名家女孝恭慈克盡婦道子
五人适远俱邑庠生有天性至行迥邈逴尚幼女
一君性稟剛直罔事狙詐人有拂意者雖在親友

亦面斥不恤然亦頃釋初不留於懷也熟於素問
本草等書凡遇名醫輒與論難咸懸面頸叅亦抑
首伏氣退屈出君下合藥濟衆求者無不與服之
者輒愈默契數學尤精于皇極經世太乙六壬占
問休咎屢有奇驗嘗擇醫卜書要手錄成編簡約
精明可刻傳世一日悉諸子讀書易倦出黃檗煎
湯命飲之助其勤苦常伴至夜分始寐而适遂爲
提學政者所器場屋甚有聲焉君沒之月餘是爲
嘉靖辛卯十二月庚寅适等將謀葬君于新阡昭
坎侍御君馳書來告余曰适姪竊狀亡弟之行實

欵得吾子志銘余聞之處常易飾處變難僞易處
孝友之行所以大過人者每每於父母伯仲爽難
急遽時見之至其斥賊救父祝天代母二事尤偉
雖古之純孝何以加此執是而律則其平居暇日
持己接人敦本睦族信有可稱是宜銘也銘曰
學不必官仁不必壽夭嗇其年而昌厥後豈曰捐
親兄適來歸兄之來歸親其有依豈曰捐家子適
克承子之克承家其有興親託於兄家託於子行
託堅珉令聞不已

明故承事郎易菴劉公配黃太孺人墓誌銘

太孺人姓黃氏父讓有隱德母高氏生孺人幼而聰慧長而孝敬及笄適易菴公易菴公父爲大司寇怡閒翁母則王太夫人也孺人上奉下睦克盡婦道太夫人悅之對姻屬稱不容口易菴公性嗜學每閱簡編夜分始寐孺人躬親煑茗呼童供侍無倦公以是益勤講習遂精易卦皇極之數鑒卜之屬正德辛未春怡閒翁歸田逾歲邑有流賊之變勢猖獗攻城迫甚家人業已瘞金帛引去孺人謂易菴公曰城陷賊必先掠欲吾家賊志在金帛索之不獲禍且叵測乃盡指其所私瘞者而去即

夕城果陷賊突入執怡閒翁及易菴廣索金帛屋宇盡焚易菴公乃引之瘞所賊獲所需釋怡閒公及易菴怡閒公泣謂太夫人曰吾父子蒙大難賴其婦所瘞金帛得免後王太夫人晝以其服飾賜之曰報爾曩日免難耳孺人泣辭第受兩壓鬟自茲人益敬重稱賢嘉靖改元怡閒公薨蜡月境內有劇賊作亂僉以兵發弗利於柩卒然計無所出太孺人贊易菴公藏柩地下人許其智辛卯孟冬易菴公觀化孺人率諸子慎終以禮克襄大事嘗謂進夫諸昆弟曰累世書香今又屬汝宜及時爲學

以奮庸治家嚴而有法下逮臧獲無不感恩王太夫人喜慰云吾兒雖早世幸有此賢婦也孺人性仁慈稍有餘貲即賙䘏姻屬之貧其無居者各以宅一區處之雖佃傭貧死罔不惠以棺木歲大侵嘗設糜粥救困窮託內兄弟黃祿主馬賴以全活甚衆服食器用恒從簡約群兒中服御有頗奢者即面斥攻之有王太夫人質朴之風今年夏偶違和醫弗奏績至孟秋疾革召進夫兄弟泣告曰我得從汝父於地下足矣汝各務友恭勿遺人嗤旬日乃終距生弘治二年四月初五日卒于嘉靖三

十一年七月初五日得年六十有四屬纊之日溽暑煩蒸人皆有憂色比夕雷雨大作凉風淅淅如深秋邑人無問識不識罔不異之茲豈偶然哉子五人俱庠生長即适字進夫娶散官丁鑾女次远娶大理寺丞魏公璋子歷城縣丞訓之女繼娶于氏李氏次逈娶周府典膳曹富女逈孝友倜儻有大度先孺人十日以疾逝然孺人之疾寔以憂逈之故也嗚呼可勝悼哉次邈娶散官程天錫女次逵娶寧國主簿解臣女女一適太學生牛縉子蕖孫男十長褒庠生娶蜀藩叅伯明公東魯子太學

生勑如女次𡡉聘知深州事張時與女次囊聘庠
生程相女次褭聘太學生胡裕如女次褭褭聘
褭長俱尚幼孫女五曾孫女二卜以明年正月初
八日將歸祔丁易菴公兆余惟古稱女中君子曰
女中丈夫豈不以淑度貞才高識定見超情邁俗
爲恒人之所難歟今名爲士夫者猶有貪財以亡
身昧幾而觸禍私積以棄親而况孺人當門庭之
寇際卒迫之時乃能出示私藏以全舅夫非有絶
人之識應變之智重親之義者能之歟予謂孺人
平日奉親相夫睦宗訓子遵理敦懿即此可見宜

諸子有繩武聯芳繼登甲第是則孺人可謂女中
之師矣故宜銘銘曰
龍岡之阡宮保之原塚纍纍其左右兮妻義祔夫
子孝從母古親者殉胡悲乎雙柩兮公恒家食母
會　國封有子顯揚此天道之必祐兮余父銘公
余今銘母世紀懿葺諒斯衷之信厚兮遺澤在嗣
遺德在石千秋萬祀卜兮名之永茂兮

明故中憲大夫大同府知府楊公墓誌銘

嘉靖二十三年七月二日雲中太守次巖楊公歸
老京師卒余明日走弔厥家公之子崇儒等跣走

几筵前抆淚言曰先君臨逝屬云余身後若固請
誌然誌之義筆貴直辭貴文人貴端茲得司諫文
岡君稱矣儒等敢導遺誠稽顙以請余先君與公
同舉進士晚得拜公於京邸與公之諸子約會通
家之誼銘弗宜辭按狀公諱鏓字克平先號教齋
後更號次巖公遠祖顯於元世衣冠蟬聯故稱甲
族　國初曾祖得春占籍房山祖青潛德弗仕後
贈武略將軍父禮以軍功授錦衣衛千戶遂爲錦
衣籍始家配京師宜人田氏生公公自幼舉動不
凡及長業儒不事膚學弘治辛酉領順天府鄉薦

乙丑登進士第丙寅授山東青城知縣在任二年
天官卿以才宜理劇調任長青戊辰　欽命行取
公蒞兩邑秉公行恕庭無私謁人以暢震公稱之
異政去思俱有紀頌啓行日百姓攀留遮道至不
能行時豎璫恣橫人不敢言言者輒得重譴公時
有臺諫首望方厲必言之志會弗值選期陞戶部
主事公轉自喜慰曰茲今言責難盡官守固可勉
修也在任出納平允操持益厲庚午丁母憂哀毀
踰節儀文悉遵禮制斥俗尚弗作壬申服闋再授
主事陞員外郎尋陞郎中奉　勑督大同邊餉

武宗巡幸權臣挾勢請求公不顧對家公皇弟名
權宦羅織竟不能有加於公庚辰秋書諭弟恒齋
君曰久欠就養貴成我心予當告退來親理家俾
爾專力於學遂連疏病以歸恒齋得免家務益大
感奮遂中癸未進士是公友于一體之義成之也
丙戌春以病痊到部時大同多事天官卿方以得
人爲憂一見公名籍喜曰此官練達老成克副此
任雖貧苦稍殊然爲官擇人不論也遂陞大同府
知府公之任以廉持己因時建事衆方倚政譽之
隆而公日見軍士驕横懲各鎮亂卒之禍遂懷先

幾飄然乞隱大同人迨今稱思後修府志者有操
持清謹不受宗室餽遺等語遂實録云壬辰丁父
憂時公兩弟且相繼沒公家居撫教子姪每遇時
祭群召而至祭畢燕會講說道義忠孝之矩因諭
門迪曰禮法大壞吾門既明詩禮正當勉强振作
以矯俗耳好事不可讓人也今見公一門子姪文
謙雅飾盖家教焉公生平不近姬婢辛丑冬公配
劉恭人先逝諸子託公親厚乘間勸之納妾公曰
吾父鰥居三十年吾輩侍奉無間克享遐齡仰德
立範多矣吾固復爲此以遺累子孫哉乃約張恭

五七老若文山夏公蕙亭林公西野西峯張公膚
川蔡公鳳橋龍溪李公脩慕貞考耆英會盖取唐宋
諸公故事與公風流圖詠追映洛賢歲月優游登
躋上壽而遘疾弗瘳士林悲悼距公生於成化丁
酉閏十二月十一日得年六十有八第二人仲即
少參恒齋君鋭季鎰錦衣百戶兩娶王氏皆早世
繼室乃劉恭人子男三長即宗儒錦衣百戶次惟
任次朴俱翰林院生員女一適孫都憲子鍵順天
府學生孫男三弘滋弘濟弘澤尚幼卜厶年厶月
厶日啓劉恭人合葬於房山縣青林之新原爲之

銘曰
伯僑靈裔武開文繼孟振其世有美令終介如其
封丘首新宮厥名聿芳厥後聿昌視茲銘章

明故散官趙公太孺人張氏合葬墓誌銘

嘉靖壬子予奉 命恤刑陜西事竣便道過鄠省
覲外祖散官趙公卒二十二年矣外祖母張去年
卒其孫楠將以今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啓公兆於
祖塋合葬謁余請銘余先大夫澹亭公嘗言趙氏
家世及祖妣之行履甚悉予綜爲之志曰趙氏之
先出自帝臣伯益之後至造父事周穆王賜趙城

因以為氏歷代有顯官聞人始祖得用元末揚州
路判居鄢之北福村即今圪壋頭云揚州公之孫
十一人避亂相失亂定惟六公名司圖者還是為
高祖曾祖太享祖寬寬生祥配孫氏生公公諱鍠
字德和孝友勤儉好施與弘治六年奉例輸粟賑
飢　賜七品散官公因益以濟貧為事與族兄弟
三人結社貯谷遇婚喪弗能舉者窶之弗聊生者
輒施不取償稱貸而久不能償者輒焚券示之其
復來貸輒復與一儒生補廩用束修公輒予錢以
為束修族人嘗有負維犯贖受拷禁公輒予金以

完贖訪隣境歉薹谷數十斛往給貧人暨乞丐緇
黃之流故少林濟源諸勝境皆曾經涉公性能容
忍每惡少醉辱徑避不較鄉隣謝其被酒辱詈公
公偉軀幹有力撲衂示之曰吾能擊尔斃然弗擊
爾吾忍爾已其夜謝姓者卒厥病死公自慶曰使
吾彈渠一指朝日誣毆殺矣自是遇事益能容忍
平居著疏麤必出家人紡績者裙裳未嘗用松布
常戒子孫以為法公醇朴慈良而秉存識鑒心不
慕崇誇言不及私跡足不履入府始終如一鄉邑
稱為善人於嘉靖六年正月二十六日無疾卒配

張氏先大司徒張公宗姪繼之女生而聰慧中丞
柔懿夙蘊女誡女工備閑及笄適散官公公兄弟
初析居妣入門即止鉛服練勤飪躬饁助夫成業
家道日豐尤孝始睦族訓子育孫內外無間　今
上紀元上有九祀妣壽八袠適予奉使過家承母
命徵今春坊侍讀東野郭公文稱壽又十年為今
上二十九祀母壽九十闔邑縉紳往賀太司寇春
岡劉翁製詩揄頌今侍御靜泉張公登堂稱觴人
咸榮之于嘉靖三十年十二月初一日無疾而逝
距公生天順四年庚辰三月初六日享年六十八

歲妣生天順五年辛巳十一月初六日享年九十
一歲子一逵抱純履謙援例周府典膳卒年四十
九配張氏孫男二長桐藩司知印授廣德州廣安
巡檢司巡檢勵志盡職圖建勛勤奮力補盜為群
賊所圍罵賊不屈被害官為歸櫬尚需表著娶賈
氏次楠膺例授周府引禮舍人敏慎好禮人樂與
交娶常氏女三長適儒士賈湖夫早喪以貞節聞
學道移檄表樹於門次即余母太恭人先君澹亭
少參登進士第方請　命歸娶以先君貴封安人
及棐貤恩晉封太恭人生棐及弟太學生梟槃既

次適賈璣生士鍾士銀孫女四長適太學生常仁
仁亦早卒生子應進次適牛尚廉次適奉祀生張
大功生子淮次適儒士許立勛余惟外祖氏世積
仁厚恭往謁邑顯祐祠見有透明碑載　國初封
號文精瑩堅　碑陰刻趙氏祖曰寬曰祥所施楊
州公舶自吳中者其好施類此非一世矣語曰仁
者壽曰仁者有後然自典膳公以下壽未五旬而
嗣胤不廣者何與是天道之定而積善之報端在
楠歟端在楠歟為之銘曰
邑西鬱蒼面注負岡是善人鄉助　國輸貲賑貧

子糧豈惟仁惠而重彝常姑姪二義內外四孀氷
清巨絜栢勁蘭芳宜壽而長宜盛而昌將其孤之
必振而抑之愈光者耶
明故文林郎通政使司經歷平皐劉君墓誌
銘
嘉靖丙午春三月庚申通政司經歷平皐劉君疾
終于家時予叨諫省疏假扶侍旋鄢遂往哭于其
室既越月君之子表持洒從叔韋友劉君進夫之
狀介予季弟太學生陳棐來泣請銘予素雅重君
且篤姻好誼不可辭按狀君諱　字絅夫別號平

皐世居開封之鄢陵祖怡閒公璟刑部尚書太子
少保階資政大夫配王氏封太夫人父頫谿公詵
鴻臚寺署丞仕太學士石齋楊公誌少保公墓今
太學士桂洲夏公誌太夫人而頫谿之卒實先君
少叅澹亭公銘之其家世恩典攷載已詳鴻臚公
配梁氏於弘治十五年九月二十日生君寔維元
嗣君幼有異質弗好嬉戲年甫十二三輒勤學能
文大父喜動顏色語所親曰斯又亢宗兒也會嬰
痞體弱父母憐愛之止其習舉子業然以天資聰
穎故動閑禮節靜覧史墳且沉默有度喜怒未嘗

遽形善楷書鄰晉帖每每逼真尤工篆隷得秦漢
以來諸名家體遠近求書者造請相繼不絕君亦
樂為之應嘗校刻李西涯篆體偏旁點畫辨之無
少舛誤由是字學益精君善鼓琴每按譜撫弄一
曲清越洒然可聽因兼於諸品絃絲多能諳解人
益咸敬慕之正德乙酉頫谿公官南鴻臚寺序班
未及挈家公隨侍左右孝敬兼備戊子頫谿公以
痰濕疾作疏乞骸骨詔晉本寺司賓署署丞致仕
君侍父疾湯藥必親晝不離席夜不解帶父疾尚
延二朞人以為孝感公慎終不苟衣衾骨立僉謂

之賢哉劉伯子云丙申服闋從侍仲父今司寇春
岡公如京會有詔録大臣後公以適長孫例得卒
業成均大司成呂涇野公雅器重之登名詮部待
次家食者七年日益涼礪蘊涵與同邑諸耆彥爲
會率履正俗一宗眞率之矩勸族訓子循循謙裕
御評歸美焉甲辰除通政司經歷君涖任每晨趨
朝省進付奏章諸司則受牒理務綽有能聲居無
何乃致仕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栢齋何公終于
家訃聞 上命工部營葬事當道舉君往督其役
君謂柏齋公海內高賢徐貞履朴德未究施公生

而予不能負笈門墻乃今獲少殫誠効規畫於宰
如之墓以承上德意予心惟是忻頋遂膺綸命有
河內之行且得過家省覲綰以爲榮先是君以厥
配張賢而早世遠懷沉鬱及歸覩其室物悼亡念
舊悵然成病閱一載力疾竣事未克復命廼遣人
疏病於朝俞音方下而君竟不諱矣嗚呼盡傷哉
得年四十有五耳先一歲乙巳今上以九廟新成
兩京七品以上文職詔許給應得誥勅公獲沾恩
命實授文林郎配張氏贈孺人父母加晋贈封
如之君同母弟遂周藩醫正子男三長邑庠生襄

襄尚幼女三長適即太學生陳熙次許聘寧國檢
校張君時孝子大賀次則興化主簿胡君翁如子
一龍孫女二公孝友性成事母深能養厥志孤後
二十年怡愉無間祖塋東北百步許有別業翔亭
開池多植松竹蒔蘭菊恒奉母於此承懽終日與
弟醫正及進士諸君俱篤友愛病時但拳拳以國
恩未報叔總未酬母養未終爲恨與人言之輒泪
滿目匡回面橫流哽咽將屬纊猶連呼其母則其
平日可知矣予嘗謂氣數參錯難持定論而乘除
更互其執則同孔門高第回也啓則亡之慟伯牛

來命矣之悲然明德超群垂芳遺耀乎皐君少以
多病而靳其學長以弗壽而靳其位然資稟合道
才藝絕人今雖弗祿詎能泯其令聞哉此君之所
以宜銘也爲之銘曰

考爲昭伯君昔妥考之宅君爲穆伯考今撫君之
魄少保祖阡嵬正壁三世峙如離數尺面有崇岡
走穹眷背負雙流深且碧君今於斯兆宅穸千秋
萬禩永無坼重君休明觀此石

雜著 說 表 上梁文 書

李生字說代筆

余方署教鄖庠濠梁陳子持天曹檄至逕余為南陽令拜命既廼集生徒列樽俎歌白華之詩以賓之少焉陳子避席言曰蒙城李生鈇也僕有蔑乎雅敢請字說以重其名予曰鈇刑具且兵儀也聖人扞之以昭義宜以秉義字之夫義之用大矣哉書著制事易美利物統斯道也鈇鉞以制之正保全以利之矣天之有秋即聖人有義故嚴凝之氣必來自西南而盛於西北商傷也金行之音屬乎商夷戮也七月之律謂之夷則天豈好是殺戮哉蓋陽不肅則過亢物不斂則過溢天地義氣存焉耳

聖人之於鈇也亦然鈇不用義不行矣禮曰鈇鉞聖人之所以飾怒也傳曰君子不怒而民威於鈇鉞怒以鈇飾厥怒非暴威以鈇立厥威非猛鈇之秉義亦大矣哉神農治斤斧軒轅氏造兵鈇之形製已出然則白戚藁夏黃鉞與周紀鉞功而鈇不與雖然人有恒言一則曰鈇鉞二則曰鈇鉞鉞不敢先鈇不肯後鈇其為國家之重器鉞猶非所擬耶其不輕於用而功無迹者耶故曰鈇一物而三善具焉剛其體利其用斷其德剛則守之堅利則裁之正斷則決之勇李生其秉此義乎昔者尼父夙德歌殘麟經垂義而字凛於鈇筆代夫誅秉鈇之義而已奚必貞鈇哉生以鈇之三善勉焉欽鍔華巔卒鋒溟渤礪郢人之風斤磨浪仙之霜刃使一日備尚方之用必正朝綱明邦憲剪黜姦軌割正浮邪而削平僭亂節錯根盤匪撓弗折吾知大義之秉不在於真鈇之器而在於名鈇之人矣今生雖挾藝而未售也尤將以鈇而施於家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使家庭內外斬然齊一以之訓則義方以之周則義田以之名則追古之義門而正國之本其不在於斯耶生其勗之哉勗之何如曰顧名思義

裕如菴說

養晦軒之後有屋焉屋既湫淺壁牖中界左圖右史後屏前几匡牀旁置函丈間席地其餘幾賓寮四五同戾庭止冠屨相觸齒容櫛比客病以為狹也顧曰子以羈謫而來時假憩於此宜寬綽所居美厥堂宇庶足怡暢心神舒適形體胡為棲棲是蕞爾也陳子曰狹亦何病余顧裕如也已裕如者在余而不在所居也夫人之處世也當曠然達觀[illegible]我榮我辱我富我乏我矣[illegible]

無貴無賤無榮無辱無窮無乏也化工雖能福我禍我生我死我彭我殤我矣我顧無福無禍無生無死無彭無殤也外境雖殊內粹自俱是造化不能美人以為吾之苦化工之伎反為我所窮化工之伎為我所窮而難施其柄則造化在我我外無造化與道合眞神遊八表可以闔闢元氣枕席寥廓以天為宇而居之吾奚往而不裕如式雖然能裕於天者聖之運也求裕於德者賢之階也順理之裕考祥元吉好問則裕大畜所知下民敦裕移風善俗後昆垂裕重光爲奕是則寬裕之儒列於

傳而浮裕之美著於易此裕如之所由名也菴中之人將坐進此道耶抑君子之潤屋而大丈夫之廣居矣苟徒隆棟澋楹供張侈腴以為裕而或志玷行闕聱謷不章自視每汗此在額芒刺在背天地雖高厚而一身跼蹐不能容若是則雖耽説之宇潭潭之居亦胡能一朝之裕如也是茲所謂裕如者不裕於菴而裕在於方寸中也

可新樓説

寧邑之中有樓焉為置鍾鼓報晨昏設籌漏之處即麗譙也歲久漏落榱桷朽露下則苔砌俱壞鐃甓齒齒欹墜行其下者心常懍懍目上瞰疾趨而過恐鐃甓之墮於顱額之間也余始至寧即欲議撤修葺以首先學校次及城池橋闕而後可及此迨夏六月學校城池俱漸完美已卜日兆工興事于斯而余攺澤州之命下矣一日借賔客過樓下顧曰斯樓余雖未及新然則可新也今見斯樓者莫不曰敝壞之甚工費之大修之若難也然孰知可新之機在彼能新之志在我則新之將無難譬之寧邑之人予未至之初人皆謂其　狡健訟數盜匿奸怙財結黨武斷于鄉抗法于庭故諺語以

賛皇之民與寧晉之民並稱為刁其風之來已久矣然余始至雖有戒刁横正風俗之約初未嘗以峻令繩之以嚴刑禁之也然朞年之內吾百姓絕無一狀詞入于司府無一吏胥被人告牽無一人沒鞭撻之下無一囚故監禁之中無一家被盜刼之衆而余亦未嘗使有一請託輒至吾庭未嘗有一苞苴敢及吾門民皆恬然安靜斬然帖服熙然樂從何其同心向化洗手奉法之速式蓋民性本善民心愚而神我能絜已正身一塵不染無心應物一私不存則民雖刁而無所施其刁民俗汚染

雖舊將轉而為新矣夫民狃之舊而吾治理稍新則能使民德之從新况此樓之舊而吾材木稍新亦有以見其新矣新之何難哉樓之可新者在乎人之能新民之既新者在乎上之常新使相繼者志趨少異不惟可新者未必能新而已新者亦復舊矣以見樓之新匪難而使樓之常新為難民之新匪難而民之常新為難也雖然樓之新存乎人而人之新則各存乎民苟非吾民有自新之機亦何以施吾歆新之術而成維新之化哉是則民之可新者固在乎人之能新然要之自上之克新其

德始惟上有新德而後使民之同新惟民同新而後保治之永新也

愛蘇亭說

扶風城南一里有山曰飛鳳山之上有亭舊曾題曰遠愛亭相傳蘇長公軾之所書今不存余曰山去城里許非遠也山之亭俯回即可見舉足即可登可愛甚近也而名曰遠愛者長公之寄與於遠耳予更題為愛蘇亭昔蘇子之所愛者山亭也今人之所以愛此山此亭者以曾經蘇公之所愛也則亭經蘇翁之所愛而山之可愛者益增是今人之所以愛此山亭者實愛蘇翁也更名愛蘇義矣不宜雖然陳子能愛蘇翁之所愛其繼而來者又焉知無愛陳子之所愛者乎愛陳子之愛即愛蘇子之愛而愛蘇之說益明盡矣因為愛蘇亭說

夢說

張子夜寐夙興聞陳子火災之事過而問焉且曰茲文明之兆也陳子曰咈在易離為火而其象曰繼明以照其為火而其彖曰文明以止故凡夢火屋與坊者為祥夫夢形神不接而因想不存無其實而有其兆焉是足以為祥若實火則為災張子曰吁夢足以為兆况實乎予知夢之為夢而不知實之亦夢耶實實夢也夢夢中之夢也張子出陳

子曰富哉張子之論夢也然茲火其木夢耶夫木之託根於山林也而蘖而拱而合抱其間日月之所暄雨露之所滋潤風霜涷雪之所摧折凋落者不同也幸而至於成材為工師之所録而任乎棟梁之用内安主下庇民不震不騰屹如山嶽謂千載可如一日矣茲木一夢之中固歷乎榮華憔瘁困厄之境而至於庸顯休逸之地也一旦數窮理極為火所災化為寒灰飄為清風木之夢其覺也

耶夫木自山林而梁棟自梁棟而煨燼大率百年也而始終一夢人之自幼弱而强仕自强仕而衰老大率一百年也而始終獨非一夢耶木之夢木不自知其爲夢也而其覺也人見之人之夢人亦不自知其爲夢也而其覺也天見之此淳于槐柯之遊師雄梅花之適以木夢明人夢也然則不夢者惟天乎雖然元會數盡混沌再乘一氣震蕩萬類消滅至是陳子抱太乙履玄化而諦觀乎所謂天則斯時也天亦一夢也夫

夢説

或問於穎川氏曰黃梁夢信乎予曰有此理也然術也非仙也夫夢出於思有思則有夢思治者夢華胥之國思賢者夢傅巖之像思之極則精以會之神以通之氣以乘之竅以出之境以遊之幻狀若實浮行若履變感百出遭遇各異頃刻之間更百千年一榻之際倏千萬里而夢境即覺境矣方其夢境也不復知更有覺境也夢徹而覺境始見方其覺境也不知其亦如夢也覺盡而夢境亦同夢雖幻而思則真真思之通真境之遊也盧生之遇亦出於此方生之被褐乘駒沉迹畎澮意欲致身日月垂光虹電困諂脈爵之時其志意之所注者惟在於榮樂富貴也乃於旅邸而邂逅道流授之以枕歆之以榮遂如意則盧之平生切願而不可必得者悉勃勃於心想之上故其一眠之頃而其神之所遊歷者皆心想之所至身雖兀然如此志固飛揚於彼而氣隨之以運矣魂與魄交象以境殊而夢之變幻委伏自始至終光景悉著是黃粱之炊雖事之異也亦理之順也唐遺事記龜茲遊仙之枕枕之則十洲三島皆見於夢黃粱之夢亦若是班耳豈必于遇仙乎雖然道者於生之歎

眠也而要以必夢即生之既寤也而知其所夢其揣度符契殆亦有術也哉齊諧夷堅諸書載呂翁之事最夥儵忽變化怪誕殊甚大段好事者之幻術耳豈真呂仙能至今常留於世哉談者謂仙竊造化之柄久之亦漸消滅澌盡者是則呂翁誠亦不免於夢如達者之論矣於是爲夢說

擬文華殿新造九五齋恭默室成廷臣賀表

伏以羲畫演文天啓河圖之秘商王思道帝錫岩築之臣　聖人高拱於飛龍良弼旁求於審象落成齋室名取易書臣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言

竊惟上棟下宇垂於大壯之辭勤樸塗丹著厥肯
堂之訓燕處不規於宏麗閒居義在於藏修粵自
君德備參於乾文聖學昭垂於說命奈徵言之既
絕慨妙道之無聞遜志少時斂之功修業失天行
之健顧茲有觸於　宸衷因是遂頒乎　睿命新
成華構旋定嘉名揭金榜於層霄煇煌耀日飾旋
題於萬拱洞達生煙雲漢與之昭回奎壁於焉射
映欲顧名而思義將目擊以道存由知至知終之
功求啓心沃心之益雲龍風虎正　聖作物覩之
時霖雨舟楫致上下交修之助是廼　帝心之有

在誠爲名義之相孚命與俱美哉允宜祝頌周禮
畫在是尚切瞻衣蓬萊隔弱水三千玉府近瑤天
尺五從容左右即高宗傳說之周旋密勿森嚴宛
義文周孔之如見剏立　明王之盛制聿隆　昭
代之洪規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體乾剛健憲天
聰明定大禮以明倫立圓丘而分祀永命祈而
欽天作頌心法妙而　敬一有箴　皇極建臣民
之中元德秉御天之位曩者河清三日諒徵　聖
哲篤生近年室聚五星端紛文明啓象恒思臣欽
若民從又咸有賴於爲君而[illegible]高無民殆不

足以言治勉夕惕而若厲務允茲以克明丹扆垂
戸牖之箴武書再見黻黼象山龍之袞舜采重施
念始終典學之全入　天地合德之妙臣敢不利
見　大人輔成舊學修辭以立其誠多聞乃見乎
事鹽梅是職期竭力於贊調言行無違敢尙圖乎
淵躍體君子自強之意愧阿衡專美於前伏願德
溥而化道積厥躬含正中純粹之精副　后王君
公之位星重暉海重一潤索得乎乾男地與父天
與長萬世奠乎高卑

寧晉縣明倫堂上梁文

伏以守令六事之尤在當務之爲先綱常五倫之
理須講習之有地道尊黌舍堂重明倫顧我寗邑
之學校建自先朝聖明啓出之賢豪多於異代第
久則極極則弊棟宇傾圮湮廼廢廢廼蓋人材希
闊當茲大弊極壞之秋宜有整舊爲新之盛文否
是傾故不燋於改作天荒期破亦何憚夫更張思
追前哲之高風狹小舊時之制度陋小以斥大泮
水生輝楹五以超三士林增重美輪美奐垂成碩
德碩材樂育閟宮爾頌僖公庶免絕德於前魯邑
絃歌了偃安能專美於昔　東杏壇化日喜初升

庠宮樂育菁莪士春後春前起蟄龍　西不速文風自爾疾桂子飄香槐逼目倚雲和露楚天低　南泮水波澄浸月涵長鯨蘋養金鱗就桃花乘浪禹門三　北培養全才期報國千古衣冠孔衍香蘊湖經義勤勤廸　上弟子明倫知孝養莫道牛刀宰武城穿旨從此知仁讓　下作與此地端風化但将仁義正學術悉曉尊王及賤覇伏願上梁之後英才濟濟彥聖彬彬天運隨氣運以兼隆士風與文風而丕變登科擢顯精進於事功德業之高入室升堂並齊乎正大光明之域

上張方伯書

伏以龍門披接欣承光霽之私燕廈帡幪深荷吹噓之力已逢石上三生又困雲中六翮嬰狴犴而自艾託褚顏以陳言蓋書契起結繩之後蒙需開訟卦之端原天水違行致棘論决自是無情閭敖何嘗君子有爭降及大道既漓嗟爾小民愈熾鼠牙雀角每能穿踰屋墉白壁蒼蠅且屢污沾潔素是以惡其人者欲投之豺虎畏其讒者至比於萋菲自古爲然於今獨盛一走少讀禮於趨庭長求師於鼓篋仰我祖德星光耀邇鄉賢伊洛淵源舊

進學于孔子志學之年茲叅策於賈誼獻策之歲擢眼槐花映色播頭桂子飄香偶揭白違式遂飛黃塞路豈期長鬢上狀負砥盧全非罪縲絏來尋公冶天有霜而欲隕地無孔以藏身恭惟　執事以萬人傑爲九州長名高嵩嶽澤潤黃河不以禹顏易慮常篤管鮑久交伏念走父早年同醉曲江壯歲先歸錦里敢曰急流勇退實爲問舍求田用疏廣賜金買洛陽負郭此豈世間異事料皆林下同情奈觸蠻爭地本爲蝸角之微致虞芮訟田來造周文之室鬼蜮含沙射影虺蛇噴毒傷形險夫之險比蛇蜮以尤凶誣善而誣無形影以生謗安流使濟爲巫峽平地敢起乎太行想是造謗叔鮮能誣姬旦何如投杼慈母不信曾參幾被漢廷械繫之危卒受梁獄上書之厄當此氷霜時候正逢瘟疫流傳生者病卧房間死者疊尸戶外獄吏牢卒遽同白眼寢苦枕塊拯困青衿况仇敵無知憑陵愈肆其渠魁四子真堯代四凶恊從五人過宋時五鬼援馮婦臂公然倚惡啞師德面徒爾吞聲較胯下之辱何殊難市中之撻不愈縱使湯在夏臺亦思脫三面之網文居羑里也無心六畫之書

虛我師困心衡慮仁思遂小人投井下石奸計覘
囹圄爲芹泮有玷衣冠伍罪犯爲孔顔恐傷風化
陽道已復七月時冬至後也陰庇有望二天伏顧
念通家之舊好垂及屋之深慈鮒魚涸轍使得活
水於西江黃雀報環卒感恩波於東逝臨楮忙然
不勝　惧之至

陳文岡先生文集卷之十九終

陳文岡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雜著 銘 頌 觧 述 狀 對 原

戴恩亭記銘

今　皇上御極二十八祀夏六月中瀚寧晉
縣戴恩亭成昭異典也先是臣棐以戶科左
給事中上書言事謫長垣縣丞遷令寧晉傳
聞我　皇上於二月十日夜漏下二刻詢問
左右謂臣棐今任何官在何地方左右對曰
謫出　上曰因何事左右莫能對趙問西苑
供事內閣輔臣對亦未悉乃問之吏部吏部

具札復奏備開詳委　上留中以待部覆嗚
呼此覆載之殊恩古今之曠典也翌日即都
下盛傳縉紳交慶不數日風聲四達海内皆
知謂棐將有異數矣蓋王言如絲其出如綸
王言如綸其出如綍况夜半清問咨及外廷
宜乎事之彰播如斯也伏念臣棐一介微軀
七品卑職流落補外轉徙塵坌自　皇上於
錮臣視之如庾之一粟厖之一毛耳邇荷
皇上淵衷存記於三年之久　王音眷問於
千里之隔棐揣分省躬始則疑駭中則感激

終則奮發思報莫能自已也棐自叨乙未榜
進士授中書近職選授禮科給事中初請詔
舉大閱大射二禮次請重選舉四事次請勵
學政五事其疏俱蒙　皇上嘉納舉行旣而
乞　宸斷除胡邪正祀典三疏尤蒙　皇上
乾剛獨運御筆親批決然俞允且諭札示輔
臣曰給事中棐之言着有神明教之者臣棐
計從言聽被　聖明知遇之恩造爲不淺最
後官箴一疏乃臣下自相規勗之言使得
皇上親經睿覽尤必深用嘉悅而爲彼時權

力忌嫉擬票罪譴出而爲丞　皇上未之知
也是以　皇上忽動天情於漏夜發天語於
玄宮雖父母於子可以加此夫爲人子喘息
呼吸氣通於親疾痛痒痾舉切於　皇上一
問而棐感激戀慕之懷憂思輾轉之意益爲
切至顧萬乘尊嚴九重邃密迺從容眷問省
掖舊臣殊恩曠典實難戴負棐將拜之於署
廨署廨不敢承將拜之於縣庭縣庭不敢承
適儒庠新建尊經閣成爲藏朝廷須賜制書
之所乃齋沐引讚望闕叩首展拜於斯遂於

閣之北建亭以紀其盛名曰戴恩亭夫驥因
一顧而貴士爲知己者死而今而後棐雖削
迹朝端而益廼心帝室寔黽勉圖報盡瘁鞠
躬上帝臨女毋貳爾忠斯質也棐將銘之於
心乃并銘之於石蓋銘之於心心或有時而
易銘之於石庶心與此石而共不磨銘曰
維　皇作辟臣非羿羽勢分相懸遭逢靡易元首
心膂一體而運喜則造膝怒亦犯顏臣奏官箴
帝心嘉喜摧力一枝君門萬里　聖主眷念重於
兼金臣誓操礪與金同心　聖主眷問有如和風

臣感披拂向風懷忠擬票罪盈權力以戮公論彰
明世道亨穆天心補報效力驅馳國爾忘家公爾
忘私素位而行隨職而盡豈棄原祿思竭忠蓋彼
忌沮者忍負　君心君心棐知佩德實深莫高匪
天莫厚匪地臣戴　主恩天地無既

底柱銘有序

晉南境平陸之東五十里黃河中有底柱焉
禹闢三門河過此則流湍迅急而柱在三門
之下正當其衝乃屹然峻整不震不搖是天
造地設禹貢載之以志水非禹斬鑿所留也

于人力者也予甞覽之起敬有光于聖哲之道乃知斯柱爲石中之正人君子而正人君子爲人中之底柱也因作銘以共勗焉

天與元氣地結元形下係后土上直蒼冥山闢三門河遭一束既離衆嶺勢尤傾觸柱自凝定水自流澌如揖如讓不迫不隨中立不倚有似君子無偏無頗無黨無比獨立不懼有似大人直詞正色端笏垂紳富貴不淫權寵不覬窮困不撓威武不避並乾坤秀同日月清比氷霜絜與烟霞盟由正乎心斯正乎體内有方樞外有直履不依形峙不

恃力存造化獨厚鬼神共尊静固中道蔵亦中道河之中央道之堂奥以跡以鑿神禹之功禹德若柱精一執中檗思禹功當法禹德厥中允執立我心極

觀盆榴銘 有序

古人因物製銘欵託物以警心也癸卯歲季夏維朔厥日向晨文岡子從都諫三年夬竝諸寅於東長安闕閾之堦觀盆榴焉其形也上則絲縛其末枝比葉附乎若張蓋穿如蟠虬走螭下則撓制其榦成二圈相亞如鉤而御如環而連其套而圈衆皆諦觀鳳岡子曰異哉圈乎世之人爲物糾纏牽曳左圈者多矣君子無所繫累龍變鳳翥固自超然胡拘而圈岷川子曰異哉詰屈延蜷何曲之甚耶木之直者天性也而其屈者人爲也君子全天不全於人湖東子曰異哉奚若是圓也以方用圓則其圓也正以圓用圓則其圓也隨君子敬以直内義以方外自不孤矣何隨之有文岡子曰吉哉三夫之言也其能觸物而警心者歟其直節貞榦不爲人縶縛而隨時

移易者歟觀此三言者則君子之所養可知矣恭天性樸直弗能隨物圜柔因人圓曲也久矣然自顧有終之義因銘以自警銘曰

曲似趋時圓如用智紋係繑揉胡植禁地爾蔭則微爾葉則比圈套不離恐遭遠棄嗚呼嗟吁豈能美爾之巧而易予之直志哉

潼關銘 有序

粤惟嘉靖三十禩　皇上當五年之期分遣秋官臣審天下獄情時用加恤于是臣恭受陜右之　命亦惟欽體　明德罔不敬慎廼

季秋朔入潼關周歷八郡三闈開釋死刑幾
三百號請於　朝者百五十人餘檄憲臣覈
減之其戍配杖笞得減者近萬廼明年十月
事竣復至潼關覩惟潼關在河山閒華嶽西
來黃河北遶夯環稚峙靈爽森萃廼言曰予
承　聖天子命諄切以人命為重諭臣曰爾
其精白一心予以爾山靈河伯亦惟為　聖
天子為秉度分職爾其亮予之心爾石惟堅
予心不磷期擬爾堅爾水惟潔予心不緇期
擬爾潔爾其鑒予凡予開釋死刑號請于

廷其一有行苴賄於吾前者乎苴賄自保不
能至吾前也其有干勢權肆行請託而吾為
所撓者乎請託自保不能撓予也其有予但
預知其姓名而屈法申恩者乎三而有一於
此凶于而身災而家褫爾祿爵有如此石燎
之為灰有如此水逝而不回予始而過此準
諸山河以為吾之師今而旋此要諸山河以
明予之志山河寔知我者歟因為之銘銘曰
巍業崇山湯湯大河山居河滸河近山阿鎖天中
樞控地九域玉關門戶金城險塞西通汧隴東援
函崤秦居百二以拱　帝郊大城似鐵戰格靡烈
兵偃隆平塵清胡滅爾恒作屏我願輸忠矢志罔
渝盡瘁鞠躬山比不搖河比不染坎亦直前剝亦
弗貶我銘門石尤佩諸身罔師棄繻願學書紳山
河靡改我行靡易庶幾夙夜令聞不墜

祖塋門銘有序

塋有門何也緣情循禮而創也凡人生聚有
門其父子兄弟夫婦祖孫咸出入是門也久
之分數十百門移布占著四方而門遍天下
枝疏流遠世異地遙罔知一門始也而族之

聚於里者則宜知也故塋焉門之俾歲時展
謁於祖念吾族始自一門其婣睦孝敬由此
出乎吾鄖東望陳都古虞舜之裔胡公之封
也百里而遙吾塋北望潦井漢陳太丘墓也
二里而近故世傳陳氏為舜後而吾族為文
範裔余八世祖諒元至正間授鄭州路學正
其墓在福村塋七世祖斋賢　國朝洪武初
授鐵冶都提舉至六世祖灝為陰陽訓術乃
改卜兆于斯奉厥考葬焉余高曾祖祖咸以
昭穆敘從兆嘉靖丁酉余考泰伯澹亭公不

禄余率弟營葬塋週築垣共二百丈高六尺四寸厚三尺六寸頂覆以甎垂翼瀉溜脚封土堅築護垣前啓三門中扁曰世德佳城左曰函靈右曰育秀凡歳時祖品凡壽考而沒者由中門入凡卑幼生而來並殤而祔者與雖出殤而在宗子為卑及婦皆由旁門落成余毖於族曰吾族知斯門之内為祖考所在而子孫所履者乎吾族如有仕而弗恪共厥職居則忤於父母弗左右孝養于兄弟大弗友於妻子弗能刑者不可履此門也其有棄

四民本業儒不苦讀農不躬耕交狎非類博奕崇飲又罔知治生或稍知居積而嗣儈狡訟者不可履此門也其有不能訓子義方且納於邪異爨別産不相顧者不可履此門也其有挾一秩一藝凶戾悖懟弗恭尊長弗字孤婺者不可履此門也其有於塋墓不能修拓及侵損之折樹木壊甎石伐剗榛以殖已且竊貿焉者不可履此門也其有春秋不修祀節忌不上食家不供主士不設祠者不可履此門也生既履此門而有愧祖考不佑之沒則入此門而有玷祖考不安之吾族可不念哉族之人咸起而拱曰諾宗人雖不敏将求不負于規誨庶不愧於祖考矣因識而系之

銘曰

天蓋有門地蓋有戸樞機所招為災為祐門以防邪者弗佑門以納佑佑者弗邪中正崔嵬平直洞開正則安固歆則傾頽吾宗念之去邪從正慶善厚倫畏法修行族原一門支別派繁歸根復命仍同一原今雖千指始於一祖所貴敦睦毋相疎侮闢戸乾開闔戸坤閉陰陽一橐死生共蔕所以事

死當如事生如天之敬如在之誠是以藏魄垣以藏墓氣牵風藏柏楊斯護戒我後人盍大門垣千秋萬祀重此本源

古酒器銘

愛君子清明在中厥腹既太厥量則洪用古時制崇古人風飲德者醉令名無窮

落雲石銘 鄉此有石自山巔雲際而落於河滸故云

就下而安臨流而潔屹立無依萬夫之傑

謁闕里頌有序

維庚子歳夏孟余叨官右掖奉 命周藩秩

祀取靜由東道而南載瞻曾阜路非紆遠因
思幼讀孔氏之書爲孔氏之徒幸忝甲科入
仕籍乃不能一詣先師所生之地周覽聖蹟
以考其流風餘韻不亦歉乎況觀風者使臣
之職也聖聖者遺風之存也遂出德州過泰
安於四月八日抵曲阜後依岱嶽前拱鄒峯
洙泗交流汶沂環遶真育秀儲祥之域孔廟
卽古闕里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一年至哀
公十六年而薨明年門人卽其故宅爲廟祀
之自漢高以後世修祀典以迄于今一統志

載闕里在縣西八里今孔廟乃在城內以嘗
經兵寇後遷城以衛廟才二十餘年云余至
縣息公所衍聖公聞詔來顧余余出迎以進
聖公行則由右坐則讓主席賓位詢之左右
僉曰往日皆然嗚呼溫良恭讓聖人家法自
別也易服先趨謁廟門廡深嚴齋宮宏敞殿
陛之制亞於　帝庭天下孔廟或無出其右
者恭拜退作而言曰猗歟盛哉我先師其中
天地而一人亘古今而獨盛者乎余觀上自
羲軒中迨堯舜下及湯文皆資懋聖哲位極

皇王今攷其嗣裔祿賞弗延秦漢唐宋無論
也而孔氏之子孫世安鄉土聚守冢墓崇受
封爵誠古今天地一家而已今夫世之人于
君上能畏敬之于父母能親愛之而于吾夫
子也尊之如君上慕之如父母千百世之下
億兆人之多其心悅誠服一如七十子之在
當時也古云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余謂極
生民以後亦必未有夫子矣猗歟盛哉名賢
登謁多勤詩章顧吾夫子正雅刪詩明靈在
上難乎其爲作也然而對揚休美鋪抒悃素

又弗能靳于言爰作頌辭用紀茲盛夫子其
尚昭鑒之焉頌曰
瞻彼魯阜靈氣攸鍾少昊之都姬旦之封泰山崇
峻滄海洪深合德觥超古邁今麟祥吐玉星精
降庭天縱其資地肖其形功在刪述賢於堯舜兩
化一神金聲玉振教深誼重身任道亨卽宅爲廟
自魯諸生堂闕厥聲金石絲竹迺聖之赫神衛其
屋嘗驗厥書几獲車璧亦聖之哲靈棲其宅世有
祀典孰加孔聖四海共尊廟貌斯盛世有孔廟孰
如闕里千祀益新自周開始有檜在闕有杏拂檀

手澤俱在心法斯觀奎文閣燦詩禮堂開星緯懸
象雲漢昭回居亞于帝位列于王巍巍我闕高廣
宮墻四時致享三年　遣使徽號日隆封爵世繼
余讀聖籍未覩儒源驅馳徒事仰止空存奉　使
南河道出東途泰山既登曲阜遂趍入孔子里升
尼父堂冕旒邃密環珮鏗鏘載謁聖公載瞻博士
遺澤萬年流芳百世靈光殿古誰見巋然書雲臺
圯惟有寒煙獨茲孔廟不震不騰旋拱鳧嶧茲峙
龜蒙尼山在前孔林在後生而降神沒尤孕秀景
行素切志願今酬幸追勝覽豈效漫遊周歌清廟

魯頌閟宮勉成歌頌以詠高風

誥封一品夫人許母哀頌有序

維　皇慈作二十三祀咸秩禮文神人叶和
瑞物駢貢　天子曰咨輔佐卿予歆居靜參
化弘益治理爾其毗翼亡乃今少傅靈寶許
公先任鈞衡秉公熙載爵罔及匪後乂在庭
天子爰立作弼曰予懋乃德嘉乃丕績汝其
入予文淵竭忱匡朕往哉汝諧公拜稽首退
而語厥元配曰　天子命予輔治汝其輔予
家助予不逮以祗承於　帝惟乃之休越明
年乙巳八月公配不祿公上疏乞歸曰臣惟
廢子一人以弗能違厥父母乃辭厥郡守為
部省吏今子當歸母喪臣靡子則胡以依
天子曰朕諶眷卿卿勿眷悼汝室朕命春卿
錫祭三壇朕命冬卿営厝朕命行人襄爾室
喪卿其勉留輔朕於是中外人士咸知夫人
之所以輔公者如公之輔　主上　上之所
以眷公者如公之眷其室君臣一家上下一
體猗歟休哉公悼其室而弗得自遂乃士若
夫咸為文以相其哀悲謹撫其狀效前良而

作頌焉頌曰

天祚　明朝錫之良弼天毓淑媛厥德與齊德貞
而信含章履順並秀華蓮比清洛潤于歸名閥克
相名公薦封極品婦階聿崇崇覲　清宮禮桑
內苑侍宴　錫恩珠裙繡幰在奩有鑑靡鑑其容
而歆其明勖公衡司鑑天下儁英在奩有澤靡澤
其貌而俾之好勖公台司澤天下枯槁猗嗟夫人
炎集厥身既壽且穀福綏無垠既有今子為侍從
臣必衍公姓麟趾振振猗嗟夫人寔肇伯陽符響
坤緼長發其祥豈其溘化遊白雲鄉玄妙玉相日

月同光夫人終堂公　䟽辭位誰謂家難亦邦之
瘁　皇恩載渥几筵寵賁赫奕　龍章鏡之幽隧

定官石頌有序

陜城䕀省後堂有石焉名曰定官辛亥歲冬月余恤刑關中獲諦視之石頸刻定官石三字全陜通志云隋唐間星隕化爲巨石在鄠縣人家園中後移府城九耀街唐時舉人就試以鐵釘釘之驗其中否後復置公署以卜官曰官清者釘入之又曰官大者釘入之否則弗之因號定官余曰定官二說雖殊但官

清則自大大益彰其清此星在天爲官星亦清而大者歟余近見陜省左轄則殷公盧川右轄周公受菴粹明外朗淑德內蘊余所侍教而夙欽者一時藩臬諸公亦俱英聲文望光彩射人咸氷雪其心而圭璋其價者也皆必此星之下臨歟其官之大不試可知予近轉晉藩因憶舊觀交識並敬慕之爲作頌曰

積氣光耀森布爲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大微執法鈎陳上台有官有象無物不該曷隕自天乃莫於地厥體堅剛厥形瑰瑞歷自隋世移自鄠灘既能定舉尤能定官釘同堅利石同鎔鍛有釘而難有釘而易或躍無迹或納無梗或折其腰或沒其領躍匪石堅乃志異余志同則入豈柔則茹納匪金堅乃氣無迕氣迕則離遇剛則吐彼意誠一虛心以受如能納善包含承負彼德正固開襟以容如能納友道洽氣同鐵豈曰利石豈曰頑誠貫金石文冊斑斑星有五緯金列五行同氣殊質分類合情所以知德尤能知位厥德既優厥位必貴斯廼異石胡置一方當爲重器當薦　廟堂鍊質補天成天五色立柱擎天正天八極蹻蹻群公布列

關中奎壁耀彩台斗登崇不啻定官厥惟定民三邊息燧九夷獻珍雨暘時若嘉祥協應　宵旰無憂　皇心泰定保大定功諧鄒定價尊隆定名奕赫巍巍官石有裨官方考石之德視茲頌章

甘酒石頌有序

古浪城南入峽十五里道左有石與兩山趾脉弗連屹立突起如崇臺巨屋居人釀酸者剸片石檅投酒中即變佳醞因名酸酒石余曰酸酒者酸在酒也因石而甘是甘者石之功也廼更名甘酒石夫甘在五行屬土在五

臓屬脾在五方屬中土主於生脾主於養中主於和西北邊圉自來苦寒之地而得生養和厚之氣以虛煦之斯變寒苦而俾躋仁壽之域矣豈惟一石之甘已耶余既學三大書刻於石上且爲之頌頌曰

維石巖巖厥德則甘甘性溫厚甘體滋涵其堅若珉其白似玉玉鎮天關凝然迥俗甘用於和五味斯調甘施於化萬類能陶氣協沴銷人安物順兵食自充兵威自振 帝施甘澤天降甘霖五郡沾被千部謳吟是豈甘酒所甘惟政品物呈祥休徵兆慶鎮曰甘泉郡曰酒泉茲石之功甘酒安全萬里寧謐 一人垂拱四夷咸賓 皇圖益鞏

謁橋陵頌有序

鄜陵陳棐以給事中遷秋官郎奉 命恤刑關中過中部之邑謁 軒后橋陵之上山水逓環風嵐神秀松柏欝茂靈氣攸亟真 神聖宅幽之所栖知奠衣冠劍履者不忍直言也墮龍髯烏号者攀號莫及也後人遂以爲升仙者過矣過矣棐覲展廟貌周視寢封述祀弗悉瞻仰彌切謹作頌焉

三才始立三皇代繼混混既開人文漸賁有巢営居燧人火亨宮室飲食用洩玄精誰繼羲農寔維軒帝先天立極首物創制既受河圖以察五星又作合宮以接萬靈以雲紀官尚土爲貴乃舉六相乃和六律生而神靈是曰生知幼而敦敏作之君師習用干戈既威既服榆罔板泉蚩尤涿鹿頓將神武今砂朔胡再持玄蘇獻壽 王除保我 聖躬純嘏壽考同海嶽綿後天地老龍山若盤沮水如鞶帝之玄宮此焉攸安百官既理九州攸奠升馭還元于仙何羨不震不騫靈氣閟昌佐我 皇圖萬世無疆

先師孔子迴車廟辭

鄜陵陳子給事諫垣以進言謫外稍遷知澤郡經太行天井關關有孔子廟既曰回車石上轍跡深尺長數十武廟則傾敝朽漏弗堪後講堂惟故址偪仄陳子至郡首葺廣之完展壯麗矣客有問回車之説者陳子曰孔聖之車未嘗登太行也按史記世家孔子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臨河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乃還息乎陬鄉作陬操以哀之而

迄乎衛素王事紀則曰西至河又曰回車息陬鄉
且載陬操有還轅息陬傷予道窮之語合而觀之
斯陬家所謂至河者黃河也禹貢道河東過頟汭
至於大伾北過降水至於大陸括地志曰大伾山
在黎陽東山索隱曰大陸在鉅鹿及入我　朝黎
陽即北直隸濬縣而鉅鹿之大陸澤則寔晉境也
是古之黃河過頟汭郡東北流而衛國在其東故
自衛之晉必西過河而後太行過太行而後晉境
孔子當時既臨河而返是未濟河也既未濟河是
未詣太行之下也其曰回車曰還轅者皆在臨河

處也今太行之巔有回車之轍者妄矣客曰孔子
旣回車太行矣何以有廟歟陳子曰予聞其說矣
水經魏酈道元註曰野王西北有故邘城當太行
南路邘水又東南逕孔子廟東廟庭有碑魏和元
年孔靈度等以舊宇毀落上求修復野王令范衆
愛河中太守元貞刺史咸陽公高允表聞立碑於
廟且云按諸子書史籍之文並言仲尼臨河而嘆
是非太行廻轅之言也魯國孔氏官於洛陽因居
廟下以奉蒸嘗斯言至矣蓋孔因遷山下追思聖
祖故立廟存饗耳其猶劉累迁魯立堯祠于山東

矣水經之言明可考見如此夫酈道元後魏人也
太和魏孝文年號也已云舊宇毀落擬此廟元魏
以前兩漢三國時所建然之自孔氏始客曰誠若
此何以漢魏水經即以回轅稱也陳子曰欲往晉
而卒未往者孔子之實也適晉之路而當晉之境
者太行也昇太行之巔遠望而可指見者黃河濟
渡處也後人思孔聖者徘徊行山之巔而望孔子
臨河旋轅之處廟曰廻車亦何不可況我孔聖道
在天下功德在生民自國都以追鄉塾皆宜祀之
故先正曰自天子至於郡邑通祀遍天下惟社稷

與孔子又曰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蓋春秋尉眞
于先師者詩書禮樂之師也孔子則人道之主也
有君臣父子之所在即祠祀之所在也廟於閔鎮
未爲多矣客曰車轍石跡則何始乎陳子曰此不
可據爲信也斯不由于天成則出于人爲耳古之
人亦有精誠動金石者如射石而矢沒羽刺山而
泉湧出者蓋其一時事際迫切義氣憤激動觸天
地偶然事也即使孔子回車於太行亦何所迫切
憤激而志動於石乎況太行路逕數十里何獨此
尋丈之轍跡乎地志沁水西孔山穴洞內石有車

轍跡者舊傳云此自然成者非人功所就也予謂此跡若非冗内車所不及之地則後人亦必指為仙靈之蹟孔廟轍跡或類此不然則好事者因回轅之名而為之耳胡可據以為信耶客曰此地名天井関然俗亦名攔車者父老傳為孔子見黃鼠拱立或曰小兒拱揖因之回轅也今車跡曰安矣父老之傳豈必盡誣陳子曰天井名関舊矣古地志曰高都縣有天井関蔡邕曰太行山上有天井関在井北遂因名焉故劉歆遂初賦曰馳太行之峻坂入天井之高関史漢光武建元二年遣司空

王梁北守天井関擊赤眉別校是関亦兩漢三國之前所設至於攔車之名果俗因回轅之妄附會之而狼車則又攔車流訛也今直名天井可矣攔車狼車之名宜盡革削以絕謬傳於是客盱衡而告曰鄙人五疑而公五釋之回車之義照然章矣請以示夫人人因遂書為回車廟解俾貽大主祠祀者

德星臺述

縣有德星臺者漢太丘長陳文範先生遺蹟也太丘世家縣其舊宅在縣城西數里許宅有漆井今立祠春秋祀焉因名其地曰漆井村見有河南一統志者可攷舊臺在縣東城之側乃後人慕太丘之賢即其與荀淑高會太史所奏之事而築歲久圮穢不治無以稱名德走先祖坦窩公高蹈不仕竟為封君嘗歆新斯臺而未克少保公南塢賈氏謂其正身率物有太丘之風無忝太丘之裔云家君弱冠登乙丑進士第授大理寺評事讞獄持正不苟獲忤奄瑾謫丞武鄉瑾敗乃得回京遷郎署歷官山東布政司叅議疏病歸田今将二十載迺日訓子會文即縣城之西郭去文範宅最近築別

業焉扁曰德星書院中刱堂廡堂後有室室後有亭亭覆以茅朴素無華額以澹亭家君日遊息所也亭後起德星臺臺高幾二丈廣闊倍之砌以磚升以階上覆以亭亭名聚賢堂四面各懸以牓前曰光騰絡水後曰秀挹文岡左曰湖臺漾碧右曰漆井傳香臺俯方池池聚石為島荷芰魚鳧之類滿焉旁植花卉後羅蔬圃家君於暇日芳辰延賓携侶觴咏其中講道論心罔口世務非及第三每侍伏履於側雖未克倫古人道德之盛竊亦隱居之真樂也夫陵谷以世而移形勝因人而著德星

舊臺亦必文範故宅之所在也而可以德星名今吾陳氏之建臺者奚必其舊臺所在而後名以德星乎來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則數世之下安知不謂今臺之爲舊而舊臺之爲非耶況今臺建於吾陳氏之業去文範宅最近則其志名賢之隱蹟寄仰止之遐思者尤切矣走敢畧述其原請立言大君子紀其始末勒之堅珉以詔後世使吾陳氏子孫尊祖考德與其原本之思而紹述於不墜是走之幸願也謹礲石以俟

鄢陵陳氏尊文書院事狀

陳氏世居開封之鄢陵茲建尊文書院者爲尊漢宗賢太丘長陳文範公明寓賢禮部尚書薛文清公而設也文範公諱寔字仲弓漢潁川人史稱潁川四長仲弓其一鄢陵漢屬潁川郡令仲弓祠墓在鄢城西漆井村春秋秩祀棐宗族墳墓距仲弓祠南二里許自上世來傳爲公裔先少参云濤每捐貲葺公祠更鑄公像從漢制上司每舒寒族一人衣巾供祠祭掃見於南塢賈公浚川王公爲先祖考碑志者俱載其詳是文範實棐家之宗賢也文清公諱瑄字德温本山西河津人公父貞曾任鄢學諭公以時例補鄢庠增廣生中河南庚子解元明年登進士歷官禮部侍郎入內閣贈尚書謚文清鄢陵於公之存也曾豎解元坊而於公之沒也復祀之於鄉賢祠棐自幼讀公遺書景仰尤切前歲叩官禮科爲公題請建祠於鄢專祀并修解元坊於鄢學宮之右禮部題覆允行頒稱表揚是文清實棐士之寓賢也棐以二公鄢雖祠祀然皆公典而私淑展禮之義　未伸爰於邑中置宅基地一區四面通衢週以牆屋外向中建堂扁曰尊文堂堂之後曰在茲軒若云文猶在茲耳用以藏

二公遺像碑籍前後各東西二間外立石坊額曰陳氏尊文書院棐時勤瞻謁且延邑英俊彥於斯以爲講誦之所思挹二公之餘芳牖馥以自溫其身庶不大謬於先民也今年秋八月落成將勒堅珉以紀始末敢請立言大君子海內名賢矢筆垂範以規不朽伏翼俯賜爲記則不圖爲陳氏之幸亦二公之永宗也臨楮不勝企望之至

後樂軒對

甘城撫院敞嚴端迥前有蒞事之廳顏曰體國後有退食之室書曰退省屋之內盈扁題炳朗後樂

先憂内安外攘文岡陳子出入贍對如見大賓如趨庭誨古戶牖銘比之欽佩客有過予而言曰在昔聖賢樂莫大焉舜飯糗茹草終身樂之孔疏食水飲樂在其中顏簞瓢陋巷不改其樂是皆隱居求志隨寓皆樂與身安之何有于後而何有於先耶惟夫身以天下爲任而德尊輔世之責於是始有先憂之論以及後樂之說公當天下之憂者固憂之矣迨乎退而至游息之亭燕寢之室斯後樂之地也暇而泰宴會之間玩適之際斯後樂之時也顧高牙大纛似足爲公榮華冕繡裳似足爲

公貴組甲紱旂似足爲公觀美是則公之可樂也謂之樂其在是乎予曰是非予之後樂也古有哲人爲民先覺事先天下而憂亦後天下而樂天時未得思所以順之地利未獲思所以宜之庶事未洽思所以理之品物未亨思所以育之思之深故憂之切憂之通則樂斯生如爲民水旱之災而憂一遇雨暘時若即樂焉爲民草竊之奸而憂一遇盜賊屏息即樂焉爲民夷虜之患而憂一或犬羊退遯則樂焉至于貪殘之吏豪猾之黨工役之繁昆蟲之害兵馬之疲財用之匱患至則隨事而憂

患弭即隨事而樂吾心有天全之憂樂斯能先天下之憂樂是所憂樂體大公而非爲私也同大衆而非爲已也在于官政而不係乎身家也惟其與民同憂與民同樂即其先天下憂而後天下樂而樂動以天而不徇以人所謂天全者矣是所謂後樂乃古人順理之俗作德之休天趣之真天籟之和也若徒以後樂之地後樂之時而論顧予遲鈍之質焦勞遑棘夙夜靡遑或經月不至内寢之室或兼旬不涉閫闥之亭或據案牘達曙而竟弗就榻或登陴櫓達夕而衣不解帶宴會眺適舉皆疎

曠是永懷憂思而無一時之樂耶抑樂亦未嘗不在其中蓋樂以民而動以天也雖然古之達人乘化以樂天大心以體物不愧不怍無怠無荒心即理而理即天靜與天寂動與天隨固無所于憂亦無所于樂而憂樂兩忘矣亦何先而何後哉予往書京南鄭館之壁曰分定後何樂見定心何憂不如都忘卻心與造化遊亦爲後樂評也請以是言而再書此軒之壁焉

　域原以下十三篇係倚大名府志郡縣原

禹迹天地間九州域耳大名一郡延袤一二百里

閒而得古三州之域豈由於人爲哉亦地勢設也元城大名滌魏內黃冀州域也而今屬茲郡開滑清豐南樂兗州域也而今屬茲郡東明長垣豫州域也而今屬茲郡說文曰冀從北異聲豈不謂地氣高明之方而爲秀異之萃歟元命苞曰兗端也信也豈不謂地鍾正厚之氣而毓誠一之英歟易卦曰豫安和也地志曰豫飾也豈不謂地稟中和之氣而飾安舒之性歟徵之於人冀之正域堯舜都焉兗之正域孔孟生焉豫之正域周召出焉實乃地靈人傑者矣大名人士既居三州封域之交

其生也着沾　當代　堯舜畿輔之化其學也宜法孔孟文章之醇其仕也必期周召事業之粹庶乎得光嶽之閒氣而爲河朔之瑋夫矣若徒曰隨世以就功名斯不免爲一方之人耳其于三州之靈臯輿區顧不負哉雖然余知斯士之賢端不負也

郡原

郡何以名大名也因舊爲魏地也魏地何以名大名也因卜偃之言也晉獻公以魏封畢萬偃曰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按魏城在河東解州平陸之北非此大名府地今府地至魏文侯斯始屬魏予攷史記自畢萬封魏城之後魏悼子徙治霍魏絳徙治安邑魏斯城少梁至斯爲諸侯二十四年始書曰秦伐我至陽狐括地志曰陽狐在魏州元城縣東北是今府地爲魏有至文侯始見於史似不可以畢萬始封之言名也嗚呼大名因魏而得魏在平陽則平陽爲大名魏在元城則元城爲大名何不可歟但求有大之實匪徒有大之名而已山川以高深名大草木以奇秀名大土地以廣闊名大民物以繁夥名大茲府以是爲大名歟

必也產名賢而爲名臣來名牧而施名政毓名淑而拓名家使有與山川增重草木生輝鍾地氣之英而挨民物之萃者是則爲大名之實也能務其實弗徒美其名則大名之下不難居而名郡者之意達矣

元城原

予讀易象乾元之義及春秋書元之說未嘗不掩卷太息潸然出涕也夫以四時言而元在于春以四德言而元在於仁元以天地始生之德也訓者曰元大也長也斯義彰矣前良以黎庶爲元元君

謂黎庶乃天地之所好生而尊養長大者耳城而名元是見有元元而后可以爲城失元元而不可以爲城也予願司牧理者必切愛養元黎如護元氣以裨贊天地之元化庶乎人臣調元之業而亦仰副 聖天子體元之道矣况元者首也元城且爲十縣之首用民力者必首之此元元之所以尤當惜也不體此義而恒曰茲魏武侯子元之食邑故名曰元嗚呼前人知食其邑而不務恤其民此魏之所以弗永存後之食斯邑者而不鑑前人將使後人而復哀後人嗚呼其亦可深長思哉

貴鄉原

大名名郡矣縣又曰大名則古元城之貴鄉也酈道元曰沙丘堰有貴鄉即貴鄉在沙麓之丘夫春秋沙麓兆祥而漢王賀以興地稱曰貴豈以是歟始也人應地而貴末也地因人而貴貴鄉其貴乎人而貴於人者耶予每驗公侯將相其生也固鍾地靈而貴或地氣發洩已盡理數轉移則貴有時衰歟惟貴於天者不然夫天予我以良貴樂之於身爲圭爲璋施之於用爲瑚爲璉炳之於言爲黻黼爲琳瑯是則所性而有雖大行不加雖窮居不損可與日月同光明山川同流峙金石同堅確變化歷萬世而無敝者也不此貴之求而役役於外物之貴嗚呼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矣藉貴於地者有時而盡惟貴於天者無盡焉

魏原

魏大名也大名屬皆魏也而魏縣何獨以名也豈不以魏地固諸郡之大而魏縣尤諸縣之大歟余往至其境詢厥幅員亦猶夫鄰耳未見其大也然察其田土膏沃草木煙潤閭閻輻輳民物饒裕魏之大其以是歟然予聞理大邑者欲小古語曰治

大國者如烹小鮮民擾則疲是也夫魏大邑也而治之欲小焉是必節以制用而小其費儉以訓民而小其侈且慎以蒞政而小其心大斯永矣昔者吳子季札來聘工爲之歌魏曰美哉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夫魏之美固在於大而大之實則在於儉儉之行尤在於德嗚呼古之魏爾亦今之魏也居此者審諸

南樂原

書儆淫樂禮防極樂邑何以樂名蓋因舊也漢東郡有樂昌縣嘗以封樂昌侯至南唐始改南樂其

俗當時列所隸州郡之南而民物蕃茂故以名縣
予讀詩曰適彼樂土又曰適彼樂國國土固欲其
樂也余向經南樂之邑見其民居朴而不華民風
儉而不侈勤動矻矻無乃樂其本業者歟過此而
繁麗妖蠱佚逸之樂感隨之矣通論曰小曰喜大
曰樂獨曰喜衆曰樂居此者能不樂乎小而樂乎
大不樂乎獨而樂乎衆其亦庶乎知樂之道哉

清豐原

邑名清豐何也取豐而清之義也舊志謂以隋孝
子張清豐而名縣按此人者隋史傳及一統志俱

不載刻唐大曆始置清豐而遂襲隋人之名其然
歟者必曰以人名而名縣也則周王至豐邑灃高
起豐沛秦地有豐谷楚地有豐城以及新豐寶豐
弗可勝數是皆以人名歟使誠有是人也又安知
非史失其名而以縣名名人歟說文謂豐乃豆之
滿者易著豐象詩詠豐年禮設豐侯皆取盛多之
義以斯名邑若謂此地之土俗豐腴物產豐登耳
是故君子居是邦也無豐於財而豐於德毋豐於
己而豐於人毋豐於家而豐於國毋豐於晛而豐
於賢從是則為豐之清不從是則為豐之濁矣嗚呼

君子尚知所擇哉

內黃原

內黃何以黃名因水也黃水何以黃名因山也予
按地志黃水出隆慮縣神菌山黃華谷懸水注壑
直瀉巖下狀若鷄翅蓋天台赤城流也水東入洹
水又東過內黃縣北入于白溝匯為黃澤縣名內
黃自漢始其以是歟或曰以在黃河之內故曰內
黃夫大河重河而不重黃地名河內河東河中之
類皆廣該其一區而言若取名一縣則黃河迤北
之縣皆可名內黃矣況今開封之東南有古外黃

城東北有台小黃城又皆别以黃水得名亦非取
義於黃河也或者以為古黃池地夫春秋公會吳
子於黃池史記魏惠王侵宋黃池是黃池乃宋地
而近于吳者也杜預曰黃池在陳留封丘縣南有
黃亭是也內黃非古黃池地明矣而又豈可以黃
池名邑哉究而論之黃為中央之色邑不貴乎水
之黃而貴乎土之黃禹貢厥土惟黃壤者厥田惟
上上有以也予往經內黃之境見其土邑白墳彌
望斥鹵居民多刮土煮鹽以供征稅奚免黃民之
咨黃哉所望在上者黃中通理寬變宜民使得遂

其塩販之利而更導以樹藝之法時蠲其賦役之數年既富方穀俾其君子遂黄裳之文小民享黄耇之壽尚可復見黄虞之民矣若今不爲之所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行見黄之境赤耳悲夫

濬原

餘登大伾之山東瞰大河遺迹草樹雲煙猶若波流有聲也北望大陸及九河碣石迷漫難求矣又西抱昔豫之間討想積石龍門底柱之險乃知大禹之功真可萬世祀也夫禹之功大而總曰濬川濬川之功多而總曰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

黎陽在大伾之右宋政和以來名曰濬者其識禹功也哉嗚呼禹有天下之責固濬天下之川今有一方之責者當濬一方之川顧大名水患多於他郡而濬之水患尤多於他縣豈濬返失其所以濬哉蓋必能先使大水有所入又使小水有所歸法禹之所以濬者爲濬可矣又按濬者深也疏瀹也地之宜濬者莫如水人之宜濬者莫如德故君子居是邦也願衷浚明之義戒浚恒之凶以無負我濬哲之聖斯亦旁通乎濬之義矣乎

滑原

春秋有滑伯國左氏曰虞虢焦滑皆姬姓也以國爲氏是滑國乃周封矣括地志曰緱氏故城在洛州緱氏縣東二十五里滑伯國也一統志河南府緱氏縣爲古滑國按此則古滑與今滑甚遠非一地也（史記秦繆公襲鄭兵至滑鄭賈人弦高持十二牛獻之夫秦在西而鄭在東鄭今之新鄭是也秦兵未至鄭而先至滑是滑在新鄭之西當以緱氏爲正）然今縣有滑伯之墓是又非有二滑也史記鄭文公三十七年鄭入滑滑聽命已而叉與衛於是鄭伐滑周襄王使伯犕請滑鄭文公怨襄王之與衛滑故不聽意者滑爲鄭所伐而歸衛因留衛邑而遂爲今之滑歟

夫滑利也達也又澤也諸物之滑配五味之甘禮曰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配以滑甘釋者謂四時皆調以滑甘象土之寄也故滑之在人乃中央之德爲和順爲光澤爲醇厚爲信實君子體滑之義求其在已使和順積中而滑於心英華發外而滑於身周旋元吉而滑於行滑之時義大矣哉不循滑之美而蹈滑之敝則非古人名國之義

開原

開者開也鴻濛開而兩儀立疆埜開而萬國出文

契開而六書制風物開而百度備氣化必開而後盛也開州之開其開於古乎澶淵之地古高陽氏之都開厥兆矣其後名雖屢易未以開名也宋建寧年始陞爲開德府是天將開斯土之盛歟然宋弱而金元夷雖開未開也迨於我　明開天立極開萬世太平之基而斯州列畿輔之地至今名儒碩輔元愷之才彬彬輩出蓋必先有以開之者豈偶然哉記曰耆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復引詩曰崧高維嶽峻極於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是亦開之山河靈秀蓄而未洩鍾萃于此時歟予願斯土文運常開而不竭賢路常開而不塞懿教常開而不格將見后之盛又開於今矣開之人士其思繼往以開乎來也哉

長垣原

天有三垣皆藩衛森嚴以象禁垣而太微垣又有長垣四星相聯斜映于西南舊說長垣名縣以此予謂垣星天象之尊縣邑之名寔非此義酈道元曰白馬縣有馳道自城屬於長垣衛地也故首垣矣陳留風俗傳曰縣有防垣故縣氏之是漢縣之所以名者以有古垣而已後改長固或稱長羅俱

斯垣義說文曰垣院也周繞之意釋名曰垣援也人所依阻以爲援衛書之既勤詩之耳屬是也今居民上者能體垣之義存周民之心行援民之惠而爲民之所依則吾身立百姓之垣矣其產于其者亦各垣以自防守禮以坊德懷刑以坊淫安命以坊欲無自潰裂于垣斯不愧于垣之人焉予從詠垣之後因叙垣之義以規

東明原

懸象著明莫大于日月日月合而爲明生而於東東者明之方也然東而亦有不明者今於晦之夜焉起而東瞰固不明也何也蔽於時也今於蔀之屋焉起而東瞰亦不明也何也蔽於物也民之心固本明矣然爲氣習所染則蔽於時也爲利聲所驅則蔽於物也緣是或亦有時昏者乎殆如鑑也塵翳之昏而鑑之體本明殆如水也風蕩之昏而水之體本明民之暫昏者無亦失其本體也歟大名郡縣十有一而東明獨以明稱然邇者民風之純返若出諸縣之右是亦猶暫晦于夜蔀于屋者耳而明者乃其常也嗚呼君子其尚明德以新人而人亦各自明以從新爲士者明乎

乎農居家者明乎倫服官者明乎政商藝者明乎法總之皆所以明乎善度有以仰裨乎　休明之治而爲我　聖明之民矣書曰德明惟明

原州　以下係廣平郡縣原

若稽古帝分州曰冀冀之爲文從北從異謂北方殊異之州也帝堯都冀爾河之間皆爲帝畿廣平之區帝堯時正畿内之地今入　聖明亦在畿内謂非先聖後聖其揆一者歟矧今西河之東通爲晉南河之北半爲豫而廣平獨得與帝堯時同焉官列甸服之班士沾首善之化謂非廣平之慶哉

晉志曰冀州其地有險有易帝王所都亂則冀安弱則冀強荒則冀豊嗚呼惟彼陶唐有此冀方億萬斯年至治無疆不侫惓惓之懷惟斯之是冀矣

原國

趙何以名國也因趙氏建國於此也趙何以爲氏也因封趙城也趙氏之先帝顓頊之苗裔伯益有孫曰造父事周穆王賜以趙城（乃晉州縣今屬太原府一統志云春秋時趙簡子居之）自造父至叔帶去周事晉文侯建趙氏於晉國五世而生趙夙晉獻公十六年賜以耿夙之子趙衰從晉文公返國爲原大夫居原衰之曾孫趙武攻屠岸賈報下宮之難復其田邑武之孫趙鞅是爲簡子晉定公二十一年拔邯鄲有之（按前賜耿居原此拔邯鄲猶未是定居之邑而封邑尚在趙城也故史記按邯鄲之士書曰簡子能附邑）趙簡子之子毋卹是爲襄子平代而以封兄子代成君及知伯攻趙襄子奔保晉陽襄子傳於代成君之子獻侯即位治中牟（在河北湯陰縣西有牟山非鄭之中牟蓋趙界自漳水以北不及河南也管子曰築五鹿中牟鄴以衛諸夏）桓子逐獻侯自立於代獻侯復立城平邑（按水經河水故瀆逕□槃縣故城東北逕平邑註闕晉烈公四年趙城平邑即此一統志大名府南樂縣東北有平邑城是也又地理志曰今代城有平邑縣者非此）獻侯傳烈侯烈侯傳敬侯敬侯元年趙始

都邯鄲敬侯傳成侯肅侯武靈王惠文孝成悼襄俱都邯鄲至繆幽元年始成栢人而爲秦所滅是邯鄲正爲趙國之地而今爲廣平之屬此趙國之因地因氏也歟說文又曰趙者趍也嗚呼先民居此地者多矣有哲有狂學步乎哲則曰趍于高學步于狂則曰趍于下

原郡

廣平古漢郡也說文廣闊也闢也平舒也正也爾雅曰大野曰平郡之名義無乃是歟嗚呼此獨以形勢言也地有大小險易固弗宜專以形勢言也

予讀典謨贊堯曰帝德廣運曰百姓平章廣平堯封也名郡者以古治望於世歟理斯郡者務廣其仁惠平其政刑使郡之生聚田野日廣而閭閻稱平焉則　上之德意宜廣而天下太平之階可馴致矣官此者其思爲堯庭之牧而使斯民爲堯代之民哉

永年原

永年之名始見於隋然往固有之矣前漢廣平國有廣年後漢鉅鹿郡亦有廣年隋易廣以永耳祖已之訓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言民永年之道在於所行也予謂永民之年雖在於民之所行尤在於上之所行永年於民而自永年於上永年於上而自永年於國是故勿以小民淫用非彝用乂民此之謂祈天永命之道

曲周原

高帝之初封酈商曲周侯曲周之名漢以前有之說者謂曲委曲也閭里曰鄉曲懷抱曰心曲邑在河曲水旋而周故曰曲周其然歟或者云滏泉之水君子不歆曲非所宜名地也誠若是也將謂闕里之至聖人亦不居乎君子居是邦但欲以有[illegible]理以直躬使斯民也爲三代之直道而行者斯可矣不務直其行而惡曲之名顧新室之改曲稱直予何取焉

肥鄉原

予覽水經有肥如國地志有肥纍城舊矣今攷其地則在東垣之境泉水詩曰我思肥泉玆之永嘆釋謂衛女思歸肥泉爲自衛而來所渡水今此水當在邢衛之間予往經是縣泉派又不多見也但覩其土壤沃饒優於鄰境肥之名其以是歟使產於斯者能究肥義毋求肥於口能求肥於心勿徒肥於貨利能圖肥於令聞而官於此者亦毋瘠已以肥人毋字肥已以病民予見由肥鄉而國而天下可肥矣此之謂大順之世

鷄澤原

鷄以氏澤澤以氏邑夫翰音登天風雨鳴晦禮含巽象精禀玉衡鷄或是之取歟予謂因以見王政而已耳蓋王者教樹畜重蕃息養老厚生懿化基之八口之家鷄有五馬井丘聯比可以盈澤是故周末之地澤曰鷄澤丘曰鷄丘先王之風未淅泯

夫越絶書曰鷄山者勾踐以畜鷄將伐吴以食死
士夫山可謂之鷄山澤顧不可謂之鷄澤哉或云
聞鷄棲于塒鷄棲于桀矣未聞畜於澤也是不見
夫澤之上固有丘冢牧斯邑者將驅鷄聲以勤政
勿察鷄豚以殖養其亦庶乎割鷄之任哉

廣平原

郡名廣平矣縣復名者何也志古也氣數離合世
道興殘於茲見矣今之都地舊曾屬於縣今之縣
治舊亦曾置郡予嘗問津于其縣焉則見文物亦
縣之文物也生殖亦縣之生殖也室館亦縣之室

館也民吏亦縣之民吏也九百皆縣而已矣不復
知其向之曾郡焉豈不與觀風者之慨哉予謂前
良治縣稱最則升縣爲郡是郡邑之升降亦有由
於政治者有土者其勉夫

邯鄲原

訓曰邯山名鄲盡也邯山至此盡故名邯鄲（水經邯水發源邯山水北逕邯鄲縣故城西北注漳水謂之邯會也）予讀音義至此未嘗
不廢書而悲也嗚呼民其可盡也哉邯鄲自六國
以來郡會之區號稱繁麗嗣是而后攻之史冊今
日圍邯鄲明日破邯鄲今年徙邯鄲明年坑邯鄲

自周迄今魚肉厭飫不啻數十百次而生民幾殲
盡者屢矣焉望其有昔時之邯鄲哉　聖朝休養
培息百八十年民生稍蘇然嶢囪衡增每苦盡民
是故不盡民之財不盡民之力不盡民之情正今
日治邯鄲之急務也誠如是焉民有保障　國如
磐石而斯民斯山俱與之而無盡矣邯豈鄲哉

成安原

六國趙時縣有成安名趙王歇因以封成安君陳
先封而邑後名也訓者曰成善也平也安止也定
也若邑之可稔而安居也然是邑一號斥丘漢書

謂地多斥鹵故云水經謂成南有赤丘因丘以氏
縣嗚呼惟其赤所以斥也豈盡成且安哉禹貢稱
冀州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今稱赤而且斥乃
地利之不同歟抑人力之未盡歟觀之楊州厥土
泥塗厥田下下而今爲沃壤之區謂非人力之勝
地利耶牧土者能轉斥而爲沃豈惟治成而民安
亦名成而身安

威原

傳稱有土曰先愼乎德縣何以威爲名也尚威或
戾于德予攷威之初置在井陘后乃移于漳井陘

者山之阨塞也斥漳者河之津要也屏蔽　天邑防禦暴客此其所以用威也歟書曰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威縣在王畿千里盡處正奮武衛之地歟然必文以治內武以治外斯可矣故曰德威惟畏又曰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

清河原

清河縣以清河得名史記蘇秦說齊曰西有清河張儀說趙曰今秦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俱謂河而言也然今縣之傍無清河流也何以清河名按水經清水出修武之白鹿山瀑布乘

巖懸河注壑雷抃之聲震動山谷又合數泉進七賢祠所謂山陽舊居者東北過獲嘉汲縣入於黃河按一統志清水源出輝縣西南山陽鎮下合淇水入於衛河古今所載清水発源之縣雖異而經山陽則同况修武與輝相近實一清水矣往黃河流北故淇清皆入黃河今大河徙南故淇清皆入衛河此所以人知衛河而不知其即清河也郡史氏曰嗚呼予讀此地志至清河之発輸而知夫水之為德也予向遊蘇門山訪孫登嘯臺徘徊百泉之上一鑑瑩然澄徹見底斯衛水之源而清水之源謂之珊溪竝天下之至清也故自百泉以下逆淇門惟淇清之水故其水皆清自回隆以下至臨清清河因雜以濁漳諸水故其水方濁嗚呼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其可以達政矣夫

陳文簡先生文集卷之二十終

刻文岡先生集後序

今之為文者豈不夥哉而其文文者又豈不侈然盛哉顧文必中窾當物而後可為文可為文者必能為文者文其文而後其文愈重故有可為文者必得乎能為文者而能為文者尤必待夫可為文者斯文之也兩者恒不易相值也然則欲使其文之愈重

於世也苟得夫可為文者豈不急於得夫能為文者哉文岡陳先生文之可為文者也若賦若詩若序若記諸所雜著所謂中窾當物者非邪其取重也稔矣今

撫臺愛所褚公按兩河時刻先生集于藩司文之令嗣心文子又為求善本者之復相錯也刻諸家塾

邑侯南濱陳公又文之夫愛所公素少與可　南濱公又藝壇高步並以為文能鳴世而世未易得一言為世重則先生之文之可重可知已昔昌黎氏文起八代之衰而評柳河東文曰雄渾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安定皇甫湜亦以昌黎之言為然河東固可為文者不有能為文者相

與闡揚之何令後世愈重若是邪棟梁之材超逸之足群千萬人而睥睨之何足輕惟匠石伯樂一顧而後取重者十倍焉覩斯集者其將謂子厚之與退之後先相輝映者邪其將謂

二公今之匠石伯樂也邪其千萬人之人也何敢論文顧有感於可為文者與能為文者之兩相值也又有感於

心文乎之基而能搏使可為文者托
能為文者以不朽而能為文者淅可
為文者文之而交相重也用識諸末
簡
武林後學周學易頓首撰

陳文岡集二十卷内府藏本
明陳棐撰棐鄢陵人文岡其字也嘉靖乙未進士
官至甘肅巡撫是集詩文多率筆奏疏亦多迂論